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4/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四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憺園文集三十六卷(二)

〔清〕徐乾學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冠山堂刻本

.....一

白石山房文稿十四卷

〔清〕李振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五二

白石山房集二十七卷

〔清〕李振裕撰
南京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香雪堂刻本

.....五七五

憺園文集三十六卷(二)

〔清〕徐乾學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冠山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憺園集三

十八卷》提要

憺園文集卷第十一

奏疏

恭請

聖躬稍節勞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至德純孝奉事

太皇太后三十年來孺慕色養無一時不盡敬無一事不竭誠中外臣民所共聞見是以

慈顏有喜延享遐齡茲者

太皇太后聖體違豫

臣等

憺園集卷十一

皇上孝思不匱心憂色悴寢膳忘廢朝夕虔侍不離左右徧覓方書親嘗湯藥 渙恩釋罪期迓休和復自 宮中步禱

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太常宣讀之際涕泗交頤文武從官無不感泣日者

慈寧雖稍安和未遂平復當此嚴寒氣候

皇上深夜席地謹視動靜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更闌漏盡弗遑寧處 聖慮憔悴 天顏清減臣等螻蟻下情憂懼無地竊惟

皇上膺

祖宗之寄托爲臣民所怙恃

至尊起居關係甚重且

太皇太后慈愛最深見我

皇上勞悴非常

聖衷必有未慊伏願

皇上上念

太皇太后之勤倦下慰中外臣民之誠悃每日奉侍之暇早還宮寢調養

聖躬以時御膳自然

慈闈勿藥永逸鴻庥臣等謹冒昧合詞上奏

三百九

懷園集卷十一

二

詩四

恭請節哀進膳疏

臣等伏見

皇上自遭

太皇太后太喪孺慕悲泣三日以內饘粥水漿不入於口

聖孝純篤超軼千古臣等入臨之際不勝感悚竊思先王定禮有哭踊之節有糜粥之奉立爲中制不使或過惟恐凡爲人子者一至傷生反虧孝道故垂訓至切而況人主握萬幾之重涖四海之廣豈與卿大夫士居廬者同日而語我

皇上至德純孝自

慈寧違豫踰月以來晝夜侍奉目不交睫坐不離地聖容憔悴臣等已深憂懼茲者

慈馭賓天盡孝竭誠已無留憾

皇上當深思

遺命以禮損哀乃哭泣無間屏却飲食哀慘之深以至昏暈諸臣苦言勸慰未蒙采納若使

聖躬稍有未適天下臣民何所托命臣等愚賤下情伏求

皇上深思

三百五

懷園集卷十一

三

詩四

太祖

太宗

世祖列聖付託至意

太皇太后慈愛本懷節太甚之哀爲不匱之孝況皇太子學問精進識見大成諸皇子造就有方

俱秉至性每當

皇上號哭之際

皇太子及諸皇子悲思填膺憂惶無措諸王

大臣覩者無不心摧惟望

減哀御膳調護

聖體庶幾仰承

列聖在天之眷次以慰安

皇太子及諸皇子下以昭示中外臣民不令跼蹐無所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再懇節哀回宮珍攝疏

臣等伏覩

皇上孝思誠切悲傷過甚合詞上請以禮節情雖賜報聞未蒙允可乃

皇上三日以來哭踊無時水漿不入

聖容清瘁大異平時臣等憂惶失措益不勝惓惓

三百四

續圖集卷一

四

頤共

之思復合詞固請奉

旨朕忽遭大故五中潰糜非不知恪遵

遺詔守身為重勉節哀情強進飲食但悲從中來情實痛切莫由自主以至昏迷即欲少餐饘粥亦

不能下咽非故却不御覽奏具見誠惻朕當強文

自愛卿等無須過慮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仰知

皇上雖未能即抑哀情亦已俯鑒微悃少自珍愛

臣等且感且泣不勝幸甚不意自昨至今驚聞

皇上號慟無間不減於初中情哽鬱火炎發嗽痰

涎之內往往見血臣等心摧膽裂莫知所為竊念

皇上一身

郊廟神靈所式憑子孫臣庶所託命苟不自惜以殷憂至疾則臣等備股肱之任居侍從之班論思獻納所司何事苟且隱忍百死何辭且

皇上少育於

太皇太后之懷

皇上試念平昔設有一日不遑啓處

聖體少有未寧

太皇太后之心肯一刻安乎今者

在天之靈所以關切

三百五

續圖集卷一

五

廿四

聖躬維持顧復之念夫豈異是今日以哀痛之故

漸致違和

太皇太后必有焦然不寧於在天者孝經云毀不滅性禮云毀不危身故先王之於禮也深戒夫悲

哀太過而不能勝喪者往哲遺訓深切著明

聖學淵邃素所討論豈可不勉強裁抑以從斯義

況

皇上為天宗子對時育物當此三陽肇節萬象更

新尤宜恭已璇宮制損哀思伏祈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

太皇太后鞠育之勤以節情為禮以守身為孝遠宮調攝少抑哀衷以慰臣子之私以答天下之望臣等不勝屏營切禱之至

恭請喪制以日易月疏

本月二十五日

大行太皇太后慈馭上賓臣等正在哭臨奉有

上諭朕昔讀史至魏孝文帝行三年喪嘗歎稱之朕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

世祖皇帝賓天十一歲

三頁八

懷園集卷十

六

廿四

慈和皇太后崩逝藐茲冲齡音容易歸畢生哀恫

聖祖母太皇太后鞠養教誨以至成立今茲棄養

五情潰糜四思早喪怙恃益加悲傷今欲為

太皇太后服三年喪稍報罔極之恩朕獨於宮中

持服幾政毫無曠廢如此朕心少愜可以畧慰哀

情各官具集議之欽此臣等同奏稱

皇上至德純孝自古無倫但古者以日易月之典

漢唐宋元明人主無不皆然誠以帝王之孝與臣

民不同願

皇上仰遵

遺誥博稽古制上思

天地祖宗付畀之重下慰羣臣百姓螻螻之忱以禮節哀以義裁恩易月之典守而勿更臣等不勝

惓惓之至 又奉

旨朕事

太皇太后三十餘年未敢少懈即近者

聖體違豫三十餘日夜不解帶不敢不竭誠侍奉

朕之此志期在必遂否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奚以為爾等詳議之欽此臣等再聽 綸綽感悚

鳴咽又奏稱

懷園集卷十

七

皇上再發德音詞旨激切臣等大馬微誠何敢不

上達於

君父

皇上一身為

郊壇

宗廟

社稷所寄託每當祭享伏見 鑾輿親涖罔弗竭

誠盡敬古者祭為吉禮必於除服之後舉行是以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

皇上以

太皇太后之故若使

郊廟神靈少有弗歆即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亦必不安臣等所切懇者一也自古君臣一體若

皇上遂持服宮中聽臣民即吉晉臣傅玄有言曰使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義虧矣萬萬不可者也如中外一體行服停止祭祀音樂嫁娶又非

皇上愛育萬物之心臣等所切懇者一也況

皇上奉事

慈寧三十餘年之晨昏孝養逮人違豫以來三十餘日之晝夜憂勤無非盡孝於

太皇太后今乃於

慈闈遺命反不曲遵恐有虛

太皇太后之惓惓臣等所切懇者一也臣等不揣愚賤敢固以請又奉 旨朕意已定不必更奏欽此臣等當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普天同痛之時苟非至情迫切何敢瀆辭繁引以涸

聖聽特有不得不伏地泣請者孝經一書所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甚詳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施於四海為孝而不在衰麻痛踊之節文是以一月即吉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誠以貴為天子為四海所託命乾為天為日日光或有黯黹凡在照臨之下者心皆不舒矣

至尊一日憂慘則四海臣民一日不安而況連年縞素禮樂廢闕太平玉燭之時斷斷不宜如此臣等謹按殷高宗諒闇之解尚書大傳鄭康成杜預所說皆是卒哭除服三代人主大約踰月即葬葬而即吉無再暮衰服之明文故漢章帝至孝於明德太后之喪不淹旬而從吉後世不以為非禮禮孝文帝初欲持服以太尉不李彪游明根等言亦遂中罷況魏幅員未廣非比於今日

皇上臨萬國之重為八埏所共載玉帛朝會非白服可以泣御歆祀百神非衰經可以從事豈可使歷代未行之典創設於今願

皇上哀憫臣等愚誠察臣等先後奏詞出自惻惻非敢一毫矯飾特下 俞旨恪遵遺誥以上慰

列聖之倚託下憐臣子之勤拳臣等無任激切哀籲之至

以日易月第二疏

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朕從來一言一事必躬行實踐並無故為文飾以取虛名今於宮中持服二十七月朕志已定屢旨甚明王等其體朕至意遵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至誠純孝植於天性跪誦 批答感涕橫流但揆之事理苟若可行自當仰體

聖心順成 大孝豈敢於

至尊執喪哀痛之時再三陳請干冒 宸嚴自取罪戾惟是考經史之明文酌古今之時勢帝王之孝與卿大夫士確乎不同帝王之持服以日易月斷乎不宜更改臣等前疏援引証據已竭愚慮之百一

皇上哀慟方深未荷 採納縷縷下情何能自己謹復激切上籲仰冀

皇上俯察臣等悃誠終 賜採擇焉竊惟自古人主於郊祀大典罕有時舉宗廟之祭亦未盡躬親

我

皇上致敬

天地盡孝

祖宗大饗時祭必躬必虔今若三年之內 玉輅不至於 壇壝奉璋不及於 廟室何以答 神貺而妥 先靈此必非 聖意所安也又自古人主朝會大典不過經月一舉行而已我

皇上懋勤大政昧爽臨朝 九重嚴肅萬國觀瞻今若三年之內綵仗不設於 庭陛將恐無以慰臣庶之心且

聖躬未除喪服臣下斷難即吉遠近民人舉廢禮輟樂此又事之難行者也自古人主於屬國降附不過九賓一朝拜而已我

皇上則宮門 御苑錫宴賜衣雖極疎遠必加恩禮是以遠方絕域慕義歸誠恐後今若於三年之內宴饗不施臚句不備將何以示威容宣德意乎況 青宮睿齡已茂正當及時舉行嘉禮早毓聖孫

太皇太后之神靈亦必有欣慰於天者豈可以欲舉久廢之禮而遲納采於再期以後乎至於慎終

追遠宜莫如祭祭必除服而後行若以日易月早伸升祔之典禴祀蒸嘗

皇上之致孝於

太皇太后者莫此為大此臣等所反復思維不得不再四固請者也按昔高宗諒闇晉臣盧欽魏舒曰釋服心喪也漢儒云古天子無行三年喪者惟既葬乃除服宋宣仁太后喪其臣皆名儒亦從漢文帝以日易月之制明乎五帝不同禮期於中道可行上不踰祖宗之典制下為子孫所法守設或太過即慮失中

百九十二

禮部集奏

主

本行

皇上孝思不匱當為承先裕後之圖立降俞旨仰遵

遺誥勉從中制早抑哀情則

大行太皇太后之靈大慰而大小臣工四海百姓眾慮皇皇得藉以稍釋矣

以日易月第三疏

臣等自二十五日痛遭

太皇太后慈馭上賓二十六日奉

上諭欲行三年之服臣等倉皇無措伏地懇奏往復數四詞意罄竭特合詞再疏采稽掌故及典章

禮制所係臚述眾情諄復上懇自餘諸臣別有章奏下逮太學諸生皆激切陳請

皇上猶執前諭未荷賜允總之

皇上哀痛之際不惜過用其情臣等反覆思惟實確見其不可旬日之內眾心益復焦灼是以不憚冒死補牘伏望垂憐聽納臣等伏見

皇上三十餘年奉侍

太皇太后愉色婉容竭誠盡敬及

慈闈違豫步禱

圓丘躬侍

百九十三

禮部集奏

主

本行

寢榻終宵輟寐日旰廢餐是以仲冬之月

太皇太后病勢已就沈劇

皇上孝思誠一復延匝月之算暨

慈馭登遐呼搶哀慟水漿不入口居廬席地毀瘠過甚至於昏暈嘔血

皇上聖孝超出千古臣等竊恐

憂惶亦嘗以螻蟻微誠仰求節哀調攝至於天子制服以日易月乃自古不易之典

皇上已允臣等懇請許少節哀而獨不許除服夫服所以表哀者也若使釋去衰絰哀情尚冀少止

如服制不除觸緒悲生哀思何能節損下情迫切
萬難自安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哀
檀弓云夫喪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常人且然況於
萬乘之尊郊廟之主百靈所託尤當念天下而屈
已準中制以抑情

皇上為昊天所子又為萬民父母子若過哀嚴父
必為憔悴父或過戚眾子必為之焦傷方今三辰
協慶八方順軌詎可使再朞之內羸服不釋上無
以迓天休下至於妨民業於

皇上覆憐萬物之心實有未慊若乃簡編所紀略

卷八

禮儀集卷八

五

悉前疏天子服紀禮經闕略考杜佑通典總論喪
期首載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為當時
除喪之證兩漢近古以日易月未有異論惟晉初
曾議古禮其時司馬孚傳元摯虞魏舒盧欽等
皆言天子不與士庶同禮不宜寢苦枕塊以荒大
政博士段暢歷引春秋傳以見古者天子諸侯皆
卒哭除服未嘗或改魏孝文時其臣游明根高閭
等皆當世名儒與言苦諍存諸史乘唐元陵遺制
一以易月為斷宋世國恤亦以二十四日為大祥踰
二日服除嘉祐八年仁宗大喪司馬光上言臣願

陛下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釋服而宮中
特停音樂蓋歷代所聞大略如此書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一人過哀黎元何託大小羣臣顛隕震
栗萬方億兆踴蹙不寧伏懇

皇上深鑒臣等所奏俯察民情立收成命亟允所
請臣等識見慙淺遠不及前代諸臣惟是惓惓愛
君之心不敢自後累日未蒙 俞旨惶恐悚息愧
汗無地不勝伏 闕侍罪俟 命迫切之至

恭請回宮攝養疏

臣等竊惟

卷八

禮儀集卷八

五

五

皇上至德大孝超越萬古自

大行太皇太后一違康豫親嘗湯藥首不就枕足
不脫舄步祝

圓丘至誠純篤以故

慈體已甚危劇醫官泣告脉凶

皇上孝思昭格延算猶及一月迄于

仙馭登遐

皇上苦次孺慕哀痛非常毀瘠過甚乃至昏暈略
血臣等雖螻蟻微賤愛 君有心曾以下情仰懇
調攝業蒙 溫諭批答私懷藉用少慰乃昨

梓宮啓攢之夕攀慕不勝左右大臣固請 升輦
皇上堅不就駕斷去車勒慟哭步送刻無絕聲每
昇校更番輒哀號跪伏直至郊園

殯宮顏瘁足疲哀感衢陌竊覩
聖體益復清瘦臣等跼蹐無地

皇上天行素健能耐勞劇祇因積瘁過悲以致如
斯委頓又傳 旨回宮之日仍居幕次在乾清門
外寒霜冷地一刻難居此從古未有之禮臣等博
稽簡冊自古人主無親送輓車者唐時皆遣官設
奠行宮故其冊文有曰泣外郊而祖禮將撤奠於

三

卷五

七

有司宋制明德門外奠畢帝再拜釋袞還宮明時
如孝宗極賢其送太皇太后至午門祖奠即回
皇上蒸蒸至孝度越前代禮節臣庶驚歎過情已
極至於天子居廬歷代以來罕有此制千金之子
尚戒垂堂萬乘之尊設使風露侵損異日追悔亦
復何及伏乞

皇上仰思

郊廟神靈所憑四海臣民所賴遵守舊章 四居
齋殿順時攝養加意珍衛此爲

大聖人不匱之孝臣等昧死瀆奏萬惟 鑒納無

任悚懼待 命之至

山陵大禮告成恭慰聖懷疏

臣等伏覩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以來

皇上盡孝竭誠悲苦勞瘁典儀文物備極榮哀臣
等雖欲抒寫萬一莫能罄述 高深頃者某月某

日

龍輶載發一切禮制並蒙 指授百司將事告戒

再三每日 靈輿啓途

皇上步送號慟數里羣臣伏地悲哀不能仰覩及

三

卷五

七

志先

昇校更番必親行審視跋涉扶掖不離左右比至
行殿復號哭步行朝夕饋奠有如初喪惟我

皇上孝思不匱通感神明是以靈雨宵零輕雲晝

覆炎暎不作纖塵避路吉辰良日屆於園陵至新

築 寶宮成於不日堂室門墜丹雘炳煥經營周

密悉稟 睿裁近標陽之神宇依原陵之封樹於

某日某時奉安禮成 靈宅永寧百神胥護臣等

駿奔在列不勝愜慰伏願

皇上舒釋 宸懷調適 聖體以安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以慰中外臣民顙望之意恭

請

皇上即於是日起居服御一切從吉薄海內外罔不霑沐協氣翔泳太和臣等大馬下情無任惓切待命之至

恭謝天恩疏

臣江介庸儒自康熙九年登第荷蒙高厚拔擢不次洊歷卿僚二十七年五月間懇請解任回籍以安愚分隨奉溫綸準辭所任仍管修書總裁事務二十八年十一月再瀝微忱乞歸田里蒙

皇上憐其誠懇特許給假省墓書籍隨帶編輯

三言零七

太

惠光

殊恩異數隆渥稠疊拜命以後屢覲天顏誨

諭殷深眷注優厚本年正月初三日賜御書臨

蘇軾書宋玉對楚王問一篇二月十七日賜御

書扁額光燄萬丈四大字

皇上鑒臣悃悃閔臣迂鈍於將行之際備蒙

聖慈拜辭禁庭涕泗橫集伏念臣六十之年精

力耗竭平生學殖漸以荒落鑒古人知足之義引

分陳情

皇上諒其微誠曲加軫念褒獎逾分愛護彌深

黼座尊嚴藹若家人父子臣真何幸遭際聖明

諸臣從旁觀者無不感而泣下況於臣身受恩寵敢忘頂踵之報臣今於四月朔日到家謹已恭設香案望

關叩頭容丘壠事竣即料理鉛槧展效萬分之一臣謹具疏遣臣子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樹穀齋投伏祈睿鑒

愔園文集卷第十一

三言零七

太

惠光

懋園文集卷第十二

奏

賜覽

御製文集奏

臣至愚極陋加以衰鈍學殖荒落於古人文章之與不能少窺萬一頃蒙

皇上發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俾臣覽觀臣齋心伏讀又反覆潛玩至於數過仰見

皇上聖學淵深睿謨炳煥超越古今非從來詔令詞章所能比擬其間諭告之文溫厚惻怛然二

懋園集卷十二

巨甫

典三謨矣記序論說之文根極理要粹然六經四

子矣箴銘贊頌之文古奧嚴肅又儼然商湯周武盤杆几杖之銘矣至於片言隻字精晰幾微曲中

情事無不可爲千秋之金鏡而詩賦歌辭諸體具備無不各臻其妙雖專家不能企及虞歌薰風而

後不多見也嘗考歷代帝王間有著作垂之後世然嫺歌詠者或未工論說講政治者或未邃義理

求如

皇上之天縱聖能體用兼該質文並茂槩乎未見蓋由

皇上具生知之質而加以緝熙體廣運之神而操之嚴翼自臨御以來孜孜圖治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尊

天法

祖孝養

兩宮蠲租賜復慎刑簡獄興利恤災隆儒衛道凡有關於治原邦本者不厭再四圖惟求其允當而

又獎廉懲墨崇儉戒奢興起人文勸勵風俗由是以至和之氣發爲元音如源泉萬斛隨地成瀾日

月光華映雲作彩臣伏讀之餘驩抃踴躍自慶不

懋園集卷十二

巨甫

世之遭逢獲觀鴻章於冊府霑洽

天恩矢報無地惟有益勵愚忱少自策勵仰報涓埃而已臣謹奏

賜覽

皇太子書法奏

臣等伏承

皇上以

皇太子歷年親寫所讀書本及臨摹楷法共大小八篋有奇示閣臣與詹事府臣同閱者臣等瞻仰

敬觀不勝欣慶竊曾博考史冊自古帝王懋建承

御選古文淵鑒表

管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尚書今給假回籍
臣徐乾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運啓
文明式煥圖書之色道隆述作載垂琬琰之華維
論著實繁於衆流而折衷悉由乎 睿斷固足經
緯天地協和邦家輝映山川光華日月者也臣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粵稽書契之興肇自鴻濛之始
義文頡述乃見權輿夏誥殷盤遂多制作紛綸六
藝實爲載道之書流衍百家彌廣立言之旨指歸
既別體製斯殊托始周秦之時以及元明之代累

三

卷三

五

志行

朝所積四庫稱多秘府所藏千秋特盛然而中區
純駁辨介毫芒酌水別其澠淄聞音察乎宮角要
無乖於義理庶各暢其條流歎夫蘭陵首編雕蟲
遺議逮至華林繼輯買璞蒙譏辭句亦有純疵風
氣不無升降若乃陶鈞萬彙開造化之洪鑪翦截
羣言提文章之玉尺自非經

聖神之閱覽何由成簡策之偉觀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禹律鏗鏘披綠帙之高詞萬
籤並錄搜紫臺之秘典乙夜忘疲允矣敦敏之性
成共仰聰明之天縱珠毫乍染同九經之不刊瑤

札旋題傳百世以爲寶固已昭回雲漢輝麗星辰
上耀三霄下飾庶物以故家知墳索被榮光之煒
煌戶習猗那沐慶雲之葩郁乃猶于 萬幾暇晷
覃思藝文百氏遺編咸歸品藻務嚴決擇用法來
茲盡收蘭臺石室之藏兼採蠹簡竹書之記掎摭
得失勾校錙銖手自丹黃親加甲乙金壺霏潤縈
煙霧以裁縑瑤管春容繞龍鸞而拂素盡刪瑕類
悉採菁英體或別於員方義同歸于典則網羅大
備可廢九流七略之篇囊括無遺允爲冊府詞林
之秘復命臣等補加箋註再行校讎正故牘之乖

三

卷三

六

志行

訛先求依據增遺文之脫漏必務該詳然後各冠
御評 賜名淵鑒譬涵衆川之廣若照庶品之形
懸日月以爲昭樹津梁而永濟微言共揭與旨常
新臣學殖庸虛性識椎魯鈞沈決滯慚經學之空
疎起例發凡愧史才之融貫篇題東壁叨沐 恩
榮筆札西清親承商榷伏蒙

詔旨敢不竭其編摩仰稟 高深得稍窺夫條彙
排理既竣次第進 呈伏願瑞應疇圖祥開象緯
風馳化偃八方霑稽古之榮日鏡天臨九服享同
文之治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被過

御選古文淵鑒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

八卷隨表上進以聞

恭進

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綸懋

建八方開大治之風謨烈為昭萬世垂不刊之典

維神聖之規模悉備斯臣民之法守聿新彪炳

前休煒煌來範粵自

三才

懷園集卷主

七

志行

太祖高皇帝開乾坤首定大業

太宗文皇帝立綱陳紀嗣建鴻圖

世祖章皇帝混合車書順九域而同軌整齊品式

釐百度以惟貞潤色奠太平之基文經武緯黼黻

際休隆之會禮備樂明迨夫因革損益之宜一切

制度云為之迹擬虞廷之亮采布在九官若周禮

之分曹詳於六職允矣有倫而有脊粲然是訓而

是行但法久則弊生科條期於畫一或時移則俗

易規制適於變通是惟酌古以宜今庶幾遠遵而

近守垂諸簡策播在章程當文明極盛之時正制

作開先之日殷循湯典寶弘璧於琅函夏續禹功

奉和鈞於王府斷方員者仰規矩視曲直者資準

繩國是攸關朝章斯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凝圖登三建緒調元丹宸備至德

於先天後天敷政瑤階勤萬幾於一日二日量衡

律度考五服而攸同食貨賓師稽八政而咸敘

聖人作而萬物覩皇極建而庶民從顧以道一

風同上本

列朝之積累自此披圖訪典下貽奕禩之儀刑

特敕纂修用開館局編年繫事既本立而末該起

三才

懷園集卷主

八

志行

例發凡亦部分而門別至於析異從同精莫分乎

銖黍去非即是辨或介於毫釐每仰稟於睿裁

輒受成於宸斷躬逢堯舜知二典之非空言親

見義軒有三墳以明大道載經歲月始竣編摩允

為盛世之全書用裕後昆之令軌臣等學無根

柢才愧庸虛竊窺太史之遺文詎識中朝之故

事懷鉛握麈分昭回雲漢之光質義摘詞仰藻麗

龍鸞之采謹完卷帙莫贊高深伏願益懋升猷

弘開泰運世縣璫曆監成憲以無愆代啟寶符學

古訓而有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會典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恭進鑑古輯覽表

臣等先奉

上諭古昔聖賢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所紀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諡號官爵及所著作纂成一書歷代姦邪亦附於後以備稽考又奉

旨賜名鑑古輯覽今已成書伏以鑒百代之人材

言五

懋園集卷主

九

九上

仰承 聖斷羅千秋之簡籍俯竭愚衷淹歷歲時靡完篇帙庶勤夙夜未答 恩私切惟堯舜之治先務知人詩書所傳厥惟述古蓋觀人所由立政而考古於以知今周禮太平之書設官分職之是謹春秋天子之事善善惡惡之惟嚴歷觀傳記之文具載賢姦之迹博綜軼事散作羣言至如瑰璋俊傑之儔構抗窮奇之伍方策所載臧否易明若傳聞之異詞或是非之失實苟非旁搜遠引曷以顯微闡幽討論惟艱研極匪易況夫辭嚴義括儼然信史之褒譏類引區分迴作羣倫之法戒必折

衷於至當乃垂訓于方來臣等才質凡庸見聞卑瑣略知章句謬預編纂學不足以貫穿典墳識不足以鑒衡人物徒幸遭逢之盛得參論次之榮非歐陽之唐書屢改官而始就豈溫公之通鑑常攜局以自隨實資 睿慮之裁成竊附儒林之編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宵旰思治寤寐求賢每尚論夫古人寧借材於異代不輕天下之士適隆 聖作之功東璧西清自行圖文之奧深宮燕寢高披策府之藏謂古今治忽之機關貞邪消長之故 宸衷獨見

言五

懋園集卷主

十

九上

欲昭示於臣民 手敕親裁更丁寧於綸綍遐稽往牒稍輯成書已事為師儼芳規之未遠以人作鑑幸炯戒之尚存荷天地之崇深寧論裨補瞻海山之廣大莫效涓埃臣等無任戰慄屏營之至謹奉全書一百卷恭進伏候 聖睿施行

懋園文集卷第十二

憺園文集卷第十三

議上

擬

大行太皇太后謚議

臣等聞慶都鍾瑞實啓帝圖太任流徽肇基王化當開國承家之日宣壺教於六宮歷神孫聖子之期式母儀於三世尊養既隆於長信哀榮聿備乎顯揚歷覽前聞宜崇嘉號伏惟大行太皇太后德隆厚載慶集長祥瑤筐踰沙麓之徵石紐邁崑山之烈是以

上天錫命作配

太宗文皇帝櫛風沐雨以來瓊琚雍肅繞電流虹而後瓜瓞頻繇誕育

世祖章皇帝鼎命凝承版章式廓珠囊手握寶符爰溯昭靈璇室躬趨淑訓時傳太穆萬國介堯門之祉九重承舜幄之懽迨我皇上冲齡踐阼聖德登闕念

祖宗付託之至隆賴 宮庭啓佑之彌篤重門必勤夫寢膳三朝不間夫晨昏並殿椒塗色養殆將三紀鸞觴鶴算徽音咸曰萬年當

慈體之違和識

天顏之有賴六祈遍走五藥親嘗陳祝冊而籲天執書長慟循步檐而席地解帶無時及乎

靈爽上升

懿徽莫挽水漿勿御於尚食哽欬時感夫羣工銜恤靡窮至哀不節伏念

大行太皇太后疾在彌留口傳遺誥慮

皇躬之毀瘠垂末命之勤劬慈孝相成古今莫逮龍鄉輟曉天低婺宿之芒蜃衛戒塗地閔寒泉之凍儻金縢之闕誌將彤管其何稽等並沐坤儀

咸蒙地載周雅思齊之什願附斯文漢臣上誄之辭竊同其義博徵曩典參合輿情宜天錫之曰云

云

皇太子出閣典禮議

皇太子出閣當御文華殿及釋奠先聖先師

上命稽前代故事以奏 臣謹考明英宗實錄天順二年正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

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住居武英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東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三月乙巳禮部進東宮講學儀注擇四

初八日巳時是日早禮部鴻臚寺執事官於文
華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請太子升文華殿執事
官導引至殿升座三師三少并宮僚以次序於丹
陛上行四拜禮畢各官以次退出內侍官導太子
至後殿升座設書案進講四月乙丑皇太子初講
學於文華殿是後每日讀書習字常在殿之東廂
即所謂左春坊也上退朝必御文華殿閱奏牘故
避居此云臣謹案文華殿即古所謂便殿乃天子
經筵講學及與大臣燕閒議政之所明自建兩都
此殿即與奉天嘉靖後改皇
極今日太和嘉靖後
改建極謹身

卷之十

王

甘明

三殿並建其後東宮出閣讀書或居文華殿或
居文華殿東廂初無定處大約天子勤政時居文
華殿議事則太子避處東廊而太子初出閣則竟
於正殿受朝後殿講書實錄可考者大略如此世
宗實錄嘉靖九年十二月丁丑始祀先聖先師及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文華
殿東室東室初有釋象上以不經撤去之乃祀先
聖先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是日
上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璠等及
講官徐璠等入拜上御殿西室宣璠等諭曰朕奉

先聖先師神位於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脩
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祐於冥冥之中然啓
沃交脩之力實望於卿等卿等罔朕棄璠對曰皇
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風各賜
茶叩頭而退隨以祭品頒賜諸臣臣謹案嘉靖時
先聖先師奉安文華殿東室自是正殿之東室當
時只用釋菜禮也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禮部奏
故事皇太子朝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瓦則
東宮受賀之位以應避尊上曰東宮受賀位當設
文華門之左南向然今侍衛未備已之臣謹案文

卷之十

四

甘明

華殿嘉靖十五年改易黃瓦則前此不用黃瓦何
以爲天子臨御之所甚不可曉又穆宗朝神宗爲
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請命設文華殿東廊西
向神宗朝東宮未立先出講學命設座文華殿左
室累朝各有不同其黼座所在儲君禮當避尊此
不可易者也臣以爲

皇上經筵聽講御文華殿東宮禮宜避尊但東
廂及文華門之左尚屬未愜應於後殿受朝講書
以爲妥便本朝旣爲先聖先師特構傳心殿設
宰牲所較前代實爲崇重

皇上春秋舉行經筵例遣閣臣致祭今

皇太子出閣應親行釋奠仿歷來幸學典禮舉行講書儀注並參酌前朝事宜請 旨裁定可也

愚陋寡聞昧死謹議

皇太子視學議

古者釋奠有六凡釋奠則天子必視學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五也師還釋奠於學六也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此始立學而釋奠也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

卷之三

五

廿四

之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周禮大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此四時釋奠也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於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此師還而釋奠也三代之時王子皆親自入學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故漢臣賈誼

亦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

孝也此三代太子入學之大略也東漢永平中元間帝數親幸太學行養老禮而太子視學無文可檢唐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先聖先師皇太子初獻國子祭酒亞獻攝司業終獻開元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南向北上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於東階南西面執經於西階南東面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儀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

卷之三

六

廿四

右又載皇子束脩儀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授皇子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荅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筐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聞之先儒云古者天子視學為養老也雖東漢猶然自漢以來養老之禮寢廢而人主之幸學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皇太子視學之文見於經史略可考者謹條次之如右臣愚以為三代皇太子入學親師之禮此太古久遠不可行於今者也開

三才

禮圖集卷五

七

四

元皇子束脩儀雖近古然今日宮詹諸臣輔導皆有專責束脩之儀亦不必行於今者也惟開元禮所載皇帝皇太子視學釋奠之儀於今為近誠考舊禮而折衷之裁酌損益成一代之隆儀舉累朝之曠典則於

皇太子養正諭教之功未必無裨補萬一矣謹議

本朝七廟配位議

竊聞古先哲王制禮作樂惟天祖有同尊之義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上帝之外不敢輕言配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從其最重者言之

也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思文之詩奏於冬至者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我將之詩奏於季秋者是或云祖配郊所以尊之考配明堂所以親之皆主祀天而言也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以配上帝大報本也三代而上言配位者曰天曰上帝而已矣後代祭地自漢平帝始用呂太后配光武改以薄太后後魏道武以神元后至隋始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以景皇帝配太宗以高祖配宋以太祖配宋初以四祖乃迭配非並配也明初以仁祖至嘉靖九年以太祖配

三才

禮圖集卷五

八

七

是配地以祖之制俱行於隋唐以後而配位止於一祖凡隋唐以後皆然我朝孝享隆備崇事列祖並配

北郊又奉 啓運 天柱 隆業 昌瑞

七廟之陵山從祀一壇之上誠曠古未行之巨典也但考之古制證之聖經惟以配

天為莫大之禮其他皆後代所舉行我

皇上稽古定制每事必以帝王為法其前此已行之禮宜因宜革定能斷自 睿衷裁之大義非小

臣所敢擅參末議者也至若明堂之祭惟周行之

後代皆不得其制古人有云郊事天廟事祖而明堂非郊非廟合帝與親而共事之案順治十七年世祖章皇帝舉合祀禮於大享殿最得其義謹采古今前後之說仰塵

聖覽伏祈俯賜鑒裁曷勝悚惕屏營之至

用古錢議

康熙廿五年福建督撫題請飭行錢政以所轄州縣多用古錢應否禁遏或聽從民便戶部議一槩古錢悉行銷毀違者以悖旨論

上疑之以問內閣諸臣臣乾學以為自古皆古今

三十九

增補集卷十五

九

錢相兼行使以從民便若設厲禁恐滋煩擾因略

考前代已行之事進呈御覽惟

皇上裁擇臣案梁書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

錢宋書明帝泰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魏書孝

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上言竊尋太和之錢孝文

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

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

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充豫之域致使負人

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臣謂今之太和與

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

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

私無壅金史世宗大定十九年以宋大觀錢一當

五用之明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

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成化

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發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

收每鈔一貫拼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

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

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

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

三十九

增補集卷十五

十

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

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崇禎

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

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於民不便此乃書生

之見上曰卿言是也以臣所聞歷歷如是大略錢

者歷代通行之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自漢

五銖以來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

而隨時盡銷古錢亦一大變也明天啓以來廣鑄

錢局官吏徒無一不衣食其中盡括古錢以充

廢銅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又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縲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爲稍難矣故自古自秦隋而外雖易姓革命而古錢仍舊流通錢亦不壅況於閩處嶺外負外鄰海非同內地聽從民便兼用古錢似屬至便臣味死謹議

祖父母在妻喪用杖議

陳給諫子敬與父文和公世爲冢適子敬有妻喪

三才集卷十

士

甘明

其父母已沒獨繼祖母在或問喪服用杖乎予曰然或曰家禮及明律皆言父母在不杖本朝律文亦然今繼祖母在給諫當承重與父母在同安得用杖曰古人重妻服旣爲之杖又爲之練禫同於父在爲母所以報其三年之斬異於他服之齊衰期年者也儀禮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庶子雖父在亦以杖即位故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適子父沒卽爲妻製杖其母之存亡不論也惟雜記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賈公彥分別言之謂父適婦主喪故

父在不敢爲妻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也蓋杖與不杖顯有差等當杖而不杖是無故貶降其匹耦古人不爲故惟適子父在不爲妻杖其他無不杖者矣自唐增母服爲齊衰三年宋代因之明又加爲斬衰由是母服與父服並重母在爲妻亦不杖家禮及律文咸由斯義也今繼祖母在孫應承重者服雖與父母同然禮律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祖父母在不杖則爲妻製杖夫復何疑曰孫爲祖母承重旣與父母不殊杖安得有異曰子爲父母三年正服也孫爲祖父母承重亦三年加服也加服與正服自有差別矣夫安得盡同且儀禮戴記家禮與明律猶爲先代之書若大清律則本朝制書凡爲人臣者所共守也敢於律文所不載妄增之乎案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彼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足知唐以前母在並不輟杖則祖父母益可知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今給諫德配及事文和公伉儷相莊十年寧忍同於未廟見之婦曰儒者解禮與刑官引律多推類比附適孫承重之服旣同於父母則禮

律雖無明文可以義斷若服同而爲妻製杖有異
毋乃薄於祖母乎曰爲人子孫者情雖無窮制則
有定今家禮明律既如彼 本朝律文又如此則
遵禮律而行自無可議今一旦去杖是明明貶降
婦服一等祖母之心亦豈宵一刻安而反謂薄於
祖母哉或唯唯而退遂書以貽子敬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議

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注
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喪服小記曰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大傳曰庶子不

三石上

主

甘明

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三章禮文及注意甚
明世之說者多非其義於是聖人所以加隆祖後
以尊其父之義反致蒙晦而不通此乃禮家之誤
也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己不後父也故雖
始封之諸侯別子之大夫而降其大宗之適不得
禰先君故也其繼禰之宗則非例矣說者以其後
庶子而不得遂此實禮文所未有也今案先儒著
說略有數端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主五世之適
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虞喜庾蔚之孔
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

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世子之子明云繼祖不

云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義乎譙
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
爲不繼祖劉智釋疑曰案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
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
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
於子則祖也蓋經云不繼祖者謂此長子不繼祖
也非謂庶子也不繼祖與禰者自長子言之爲不
繼祖自庶子言之爲不繼禰也庶子非繼禰之宗
故不敢以承己之重而爲之極服若夫庶子之適

三石上

主

甘明

則固後其父矣彼何所嫌而忍降其子以薄其父
乎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
也至教繼公引殤小功章而謂庶子不得爲長子
三年記文爲誤教繼公曰殤小功章云大夫公之
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公之昆弟爲其庶子服與大
夫同則爲其適子服亦三年與大夫同明矣公之
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則所謂庶子
不得爲長子三年者誤也是說者不知何所見而
敢於違經其謬妄又甚戴賀諸君矣朱子語類答
問者一條其云宋子雖未能立服制自當從古此

主父爲適庶子服而言其服制斬衰條止云父爲適子當爲後者也亦不云繼祖庶子爲適子之服並無明文愚謂禮經此條專主庶子而爲長子三年唯當以繼禰之宗爲斷繼禰而不遂服是禰其祖而不知有父也不繼禰而遂服是不忍其子而不知有父也禮之設豈以訓無父者哉然則五世四世庶子之云者非經義決矣

立孫議

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

子身

禮集卷五

十五

子身

禰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蓋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

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衰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瑤公之子於賓瑤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瑤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

三十九

禮集卷五

十六

子身

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

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寤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甥徐乾學謹議

孔廟兩廡位次議

提督江南學政侍講李振裕條奏各學文廟兩廡從祀先賢先儒位次紊亂請照時代次序釐正載入本朝會典永遠遵守得旨令九卿詹事科道集議御史許三禮又言左丘明及周程張邵朱

三百七十三

儀禮集卷三

七

四

六子明季已稱先賢序於公羊高穀梁赤之上濂洛關閩理學正傳直接孟子不宜與先儒一例命一併集議以聞某忝佐禮官爲之議曰文廟正殿之有四配十哲暨兩廡陪祀及門弟子周秦漢唐以來先儒謂其能翼輔聖道發揮聖經繼往開來有功於孔氏者也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蓋歷代紛更久而論定賢者次於聖之稱因其親受業聖人而號之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亦謂子夏女爲君子儒儒與賢無有軒輊後之學者不敢專以聖賢許人故曰儒云爾而或

謂左丘明親受業孔子作春秋內外傳故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難與諸儒一例韓退之謂堯舜以來之道軻之死不得其傳自周公崛起於宋朱晦翁謂直接孟子二程張子廣大精微純粹嚴密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邵堯夫皇極經世闡明造化此六子者若得孔子而事之豈獨比肩游夏直當接武顏曾今以左氏與六子一槩稱曰先儒而序六子於漢唐諸儒之下其遂無差等乎曰唐宋以前配從之制尚多疏謬至於嘉靖九年以後其序次如宗廟之昭穆然有不容紊亂者矣請得

三百七十四

儀禮集卷三

八

五

詳考而備言之自隋以前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至唐高祖武德七年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之太宗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之議別祀周公仍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是時七十二子自顏子而外皆未得從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以配食也高宗永徽元年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顏子左氏等從祀顯慶中太尉長孫無忌言貞觀中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今改令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明皇開元八年司業李權言四科弟子八人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露從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蓋顏子已配享而卜子夏在二十二人之中故四科止云八人也又言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詔從之至開元二十七年以後七十二賢始得東西列侍矣宋神宗元豐六年始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於充國公之次從兗州教授陸長愈禮部郎林希之

三才集卷三

五

子

請也哲宗元祐五年諫議大夫朱光庭以子思學於曾子著中庸一書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乞詔定子思封爵未果行徽宗大觀二年依通事郎洪邁之請乃詔子思從祀孝宗淳熙三年洪邁言孟子配食與顏子並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乞改正不果度宗咸淳三年御筆大成殿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爲闕典令禮官學官議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於是四配之位始定而顏孫升十哲矣至是始祀伯魚於鄆城侯孔忠之次至明世宗嘉靖九年釐正

祀典去前代之封爵四配稱某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建啓聖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先是王恕魯鐸皆言之與禮官議不合遂已至是大學士張璁引先臣洪邁姚燧熊禾謝鐸程敏政等之議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遂改定今制蓋配者侍坐於夫子不以世次爲先後故孟子可以升於七十子之上從者同祭於兩廡各以世次爲先後故宋儒決不可以升於漢唐諸儒之上也今左氏位次本在公羊高上無論矣以有宋之儒忽躋而升之周人之上謂六子安乎且以其

三才集卷三

五

子

有功於聖門言之漢儒如伏勝后蒼高堂生諸人當聖學絕續詩書殘闕之後抱其遺經傳諸後世苟非是人聖經或幾乎熄矣故曰有漢儒之箋注而後有宋儒之道學宋儒之不可以先漢唐諸儒也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若夫六子者德崇業廣實多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竟當列於四配十哲之間今乃升於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噲之下是進退無所據也然而又有所不可者羅豫章爲李延平之師而朱子實延平門人朱子之功雖在萬世而

不得延平則授之者何人也以弟子而先於其師是爲逆祀豈所以尊之哉宋邵博之著聞見後錄也其時思曾尚未升配也故其言曰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豐末詔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坐於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於長者之先哉孟子有神其旨自違平生之言必不享矣夫朱子之於豫章延平亦猶孟子之於曾思也升朱子於堂上坐豫章延平於堂下朱子其享之乎故曰置六子於配哲之間又有所不可也均之祭於賢宗也苟時代次序一有凌越後來無窮意見各殊或升或降何時而息邪王禕從祀議有云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蓋元明間之議論皆如此不獨一禕也然而周張二程朱之從祀始於理宗而淳祐之詔書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爲次序未嘗越也邵雍司馬光之祀始於度宗而咸淳之詔云朱熹所贊已祀其

四尚遺雍光則以二子之得從祀在四子之後故光在二程下而未之正歟要之世次先後乃一定之理無可疑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論世次則仍在其後也立學置奠先聖猶立廟祀太祖無所讓者也然必別祀周公而後夫子得以正位居尊故開元之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假如合祀唐虞以來數聖人於廟堂夫子且不得居望散之右矣至其稱號則顯慶以前顏子夫子嘗互作先師宣父周公嘗迭爲先聖而今之先聖先師合而定於一尊不可易也長孫無忌則以卜子夏與公羊高等一概而稱衆儒李璣則一槩而稱二十二賢即嘉靖祀典亦曰後賢稱先儒又可見賢與儒之不甚分優劣而無庸區別於其間也然則今之爲躋祀之說者何也曰明弘治中楊廉曾建此議廷臣不可而止嘉靖中呂懷請以周程張朱系四配之下有旨切責議遂中寢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儒六子有功聖門欲於已定位次題稱外特加崇隆令內閣所司酌議時禮部左侍郎王錫衮等議稱朱子嘗受業於李侗猶二程之於周子弟子不可

先其師猶子之不可以先父若進熹於侗之上先賢必有不安者當時儒臣雖親奉詔旨尚其難其慎如此見於史館邸抄者也明年右侍郎蔣德璟請改題木主尊稱先賢獨世次相序遵行已久先賢名號已別不必以先後為軒輊願仍舊章為便時朝命督趣甚急禮官特之又久德璟不德已遂遷就其辭奉旨報可此見於蔣公敬日草而談遷國權諸書云十五年四月更定位次搜檢邸抄未得確據不知果於何時更定即談遷論斷亦云漢人訓詁經傳賴以不墜宋儒超而躐之時有後先

卷三

禮部集卷三

七

未可誣也搢紳之篤論與草野之私言講若畫一是非昭然矣且躋祀惟國學為然闕里廟堂順天府學及天下府州縣學如故也自宋迄明五百年未之有易崇禎季歲國事如沸羹乃違盈廷之論為越禮之舉此衰晚之事曾何足云

聖明在御一代典章務求至當今日釐正曾監之位次一反掌之易若欲改天下府州縣學宮之位次窮鄉下邑之士必有驚駭惶惑者君子則古昔稱先王凡犧尊銅簋之數牲牢菹醢榛栗之物皆師古制不宜以意為擬議況於兩廡坐位舍奠釋

菜觀瞻之地豈可輒為變遷苟從明季之說倒施易置是反獲罪於六子矣此區區之所不敢出也若夫東西兩廡自嘉靖以來議改議黜議增止就本廡升遷未及通計兩廡以致紊亂失序是在有司案圖釐正而已謹議

駁曾子固公族議

曾鞏作公族議謂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不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其言非不考據經傳也然而泥於古矣古之封建井田相為表裏制祿以養君子分

卷三

禮部集卷三

七

田以養小人則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眾皆有天下者為之謀其衣食使獲其所非直同姓之親也封建井田俱廢而天下之人皆自謀其衣食矣顧使同姓無服之親坐而衣租食稅可以謂之至公乎故祖宗親盡則祧子孫服盡戚單祖遷於上宗變於下袒免而外親屬竭矣其入官之塗謀生之事同於庶姓或勞心或勞力亦情理之常不為少恩也以天下之地養天下之人而加恩於同姓不可謂之私以天下之人終歲勤動輸其租稅奉一天子而加恩於同姓至於袒免以外而不為之節

限百世之久天潢玉牒之繇使皆仰給縣官論財則不可爲繼而勞費億兆之人以奉其私親論理則不得其平非聖人無所利於天下之心也且古聖人之於民也既有以養之必有以教之其材既成而後官之然猶必先任之以事而後命之以爵也記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皇周親以至袒免之親無問賢不肖子官有差已非古矣況袒免以外之親乎夫子孫之計人所同也諸爲王公者人懷子孫仰給縣官之意則驕奢淫佚無復以餘財貽其子孫人可不由學問而得官則

膏粱之性能自刻厲者亦鮮矣如鞏之言則是以姑息之愛愛之而非爲之計長久安全之道也載考馬端臨之言曰宋制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適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則不襲也又曰案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周晬命名初除美軍節度使兩遇大祀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閣拜使相封郡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王子雖所必王然其遷轉

亦有次第不遽封也陳止齋之言曰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於家人不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閣封王後世之夸心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由二子之所述觀之宋祖制之善如此不特熙寧之詔爲然而曾鞏之見爲不若馬端臨陳止齋也

懋園文集卷第十四

議下

北郊配位議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太常卿徐元珙條奏北郊之禮

皇地祇位北向

祖宗配位當以西爲左東爲右請察政和禮改正奉

皇上面諭令學士臣乾學臣蔭考論古時所行典禮撰議以進者臣等竊思凡祀典有正位方有配

位配位之左右不同正位向南則東爲左而西爲

右正位向北則西爲左而東爲右臣謹案北郊配

位自漢光武中元二年始地祇南向薄太后配位

東設西向唐開元二十一年祭地方丘地祇南向高

祖配位東設西向此地祇南向居左之證也至宋

政和四年用北墉蒼陰之義改地壇向北配位從

正位而改故宋太祖位西設東向蓋地祇既北向

則配位以西爲上西方即左也此地祇北向配位

居左之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於安定門外

用宋舊制地祇北向則當以西爲左矣而其配位

猶設於東與古禮不合

本朝因之未曾更正但明制配位止一太祖我朝

三聖並配所設

祖宗位次尤宜詳爲考定今廷臣憚於改作不考

政和之禮託言地道尚右謂不必更張似非篤論

其曰地道尚右者乃周禮注疏解左宗廟右社稷

之義郊壇配位從未嘗以此爲斷臣謹案嘉靖祀

典考云禮臣進呈陳設圖式方丘壇皇祇北向配

位居左是嘉靖時尚左而不尚右明矣順治十四

年禮部題請奉安神主配享方澤禮恭奉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是 本朝之制亦尚左而非尚右

明矣蓋嘉靖議禮諸臣原知以左爲尊而禮官誤

執以東爲左當是有司之過有待於 本朝釐正

者也至有以社稷壇尚右爲言者臣謹案社東稷

西異壇同壇主皆北向各自成尊其來已久然魏

晉社壇間或南向惟蕭齊武帝時何佟之建議社

壇北向稷壇東向是稷爲配社之壇豈非配當在

左乎唐開元禮太社太稷北向設后土於太社之

左設后稷於太稷之左俱東向夫曰左則非尚右

矣曰東向則在西方矣豈非以西爲左而配必在左乎宋政和五禮及孝宗時社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明世宗實錄嘉靖九年正月亦有勾龍后稷西北東向一條惟會典所載東西方稍異耳足知社稷北向則配位常在西方蓋雖與地壇之制不同其配位居左於理則一此正可以參稽而得者也若夫唐宋明郊祀亦有三祖二祖並侑之禮皆以序設位一方不分左右莫若降敕集議採用舊典無使

三后在天之靈稍有未安臣等淺學鈔識仰承

明問不敢不以所聞具對謹議

祀地無配位議

臣乾學臣葵旣上北郊配位議復奉

皇上面諭朕考古制祀地不同南郊可不設配位否其采經史舊聞以對朕當詳思之欽此臣謹考易豫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臣案孔穎達云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俞琰云配以祖考如商湯祭昊天而配以舉祭五帝而配以契也此言以祖考配天帝不聞以

祖考配地祇也周禮大司樂明言澤中方丘之禮矣而注疏皆不言地之有配尚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臣案孔安國傳曰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也又王肅作聖證論以難鄭康成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先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即祭地而祭地無配也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臣案雅頌諸篇明明有郊祀明堂祈穀之神而諸家不言所以配地可以知禮意矣太平御覽晉起居注博士孔晁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春秋左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矣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臣案冬至之郊是

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啓蟄而郊在建寅之月是祈農之祭也后稷配天有此二祭亦不言配地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臣案此言郊之有配也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王者尊天而親地地不同於天義固各有在也禮記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臣案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參考諸書則稷之配天明矣而地祇用配不見於經三代而上言有配者曰天曰上帝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臣案虞夏商周郊廟之禮昭昭可據如此凡言郊者皆祭天之郊古無北郊之文自漢匡衡始稱南北郊也古者天子之社一在庫門內一在國外蓋未有以祖配者有則必見於經矣孝經聖治章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案孝經無祖宗配地之文獨緯書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是也此緯書之說荒唐謬悠不可信從邢昺釋孝經削而不取而賈公彥禮記疏引用其辭杜氏通典遂云祭地亦配后稷其實經無明文也孝經云嚴父配天不言嚴父配地也漢書武帝元狩二年天子東幸汾陰祠后土宣帝神爵元年五鳳三年幸河東祠后土元帝即位東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二年始祠后土於北郊永始三年復汾陰后土祠臣案漢世汾陰后土之祭總非正經起於方士巫祝識緯禱祠之術其配祭有無史記漢書並未之載不可得考獨魏高堂隆云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涓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馬端臨駁之以爲孝文時無祭地渭陽事杜氏通典亦言汾陰祠配高帝不知其何所據要亦未可以爲訓也蓋古帝王郊祀之禮至漢世而黷亂詩書禮郊社之說至漢儒而紛紜故八神五時之屬五帝六天之殊皆當以經正之者也文獻通考漢平帝

時王莽奏夏日至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光武中元二年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魏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晉泰始二年定地郊先后配咸和八年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梁武帝制間歲祀后土壇上以德后配陳武帝以皇妣昭皇后配北魏亦以后配臣案漢魏及南北朝祀地北郊往往以皇后配地稱地爲媼神其褻已甚則不如其勿配也三代之禮此時已不可知而光武諸臣號爲通經者穿鑿附會茫無依據

言分
若果有祖考配地之明文豈有舍先王成憲不一脩舉因仍謬誤以貽譏後世哉臣竊觀唐世以來天地或合祭或分祭雖未有無祖宗配位者而較之三代之以前詩書所紀虞夏商周之遺去之甚遠宋元諸儒如胡宏王炎素桷輩直云社即祭地別無北郊之禮劉汝佳則言以皇祖配地祇於禮爲褻其言皆有證據惟是事關鉅典未敢輕議更易皇上稽古定禮務求至當

聖諭煌煌眞足考三王俟百世非愚臣淺見所能仰測萬一茲承 明命謹據所聞以備採擇臣不

勝悚懼之至

郊祀分合議

天地合祭始於漢元始中其後東漢建武唐天寶宋建隆迄於熙寧及明嘉靖初年皆因之而宋元豐之始議分祭也置局議定而後行然冬至親祀夏至但遣官行禮則地祇反不與親祀之典故元祐七年復議於南郊設皇地祇位至八年蘇軾引昊天有成命爲合祭明文發六議以難群臣於時主分祭者四十人主合祭者殆 人紹聖三年遂罷合祭詔以夏至親祀北郊而卒未行也明洪武改用合祭嘉靖中以給事夏言言分建南北壇然一祀之後并南郊亦未嘗親祭矣此自古郊祀分合之大凡也夫昊天有成命據國語爲祀成王之詩小序之荒謬朱子多駁之固不足以爲信矣而倡爲合祀之說者王莽也彼徒附會王者父天母地之文而遂以天地之大等之夫婦同牢之禮其爲瀆侮不以甚乎故合祭之非不待辨而自明也不合祀則宜用分祀矣然主合祀者固失而主分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一代之典者必期合於先王之制先王之制存於今者不出乎六經所記載

也苟考之於經而未見其合矣而姑臆爲說焉以附之先王之制則無以服乎好異者之紛紛也故愚謂合祀固失然而分祀之亦未爲得者亦以其說之不盡合於經故也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圜丘方丘與南北郊之分地而祭者其說蓋本於大司樂不知大司樂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夏至於地上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者蓋言樂作而天神地祇人鬼皆感而至猶書所謂虞賓在位鳳凰來儀百獸率舞

言

禮記集說

九

下

耳於祭何與而妄增兩丘於南北郊之外此是不合於經者一也然晉太始間嘗并圜丘方丘於南北二郊矣後一襲用於唐而今竟罷之固知其說之無足據矣若夫郊之有南北則古今以爲得分祀之正而未有明其非者也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愚考春秋書郊者以十數曰郊曰卜郊曰用牲於郊未有兼地言者亦未有以南郊稱者蓋王者雖父事天母事地而禮數則不同禮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得祭母母卑於父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

而可以祭地地卑於天也故曰祭帝於所以郊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古者無祭地之禮有祭社之禮寓地之祭於社而社之祭與稷並舉不與天對稱者尊陽抑陰之道也社有二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大社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軍旅宜於社則王社也王社設於宗廟之右而大社之於國中旣曰祭帝於郊又曰祀社於國一郊而一國則知大社之建不於北郊明矣郊特牲疏社祭一歲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詩甫田

言

禮記集說

十

上

曰以社以方謂秋祭月令孟冬大割祀於公社三時舉祭不以夏則知無以夏日至祭地於北郊者矣此其不合於經者又一也案南北郊之說考之於經旣無其事祭社之說證之先儒五峰胡氏等言則歷歷不爽今若欲如古禮必廢北郊而復立大社於國中以春秋冬一歲三祀之而不敢與郊並然後可以盡合乎先王之制而大服乎好異者之心然而古今異尚禮貴變通王者期於敬天奉地之無失則已矣必欲取歷代之成法盡變之紛紛更作此勢之所不能也若世儒之論以兩郊分

祀爲先王之制則然也是不可以不辨

郊祀齋戒會議

該臣等會議得國之大事莫重於郊廟祀饗我皇上德協高深誠孚幽顯每當大祀必躬必親盡禮盡敬在陪祀執事大小諸臣幸與趨蹌之列自應精白其心嚴肅其貌儀文度數秩然不紊方克副我

皇上欽若昭格之至意查得順治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諭禮部南郊祀

儀集卷四

七

天禮宜嚴重以後祀前一日朕親宿齋宮祀前五日朕親詣視牲如遇遣官恭代亦著詣壇齋宿視牲永著爲例特諭欽此本年三月初六日

太宗皇帝配享

天壇

皇上於初三初四日照常齋戒初五日未時詣

天壇齋宿初六日致祭此致祭時王以下陪祀官

員以上亦於初三初四日照例齋戒於初五日

皇上詣

天壇齋戒去後亦到

天壇在

天壇外壇西門外以南永定門以北大道兩傍搭帳房齋宿初六日隨祭在案嗣後一切祭祀論本等職分滿洲蒙古漢軍公侯伯都統尚書以下參領阿達哈哈番郎中以上漢文官郎中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六科給事中齋戒陪祀凡祭祀之時如有參差不齊瞻視不端身體跛倚及祭畢喧雜此等失儀之處令監禮官立時糾參交與該部嚴加議處若監禮官徇情不查隱匿不舉一體處分原祭

儀集卷五

七

天壇時各官俱騎馬至內牆角下馬

天壇內地切近

神位理應嚴肅潔淨應令各官俱從外大門步行入內如有違此定例將馬牽入者交與該部嚴加議處如此庶可以上奉

聖主敬天之誠下肅群臣敬事之義矣統候

命下通行申飭可也

請禁科場陋弊議

該臣等議得鄉試取士爲國家求賢大典差出

正副考官應督率同考各官遵照科場條例掄選

真才以副

皇上簡用至意如不精心校閱苟且從事現有磨勘之條歷經題定在案臣等查得康熙二十五年貴州布政使劉顯第與知府孫世澤互訐案內有勒派舉人部費一條現在研訊援此一節恐有主考畏懼磨勘揭榜之後通同監臨提調指部費為名或斂派簾官或需索舉子託言解卷之日彌縫打點亦未可定干犯臣功令莫此為甚合請

天語申飭嚴行禁止臣部儻訪聞得實立將主考監臨提調各官一并題參其各省解卷到日限司

三才

情園集卷十四

主

欽

官三日閱完仍呈堂覆閱五日內移送禮科又五

日即公閱具題務共清釐力除陋弊臣部司官陽奉陰違及胥吏人等指名嚇騙者查出即行題

參從重治罪伏祈

睿鑒施行

脩史條議六十條

太祖之興其官爵皆受之於宋如乙未四月授左副元帥丙申七月授平章政事己亥八月授中書左丞相辛丑正月加太尉封吳國公甲辰正月進吳王皆歷歷可考而實錄盡諱之今當悉為改正

不宜仍前譌謬

太祖實錄凡三脩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樂之初今所傳者永樂十五年重脩者也前二書不可得見大要據實直書中多過舉成祖為親隱諱故於重脩時盡去之其實太祖御製誥令文集未嘗諱也今觀此書疎漏舛誤不可枚舉當一一據他書駁正不得執為定論

太祖自受職於宋即用龍鳳年號並不遵至正之朔今為高帝本紀當以甲子紀年而至正及龍鳳之年數明疏於下可也

三才

情園集卷十四

主

欽

元末羣雄如韓林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陳友定方國珍輩元史既不為立傳今所作諸人傳當詳列其事蹟不得過於簡略

後漢書公孫述隗囂諸傳即繼於后妃諸王之後三國志袁紹劉表諸傳新唐書竇建德王世充諸傳其例亦然今作徐壽輝諸人傳亦當列於親王之後開國將相之前

元之遺臣如也速王保保輩雖元史已為立傳然自遜荒之後闕而不書因元史即成於是時也今當載其後事以補前史之遺

胡惟庸之獄人盡疑之然太祖刑戮大臣幾無虛月鋌而走險遂萌異圖亦情之所有豈謂盡無非干天命以救死也李善長陸仲享輩謂其同逆則非責以知情不舉彼亦無辭不然昭示姦黨錄所列獄詞數十萬言罪實難貸事豈盡虛尚究當年之情實毋滋疑信之兩端

胡藍之黨公侯伯坐誅者四十餘人都督坐誅者二十餘人前有昭示姦黨錄後有逆臣錄皆當據實直書

宋穎兩公無罪而就誅夷千古所同慨今當直書

三百五十五

懷園集卷十四

五

其事不必爲隱諱之詞至開國公常昇本以藍王之甥與玉同時伏法逆臣錄內姓名炳然而吾學編諸書謂與魏國徐輝祖同禦靖難師於江上亦謬乎舉此一端前人之成書豈可盡信願共細心考之

太祖雖治尚嚴酷其殺人皆顯指其罪未嘗掩護乃實錄則隱諱太過而野史又誣謗失真其最不可信者祝允明九朝野記張合臺閣名言趙可與孤樹哀談或云李默謔是也今當詳加考覈以爲信史既不可虛美失實又不可偏聽亂真願以虛心覈其

實蹟庶免佞史謗史之譏

明初之尚書責之至重視之實至輕如一部而官設數人一人而歲更數任致史不勝書今就洪武一朝考之大僚三品以上者共得三百餘人遍搜諸書其人得立傳者不過三四十人又率寂寥數語本末不具豈其人皆無可紀述大率爲太祖所殺故國史不爲立傳而其子孫亦不敢以誌狀請人遂爾湮沒不傳今當廣搜各郡志書及各郡志名宦傳以補其闕略不得但採獻徵錄開國臣傳分省人物考諸書致有疎漏

三百五十六

懷園集卷十四

十六

太祖所殺大臣有罪狀可指者實錄皆直書其事如張昶楊憲李善長胡惟庸陳寧開濟郭桓詹徽余煥輩是也其非罪見殺者則諱之如程徐陶凱薛祥滕德懋陳敬趙瑁王惠迪麥至德徐鐸輩皆死於非命前人所作傳多不得其實今當據實改正

公侯伯既爲立傳子孫或襲爵或爲勳衛而有行事可紀者當即附於祖父之後不必別爲立傳諸王之襲封者其事蹟當附於始封者之後略仿世家之體若將軍中尉有賢而當立傳如睦穆謀

瑋輩即附於周王傳內劉向傳附楚元王後漢書有例也

諸王之生卒既具於諸王列傳又見於諸王世表似不必復入本紀致有重複之病

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如郡縣之沿革官職之廢置刑罰之輕重戶籍之登耗以及於兵衛脩廢河漕通塞日食星變之類既詳列於志不得復入本紀

本紀之體貴乎簡要新唐書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備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間務

卷四十一

七

錄

使詳略適宜始為盡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諸本紀其他宜入志者歸之於志宜入表者歸之於表宜入傳者歸之於傳則事簡而文省矣前史具在尚其折衷

前人之成書其久行於世者如吾學編皇明書史繫開國功臣錄續藏書明良錄名山藏詠化類編等書但可用以參觀未可據為篤論蓋昔人之

著作多書美而不書惡今茲之筆削既有褒而更有譏體自不同義當兼載毋執已成之書遂為一定之見

史材之最博者無如獻徵錄人物考兩書然皆取

之墓志行狀家傳郡乘率多溢美之詞未便據以立傳毋憚旁搜庶成信史

或曰作史之體原在採掇眾家其前人之書果事覈而文贍者即仍用舊文可乎曰可也遷固睦壽皆如是也更有文家愛奇鑿空附會易助波瀾終乖事實如晉書所載煩猥頗多願懲其失務從雅馴

有卓然名世而間有微疵者既有行事之可議何妨瑕瑜之並存若為賢者諱過亦當諱之於本傳而見之於他傳儻止有褒無貶何以取信將來

卷四十二

八

錄

賞罰在一時褒貶在萬世故史之有作前賢比之袞鉞然使鉤稽冗瑣苛摘細微高下在心愛憎由己殊非忠厚之道則又劉知幾輩所深誡者也諸書有同異者證之以實錄實錄有疎漏紕繆者又參考諸書集眾家以成一是一所謂博而知要也凡作名卿一傳必徧閱記載之書及同時諸公文集然後可以知人論世

史傳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古人嘗言之矣

有一事而數人分功者如順義之封內則閣部

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趙貞吉中樞郭乾外則督撫督臣王崇古皆有決策之

勞者也如寧夏之征文則督撫前總督魏學曾後總督李

梅國武則總兵李如松蕭皆有戡定之績者也不得專

屬一人以掩他人之美當使彼此互見詳略得宜

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據其尤誕妄者

史氏奇忠志忠賢奇秘錄二書是也史貴闕疑姑

著其說而盡削從亡姓名不以裨官混入正史可

耳

成祖形戮忠臣其妻女發教坊者諸書所傳至不

忍讀今亦不必盡汗簡冊付之裨史已足遺譏

野史流傳不可盡信其最挾私害正者無如尹直

之瑣綴錄王瓊之雙溪雜志支大綸之永昭陵編

年史此皆小人之尤其言豈足憑據若夫伍索萃

彈園雜志吳玄之徵吾錄等類心雖無他語實悖

道尚其鑒別無惑浮言

有身居臺閣而著書乃甚紕繆者王守溪之震澤

紀聞震澤長語陸貞山之庚己編是也有名託國

典而其實乃甚顛倒者陳東莞之皇明通紀黃司

寇之昭代典則是也通紀一書實梁文康弟名所

作故多譽兄之辭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萬世之

公論

王司馬破蠻之功豈足贖罪張中丞楷假印之罪

豈得掩功項襄毅之平荆襄或譏其濫殺余襄毅

之城邊塞或議其罔功是非當以並存功罪不妨

互見

奪門之事當以為罪而不當以為功如以徐石為

是則景帝之勒死何辜挺擊之獄當以為功而不

當以為罪如以王之何士為非則姦黨之口供難

減諒有定論毋俟多言

張桂之議禮祇以獻諛何曾知禮惟富貴之是圖

遂名教之不顧誠小人之魁士林之賊他若議主

繼統而意非逢君如王新建潘司馬希仍不失為

正人初雖藉為顯榮後不因之附麗如熊冢宰淡

黃宗伯明宗猶不失為佳士若乃咆哮狂吠恣睢橫

行如席張方桂黃紹霍輩難逃乎萬世之清議矣

前史之載文章者兩漢書為多三國以至隋唐則

已少矣至宋元而載者絕少今列傳中除奏疏而

外雖有佳文不宜多載惟儒林文苑或當間錄一

二亦舊史例也

諫官之設明世最多故奏疏亦最多今列傳所載

惟擇其糾正君身指陳時弊論劾大臣之最剴切者方可節略入傳其餘條陳諸疏不得概入以滋繇冗之弊

廷臣以建言而獲顯罪者其人多入列傳然亦須核其生平若止一疏可傳而無他事表見者當仿漢書嚴安徐樂例止載其疏而不必泛及其餘史以昭萬世之公不得徇情而曲筆先人有善而後人不為表章先人無善而他人代為諛語均不可也今日仕宦諸君先世多有顯達若私濫立傳能無穢史之譏願秉公心共成直道

三才人
傳聞異辭

主

史有一傳而包羅數十百人者如蜀志楊戲傳後附以季漢輔臣讚五十餘人魏書高允傳後附以徵士頌三十四人唐書李愬傳後附以武德以來宰相功臣一百八十七人今亦當仿其例如胡藍之傳不妨附以姦黨之姓名崔魏之傳不妨盡入逆案之姓氏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譏
明之戰功大約文武數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驥與蔣貴共事大藤峽之役韓雍與趙輔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龍與劉綎共事決機發策當歸於文衡鋒陷陣必歸於武不得重文輕武以血戰之功歸

諸文墨之士必使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庶無抵牾且免重複

萬曆中葉我

太祖龍興東土遼左封疆之事 本朝國史記載詳確宜恭請繙閱藉以考鏡得失不致茫忽無據傳聞異辭

忠義之士莫多於明一盛於建文之朝再盛於崇禎之季此固當大書特書用光史籍若乃國亡之後吳越閩廣多有其人此雖洛邑之頑民固即商家之義士考之前典陸秀張傑文祥謝得並列於

三才人
傳聞異辭

主

趙宋之書福壽宜孫亦入於有元之史此皆前例之可據何獨今史為不然尚搜軼事於遐陬用備一朝之巨典

莊烈愍皇帝紀後宜照宋史瀛國公紀後二王附見之例以福唐魯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時事蹟且見 本朝創業之隆也

明之武功最為不振洪永勿論宣正以後遂漸衰微總由武職日輕因致軍功鮮紀然而疆場之上凡有斬馘微功盡見屢朝實錄因而廣搜猶可作傳

明之內官實執國命外而封疆之守內而兵食之

司何一不由乎內豎雖嘉靖以還此輩盡汰

嘉靖以還官宦七八十人官場三四十人各邊各省鎮守協守分守共三百人皆世宗革去而司禮東廠其權如故

今所作宦官列傳不但王振曹祥劉瑾魏忠之元

允當盡列其罪狀即其他蠹政亂國之輩亦當備

載於簡編以垂萬世之炯戒

錦衣衛與兩廠相連中涓之爪牙前代所未有也

故采弇州志特立錦衣列傳與宦官參觀一代之

弊政瞭然矣

明之實錄洪永兩朝最為率略莫詳於弘治而焦

芳之筆褒貶殊多顛倒莫疎於萬曆而顧秉謙之

脩纂敘述一無足採其敘事精明而詳略適中者

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劣

於世廟此歷朝實錄之大概也家乘野史未可盡

信必本之實錄而參以他書庶幾無失願加博訪

之力無據一家之言

李選侍未移宮之前舉朝震驚諸君子目擊其事

速請移宮防變慮危忠臣至計原未居以為功何

得指以為罪乃竟以是案寘諸君子於死地孰是

孰非何煩置喙儻執羣小之言謂為眾正之過人

心已滅史筆豈宜

紅丸之案李可灼雖無行弑之心亦當伏安投之

罪稽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諸醫皆繫獄論死彼

豈有弑逆之謀國典當然不可宥也至崔文昇之

罪實在可灼之上乃竟置之不問國典謂何諸君

子抗疏力爭自不可少而乃翻以為罪奚以服人

事有公評毋徇邪說

明之文學蔚然稱盛洪永則人務實學宣正之際

未免少衰成弘克追先正正嘉而後流派判然然

爾時稱為極盛隆萬以還殊無足道今之文苑當

溯其源流判厥涇渭毋使魚目亂我珠璣

明世課吏之法視前代更為嚴密故三百年間之

吏治實有可觀然必眾論稱賢確有實績可紀者

方可入循吏傳若無實績但以虛詞稱美及雖有

實績而其人本末無足道者自有郡縣志載之不

得槩入正史至於治行足傳而其人致位公卿別

有他事表見自當登之列傳不必入於循吏

史有諫疏當傳而其人不必立傳者如楊集之諫

立儲席臣之諫棕棚之類當廣為搜採附見他人

之傳不可遺漏他如高原侃陳京師昏喪之弊其

人既不立傳其事又無所附麗則當載之禮志中諸如此類各宜搜之實錄查其人無傳可載則當因類附見以存其言不得忽而不錄

有其人不足傳而其事必當傳者郭希顏之諫立儲陳啓新之陳時弊是也仍當因其事而著其人有其言不可存而又不可不存者陳洸之攻擊名賢曹嘉之歷詆大臣是也還當因其言而存其人總期斟酌盡善無漏無偏

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弘以後指歸各別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如薛敬軒瑄曹月

川端吳康齋與陳剩夫真胡敬齋居周小泉蕙章

楓山懋呂涇野彬羅整菴順魏莊渠校顧涇陽成

高景逸攀馮少墟從凡十餘人外如陳克菴選張

東白禎羅一峰倫周翠渠瑛張甬川奇楊止菴喬時

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且別有建豎亦不必入

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要皆未合於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

例入儒林傳白沙門人湛甘泉若水賀賢欽閻陳孝

廉茂烈其表表者莊定山景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

御汝愚智以謫宦後從學宜與諫諍諸臣合傳王門弟子江右爲盛如鄒東廓益歐陽南野德安福四劉文敏邦采三魏良器良政在他

省則有二孟秋化鯉皆卓越一時耳聾文江雖官蹟平羅念菴平而學多自得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許敬菴遠雖淵源王湛而體驗切實再傳至劉念臺益

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矣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其餘總歸儒林陽明生於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龍谿畿輩

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檢至泰州王心齋良隱怪尤甚並不立傳附見於江西諸儒之後可也諸子中錢緒山

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

朱者爲切實平正不至流弊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爲江西諸儒不善學則爲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

而後若羅近溪周海門之狂禪顏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寢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

此

國初名儒皆元遺民如二趙謙梁寅汪克范祖葉

儀翰胡衡蘇伯諸公操履篤實兼有文藝其爲理學

爲儒林文苑多合而爲一今當爲儒林之冠而後代經學名家悉附於後

聖裔有表有傳重聖統也魏書元史立釋老傳甚屬贅疣今悉刪之土官事蹟最多故特爲立傳明人論樂者如冷謙韓邦奇李文利李文察張鶚王廷相鄭世子載堉等其議論不一皆有裨於一代之制作樂志中雖以聲容歌奏爲重而諸公之衆說亦宜斟酌採入

凡書官制地名例從本代勿用前史字樣以致混淆傳首書某人某縣不必著府其有縣稱同名如

三百四十五

懋園集卷十四

志

十五

山陰華亭之類則冠以某省若同省同名如江西

吉安有永豐廣信亦有永豐則加府以別之

洪熙元年仁宗欲還都南京故於北京衙門皆加行在二字自正統六年定統於北始去行在逕稱某官今遇此七年以內之事凡京官銜有行在字者不得刊落

別號非古也自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朝野稱謂遂成風俗今於本傳中必須見號者若易之以字便爲失真間於某人字某下復著別號較於行文尤便例宜特起者似不必泥古爲是矣

凡官階升轉曰晉曰陞俗字未爲近古其量升者應稱遷某官其不次用者則曰超遷曰擢其資品相同者曰改曰轉一切書法總須考之前史庶爲無弊

懋園文集卷第十四

三十九

懋園集卷十四

志

愴園文集卷第十五

辨

班馬異同辨

臣聞史之爲書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繫乎文與質繁與簡也司馬遷之學本於父太史公談又負氣好奇登龍門探禹穴網羅異聞雜采六經世本國語國策諸書及諸子百家之說以成史記其文恣肆廣博綜括百代誠曠世杰出者也後漢蘭臺令史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史遷爲漢書發凡起例或芟或

愴園集卷十五

子康

益華縟整贍爛乎一代之書此范蔚宗陳壽以下所不能逮者矣然其間同異得失學者乘間抵隙指瑕攻堅紛紜未已宋倪思爲班馬異同一書標其字句而臚列焉劉辰翁加以論斷至有明許相卿本其意作史漢方駕爲之衡量而調劑其言皆有條理粲然備矣臣請得而辨之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畧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氣色而班固刪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表者興

子康

愴園集卷十五

工

子康

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失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爲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誠謫如魯國諸生裋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壒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固以純故不以湯爲酷吏并杜周皆從末減歟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母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母乃刺謬乎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爲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

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昔者鄭樵爲通志極斥班孟堅失於過刻劉知幾互有褒貶稍右班氏以爲言皆精練可爲史家祖述王充論衡則又確奉蘭臺以爲作史之繩尺臣以爲班之不逮司馬亦既較然矣而後代之史求如固者寥寥未之有聞蓋遷采諸書而自成遷之史固襲龍門而自成固之書文質繁簡隨世遷流而千載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簡冊者讀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詞費也我

皇上下文治盛弘開史局臣之固陋欲竭涓埃以

三百六十四

續通志卷十五

三

續通志

報萬分之一每覽前人之著作隨手之變難以辭逮枉承明問流汗浹踵敬述其梗槩以獻

納于大麓當依古注辨

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曰麓者錄也納舜使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宋書百官志亦云王肅注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于尊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也蓋當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取以續孔傳故宋書直云王肅注也謂麓爲山足者馬鄭之說本諸史記所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

舜行不迷者也蔡傳不遵王注而用馬鄭之說諸儒又有曲爲之解者曰非堯故納之是舜行深山適值其變耳審如是則納于百揆納于大麓其訓不一義矣納者何有納之者也舜之歷試既有成績矣館甥貴戚宰相大臣無端而使之入深山之中豺虎之與鄰魍魎之與居若投畀之者然有是事哉亦未有其人可以當大任在尊位而猶慮其動于卒然之遇而迷惑失守無以自主者也且夫迅雷風烈必變者聖賢戒慎恐懼敬天之畏怒則然適然而行山麓之中烈風暴作雷雨洊至此亦聖賢之所當改容動色以答天戒之時其或當時冥然徑行不顧神色自若一悍少年能之何取乎此也如曰非有通明之識堅定之性過人之度量者不能則當試之於觀刑釐降之前不當在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後也所謂歷試諸艱者於民事已盡矣納于大錄者薦之于天也而陰陽爲之和風雨爲之時則是調變之功致而舜之德果合于天也孔疏引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爲言又云揆度百事大錄萬幾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蔡傳

三百六十五

續通志卷十五

四

續通志

既棄此取彼而復引蘇子之言曰洪水爲害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弗迷是未知舜宅揆之日伯禹已作司空平水土是司空之職非宰相之事也安得復有使入山林相視原隰之事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爲己憂禹既作司空矣吾知堯必無復有是使而舜必無復有是行也

鄭夾漈尊信周禮辨

鄭夾漈尊信周禮者也其所謂難通者五既皆按經文分折合而一之以釋五家之疑矣然其曰周

三才

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

五

子重

畧於人主之身則是夾漈徒考訂於其制度職守之同異而不究其所以然之故而不自知其言之失也夫所謂道化者非欲以道化其民耶後世之制度一切苟且此所以不能道化其民者也經於六官之首皆序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之五句極者王之所建必設官分職立此制度以範圍天下然後成蕩平正直之治而敷錫厥庶民於汝極也故詳於制度乃所以道化其民者矣不然是無爲清靜黃老之言也六官之中司徒既是專主教典

三才

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

六

子重

官以教爲名則所以道化之之意深切著明矣其教之之具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鄉大夫所受而頒於鄉吏以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與能州長黨正族師閭胥聚衆讀法師氏之教人以道保氏之以道安人司諫之以道正人之行司救之以禮防正人之過所以道化之者如是之嚴且密也其餘五官者不專教典而自大宰之九職以至司寇之五刑孰非所以親百姓訓五品勸休董威辨分定志使其謹身節用毫毛不得妄有所爲而族姁師友祭祀喪紀冠昏飲酒相與篤誠繾綣師田行役相與趨事赴功惟恐或後則道化之之效又因以可見矣此其制度之所以不得而或苟且者也如夾漈之意必曰吾所謂道化者以躬行仁義爲之本如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然是乃君德不可以著於臣職也周禮一書凡以設官分職而已如又曰成就君德者大臣宰相之事必有關雎麟趾之德意而後制度不爲徒法也則夫大宰之職與其所屬之官其成就君德者亦可謂至矣夾漈所謂嚴於職守而濶略於人主之身者又不得而不辨也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若此者非直從容委蛇無所事事而曰吾以燮理弼亮坐而論之也其微權妙用則固存乎嚴於職守之中矣是故以三公而行冢宰之事以冢宰之尊而猥瑣微賤奄奚豎婦之倫皆為之屬自宮正至夏采凡六十官也其職守之嚴如此乃所以使人主不得侈然自放於宮室飲食衣服聲色狗馬之際而左右近習之人有所忌憚而不得以其邪僻之私蠱惑人主之心志而干預外庭之事者先儒固嘗言之矣如之何以為濶畧於人主之身也吁先王之世使正人君子在公卿大夫之位以其職守制左右近習之人而後世或反是也此漢唐以降所以多女子小人之禍而大臣為失其守也與

圖書辨

圖書九十異同之論吾從朱蔡矣然此非朱蔡一家之言而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關朗數子之言也其謂圖九而書十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

於陳希希希之傳則未有聞焉以二千年後之人而欲易二千年以前之說吾知其不勝也然遂以今之九數之圖為洛書則吾又未敢遂以為必然也圖十之證具于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之數言書九之證即九疇是已然而曰圖則無文字也曰書則有文字矣今有畫圖于此而名之曰書不已名戾其實乎洪範孔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次第之以成九類蓋龜背之坼文非如馬背之旋毛僅成五十點而已但五行志則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孔疏以為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之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終三十八字小劉以為亦是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蓋疏以無明據兩存其說愚則以為初一日以下五十六字是禹之所第敘其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之二十九字是龜背之文

而無所謂一點至九點者也是以謂之書也緯書
焚於隋而學者疑古滋甚矣天苞地符聖世之瑞
祇如姜嫄之履巨人跡而生棄簡狄吞黿卵而生
契儒者未嘗不信其說何獨疑于龜背之圻文也
宋仲子之生也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成季唐叔
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人固有之物亦宜然孔
疏以為古文虞作父魯作朱蓋上古文字簡省不
似今隸書之煩密也洛書之文亦當如蓂莢之類
而已漢宣之興也蟲食葉云公孫病已立蟲與龜
何異焉符堅建元六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

三百九十一

卷十五

九

顧洪

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
年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曰客龜洛書似即此等
無足異也然則何以武王就箕子而問之也河圖
洛書皆歷代之傳寶當文王演易時周人已得河
圖子孫守之顧命所謂陳之東序者也洛書者五
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
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
虛已而問焉蓋洛書之真箕子寶之雖周武王尚
不得見也況後儒乎或者周之東遷失其守器河
圖亦無有存焉此孔子所以與鳳鳥不至同嘆也

若歐陽永叔之槩以河圖洛書履巨人迹吞黿卵
為妖妄則以當時崇尚符瑞特為寇謙之王欽若
輩言之而非所以說經也

祀天地皆服大裘辨

章服之有大裘絺繡也亦曰冬裘夏葛而已周禮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祭五帝亦如之
注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象天示質是經與
註俱無祀地服大裘之文也疏引孝經緯鉤命訣
云祭地之禮與天同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王
制三公一命卷疏云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
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天同亦據衣服也是
為鄭學者附益之而孔穎達賈公彥皆承用其說
所引緯書又一以為鉤命訣一以為援神契也司
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亦
不言地也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為鄭學者據此以為郊丘之
異王子雍之徒紛紛難辨而獨不言祀地服大裘
之非夫以盛夏之月而服大裘以行禮何其不知
寒暑哉長樂陳氏謂內服大裘外被龍袞近之矣

三百九十二

卷十五

十

顧洪

然而曰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則是不識所以服大裘之故也夫以冬至祀天圜丘當此嚴寒之時則服大裘其為祀天地之常服則皆袞冕而已裘者非為祀天而設為冬至而設也豈以夏至祀地而服大裘哉自郊丘之辨不明而祀大裘之謬無以正之矣今先為參互考訂於諸儒之說而從王炎晦叔之議曰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古所謂大社者也詩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其名有二其實亦一也然後引司

禮記集卷十五

十一

雜

服之文而終讀之云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曉然於此社稷之為祭方丘大社而言夏至而祭則服絺繡為宜也冬月而裘可以襲袞夏月而絺加之以袞猶苦其熱也繡五色於其上亦所以為盛飾也凡司裘司服之文以言乎服其時服而已其曰五帝五祀者謂當其月令之五帝五祀而蒙上裘絺云然鄭注乃行禱于五祀曰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此以知古人之文類如是知祀黃帝決當服絺祀行決當服裘也不寧惟是仲夏大雩帝亦當服絺仲春祭王社於庫門之內尚當服裘祖迎於

坎壇祭寒暑祭寒暑當服裘祭暑當服絺必矣當其寒凡祭必裘當其暑凡祭必絺也則祭天神亦有時可絺祭地祇亦有時可裘自餘非寒非暑則祀天袞冕而祀地之禮與天同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祭天地在一時則惟其時服而已宋人習見天地合祭不復行夏至方丘之禮故不覺祀地服大裘之非甚至反引祀天地皆服大裘之說以證合祭之為有考於古者嗚呼聖人亦人耳盛夏之月不服絺繡而服大裘豈人情也哉

陳風辨

禮記集卷十五

十一

雜

陳風鄭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竊以為此鄭康成習見漢以後公主驕恣之事謂婦人尊貴則大抵皆然耳豈有文王武王正位乎外大姒邑姜正位乎內修身齊家之化行於汝墳江漢

而元女大姬乃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者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不以貴盛自驕能執婦道以成其肅雝之德正謂文王之孫武王之女下嫁於諸侯者若大姬獨好巫覡禱祈鬼神之樂何其不類也終春秋之世尚未聞有失德之王姬則二南之化久而未衰大姬親承聖人家教必不然也且地理志但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而鄭以大姬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凡此附會之說皆起於諸儒所見當時婦人尊貴有如此驕恣之

三

卷五十五

主

志

事以爲自古而然而不思夫高禘弓韜之祭舉之有其時縱使有所禱祈大姬必能循禮而動祭不欲數可知也以大姬而下嫁諸侯豈其憂勤節儉反不如二南諸侯之夫人則不出於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可知也且左傳史趙之言曰胡公不淫故賜之姓使祀虞舜若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而胡公不能禁致使民俗化而爲之亦何以謂之不淫也陳風之所以然者宛丘去紂都未遠漸染於靡靡之俗者深至於五世之後幽公荒淫而未殄之餘風遂復熾耳豈可以擊鼓於

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爲大姬之遺也夫朱子不以鄭譜爲非何也

魚麗詩序辨

朱子之攻小序之失可謂至矣獨是於魚麗之序不惟不攻其失反謂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者愚不能無惑焉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與六月序所謂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相應此詩人本意無可議者也後儒又附益之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內外之說已爲支離猶可言也而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者何哉

三

卷五十五

主

志

而朱子有取於其說也昔者益之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以詩序之說爲可取則堯憂勤於始而舜逸樂於終宜也而何以益諄諄然以此爲戒也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而以殷之後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爲戒而又正告之曰其無淫於觀於逸於游於田無皇曰今日耽樂蓋逸樂之無時而可也備於無逸一篇矣周公又何取乎終於逸樂之詩而用之於燕享也疏以爲此篇武王詩之始又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此尤悖理之甚者武之承文尚不得比於舜之紹堯也今即以

疏之釋序可以告於神明者證之疏曰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於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曰可以夫政未洽而頌聲未興豈可謂之終武王方且憂勤以圖其終雖欲逸樂而勢有所不能得至於成王之時則政治而頌聲興矣可以言終宜莫若此時可以逸樂宜莫若此時而無逸之書周公又何爲而作也夫古之人言慎終如始矣未聞始終之有憂勤逸樂之殊也朱子何以有取於其說哉善乎嚴粲之言曰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終於逸樂者後序衍說也開人主怠政之漸矣其言是也繼之曰或曰始終通言周之始末始於憂勤者言其心謂初創業之艱難終於逸樂者言其效謂其後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此則未免於遷就回護而不能篤於自信者也夫苟期逸樂之效於其終則其厲憂勤於其始者爲未純矣則是要其終文武不禁後人以逸樂之事原其始文武未嘗無取必於逸樂之心也此其自相矛盾者矣遺後人以太平而不戒之以逸樂吾見其易治爲亂易安爲危轉瞬間矣安在其爲貽謀之善哉今去其後之衍說而但

取其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一言釋此詩則夫太平之世物之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無一物不得其所與夫國家閒暇內外無故物致盛備成禮敬賓皆在其中矣而朱子顧無取焉何也

反哭不于廟辨

經云喪卒定乃反哭鄭注士喪禮及檀弓皆云反哭于祖廟孔疏亦遂因之曰先祖後彌而兩經俱無明文鄭孔執以爲祖廟者緣士喪禮始云乃反哭入升自西階後云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乃以未適殯宮之前妄臆哭踊所在遂執以爲廟也夫反哭自必於家矣何以言之其時尚未虞祔則新主未入廟也主未入廟寧有向祖彌哭踊之理乎檀弓云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婦人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所作謂居業于斯所養謂飲食于斯下云反而亡焉失之矣失之者不復見其啟處聞其警效挹其儀容也夫所居業所飲食所動容周旋之處則必于家矣以知升堂入室指在家非在廟也蓋士喪禮未適殯宮之前入升自西階云云者西階即向所殯處東西面相向而哭踊也初至家哀痛已甚主人即于向所殯處西階

東面位主婦阼階西面位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有哭踊之節賓弔之故送賓而後入哭于殯宮也
西階阼階即殯宮之階也其義甚明問喪云其反
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
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
此門與堂與室指家而言更明白顯著即鄭孔亦
不能強指爲廟也註疏解經往往穿鑿傳會此更
紕繆之至不免離經之失矣及考開元禮靈車到
第入至西階少頃升入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此
西階即士喪禮所升之西階此靈座即士喪禮所
適之殯宮也司馬氏書儀及家望門俱哭及門哭
入至廳事主人升自西階賓客有弔者主人拜之
主人入詣靈座與親戚皆立哭此西階靈座亦即
士喪禮之西階殯宮也朱子家禮與書儀同古今
之禮雖異而揆之人情則一鄭孔之說斷乎其不
可據也抑聞之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也
故殯宮亦曰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記陳牲
于廟門外鄭云祭之殯宮也喪服小記無事不辟
廟門孔云殯宮門也故經記有以殯宮爲廟者至
反哭則經文未嘗言廟安得謬指之爲祖廟彌廟

乎蓋鄭孔思未及此也

愔園文集卷第十五

說

神主謁廟庭說

乾學

按儀禮士虞禮其始虞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再虞皆如初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隣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其祔祭也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甫蓋自朝祖遣奠以前皆事生之禮至虞而始有尸有几筵始以祭易奠逮於祔也以吉祭易喪祭直以鬼神享之矣既葬迎精而反當即廟食而人子之心不忍死其親不忍

三百五十九

懋園文集卷十六

一

禮記

使親之主遽離于寢故爲虞祭以安神又告之以將祔皇祖至於再三既祔則又反於寢雖曰以其班祔在廟只一日耳曰適爾皇祖隣祔爾孫鄭康成謂欲其祔合兩告之蓋將使死者祔于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前一句是告死者後一句是謂皇祖言簡而意切禮繁而不瀆此先王之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自杜氏通典載大唐元陵儀注神主玉輅將至設奉謁褥位于廟庭橫階前當中北向既降輅升輿詣幄座侍中跪奏請升輿謁神輿至廟庭褥位太祝啟匱出主侍中跪奏稱以今

吉日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少頃侍中詣褥之

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禮官奉引詣玄宗室祔

位少頃入第九室帷座是時顏真卿爲禮儀使雖

采稽古禮大略率循當時舊章以祔于皇祖爲名

神主不反几筵即于是日升第九室凡廟以西爲

上九室遞遷無有昭穆之分祔廟亦是虛稱褥位

贊謁有象生人異于隣祔爾孫之告矣及考明朝

實錄凡新主入廟亦有謁廟禮奉衣冠神主徧謁

祖宗皆天子代行八拜禮太常卿唱賜座乃安座

祭享正統時太皇太后升祔謁廟畢捧宣宗神主

三百五十九

懋園文集卷十六

五

禮記

衣冠北向朝見亦天子行禮其儀益繁而瀆非禮經意矣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生則親安祭則鬼享割牲薦獻上通無莫故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事生者易事死者難有神而明之義焉祭之禮考妣共一尸不必與生者同也若但曰事死如事生設死者之衣冠僕僕亟拜是近于褻慢而恭敬之心替矣周公既制朝祖之儀而於祔只兩告祖宗與死者別無儀節宜繁而繁宜簡而簡不可易之謂經也顏魯公二代太儒難挽末流之失而明時禮官如呂震胡濙輩不學無術其益趨于瀆而不經也宜哉

豈弟說

臣乾學擬議授湯斌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上諭有豈弟宜民句

上曰豈弟君子詩人以稱周王臣下亦可通用但湯斌誠實人不用虛詞粉飾大學士臣某云豈弟字

御屏有此終須避之退而責臣對曰詩大雅旱

麓之詩以豈弟君子稱文王洞酌卷阿則以豈弟

君子稱成王公

御屏用豈弟字以此但小雅蓼蕭篇既見君子孔

三才九惟國傳卷五

三

臣

燕豈弟注豈樂也弟易也此天子燕諸侯之詩易諸侯之能勿失其豈弟是諸侯亦稱也兩漢而後居官涖民輒以此相勗魏之賈逵為豫州刺史嘗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應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豈弟之德也唐劉禹錫擬冊晉王文思流豈弟之風祇敬興王之地封敖擬授崔元式太原節度使石雄河中節度使制誅剪怪勲庸勿讓於他人布渥行恩豈弟俾流于鄰壤沈珣擬授紇于泉嶺南節度使制朕以瀕江之西悍俗難理輟爾禁掖委之藩條果能

宣豈弟之風著循良之績又擬授李景讓襄州節

度使制峻風規於臺閣流豈弟於方州又擬授李

玘鳳翔節度使制北海著輯睦之規南方流豈弟

之化如此之類不可殫述臣伏見湯斌仰承

簡命填撫江南安靜和易吳人感化故用此稍示

獎勵而不知

御屏所用語凡敕諭臣工之辭理宜避易自慙闇

昧惟惶悚待罪而已

聖諭切戒虛詞粉飾謹識弗敢忘是日別擬稿進呈上亦弗責也

絳侯南極老人碑說

真定郡治之後圃林木葱鬱有方池密室最後為

三才九惟國傳卷五

四

土山高臺臺上有絳侯亭亭有南極老人碑云是漢丞相絳侯勃所立刻老人像如世俗所傳壽星圖者繫銘於其上曰鴻濛肇判南極儲精乾坤同久曰惟壽星人間顯像錫慶可徵願我聖皇安享遐齡庶茲王國永保康寧凡十句四十字多剝蝕不可辨碑額大書漢丞相絳侯碑六字篆文而前郡守劉君可徵以其銘刻於碑陰使觀者易曉前郡守范君志完又屬郡丞凌君必正為之記立石於見賓之所以是為二千年靈蹟余過真定謁今守胡君得觀凌君所為文竊有疑也按史記漢書

皆云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不聞為人君壽命之應至隋書乃云老人一星在弧南見則化平主壽昌唐開元間始敕有司置壽星壇以千秋節日修祠祭老人星及角亢七星著之常式或謂老人星必主壽命者乃隋唐間語前此未有也張守節係開元時人故撰史記正義註為壽命延長之應而遷固本文無之知其說妄也又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考之天官家言角近帝庭亢為疏廟與弧南之星不相屬也故開元時亦疑而並祀之

今遽謂為一亦不可信僧會告孫皓曰王者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現亦謂老人星現係治安之徵如史漢所稱耳非真有一老秃翁芒鞋藤杖如世俗所傳者且漢初書字有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而已今乃以近代書體而凌君指為二千年靈蹟亦少謬矣若史記稱絳侯不學召諸生東向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推魯少文如此必不能使諸生撰詞為士大夫好事之舉又可知也此必隋唐以後人因世俗有壽星之說作此圖自託於古以示奇而炫俗者耳今世唐以後

遺刺亦不可多得況其詞亦欲君享遐齡而國保康寧固忠厚之意胡君第留此古蹟以供仕宦者來往而一賞可也

布總箭筈髮衰三年說

按儀禮此條雖列女子子在室之後實通承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為文上言衰裳冠纓皆男子之服于婦人服制未詳故更著總髮髮及衰以明四者婦人之服其經杖絞帶管屨則男女並同也賈疏曰女子子總用布云者因傳文吉筈句所誤耳蓋傳之云吉筈因釋經文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尺遂連總筈之文曰吉筈尺二寸傳者以附著吉筈尺寸此飾乃婦人已嫁之服固非經文所有亦非斬服中所有也賈遂以此條專屬之女子子不知未嫁之女其總髮髮衰與妻妾及在室之女並同觀上子為父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臣為君為人後者同是衰裳冠纓則此條必蒙上文三婦人而不專為女子子設明矣下女子子適人條不言及筈記子折筈首不著尺寸以附見首章故不復詳大略皆可見云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說上

雲峰胡氏曰乾坤不言重異于六子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朱子本義釋天行健則曰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愚竊以為不然夫子之贊易乃是申文周之所不盡之意而非贅也重卦之義已見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矣不言重不稱乾以是故也乾乾者上乾下乾下卦之乾日也上卦之乾夕也天一晝一夜旋繞一周而過一度天下之至健也一晝一夜重之義也三居下卦之終日之乾方終夕之乾方始故象

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七

居

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者往來之義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晝夜之道即天行也文言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終日行其進德修業之事夜則考其旦晝之所為必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所以夕猶惕若也文言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則兼乎晝夜而天行一周矣與時偕行者不但因其時而惕于心且有宵衣問夜坐以待旦之事也重卦之義九三爻辭若是其著明夫子但曰天行健則其兼一晝一夜可知以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為重複之象是所取于重義者未審也若重離之義

取於兩作則可以言今日明日故九三為日昃之離主天言則兼晝夜主日言以晝不以夜也然則坤卦之重義于何見之曰於彖辭見之地有四維西北高東南下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四用其半則言西南亦兼一高一下言東北亦兼一高一下也一高一下勢之所以積而厚也但言地勢坤而重義在其中矣乃六三之爻辭曰無成有終則亦以下坤之終也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可以知三畫之乾已盡乎健之德三畫之坤已盡乎順之德而因而重之之義又因以見矣坤象傳

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八

居

不言順故於文言曰坤道其順乎蓋古人之文可互見不必復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說下

象傳之言君子者五十三而自強不息其首也爻辭之言君子者十六而終日乾乾其首也先儒以為三於三才為人道而乾九三爻為六十四卦人道之始聖人尤致意焉此他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是也然其說猶有未盡者焉聖人作易亦教人盡人道而已盡人道亦為君子而已故于九三爻以重卦之義屬之而曰乾乾夫子作

象傳以爲體乾之君子亦終日乾乾而已故文言申象傳之意曰立其誠立其誠者自強不息之謂也故子思子作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夫人以一呼一吸爲一息凡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一晝夜漢儒謂人一息天行八十餘里人欲法天宜其不息矣乃法乾之象而曰自強不息法隨之象而曰嚮晦入宴息何歟蓋不得不息者人之形體而不息者心也故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夫以陽動者行事以陰息者常存敬畏形息而心不息也愚故曰重卦之義已盡于

九三爻辭象傳但申其說也天行不捨晝夜者也

九

子重

禹貢山水說

天下名山大川不可勝數其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已一二而考之宜若易易也而朱子一則曰最難理會一則曰不甚可曉又曰隨文解義姑爲誦說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知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無疑也何以故哉疆地有分并名號有古今高深有遷貿更歷數千百年以來傳譌傳會家異人殊欲一二而考之誠有如朱子所云也且

不特朱子言之也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則云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也酈道元之註水經則謂東南地界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禹蹟不可考者多也且夫九州其來已久而古書之存於今者少後儒之論日多而愈以不決禹治水功成作禹貢距舜居攝未久而舜乃分爲十二州至夏而稱九牧商而稱九圍則又并爲九矣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職方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禹貢之九州豈必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之九州

九

十

子重

耶其即共工氏伯有之九州耶然而禹畫之而舜分之舜分之而禹又合之何其紛紛也舜典肇十有二州不載州名孔安國以爾雅齊曰營州而謂舜時亦有營州以職方幽并山川在禹冀州之域而謂舜時分置幽并也無他證據也封十有二山不載山名孔安國但言封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鎮孔疏蔡傳皆引職方爲解則舜時以何爲徐梁營之山鎮耶夫禹貢所書山水皆治水所施功之處故旣以此表疆界而又特書汧壺口砥柱大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汶之九山黑弱河濬江沱

淮渭洛之九川其間亦有雖大必略者以其非大
概記山水之書也而其所記者又未盡公於今日
之形勢也今試即漢唐宋諸儒異同之解約略言
之傳疏以梁岐二山在雍州而集傳以為在冀州
孔穎達以孔安國身為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實驗
當時疆界而蔡沈援引春秋三傳爾雅呂不韋桑
欽鄴道元諸書皆在冀不在雍也則當以誰為正
也孔傳但以岳陽之岳為大岳而孔疏蔡傳實以
職方霍山地志霍太山然何以稱岳而不列於岳
也堯典有四岳而無中岳崧高禹貢無其名此云

三才九士
懷國集卷十六

土

走

太岳者其亦在帝都而尊之或者當日以為中岳
也孔安國鄭康成皆以衡漳為一水而王肅以為
二水此非在絕遠之域而為一為二皆遙度之辭
也九河之名見於爾雅而蔡傳合簡繁為一河以
為其一即河之經流夫九河碣石既苞淪於海則
簡繁之為二為一竟未知孰是也漂水之出東
武陽至樂安千乘入海差有遺跡而蔡傳以為河
之支流斯不然矣職方青州其浸沂而禹貢在徐
州兗州其澤數大野而禹貢在徐州知周之并徐
於青兗矣是未并之前青無可稱浸兗無可稱澤

數也三江之說孔安國孔穎達顏師古韋昭郭璞
王安石蘇軾諸人各據所見要當以集傳所引吳
都賦注婁江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者為是且職方
言其川曰三江則既入云者亦當以入海為是也
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也傳疏集傳皆以為太湖太
湖即五湖而職方揚州澤數曰具區浸曰五湖不
當澤數浸合而為一也孔傳以江於荊州界中分
為九道疏以為即今尋陽九江本漢地理志廬江
郡尋陽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而朱
蔡以為即今之洞庭故九者之名亦各不同也若

三才九士
懷國集卷十六

土

走

尋陽九江乃禹貢揚州之境且其名起近代也雖
或強為之名而何由知其必然也疏以滎波為波
濤之波史記夏本紀作播索隱以為播溢之義而
蔡傳以為二水據職方其川滎雖其浸波濊之文
也然而川取流行浸則豬畜禹貢滎波既豬波為
浸可言豬滎為川何以言豬也禹貢孟豬左傳爾
雅作孟諸周禮作望都夏本紀作明都何其聲字
之俱異也禹貢言導河積石異于漾之源蟠冢江
之源岷山不言自者又異於淮之桐栢渭之鳥鼠
洛之熊耳矣積石已上四載所不到自至元十七

年始命都實窮河源蓋踰崑崙行更一月始窮星宿則郭璞之注爾雅固為胸臆張騫之使大宛竟不得其要領也集傳據括地志以鳥鼠為同穴之枝山而譏孔氏為怪誕不經然李巡郭璞所說鳥鼠之名狀甚悉豈其一無所據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中江以入於海十三字鄭樵以為衍文而朱子取之謂南方山水有全與禹貢不合者致疑要荒之地但令官屬相視未得其真故多闕遺然而北方山水則又南宋諸儒所未得親履其地者其亦無由而辨其合與否也又爾雅釋山霍山為南

三六十一
增補卷十六

七

岳先儒言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之衡為一者漢武帝以衡山遠曠故移其神於此而朱子疑其在嵩山之南又言唐虞時恐亦有霍山又職方山鎮有嶽山無嵩高鄭康成司樂注則以吳嶽當五岳之數并四鎮為九與職方相配而于宗伯注則仍以岱華恒衡嵩為五大儒之說亦未有定見也職方注恒山在上曲陽今之曲陽既非古之曲陽別之曰上則古亦非一曲陽也遼東朝鮮既為舜所分置幽營二州之地則職方之醫無閭亦當在禹貢之青冀而未之及也故夫禹貢之山水四十有

五皆治水之所有事也欲一一以考之則漢唐宋之諸儒有不能以無疑者矣孔安國曰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九丘者九州之志也而除之存禹貢以著夏后治水之功而所述者職方也然則時王之制輿圖所載斯可考矣何必多為之說以求合于古乎以今之山川表今之郡邑斯又善法禹貢之書也亦孔子述職方之遺意也

周禮詳於治內說

修身齊家之義備於大宰之職矣而後司徒施其教典焉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也此

三六十二

增補卷十六

四

其制度之不得不而不詳職守之不得不而不嚴者矣按王畿四面五百里而以近郊五十里遠郊五十里制六鄉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為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惟九等所任地而無公邑遠郊之外百里置六遂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距王城三百里曰稍三百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之地王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采地百里在焉縣之地王子弟之稍疏者與卿同食采地五十里在焉稍之地王子弟之又

疏者與大夫同食采地二十五里在焉其餘地亦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鄉之屬別有比長有閭胥有族師有黨正有州長遂之屬別有鄰長有里宰有鄰長有鄙師有縣正鄉有鄉師四人遂有遂師四人各以二人分治三鄉三遂有鄉士以掌六鄉之獄有遂士以掌六遂之獄此其所同者也其不同者司徒主六鄉而又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遂人主六遂但中大夫二人而已每鄉卿一人每遂中大夫一人而已遂之官界於鄉命數皆減一等差次至鄰長以不命之士為之也遂人雖專主六遂

自遠郊以達於畿有公邑私邑小都大都在焉公邑之大夫甸稍如州長縣都如縣正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而又有縣士以掌稍縣都三等公邑之獄既有王之子弟公卿大夫治其采地而又宗伯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司馬之屬則有都司馬家司馬家司馬以家臣而聽政於公司馬焉司寇之屬則有都士家士又有方士以主四方都家之獄都士家士都家所自置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而亦屬司寇焉蓋其設官分職詳於治王畿以內有如是也古之天子既

以九州萬國之地與外諸侯分治之其餘公邑又使大夫治之其六鄉六遂則天子所自治也而六遂之餘地亦為公邑則又有分治之者矣惟近郊遠郊四面百里六鄉之外其餘為九等之田其地彌近而無都邑在其間則其地反曠衍而易以容奸故以公卿司其教事而所以屬民讀法質禮賢能者於鄉言之為詳司徒主六鄉則曰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遂人主六遂則但論其田野之

形體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鄹五鄹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而已雖其文有彼此互換之可推亦足以見夫彌近者之彌詳矣其曰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棄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若徙於他則為旌節而行之蓋自一比之中而嚴密如此則夫由少而衆自邇而遠無所可以容其奸可知也夫如是而以六鄉之治為六遂之則以六遂之治為公邑私邑小都大都之則而以京師之治為九州萬國之則所謂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也吾故曰此其制度

之不得而不詳職守之不得不而不嚴者也戰國兼
并而鄉遂授田建學之制度淪胥以三鄉官之職
守亦廢重以四君者招致天下傾危之士不逞之
徒聚於其國以迄於漢五陵三輔遂為游俠之窟
逋逃之藪白晝劫奪人於都市而莫敢誰何至有
不如是何以為京師之說其後京兆尹乃更以武
健嚴酷為能勝其任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故也
西漢周禮之學抑而未章逮鄭賈二君雖申其解
而先王體國經野詳於治內之義後世卒未有舉
而措之者為可慨也

夏商周三祝說

乾學按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鄭氏因記
有夏祝淅米云云故注以為夏祝也祝取銘置于
重鄭注祝習周禮者也是周祝也其明著為夏祝
者士喪禮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墻下又夏祝
及執事盥既夕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
重是也其著為商祝者士喪禮襲祭服執巾掩珎
設幘目小斂則布絞衾散衣祭服大斂則布絞紼
衾衣既夕免袒執功布拂柩飾柩御柩皆是也疏
謂同是周祝而習夏禮則曰夏祝習殷禮則曰商

祝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袒奠
大遣奠皆是夏祝為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
可知也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
人教以敬神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其間行事祝
取銘之類不言祝名亦周祝可知惟既夕啟殯時
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
取銘置于重賈氏之論詳矣余以為夏祝如淅米
鬻飯皆共養之事商祝主襲斂衣衾拂柩御柩交
于神明之事夏祝事簡商祝事繁周祝文飾實兼
兩者周制博采夏商周人講習夏商之禮所謂監

夏

于二代郁郁乎文者以此即如啓殯時商祝方執
功布入周祝徹宿奠降降之時夏祝自下升取銘
置于重曰祝曰夏祝曰商祝各司其事屢趾相接
是喪事縱縱之時而不至陵節儀禮所以為萬世
經也嘗讀士冠禮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
夏后氏之道也孔子便冠章甫當時蓋兼用殷道
矣檀弓載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飾棺墻置翣設
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子張之喪公明
儀為志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夏后氏用
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經也者實也據也

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宇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禮器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可見武王周公盛時旣因前代典章以著爲周禮而又令學士大夫采綴遺聞以存舊時文獻故雖周之輓季本朝之禮與夏殷並著學者擇而行之不以爲嫌蓋卽夏祝商祝之名可以知公天下之至意而禮非虛器矣

勤政說

臣伏讀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時適居所以法天之行順時之紀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獨侈隆其制已也蓋古者皇居取象辰極義取自強不息之意焉

今皇帝景

昊天之感命法

祖宗之恭儉凡宮室制度自非國本所關政事所出無替於前無侈於後茲勤政殿在西苑以歲之夏日聽政於其中每旦接對羣臣批覽章奏少暇則紬繹經典繙閱圖史臣某起家侍從待罪公卿之後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流覽寓目殿不甚閑敞視正殿絕差前爲長廊中闢層軒體製朴略羣

臣仰頌

聖德以爲唐堯土堦大禹界宮殆無以過臣深惟天行無息之義以爲人主惟能勤而後能儉勤則清明之氣勝物莫投其所好故不與儉期而儉至不勤則晏逸之志勝物得進爲之主故不與奢期而奢至由此觀之相因之理必至之幾也臣竊覩皇上深宮問夜未明求衣至于日晏不遑上自宮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卽位二十五年兢業常如一日間者鯨鯢蕩定兵革偃息海宇又安民生

樂業羣工體

宵旰之勤詞人進太平之頌願

怡神暇景閒日

視朝

皇帝赫然震動竦然吁咈益勵憂勞無敢怠惰功業已盛而常懼其荒民庶已安而獨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絕儉德益光漢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竊觀詩書所載雅異于此周公進陳無逸文王日昃終身未聞其以逸樂繼也然則虔始之道方自今日載筆之臣豈能紀其

萬一昔華林有消暑之賦驪山著九成之碑並鋪張巨麗有乖典則臣躬述

聖德止窺大易自強之義遠覽尚書無逸之訓推陳堯禹不與之衷發明文王小心之德雖未能編之詩書亦庶幾垂示來者謹拜手而爲之說

治河說

古之言治河者衆矣河既善徙決無常處治之亦無常法在因其時相其地審其勢以爲之便宜而非可以數見之成言已湮之故蹟謀其實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漢之賈讓元之賈魯今觀其前

陸行

卷十六

主

三百五

後三策僅可施之北河與今日東南之勢大異即明宋濂之說浚淮導濟南北分行亦非今日運道所宜若徐有貞之治水開疏水渠其說專主乎疏謂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劉大夏之隄荆隆鎮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謂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與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勢又不相侔矣今

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費鳩工而河臣仔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幾底績可期然善後有策豈無說以處此乎請以今日之黃河論之歲修有防矣搶築有備矣遙隄縷隄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潰決制禦莫

施數年以來屢見于宿遷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衝決非海口之淤爲之乎自白洋以東向之河身廣爲一二里者今止以數丈計即新開引河力爲利導而河性不趨則雲梯關之壅塞非一日矣論者曰隄防既立水必歸槽藉以衝刷海口可不濬自開然沙壅日久土堅且厚即上決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難達其勢必將別貴是必雲梯關之工與桃宿決口並舉而逆河入海之遺意庶乎無失也請以今日之淮論之淮以上爲七十二溪爲洪澤淮以下爲白馬汜光諸湖中

陸行

卷十六

主

三百五

立一隄障使東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傾清水渾數決致淮揚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築已成淮水宜靜向東行而清口之流淺隘如故懼淮水之復入諸河是必大闢清口與高堰一工彼此相濟而其後可無虞也請以今日運河論之運河以內有淺涸之虞必取給于山左諸泉而昔之水櫃如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陸一遇旱乾必有淺阻是五湖舊蹟不可不講也運河以外有衝擊之虞如曹單金魚諸縣南臨大河惟賴太行古隄障之今河勢不東慮其北走聞曹單以西掃灣而北

漸逼館陶是張秋之決曾見于順治間者不可不預爲之防也請以今日黃淮之交論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縣其東有徐家溝雲梯關而黃淮交會之要地全繫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漲沙長及數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別建一工開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後東行之勢可復也請以今日黃運之交論之運河之口必達黃河而黃河一漲必入運河濁流倒衝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駱馬諸道數遷數淤其明驗矣今既別開阜河安可不爲之長計乎聞昔之茶城有鎮口三閘今之清

三才集

卷之六

圭

江有通濟三閘皆防黃水之溢入耳宜倣其遺制立啓閉法以截黃流既于閘外數里立每歲冬春大挑法以爲常不然而黃漲必淤紛紛遷改終無益也故曰異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爲彼河之法時爲之地爲之勢爲之矣安敢以膠柱之見築舍之謀取舊日之陳言輕爲借箸哉

陶氏子名字說

門人陶進士子師過余書局引其子來謁年十五矣英姿煥發問何名曰未也請先生名之余懼違

其意因考陶之得姓本於陶唐又虞思爲周陶正以官爲氏是復有虞之苗裔其著於史冊者莫如長沙桓公按長沙公本傳豫章國郎中令楊曄其州里也往詣之曄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是時長沙尚未顯旣爲荊州則闔郡佐吏稱其志凌雲霄神機獨斷因采其語名之貞固而字曰凌霄是有說焉乾之貞也正義解之曰貞正也又云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能使物堅固貞正一正字未盡其義故又以堅固貞正釋之也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正義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

三才集

卷之六

圭

物使物皆得幹濟君子能堅固貞正體天之貞也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英華銳發之氣迫欲表襮而或立志稍弗堅操履稍弗正即爲外物所牽未能成就雖有聰明才智舉無所用君子惜焉故聖人立教自十五入大學即教之以窮理格物之方講求美修己治人之術惟日孳孳罔有懈怠替植之表焉以勵厥志收攝身心歸于純一其成功也不難而于入道則庶幾矣東晉之時猶沿舊習以放達爲高桓公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今人當惜分陰又曰君子當正其衣冠攝

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遠耶此亦堅固貞
正之一節述祖德為勸古人有取乎爾也勉旃
自愛

憺園文集卷第十六

憺園文集卷第十七

或問 論

地壇配位或問

或問子之論地壇配位謂配必在左左右無定而
東西一定有說乎曰有嘗歷考前代地壇之制其
無可據者勿論論其可據者自漢而唐而宋而金
率皆南向既已南向則祖宗配位必東設西向以
居於左不待言矣若北向則自宋政和四年始其
時以太祖配地用太常禮院言西設而東向行凡
十二年夫正位南向則配位以東為左正位北向
則配位以西為左此義之最易明者此宋政和之
制允合典禮確不可移者也迨明嘉靖間分建南
北為壇北郊我朝因之而不變皇祇之正位由
是而定矣而

祖宗之配位乃有可議者則自有明之貽悞也彼
時夏桂洲諸臣紛紛建議止論南北之宜分不宜
合配享之宜一不宜二未有援宋政和之制以明
北壇配位之宜西不宜東者遂至以太祖東設西
向與天壇無異而不知地壇左右相易與天壇大
不侔矣我朝因其制亦奉

太祖居右而

三聖並侑遂致有昭穆越次之嫌此所宜急爲更定也曰地道尚右何必左耶曰非也明之以太祖居右及我朝之奉

太祖居右皆非謂地壇之內遂宜以右爲尊也蓋亦皆知左之爲尊而謂配位必宜居左也何以言之嘉靖祀典禮臣題請圓丘上帝南向配位居左方丘地祇北向配位居左則曩日朝議以左爲尊也明甚我朝順治十四年

上諭奉

太祖

太宗配享方澤禮部題請奉安

太祖配位於左

太宗配位於右奉 旨是遵行在案則當時

聖裁以左爲尊也又明甚夫既以左爲尊而明會典所載及今現行壇制乃皆以太祖居右者此直有司奉行之悞執東爲左一時未及詳審耳夫豈有尚右之說以右爲尊而謂地壇配位宜居於右也哉是則今日之更定非更定前明之制也亦非更定我

世祖之制也不過更定有司之悞正以合乎前明居左之說之欲行而未行者也正以遵我

世祖時居左之說之欲行而未行者也要之今日配位謂不宜更定者必謂天壇南向以東爲左地壇北向亦以東爲左然後可如其不然則固明知地壇之內以東爲右也夫既知地壇之以東爲右也而乃以尚右文其說何耶此其所以急宜更定也曰明制社稷壇之配后土西向后稷東向是東西無一定乎曰此明祖一時之見非有所據也開元禮載祭太社太稷儀設太社太稷于壇上北向

三

禮

王

志

設后土于太社之左設后稷于太稷之左俱東向又諸州祭社稷儀社壇稷壇皆北向設后土于社神之左設后稷于稷神之左俱東向政和五禮新儀載社壇北向以后土配東向稷壇北向以后稷配亦東向是唐宋后土后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於左並無尚右之說也宋孝宗淳熙四年設社稷于壇之南方北向設后土勾芒氏后稷氏位於其西東向按孝宗時似合太社太稷在一壇者其社與稷孰在左雖無可考然其配位則又皆並列于西而在左矣並無尚右之說也曰宋政和之禮

徽宗蔡京何足稱乎曰政和時雖非賢君相其議禮未嘗非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稷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于北墉下合陰之義也故陳祥道禮書定爲北郊皇地祇之位當主北向但自古惟宋政和四年始行此禮地祇既北向則配位當在西方東向明嘉靖九年旣用政和之禮地祇北向而配位獨東方西向是自違戾矣抑其所以更定則有說焉自昔郊壇之制以二祖三祖配者唐宋明皆有之要皆以次並列從未有以昭穆對序者莫若易昭穆之對序而奉祖宗以次並列乎左則旣無越

禮記卷十七

四

志行

次之嫌而一時紛紛之說亦可以略而不論矣

地祇配位或問 其二

客問於余曰子言地祇配位西坐東向則誠辨矣先儒獨不云地道尊右乎曰非此之謂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言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曰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匠人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言王宮所居也疏曰王宮所居也者謂經左右前後者總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蓋東左西右南前北後而王宮當中經之涂其言左右猶言東西也所以然者東方主發

生爲仁爲德故天道秉陽而吉事尚左西方主肅殺爲義爲刑故地道秉陰而凶事尚右自然之理也若以神祇所向爲左右則地祇之位北向宗廟居然在社稷之右矣何以成其尊乎惟其據王宮所居而東左西右不因所向而轉移則社稷常在右宗廟常在左以成其尊耳不得以子之說釋經也若吾之所謂配位之左右則據神祇所向而言也據神祇所向而言則天神南向左在東而右在西地祇北向左在西而右在東矣凡經傳所言有一定之左右有不定之左右地道尊右乃一定之

言九十二

禮記卷十七

五

志行

左右也如曲禮言羹居人之左食居人之右乃是以人之所向爲左右不定之左右也先王制祭祀之禮謂神道闇昧故以人道接之以人道接之故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配位者爲正位之主則其當隨正位所向而轉移審矣如曰此政和之禮而經傳未有明文也則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子曰地道尊右也吾亦曰地道尊右也子曰以地祇所向爲右也無所考據也吾曰以王宮所居而言右常在西左常在東考據甚明也右常在西則地祇北向而配位西坐東向正所以順地之道也對舉

言之左常在東天神南向而配位東坐西向亦所以順天之道也客曰子以南向北向皆尚左今亦有左右之異乎何所執之二三其說也曰據一定之左右而言則所尚有左右之異其位或東或西據不定之左右而言則所尚惟在左其位亦或東或西也賈公彥小宗伯疏則曰地道尊右而鄭康成祭法注則又曰周尚左據內神而言則左宗廟為尚左據外神而言則右社稷為尊右子亦以注疏家為二三其說乎客乃唯唯而退

北海祀典或問

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元珙言今制祭北海沿宋明之舊將事於懷慶府濟瀆廟臣愚以方位當以建都為準往南而祭北海非是請改祭於北鎮醫巫閭山便奉

旨下廷臣集議以聞議未定諸臣屬某考覈前代故實以備廷議某職掌攸存不敢飾讓謹採前聞設為問荅具列如左或問海之祭古有之乎曰古有之矣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孔疏曰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周頌般之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或曰祭則於

國中乎抑至其地乎曰舜典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祭於國中者也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南西北如之周禮校人之職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若般之詩之云此皆至其地而祭之者也曰至其地而祭之有司之常典乎曰非也王者巡守則祭之不巡則不祭也虞周以前詩書之文足徵矣史記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穀以東名山五大川二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而不及海又云至如他名

山大川上過則祀去則已夫常祀不及海則過而祀者海亦名川之一也鄭樵通志漢武帝因巡守禮其名山大川是秦漢亦因巡守而祭也杜佑通典其有水旱災厲牧守各隨界內而祈謁王畿內水旱則禱之亦非常典也其著為常典則隋唐之事也或曰古文多言名山大川無祭海之明文雖鄭康成亦疑之何以知古之祭海乎曰卜商之序孔穎達之疏則言祭海矣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皆明徵也後漢書建武三十三

年別祀地祇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海在東通志梁天監六年議者言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據二史之文以知漢以前言川者必兼海也曰四方有司之祀何昉乎曰昉於梁祠建於隋禮備於唐通典梁令郡國有五嶽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皆孟春仲冬祀之隋書開皇十四年閏六月詔祭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是僅祀東海南海而西北海遼遠不祭也通志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此其所始矣或曰四海之祭有定所乎曰

卷七

歷代以來沿革不同請悉數之唐書四海之祭東海萊州南海廣州西海同州北海河南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唐祭北海於洛州宋史及政和五禮新儀祭西海於河中府就河瀆廟望祭祭北海於孟州就濟瀆廟望祭餘皆與唐同或曰唐既祭河南又稱洛州宋稱孟州是果異地與曰非也唐書禮樂志曰河南通典通考通志皆曰洛州洛州即河南也宋史曰孟州地雖河北而轄于河南也以今考之皆懷慶府濟源之地考地志濟源縣初屬懷州高宗顯慶二年改屬洛州武宗會昌三年又

孟州是有唐中葉濟源多隸洛州至末季及宋方屬孟耳貞元十二年知縣張洸碑文可據也是稱名雖異其地則一也或曰宋以後如何曰金史大定四年嶽鎮海瀆詔依典禮就本廟致祭其地與宋同惟南海則於萊州因廣州非金界故就萊望祭元史至元三年定制與金同惟北海遙祭於登州界明會典東海南海同元西海則蒲州北海則懷慶蒲州即河中懷慶則濟源所隸之府其實仍在濟源也本朝因之以疆索而論東海南海為近近則可就而祭西海北海遙矣遙則望而祭之

卷七

就祭者有定望祭者無定故東海於萊南海於廣有定者也西海或同州或河中北海或河南或登州無定者也曰古何以祭北海於河南也曰地志云說者謂濟瀆泉脉通北海故因北瀆以祭北海也曰又何以祭於登州也曰登州負海而處海在其北也然則河南登州二地孰為有據乎曰皆未當也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孔安國云泉源為沅流去為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曲縣東王屋山為沅水又東溫縣西北為濟水考之傳記無泉脉通北海之文未可以為信登州雖負海自土中視之

實在正東非北也故二說者皆未當也曰然則北海所祭之地可改乎曰何不可也唐祭於河南元祭於登州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何不可也或曰揭傒斯嘗祭濟瀆矣其記云三月十日巳亥以羊一豕一祭於濟瀆仍以是日望秩北海於廟之北如濟禮疑元既改登州亦不廢濟廟北海之祭然考僖斯本傳當日但遣祭北嶽濟瀆南鎮未嘗奉命祭北海也是北海之祭僖斯仍前代之舊因便祀之非國典也且北嶽之祭於曲陽舊制也本朝改之渾源州矣嶽祭可改何獨於海而疑之曰改

惟圖集卷十七

十

志行

之所何所曰永平孤竹舊封也孟子稱伯夷居北海之濱齊桓公伐山戎刺令支懸車束馬所謂北荒也以四方正之永平瀕海東臨碣石海至此爲北海之極也於此祭之未爲不可矣曰國都之四方不可據明臣倪岳嘗言之曰岳之說是矣獨北海與北嶽又有不同馬文升請改北嶽之祭於渾源岳駁之曰北嶽祀於恒山上曲陽歷虞周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朝廷從之今渾源既改本朝已廢岳之說矣何必引以例北海乎若以爲歷世既久不可輒改亦非通論也且方面必據國

都見之周禮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解四望云日月星海也則祭北海必不於國之南可推矣或曰漢以青州爲北海郡則青州亦可祭乎曰東海既祭於萊北海復祭於青二地相近且猶在南與登州河南無以異也況唐都長安視濟源爲東北宋都開封視濟源爲西北祭于濟源未爲盡非今之

京師濟源實在其南往南而祭北海名實乖矣金元暨明因陋就簡沿其失誤釐而正之宜有待于今也或曰子之說亦有據乎曰有明臣丘濬之言

三才

惟圖集卷十七

十一

于重

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青徐冀四州濱海而已南海西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存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在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明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於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為順於理為宜況今北鎮醫巫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為北鎮川獨不可以為北海乎濬名儒博學是說之可據者也或曰是則然矣祭海於瀆以類從也因鎮而祭無乃非類乎曰通典言北鎮醫巫閭山在東海中遥祀之北鎮北海皆為遥祀正以類從也曰憲臣依丘氏說謂當祭於醫巫閭今謂當祭於永平亦有說乎曰醫巫閭在遼之廣寧去海尚遠若永平則南臨大海丘氏所謂碣石淪海之處也其東北烏龍鴨綠松花

三才
懋園集卷七

主

于重

諸大川咸與之通於此祀之正與廣州之祀南海萊州之祀東海無以異奈何舍此而祭乎曰永平之說誠善矣勢當別立一廟不勞民費財乎曰唐宋以來祭北海皆於濟源水濱立壇祭之其禮甚簡未嘗有廟也唐張洸濟瀆北海祭品碑云天子封濟瀆為清源公建祠於泉之源其北海封為廣澤王立壇附於水濱是瀆有廟而海無廟也明李濂游濟瀆記言濟瀆祠後有北海神殿當是有司以北海神位無所安置故權置於此非特為海神立廟也海尊于瀆而禮殺于瀆孰若別祀之為愈

與曰韓退之有南海神廟碑是唐固為海神立廟矣北海安得無之曰南海東海之廟隋之舊也隋無西北二海之祭故無廟也唐仍隋制而已夫立廟正也未立廟而為壇祀之權也且天地亦壇矣壇似未為褻也

皇上聖神在御制禮作樂千載一時憲臣所奏應否允從尚乞諸公博加討論某與叅末議不揣固陋敬述故聞以待採擇不勝惶慙

北嶽祀典或問

往歲廷議北海祀典余在禮部謂當從丘濬言祭

懋園集卷七

主

應先

於永平撫寧古驪城碣石之地尚書伊公謂國

家幅員廣遠烏喇松花江

祖宗發祥重地長白分流有三江焉並入北海松花江其一也應於松花江邊望祭九卿是其言合

詞上奏

制曰可於是輿情翕然稱北海改祀與往歲渾源之議若合符契余以為微有不同或疑焉以問余語之曰古無北海之祭惟東海南海祀典有之隋唐後始祭北海祭亦無定所岳峙有定者也川流無定者也改之何不可也曰改嶽可乎曰金史世

宗大定七年范拱爲太常卿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山等列爲五嶽今旣都燕當別議五嶽名拱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曰拱之言有所本乎曰有詩大雅孔穎達疏詳言之謂若五岳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岳名其說近理矣曰曲陽縣有山在縣西北百四十里與阜平聯界曰恒山渾源州有山在州南二十里亦曰恒山其果何者爲北岳曰尚書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孔安國傳曰北岳

三百九十二
增補集卷七

曲

真元

恒山禹貢太行恒山孔穎達疏曰恒山在上曲陽西北禮記王制北巡守至於北岳孔穎達疏引郭璞語云在常山上曲陽西北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鄭康成曰在上曲陽爾雅恒山爲北岳郭璞註曰常山歷考經傳明文恒山爲北岳北岳在上曲陽縣西北無可疑矣今真定之曲陽即漢常山之曲陽因鉅鹿有下曲陽故加二字別之也恒即常也避文帝諱爲常也曰虞夏之事已知之矣其自三代而降北岳之祭並於何所曰皆在上曲陽漢武帝天漢三年泰山修封還過祀

恒山座玄玉班固地理志上曲陽注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是也郊祀志宣帝神爵元年五嶽四瀆有常禮北岳常山於上曲陽顏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名也章帝元和三年幸中山遣使者祀北嶽是時上曲陽屬中山國車駕幸中山遂祭其境內名山也唐宋北嶽祭於定州曲陽爲定州屬邑言其所統爾總之皆今曲陽也曰然則渾源之說奚以爲也曰於古未之聞惟酈道元水經注于寧山則云南面玄岳寧山即今渾源也未嘗確然指爲北岳至明一統志始言恒山在渾源州南

三百九十三

增補集卷七

曲

巨南

二十里即北岳也其山高侵霄漢舜北巡守至于恒山即此其說未有所據從來言地理者必以史志爲證即以諸史言之班固明指上曲陽爲并州山矣司馬彪郡國志云上曲陽恒山在西北劉昭注引晉地道記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是四百餘里尚未達渾源恒山之距渾源亦已遠矣晉地理志上曲陽注亦云恒山在西北有坂號飛狐口魏收地形志上曲陽注云有恒山隋時改上曲陽縣爲恒陽隋志注曰有恒山新唐書志仍爲曲陽注云有嶽祠金史志曲陽

有常山元史志曲陽北岳恒山在焉並未曾于崞縣崞山雲中渾源州邑稱有岳山岳祠也自明朝時人確指為渾源之南有山聳然當名北岳其所立碑文指述並無左證渾源志所引唐宋碑碣即曲陽嶽祠之碑碣牽合附會識者所鄙或云舜時巡守飛石墜帝前名安王石乃建廟大茂山又五載巡守飛石東遷復立廟曲陽謬悠之談不足以給五尺童子乃明朝馬文升據以入告倪岳為禮官既沮其議不行猶令渾源修廟後巡撫胡來貢復請禮官沈鯉駁之極詳核而 本朝順治十七

卷之三

其

年科臣黏本盛復據文升言請之至丹王文貞公崇簡掌禮部初甚難之覆疏云漢宣帝祀於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於定州明會典亦祀曲陽是漢以來皆祀于曲陽非止科臣云石晉與宋已明明駁之矣復調停其說曰今據科臣云云應敕山西撫按詳察復以巡撫疏詞懇至疑北嶽不當在畿南遂從其議自葉學士方鵠注編修琬為王文貞志狀載此事為公能釐正祀典不知文貞公博學洽聞頗悔不力持之也曰水經注既曰崞山南面玄岳安知非當在渾源太行以北岡巘綿亘安知

曲陽之山非即渾源之山曰其道里則既遠矣酈道元于濕水有崞山南面玄岳一語耳于滹水則云其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守常以歲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齊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邑郭仍存此明明是北岳巡狩之地歷千有五百年岳牧朝會湯沐邑猶在何可誣也廟在縣南距山百四十里猶泰山之岳廟亦在州城也李克用同易定節度過而勒石即此廟也曰大茂山即恒山然與否與曰是未可知也其道里猶近沈括

卷之三

其

九上

嘗言之矣據史志則仍二山也曰志言元魏時始立嶽廟于渾源稱渾源為恒山自魏始然與非與曰魏收志無兩恒山也魏書禮志明元帝泰常三年立五岳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此總立五岳廟于桑乾水之陰非止北嶽立廟也大延元年立廟于恒岳華嵩岳上是即恒山立廟不在渾源也又泰常四年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又後三年南巡恒岳祀以太牢十一年世祖南征巡恒山祀以太牢和平二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禮恒岳魏書帝紀泰常四年東巡遣

使祭恒岳太平真君四年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于恒山之陽詔有司刻石勒銘按魏都平城爲今大同府城所以每云南巡恒岳南征逕恒岳正謂北在曲陽耳若在渾源州去大同東六十里不得屢言南也此亦顯切著明者而尹耕又誤讀班志恒山北谷字曉曉置辨是不可以已乎或曰五代以後河北失據故望祭曲陽有諸曰考之於經傳則虞周有故事證之於史志則歷代有明文自古皆即岳致祭無望祭之文金史禮志立冬祭北嶽恒山于定州正在境內也北海

禮志

北海

北海

則言望祭不在境內也宋之祭醫巫閭也在曲陽是望祭也馬鈞陽知讀明一統志未考會典更不探文獻通考以前諸書并惑于流俗神仙方士之說輕議舊章可謂通人一蔽王充有言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此千古名言愚于此不敢曲申已說聊職大略以俟考禮之君子

乾清宮

御試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臣聞天不言而歲功成聖人法天而王道備其理一而已矣故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

有四府焉四府者何在天爲春夏秋冬在聖人爲易書詩春秋春以生物而易以生民夏以長物而書以長民秋以收物而詩以收民冬以藏物而春秋以藏民蓋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時人事互爲經緯者也其謂之府者蓄之而無不具用之而不可窮萬物萬民莫能出之謂爾臣竊論之穆清之宰默成神運其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即太極之蘊於無極而二氣五行由之推遷百昌萬景由之參達自發生以至歸藏皆乾之性情也聖人體乾以爲德純亦不已大中至正而範圍天

三百九十二

禮志

北海

北海

地曲成萬物天下託之以爲命於是順時行令溫肅舒慘各協其宜東西南朔遵王之路此與天之胥生胥成也何以異哉故河洛之數天苞地符聖人畫卦演象繫辭而順性命之理發陰陽之奧生之謂易蓋言此也農軒而後氣運方開聖人垂爲典謨著爲訓誥勲華之文教三代之制作禮樂聲名變蕃極盛矣其諸天地發育萬物之候歟若夫詩者本天地自然之元聲以發其溫柔敦厚之旨六義之精微協於律呂懇惻纏綿長於諷喻要其歸極於收斂人之性情長其善而去其邪以歸

于正而其妙有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此亦如天地之擎斂萬物落其華而收其實也春秋繼詩而作聖人尊王立訓以筆削定是非使天下凜然知王綱所在名義至重而不可犯蓋事至於成而善惡著焉善惡著而賞罰行焉春秋者聖人以是非為賞罰所謂有春秋而天道無僭忒萬國合軌者也自漢以還專徑之家如王弼費直孔安國毛萇杜預何休范甯之流並以訓詁解經而經義或幾乎晦惟邵子及濂洛諸儒發揮義蘊溯合淵源其理則陰陽五行其性則仁義禮智其道則五

三百九十二

禮記集義卷十七

手

卷三

倫日用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會諸心而體諸身見於事而示則於後而後六藝之全體大用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天道王道一以貫之又何疑焉抑臣聞之皇帝王伯相為循環如天之有春夏秋冬也世運之盛莫如三皇天德之盛莫如春生聖人之幽贊神明莫善乎易春為四時之首易為五經之源易也者造化之樞紐而萬事萬物所從出者也自易言之元為資始自歲序言之春生萬物而要之君心之至仁足以上契天道如伏羲農軒至矣至于氣化流行周而復始質文升降聖

哲迭興歷觀載籍若堯欽恤舜好生禹泣罪湯祝網文王視民如傷武王大賚四海罔不以一念之仁與天合德當斯之時萬物已登春臺太和時在宇宙又何必畫象結繩而後為至治禪通疏仡而後為邃古也哉是知旋轉造化乃亮天工輔相裁成實資人事而聖人之所以為心帝王無殊道古今無二理以人合天欲之斯至之矣我皇上膺首出之隆際貞元之會睿學淵深直契造化與天同體之功用有不待擬議而自合者謹述其概以對

三

禮記集義卷十七

圭

志行

洪範五行論

五行質麗於地氣行於天故人生于五行而還用之也書以五行統九疇之始易以五行布八卦之中而月令素問五行傳皆以五行配合天時人事證驗休咎愈以瑣細而其序多有異同至於貌言視聽思漢儒以木金火水土為序而宋儒以水火木金土之序為必不可紊故學者常惑焉夫其求之也愈密則其失之也愈疎其取之也滋衆則其惑之也滋甚請得一言以決之曰五行五事庶微可以參考者也不可以專主者也昔者文王與箕

子同在殷之末季文王以圖書衍易而箕子以圖書衍疇非文王之不明于疇而箕子之不達於易也以為說有不必相襲者矣而衍易者之亦取乎書衍疇者之亦取乎圖也以為理有可以相通者矣故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河圖之一六北方壬癸水也二七南方丙丁火也三八東方甲乙木也四九西方庚辛金也五十中央戊巳土也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也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非即河圖之一二三四五耶其於有天地以來從微至

三言卷二

主

志行

著自氣而質之序然也禹脩六府則以水治火以火治金以金治木以木治土而後成稼穡乃其相尅而入用四時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人身木肝火心土脾金肺水腎人性之五常以至聲色臭味莫不有屬而木火土金水循環無窮此既有定體還復相生也五聲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乃音聲自大至小之序由洪範五行逆逆即得之納音始金次火次木次水次土用八卦返先天則乾兌金也離火也震巽木也坎水也艮坤土也當其序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

極錯綜變化不可以一理求也今乃必以五事庶徵與水火木金土之序牽率相從何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義取於貌如木之有榮華言如金之有割斷火外光以屬視水內明以屬聽心思慮而萬事成故屬土又取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西方兌為口口以出言南方離為目目視物北方坎為耳耳聽聲土在內猶思在心此其不必依于水火木金土之序而與河圖四面之四卦相配蓋箕子之敘疇兼則河圖猶之作易者之兼則洛書也而蔡傳必以為有

三言卷二

主

九上

不可紊之序易其說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其發見亦有次第竊以為不若震兌坎離相配之為鑿鑿也夫洪範九疇錫禹者也禹之言六府不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而以水火金木土為序是箕子五行之序異於禹五行之序矣況他書乎洪範貌言視聽思而夫子克己之目曰視聽言動以視聽言動為序亦異於貌言視聽為序也要其隨事而敬用之即夫子之言四勿之意也故敬用之者不必以其序也如曰有其序亦不必依水火木金土之序也五行自五行

之序五事自五事之序安在其不可紊也恭從明
聰睿肅又哲謀聖克已復禮為仁也禮者敬而已
矣狂僭豫急蒙不敬之散名也土既居中為四行
之主思既在心為四事之主亦猶太極之以土為
冲氣信之流行於元亨利貞之四德信即誠也孟
子曰思誠周子通書亦曰誠此則聖賢之所同矣
無取乎五事之于五行其序必不可紊也雨暘燠
寒風其來亦無先後惟事之得失所致耳雨暘燠
木之潤也暘屬金金之燥也燠屬火是熱之極寒
屬水是冷之極風屬土是大塊噫氣生殺慘舒皆

中庸集卷十七

書

由之者也孔穎達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
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
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
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此之以木金火水為文
猶四時之可以言春夏秋冬亦可言春秋冬夏耳
未嘗不與月令之義相通也肝屬木故怒而色變
醉而色變也不謂之貌可乎肺屬金聲出於肺者
也不謂之言可乎心屬火而神明在目故心火盛
而目多病不謂之視可乎脾土主信所謂思誠又
無可疑也此又洪範之通于素問而才必規規於

配合者也時然而然時也恒然而然恒也以爲不
可以悉數之而終其物也故曰庶徵而不言五徵
也休咎各以類應者也然而失則俱失者自然之
理也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
應如五行傳之二云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
木金水火沴土者斯乃膠固不通而不足語于造
化自然之妙此則蔡沈之言是也至于雨霽蒙驛
克五者卜兆之常法五行之存乎一物者而無可
分屬於五事庶徵者也凡蔡傳所以易漢儒者惟
必以五事庶徵依水火木金為序者失之

中庸集卷十七

中庸集卷十七

書

顧洪

通鑑講義九則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

校尉大原溫序為鄴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

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撻撻擊也殺

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

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母

令須汙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

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按國家開創非豪傑之士無以立功非節義之
士無以立教戰勝攻取智勇並用豪傑之功在

一時廉頑立懦扶正人心節義之功在萬世故
事定而論節義之士與豪傑之士其所為雖若
不同而其為國之功臣則一也若是者亦存乎
人主之激勸何如耳漢高光武並稱雄主漢高
能知三傑之功而不知錄紀信之節故王莽得
志大臣貪位苟容拱手而讓之國校尉溫序為
隗囂將荀宇所獲抗節不降齒劍而死喪婦洛
陽光武賜以冢地拜其三子為郎故終東漢之
世人重風節扶持播遷之際久之而後三此其效
也所以然者高祖起自亭長未嘗讀書故雖能

三百七十六

懷園集卷七

李

預洪

駕馭英雄戡定禍亂而干大義終有所未盡分
羹之愧擁篲之失亦可以見其不學矣光武被
服儒者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難寐故
其雄才大略雖少遜高祖而識見過之即此一
事二主之優劣不可概見哉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于軍詔馮
異領其眾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
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歌雅詩也投壺即禮記投壺臨終遺戒
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

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親祠以太牢詔大
長秋皇后官名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
車駕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鮑期曰陛下
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羣臣慚懼不如帝
乃止

按光武雲臺諸將若鄧禹馮異之儔皆雍容謙
挹被服儒素絕無拔劍擊柱之風至于潁陽侯
祭遵小心克已雅歌投壺尤為一時名將及易
簣時不涉家事一言大有儒者氣象若光武之

三百七十六

懷園集卷七

李

連三

于遵也臨弔慟哭令所司護其喪事甚而車駕
視葬存問室家臨朝輿歎感動臣工想見當年
君臣一體之誼後世若唐襄州都督張公謹卒
太宗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太宗曰君之
于臣猶父子也情發于哀安避辰日宋樞密副
使楊礪卒真宗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
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真宗
為步進恩禮優渥終始不踰比諸光武豈非異
世而同揆者哉
封除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

就為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為宣恩侯以就嗣哀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

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

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缺莫也猶誠望之也

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

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

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為觀

聽譏貴人感其言深自挹降卒不為宗親求位

漢以及晉唐外戚受恩莫不驕奢淫佚以

馴致于破家喪身者而其禍在東漢尤甚漢舊

制皇后父得以封侯而貴人不得推恩于所親

光武于陰貴人之父陸追封宣恩侯者蓋異數

也未幾陰就襲爵復欲召侍中興而封之榮寵

實甚踰法蓋自光武始矣幸興能深懷盛滿之

懼辭爵却印不陷光武于大過可謂能匡救其

失也獨是郭后寵衰卒以貴人為皇后雖貴人

深自降挹而奪嫡之嫌光武啓之卒以貽譏焉

世惜哉至于明帝圖畫功臣以馬援椒房之寵

斬而不與或者謂其矯枉太過母亦有鑒于先

世之失而為防微杜漸者歟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犇蜀隴右

悉平先是隗囂以恚憤卒諸將立其子純純守落

門來歙等攻破之純降徙于弘農後純與賓客數

十人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按隗囂初據隴右謙恭下士一時豪傑歸之人

多以為非常之雄矣假使始終輔漢合謀攻蜀

其功名詎不與雲臺比烈哉奈何始則違班彪

之言繼則拒竇融之策舍晏子而弗顧通公孫

以為援抑亦自愚之甚也且光武入洛之時政

脩民附庶民京從叛亂如張步董憲彭寵龐萌

輩皆漸削除稱太平矣而囂方擁兵固守欲效

六國縱橫之所為豈非不度德不量力之甚乎

要之古人擇主惟在知順逆之道審興廢之機

而已竇融知光武之當興審天心之從順于是

保守河西決策東向遂至貽福祚于永世延富

貴于子孫獨囂妄希尉佗坐自尊大侈然以一

隅而拒天下之盛甘心與成都小醜同底滅亡

此固天之所廢抑亦囂有以自取之歟

十一年夏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

之述使盜殺護軍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地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延為虎牙大將軍故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殺兒女子涕泣乎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表曰甲夜人定甲夜謂之人定亥刻也後為何人謂不知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情園集卷七

手

連三

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歙喪歸雒陽乘輿編素臨弔送葬

按臣子奉命專征雖當生死呼吸之際而猶薦賢為國不以危急易其慮者忠臣之道然也來歙故光武名將持節隴坻大義不撓以至取略陽斬金梁討隗純征公孫其功班班可考及下辨之勝不幸為刺客所中猶自書遺表舉段襄骨鯁可任夫當急遽存亡彌留俄頃而能不忘

以人事君之義可不謂忠哉光武覽書驚涕贈以通侯綬素臨弔其報忠之典亦云矣而段襄終不見任用章史傳之失載耶不然或帝畏其骨鯁而棄之耶則歙之忠魂亦何慰之與有以郭伋為并州牧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按雄主崛起應運而出者多其鄉里故舊如絳灌之流同起豐沛者是也若天下既定用人圖

治則

情園集卷七

呈

真先

治則不可專任私人蓋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也人主當與天下共之漢文帝從代來即位既徧封有功諸侯施德布惠海內謹洽乃始脩代來功示天下以無私之義惜乎以光武之賢而不知此當其徵伏湛為尚書封卓茂為歸德侯用鮑永為司隸校尉不以疎遠而或遺不以嫌隙而輕絕庶乎大道為公之義矣獨是委任鄉曲故人未免易涉偏私故當時有潁川南陽不可問之語而郭伋過關之對亦謂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由是觀之則建武

之政所以遠婉三古者豈獨以事歸臺閣與以吏事責三公之失而已哉史載郭伋爲并州信及兒童騎竹馬迎于郊外百餘人至今以爲美談而不知此特一良吏之事也若其規帝以不宜專用南陽人則真宰相之言也

十二年秋七月吳漢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拔縣竹引兵與漢會

吳漢等入犍爲界詔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帝戒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

三十七
三
三

三

三

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勃與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迷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

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鄉餐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旂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于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

三
三
三

三

三

廣都甚得其宜迷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迷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郛中臧宮拔縣州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郛與吳漢會于成都
按兵家之道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明其彼此相援而無衝突之虞也漢昭烈連營七百里立數十屯而卒有猱亭之敗正以地遠勢不相及耳吳漢取成都光武預戒其堅據廣都須其疲力而擊之已而違帝節度與劉尚分營南北

相去二十餘里事有緩急豈得救援假非士卒
銜枚引軍共合亦奚能收桑榆之效而成八戰
八克之捷哉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
光武運籌帷幄之中而勝負一如所料如此蓋
光武雄才大略用兵若神故以吳漢之素名知
兵稍違指授幾至喪師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要之兵不從中制為馭將之常道後之用師者
亦在善選大將而已兵之存亡變于呼吸不可
因光武之事執一而論以至于坐失事機也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

成都降蜀地悉平

卷之十一

書

巨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
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襲擊破吳
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
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
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二月滅宮軍咸陽門
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
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

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
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
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
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
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常更吏職何忍行此
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四海之內孰非赤子曹
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宋史稱之曹翰取江州
縱兵取財盡屠其城後至子孫陵替追論者以
為慘刻之報若公孫述之據蜀身既擊死其將

延岑以成都降雖述之負固岑之附亂罪無可
追矣然吳漢為從龍之臣劉尚乃宗室之子恭
行天討亦惟叛則誅之服則舍之已耳何致殲
其妻子滅其宗族燔其宮室掠其人民犯兵家
殺降不祥之戒哉光武詰責諸帥真有得于斬
將弔民之義也

初述遣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
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授公
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
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

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
君宜上表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
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
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
之業曰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
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
輩逃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
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
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願
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
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
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王
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
之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
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
托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下詔表李業之間譙
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徵費貽任永
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
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于是西土皆悅莫不
歸心焉

三十七
懽園集卷十七

圭

按西漢之末士風委靡光武之興其能不從隗
囂之辟者鄭興一人而已至益州人士如李業
譙玄王皓王嘉寧甘飲藥伏劍而死誓不以身
汙偽朝犍爲費貽陽狂避害任永馮信托盲辭
召此又其皦然不欺者何四海橫流同其渾濁
而區區之蜀忠義獨鍾乃爾哉臣考之史而知
其從來矣蓋蜀之盛時文翁爲刺史立學宮以
教士擇士之俊秀者資遣至京使之受業博士
以故遺風餘教久而未衰節義之化浸以成俗
至東漢廣設學校而忠孝之風廣被天下矣故
人心風俗在乎人君所以導之而已選良牧以
教乎一方則一方丕變擇師儒以風厲天下則
天下服從詩云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蓋教化之謂也

二百十五

懽園集卷十七

圭

懽園文集卷第十七

考

歷代社稷壇考

禮記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陳祥道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
穀之神王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則農之祈
報在焉故有稷又禮記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
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註疏云墉墻也祭社
時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墻下南向祭之

漢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即禮所謂大社也時

三百年

禮記集卷十八

一

志元

又立官社配以夏禹即禮所謂王社也而未有官

稷 平帝時又於官社後立官稷配以后稷 光

武立社稷于洛陽仍不立官稷

魏自漢後常二社一稷 晉武帝時并二社為一

元帝時仍立二社一稷凡三壇 劉宋仍晉舊

蕭齊武帝時何佟之議以近代相承帝社南向

大社及稷並東向為非禮宜改二社壇皆北向而

稷壇則仍宜東向從之梁武帝時又加官稷壇

陳依梁舊

北朝元魏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 北齊

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右 隋文帝初建社
稷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內之右初止有太社太稷

睿宗時改先農壇為帝社壇又別立帝稷壇

開元禮載祭太社太稷儀設太社太稷於壇上北

向設后土于太社之左設后稷于太稷之左俱東

向又諸州祭社稷儀社壇稷壇皆北向設后土于

社神之左設后稷于稷神之左俱東向

宋制止有太社太稷 政和五禮新儀載社壇

北向以后土配東向稷壇北向以后稷配亦東

向

三百年

禮記集卷十八

二

志先

按自漢迄宋社與稷皆分為兩壇無合祭于一

壇者然考唐與宋各壇中后土后稷配位皆西

設東向以居于左並無尚右之說也

宋孝宗淳熙四年設社稷于壇之南方北向設后

土勾芒氏后稷氏位于其西東向

按孝宗時似合太社太稷在一壇者其社與稷

孰在左雖無可考然其配位則又皆並列於西

而在左矣並無尚右之說也

明初社與稷亦建兩壇洪武十年太祖以社稷不

宜分祭遂合為一壇永樂中建壇北京亦如其制
東太社西太稷皆北向后土西向后稷東向此明
祖一時之見非有所據也

郊祀考

周禮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
之方丘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
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宋儒陳祥道禮書祀天於
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
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
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

三音大
神即上帝
祇北面王南面
地祇也

漢代郊祀

漢初未有南北郊其祭天也仍秦四時增北時祠
五帝是為雍五時又有甘泉泰畤其祭地也祠后
土於汾陰河東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凡一
百六十餘年皆祭天地於雍時甘泉及汾陰諸祠
總無南北郊

成帝建始元年用匡衡議罷甘泉及汾陰諸祠始
作南北郊於長安 建始二年正月上始祀天於
南郊祀后土於北郊

此漢置南北郊之始主分祭時
未議及配位其方向亦不載

尋又罷

南北郊 尋又再復再罷 成帝建始時始有南
北郊之制而猶罷復不常

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又復南北郊 莽議以
為宜從成帝建始時匡衡之議而又頗改其祭禮
曰孟春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並
配此合祀之始冬至使有司祭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
司祭北郊以高后配 其合祭方向天地皆南向
地差在東帝后皆西向后差在北 其遣有司分
祭方向不載

平帝元始時始定南北郊之制始合祭天地始以
后配地

光武建武二年初置郊兆於雒陽城南採平帝元
始中故事合祀天地 中元元年始營北郊於雒
陽城北二年別祀地祇以薄皇后配 其方向地
祇位南面皇后位西向 東漢自光武依元始故
事定制後歷明章和殤安順冲質桓靈獻共一百
五十餘年總無變更

三國郊祀

其方向
多不載

漢昭烈帝章武二年營南郊於成都
魏明帝景初元年始立郊丘之制詔園丘曰皇皇

帝天以始祖帝舜配方丘曰皇皇后地以舜妃配南郊曰皇天之神以太祖配北郊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分郊丘為二從鄭康成之說而又變其稱名自正始以後魏代不復郊祀

吳孫權末年南郊追上父尊號為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代郊祀其方向多不載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合園丘方丘于南北二郊南郊以宣帝配北郊以光后配

禮記集卷十八

五

志行

元帝即位于建康大興二年立南郊 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其饗配之制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成帝咸和八年立地郊

南北朝郊祀其方向多不載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三年詔從司空議奉高祖配天

齊高祖受禪明年有事南郊未有祖配

梁武帝即位為壇于國之南祀天以皇考太祖配為壇于國之北祀地以德后配

陳武帝受禪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北郊以皇妣

后配 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改以德皇帝配

後魏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南以始祖神元皇帝配西祀地于北郊以神元后配其方向不載又冬至祭上帝于園丘與南郊同夏至祭地于方丘與北郊同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祀天于園丘以高祖武帝配夏至祭地于方澤以武德后配

後周祀天于園丘祭地于方澤皆以其先神農氏配又祀感帝于南郊又有神州壇皆以其始祖侯

莫那配

禮記集卷十八

六

志行

隋代郊祀其方向不載

隋文帝受命定制冬至祀天於園丘夏至祭地于方丘孟春祀感帝于南郊孟冬祭神州于北郊皆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煬帝大業元年感帝神州二祭改以高祖文帝配

唐代郊祀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天于園丘以景帝配夏至祭地于方澤以景帝配

太宗貞觀時奉高祖配地郊

高宗時以高祖太宗並配園丘

武后臨朝垂拱元年郊丘諸祀以高祖太宗高宗

並配自此以前皆分祭其方向皆不載天冊萬歲元年始合祭天地于

南郊其方向亦不載

明皇開元十一年親享園丘從張說議以高祖配

罷三祖並配之禮開元二十一年詔夏至祀地于

方丘以高祖配此分祭其方向園丘上帝南向高祖

西向方丘地祇南向高祖西向元禮自唐高祖至

明皇開元共一百二十餘年皆主分祭內惟武后

合祭一次

三才七
禮圖集卷之

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園丘皆天地合祭

後五代郊祀

惟文獻通考載梁太祖南郊二次後唐莊宗南郊

一次明宗南郊一次周太祖南郊一次其配位方

向皆不傳而北郊則全未見

宋代郊祀

宋制每歲冬至祭園丘正月祈穀孟夏雩祀季秋

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

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已上皆遣官致祭是為常

祀三歲一親郊則于南郊合祭天地是為大祀其合

祭大祀亦
以冬至日

太祖時常祀以四祖傳順迭配親郊則以宣祖太祖配

太宗即位常祀以宣祖太祖迭配太宗興國三年

親郊天地以太祖配淳化四年從蘇易簡議親郊

以宣祖太祖並配

真宗即位初年定制親以太祖太宗同配其常祀

以宣祖太祖太宗迭配

仁宗即位初年定制親郊仍以太祖太宗同配其

常祀以宣祖太祖太宗真宗迭配景祐二年親郊

用禮院言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配其常祀仍

三才七
禮圖集卷之

如前迭配皇祐二年合祭天地于明堂三聖並侑

宋初雖有大享明堂之禮然未嘗親祀只命有司

攝事沿隋朝舊制寓祭南郊壇至是始以大慶殿

為明堂一如南郊之儀蓋舉常郊之歲而移其禮

用之于明堂也其方向則從太常禮院言天地皆

南向太祖太宗真宗皆西向嘉祐七年從楊敞議

罷三聖並配之禮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神宗熙寧十年親郊合祭天地於南郊自此以前每歲

元豐元年樞密院陳襲等詳定郊祀禮文上言其

略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為非禮詔令更定臣

謹案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百王不易之禮去
周既遠漢元始中姦臣妄議謂當合祭平帝用之
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
五月親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魏文帝周武帝
隋高祖唐睿宗然而隨
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伏望陛下
每遇親郊之歲先以夏至祭地然後以冬至祀天
此所謂大者正也元豐六年冬至親祀昊天上帝
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然親祀地祇
之禮終未舉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園丘宜依熙寧十年

九

志行

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厥後親祀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祀地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紹聖元年詔罷合祭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親祭地于北郊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舉云徽宗政和四年帝始親祭地祇于方澤以太祖配其方向太祖位東向自後徽宗親祀北郊者凡四北宋自政和四年以前地壇皆南向以後十二

高宗建炎二年帝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合祭天地以太祖配紹興二年改地壇南向禮官言國

朝祀地位南向自政和四年改設北向今北面望祭請仍南向從之紹興十三年始修立郊祀大禮定制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方向天地皆南向祖宗皆西向南宋自紹興十三年以後總無變更

金初因遼俗有拜天之禮

遶祭木葉山
無南北郊

其後太宗即

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海國王年號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夏至祭地

于方丘

三〇四

懋園集卷六

+

志行

世宗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定制以太祖配其圜丘合祭方向天地皆南向地在東稍却太祖配位東設西向其方丘祭地方向地祇亦南向太祖亦東設西向

元代郊祀

憲宗即位二年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天地以太祖睿宗配享

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命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三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設上帝祀祇位三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

成帝即位始為壇于都城南大德六年合祭天地于南郊遣左丞相攝事大德九年從中書省議不設祖宗配位

武宗至大三年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時禮臣議立北郊帝是之而未果行

仁宗延祐元年禮官又請立北郊帝謙讓未遑北郊之議遂輟

文宗大順元年始親祀天于南郊以太祖配元無北郊其南郊儀制上帝位天壇之中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太祖配位東設西向

明代郊祀

禮部集卷六

七

九上

明太祖吳元年建園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其時天不載其方洪武二年奉仁祖配天地其位西向其時天不載其方太祖以天地分祭行之已久災異時見遂謂不宜分祭洪武十二年即南郊建大祀殿以正月合祀天地是謂天地壇奉仁祖配其方向天地皆南向仁祖太祖父西向建文時奉太祖配撤仁祖配位成祖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

仁宗洪熙元年以太祖成祖並配皆西向

世宗嘉靖九年從夏言請建南北郊分祭天地又從言請罷成祖位止以太祖配其方向園丘壇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方澤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自洪武十二年至嘉靖九年共一百四十餘年皆天地合祭不另建北郊自洪熙至嘉靖九年共百餘年皆二祖並配自嘉靖九年定制後凡百餘年總無變更

祀地方位考

周禮祭地于澤中之方丘方位不載

禮部集卷六

七

九上

漢光武中元元年營北郊于雒陽城北二年祀地祇以薄太后配地祇位南向配位西向

唐開元禮二十一年夏至祀地于方丘以高祖配地祇南向高祖西向

宋政和四年夏至親祭地祇於方澤以太祖配地祇位北向太祖位東向

紹興二年禮官議改北壇南向十三年合祭天地於南郊天地皆南向祖宗皆西向

明吳元年夏至祀地于鍾山之陰南向

洪武十四年合祀天地天地皆南向仁祖西向

嘉靖九年建方澤壇從夏言請罷成祖配位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

歷代纂修書史例考

唐張說於睿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明皇時左遷授檢校并州長史仍修國史敕齋蒙即軍中論謬久之復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既而停中書令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吳兢為太子左庶子修唐書左遷荊州司馬令以史草自隨就所治撰錄令孤峘自右庶子史館修撰貶吉州別駕所分撰代宗實錄於貶所畢功沈傳師為

唐書

書

書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長慶三年出為湖南觀察使引張說令孤峘例敕就湖南修成

宋司馬光治平中奉詔編集通鑑神宗時為翰林學士轉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出判西京御史臺歸洛以書局自隨聽自辟官屬所司給筆札果餌凡十五年通鑑成

歐陽修為翰林學士修唐書後使契丹歸知開封府仍修唐書

明程本立洪武三十一年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

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坐失誤陪祀降江西按察副使以實錄未成仍留翰林纂修季至國永樂元年以禮部尚書預修太祖實錄至剛尋坐事詔奪其官仍令纂修

河源考

自禹疏九河之後司馬遷河渠書述之悉矣而河之源則詳於漢書張騫傳酈道元水經注及元史諸書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潛行地下分二流出葱嶺于闐合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出積石山西南又東流入塞魏應瑒靈河賦所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云崑崙靈川之遐源於崑崙之神丘凌層城之陰河賴后土之潛流晉成公綏大河賦所云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者是也至元世祖始命其臣都實為招討使西窮河源得之於吐番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正西三千餘里較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浸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

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自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悍民被其害方禹之導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時河徙礪磔於是變遷無常大勢徙而東南滎陽以下則奪汴水徐邳以下則奪泗水清口以下則奪淮水而非河之本道矣蓋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奔騰潰決視諸水爲甚故自周以來無代不有河患竭人力以捍之而僅乃得安治河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禮記檀弓卷六

其

古不合葬考

禮記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孔穎達正義曰此一節論古不合葬之事舜以天下爲家故遂葬于蒼梧之野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則喪夫以魯秉周禮而蓋祔之云有思古之微辭焉古之所以不合葬者宅兆

安厝形體既藏反虞升祔迎精氣以聚于廟中祭則鋪筵設同凡以形體降而精氣升形體分而精氣合也故古亦無墓祭之禮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葬之有昭穆子孫之祔葬者皆在兆域之中則言先王而後自不得異兆域矣其同穴否未可知也檀弓又記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離間隔合乃同穴也季武子之言

禮記檀弓卷六

其

再見于檀弓前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云周公蓋祔祔與合注疏家無分宋咸平中議改卜李皇后園陵命使按行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祔葬漢呂后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祔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顯德禮官之議分祔葬合葬不知何所本要可謂達于禮意矣載攷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間同塋域則不別

立陵號而未有同塚壙者隋文帝亦與獨孤后同墳異穴也嚴善思之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以卑動尊術家所忌其說雖未見經傳然以昭陵之先後言之則是皇后之喪在先幽宮重關外留棧道以待後日者有之矣若攻鑿治錮啟入後喪誠乖神道矣且天子以天下為家魏孝文既不合祔文明太后于雲中山陵始于永固陵北自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表瀍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蓋山陵自當從其所遷之都也周人發祥于豳岐而文王周公葬于

三十九
禮記集說卷之

七

子英

畢在鎬京之東從所都也究之豳岐之間豈無先世之域兆哉又按景德四年幸鞏縣朝陵先至安陵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元德皇后陵奠獻又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明德淑德皇后陵又至懷皇后陵又自元豐七年以前儀制帝后異宮酌獻則宋之帝后不同陵之明証也景德皇太后李氏以葬書選定園陵年月未吉依禮官之議用攢禮而存葬名紹興遂循故事隆祐太后亦以權殯而行虞祔其後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而詔稱兩攢宮顯肅顯節二后

則祔于昭慈聖獻皇后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于永皇陵正北祔殯他時諸后或以上仙在山陵之前無可祔而別葬或在山陵已卜之後而從葬或以神靈既妥而不遷祔或以典禮未備而改殯大抵以顯德禮官之論考之皆是祔而不合同塋域而不同塚壙也原周禮所以聚族而葬者國有分土山川形勢有定在井疆已授不欲分更也故公叔文子欲葬瑕丘而遽伯玉譏之註言刺其欲害人良田也後世則以術家選擇論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向背難得佳地祔于先兆則不須覆案

三百四十七

禮記集說卷之

六

子英

亦以省財費息人力非以分異為不可也又檀弓季武子成寢條中疏言武子文飾其過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我故平之以為寢若然則是杜氏遠祖之葬而子孫祔之必非先葬者之夫婦矣今人但以合葬為伉儷同穴之稱故多窒礙而不能通也伏見

太皇太后山陵諸大臣皆謂

慈寧作殯

文皇禮宜合葬而未能稽古定制

皇上仰遵末命孝思追慕卜宅兆于

孝陵之陽以便歲時奠獻又重違成例以安攢而行虞祔如宋景德之禮故備考古來帝后不合葬之事若干條于左而祔不祔但論其當時事體之宜而未可執為一定也若夫祖宗之精氣則以聚于廟中為合而不在形體之同塚壙為合明矣

堯母陵在慶縣城內明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言慶都乃帝堯肇封之地堯母為帝嚳元妃今縣城內陵墓具存祀典失舉世宗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非古即命修建祠廟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

禮記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皇甫謐曰二妃葬衡山

漢文帝薄太后別葬南陵

宋武帝孝懿蕭皇后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于營域之外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 孝武路皇后葬孝武陵東南特號修寧陵

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遊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于

方山十四年崩葬永固陵

唐中宗將奉母后合葬乾陵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石門治金鋼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非古也

宋太祖元配孝惠賀皇后葬太祖父宣祖安陵不與太祖合葬 太祖孝明王皇后乾德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太宗懿德符皇后葬安陵西北 真宗元配章懷湊皇后葬太祖永昌陵之側特名係泰陵 真宗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葬永熙陵

禮記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西北 永熙陵

金睿宗貞貴李皇后遺命置塔遼陽不必合葬明嘉靖元年十二月議擇壽安邵太后葬地羣臣爭言椽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世宗意必欲葬茂陵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昔宋寧宗欲祔孝宗于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塋之側不當數興工作驚瀆神靈先年孝穆皇太后祔葬與憲廟幽宮同時掩工其後孝貞皇太后亦不過開墳即葬今欲祔壽安皇太后于茂陵左右旋開金井大興土功憲廟在天之靈能自安乎且其襟抱疏洩

利害所關不細臣知而不言是為負國請如原議
上宅橡子嶺便世宗猶豫未允

古文尚書考

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先儒多以為偽本論者
非一案班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
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
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鄭玄序贊云後又三其一篇故五十七儒林傳安
國以古文起家為諫大夫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尚書

主

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書生授清河胡

常常授號徐敷教授王璜平陵塗暉後漢書暉授

河南桑欽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莽又立樂經博士員經各五人後漢書儒林傳王莽

尚書上尚書二歐陽大小夏侯氏無古文尚書章帝建初八年詔令羣儒

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古文尚書安帝延光三年詔選三署有郎及吏

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按璜暉等皆貴顯後

漢書儒林傳孔僖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

文尚書黨錮傳孔昱魯國魯人七世祖霸封褒城

侯昱少習家學注云家學尚書此安國書傳授及

尊顯本末也又案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

文尚書遂顯于世杜林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

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以傳東海衛宏濟南徐巡

宏為訓旨此數家所傳皆漆書本也其書與安國

本同異皆不能考但鄭玄嘗為孔書序贊而賈逵

父徽受書于塗暉逵傳其父業是兩家之書二君

皆見之二君初未證其異同則孔杜當非二本矣

此外賈逵別有歐陽大小夏侯多十六篇之數此

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也二說參差未詳孰是然

云杜本惟二十九篇賈馬鄭于古文並有師承豈

三百九十三

古文尚書

主

漫然為傳注者乎且鄭又嘗為孔書序贊不得云

仍伏生之舊也其二云張霸偽書恐亦未是張霸自

兩篇文意淺陋成帝時霸以百兩徵中書較之非

是當時已黜其書豈以鄭玄名儒霸反得售其欺

耶之二說愚不敢信也大率得多十六篇之數孔

說為確矣北齊書儒林傳庾信曰時儒士罕傳尚書

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總傳授

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

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

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傳費彪義疏乃

意焉隋志曰安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

案齊書職官志

初承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議禮春

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左傳杜氏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左傳杜氏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左傳杜氏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左傳杜氏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左傳杜氏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左傳杜氏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晉

博士置周易士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

隋書

卷

四

孔杜二本馬融鄭玄王肅謝沉范甯李顥姜道盛

撰注者是也齊建武後梅賾古文列于尚書古文

同異三卷此書辨古今文同異劉陶有中文尚書成都張

楷濟陰孫期南陽尹敏汝南周防師事徐州蓋

豫汝南周磐陳留楊倫山陽度尚尚傳註續漢書曰

氏易古南陽孔喬樊英傳註謝承書曰孔喬吳蒼梧士燮

傳古文尚書晉弘農董京道及劉元海皆明馬氏

尚書蓋自晉以前古文之學流傳之盛若此是非

一人一家之學易于竄竊也審矣何緣而鄭冲之

徒得別有傳本也又案隋書經籍志杜林傳古文

尚書賈逵作訓馬融鄭玄傳注所傳惟二十九篇

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疑經文當書目

有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

注案漢初為傳注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而

注讀故其載本文馬注尚書亦應具載本文此與晉世秘府所存經文

有王肅謝沉李顥姜道盛姜道盛見魏書皮豹四家撰

註及古文尚書一卷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

注三又尚書義疏十卷費昶撰尚書疏二十卷顧

彪撰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外多范甯

注十卷任孝恭大義二十卷陸氏釋文云馬鄭所

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

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

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于其間也此說與隋志

略同而正義則云鄭氏書于伏生所說之外增益

二十四篇通十六卷以合于漢文得學官此後諸

隋書

卷

四

彪撰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外多范甯

注十卷任孝恭大義二十卷陸氏釋文云馬鄭所

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

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

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于其間也此說與隋志

略同而正義則云鄭氏書于伏生所說之外增益

二十四篇通十六卷以合于漢文得學官此後諸

家所注皆賾本也李百藥所云下里諸生略不見

孔氏注解以其時賾本盛于江左山東惟行鄭氏

達標此書諸儒唯然同之於是安國偽書孤行于世而馬鄭諸家之注蕩然無復存者以數百年源流授受之書而烟消灰滅于一旦此實當時義疏諸家不能辭其責者也吳草廬曰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吳云肅誤杜預皆指為逸書則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未之見也朱仲晦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二說者精矣案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注凡指為逸書者蹟本收拾無遺傳記引書不三于四十二篇之內而盡在二十五

四書五

主

篇之中其亦難信矣然百篇之目并有疑之者正義曰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觀此知漢時伏生書止三十二篇無論秦世言不列即并序為二十九篇之說亦非不知其有百篇也是則安國尚書當時固疑非真矣愚謂孔書真偽固不敢知但杜林正人決不屑為劉炫之連山易魯史記者且賈馬鄭諸家為之傳注必非無據而然漢儒傳經各有本末未必如孔穎達諸儒之妄也至于增多二十五篇并序確為偽本無疑因記此以竢博雅者考焉

吳才老校曰增多之書皆文從理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矣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小序斷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近今孫仲愚實侗益曰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

三

主

主

周生

書已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自亦未可信矣諸說甚核特附錄於此

明宗藩歲祿考

上命察明朝宗藩歲祿臣謹一一稽考彙寫以進臣考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上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于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

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又戶部尚書郁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之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給如數代肅遼慶寧谷府遠在邊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齊府千石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其罷給及多寡異者並出一時權制云

三六九

主

臣謹按徐學聚國朝典彙云洪武時親藩既少物力方茂故祿米尚多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寧藩鄭趙襄荆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伊韓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宗支蕃衍為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珉如肅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珉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如本府之鎮國尚一千石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五千

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暫作行糧或係轉餉之難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弟乎

考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王歲給祿米各宜撙節上命遼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審唐郢魯王府俱依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安王府歲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石餘皆支鈔又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增諸王歲祿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

三六九

主

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藩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本色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

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部給韓王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

臣謹按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所謂三萬石者亦未嘗有也其後率遵祖訓云

考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繁止給千石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增補集卷八

七

弘治十四年八月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弘治初以宗室日蕃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予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蘇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五分

嘉靖八年宗室之載屬籍者八千二百三人三十二年部臣題各府祿糧八百五十二萬石四十四年御史林潤題天潢之派已盈三萬集官會議凡六十七條題奉欽依各宗藩條例內一欵查得成

化十一年十月內該慶王奏封第六子豐林王遂給祿米該戶部查照平涼岐陽弘農三郡王俱係初封祿米該一千石事例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等議得郡王祿米二千石襲封者比初封減半支給此載在祖訓者也其後韓府襄陵等王十七府初封襲封俱一千石蓋不止平涼岐陽弘農三郡王為然也甚至岷府善化等王十四府初封襲封俱五百石在當時多寡懸殊已如此況蕃衍如今日乎除已封郡王及岷府五百石俱照舊外以後初封郡王祿米悉照成化年間例俱一千

增補集卷八

七

石仍照今題事例三七本折兼支合候命下行文戶部通行各該王府知會永以為例又一欵議得藩封之祿親王自遼韓伊岷肅諸府止二千石外秦晉諸府一萬石故鎮國將軍以上常有餘鎮國中尉以下常不足況二百年來宗支蕃衍郡王二百四十餘將軍中尉一萬二千餘郡縣主鄉君一萬六千餘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其勢必不能給是以中尉而下窮苦之狀有不忍聞者此交城王奏謂宜酌處以便將來誠為有見也查得見行事例郡王將軍中尉本折中半兼支今交城所

奏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似涉太廉合無依林潤所奏三七之說通融酌處在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俱三分本色七分折鈔鎮輔奉國中尉俱四分本色六分折鈔郡縣主鄉君及儀賓俱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其本折輕重之數各從彼中舊例支給至親王之中有能念同宗窘乏願減已祿以補不足者具疏奏聞降勅褒異以為尚義者之勸又一欵議得中尉之祿實食百石而庶人之米今反過之宗女之婚僅支百兩而庶人之壻今反厚之輕重失倫合無依武岡王所奏庶人止許同妻共月支六石量從本折中半兼支庶女任其擇配不得復給布米婚喪之費永為定例

禮部集卷八

圭

子重

嘉靖末秦晉周楚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萬石辭一千石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榮王萬三百石與唐王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中尉皆有所減削矣

禮部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科都給事張國彥等奏其略言今之論者動曰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

五百石是高皇帝祿制已無定矣永樂間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帝頒祿已變更矣為今長計國家財既已無措則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既減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為非蓋審時酌變莫過于此者

臣謹按王世貞論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庶人而祿始絕然親王常祿萬石郡王三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下至

禮部集卷八

圭

子重

庶人亦百石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嘗得宗正籍觀之嘉靖二十八年見存者一萬餘人計十年當益其半是合之為二萬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五百石益萬人即益五百萬石矣天下無增田而有益祿司農何以應之是敝民也室室之仰哺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至有併室雉經者是敝宗室也請自將軍以上少裁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才者得與寒士角才而受任其不肖者得從事于南畝以力養其身而官弗與

庶乎其猶可支也申時行宗藩議高皇帝稽古定制封建宗藩誠爲盡倫盡制然親王封祿在洪武八年各五萬石在洪武二十八年則減爲一萬石是高皇帝于二十年間不能不爲變通也且親藩既定萬石矣代府何爲止六千石韓府何爲止三千石肅府何爲止千五百石耶郡王初封既止二千石矣何爲襲封減半耶所以救勢之極重亦親親有等禮所在也今日當議者有三以正倫法則封爵當議古者五世袒免六世而親屬絕故七世之廟親盡迭毀絕于親

卷之二十二

書

志行

盡之祖而不絕于親盡之孫則非也宜按其籍屬別爲世次而爲之限制如親王世襲矣其爲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爲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以位之尊卑爲之多寡以世之親疎爲之隆殺而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省而詔祿可繼矣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古者公族得仕于朝今宗室特以例見礙是以賢愚同滯然既限以封爵則絕

封之始宜人與之資賦之良田以爲永業其才者使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使不得縱不亦可乎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今疏庶人有給矣罪庶人之給皆同非所以爲懲也郡主至鄉君有祿矣諸儀賓之祿不省非所以爲節也凡諸降庶人者宜與絕封庶人同法郡主視郡王之限縣主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皆量給婚費則恩澤不至冒濫矣二臣之議論詳矣臣以爲明太祖時藩祿多寬或以嫡庶分別或以愛惡懸殊如燕晉諸王皆嫡出有寵而唐肅

卷之二十二

書

志行

遼岷伊俱太祖最少子非其所愛故頒祿厚薄不等又或以分封之地遠近不同其邊塞民少賦薄轉餉艱難祿米亦減而郡王又因親王以爲等差如肅王一千石遼王二千石韓王三千石則其郡王之初封者亦止一千石而不能多矣岷王一千五百石則岷府之郡王初封襲封皆五百石矣此皆以理推之無可疑者獨是肅王僅一千石而郡王亦同此數伊王比郡王初封只多五百石蜀府郡王初封獨減代府郡王襲封獨多則諸書未載其說不可以臆度也蓋

當洪武初時分封侈費踰制故其時葉巨伯痛切言之末年始爲制限然猶給米不多大約折鈔如太祖之諭郁新肅遠等府第給五百石可知初制原難行也至仁宗議增藩祿旋即報罷後嘉靖八年宗室日盛度支不能給乃更定條例郡王祿米初封與襲封均一千石仍三七本折兼支萬曆中朝廷以宗祿爲憂終無善策有明一代藩祿之大略如此又按明宗祿浩繁至于季年河南通省田賦不足以供宗祿黃河之用其他可知國計如此自不可以長世而宗室

懷園文集卷十八

圭

四九

困窮特甚禁制之不使出仕鈍弱者束手飢寒求爲齊民不可得兇強者閭閻畏之等于豺虎是以李自成敗歸陝西太原賊將陳永福荼毒宗人城亂民乘之以洩積忿晉藩之後幾于絕種其爲害如此豈非立法者過哉夫地不加多而生齒日繁雖欲不困不可得也漢制分封甚侈遂有七國之禍然諸王有罪及乏嗣即國除自諸王外與齊民無異唐之諸王常爲都督刺史及郡司馬等官亦多仕至將相與羣臣比肩事主非有差級宋則親王班在宰相之下并親

王不世襲聽其出仕以資格進如趙汝愚輩比比也夫三代而下待宗藩之法唐宋得中策漢得下策若明世直謂之無策可爾

懷園文集卷第十八

懋園文集卷第十九

序一

御選古文淵鑒後序

皇上萬機餘暇稽古右文選定古文淵鑒既成

命臣編注別爲三集上之御製序文冠諸篇首

範圍羣籍彌綸道要煥乎之章蔑以加矣今年春

臣乾學以蒙恩賜假奉辭便殿

皇上面諭臣誤爲後序以進祇命屏營退自循

省臣本下里末儒學術淺狹遭逢際會備負禁林

得縱觀四庫六閣之秘恢廓聞見猶恐無當

懋園集卷十九

聖心隕越成命而猥以爝火之光仰附星日泊

滴之流助潤江河臣雖愚昧猶自知其不可也然

觀自古之有選本始於西晉摯虞文章流別一

集自後作者繼軌於今所傳若蕭統姚鉉呂祖謙

諸家而外孔逵爲文苑之選謝沈有名文之集唐

志楚辭別集總集著錄者八百一十八家莫不上

稟朝命彙成鉅典至考其刪緝之旨其出於宸衷

之裁定者十無一二矣我

皇上神明天縱尤殫心於致知格物之學本源而

及流體道以盡器多識畜德衡量在心故以之討

論今古洞若觀火自臣之緝此書也每篇奏御

必親加評隲指示瑕瑜大抵近道則雖拙猶存悖

理則雖工必斥臣備蒙提誨始悟讀書爲文具

有體要資以去取藉之成書私念古人著錄之本

今卷帙零落所存不多其存者又未必盡傳而臣

決是書之必傳者以悉經

聖鑒之裁定足爲後法故也臣以微末獲操鉛槧

以從事斯局者六年於茲敢敬述所自竊附於見

知之末云

重刻歸太僕文集序

懋園集卷十九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文集未就若干卷

而卒子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

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

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

抄本就錢牧齋宗伯較讎編定次第之然後訖者

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宗

伯論之詳矣然宗伯惡夫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

流而子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

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言則有

間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

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蒼蒨益顯而為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殺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為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為非至所

三才
傳圖集卷九

三

七五

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為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予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其與太僕相先後而言文者大都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為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蒼蒨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曾孫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於同人醵金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

此其傳之難又如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梁葵石先生詩集序

銀臺梁葵石先生詩集凡若干卷先生自少宰左遷銀臺移疾家居若干年以沒沒後其子泗水令某刻之以序屬於予而重之以尚書棠邨公之命乃不辭而為之序曰先生之大王父在前朝官冢卿有名績於史氏紀載而先生與兄侍郎公弟尚書公先後皆貳其官士大夫以為榮往者乙未歲予入太學謁先生京邸越十年游真定會先生居

三才

傳圖集卷九

四

七五

家為其太夫人舉壽觴蓋壽九十有八矣予嘗為之文以述其盛因得亟接先生之議論丰采迄今又二十年循環遺製已隔九原為可慨也先生以貴游少登仕版諳悉典故負匡濟生民之志有父兄師友之傳習講聞雍容廊廟間坐致公輔宜無難者既躋卿貳一躋於莊衢晚年遂堅卧不起何其果於忘世邪今讀先生之詩其在京師作者僅什之三皆沖和粹穆卷舒自如罷官後作乃什之七往往多閒適郊園憑弔古蹟自託於山農田父酒人墨客之徒時或寄意於藥爐丹竈逍遙物外

絕少言及世事此先生之所爲有以自得於其中而不以仕已喜愠幾微見乎其辭者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可傳也歟先生諱清遠葵石其別號也世系及累官事實已詳見於志先生之墓者故特論其作詩之旨趣如此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子素伯著古今釋疑十八卷上自六經諸史下逮稗乘文字箋疏之分合得失郊天祀廟禘祫類禡雩望蜡臘之祭配先後辟雍明堂君后儲藩謚號章服禮樂律曆之制度學校像位籩豆樂

三民五
本朝國集卷九

五

子集

舞之等差天地旋轉日星經緯畿甸州都江河山嶽之形氣經隧陰陽運氣方藥六書反切九章勾股之藝術罔不蒐討類列考究折衷之乎極博而反乎至約予受而讀之承方子之命而序之曰天下萬事皆不外於理能即物以窮其理有至當不易之則焉紛紜酬酢一以貫之此所謂知要也予觀諸經訓故馬鄭王肅劉炫杜預范甯之徒互有同異輻輳不解而賈公彥孔穎達輩依注解爲疏義引伸其辭亦不能豁然無有錮蔽至於一人之言而先後矛盾學者惑焉未知所嚮自京兆居巢

二劉夾漈浚儀鄱陽諸公能言天下之至蹟其所講論亦頗有所發明而究未必折衷至當是以國家人凡有政事因革應博論者如宋時天地分合之祭僖祖東向之位羣言訾然無有一定予往者欲采注疏議論並古人文章仿荆川稗編以類叢萃略附己意以就正有道而職事瑣冗逡巡未果今讀方子之書能窮天地事物古今之變斂其心思才識以蘄於至當其真可以無恨也已嘗讀宋史禮志謂朱文公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所當行者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慨歎不已今由方子之書沈潛反覆此有矩焉有中焉窮微極渺深切著明庶幾考亭復作以爲知言其功豈直京兆居巢而已哉方氏自廷尉中丞太史以來世擅文學天下言文章者必推方氏太史嘗著通雅物理小識諸書援考該博傳於當世素伯爲名父子耳濡目染學有原本是書之作猶太史志也且方子鑿坏而隱標致高潔雅不欲以文采耀世觀其自序歛然若有不足不獨其學爲不可及矣

三民五
本朝國集卷九

六

子集

江左興革事宜略序

江左興革事宜略者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副都御史靜寧慕公所行事實吾友膳部誠齋盛君所輯而梓焉者也公以方伯擢中丞開府前後在吳凡十餘年蘇困息勞祛害櫛蠹善政畢舉其最著者興水利除荒糧救菑緩征其功德於吳民尤鉅云太湖爲東南巨浸江浙諸水悉匯於湖以入海而三江實縮轂其口前明夏忠靖公原吉周文襄公忱李康和公充嗣海忠介公瑞相繼疏濬之明末寢湮而蘇松常諸郡縣旱潦兼病受惠日深公爲

三才
懷國集卷九

七

子佩

方伯則首議疏劉河起鹽鐵口以屬於海以丈計者五千一百有奇次議浚吳淞江起黃浦東至施家港以丈計者一萬四百九十有奇即三江故道也其爲中丞則又濬常熟之白茆起支塘迤東入海以里計者四十有三又濬武進之孟瀆起奔牛牯迤北至孟城入江以里計者四十有八及其它支港次第興脩滂則資泄旱則資蓄有餘則用溉百姓享其利先是蘇松常三郡故有荒糧曰版荒曰坍荒版荒則阡陌縣巨彌望荆榛沙礫有曰而不可耕坍荒瀕湖海之壩波濤衝蝕有賦額而無

田江南地大物齋財賦之數然而逋負日積流亡日多而吏以賦入不中程往往負罪譴去率荒糧累之也公初以方伯入覲即疏請蠲除所司下其議屬甌閩用兵未及勘而罷久之會地震求言公爲中丞疏請益力得報可核除三郡荒糧二千三百五十餘頃民甚便之康熙十七年江南旱十八年又大旱民流冗道路屑榆剝樹以爲食公會制府合疏請賑先期告糴江楚間使者相望旣得請則益出帑金購米得三十餘萬石爲教條分下郡縣令各籍其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量地遠近設

三才
懷國集卷九

八

子佩

給糜之廠若干所給米之廠若干所病則令視藥醫死則視斂埋立法纖悉具備郡縣遵行之自十九年正月盡三月止所全活以百萬計又疏請盡蠲十二年以前逋賦而十三年以後一切緩徵尋奉 詔如公所請蓋

聖天子在上務以深仁厚澤愛養元元而公於地方水旱疾苦輒以上聞多見報可昔周文襄公撫吳立表開江脩復劉港屬歲饑穀踊遣人索金於江楚大賈航米驟集米價頓平然則公所處時之贏詘事之難易吾不知視文襄何如而行事適與

之相類詎非賢哉公撫吳五年以擊悍弁爲所討解組去既去而民益思公盛君因民之情哀輯所興革事宜彙爲一編屬子序予惟盛君意豈徒章公之功蓋將今後有考毋廢前勞以永爲吾吳利賴予既樂爲序而撫其大端書之不厭詳復者以此至於蘇松賦額之重已三百餘年前此涖吳者屢形奏牘公亦言之再三而猶格於度支之議是不無望於後來之君子

太子太傅益都馮公年譜序

吾師益都公致政歸之明年手次年譜一編以書

抵京師屬予小子序之公爲翰林當

世祖皇帝時最承恩遇

今上踐阼由少宰累遷都御史歷刑部尚書辛亥歲以大學士入內閣時年六十有三在閣二年即以老乞休

上曰卿精力未衰須七十當聽卿歸會滇黔蠢動三陟相繼用兵公侍帷幄贊密勿不敢言去至戊午年七十復疏求去

上曰朕知卿老顧朝有老臣爲重卿可憇然邪既而三藩次第削除海宇蕩平朝野晏然無事公求

去益力

上閱其老優詔許之是時年七十有四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也

上既聽公歸猶慰諭暫畱俟秋涼發數召入便殿懽若家人然一日畱公飯御閣東敕侍臣掖之遊西苑泛舟流盃亭所至輒賜酒果復命攜肴核歸第瀕行

上製詩章親灑宸翰賜之又賜銀章一其文曰樂志東山是年會

太宗文皇帝實錄成錄其舊勞又即家賜銀幣鞍

馬加太子太傅蓋

上難公之去及既去而受眷之隆如此予小子以乙未歲入成均公方爲祭酒受知最深得悉公生平大槩公居家廉儉食不過二豆好讀書至老不倦抱卷哦咏蕭然如寒士性洞達無城府聞非禮之言即義形辭色好推轂賢士大夫凡大廷議論及在殿陛間言事勁直不阿以此蒙

上深眷予間案史書所載漢唐以來宰相能君臣相得善全於功名之際蓋難矣若功成身退而寵眷不少衰得以耄年優游泉石如公者抑又難矣

蓋公遭逢清時荷令

天子仁聖篤念老臣恩禮有加而公亦能以忠誠自託於黼座久而弗替所稱主臣叶德一心三代以下良未易遽然則茲譜之傳非獨髣髴公之生平而本朝明良交泰之盛有迥非前代所可及者異日史氏亦當有所采云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記序

因事著述文人事也傳稱登高能賦遇物能名爲卿大夫之才蓋能賦則熟悉其山川原隰之廣陬道里之夷險以爲治國用兵攻守之法能名則習

三才

士

甘明

知其草木鳥獸蟲魚百物之情狀以悟夫陰陽五行盈虛消息之理古所謂閱覽博物君子故可以爲卿大夫也漢唐以後好文之天子亦盛選文士列置禁近遇有巡遊則從之以備顧問然愚考漢武宣之世司馬相如枚阜東方朔王褒張子儵諸人以文學後先侍從臯朔持論不根相如辭賦失實而褒等所至宮館輒爲歌頌時議其淫靡不急故天子意亦薄之他時公卿之選數人者不以與也近世若明二祖之從諸學士可謂盛矣然君臣之間猜疑却顧譽咎兼半論世者猶不能無慨然

今侍講高君以康熙十六年選直南書房其扈蹕上陵以抵塞外則自二十年始時六飛橫騫鈎陳遶午君以弱書生出入於期門射生間終日馳逐不離乘輿左右晚憩行帳飢不及餐輒觸事成咏或倉卒應制據鞍疾書不經剗度而妙合宮商時蒙上賞數數召入帳殿賜酒夜深乃退其才具敏給如此君不以自多也顧以其間述爲行記凡

三才

士

甘明

上之上膳長信宮祗謁陵寢及駐蹕賦詩校射班賞來朝諸部落次第必書至所過關塞亭障爲金元以來用兵處尤必攬其形勝詳其廢置年月根究得失瞭若指掌以及方言名物之類廣蒐旁羅纖微畢舉足以備昭代之典故而資儒林之考證以此知高君之著述雖小若自比於古之裨官者流而用意深遠矣今

天子方倚重君將待之帷幄之任謀謨之寄則傳所謂卿大夫才者非君其孰當之與子故樂爲序之益歎世之徒以文人目君者皆不足以盡君也

少傳高陽公心遠堂文集序

少傳高陽公心遠堂文集初刻二卷今增奏疏論記誌銘雜著凡若干篇共八卷皆公所手自論大

者也公以韋平家世遭遇 兩朝居端揆者三十
年天下後世仰放勳重華致治之極即有以推臯
變稷契之所以贊襄者公蓋無所藉於文章以傳
也然而臯變稷契之言具在後世文章之士豈復
有能逮之者哉文章家自梁隋而後始人別爲集爰
及李唐宰輔有集傳於世者若蘇許公張燕公張
曲江權載之韋處厚李文饒皆實大聲宏彬彬郁
郁一時文章之士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宋范文
正公韓忠獻公富文忠公文潞公司馬溫公亦皆
有集傳世其未嘗有意於文而指陳事理和平正

三
言
七
惟
圖
集
卷
九

三

上
五

大適用濟時雖歐陽之邁麗宕逸蘇氏之縱橫才
辯亦未能過之也當明之盛時二三豪俊蓋嘗欲
以詩歌古文辭鼓動當世之信從矣由今觀之其
與東里長沙震澤諸公之文規模大小爲何如也
今公旣已得事

聖主毘贊密勿使我 本朝之盛德大業絜美唐
虞抑又非唐宋明諸公所可幾及況公之文敷陳
治道損益文憲孕育元氣洞扶精微自有足與昔
之陳謨颺言者相爲表裏者乎以彼唐宋明諸公
若幸而逢今日之盛得從容廟堂之上如公之久

其發揮流露於文章吾又知有不止如當日之所
傳者則又重有感於君臣相遇之故也

宋金元詩選序

唐以後無詩之說予心疑之久矣文章之道以變
化爲能以日新爲貴天之生才無窮事物之變態
無窮以才人之心思與事變相遭而情景生焉而
真詩出焉不可以格調拘不可以時代限也從來
作者風會遷流體製各別義熙之作不類建安而
陶謝與曹劉並美永明之體有異天監而沈范與
江鮑齊蹤唐人未嘗祖漢魏而祧六朝後人輒欲

三
言
七
惟
圖
集
卷
九

古

上
五

宗唐而黜宋元夫宋元人詩風調氣韻誠不及唐
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如都官之清婉東坡之豪
逸半山之堅老放翁之雄健遺山之新俊鐵崖之
奇矯其才力更在郊島諸人上而輒云唐後無詩
是猶燕冀之客不信有峨眉羅浮之高揚粵之人
不信有盤江洱海之闊徒爲陋而已矣自明北地
信陽起倡言盛唐要東歷下後先同聲學者莫不
家開元而人大曆宋元詩集幾於遏而不行近代
操觚家乃稍稍復言宋元雖然宋元詩未易讀學
宋元詩亦未易也宋元人之學唐取其神理今人

之學唐肖其口吻所以失之彌遠今不探其本轉而以學唐者學宋元惟其口吻之似則麤疎拘硬佻巧室澀之弊又將無所不至矣故無宋元人之學識不可以學唐無唐人之才致不可以學宋元予嘗論之云爾前吳興守廣陵吳蘭次先生當今最爲工詩其稱詩實宗三唐而自唐以下無所不鉤貫以宋元人專集既汗漫文鑑文類所錄又不能精諸家選本互有得失於是刪次宋元并金人之詩都爲一集其所收者縱橫變化各盡其才之所至而粹然歸於大雅其疎野凡俗稍落稟白者

三才子
卷九

五

順天鄉試錄後序

康熙十有一年秋八月伏蒙

皇上命

臣某

副脩撰

臣某

典順天鄉試

臣

自惟固陋奉

命以來夙夜祇懼恐掄選無當以負

皇上簡命之意既竣事得士凡百二十有六人錄

文二十首上呈

睿覽

臣

例當賜言簡末

臣

惟

國家登用賢才以鄉薦爲始況 畿輔根本之地四方風化視爲盛衰者歟今天下之患在於百姓窮苦人材萎我

皇上宵衣旰食求治至急凡所以省徭役捍災祲爲小民計休養者靡所不至而尤樂得海內之士將與之共理焉乃

皇上所須以共理天下者如此其急而士多靡然不振其俊偉卓絕克副

聖天子旁求者十不得一二士習漓而實學衰非一日之故矣三代之時鄉舉里選以及漢之孝廉

三才子

卷九

五

五

五

茂才皆以其素取之後世專尚文藝則操觚之士莫不抵掌功名然自隋唐以來迄於今茲其制亦無有大變之者文章之道本乎心術而通乎政治蓋亦虞書所云敷奏以言之指而觀入之道或不出乎此也今之士子自其幼所誦述何一非堯舜以來脩己治人之要而習焉不察凡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與士子之早夜以思以爲如是而得如是而失者不過懸一第以爲的苟獲中焉則以爲無餘事矣夫今日所用以庀事臨民者取之雖非一塗而得之科舉者最衆惟平時無學問則無廉

恥而其體不立無學問則無經濟而其用不行
國家列詩書六藝之文以造就人才將有所用之
也乃朝廷用之之始已爲士子習焉之終於以
經國理人茫乎不知所謂不將與設科之初意悖
而國家之所屬望焉者亦豈僅爲士子一身之
榮已乎今多士雖未登政事之庭已與於興賢之
目矣自今以始其爲責也方大而爲期也甚遠異
日舉於春官策於殿陛由是納忠效信益求不
媿其言而施之實用使人謂

聖天子得人致治之盛自京畿始是則臣等所

以不負簡命之意而多士所以不負制科之典

者歟臣草野豎儒備員侍從親見我

皇上講學勤政夙夜憂思求賢若渴故與臣啓傳

入棘之日務求得實學以仰荅萬一而於是錄也

既拜手敷陳且以爲多士勗焉

大學士孫公史億序代

自秦并天下建郡縣而後能以其治幾比隆於三
代者唯兩漢而已上之恭儉仁厚寬刑薄賦下之
危言讜論豐功偉節雖至於末世不改又得司馬
班范之徒爲之撫拾衆史鋪張揚厲垂之不朽而

其間始治而終亂此忠而彼佞又能一一摹畫以
盡著之於後世於是讀三史而貫穿融會之以上
下二十一史之編纂可一屈指而數之矣自唐以來
讀史家除注解諸家外厥體有二一則鉤稽年月
分別體製是爲考訂之家如劉知幾劉敞之類是
也一則敷陳事情旁及文字爲辨論之家如蘇轍
呂祖謙之類是也然皆蔽於目睫未爲兼通昔人
云讀史者要如我身處其地平情而論之孰爲得
孰爲失務得其至當而後已然非經事多而嘗變
久則其識見容有所不及而其議論亦未免陷於

一偏此讀史之難也大學士孫公以宏才偉抱出

入中外參預密勿者有年所當天下之是非成敗

人才之賢愚邪正耳聽目記諸於神明故其致政

之暇日讀三史隨其所得筆之一字一句旁見側

出不特以資談助廣聞見當其批卻導窾摩挲五

百年故紙而神接於三史氏之間又旁及於蔡邕

荀悅袁宏謝承華嶠袁山松數十家者而與之揮

斥其意見折衷其是非則實足以爲治天下國家

之龜鑑此古今未有之書也聞公家居所成書尚

若干卷恨不得盡見又念與公生同里薦於鄉者

同歲公今方如歐陽公一琴一壺一碁偕其金石圖書數千卷自稱居士以徜徉於潁水之上予特爲世網牽絆求一清閒自適之頃不可得不覺撫此卷而慨歎已

家兄字若詩集序

予與家兄字若爲再從昆弟伯母顧夫人即吾母之姊予童時每與兄同過外王母家比羣從游處更密兄長予二歲九齡能作詩歌小賦談述經史滾滾可聽猶憶一日會葬外王父畢泛舟巴城湖過黃旛綽綽墓兄左手持巨觥右手操筆作七言長

三言六

九

歌頃刻立就坐中諸君無不頰首屈服其才思敏捷如此外王母何夫人知書有識鑒每撫兄與予曰楊惲爲史遷之外孫魏舒成寧氏之宅相老年屬望惟汝二人予是時亦略通文史然不逮兄遠甚壬癸之間兄在饗序聲名益起同邑顧公宗伯家伯父中允歎賞不去口兄既銳意爲制舉之文而恒以餘力研究離騷文選及漢魏六朝三唐之詩會東南多事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邨兄往依之朝夕討論故詩日益工丁亥以後兄恒讀書郡城封谿與諸名士倡和輒擅場林山人若

撫年七十餘稱老詞客得兄詩輒手錄小楷置懷袖間燈炮客散猶拈管賦詩索兄酬和一時之能爲詩者莫不推吾兄也兄久不得志於有司嘗渡揚子過淮東浪游潁毫陳許間所爲詩更富予亦好游北極幽并南至嶺海於歸也必以所作詩文互相考質予見兄作每輒然自悔欲焚其藁大約兄之少作才氣奔騰追風掣電古歌樂府淩厲無前穠麗間似駱丞奇險或如李賀旣乃咀味襄陽右丞東川左司諸作久之而歸宿於少陵昌黎兄才固不可及而學詩亦凡數變矣今刻其詩若干

三言六

九

手

句

卷命子序子惟二十年來人事稠雜雖未能與兄時時相見如少時游處之樂然惟予知兄爲最詳因略識之如此

脩史條議序

余鄙無似猥以明史開局院長葉公屬同舍弟中允預纂脩之役時舍弟都御史爲監脩辭於院長弗允因日夜蒐羅群書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隨筆記錄以示同館諸公未幾中允以疾去葉公下世某被命同學士陳張二公侍讀學士孫公侍讀湯公暨門人王庶子爲總裁官而舍弟罷

柏府之職留領史事益以向所討論者詳爲商榷得六十一條存之館中庶幾相與整齊慎覈以成一代信史無負

皇上簡命而已自惟腐儒通籍十有五年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兼以兄弟蒙恩並預筆削雖遭坎壈仍握鉛槧敢不竭其遲鈍少荅涓埃惟是成珍裘者以衆腋而溫構廣厦者以羣材而就所冀同事諸先生詳加商訂毋致牴牾熟探劉氏之史通冀免唐書之糾謬

桐城張西渠詩集序

三言五言

圭

龍眠張西渠先生大司空敦復公之賢兄也十年前秉鐸吾吳當事者以循卓奏聞當歷簿領而先生遽拂衣歸予向者家居時嘗捧袂雩壇之下深仰止焉先生歸日與其友陳滌岑潘蜀藻姚羹湖相唱酬龍眠詩格清高刻露大江以北推爲翹楚滌岑蜀藻予久聞其名未得相見羹湖爲予總角交諸公年皆七十餘獨羹湖六十三先生有別業在宅西曰勺園與諸公爲真率會花時則舉行亦謂之曰花會各賦詩以記之想見李公麟宅下華顛數老扶筇載酒居然圖畫令人神往予方得請

南還行有日矣遡牛渚眺瀟岳蠟屐龍山嘗在夢想吾郡蘇舜欽滄浪亭先生講肄之地鄧尉包山林木深秀先生其尚有意乎宿春之日書此屬大司空遺之

焦林二集序

詩之爲教也風與雅無以異也然而黍離降而爲風聖人於此恒有不得已之防焉非謂風之不如雅也詩至於風又降而爲列國之風而變而無所復入矣是其音節之間疏數之數厚薄廣狹之今必有不同者矣變至於風無所復入而溢而爲騷

三言五言

圭

又由騷而爲曲爲引爲歌行各體樊然並出漢人因之收爲樂府夜誦代著新聲三百之遺無幾聖人知其然而欲爲之防而不得故於雅亡之際有深憂焉自樂府衍而爲五七言寂寥於兩晉淫靡於六代唐人振其頹響而五七言近體復生則又漢魏六朝之極變而與三百篇迥別者也然其盡態極妍而無可復加亦何異風之與雅乎作者第守此足矣宋楊劉以前猶稍規前製蘇黃決其藩籬南渡以後學蘇黃者又失蘇黃之所本故立論愈快說理愈透而舉唐人蘊藉渟渟之意蕩然

無復遺餘豈非詩道之又一大變乎有明何李輩起於是思變而反之初盛其變是也其所以變者非也今人槩舉何李而訾警之承學之徒末師競是其目中初不知三唐為何物況於隋梁以及建安以還則欲爲唐人之防於此時者非夫鉅公碩儒擅博通之識尋源竟委以大肆其詞於絕學將廢之後固不能以單詞隻語塞群聒之喙而使之折而從吾之教也恒州尚書梁公焦林二刻成子受而讀之其風調高古不落凡近是已而於其所謂妍練精切穩順聲勢者亦能斂抑其才氣而與

情園集卷九

主

補刻編珠序

編珠四卷隋大業七年著作佐郎杜公瞻奉敕撰也凡十四門門各有類惟取其事之切於用者故卷末不多攷隋經籍唐藝文二志並無此書他

書錄亦皆不著蓋凋零磨滅久矣詹事江村高公偕余奉命校勘閣中書籍得之已逸其後二卷詹事喜而錄之既南歸則又加之是正而博采故實以補其闕仍爲四卷又廣其門類之未備者外爲二卷而編珠乃爛然成書矣按歷代史志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志始別爲一目自魏晉以逮南北朝君臣宴集每喜徵事以規學問類書於是漸多然今世傳歐陽詢虞世南徐陵排纂皆唐初時人而志所載隋以前書如皇覽類苑壽光書苑華林遍略等書當時極貴重其卷帙頗繁今皆無一簡存者即如戴安道顏延之之纂要沈約之袖中記珠藁其書不過一二卷亦盡已散逸獨編珠猶得其半詹事從而補綴使殘闕以完豈非快事與閣中書籍虞山錢氏以爲數代之遺編在是而明末多燬於兵火以余所見萬曆時張萱內閣書目存者十不得一二猶往往有宋雕舊本并皇史宬所藏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往者嘗語詹事值

情園集卷九

主

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能聞幽表微幸來日勿
忘此言也杜公瞻亦無表著談藪嘗載隋京兆杜
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嘲謔者即此公瞻無疑
吾未知其人何如顧得藉我詹事以存此書有厚

瞻園文集卷第十九

名十四

瞻園文集卷十九

三

子重

瞻園文集卷第二十

序二

扶風忠節錄序

自古忠臣爲國當勢不可爲之時以一死自靖宜
與戡亂討逆者有難易然而論世之士往往相提
並論未嘗少軒輊焉何哉蓋天下不軌之徒其植
根深其取類廣一旦變作世之昧義好亂者旣已
闕然趨之其間庸人畏死亦多貪昧隱忍不敢顯
斥之曰賊以爲微幸苟免之計惟志節之臣不然
守道旣堅審幾自熟當衆人觀望前却之際早已
決死而與之抗大義所在炳如日星於是天下之
人莫不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相與束躬屏息
不敢妄有所信嚮夫然後良將勁兵厲甲以聲其
罪而賊始窮蹙以待死豈非死事者之所爲有以
倡戡亂之先而作其氣耶是故常山死而後汾陽
得以收兩京司農死而後西平得以清宮禁露臺
死而後新建得以一戰而縛彊藩踵其後者厥惟
我廣西巡撫襄平馬公方孫逆之戕都統王公也
粵人或疑爲報怨又或疑爲擅兵悠悠之口未敢
遽以叛逆加之自公闔戶自經矢死力拒揭大義

以示粵人而延齡專殺應賊之罪始無所容於天地間既而不死待救密疏告凶始遣其長子繼遣其孫與次子歸闕時尚可生公亦何取於必死所謂從容以俟命者也及乎拘囚既久再經吳逆迫脅轉加始戮其二子既戮其群僕以至妻妾女婦併命於一日時既當死公絕不濡忍須臾所謂慷慨以赴義者也公歿未二年而湖南定百粵平劇黔蕩滇功成破竹莫非公之義烈有以感激之而使然也公喪歸葬之後長子今少宰公輯賜葬祭御製碑文及誌傳諸篇題曰扶風忠節錄

傳經堂集序

王

子

而屬余爲序夫褒忠之典視賞功不啻過之者蓋實見夫死事之與戡亂事不相謀而相成也方今聖天子特命館閣諸臣纂脩平寇方略昭垂萬世爰引伸斯意爲序以傳之

卓氏傳經堂集序

卓氏自侍郎忠貞公而後數傳至入齋左車珂月三先生以經術文辭知名於時今火傳及其子肩域並能世其家學火傳於是即其塘西里居建三先生之祠又爲堂以藏遺書本入齋之意名其堂曰傳經而四方之士先後交於卓氏者火傳必乞

其詩歌古文辭以表章其遺烈至於盈筐累牘而猶求之不已瘡域之來京師挾冊而馳凡士大夫之能文章者未嘗不有得焉所謂傳經堂集者也余讀而嘆曰嗟乎六經之道無所不貫以君子之所先務言之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易者固莫著於經矣卓氏之先忠貞公在明建文朝先事策燕邸之變請徙封南昌而陰奪其兵柄其事與漢鼂錯無異唯錯之說先見信用及其既也七國敗而錯死於讒忠貞之說不見納而文皇帝之大業以成公亦竟以忠

傳經堂集序

王

子

死成敗雖殊二君子之奮不顧身以爲國家一也余頗嘗疑天之報施忠臣若卓之子孫多著而錯至於族滅亦獨何哉漢之初年當秦焚詩書之後文帝始詔太常掌故錯就伏生受所壁藏尚書則錯者豈非經術絕續之所關而宜其終身以之者乎及觀其上書言皇太子則所急者曰知術數迹其平生所欲施用本申商削刻之學受之張恢生者是也是錯之死死於權智而於經術且不啻以身叛之何論無後乎忠貞公竭誠盡慮防變未形而臨難赴義一歸於至正而不可易此非深有得

於經術之純粹者不能其子孫伏匿江湖間幾二
百年代有聞人以祇承講求於是至入齋左車珂
月乃大發聞於時若忠貞者詩所謂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也異乎錯之操申商之學以自戕其類矣
爲之子孫者讀其遺書觀所以名其堂之意而益
求乎六經之道雖白首不足以究其業而於區區
乞當世之一言以表章其先烈抑亦末矣且吾懼
其無暇也因進盾域而勉之并寄語火傳者如此

南芝堂詩集序

論詩之旨有才學人人能言之然所謂才非特

卷五

四

聲調流便而已也所謂學非特記誦淹洽而已也
組織以成文鏗鏘以成聲此可以爲詩矣而詩之
本不存焉詩之爲道本人情窮物化通諷諭發性
靈其用至鉅非夫魁奇俊偉之士蘊涵於中而旁
薄於外者莫克以爲故明達物務之謂才練曉今
古之謂學兩者雖不主於爲詩而非是無以爲詩
之根柢今夫學畫者終日規模形似而意象不越
尺幅之內誠以帝王宮闕名山大川爲之本則神
矣學詩者終日研窮聲病而旨趣不過蟲魚月露
之間誠以風謠政治民情物態爲之本則大矣少

陵之詩雄壓百代豈特格律云爾哉天寶以至大
曆秦蜀以至衡湘將吏之馴梗邊塞之安危民物
之登耗山川之險易一一籍記而圖列之是之謂
詩才是之謂詩學後人不得其源依倣而步趨之
其亦淺之乎言詩矣余年友盛君珍示少負英絕
之姿文名噪天下既壯慨然有經世之志三十年
來多更事故馳驅南北攬結豪俊於朝章國
典民風政術細大無不留意具究其所以然故其
爲詩本之以忠孝經之以風謠觸境緣情劉摯條
達松塘行吳趨行江心寺頌忠烈也關山曲行路

卷五

五

欽明

難感時事也崔鎮歸仁黃河諸篇歎民力也其他
送遠贈別之作並指事述情文不虛設由其才學
精深橫目之所擊衝口之所吐造微極致未嘗與
詞人競聲采而自非研窮聲病之流所得窺擬學
詩而宗杜陵此其標的矣珍示少從夏考功彝仲
游與雲間婁東諸先達相切磨既出王戶部貽上
之門稱詩尤精今其集中詩體勢風格無所不善
特其感物造端最得詩之元本世人習知珍示之
文章而不悉知其才與學之有大用於世余故具
論之今珍示行赴京師將以其所蘊蓄者施諸邦

家見諸事業固不屑屑以其詩名而其詩之工又
可掩乎哉又可掩乎哉

梅耦長詩序

往愚山先生爲余言宣城詩人近推梅耦長第一
今年春耦長與其族尊淵公千里拏舟而來爲君
母壽留余山園者旬日因得接其言論誦其歌詩
慨然歎梅氏之多才愚山之篤論也別去匝月耦
長寄余吳市吟一編讀之翩翩俊邁令人想見其
青簾白舫上下楓江笠澤間也世嘗稱詩人喜游
蓋以爲山川祠廟之迹草木蟲魚之名足以廣見

懷園集卷十

六

統攸

聞資採掇而已此淺之乎言遊亦淺之乎言詩者
也夫詩之爲道雄放高華綺麗幽折是不一體勁
疾沈繇飄揚淒婉是不一聲憂愁恬愉感慨思慕
是不一境作者必究其體極其聲窮其境乃可名
家譬之辨七弦之燥濕而後雅琴可鼓察六脉之
變動而後大藥可和也然使枯坐一室吮墨含毫
極功力之所至分寸已極不能自進一旦行游異
國覽其風謡觀其變態奪境移情有莫知其所以
然者少陵之詩客秦上隴居夔入蜀出峽渡湖每
易一地則詩格變而益奇張曲江晚年詩詞清婉

人以爲得江山之助游之有功於詩如此耦長之
詩朴健有老氣此編顧以風調見長得非湖山煙
月資其朗藻者乎夫吳音清俊而濟之以燕趙之
沈雄秦楚之蒼莽則勝矣而學者常苦局於一隅
不能變化耦長師承家學富於年才有愚山淵公
諸君相與切劘而宣州居大江上流舟車旁達從
此以往吞吐雲夢卷懷華嵩其詩體之奇將霞蒸
霧變千彙萬狀而未始有極也吹簫叩劍之餘音
何足以域君哉余詩學荒落久矣以耦長千里雅
懷輒敢抒其臆論愚山聞之必有以正我也

三百五

懷園集卷十

七

約

七頌齋詩集序

潁川劉公勇先生天下駿雄秀傑之士也起家進
士爲天官郎以文章意氣擅名中外者三十餘年
需次家居不幸病沒沒之日士無知與不知莫不
惜其才而悲其不究於用余與先生交舊竊愛慕
先生之文辭恨未得盡見今年春先生之子進士
君元嘆來吳門出七頌齋集若干卷屬余序之因
是得頗讀先生之詩嗚呼詩之亡久矣莊周稱詩
以道性情元微之序少陵詩以爲自非有爲而爲
則文不安作昌黎言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蓋昔人稱詩之旨如是近代之士逐偽而
衛真肖貌而遺情是故摹倣蹈襲格之卑應酬牽
率體之靡傳會緣飾境之離錯雜紛糅辭之枝其
所以爲詩者先亡則其詩之存也幾何矣先生以
邁世之才早負盛名致身華要交遊滿天下宜其
爲詩雲蒸泉湧丰容華贍乃今讀其集幽思奇語
多在筆墨畦徑之外若秋高木脫而白雲孤飛也
若濯足清泠踞石彈琴令人忘返也若聞晉人清
言味之竟日而彌永也蓋先生爲人儻磊落雖
聲望通顯每浩然有超世之志讀書學道耽好山

三石齋集卷五十一

八

初臣

水嘗遊蘇門見孫鍾元徵君願棄官爲弟子居彌
月築堂留琴而去經太原特訪傳青主於松莊坐
牛屋下相對賦詩移日其高寄如此以是知詩者
乃偉人豪士之事非夫雕蟲篆刻齷齪小夫之所
能爲也今人作詩徒能多耳未必可傳先生詩雖
不多要爲能自言其情其必傳何疑焉七頌齋者
先生雅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王績韋
應物之爲人圖而頌之以類其齋因以名其集嗚
呼是可以見先生之風致矣

傷寒意珠篇序

傷寒意珠篇者吳縣韓求鶴所以闡發張長沙仲
景之書也仲景文辭簡古奧質今其傳者不無殘
編錯簡晉王叔和爲之撰次括爲歌詩或設爲對
問或有所續著要皆不外仲景至金而成無已爲
之注然亦隨文順釋不能大有所發明明王宇泰
作傷寒證治準繩稍爲更置其章句而卒不能出
其範圍也其後有老儒方執中者作爲傷寒條辯
一書不甚行於世近喻嘉言竊其義作尚論篇世
之祖述仲景而發揚之者非一家矣來鶴自以其
說實前人所未有其所自得者余蓋不得而

三石齋集卷五十二

九

士玉

知也余常操兩言以求醫曲禮曰賢不三世不服
其藥言功已試而無疑也物理論曰醫者非仁愛
不可託非聰明理達能宣暢曲解不可任言學醫
須讀書也來鶴魏國忠獻公之後在宋市藥之禁
甚嚴而其家以忠獻故得市當時謂之韓府藥局
者也其子孫因以醫名於世明永樂時有院使公
茂者與戴元禮齊名傳之來鶴之大父俱精於其
術則非直三世而已也來鶴少而工爲文章有聲
鄉校困於舉場者久讀書益多以其餘閒通其家
學與徒守先世之故方者相去倍萬也則其所以

闡發仲景之書而自以實前人所未有者豈不可信哉

陸雲士北墅緒言序

陸君雲士高才績學連不得志有司以詩人游輦下諸公間既而應薦試詩賦

天子殿前復報罷親老矣遂捧檄莅郊廓為令亡何以憂去既除來京師需次銓曹出其所為北墅緒言屬余序之雲士為詩長於五言古體王阮亭祭酒以為得漢魏人遺意其他文章亦有原委自成一家言而北墅緒言者其所著雜文也夫以文

三言一

十

三五

為戲始於漢人如王子淵僅約揚子雲逐負漫淫於六朝則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章琳有鮒表近乎俳而實文之一體昌黎毛穎傳亦其類也其後遞相祖述不可具舉蓋才人志士沈淪下僚不得與於朝廷大著作有時滑稽諷刺亦大雅之所必取也雲士此編類乎前之所云者蓋其湛思經術之餘勤心政理之暇適然有感直寫胸情而與古之傳者同工異曲雲士洵可謂多才已然此特其緒言云爾

宋荔裳觀察得三代誥命序

萊陽宋公荔裳觀察自登進士由吏部駁歷監司至浙江按察使遭蜚語下請室久之放還徜徉吳越間者數年稍稍上書自理

天子察其寃特還故官補授四川按察使又給以分巡浙東叅政時所得三代誥命於是京朝士大夫將致燕喜於公以子與公文善請予為敘誼不可以辭宋氏為萊陽巨族累世貴顯公之祖贈太僕烽岡公性剛直博於學問年七十餘賁志以歿考贈太僕長元公以進士令清豐歷禮吏二曹陳情終養遭城陷以死公之為浙臬也以族子

三言一

三言一

十

三五

告變被逮鐵環琅璫禍幾不測荏苒十年之間仍得以朱旗曲蓋司憲益州且龍章炳耀以寵其祖若父豈非宋氏世有名德源遠流長慈孫孝子能光大前人之緒雖歷險阻患難而天之佑助之者固歷歷不爽也與予嘗考人主褒美臣下必追述其祖父之世德者所以嘉寵其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忠孝者也昔周召穆公旬宣江漢告成於王王錫之圭瓚鉅鬯穆公稽首對揚作召公廟器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衛寵其臣孔惺亦假於太廟稱莊叔文叔之勤曰纂乃祖服纂乃考服因論

謨先世之美而明著之以施於烝彝鼎然自漢魏之間斯意漸微至唐世始有貤封之典率抑殺於子孫所居之官如宰相權德輿大師田弘正皆贈祖父官有差而宰相宋璟惟贈其父衛州司戶爲戶部尚書祖務本無贈李光弼父雲麾將軍楷洛贈幽州都督司空祖以上無贈宋雖有贈官而不同對爵惟今日國家之制視前代爲無憾宋公親捧綸綍還故里告於祠墓勒諸貞珉顯揚其祖父斯以見我國家之重念勞臣爲臣子者當益圖所以弗墜先業仰副

天子之恩命是在公勉之而已

黃庭表文集序

始余在家塾聞婁東諸先生以經學倡起黃君庭表弱冠有名嘗以試事至吾邑余一識之其後余補博士弟子員與四方士往還因得交於庭表蓋庭表爲科舉文字時其巾箱中所輯經解累牘矣其言曰文章皆本於六經六經者百家之權輿前古聖人制作備焉猶涉江漢者必溯源於岷山蟠冢非是爲無本也旣而與余同貢入太學日益有聲未幾成進士久之僻居海上鬱鬱不得志余兄

三言六九
惟園集卷十

幸

子公

弟勸就選人釀金以贈其行會有詔徵天下宏博之士余首以其姓名言之當事登薦剡試詞賦稱旨乃改官翰林然而庭表之文所尚者經術詞賦其餘事也其在史局慨然有志於班馬荀彧撰志傳最有體要又修一統志浙江郡縣皆其所裁定所論辨刊削極精當然未嘗以此自誇其操行脩潔在京師杜門謝客寂寂也余與庭表嘗經月一見見必與往復論古衮衮不倦今年冬以改卜先人域兆請歸集其生平所爲文得三百餘篇屬余爲之序而其言以爲可序吾文者四人則孝感熊

三言六九
惟園集卷十

幸

子公

公濩澤陳公睢陽湯公併余而四也余何敢當孝感公吾師也學問經濟爲今之朱仲晦真西山濩澤睢陽吾前輩皆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三先生旣序之矣所以發揮於吾友之文者宜無餘蘊庭表徒以鄉曲之誼故舊之情而不能已於余之一言乃不敢固辭即以曩者定交本末及聞論學大旨以復於庭表而已庭表所著經解失之於湏江急湍中今所存者易學闡一錄及諸經論說一卷而已蓋集中什一也豈不惜哉余嘗論王遵巖之稱唐應德謂上下二千年間直接季札子游其標

榜未免稍過而今人好排勝已見庭表仕宦落落向之親暱愛誦其文者頗擲掄之反加訾毀豈知庭表之文不苟作後之讀其書者雖千載而遠猶當知其學問之本原況於余文數十年親見其畢生嗜學實心媿之其好為議論者亦未返而自思已矣

隨輦集序

隨輦集者少詹事錢唐高君侍直扈從之所作也詹事文章妙天下以恪勤慎密受知

聖天子載筆 殿廷侍奉密勿者數年於茲感恩

三言

情園集卷十

五

初

紀遇形諸篇章積成卷帙因 御製詩有隨輦之言敬以名其集屬乾學序之夫詩始於賡歌通於樂律將以鳴國家之盛宣忠孝之懷此其本也中古以還風騷之體盛而雅頌之義微激昂感慨之詞多而和平窈眇之音寡於是乎有窮人益工之談有不平則鳴之說蓋詩人之溺其職久矣自昔名世宗工如李白杜甫蘇軾陸游之倫何嘗不思揚光蜚英竭筆墨之能潤色鴻業而無如身在萬里希得近天子之光華即嘗一侍班行望屬車旋出在疎遠因而想像儀衛眷戀闕庭凡其鋪張揚

厲者適足以為沈吟悵慕之資而已茲非其不遇歟我

皇上稽古崇儒延登才俊之士孜孜如弗及而詹事首以文學被寵遇賜第周廬日直禁中備顧問駕所巡幸輒從 御製詩篇每令屬和慰問頻仍賜賚稠疊

主上右文誠超邁百王而詹事之遭逢逾於古人遠矣夫不登崇臺不可以言高不窺九淵不可以言深鄉曲小生驟而頌甘泉賦羽獵雖工弗類今詹事身依 日月親觀天廷紫宮之崇閣千乘萬

三言

情園集卷十

五

初

騎之雄麗與夫奎章宸翰之日星昭回重以篤膺殊數存沐恩波忠孝之思鬱盤於中而洋溢於外其詩之昌明渾厚粹然大雅有卷阿魚藻之遺音而非尋常應制之詞所可及宜也乾學歷官侍從亦數奉豹尾之清塵而文筆無淺無能發揚萬一讀斯篇而知非常之遇必非常之材為能當之而無負也於是乎書

陝西鄉試錄序

代

皇上御極二十有三年而當甲子一元之始是歲大比天下士儀曹案故事列典試名上請

上重其事命毋循往例并具先經典試者名聞
制曰咨汝某其偕某可陝西竊念臣江介小儒往
者已嘗分校禮闈矧敢多又以滋負疚於知人之
哲尋又伏念藉是役也得士以儲待 國家他日
之使出長入治庶幾塞報稱於萬一乃戒裝首途
二旬而抵其省會監臨都察院都御史臣某實重
其事訪悉有嚴提調官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某監
試官按察司某官某規畫細大罔不畢舉臣某
臣某與同考官知縣某等告於司盟戰栗受事爰
進提學僉事臣某所取士若干人鎖院試之得文
之中程式者若干卷拔其尤者刻之爲陝西甲子
鄉試錄而臣例得有言以引其端夫鄉試之有錄
也其諸古所謂獻賢能之書爰自乙卯裁省闕
焉至今
天子以舊章不可廢也俾從其朔臣顧何人遭遇
之榮若此乃旅所得士於庭而告之曰多士亦知
夫古司徒三物教民之義乎六德六行六藝爲三
物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其發而爲言者又六藝
之餘而即其辭之險易顯晦可以觀其人心術之
端邪氣質之純雜則今之科舉取士未嘗不有以

深求其本源而古之論辨官材者亦未嘗不試人
以言也多士之得與於是者言也而其所以言者
必自夫三物者也陝西古雍州其省會則宗周畿
內之地秦漢唐之所因也直西北幅員愈廣徼塞
益斥兼古涼秦梁三州而其風俗往往不甚異於
古人才質直厚重有彼都人士之遺風巘樓谷處
懷遜世之高節者至今尚有人也以周官之制言
之豈非六鄉六遂沐浴於三物之教最先者乎吾
聞吳季札之觀樂也稱秦爲夏聲夏者大也蓋以
其風俗勁猛車鄰駟鐵車馬之盛馴至強大云爾
而平王東遷以前雍州之治秦漢之故都皆在王
畿之內有文武之豐鎬靈臺辟雍故址所爲講學
行禮者往往而存札之稱二雅云見先王之遺民
有文王之德稱頌云五風和八聲平以爲盛德所
同至其於二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其作詩之地
風化所起爲豳岐及終南山此皆周之故札亦稱
秦爲周之舊則夫所云夏聲者特就秦之政教言
之耳然而周文武之教化雖經秦變易之後而其
風俗猶有存者故先儒謂其土厚水深其民厚重
質直以善導之易於興起而篤於仁義豈虛也哉

比年西南用兵秦地繹騷然獨能矢同仇之義折
筭以驅禦自逆孽既平

天子念秦民困苦軫恤有加湛恩汪濊無不沐浴
厚澤今國家益弘作人之化

聖德淵醇有雲漢爲章黃流在中之美則雅頌所
稱比之豐鎬爲已過之其所光被也遠矣多士幸
生其鄉列於是錄者豈直以其科舉之文爲中於
程式而已哉必將有以仰副我

皇上德造至意以不媿於先民有作其可也夫書
其德行書其道藝是獻書之本意也臣故綜其原

惟國集卷十

光

流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戊辰會試錄序

國家典章完具公卿大夫循理奉職足用爲治獨
衡文之任視他職事爲難聚天下才俊之彥比度
於豪芒分判之間少有不明明且當則議論滋起即
明且當矣人各享其敝帚鮮有能降其心以相從
者然文有定論物有定稱或一時而即服或久之
而後服其是非得失不容誣也康熙二十七年戊
辰會試蒙

皇上簡臣熙臣乾學臣其範臣重爲考官臣臧

闕庭惶悚累日仰惟

皇上神功聖德度越千古臨朝聽政不遑日昃璇
璣神運興致太平間以其暇措思經術留意文史
發揮千聖之奧闡繹百王之秘蓋將上規姚典下
述殷盤

聖學淵深誠非編削磨研之臣所能仰副萬一至
於委任司衡瑣闥取士所以牢籠豪俊模楷人倫
臣乾學資力譾陋何以克當既伏而思之司馬光
自言生平無不可告人者惟其誠也其所以語劉
安世者亦惟其誠也心有所必盡力有所必竭才

惟國集卷十

光

有所不用智有所不矜一時之毀譽固弗暇計矣
臣竊念入官以來以編摩爲職業材固弇淺再再
將老

皇上不以臣鄙鈍頻加擢用生成之感同於天地
然未有涓埃可以報稱者學問荒落才具疎略比
於朝士之中最爲庸下差可自信者誠耳自拔坊
局洊膺右職雖事任有緩急曹署有久暫要皆以
實心不敢聊且當官盡職矢心幽獨遇事不可持
之斷斷坐是多所觸迕然臣亦不敢恤何者誠不
敢欺君父也校文之役自來流俗議論皆以風

氣高下當追逐時好不當苟為異趨又有謂士子得失有命主司亦不能強何用多煩擬議又言士子雖試三場實視首場書義為去取甲乙其經義及格而已至二三場乃有數策點判之諺此言非獨主司即士子亦自以為然以故通經績學者愈少胥天下而務為淺中速化之術敗壞人才貽憂世道他日見用其詭遇之情弋獲之術熟習以為固然豈復能出身為國少有建樹臣謂為此言者皆他日不肯盡誠苟且塞責以欺罔朝廷者也若臣少有此心天地神明實所共鑒賴同事諸臣

情國集卷十

十

世

才識皆勝臣欸欸精誠並相證諒自瓊院之後覃思校閱常恐悞失一才既筋力就衰燭光摩蕩老眼昏花然批閱每過夜分乃止通懷咨訂審決去取標題甲乙遂告成事雖未知文體視古何如要於竭忠盡能不欺君父則臣等皆可以自信者也臣竊觀

皇上用人行政孳孳求治凡事必以實心精意感孚萬類臣等幸事

堯舜之主曠代遭遇不敢不仰體

皇上之誠以當官任職蓋不獨校文然也要之別

裁偽體力汰浮辭拔通經績學之士以助文治之成臣等實矢之司盟竊比於古昔先民執事有恪之義焉自茲以往士皆湛深六籍含咀陶咏有所自得知淺中速化僥倖於一時之為可愧沈酣泛濫篤實輝光文運不振在此日矣因舉易文言乾九三之義進多士而告之曰夫子不云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後世辭章之學所以為未可幾於道者豈非以其弗誠哉言之至誠風雷且為之感動然後乃可以居烜赫天壤之大業今多士惟不敢為淺中速

情國集卷十

十

世

化之文而本之以通經績學特誠之小者耳推而大之今之連篇累牘皆對君父之言也亦所以質之於古聖賢者也異日立身行己事上使下一端之負疚則為不復其言有欺君父而獲戾於古聖賢矣多士其朝夕惕厲黽勉報塞以上應乎

聖人之作孚而取則乎古大臣之悲忱也是等心也多士識之哉信能服膺斯義體認而擴充之則國家既收得人之效而臣等亦藉以竭以人事君之誠矣臣謹序

田間全集序

三十年前桐城姚經三嘗手一編示余爲其同里錢飲光先生所撰田間詩集余日夕諷誦心儀其爲人已得讀其文則益慕之恨不即造席奉教也歲壬子冬忽來都下館余座師龔端毅公家因與訂交歡甚明年余將出京與葉訥菴張素存諸公邀之共遊西山蕭寺清宵劇談益悉其生平本末暨余家居二年再入都以丁太夫人艱歸先生時訪余廬居或不至亦因風便通殷勤焉丁卯春余在禮部方有文史之役即安得飲光先生北來一

三言
三
情園集卷十

五

報

切與就正乎分兩月光祿饌金寄樅陽爲治裝惟慮其老不堪遠涉耳乃健甚慨然脂車旣至盡出所著書所謂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莊屈合詁及諸詩文讀之真定宛平兩相國及余季弟立齋皆篤好之因謀爲授梓以傳吾觀古今著書其人未有不窮愁者先生自甲申變後南都擁立新主姦邪柄國羣小附之濁亂朝政而爲之魁者其鄉人也以夙負盛名之士慷慨好持正論與鄉人迥及其得志脩報復固欲得而甘心焉刊章捕治將興大獄於是亡命走浙閩又自閩入粵崎嶇絕徼數從

鋒鏑間支持名義所至輒有可紀旣嶺外削平窮年歸隱乃肆力著書今且四十年矣今夫易聖人所謂憂患之書也泰否剝復諸卦爲君子小人消息倚伏之機而詩之作也則又多出於貞臣志士感慨激揚之懷好賢如縑衣惡惡如巷伯皆有不客自己者先生旣窮而著書乃尤致意於二經又有取於蒙莊之曠達悲正則之幽憂手輯其書爲之詁釋其志足憫矣其他遊覽紀載投贈之作無非原本此志未嘗苟作也頃以校書至吳寓余花谿草堂且一年所今年余乞歸迎余於惠山年七

三言
三

情園集卷十

五

十有九登山渡澗上下相羊不異強壯少年飲酒談笑與十五六年前無異莊生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然則先生固人中之松柏而其所爲文亦猶夫凌霜犯雪之菁葱挺秀非凡卉之可比擬也余幸得官侍從歷卿尹兄弟受國恩至重顧於青蠅貝錦之詩恒兢兢焉憂愁偏側不能終日余特服先生能信心獨行卒自免於小人之機械而余不能隨時韜晦以終脫於憂患序其集有深感焉

日下舊聞序

余年二十五克貢入太學摩挲石鼓文字討論燕昭以來雄都舊蹟一時茫然無所質證後數來京師謁王文貞公少宰北海孫公為言舊蹟甚悉亦略辨記載之訛爾時樞衣循牆侍先生長者側未敢越席而問既入翰林交於秀水竹垞朱君君博學洽聞叩之不竭嘗與聯騎出指示某處某朝舊蹟若指諸掌如羅城西南憫忠寺唐太宗所建問君唐時此寺在幽州城內否曰在唐幽州鎮城內東南安祿山僭號所稱潛龍宮者亦在此地有唐碑曰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閔忠寺門臨康衢此

三十九
卷十

書

碑為李匡威所立藩鎮驕橫猶仍大燕之稱遼金因之為京城遼時聞宋真宗計令燕京閔忠寺建道場金大定間於寺策試女直進士此其故實也問天寧寺白雲觀唐至遼金亦在城內否曰在城內西偏元初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東大遷民實之燕城以廢惟浮屠老子之宮不毀虞集遊長春宮詩序可考問今西華門在唐時何地曰在幽州城東北往年中貴於西安門掘得古墓志良然問梳粧臺相傳蕭后所建非歟曰金章宗為李宸妃築在都城東北隅問昔時城門名至今於人猶稱

如今廣寧門即金彰義今人只稱彰義何也曰金正西門為彰義特與今廣寧相近耳問今都城即元舊基否曰遼金都城即唐藩府牙城金曾經改作又拓大南城至元二十三年移城東北故金源大安殿元時即為酒樓明太祖遣徐武寧平燕廢元都城縮其地立北平府靖難後營立北京倣元制度去元舊城稍南數里嘉靖中以邊警增置羅城益非遼金規撫矣今德勝門外八里土城關前丘遺址慕容儁銅馬門當在此元為健德門蓋武寧撤去後又移南數里改曰德勝也君又言白馬

三十九

卷十

書

關帝廟在今紫禁城北元時在大都城外廼易之詩云祠宇當城角是也梁氏園舊有遼金別城遼時蕭太后居焉元遷都稍東舊城東半入朝市西半猶存城址蓋千百年來城郭宮殿之變遷梵宇廛市之改易君精心搜討所至訪求或得之殘碣古碑或聞諸山僧野老默識不忘言之滾滾余嘗病劉同人帝京景物略頗多牴牾勸君錄所見聞為一書以比西京雜記三輔黃圖之義君笑曰諾踰年書成曰日下舊聞余輟光祿饌金助剞劂費為序其大凡如此君有嗜古癖考證尤精家舅亭

林先生嘗歎服亭林先生金石文字記言閔忠寺碑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思明伏誅後重刻者君辨之文中凡唐字其初必燕字安慶緒賜史明姓名為安榮國其初必安榮國也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安有反為勒名之理恐亭林復生不能難也房山縣有六聘山定為晉霍原所居崆峒定為幽州地甘棠紅白二種定為蘋果櫟子又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證召公為黃帝之後據王符潛夫論知燕師完涿郡之城皆前人所未發君嘗遊嶺南記得劉鋹鐵塔文以付吳志伊編入十國春秋

三言六

庚

愔園文集卷第二十

愔園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三

古今通韻序

康熙甲子史館新刊古今通韻若干卷翰林院檢討毛大可撰本檢討蓋積數十年精力為此書既應詔試詩賦稱旨入史館又五年乃上之夫韻書蓋小學而不究其義則六經之文與古辭賦其讀有不能通者

天子乙夜覽觀以為有裨於好古之士溫綸嘉獎同館諸先生使之雕版印行而檢討以其序屬

三言六

庚

一

壬

某為之且自述其所以作書之意以為韻者樂之節古散文多有韻韻書不起於江左起於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韻一卷其後六朝呂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略李概作音譜周研作聲韻其書皆不傳四聲起於齊中書郎周顒作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有四聲切韻類譜其書皆亡至隋陸法言作四聲切韻則又分東冬鍾江諸韻為二百六部唐用以試士名為聲律至天寶間陳州司馬孫愐因為之增脩改名唐韻宋景德祥符間陳彭年等重脩名大宋重修廣

韻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并其門爲一百七部今遵用之平水之謬不特古韻不可問即如律韻有誤并者有誤刪者有誤移者至於字之脫誤即李杜韓柳元白皮陸溫李諸律尚多遺韻也是書一仍其舊不立門部不改換音紐第增諸韻及唐人所用之字於各部中其五部三聲兩界兩合諸條則前此所未有者五部三聲皆起於虞書明康之協即五部也熙起之協即三聲也不立兩界則有疑易象旁通情也以御天也爲無韻毛詩靡神不宗上帝不臨爲方言者鵠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三才子
情韻集卷五
三

爲失韻戰國策亡羊補牢朱爲遲也爲散辭者不設兩合則有改毛詩匪棘其欲爲匪棘其猶改楚辭恐時世之不固爲時世之不同改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前瞻京臺固爲金臺國者甚矣其爲說之密也予於聲律之學少未嘗究心竊聞緒論於先舅亭林顧先生先生嘗述陸德明之言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以正吳才老叶韻之失所著五書大要以四聲一貫與三聲兩合之說尤相齟齬未及見檢討之書而墓木拱矣檢討嘗與予往復數十百言守其說而不能易某無似不能爲說以

通兩家之郵惟是二書各有歸趣與皆積數十年精力爲之其必傳於後無疑者先舅藏書名山以俟後人而此書遂達御前宣付史館刊行於世昔沈休文之作切韻數譜與陸厥書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而梁武雅不好之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而當時卒不用其書今檢討乃遭遇

天子右文超越前古不遺小學俾廣其傳豈非重有幸也檢討學殖閑富所著書尚多在詞館積俸當遷坊局遽請急以去其志行高潔如是於其行也爲書大略以應其請云爾

三才子
情韻集卷五
三

計甫草文集序

自經義之作足以役天下之學士敝耗歲月以干祿仕於其他古文辭皆不暇以爲至於無一能則已矣有明三百年以來古文之卓然成家者落落可數若王遵巖盛爲今世所推許而其體裁要爲不及前人則官與年誤之也夫文章之道非浸淫於六經諸史百家不足以大其源流非養其氣使內足於已而後載其言以出則病學醇而氣足猶必廣之以名山大川覽古人之陳迹又益以交游

議論之助使盡天下之變而後求之前人所以裁製陶鎔之法以歸於簡潔乃始爲文之成夫是數者責之科目之士固已甚難第進士服官即又有所不暇而素未知名於時其力或不足以自廣此其成之所以益少也吾友計子甫草其文浩汗閎博不爲無本之言而意所欲吐無不曲折以赴即未知於古人爲何等而擬之近世之成家者要不多屈夫計子之名在天下近二十餘年然一舉孝廉而廢時時游京師齊晉楚越之間頃歲客類與劉吏部公勇尤善頴上之文益多夫其前後通塞之

三才一
情園集卷五
世明

故此天所以資計子也凡吾所謂有害乎文者計子皆無之而爲之助者又莫不具焉則信乎其成之不偶然矣頃者與計子語自以其才之不竟用於世也往往多牢落不平且見於其文者有之向使計子不廢以其才名自致通顯此時或在館閣不者宜爲外吏使計子爲外吏一旦繩以近世所用考成之法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即在館閣館閣之先後計子之時而入者多矣束之以諱忌而馳之車馬之間開口議論其能以有立乎況上之而爲公卿其忌諱益多其學業尤不能專且篤乎以視

夫計子之文吾知不以易也故因序而爲之廣其意且以交勉焉

田漪亭詩集序

文人遞相祖述而流別萬殊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理勢之自然然而屈原宋玉逞放乎風雅之準則而蘇李又裁敘之齊梁陳隋流蕩乎蘇李之緼藉而沈宋復峻整之若有相循之義焉自是而後無能出唐人範圍述而不作亦已久矣杜少陵集中無所不有韓昌黎又獨出橫空硬語白太傅能採撫里俗之言此有宋諸家詩人之門戶也學蘇黃者必追蘇黃所自出學放翁石湖誠齋諸公者其有不知諸公所自出乎宋詩之於唐詩音節稍異耳五七言律絕乃唐人所創爲也彼宋人所謂奪胎換骨推陳出新豈能如崔蛤蜊蜃野鳧石首改狀移形哉予故嘗以爲唐詩宋詩之強爲分別亦如初盛中晚之強爲分別云爾我友田漪亭先生山左之詩人也性情和厚學問沈博浸灌予得其山薑續集讀之則居然東坡放翁之詩也予因以示坐客曰如漪亭先生吾直不能禁其爲東坡放翁矣此固能追東坡放翁之所自出者也曹庶子

三才一
情園集卷五
世明

峨眉亦以予言爲然峨眉云漪亭此集都得之嵒
河華峰間又自序以爲邊華泉李滄溟未見有專
集紀其鄉山水以爲缺恨邊李二公工爲唐詩者
也特未知九原可作見漪亭此集其驚歎踊躍爲
何如哉

漁洋山人續集序

新城王先生阮亭刻漁洋山人續集成序之曰詩
自三百篇以降漢魏六朝辭則瞻矣而韻或未舒
至於唐古風近體兼作聲文相宣不差圭黍而杜
子美極風雅之正變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其

三言六言

六

十五

後韓退之去陳言爲硬語時則有若孟郊盧仝李
賀劉叉馬異爲之輔白樂天趨平易爲奔放時則
有若元稹楊巨源劉夢得爲之朋李義山變新聲
爲繇繇時則有若溫庭筠段成式爲之和非不欲
決子美之藩籬別成一家言然卒莫能出其範圍
特具體焉而已予嘗合錢受之胡孝轅所輯全唐
詩而哀益之審其正變竊以爲詩人之能事備焉
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爲歸孰知
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
渾涵汪洋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予瞻

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

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
絺繡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揚廷秀鄭德源俚俗之
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圓而不能成方者與
先生弱冠成進士遂以詩名海內自揚州推官入
爲曹郎擢授翰林弘獎風流振興古學京輦士大
夫言詩者以先生爲正宗先生之於詩擇一字焉
必精出一辭焉必潔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
明諸家之詩而選練矜慎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
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

三言六言

七

七

猶未知先生之詩者也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張
子曰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以崎嶇求之以艱難
索之則其心先陜隘矣讀先生之詩有溫厚平易
之樂而無崎嶇艱難之苦非治世之音能爾乎

姚黃陂疏草序

僉都御史黃陂姚公奉 命撫蜀行有日矣哀輶
其自入諫垣及陟憲府所上疏草若干篇示予曰
昔韓稚圭初欲焚其諫草又以爲前代諫臣嘉言
謹論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若削
而燔之後世何法因輯其前後奏牘曰諫垣存藁

錄而藏之予何敢比擬古人但自蒙 恩以來竊
欲效其尺寸薄有芻蕘之獻

皇上聖明不加罪譴累荷 拔擢今受事遠徼感
激

聖恩輒一一錄記惟君兄弟知我君爲我序之予
既爲文以送公行因公之請復爲之序曰自古人
臣以敢言極諫爲直而人主以能受盡言納諫爲
聖而上下數千年之史記往往代不數人或其人
止一二事而爲之立傳讀之者亦以爲此不可多
觀之事何其難也故論人品者其公私誠僞於言

三
卷
上

九

事之骨鯁柔順見之論治道者其理亂興壞於諫
官之禮數隆替見之范希文謂忠者骨鯁而易疎
佞者柔順而易親但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
國家之可喜也公學富而才高器宏而識遠自在
諫垣累數十上疏皆訂謨讜論關繫 國體民瘼
之大者疏上輒報可嘗典試江西還請豁南昌諸
郡逋賦百萬立見施行公以言路少壅請開科道
風聞之禁在廷諸臣以爲怪駭內閣宣

上旨令面對豫敕九卿詹事科道齊集旁入爲惴
恐公廷論侃侃

天語溫霽令盡所欲言公從容奏對反復註明

上心喜令宣付史館及 中旨用一二通賢術者

公以爲此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即罷譴勿用

上雖有時降 旨詰問心契其忠未幾而內擢卿

寺一二年間遂躋食憲今且擁旄鉞開府於蜀則

公之所以結主知

上之所以用公者豈非以其言哉古之人其臣有

一言之善其主有轉圜之從猶且大書特書而況

公累數十萬言皆鑿鑿有裨益而見諸施行哉漢

文帝嘗止輦受言而賈長沙上書不能排絳灌而

進之元帝徒知旌朱雲之折檻而卒未能大用惟

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幾於諫行言聽而晚節有不

承權輿之憾今公乃幸際

天子仁聖言多著於律令身都顯庸後世之士讀

公之疏必且踴躍於昇平之會而又因以歎公之

進切直之言本於其公忠實誠未嘗以利害禍福

動其心而卒之有攸利而受其福也此其主聖臣

直爲前古未有之盛而其言爲可傳也而或者以

爲今時諷諫之篇少不如貞觀則人臣自無魏徵

王珪房喬李大亮輩耳苟有獻納必且從容虛受

遠邁唐宗請以公爲左證可矣

三撫封事序

國家之用才也願得忠果毅直之士不願得謹愿
唯諾之士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鸚者也然士大夫
仔肩艱鉅非才不足以勝其任矣必且受挫折而
氣益振處險阻而安之若故而後足以爲人之所
不敢爲言人之所不敢言中丞慕鶴鳴先生釋褐
令錢塘右遷郡丞粵西錢塘煩劇令其地者鮮能
自拔粵西蠻獠荒遠丞又往往以冗散自暇逸而公
皆以治行尤異聞蓋其自下吏時風采已概見矣

三才集卷十一

十

世明

既其守興化也海氛方熾廷議姑聽撫撫因遣廷臣
往覘之郡守封疆文吏無與俱往之責而公自以
諳賊中情勢毅然請行探鯨鯢之窟於驚濤駭浪
之中卒得其要領還報狀

上於是欲大用公矣不數歲自監司擢方伯驟加節
鉞公之在吳始以旬宣之寄當清宴之日專意求
講田賦戶役水利以紓民力其既開府則以滇逆
煽亂海波復興兩浙剝膚三吳震鄰而公既得竟
其前之所欲爲且大脩水戰火攻之備精思密算
智創若神江海之間繫公是賴歲大饑發藩庫金

易米江楚平糴請寬諸郡通糧及歷年地荒地丁
無算

天子嘉乃績寵公以宮保既用他事罷官亡何即
家起公撫楚尋移之於黔河議之起也
天子既以總督漕運來公於黔而又諭公星馳至
淮參詳其事而公議與河臣異同上疏廷辨之
天子重其事使者視河往還數輩於是疑公論有
所偏主下公卿鞠治公口陳手畫曰某處宜疏某
處宜塞某處雖疏不久當淤某處雖塞不久當決
行臣說而不效臣請死其語頗聞於

三才集卷十一

士

士五

上前以故廷臣當公罪而

上竟賞之放還田里予時備負九卿聽其滾滾言
論其精敏強力信其所是而不苟與人同其可否
有如是也公先後所上章奏不啻數千已有成書
茲復手自刪定取其尤切於當世之務者若干篇
名之曰三撫封事總漕奏疏附焉而屬序於予且
曰此其中多有爲

上聽用而見之施行者其未施行者後之君子亦
或有取也吾自此入故鄉山谷間優游以終餘年
矣予既不辭而爲之序復諗公曰公尚未竟其用

如公才非可終老於山谷間者吾所謂受摧折而其氣益振處險阻而安之若故者正公今日事矣公三撫所請興革皆爲人所頌述予吳人也故其徵撫吳時尤悉云

金鼈退食筆記序

高學士澹人供奉 禁庭八閤寒暑見聞益富所著作益多其詩辭古文及扈從日抄每脫葉即以示予予嘗序而刻之矣一日以金鼈退食筆記授予按閱澹人賜第在禁垣西北密邇祕苑金鼈蛇蛭其入直必經之路輒以餘閒討論舊蹟筆之於

三才

書

士

書退食云者有取於羔羊之詩委蛇自公之義澹人志也予嘗謂澹人之遭遇爲曠代所不易得而其學識敏達才華絢爛性情沈潛篤實有出尋常萬萬者予輩數日一輪直齋祇待事凌晨入禁門侍立螭坳不數刻嘗恐懼戰栗

至尊有問或倉卒不能對而澹人終日侍 便殿備顧問

天子聰明睿知淵泉溥博非咫尺聞管見之易以仰測澹人從容應對每當

聖心應制詩歌援筆立就至與

睿藻天葩炳耀簡冊其不可及一也其趨朝常聽曉漏至暮乃出或及夜分自非有所患苦終歲不請休沐是所謂金鼈者特戴星出入其間耳何嘗有稍暇豫之時而又能采輯舊聞徵信載記以成是集其不可及又一也是書體製略近於三輔黃圖東京夢華諸書而采綴特爲閎博其地自金元明以來所嚴闕外庭罕知其詳知之亦不敢明著或中涓從事識謝通儒雖有簡畢無能考正故自陶南邨輟耕錄以至上林彙考帝京景物略酌中志及前朝大臣遊西苑詩及記皆不如澹人之得

三才

書

士

之見聞之真跬步之近敘述之詳且核也其意以爲溫室之樹固有所不得而言而靈囿之樂有與民偕之者筆之於書見 國家之深仁厚澤焉其自序又言明之宮闕苑囿較隋唐僅十之三四至於我 朝而曩時離宮別館頽廢者益多矣讀是書者益徵 兩朝克儉之德足以昭示來許爲萬世子孫取則則又匪直文辭之美記纂之淵博已也

香草居詩集小序

長水李斯年武曾分虎三兄弟俱淵雅負雋才俱

好遠游六七年。前斯年游粵東武曾游黔中而分虎尤越在萬里外。在五溪六詔間。當是時海宇方晏安。分虎孱焉一儒家子。挾三寸不律與健兒馬客相徵逐。嘗涉洱海。汎昆明。簫鼓樓船。臨風作賦。乃分虎纔一削藁。僉僮嬰婦爭譜其音節。以相娛樂。抑何壯也。既念家有老母。日南天末。不可以久留。則由金齒歷貴筑。從其仲兄武曾間。跋涉以歸。蓋歸甫踰時。而西南之變作。夫分虎以曾參嚙指之痛。得遂其沈烟還鄉之思。詎非幸哉。故分虎所爲詩沈雄感激。多仁人孝子之言。歌有思而哭有哀。吾知其源於性情者深矣。今香草居諸什是也。分虎屬子點定。既竟綴數語。歸之。

四書易經纂義序

高密王先生所著四書纂義。若干卷。易經纂義。若干卷。齊魯間學者多宗之。子從少宗伯子言先生所見其書。宗伯少而受學於先生之父。先生今其年九十矣。故著書者年已七十人。猶稱之曰小王先生。而宗伯家子弟又皆受學焉。蓋其父子間自爲授受。而所傳浸已廣矣。其書大抵四書主章句。集注或問。易主本義。而參以朱子之門人及朱

子以後諸儒之說。及蒙引存疑。淺說諸書。間有發明。亦必衷於至當。而非臆斷也。愚嘗病永樂中之輯大全者。採摭未廣。宋元人經解尚多遺漏。今又將三百年有明一代諸儒之說。亦當節取。庚續每欲啓之。

主上會諸書局。皆未竣。弗果。今已歸田。子言方爲春卿。宜以斯事爲職。分乘間言之。若纂義一書。乃他時脩大全者之推輪土鼓。而先生父子亦可謂當世之儒林祭酒者也。抑漢之爲魯論者。以安昌之貴。而加多故。時人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老王先生有宗伯爲之高弟。學者之視其書。儻亦張文之比邪。豈止行於齊魯間也。易自王注行。而鄭學絕。愚又病夫略象占而談義理者之偏也。高密固鄭公鄉也。爲我諗王先生。得毋有意更爲一書。以發康成不傳之言乎。愚雖老於田間。當更爲先生序之也。

中庸切己錄序

中庸切己錄者。南豐謝文海程山所著也。程山集宋元以來諸先儒之義疏。間以己言參會而成。是書其自序名書之意。以爲學術不明。世道人心之

陷溺皆由於本原之不正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爲禍害其論可謂篤矣然所謂本原不正工夫不切者非必盡庸俗人也其間每有才雋之士不爲躬行實踐而求之於杳冥恍惚以爲道體不爲蕩平正直而託之於詭譎機變以爲作用立心之始已異於爲己之學其於理也既有所蔽而其於事也爲謬不可勝言矣即中庸大學漢以來在戴記中自宋仁宗書中庸賜王堯臣及第書大學賜呂端及第說者謂自此已開四書之端橫渠先生少無所不學當康定用

兵時上書

范文正公言

兵事

公責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程朱未興之先而仁宗之爲君文正公之爲相知中庸之切已若此奈何當諸儒先闡揚大著之後而獨有漫然置之且顯然倍之者哉此程山之書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至深遠也

毛大可古今定韻序

韻雖出於人聲實天地自然之籟也太古已不可據六經中明良之歌與夏歌商頌風雅彖傳用韻者不可勝舉而沿及兩漢莫或編爲韻書魏李登

作聲類聲以類名其即韻矣而書不傳於後世魏晉間又有孫炎作翻切書亦不傳即其名以求之則道理至精極妙翻如大通同泰六朝人能以決休咎切與韻源異而委同如峨山導江蟠冢導漢至大別而合一蓋劬於廚天於然皆異切而必合爲一韻治水者濬其源而委自平治字聲者明其切而韻自定不易之道也沈休文但分四聲未聞其作韻譜隋時陸慈始作切韻雖其書亦不傳而觀其立名之意則深合於源異委合之義矣唐天寶間孫愐改切韻之名爲唐韻雖士人口語或存

切韻之言

而既經改易

則唐韻之名

日彰切韻之

名曰泯傳訛至於今世小學者家著書行世居然名孫炎之翻爲切名孫炎之切爲韻又或者謂翻即切切即翻名實混淆不可窮詰今時孫愐唐韻已不傳即宋禮部韻分二百六部者亦不見用惟用一百七部之平水韻而已蕭山毛大可博極羣書作古今定韻定韻一書廣引典籍以定正字聲又於李登至劉淵其間唐宋韻書因革源流與夫同用通用轉用之故世所不審者無不詳備誠古今韻學之大觀也今世人材蔚起追比於景龍開

元天寶大曆曾是作唐人之詩而可株守劉淵之韻乎是用爲之序公其美於天下焉

春秋地名考略序

宮詹錢唐高澹人作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既成而示予屬爲之序蓋左氏之學莫蹟於地名得其解者惟杜元凱氏在前雖有應仲遠賈景伯諸家不之及也元凱既作經傳集解又爲長曆以正閏朔爲世族譜以紀統繫爲釋例土地名以求會盟征伐之迹亦綦備矣惜其書不盡傳鄭夾祭謂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爲左班功臣顏氏所通

春秋地名考略序

夫

者在訓詁杜氏所通者在星曆地理顏氏治訓詁如與古人對談杜氏治星曆地理如羲和之步天禹之行水誠哉言也然杜注地理於其所疑則僅曰某國地於其所不知則曰某地闕而已蓋地理之難言也今之去古視杜氏又遠矣說地理者有司馬彪闕駟京相璠宋忠司馬貞杜佑賈耽李吉甫諸家言人人殊安所取正予嘗謂求通於後世之史志不若讀經注疏讀注疏又不若潛玩經傳之本文誠能貫通全經而以意求之當必有迎刃而解者如齊晉戰鞏公羊以爲去齊五百里即齊

春秋地名考略序

夫

之邊邑亦不若是遠矣讀本傳三周華不注之文而後知其歷下也楚山有大別鄭氏以爲在安豐矣讀左司馬之言曰沿漢而與之上下而後知其後知其在漢口也古言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在晉之西矣乃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太行之徑道也晉有二瑕一在河外而解者混之及觀西師之侵在河曲宵遁之後詹嘉之守在桃林築塞之時而後知河外之瑕必不可混於河北也斯非其淺而易見者邪嘗欲用此意勒成一書卒卒未暇澹人乃先得我心亦足快矣噫嘻左傳一書固萬世經術之祖也學古而不通於春秋譬若溯河而不探其源尋枝而不揣其本必不得之數也試畧言之吳闔閭溝以通錡道此枋頭堰淇之嚆矢也闔閭之伐徐也防山而水之此智伯決晉之濫觴也孫叔敖治芍陂以溉雩婁其孫掩爲令尹復修其術此秦隄翟陂以下言農田水利者所由昉也至於齊桓防門始於平陰楚營方城亘於宛葉其後燕之汾門魏之濱洛秦之起造陽而抵臨洮皆權輿於此矣若夫虎牢之爲成臯也穆陵之爲大岨也鍾吾之

爲伯豫也州來之爲壽陽也沈之爲縣瓠也申之爲宛也甯之爲脩武也鍾離之爲濠口也大隧直棘冥阮之爲義陽三關也渚宮之爲江陵也夏汭之爲武昌也澶淵之爲三城也笠澤之爲五湖也皆七國漢楚吳魏六朝高齊宇文唐宋之君所爲百戰而爭者也而皆見端於春秋是故欲識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不知春秋欲讀後世之史不可以不知春秋此書匪直元凱功臣抑且爲禹貢職方之適系體國大業粲然備矣

今天子覃精聖學特命澹人總裁春秋講義以

三才
卷之五
三才

子

左氏爲綱領予兄弟隨澤州桐城諸先生後又與

澹人同拜命脩一統志發凡起例將於是書考正而澹人且進之黼筵上備乙夜之覽度必有當於睿懷之萬一者謹泚筆而序之

曹娥眉文集序

說者謂唐太宗雄才盛略致治太平幾及三代而文章不能革六代之陋其後百餘年王孟李杜輩出始以詩盛於開元天寶之間及元和之際韓退之柳子厚與其徒叛爲古文根抵六經馳驟班馬於是齊梁綺麗之習無一存者天下至今宗之而

也以房杜王魏之相業

子國之文學

而終不能與於文章之事則毋乃文之興也亦有其時雖有聖君賢相相與極力推挽而不遇其時焉則亦終於無所濟然則有其才而又遇其時以興起斯文而復之漢唐宋之盛可不謂大幸與今主上好古文國家之開創未四十年作者有背相望如吾友曹子峨眉其一人矣曹子與陳子椒峰皆生長吳會以古學堅苦自力曹子之志所欲疏通發明而見之文字者由六經而下及於西京以後之書無所不讀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其邁往恣肆之氣仍寓於規行矩步之中故視近世之所謂株守繩尺者岸然不屑也間以其餘力爲詩則駸駸乎軼大曆貞元而上之方刻其詩文若干卷行世而適會

三才
卷之五
三才

主

子

天子下詔求博學宏辭之彥備左右顧問執政素知我眉遂以其名上而陳子亦與焉二子素翱翔華省聲譽煜然是舉也

當宁必將一見而有宣室之問延英之訪則豈獨斯文之興也有日哉昔韓柳二公以文名天下也當元和之盛淮蔡削平河北奉詔之日其所上聖

德頌平淮西表鏗然與雅頌齊聲今當三孽蕩平之後予屏處草土無能有所著述以揚厲國家之盛德大業垂之無窮於曹子是集不勝厚望矣

葉蒼巖詩序

雲間葉蒼巖先生輯其詩號蒼霞山房詩意自戊午秋七月以前者多在虔州詩以後者多在秦中詩雜以過家及入都諸作總若干卷先生自詞館出爲郎署典試秦中還司關虔州會嶺表梗塞羈棲章貢戎旅間關來復其所旣而祇命督學三秦所歷長城羗塞關隴棧道篇什之多視在虔

三才集卷二

圭

十五

爲倍之予觀有明三百年督學秦中者楊文襄爲最其後功名遂著於秦文武器識爲一代冠冕今先生先後再主文柄於秦地秦風古多豪勁自被先生之教澤而文體彌更雅則其得士之盛人以比之楊文襄其功名所至殆未可量詩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蘊也然其無所依傍多發天然以陶冶性靈而未嘗規規於擬之議之也亦豈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到也哉

誠求堂贈言序

推誠實而中孚之象虛言其體也中孚六爻象

「卯孚者鳥抱子之名其字從爪從子取舍意鳥之抱子也其情至專寢假而齎生於虛焉今夫人心虛之而後可以受善集衆善以措諸事則事無不治設也事未至而先擾擾焉或中有所主將扞格而不相入矣誠云乎哉是故惟虛能誠中孚也定山澈江才士旣受事於杞而以誠求名其堂一日哀其出都時及在杞諸大人先生之贈言問序於予賢哉定山其亦有虛受之懷乎諸君子之贈定山也不一辭要期以事業之遠大而勉其追蹤古人在定山觀之則皆誠求之資也豈僅以雅游自詡哉操是心也以往則豈惟一邑受其賜他日者在陰之和上契於攀如之眷同德交孚賡歌虞陛皆此一誠爲之矣定山勉乎哉

三才集卷二

圭

十五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游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予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

唐自乾元先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鉛槧以外
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
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鐸於狂
波萬折之中展轉洄洑及於淪胥而無所底止此
其可悲者也自予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
以想見其爲人而及今之邂逅於京師也已五六
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家世鼎
盛鮮裘怒馬出與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醉
卧胡姬之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
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

修園集卷十一

書

初

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迴視向
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爲荆棘以棲冷風故
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歔歔有所愴然以思愴然以
悲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所哀次自十七八
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得詩凡若干首其年之情
性具見乎此矣子又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
於顛隳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
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
若陳子則膂力方剛遭遇國家盛典致身侍從
夫志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歔者

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儼鬼神而出於前代
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又將變已

虎丘山志序

新刻虎丘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脩其書分本
志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咏雜志
爲十卷既告藏寓書京師屬子序予惟此山有志
昉於明初王仲光賓賓蓋據曾王父致雲嶠類要
舊本然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鴈門文肇社本最
後則松陵周氏本周本繇莠失次且未及流傳世
所傳鴈門本也伊人折衷三家芟蕪剔蕪發凡起

三

修園集卷十一

書

例其功爲鉅嗟夫茲山之有聞於世也舊矣其間
洞壑巉巖林巒秀削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嘉
山美樹舉湮沒於聲歌酣飲之中其識最舛鄙不
足道即一二好古之士問闔廬之古墓訪王珣之
舊宅歲月踰邁光景彌新亦第以風流相歎悼耳
今觀伊人是書事蹟則存其真者蹟駁者不錄文
賦則載其雅者誕謾者不錄山川景物亦嘗廣搜
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遺然聊爲茲山備掌
故耳惟遇古今奇偉節烈之士及一切名賢理學
幽翳不傳之區如唐顏魯公宋尹和靖諸剩蹟不

惜鈞深摘隱大書特書若惟恐忠孝之或絕於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於天下也如伊人者可謂知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別擇其亦將撫是編而愜息也夫

張君判武定送行詩序

州從事其祿蓋微矣士有懷才負志而屈於此可惜也而張子之爲武定州判官乃得送行詩若干首之多其以是行爲張子光寵哉不知張子者無論已知張子者謂當排金門上玉堂而乃持版走趨風塵碌碌又前古以州統郡則刺史之任崇而

情園集卷五

張

十五

僚屬之秩優今之州守且與令長無異則其僚屬直縣之丞簿尉云爾以是爲張子惜也然未可爲知言也古之爲祿仕者抱關擊柝且不辭爲之而況一州之中有民人社稷守之者當端平廉讓以率其僚屬且以收集思廣益之美佐之者當去其人我異同之見與守分憂共理者哉又況治行之卓然者 朝廷本未嘗以資格限其所至哉今之守是州者吾族弟某也吾稔其人洞然無有城府必能敷其心腹以與張子相接吾見賢守而復得賢佐將武定之治加於往時也雖以是行爲張子

光寵可也詩人之作其有見及於此者否邪

新刊經解序

往秀水朱竹垞諡予書策莫繇訪於今日而古籍漸替若經解厪有存者彌當珍惜矣予喟曰經者聖人之心精義理之奧府歷紀相循治世典則其可見於今多收拾煨燼之餘率殘闕亡次又世嬗三古音文訛易彼此是非必資裁訂其微言眇旨未易窺彈漢唐來諸儒據其所見發揮底蘊各自成家然而傳世久遠散佚者衆嘗考史志所載經解諸家自漢迄隋唐暨唐業失去過半自隋唐迄宋

情園集卷五

走

力

元明彌多闕廢其時苟得秘本上之朝廷輒加重賞或優與官爵如連城之璧視爲重寶嗚呼難矣然五代以前縑帛竹簡固不易傳自雕版盛行流布宜廣又有宋興起洛閩大儒弘闡聖學下及元代流風未殄凡及門私淑之彥各有著述發明淵言當時經解最盛而予觀明時文淵閣及葉文莊商文毅朱灌甫所藏書目宋元諸儒之書存者亦復寥寥可數即以萬曆中東閣書目較之文淵閣書目百餘年間歷世承平而內府清秘之藏已非其舊欲其久傳無失詎可得哉蓋古時明經各守

師說黨枯護朽互爲廢興如漢初傳易立學官者
四家未立者又有費高二氏費氏學興高氏遂衰
四家之學亡費氏有鄭康成王輔嗣二注陳梁之
世立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行鄭學遂
廢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詩惟傳毛氏於
時賈馬鄭並爲箋傳而鄭箋尚存賈馬詩傳俱廢
春秋左氏後出有賈逵服虔杜預訓解惟服虔訓
傳迨隋杜氏盛行而服義又廢三禮義疏南有賀
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甫侃北有徐道
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諸家比孔穎達作

三百六十三

書目集卷五

史

子編

正義時止存皇熊二家魏時王肅不好鄭氏來合
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迨後鄭學傳而
王肅書又亡正義之作唐太宗患諸經箋傳淆雜
詔諸儒撰注定論畫一自後同異稍泯不復聚訟
如前時然舉天下而宗一說雖云蒼粹諸家而唐
以前諸儒之論疏因是益以廢矣李鼎祚作易集
解多正義所未采正義宗輔嗣鼎祚則宗鄭學凡
摭集孟喜虞翻荀爽而下三十家諸儒論說藉此
稍得流傳蓋隋唐以前之書間雜譌繆或踳駁不
醇然古時制度文物多賴以傳其譚理亦有精詣

汴被喪亂得存於兵火者蓋鮮明興救天下學校
皆宗程朱之學永樂時詔輯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徵海內名士開館東華門御府給筆札冀成鉅典
是時胡廣諸大臣虛糜廩餼叨冒遷賚四書大全
則本倪士毅通義大成詩則襲劉瑾通釋春秋則
襲汪克寬纂疏剿竊抄撮苟以塞責而已詔旨
頒行末學後生奉爲寶書並貞觀義疏不復寓目
遑及其他即更有名賢纂述流布人間誰復蒐訪
珍藏益歎先儒經解至可貴重其得傳於後如是
之難子感竹垞之言深懼今時所存十百之一又

三百六十四

書目集卷五

義

詩編

復淪數責在後死其可他譏因悉予兄弟家所藏
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
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邵及竹垞家藏舊版書
若鈔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
蘭容若尤愍惠是舉捐金倡始次第開雕經始於
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
功在發予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

汪環谷先生集序

以愚觀今時之以言語名世者何數數也古人於
著述之事蓋有終其身不能竟其業者矣即業成

亦終身不以示人至於數十年之久或數十世之後得一人焉從而表章之而其書因遂以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夫古人之傳或於數十世之後而傳其一二篇焉又或僅傳其一二語焉傳之至今不朽是古人書不自傳也人為傳之故其出愈遲而傳愈久今則自為傳之且急為傳之而人卒不傳名實之事固未可同日語也新安汪環谷先生學問淵源得之於黃勉齋之門人饒雙峰氏元泰定中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畢志聖賢之學今讀其所著春秋纂疏及經禮補逸諸書考覈論辯研精入微莫不本其師說以闡經傳之奧旨其他雜文亦皆根極理要貫串古今非苟然而作也然觀其文辭簡質無所摹倣惟務實勝未嘗有意於世之知之者然當其時已為虞文靖公所識易代而後以名儒應詔與宋文憲公同脩元史有集若干卷刻於某年今已三百年矣其裔孫宗豫恐其書之中佚也復彙輯而重梓之思以傳之無窮屬吾友蛟門徵序於予予觀先生之文識見甚醇持論甚正意當時脩史之役文憲諸公藉資於先生者居多

今上特開宏詞博學科徵海內諸儒試其高等悉授以館職纂脩明史誠一代曠典也吾意其中當亦有如先生者以醇正之學卓爾之識不偏不撓以成一代之信史者乎夫惟不亟亟於傳者乃真可傳者也因序先生之集并及之

懋園文集卷第二十一

瞻園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

顏光敏書義序

前輩毗陵唐襄文公少以制義知名其宦成後所作天下尤奉爲準格今所流傳吏部時藝是也闕里顏脩來先生亦官吏部自公之暇著近藁若干篇以示予予惟國家旣以制義取士即人臣所以選德報國者於是乎在而欲定人之賢否必其於文之工拙文之工拙不易辨也常進新而習故足以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而後可能也苟通籍以還悉心簿領遂以雕蟲忽之是忽國家之制而不復以人材爲計矣觀襄文公集中荅俞教諭書君子之用心何其遠哉先生之著近藁也體大而思深豈徒賢於無實駁雜之說予有以知其必能長育人材陶鑄萬類也若其意度波瀾視襄文公直可方駕值今右文之世方將助成德教以鼓勵天下予故推而論之以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勗焉

韓元少制義序

唐承六代文章之敝昌黎獨爲古文於舉世不爲

之日人以起衰之功歸之而公之文在當時自習之持正諸君子而外實未有共尊信以變其所爲者至宋歐陽文忠輩始推以爲正宗而師之耳歐陽子之時亦當宋世文章之敝公獨取古文於舉世不取之日人以起衰之功歸之然其知貢舉時若省元李實其文亦無大名於後蓋始取其正而才或未足以厭天下而變其所爲故一時譁然夫習俗之於人豈不甚哉苟非時之所尚爲之難求之亦不易有其人而不相遇固無益也若夫文章之道至廣要使學足以深其義理而言足以達其性情雖千彙萬變皆自正也士衡云雖濬發乎巧心或受嗤於拙目世所驚眩以爲奇者自有識者視之大抵文所當然而後乃若其高下之故亦可得言韓子之時天下習爲對偶聲律其害也浮誇而失實歐陽子之時鉤章棘句其害也詭固而不情至於今之世則又異矣影響其義絲綴其音雷同其辭灰滅其氣羣瞽而衆瞽日腹而月削不至於澌盡不止故以視唐宋之敝則高下又有間然夫世豈無負才之士可以爲古人之所爲者哉而謂不如是不足以得功名也韓子元少獨確然其不可

拔當其爲文其心無所不入又浸淫乎百氏而發爲要眇之音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極其致宜可以感鬼神而致風雨然莫不適合乎聖賢之道而止癸丑南宮之役予與大學士杜公少司寇姚公學士熊公實司厥事既受命皆秉心一志務得天下特立之士不爲習俗所靡而能以其學黼黻大業一起當世之衰者庶以副我

皇上右文之治既而得第一人發其名則韓子也予聞韓子自領京兆薦以來世已咸知其文而獨多以奇目之者夫韓子亦猶是文之當然而已世

之下也乃更以當然者而謂之奇則其病爲甚而韓歐之時殆不至然也今韓子既以省元入對大廷

天子賞其文親擢第一韓子之遇可謂至榮而其文章可以自信矣予既喜韓子之能爲是文而又幸其適遇乎聖世亟求古學之日蓋有非偶然者焉故以序其集而告天下之讀韓子之文者

翁寶林稿序

四民之業其三者皆有必然之效故農不盡其力無倖獲於天工不盡其技無苟售於人唯商得以

廢居擅利然亦盡其術者能之至於士則不然其所爲學問無從而知也知之於其所爲之文而已文之塗至不一而其取富貴也又往往不皆有本之學得之夫人之情亦孰不樂其苟且而近於得者乎故不特古學之廢也於所謂時文之中則又相戒曰無自苦若某某者其文卑其取一第若操券而責焉某某之文其理其氣吾未見其善也今居華廬焉吾若是是亦足矣萬夫同聲唯下之求幸而果得則益自信其說以教其子弟即不得不以爲操業之陋而曰吾如是世猶不識焉若今之

某某者其又近之矣此其道類以學爲賈而非其術嗟乎朝廷於四民之中懸官方以取士將以治夫三者而操業之陋乃更出其下文章之習不盡爲芻蕘不止故昔之患在文體不正而今之患非患不正也患其與夫向之不正者而俱盡也患其似正而枵然其無有者也此其始皆倖得之心爲之雖然文以應科目而曰爾無務得焉則不足以信然則如之何曰吾亦爲其必然之效而已必然之效者何也文有現實備其理者不爲形似而取之題之左右逢其源文有氣真能養其氣者取於

心而注於手若江河之流而不可竭理與氣相輔而文之道盡矣則翁子寶林之文是也夫天下烏有盡其道而不得者哉農之於其力工商之於其技術皆有必然之效而況於文以是爲正則誠正以是爲得則無不得讀翁子之文而信其道人之情又何苦不爲必然而顧倖其偶然者乎嗟乎若翁子者可以救時矣

禮部頒行房書序

往予與韓慕廬同官學士寓直閣中相與言及文章風氣

天子雅意振興儒術使文明之化光被天壤而士且狃於科舉之習雷同勦說微倖苟得而無奇偉俊拔者出其間思欲少更取士之制畧近古意其後予副貳春卿乃與長屬斟酌定其式第一場試經義兩三篇經疑三四篇折衷於注疏章句集注與諸儒之解又略仿宋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之議所謂寬其日限隨場去留之法第一場去若干人留若干人次試二場又去若干人留若干人次試三場慕廬又言第二場增律賦一首其判用唐人體設爲疑獄以觀其所比之條則去留必審而士

知務實學既具稿將上之而公卿間有以蘇氏設法取士不過如此爲言者遂不果上時時去來於心而不能釋茲者吾師孝昌公起爲大宗伯遂復以是質之先生曰何必爾也三試之制內聖外王備之矣人自不肖盡心耳即以經義言之君向者丙辰錄真之選其於文章之言趨論之詳矣使天下士皆尋繹其說則於雷同勦說之患十可去其七八也會予墮馬抱病閉門五十日方取新進士之文而評次其高下先生遂取以頒示寓內使鏤板印行夫由丙辰以至於今天星一終士之移於風會與能自立者其所業皆少變矣若夫吾所論文章之言趣雖更數十年豈得而變哉然吾又有說於此天下有一定之規矩繩墨而無一定之方圓平直也或有問予作科舉之文宜何如者予必告之以傳注爲根柢以古文爲依歸以先正爲準的請益焉則告之曰傳注者非一師之說也自漢唐宋元明以來諸儒之異同宜考訂也又非以決張乖誕爲古文也非以腐爛迂拘爲先正也學古文者當知其用筆之不類於今人學先正者當知其結撰之不類於後人如是焉而已矣然其道

非可襲而取也先正華亭唐文恪公訓子弟一歲之內必閱十三經史記兩漢三國資治通鑑文選韓柳諸家文集語錄諸書爲文必三百首蓋自春徂冬幾無一刻得暇逸如是數年學乃有成予童子時見爾時先達尚能通曉三史誦習韓柳歐曾文集又討論王唐歸胡制義立言皆有根柢今人但守兔園冊子以爲弋獲之資叩之枵然無有也每爲憤懣太息學者由吾今日之云以參說諸士二年前之說而因執是集以求其合與否庶幾乎當世有奇偉俊拔者出焉而力去夫雷同勦說之習也則科舉之式誠可以不變而吾孝昌公所爲嘉惠後學之意亦大矣哉

陸子載翁林一合稿序

舉業之敝至今日已極其故在求得而患失喜逸而惡勞苟且因循趨逐時好羣然相習以成風靡然而不知所底有賢且智者焉不以得失矜其懷窮年矻矻弗顧世俗之謦言而覃精研思於其中則其學問識解及文章尺度必能深造乎古人之域而一時文體亦因之以變如以衆人皆然我何爲獨異其甘居於下士之至愚而舉業之敝壞又

誰起而救邪吳門陸子子載爲予兄弟總角交虞山翁子林一則山愚先生令嗣執經於予者也二子與蘇子苞九翁子寶林相友善所處至陋窮獨能沈研鑽極深求聖賢之指歸務爲通經博古明體達用之學一時或嫻笑之不顧也亡何寶林爲予壬子所錄丙辰第二人及第苞九以乙卯雋京兆子載林一則又同登丁巳賢書而嚮日嫻笑之者又從而歎羨欣慕之不置由此言之人患不能立志耳誠能覃精研思以從事於斯雖不以得失嬰其懷究亦未嘗不得而詭隨者亦未必盡得也苞九子載林一行將試南宮掄大魁本其學問絳其蘊抱古人所謂騁駉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諸子不多讓矣茲以予載林一合刻其稿問世請序於予爲述之如此

宋嵩南制義序

戊午秋江南鄉試榜發哀然舉首者爲廬江宋子年甫弱冠都人士相與歎羨或又言宋子之兄先一年丁巳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羨不已宋子謁予於長干僧舍撫衣肅拜執弟子禮甚謹已而出其行卷屬予序其首予讀之而歎曰文章天地之

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茂隆鬱積薰爲太和夫豈偶然哉宋子以終賈英妙之年稟機雲藻麗之質其爲文理醇詞雅法古調高玉立霞舉含章秀發直將關衆俊之口而奪之氣吸先正之脈而得其神於世之飢炙熟爛卑恭勦襲之習邈乎不相及也然使宋子經奇自命絕倫逸羣遂足驚爆鄉國凌蹕長老或規規揣摩徒以博一日之遇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而宋子恂恂粥粥欲然如不勝其文章茂隆鬱積之氣隱見於眉目間可以知其器識之遠且大矣由是而大魁天下雍雍

三才集卷五

九

廟堂固分內事吾知宋子亦不以自滿假也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當自有在君家元憲景文兄弟文章事業彪炳古今他日大小宋之名近在廬江而竊念世俗之相與口呿目瞪歎羨不已者又何如也予方編輯禮經支離視息愧未有以相長是在宋子勉之而已

王令詒制義序

宋文憲有言古時文學之彥自童丱誦習四經三史期於默記後遍觀歷代之史以廣其知識而又參於子書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此學所以精

瞻宏博足爲經濟之用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蓋貢舉之弊其來舊矣朱子嘗欲合諸經子史時務分之以年每三年而分試之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嗚呼使朱子之法行烏有此失哉然而績學好古之儒未嘗聊爾苟可爲貢舉之學震川先生嘗言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吾心之理昔賢之

三才集卷五

十

爲學蓋皆博而有要也是故貢舉之法即不變未始不可以得真才戊辰南宮試子與宛平相國諸公同事務得精瞻宏博有體有用之士雖其才分大小不同然亦往往而遇青浦王子令詒少孤露不以貧困廢學童穉時即好爲古文辭有聲梅邨先生極嘉賞之吾鄉葉文敏公嘗過青浦崑崙爲子言令詒之才於今溯其時越二紀矣而令詒始得舉於京兆成進士今雖猶壯年然其得名甚早贈蹬棘園久而始遇噫亦可謂艱哉予觀令詒爲人謙退自持有至性其文闕深淹雅根於性理不名一

家要其大指以震川爲歸震川古文爲一代宗師而尤邃於經術故其制義元元本本言軌於道一切才人學士皆不能及令詒湛深古文固已有素又嘗受業於平湖陸先生性命之學經其指受宜其文之類震川也始令詒不得館選諸公卿咸爲歎惋予獨以爲人文之傳不傳固不繫此向所欲得精贍宏博有體有用之士豈以名位爲重輕者哉令詒釋褐後予留之邸舍日夕與之講貫切磋蓋其學日進而未有已也其文予旣論定三十餘首刻之錄真選中又遴其可存者百篇都爲一集

卷七

十

志伯

刻以行世而又序之如此

山東行卷序

今與入五都之市百物具備其中精粗美惡無不見而瞭然者燕趙楚粵相距千萬里其取舍亦無大懸絕雖操奇贏者欲逞其智巧以逐利而有所不能蓋天下物之不齊者終不能漫無區別紛然雜進而人情不甚相遠即五尺之童適市物之精粗美惡指而示之或能知之者其弗至於顛倒蒙霧也明矣惟以文章取士則不然作者之心思學問閱者或不能知就其一日之所見以爲高下

非若市司之物可以權衡而平準有不虞而得之者有懷才而負屈者變易蒼素淆亂是非僥倖者居之不爲恥而有志之士搢腕太息無可辨訴此其故在司衡不得其人宋人所謂謬種流傳者也苟有深心斯道者於此如歐陽永叔呂伯恭朱晦翁王伯厚虞伯生丘仲深李賓之王濟之張太岳黃葵陽諸公舉子文章之工拙猶凡物之精粗美惡確乎有品第一見瞭然非難知者而如其眯目任情率意以從事珍蕭艾於篋笥謂蘭蕙之不香其不爲五尺之童所笑者幾希翁編脩寶林偕高

卷七

卷七

十

志伯

戶部紫虹校文山東所得人甚盛寶林選定行卷百餘篇寓書示予喜其識鑒之精而冀望他時之主文者於此取則也爲刻而序之

戊辰會墨錄真序

戊辰春試士南宮宮傳宛平公司馬成公副憲鄭公與予同奉總裁之命時朝廷用臺臣之言得稍緩榜期從容校閱鎖闈者垂三十日始得竣事及榜發都下良翕然稱爲得士蓋宮傳公與成鄭二公之藻鑑不爽而濟以同事諸賢之殫其心力宜予之得藉手以迄成也顧予自惟才識淺劣

謬荷

主上殊遇代置諸司所不至墮越是懼惟是精白一心虔共奉職庶幾得仰副我

皇上所以委任之至意入闈之日宮傳公與二公抗聲言曰往者壬子京闈之役公實爲主司風氣自此丕變今茲南宮之試天下才雋聚也公其勉之予拱手對曰憶壬子到今十有六年學殖本薄年衰益荒幸隨元老鉅公後秉承指導敢不黽勉從事遂告誓神明設立規條與同事者約諸士三年攻苦劇賢鉅肝就此盈尺之紙苑枯得失決於

三言六

主

俄頃卷一到時即宜袖手閣筆冥心靜對恍與作者之神情相遇然後隨其工拙而上下之若是則雖限於功令美不悉收而在吾與彼之心亦可無憾矣若掀紙未竟妄先甲乙逞臆恃才塗抹恣手此不特坐失作者之苦心而自負功令明誅鬼責何可逭也其程約以讀書窮理養氣爲文章之根柢故其粹然成一家言者尚矣鏤金錯采之觀而中無生氣未敢錄也其雷同勦說者屏矣輝山媚川之姿而中有累句不輕棄也觀其敷辭必求切理觀其才勝必求入格理非株守訓詁之

謂也必其能旁通曲暢於聖賢之言其理足者辭之高下無不如意矣格亦非拘牽繩墨之謂也必其能神明變化於矩矱之中其格定者才之正變入焉而化矣以故一字之得失參詳或至數時一卷之去取商量或至累日苟得佳文洞心駭目踊躍賞歎其稍有疵類者咨嗟沈吟反覆紮量至於二三場並所加意證明家法則一經不爲少條畫時務則連牘不爲多振幽滯於獨絃竊渺之中標奇雋於風塵物色之外黎明據案夜分方退積日勞憊嘔逆大作兩目發腫愛我者勸以少休雖心感其言意不能自止也所幸諸公於予持論多所相同予輩雖自信其心之無負而尤恐識力有限無暇收而或不免於悞落者則此心怦怦至今猶未能釋然也榜定即於闈中刻元魁十卷其餘今復訂定之以公海內豈敢謂文章風氣畢端是科亦以志宮傳公與予輩之盡心於是云爾

葉元禮制義序

士之以文章雋南宮也每科凡累百人其間或以年或以才名家世並足顯於時而兼之者什不一二焉弱齡擢第而聲實未厭人望一也窮年積日

萬畝畊獲於其中僅工揣摩之文叩以古學而色
變二也拔起單寒家風漫無足紀有松柏生埤之
歎三也此三者有一於此雖或幸而得遇吾知其
中之嘒嘒而不能釋也乃柳玘以少年高第才名
太盛門望清華謂之不幸以人生之所難兼而反
似不願其有者何歟今葉子元禮之舉進士也則
兼有三者之美矣汾湖葉氏與吾邑及松江之上
海同祖石林今登朝者冠冕相望其祖自黃門公
以來聞人代出聲華燁赫諸父群從皆有才名乙
卯之秋元禮偕族弟淵發同舉京兆而從父大理
公有子復舉浙闈可謂極一時之盛顧元禮年方
少而東南文士風稱之姓名一似老蒼其家雖門
第烏突先世清白吏不名一錢蕭然四壁即以單
寒之士處此亦不能堪元禮當之晏如是寧復有
柳氏之慮元禮年未及壯而博習書史掉鞅詞場
久爲名輩所屬目其文原本經術根據理要不屑
爲一切干祿之文而自足以致當世之譽然後知
葉子之以少年雋南宮也其才名足以自致其家
聲足以無忝誦其文而知之矣憶前輩張素存侍
講丙午校士兩浙已得元禮之叔星期而終以失

元禮爲憾予壬子歲典北闈嘗得元禮文與同年
蔡脩撰深賞之雖未果錄然心知其爲名士必售
夫文章遇合有時得失未嘗不可自決也以元禮
之年少多才與其家世即使不遽售將遂不有可
自決者乎因其屬予論次其文而并志之以見予
之知元禮不自今日始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二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五

送姚僉憲撫蜀序

蜀素以繁富稱天下然其地踞溪山之險竊據時有數被兵革地荒民流亦非一世若其受禍之慘未有如明季者賊獻性嗜殺以擢筋咀肝爲笑樂重以歲比不登虎鯨其類風挾火飛灼人踣道鋒刃之餘靡有孑遺樹穿于屋草長于靡仕宦者以爲非復人境 國家恩澤覆露三四十一年間稍稍係聚然猶人稀土曠空城故壘相望比叛者又從而戕之雖王旅致討蕩平而向之稍稍係聚者復流移失業矣是何異老穉之人嬰衰羸之疾其起之不誠難哉

天子重憫斯土思所以撫循之會巡撫當代乃冊僉憲姚公以往姚公起家成都推官改安化今入爲給事中忠謨謹論

天子雅知公而簡畀之況公有惠愛於蜀人所以規畫措置以報稱

上心而大展其素所設施者講之宜熟矣子於公之行顧有所亟望於公者竊效古人贈言之義欲

爲公一陳之子嘗備負史局見前代採木之役爲累於蜀人甚劇木之所產大都在窮崖沍谷宿莽密箐毒蛇瘴霧不見日月人持糗糧巖棲露宿輕則致疾重則殞命深入生番之境又往往逢攻剽劫奪其不死者幸耳其採之之艱既如此其運之之勞與費又不貲而木或尺寸不中程度輒棄前勞而無償費見於前人之書甚著而歸太僕有光所爲都御史李憲卿行狀及吾族祖嘉定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爲尤切以今日之蜀度之其難尤百倍於昔也公是行也其必請罷此役令所司考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原未採取蜀材亟宜別爲計議使民不蹈於向者之患而後所以拊循而安全之者可以次第措置甦蜀人之困事無有急於此者矣夫蜀固衰羸之疾也凡百治具如參苓諸上藥可以滋榮衛培元氣者其方不一若採木之役如烏喙之殺人不必羸病者而知其不能生矣於公之行而述所聞於昔者以爲告此宜公之所熟籌然復舉以爲言者以其事之不得身履其地而知之也公其留意焉

送睢州湯先生巡撫江南序

先儒之言體用三源者其義亦明且著矣而世之論人者往往曰某公某公者體勝於用人也某公某公者用勝於體人也天下豈有離體用爲二者哉有體則必有用無體固無所爲用也昔明道先生之斥異端也曰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考亭先生之上封事也曰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自然可以應天下之務由二先生之言繹之蓋致其知矣反躬以踐其實踐其實矣舉而措之事業由是以致乎其極內聖外王之學豈有他哉惜也

附錄卷五

三

二先生之道不行於當時其立朝之日淺無以致斯世於三五之隆然其任職居官立綱陳紀悅安強教世之以能吏稱者弗逮也明道先生初調鄆主簿令晉安皆以片言折獄僉書鎮寧軍判官排衆議合曹邨埽決口知扶溝得濱河惡少貴之使察爲女妓者境無焚剽之患所至立爲科條旌別善惡恤孤貧蠲姦姦僞民愛之如父母考亭先生之知南康軍興利除弊講求荒政爲學規引進士人講說其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也浙東方大饑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而蠲其征未至境而商船輻輳

矣政有不便於民者釐革處畫必然經久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士俗崇信釋氏悉爲禁止所至以興學校明教化爲本事二先生之所試者如此使其所試者大而所爲措之事業者其止此乎有以哉宋史作道學傳而數公者之政績一一書之也彼離體用而爲二者不亦誣乎大中丞睢州湯先生固當世之爲程朱之學而體用一源者也先生弱冠登科受知世祖章皇帝官禁近已而持憲外臺所至歷有政績能肅然整齊其綱紀於民有豈以強教弟以悅

附錄卷五

四

安之實春秋方壯一與上官忤遂引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益涵養於存誠居敬之旨泊如有以自守冲然有以自得也會

天子詔徵宏博之士大臣以名聞召試稱 旨於是復入史館擢爲講官尋總裁史局

天子知其經術湛深令每日直講 內殿俄自庶

子轉內閣學士先生所爲密勿啓沃者非程朱之

言不以稱也會 廷推可巡撫江南者

天子歷簡在廷其難久之而先生遂膺 冊命親

承

上命者至再乃出江南士大夫之官京師者相與
歌舞以爲先生所反躬實踐以措之天下之民者
於是乃得竟其所設施而吾江南適蒙其福也某
於先生夙爲同官今則部民也其可以嘿而已乎
先生既 陛辭將行爲援程朱二先生所爲任職
居官者以徵體用一源之義而又爲先生志喜曰
程朱所際之時所遭之勢有不可與先生同日而
語者矣程朱之蒙召見侍講筵爲日無幾方用薦
者入而旋以間者出出又爲小官而先生受

主上特達眷顧五六年間累遷至八座節鉞何其

情園集卷五

五

榮遇之過古人遠也吾知先生之所建立亦必有
遠過古人者吾於同官之情則宜相與慶幸先生
之榮遇而於部民之誼則於先生所建立者厚有
望焉

送楊少司馬序

國之元老著功立名年及耆艾以養親予告 寵
命優渥比其行也士大夫傾城而送之此前代史
冊所不多見而朝野所謂至榮者然而其中猶有
不得已之情雖羨慕嗟歎於其行者有所不知而
同官相知之深者或言之而不能盡則千萬世而

下又孰知當時君臣相遇之難而其得之可幸也
國家定制仕宦無兄弟及兄弟俱在仕籍者例得
歸養今少司馬楊公前以才望簡撫黔中時太夫
人年已七十餘公思念不置凡再疏請歸

天子以巖疆新復非公無與彈壓者嚴命畱之遂
不敢固請繼 召佐邦政置傳來京公協理維勤
軍政脩敕中外選建措置合宜輒欲以間申其情
事而

皇上方銳意太平三事大夫罔不凜凜奉職圖稱
上旨則又依違者久之常望南天白雲屏處獨歎

情園集卷五

六

賓客僣從皆爲感歎既而曰吾不可以濡遲矣乃
上疏言臣以無任蒙

皇上異數拔擢洊至卿貳雖糜踵頂無以仰報萬
一顧臣母年八十有四病卧牀第臣兩弟一爲縣
某處一在家錮疾淹廢而臣犬馬之年亦六十矣
自出撫貴陽不見臣母面一十六年起居遠隔飲
食湯液之奉無由躬親是臣母雖有子而無子也
臣日夜悲念精爽飛越雖欲竭誠以報

皇上其道無由特乞俯憐烏鳥至情許臣歸養終
母天年臣不勝倦切疏甫入而賜歸之命下矣蓋

皇上雖不忍遽釋公以歸而不得不奪於以孝治天下之意故俯從公志曾不崇朝而諸大僚皆莫得邀此異數則公之得遇

皇上於此時可不謂至難至幸者哉此予所謂不得已之情他人所不能知而予知之獨深者則於公之是行也其得已於言乎公返子舍自今以往母子相依百年之久之日則皆君恩之所沾濡而寵被者也聞其事者忠臣孝子之情可油然而生已

送大司寇魏先生致政還蔚州序

蔚州魏先生之得請而歸也崑山徐某往送之先

三才子

懷園集卷十五

七

七

生曰獨無一言贈我乎余曰有懷之久矣昔夫子蓋嘗歎未見剛者而以和不流中立而不倚爲君子之強豈非以意氣偏黨之私與伉直求名之病於剛德猶有歉焉者哉自古處臺諫之職者伏蒲攀檻代有其人前明時尤以矯厲風節相矜往往爲一人一事而詰責罷免詔獄廷杖死徙相屬言者卒不已此其爲清流正人固無可疑議而激於意氣涉於近名者或亦有所不能免也此夫子所以不輕許於申張子路者也而況三代以後之人材不得聖人爲之依歸以涵養其德性而克治

其才質雖以漢之汲長孺唐之魏鄭公論者猶不能以無遺憾又況於其他邪若夫學粹而識精體全而用鉅上而君父下而斯民不能不致其惓惓者是道德之士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間嘗指數三四十年間清流正人爲當世所稱道者不乏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先生一人而已矣昔者先生以光祿家居鍵關讀書十餘年所講求者存誠主敬躬行實踐之學若無心於當世而以執政推轂乃起其或出或處一於義而無適莫與人交謙恭平易恒自以爲弗若人其於意氣偏黨之私澄汰淨

三才子

懷園集卷十五

八

七

盡亦已久矣若其立朝之概如喬嶽之作鎮如砥柱之障濶所言皆國家大計他人之所不敢言儉夫穢吏望風惕息雖千百世之遙聞其風者亦將頑廉懦立恨不與之同時固無俟乎予之稱述矣顧讀著夫學問之所自得使後之論者知夫先生之爲有德之言仁者之勇有合於夫子不流不倚之言爲天德之剛而非徒以矯厲風節見也天子名先生之堂曰寒松至親灑宸翰以賜知臣哉夫寒松之貫四時而蒼然獨立於雲漢之表不以霜雪雨露而改易菀枯者豈有所爲而然哉

先生曰不敢當雖然是吾心也乃書之以爲序

送王阮亭奉使南海序

今

天子神聖英武芟薶僭亂方夏寧輯爰以季秋之吉車駕發京師省方時邁詢民疾苦始自齊魯南涉江淮所過泰山關里及鍾山明太祖陵

天子親臨臨謁薦又稽之古制分遣卿貳告祭天下名山大川少詹事阮亭王先生奉命往祭南海

行有日矣友人具官某送之作而言曰古者望於山川第一時望祭之未嘗分詣其地唐開元中始

惟園集卷五十五

九

令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四瀆其後輒遣專

官肅將祀事然或雜以祈禳非古帝王懷柔百神之意我

皇上愛養黎庶敬恭明神寰中之大莫如海而祝融之神奠綏南服頻年戈船橫海之師著有顯績窮島絕壑咸入版圖其有功於國家最鉅況廣之爲州越在五嶺外瘴癘之區道里遼遠德教難究比盪定後百姓雖復舊業貪墨之吏朘削如故天子赫然震怒更易節鉞大臣以慰安鎮撫之其地尤爲廟堂所注意先生學問該洽器局弘偉

茲行也不特奉宣明德昭報神功而已其山川形勝風俗戶口吏治之臧否民情之樂苦一歸報

天子以助施政教雖以乘輿七萃所不能至者儼如親蒞其地而燭照萬里之外此先生奉使

意也若往時祝釐之役陳禎符而稱美瑞知先生不屑爲也粵故多佳山水羅浮西樵諸勝皆在焉

先生每遊屐所到長篇短詠山川生色嶺南又多佳士暇日且攜之登臨唱和還轅之日解裝而出

其橐中所得者爛然成編當更爲先生一序之

送張敦復學士請假還桐城序

惟園集卷五十五

十

往予爲敦復張公作四軒圖記大意以公處

懽論思之地當今

聖人學有緝熙所資於啓沃者非尠且深宮之中神幾默運以制勝萬里之外公日侍內庭仰見憂

勤庶務與民同患之意臣子未可以私情上請故子以爲龍眠四時之景物雖佳公望之如蓬萊方

壺殆未得徜徉恣肆於其間也所謂四軒圖者直以卧遊云爾重光作噩之歲滇黔底平海內無事

保定孔固頌聲作焉其明年春公乃請急歸里營其親之寔安

天子既俞之又手詔賜以白金文綺殷勤慰諭許得下宅兆訖事而後還 朝於是公治裝南行過子道別子曰公今得遂其歸矣計公到日已及春深由是而徂夏入秋涉冬以其卜兆之餘而少憩於其間以休其上下瞻相之力則夫四軒者可以遍歷之以遂其風昔之懷思矣雖然庸遂得徜徉恣肆以極其樂也邪公朝夕侍奉 講幄者數稔於茲一旦言還乃心未嘗不在

天子左右也

天子之所以眷注於公者渥恩溫語欲其慎成篤終之禮而式遄其行也則夫四軒之景物又豈能久戀乎予所以復理前說以贈公之行也

送孫古喞之官南靖序

嘉善孫古喞以辛丑中禮部試入對 太和殿公卿大臣讀卷者咨嗟歎賞謂當以第一人及第俄置二甲第一例應除府推官需次未即授久之廢推官改爲縣令又久之乃得福建之南靖於其行也 京朝士大夫爲詩歌以送之既以寫其離思且惜其才之當在清要而屈於小縣而古喞驅馬出國門將走六千里以適濱海炎瘴之地意無不

三才集卷之三

士

子

三百

三才集卷之三

士

子

自得者方古喞爲舉子即以今古文辭負東南盛名長身脩髯清姿四映四方人士望之若神仙其既釋褐也待命 闕下及在里門凡十有二年同時之進士高第者駸駸乎至列卿矣而古喞方授一縣此其間若有天焉然吾考唐宋以前因人子官不以官限人於時進士必授外職試以民事其知制誥脩國史多擢久歷內外者故得盡其用自明始選吉士入翰林而劉忠宣時雍嘗請於朝廷願爲親民之官蓋有經世之志者以爲優游詞館未足有所設施故欲得親民之吏以自效假令古喞生於唐宋時即不如今之需次淹久其必由州縣以歷臺閣無疑也古喞於世務無所不通自釋褐以來揣摩吏事又甚久南靖爲漳州屬邑八閩重兵駐漳者爲多其民素苦徭役而芻蕘糗糧之儲備於縣令是問他人踴蹙不能自振者古喞必辦此有餘他日政成報最蒙不次之擢以廻翔於禁近清切之職皆於南靖爲始基焉天之所以成就古喞與古喞之表暴設施者於是乎在宜其不以屈於小縣爲抑鬱也予與古喞交久且善也述而誌之以爲序

送施少參尚白還宣城序

仕止久速君子之所不能必也而一聽於時之自然故無往而不自得者然而孔子之將去衛及還原息陬也作丘陵之歌則曰維以永歎涕洟潸潸作樂操則曰慘予心悲還原息陬徘徊去畱之間若戚然不能釋者豈聖人有所不安於時哉此皆性情之至而發乎其所不容已也人生所常涉歷之處及常相見之人驟與之別未有不黯然神傷者況官於其地與父老子弟相親恤至於數年之久者哉江西參議宣城施先生分守湖西七年值

惟園集卷五

七

廿四

朝廷裁省天下監司官當去趣裝將行湖西士民攀車涕泣者幾萬人既至章江重繭追送先生亦重念湖西人若愴焉不能釋者予聞湖西人言先生事最悉先生駐節臨江府府城久壞距蕭江數武屢築輒潰先生禱於城隍之神越明日城成新淦峽江多虎患太守高培請先生爲文禱於山川神祇居三日有虎自隆深谷村人殺之以告自是絕無虎害歲旱禱雨先生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雲壇下呼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叫號言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先生所轄諸郡並有講堂書院一日

親臨講學有新淦人兄弟閱牆者聞先生言相持大慟詣階下服罪廬陵諸生有同父兄弟爭產者亦感悟友愛如新淦人先生以至誠通神明感人心者類如此以故湖西之人聞先生行悲慕之不已而先生視其部人若手足肢體疾痛疴癢之無不關也故不以名位沈滯爲憂而以己之既去湖西之人將無復嗅咻之者宜其愴然有所不能釋已予又聞先生之署剡竹爲亭曰就亭爲屋傍水芙蓉曰芙蓉屋爲樓曰愚樓平昔所游處也青原鷺洲書院先生講學之地也固嘗與賓朋佐吏國

三言

惟園集卷五

七

廿四

人子弟笑語談論於此凡皆其所不能一日忘者也先生還宣城當需次除官且數年徜徉於敬亭黃山之間以順時而動明先王之道以興起其鄉人徐而擴乎天下仕止久速固無往而不自得者予見先生重念湖西人特爲之推明以見天下繫戀爵祿者本不足論即決然以去有膜視吾民之意者亦非聖人之徒也於其行述此送之

賀張南溟擢左副都御史序

歲甲子某月左副都御史缺

上特擢右通政丹徒張公任之 命下舉朝胥慶

吾江南人尤喜正直之得庸風紀之克振以是
爲鄉土光爰相率徵文以爲公賀予辭讓不獲則
書以進之曰惟黃門省之與御史臺實相表裏者
也省主封駁臺主糾察朝廷政令之得失人才用
舍之當否廷臣議之兩省皆與也公昔在諫垣竭
誠盡職凡國家大政事知之必言言之必盡每面
奏封事趨入螭坳

天子數改容待之所言輒蒙報可 特簡內升再
遷京兆陟處霜臺

上之所以簡畀者蓋默鑒已久也先儒有言都察

三石亭

懷園集卷十五

七

高卿

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
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
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之振飭於是乎在公魁
貌長髯音吐弘暢自其爲閣舍時出入經殿門迴
翔容與行止不失尺寸人已指而異之迨居比部
剖決無留牘黠胥老吏莫得容其私升堂受質選
言而發神采奕奕雖諸老亦不敢以僚屬相待也
今公且躋崇班峻秩駸駸乎秉鈞衡而管樞軸也
此所以重有慶於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也獨是區夏乂安之時與向

者邊陲未靖之日又有不同者嚮者三方草竊烽
檄四馳事無大於用兵籌餉而公所建白動適機
要多見施行則公之所已言者其爲利固已溥矣
今小醜既靖武功告成

天子方弘制禮作樂之事鑒觀四方求民之瘼於
是時而當是任所以振綱維肅紀度者必使朝宁
無不究宣之德意遐幽無壅闕之隱情明目達聰
獻可替否以贊久道化成之治然後足以報稱

天子之所以簡畀也公嚴氣正性從學問發爲材
猷至今公退之餘日手一編不輟又與其賢從宗

三石亭

懷園集卷十五

七

高卿

伯公悉心考論以精之宜其所蓄積者之愈以深
厚而所發揮者之必有元本也吾知

天子且遂大用公而公之道將大行而其澤且被
於天下後世稱之者不質言其姓氏而系之於所
產之地斯其爲吾鄉土之光者又何如也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人之最願者康強無疾形充體悅神葆而精固而
其最不願者疴羸疾苦嬰於其身故無疾之人忽
語以疾則怫然怒而苟其有疾亦必憂愁抑鬱若
桎梏之貫體惟恐不脫去也獨今之士大夫不然

仕宦不適意其私情有所避與就無故輒自移曰
疾而都大官享厚祿者雖其有疾黃馘而僂行跛
曳而踰闕甚且喘呻牀第之間而終不肖輕以疾
告嗚呼疾之在人顯而易見非如學問心術之不
可知也而其有與無難定如此吾嘗靜而觀之彼
有疾者詭為無疾其害於心大矣若無疾者自詭
為疾不過以仕宦之不適意使其一旦居高位則
雖有疾而貪戀瞻顧當必有甚焉者其害於心抑
豈細乎老子曰兵莫憐於志莫邪為下人知有形
之疾而不知無形之疾有形之疾時其起居節其
食飲已爾無形之疾中於人心而發為世道之禍
固非俞跗之能療而藥石針灸之可施也斯其痼
疾已乎中書舍人季用汪君居京師三載勤於其
官會當遷忽移疾去蓋君有親在堂年高矣欲見
其子甚君用是憂思成疾急請於 朝棄其官而
歸吁觀君之疾其諸異乎今士大夫之疾矣人少
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之疾
得失交攻於前愈進而愈無厭故已之為難慕父
母而疾則得見父母而疾已君今歸服其命服拜
二親於堂下擊肥烹鮮手捧一卮為壽一家之力

優游恬愉和氣充塞我知其霍然而起無疑也人
或有以疾勞君者則應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其亦
可乎嗚呼必人人如君之疾者而後可以事親可
以事君也歟

送熊遜脩侍讀歸養序

吾師孝昌先生往居政府忤俗罷歸奉太夫人僑
居金陵者十三年菽水侍養至樂也介弟遜脩告
歸定省亦有年

上垂問者再四遜脩乃出補官去年典試浙闈
特召至別院慰遣之恩數有加其還也於諸典

試中最高為稱 旨

上嚮意欲大用之也比者

上既以大宗伯起先生於家不踰時而遜脩以養
母陳情疏畱中三日

上語執政曰熊某品行端方學問醇正廉介自守
不事交遊翰林中最難得朕不忍令去但母子至
情難拒其請遂下 溫詔許之一時知與不知皆
服遜脩之去之果而子以為此去也固非讀書明
義理之君子所難而獨奈何其果者之少也且彼
亦未知夫君子之所以欲仕也孝經言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疏引孔子對袁
公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
名榮親也世之自以爲顯揚者吾惑焉諺曰仕宦
不止車生耳夫彼特以尊官厚祿爲名耳而豈知
君子之出處必以其道乎苟非其道則名亦非名
矣經又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鄭氏以
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仕是事君爲中
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古之君子仕宦不出於
其百里之國故禮有懸車釋政老而傳子而無去
官以養其父母之文蓋北山之詩以行役而不遑

將母是其暫耳猶且作歌以來諗今天下一家海
內之士或從官於京師或分職任官於四方而有親
老不能就養無他子在側者許其告歸著在令甲
上方以孝治天下凡以是告無不得請者豈以讀
書明義理之君子而猶戀此一官濡滯不決邪夫
精白乃心以報國家酬知遇者必不出於希榮干
進之徒也明矣遜脩旣以學行爲
天子器重其歸也必益砥礪以答 恩眷蓋古所謂
資父事君如是而已吾師爲 國宗臣荷
上厚恩義不可以不起遜脩則義可以去或出或

處各以其道其遺親令名豈有窮哉於其行也書
以贈之

賀漢陽吳公入內閣序

今上御極二十有一年漢陽吳公以大宗伯受
上簡陟台輔朝野相慶以爲得人而公先世故新
安籍也於是江南士大夫官於朝者謀合辭賀公
屬言於某某以後進辱交公久不敢以不文辭乃
爲之序曰古稱相業者有賢相有才相賢相者才
與德兼而不見其才者也國家設官內自九卿
百執事外至郡縣牧守長令皆有分職則皆可以
才見宰相不必見才職在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
總持大體而已間考史冊漢唐以來宰相以才見
者收攬威斷綜核名實一時未嘗無赫赫可紀之
功而或陰險元氣或冒震主之嫌跡其始終功名
之際不無遺憾若夫所謂賢相其踐數久其諳練
深歷之於中外試之禮樂兵刑以成其名樹其望
而及其致位尊顯則又能斂其剽鋒剝劇之才以
老成持重當天下之大任聲色不動而恢乎其有
餘地焉古大臣類如是故方其未用天下即以公
輔期之一旦材用則皆以爲宜吳公當

世祖皇帝時由翰林出爲監司所至有惠愛久之以卿貳內召

今上初歷官刑部侍郎請讞精明以艱歸服除還詔起兵部督捕侍郎督捕專理八旗號繁劇公治之有聲尋遷禮部尚書明習典禮熟本朝故事上甚重之及大拜輿論翕然蓋公自通籍迄今敬歷中外三十餘年其公輔之望信於天下則已久矣公操履清嚴斷斷辨義利自奉蕭然若寒素然坦易不喜立皦皦之名卽之溫恭和藹其尤難者性惇厚遇事力持大體深得古大臣風昔曹參丙

三百年

懷園集卷五十五

主

三

吉漢賢相也其功業可紀者必多然史遷稱參惟曰清靜寧壹班掾傳吉亦僅載其不案掾史問牛喘數事以爲知大體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大臣之體當如是耳方今六寓一家天下號太平無事然而水旱未盡調小民怨咨未盡釋咎在守令競爲苛細務剝不能體

天子休養元元至意故民受其病然則率之以傳大劑之以寬仁所以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於公能無望哉嘗讀唐宋宰相表六七百年間列名簡冊以數百計而姓氏章章至今學士大夫稱道慕

說者僅數十人焉公異日功名藏之太常行事書之史冊令學士大夫稱道慕說列之數十人中曰本朝賢相吳公其一也是則國家之慶而區區桑梓之私固不足爲公道也矣請以予言質之公遂以爲賀

懷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三

懷園集卷五十五

主

三

瞻園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六

汪太公觀瀾九十壽序

史家之難莫難於文獻自遷固以來爲良史者莫不摭采傳記咨詢故老然野史家乘凌雜叢猥不皆得實自非敦龐碩大之儒聞見博而是非公者無所取信則獻之於文綦重矣遭世遷徙載籍散失者十六然殘編故帙在所多有以意尋求往往而出惟夫先民遺老日銷月落平時已少高年況兵革瘡痍之後乎以此而言獻之難得尤甚於文

瞻園集卷二十四

一

士五

也 國家稽古考文監於前代嚴廊之上未嘗不加意史局然學士大夫難言之非以文獻不完無所徵信故乎前明三百年事迹繁多其尤難詮次者在萬曆以後七八十年門戶之糾結邊事之搶攘賊寇之起沒此非按籍循文可以意得必有耆老之士生於其時目擊其然而心知其故者分別言之若辨黑白庶乎史氏有所據依近得其真若觀瀾汪翁殆其人矣翁少而英敏博綜史書究心當世之故曾却閣部史公聘潛德不仕以享遐齡其生萬曆某年迄今年九十矣此九十年中世運

三

瞻園集卷二十四

一

士五

推遷人事消息不知其幾而定陵以還正史家所謂亂絲難理者翁一口披而手畫之不差累黍豈非累朝遺獻百年文物之所憑依乎令子蛟門天下博辨俊偉之士也數與某在中朝論史事其於朋黨源流兵事得失元元本本扼腕而談蓋得之庭聞爲多夫司馬遷之書本於父談班固之書本於父彪姚思廉之書本於父察天以蛟門之才雋爲公子而又假公大年傳述不倦殆將以遷固之絕業寄之非苟而已也且夫廣陵天下之都會也仕宦游閒者舟車相錯奇異難得之物無所不有翁父子閉門而讀書開門而揖客以其間訪求祕典罔羅墜聞友海內博聞強記之士與之上下其議論參伍其異同將天下之文獻萃於一門以是綜攬掌故作成一書懸諸日月豈前代私門著述所敢望哉歲之三月將舉壽觴蛟門使來徵文竊惟期頤黃耆振古所希然年齒之壽有極德言之壽無窮故敢以千秋著作之事爲翁頌若夫翁之完德懿行與其子姓之賢弗祿之盛則廣後人士道之詳矣何敢贅焉

熊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師相國孝員公謝政奉太夫人居金陵九年於茲今年冬爲太夫人七十初度公門人在京師者相與爲上壽之辭以某在門牆最久屬爲之序某自庚子舉京兆受知於公越十年成進士讀書翰林公爲館師每謁公孝昌邑郎蕭然環堵蔬水簞瓢尋孔顏之樂自史官以及升庸執政十六七年如一日也嘗語某曰汝知孟子浩然之說乎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浩然之本體也蓋公之學自日用尋常循循懇懇以求居乎其極而及其俯仰快足則又欣然暢適無入

卷之三

王

七

始公於皇上初政上疏陳政本治原中外稱爲忠諫受天子知遇以學士掌翰林凌晨進講畢輒造膝獨侍問以古今政治得失及國家大事嘗曰吁乃出其遭遇之隆一時宰執大臣所不能及公一日下直謀於某將請急省親予小子以宸眷方渥疑之公曰吾少孤吾母鞠育教誨以至今日今春秋

且六十有司以苦節請旌蒙恩當樹綽楔吾備官於茲吾母善病畏北地寒不能迎以來吾暫一省觀

天子仁聖必見許汝毋留我也疏上奉旨令馳驛往且亟其來頒白金文綺爲道里費又特賜乘輿所用名馬御府障泥熠燿道路及浹歲還朝再期而秉國鈞介弟遜脩亦讀書中祕中朝士大夫無不歎羨以爲稽古之榮未幾三孽蠢動軍書旁午公夙夜憂勞襄贊密勿之功爲多俄與同列齟齬以細故解職公曰吾得讀書奉母君恩

卷之三

四

王

厚矣詔長安街望闕叩頭策蹇赴路上乘小舟以歸公以楚方用兵而建康山水清勝自楚迎太夫人卜居清溪之濱杜門却埽節鉞大吏請見不肖出購書萬卷朝夕諷誦甘脆奉親之外自奉粗糲而已公之植品如太華學問如淵海臺城蔣山之閒海內望之比於龍潛豹隱而太夫人淑德懿範益爲士大夫傳述矣嘗考古鄉飲酒燕禮南陔白華諸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束皙補之必先之以馨爾夕饁潔爾晨羞竭誠盡敬豐豐忘劬而後繼之以玉燭陽明顯猷翼翼文化內輯武功外愬故

夫孝子潔白奉親爲時和歲豐萬物各得其所之根柢而公以宇宙偉人樹立坊表今年公亦屆五十矣於古始服官政異日

天子篤念舊學驛召還中書調玉燭而佐太平公浩然之本體初未嘗以是增損太夫人之賢當不以充詘爲意而天下之所跂望於公者則然且豫以爲太夫人慶也爰述其言書以寄公因爲太夫人進一觴焉

張太公壽序

昔韓退之敘歐陽詹云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

三才集卷十四

五

世

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蓋嘗讀而歎之以爲退之所以稱詹之孝者至矣而述其父母者抑何淺哉親之於其子幼而使學長而使仕固將以功名事業遠者大者相期望也若乃科名祿位之間一不得則戚戚以嗟一得之則沾沾以喜者此庸衆人之見耳夫稱人之賢而使其親爲庸衆人此寧人子之所樂聞而亦豈所謂君子樂道人之善者哉世教陵遲古義不明人自成童舞象之年所爲趨庭之訓辟呬之詔科名焉止耳祿位焉

止耳自非特立獨行之夫鮮有能卓然度越流俗者以此論之退之於詹之親亦容有不得而妄譽者邪東川張君運青述其父冲寰太翁與母景孺人之賢其訓子也自髫髻以及成人自平居以及造次必勗以聖賢出處忠孝大節而未嘗及於祿利其他奇節至行種德邁施者不具論而即是以觀其賢於世人遠矣辛亥夏五值其二親同壽之辰於是張君來乞言於予予觀張君之意類以服官於外不能歸拜其親爲不釋然者夫張君以高材弱冠取進士第讀中秘書不可謂不賢自巴閬

增補集卷十四

六

世

山險之區奮身天朝沐恩禁近不可謂不榮凡世之所謂科名祿位者張君固一舉而得之假令其親不免庸衆人之見猶將以其在朝爲榮而不以其在側爲歡也又況張君之親深識遠量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乎夫張君之親不汲汲以科名祿位望張君也而張君顧捷得之世之日以是望其子者或未必得焉然則得失之理固有在彼不在此者世之爲人親者可以悟矣且予聞張君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屢以文見知於有司其親輒深抑之戒其以器識爲長而毋以文藝爲美今張君

之所得既什伯於前則其親之所期望亦當什伯於前張君其益勉自樹立以善承二親之志而太翁與孺人以強健之年從容偃仰以俟其子之大成則嗣今以往爲賀更有進於此者子雖不敢尚能從退之之後而樂道之

孫封翁壽序

苕南山水清麗甲於吳越名閥巨族鱗次櫛比而惟菱溪孫氏家行尤稱醇謹歷數百年不衰南齡先生行誼卓犖又爲其宗之冠先生少不好弄善讀書工文章有聲每試輒先曹偶而其卓爲儒宗

三六六
卷十四

七

可詒後昆法者則尤在孝友大節先生家故貧事父贈宗伯公腆厥甘膳雖甚艱迫恒不使親知母施淑人嘗疾亟先生中夜籲天刲股和藥以進竟獲瘳人僉謂孝誠所感尤篤於友愛僅存田宅悉推以與兄育諸姪如子苕南孫氏於今稱爲義門實先生之教先之也昔漢石奮家法孝謹子孫多爲列侯二千石西京門閥罕與之比歐陽永叔記許氏南園特著其三世孝悌以示海陵之人蓋書其大者百竹概可知也況孝友之德與性爲仁仁則不匱於時爲春春則物從而生故芝艸醴泉義

烏嘉禾之屬自孝友致者恒多而積之既久太和翔洽扶輿磅礴於庭宇間必鍾爲傑魁非常之材以大拓其先緒而名世之文章與濟時之勲伐胥於是乎出即國實嘉賴之又非獨其家之積而已也是長公杞瞻學士蚤歲登上第官詞垣久侍講帷旋掌內制廻翔禁密極儒生稽古之榮往歲以少司空奉命視河駐節海上學士君觸暑雨棲於菴舍晝夜不少休先生間過官署從二三平頭權小艇往來菱蘆沮洳中目營手畫有所得輒書以付學士君用以仰副

三六六
卷十四

八

聖天子憂憫元元至意父菑子獲忠孝一原不休哉今己巳孟秋爲先生七十壽辰顯氣鮮新百川泓演烏程之釀既清以醇洞庭之果亦甘以碩宜老之品饒焉學士君繫官於朝南望瞻戀而次公乎尹績學有聞文孫競爽於時希韓鞠脰以次上壽先生顧而樂之吾知家世貴盛當必與西京石氏頡頏今古而予與學士君同庚舉籍學士君嘗迎養先生於京邸予得侍杖履見其貌充然以腴其神湛然以朗望而識爲有道人以予之知先生也爲文介觴誼不獲辭而又不忍襲世俗祝

嘏之言輒舉其門風孝友以爲茗南人士倡即先生美不勝述而撫大節以槩其餘且俾知士大夫家紹先昌後其祥之權輿於順德者乃振振而未
有艾也於是乎書

王農山先生壽序

予自己未歲以宮僚入都蒙 恩纍擢忝竊非分
自惟才具淺薄兼秉性迂拙不能脂韋附和以副
時求豈宜久處機禁重速官謗猶上念

聖恩未敢輒以私請嘗躑躅去就之間每思古人
如疏廣受父子同時賜告送車數百兩觀者歎息

增補集卷十四

九

增補

唐賀知章辭歸四明百官祖餞長樂陂而天子至
自爲詩送之退之於楊巨源亦嘖嘖稱其賢因以
此爲古今盛事不可多得然廣受史稱其年篤老
知章之請爲道士則年已八十餘矣巨源亦七十
餘致其事一爲太傅一爲秘監一爲京少尹官資
不爲不尊垂老求去計其人亦非勇退者此固無
足深異獨念吾鄉今封都御史農山王先生異時
嘗以文章取高第官大行

世祖皇帝器其才不由常格拔置風憲風稜嶽峙
聲望赫然中外方俟其大用佐太平之業未幾遽

請終養襁被出都門時春秋僅四十餘耳此比於
古人豈特無不相及蓋亦過之遠矣而予以一官
鉅繫無由希公之萬一宜其引領南望太息而不
能已也會去冬再疏得請今年初夏始抵里門而
親串皆以公八十初度告蓋逆數公去官之日已
三十餘年矣嘗鄙疏氏兒無志行竊謂其昆弟老
人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而公有賢子三人
讀書砥行前後崔起著作承明在日月之際皆蔚
然負海內之望能補公所未足公於是益得一意
考槃無當世之志矣予宦遊十年歸里所見年少

增補集卷十四

十

增補

同學輩零落殆盡謁公庭下見公之眉宇神采煥
發接公議論斐亶絡繹興會纔似三四十歲人非
特其得天之厚也殆古之所謂知足無欲而不撓
其寧不滑其天者昔白傅之居洛也於履道宅爲
五百七十歲之會時狄兼謩盧貞以年未及七十
雖與會而不及列數司馬君實舉真率會年始六
十三予今年六十矣行將隨公杖履於九峰三泖
之間雖不敢希風君實庶比於狄盧之從太傅而
附名詩卷之末爲後來故事宜公之所樂許者也

陳太翁壽序

涇州侍御陳先生國初督學吳中時子方穉齒先
主最賞其文規其遠大補郡諸生後二十有五年
子詞曹後進謁先生從子今尚書說巖公一見
歡若平生又十有餘年而子仲子炯舉禮部出公
之門父子再世受知以爲深幸公方以文學經濟
遭蒙殊眷爲

天子講道論藝潤色鴻制而子亦仞之編摩之役
從公討論一言商榷標旨淵遠所謂風義兼師友
者公退之暇移日視畧談論疇昔詢侍御生平行
義與其起居言笑不勝泰山梁木之感公以侍御

三子

卷十四

七

故視子如年輩故子於公雖晚進猶兄弟行也於
公之父封都憲公猶諸父也然而子之齒加長而
又早衰田視執經侍御時四十餘年菁華欲謝乃
聞太公尚強飯猶庇其家政年已及耄不減壯
盛時子聞之而喜以不得見侍御庶幾得見太公
而太公顧里居子又匏繫不得去度無由奉杖履
而猶以不文之辭託侑觴之末行情意容默夫戶
有樞車有輪物之勞者也過用則敝不用則亦敝
故君子居已在用舍之間制用在勞逸之際所以
養壽命之原也侍御起家進士官中外而太公驅

策款段雍容州里似馬文淵從弟少游既壯子升
庸貴仕揚名於天下而太公方韜光削迹相羊南
鄰北舍間不改風素又似乎君家太丘人知少游
之無意於用而不知跼蹐曳足已有用之者也知
太丘之以名德自高而不知出納獻替太丘之志
則已行也子聞太公所居當天下之脊異時流寇
內訌叛將外侮太公築砦保聚捍禦鄉里及乎天
下既平率其子弟綜理家事不以寂寞自屏不以
富貴自逸此亦太公之爲政也天固位置太公於
用舍勞逸間矣太公能順天之所置故外不涉於
憂患而內不潰於頽惰委靡氣愈強而神愈王久
而弗衰固其宜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老
成之於世無論在朝在野其爲典型也大矣託侍
御之門牆綴尚書之末契太公念其兄因以及其
兄之所取士愛其子因以推及其子之僚友庶爲
我歡然傾倒進百年之觴乎

翁鐵菴壽序

虞山大司空翁鐵菴六十初度子旣以孟陬之月
造其廬而稱觴一時爲鐵菴壽者又欲予爲之辭
以鐵菴之初舉有司子忝爲考官有師生之稱又

同郡同館鐵菴必以得子言爲喜也竊聞古之師弟子言其傳道授業者禮曰事師無犯無隱疏謂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以恩義之間爲制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蓋綦重也自兩漢官人始於辟舉遂有故吏解官行服輒擬心喪之條而傳道授業者漸輕矣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其時之人即以事舉將者事座主開元禮爲座主齊衰三月是朝廷明明爲之制服終唐之世恩若父子莫之敢攜故五代時桑維翰爲宰相謁其座主裴司空尚書裴不迎不送曰門生也何送迎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子佩

有歐陽文忠載其事以爲有禮若范魯公李文正之於王德用王文獻之於和成績以迄有宋之世蘇承旨歐陽公門下士皆竭誠盡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舉及詳定官釋褐者並稱門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爲弟子其名稱稍多矣明世以鄉試考官會試同考爲重其間黨同比附轆轤糾結門戶之釁亦由之起霍文敏韜深嫉之其主試禮闈爲文以告舉子不許謝恩私第語甚峻切文敏剛褊峭急其言亦欲救弊一時猶未以爲允自子論之舉主與座主皆爲國家選擇賢才

以備任使其事甚重非爲一己樹恩也而爲所舉者當思所自既不可因私以害公亦不宜忘本以違義是以趙宣子薦韓厥河曲之役宣子僕以乘車千仞韓厥執而戮之宣子曰吾舉厥也忠既而下宮之難非厥也趙氏不立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能復趙氏之卿也明矣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鄧弘之下弘以舉將之故跼蹐不寧朝廷爲設雲母屏風隔之體其敬舉將意也唐魏知古爲姚元之所薦位至宰相後分司東都訴譖崇二子明皇薄之終身不用謂其不能報推舉者必不知感朝廷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子佩

也柳子厚與顧子郎書謂纓冠束衽趨以進者成曰我知恩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一且勢異電滅颺逝不爲門下用矣子厚爲顧少連門人少連身後寓書郎君猶自稱門生以未報大德爲恨韓退之嘗佐董晉幕晉第二子溪負罪終長沙因贈溪女壻陸暢云我爲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蓋其於易世而後見其子孫戚屬勤勤思有以自效如此豈與一時趨附便辟匍匐者同日論哉大約厚於師友者必不肯君父古者嘗以此觀人百不失一也果其事關

國家如韓厥朝升焉而暮戮其僕可也否則古人之風義有可得陳者矣予亦淺鄙儻最不足道鐵菴顧嚴事予敦尚古道其平日與予議論不必盡同而其大指不貳予聞其言每深服焉至於世之毀譽侮弄予者必爲予剖白明晰殆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然予何以得此於鐵菴哉予向者疑霍文敏之言過於矯激以爲道義相關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今人之師雖非古人之師其以易勉道義報效國家儻亦所謂相得益彰者邪鐵菴忠誠亮直爲中外所政仰異日格天事業正未可量

朱去非先生八十壽序

朱

子衰鈍放廢偃蹇退匿堙鬱就死藉吾友之偉節宏議少蓋吾平生之誓特敘述古來師弟子之本末爲公進一觴焉

朱去非先生八十壽序

夫子繫易之辭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蓋昔之聖賢莫不欲道濟天下故富貴顯榮成理萬物則以爲得行其志而寬閒之野寂寞之濱則以爲不得志於時者之所處也然而伊尹畎畝孔顏疏水簞瓢無在非樂范希文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又無時而樂其致不同何哉蓋儒者有一身之憂

三

朱去非先生八十壽序

朱

樂有天下之憂樂吉凶禍福輻輳戾乎吾前而所性既定則足乎己無待於外是故雖巖棲草茹而不改乎其樂若乃際乎責任之重而行乎利害之塗震撼擊撞何以鎮定辛甘燥濕何以調齊繫錯紛結何以解紓黯闇汙濁何以茹納天下或被其閭澤而樂之而百責所萃者欲求爲章甫逢掖之儒生而不可得者矣去非朱先生生同里幼同學志行述業無弗同者予以庸虛叨 國恩二十年間列侍從躋列卿先生太宰恭靖公族孫內行淳備淹貫六籍爲士林宗師而僅以明經膺歲薦樂行憂違若判然不能以強同然予智慮疎淺人事乖迂瑕豐百出叢集厥躬幸

公八奏音吐闕亮視聽精審可五十許人而予亦
逾者矣蒙 恩放還田里可以抱琴行吟弋釣
野如禽鹿脫檻籠而就林藪庶幾遂其初志俟編
纂告竣上之 冊府當以小友追陪杖屨先生有
安樂之窩而予亦澆花種竹竊擬獨樂之園某丘
某水一觴一咏彼此過從以娛化日釋其所憂而尋
其所樂先生其能許之同志否也先生之門人擢
科第者甚衆予子樹穀少時亦並受業焉時屈
懸弧之辰其門人謂予不可無言遂書此於屏障
以爲介壽之辭焉

沈塾淵壽序

沈塾淵壽序

士

吾邑隱君子塾淵沈翁與先大夫同硯席予童年
即見之是時翁方掉鞅詞壇雖其豪上諧達而怡
怡愉愉無置張之色翁蓋德量過人者也及予兄
弟長而翁過從尤密今予輩且老兒子迨童孫輩
又從翁遊處歲月既遼人世迭變翁閒居肆志寄
情蒙飲復優游恬適不見衰頹老之態蓋五十
年來翁與子家交幾四世而翁之容氣言行不因
少長得喪爲盈絀盛衰憶之歷歷在目如一日也里
黨間咸敬重翁推爲祭酒去年翁八十初度謂

世與翁習欲得予一言子繆膺 國家文史之役

又僦直禁廬揮翰旁午久未有以報今春休沐之
暇乃爲書以告翁曰予讀前史洪武時有周先生
壽誼者崑山人也年一百二十歲明太祖嘗召見
王常宗鄉飲碑記稱壽誼當一百十歲時太守江
夏魏公舉鄉飲酒禮設三老位壽誼實居第一比
還太守躬餞婁門之郊再拜送之蓋上隆至理則
下多壽考有明初造肇開太平之基周君廼應天
表況於我 朝德翔仁洽隆平之象光於三古今
吾崑同時年九十餘者已有數人則如壽誼者將
來未可以一二數若翁之葆固康強宜過其曆今
之八十殆猶日中未昃也翁初艱於子年五十餘
始舉子今且有三孫如蘭枝玉樹鬯茂於擎斂之
時得天之厚從可卜矣予未老而衰猶冀異時乞
身歸田與翁徜徉山水間當爲翁躬進百歲之觴
賢大夫亦必有如魏公其人者盡禮而致養
天子脩憲乞之典立老更之制必以翁應徵若明
祖召見壽誼時事無疑矣翁其識之可也

楊雪臣七十壽序

古今豪傑之士有過人之才者用於世則與天下

見其功苟其不用而撫時感會咸有以寓其無聊發洩其不平若夫忠憤結轡有不可磨滅之至性其所感者愈深而其所寓抑又非人世耳目之內所可拘域此才智之士往往而然也若夫讀書好古之士凡其不盡用之才與所不可回之志一以學問消融之其始未嘗無迫而遏抑之力而其後漸底於和平斯則粹然儒者之氣象非可以強飾而猝至也毘陵楊雪臣先生大中丞之子大司徒錢公之壻家門鼎盛園亭聲妓之奉冠絕一時而先生雅不喜為游閒刻苦下帷講求典故及有用

三九十二

懷園集卷五

九

子佩

之學勝友益簪歡然談宴盤餐日費錢夫人恒出旨蓄以代匱已而流寇交訐烽火夾江岸先生遂棄舉子業散財結客一日陷黨禍者七十餘人復傾貲救之數年之間家凡三破而門無犬吠之警蓋亦有天幸已方先生少日好立奇節比屢跌不振蓋亦嘗怫鬱撞擊發作流露而卒能抑按無所憤決既而韜光滅影厚自刻厲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曆律兵農之書母家庭閒燕父子兄弟肅穆相對質疑問難恒見燭跋飯蔬啜茗蕭然自得益究心於洛閩之學研窮性

命之旨出則與惲遜菴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餘三十年學益醇養益粹而其氣益以和平今之與先生交者蓋幾不知先生曩昔之志節如是之磊落而奮迅也先生於交遊中凡涉顯貴未嘗以寸紙通謁四方問業者日至手披口授日不暇給間或攜朋儕之野外徘徊嘯歌今年七十燈下猶能作小楷數十百字日著書於中丞公之西樓顏曰迎旭諸子哀為飛樓集百二十卷藏之蓋其所著皆發揮聖賢之精義闡繹傳注之奧旨固非同於窮愁著書而亦豈假是以消磨其忠憤結轡不可磨滅之至性也哉其子道升與子交子因介壽之觴序以問之先生為何如也

三九十三

懷園集卷五

十

子佩

封太孺人田母壽序

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禮曰內言不出於梱女道幽閒柔順以相其夫若子而已然則具非常之略為丈夫之所不能為者將抑而不用乎將以為為之者非乎臣之事君子之事父竭誠盡力終其身以為之無以自異也至於以忠與孝稱則大抵處乎其變而所為者極難矣饁醢擊枕之事女子終其身以為之豈有能與不能之甚者哉一旦

臨患難履盤錯不得已而爲丈夫之所不能爲以
自見於世世之人從而稱之從而傳之而天亦厚
其報以與之然後知若詩禮之所云者亦語其常
焉而已予同年友之母田太孺人從先生宦
麗水半載而殞所天當是之時內外沸然錢穀出
納之事簿領從橫移檄旁午代者故難之今天下
爲令者往往起書生不習吏事授之握算不知縱
橫吏得因緣爲姦乾沒蠹蝕不一二年而身受其
困官敗名辱羈累相繼者蓋比比也太孺人以一
女子雪涕起苦寢之中收其文籍會計其徵解出

三十九十三
儋園集卷十四

主

十五

入之數系毫不爽豪胥猾吏瞪目咋舌而莫可如
何事卒以得解既而復有內難太孺人從容弭之
以恩濟之以權所區畫皆中窾綮凡此方於古之
臨患難而不動者其事較難迨事定之後而太孺
人亦心力卒瘁矣後六年長子子綸舉於鄉其明
年成進士又七年而官中書舍人以覃恩封今歲
先一年中子亦膺鄉薦幼子補諸生並歛起未可
量然則天之於太孺人艱難困厄於其始必將厚
其報於後以償之弗祿壽考方未有艾也豈得以
尋常之事量之乎繼自今子綸兄弟業日益大功

名日益著母氏以累封日益顯由此而耄耆而期
頤而予亦得時以同籍之好執猶子之禮拜於堂
下將珥筆傳其事於史冊以爲後世美談請以今
日之一觴爲之端也

申母茅太夫人八十壽序

予妹婿申梅江祠部家居數年昨歲補故官未數
月再遷秩而梅江以太夫人春秋高有弟例不得
請養欲移疾歸去旣投牒所司會廷推督學廣
西僉憲衆謂莫如申郎中合辭以其名上詔曰
可令甲任嶺外者皆嚴程敦迫梅江祇命治裝

三十九十四
儋園集卷十四

主

十五

過予言別曰吾素無宦情君所知也吾母年八十
矣吾方投牒引去以奉吾母當路者不察令適萬
里瘴癘地其若之何吾以情告黃門給事乞寬程
限將枉道抵家一上壽觴拜嘉慶顧不得少畱膝
下吾獨何以爲心也予曰太夫人賢也必諄諄以
王事趣子行子承太夫人之志亦所以爲孝也太
夫人爲鹿門公之從女孫光祿五芝公之女歸於
申爲相國仲子大參公之子婦中翰孝觀公之德
配兩家皆累世仕宦其耳目之所涵濡漸染皆詩
書禮義之澤其於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誼舉以

勉其子者蓋有得於其性與習者吾知其必不以遠且險姑息子也太夫人有淑行而艱於嗣當盛年爲其君子置副室得梅江兄弟字之如已出以故梅江兄弟盡子道不異於出己之母方其婦中翰公也及見相門全盛之時今梅江又漸致通顯持憲司衡有孫已登賢書數十年中所見多吉祥善事年躋大耋身其康彊晨興夜寢盥漱巾櫛如平時可謂備既醉之五福宜在彤管之記載予爲肺腑至親備悉太夫人淑德懿範刑于吾妹故爲之文使梅江歸以之伏讀三周於太夫人前慈顏

三石齋

主

三石齋

舅母朱太孺人壽序

予家與外祖家比鄰少時日起居外祖母何夫人舅氏五人皆有才長遐篆以天下多故好言兵事舉癸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次寧人出嗣從叔父次子巖以目眚別居惟少子子叟子武在何夫人左右子叟舅娶朱夫人同邑參政女與子叔母同產端正和順甚得何夫人意何夫人性嚴重嘗竟日不言獨愛讀書與子外孫輩誦述經史即驟然色喜嘗呼子語曰惜外祖不見汝汝舅子叟頗知文史盍往質焉子叟舅長子十歲顧屢困有司嘗與子應童子試試出命舅母以餅餌食子爲子敘

三石齋

主

三石齋

矣俄遊騎過研何夫人右臂損折久之朱夫人得
甦起覓其姑悲不自勝手裂舊襦爲姑裹纏重傷
復自塞其頸相抱匿廡下破屋以免越日扶掖登
舟出城外祖母嘗稱曰孝婦孝婦云是時先太夫
人與吾從母並迎養外祖母舅母攜襁褓二子一
女歸參政家參政公病衣不解帶者經年復又築
數椽迎養何夫人送往事居並合禮節教二子達
夫來白皆有聲鄉校達夫丙辰登進士官中書舍
人達夫嗣長舅孝廉爲宗子後以覃恩請貤封
本生於是舅母稱太孺人踰年達夫卒於京邸辛

二日九十三
愴園集卷五

妻

新

苦操作又教督諸孫成立今年七十有一矣自來
嬪五十餘年苦節四十載例合旌表有司以已受
封弗予綽楔鄉黨於其設旣之辰欲予爲文以佐
觴竿予自孩穉過從外家今年亦六十有一其何
可以無述予惟顧氏自黃門公以來爲婁江衣冠
甲族至於今科第凡五世矣然自外祖賓瑤公未
仕捐館外祖母以未亡人支持門戶荼苦百端迨
長舅舉孝廉交遊徧中外諸舅綽有才華吾子
叟舅又得賢婦佐理家政入其門且改觀矣旣而
孝廉早世家難復作室廬失火被焚又遭圍城之

禍壯子身膏白刃朱夫人自刎不殊挈其病姑乘
舴艋逃生荒邨窮壤行道見之無不隕涕乃課子
成名出入鳳閣早晚改官可以興起家聲而舍人
又復夭折舅母如春秋魯敬姜先哭其夫又哭其
子其所矢之操則松柏也所值之境之苦則如渾
源元嶽峨嵋終南之灌木所歷風雨霜雪爲已多
矣吾思天之氣運寒凝摯斂則必有陽和家道亦
然衰盛枯苑循環無端凡予見外家有得意事即
有挫損今剝極而復以天時物理揆之蓋將日益
隆熾如昔者蟬聯科第累世之盛舅母其益享遐

二日九十三
愴園集卷五

妻

新

福以宜爾子孫已

愴園文集卷第二十四

瞻園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上

乾清宮讀書記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乾清宮 御試

我

皇上膺圖受命德盛化神文軌齊於勳華至治協於軒昊正朔頒八荒禮教徧六合自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矣而

皇上所以致天下之極治若此之盛者惟是勤學好古極圖疇精微之奧通天地渾淪之理窮古今之紛蹟觀萬物之屈伸禮樂貫於百王運數探於

三書

瞻園集卷三十五

一

丁巳

元始因革損益燦然備陳制度文為犖然具舉自書契之後簡編煙海深宮禁籞廣廈細旃之間昕夕披覽亶亶忘倦是以內聖外王之道無所不該文經武緯之宜無所不裕合乎天而孚乎人發諸邇而見諸遠舉而措之易易也臣伏讀尚書至說命乃始言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蓋王者之多聞欲以見之事業也非徒資閱覽稱博洽而已三代誼辟罔不皆然顧後世人主或厭棄詩書或初勤終輟以是治功亦遜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東漢顯肅二宗臨雍親講

我

唐太宗留情典墳意悟沖邁宋真宗仁宗手親經史丙夜不輟史冊流傳以為美事而治不臻於極盛者以其所學之道非二帝三王之道也孰有如皇上之合道法以出治與天合撰自強不息者哉臣惟乾至健也天得一以清乾之象也解者謂一者專一而不撓純與不已之謂也穆清宰乎上而日月星辰經緯錯列氣化流行循環不已夫天豈有息時哉亦豈有強之使然者哉惟自強不息故健之用為至神一息即非健矣孔穎達正義云天

三書

瞻園集卷三十五

二

丁巳

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君子以人事法天亦如天之至健而自然不息無幾微之間是以仰觀俯察窮搜博覽彌綸宇宙酬酢神人雖功用莫之能測而範圍不外於一心蓋皇上之心即二帝三王純亦不已之心也皇上之學即二帝三王惟精惟一之學也無一時不典於學即無一事不合於道由是而致治之盛遠邁往古豈偶然哉臣謹承命為乾清宮讀書記云

瀛臺恩宴記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年九敘歌七德卷荏苒符銷聲
鯨鯢潛伏遺孽就殄諸方底平威弧將張靈旗欲
偃兩暘時若歲其大有

天子以秋七月壬申燕羣臣於瀛臺蓋異數也羣
臣入自西苑門乘船渡至石橋側序立以俟

天子遣重臣傳諭曰惟茲在廷諸臣宣力有年恩
數未徧今朕駐蹕於茲召諸臣合會為歡以永今
日魚藕菱芡之屬出苑中所有無費大官又念秋
露始零各賜文綺表裏用製時服非比法筵大賚
其共悉朕意諸臣以次拜 賜伏而奏曰臣等備

人情園集卷十五

三

丁酉

負多過無有毫末勞勩方懼墮越於下今

天子加恩便蕃在廷沾洽晚聆 溫綸益臣懷

涓埃之忱難裨海岳臣等無任惶愧者奏已謝

恩就席

天子復有命曰古者君臣有獻酬也今者之飲朕
不及遍勸群臣其暢情極歡無或不醉諸臣再拜
稽首就坐飯訖改席設肴核 賜上尊人一卮又
命勳舊大臣學士勸飲無算爵於時天氣爽澄樹
色茂鬱秋蘭香發谷鳥聲和諸臣既醉謝 恩各
擊所 賜以出臣既點承華之署獲與斯榮又以

執筆侍立螭均誼當有所撰述臣伏考儀禮有燕
禮於五禮屬嘉其一為君臣無事而燕其一為卿
大夫有勤勞而燕也今諸臣幸邀

天子之寵靈而際太平無事 廟堂之上璣衡神
運使萬物得所四海蒙澤諸臣方奉職不逮其何
勤勞之有此所以大小臣工受 恩感激踴躍不
自寧者也臣又讀小雅鹿鳴之篇小序以為燕群
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故燕禮歌鹿鳴而鄭康成注以為君臣講道脩政
之樂章賈公彥疏魯頌振振鷺鼓咽咽醉言舞于

人情園集卷十五

四

丁酉

胥樂兮之詩亦以為君臣相與明義明德而燕也
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三代盛
時上下和樂君臣之間如家人父子論者以為泰
交之盛致治之本在是自秦漢以後此風邈不可
覩矣然則

天子所以施恩臣下飲食之而侑以筐篚令其不
醉無歸者 恩至周浹禮至隆厚與雅頌所云先
後一揆矣自三事以及庶司有不戴

聖德之高深淪肌浹髓以圖報於萬分之一者乎
臣故述茲榮遇系以五言古詩四章以為瀛臺恩

宴記云

御賜書記

皇上以侍講學士臣尹泰有問學操行俾在內

庭供事不數月以其勤也賜之內府秘本秦漢

文一帙臣泰既受賜累日喜見顏色則向學士

臣泰言曰少而讀書僅通記籍長而麤知大義

未嘗窺聖言之突奧自侍禁庭見

皇上聰明時憲孜孜疊疊聽政之暇研精覃思於

六經之要妙與夫前史得失之林每召臣泰面加

訓諭凡古人文章一字一句稍有疑端

三十四 慎園集卷五十五 五

天語發明洞若觀火臣泰側而聽焉伏而思焉

是數月而心有所開今之泰非昔之泰也

皇上以泰為可進於學而賜以是書又重之以

宸翰泰雖不敏將終身焉紬之繹之以益其神智

傳之子孫世世寶藏焉子為我記之臣泰竊惟

自古人主留心藝文者多矣未有如我

皇上好學深思精微廣大者說命之言時敏臣泰頌

之言緝熙無以過之也臣泰薄劣無比遭逢際

會得侍講幄及造內庭仰見細旃廣廈夙夜

宥密之

聖心而泰朝夕供奉式克欽承揚休進光密邇

尺宜其涵濡於

帝德之廣運而自淑於厥躬也臣又伏念人臣受

君父之賜尺寸莫不以為榮惟賜書最為優渥車

服有時而敝金貝有時而罄惟書則貽之永久是

訓是行不啻天球河圖之璀璨而世世守之若河

山帶礪之緜長也宜泰之感激之深而愛重之至

與東宮將出閣

上特擢泰為詹事眷倚益厚泰益思進德脩業以

報非常之恩他日洊登三事寵賜便蕃尚當為

君記之勉旃自愛

三十四 慎園集卷五十五 六 士臣

贈太僕寺卿黃忠端公祠堂記

明故贈太僕寺卿餘姚黃忠端公諱尊素字直長

號白安以寧國推官擢山東道御史天啓六年為

奄人魏忠賢羅織死詔獄崇禎改元忠賢伏誅斥

逐奄黨以次褒卹諸死節者於是公得贈官蔭子

祭葬加禮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祀諸死節者

又令楊連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孫追

塑遺像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當是時死

節最著者十三家又命有司立廟於其鄉於是公

之祠建在縣西石山落成於崇禎之十五年時
華亭陳子龍爲其府推官銘其麗牲之石入國
朝以地當營屯隸卒雜居其中歲久牆屋穿漏俎
豆無所陳列有司以非政所急遂不復埽除修葺
以至於廢歲事不薦者四十餘年太倉王挾以左
贊善督浙江學政移檄即公故居黃竹浦重建祠
宇距公之歿六十年矣公初爲御史即因災異劾
客氏魏忠賢謂阿保近於趙嬖禁旅同於唐末蕭
牆之禍慘於戎狄從古女謁斜封奄宦典兵天下
未有不亂其後三月而楊忠烈公二十四大罪之

卷五

七

疏上公遂拜疏乞罷逆奄東廠今日臺諫折之而
不足後日干戈取之而亦難矣萬郎中燦以杖死
公又極言廷杖非祖制徒授太阿於奄寺使假以
立威鉗制言者後日筆之於史貽譏萬世無何黨
禍大作織監李實劾公等七人逮入鎮撫司撈掠
五毒備至遂矯旨殺公於獄當是時朝政大亂天
下誼譁公與兇豎義不共戴日月其守正遇害君
子謂之順命然考公立心行事豈僅爲一己成名
者哉諸君子中最爲深沈有智略汪文言之獄將
連染正人公素不喜文言曰夸者死權其是之謂

乎至是與鎮撫劉喬計畫獄得不竟後喬泄其語
喬因得罪奄黨益忌公公罷去或言東南士大夫
將以李實爲張永除君側姦忠賢怒數誚讓實令
爲飛章誣奏諸公講學謗訕實惶恐懼有脫漏驛
送用印空名奏牘惟所欲除於是緹騎出國門七
人逮矣嗚呼天運極剥人事至否如鬼如蜮其間
諭諭訛訛不可得而詳也公未第時以易學教授
明於陰陽消長之理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方南樂
魏廣微以奄宗入相諸公力排之公謂乾六龍一
亢垢豕至矣垢一豕躑躅玄黃至矣諸君子可當

卷五

八

龍亢南樂可當垢豕吾輩其安稅駕所乎楊公劾
奄疏草具公曰公大臣非同諫官一擊不中禍移
於國及萬郎中杖死勸楊引去謂公一日不行大
禍不解楊善之而不能用及魏忠節大中將以大
享不至劾廣微公又言南樂父允貞本清流故於
奄雖深託宗人之分而未敢顯仇正人一暴露則
決裂矣魏不從而黨禍遂作蓋一時諸君子以壯
往決決爲矯矯風節而公意主於調劑水火不欲
逞於一擊以悞國家大計公以包荒休否忠告於
公卿而其指切權奄不少容隱蓋當軸者不可不

長慮却顧而有言責者指事直陳為盡其職兩得之道也從來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同器小人勝君子必誅鋤善類大張虐蝕而國遂以亡故垢卦初陰之生懼其壯而敵陽令君子預防夫卦五陽決一陰猶恐懼孚號尚有危厲君子之防小人也至矣其去小人亦難矣君子道長則小人皆可為君子用小人用事則君子必無一立朝者矣東漢黨錮之禍陳寔之誅漢鼎未幾裂而為三已事昭然可為金鑑故公周旋楊魏諸君子憂深慮遠彌縫委曲尚欲包小人之荒以毋成小人之勢勢成而

三十九
卷五

九

印

國事不可言矣公與友人書謂我輩身死而國家猶恬然生民猶又安死何足惜但未有仁賢云亡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如國難何公蓋明知大厦之將危而告於其執友惻怛之至也公絕命詩云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屬鏤讀者以為伍貲臨死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當貲時為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而越果滅吳公劾奄黨為甲子歲至乙酉大兵下江南亦二十二年胥門之語若燭照而著斷自古正氣流通鑒往察來不假數術公養氣知言得於

學問豈伍貲剛戾忍詢者所可比擬余痛其謀國之忠而惜諸君子徒抱氣節相率慘死犴狴以致社稷顛墜淪胥以溺因公祠堂成嗣君宗義書來請記特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

沈文恪公祠堂記

沈文恪公以翰林出為某官其後左遷復入翰林官至詹事以歿余嘗為公墓隧之碑言之綦詳矣公之歿也

上賜金五百以治其喪葬畢雲間士大夫醵金為祠公子宗敘宗敬更以賜金之餘助焉既成而

三十三

卷五

十

印

宗敬成進士復選在詞館不半載以疾請假臨行屬余記其建祠之歲月公生平好賢愛士所以引掖後進有忘其己之財力之不能以赴之者以故聞公之喪者皆哀悼不已而其鄉人之惜之尤至思俎豆之於無窮公之謙恭遜順退然若不勝衣其言呐呐然若不出於口而於朝廷大議不肯詭隨其以亢旱求言爭罪人免流烏刺一事甘澍立降尤為仁者之勇

上究從公議蓋其所全活者實衆矣公之隱然造福於世者未可以人舉物計而公亦未以之告人

而此一事爲人盡所知者乃止位官尹年未逮懸車以是謂爲善而不償其所施而余以爲公名之垂於宇宙與後人之象賢而興者豈非詩之所云令聞不已永錫爾類者邪亦可使知善人之必可爲矣祠在其郡之城隍廟西廟之東爲董文敏公祠二公皆多能善書前後風流相掩映故鄉人爲卜地亦使相近經始於康熙某年月日落成於康熙某年月日首爲之請於有司者諸生某等耆老某等若干人歲之仲秋縣令某君某始以少牢將事著於祀典蓋順民情之所欲云孟冬十月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徐乾學爲之記俾刻石以遺

來者

嵩陽書院碑記

嵩陽書院昞自五代周時稱太室書院宋至道祥符中並賜九經其時甘露降講堂守臣以聞景祐二年重建改稱今名賜祠額至金元而廢明嘉靖中知縣嘉定侯君泰以二程子嘗講學其地即故址爲二程祠末年燬於兵火入國朝知縣黃岡葉君封築堂三楹以祀有宋提舉主管崇福宮程朱而下十四人葉君旣解篆去其鄉先生耿逸菴

介復建堂三楹遷二程朱子主特祀之又作講堂曰麗澤旁列兩齋曰敬義曰博約書舍若干區知縣長洲張君堽助成之於是先生聚其鄉之賢雋肄業其中而屬張君寓書於予爲之記余惟三代盛時自閭里以達於王之國中無不立學之地自胄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而又擇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日從事於禮樂詩書若繒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以故道德一風俗同而人材不至於皆窳自嬴秦燔書漢唐以來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皆非古法於是

是有志於學者相與擇地構宇爲羣居講習之所

多至數十百人而書院之設幾幾重於學校矣然其間盛衰之故嘗因乎其人宋時四書院嵩陽與睢陽皆今河南地時中原新脫五季鋒鏑一二哲士聚徒講授朝廷就褒表之加以二程子過化之地學者趨焉如水歸壑可云盛矣而其後講堂學舍不免夷爲荆榛迨至道祥符至有明嘉靖中其間曠廢蓋亦四百餘年而侯君始改建又百餘年而先生與張君乃廓而新之復古書院之舊學者於此固千載不易得之時也先生之教人以程朱

為宗以敬義博約為大指又嘗質疑於上蔡張先生
生沐睢州湯先生斌上蔡嘗過嵩陽講主敬之義
睢州為之記極病今人口耳影響之談視詩書為
糟粕禮儀威儀為粗迹為講學者之過謂天命流
行不外動容周旋而盡子臣弟友之事即可上達
天德皆與先生之旨互相發明古所謂卿大夫致
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先生是已而張君之賢
適來為邑宰於此又能承先生之教以嘉惠來學
豈非學者之幸哉學者於此必無徒狃於科舉積
習務為干祿之具其聰明有材辨者不溺於奇袤

三才集卷五

三

即知

淫僻虛無謬悠之說以求炫夫耳目循循詩書禮
樂之中自下學而上達以庶幾聖賢盡性至命之
學將由一州一鄉達之天下自此而學術人材可
幾三代此誠先生興起斯人之至意予所日夜望
之者也書以復張君俾質之先生焉

思硯齋記

合肥許君生洲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讀書翰林歲
甲子以左部郎遷憲職視學秦中奉命假裝行有
日矣出其所刻思硯齋記示余并屬記之思硯齋
者君尊甫封奉直公思其父中丞公而作也中丞

公守紹興時夢蘇端明授硯一及明果得硯於卧
龍山麓背有端明像公愛之甚出入必以自隨逮
中丞公歿硯以寇亂失去於是奉直公平日所對
之而哀思悽愴者既失不復還因名其齋以寄其
戀慕之意今學憲君復求詩文以述其事非但欲
著其親之篤孝亦自以歷官於朝執掌王事闕奉
色笑者十有餘年茲且去其鄉益遠載詩與文以
往則中丞公之仰行先哲與奉直公之所為思慕
手澤者俱可一展卷而得之斯其不匱之思歟晉
史志范喬幼時執其祖所授硯而泣今學憲君之
於祖硯欲執而泣之末由矣而修其盛節令聞無
墜於時則所以世中丞公之遺業而益光者又不
在乎硯之存亡也已

三才集卷五

古

市

七柿草廬記

離澤州七十里近陽城界有樊山其地絕遠城市
蓋太行王屋之支太宰說巖先生之居在焉又山
行十里益阻深多虎跡有古柿七株大皆合抱先
生築室於其麓以奉其太公杖履之所遊息因名
其室云七柿廬嘗考酉陽雜俎柿有七絕一曰
壽樊山之柿不知其樹之歲月要必千百年物矣

百家小說所記桃以三千年始華實椿以八千歲
爲春秋誕而不足信惟柿之壽爲有徵其言七絕
則多陰二也無鳥巢三也無蟲四也霜葉可玩三
也嘉實六也落葉肥大七也雖貞松文梓無此之
具美者矣宜先生之因依結構以娛其親而命名
取義也先生之意固欲休假色養盥漱巾櫛其間
而弗獲遂間嘗讀退之遊青龍寺贈崔補闕詩所
謂萬株紅葉者火犀虬極取喻之工而追思前
此之羈愁鄉思今者無事相從之難得誠以夾窺
之勿遲緩豈非以官居閒散得以整遊之爲幸也

懷園集卷五

主

子

先生居六官之長以直道齟齬於時避嫌謗乞歸
不得異於退之之羈愁鄉思而七柿艸廬之於以
晨昏起居又異於青龍之整遊然而未之獲遂也
先生有言情之作見贈於余顧令爲之記余亦求
歸而弗獲遂者余家北山草堂在玉峰之陰綠坡
之竹萬竿芙蕖數畝環堂之下斯焉亦可以終老
而與先生且付之卧遊也尚何言哉

張敦復學士四軒圖記

學士桐城張公圖其鄉之山水擬置別墅其中有
屋數十楹以春夏秋冬遞居之琴書花木可樂之

物畢具四時之景備焉命之曰四軒圖既自爲文
敘之屬某爲之記惟公遭逢盛世賜第禁城入直
金華白虎出翔翔乎唐中太液之間可謂至榮而
猶眷懷故里依依不能整置何也凡人之情逸則
思奮勞則思休於其鄉也安居則忘久去之則念
公雖大賢樂休暇而思鄉土豈有異於人哉詞臣
無簿書期會之職掌自古號爲優閒前明時多棲
遲偃仰坐養清望家居久者至一二十年遷轉與
在廷無異一起輒爲大僚於時爲其官者甚逸今
也不然自編脩檢討以上皆有分職撰述蒐討訖

懷園集卷五

主

子

訖常若弗及而日講記注旦旦入直尤爲勞苦若
公日侍禁中辨色而入辨色而出又其最勞者也
所以然者前代人主高居深拱希與臣下相接見
橫經講幄大抵具文故文學侍從之臣無所事事
今

天子加意稽古禮文之事多所纂勒尤勒於

聖學非盛夏初寒未嘗一日輟講臨朝聽政盡數
刻輒左圖右書尋繹詢訪爲臣子者膺被顧問千
載一時又何敢少自暇逸夫惟

天子聖明而後詞臣得盡其職得盡其職而其勞

滋甚公受知

聖主方倚以致太平年又甚壯懸車解組不可以計日待於是望其鄉而思思而不得見則發之篇章形之圖畫此必至之情而事之無可如何者也世人於仙山名嶽想望而不得至者往往爲圖以當卧遊至如蘭亭輞川昔人之陳迹亦圖之屏幃髣髴其勝繁今龍眠爲公之家山四軒公之屋宅而亦作爲畫圖目存心想噫人之望公如在清都紫微孰知公之望其鄉亦如蓬萊方壺可望而不可即也乎予故因斯圖以見公之心事令千載而下知主聖臣勞亦將有以論其世也

三才集卷十五

七

十五

午園記

太宰澤州陳公有午園蓋以水經注沁水有午壁亭公所居當在此地酈道元所稱沁水流逕午壁亭而南入沿波漱石瀾澗八尺環濤轂轉者是也公居亦名樊川往歲嘗繪樊川歸隱圖屬予作記會方多事不暇以爲今春告予以名其園者取義水經之意曰君必爲我記之予考道元注沁水逕陽阿縣故城西又逕濩城縣故城南歷析城山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澤水東南注於沁水沁水又東

陽阿水左入焉濩澤在陽城縣西陽陵城即今陽城析城在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午壁亭不見於志乘以道元注考之當在故陽阿縣南爲今高平縣西南界澤州西界與陽城接壤其南五十餘里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密又南則爲石門枋口廻轅孔廟接河南野王之地正可案籍求得之者也夫午爲天之中氣地之正位析城太行爲九州之棖闢公稟姿韞德中和完粹得山川淑秀之氣爲多弱冠登朝游登臺閣徒以直道與時齟齬數年之間欲返故山者屢矣當夫盈庭諭訛登車轡弓而射公以子身當衆咻喟然長歎曰吾雖荷國恩家有老親其敢以試不測之險亟請抽簪以去未即聽許西望陵陽濩澤涕淚汎瀾此歸隱圖之所由作也唐始興張文獻公遭嫉忌罷居荊州文史自娛久之以展墓歸去其海燕詩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感遇詩曰嗟爾蜉蝣羽薨薨亦何爲又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其初憂讒畏譏溢於言表其後攬勝山水去危即安真若快然自足者公詩格絕肖張子壽風度醞藉亦復相類獨是已解政事尚縻祿大官思一脫世

三才集卷十五

七

十五

網有所不得此其鬱壹於中必有所託以自解而姑寓意於古人之名其亭者雖其荒殘寂寞莫不可究考猶將褰衣以從之也公德量才望非予末學敢擬萬一然其被主知遭謗燄則與公同予嘗記公七柿草廬今又爲公記此重有慨也故既考其山水之所出以徵公之園所以名而重述公樊川歸隱之志附於其後云

賜金園記

予向者嘗聞當湖陸氏爲園於其城北數里周遭皆大水鑿池其中引外水灌輸疊石爲山下臨池

三才集卷十五

九

郭

水逶迤渺瀰望若無際古木千章皆百餘年物桃李梅杏之屬各自成林紫梨素柰黃柑朱柿皆四方異種臺館亭榭歲久雖已傾欹而階砌之間苔草皆有古意藥欄藤架竹坡蓮渚舊蹟依然實浙西之名勝也今爲少詹事錢唐高君澹人別業君直禁庭十五年積賜金得之乃未及一至其地今春扈從車駕南巡過秀州距當湖不三舍悵然遙望川是爲圖以屬予作記君杭州有西溪小圃比者

至尊曾臨幸親麗宸翰爲之題署澤州太宰記

之而太宰有午園七柿草廬亦以僅得卧遊爲悵快記之者皆予文也予以是益歎夫山水之真樂與廊廟之寵榮世固未有兼而有之者也張燕公所稱丘壑夔龍衣冠巢許者天下有幾逍遙谷哉予與太宰與君同被

聖天子知遇顧於時多忤載鬼張弧南箕貝錦周防靡所思高翔寥廓以謝爵羅而

主恩深重未能即歸去予有花溪草堂荒蕪久矣爲澹人作記何能不悲昔疏廣以賜金日市酒食爲故人賓客懽宴蓋二疏者皆歲當懸車矣今澹

三才集

惟園集卷十五

十

子

人方強仕澤州太宰亦始古人有爵服官之時更一二十年宣力輔理然後可引年而歸澹人異日往來於西溪當湖間更以後此之賜金爲故人賓客治具未晚獨是予年逮六十而衰頹如八九十人憂讒畏譏旦暮煎迫未知何日得偃息於花溪之上然則宜悲者莫如予也

游南塔寺記

予以癸卯七月甲戌至汀州會有嶺南之行取道上杭同鄉封子鳴陞爲杭邑宰款予於南城館舍上杭之人曰邑之山紫金絕勝其上有桃源龍井

長松怪石飛泉絕澗自汀來舟必經此予聞而樂之悔其來之不一弭楫也莫子穎脩羅子次公與予善擬裹糧往而霖雨累日溪水驟漲舟輿並不得行穎脩指城南小山與予寓相望者號曰琴岡上有梵刹可以小憩亦以水漲不能去越日乙未予得小舟以渡西南歷石逕數武循所謂琴岡者稍折而東梵宇屹立爲南塔寺寺宋嘉泰中建殿閣弘敞金碧照耀其西爲僧寮數楹寺前方塘游魚噴沫可玩挂袍山美女峰皆在其南又東爲南泉菴竹樹蒙密繚垣紆鬱規制比寺略小王文成

三百九十三

懷園集卷十五

主

公嘗駐師上杭來游此菴題近體二首南泉以此傳予考邑志及諸碑記寺向有塔吾鄉王侍御獻臣以弘治乙丑謫丞此邦造浮圖數級爲邑文峰於文峰之側闢地得泉泉水甘冽建菴其上遂以南泉名今菴固歸然也而塔已無有聞諸故老以陰陽家言廢夫以名公鉅卿之所經營而壞於陰陽風水之說既廢而悔圖復則難不亦重可惜邪予嘗游鳳陽之亳州其地有桐宮桑林諸古蹟李尚爾先芳叢謫州佐所在都立碑碣其詞清晰可誦與王侍御相類豈賢人君子當其謫居無聊益

恣情山水以自娛樂而在巖廊間者有所不暇邪然則王文成公奉天子命提兵萬餘盡殲山海之寇班師經此而率其賓佐僚屬歡歌於荒谿野寺其意致何等也夫琴岡之脊雙刹相望萬萬不如紫金諸山之勝而桃源龍井間侍御之歌咏無聞開府之旌旄不至蓋金山去邑四十里而琴岡乃在浮橋數武以故游人往往舍遠就近雖邑人生長茲土有終身不至金山或至而中道返者豈獨予哉豈獨予哉

游普陀峰記

三百九十四

懷園集卷十五

主

游南塔寺之明日爲八月朔丙申莫子穎脩約封子聖侯羅子次公及子游普陀峰辰刻肩輿出昭陽門迤北池水縈迴覆以菱荇竹木映帶絕佳稍經里許乃有石徑漸聞鳥聲道旁皆良田農夫方殖稻蓋炎方氣候禾皆再登農夫旣以七月納稼而更以其餘力播種爲卒歲需閩粵間皆然又五里爲水西渡渡口有紫竺菴紫荊方盛開榕樹蒙密望普陀在指顧間矣與諸子小憩過溪乃復升輿此地去城雖近而游屐罕至莫子以鼓吹一部隨行儻從甚衆邨童婦女簇立圍視稍折爲苦竹

坑樹杪人家點綴如画其水爲苦竹溪灘水衝激聲如輕雷水自白砂里從北西流入水西渡爲溪山一勝云歷苦竹坑而上多松樹高可十餘尺枝條多拂衣袂其最高者不及百尺詢之土人云自近歲駐兵千尋古木率被斬伐往時經此雖盛夏不受炎蒸也東北隅奇石蹲卧不可名狀路益蘄絕舍輿徒步僧數輩以茗具來迎攀級而上遂有長松茂草數折乃至一天門上杭城萬家烟火皆在目中更數十武爲毘盧閣前後十餘楹梵唄與鳴鳥相和其南竹椽茅舍半就傾圯再歷而上爲玄

三百九十三

六情園集卷十五

十五

十五

武殿有觀音梅檀小像爲峰之絕頂與雙髻諸山相望下有間道可抵漳之龍巖岡巒迴互磅礴無際自水西渡至此又數里矣考志僅有十里笏立爲普陀峰一語而寺門建置絕不詳其始末詢之僧茫然不能對亦無碑記可考羅子言往時極壯麗丙戌秋山寇薄城梵宇都爲煨燼此其僅存者予與諸子低徊久之乃取道新菴而下新菴者離峰頂二里許佛殿僧寮並新葺其東爲土樓高可數丈牆堅厚如城墉僧築此以禦寇莫子攜榼共飲樓上盡醉乃去仍過水西渡以歸莫子謂是行

也不可無記予惟天下名勝之境遭遇兵燹者不可勝數而載在圖經傳之後世既廢之後輒復脩舉則皆賢士大夫之力而四方來游者之厚幸也願二子勉之子異日或得重游焉莫子名之偉進士羅子名銓孝廉並上杭人封子名開睿沛縣人賢令鳴陞長子能文章爲予門人

真定龍興寺重修大悲閣記

真定府東門內有浮屠氏之宮曰龍興寺寺內有大悲閣矗立雲際中供金銅佛像高七丈三尺明嘉隆間李于鱗王元美嘗於此賦詩所稱天寧閣

三百九十四

六情園集卷十五

十五

十五

者是也寺建於隋開皇六年初爲龍藏寺恒州刺史鄂國公王孝儉命參軍張公禮爲之記碑至今尚存宋開寶四年重建藝祖曾幸之繪像於閣西元大德五年及明萬曆四年重修皆有碑記金銅佛像本在城外大悲寺石晉之亂契丹入境燒寺鎔毀其半周世宗廢諸佛命以鑄錢旣而宋藝祖伐罪河東師次滹沱召羣僧問知其故因命別鑄佛像於龍興寺遣軍器使與州鈐轄領其事久之始成其建置始末見於歷代碑記及郡邑志者如此今

天子龍飛之歲開府尚書王公由天雄移駐真定
經營區畫百廢畢舉見殿閣漸圯亟捐俸入以新
之金盤寶鐸粲然改觀一日公傳驛往視甫入寺
輒有寶光摩盪於閣上五色燦爛圓如日輪踰時
乃止從官將校士民觀者數千人今年孟陬吉日
公順時令出南郭門見赤雲灼爍在東郭門樓櫓
遣騎往問則閣復有祥光如前自是數顯靈異或
於前殿甍瓦騰光空中亭亭如車蓋寺傍居民皆
見之案佛經稱如來舍利神曜無方又佛身有日
光照東方國土無不徧者而洛陽伽藍記稱白馬
寺經函上時有光明耀於堂宇唐貞觀中太宗留
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
雖浮屠家言儒者所不道而前賢記載歷歷可據
夫以帝王垂拱於上大臣布宣德教於下內安外
順神人協和則雖慶雲景星醴泉甘露赤烏神爵
之祥莫不可致今

天子御極以來日月所照罔不臣服重念畿內八
州之地命名德大臣以鎮撫之公膺節鉞五載聲
績爛然北至盧龍東盡渤海西接雲中南括魏郡
數百萬蒼黎皆在祥風玉燭之下而又以其暇日

搜覽陳蹟振興滯廢以順適民志千年蘭若煥然
一新綺麗莊嚴踰於往昔於是通靈達天祥光照
耀比之白馬弘福豈非天人之際有所以感通之
者而昭然不爽也歟考王孝儉在開皇中爲使持
節開府儀同三司爵上公其名位略與公等碑稱
其廊廟偉器柱石大材而史傳無聞焉其政績當
不及公萬萬公旣佐

天子布宣德化於畿內八州之地能使內安外順
神人協和必且召公調燮陰陽補參造化俾天下
皆受其福而通邑大都名公貴人結駟連騎而過
者如于鱗元美輩方將述諸歌詠以頌公之功德
於不衰豈不盛哉公名登聯字捷軒奉天人乾學
之謁公也不以其文之舛陋屬予記其事特以塞
公請云

愔園文集卷第二十五

懋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下

賜遊西苑記

康熙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初九日平明羣臣奏事畢奉 詔賜_臣廷敬_臣乾學遊西苑環衛導行由勤政殿之左歷小徑入門爲知稼軒軒之外疏豁爽塏心目開朗數武至秋雲亭_臣英_臣士奇_臣杜訥拱立亭外以待其西則嘉穎軒

上披閱章奏及進膳之所南則狎鷗亭平臨人液闌檻鮮澄如畫可望而得也其際則決渚蕩漾極

三

懋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一

子

視無涯清流環引被以荷芰青紅掩映汎景翩風鴛鴦鸕鷀飛鳴自若池之陰植稷禾果蓏數畦方秋穎苕秀色成攬有輓轡高井膏液潛通清泉不竭迤西朱牆以內爲豐澤院

上退朝讀書之室水滌迴階下規制樸雅總無雕飾_臣等仰見

皇上於政事學問日昃不遑念民依勤稼穡所其無逸之心雖在清宴未嘗頃刻少輟侍衛 宣傳溫諭 賜尚方珍饌二筵未幾 賜_臣廷敬_臣乾學御書各一幅 天章炳煥龍翔鳳舉又 賜_臣等

五人法琅香爐餅合各一製作工巧五色絢爛香煙裊然_臣等咸稽首頓首謝 恩乃出 竊惟前代楊士奇李賢諸臣皆有賜遊西苑記比於周之宴鎬漢之橫汾唐之興慶播爲美談流傳簡牘往者當心慕焉以爲遭逢之幸何意躬事 堯舜之主得以持橐簪筆出入 殿廷親見

天子恭儉仁聖勤政講學功德巍巍而又荷被眷遇至深且厚_臣一介豎儒才學不逮曩代諸臣加孤蹤薄植與世寡諧猥蒙

聖主特達之知實遠出前人萬萬_臣所爲捫心知

三

懋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二

子

愧戴 恩罔極者也深惟游覽所見禽魚飛躍艸木蔚茂雖一物之微皆以地近日月顧戀恩私矧_臣粗知誦讀廁列侍從寵踰涯分日夜思惟才短識闇無以稱塞方諸物類命賤恩深徒娛暇景無益明時然_臣區區之心何能但已每思古人雖處儔匹之中一飯之德誼無相負況於荷 天之寵隆施稠疊雖小雅鹿鳴所稱承筐式燕以待嘉賓者殆過之焉_臣顧何人惜此頂踵若使_臣之自矢稍渝一節便爲虛此遭逢辜負 聖恩爲世大僇至於經術材器_臣於朝右最爲後人但犬馬惟知

戀主葵藿亦能向陽抱此區區冀報效萬一而已
臣既以自勵且與諸臣共勗焉

乾清門親選知府記

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某日

上諭閣臣以知府職任甚重闕員積二十有一其
令吏部引見漢軍漢人郎中及寫進應陞府同知
姓名朕今日親自銓注又謂翰林出守無故事朕
將試之以政命掌院學士傳集史官引奏選擇之
日既晴

上御乾清門大學士吏部尚書侍郎及當直注記

御筆注授某可某郡於

三

世明

官在列侍衛執燭捧硯
是編脩丁廷捷出守鳳陽李濤臨江檢討汪楫河
南漢軍吏部郎中張聖猷澂江金鑑安順戶部郎
中卞永式大同兵部郎中祖維煥永昌張際隆淮
安漢人戶部郎中衛台常鄭陽田象賢長沙成克
大鎮遠禮部郎中閻若琛嘉興督捕郎中張曰任
柳州刑部郎中王瑛惠州李鴻雲沅江淮安府同
知李枋擢守饒州杭州府同知靳襄南安處州府
同知崔鳴騶衡州黃州府同知王民皞思州登州
府同知劉崑常德桂陽府同知任進爵贛州象賢

聞命是夕卒二十人者相與序次其里居年輩
及服官所由歷爲一冊既以爲榮且思所以報也
夫執簿呼名登諸啓事此銓衡之所以守成例也
子奪廢置因才量能此

至尊之所以操枋馭也成例者一而不可變在選
人亦自以其所應得而無所德怨於銓衡枋馭者
神而不可測故得之者皆震動恪恭以爲非常之
遭而喜與懼并也今之郡守視漢唐宋以來其權
少輕其壓於督撫監司而不得盡行其志者容有
之矣苟吾之素足以信於卒誠足以達其言公足

御筆注授某可某郡於

四

世明

以動於衆能足以立其事而不得行其志者吾未
之敢信也且夫有地千里大者倍之小亦不下數
百里領數州縣多者乃一二十其於民之休戚吏
之端邪無所不當問其不得謂之不足爲明矣往
年軍興以來吏道多雜其自入貲爲郡丞循俸得
太守者十有六七其人或猥鄙闕冗不能任職即
往往罷去而稍有氣力者又百方請託以求遷擢
有塗轍焉爭者如鶩今

聖明在上政地肅清中外百執事各思循分稱職
真千載一時也諸君勉之奉揚

天子之德意而不苟同於碌碌者之爲使爲之上
官者與有震動恪恭焉是所以爲報也乃所以爲
榮也昔唐開元中明皇嘗自擇許景先等十一人
爲諸州刺史明宣德中宣宗嘗擇況鍾等九人知
蘇州等府其後功名所至載於史氏者亦畧可數
矣然則雖微是冊天下後世猶將拭目而褒貶之
也況揭而表著之若是哉

康節先生祠堂記

常州武進縣之漳滙里邵氏世族居於此蓋康節
先生分支也有裔孫文學蘅以其父海鷗公遺命

世明

世明

世明

割宅東北隅數楹爲祠堂祀先生其中是爲邵氏
始祖祠歲已巳復改建於宅西偏宗人嘉興提學
僉事延齡杭州宮詹遠平各出白金飲助之自八
月經始五閱月而落成三年而謁予請記其事自
宗法不立而收族之道衰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此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弗殊也然自總袒免至於六世庶姓別於
上而戚單於下矣於是有居同閭閭邈不相顧者
而況四海九州之異處有不秦越視者乎故欲收
族則必敬宗敬宗則必自尊祖始是祠之建得禮

意矣或疑士祭僅及祖禰於禮不當立始祖廟然
是禮也伊川已行之矣報本反始之情人孰無之可
以義起者也至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有虞三代皆
祖黃帝與舉尚功也今世士庶家無百世不遷之
宗擇其遠祖之有功德者祀之可也則邵氏之所
宜俎豆者孰如康節乎海鷗公能以遺命勸前此
所未舉之典而蘅能勉力成之至於漳滙族姓與
夫僉事侍講之居異地譜異籍者莫不知聞風感
慕協力與財而樂事勸功之恐後惟其動於一本
之誠有油然而不能自己者而已於是自仁率祖等
而下之親疎遠邇孰非吾之同氣也則夫人言親
盡則情盡者其可信哉然則是祠之建所以教厚
廣仁者至矣予特緣海鷗父子之意而推本言之
如此若夫康節之學行載之史氏傳之諸儒而崇
祀廟廡者舊矣予故不盡述而以其爲邵氏之先
祠於例亦不必述也

陳太公蠲逋惠民記

封吏部尚書澤州陳太公之蠲逋焚券也衆欲建
祠以頌其德言於有司上其事府司以達於巡撫
巡撫爲移禮部太公聞之亟遣信京師趣太宰公

投牒言盡餐之與不足言德尸祝之舉於分難安固請勿建部移復巡撫言褒德旌賢盛朝所重陳太公出先世之倉庾賑閭閻之困乏義聲動四境惠澤浹羣心宜狗輿情俾祝報有所乃虛懷懇辭欽彼冲情順其克讓褒旌之典主者施行於是巡撫爲之下令嘉獎式閭表里停其工作而州人感戴彌摯競刻貞石徧於衢陌以彰陳太公之德蓋太公素廉儉弗事殖財以累世長者家遺藏粟鄉黨之間相調救無虛歲穀不登於二鬴則爲糜以與下戶之不能自食者明季兵荒之際旣嘗盡發其廩儲毀家紓難載於郡邑志州屢無竿州人仰給太公以舉火者數十百家其來謁無弗應亦不責償也歲在著雍執徐州太稔州人將以所稽逋入於公之廩太公一朝告衆曰凡有逋於吾家者於某日咸集旣集則謂之曰吾本無意責償諸公諸公紛紛欲輦負而來者得毋以宿券在故邪今爲諸公焚之計所捐金錢數十萬一時歡聲雷震其明年大旱晉飢尤甚

天子發帑金以振窮恤貧而澤之人以前此已逋故得畱餘以免死亡曰太公實哺乳吾儕也則公

之於鄉黨可謂施而能薄勞而能謙者矣太宰在朝旣以堯舜之民無一夫不獲爲己任而太公又如足之損於己以益人行其惠而弗居也其積善之慶豈有竟哉子與太宰同直禁廬旣知其事又聞之晉人甚悉作記以勸行義者康熙二十八年冬十二月

蘇松常道新署記

分守蘇松常道駐蘇州故時道署在城之西南隅隘庫敞陋不足以稱三府一州十六縣之守令受教承事及搢紳耆耆老來觀政令之和布及部曲將校所以走趨奉指麾者康熙十八年參議某使君因王永寧入官園屋爲新署增置堂三楹重門三楹甍棟墉闕皆中程度賦財庀徒不日而成乃揆辰日而移治焉其地在婁齊二門之間所謂拙政園者是也案明嘉靖中有王侍御某者因大弘寺廢地營別墅老焉爲陂池臺榭之樂以自託於潘岳所謂拙者之爲政一時名士如文待詔徵明輩爲圖記詩賦以志其勝此拙政園之名所以著於吳中也侍御有子弗克負荷以樛蒲與里中豪士徐君決賭一擲失之徐君傳子及孫而生產亦耗矣

入國朝以來三十餘年園凡數易主而後今爲官署云始虞山錢宗伯嘗構曲房其中以娛所嬖河東君而海寧相公繼之門施行馬海寧得禍入官而駐防將軍以開幕府禁旅既還則有鎮將某某者迭館焉亡何而前備兵使者安公以爲治所未暇有所改作既而歸於永寧凡前此數人居之者皆仍拙政之舊自永寧始易置丘壑益以崇高彫鏤蓋非復圖記詩賦之云云矣滇黔作逆永寧與兗渠有連既先事死而園屋猶以藩本入官其最侈僭則楠木廳柱礎皆刻升龍今已撤而輦至

卷之六

九

京師供將作矣蓋數有其極而物有其變向之廢興不已亟哉夫古之封國如齊爲爽鳩氏之墟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魯爲少昊之墟而國中有大庭氏之庫蓋因前代之都邑其城郭溝涂宮室可以無創事之勞而又即其廢興之由以爲南面者之戒古人之用心至矣然則使君之爲是舉也其亦有古人之心哉爲之記使來者有考焉成之日爲康熙十八年月甲子記之者某官崑山徐某也

肅州重建義學記

廣寧盧君之撫治肅州也慨然以興廢舉廢化民成俗爲己任既至則出俸錢鳩工庀材立義學以教其秀民之能爲士者爲閣以祀奎宿使知文教之有象於天以畀於人且有祈焉以啓愚蒙之衷月再親蒞焉用休威以爲董勸將勒之貞珉以告後之人而請記於予不佞不佞樂其爲政之知先後也案地志肅州古酒泉郡漢元鼎二年置徙內地之民以實之東晉以後入於涼秦元魏西涼都之自隋仁壽中始稱肅州唐屢沒於吐番宋初爲回鶻所據契丹破肅州俘其民而去其後李元昊侵田鵬取之宋之南也蒙古并其地至元七年置肅州路隸甘州行中書省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馬勝下肅州其將哈答掠其民遁入沙漠二十八年開設衛所隸陝西行都司其改復省置可考者如此其人材自東漢以來篤經術尚氣節舉賢良秀才就徵辟成進士者往往不乏爲文儒魁宿講學聚徒多者或數十百人非邊鄙荒陋之區也自宋以後蓋無聞焉明三百年間武夫代有顯者其庠序之士仕止於明經得與科甲者一兩人而已間嘗以爲三代以後文教之廢興恒視乎其上当慶

曆之初始詔天下立學而肅州已爲元昊所據則夫詩書之澤孝弟之義三四百年間缺如矣明初遷四方之民以實河西故其習尚錯雜風俗靡有一定玉門嘉峪羌戎出入民無寧居儒學始建於成化三年都御史徐廷璋而正德元年兵備副使李端澄廓而大之其社學在東北隅蓋其先巡撫陳九疇毀禮拜寺爲之者嘉靖二十二年副使張愚嘗選生童讀書其中嘉靖三十五年訓導丘耀常於文廟之左立文魁宮繪文昌奎星二神以祀之又酒泉書院在文廟東嘉靖二十六年副使唐

三百七十一

修園集卷十六

十一

子

寬建然則前代所以鼓舞振興之者亦屢有人豈其淪胥已久故未能一旦不變歟抑其旋舉旋廢而莫之有成且爲之繼歟君能舉前人之廢而刻石以貽之無窮焉以詩書爲壁壘以忠孝爲干櫓其爲邊州人士慮至深遠也蓋教化之成必矣爲之記以告夫他日之繼之者君名崇魁字文求陝西布政使司肅州道參議

翰林院題名碑記

翰林院設於唐開元中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均得與選入院者概稱爲學士有待詔供奉之名

憲宗時置學士承旨在學士之上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爲直院暫行者爲權直而學士之職始貴爲院長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脩撰編檢諸官其制大備時入院者不專進士科至天順間李賢建議始盡用進士我朝因明之舊間損益唐宋明初之制辟薦者得入翰林

三百七十二

修園集卷十六

主

天子加意文學才士蔚興儒林文苑之官多至不可勝數夫翰林爲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居禁近掌制誥公輔之望由此其選非可以雕蟲篆刻之才當之也予自庚戌釋褐先後官翰林垂二十年自信樸樸無他長惟是一言一議亦欲溯其原究其用本經術以經世務期不愧於自古在昔立言不朽之義方力焉而未有逮也其敢以虛名譁世乎嘗論有明館閣文章之盛莫如洪武太祖蒐羅元世文獻之遺徵碑在列如高青丘陶主敬宋景濂王子充張志道方希直及練黃諸公淵源相禪不特文章爾雅亦多以節義表見者永洪之際則有三楊二王南陳北李勲業政績卓然可傳至於成弘之世久享隆平風流弘長於時懷麓滄洲張其赤幟白沙定山分道揚鑣熊峯圭峰振之東江輩

世人比之蘇門六子者大半在詞林他如紫墟鶴灘儼山升菴二汪皆以讀書汲古爲能事導揚風雅表儀詞垣降至隆萬東阿臨朐猶能學有根柢詞知體要不失前人矩度自是而後才雋輩出競以浮華相矜詡枝葉愈繁流趨愈下言文章者至以詞林相訾訾則政事可知已予在史館論次有明一代文章政事升降之故不禁慨焉歎息嘗怪文學如道思應德熙甫功名理學如廷益伯安德溫諸公皆不與館閣之選其在館閣者鉅儒偉人又或不出於科目胡仲申趙子常徐大年王常宗

三才集卷五

五

三才集卷五

以布衣預脩國史名爛天壤其由進士爲詞林者二百七十年中何止數千人其傳者可指而數故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也天官家謂柱史一星在勾陳帝座之側爲翰林之象予幸遭際休明兄弟踵武入翰林爲希世之遇顧予老將智而耄及無能報稱其在列諸公當必有遠勝曩代者上應昌期而舉臣職抑尤有望於後來者也故敢援據舊聞鐫于甲之以文題名之石告後之君子

翰林院教習堂題名碑記

古之造就人才如周禮大司徒鄉大夫賓興之法

戴記文王世子大樂正之教國子其制備矣其後考亭西山分年讀書法講求尤詳然皆未仕以前也其教於士既出身以後則莫如翰林院教習之法初明洪武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人擢翰林院編脩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桂彥良爲其師帝政暇輒臨幸考業親第高下光祿給饌太子諸王迭爲之主賜白金鞍馬冬夏衣裘及永樂二年遂選進士二十八人復益以周忱一人就文淵閣進學給筆札分鈔賜第隆禮過之時榮其選謂之二十八宿其中如王文端直李忠文時勉

三才集卷五

五

三才集卷五

陳文定敬宗周文襄忱後皆爲名臣德業文辭照耀一代稱極盛已自此每科庶吉士皆教習以學士爲師然沿襲既久學堂課程僅同邨塾師生相習爲軟熟套爛之文今所傳館課文字是已以是士氣奄奄卒於不振然其害猶未甚也自正嘉間姚江立教以象山之心學兼永康之功利徐文貞當國私便其說至張江陵爲館師令庶常日見上計吏咨訪利病接引賓客漸事招搖而士氣一變矣趙大洲之爲教習也則導士子以誦誦楞嚴經引釋入儒滅裂名教此得罪吾道之大者流風牽

引不知底止其禍至今未艾矣我

皇上道德沖備益之聖學欲復天下之人心一歸之於古以爲翰林侍從官備啓沃顧問尤不可以無加意於是常賜考試親第甲乙如舊制時召對便殿講說義理良久乃罷乙丑春旣賜進士及第出身遂入庶常有差所司以教習請

上特命予以內閣學士與院長共泄其事明年夏遷禮部去有司請更代

上命之如故自惟孤陋浮膺異數循省悚惶憶予之初入翰林也館師孝感公痛關異端昌明考亭

卷之三

章

之絕學於旣晦之後斯文賴以無墜乃本其意撰爲條例十餘則進庶士而告之大抵以立志希聖力崇正學爲第一義季有程月有課所以磨厲而董率之者不敢蹈常習故苟且塞責也務使其見於言者一以六經四子爲歸而立德立功皆足以儲爲天下國家之用以無負

皇上惓惓作人之意而已而數年以來予所見一館之人才亦旣彬彬足觀矣然而前人之爲此者其才其學皆足以十倍於予而缺然未有題名則孰知其教之所自也因略稽開國以來姓名鏡石

壁間若以予之偶嘗盡心於此而汲汲於後之視今則意之所不敢出矣

刑部題名記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內自八旗五城御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輕重決之至於新舊條例宜歸畫一非時矜恤務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帥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所頒下而已蓋易之取象刑獄者有五明在上威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豐噬嗑象曰明罰敕法先儒以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敕法

卷之三

其

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設於未用刑之前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職也若威在上明在下則曰折獄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良有司之職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繫而天下人命尤繫於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

祖宗忠厚立國

皇上御極兢兢惟刑之恤每歲論囚多所寬赦臨決之際涕泣減膳猶時諭三法司以無枉濫失入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難矣然予觀自古皋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

寵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
為欺今部掾史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
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徼倖無事速去而已子兄弟
先後蒙恩迭掌邦禁雖稍欲有所施設亦以遷
除之急未盡展布也是求刑之無寃以仰稱
聖天子清問之至意豈不難哉雖然不可不盡心
也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
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
溫舒求尚德緩刑子孫顯官殃慶之積不待其久
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
復相借乎觀此題者庶亦懼而知警

刑部題名碑記

先王之治天下豈不欲胥一世而歸諸禮樂之中
優游涵濡以共躋仁壽之域然而五刑之制唐虞
不能廢帝之命皋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
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子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此可以見五教之數刑其不率
而後人心可正風俗可成也刑者先王不得已而
用之雖用之期於終措而不用也予嘗讀刑書而
歎古人制律之深意猶存先王之舊非明於禮教

講於心學辨燭毫芒者不能議民之麗刑各有其
質援律以定名一獄吏事爾然而此非其情有操
刃刺人肱篋探囊而不必為首惡者有斂手安坐
從容指揮則重科之有寇盜姦宄犯同而罪異化
異而罪同者有一人而區前後一事而區彼此則
異科之此過故之分而誅意之法也惟文理密察
哀矜審克乃以得其情周官五聲之聽兩辭單辭
而外至於色聽氣聽可謂微矣而又有耳聽目聽
之法不第用己耳而察人耳不第用己目而察人
目先王以為不如是而下有遁情者矣人藏其心

至不易知刑之施視其心以為輕重而外之所犯
抑末矣故刑書所著皆治心之法而非僅以治其
身也儒者猥以名法家言而忽之一旦親吏事決
疑獄焉定其能不失入哉予以憲長遷西曹每舉
是以告其屬臨決之際多所平反而要之上體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罪疑惟輕無殺不辜故於此
加兢兢焉

皇上臨御以來屢渙慎獄之德音恒歲讞決奏
上必反復詳審求以生之求之不得而後刑之歲
不過一二十人而又屢歲肆赦與以維新其哀矜

惻怛仁民愛物之意至矣備矣雖堯舜之惟克天德作命配享蔑以加矣予雖未學斷獄然先王敬獄之道刺宥之方自少習聞漢儒引經決獄最爲近古今所沿唐律皆本於經百子兄弟居平尚論每歎古人無不以經術爲吏治顧後世知之者少也予解部務未久吾弟立齋亦以憲長遷西曹子兄弟游受國恩先後司風紀掌邦禁其職可謂重矣予受事日淺未竟設施吾弟與諸君子尚勉旃哉仰佐我

皇上無刑之化舊政必告予敢申其百於題名碑

石
禮部題名碑記
天子不以某爲不肖常被
諮詢俾與參詳而各館
編纂教習庶常諸務又總領如故私惟荒陋之質
一切埤益逾溢涯分債敗是虞是用未明而興夜
分而寐屏絕人事專國家之任使期月以來庶
政稍稍就理凡部中沿襲弊法如直省鄉試歲科
試磨勘解卷及內外關白文移異時官吏賂遺掊
取諸陋例悉奏除之又奏免歲貢赴京廷試

禮部題名碑記

朝廷有大制作大辭命

天子不以某爲不肖常被

諮詢俾與參詳而各館

編纂教習庶常諸務又總領如故私惟荒陋之質

一切埤益逾溢涯分債敗是虞是用未明而興夜

分而寐屏絕人事專國家之任使期月以來庶

政稍稍就理凡部中沿襲弊法如直省鄉試歲科

試磨勘解卷及內外關白文移異時官吏賂遺掊

取諸陋例悉奏除之又奏免歲貢赴京廷試

及改正科場條例人以爲是諸如此者不一是豈
某一人之能亦賴同事諸君子一乃心德重相誨
諉肆得爬梳其積習經畫其新規也迨予遷憲長
解部務之日諸君子畢至無不揮涕相送依戀不
忍遽釋於乎此亦足以徵諸君子之賢而予之多
幸矣方予在部時

天子親麗宸翰書博學明辨四字如斗大特以寵
賜捧拜恩榮惶恐無地竊念生平無他才能學
問又極舛淺惟於古人脩辭立誠之道義利之防
不敢不以自勉此學辨之一端臣子立身事

主之大節區區之誠明旦自矢不虞上蒙
聖知褒寵過甚嘗考宗伯之官非道藝德行備具
者不稱茲任學之不博辨之不明何以彰厥儀章
綜茲同異而其要統之以善其本歸之於誠媿予
之不克副也書以貽後之人以爲題名碑記

詹事題名記
考官制東宮官屬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
春坊以領諸局三代以後莫備於唐歷紀相沿迨
我

世祖皇帝御極初載有仍弗替惟時儲位未立官

屬虛冗始議裁去比

皇上繼統之十有五年建立 皇儲乃仿舊制復設是署澤州陳公來掌詹事予爲贊善規畫制度一切草創陳公命子實經理之二十三年冬予以侍講學士蒙 恩特賜擢用以十一月受事復脩陳公之政明年遷閣學以去予居是職雖未久顧其始也際復設之初得從賢端尹後勅制條綱張舉節目非同他時祇以優游坐受成事迨於其後皇太子睿質日昭敬脩時敏子又幸得備位宮僚仰見

皇上所以訓迪

修園集卷五

主

執事

皇太子者至詳至備遭逢盛隆屬有厚幸欽惟

皇上萬幾之暇究覽經史未明而興漏下不輟凡

皇太子一言一動必皆

皇上躬爲之表率昕夕課程親加校勘祈寒溽暑不少間自古 儲教之嚴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嘗伏思之古者教太子之法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傅以傳之德義保以保其身體師以道之教訓而又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與居處是以教習審而言行見聞

無一不正居斯位者甚不易也今世詹事春坊之官即當時保傅之任今且諭教之責 在御總攬爲臣子者咸得稟受成規贊翼於下較之古昔難易判矣然古時宮僚人受厥事賦厥功其職分今惟詹事得以進講其職一古時出入宴遊與太子偕爲時久今惟進講得以陳說爲時暫前代人主之學明於大或略於小治其粗或遺其精若我皇上聖學隆懋大小兼舉精粗悉備巍乎若瞻天者之莫窮其高浩乎若觀海者之莫測其深爲臣子者即稟受成規而欲以堪贊翼之寄視諸前古蓋有獨難者矣思其難以副其職竊願居斯位者之同有是心也

修園集卷五

主

執事

佚圃記

吾姻家蔣君雲九築生壙於陽抱山下構別業於其左有門有堂有寢有書室有小閣翼以亭軒花闌文砌流水瀟瀟時與客觴咏其中而名之曰佚圃遂取以自號用莊子佚我以老之語謂我終老於斯也子與何涵齋韓慕廬金醇還諸君訪之留飲二日極暢將別曰爾其爲記之子惟莊子大宗師篇語凡兩見大槩以人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

所爲其機密移非知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而以我意解之佚之與勞相反之辭也人生之勞與佚其不可必者矣而凡人莫不以勞爲苦以佚爲樂勿論貴賤窮通自少至老食荼嗜苦以漸快然自得之一日比比皆是顧其人生而多勞或生而多佚又至不齊之數也其必先勞而後佚既佚而不忘其勞斯可謂之快然自得矣乎君爲兵憲雉園公之孫贈文林郎雪園公之子以嗣長房爲宗子奉事孀母養生送死竭盡孝道於諸父兄弟無間言少游膠庠有聲文四方名士緩急無所靳又善治生所受產本薄事親交友讀書之暇即飭庀家業門屏內外事事有綱紀囊篋細碎簡括無漏及於壯歲所積比分貲贏數倍於是立宗嗣置家塾鳩宗睦族百事振舉有子六人並醇謹能持門戶君當除縣令弗肯投牒一意督課諸子長君擢科候補部主事五郎方與計偕奕奕競爽凡君所爲早夜勤劬以及訓迪諸子成立者不可謂不勞也及今頭髮皚皚而後以佚老自稱年已將六十矣君精明彊健治家如治國夫豈不知晏安之爲耽毒敢一日而忽諸特以爲四時有序吾

血氣漸衰志慮日消不得不佚爾君豈恣睢自放者哉惟不惜其勞而克享其佚此之謂能佚也已昔司空表聖居王官谷遇勝日引客坐生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表聖氣節凜凜與秋霜並嚴非續然自廢者其達生高致何與君相類也予故詮次南華語義并引司空侍郎事以志君本末君其謂之何

惺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三十九

惺園集卷二十六

五

惜園文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學士加一級栢鄉魏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栢鄉公薨于里第其孤以宅幽之銘屬其門下士崑山徐乾學且謂先公生平有成命遂弗獲辭公姓魏氏魏萬之後分有晉國子孫以國爲氏世有顯人其尤著者漢高平憲侯相唐鄭文貞公徵譜牒失傳莫能詳其世次元季有寒臘者居鄣

惜園文集卷二十七

一

南之聖德邨是爲栢鄉始遷之祖數傳至孝廉壽壽之後世次乃可得而詳焉壽生嚴嚴生衡山知縣謙光是爲公之高祖考謙光生大成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公曾祖考也祖考純粹萬曆甲辰進士山西道監察御史考栢祥天啓辛酉考授知縣未仕妣某氏自高祖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妣皆贈夫人公諱裔介字石生別號貞菴又號崑林自少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嘗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習經術世務或終日端坐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會邑

城兵亂父子走避西山遊騎邀劫之力鬪得免亂兵縱火焚邑屋盡空歲又大侵人相食因赴郡至樂城題詩壁間投筆嘆曰今寇盜縱橫生民塗炭將何日而蘇乎蓋天下已任之意隱然見於此矣壬午舉於順天 大清定鼎中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工科給事中丁艱九年補故官明年轉工科左給事中又明年升兵科都給事中十二年內升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 恩詔加一級坐事當落職仍視事明年復遇 恩詔還職已

三

惜園文集卷二十七

二

而以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十六年 月世祖章皇帝下罪己之詔令羣臣亦各自陳公疏上削去宮保及所增秩官如故其後上疏請清政本以公糾叅不早並下吏議旋以指陳有據當選故官而

世祖升遐蓋終

世祖之世十三年間公歷官諫垣御史臺今上御極之初復居御史臺踰年改元考績復官保晉吏部尚書康熙三年入贊機政堂書 書選藝事竣趣還 朝十年以疾乞歸 優詔許之公在

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衆議後卒以公言爲然或

天子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其書具在可得而考也在工垣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既盛嗜欲日開宜及時講學肇舉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裹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書蠲賦獨於畿輔未沾實惠宜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其應 詔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

卷五

五

公

生日甚山左桂符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遊魂遺孽所以屢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是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闔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欲改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非精心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宜召對羣臣虛心諮訪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 制下立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廷臣入對陳言特寬其禁中外大悅公在吏垣

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遴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隱匿逃人法大嚴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踴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今日久視爲文具宜嚴飭有司緝逃及格者紀錄失察奪俸多則降秩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赤子無知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心而紛紛鳥獸竄胡爲也時

卷五

四

公

朝儀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訪詢臣鄰批荅詳明不若親承顏色稽之故實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勘報移覆尚需時日議蠲議賑稍緩須臾無救死徒言最悚切會有 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略言運際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刎頸血裾焚身湛族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乾坤之正氣與日月

爭光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於是諸臣先後得旌
錄與祭諡

世祖敬天恤民每遇水旱饑饉諭羣臣條奏興
革事宜直言無隱公時復在工垣言天下大利害
咸中窾要會歲荒流民載道出帑金二十四萬兩
分命大臣十六員賑濟畿輔全活數十萬人皆自
公發之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為大將奉
詔令內外大小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
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劉文秀復起于川南孫可
望竊據于貴竹李定國伺隙于西粵張名振流氛

三子
卷五

五

于海島連年征討尚逋天誅為目前進取之計蜀
為滇黔之門戶蜀既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
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
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
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擾其畊牧則賊勢自潰
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
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嚴設斥堠絕其覬
覷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勦勿使事久變生其後
諸路進兵卒如公言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
徵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

進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

塔廟一切侈靡蠱耗之事請立勸農官請自今罪
人勿發寧古塔冰雪昏霧之地請遣大臣督視河
工言皆剴至公為副憲方議吏員納銀事例公言
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
著為令申以資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其領御史
臺也凡以舉舊典通壅滯核姦弊勵臣節善風俗
清學校與夫田賦財用兵制屯政關國計民生之
大者無不條分縷析指次如掌遇日食陳言經傳
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奪月光是為陽勝陰也日食
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為陽不勝陰也今五月
朔日食在易卦為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
五月望後月食為日月交食月食至既亦屬災變
此在漢唐令主尚能恐懼修省況敬天勤民慎德
緩刑如我

三子

卷五

六

皇上修教之實可弗講乎歷舉兩漢日食詔書及
光武時大中大夫鄭興所云國無善政謫見日月
要在因人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
範之法願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叅罰
釋解冤滯矜恤鰥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并

今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春月侍經筵聽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公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即日以聞雲南平請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京師人生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世祖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前朝嘉蔬圃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于

懷園集卷七

七

上立以予民公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碎之計有 旨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公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 賜宴行宮應制賦詩

天顏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所收僅供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

高麗至貽後悔是時 恩賚豐貂名馬金幣之屬甚多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珊明日宣真定尚書梁公與公詣行幄備顧問其蒙 恩眷如此今

天子冲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中 旨停罷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亟防荆襄要害以杜亂萌後滇南變亂人謂公爲先見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

懷園集卷七

八

同密勿從容協和寮案單辭片語解紛決策彗星見尚書龔公請赦輔臣曰古有之乎公條舉故事以對且曰

世祖皇帝亦行之輔臣嘆服

皇上親政深感 兩朝恩遇夙夜匪懈終以直道忌者衆亟請回籍養病

上以其懇切不强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攜一卷及奉身而退優游林泉紉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義有所深省獨得而不以告人其見於所著書及語錄有約言錄內外

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
二卷晚歲又著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
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
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
其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
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七
十二卷生平賦詩數千首有嶼舫詩集嶼舫近州
爲文六千餘首有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
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其他著述尚夥
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

言大

傳聞集卷七

九

高生

正修齊治平之要詩以陶韋爲宗文出入於昌黎
廬陵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先正大家而尤惡近
日之雷同勦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之試公爲
主司文體爲之一變云公孝行純篤與人交質直
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獎掖後進急人之難周人
之急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循行
阡陌混迹於田夫野老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
作贊生平嚮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
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公生於萬曆之丙辰卒
康熙之丙寅享年七十有一元配內丘韓氏繼室

高邑袁氏俱贈一品夫人續靈壽傅氏子三人勲
公弟裔懋之子也始生之日公以父命命側室蔡
子之以廕仕至建昌府知府嘉孚候補國子監典
簿荔彤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人皆適名族孫
男二人世晉世賁孫女六人勲等以己巳年四月
葬公于某鄉之某原以某夫人祔銘曰

從盈必大始封天啓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鄭
國頻復其始縣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
用儒起道弘言傳匡輔燮理移病致位弗俟年齒
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

三

傳聞集卷七

七

高生

學著厥統系壽考彌性憤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臚
奚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

誥授中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加一級

徐公存菴墓誌銘

往者吾宗兄存菴爲御史敢言天下事在臺十有
三年上書言事五十有九其言河漕事先後凡十
六疏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七月疏曰運河凡三
百餘里北受黃水而東洩於江兩岨相距不過數
丈窄處僅橫一舟其北爲河口有天妃閘黃水從

此灌入水一石沙可得五斗特以洶濤急瀉沙走不淤逮灌入運河河狹水緩而沙淤矣明制此河單行漕艘天妃一閘漕行而開過則閉渾水漲盛則實築土壩一切官舫民船至此過壩裏河外河分舟接遞所以淮關納裏料外料用水之利而免淤沙之害在當日鑿河之始計深慮遠自此開禁弛數十年未行議復而運事尚不壞者屬有天幸如以人事論之今河底高於淮安城址已丈餘一旦潰決淮東數縣其魚宜敕今撫按漕河諸臣詳考當年事例酌以時宜務在力行庶運道無梗瀕

淮州縣免墊溺之患事下所司而時論難之議遂寢

土

今上御極之康熙六年秋八月疏曰黃河之水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水不分則淮水萬不能導臣考前朝萬曆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勢告危高寶各河橫溢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巷口入海河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不為高寶

害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歲費帑金其山陽黃家營安東茆良口桃源龍窩口年年衝決百姓田廬盡沈水底黃水阻遏淮水不能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將傾每水漲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候南而周家橋翟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瀾天數百里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走湖涉險每報漂失一路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湮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而淮又害之甚

淮水不分

土

者乞敕部詳議速尋黃家嘴支河故道濬治之使成渠分黃河之勢以下於海即於桃源宿遷諸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勢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宜及時大濬待淮水經過浮沙可盡入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水汕地狹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疏甫入而桃源煙墩報決三百餘丈大溜直趨洪澤河河臣大聲呼救制旨切責令所司議之久不得決其年冬十一月疏曰自三年之前安東茆良口決而

顏家河新溝一帶遂起沙洲止因河水北衝與南岍歲修之五大險土無礙遂不樂報聞以請築塞而水勢不得迅疾入海王家營崔鎮宿遷諸處無歲不衝清河口之沙洲遂長裴家廠之黃水倒射而今日者煙墩之決理有必然積漸使之也又河北數州縣久在水中人民號泣於泥淖之間尸浮波上鬻棄男女慘不忍聞及煙墩一決河之南岍桃源山陽諸處河堤疊加不已城門疊塞無路城內水深數尺四郊彌望滔天子遺無幾延息於鷗鳬巢窟以此欲逃死之民其不能樂事勸功明

卷二十七

七

七

甚今州縣派夫動至數千採柳動至數萬民間催夫一名運柳一束並費銀至二三錢使嚴刑酷罰以繩此無告之民刻期制禦萬不可得乞特遣賢能重臣馳詣工所偕河漕臣計議方便清核河帑實數官自募夫採柳定期鳩工集事於是

上遂遣兩部大臣乘傳視河以便宜報明年冬十一月一日七疏陳兩河要害運道時宜七事其一請修復歸仁堤遏睢水埽子湖水使併入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沙淤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入淮流其二請黃河北岍決口舊例應民修者悉改作

官工詳求封禁遙堤之制其三請挑濬運河疏江口其四復請修復漕規其五請倣工部修蘆溝之例一切物料人夫官爲採買僱募其六請比用兵修城賑饑類開援納事例其七請增設河官公舉所知才能資指臂使明年冬十一月又上言請以前所具七疏逐一再議明年秋七月又同日三疏一請大修高家堰極言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高堰一決清口必淤清口既淤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其

卷二十七

七

七

害不可勝言二陳派夫之害請實行招募收糴穀米分貯工所易銀爲米使難扣剋并官自採買柳枝三請急缺增官改補近員速赴新任以濟急工十二年春三月內陞支四品俸留任復上疏申請大挑運河言今者淮水已成必不能合黃之勢無望其以清刷濁矣運河三百里內前此夾沙之黃流積淤成板河身日高河堤日益目今兩岍所加之工幾與皇華亭簷相及淮揚之民不能一刻安處而議者顧欲毀居民屋宇以建遙堤夫遙堤之說臣前亦言之然此特以行於黃河左右一望無

際之曠土可耳今運道三百里內則依山陽寶應高郵城郭外則接壤洪澤河高家堰文華寺淮流所經毋論遙堤無所用即欲建堤亦無其地思惟有大挑之一策前此未嘗不挑挑矣未復河身之舊又棄泥沙於兩圻之上雨即入河與不挑同且不濬澗涇芒稻諸支河則黃淮之盈縮不一開壩之啓閉難施數年而後亦與不挑同又應論其當挑與不當挑不必論前此挑之爲時遠近避吏議而貽國患也凡自

今上六年至十二年先後所上疏每下所司速議

三十二
卷之五

五

詳議七年冬疏 特命諸王大臣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其所條陳七事三爲議者所格其五事頗見採擇其間曲折亦有不盡如疏所請施行者比年大興河工費水衡錢累百萬

天子南巡見淮南民居淹沒惻然動念發帑金濬治下河使者閱視還報旁午結轍及臨軒諮詢盈廷相顧悚蹙乾學備員九卿未能熟諳利病以答明問使公今日在 朝雖不身任其事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必有所補益而去官且十三年今又不幸以死雖緒言無所得聞矣惜哉公諱越字山

琢存菴其別號中順治九年進士丁內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

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嘗一出巡鹽河東還臺內陞仍在臺久之陞兵部督捕左理事官亡何引疾歸家居讀書不言世事於制舉業尤精疾革作遺教一篇盟漱朝衣冠與親故訣而逝生於明天啓之某年卒於康熙之某年享年六十有八祖考諱某考諱某 誥贈皆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 誥贈皆淑人娶李氏 誥贈淑人繼娶任氏男子子二人曰覺曰充充以療夭女子子三人皆

三百十

卷之五

五

適士族孫四人本豫本坤本頤本觀曾孫一人以璜覺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某原以狀來乞銘公先世浙之慈谿人明初以軍籍隸淮安今爲淮安之山陽人故言淮黃分合變遷及兩河衝決州縣被災狀尤悉會方講求河事撮其語之要者著於篇亦以志二三十年間兩河之情形如是其所言天下事多關時政得失其大者

世祖章皇帝時用律嚴峻又嘗切責臣下沽名市恩或奉 旨令對狀諸臣輒惶恐待罪公言諸臣精神智慮但保功名每奉 旨回奏僥倖無事推

其初心有不盡然者畏懼之念轉爲推諉萬幾藂集專恃宸斷所關治忽非淺請召對大小臣工並許反覆指陳以資財擇留死徒之刑以待巨姦大佞而撓逆鱗者亟示以褒容寬好名之禁以勵下士中材而冒天功者自應有常典朝論雖之康熙七年議修太和殿所司衍察楚蜀楠木上䟽切諫事得寢

上諭行幸塞北公言適者天下同時地震萬乘不宜輕出溫旨報聞車駕亦罷巡幸又言治天下要道在開經筵日講

三才六
慎園集卷七

七

雜

上是其言淮南大饑遣大臣賑濟公具陳利害

上大喜童䟽不及到閣即授賑濟侍郎田公如議行又請緩征天下秋糧特召面陳反覆講論不已上霽顏聽之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罹吏議不宜妄請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假使公主于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

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遇如此

銘曰楚其遷越其自祖駒王同世系十三載官柏寺數萬言上封事三之一河防志見採擇七得四河議沸君已逝

誥授中憲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陞山東提督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級梅溪徐府君墓誌銘

在昔士大夫有少壯登朝坐致通顯壽考令終作者順其子孫之所稱揚虛美隱惡使後世考其軼事以爲金石之刻竹帛所書舉不足信者往往然矣至如一郡邑之守令忠信慈惠施於人人而名

三才六

慎園集卷七

六

位聲勢無能動人遂至幽隧之文靡託汗青之紀闕如又可嘆也司馬遷之傳循吏以千百年之久而寥寥數人不數事豈非其無赫赫之名而易以湮沒與若吾宗兄梅溪殆古之循吏與予弗忍其無所聞於後也乃爲之次敘其生平使其子納之壙中敘曰君姓徐氏諱可先字聲服別號梅溪常州武進人韓愈言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君先世由山東轉徙淮陰陽羨卒家于常之小留至君九世蓋自東海邾來也世以文學儒行爲郡名家曾祖行祖元傑皆諸生有名考諱廷瑞篤志

高尚母蔣太恭人君生周歲失怙育於外氏稍長乃歸七歲能屬文號為神童顧以才自馳騁不肯事舉子業至二十五歲乃補博士弟子員家貧授經自給乙酉舉于鄉力不能僦車北上至丁亥再行會試始成進士除東鹿令定鼎之初羣盜充斥君設方略撫其魁其下數千人皆散為良民會有詔畿輔縣悉用漢軍為令調君龍泉龍泉盜尤劇前令不能制城外皆崇山大溪虎狼蛟蜃窟穴其中為民患俗尚機鬼巫覡生女多溺之君始至曰寇敢爾其謂我文吏無能為乃陰以兵法部勒

三才六
修圖集卷五

元

甘典

鄉勇擐甲持弓矢出不意直搗賊巢賊駭相顧愕眙叩首願輸王稅不復反君乃籍鄉勇為獵戶以擒賊之賞賞擒虎者虎患亦息乃梁溪上凡三里許民用無水死勸民無溺女聚眾講讀鄉約于學宮罷淫祠若干所在龍泉七年民俗不變 覃恩敕授文林郎以卓異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加一級 覃恩誥授朝議大夫廕一子入監讀書明年出守登州登州自明季被兵以來諺稱山不生草木田不繁五穀民不居瓦屋士不知夜讀君曰此不可以武治吾當以漸蘇息之治之期年禾

麻棲野家有儲蓄三年政成弦誦達于四境會

覃恩誥授中憲大夫以父病乞休歸而色養者十年父憂服除乃赴補河間府時軍興郡當孔道

詔使旁午禁旅時出民苦驛騷自君下車市無改

肆荒政馬政皆以素備故臨事無遽其餘略如治

登州時以治行尤異累增秩至七級甲子冬擢按

察司副使提學山東是時君年已懸車方欲請老

適以人言遂歸郡民遮留以萬計歸後若干年卒

君生於萬曆乙卯卒於康熙己巳配謝氏封恭人

繼室倪氏男子子二人曰人鳳以君蔭入監中康

三才六
修圖集卷五

辛

熙壬戌科進士禮部主客司主事曰鶚廣東肇慶

府通判女子子二人孫男五人孫女九人昏嫁皆

名族銘曰

官至二千石壽七十有五曹郎郡倅競爽踵武雖

其止於是亦奚不足於君所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志銘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

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填膺也嗚呼豈直

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眾矣

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識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強

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子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

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間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年耳後容若入侍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

三石十六
不備集卷七

圭

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于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 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埃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

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殿試名在二甲 賜進士出身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請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刺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三石十六
不備集卷七

圭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 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邪容若既得疾

是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繹絡至第診治於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

覘梭龍諸羗其歿後旬日適諸羗輸歛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順之性慇懃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髣髴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為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為常其在

上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

上

頓次不敢乞休沐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為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撰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為詞者皆歸之嘗請予所藏宋元明人經解鈔本捐資授梓每集為之序他論著尚多其書法摹褚河南臨本楔帖間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為容若嘆

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

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珣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軒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俚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為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弘開閣關閣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間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諸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邪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努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為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思存其世祀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諱倪逯韓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有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儒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

卷五

主

公化

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資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旣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于旂常德澤不究于黎

庶豈其有物焉爲之灾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矣亦又奚哀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墓誌銘

郎牛公墓誌銘

今天子御極之九年文治蔚興內自公卿之胄國子之游倅以及郎官宿衛羣族之子弟罔不知學始命滿漢同以經義試進士而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袁然興焉滿洲之有漢文進士自茲始人咸以爲榮而乾學得竊附於公同年之末交相善也旣而游歷館閣凡朝廷有大制作裁纂

三

卷五

主

公化

編輯之任往往與公周旋從事又相親也公性淳摯而意好閒靜余每自直廬歸過公斗室中焚香埽地而坐繩床柴几左右惟圖書數卷所談不及塵事至商酌經史移晷忘疲故知公又甚深也公丰采峻潔多才能自念以文章受主知其禁閹尤勤於職業而加以敏慎自通籍之後屢膺殊擢賚予優渥

天子方大用公而不究其施朝野惜之其卒之明年公之子明福以狀來徵銘爲乾學之知公也久之乃爲之銘公諱牛鈕字樞臣其先世居赫舍里

弼刺弼刺漢語河也因姓赫舍里氏後遷於札古之地有曰錫禮布者以勇略聞其世次與始遷之歲月俱不可考其後又與葉赫里同居至

太祖受命之四年葉赫以不順命誅而公之祖諱希福納兄弟五人率其族屬來歸

太祖嘉之皆授為將佐公之父諱索洪為二等護衛以公貴贈封皆如其官祖妣納刺氏妣關爾嘉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嗜學讀書常至丙夜不寐父母憐而止之乃掩卷屏燈默誦久之學益以進年十八循例以國子生考授欽天監八品筆帖式

大清國集卷五

辛

庚

康熙己酉舉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壬子授檢討未任即命為侍講蓋殊擢也甲寅正月充

太宗實錄纂修官二月轉侍讀踰一年正月充

日講官起居注初入侍班

上親問其家世屬目久之命講尚書舜典及中庸字義皆稱旨自是日陪

清燕侍講帷引

經據古裨益弘多撰四子書及尚書解義己未五月

御試擢第一即日除侍講學士六月轉侍讀

學士庚申三月充經筵講官又撰易經講義充

總裁官滿漢文勢齟齬翻譯者往往失其本意且辭不雅馴公刻意覃思求其融貫必至不可易而後止辛酉二月賜卹朝鮮充正使以行壬戌二月進詹事五月除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一日進講乾清宮

上曰古人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見得道理真乃為無弊否則盩矣公對曰誠如

上諭古聖人如伊尹所為乃是見得理明可實示萬世而無議若王安石適成其執拘悞蒼生矣

大清國集卷五

庚

庚

上領之六月充鑑古輯略總裁又充明史總裁十月充殿試讀卷官十一月兼方略副總裁尋命教習庶吉士甲子八月轉內閣學士仍兼禮部侍郎公歷官垂二十年所居皆清近

上亦知公學問朝臣無在其右者凡文獻之事未嘗不以屬公公脩歲善病儼然儒生耳常扈蹕往湯山

上命諸大臣射以次及公公不辭起而持弓審固支左屈右皆有法度

上驚歎曰朕不意若之能藝事也其使朝鮮召

見于養心殿 諭之曰汝近侍日久今奉使東方
惟慎大體服其心而已勿使輕我中朝公至中和
府朝鮮使以儀注先呈為駁正行禮之失彼已屈
服抵開城其承旨鄭載禧來傳其王母妃之言以
王忌痘故毋郊迎公曰天威咫尺是何言也且疾
疹有命自天奚忌為其君臣憬悟蹶然郊迎惟謹
洎還 朝於舊例外為橐中裝公悉却勿受復

命大稱 旨

上以是知公之能平生以推恩加級者三以議敘
加級者一同諸詞臣分 賜御書者一 特賜御

懷園集卷五

五

先

書卷冊筆墨者再 賜幣賜金賜貂衣賜上尊珍
饌果餌之屬不可悉紀 駕嘗幸馬蘭峪觀湯泉

命大臣賦詩時公方使朝鮮不得與及還朝

上命公追賦以刻於石扈從 盛京朝夕 召見

行殿與侍講高公士奇承 顧問賜御饌及 幸

大烏喇時諸王大臣皆留船廠以待而公獨與大

學士明公從

上左右召對夜分以松花江網魚二尾 賜公及

還京師道中泥淖衆官馬多疲蹣 特賜公內殿

名駒公卿皆以為榮甲子冬十一月 命往秦蜀祀

華嶽吳鎮及江濱祠至真定而公病人曰盍姑止
以就醫樂亭公曰祀事大典豈敢以病故遂巡行
也自燕至蜀往返數千里其明年春還朝

上辟暑于烏喇代 命撰武成王廟陪祀諸賢論
及翻譯 御製竹賦

上諦視公顏面并 諭以醫療之宜惻然念之後
從容從

上請假遣使問疾進損未幾而訃聞

上為之嗟悼彌日 賜祭葬如制嗚呼若公之寵
遇不可謂不盛矣公其何憾公生於順治戊子卒

懷園集卷五

五

先

於康熙丙寅享年三十有九配宜爾根覺羅氏副
都阿思哈番兼佐領方公女子四人明福國子生
起居館筆帖式永福內閣中書舍人增福國子生
增壽尚幼孫一人德保明福出也明福兄弟以某
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今年閏月

上自上陵還御舟由通惠河過公之墓為之愴然

命大臣持上尊酌焉公之歿於是四年矣銘曰

有美大東從龍起罔藉門蔭奮書史濡首鉛塹留

迅畧言為國華公其始著作大手無逆旨有肉復

生豫州髀纖塵不動蓬門矢全賦自天殊難擬

國有大議公可倚知已之言在我耳新阡屹然億萬祀銘詩不多言匪侈

額駙將軍勤僖耿公墓誌銘

漢制殿陛之下執戟而衛者以千數所謂三署郎也分領之司雖有五官左右中郎將而實總於光祿勳一人故九卿皆處外朝而光祿勳獨以中朝稱蓋因其職在殿中特優之爾本朝侍衛之設彷彿三署郎之制然有差等而無統屬其事為稍異耿公以異姓諸王子之貴加之額駙之親自順治十一年入侍闕庭洊膺

世祖章皇帝暨

三百年

主

景

今上皇帝寵遇之厚賞賚頻數而公奉職尤勤慎威儀進止皆有常度即一等公侯大臣亦相與則而效之以是恩澤子弟中聲籍甚不幸家門構逆閩方煽亂公自分當死日與弟姪輩泥首闕下伏地請辜謂亂臣賊子出臣同產從坐之律所不敢辭

上素知公忠謹無他僅今頒繫於家以需後命既而蒙恩寬宥盡復其官比王師屢捷構逆者懼而思戢廷議急遣一人入收藩下軍

上念逆臣背叛久失軍心而兩王恩澤在人非親子弟莫可將者爰命公為鎮平將軍兼叅贊大將軍機務廷賜貂蟒諸御服而遣之

太皇太后以戚屬故又內出白金酒醪畀公為諸軍賜公馳騎南發既至宣

上所以寬貸諸吏士之意并頒所賜物以撫之一時懽聲雷動莫不幸公之來而復恨見公之晚也公察將吏無異心中約束歸各省難民子女以數萬計其他息境安民諸政次第修舉時劉進忠據潮州韓大任寇吉安樂燦亦擁眾數萬跳梁宜黃

三百年

三百年

主

景

山中其地皆與閩接首鼠觀望未肯下公設法招徠諭以朝廷威德不數月望風送款鄰境悉平獨海氛未戢內海澄直犯泉州羽書日數至而會城精銳四出絕無可應之者公曰泉與興為福州屏蔽無泉是無會城也吾寧可坐視邪亟簡藩下餘丁數百人授以資糧器甲俾親將陳紀統之而前賊見公旗號輒駭愕遁去泉賴以全事聞上壯公甚顧不欲久累公於外驛書召還方公之頒繫也以兩先王兆域在閩慮底定之日或不能無侵越之者疏乞垂恤舊勳保全返葬

上憐而許之至是始得奉兩世遺骸歸窆安于蓋平云公技勇猷略超邁絕倫又雅擅文章工藝事所居圖書鼎彝照耀几席鑒別不爽銖黍與人言依於名理疊疊終日不倦客有引古而誤者未嘗遽正之必婉轉議論誦成文以相質使人心折旁及書法繪事琴奕簫筑醫筮博之類往往精詣至於敦念舊故虛己下賢拯困救難汲汲如不及即千金列駟贈之不惜也自閩歸

上念公兄弟家口衆多或不能給爲拔置佐領五人以統之俾得資其祿入以自養蓋尤異數云公

懷園集卷三十一

七

諱昭忠字信公號在良由哆囉額駙加太子少保和碩額駙品級進太子少師再進太子太保授光祿大夫世籍山東後徙遼東蓋州祖諱仲明自癸酉歸朝封懷順王入關改封靖南王考諱繼茂有文武才嗣封靖南平西粵功最薨諡忠敏妣周氏封靖南王妃王氏贈靖南王夫人公生於崇德庚辰二月卒於康熙丙寅正月得年四十有七公之疾也

上遣侍臣將御醫就家製珍藥所以救之者百方及訃聞震悼雪涕侍衛大臣奉命賻酌者再至

既殯諭祭易名有加常等元配哆囉縣主

世祖章皇帝所賜諡也秉性淑慎先公二十三年卒繼配喻氏封一品夫人子嘉祚候補某官明年嘉祚將啓縣主西山妙峰之變奉公柩合葬于唐縣金蓋山新阡先期屬叔父額駙公請銘於余銘曰

山東河馬圖盛世所產皆璠璣瑤瑤嗟靖南起東隅端戴

聖人清坤興碧梧翠竹滿庭除時值偃武敦詩書進以恭恪嚴周廬退則揖讓友士夫擇言而發揮

懷園集卷三十一

七

地趨郭晞李愿洵其徒彼弄兵者膏王鈇公壽未老名不渝九九松柏映龜趺千秋忠孝垂今模

懷園文集卷第二十七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八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晉封中憲大夫景之趙公墓誌銘

明崇禎十一年樞臣楊嗣昌以奪情起視事方得幸於上未幾有東閣之命嗣昌不復辭欣然就職於是翰林院編修景之趙公抗疏劾之被謫以去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皆曰此故趙文毅公之孫也當神宗朝文毅公以論江陵奪情事廷杖削籍杖下敗肉猶存其家謂之忠臣之腊以示其後人去此已六十年事適類蓋忠孝大義三百

三

憺園集卷二十八

四

年間不絕如綫而皆繫於公家祖孫嗚呼其異也夫其後三十八年而公始卒又十二年而公之子延先將葬公常執縣桃源之舊阡次其狀以命乾學曰願得一言以勒于幽隧乾學與公之孫廷珪為同年生適共事西臺義其可辭按狀公諱士春景之其字號蒼霖其先宋簡國公仲談有子曰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子姓繁衍散處石橋章鄉二鄉十四世實自意鄉徙常熟遂為常熟人實孫承謙廣東布政司叅議贈祭酒生子用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即

文毅公也文毅公生三子其季曰隆美敘州知府配何氏封太恭人公考妣也生子六人而公居次公為人清癯鶴立退然若不勝衣至論天下事名節所繫侃侃然義形於色雖壯夫不過也其為諸生時已知名當世登天啓丁卯賢書崇禎丁丑成進士廷對第三人臚傳之日國老相賀初入朝即有詩曰拜罷幾回尋碧血先臣曾灑御河邊其志已如此及在翰林鍵戶修業不謁權要前輩唯黃石齋道周尤愛重之與同年劉孝則同升最善時時過從以道藝相劇礪語及國事輒欬歔對泣人

五

憺園集卷二十八

五

不知其云何無何而楊嗣昌奪情入閣之事起時上召諸臣於平臺道周面斥嗣昌辭甚峻上為之艱然誚責道周不少屈而嗣昌從旁故為休容以激上怒且微引他事中之道周由是得罪明日公即與同升各疏救且劾嗣昌忘親害理其略謂嗣昌墨緣泣事樞部無涓埃功荷上簡入綸扉使其猶有人心固宜力辭乃拜命之疏但計較於歲月久近之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儼然服緋就任食稻衣錦於汝安乎疏入謫福建布政司簡較時錢牧齋謙益方繫詔獄作玉堂雙燕行者指公與孝

則也後三年而嗣昌事敗爲荒谷之縊於是臺臣
交章薦公壬午詔令自陳復公原職是時公方居
敘州公憂哀毀踰禮及服闋北上內外訐潰國禍
孔棘公益自奮勵思得畢效以紓君父憂然未至
京師而明遂以亡矣自後公隱居不出築室三楹
顏曰保閒左右唯圖書數卷獨坐其中雖子弟非
朔望不得見也所著有保閒堂集二十六卷藏於
家公於書無所不讀而頗好老莊家言若有所自
得者聞人言袖仙事輒欣慕之晚自號煙霞道人
思名山五嶽之遊嘗陟泰山日觀峰作登岱歌追

修圖集卷三

三

擬太白石齋倚而和之在閩覽武夷遊雁蕩晚年
就養東萊登勞山東望大海中煙波縹渺騁騁蓬
壺翛然有出塵之想作紀遊詩數十章幽清哀怨
讀者知公之寄託者深也余往歲謁公公年已七
十餘赭顏蒼髮如五十許人所言皆服食吐納長
生之術不譚世事其歿也命以緇衣斂所親或難
之公曰爾不聞杜黃裳王旦事乎毋多言公之志
其可悲也已歷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奉直大夫

本朝晉封中憲大夫於康熙十四年卒於家距生

萬曆二十六年年七十有七配黃氏繼室以吳氏
贈封皆太恭人子三人延先順治戊子副榜陝西
河西兵備道按察司副使瑞南順治丁酉副榜萬
林例監生女二人適生員錢孫保進士董含孫八
人延先出者曰廷珪庚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
曰廷琰瑞南出者曰廷彥萬林出者曰廷琦廷璟
廷璘廷珙廷瓊孫女八人曾孫男六人女二人銘
曰

先王制禮不及者跂相彼鳥獸躡躑躅迴翔叫
嗷此何人斯舍其墨麻而朱芾是曳顙也罔泚視

修圖集卷三

四

也罔睨公一擊之厥身幾躓雖躓其身曰余家故
事晚慕方瀛志則有寄勞山東望天風雲濤山哀
海思仙乎仙乎將一舉而遺世虞山之鄉桃源其
地華表歸然者斯烟霞道人之所蛻耶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代麓姚公墓誌銘

公諱締虞字歷升別號代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
黃陂之澠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
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封恭
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庚

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丘墟殘
民保聚為寇盜羣相告言牽染成大獄歷歲不決
公用平恕讞鞫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
督撫以為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 賜蟒服會裁
缺改授陝西西安化令行取 御試第一授科員丁
內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
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
丁闕田荒案內者請 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
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百二
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

臣等

大清國集卷五

六

臣等

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
民痛亦日深一日矣疏上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
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
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 諭吏部以條奏詳明
稱言職也尋內陞鴻臚少卿歷光祿少卿通政司
左右叅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為五經博士
如二程氏又請復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

會四川巡撫闕

上以命公 賜宴寵賚有加數頒行 召至乾清
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忠屠慘重之吳賊蹂躪
宜加意撫綏公先為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大
喜公至榜

上諭于廳事為科條約束蓋自私征雜派納賄受
饋皆有禁以至承直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為
之忌害若屬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初被
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
歸太僕有光所為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祖嘉定
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尤切以今
日之蜀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按明洪武永樂嚴
工事例亟請罷斯役蜀庶其有瘳公陛辭首言其
害

天子以為然會松威道王公隲入覲亦舉是言
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先是
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
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
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寒謬今者相率以條陳爲事軟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爲

皇上盡言者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會議某日宣 旨令面對 敕令九卿臺省集殿廷且 命內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以言官是

皇上耳目若

懋園集卷五

八

公

皇上稍寬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爲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如明季喧囂不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

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跼蹐惶恐惟懼一鳴輒斥誰敢捐其軀命爲

陛下發姦指佞

上曰條例衆臣所議如汝言便廢邪公對云科條雖設當辨公私誠僞時羣臣跪列者驟聞 嚴命無不脅息震掉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顏愈靈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纔是忠臣且徐云魏象樞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已鞫問得實本朝原未嘗有風聞之禁也自是群臣始喻

上意咸感說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公前指內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爲未閱此乎公對曰唯久經 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 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懋園集卷五

九

公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神靈呵護而操存省察於深宮省密之中調攝葆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旨召用通醫術者二人公以 旨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 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

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蓋喜其意蓋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其身之賢勞以溘先朝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諮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柩還卜葬於某原諧哭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曰

靈瑣九閨閭闔遂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

情園集卷六

十

志伯

公起家明允廉平中律早踐華省

帝重謬謬闕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十傳頌闕下脫略煩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痍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因他餽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曠震聲殿陞誰為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法壅蔽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界之旄節往撫梁益梁益阻險久困于兵公車屢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必寘諸理建章始營徵材西南邛

竿之產厥惟梗枿木自窮山牽挽以出絙橋互引進寸退尺明作慈寧民憊而吟竭我資產寸木鉞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霈施忭踴載道公年半百膺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風有位爰勒貞石以志幽寤楚黃之阡有丘壘如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候補布政使司叅議元仗李公墓誌銘

公諱可汧字賓侯又字元仗別號處厚世為崑山

望族高祖諱某贈某官曾祖諱騰芳明萬曆庚辰

三百三

情園集卷六

士

甘典

進士索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工部左侍郎祖諱胤昌萬曆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父諱孟函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候選知縣贈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娶太常卿太倉王世懋孫女是生公公年二十五中崇禎己卯應天鄉試至本朝乙未成進士公原名開鄴丁外艱服闋請更今名授行人司行人以

今上御極頒詔湖廣充順天府武闈同考選刑部浙江司主事索轉本部山東司員外郎郎中擢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考最候補布政使司

參議需次在家以康熙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公始入刑部時政尚明察姦人乘此紛然投匭告訐山東寇難初平舊家富族被構者銀鐺載道公力持大體平情讞鞫獄多平反而痛繩誣告者以罪自此姦徒屏息一日有告人作詩觸時諱者他司官將白堂官移評公偶見之曰此非某詩乃唐人薛逢作題曰開元後樂大概言天寶亂後事有何觸忌明日攜唐詩鼓吹同他司言於堂官由是告者得罪先是部放囚糧多雜以泥沙至不可食公力爲尚書言得改給良米囚無餒死者楚

三才九十一
小傳圖集卷十八

主

山典

俗文章舊以才氣雄天下自經流寇屠毒戶口凋耗類宮士子忡然氣衰公至視學一振起之以六經史漢之文士習驟趨於古又以其間諭郡縣學校之毀者復之圯者葺之書院之廢爲公館者還其田而新之禁有司不得掙辱諸生雖武夫哮卒皆俯首聽命故至今楚人士言作人之盛者必稱公三年事竣遭大夫人憂歸服除築室城東無意復出數遊郡之西山及雲間九峰流連忘歸嘗思脫棄人間指軒冕爲桎梏飄然有出塵之想居五年無疾而卒李氏自中丞公篤信道家說祀唐呂

純陽祖師其家頗著靈異公里居益好長生術而家世仕宦饒貲產樂施予其天性也凡神言有所營造或當賑濟貧乏立指困斥產不惜距所居里許築精舍奉祖師紺宇絢爛有沈生者侍以傳神仙語寧波陳某善士有急難當助之五百金公即如數予金沈生使授之俄而陳某以書來謝公大喜及沈死家人發其篋得其所自爲陳某書草其他所欺給事盡敗露公略不爲意而求神仙益虔以迄於死此雖通人之一蔽其任真樂易無機械於中尤可想見也公內行修整祿逮親之養而惟

三才九十二

小傳圖集卷十八

主

甘

恐稍失其意事兄恭謹於財無所私宗族戚黨及所知有急解橐弗靳庚戌歲大饑捐千石米設粥食餒者鄉人賴以全活無算故歿而人哀思之至今生平好讀書工古文辭精草隸吐納風流又善鑒別古帖名畫兼曉音律能自度曲蕭齋清雅非所親暱者不能至也年六十自營生壙殆了然於生死之際者顧夫人少公二歲先公二十五年卒夫人性溫恭明敏當乙酉崑邑之變能先事脫家於難沒既久王太夫人每言及必涕泣公亦終身不再娶用 覃恩贈宜人子遙童等啓殯與公合

葬於小瀟之張薄涇實康熙十五年某月日也子
四遙功庠生先公卒遙章廩例太學生遙威太學
生遙穀舉人女適太學生王濠孫七長邦靖庠生
繼遙功爲余女壻不幸早卒次邦直庠生娶金氏
余妻之弟子余妻所撫也次某某公素寡交獨於
余兄弟厚善又忝姻婭過公精舍每涕泣不能已
以遙章之請爲序而銘焉銘曰

仕爲刑曹民不冤三湘七澤廻狂瀾不究其施川
巖觀非有尼之胡止此小瀟之阡躬經理談笑去
來中有以或云神仙非可期烹鍊服食徒爾爲吾

書牽連視退之

三石六
儋園集卷六

古

待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今上二十有七年夏六月丹徒張侍郎鵬上書請
改葬祖母父母其言懇切

天子爲之惻然遂得請既而造其同年友崑山徐
乾學以其祖父銘辭相屬泣而言曰吾祖有潛德
而合於時賁志以沒無懋功顯績在史官之紀載
其生平嘉言懿行不出里閭大懼無以章徹於海
內流聞於來葉竊觀古之人多有如此而藉當世
大人先生之文以傳者曾輩之祖贈諫議君歐陽

修爲之誌輩以書謝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

以爲也蘇軾之祖贈職方君曾輩爲之誌軾以書
請曰古人亦有不必備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
以世有發明之者耳今先祖不幸而不爲世用不
能有以自見猶幸某之獲與子同時子蓋世之修
與輩書之而信於後可必也余愧謝非其人明日
遂以其行狀來告曰吾祖年七十已卯歲猶隨秋
試被落尚期更舉先君跪言古人云不於其身必
於其子孫願大人保愛精神以俟之是歲方棄舉
子業某與叔父幼弟實惟吾祖父教之讀書作文

三石十五

儋園集卷六

五

每出入攜以自隨飲食寒燠憐愛保誤痛吾先君
易簀之日吾祖父率某試於江陰聞訃號慟而返
吾先君旣不幸早世吾叔父幼弟又不祿吾實薄
劣弗克使吾祖父得見吾之成名悲可知也吾受
朝恩官中外終鮮兄弟先人宅兆未安中夜念
及轉展不能寐旁皇至今恭遇

聖天子大孝推己加恩乃得以其私情自遂惟吾
子惠而錫之辭以掩諸幽榮莫大焉余不能復辭
也按狀張氏江南望族其譜系枝派繁行而失紀
其家丹徒者自小乙公爲始遷之祖歷數傳至東

之公諱某生懷泉公諱某懷泉生五子其第四子即公公生而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通經史明當世之務於時有明末季天下多故居恒太息感緊思欲一試其所得屢躋於舉場每使者按部司牧下車有所體訪所論列皆中緩急幾宜當事者重之期以大器晚成卒不遇著周易四子書纂義一編以訓學者孝友質行為鄉里坊表其於道人之善周急解紛未嘗私其財力其歿已三十年邑人思之猶不置云公諱某字我佩生於前明萬曆壬申距卒之年順治甲午壽八十有三侍郎為左副

三十一
懷園集卷之六

主

論

都御史時 覃恩當贈祖父會方奉撫東命所司以無故事當奏請未果元配王氏繼配潘氏王夫人先葬鴻鶴山祖塋弗克合葬今卜吉於某所葬公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潘夫人附子曰士梅侍郎之考也曰士桂皆先公卒孫男三人曰鵬官吏部左侍郎曰鯤歙縣教諭曰鷺考授州判曾孫男三人曰乃文寧波府通判曰乃馨候補行人司司正曰乃沃尚幼曾孫女六人嗚呼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孔子語曾子以孝之終也侍郎自在掖垣以謬謬受知

當寧鎮撫山左有清名累擢少宰行且大用亟伏闕陳情以營兩世窀穸之事啓故封而就新阡丹旆引路題曰待贈都御史張公素車白馬會葬之客不遠千里道旁觀者嘖嘖稱美惟公當日遇不償德施祉於子孫而子孫能繼其先人未竟之志以膺茲休命後之史氏紀侍郎之風節政績本原所自於余之所述徵之矣銘曰

天與之才嗇不試天與之年承不貳韋經有巖邊有筍寵童焚黃以孫貴卜宅食墨騰佳氣報施必償久近異為善者勸惟公視銘公之藏貽百世

懷園集卷之六

主

洪

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加一

級眉山項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眉山項公墓在杭州府某縣某鄉公歿於位素好還里孝嗣篤終謀兆升新九稔龜筮協習日月吉良乃窆乃窆蓋其慎也以其同縣吳徵君農祥狀來乞銘公科名齒望皆在余前而與余忘年分相兄弟自余通籍留京師第未嘗不日夕相往還也詞林故事後進謁先生長者逡巡退讓唯諾甚謹公性嚴峻為館中敬憚獨與余親暱嘗曰錢受之師事繆西溪兄事文文起吾與君豈以

衙門禮相束縛哉卒之日將如射圃監試武士邀
余適邸舍一晤騁從在門方食疾作余馳詣之而
復者已升屋矣至今思之猶餘痛也公才高而學
富博達今古用以經世務不爲詞章之學尤明
本朝典故及一切文武銓除條格典禮錢穀軍政
刑罰有興革輒手自細書卷帙盈尺悉能默識嘗
語人曰學貴適用耳卿等老死只守兔園冊子何
益顧以余之弁鄙聞余言即心賞余亦時時從公
訪問當世事舉錯所先後甚相得也公軀幹脩偉
聲若洪鐘居恒抵掌談笑激昂慷慨四坐動容生

懷園集卷六

大

洪

平善飲酒以千鍾百觚自豪酒深彌復溫克時論
宜公輔者於公必屈一指乃位止於貳卿數止於
中壽故其所樹立未究其所蓄積也公諱景襄字
去浮蒼山其別號杭州錢塘人其先自汴徙不知
其初徙世數曾祖考諱科祖考諱士升皆不仕考
諱大章封翰林侍讀學士母王氏贈宜人生五子
公其仲也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中式又三
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內弘文院檢
討充日講官服除還職轉侍讀復爲日講官
陞侍講侍讀學士冊立東宮覃恩加一級設

三

懷園集卷六

九

洪

東宮官由少詹進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除兵部右侍郎爲經筵講官卒歷三十年侍從
兩朝秉筆纂修進講經筵前後稱旨拜賜優
渥副武會試總裁有詔舉博學鴻儒公舉處士
應撫謙李因篤等應詔撫謙徵不起因篤卒以
母老辭官人以公爲知人公治事精明果毅片言
立斷凡朝廷有大議以爲不可必力爭之康熙
十八年夏刑部欲改五流之條應遣者無論遠近
一槩戍烏喇公時在內閣爭之不得其年冬星變
陳言已副夏官與司寇魏公象樞官詹沈公荃及
御史蔣伊等又特言烏喇事不可行竟乃從之武
定公之總督兩浙也上言大兵所俘獲多浙東人
賊所蹂躪之餘賊去見俘宜加憐憫奉旨詰責
下廷臣議僉言非所宜言當罷公獨明其無罪議
兩上
上亦意解竟從後議先是有旨許濱海民以二
百石船沿海捕魚東撫欲禁其篷桅違者坐以通
海公又垂之曰二百石船非篷桅不可行許其捕
魚禁其篷桅犯者必衆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
且著爲令耿精忠平朝議以閩浙戍卒互更浙

鎮帥請割杭州城東地安置閩戎來者公又爭之曰一城例不得立兩營不可許鎮帥復請拓營旁地以處之公又力爭曰閩以二旗來浙以二旗往數正等耳何患無所居乃妄請為卒得不許江右凱還之師道棄所俘良人議者令有司解部聽遣公曰果良人也立遣猶以為遲顧使往返數千里填溝壑自今所在地方審明即遣不必解部溫台之民來京取贖其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公曰此皆良人驗地方官印結宜即遣他所俘良人視此皆從之公言論見之施行其大者如此其他

三石
懷園集卷五十八

手

顧洪

從容諷議於殿陛者不可得而悉稱也大同賑饑議開事例欲使京察大計罷譴者一體捐復及一切筆帖式捐資皆授縣令時舍弟為臺長力持不可惟聞公於衆論喧喧中獨言憲長議是議兩日乃定公起慷慨對衆揖舍弟曰爾公爾侯子孫保之羣議者環視皆懷然公不顧也嗚呼公歿已數年於茲矣今

天子嚮意唐虞多治法古疇咨期大臣矯矯風節者虛公卿之席以待之若公者豈非其人哉公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二十八

年某月某日葬娶董氏某官之女封宜人子四人灝候選教諭溶泓俱太學生俱董宜人出泐太學生側室侯出孫男三人檜棟楨孫女二人昏嫁皆名閥公多陰德必有後故四子者皆才銘曰踰艾而死壽豈折而摧夏卿之貳官不可謂卑言為律令夫豈無所施而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於斯以俟汗簡徵此銘詩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誌銘

翰林院庶吉士陳綽在邸聞父喪余往弔焉斬衰苴麻西面哭既拜賓稽顙成踊見其辟領下負版

三石

懷園集卷五十八

主

顧洪

大書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十六字余問於禮有諸哭對曰綽惡知禮以表吾哀也我鄉先達蓋常行之綽無狀痛吾父棄養雖終身刻此十六字於背可也綽惡知禮越數日綽請余文志其先人墓再拜門外衰裳負版如故也余惟汾晉之間自河津薛公承道學之統以明倫復性開示學者二三百年間士大夫皆秉禮蹈義敦本務實執親之喪居廬溢米猶用書儀家禮儀節海內稱嘆以為非薛先生教澤不及此若綽所云鄉先達者於禮殆過之矣綽有兄綸為代州學正

先是縉成進士館選其尊人來從代州留綸官舍
謂曰縉也推魯少文何以事君吾將與俱歸既至
遇 覃恩受封翻然曰吾父子荷 國恩其何敢
復言歸也乃謂縉曰經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汝但思所以立身而君親皆無負矣
還過代謂綸曰汝為人師當以身爲表率吾教縉
也終於立身汝已先縉而食君祿其庸吾諄諄乎
吾今去毋久溷汝二子者各涕泣跪受其父之訓
抵家三月而凶問至按狀君諱基命字樂天猗氏
人高祖某曾祖某皆儒官父某平遠衛訓導三世
以孝友聞君居其祖曾祖母祖母之喪歷九年不
飲酒食肉詩既醉之篇其五章言君子有孝子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世有孝德此詩人之所謂
不匱錫類者也君生於天啓丙寅卒於康熙己巳
年六十有四兩舉鄉飲大賓敕封徵仕郎翰林院
庶吉士配尚氏先君卒贈孺人子五人綸壬子舉
人代州學正縉丁卯解元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編
紹繹皆庠生女三人孫四人綸縉等以君與尚孺
人之柩合葬於其所居上莊村之東先人之兆某
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三言子
懷園集卷五

圭

三言子

是惟碩儒純孝陳君之室偕其德配藏之固謚以
利其後嗣俾安吉

敕封內閣中書舍人王清有先生墓誌銘

康熙九年予與曲周兩王子同舉禮部伯子鄰當
除令仲子鄖以試授內閣中書舍人子泰館職自
釋褐時獲申縞紵之雅相樂也畿輔同榜諸君數
爲予言太公清有先生之賢每思因二子一拜堂
以下繫跡官守未遂今歲兩王子書來言先生捐
館舍已兩年矣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里之原而請
予銘其墓中之石按狀先生諱體健字廣生號清
有世爲曲周人高祖邑諸生實曾祖希賢祖邑諸
生之藩而戊子孝廉歷官東平州守諱介者則先
生父也先生生而端慤沉靜年十五遊於庠試輒
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時苦抄掠先
生言於李令堰水繞城以備寇或以爲難先生慷
慨力任卒成之又請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
隨方逐擊皆解散不敢逼城入 國朝時平安居
益肆力詩古文辭更留意性命之學開門授徒弟
子日益進與永平申龜盟趙秋水鷄澤殷伯巖同
邑楊崑岩劉津逮李方曼爲文酒之會孫徵君鍾

三言子
懷園集卷五

圭

三言子

元講學於容城之夏峰先生羸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三矣徵君謂先生耆德碩望當以齒序先生遜謝不敢居卒就北面之列受教惟謹由是所得益精作蘇門遊草以紀其事是年徵君卒先生往會葬往返數百里不敢以衰倦辭其勇於進修如此先生居家勤儉二子既貴苦言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丁巳伯子除太平令將行跪請受訓先生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辛酉

三言上
懷園集卷五

志

蕩平覃慶敕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乙丑十月年七十有三卒於家配陳氏封太孺人先一年卒子男三長即鄰今邠州知州次即郎次郢邑庠生也女一適趙愷石門縣知縣孫男六德蘭庭蘭伊蘭畹蘭陸蘭徵蘭孫女四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志其不足也寢假而老將至矣求如先生之命駕從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得哉系以銘銘曰

其心歆然日孳孳行年六十身從師道如何其望見之若大路然豈遠而雙璧趾美令聞貽千載考德徵吾詩

進士東亭王君墓誌銘

余同年友新城東亭王君與其兄西樵考功弟阮亭祭酒以才名爲士大夫所傾屬考功祭酒皆蚤達交游而東亭久困場屋閉戶却掃顧與其兄弟齊名海內稱爲三王乙未歲余以貢入京師與考功祭酒定交時東亭選入太學亦一再相見後十有六年同舉進士釋褐之日握手槐陰石鼓間追

三言上
懷園集卷五

志

先

憶舊游謹然相慰勞亡何別去又十餘年東亭南遊過草堂余方倣裝入京送余金昌而別又二年來京師居祭酒邸中余亦幸數晨夕而東亭遽得疾以卒矣余與王氏兄弟交且三十年其德行足以砥礪末俗其文采風流足以照耀寰宇而考功方居吏部嬰禍幾不測及再入又以母喪去卒哭泣哀瘁以死東亭四十通籍未及受一官骭髀抑鬱以殞其身此余之所以深悲者也卒之日小斂余往哭之痛不自勝既大斂祭酒齊衰麻經再拜言曰惟吾兄同年於君誼最厚君他日誌其墓言

已復哭皆失聲今年八月將大祥祭酒曰葬有日矣敢速銘余忍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東亭其別號曾祖尚書公祖方伯公父封祭酒公母孫宜人以崇禎五年生於方伯公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年十五爲諸生有聲入國學癸卯舉山東鄉試庚戌舉進士當授京職未補官卒於京邸爲康熙二十年九月二日娶焦氏繼室張氏男二人啟涓啟渥女子三人東亭性至孝與兄弟友愛最深祭酒爲揚州推官時封公與孫宜人皆就養東亭歲一覲省官舍中有竹亭鶴柴兄弟唱酬極天倫之樂祭酒常病困晝夜手自調藥遂霍然起考功典試河南以磨勘下獄東亭食飲卧起日侍左右觸冒炎蒸顛蹶營救事得解考功至揚州與祭酒執手言東亭急難狀相對流涕及東亭成進士歸而考功再入吏部祭酒以禮部員外郎奉使惟上過家上壽稱觴閭里以爲榮未幾遭孫宜人及考功之喪再嬰哀疚自是忽忽多不樂念封公春秋高懼外吏道遠貽親憂乃就事例當得京職又需次者數年其與余別金昌也祭酒方官翰林旅食甚艱以所積文贄白金數鎰布裹

三百九十四
懷園集卷五

圭

真惠先

紉屬余寄之丁寧款密余入都以授祭酒祭酒得械捧手竚立如侍兄前余感其友於之篤嘗以語人共爲太息其家庭兄弟間可稱述者多此類東亭少英敏博學強記年十歲客有言焦太史竝字弱侯何義或言漢魏相字弱翁猶此意耳東亭從末坐起對曰此出考工記所謂輪人竝其幅廣以爲之弱者非耶一坐歎其機穎嘗雪夜集東堂和輞川絕句有曰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亟賞之歲丁酉祭酒舉秋柳社於歷下於時知名之士奔走輻輳皆詣新城王氏王氏閥閱貴盛至考功祭酒才華益輝赫東亭雖未遇人得其片語皆珍愛之爲人沉潛篤實澹於榮利辛酉順天鄉試當爲同考官力辭不赴其生平當困約時安之若素而一二年來幽憂侘傺之狀亦或見於顏色殊不類平日祭酒與余輩問故身得毋有所苦耶抑有所結轡於中而不能舍然者耶則感焉不答竟不能明其然也嗚呼銘曰
瑯琊清門菁華蔭藉齊右名區荆枝秀絕婀娜叔子敦履沉實處塞益亨戒滿彌抑韞石含淵光薄虹霓器以晚成疑然特立奕奕清階豈曰散秩才

三百九十五

懷園集卷五

圭

懷洪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始以諫臣事

世祖章皇帝謹直端亮著聲於朝廷

世祖方嚮用公驟遷既列於九卿矣公遇事敢言

不能為姸阿依比中間以誌誤得降秩在朝公卿

輩益重公

世祖亦雅知公旋由卿寺擢中丞倚任日重公感

激知遇累月之間章數十上至其所難言雖城社

三才集卷二十九

狐鼠之姦苟利國家不避也洎乎

今皇帝御極眷注尤隆命貳司農簡任少宰遂由

都御史存歷三部尚書所建明為尤多後以會推

事被 旨詰責九卿皆知於公無與也而公難進

易退之節始終不渝遂引罪去位家居課兒講誦

經史暇或策杖逍遙郭外寄興詩酒人未見其有

愠容余通籍時公已位正卿舍弟立齋於公有通

門之誼以是數從公游比往來尤密又次兒炯出

公門下今年秋公卧疾數往候公十月之朔執手

榻前猶相與慰答如平生歡既而曰身後事幸君

留意越三日捐賓客其孤儼屬公門人編修周

金然吳苑來徵銘於余且告葬速余追惟公之

立朝大節載在國史天下所共知至讀其疏章

指陳剴切雖宋之田表正范蜀公殆無以過其為

給事也所言重名器以尊 朝廷革久役以清弊

蠹嚴禁派糧積弊及糧船私債事皆施行其論破

積習以圖實效謂國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

部之病惟在推諉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

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決無才者不能

決事稍重大則請會議不然則遷延日月行外察

三才集卷二十九

報而已不然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參奏不然則畏

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

已上下推諉以為固然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

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

平必無之事也因歷數六部推諉之病皆

皇上不擇人不久任不責成無法柄以馭之之故

自今宜行試詢考覈之法視其殿最以定功罪而

行賞罰法在必行無所姑息則風紀整飭實效可

觀矣其在御史臺也論振綱紀以收澄清之效嚴

考核以定畫一之制謂民之不安吏之不察由巡

按之不得其人也而其要惟在責成堂官嚴考核而已蓋巡按之賢不肖即堂官之賢不肖也自今巡按溺職請未治巡按之罪先治堂官之罪若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當受私請屬阻撓事權諸御史亦得舉奏夫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正己而後可以率衆責成有歸則紀綱自振至於巡方事宜諸御史並有見聞但令會同參酌定爲畫一之制自足以興利除害不然議論益多端緒愈亂巡按止皇皇補救細過之不暇則亦安所措其手足哉是時世祖皇帝方嚴懲貪之典凡貪官得贓十兩以上

三
百
七
十
六
懷園集卷五

三

頤洪

流徙塞北著爲令公疏論曰此令一出而天下不復有清官矣何則有司畏令之嚴皆攫取民財以媚其上官上官挾朝廷之禁以恫喝求之於下無所不至雖欲不貪勢不能也清官由此而變爲貪官小貪由此而變爲大貪矣且自

上諭宣傳之後撫按所糾者皆罷輒殘疾與夫小貪之人必無有以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不求減贓罪圖保身命雖有盈千累百之贓而及其結讞期以不滿十兩而止是有司之貪者未糾以前徒層累而輸於上官被糾之後又層累

而輸於問官而尺籍所科百不一二蓋雖起古龔黃之徒爲今日之有司未有不犯十兩之令者而今日普天之下盡是不取十兩之有司豈今日之有司皆出古循吏上哉良以有嚴令之名無行令之實令嚴則思遁也

皇上何不更法而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而懲之以戒衆貪擇撫按一大廉者而獎之以勵衆廉於以惠百姓而格天心或有裨益也會天旱極言山東前撫臣耿燁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而百姓以賠熟受困歲增數十萬之賦稅大約多

三
百
七
十
七

懷園集卷五

四

頤洪

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搶地之子遺而非額內樂輸之賦稅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又部臣救荒無術賑濟濡遲公上章糾劾適中州報灾戶部覆奏皇上步禱精誠格天六月內甘澍已降遠近霑足奈何彰德衛輝獨請蠲恤公言於

上曰此小人之言明欺君父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雨豈輦下得雨普天率土毫無差別且堯湯之世何以有九年七年之水旱也復奏云河南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旣以撫臣爲不可信矣而又倚之以踏勘藉使撫臣告灾如前部臣

信之不可不信將必另差人踏勘不過徒增地方煩擾耳又自夏徂冬被災州縣豈盡停徵待至勘明已屬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橐而嗷嗷待哺者已轉爲溝中之瘠矣與尚書王弘祚力爭再三奉旨令弘祚陳狀弘祚雖彊辯然終詞屈

今天子親政公爲大司空極言閩地兵米之苦謂延建汀邵士民苦於買米之攤賠至有願輸田入官者而漳泉之間則直派之百姓宜敕督撫窮治所司使百姓免腹削而朝廷百萬之金錢歸於有用又言私派民夫之害謂閩民既罄其食以供兵

卷五十九

五

雜

復驅枵腹之性命以供無窮之役閩民何罪臣實痛之

天子下詔切責督撫大吏大吏以下多得罪閩中積弊遂革旣爲大司寇則請旗下軫恤家人更定私嫁之條俾免離析請復康熙七年酌省存留錢糧以紓百姓又以懲貪過峻請自今非係官吏因事賄賂者凡求索科斂逼抑取受及無祿人仍遵律文科斷至於鋤大猾釐積蠹諸國家大事皆他人所不能言亦不敢言反且以爲不足言者而公獨侃侃陳奏鋒發矢激中外屏氣嗚呼若公者豈

非其忠亮之節出於性成者歟公之以侍郎左官也人或勸公具疏自明公曰吾昨一歲四遷不以無功辭今甫一謫即以無過辨可乎人服公得大臣體其再左遷也余弟立齋時爲憲長與公同罷笑謂公曰曩固聞公之義而避之今得從公後其敢有所言公曰然哉余弟嘗言每議事與公及蔚州魏公接茵而坐三人者所見略同公議論尤以惜人才重國體爲急在部遇事有不可輒獨爲一議同官或迫之不能奪其公忠愛國無事不然所傳奏牘不過什之一二而已公諱之弼字右君幼

卷五十九

六

雜

菴其號本徵國文公裔世爲閩延平人至四世祖鳳梧公來學京師因家焉曾祖雲菴公諱英祖忠齋公諱國相考裕我公諱世奇忠齋公生三子其次曰濟寰公諱世才公之本生父也生子二人長即公次侍讀學士肯齋公諱之佐裕我公無子以公爲後其後以公貴贈其三世及本生父皆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曾祖妣張氏妣左氏本生母武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端凝穎敏絕倫順治二年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選授禮科給事中歷遷工科都給事中己丑分校禮闈得人最盛踰一年丁外

通政宗人府丞擢戶部右侍郎其明年以公事貶
官十五年補光祿少卿轉通政司右叅議明年以
左叅議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今上即位為戶部右侍郎居二年轉左甲辰充殿
試讀卷官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又明年七月拜都
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調工部尚書又二年為刑部
尚書癸丑充殿試讀卷官疏請為本生母終喪久
之丁內艱服闋補工部尚書壬戌會試總裁九月
充讀卷官明年冬解職家居凡四年康熙丁卯十

三才集卷三十九

七

子重

月以疾卒距生天啓辛酉六月享年六十有七公
事親以色養居喪盡禮與弟肯齋公友愛自延師
受室及諸居處服御皆為辦治自少至老每食未
嘗不共又能推恩以及其九族姻黨執友待以舉
火者甚眾其有宦宦之不舉者嫁娶之不備者公
皆為之扶助無所吝倦嘗買妾詢知其為士人女
也弗御而嫁之年十六讀書塾中聞鄰有哭聲以
貧甚將鬻其子公為之醵金代贖若此者在于他
人雖得其一節猶足以傳而於公之盛德固瑣屑
不能以悉書也公嘗撰述薛文清胡文定論政之

語用以自警居嘗好手輯先儒遺書刻之家塾其
所精思熟復者尤在近思錄朱子節要上蔡語錄
諸書燕寢門闌並勒箴銘蓋其淵源根柢如此故
其立身持論無造次苟且得于學問者深矣娶劉
氏先公卒 誥贈一品夫人子三人長儼刑部陝
西清吏司郎中娶袁氏繼娶吳氏次侗候補內閣
中書舍人娶張氏次价官監生出為肯齋公後娶
張氏女六人一適通政司經歷林國樑一適內黃
教諭鄧儁一適孔興濟一早卒一適興濟為繼室
一適翰林院檢討田成玉孫男三人好仁揚武兆
昌孫女三人儼等以今年十二月奉公與劉夫人
合葬于永定門外管村祖塋之北阡銘曰
在昔
世祖惇大明作公言于官審審諤諤洎乎
今皇熙治化醇公言于朝侃侃聞闔靡事不言靡
言不殫小廉大法公在朝端上殿如虎當門有蘭
一辭引去退易進難進則盡忠退亦希直國之老
成進退惟式諫草雖焚豐碑斯刻謂余之私區史
有辭

顏叅原墓誌銘

三 葬地自漢魏六朝以來爲四戰之區獨所
處多爲落英特士如夏侯孝若嵇茂齊戴安道桓
子野輩仁不乏人蓋地氣使然與今雖人才少不
如古以余所交顏君參原則誠賢矣君名知天顏
子六十六代孫其先名澄者始居毫傳至九十翁
滄州君爲君之考君好學強記博極羣書爲諸生
餽學宮江西章大力見其文曰此我大士也究心
理學題所居曰瓢菴嘯咏其中天性至孝甲申時
宇內鼎沸奉父母避亂村堡遇盜以爲孝子釋之
居喪三年哭不見齒與人交坦如也輕財好施余

三百九十二

懷園集卷九

九

連三

自庚子歲赴京兆試道由于毫知州孫君欵余于
官廨君在坐計時年六十餘矣鬢髮未蒼若四十
許人余數過瓢菴有小巷書史甚富花欄植牡
丹數本欄前畜一錦鷄余至輒置酒賦詩而去又
嘗並騎出北門渡渦水尋桐宮桑林秋風臺諸古
蹟因指邑志之訛思一訂正上下辨論其言猶昨
日也丙午春余自都門南歸又經亳州時學使者
檄試諸生君往應試未得相見已酉冬赴春官取
道毫宋未至時先遣人持尺牘報君而君前數月
死矣始余與君游君名在諸生籍中未告余以王

齒及哭君之靈見銘旌享年七十乃大驚知君已老
嗚呼君不可謂不壽而余自始交及哭君前後不過
十年若天之奪我友之速而視君不啻天折以死
者故哭君而不能不悲也君晚年刻意作詩毫之
鄰壤商丘有賈靜子徐恭士宋牧仲夏邑有陳簡
菴並與君往還君詩稍不逮數子能奮力與之相
抗撚鬚苦吟往往達曙間菴嘗三亳州老友落落
惟參原耳牧仲貽余書至以參原詩擬之高達天
其爲時所推重如是余之哭君也其子伯恩請志
壙石踰二年以狀來爲述之如此君考滄州翁諱

三百九十三

懷園集卷九

十

連三

某母某氏娶馮氏子三人長伯陞庠生早卒馮夫
人出次伯恩次伯惠俱側室出女三人生于萬曆
庚子十二月卒于康熙己酉正月銘曰

佳城兮鬱鬱白楊兮蕭蕭渦水兮屈曲崇城兮岩
崑風來兮颯爽野曠兮沈寥是幽人之長宅其永
謝夫喧囂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張公墓誌銘

公諱鵬字搏萬別號南溟姓張氏世爲丹徒人祖
考大紳祖妣王氏繼潘氏王生士梅公考也 誥
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叅議妣韋氏 誥贈恭人

治春秋舉順治十七年鄉試明年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遷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康熙十五年考選擢第一授吏科給事中居諫職凡四年章數十上一日

上顧謂輔臣張某屢有建白一無所私當與內陞故未掌印即陞光祿寺少卿前此未有也歷通政司右叅議順天府丞提調學政二十三年遷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副御史尋命巡撫山東二十五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其明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寶泉局印務進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吏部

懷園集卷九

士

左侍郎會

太皇太后升遐羣臣公疏請

聖躬節哀公捧讀

上諭嗚咽流涕曰

聖孝超邁千古矣五早喪父母賴吾祖以成立今吾祖亦已下世吾久宦兆域未卜不于此時乞假奉安先人魂魄將不可以為子孫于是亟陳情得旨許歸里營葬時二十七年六月六日也踰歲大駕南幸公迎送甫畢遂廬墓側手自封樹積勞感疾疽發于背以二十八年六月六日卒享年六

一有三公為諫官務持大節國家之事知無

不言亦未嘗毛舉細故

可察之論先是漢軍在

任遭喪不得回旗守制公抗疏請與漢人一例以敦孝治又疏請寬官役監守自盜之例依本律自是踰年不能償者得免妻孥入官流徙姦民略賣人口遠至口外請設厲禁并追江寧所買男婦五十八人還其籍軍興廣開事例有人奴竄名選籍為縣令除目已下公劾褫之他如纂會典修明史編江右通賦疏上皆施行其撫東也正已率屬不事操切于民間疾苦訪求不遺餘力初入境會濟

懷園集卷九

士

南東昌兗州三郡皆被災疏請發帑平以賑先量給以俟德音之下活人不可勝計臨清倉米徵解本色重為吏民累先是有奏請改折者不果行公疏再上始得請青齊間有小清河者源于濼水而與濟潔之水合流經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以入于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水橫決為諸邑患曲防盜決格鬪無虛日訟牒相仍公單騎按行斥豪強之占河身為田者疏請濬復故道且建石閘以備旱潦蓄洩青齊之民以為百世之利先是公以中翰典試山左至是益刺意

經育人材集諸生肄業白雪樓中親為講解月課其文高下風氣日上此皆撫東善政之尤大者甲子

上南巡回鑾公始受事迎境上

上命公陪祀闕里禮畢還蹕行宮夜漏下數刻傳

公入見奏對稱 旨翌日出 御筆臨趙孟頫書

以賜公蓋公自諫官時受知于

上最深故撫東得以展其志其居刑部戶部及吏

部皆多所建白陳義侃侃無所畏避

上方倚以大用而歸志已不可追矣公性孝友修

三百年

三百年

志先

志先

內行三世同居至今苟可以濟物見義必赴郡有

田沒于江湖民以通糧被追呼公力言於主者疏

請豁免歲蠲銀千七百餘兩米麥二千五十餘石

在都時順天府學為旗丁及居民所踏藉蕪穢不

治有司莫能制及公為提調請嚴加禁飭

上謂公實心任事 詔特褒之公丰貌俊偉慷慨

世務掀髯抵掌傾其座人喜賓客然泛愛于同年

中尤與余善憶辛酉之春有餉公介休羊羔酒者

公招余共飲時以歲饑展賑粥之期春盡當止而

四方來就食者眾余語公吾儕為此樂溝壑中乃

三餘者語未竟公立索紙筆草疏請五城粥廠宜

且勿停止其九門宜各設一廠以便疲癯老穉之

附近就食者計人日食米三合十四廠日各給米

三石日計米四十二石可日食一萬四千人約費

萬餘金即可全活萬餘人其詞甚詳懇余乃浮數

大白而起公坐以待旦疏上下廷臣議遂設九門

粥廠如公請公持論喜綜覈名實趨事赴功翰林

故事但序資遷轉以養恬退息奔競較俸之論自

公發之余不甚以為然顧嘗以此戒勉同官

天子典學稽古五品備盡職良不易何暇優游邑屋

三百年

三百年

志先

志先

為張公言是也生平所著疏稿若干卷及他詩文

若干卷號寧遠集藏于家元配凌氏 誥封恭人

子一乃馨女五其三已適人一字一未字孫一作

聖尚幼公疾革遺書與余訣謂必不起余發書大

驚未入懷袖而凶問已至矣乃馨將以某月某日

奉公葬于某縣某鄉之原使來乞銘嗚呼余何忍

不銘銘曰

今之諫官古遺直四年補衮舉厥職

帝用驟遷嘉乃績東方保釐任牧伯海岱濟河沛

恩澤遂荒大東及見繹再歷卿二躋天官整刷銓

法更不訖盡歸其鄉歌考槃寔其死矣奚以悲古
三不朽公庶幾誅德鐫功無愧辭

清故文學元遴王君墓誌銘

吾邑有高才生王之垣以文藝有聲庠序間數年
前葬其本生父文學元遴來乞余銘余未有以應
也今年冬王君之壻顧雲如走數千里來京師為
之垣申前請顧與余中表戚之垣又素遊吾門王
君行又應銘也其何辭君諱掄春字元之改字元
遴曾祖瀛洲君一恭自太倉州徙崑山為縣人祖
集虛名周緒考仲翔名雲鸞王氏故有東王西王

懷園集卷元

志

行

君曾祖以上居太倉累世貴顯蓋東王也縣中之
王從太倉分支為西王科第為繹與太倉埒惟君
一支三世為諸生未有仕者及君為諸生當有明
末造未久棄去人訝之君笑曰非公等所知也君
母弟二人季弟振春早卒仲弟捷春出後叔父霖
環考仲翔君歿君悉推產與弟弟善病罄其產又
以所居宅讓與之及弟卒人莫肯為之後者君歎
曰家貧眾所棄吾弟其為若敖氏鬼乎令仲子之
坦嗣之為之經紀其喪作嗣議一篇以明重宗祀
不計實而存名之意比君卒其宗老增城君誄之

曰迄于仲氏讓生之死方讓以產又讓以子嗚呼
古者立後之法惟重為大宗蓋以奉宗廟之祭也
其他旁支庶姓絕續無所繫死則祔祭于昭穆亦
未嘗乏祀自世以遺產為意幾于人人有後至有
爭立並建者是則貧而莫肯為後亦君子之所撫
然心傷矣君讓產于出後之弟又推其子以後之
敦本厚施是不足以風世砥俗乎增城君名瑞國
奉常麟洲之孫仕增城令于君為近屬亦所稱東
王者也配沈氏有賢德君生于明萬曆辛丑歿于
皇清壬子享年七十有二舉鄉飲大賓沈生于萬
曆戊申歿于康熙庚戌享年六十有三子二曰望
曰之垣廩膳生即後捷春者也女六俱適士族雲
如其一也孫男女十二人長孫鉉學生蓋自君高
祖副使公而後六世為諸生矣康熙庚申年十月
其子奉君夫婦之柩合葬于露區沉翔圩之新阡
後七年邑人徐 始為之誌且銘銘曰
鐘鼓樂鸞車馬載鼙不如深林以趨以棲獨行耶
隱逸耶百世之後于吾文乎是稽

荆南道叅議祖仁淵墓誌銘

君諱澤深字仁淵奉天遼陽人父大壽明大帥守

錦州十年力屈迎降

太宗皇帝禮待優厚事見國史授光祿大夫一等精奇尼哈番生六子君第五長澤潤固山額真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拉哈番次澤溥總督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次澤淳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管佐領副都統三兄皆一品光祿大夫從父兄弟多中外大官君初任佐領選授吏部驗封司員外繼管叅領旋陞文選司郎中轉湖廣右布政使因前任選司呈誤左遷江南淮海道僉事兼司權關被論免官居久之補直隸口北

三子今
懷園集卷九

志

志行

道僉事移江南蘇松常道叅議以裁缺補湖廣上荆南道叅議再被劾罷官君承父兄氣力年少通顯果於有爲所至多有勞績可紀性豪侈又耿中承愛婿生貴甚視金錢如糞土窮極被服飲食第宅皆出已意都無凡俗工書畫解音律稱賞鑒家會其所嗜倍直購之必得乃已或有所空乏即賤鬻亦不甚寶藏也書畫皆師石田翁其在蘇州時親至長洲之相城封其墓爲文以祭之且訪其後而恤焉亦自能度曲所著聲伎皆親督其藝成自言吾爲此數童子纔幾曲合拍鬚便數莖白也在

淮海時當路使人諷以已意獻之君怒曰祖五豈

教歌童媚人者其所居第爽塏軒楹闌檻皆放江南臨水亭榭芰荷蒹葭占京城之勝爲權貴者所欲君又固不肯與旣以此失當路意會上官又貪黷索賂不得遂以此再賈禍君好與老中官往還以此多讖前朝故實又樂與方外釋子遊爲啓精蘭疏泉鑿山不計勞費性善飲于酒人初無所擇但勝大斗便呼與賭勝與人交所不稱意箕踞慢罵使人不堪至其一言相契披瀝肝膽與無錫秦留仙嚴蓀友善留仙有急君解橐千金涉江贈之蓀

三子今

懷園集卷九

志

志行

友母喪君捐金爲治喪才藝之士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因留仙以交于余而君乃嚴事余嘗窺君以居官處世如此蕩棄檢押殆于不免君善余言至于拜且泣而不能盡用且用之已晚故其在荆南謹飭異于他時而已無補救矣君生平未嘗爲生產計金錢隨手略盡銀鐙北來罄典衣裘其病卒獄中也至無以爲殮嗚呼可哀也已君娶于耿山東巡撫煇女也五子長良采次良材良楫良桂良梓女五人卒年五十有三君之子某某以君之喪葬于某原銘曰

嗟嗟祖君而至于斯君之遊于士大夫間知君者恒爲君危不知者不足於君其輕心易物獲戾也宜使君弟承家世爲遊閒公子其風流跌宕豈不超然于當世之是非而乃困君以吏事雖勤且敏其奚以爲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卜君墓誌銘

往歲余佐禮部見學校弛廢人材皆窳一切制度文爲闕略未備思欲挽近時之弊以興賢育才討論禮制稍復古初佐

聖天子文治萬分之一而同志者寡獨同年涇陽

王君曰曾爲儀制司郎中其爲人清修苦節練習

九上

典故爲言某事當罷行司官某不任職吏某某舞文當罪具有條理王郎中將遷去秀水卜君由武昌知縣入爲儀制司主事清操一如王郎中屬稿皆自操筆如素習者吏畏憚不敢犯一日余同太宰陳公直內庭出日已晡過署更衣卜君猶治事不倦陳公歎曰安得此人爲吏部郎及吏部闕浙江人君當預選余與同官實推轂焉而未嘗不重惜其去也君爲吏部益有聲顧其勞悴愈甚家貧無兼裘每日五鼓趨朝日旰乃返飲食失節驟中

寒疾京師乏良醫投藥輒不效逾七旬竟不起歿之日卹舍無斗米百錢余捐兩月俸偕其親黨助之始得就殮也君歿之明年爲康熙二十九年春二月余方請告南還孤子彭年扶柩將行以志銘請因據狀志其大略俾刻而藏焉君諱陳輅字聲垓別號簡菴明洪武初始祖居嘉興之北鄉其後析縣爲秀水人曾祖大有嘉靖丁未進士起家無錫知縣歷雲南尋甸知府兄弟三人皆成進士有聲績祖曰謀清流知縣考兆龍贈文林郎妣伍太安人君早孤太安人督之嚴未冠爲博士弟子事

三

王君曰曾爲儀制司郎中其爲人清修苦節練習

九上

太安人能盡孝順治十七年舉鄉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二甲進士出身君成進士十年乃謁選得洛川縣縣爲廊延邊境正賦不滿萬金以給榆林鎮戍歲餉所徵米粟則給宜君營兵食營去縣百八十里給不以時且多所耗費侵蝕君至則如數先期給發兵將喜過望未一年滇黔叛西陲寇盜蠭起君乃練鄉勇設關險晝夜登瞭巡警邑以無事是年十二月王輔臣叛於寧羗殺經略大臣延安震動明年柳溝將李思庸定邊將朱龍俱叛州縣多失守朱龍叛兵逼洛川君親乞師宜君

營將楊某楊先以運米德君乃提兵千人與君偕來有頃賊圍城君登陴拒守而令楊出城奮擊賊夜遁去君與楊約為兄弟推牛饗士極歡乃罷是時賊多誘民縛長吏降者獨洛川人喜助君守曰我父母也太安人計至士民詣上官請留君涕泣固辭不許墨纁從事者七月及大將軍圖海撫定平涼始得請服闋補武昌縣時滇黔未平楚北軍行孔道殫心供億如洛川時以其間為民請命如免派歸巴運夫脚價二十三萬有奇免鐵稅及煙酒雜稅又蠲大兵養馬草束無協濟他郡言皆懇

三才集卷之九

主

廿四

切上官感君意悉從其議居武昌八年舉卓異擢禮部余素聞君名見除目謂王郎中曰可惜君俸當遷下主事今來助君矣君勤於簿書每一事至司即日與同官酌議具草事大小無留滯稟性淡泊勵操守一切私餽悉屏不受與人言則藹然和煦不欲立崖岸以釣名譽其於堂官極恭謹遇事不可必反覆力爭從其言乃已其待余尤厚見余與時齟齬即悄然懷隱憂余故於君之死有餘痛焉君年六十有二娶于陳陳卒不再娶子二長即彭年太學生陳出次彭頤庶于出孫男五孫女一

彭年等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展如之人云何亡祿以我迂愚致爾頻顛不見世人庸庸後福清脩矯節內省無忍秩秩儀部粲粲銓司早入晚出盡瘁於斯廉儉正直其能勿思銘爾德行子孫識之

刑部主事李用汪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予人以才果將推其餘以被之天下乎抑厄塞屯閉之以使不得用其遂已乎國家之以爵祿官人固將尊其道以利濟生人乎抑姑試之而姑已之使不免於憂患戚嗟而終於無所成乎

三才集

增補集卷之九

主

廿四

若吾友汪君季角之生也其稟於天也良厚而又嘗以其所學應有司之求連舉於禮部矣然年僅四十有九位至於郎署其施也不廣其志也未竟計其生平之所得獨其名在耳則夫名也者非夫人之所以自窮而以文詞得名者尤其所以窮之具乎以天之賦君之厚國家之知君者不可謂晚而其所以傳君者止此則意者文辭之工尤人之所不易得君之豐于此而嗇于彼非不幸也嗚呼是足以銘君也已汪氏其系新安數遷渡江為揚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父某生子五人君行第

五君之好古文辭也自其離成童時已篤志經史康熙十二年鄉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得釋去舉子業考授內閣中書年少也職閒無事益發憤讀書常攜筆研就閣中校讐或月夜循殿階行吟誦聲聞直廬為文摹王荊公得其峭潔而君之所自許也於詩尤得力始嘗出入於漢魏六朝以及唐人猶為未足以盡風雅之變乃合杜韓蘇陸四家詩為一集及宋諸家詩無不研練揣摩疲精力於斯余嘗駁之宋詩第博其旨趣足矣不足學君執其說益堅予亦不能難也然君詩自取材于經史

三百九十三
懷園集卷三十九

五

頤洪

其于宋人所見為佻巧傷雅俚率無蘊藉者君洮滌揀汰率變其體格而新之他人學之者不能及也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為辨道論是時妖人朱方旦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為人言禍福走者如鶩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復生或謂大禹再見其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于動搖萬一朝廷震怒問以妖言惑眾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感

熊公掌翰林聞之即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君為中書三年請終養在道聞母喪已復丁外艱服未闋適朝廷詔中外舉博學鴻儒薦者以公名上不果試已未舍弟起監脩明史所特薦纂修者七人君與焉君在館討論嚴密撰述最多先刑部江西司主事兼管纂修君雖好學如不及特盡心於吏事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販米南花園宿於董之貴家董殺而取之賁明日載屍車上鞭馬縱之去至劉氏門止焉其父謂劉殺其子也訴之坊吏鍛鍊成上於部君視之曰劉殺人而以車馬

三百九十四

懷園集卷三十九

五

頤洪

置諸門乎白尚書請緩獄三日自步行南城外縱所獲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直奔入其庭中則所載米囊猶存也一訊而服海戶某故克悍王氏兄弟五人與鬪懼不勝拉殺其病弟誣之罪人皆以其素克也信之君廉問鄰人既得實有二人稱親王使者來取囚曰王與夫也君曰是犯國法宜死即王與夫當啓奏二人懼而逸去時尚書符州魏公大器重君即君所定臺輒不復議雖天子亦知之屢訊其名一日出金箋命侍臣能書者書唐詩進擇其工者為屏風君書在二十四幅

選中衆且謂不日當召見改官侍從忽有以蜚語陷君者中旨問九卿皆瞞貽不知罪狀所擬坐且不測幸

天子寬仁詔下奪官而已君歸後杜門不入州府日坐其所謂十二研齋者朝課經夜課史將沛然大發之于文所作史論甚夥暇則布袍芒屨散步田野間從里老談話終不及世事然其抑齋無聊之衷遇物振觸往往見之歌詩既而悔之猶不能自禁至其所鬱而未發者人不得而知也以是竟夭其天年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君諱

三十五
懷園集卷二十九

三五

推伯

懋麟別號蛟門季用其字性剛激不能阿邑流俗人遇知已傾肝腑向之盡切磋之道孝于二親太公得君最遲及見其貴奉養至九十三云與兄叔定少同學友愛尤篤叔定流涕爲余道其臨沒口占二絕句其一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蓋君充纂修未授史職爲吏西曹非其好其齋志以沒而情見乎詞如此聞者無不悲之君所著百尺梧桐集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既死叔定又集其遺藁十餘卷藏於家配張氏子一兼女八一適

進士程文正一適胡恒期方伯存仁子也餘皆許字士族君旣歿而方伯泣吳經紀其後事問兼曾聘某氏否曰未也即流涕以少女許之兼之以狀謁予銘也僅數歲纍然衰經對余哭泣執禮如成人君之所詒庶其在此銘曰

君昔權厝在平山堂左攀文正右挹歐陽二公峩峩與爲頡頏有封若斧卜爾永藏生鬱不舒沒吐其芒魂兮其歸往來蜀岡

陳檢討誌銘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朝廷下

三百四十五

懷園集卷五

五

推伯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羽儀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春

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廷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脰脯之贄溢於堂四方之屢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庫陋纔容膝蒲簾土銍攤

書其中而觀之歎哀嘆飯沉思經籍有餘無問所從來時時匱乏困卧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舊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為後然後得就舟歸柩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啓儲夫人櫬合葬焉嗚呼余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哭君於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為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年諱維崧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興至祖諱子廷明萬曆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為時名卿所交游相議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重搢紳間中罹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遁著書自娛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逋臣遺老蔚然典型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濡目染已不墮俗下儂薄氣先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負後隨侍贈公棲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

三石十四
傳聞集卷五

圭

嘉光

為定交在中州則徧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臯主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倜儻所作歌詩隨處散洛人間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隳唐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間席上尤喜填詞與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為狂其詞多至累千餘闕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間摹擬之為文然率不如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頓挫愴有餘情庾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清素為人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不善持論及其為文則颺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為才子云母湯氏御史某女贈儒人儲儒人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殤履端今為諸生銘曰
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缺於駢詞子山清新義山爭奇超軼絕羣非髯而誰五十仕宦車無耳困翅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翁元直暨配席孺人合葬墓誌銘
具區東包山東二十餘里有山焉隔水相望世稱為東山而因目包山曰西山東山有數大姓最著

三石十四
傳聞集卷五

圭

嘉光

者翁氏君翁姓諱天浩字元直別號養齋國學生
考授縣丞性孝友無他嗜好惟僻志泉石乃擇地
于橘社之西其先人欲築園未果者營別墅焉每
遇良辰集羣從昆弟及朋舊觴詠為樂四方人士
聞而慕之亦以時拏舟過訪賓主流連盡歡題詩
歎賞而去自昔翁氏盛時其族人園林臺榭甲于
東南數十年間漸衰落矣惟此社西數畝地為翁
氏別業流水周階青山在牖不事雕飾居然林壑
之勝君曰吾先人嘗欲為之凡吾之逐逐就此者
期無隕舊業而已歲庚午余請告歸里特恩以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書局自隨避城市喧囂就君假館焉君亦惟恐余
之不往也于是晨夕數見率其子文模執經問業
卒未春余方與其兄季霖有西山探梅之約而二
月一日君以舊疾奄作終矣時年四十八余悽然
心不怡者累月也君之先諱參者明嘉靖中以禦
倭功旌其廬參之子諱籙有奇智善居積家益以
饒是為君曾祖祖諱啓陽父諱彥博豁達有才幹
及君兄弟種學樹行士林咸歸重焉元配席儒人
同里太僕少卿本楨女也先君卒年二十七君痛
孺人之賢而早世不再娶子男八人長曰文權監

生次曰文模歲貢生文楠監生皆席出君母弟雲
汭夫婦早亡以文模為其後次曰文榜文楫文樞
文樞文栩女一幼未字孫男女各五人君卒之明
年文權等將以十一月戊申合葬于山後之周灣
而以雲汭夫婦附焉君遺命也前事文權文模走
吾里持叔父季霖狀哭再拜請銘銘曰
天欲折之則如弗生雖弗永年其德克成莫釐之
下眾水所潄既安且吉維此幽墟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憺園文集卷三十

墓誌

皇清誥贈一品夫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徐氏華亭人有明相國文貞公女孫錦衣衛指揮某之女太僕寺卿王公某之冢婦贈某官某之配今戶部尚書日藻之母也兩家門閥相對望而太夫人又幼有令德故太僕求婚于錦衣許之矣太僕之令山陰也孺人張歿贈公免喪乃娶太夫人歸而不逮事其姑事舅太僕公甚有禮春秋之事致其敬且致其哀曰新婦不幸不獲奉

三百五十八

憺園集卷三十

一

巨市

祀先姑也贈公既貴遊負才名與夏考功陳黃門諸君交好數戰藝失利鬱鬱不得志寢瘵踰年而卒太僕公方官於朝負郭田不滿三頃纔給衣食太夫人從父母家假貸以為喪具既殮將殉焉水漿不入口所親勸以身為冢婦從死何如字孤乃強進溢米勺水時尚書八歲沂七歲弟湑三歲一女甫晬也文貞公當國日久錦衣承藉家門太夫人習見服御之華廬聲勢之赫奕一旦布衣疏食稱未三人篝火紡績拮据其家事而太僕公又捨賓客會明季喪亂攜諸孤往來避兵遇盜囊篋盡

傾益窘甚母子焚焚相依然勵其子讀誦益嚴居

恒戚戚未嘗見齒迨尚書以興朝順治五年戊

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吉語聞太夫人酌酒告無

負於三者泣數行下賀者在室為之沾巾他時或

訓誡子婦婢媵自述辛苦輒悲哀不自勝聞者

感動太夫人食其子之祿至參藩乃棄養歷官

所至皆有書助以盡職或在官舍則早夜諄諄

曰吾及見爾祖之矯矯風節也繩其祖武可不勉

哉尚書之奉使還里值歲凶太夫人振廩為糜以

食里之餓者里有下貧百餘家常月給斗米嫻黨

調救不俟其請而後應也仲子沂早世太夫人慘

惻內結而口絕不言居二年寢疾遂不起時尚書

方需次在家依回左右竟至於大故服除起補少

叅防河中外十有八年海登大司農乃疏請歸葬

蓋司農之在倚廬三下葬日弗從乃權厝以俟至

是卜以今年二月啟贈公之兆而合葬焉食墨其墓

在春申浦南後岡之陽太夫人生於明萬曆癸卯

五月卒於康熙癸丑八月享年七十有一初封太宜

人累贈一品太夫人子三人長日藻乙未進士累官

工戶兩部尚書今予假在籍次沂太學生先太

三百五十九

憺園集卷三十

土

巨市

媼人日一溢米雜以糠覈幸不死其兄竟以貧死
負課甚多追呼及鐵菴鐵菴亦自以負課累誤吏
索甚急恐見辱欲雉經者數四夫人與其二女陰
守伺之一日聞叩門聲急鐵菴以為吏也將自盡
夫人曰往時吏追呼不如是聲蓋察之乃與其女
從門隙窺見叩門者健兒中原人語音奔告鐵菴
鐵菴族父山愚公方為洛中監司鐵菴曰此豈洛
中叔父書至耶猶恐吏給之出也自窺之果洛中
人乃敢開門使入發書得百金且召之去以所得
百金輸官追呼稍緩乃得去其後追呼復急隸逮

三十九
鐵菴集卷三十

五

志行

鐵菴不獲腰絙若將縛夫人者夫人憤欲投水死
二女及鄰媼勸救得不死乃鬻所居值二十金盡
以輸官跳之窮鄉其地名沙堰者有顧氏傍水茅
舍三間倒壞無人居夫人欣然居之爨烟累日不
興也鐵菴去不敢復歸北走永平投其族人壬子
以永平衛籍薦京兆報者至入茅舍見其竈半沉水
底盎中僅數合儲歎息去丙辰鐵菴進士及第乃
迎夫人於京邸夫人念鐵菴未有子為之買一妾
與偕來蓋鐵菴之出走已十六年至是始得伉儷
相守云居久之以疾南歸就醫稍愈復北上三河

疾又作復南還還又稍愈丁卯二月忽嘔血數升
遂絕飲食至六月卒年五十有六鐵菴迄今尚未
有子夫人初抱措之子甫生一月者以為子既娶
而夭有子名福生夫人所命也復取株之孫甫一
歲者名之曰壽孫以告於廟而以為孫焉二女一
適太學生張夢鶴一適太學生瞿亮邦夫人先封
安人今以 恩誥贈夫人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嗚呼禦窮也歷稔以為常履豐也踰紀而遂亡其
荼苦也如此其食報也未償以敘哀也有述予之
銘也以藏

三十九

鐵菴集卷三十

六

志行

孫孺人墓誌銘

錢唐陸寅來京師閉城西蕭寺不出余私叩其所
以曰寅父隱君棄家遠遁徧求之東南不得今將
道膠萊來往海上成勞諸島間踪跡之莫有遇焉
與余泣別而去冒風濤觸颶魅號哭行求久之無
所遇而返歲丁卯與京闈薦值余主試南宮復得
之寅既成進士不自喜也踰月過余請曰寅不孝
既不獲侍養吾父而吾母孫孺人自父去後結憂
成癘歲在戊午竟捐不孝孤逝矣寅幸忝一第行
歸而謀窆焉若得夫子惠之銘則沒者無恨而家

隱君之志亦可藉以不泯余哀其意不忍辭按狀孺人姓孫氏家錢唐明嘉慶間有名都諫諱枝者其高祖也父文學公諱系康負才名與同郡吉水令陸公遊甚善文學早沒無嗣吉水長子名圻字麗京即隱君也以舊好故因求婚於孫氏孺人遂歸焉陸氏西陵名閥吉水公四子皆高才生矜尚名節縞帶之交徧於郡國而隱君尤好人倫鑒海內望之以爲君宗孺人力支中饋客之登堂修敬者流連信宿不計有三盤殮必潔而是時王姑沈太孺人與姑表孺人皆在堂兩母寬嚴異姓孺人

三才
懷園集卷三十

七

子重

事之盡得其歡心於是人皆謂陸氏有婦辛已吉水公沒未幾中原板蕩吳越間羣盜肆起隱君弟行人殉節死隱君愈鬱鬱不聊生求爲僧不得則竄身閩粵間孺人奉姑攜弱子女轉徙山村野聚盜掠所過無虛日三匿荆榛蓬頭垢面然猶修婦職甚謹歲時伏臘饋食無廢也已隱君思母歸資醫給養孺人亦安之無何莊氏大獄起株連被逮禍不測讞者拘繫其家籍產待報自督撫兩司下咸有質問孺人每對訊則涕泣哀訴誓不令夫獨寃死情辭慷慨感動左右獄當竟指庭前石曰脫

事急吾必死此先是海昌查舉人繼佐知禍萌芽具詞府縣先自列而并疏范貢士驤及隱君名緣此獄得解詔以所籍囚產賜三人直各千金隱君欲辭之度不可孺人曰今日非查孝廉不免盍舉此畀之隱君笑曰吾心也表孺人先獄未起卒隱君既除喪服而歎曰吾所以浮沉里閭幾蹈不測者以老母在故老母已歸土妻子可得行吾意耳遂瓢笠長往去不返顧孺人泣留之不得因遣僕入廬山遡大江上武當遍訪諸名山古刹至輒後之會湖南亂起僕遽返而孺人亦病矣孺人雖

三才
懷園集卷三十

八

子重

爲名家婦陸氏仕宦素貧遭國家之難奔迸流離殆無寧日初依親河渚其從弟治亦高士也走百里訊之曲簿爲門顧視小兒女然饘粥不繼微問曰姊亦有所憾乎曰惟恐不能成君子之志亦何憾耶蓋不忍其去而又欲隱忍以遂其節者孺人之用心良苦而其所遭亦可悲也已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年六十有七子四繁祉邑諸生之前沒次寅戌辰進士次超天皆孺人出次繁葛出後伯氏側室徐出女四人三適士族一殤孫一望孫孫女一繁葛幼嘗危病孺人懷抱與俱卧起者累月

沒前數日猶屬寅善撫之而召繁葛語之曰以兄
為師無墮父業可也事嫠母金生死盡誠孝如子
職課寅力學而不見其成命也夫銘曰

襄陽妻子鹿車鄉里臯橋廡下尚平嫁娶彼逃有
托云胡不樂豈如夫子穢濁人間暫遊萬里潁水
箕山我心悲止曷云歸止雖則孔悲其心不違有
義與名孰為是非一抔者土鬱鬱翠微華表之鶴
倘復來耶

王子和元配李氏墓誌銘

海豐王子和既喪其嘉耦乃為之述其行略乞銘

三百三十三
懷園集卷三十

九

志行

於其先人少宰公之門下士崑山徐乾學曰余少
遭閔凶三歲而先夫人見背甫成立而先少宰捐
賓客余體孱弱善病又性拙不耐周旋人所恃以
勉強支吾不至忽墜前人之緒者獨以吾妻李賢
且才實右相之也今又不幸棄余而即世矣吾妻
蓋亦幼而失母外舅鄴園公憐之始至余家事先
公夫人甚謹躬親勞勩以祇婦職先公謂夫人曰
婦賢又無母也宜女視之及先公之歿于京邸無
子姓之助比載喪還里啟先夫人兆合葬於西郊
凡附身附棺之物疎數有節豐約有程皆李佐吾以

勿之有悔糲醪脯腊不匱于藏箴管線續不去于
身而滋味淡泊衣裳澣漱怡怡然能使余忘其貧
且病也姑息之愛不以施於其子嚴聲厲色不以
及于其使令而嘉賓賢士之不鄙而相過從者曾
未闕歡燕贈問之儀也自年十六歸于余今十八
改歲矣於家未得享一日之逸于夫未得待一命
之榮于子未得受一日之養有父老矣勞于王事
捍封疆于二千里之外其生也不見數年於茲其
死也不得視其含窆而長已矣噫可悲也乾學昔
者嘗聞孺人之孝於少宰夫子矣乾學受知夫子

三百三十四

懷園集卷三十

十

志行

最深閒居侍坐語及家事曰冢婦李順視尊章猶
已親也且自婦來而家事益治今子和之言為不
虛美矣是宜銘也孺人李氏武定州人今總督浙
江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鄴園公之女嫁
海豐王氏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冰壺公
之冢婦正三品蔭生候補七品京職王爾梅之妻
子和者爾梅字也孺人以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已
酉卒距其生之歲三十有四年生男子子四人重
光重熙重輝殤者一人女子子三人殤者一人以
其卒之年十二月丁酉葬于王氏先墓之次銘曰

夏官惟父少宰惟舅媛李行淑嬪王德茂違侈去
矜盥漱箕帚嘉耦曰妃字子能母壽止一四胡不
永久悼內有述尚圖不朽泐之銘詩以慰吾友

王母邵氏墓誌銘

錢唐王生丹林貢入太學以績學力行名諸生中
余始在禮部例當磨勘天下貢士卷見生文心賞
之既而介其宗人原來見恂恂乎質有其文也三
何以母喪奔歸余往唁之生哭踊甚戚稽顙而後
言曰丹林三年于茲念母每欲告歸省母數馳書
諭止冀丹林親師取友以有成也丹林乃不敢復

三才集卷三十

士

子重

言歸矣何圖吾母之遽至于是也余聞其言而哀
之生既歸移書于原曰昔年爲先君子營宅兆不
契于龜穿壙及泉今改卜于先塋之右而以吾母
祔窆有日矣私心痛念不孝違親遠遊即於大故
罪不可贖欲乞崑山先生銘墓中石以不朽死者
即丹林旦暮死藉以瞑目子甚知我其代爲請倘
憐而賜我乎原又言曰母姚江著姓考雲橋公有
三女而皆賢母其季也逮事舅姑以孝聞事夫子
以順聞夫病侍姑疾如子夫死喪其舅如姑姑有
愛女早寡迎養於家撫孤甥如子撫庶子如已出

於婦德蓋已備也於原有諸母之道知之也稔其
可徵乃爲之銘

太原賢母邵爰出嬪吉生氏甫十七越州于產錢
唐卒戊辰之臘十一日距生壬戌八月廿六十七
年中壽陟三子庶董出厥一伯臣仲章克自立季
也經明充庭實挾策成均學有級庭堦堂序容與
入騎馬朝出捧書泣跪奔冰血肌坼副母踰四十
喪其匹厝壤啟封不食墨改築新宮先壙側已已
夏午即其室母行應銘備婦德銘以掩幽貞石刻

陳母馮安人墓誌銘

三才集卷三十

子重

士

子重

往者吳檢討志伊無恙時常示余以其所爲同里
陳仲雲先生墓誌銘曰先生有能詩文聲於崇禎
壬午癸未間一時名士共相推挽交遊幾遍海內
自甲申後絕意功名事父母以孝聞與人交有恩
義於誌可徵也有軼事爲公道之仲雲頭白乃執
親喪擗踊哭泣如孺子也吾郡喪車出城門門卒
橫索錢必厭所欲乃已見仲雲年已老夫婦毀瘠
徒跣哀號感歎爲之揮涕與之錢不受且助執紼
以行閩中子女爲俘口渡江先生倡義贖之其家
頗以姓氏踪跡先生里居先生曰君誤耶此間無

此人也誌由以遺二事弗書為憾余意中因有仲
雯先生其人其後於一統志館與澹人高學士緒
閱天下郡邑所上志書見仲雯姓名於孝義傳因
以前言徵之學士學士曰是其子吾姻也吾知之
匪直仲雯廼其夫人實有齊德以偕隱凡仲雯之
定省于二親之所者進盟授巾布席視其縣衾斂
簞五十餘年與夫人俱至其傾囊竭篋以賙球人
于厄者夫人鬻簪珥之佐也他日西泠諸名士繫
槃之會仲雯狎主齊盟夫人為賦鄭之鷄鳴焉此
可以見古之君子自身刑家之效而亦正乎內者

懷園集卷三十

主

子重

之相成就然也會其子季方述其母夫人之行來
乞銘因敘之曰夫人姓馮氏父處士諱某某縣人
年十六歸陳氏奉養舅姑盡婦道夫婦相勸以為
善至老不倦生男子子四人景方上虞縣生員季
方吏部候選從六品職幼方國子監生彥方候選
州同知女子子一人孫六人女孫三人其婚嫁皆
名族初澹人學士為其長子擇配欲得有名德者
之家莫如陳者而兩家又皆自越徙杭也故季方
之女今適高氏先是景方幼方皆早世仲雯不勝
其哀以歿既而少子彥方亦不祿丙寅秋夫人使

季方送女于京師明年春禮成未還而夫人以夏
六月卒于家距仲雯之卒八年矣享年七十有二
某年月日合於仲雯之兆銘曰

或野于耨或廡于春厥助惟賢中饋虔恭瀉水卿
耀馮城氏封潛德克配曷不肅雖有嚴內位恒物
率從言施其社必允其宗里人刻石視昔仲弓我
紀婦順貽美煒彤

寶太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李氏柘城人嫁同縣寶氏封翰林庶吉士
大任之妻庶吉士克勤之母生四男四女克勤之

三子

懷園集卷三十

古

子重

弟曰振起甲子武科舉人曰克恭曰克讓有孫六
人曰容端容恂容肅容莊容遂容順女孫五人孺
人年五十有四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己酉卒於
京師始孺人在家有女德既嬪于寶逮事王姑李
夫人君姑姚夫人王姑年已老孺人佐其姑奉侍
能得歡心既歿而佐治喪具盡禮哭泣盡哀姑甚
賢之曰吾所以無悔於事先姑者以有此婦也既
而寢疾病醫言不可治孺人夜半焚香告天籲增
其姑壽一紀願刲股以和藥劑倦而假寐若有神
撼之曰起起是其時已孺人驚起即引刀刲股下

肉一鑿投湯液中刀無縷血濡創亦自合其姑不知也飲之病良已其後果十二年乃卒縣令上其事中丞爲旌其門孺人知書通孝經內則教其子皆自爲之授章句長而具資糧使遊學四方故克勤數過睢陽湯先生嵩陽耿先生同居講論得執友之益克勤旣官翰林迎其父母養京師孺人以素有疾弗果行今年秋始夫婦偕來就養邸舍未幾疾復作踰三月遂不起克勤將扶柩還里衰麻哭踊執其父封公之狀介同年生王原以請誌墓之文於余余於昨歲禮闈得克勤固以其言渾樸

不憺園集卷三十

五

廿五

有經術似質行之士已而果然今按狀蓋亦其母德有以成就之也銘曰

嗚呼孝婦李孺人之墓百歲之後與其君子同之寵章有加可改題也純行無加視此碑也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兵部郎中加二級卜公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卜公既葬之三年其孤福保傅爾齊等以余知公涕泣請書其事於墓道之石余誼無容辭按狀公姓克爾德氏諱卜書庫父曰莽古代先世科爾沁人後徙烏刺

太祖高皇帝龍興莽公率先慕義來歸

帝嘉其誠賜田給復遂家于盛京生子即公也

三十三

不憺園集卷三十一

一

惠先

公貴贈祖若父如其官祖母索察喇氏母張佳氏皆贈夫人公生八歲失怙無期功強近之親皆援託公能朝夕詣塾師讀書不倦及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年十五克官學諸生試輒高等順治三年春授刑部筆帖式哈番明年進他亦哈哈番諸條例明聽斷人罕能及十一年擢通政使司副理事官時閩寇猖獗攻陷城邑據關安鎮烏龍江諸所簡親王率師討之公畧參領鼓勵部曲奮勇先登簿上其功居優等十五年世祖章皇帝特計羣吏以公爲最給予誥命蓋

其數也一六年改置理事官為左參議仍以公居之明年大軍收雲南明裔永明王出奔緬甸居阿瓦城公署參領從公父興阿率師窮追獲之以歸緬甸地瀕西海山川阻深所過皆箐林絕壁綠崖上下軍士困饑渴觸瘴癘者甚眾踰年始至其地是役也公之功最著康熙五年

上念公前在刑部能平反疑獄仍命為郎中掌廣西司印故事滿郎中秩正三品公自始仕至是凡五遷稔知文致之害每遇大獄必戒寮吏毋以私徇由是廷中益稱平歲餘調兵部屢掌武庫武選

言

三
三
三

二

息

職方印當是時三逆叛亂軍機秘密檄奏劾午公身任勤勞殫心籌畫每留署不歸十四年摧稅天津力革諸弊公素有知人明時總兵官趙良棟在鎮公察其才亟稱之後果有功 康親王既平閩省而漳泉海寇猶未靖飛章請益兵十七年公以夸蘭大赴行閒時海澄猶為賊據廈門金門諸島及鼇頭盤圍諸海口支黨蟠互將軍賴塔檄公率四鎮兵分道擊之公先登陷陣宣布

朝廷威德剿撫並施賊敗走沿海悉平既而遊氛西走潮之南澳惠之達濠往往屯聚公又從大將

軍追殲之粵西餘賊劉國柱等擁眾萬餘潰奔廣東之清遠聚于羅子岡公提兵剪滅在軍中凡六載勤勞備至名聞閩粵二十二年夏班師以積勞行至南昌卒同行大臣皆為隕涕三軍痛哭至失聲公事母三十餘年曲盡色養雖午夜自公歸必躬候寒燠定省不懈喪葬一準于禮教子有家法命讀書以承先志生平謙謹篤實秉心恪慎遇事當機立斷應大疑大難倉卒若素定者方以大用期公而公逝矣公生于天聰四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享年五十有四配牛祐祿氏封夫人子四長

三

三
三
三

三

志

福保文林郎雲貴總督衙門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次傳爾齊文林郎太常寺贊禮郎次布爾彩次朱蘭布俱監生女三長適二等阿達哈哈番穆爾嘉次適工部右侍郎金世鑑次適內閣侍讀趙瑛孫三達喇錫監生福保出帕帕爾彩出法復禮爾齊出俱幼公于卒之年八月葬朝陽門外紅門村之東原爰為銘曰

奕奕卜公文武資躋籍閩海凌滇池葉榆窮塞黑水湄烏道百折天一絲提戈騰踐等剏施取彼餘孽彌刈之母俾遺蔓蕃而滋公昔通籍官法司民

誥封通奉大夫前侍衛兼管參領事石公

神道碑

誥封通奉大夫前侍衛兼管參領事關紫石公之葬也宛平公既爲之誌銘而其仲子司農少卿復請余文以揭諸其封曰誌納之幽宅於禮墓道得有碑所以彰著先人之休德者先生其爲之辭其意摯弗能謝也公諱綽里慢字曰關紫其先本蘇

憶園集卷三十一

咄

志行

萬人姓瓜爾佳氏高祖卜哈明成化間入覲授建
州左衛都指揮僉事曾祖阿爾松噶嘉靖朝入貢
襲父官至萬曆間公之祖石翰避仇廣寧家焉因
姓石氏有子三人曰國柱曰天柱曰廷柱我

太祖高皇帝之兵臨廣寧也天柱首先出迎國柱
廷柱以城獻

太祖高皇帝嘉焉賜廷柱所御名馬自是所至征討皆從累立戰功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鎮海大將軍都統一等伯實生公兄弟七人而公爲之長公以功臣子年十四即以佐領隨

太宗文皇帝經畧中原及王師入關西定秦晉南平吳楚公皆有勲藏于冊府已而充侍衛事世祖章皇帝以愼密敬勤承寵最篤晉秩參領事

今上訓討軍實以備戎伍不敢暇逸蓋先後四十年間歷事三朝靡有闕失以此人望歸焉太保公初娶何夫人生公其後

文皇帝復以趙夫人賜之何夫人恒居別第既歿而別爲域兆在通州之長營故公之葬從焉以慰其母實遵公志也太保公以佐命勲賜田宅世職

大德園集卷三十一

五

四庫

累官祿入甚厚僮僕數百悉推以與諸弟論者難之其自比于漢之丁鴻薛包蓋公本以武達而醇謹質行以裊其躬以教其後人必依於古之史傳所稱其素所嚮慕然也娶李氏誥贈淑人父諱某官西安將軍李氏遼左世家淑人生有女德事兩姑間克盡道享年六十前公三年卒公卒以康熙戊辰距生之年天命癸亥六十有六葬以明年正月癸酉李淑人祔子四人曰文晟廣東潮州府知府曰文桂丙辰進士官內閣學士擢總督倉場戶部侍郎請余文者也曰文彬廣西桂林府同知曰

文楸內廷供事官女五人孫七人孫女三人銘曰
石氏內徙于今三世高曾以上思皇克生原茶水
芑本根滋大自少保公開國承家七子惟一早世
其六皆貴今公之子四人又皆貴兄弟羣從列爵
五等姻連 帝室朱輪華轂甲第相望家門之盛
時謂無雙而孝友忠順不驕不溢侍郎用儒學侍
帷幄有年遂參與密勿初少保自以身本滿州
願同滿州精兵効力

文皇帝命為精兵額真後又 命為總領漢軍都
統於時漢軍八旗皆統焉迄今四十餘年本旗都
統屢更矣然無以易石氏者皆異數也侍郎在內
閣時與其諸父內大臣和碩額駙自陳家世

上命還籍蘇萬不復繫于漢軍其寵異石氏可謂
至矣去年秋扈從羽獵還拜黃羊野豕之賜公曰
吾父子其何敢專君之惠其熟而薦之于廟徵賓
客以餞之自古人臣蒙優渥而致其謙恭者于公
父子見之矣其保世亢宗豈可量也豐碑爰樹以
張余文尚其垂于永永焉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刺君神道碑
文

侍衛納喇君容若之既葬太傅公復泣而謂余曰
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幽矣余猶懼吾子之名
傳之弗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然非君無與
屬者余固辭不可在昔蔡中郎為人作志銘復為
之廟碑者不一而足韓退之於王常侍弘中厚也
既志其墓又為其隧道之碑情至無已也況余於
容若師弟誼尤篤是於法為得碑於古為無戾乃
更撰次其辭以復於太傅惟納喇氏舊著姓為金
三一一姓之一望載圖史代產英雋君始祖諱星
穆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二百餘年中國所謂北
關者也數傳至高祖考諱養汲曾祖考諱金台
什曾祖考女弟作嬪

太祖高皇帝實生

太宗文皇帝而葉赫附中國當國家之興東事方
殷甘與俱燼

太宗憫焉乃厚植我宗俾續其世祀以及其次子
諱倪迓韓者則太傅之父而君之祖考也太傅娶
覺羅氏一品夫人生君于京師鍾靈儲祉既豐且
固君自齠齔性異恒兒背諷經史常若夙習十七
補諸生貢太學有聲十八登賢書十九舉禮部試

越三年

廷對數事析理諳熟出老宿儒上結字端勁合古法諸公嗟歎

天子用嘉成二甲進士未幾授以三等侍衛之職蓋欲置諸左右成就其器而用之而

上所巡幸南北數千里外登岱幸魯君常佩刀韃隨從虔恭祇栗每導行在

上前騎前却視恒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不避艱險退縮

上心憐之其前後賚予重疊視他侍衛特過渥已

進一等侍衛值 萬壽節

上親御筆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後月餘令賦詩獻又令譯 御製松賦皆稱善久之然君自以蒙

恩侍從無所展效輒欲得一官自試會

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為君喜忽以去年五月晦得寒疾卒卒之日人皆哀君而又以才不竟用

死為君深惜云君自少無子弟過天性孝友黎明起趨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朝退復然友愛二幼弟

與之嬉遊同其嗜好怡怡庭闈間日以至夜暇則埽地讀書執友四五人考訂經史談說古今吟咏

繼作精工樂府時謂遠軼秦柳所刻飲水側帽詞

傳寫遍於村校郵壁海內文士競所摹倣然君不以物意客求上謁非其願交屏不肯一見尤不喜

接軟熟人所相知必款款吐心腑倒困囊與為酬酢不厭或問以世事則不荅閒雜以他語人謂其

慎密不知其襟懷雅曠固如是也當君始得疾上命醫數輩來及卒

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君有文武才每從

獵射鳥獸必命中卒有成功於西方亦不為無所表見沒時年僅三十一余既序而又系之以辭曰

綿綿祚氏著于上京巍巍封國葉赫是營惟葉赫之祀施于孫子既絕復完

天子之恩篤生相國補袞是職蓄久而豐發為文章宜其黼黻為

帝衣裳

帝謂汝才爰寘左右出入陪從刀韃筆彊匪朝夕自

天子所亦文亦武唯天子是使生於膏腴不有厥家被服儒士古也吾

徒何才之盛而德之靜我勒其封誰曰不永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之葬在某原有司以

天子命襲其事於是 諭祭有碑而太宰澤州陳

公爲之誌銘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徐乾學

復刻其墓碑曰蔚州魏氏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

從軍有功以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世襲大

同衛指揮使其後支子遷蔚州累代隱居行義有

諱宦者爲儒官尤爲鄉里所推公之祖考諱九經

考諱卿爲新城主簿皆贈如公官祖妣劉氏妣蔣

氏李氏皆贈夫人公李出也公諱象樞字環溪又

號庸齋少讀書日誦數千言嚴重無子弟之過壬

午舉于鄉偕計吏入都既至聞新城病奔歸遂遭

大故時寇氛方熾士大夫爲所得輒被汙公艱難

喪紀奉毋竄匿山谷得免

世祖皇帝龍興遼水入關定鼎丙戌開科公中進

士選庶吉士館試賦詩有云上溯羲與軒而及瀛

洛澤慷慨天人期區區非所畫館師重之明年改

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

中時

世祖皇帝初親政公所條奏彈劾凡二十餘上最
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詞逼輔臣大略言

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想望治平非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盡啓沃之忠

儻遠有所幸亦宜諫止 鑾輿以副保傅之責人

謂公獲罪且不測卒奉 俞旨又因災變陳言則

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語侵權貴尤亟下

部院科道議之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

公與諸臣抗爭是非在廷爲之側目卒無以折公

也已丑分校禮闈陞吏科都給事中會大計鎖廳

三晉書

卷三十一

士

廿世

閱冊令兵馬司晝夜周廬巡徼一時凜凜復上四

疏皆言計典其一以爲糾拾之舊制當復而言官

不宜反坐疏下所司確議遂著爲令又言言官進

言不實第宜以考功法處分不可加以罪譴閱敢

言之氣督撫會推宜核事實勿徇虛名又恭陳四

款以佐

聖主勤民大政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之大端

皆報可會溧陽得罪坐言官不先事發六科之長

皆斥公隨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陞光祿寺丞己

亥得請終養家居講求理學以躬行實踐深造自

得爲宗丁李夫人憂喪葬悉準古禮壬子服除益都馮公方入閣特疏薦公清能矯俗才堪辦事

上即召公公以疾辭再召乃趨朝有旨以御史用八月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內陞京卿仍管御史事公方嚴爲中外所憚四方餽遺無至門者公自先朝告歸十餘年起自田間入見

今上出謂所知曰堯舜繼世臣敢不盡其愚忠其所言大要以謂方今俗尚奢靡人鮮廉讓實政治之所宜先要以制度數核名實杜欺罔定民志盡臣職

三言
卷三十一

主

廿世

上皆以公言爲是是歲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拜順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侍郎一歲五遷在戶部方西南用兵有籌餉三疏其略以爲杜浮冒防侵漁清賦稅生財足食之正經也

上因命公同侍郎班公廸清查部庫八閱月而事竣

上嘉悅之戊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曰憲府任重非僅言責勉爲

皇上風勵百司使大法小廉足我願矣首疏申明

憲綱十事言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

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特旨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龍其復其官劾貪酷知州曹廷俞置諸法中外肅然九月與侍郎孫公光祀學士陳公廷敬磨勘順天試卷因條陳科場八弊嚴立關防之法復條學政十弊舉學臣賢者勞之辨卻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士論快之己未春二月內殿奏對畢

上命翰林張英高士奇捧御書唐詩一卷清慎

三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主

孫洪

勤格物大字各一幅賜公曰

上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奏事剴切詳明不負職掌故有此賜他日賜紫貂披領

其明年暫著明年別製爲卿換之公掌憲未滿歲有刑部尚書之命上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有旰食焦勞于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臣職

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漢臣汲黯自請爲中

郎補過拾遺臣亦請辭司寇留御史臺

上可其奏遂加刑部尚書留任總憲于是方上疏糾參司官劉源溺職撫臣某即日京師地大震公與副都御史施公維翰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其職地爲之不寧臣不能肅風紀以脩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即召公入 內殿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是時用事大臣爲之股栗然公之語近侍皆莫得聞施公迎于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公與施宿署中語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極而大臣

三百五

懷園集卷三十一

古

初

之家日益富饒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司朘削百姓督撫司道轉餽送在京大臣以天地有限物力民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橐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涌之異又會推選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無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罔利等威蕩然貴賤倒置皆爲可憂施公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燭照何待吾言吾儕負國萬死不足塞辜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于是朝士或

謂出于公造膝所請公之密友與子弟究不知公所陳何語也公常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郝中丞浴起于徒所公所舉也其遵 諭舉廉一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

上次第皆用之庚申復補刑部尚書公持論以爲司寇執法之官也書言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言茲用不犯于有司犯者固不可以宥而法固不可以骫也論者乃爲以縱姦爲寬大非所敢知若乃法外之矜全乃

主上如天之德亦非臣下之所可市恩也公立心

三

懷園集卷三十一

主

子重

仁恕獨當官而行其言之嚴正如此辛酉扈從謁孝陵一慟幾絕賦詩至哀明年奉 命同少宰科公爾坤巡察畿輔公以 特典祇畏夙夜單騎案行墨吏豪家聞風斂縮爲除泰甚者若而人還報甚當

上意公老年馳驅登頓所至案牘填委積勞成疾一日

上見其羸瘦垂問 賜以參膏一器人參二斤公逾感激疾甚欲引去而口不忍言也甲子春奏事乾清門暈踣於地扶歸即日疏乞骸骨

上慰留乃復力疾視事子弟勸即舍少休公曰吾就逸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具疏再請

上惜其去以詞甚迫許之令馳驛還里論以三觀乃行始入賜以御厨珍饌令內臣視公食多少再入賜茶再入賜御筆寒松堂匾額古北口詩公歸因自號寒松老人云去國之日公卿祖餞相與感歎以爲公清勁之節始終不撓固不愧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亦可謂至矣公官至尚書門庭蕭寂

三十八 脩園集卷三十一

未

子重

度閣有書數百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綸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歸後四年乃卒於家丁卯七月晦日也壽七十有一

天子覽遺疏爲之震悼典禮有加親定謚曰敏果生平所著書甚多晚皆刪去存十之三合以奏議若干卷名曰寒松堂全集元配李氏誥封夫人側室劉氏樊氏子四人學誠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謚邑諸生學訥尚幼女三人銘曰

嗚呼魏公躬行君子本朝以來謬謬一士彼其

囁嚅所畏一死公之盡言亦少戇矣實惟中孚非以掠美公忤于人人諒公只寒松晚節徜徉田里秀才家風尚書門第非余頌公公自云爾

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於某原明年以官世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聞者備書銘之石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順治五年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常宴坐讀書

三十九

脩園集卷三十一

未

志行

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議脩明史上言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詫其言疏上夜半傳旨召至南苑人皆爲公懼然世祖皇帝顧與溫語移時不以爲罪也乙未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漢中經略兵屯湖南關中征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之境外無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

萬人坐食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強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兩騎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鐵以行公潛遣人僦車二千而令民匿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僦車盡界我錢乎公曰固善顧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輛即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留者因設程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

懷園集卷三十一

志行

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洛陽留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爲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棄爲餓殍公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即發倉穀與兵約今歲無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若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齎宿糧從鄉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

者見公輒縮胸不得發常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失戀其樹時人以比之甘棠云轉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爲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誠令固守毋妄動玉廷所向與兵遇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爲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抵牾而終釋

言

懷園集卷三十一

志行

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攜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公病甚即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予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爲恭人建祠于所居西偏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展拜獻欸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

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為志學會講求
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
者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
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
補翰林院侍講同纂脩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
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壬戌充明史總裁次年命直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公每日晨輒正襟端坐潛
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
月會江寧巡撫缺

上命公往陞辭 諭以朕非忍出卿于外顧江南
風俗奢靡訟獄無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撫之冀
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以行
又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復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
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 駕止
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
清公扈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 旨令還歸署蘇

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即呈誤去以故皆不
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
帑繫者累繫公至則進州縣吏盡斥其所為且曰
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不吝薦引即不能以考覈
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
妾子對簿勘產反蹈若所為皆頓首涕泣曰公活
我又誠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魏金皆指天自誓
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決蠹役行保
甲革鹽商羨費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

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府將軍下皆轉相
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
去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陞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為政先謀寬民力
興教化培植根本為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
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
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曆朝
所加九釐餉聞有災傷弊政不問 廷議可否疏
立拜發亦特

上之知其誠惻故見事無不為所告無不盡也初

至報離寧沐陽邳州災

上為之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永蠲前二年賦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餘萬嗚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非所為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法為未盡乃發常平倉粟及可將軍提鎮推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江西湖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吾君愛民必候 旨往

三才集卷三十一

主

雜

糴民不溝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誡之曰若至極言淮揚饑狀米斗一金令遠近聞之糴財及半運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百錢而已後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請報湖蕩蓮茭公駁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茭或不時熟一報部即為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禁遊冶驅優伶娼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者無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射利誕妄士女怵於禍

福奔走如鶩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遂絕吳縣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出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自稱鬻身親王府詬罵索金錢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國初得隆武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若主乎追劄燔之斃之杖下廣立義倉社學聚民講孝經小學月吉讀

三才集

不惟園集卷三十一

主

巨

公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蓋公之學主於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當拳拳服膺京邸與陸靈壽龍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趨唯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于民夏從質肆中易學帳自蔽春野齋生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

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府祖進朝有惠政嘗落職公疏留之進朝製衣韉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自服之舊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征權要以部費爲名前後索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爲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索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霽顏色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爲親民官

三十八
三
儋園集卷三十一

主

巨甫

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爲善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爲峭刻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煩必躬親裁決凡行過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遺忘命左右取原案繙閱虛公探索以求至當屬吏人人感服不爲苟且塗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未竟會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

東宮直講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廷議居久之命與吏部尚書達哈塔日侍皇太子所爲者以爲形已之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吳人欲攀轅留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爲爾蠲除忌者以公市恩百姓談議時政又准揚開濬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衆欲停工公獨不可或勸公姑從衆論俟大臣入報

三
儋園集卷三十一

主

真光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大臣歸匿其辭不奏及公陛見

上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目公亦以久勞簿領精耗神疲殿幄起居動見挾摘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寬仁曲全僅鑄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自惟奉職無狀久留不可闔門屏營席藁待罪每宣旨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憫然爲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而病不可爲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間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感風寒歸遂大困臨歿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可達天德若襲取于外終為鄉愿無益也復以聖恩未報毋養未終為言挽子溥手指畫草遺疏謝

上遂瞑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賜奠茶酒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公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之學問平時見為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馭下凜

言五十四

情園集卷三十一

主

志九

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吳時蘇有高士徐枋居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高之其間 召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斂錢謀叩關不得則老幼提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死矣人謂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為道德發之而為事業而人尤惜其用之猶未盡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

厦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為事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二卷詩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人子四人溥濬沆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百戶孫襲千戶其諱庠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諸生三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為國器性耽典籍弱不戲學播仁種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衍溢留虔南華山高高貢水深崑樓子舍矢不出再返

三百十

情園集卷三十一

主

達三

玉堂詎意必掌

帝絲綸預機密

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蒸俗熙吏恪虔

帝曰汝婦司冑教彼夫已氏豈同調域含狙伺術已巧事有變遷理則那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嗟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待贈禮

部右侍郎顧先生神道碑銘

吾鄉封學士雪媚顧先生之卒也與其母太夫人

同日太夫人病先生焦憂盡悴比疾革方夜鄉晨去冠扱衽徒跣哭不絕聲及視含斂交手哭聲漸微謂家人曰吾殆將死矣復號慟遂絕於平先生固死於毀也禮曰毀不危身又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古者不以死傷生故諄諄乎言之先生年近七十節損哀踊以禮自制宜也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跂而及焉先生之賢母乃過於禮與余謂從來忠臣孝子當其至性感發捐軀絕命而不顧非有所彊勉而爲之發於中心行乎不得不

三百九十四

懷園集卷三十一

主

達三

然如是而已矣今人不講於喪禮也久矣庶見素冠庶見素韠詩人譏之其在今吾吳俗爲尤甚君子風世厲俗寧爲過毋爲不及爾矣矧過非聖人所禁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魯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秋九月子野卒傳曰毀也夫子書之有美辭焉此其徵矣子臯之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斯亦禮之過者君子以爲難曾子責子夏之喪明以喪親無聞爲其罪使子夏喪其親而喪其明也曾子不之罪可知矣執親之喪創鉅痛深

死則死爾惡乎禁諸先生與余少同學相知爲深其後侍郎貴與余同朝又相善也比葬侍郎以墓上之石請銘余作而歎曰先生非僅行事應銘即其死固宜書而揭之爲世矜式也其何辭先生諱天朗字開一號雪嶺世爲吳人明初有以軍功官錦衣千戶者居北平先生祖應奎生三子季曰純明猶襲錦衣職入國朝封昭毅將軍爲順天人是爲北宗仲曰諱明太學生仍居吳是爲南宗先生考也太學娶某氏即先生母太夫人也生二子先生爲伯甫童少則見端序長彌謹重目不左右

三百九十五

懷園集卷三十一

主

子重

顧爲邑庠生曹試輒拔萃名聲垂延順治丙戌試棘院長洲令田君得卷首薦以爲當元與某推官爭不得遂忿然作色曰寧已之乃落副榜既而田亦自悔自此蹭蹬益無所遇庚子至京師選入官學教習勳舊子弟已酉復試北闈儕流皆先後掇第視同試皆邈然少年先生益不自得會長子侍郎領薦愴然曰吾乃今可以休矣蓋自先生爲諸生至是凡十踏舉場丁酉癸卯闈藝俱呈薦卒被格主司先生自幼績學工文辭務自刻削立節槩一時名人魁士皆詣門請交揭德振華爲流輩慕

尚余兄弟與吳中名士少日爲文酒之會先生皆與焉然先生器局凝重不妄交游獨與余輩三數人尤相結先生篤於內行羣從子姓勸飭指誨竭盡誠款家門雍穆雖僕隸下人居恒不加訶叱迨侍郎累踐華要臻卿貳杜門甘澹素不異舊常不涉非分纖芥宦吳者輒歎先生家範之謹三舉鄉飲大賓所編集有易春秋三禮諸說所有詩文集各如千卷藏於家初封翰林院編脩晉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脩撰晉封翰林院侍讀學士生以天啓四年甲子歿于康熙二十九年

三才集卷三十一

手

子重

庚午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某阡配陶氏初封安人晉封宜人子五沂癸丑進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沆例監生溥戊午副榜貢生官學教習宏庠生澧幼孫四楷仁丁卯順天舉人植義太學生侍郎出乘智溥出枋讓宏出曾孫一文煥楷仁出女三孫女五曾孫女三先是侍郎與余同僚直數言我親老欲乞假省覲先生家書屢止之以爲幸年未耄侍堂上無恙不宜廢公顧私辜重眷余之請告也侍郎過余曰一月後請急歸矣余出國門侍郎先與諸公集餞郊外塗遇侍郎自都亭

入方以祖母訃趨還邸中余遣人唁之則曰吾憂我父至性不勝喪也明日而先生訃亦至矣一時議禮者謂侍郎應否承重余考賀循喪服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虞喜則云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爲苟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由此推之受重者服亦重賀循之言爲未審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制祖母承重與祖同太夫人捐養既小斂未成服而先生卒侍郎以適孫爲祖母後其何能不重侍郎熟習掌故其居廬也有事于太夫人几筵曰承重孫有事于先生曰孤子合禮意矣銘曰

百金

三才集卷三十一

主

志行

目公和光而獨揭揭謂已介特而不劇割罔嫌於嗇罔盈於豐削類砥光不繫其逢禮廢權制淪胥日流曾不禽若蹢躅啁啾雞斯徒跣隕於一哀疇顧有涯弗申無涯性至行難人苟欲繩曷考聖謨載徵斯銘

太常寺少卿高君神道碑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辛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高君卒于位九月君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祔葬松江府城南五十里之張堰贈通政先府君之兆孤騫具狀請為隧道之文君嘗問業於余余為一統志總裁官實舉君共事余不得辭為詮次其始終序曰君諱層雲字二鮑號謨苑晚更號菰邨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既遷華亭四傳至贈翰林院檢討諱年於君為曾祖萬曆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君為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諱秉藻君之父也君既貴貢士君得贈如子官太夫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君少時前後母及貢士

三自十四
修園集卷三十一

三主

志行

君連喪居室日久哀悴中負土營葬既畢事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阨守志又不欲君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文字苟且塗飾耳目者君獨刻意為詩古文詞益貧不自聊又迫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驢入京師

天子方幸學釋奠君泚筆作臨雍賦見稱于時未幾由秦入蜀歷關河棧閣之路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亂勢將及兩川乃亟歸放船瀘瀨浮江而下抵家而吳三桂反川塗梗塞人咸服其先見康熙十四年乙卯再至京或勸君習舉子業君曰是不難

鍵戶百日遂領京兆薦明年成進士故事進士釋褐待銓者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又二年授大理寺左評事甲子典廣西鄉試還朝充一統志纂脩官是時君官廷評六年矣意所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為兩議以上輒如君議

天子察知君可用因考選親試乾清門稱旨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尤務持大體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文皇后上賓有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

三自十四

修園集卷三十一

三主

維新

外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同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即踣地君銳然曰是非國體即日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異時無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况永康左門乃禁門重地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為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朝皆頌

縮

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糾正黃旗漢軍都統張所知用君言降調由是衆皆畏憚是年夏五月有事於俄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隨大軍往方廷議時同列並抑首伏氣不敢復前君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勅議應行因革事宜於時江淮間方行屯田事民大擾君請急停以蘇百姓大臣主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司右參議即日轉左未一年又

三言四
情園集卷三十五

手書

維伯

遷今職君於郊丘廟享諸典禮無不明習其令式時

上憂旱甚社稷山川之祀祈禱無虛日君黎明赴壇虔共即事雖流汗浹體竟日不見情容以此益受

上知而精力漸憊矣亡何病作甫五日遽卒

上臨朝歎息年五十有七衆皆惜君不究其用也君爲人儼瑰瑋好大節不爲姘姘細謹在班行中進止有儀人皆目屬之博覽強記爲詩文痛嫉俗學之陋追古作者有改蟲齋集若干卷工書及

畫善賞鑒平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自得持縑素請者率滿意以去曾以書屢被御獎在太常時

上嘗諭卿席爾達曰爾衙門政事頗簡可語高層雲留意書體嗚呼君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君矣君性豪邁不問家有無有輒散盡不侍餘身沒妻子幾不能自存配吳氏明戶部主事諱嘉眉之孫女子三人長即騫次駕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自檢討公來本貴盛遭

清文

情園集卷三十五

手書

九上

時鼎革家中落君以布衣走輦下十餘年間連舉順天禮部兩試位至卿寺文學節概聞天下雖將用復厥抑可謂難也已銘曰

彼美一人申浦之濱奮自孤特卓爾不羣力學嗜古負氣懷奇連蹇乃通豈曰莫知諫垣抗論大著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一歲再遷恩顧日渥納言靖共秩祀儼恪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阡君昔手築先公在焉窆附宰木宛宛彼丘墓其石著德與功昭示靡極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孫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我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德清孫公之墓公年少登朝荷

聖主眷遇居則侍奉螭陛出則陪扈鑾輿獻納論思渥蒙 睿賞既銜命治河相度疏濬將次第成功而朝議停罷公左官仍居翰林

天子念講幄舊勞旋授內閣學士踰月以疾卒官奏聞

上臨軒太息賜祭葬如禮余與公同擢第同官翰林記注 起居同被命教習常吉誼若兄弟公之

撤瑟也召余屬以後事口占遺疏俾余書之余悲不自勝轉翼未行余與諸同年生數往哭焉今窆

旁有期介弟在中與孤子見行輩具狀請銘其隧道之石余敢辭按狀公諱在豐字屹瞻湖州德清

人孫氏遠有傳緒來遷自八世祖永昌始居歸安之菱湖里祖考諱懋果邑庠生祖妣施氏父名煇

郡庠生妣沈氏繼妣吳氏及公貴累封父贈祖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累贈妣贈祖妣皆淑人公

充頤廣穎清安王立甫韶雅嶷然如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登癸卯浙江賢書越七年中庚戌

南宮試殿試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國史院編脩本年充日講 起居注官壬子順天武鄉試

主考尋陞侍講癸丑會試同考轉侍讀又陞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子假歸省旋遭太夫人喪服闋

補原官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翰林院掌院學士充 經筵講官教習壬戌乙丑兩科庶吉士

主壬戌武會試乙丑會試既遷工部右侍郎以總裁

太祖實錄告成加秩支正二品俸奉 命監脩下河逾年轉本部左侍郎以河工議與在事者不合

撤歸降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卒于位公爲講官最久每講畢舉經書粹

義參以己意凡有關治道足爲 黼座獻納者敷陳 御前從容剴切移時方進

上常動容嘉歎其他造膝之言多所啓沃不盡記五鼓趨朝晡時還邸日以爲常

天子念淮揚鹽城興化諸縣當河下衝民苦昏墊慨然欲疏洩脩治之公受 命夙駕疾馳晝夜聞

眎泥行露宿不遑啓處凡地勢高下施工次第犁然於心乃條奏請行之 詔報可於是岡門白駒

然於心乃條奏請行之 詔報可於是岡門白駒

丁溪草堰諸工先後成事畚鍤雲興百役受功罔門工先成餘工亦綜治過半廷議遽撤公歸然公固已功高心苦公夙負文名三主鄉會文武試兩掌教習所甄拔造就皆一時俊髦公生當盛世天子右文重儒所以眷注公者甚至其為編脩也與庶吉士同館課肄未散館例無擢領他職者獨公即充日講起居注官其為侍講也領日講如初講官八人以次倅直

上獨命公與掌院孝感熊公常直熊公入內閣舍弟與澤州陳公文敏葉公繼之皆與公同進講不

三十四九

手

于英

在倅直之列其即吉赴闕也故事詞林自宮僚

以上有定員公需次侍講學士亡缺

上特命公就職即日侍起居不限常額詞臣出

貳六卿非吏禮二部不得兼翰林銜

上特命公兼翰林院學士即其左遷之日應授散

僚

上獨令居翰林皆異數也公具才敏贍每應制賦

詩援毫立成嘗扈蹕遊南苑翼園之內有麀鈺走

上目公以御用弓矢授公射公射得麀遂以

賜公顧謂諸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廷試武

進士

上復命公射射連中

上大悅語侍衛是固曩日射麀者也壬戌

上以滇黔蕩平謁告山陵公扈從遠出關塞過

松花江載筆紀述時時被命有所撰著立就甲子

冬

上幸闕里釋奠畢命孔氏子孫講書擬進講章

命公改定

上座行宮令侍衛倚待夜半進呈

上披覽喜曰此方是講義體又扈從南巡車駕至

三十五

手

于英

蘇州

上語內大臣孫在豐家湖州去此不遠可一往省

親時公不離清蹕承顧問跼望庭幃咫尺猶不

敢奏請及奉旨感激涕泣瀕行復奉諭汝來

不必至江寧第於淮揚詎行在其金陵名勝有應

留名處汝係從官必為爾題名也公歸省居二日

疾馳從駕還前後賜兼金文綺貂裘披領鞍

馬珍饌非一蒙被知遇錫子便蕃出廷臣右下河

一役出自

聖慮公以親信特命董率徒以漕河兩臣持論不

相下朝議紛紜遂有齟齬公者然

上意猶念公前勞令復居 禁近公自度與時左趨危疑跪孰又以兩年督視畚鍤辛苦特甚未久疾作矣嗚呼公持身慎密居官勤敏加之

上所親近寵遇非常宜無所得過乃猶不免悄憂顧慮盡瘁殞身詎不重可慨邪公孝友醇謹出自天性丙辰歲循俸當陞學士聞繼母病急請省視弟在中善屬文撫愛倍至與人交必以情里黨戚友賴周卹者甚衆所著明史諸帝紀及制誥諸代言之文副在史館他如周易尚書四書通鑑講義

懷園集卷三十一

卑

子重

扈從筆記東巡日記下河集思錄尊道堂詩文各若干卷藏於家公生以順治甲申歿於康熙己巳享年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陽山賜阡配吳氏贈淑人先公卒子五篤行見行學行參行篤行早亡銘曰

恩數匪替貴於重泉鬱乎陽山孫公賜阡公在左右 御席輒前屢領

帝頤嘉言勿宣遠陪豹尾密侍細瓊匪公才賢惟帝明明自公之出拙於拘攣知有 明詔其直如弦曾不度思與誰周旋三言不疑未塞悃悃非

帝念勲終始曷全河流安安洪水為川道噎奠溢汙來成田惟 帝之畫瘡痍思蠲厥績有緒 帝命是虔公歸不復紆策嗇年屹屹豐碑銘詩不鐫

懷園文集卷第三十一

七十七

懷園集卷三十一

卑

子重

懋園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表

李映碧先生墓表

先生諱清字心水別號映碧先世句容人有諱秀者始渡江徙居興化秀生旭旭生鏜鏜生大學士文定公春芳文定仲子曰茂材以廕仕至太常寺少卿茂材生思誠累官禮部尚書思誠生長祺長祺生子二次先生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筮仕司理寧波以考最擢刑科給事中先生同日上兩疏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

懋園集卷三十一

一

于重

言款禦內寇當勦撫並用不當專言招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因論尚書劉之鳳不職狀尋以天旱復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語侵尚書甄淑淑遂劾先生把持詔鑄級調浙江布政司照磨無何淑敗即家起吏科給事中先生入朝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鑰以三協為門戶陪京之局鍵以兩淮為門戶置此不問而閹黨鬪穴長此安底疏入不報是秋遣冊封新昌王崇禎十六年也明年京師陷弘光即位南京遷工科都給事中先生見朝政日壞官方

大亂乃疏言大讎未雪凡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慚慟入地宜亟更前轍以圖光復又憤時議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為豐沛則恭皇之舊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為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則不足臣深望陛下無忘痛耻以此志為中外倡也倘陛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讐將安得而復哉且宋之南渡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猱交熾兩川危於累卵

三十一

懋園集卷三十一

上

于重

汀潮南贛並以警聞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臣竊為陛下危之疏上報聞而已有司始諡愍帝為思宗先生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請易之又請補諡太子二王及開國靖難並累朝死諫諸臣或以為迂先生歎曰士大夫廉恥喪盡矣不於此時顯微闡幽激發忠義之氣更復何望耶先生事兩朝凡三居諫職章奏後先數十上並寢閣不行尋遷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乃由間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又渡江寓居高郵久乃歸故園杜門不與人事當道屢薦不起凡

三十有八年而歿先生忠義蓋出天性愍帝之變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國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此也初師事倪文正公元璫後聞文正殉難又號慟者累日晚年著書自娛尤潛心史學為史論若干卷又刪注南北二史編次南渡錄諸忠紀略等書藏於家嗚呼先生不幸丁明之季國事已不可為顧猶大聲疾呼侃侃建白卒未能以一木支大厦及滄桑之後匿影林泉僅以勝代逸民老嗚呼豈不重可悲也哉先生元配陳氏側室吳氏薛氏子三人曰稹曰蘭並太學生曰枏康熙癸丑進士今官左春坊左中允孫男女若干人枏與子有一日之雅自都下走書以先生狀謁文於予予特為節其大略俾表於道庶幾尚論者有以察先生之志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誥贈太

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諡文貞王公合

葬墓表

今太子太傅大學士宛平王公在

世祖皇帝時與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貞公後先入翰林文貞公拜國史院學士太傅公亦遷弘文院學士文貞公之為禮部也太傅公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然勲階皆次文貞公下故不得追贈其先世及 誥封父母文貞公之屢得恩典也輒貤封其本生父母至太傅公之加尚書始得以一品誥命贈梁夫人云及

今皇治政太傅公在中樞文貞公薨後服闋膺爰立之命次年恭遇

太宗皇帝實錄告成以勞晉秩太子太傅然後

覃恩及於四世贈文貞公如其官梁太夫人亦再贈一品公既拜命嗚咽屬某曰吾受國異數榮及所生顧吾親不得見矣即銘幽之辭已不及備將揭石墓道載前人功德表

天子殊恩顧非子文不可敢固以請某惟乙未歲以貢入京師拜公階下公一見待以國士指授為文旨要使稍有所聞以至今日者皆公力也敢以不敏辭謹按公行狀及墓銘碑文為記其大略如左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任丘自公曾祖諱龍始來京師祖諱鏗考陝西叅政加右布政司使諱

愛母張氏三世皆以公贈禮部尚書妣贈一品夫人
愛無子以兄錦衣衛正千戶諱爵之仲子為後即
公之錦衣公及本生嫡母張氏生母焦氏並得貤
封公七歲喪布政公未幾錦衣公亦歿早孤然
嗣母張夫人督之成立情過已出公事兩夫人曲
盡孝道年二十六舉鄉試負海內重名為清流引
重中崇禎十六年進士甲申三月京師破值焦夫
人喪給假治葬在外挈家潛奔金陵轉徙吳越間
久之江南平北還時

世祖廣求文學耆宿以充館選首授公內翰林國

三十五

世祖廣求文學耆宿以充館選首授公內翰林國

五

雜

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預修明實錄除秘書院簡
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詔察明
末殉難臣公疏言內外死事者合二十有八人以
上皆得贈諡時論以為允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侍郎戴公明說薦
公可大用

世祖違部議特起之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
讀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及太傅公既遷弘文院
世祖臨朝歎為盛事然以父子不可同列擢公吏
部右侍郎兼學士尋轉左遂拜禮部尚書明年加

太子太保公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辟因列
商中宗以下七人以上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
祀詔從其言公學問該博尤諳練歷朝典故居禮
官多所建白皆折衷古今合於經義時議翕然歸
重然公自以父子並列六卿彌存謙退以夙疾請
告者再優詔不許會

世祖崩復固請如前十八年冬始得予告康熙三
年病良已遂以老乞致仕春秋纔六十三自是倘
佯林下者凡十有五年初公值喪亂播遷本無意
當世用遭遇

三十五

世祖皇帝以文學被知遇時與道會感激思奮然

六

雜

其確乎不可羈紲以富貴之意時時見於言語發
於吟咏後堅請至四卒行其志 本朝大臣年未
及乞休於

主恩方渥之際進退終始卓然大節如公比者前
此所未有也公家食益讀書引掖後進為文章凡
四方人士至都者以不及見公為耻客至攝齊升
堂必下階握手酌醴延款恒至夜分乃散其論文
曰為文必本於道道不出尋常行習之間自世有
學道之名此道之所以日弊也又曰學莫要於自

得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能行此聖賢之所以
幾於得也平生嗜學不倦年七十欲依古人以每
歲盡讀五經為夏課其為文雖卮言爛語無非仁
義道德嘗為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歲
之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
詩書或稱述祖父遺事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
為勸誡一偶不至徬徨四顧若有缺然者世傳陳
仲弓之家門雍穆公蓋近之至今太傅公秉鈞贊
化一本公之家學而推而大之以及於天下則傳
所謂施於有政者豈不然歟公元配梁夫人撫治

三百五

懷園集卷三

十

顧洪

郎陽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諱應澤第二女
以淑慎佐公成名孝廉常口授論語孝經教其子
女公年二十即請置側室廣嗣續其卒時年三十
八公哀思之終身不再娶公薨於康熙十七年十

一月某日

上聞震悼敕給葬祭如故事諡曰文貞太傅公與
其諸弟以十八年四月某日葬公於梁夫人先所
窆地畏吾邨之西原後十年而乾學復表其墓道
太傅公名熙公冢子丁亥進士見任太子太傅保
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三級梁夫人出餘子

顧官監生湖廣常德府桃源縣知縣卒次然官監
教習見任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次照磨生見任
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驛鹽道次燕磨生見任江
南鎮江府知府加二級次默歲貢生見任兵部督
捕司務孫男十一人長克善磨生江西按察使司
僉事分巡驛鹽道次克昌磨生戶部陝西清吏司
員外郎加二級克寬監生次克任庠生克遠庠生
克端監生克剛雙鶴蘭孫穩住存住曾孫男五人
長均次增次基次長麟次仲鳳余及公門垂四十
年期待良厚再至京師公已薨逝自媿迂踈伉直
與時齟齬茲請告將行撰公墓文深媿無所成就
辜負知己特書公雅尚及學問得力處以告來者
庶幾百世以後聞風興起也夫

三百五

懷園集卷三

八

顧洪

顧庸菴先生墓表

先生諱樞字所止自號庸菴姓顧氏無錫人故光
祿少卿贈吏部右侍郎端文公之孫也世系詳吉
水鄒忠介公所撰端文公誌端文公二子仲孝廉
菲齋諱與沐娶武進唐氏歷戶部郎終夔州府知
府是為先生之父先生年二十辛酉舉於鄉時為
天啟改元之年朝廷方召用老成諸正人並列於

位先生親端文孫嘗受業高忠憲公忠憲公方在朝諸名卿鉅儒若鄒忠介南臯趙忠毅儕鶴李尚書修吾孫文介淇澳馮恭定少墟姚文毅現聞繆文貞西溪周忠介蓼洲左忠毅滄嶼魏忠節廓園十數公非先生之父行則大父行也咸相與引重之先生亦自以高才席家世思乘時策名得自展其所學既而不第歸比再上南宮則奄豎擅政清流禍興諸君子皆惴惴焉莫必其命鄒趙孫馮諸大老既盡斥未幾忠毅忠節斃於獄明年忠憲正命里中文貞忠介又慘死先生大慟曰所謂人之

三百九十二

傳國集卷三十三

九

雜伯

云亡邦國殄瘁使吾祖而在亦必不免際此時會吾感盛何所騁乎於是鍵戶誦讀不復言當世事每與忠憲子姓過水中居以寄其感慨憑弔之意水中居者忠憲被放後所築四面皆水日夕坐卧其中賓舊望之而不能即惟先生至輒架小橋渡之款語終日故先生惻惻於此不能忘情焉愍帝即位貂璫之禍雖熄而國事紛紜枋政者日排擊善類甲戌會試烏程相主考先生五策直攻執政不少隱諱分校者以首卷薦烏程視之面頸發赤亟黜落之時文文肅公亦爲同考出謂夔州公曰

郎君對策名奏議也先生八試不第三中副榜而名益重丁丑盧忠烈九台總督諸路兵勦賊既以楊編修機部贊畫軍事先生角巾訪之欲薦留先生參其軍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今武陵秉國加以高奄持憲行間軍謀掣肘盧公身為大臣義無所避機部釋文學而語韜鈴猶覺非宜況吾書生可褰裳就之哉蓋忘烈召對日與武陵語忤遂示意監視高起潛齟齬之先生策其必敗謝去已而忠烈果戰歿其時京師復被兵逆黨阮大鍼覲以勤王復職號召徒衆

三百九十三

傳國集卷三十三

十

雜伯

先生從弟子方與諸名士馳公檄逐之以先生望重欲首署其名先生謂無益徒生禍端固執不可後大鍼得志遂起大獄殺周儀部仲馭而子方與其友黃太冲吳次尾楊維斗沈崑銅緹騎逮問先生以居後獨得免鼎革後遂隱居不出東南數起大獄亦無有以先生爲口實者先生學本程朱以無欲主敬爲宗嘗曰聖門之學必先求仁求仁莫如敬又曰周子之無欲程朱之居敬窮理三者皆學之要也而無欲二字足以括之居敬是遏絕其欲心之萌窮理是抉其欲心之伏内外交養之功

四賢一轍至張子以禮爲學乃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學者善法五子其庶幾乎又言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即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即是玩物喪志論明儒曰文清讀書錄言性字親切胡敬齋居業錄言敬字親切聖學嫡傳也六經無悟字悟字出內典而諸儒據爲傳習竊所未喻其所得如此嘗倣近思錄集端文所著十書爲語要又集忠憲語要抄朱子以下及薛敬軒曹月川胡敬齋羅整菴蔡虛齋魏莊渠諸先生語名悅心錄嘗夜讀頭上巾爲燈燼其一角久之不知也所

三言六二
懷園集卷三十二

士

廿四

著述有隱居錄蒙言隋筆東林列傳明盛編十二代詩刪八家詩刪史蒼文會多散佚不存今所刻者易蒙西疇日抄諸書先生生於萬曆壬寅卒於康熙戊申以子貞觀貴封徵仕郎內秘書院中書舍人加一級元配王氏韶州知府儉齋公女儉齋即端文壻也孺人賢淑早逝生卒詳華吏部所撰葬志贈孺人繼配王氏光祿卿翼菴公孫女太學振翼公女通曉書史婉靜溫恭執笄之初念尊嫜不勝勞勩一切家政躬任之撫前母之女及側室子如已出歲大稔或棄嬰孺於道輒命女奚收育常

佐先生調五宗賑餒者未嘗操奇贏量力而後施里黨咸稱母德生於萬曆癸丑卒於康熙辛酉封太孺人子三人長景文邑庠生次廷文太學生爲仲氏後次即貞觀丙午舉人內國史院典籍加一級女二一適侯晉一適文學華瞻祖孫男九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曾孫女三余童子時讀端文書心嚮往之先伯父中允公爲先生同年素知先生行義既與與籍君交善先生尚無恙屢欲造先生之廬與上下其議論以宦遊弗果今因典籍君之請而書先生隧道聊以終吾嚮往之志也先生事

三言六二

懷園集卷三十二

士

廿四

親以孝睦族以仁有所行擇地而蹈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皆有可傳而吾獨書黨事梗概出處學問之大者亦史氏之職云爾

塔銘

丹霞澹歸釋禪師塔銘

澹歸禪師曰今釋者前進士金道隱也國亡爲僧事嶺南天然和尚受衣鉢初建丹霞別傳寺已度嶺來吳諱藏經居平湖陸氏園亭病卒弟子奉其骨歸塔於丹霞越數年其同門辨禪師撰行狀命侍者某遠來乞銘於予予昔以癸卯年遊嶺南遇

師廣州朝夕談論其歡比來吳門又顧子花谿草堂方欲與友人謀止師以佚其老師不辭而去已聞遷化於平湖今辨公以狀乞銘其敢有辭按狀今釋字澹歸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名堡字道隱舉明崇禎庚辰進士授山東臨清知州未一年坐催科不及格罷歸太兵入杭奔閩上疏陳恢復大計語侵鄭氏特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奉紹聯絡魯藩鄭氏陰令江東帥方國安計殺之江東人亦羣指為奸細賴同年御史陳朱明力爭之得免還閩鄭氏益不能容以終喪請許之因避去

三言九十三
儋園集卷三十一

古

惠先

楚南辰沅間戊子江楚兩粵兵起復迎桂王駐肇慶府道隱入見補授兵科論事益切直同時有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皆與道隱合而錦衣李元脩方用事尊信道隱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庚寅春大兵進粵桂王移駐梧州一時衛五人者倉卒於舟次合疏請誅坐以賍罪會元脩留守肇慶失援遂收道隱等下詔獄欲致之死拷訊無所得乃予廷杖意在獨斃道隱也故杖傷尤重卒不死譴戍清浪衛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坪菴桂林破遂薙髮為僧壬寅下廣州叅雷峰天然呈

和尚受具戒執役盤頭者一年天然欲隱匡山師奉命乞食江南回充棲賢記室已返雷峰供職如故又居東官戴菴前後十載壬寅創興丹霞寺充監院師側足戎馬間屢瀕危殆經營五載寺甫成乃迎天然於雷峰居之日與師友嘯傲山水一日入室次言下豁然有省明年乃授記甲寅天然赴歸宗命師主丹霞席領眾未幾復以請藏出嶺事畢擬還棲賢而病遽作平湖陸孝山使君留寓別業遂不起臨終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遺念屬侍者投骨灰於江流舉筆書偈端坐而逝時庚申八月

三言九十三

儋園集卷三十一

古

惠先

九日也侍僧奉骨回匡山丹霞建塔於海螺巖距入滅已九載矣師生於萬曆甲寅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其未脫臼時有嶺海焚餘集辨公狀如此予聞學佛者以能了生死為大事畢即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莊子述聖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悅惡非真了者而能之乎世傳澹公居官抗直敢言人爭欲殺之不少變吾未之深悉獨見其上定南平南兩王書而知其杳然生死之間也定南

破桂林殺瞿留守式耜張侍郎同敞橫屍衢市師時雖出世仍前朝舊人慨然請為收葬其書自敘歷履與兩公文情略無隱諱引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瞻明太祖之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而復祠之元世祖之祭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持之有據而言之成理又言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勲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

三才集卷三

王

臣

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公殮訪其鄉人令歸葬故里不則亦許山僧收領擇便葬夫以亡國孤臣得免撓求為幸乃干冒威嚴不避鼎鑊視鄙夫貪生怖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書則云前所編次元功垂範一書遵奉記室所授稿本於明稱偽於明兵稱賊初謂奏報相沿未曾改正竊念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元為偽不以元兵為賊元滅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為偽不以宋兵為賊明末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綫之脉而清朝承明正統驅李自成爲明雪恨於明本非寇讎今書稱李自

成爲偽爲賊稱明亦爲偽爲賊略無分別恐於理體有乖請發回原書改正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間利害存焉能無奪於利害即無奪於生死吾謂師能夸然於生死之間非謬諛也則以師學佛爲能了生死又何疑焉師爲文大略本莊子自言小時每作文不爲題所縛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道昔人未道之言於禪家機鋒特近詩篇口占恒十數首好用古事聲采絢偉諸方謂覺範洪文字禪憨山清夢遊集皆弗及也乾學不通佛理惟據所知証以辨公狀輒次序其說而爲之

銘其詞曰

有浙巨儒名列朝著從亡捐家盡言逢怒蒼梧播遷嚴譴遠戍天命既改以緇易素故吾何有隨衆作務雷峰豎幢丹霞建鼓東度請藏歸我吳土遺骨南返海螺漚聚作斯銘章增我嘔慕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二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三

祭文

祭都城隍文

竊惟民爲邦本食者民天其惟雨暘時若乃亦有
秋四月維夏保介是咨乃自春恒風雨澤愆降
至尊憂勤齋居秘殿分遣禮官設壇祈禱如故事
右侍郎徐乾學等當詣都城隍廟伏念京師輦轂
所臨地大物衆三月不雨種不入土兆姓皇苦憂
不聊生惟神聰明正直爲畿甸主顯融輝赫默佑
真宰凡厥庶物無有苗患神州赤縣實所倚賴當
斯旱暵蘊隆崇崇神宜怨恫其可曰予罔聞知是
用敬竭丹誠奔走呼籲庶幾徼福於神其亦將
天子命亟請

祭陳夫子文

嗚呼維蘭陵之巨閥兮翳潁川其莫京緬開府之

休烈兮夫子式繼而騰驤薦賢書夫壯歲兮表名

德於鄭鄉爰振鐸於橋門兮粲題柱之仙郎司爽

鳩之曹署兮比平恕於于張歎治獄之不寃兮佇

集慶宜無疆何十年之陪戟兮麾萬里於瀾滄辭

金門而鳳駕兮指碧雞以戒裝值度支之鉤校兮

偶名及於封章雖謫官其無對兮畏投牒而徬徨

久辭榮而澹蕩兮忽騎箕以相羊追平生之歡暱

兮戚又比諸潘楊曩令子之舉京兆兮附青雲以

輝光進曲室而詔語兮嘗搯腕於維桑謂輪茵可

作器兮榮駕馬於康莊塊塋于風塵兮負夫子

之扶將憶昨歲之朱明兮一再見於暨陽喜賡明

之捷南宮兮臨大江而飛觴羗余轅之局蹐兮將

遠涉千瀟湘過毗陵而言別兮期歲晚以登堂意

纏綿其難狀兮語覲縷而甚詳詎識斯會之永訣

兮若黯然而神傷夫子之髮未艾兮素健飯以康

強問撒瑟之何時兮嬰何疾以遽殃維夫子之懷

慨喜施兮恒坐困於熱腸意沈憂之傷人兮涕二

豎之披猖藉巫咸以招魂兮吾欲訴夫穹蒼如賢

子之克承先志兮維夫子爲不三倘死者其有知

兮應含笑於帝鄉獨驢鳴之甫作兮涕如雨而淋

浪閱予小子之昔邁大故今廢明言余于崑岡日月忽其禪除今更相哭于靈牀同斯辰之慘酷兮心崩摧而不能詳陳虛筵今雖黍清乾絮今酒漿憑繡帳而陳詞驂玉虬今何方嗚呼哀哉

祭宋文恪公文

歲惟丁卯暮春三月公在中書忽示末疾冉冉踰時驚傳病革馳詣寢門吞聲死別越日視斂改服再入撫公遺孤哀哀雨泣頗憶周旋有如昨昔今茲殿陛殊階異級昔者結言君車我笠今折輩行投分加膝昔視猶弟肩隨武接小年斬斬意恥儔

三子
子重

子重

列公早知名聲華翕集此挽彼推左扶右翼共規遠大無負駒隙公薦賢書欽然通籍

先帝知公試之館職根柢詞林楷模士習曰余兄弟參差接迹前輩矜嚴地遠勢隔公讓不居引同輿席念昔等夷深荷誘掖賜札繕草撤蓮下直酬倡在公招尋退食少相慕用今已頭白中更小別偶異南北一日溘至永返其宅公之勲猷炳炳奕奕福庇桑梓光垂簡策我獨美公受祉多益少壯登朝老無齟齬為世福人天佑平格余輩無能履順猶逆識寡才疎憂纏患迫未收拙效乃受窮

責跋竟前後輾策心力我行孔艱公途坦適始爾訃聞旁皇太息

帝心震悼羣工愴惻士嗟山殯國號棟拆存歿榮寵神靈烜赫公心靡寧抱恨魂魄有父有祖未就寔安公身雖留公心閔默國恩在身欲去未得讀公遺疏淚枯灑血公之令子才優繼述餘祉未艾公其奚戚神爽非遙享我清醴

再祭宋文恪公文

聖皇在御悼失宗臣臨軒慨歎三事大夫暨百執事罔弗悲惋矧予兄弟追從多年託始童丱登公

三子
子重

子重

子重

之堂弔服如麻揮涕如汗人亦有言升屋三號萬事冰泮惟公立身嚴氣正性百僚敬憚論定蓋棺紀績史氏本末一貫殊恩備禮載遣朝官護歸里閑啓行有日即於東郊潞河漫漫白衣素冠趨送都亭心曲煩亂明月輝輝蟾兔將缺邈焉河漢巍巍中書台星驟隕凋此偉幹天道莫知生死榮瘁巧歷難筭公靈南顧季秋霜落江則有岍鄉國風煙葱鬱鬱漸在八案廣柳之車不入郭門蔽于俗諺邦禮忝司聿稽前典滌除誕謾喪婦脫輶殯于兩楹古禮可按公車安行過闔入市笳鼓嘈

嘖吁嗟吳都夙夜在公履綦久判履道坊中有宅
一區非侈榮觀靈兮歸來克踐屏著神爽式宴念
我平生惘惘日月汨于昏宦少公數齡靜數駒隙
不堪把玩與公政成比跡二疏光施親串白首過
從預陪午橋策一欵段勞逸之數前後相準庶幾
得半何圖忽焉遂有今日風流雲散攀戀芝輻情
不自已奏茲哀彈啞啞霜空城頭蘆管助我腸斷

祭季南宮文

霜淒露凝歲序向闌停雲長懷悲來無端有問自
南俾我汎瀾胡天不弔折玉摧蘭憶過高齋哭我
駕部君篤在原經紀保護不棄封菲曰子伙助豈
惟姻亞亦繫舊故君夙好事賞鑒尤精世有傳書
金石碑銘次居彝鼎等署丹青久近呈識高下受
評于處于語載所載夕曲砌花紅疎簾月白烟幕
西樓雲罨南陌覩景愴懷臨觴歎息分手河梁於
今十年緇塵堀堞東華往還亦有清夢時落林泉
跂望勿及跼立停鞭未老而衰雪刺盈顛沉李浮
瓜菹菰剪韭道欵披懷思我良友君止我來謂當
非久不然遲君薊門杯酒策名清時取印繫肘胡
然遽逝玄計在茲既疑且悼相見無期言笑如昨

遂成訣詞君家世德流澤孔宏太丘是父元方是
兄八龍方駕三鳳迭鳴侍御投分紉蘭佩葯乃與
駕部昏姻是託雷陳新特孔李夙諾故舊凋喪歲
月侵尋水部郡丞與君嗣音掉鞅詞壇才力堪任
非獨弓裘紹承厥世十畝陰數九里潤至交朋同
歡親串均賜君又棄我命不可堪噉然長號涕泗
曷禁千里致奠將余斯文

祭汪蛟門文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蛟門汪君罷官里居遽疾
而卒計至都門其友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乾
學哭盡哀謹具酒脯之奠為文以告君之靈曰始
余求友聞名思君獲披雲霧君來吳門余居下邑
山城水闌扁舟惠然久要是敦晨展書卷宵拈酒
尊察君胸臆定非俗人余渡揚子言尋舊雨延賓
開徑接坐揮塵君言世路乃太不古謬以脇肩稱
為僂偃吾黨力挽君其輔弗能嚙嚙亦合踽踽
時余咎君物忌太剛譬諸鑿枘持圓納方懷抱利
器君當善藏用相戒勗因而慨慷之子之操修名
必彰高談沉醉平山夕陽分手無何各至京邑君
官紫薇久次子立余還詞館重攜書笈于時東觀

羣賢畢集分司筆削伍什什班范俯視南董平
揖舍弟承恩監局是忝珍君之才可鐫琬琰欽
君之直宜贊褒貶遂以君名登諸薦剡君與史局
彌自退斂汗青無期歲華荏苒余居巷南君居巷
北招尋過從豁此偏側商略舊聞徵所記憶余釋
君疑君解余惑至于論詩余守貞則君宗蘇陸優
入其域君在秋曹曾未滿歲聰明忠愛事無留滯
古人有言議事以制春秋刑書仍秉義例當官而
行謝絕一切余但覺君溫溫豈弟何圖蜚語忽聞
九重莫測何由置辨無從奏當君徒恩許歸農
跟踉去都不成別蹤便為永訣絕音容聞君之
還頗能自遣討論掌故手書通典鄭志馬攷異同
之辨樂天知命玩占大衍如此攝生云胡不善理
數到忍復自乖舛君之屈枉
帝心漸察故人百口為君辨別孔融薦禰恨余薄
劣待煥謗熒昌言論列君遽下世街冤未雪君倘
不死余猶存舌君今已矣萬事俱虛可傳者名生
平有書君在夜臺不畏睽車藐孤之託良執愧余
恤君喪紀匏繫其如臨風哀些君其鑒諸

祭李文勤公文

國資元老家承間氣韋平重代表揚奕世弱冠登
朝渥恩存至立年秉均黑頭奚啻廿有七載不
懈于位德則施溥躬惟盡瘁先公文敏才子幾人
畹蘭滋晚貴有異徵遭遇
世祖風雲契深密勿帷幄廻翔蓬瀛接物謙抑居
心篤誠訐謔啓沃罕聞外庭鼎湖上仙咸池繼照
抱弓行號援筆草詔
今上冲齡恭默思道博陸受遺持權勢要公于是
時從容廊廟調和截羹伊鼎匪竈
上既乘乾親攬八枋股肱惟臣平章庶政有承有
紹無實無徑雅量方裴鎮俗比震六語君實一能
蒙正行馬施門三階八命當軸逾紀績凝揆敘噬
將乞閒東山容與不可以請國有師旅幾神淵
謚贊決奮武張弛威弧陳設齊斧四方既平公在
政府昔有良史欲識其大時事得失將相罷拜以
是參稽責有所在欲知相業試觀帝載惟曰益章
致此無外中書歷考幾同汾陽光輔兩朝羽儀堂
堂練達事體明解典章決疑定豫處變守常故牘
可覆彌久弗忘靡所附和而非激亢清約之操廳
容旋馬先民是程拔葵于舍精思有亭不成三瓦

童隸拜賓衣帛蓋寡子弟洵莊咸就陶冶周親故
人大庇廣厦而愚兄弟仰秉先覺亦步亦趨翹材
東閣知己之感聲欬猶昨高文大篇屬序乾學去
歲元文咎積譴薄公再過存相慰且愕曾幾何時
顏衰憂惡是月朔二猶來史館顧謂諸公僕病其
道強起至此簡青宜汗歸第病加晨發漱盥寢疾
及旬騎箕上漢嗚呼山頽木壞天不憖遺安所仰
倣吾儕之私里春輟相哀此蒼黎旂常鍾鼎公名
永存致以芻束侑以此辭公爲星辰降格于斯

祭孫學士文

三十八 情園集卷五

九

尾

昔公與余同擢禮闈衆中目公籍甚清微迄乎臚
唱並及甲第余忝三人公唱第二雲見五色實當
其徵國儲碩輔余得良朋蒙 恩召對賦詩 便
殿公最稱 旨日承 天眷惟公之才爾雅宏博
下筆自然氣象臺閣爰在學館拔侍講筵遂令每
日說書
上前公所引伸驗今稽古不第數陳章句訓詁
上於清燕顧問從容 宸遊扈蹕屢命公從
上幸南苑麋起于側 命公射之壹發洞臆賜公
使還祀其先人所以寵公榮及其親

上謁

福陵公于行在倚馬應制藉草記載陪 幸東吳
鄰公鄉井

上特諭公還家觀省

上之幸魯夜半行幄傳示講義坐待揚確公爲學
士初掌綸誥廻翔中外於今再到兩承 嘉命造
就常吉惟茲乙丑被 命同日余鄙無能與公共
事坐則一堂出則並轡間以文酒造勤過數公貳
冬官俾又淮海方略秘授輿論旁採惟公之才實
優經濟往來相度指悉形勢經始岡門躬督畚鍤

三十八

情園集卷五

十

尾

既有成緒條列奏劄紛紜異論遂阻成勞公雖左
官 天語有褒曾未踰時來復其所公志益奮稷
契自許何圖中道遽爾隕謝天不憖遺令人悲咤
永訣之言疾豈可治緣感四字不言可知口占遺
表君父罔極賢哲正終惟餘悃悃嗚呼哀哉年譜
之誼視猶弟兄官聯晨夕投分彌誠公爲考官甄
陶多士先後公門一弟子念言斯誼詎等尋恒
褰帷撫棺耿耿寢興高堂白髮諸孤穉齒勲業
然平生已矣靈輜將返奠酒盈觴寫心相告述此
誄章

祭姚岱麓先生文

自公與元文爲同年既又共事秦闡而乾學亦從
廷中獲交公也公伉爽自喜遇人過輒訟言不少
休城府不設於胸也余兄弟遂相得日驩目爲諍
友異闕失大賴其磨礪也公多怪少可然獨不鄙
棄余兄弟以爲非吳下阿蒙也是時公在言路余
兄弟官侍從館閣與省垣相望禁中也每奏對後
聯袂而出各歸省院意氣甚和同也嘗伏 殿陛
論天下大事辭指激切同列未嘗不動容也雖或
批逆鱗不惜 當宁獨鑒公忠所請皆曲意從也

懷園集卷五

上

九

因而歎

主上至聖至明能受直言如漢文帝有止輦之風
也余兄弟先後爲憲長時有所獻替然每愧不如
公正色立朝能啓沃聰明也公由此結契獨知擢
僉憲一時臺紀爲之肅清輦下莫不避驄也會蜀
缺撫官

天子以蜀屢當蹂躪非特遣忠廉大臣以治之
不足子惠困窮也

上又臨軒詔公凡有不利于民其以聞勿令壅也
公再拜受命泣成都御史臺府視事進百司而告

誠之如

上指令各言地方利病母有所蔽不通也首奏罷
採木其他章滿銀臺皆前此大吏所知而不肯言
者蜀民藉公爲幷幪也余兄弟嘗言公治蜀如漢
諸葛宋張詠餘子瑣瑣不足道真周禮所謂民功
曰庸也方謂公雖在蜀

上眷注公特甚常如漢朱邑入爲大司農也胡圖
食少事煩公之事業不究而始筮仕於蜀者竟以
蜀終也使余兄弟不獲終身事公時聞讜言以省
厥躬也不禁嗚咽失聲既哭吾私而復爲天下慟
也

懷園集卷五

上

九

祭納蘭君文

造物之植扶輿之靈胚胎前光間氣篤生孰天其
年不究其用宣聖有言夫人爲慟嗚呼侍中思皇
亦世注水丹山難方所自孝友之性允也天至纔
舞象勺已通六藝往年鎖院吾徒相繼秋賦獻書
春卿擢桂僉謂之子宜都誼第事有不然殆難意
計金張珥貂間在帷

帝嗚呼侍中出入承恩帷幄驂駢左右

至尊遠猷祕議外庭罕聞以其餘閒工爲詩文凡

諸翰墨靡不究論師資之義契託慇懃古風云邈
子也實敦子之求友行縞弗緩於子乎館如歸咏
歎崔駰將老生入玉門喪紀孤稚還復恤存嗚呼
此道於今難言海內相期韋平重代

帝心所屬公望斯在子之不祿吁咄可怪七日不
汗悠悠茫昧此日几筵前日嘉會百年之身罔不
敝壞宜貞而脆問天莫對適然者命已知猶慨嗚
呼侍中頓隔重泉遺言靡私益欽子賢

聖情震悼中使來宣子之嚴親痛涕連朋遊悵
悵迴腸內煎雖未識子如久週旋子之詩文清新

三百五十六

懷園集卷五

七

三

鮮妍花間草堂尤多可傳都為一集使就雕鐫吾
徒之責子無惜焉尊酒平生總帳何縣一歌哀咎
淚灑終篇

祭范忠貞公文

在宋慶曆惟文正公將符相印出入從容逞茲西
夏狂孽不恭廟謀闕略式遏猗克桓桓忠宣繼軌
接跡韋平重拜奕世戴德忠規孝緒書之于策勿
替引之君子之澤自他有耀必復其始惟大司馬
潘陽再起弗協時奸移疾歸里五世之後太傅鼎
司自我國家開基北陸風雲日月名世應期入

關扶義定策撥難功存斷鼉帶礪以貽伏聞先生
夙慧拔俗脫略綺紵比方蘭玉有時趨庭詩禮是
昂射策甲科登瀛授籙

帝曰汝諧往師德造其惟吉士祇承斯詔先生循
誘靡所不到匪言是諄惟躬是蹈帷幄經綸密勿
參與啓沃靡多名迹靡素豈止秘談溫室之樹生
民已任待舉而措五湖三江浙水東西其民保聚
水食巖棲澤深崔苒海沸鯨鯢吏失端平困我烝
黎先生開府撫循其土強者搏擊弱者哺乳垢者
洗濯怠者鼓舞桴鼓息聞舡艫絕觀里閭歌呼飲
食晏樂父老告語夜息早作范公我憂綏我耕鑿
俾我人斯補瘡愈瘼

天眷南顧有詔念功往督師閩旄鉞優崇先生曰
咨臣實有胸欲告我后其故非躬惟

帝曰俞其來覲只單車入朝云胡不喜晝日三接
寵錫靡已路車乘馬彤弓盧矢惟茲閭閻海多氛
稷先生誓志服以威信使跳梁者去逆效順蚤人
龍戶皆沾天潤吁嗟先生志殲小醜詎謂倉皇
變生掖肘背恩干紀脩蛇瘵狗劫脅守臣從者某
某烈烈先生身被拘執隸夫環伺求死不得梁肉

堆案浹旬不食臞則體膚厲乃神色有許生者在

隸之伍密以其誠相披肝腑敬告先生必斃彼豎
俟間乘之可以計取吁嗟先生啜粥飲水三年微
縲裂眦切齒常山舌存罵詈及死武夷一曲血淚
盈紙 王旅致討彼豎窮蹙從先生者賓客童僕
五十餘人既罹荼毒義士憤痛匍匐入哭難之始
作實惟先生猝不及謀單獨一身惟攜曆朔夙夜
君親衣冠肅拜諱日吉辰剪爪及髮以寄老母身
則許 國捐糜何有精變天地日中見斗有賊排
闥其狀赳赳吁嗟先生心知其故衣冠北向稽顙

卷之三

五

下

呼籲孤臣下地從先大傳又手植立引繩絕嗟皎
皎許生義衷相激憑尸一慟去去何適三匿山中
靈骨是覓守伺焚櫬夜半人寂負以間行達于京
師所寄爪髮適至全歸

天情震悼數日不怡大臣臨祭異數先施贈官字
孤將有後命謚法所宜太常議定吁嗟先生得氣
之正亘古不磨金堅玉瑩嗚呼哀哉葬剡鮑信夢
歸溫序孰似先生全歸惟許尚友百世誰是其侶
魯國信國可同日語某等風師景行近仰風烈想
魂萬里肝腸寸裂仰瞻帷幕生芻是設陵谷可易

盛名不減

祭施研山文

惟公為國之紀為民之坊鑄于鼎鼐標以旂常胡
為中壽等視彭殤追懷夙昔悲慟難忘公在髫年
珠蘭玉蕙暨登巍巍科英才貴際江郡發硎題輿作
礪張翮舉鬚青驄結轡草昧初闢地大物眾薺荼
味揉薰猶器共公謂狐狸豺狼所縱捨本斷枝墨
習愈雍臣工食祿商賈貿遷如何債帥舟貨盈川
司關誰何揚舲直前非公抗疏莫之禁旃弁虎而
冠不麗考功都府節鉞賓主雍容附翼搏噬害甚

卷之三

七

下

養癰非公抗疏孰折狂鋒州牧隱盜庇卒誣守亂
軍恣掠帥者袖手臺諫舉劾風聞受咎釐政蕪萊
寓公為莠彼皆巨猾工結奧援黑藻為白方揉為
圓公發白簡捷于轉丸秦土遼廓兵燹經世阡澮
榛莽民人凋弊社鼠城狐橫蠶邪噬繡衣一振魑
魅奔避安邑鹵池兵食所賴藏靈素蠹百情千態
室漏填公商民交泰楚牧無良蓋藏墨吏露章舉
刺即與廢棄酷吏刈民肆赦免議公正其律人知
畏忌東南民疲骨折脂乾正役雜徭侵漁百端訴
天謁鬼俯泣仰歎公開生路龍畝以安宋世吳郡

兼有嘉禾賦萬視唐孔多明加十倍肉盡骨
磨言雖未效已見謳歌其他利弊章數十上或俞
或否謨猷忠諒 詔需超擢還趨身行月卿五遷
迄佐亞相霜臺峻秩百辟具瞻公當大任僉曰宜
然振刷偷惰洗滌膠黏大吏知恥政肅民恬小東
大東睦言周道憚人靡息官靡政擾撫以恩威為
物師表庸墨屏跡強暴如掃天災流行齊魯幾徧
捐貲留漕以董以先磬磬得哺肉生鵠面鄭公青
州于茲復見公之衣裾紉故澣潔公之庖厨杞餐
菊啜屬吏改絃過客迴轍惟

三石牛

七

維

帝念功移鎮兩浙風雷之後陽和始回夏日非杳
冬日其哀不假吏手移奏自裁騶從簡希恩逮興
臺折彼滯獄平典協中誅其桀驚恤其羸癯客丘
披盜反為墓戎公言于朝毋使夜訑食不勝事以
困諸葛念言戎重宜駐太末新啓幕府實惟草萊
閩地初平鎮壓是需遺艱投大維公匪餘未安即
次復被除書星言鳳駕甫及下車使星至止海壖
爰度有 詔節鉞與俱經略徂春度嶺首夏疾作
故知不起乃命勿藥

天子震悼因朝涕泗學等兄弟相于託契落月屋

梁恍如夢寐昔共京邑更相招邀談藝永日覆斗
盤霄雜以諧謔于焉逍遙公出宰物星霜亟易郵
筒去來不異曩昔功奏還朝仍同朝夕忽聞大故
肝摧腸割山河阻絕七千里遙昂藏八尺如見丰
標情踰潘誅詞愧楚招幽明何隔應鑒悲號

教習張公祭文

於惟夫子降神峻極豐沛自起幼標令德允文允
武經邦華國東觀秘府西清 禁地鸞坡迴翔貂
珥近侍久處機密恒參諷議二京研思三篋強識
才惟公望道洽人師精論書勢考質經疑藹然函

三石牛

太

丈

維

丈肅矣皐比慇懃指授怵惕窺規滔滔河濟嚴巖
岱宗錫履尚父啓宇元公奄有齊魯拜兼附庸擁
旄秉鉞填撫于東生平夙負澄清之志承 命慨
慷登車攬轡賈犢猷耕飲羊息偽威行閭族綏解
墨吏蓮幕方紅油幢正碧警絕里鼓衛祗門戟碑
看叔子棠憇召伯豪猾舞號羸羸悵惜來暮纔歌
去思流韻在于出處曾無喜愠處晦彌彰養高發
聞博稽淵奧博核典訓學等夙承提誨有所仰倣
今親警效逾欽忠謹澄懷霽月爽致秋朗坐不隱
几行靡扶杖宜躋上壽宜膺篤祐髦期不倦吳札

衛武詎是一朝頓令萬古嗚呼東笏置前兩楹徵
夢羣居則經哀至常慟起塚慙已擬招愧宋長跼
陳辭中心悼痛

祭馬鳴鑾文

嗚呼惟君鄉國之秀夜光積玉曜我崑崙珠盤之
長六藝之固揚徽樹幟掉鞅馳驟樂我兄弟早相
暱就翔集同岑步趨曠後我有姊氏華齡並茂林
風散朗頌圖夙授清溪王謝允諧昏媾逮我羣從
咸稱甥舅君舉南宮歲行癸丑海宇昇平

聖人在宥玉堂膺選共推襟袖根柢詞林羽儀輦

九上

續焦明阿閣龍馬天廐寶采方妍銅聲未瘦時予

九上

兄弟鵷班幸選接鳥連鑣牽絲結綬朱旂嚮晨彤
墀待漏柳市春陰樂欄清晝退食餘閒遺編共究
鼓辨岐蒐碑摹嶠嶺宴飲樂賓賓軒室又瑟媚將
希鐘洪屢扣蕃社方融忽懷鄉舊思樂故園清暉
淑候薛澂尊鱸夫椒橘柚胡寧捨此塵途久逗君
雖撫仕宦情匪厚朱紱朝馳蘭泉夕漱一卧十年
不通朝右蔭柳歌駑披羅落狄駕止柴車餒無兼
豆壺榼時攜茗糜日鬪朝野顒顒望君來復璠璣
在懷云何不售乃墜離鴻遂傳凶赴閔慕奚從泣

茫宇宙嗚呼哀哉弟宦學相同情均骨肉匪但孳
連更殷蘭昊顧茲匏繫徒懷巖實哭不披帷奠不
親侑日月不居輅車引柩遙想衡門千兩輻奏縣
縣神理金石匪壽敬託哀章抒此謗陋

哀辭

內閣中書舍人黃君哀辭

君諱初緒字繼武吾郡崇明人余與之交十有八
年矣方順治甲午歲詔天下學臣選生員入太
學今侍郎灤州石公以侍講督江南學政所錄五
十人君與吳縣繆脩撰某丹徒張編脩某及金皆

九上

預余與三君相善也荏苒十餘年君試禮部哀然

九上

舉首繆與張並及第君以第二甲進士試授內閣
中書舍人越三年余在詞館君來就職未幾張以
病告歸繆丁母憂去惟與君朝夕相見而君一旦
謝棄人間矣君之歿也以九月四日張編脩於七
月十四日卒於家計問至時君已病惟恐君之知
而傷痛也不以告君而君亦遂以不起豈不悲哉
君向居崇明鼎革初遷府城之西偏父某以貲入
官至太僕寺卿家素豐裕自海疆多事始終落君
事父母至孝居喪毀瘠骨立提躬廉靜粹然儒者

所居閭門內數椽僅可容膝食不重肉然召客輒
盛作供具遇窮交故戚施予不倦讀書自諸經二
十一史詳稽博討旁及百家文章六壬遁甲之術
無所不通曉然見人輒簡默似不能言者素知兵
有幹略然未嘗以語人當甲午冬諸生謁灤州公
於江陰問曰若即黃某耶爾守城有功向者大帥
以告我蓋君在其邑曾親冒矢石扞禦大寇當事
欲疏其功君弗願乃已余因灤州公言詢其邑人
乃稍稍得知云君性澹泊無所干於人在官俸給
不多量入爲用每三日一入直僦肩輿以往餘日

子重

子重

子重

局門謝客敝裘蔬食人初見之不知其已宦達也
中書舍人於唐宋爲兩制要官今則如漢丞相掾
史唐尚書省都事主事之屬又但供錄寫無有職
事自前明多以貲入至今始用清流君成進士例
當除縣令以需次遲滯請試得授旣而悔之以爲
令縱卑冗尚得有所表暴今雖在禁密之地碌碌
無短長固不若州縣矣每爲余言常忽忽不樂以
至於死悲夫辭曰

嗚呼誰謂繼武而止於斯悠悠蒼天莫之或知年
甫屆於知非兮遽奄謝其若茲粲粲首元之聲與

今名已標於鳳池顧懷才而未試兮握瑾瑜其何
之病舉世之齷齪兮陋鄉里之小兒時壹鬱以不
平兮每被酒而歎咨豈中情之侘傺兮雖倉扁其
不可醫邈知已之平生兮夫何能而不悲

行狀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

學士加一級宋文恪公行狀

曾祖道明

祖瑀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

父學周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

子重

子重

子重

子重

本生父學朱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贈嘉議大夫

大理寺卿累贈資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

學士

公諱德宜字右之別字蓼天江南蘇州府長洲縣
人母王太夫人有娠夢後狻猊入室生公有異表面
如白玉高顴豐下目炯炯射人幼出嗣伯父母伯
父母早世仍鞠育于本父母八歲能爲文十三入
籍崇明爲學官弟子歲在己卯公父以監察御史
巡按山東濟南城破及於難公年十七重趼至京
師伏闕請卹久之得贈大理寺卿順治五年中江

南鄉試凡三試禮部乃中式 賜進士出身第三
人改庶吉士以本生母喪歸持齊衰期年服心喪
三年畢乃至京師館中故事庶吉士假滿當補教
習

世祖章皇帝特授翰林院編修仍在館讀書十
八年始散館時江南大吏覈逋賦羅姓名以聞於
朝里胥誤竄公名籍中遂挂吏議公具陳其誣
久之得白補原官康熙三年遷國子監司業六年
轉翰林院侍讀八年陞國子監祭酒嚴立條教除
積弊召姦猾吏金某至邸笞之百六館師生人人

敬憚際今

三才五

集

志行

天子親政後諏吉月 車駕臨太學釋奠於先師
御彝倫堂 賜公東向坐講周易乾卦辭宗藩
宿衛大小百寮暨太學生徒以及耆老園橋門聽
講者數千人咸歎服未幾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十
年

天子初開講幄 命儒臣以次進講 親簡八人
充日講起居注官公與焉尋充經筵講官明年遷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素器公數顧問即以質對風度端重進止舒徐

每奏事畢

上恒目送焉 駕幸口外駐蹕赤城公時扈從
上從容問及江南逋賦之田公言江南多版荒田
冊載虛名實無租入可供國課非盡官吏中飽因
極言蘇松賦稅獨重民力弊劫辭甚悉會 詔免
蘇松等四郡錢糧之半高陽李文勤公謂公曰君
一言之力也十三年戶部侍郎貪缺

上以命公仍兼翰林院學士詞臣佐戶部得兼學
士衛自公始既受事剔宿弊發私餽親自握筆鉤
稽文卷值滇黔蜀叛秦楚東西粵軍需孔迫大農

議盡以江南歲輸充餉公念江鄉歲役徵求不前

三才五

集

志行

又道遠慮貽誤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地酌撥餉
以濟而江南得不重困居一年調吏部右侍郎明
年轉左又明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疏請弛海
禁令沿海居民藉佃魚資生計請定鹽法考課罷
省筆帖式請禁通販疏黃硝決機殄寇又言捐金
者得授官非經久制宜請限以月或以年庶幾官
方以澄所言次第舉行又率同院上言各處統兵
大將軍王以下玩寇殃民遷延歲月或購取婦女
或攘奪民財物荼毒匪細請 旨嚴飭

上是之命集諸王大臣速議申飭嚴禁由是行間
將帥凜凜畏 國憲

孝昭皇后上賓

聖心哀悼公上言宵旰憂勞之日尤宜秉禮節哀
慎起居出入又載籍浩繁博不如約願略方名象
數之煩但擇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討論講習稍
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喜溫旨批答山東大帥柯永綦縱兵鼓譟具疏
直糾

上即命逮至京訊治尋遷刑部尚書調兵部時蜀

三

懷慶府志

卷五

中

初定大軍糧糈皆運自陝西道出劍閣顛踣者相
枕藉陝西民大困公因星變言今大軍趨黔旦暮
望秦蜀之餉然徵秦則以道里險遠而誘之蜀徵
蜀則以近地不足而取之秦惟以川陝各設總督
彼此觀望無異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蜀地非不
足於粟莫若併川陝總督為一人則痛癢相關隨
地調發庶幾秦民得以少休其力矣

上大悅即如公議行川陝兵民交稱便值滇黔粵
蜀以次削平俘獲賊中婦女並著籍旗下公言脇
從者不與倡亂同罪且婦女何辜宜聽收贖於所

釋甚眾二十一年調吏部尚書杜絕請託清釐銓
法老吏斂手不敢為奸歲在甲子七月以文華殿
大學士入閣辦事丙寅晉太子太傅丁卯六月以
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二公之寢疾也

上垂問再三計聞軫悼遣閣臣攜茶酒 賜奠柩
前以其年秋八月喪歸某年月日葬某原祖妣朱
氏妣丁氏本生妣王氏皆累贈夫人娶王氏封恭
人累贈夫人子男四人駿業翰林院待詔敬業國
子監生早卒大業翰林院庶吉士建業國子監生
女十人嫁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顧藻一嫁

三

懷慶府志

卷五

周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王掞一嫁州同知金
相戊一嫁壬戌榜進士顧用霖一嫁日講官起居注
翰林院編修陳元龍一嫁辛酉科舉人朱之敦一
嫁翰林院編修李孚青一許配國子監生錢聯一
許配裘岱生二許配繆 惟公至性孝友母在自
食粗糲以甘毳為養親歿後忌日輒素服避賓客
涕泣在都下聞弟喪兼程還經理身後事撫育孤
女踰已出悖于宗族貧者輒賙以粟與兄德宸弟
德宏早著聞譽一時有三宋之目擇交必慎海內
名士見者傾心寫意敦槃之會吳申至今傳為盛

事焉及貴寒畯有文采者雖不相識汲引不倦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丙辰己未兩主會試五充文武殿試讀卷官 詔舉博學鴻詞以汪琬陳維崧薦俱授翰林故人孫暘吳兆騫徒遼左捐金贖之還兆騫客死為經營其歸櫬生平寡言笑未嘗見喜愠之色有非意相干者不校遇賓客甚恭窮交造謁者必見縞紵遺贈久而不衰寬以御下無疾言遽色而門以內肅然家人不敢以褻服見也與修通鑑全書充

世祖章皇帝實錄纂修官

太祖高皇帝實錄總裁官兼充

三朝聖訓 平定三逆方略 政治典訓 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等書總裁官明史監修官又奉命評隲古文淵鑒始終以文字受

主知公剛毅木訥造次不能達其詞至於國家大事論議侃侃同列意見有異輒為之割晰是非反覆開導或至累日往往感悟其或勢不可挽則自為一議

上每善公所陳多報可公遇 覃恩賜封者五加級者六黑狐紫貂裘裘文鏐采弊天駟上尊玉

珍果之 賜匪一然服官三十年不一問及生產未仕時有薄田數頃初不增益城西有宅一區門巷蕭然里人忘其在樞要也公立三不朽同朝公卿所共開見某於公同鄉曲於學同席研於仕為公後進知公較詳謹狀公歷官行事乞銘作者俾國史得以編錄焉謹狀

河南提學僉事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浹曾祖母 氏

祖柏布政使司經歷祖母 氏

父鳳儀封文林郎行人司行人贈通議大夫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母錢氏贈孺人再贈淑人

公姓張氏諱九徵字公選號曰湘曉其先為中州人元末有字善甫者始遷居鎮江府丹徒縣為其

縣人子德明仕明建文時為戶科源士犒師東昌

遇燕兵被執不屈斷臂死數傳至浹浹子柏以出

粟賑饑授布政司經歷三子公考季也以公貴封

既又以公子侍郎貴得兩世贈典公年二十九舉

順治乙酉鄉試第一時初經喪亂人多廢學科舉

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雅博為一代

模楷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之丁亥成進士踰年爲行人司行人頒 詔福建又二年

世祖章皇帝親政視學奉 命之闕里宣符聖公

又二年考選爲吏部文選司主事熟諳掌故入共

驚異郎中宋某曰張君爲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

未幾宋被謫去正副選郎皆闕人公以主事典選

輿論翕服旋陞員外郎明年陞驗封司郎中冬調

考功時安丘以閣臣掌部務龔端毅爲都御史公

佐之主察人服公明乙未以封公年高請養未抵

家聞訃再期哭泣下葬未食墨猶殯厝階以是久

不赴補三何海寇作亂犯鎮江提帥兵少戰潰公

與筮御史重光嬰城守禦副將高謙知府戴可進

蓄異志顧語城下曰衆皆欲降獨某某不從爾賊

謂曰惟爾等速圖之公與筮聞之急趨下城而門

牡已啓賊蜂擁入筮縋城去公微服出城東門日

暮得一艇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合

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趣督撫嚴兵堵賊歸路

未幾賊敗果如公畫始賊入城名捕公不得繫家

衆焚掠公舍時封公樞在堂火將及回燄不熱如

有神護康熙二年補稽勲司郎中秋調文選益部

有

孫文定公柏鄉魏公先後爲冢宰咸加敬禮令甲

初更吏部郎與他曹一例以方面推補明年公以

河南按察司僉事出視學政公在吏部歷資十餘

年聲譽焯赫時論以爲旦晚臺閣顧得平調士大

夫無不惋歎公略不介意河南兵荒後文治日衰

公設立條格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爲

百年未有黜中牟潘岳祀典祀尚書鐵鉉於鄧州

求其裔孫奉祠祀增置社學擇師教郡邑子弟令

誦小學家禮二書辨正字體舛訛嫺習灑掃進退

之節以培初學根本又斥俸錢廣購書籍置學中

便諸生就讀一時風氣以變事竣考核爲天下第一

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撫臣疏舉卓異

詔賜蟒衣 俞部議需次超遷公已誓墓不欲出

矣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公

少宰通州張公列公名上比疏下督撫促赴 召

公引疾控辭 詔不許公復懇辭于是部議病痊

赴 召詔報可公引疾時貽友人詩有句云少不

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云虛名空

笑羊公鶴肥遯深漸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

生接武賈生難入以是知公不出之意決也公遂

生

于史學凡所指陳歷代治亂得失之故及故明人物如指諸掌聽者終日忘疲公于侍郎總裁史局公手疏示侍郎大指事功推新建才略推江陵經濟推王三原又論周文襄和易近人不免經權互用惟王端毅爲無間端毅雖疾惡如仇而虛心靜氣人人樂効忠告海忠介遠不能及徐華亭年四十爲少宰延攬朝士衆譽翕然歸之其精神實出前後諸公之上後惟葉福清似之時勢各殊故設施亦異其爲機警則一也又言江陵爲治政尚嚴密巡方審錄至以多決囚爲功當國者不可雜用

三百九十五

懷麓堂書影

圭

方明

申韓之學如此即矯其弊而爲寬縱又傷治體蓋皆篤論云居平教子具有規範故侍郎兄弟均以文行顯名侍郎被眷優渥每得寵賚必進之公公榮君賜輒貽書以主恩難報勤職盡瘁爲訓每曰擇交最難張德遠能親君子不能遠小人當以爲終身之戒癸卯秋闈編修以不錯題字卷誤被貼主司坐吏議嚴譴詔許覆試公愀然曰罪及主司而自干進可乎既不入式公意始帖然嘗述陳仲醇言教諸子曰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居上而先焚仕宦之塗惟宜漸進此語頗得黃老

意宜深味也公雖家居乃心王室滇逆之變憂思況瘁每飯不忘侍郎時省覲假歸公趣令治裝謂老特猗猗必當懸頭竿杪況廟堂宵旰非臣子家食時也侍郎在翰林凌晨進講日旰乃出最勤苦性淡泊不肉食日粗糲一孟公貽書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篇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神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侍郎聞命悚懼爲稍節勞加一餐焉公好急人難三郤婚喪以佐匱請者日踵門必盡

三百九十六

懷麓堂書影

圭

方明

力周卹擇師教其子弟之貧者歲飢捐賑其里人收育棄嬰造舟濟涉凍者予衣餒者予食孀死者予槨里人賴之嘗有盜謀劫其室同謀者先期以告詰之則嘗凍受衣者也郡中數起大獄公每陰爲救解已亥年沙洲失業山田之人計畝以濟之沙洲既復業山田連歲大旱公言于有司令洲民如數還償全活甚衆所著撰有閩游草艾衲亭存稿文陸堂文稿各如千卷文陸者有慕文待詔陸平泉之意江寧通志則應總督永寧于清惠公禮聘與纂修筆削者也余甲午充貢與公長子編

修同入太學謁公邸舍一見待以國士余試失利
公笑曰爾豈風塵中人勉旃自愛余兄弟與編修
侍郎交好公聞甚喜余過京口引余遊鶴林北固
劇談累日夕壬子京兆之役公子仕可名在第二
公手書謝曰兒子成名得足下為座主乃真足喜
自此凡進退出處及有事蓄疑未決必以咨稟公
傾心相告亶亶不倦嘗曰范希文善教其子以胡
翼之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為堯夫兄弟師友自
然學識日進吾諸子亡日當有成就足下其共切
磋又言范蜀公謂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

修園集卷五

書

子重

難立朝矣劉忠宣亦持此語然若果有知己詎宜
背負如魏知古之待張說明皇薄之是已又言張
江陵為館師令門人與上計吏往還詢知郡國阨
塞營伍戶口財賦為他日經濟不宜徒守章句為
無用之學又言君邑鄉先生葉文莊公掌兵科與
于忠肅共講兵事一日議不合廷劾忠肅遜謝而
已前輩虛懷如是非有矯飾文莊公嘗訪一新進
士方與同年圍碁厲聲曰君輩初釋褐當知吏事
乃博奕遊戲取碁局投之於河陶荊州惜分陰吾
曹當知此意也公鏃礪獎借手書盈尺居常維念

公之期許有非淺劣所敢承者蓋深愧荷其言公
訃至余哭之侍郎邸舍賓主拾踊瀕行余送之復
相向哭侍郎以公行狀為屬曰我先公知子也案
古者累行以論諡謂陳其生平行迹為作諡之本
唐時士大夫沒質狀其行事上太常請諡史館立
傳苟行不應諡并為之傳者不作也故下位高
節之士往往有狀貴公鉅卿反或不必要盡有其行
應子謚并為之傳宜無過公者今令甲非大臣官
二品例不得請諡若上之史館取信後之執筆為
史者及以請墓文故不宜闕余辱公知其何可無

修園集卷五

書

子重

述也公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戊申卒於
康熙二十三年甲寅享年六十有八配何氏累封
淑人子男子六玉裁丁未進士內國史院編修加
一級前卒娶蕭氏贈安人繼娶申氏封安人書
辛丑進士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加一級支二品俸娶吳氏贈淑人王禾貢生候補
行人司司副娶蔣氏仕可丙辰進士候補中行評
博娶繆氏恕可戊午舉人娶子氏繼娶徐氏與可
例監生娶何氏繼娶徐氏子女子四皆適名族孫
九人孫女五人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冬十二

月崑山年姪徐乾學頓首謹狀

皇清敕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先考坦齋府君行

述

嗚呼痛哉先府君棄不孝乾學等四年餘矣痛念先府君頭髮甫艾遽捐館舍乾學等雖稍得成立而承歡之日甚少殆不如田夫賈豎得朝夕出入奉其親者萬萬也乾學等終天之恨何時得釋拊心泣血悲悔難追嗚呼痛哉先府君之葬以丁未陬月時在草土中奄忽一息未及排纘先府君行實以求鉅公之文勒諸不朽今墓草已枯而壙間

徐乾學墓志

墓

廿四

誌石及夫麗牲之碑闕焉未備每一念及五內崩摧用敢略述事實如左惟當世先生長者哀憐之賜以銘誄表章先府君之盛德少追不孝乾學等之罪戾乾學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按府君諱開法字茲念別號坦齋先世朴菴公諱良力農成家居崑山之墩上再遷淞濱村為吾徐氏始祖府君五世祖刑部主事南川公諱申弘治甲子舉人任蘄水上饒知縣舉卓異為刑部主事以爭壽寧侯獄廷杖事載國史刑部生交河主簿在川公諱一元嘗在嚴文靖公幕為草蠲糧疏得請全活

百萬人江南人至今稱之交河生封林翰院檢討鳳池公諱汝龍檢討生萬曆癸未進士太僕寺少卿端銘公諱應聘即府君之大父也太僕端方高潔自史館歷任卿寺為時名臣府君生三歲而太僕歿于京師府君之考太學舍齋公諱永美中乙卯副榜蔚然儒宗執太僕喪毀瘠骨立踰年而卒時府君甫四齡也妣潘孺人為上海光祿承諱元升女性至孝撫孤成立備嘗苦辛邑中皆稱節孝徐母府君少英敏讀書輒數行下十二屬文落筆輒驚長老潘孺人每色喜曰是必興徐氏兩姑嫁

徐乾學墓志

墓

廿四

時府君方童子佐潘孺人經紀周悉與叔父弦佩疾痛疴瘵交相憐惜同邑宗伯顧公嘗曰今之顏含庾袞也十五補博士弟子即有聲庠序從茅君蘭胡秋卿二先生遊君蘭素剛介嘗恨同邑相君為人相君亦銜之一日過相君門蒼頭十許奮拳毆君蘭幾殆府君聞之憤甚會邑中諸生忼慨流涕切責相君以報君蘭不幾時而相君敗于是里閭皆言府君少有氣節云十七娶吾母顧安人十八而生乾學踰二年連舉秉義元文吾母固巨室舅氏都有才華姑適顧宗伯長君憲副諱明時並

廬厚然府君坐間極多寒士與秋卿先生及陸孝廉錫其爲文字之會相切劘甚力一時窮交密戚待府君舉火者十數家賓朋燕會無虛日每赴試郡門秣陵同載者甚衆皆藉供億親朋有急輒奮袂而起以家財助之從父無端爲市虎所害府君詣公堂慟哭嘔血至復讐乃已婁東張南郭顧麟士虞山楊子常諸公府君並與交游以文章往復是時府君聲稱籍甚顧屢入鄉闈不遇旋援例入辟雍家漸落亡何家難修起爲酷吏所羅織幾不測賴伯父中允念修公營救得免府君由是歷錢

三

子重

子重

子重

塘過嚴灘陟三衢遊豫童如金溪許亦旦南昌陳士業及蕭孝廉元聲龔大行佩潛訂交最驩金谿許灣書賈慕府君名求選制義鋟版以行評論精當遐方楚粵爭購之紙爲之貴金谿人負府君千金其人貧無以償輒焚券去西江至今稱之弗忘癸未還家丁潘孺人艱時家益貧落喪禮務厚弔者大悅踰年值申酉之會四方鼎沸東南建牙開府者甚多府君用特薦爲明經角巾儒服條上便宜數十事如開屯島嶼募練鄉勇諸議皆鑿鑿可見施行然知時不可爲亟歸杜門稱病雖纁帛交

錯弗應人服先幾之哲焉 本朝定鼎府君絕意進取惟課督乾學等焚膏繼晷乾學等咿唔丙夜府君未嘗先卧選今古文辭手自繕寫令乾學等誦習乾學初操觚爲文一脫葉先呈府君稍不當意即加筆撻不少寬貸每赴小試府君待棘門外出即令誦試作未甚紕繆即心喜否則對衆呵責蓋自乾學兄弟數齡以至成人府君未嘗暫離嗚呼痛哉非先府君勤懇教督乾學等何能稍得成立以至今日而未嘗享一日之養其悲痛爲何如也府君雖隱居不仕而於東南利病瞭若指

三

子重

子重

子重

掌當事者多欽重府君名德或式廬咨訪府君條列興革事宜如渠疏雷決灑灑不滯方漕政大壞弁丁苛索無已府君謂必正本清源方可以治其驕橫宜先自倉場總漕更弦改轍歷考前明漕規以及弊政附以已議曰漕政考要言甚痛切又以蘇松賦重屢向當事昌言宜倣耶律楚材舊制或量爲減損以甦民困雖不見用聽者歎服郡邑間陰受府君之德而不居其功者不可勝數不孝兄弟誦讀之暇府君輒述嘉言懿行以造就乾學等每遇人有快心事爲鼓掌色喜人或負冤不平即

咎嗟太息若推納溝中者府君立志行善慷慨好義無時不然也于書無所不窺尤精熟司馬溫公通鑑著有甲子會記考證家世習易府君哀集諸註疏而歸于簡約至為精要邑中讀易者皆以府君為宗又嘗旁搜故實及宇內誌乘凡錢穀盈訕與夫科名盛衰人材進退之間無不熟記自洪永以來甲乙二榜蒐討至備皆親自抄錄今手澤具存也嗚呼痛哉府君家雖貧施予不倦鼎革以後凡戚友舊有所貸者悉焚其券家事藉吾母經理意落落如也甲午元文登賢書諸先達以器識謬

本傳卷之三

元

惟伯

許府君喜曰不隊家聲矣時某以選貢同北上府君貽書累數百言皆束躬應物之箴已亥元文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親擢對策第一嘗召至便殿問家

世及父母年幾何兄弟幾人元文具對

世祖嘉歎久之曰爾可當孟子一樂矣煌煌

天語同朝以為元文榮詎意十年之頃而有攀髯之淚風木之悲也嗚呼痛哉府君初得報即寓書長安推本祖宗積德以訓勉元文語必懇至庚子歲府君至都門元文迎拜潞上慰勞畢言不及他

問所習國書若何猶向時之督課業者食不過五簋乾學等所進新衣不肯服朔望騎馬過慈仁寺見靡麗諸物未嘗一顧曰吾以儉德教汝曹耳是歲乾學應順天試撤棘之日府君冒雨至京兆閱榜乾學幸得與名亟出語元文曰吾向留都門者欲見汝兄京兆榜也明日遂登舟南下途次知妹婿申稷舉南省解元妹為吾母所憐愛府君聞之益喜然每語稷云勉之勿負科名也辛丑以今上登極覃恩勅封如元文官是年亮采生元文嘗奉使豫章便道觀省跪進章服府君追思太

本傳卷之三

元

惟伯

學公潘孺人曰此汝祖父母種德所致淚淫淫不能止癸卯府君五十初度時秉義援例辟雍獨乾學在家友朋在千里之內與乾學兄弟交者率過敝廬稱觴上壽瀟浦之濱舟車闐咽所貽詩歌古辭累千百篇府君曰兒能交當世賢人君子吾所喜也惟是逋糧一案不孝兄弟為吏誤開掛議雖旋得剖明府君稍稍弗懌然興致尚不衰減每花晨月夕與二三故人及子孫飲酒談笑盡醉而止有薄產在松江數往滬瀆練川及茸城由拳間自製一舟徜徉二三百里之內府君事事陰行善

人交財絲毫不可有所諾終身不怠樂鼓舞人材
有一善心爲稱揚性質直無城府不喜齷齪苛禮
少年後進詣府君送不至闕待叔父至厚有急屢
分財以應有從子貧不能娶府君代爲納幣嘗買
一妾詢知曾許字人即訪還不受值滬上靜安寺
鄉有王葉二姓指腹爲姻以所生男女相易撫養
後王氏子親歿家業替落葉即欲以女嫁近境富
室秦姓而逐其婿油坊飯牛府君聞知招葉至流
涕語之令擇日與王婿成婚裝奩花燭皆府君辦
具卒完其故盟嘉定真如鎮陶圓者生女有姿色

邑志

卷之三

聖

巨南

駟僧誘之賣娼家娼家隸王副將麾下有司莫制
其父母哀號府君與王副將力爭自以五十金贖
歸其父母諸生夏震熙以非罪繫獄常曰徐封君
來必救我府君京師歸夏已瘦死聞之以爲恨出
金葬之通糧諸生應逮赴刑部者府君代爲輸納
免其縲繼扶植貧士不遺餘力以故府君易簣之
後四方弔者皆哭失聲先世通家如歸安沈襄愍
丹陽姜奉常之後歲通往來嘗語不孝等曰此祖
宗以來通門舊好也先刑部先太僕清修重德府
君倡議請于學使得崇祀鄉賢鳩宗睦族百廢具

舉人有得罪府君者當時或不能平過即忘之御
僮僕甚寬素不殺生宴客常用乾肉絕愛憐兒女
雖孫女幼殤哭之必慟平時教督不孝等雖嚴有
疾病噢咻倍至府君雖少年不治生產獨爲不孝
等計甚周悉府君素強健受封以後不多乘肩輿
緩步城市召客常設樂飲酒三爵之後或隱几而
卧勦聲與絲竹相間然客語皆能記憶凌晨必辨
色而起居恒不多飲遇佳節或快意時則連引巨
觥不醉不好博奕遊戲間一爲之即棄去燕居匡
坐或攤書而卧人謂府君神與天全必享期頤之
壽而竟不然嗚呼痛哉府君病之前月率秉義及

邑志

卷之三

聖

巨南

孫樹穀樹聲等載酒攜榼步馬鞍山下歎歔流涕
謂人生聚會不可多得撫樹穀樹聲者冉三秉義
瞿然曰大人奈何爲此語孰知負杖行歌七日而
驗樹穀補弟子負秉義領鄉薦府君俱不及見耶
嗚呼痛哉不孝等罪通于天罹此酷罰尚泚筆以
述府君生平之萬一冀稍寬其罪戾雖仁人君子
賜之矜憐不孝等撫心自問真所謂有靦面目者
矣府君生于萬曆甲寅三月廿五日歿于康熙五
年三月廿二日 覃恩敕封翰林院修撰享年五

十有三娶顧安人係春坊贊善學海公諱紹方孫女官生仲從公諱同應女子四長乾學由甲午選貢中庚子科順天舉人庚戌第一甲第三名及第內弘文院編修娶金氏癸未進士晉江知縣際昇公諱允治姪女太學際熙公諱允洽女次秉義己酉順天舉人娶馬氏丁亥進士河曲知縣漢翔公諱雲舉女次元文甲午舉人已亥第一甲第一名及第歷任內秘書院侍讀娶湯氏前壬戌進士刑部主事炎洲公諱本沛孫女文學卿謀公諱傳樞女俱安人出次亮采聘張氏乙未進士工部員外

三原公

聖

接原公諱有光女庶母程氏出女二長適陸最邑庠生係壬午舉人錫其公諱嘉胤子次適申稷庚子解元辛丑進士今為內弘文院中書舍人係中書舍人孝觀公諱續芳子俱安人出孫男六樹穀邑庠生乾學出娶葉氏庚戌進士太常寺卿香城公諱重華孫女思貢齋生公諱方至女樹聲元文出聘李氏文學寧臣公諱思贊女樹炯乾學出聘莊氏前戊辰進士刑部侍郎素鶴公諱應會孫女己丑進士刑部主事前翰林院檢討靜菴公諱朝生女樹本元文出聘宋氏丁亥進士都察院右副

聖

三原公

聖

聖

都御史直方公諱徵輿孫女官生河宗公諱泰淵女樹敏乾學出聘黃氏太學魯望公諱璠女樹屏乾學出聘蔣氏文學雲九公諱之達女孫女三俱乾學出一許字張介眉文學濟臣公諱曾愈子一許字李邦靖乙未進士湖廣提學僉事元仗公諱可汧孫文學東序公諱遙章子一許字葛世隆庚午舉人端調公諱籛孫文學敬升公諱雲漢子今為外祖戊戌進士萊蕪知縣媚初葉公諱方恒撫養府君遺命與祖父母同窆先是祖墓在高巷以陰陽家言不吉奉遷權厝丙舍府君時用愀然乾學等於康熙六年正月初九日卜葬大瀟浦信字圩之新阡準禮意奉祖父母柩居左府君居右稍下將於墓前為坎下誌石而更立墓表按晁補之集從弟保之既葬其父推官久之始求補之為銘詩納之塋中以詔後世補之葬壽光太君踰年求杜侯紘為誌而朱晦翁亦久之為其考妣請銘於益國周公惟大人先生勿以踰時為責賜之片言以光泉壤不孝乾學兄弟死且不朽

先妣顧太夫人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乾學等罪重孽積禍延所生先大

夫捐館十有餘年今吾母顧太夫人又長棄不孝
乾學等矣嗚呼昊天罔極爲人生莫大之痛而吾
母天下之賢母也自相先大夫以及教育不孝乾
學等備歷艱難荼苦百端乾學等稍稍仕進輒離
家庭雖間回省觀及迎至京師未曾有歲月之
娛養吾母四十後善病已亥病劇甚輒愈間一二
歲有疾肯往往即瘥乾學等私謂吾母精神雖似
弱服藥餌輒效年六十髮未半白素種德行善天
之報施不爽可冀享期頤之壽而猝然遽疾不起
嗚呼痛哉吾母病以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七

三百九十三

卷之三

聖

子英

日長逝乾學元文身在京師弗獲親視含殮逢
跣歸籍抱痛終天秉義亮承雖家居奉養侍藥無
狀負罪莫追嗚呼痛哉吾母系本同邑顧氏高祖
思軒公諱濟正德丁丑進士刑科給事中曾祖觀
海公諱章志嘉靖癸丑進士南京兵部右侍郎祖
學海公諱紹芳萬曆丁丑進士左春坊左贊善兼
翰林院編修並著名績又賓瑤公諱同應官廩生
清修篤學負東南重望母何夫人淹洽書史爲女
士師吾母年四歲能屬對誦唐詩賓瑤公撫之喜
曰惜哉不爲男子賓瑤公即世何夫人憐愛吾母

教以詩書及工組紉之事無不精曉年十五歸先
大夫贈侍郎公事先王母潘夫人先意承顏孝謹
備至滄髓之奉必躬親之治家中事肅然有條理
一不以煩潘夫人潘夫人嘗稱于宗戚曰吾樂有
賢婦先大夫好交游結賓客文酒之會無虛日吾
母潔治杯匜往往盱食或親朋緩急求貸輒解簪
珥傾筐篋應之先大夫以是得交四方賢士以有
聲譽先大夫屢失利塲屋家道替落門戶多累外
侮內訌遭酷吏幾不測吾母以一女子竭誠營解
心力俱瘁卒得免于難時乾學等雖數齡無知已

三百九十四

卷之三

聖

子英

略識吾母計畫周密辛辛卒瘞之狀嗚呼痛哉潘
夫人歿以癸未歲吾母摧痛幾不能生一切後事
必誠必信至今三十餘年遇寒食孟冬掃祭丘壠
吾母思念潘夫人未嘗不悲慟如初喪也何夫人
晚年多病吾母時迎養于家其終也含殮周至每
寒食掃徐氏先塋畢即上賓瑤公何夫人塚吾母
之篤孝如此嗚呼痛哉先大夫數遊豫章閩越及
諸鄰郡徭賦逋責之事百端交集吾母一身仔肩
延師課乾學兄弟束脯必極豐當歲稔穀貴吾母
日咽麥飯不使諸兒知而令諸兒侍師食食必典

潔乾學兄弟踰年後乃知之吾母自紡織以及女紅針指無不手自為之歲耕瘠田若干畝以時播種耘獲常親詣溝塍督村僮力作築塲納稼寒風浙瀝夜分不肯休吾母自勞苦如此嗚呼痛哉吾母課乾學兄弟至嚴所讀書必覆校背誦丙夜未嘗先寢遇師他出即親為教授并講說書史及士人立身行已大節乾學兄弟寢共一榻吾母數于牖外誦聽若譚論經書文藝則色喜或閒語博塞遊戲即怒其召起切責或加夏楚吾母衣裙多帶管鑰恐不孝兄弟覺輒手執以往勿令有聲

不孝子

哭

興朝鼎革之會時事糾紛邑中豪不逞之徒設立部黨所在洶洶先大夫往來雲間吳門吾母提挈三子一女避亂高巷張浦間一日聞先大夫將訪故人某吾母攜乾學操舢舨迎歸張浦未幾潮湧如沸羹而城中亦遭兵燹吾家獨得無恙張浦窮村一室僅方丈矮屋柴扉晝昏如夜吾母教乾學兄弟讀史漢古文不輟鄰居年少宦家子欲與乾學交吾母察之曰此非端人必隳其家絕之勿與通至為之徙寓未幾其人即敗吾母欲不孝兄弟與端人正士游處不使稍暱近小人自成童已外

嗚呼痛哉乾學既補弟子貢次年秉義元文同入學宮吾母佐先大夫督課彌嚴所作制舉業常親自披覽每赴試金陵弁資乏缺資重息以俶行裝而吳門梁谿叟東數有文會不孝兄弟廁遊其間敝居小廩之浦賓客過從吾母多方拮据飲饌豐備人不知為貧家者諸氏古今治亂之幾當世得失之故吾母皆能指其大槩洞中歎要親黨有違言得吾母一語即愧服吾母無矜色無躁容氣和而心平諒如也及論事剖疑是非可否侃侃然言之至明且智者無以易二三十年來東南大家推

不孝子

哭

吾母為鍾為郝豈徒然哉嗚呼痛哉甲午元文舉于鄉乾學選入成均偕如京師將行吾母誨之曰此汝曹策名之始立已交友不可不慎既至京手書諄復今思之如昨也嗚呼痛哉元文擢進士第一人咸謂吾父母教誨所致吾母曰此祖宗所貽迺父所教於我何有追憶潘夫人不及見孫子成名淚涔涔不止是冬吾母得血症幾殆誠乾學秉義勿使汝弟知恐以吾故貽厥憂曠乃職業負朝廷恩值武林陸麗京善醫乾學自吳趨迎之至舍用藥即效不一月平善明年乾學舉京兆

旋以逋糧一案不孝兄弟名誤在籍中元文誦官
吾母曰仕路進退何常之有其益修德勤學敬官
庀事元文奉教弗敢墮後元文奉

旨賜還原官乾學復還舉人丙午遭先大夫之變
乾學兄弟慘痛無生理吾母於哀酷中經營窶安
卜兆吳淞江之陰不數月而幽堂完固漸以種植
松檟興治丙舍事皆具舉非吾母其疇能之嗚呼
痛哉服除次年己酉秉義舉京兆又一年乾學擢
進士及第吾母貽書 京邸深以盛滿爲懼汝兄
弟有何德而叨冒科名其益臨深履冰無替吾訓

卷之七

哭

三

又三年秉義復擢第吾母之教誠者彌嚴且切嗚
呼痛哉當庚戌歲乾學元文迎養 京師孟冬十
月入 國門以畏寒不能久留踰歲壬子二月登
舟回南乾學元文拜送潞上惟勤勤勉勵無慘沮
之色乾學壬子典試疎誤獲罪當左官吾母書到
絕不以爲意如辛丑之教元文也癸丑歲吾母偶
得黃腫疾屬家人勿使不孝兄弟知兩月而愈乾
學時方候補聞之馳歸吾母健飯如常矣吾母生
平備極辛勤故晚歲往往易病幸輒愈脉虛寒
宜參附姜桂之屬詎意一病不可復療耶嗚呼痛

哉昨歲吾母六十初度獨乾學侍膝下 京師諸
公並以詩文相慶賀而四方名賢長者多枉過陳
祝嘏之詞自歲首至孟秋未已吾母覽誦諸公文
辭遜謝而已心以得賢人君子一言爲喜諸公祝
詞皆謂吾母當得上壽而豈知踰年遂棄養耶嗚
呼痛哉吾母過介壽之日促乾學治裝北行勸諭
再三然拜別之時戀戀不忍舍非如曩者潞上詞
色今歲遣乾學婦入 京送至毘陵諸孫勸之歸
曰姑再聚斯須口不言而黯然神傷矣嗚呼痛哉
乙卯之秋秉義奉

卷之七

哭

辛

三

命典試浙闈事竣便道過里居吾母勉以
王命促之赴 京既復
命即以病告歸方謂有子奉養膝下得遂晨昏之
樂不意定省甫踰月而吾母已病嗚呼痛哉吾母
讀書明理了然死生之際與世緣一無繫戀獨是
在徐氏爲婦爲母成家肇業四十七年其忍一旦
棄乾學兄弟而逝耶嗚呼痛哉吾父納庶母程氏
生亮采今十六歲遇庶母恩意極厚撫亮采不異
所生延名師教誨衣服寒煥至周以詳爲聘青溪
名族凡納采問名之禮親往其地手自區畫吾母

自奉儉約衣必累澣上服半用布素中裙相衣不用綺穀食不過二豆上壽之日子婦諸孫進觴戒勿設盛饌止陳蔬食果核而已左右婢妾不欲多取給事而已未嘗輕訶責宗黨嫗戚之貧者待吾母以舉炊吾族之尊年及吾姑吾從母以時饋問族姓不能延師讀書者佐其束脞不能聘娶者代爲納徵從母之女撫以爲女爲具資裝嫁之見人阨急咨嗟太息必營救乃已猶記壬辰之歲先大夫坎塋患難之時有向乾學兄弟貸三十金者乾學知家酷貧不敢以告母知急措如數畀之好施樂善始終未嘗有倦其素受吾母恩德而背負者不之較也不孝兄弟薄俸奉吾母輒施予貧民冬給絺衣夏施帷帳死不能殮者予以槨病者助以藥下至獄囚亦散賑錢米素不殺生所放禽魚鱗蛤無筭以汝吾母長逝之日合邑親黨而外街衢巷陌無男女老幼皆流涕嗚呼痛哉吾母自少及老謙和溫粹不以一言傷人不少一事先人乾學兄弟在仕路昕夕馳戒勿忘先德勿忘隱約勿忘患難蓋數數言之書牘盈篋笥也嗚呼痛哉諸孫成童即諄諄誨諭一切耳目嗜好不得雜進諸子

三十七

卷之三

五

附

女及內外孫女孫在襁褓即告乳婦勿嘻笑勿多言勿詬誶恐子女少德性略有漸染也孫曾孫抱撫弄顏色和而必莊申氏諸外孫吾母多撫育之雖至憐愛與之言未嘗露盛夏服絺衣必再襲雖宗戚遣婢僕來未嘗慢忽性無他好治家之暇惟以讀書覽古聞善言見善事爲愉快子孫衣服過華即不樂易之乃已約束僮僕嚴而有恩吾母之啓後昆皆以身爲教也嗚呼痛哉吾母素精內典多所證入乾學兄弟于釋氏之書茫然不知吾母談述梵夾及五宗源流如數列眉昨歲乾學陪侍過鄧尉支硎間愛華山泉石之勝留連三日日夜論宗旨乾學雖懵懵未省而已知吾母所得深矣特未嘗輕以語人所告者尋常日用之事而已嗚呼痛哉吾母生平事事皆可爲範郡邑無不知之乾學兄弟罹此荼酷以淚和墨略書梗概吾母淑型懿矩豈止是耶嗚呼痛哉辛丑恭遇 覃恩吾母受安人封庚戌晉封太宜人乙卯晉封太夫人凡三受恩綸吾母彌自謙約不肯一日稍宴佚也嗚呼痛哉吾母生于明萬曆丙辰七月二十八日未時終

三十七

卷之三

五

附

子康熙丙辰十一月初七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
子四人長不孝乾學庚戌進士及第右春坊右贊
善兼翰林院檢討娶金氏吳江文學際熙公女封
安人次不孝秉義癸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加
一級娶馬氏同邑丁亥進士河曲知縣嶠輪公女
封安人次不孝元文己亥進士及第經筵日講
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
教習庶吉士娶湯氏長洲壬戌進士刑部主事炎
洲公孫女文學卿謀公女封夫人次亮采監生庶
母程氏出聘張氏青浦乙未進士工部員外郎揆

三子

懷園集卷五

墓

九上

原公女女二長適邑庠生陸最係壬午舉人錫其
公子夫婦俱卒次適吳縣辛丑進士禮部祠祭司
主事加一級申穰係中書舍人封禮部主事孝觀
公子孫男六人樹穀乾學出選拔貢生娶葉氏同
邑戊辰進士太常寺少卿香城公孫女貢生崙生
公女樹聲元文出附例監生娶李氏同邑文學寧
臣公女炯乾學出監生娶莊氏武進己丑進士見
任提督河南學政僉事前翰林院檢討靜菴公女
樹本元文出監生娶宋氏華亭丁亥進士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直方公孫女官蔭河宗公女樹敏乾

學出府庠生聘黃氏吳縣候選州同魯望公女樹
屏乾學出聘蔣氏吳縣候選知縣雲九公女孫女
三一適太倉州增廣生張介眉係文學濟臣公子
一適府庠生李邦靖係同邑乙未進士提督湖廣
學政僉事元仗公孫廩監東聚公子為文學獻于
公嗣一許字邑庠生葛世隆係同邑候選州同敬
升公子俱乾學出曾孫男五人德倣德份德縣樹
穀出德寅德咸俱樹聲出曾孫女三乾學兄弟肝
腸寸裂語無倫次伏惟大人先生賜之片言以光
泉壤乾學兄弟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不勝激切哀

三子

懷園集卷五

墓

九上

號之至

懷園文集卷第三十三

懋園文集卷第三十四

傳書

姜太常傳

姜太常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即疏薦蔡悉顏鯨等五人十四年二月有旨加封鄭貴妃為皇貴妃時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而鄭妃寵冠後宮初姪邠哀王帝與戲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帝憐之與私誓即更舉子立為東宮及皇第三子生賚子

三子

懋園集卷三十四

一

于重

特厚中外籍籍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禮部已具儀注將上應麟疏言近見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有旨元子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既而聖諭封貴妃鄭氏為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固皇上第三子猶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重儲貳定眾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成命臣愚不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皇上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明詔

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宣中官掌印者至諭冊封貴妃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以手擊御案幾裂中官環跪叩首怒稍解奉旨冊封非為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沽名賣直窺探上意著降極邊雜職應麟遂得廣昌縣典史去是時國本之議自應麟首發受嚴譴吏部員外郎沈燝刑部主事孫如法相繼言之並得罪兩京諸臣申救者疏復十數上不省自後言者蠶起至于三案互發黨議相軋垂

三子

懋園集卷三十四

土

于重

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執此語以責信于主上朝廷雖厭之終不能奪也居廣昌四年移餘于今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儲位尚未定羣情恟恟首相沈一貫嘗為人言皆吾君子也語傳播遠近應麟值之朝力爭之遂與忤復上疏言臣既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者十有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六年故臣欲以此日責大信于陛下以畢臣之初心初臣為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貳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賣直

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謫有餘辜也繼而禮官沈鯉有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寘朕有過之地故薄罪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謫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惟恐見疑于羣臣以得罪于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年矣初謂睿質清弱今則強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幾欲倒行矣夫冠婚可委曰清弱冊立何嫌于強壯愆期不舉行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威投鼠

三原九三
懷園集卷三十四

王

維伯

甘心煬竈立視陛下孤立于上徐見陰陽之定而坐收其利即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望風瑟縮殊未聞有招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于陛下而已究豈有工于為宮掖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座之諍始免永巷之留人彘之鑑燕啄之禍非不灼灼也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疾甘為子孫賈無涯之禍而不顧邪夫弓不抑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于茅焦之解衣危論以羸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尸闕

下而不悔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未及殫而大亂已成可不戒哉夫人主之託身不可不慎託身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身于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亂亡不止今道路之言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為窺伺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為綺戲震器微壓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迹其隱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恐皇貴妃不得自由也萬一諧臣媚子有以家事誤陛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

三原九三

懷園集卷三十四

四

維伯

祖宗為法而尤憲章世廟為兢兢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令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歟臣前為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為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奪而臣之志不可奪陛下儻有惑臣言即發德音冊立冠昏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責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拮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于天壤也疏上留中初應麟被謫有言不許朦朧陛下用特疏其名于屏風一貫既銜應麟因嗾吏部無得隨例補除每用啓

事特奏之待命七年輒不報二十九年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為皇太子應麟遂歸家居二十餘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御史潘汝楨者舊為慈谿令與應麟有隙陰令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宜致仕應麟引疾去蓋是時璫禍潛萌汝楨鳳翔皆逆黨與正人為難者也應麟為謫官時有善政廣昌白狼為害傷人積千餘數于邑神捕之立得遂殲焉餘千宋丞相趙汝愚墓道為守冢方氏所侵方宗強應麟親勘還之為文祭汝愚未幾雷梓其人擊而斃之墓下如倒植然人驚異之性剛直遇

三百九十三

懷園集卷五十四

五

子英

意不可若颺發矢激人無得撓者以故恒與人齟齬當萬曆季年稅使四出慈谿令韓國璫盡括邑中契券搜索盈萬金猶不已人情驚怖應麟謁國璫強出其契事得止邑人為立尊德祠于北湖墻尸祝之應麟自再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于用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掣籤官人兵部以封昏媚倭大臣皆持祿養交日夕如雷霆轟然在頭腦上脅息無敢出一言為天下者中原陸沈恐不難致吾此身可以再嘗試乎其後一起即報罷應麟愈老矣家居又十餘年崇禎三年卒其子思簡請

卹闕下從子御史思睿亦疏言之賜祭葬贈太常卿

李祿甫傳

李祿甫名曰燦福建安溪縣人以諸生高等貢入太學能文章有幹略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二縣接壤巖谷深險箐篁叢蔽人跡所不至以故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申間海郡輯寧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藏其巢穴索厚賂祿甫有弟攜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人為賊所獲祿甫徒

三百九十四

懷園集卷五十四

六

子英

步入賊營以情告愬更慷慨陳禍福賊感動將盡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閒祿甫弟婦及一從子得出十人者終無還理祿甫練鄉兵謀劫得之賊所居地名磨頂峰高起插天三面皆可攀援而升置邏卒戍守惟山後絕壁峭立非猿猴不能至賊不為備祿甫募得樵采二十人出山後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筒吹之如簫聲震林木祿甫則身率鄉兵自山下鼓噪天將明雨驟集泉聲湏洞氛霧瀾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大驚相奔觸逃走祿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

然尚有八人在賊中賊既失利心恚恨必欲取祿甫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脇從者萬人日夜挑戰祿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被砦以數十計祿甫兵嘗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留四十人守柵賊聞知率其衆八百人奄至咸相顧失色祿甫不爲動方據案作書與官長言事而徐指麾衆人或勸堅壁勿戰祿甫曰不可賊來驟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柵吾必盡矣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人者分爲二隊以二十人守柵二十人迎賊隔溪水而陣相

三十五

大雅園集卷十

七

巨甫

去五步許賊見其人少輕之列礮百餘齊發人皆倚樹間避之礮出其中間發不能中賊礮窮渡溪水徑前格鬪二十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仆其燾賊驚竄祿甫並麾兵合守柵二十人前進格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無數獲旗幟器械千計賊移營宵遁自此不敢復戰矣祿甫直追至其所遇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賊動靜必知之君弟爲我言李祿甫安溪男子擔不與若曹共生盍早出決戰無自逃匿山谷間爲也秀才具以告賊懼僞許還其家口而縲繫如故蕭恥失信于祿甫率

其族人子弟與祿甫合兵破賊壘盡奪子弟八人者以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于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將不次擢用而賊某降于大帥者爲讎所殺賊黨恨祿甫刺骨誣以同謀殺人欲深文入祿甫罪事雖得白其功亦竟未敘錄云祿甫讀書甚富所著古文詞多奇氣自謂絕類司馬子長在大學期滿就選人當除府倅棄弗就今年六十餘矣從子李編脩晉卿予同年進士童時偕其母弟陷賊中者時與予述其世父膽略過人每戰矢石亂下目不交睫與賊相持五月餘未嘗

三十六

大雅園集卷十

八

巨甫

亡失一人晉卿在賊中見賊狼狽奔還即持挺撻撻晉卿等累百身無完膚足腫大如股屬天幸不死蓋祿甫每戰未嘗不勝也徐子曰史稱梁將軍程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井唐越國公汪華隋末起兵拒亂保有歙宣睦睦饒婺六州之地皆未有朝命能自建樹功勲剿除盜賊而元末如劉基章溢胡深並以文章之士保障閩浙之間其事都與祿甫相類然皆遭際風雲銘功竹帛而祿甫乃以明經終老于荒山絕壑之間且幾不免禍豪傑之士孰不爲之扼腕太息

者存甫顧恬然不以介意噫嘻豈不難哉

葉石君傳

葉石君者隱君子也性嗜書世居洞庭山中嘗游虞山樂其山水因家焉所至必多聚書嘗損衣食之需以購書多至數千卷會鼎革兵燹盡亡其貲財獨身走還洞庭其鄉人相與勞苦石君輒感曰貲財無足言獨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已復居虞山益購書倍多于前石君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抄本收藏古帙雖零缺單卷必重購之世所常行者勿貴也其所得書條別部居精辨真贋手識

卷三

情園集卷三

九

九上

其所由來識者皆以為當有三子時誠之曰若等無務進取但能守我書讀之足矣年六十七卒于家石君既沒而鄉人益思之以為王君公仲長子光流亞也其友黃儀子鴻嘗為子言因為之傳石君名樹蓮嘗為邑諸生已而棄去石君其字也子鴻精方輿之學亦奇士

贊曰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雲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漪園先生之後所藏亦多散軼惟范氏天一閣尚存子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度之一樓曰傳是樓然較之

諸家所藏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亦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為之傳不禁慨然洞庭有林屋洞相傳禹于此得異書如古所云宛委石倉者石君得之其亦不偶然也夫

內閣中書席君傳

君諱啓圖字文興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父諱本楨當明崇禎之季海內荒亂出家財賑饑助餉朝廷嘉之授文華殿中書知銜至太僕寺少卿子四人君其仲也用例為歲貢生需次內閣中書舍人生平惟以讀書好善為事性尤至孝惟恐太僕澤人

卷六

情園集卷六

十

九上

之志不竟於身後初山中人善賈而女子不知紡績太僕欲教之未遂而卒君乃多造紡車織具給遠近貧戶募習者令散處教授又大設肆鬻木縣收布欲民得贏利樂為之鬻則抑之直收故昂之於是競勸于布未數年機杼聲徹閭巷月朔望俵米貧戶其家行之已再世康熙初年歲荐飢君發廩口給凡用米一千三百餘石後數年早給如前之數而贖歸其已鬻之妻子至數十人冬絮夏疇病藥死槨無論豐稔歲給以為常貧民取之如其家焉甃道弗不行者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凡數里擴

太僕所置義冢至三十餘畝嘗自言財帛豈可長守
吾幸承先緒子孫衣食無缺足矣於族誼尤篤自
太僕時已置義田君益周之無不得所者又設義
塾延師訓族人之子弟親舊窮乏畢賙恤四方名
士造門必倒屣款接於是義聲益著然亦以是數
減貲不惜也居常得閒即低首治書所購經史子集
以萬卷初太僕輯先正格言未就君本其意著畜
德錄至病革猶排纂牀簀間竟卒而其嗣子續成
之行於世君素善病未三十疊經大喪哀毀過當
生母譚早世嫡母吳淑人撫養至長成於吳淑人

卷三十四

七

之疾夜叩北斗焚疏至四十九章願以身代哭泣
苦塊病益深所居輒設帷避風雖白晝常讀書燈
燭下然於凡臨遣賓客指授僕隸戶租市籍人事
之往來無不經其算畫以故足不履戶限而內外
犁然病七年至庚申七月感寒疾謂醫者曰吾以
戊寅生寅遇申必尅命其止此乎比歿歲日月時
果皆甲申也享年四十有三訃至山中無少長皆悲
涕所嘗被德者多至失聲曰善人死矣吾今將安
歸子三人永勅永勛永渤永勛亦中書家居出後
於伯氏

徐子曰以物之不齊自先王之世不能鈞民之貧
富而能使人之自相任恤及王澤既衰貧者無所
聊賴富者至於并兼不止或者遂欲摧抑巨室以
業貧民而使貧富之不相耀此必不可得之勢當此
之時而有體先王任恤之意用不餘補不足仁義
問浹於親疎昭於上下雖其澤之行于近不被於
遠施之及乎小不至乎大然由是道以達之天下饑
寒之衆庶幾其有濟乎此席氏父子所以世濟其
德而文輿之沒至十餘年人猶追慕之不已也

書

卷三十四

七

與曹彝士編脩書

彝士館丈足下昨聞賢伯父顧菴先生之訃奉慰
邸舍見足下顏色甚戚痛念世父撫育之恩悲不
能已欲成服設位受弔而質之薦紳先生謂近世
無行此禮者疑其驚世而駭俗某以為不然古之
弔喪匪特于其親喪而弔之也雖功總輕喪及哭
其朋友哭其所知人必弔之蓋聞喪則哭哭則必
為位而受弔焉況於世父之尊齊衰期年之重服
又有撫育之恩為位而哭其何可以已乎儀禮喪
服傳曰伯父叔父何以朞也與尊同體也三年之

喪三日不食期之喪二日不食免經袒襲及居處之節不過殺於親喪其慘戚無大異也禮記奔喪篇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按三日五哭卒象始死至三日而斂也孔氏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經成服之禮開元禮及政和禮明會典大略相同今之京朝官期喪以下不能奔者可倣而行之者也禮凡

三書注

禮記集卷五

主

廿四

爲位不奠鄭氏謂其精神不存乎是而張橫渠則云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爲久奠喪禮於殯常奠喪不刻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橫渠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按他所者謂異國之官府館舍故不得久設奠耳唐宋士大夫皆居公解故有服往往於寺觀發喪今之邸舍與家無異雖爲位及久奠可也司馬溫公書儀凡爲位而哭中間設一椅如在殯然憑而哭之朱子亦遵其說其後王柏之喪四

方學者皆設位持服則非特哭者與弔者有位而亦設神位可知矣喪無二主椅之設非主也溫公與橫渠考亭知其不可以不設也古人如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開元禮亦有給假之條明洪武二十年始禁期親以下奔喪往返曠廢職業只在官持服今例聞喪者本衙門放假以服輕重爲差既許其持服矣而不許其設位不許其受弔蔑禮經之明文習世俗之陋說君子所不敢出矣賢世父詞館尊宿門人弟子及平時故人在都邑者俱欲向足下邸寓致哀足下天性孝友勤懇至某不敢不以所聞具對惟高明裁察某再拜

三書注

禮記集卷五

古

廿四

再與曹彝士書

古之爲位者乃哭者之位猶夫在家主人衆主人親戚賓客各有位次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古者於外聞喪賓之弔之與主人拾踊其去也拜之而已溫公以其無所憑寄故特爲設坐以象尸柩但云喪側有子孫即不奠而橫渠斷然謂亦可以設奠者寧非禮以義起者歟以古人言之雖在外聞父母之喪大約爲哭位而不設奠自宋儒之論不惟爲位會哭而且可設神位雖

其師友之無服者必設位而奠焉則周親更可知矣今之設位而奠既可行於父母之喪安見世父之喪不可以設位也喪之有主人也論其常則適子為主衆子且不得拜賓而及其變非可一槩論者檀弓伯高之喪夫子曰爲賜也來者拜之是朋友爲主也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上是甥爲舅主也況於從子之親乎愚謂當如今人家治喪而少殺其禮不設帷柝不肅賓治事設神坐於中堂弔者至延入主人齊衰牡麻經待於次弔者焚香鞠躬再拜酌酒再拜主人拜賓賓出

三頁五

禮部集卷五

主

庚

與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昨廿四日奉謁時言及臺省銓部內陞外轉未暢其說茲更爲公終道之按明會典隆慶四年議准除吏部員外郎左右給事中以下及年未甚深御史應外補者隨時推用外其郎中都給事中年深御史察其才力政績酌陞內外職任不許仍前但

揆資次定爲歲例陞轉是推陞年例之名起於此時蓋內外互用之意非以不才而舍之也萬曆二年令吏部將科道官量其才力資俸內外一體陞轉不必拘一年兩次及多寡之數蓋前此嘉靖以前原無定制後則定爲春秋兩季推陞優者內陞次者外轉大約正陞論俸閏陞論資外轉者則不論資俸深淺數歷之久其至卿貳也殊塗而同歸以爲臺省銓部綱紀耳目之司其任至鉅故雖官品不高恒用進士初選除授而內外遷轉必登三四品者責之既重則待之宜優我國家三署之設責任無改而負額則大減於舊科道寥寥僅存十之二三其餘授也非卓異薦舉之縣令則翰林教育之庶常與夫京官有聲望者擇之不可謂不慎其既選也內陞者非歷資數年不得即外轉者亦有歷俸三四年以上者授以副使叅議等官亦不爲過況京察既有黜汰言事不實復有處分其果闕冗不肖背公營私者新例更爲嚴密夫既得之基難而繩之綦切矣朝廷厚畀之以職任而官品不高者具有深意特卑其秩以責其效鼓舞而振作之實隱然待以金紫勢不得不內外並用非

禮部集卷五

主

庚

有大優劣於其間是以陞轉品級不甚懸絕若或過為裁抑升沈之間頃刻霄壤未嘗見其確然賢確然不肖將居是職者不深惟一時激勵之意人有苑枯之見在其胸中勢必揣摩奔競承望風旨或乃自居於卑冗體勢既衰蕭然不振官邪益無所忌憚何以勸之任事而作其敢言之氣謂宜一如舊章外轉仍授監司為當惟公財擇特為昌論其於國體世運所關非細臨啓惶恐

與舅氏亭林先生論姓氏書

古之人有姓而又有氏姓以統其同氏以別其異

三十八

增補集卷五

七

志行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男子有事于其國者也稱于國人見于策書者不一書而足也不詳其氏無以別其人女子則稱于國人見于策書者罕矣從同焉無害也若今日之男子稱名而女子但稱其姓固亦猶行古之道也左氏所載三桓七穆之系其粲然可考者矣至戰國而世卿之族盡亡所用者皆游說之士而譜牒亦稍稍廢至秦而後遂不復講于是以姓氏混而為一而姓之多遂至于累千萬而氏族之法一變于是有因事而改若陶之朱公有避仇而改若秦之張祿賜姓而改若漢之劉

敬冒人姓若漢之衛青省二字偽一字若王孫夏侯之類各省而用其一于是并其得姓之本失之而姓亦不可辨矣然六朝至唐猶重譜牒南推王謝北右崔盧唐時氏族之書臚列甚具上推其先往往累二三十世可攷然已有傳會之誤如洪容齋之論沈隱侯者至五代干戈之後朝無世臣家鮮完譜金元以後姓氏之學亡矣古來言氏族者莫如鄭玄際其所撰列蓋亦頗得其源流然亦有未合者拘于例而不能闕其疑也且如竇氏烏知其不為地也而必曰后愾逃出自竇然則趙武可

三十九

增補集卷五

太

志行

氏之曰袴乎聞人氏烏知其不為人字也而必曰少正卯魯之聞人然則子產之後氏曰惠人樂正子之後氏曰善人曰信人可乎左氏以官為氏則宋有左師楚有左尹左史左徒秦有左庶長烏知其為誰也而必曰楚左史倚相之後又以作春秋傳之左丘明系之古人以王父字為氏不聞以王父名也楚鬻拳名拳烏知衛之人不有字拳者而曰衛大夫拳彌即楚鬻拳之後鄭穆公名蘭烏知他國之人不有字蘭若楚之子蘭者而曰鄭穆公之支庶而用其王父之名如此之類比比皆是並

穿鑿傳會承前人之誤而未之釐革者也今欲勒成一書傳之于後當有次第鄙見先考定黃帝至殷周見于經傳者錄出為一則次及春秋時人當用左傳國語為一則次六國秦時人用史記戰國策為一則自漢以下倣此其不見正史而見他書者各附其則之末其并時代不得或并其名不得而但見于急就章等書者別為一則以附其後務令不漏不紊既畢而後考其源流略為辨論使姓從其人人從其代人著其始見之人代著其始見之代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其亦可矣如所云逃出自

三才子
懋園集卷三十四

九

子重

竇等語雖甚不通而韓碑已用之亦須載其說于下以俟駁正凡引書俱備錄其書如世本風俗通之類凡引注俱備錄其人如臣瓚曰師古曰之類此種工夫極為詳密非先生不能為聊陳瞽議以助百一并望有以教我

與友論社倉書

頻年閭閻聞問缺如瞻仰之懷積於陵阜知先生操行彌篤為善若不及既以飭躬兼用澤物可勝委服可勝仰羨社倉一事自少時奉先人之誨即擔心力舉懷此三十年而未訓蓋寤寐耿耿久矣

今愚兄弟輒各捐米千石稍為鄉邑凶荒之備而身羈輦轂間不能追從諸賢後塵講明條約頃者兒曹南還特令奉教左右要之此事雖輸財極不易猶可共勉惟規畫經久推行無弊此為最難所望先生與同志諸先生悉心區理俾得盡善苟有利賴及于鄉里則皆諸賢德惠所貽非愚兄弟之所敢有也竊見所刊條例至為精密但恐一聞當事仰借護持將來遂成官物借撥那移無乎不可其勢轉不能歷久所以區區之鄙懷欲仰煩良友經營不敢別倚當官彈壓即邑間自有公舉不妨

三才子

懋園集卷三十四

十

子重

並行非敢專為善之名而昧與人同之義也此米一出即為大共之物小仵不過使之記出納耳諸所未盡幸詳語兒曹俾之遵奉麾指百惟垂意弗罄願言

懋園文集卷第三十四

瞻園文集卷第三十五

雜著

御製庭訓後恭紀

臣等伏見我

皇上敬

天尊

祖勤政恤民蠲租慎刑戡亂服遠仁愛恭儉無事

不度越前古 宮庭以內止孝止慈即如教

皇太子及 諸王子一節何其卓絕也臣聞禮經

有入學齒胄之文漢臣賈誼亦有早諭教之語惟

后主九

瞻園文集卷三十五

一

雜著

是師保凝丞設官分職春誦夏弦則太傅掌之秋

學禮冬讀書則執禮典書者之事職司具存裨益

蓋寡漢唐而後東宮官屬及王府教授數倍於古

而講讀祇為具文況於深宮之中朝見有時禮制

濶絕學與不學又安得而知之我

皇上深鑒於茲慮臣僚勸講未能洽浹融貫故機

政雖繁不辭勞瘁親立條教躬行課督以問寢視

膳之時行執經肄業之事亶古以來未之能逮弘

惟我

皇上仁智協義軒道德契周孔終日乾乾天行不

怠 御朝蒞政之餘討論墳典貫穿百家網羅四

庫至於 宸翰揮灑煥若日星騎射之精發的命

中雄武大略莫不震疊惟

聖人無所不能如此是以聲律身度既足發無言

之蘊而循循善誘復無間於燕閒之時

皇太子天姿英睿作聖有功

皇上以

祖宗付託至重主器莫如元良早建承華以培國

本宮中朝夕誨諭條格秩然臣等謹憶

皇太子出閣時睿齡十三

三四二

瞻園文集卷三十五

二

雜著

皇上以儲闈手寫所讀經書及臨摹楷法錦囊錦

篋宣示臣等卷冊積累幾於等身自出閣至今日

盛月新進益無疆側聞

皇上家法嚴正威儀祇肅禁鐘初鳴

至尊御內殿

皇太子及 諸皇子以次攝齋上殿背誦經書

皇上親為講解講畢方聽政事倣字讀書日有常

課午餘習射志正體直以觀德游藝宮燭乍難又

上殿覆講昕夕不輟喧寒靡間

皇太子敦敏好學六經而外精研史學古文詩賦

多識前言往行旁拈制舉之業援筆立就皆得聖賢精義煌煌鉅篇已盈瓊笥侍從環衛驚歎非常諸皇子並穎悟過人溫良成性晨興占嘽之餘舍矢如破髫髻之歲賢舉者聞穆穆皇皇本支之盛無以加矣

皇上又時時訓誨家庭之內聖法道統親為指授文經武緯致治保邦之略罔弗殫究猗歟盛哉恭捧庭訓循環伏讀與二典三謨交相表裏昭示萬世永永作則唐宗金鏡之篇明帝文華之訓不足幾其萬一矣臣等得侍直禁庭親見

三才
大德
三才
三才

主

子重

皇上帝學之勤敏神武之雄邁誠天縱多能生民以來所未有訓辭之所敘述乃以

聖人道聖人之事有德之言以身為教也非

聖人無此善教非

聖人之子無此善承

天祐 皇清秀靈誕毓如海之潤如日之暉龍

樓婉愉方於啓誦麟趾信厚比諸虞號記所謂其

成也懔恭敬而溫文者其效既彰彰矣詩大雅曰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書梓材曰惟曰欲至於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我

皇上永綏多福億萬年無疆惟休皆至德之所貽翼矣敢拜手稽首而記簡末

起居注書後

伏惟

皇上御極之二十一年逆孽削平王師奏凱偃息兵革脩明禮樂天人合應書軌齊同宇內樂康天下寧一四民遵業萬類蕃滋二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威已無不加德已無不被皇哉唐哉此至治極盛之象也乃

皇上親詣奉天

三才

大德
三才
三才

四

子重

陵寢昭告成功思

祖宗創業之由溯王氣發祥之始車駕所至赦

罪蠲租萬姓顙顙欣欣無不銜戴

聖澤至於聽政御講寒暑無間懼開臣僚燕安

之漸申戒再三期於天工無曠百職脩舉賞功與

能簡賢出滯小善不廢片言是褒諸如治河理漕

恤兵愛民尤惓惓致意當此永清耆定益為久安

長治之圖誠有書之即可傳垂之皆可法者雖堯

咨舜做亦莫能過而豈區區漢之文景唐之貞觀

所可彷彿萬一者歟臣等備員珥筆日從侍直之

餘仰瞻

天表飮聞 聖謨竊謂於

皇上法

祖勤民之至意似與中外臣工僅從用人行政諸大端窺見 如天之度者稍為加詳焉而魄不能一一記之於冊也夫致治之道曰誠曰一誠則久而不息一則貞而不雜

皇上好生之德決於幽遐可謂誠矣兢業萬幾始終無間可謂一矣君心之所係即政治所以久而無弊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國家億萬年無

三書主

御選古文淵鑒凡例

五

頤洪

疆之休端在於此謹執簡屏營而書於後

御選古文淵鑒凡例

康熙乙丑春二月臣等奉

旨編校 御選古文次第繕寫雕刊

欽定名曰淵鑒分為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

外集八卷編成目錄訖臣等伏念遭逢 聖世侍

奉 禁林仰見

皇上功德隆茂聲施遐被登三咸五震爍無比加

以 聖神天縱單心稽古 萬幾之暇時抒

睿藻與放勲之文思重華之文明並昭雲漢懸日

月蓋自書契以來莫盛 今日嘗於乙夜 覽觀

古人著作病其散於四部各擅一家若梁昭明文

選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及各代文粹文鑑文類等

書別裁去取未稱完善乃悉陳秘府所藏旁搜善

本始自左國迄於近代采其醇粹者若干卷業蒙

聖謨裁定又 命臣等再為披檢每一篇奏御必

經 睿慮詳繹再三

制旨曰可然後復令臣等竭其愚竅叅訂校讎加

以箋註莊寫進呈乃 賜御批標諸篇首微文奧

義昭揭萬古於以闡揚理道則翼贊乎經籍於以

三書主

御選古文淵鑒

六

頤洪

數陳政事則裨益夫治體尋其旨趣固足以啓發

神智稽其故實亦足以增長見聞誠訓世之要編

覺民之鉅典俯視歷代諸家所選如螢光燭火弗

可同年而語矣臣等學殖寡陋識見舛鄙無以仰

稱我

皇上勤學好古古文之至意惟是忝竊 恩遇叨

預編摩得以親承 指授附名簡末不勝榮幸謹

述大凡以起義例條如左方

一圖書為文字之祖歷三古而更四聖詩書禮

樂春秋訂自聖手同於化工垂教萬禩無可增

損左氏內外傳而後乃得而商略焉丘明既親受經孔子而公羊穀梁爲子夏弟子所以折衷微言發揮大義文章之古亦莫過於此矣至策士縱橫雖近權譎特辭多雄辯可喜亦爲刪其無累錄其精要

一三代以降惟兩漢之文最爲近古朝廷詔策臣僚章疏皆非近代可比故正集中錄之爲多一魏晉以還文勝於質齊梁而下理不勝辭然其能者閱覽博徵各自造極每代各存數篇以見源流正變

唐書卷五十五

七

一唐之燕許蓋亦有意於大復古而宋之能逮然其施於典冊勒諸金石往往可采至韓愈氏醇而能肆以起衰爲已任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之徒又從而和之元和文體一變而返於六經合以陸贄之奏疏剴切杜牧之議論雄俊有唐一代之文稱偉觀矣

一五代搶攘文氣衰弱宋初楊劉倡導西崑風會愈以不振迨穆脩柳開尹洙始有意復古至歐陽修推尊韓愈其文爲一代宗師遊其門者翕然從之明臣唐順之茅坤溯自韓柳合歐陽

三蘇臨川南豐爲唐宋八大家至今遵之故搜採特備

一周張二程之書解經論學未嘗以詞章自名而其義蘊深醇實非文人所及朱熹集濂洛大成爲文復斟酌於昌黎南豐之間黜伯功辨異學自是言文章者知以道德爲根本有元一代碩儒遞相祖述斯道大闡皆其功也第全書卷帙甚多所存尚未什一

一有明文集最繁其初金華宋濂學於元儒黃潛柏貫得芳亭之遙緒與王禕劉基同爲開國

唐書卷五十五

八

文人之首學者稱之弘正間之爲文者病其平易而欲反之於秦漢以上自立名號稱爲才子真贗雜陳波頹風靡惟嘉隆間唐順之歸有光輩得文章之正宗今之所錄要以當理爲主就厥體製略加裁別寧簡毋濫

一屈原作離騷義兼風雅而風雅又爲之一變荀宋賈馬於六義之中專標賦名其流浸廣要以數陳其義歸之於正斯有取焉其他體製衆手實繁文人才士興時感物比事成章斐然述作致有可觀錄其最者都爲別集

一晚周先秦之間政異俗殊諸子爭鳴其說以後作者滋多蓋亦六藝之支流餘裔夫子所謂必也狂狷者也採擇宜嚴存其梗槩自老子始訖文中子得若干篇爲外集云

一正集重在明理以時之次爲次論世之義也別集專主論文以文之類爲次辨體之意也匪曰同異亦可參互以相發明

一凡入集之文有細注復有總注錯見每篇前後頗著作者之由與其入歷官本末疑者闕之其間文體曲折間有發明但恐愚陋考証未詳

百九

卷五

九

九上

辜負

恩命爲兢兢云

紀事

上御乾清門稱江南按察使于成龍居官潔廉召其父德水賜貂裘一襲貂皮若干諭之曰惟爾教子義方特加賞賚其勗勉爾子成龍殫心盡職始終如一朕方不次顯擢爲爾榮慶苟末路不終惟爾家門之玷又召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侍郎等官諭曰國家自

祖宗定鼎以來委任漢軍官員與滿洲無異其中

頗有宣猷效力者朝廷亦得其用比年漢軍居官者弗克如初驕恣放逸惟務黷貨累民不守紀綱法度如張長庚賈漢復王光裕白色純等不可勝舉每赴外任多帶僉從奢侈糜費競爲姦利朕屢加申飭尚爾因循未聞悛易頃巡行江左見文武諸臣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稱江寧知府于成龍清廉愛民朕心嘉悅已宣至獎勵超遷爲安徽按察使又以成龍父在旗下特召賞賜以見褒美廉吏至意凡爾八旗漢軍人等自今宜洗心滌慮痛除舊習或子弟官守在外宜各貽書訓勉果有潔

百五

卷五

十

九上

已愛民如成龍者朕立行擢用如尚怙非不悛國有常法不能爲貸欽此臣竊惟國家治安吏治實爲根本吏治得人則民物安阜獄訟衰息太平之效可觀而所以鼓舞吏治者其要在人主賞罰精明俾人人知所激勸伏覩唐漢之盛人主亦多留意郡長吏有著績循良者數下璽書褒美至唐以後又推美其父母恩賜有加然亦多視爲具文未必激勸悉當明太祖時旌賞平涼知縣王瑱之父王升史冊傳爲盛事然以太祖勤思察吏或過用峻法當時之人未必回心嚮道孰有如我

皇上至誠惻怛丁寧告誡如天地之大仁如怙恃之極慈使人人父勸其子兄勉其弟感激奮發惶愧汗集而不自知者哉總之

皇上察吏原以爲民凡 殿庭之講求 時巡之清問洞悉幽隱靡所不燭惟恐一方之不得其人一物之或失其所旌別淑慝賞罰皆不踰時而又訓辭深厚務俾人心感格去其舊染之污會見王道蕩蕩無偏無黨風俗醇厚吏治蒸蒸海宇又安黎民樂業治平之盛遠軼三代臣載筆螭陛不勝慶幸之至

三十四

續纂卷五

七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九卿沙澄等奏曰臣等會議得江南學院李振裕臺臣許三禮條奏先賢先儒從祀位次兩疏前議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應在先儒之上左丘明之下後議應照世序定位次奉旨爾等前議諸臣有何意見達哈塔伊桑阿奏曰臣等原無意見但六子既稱先賢宜在七十二賢之列奉

旨爾等後議諸臣有何意見余國柱奏曰師生之誼古來最重即如李侗乃朱熹受業也今以弟

子而反居其上師長而反居其下先賢之靈亦有不安者陳廷敬奏曰六子羽翼六經功不可泯但坐位仍照世次爲便徐乾學奏曰羽翼六經漢儒亦爲有功若無漢儒箋疏六經已泯沒久矣六子其何從而考究乎許三禮先曾條奏董仲舒宜稱先賢居六子之上今又云六子宜在先賢之列居仲舒之上前後頗覺互異李之芳奏曰先賢先儒原有不同但位次各從其代未爲不可梁清標奏曰先賢先儒位次及今宜有一定之序不然恐後來攙越者更多沙澄又

三十五

續纂卷五

七

奏曰漢禮位次但論其道德品行之優劣以爲坐次之上下即如孟軻生乎七十二賢之後位在十哲之上曾參乎也而位在曾點之前豈復論前後世代乎九卿出

上又顧大學士等曰爾等以九卿之議爲何如明珠奏曰後議固是但孟軻位在七十二賢之上世次有所不論前議亦未爲不可

上曰理無二是前議是則後議必非前議非則後議必是

上又顧學士李光地曰爾意云何李光地曰後議

頗覺穩當若論六子之功德宜在四配之下前
議處之七十二賢之列則上下皆不得其所矣
上曰此事無關國計民生許三禮輩不過欲沽虛
名耳朕聞九卿會議時彼此爭論紛紛不絕若
他事盡然豈不有益乎明珠奏曰聖見誠然

二十八日

上又言及江南學院李振裕御史許三禮條奏先
賢先儒從祀位次顧大學士明珠等曰九卿兩
議爾等之言若何明珠奏曰滿大臣之意以師
弟分次序為不然

三十一

主

志

上曰定先賢先儒位次止應視其道德行誼以為
次序不可據師弟為定例即如明末時從師生
同年起見懷私報復互相標榜全無為公之念
雖寬抑非理之事每因師生同年情面遂致掣
肘未有從直秉公立論行事者以故明季諸事
皆致廢弛此風殊為可惡今亦不得謂之絕無
也王熙奏曰順治初年尚有此風今

皇上聖明此風久已息矣

上曰若謂漢官內全無師生相暱之事亦未可必
也

八月二十六日

九卿再議先賢位次

上曰九卿云何明珠等奏曰據九卿云臣等初議
先賢先儒位次各出已見故有兩議但內外陪
位相沿已久不便遽改似宜照舊行

上曰許三禮云何明珠等奏曰據許三禮云臣因
李振裕條陳先賢先儒位次故亦據所見陳奏
今九卿既以照舊例行為便似亦未為不可
上曰著照現行例行

購書故事

三十二

古

志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闕簡
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後魏道武帝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
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
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
代宗時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

准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職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

言四十五

續通志卷十五

五

宋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三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

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弼等並賜以科名詔史館凡吏民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平興國九年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書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嘉祐四年遷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

職闕即隨補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壹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宣和中榮州助教張順進闕道之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詔賜順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

明太祖甫定建康即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永樂四年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上曰士人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

言四十五

續通志卷十五

六

宋

大清一統志凡例

輿稽輿地之書昉於禹貢所載山川疆域土壤貢賦蓋簡而盡矣周禮夏官職方掌天下畝辨其人民財用畜穀之數以周知利害而大司徒掌邦之土地別其名物佐王安擾邦國又有土訓誦訓之官春官小史外史復掌邦國四方之志何其制之煩重而精詳也嗣後班固有地理志范蔚宗有郡國志方輿之記此為發端晉宋齊梁載籍雖出惟陸澄地理書一百四十卷任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號稱專家然與唐初五十餘種皆湮沒弗傳其

著於經籍志所得見者惟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元一統志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寰宇通志一統志名勝志諸書而已其他散軼頗多折衷匪易伏念

皇朝幅員之廣振古未聞我

皇上文德武功負越前古東西南朔服教畏神萬里而遙無隱不燭茲者特敕諸臣肇脩一統志益灼知天下阨塞形勢封域戶口兵民財賦之要以章明綱紀損益利病奠茲疆寓億萬斯年非徒

大清國集卷五十五

七

行英

景式廊之圖資考稽之益也臣等荷蒙

簡命忝預編摩仰惟

天語輝煌訓詞諄至自知固陋悚懼不寧謹自禹貢職方及於近世博采古義參決羣言標其大凡以爲成書之準務使識其大而略其細考其實而闕其疑取類周詳措辭質古展卷之下條晰縷分庶幾體國經野不窺牖而可知觀民省方如指掌而斯在

一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九州封域所分之星以觀妖祥

春秋子產裨竈梓慎皆能言其意義司馬遷班固蔡邕皇甫謐皆其流裔也後世諸儒泥其說而未達其旨往往疑爲迂誕不知自三代至今其言多驗則非無徵之說也崔浩有言興國之君先盡人事若測數測象以求合天謬矣陳卓以降類多拘牽附會以求信其說所以失之愈遠也若通其大意則天官分野之家又何病焉

一部轄

禹貢九州分統萬國延至周末并爲七雄秦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統諸縣是爲部轄

三百

大清國集卷五十五

七

行英

之始漢時置郡漸多武帝復倣古制置十三州每部各置刺史以統郡縣三輔則統以司隸校尉晉置十九州宋齊二十三州逮梁魏之末皆有州百餘蓋自南北分據各務誇張分割僞置州名益多至隋末悉改爲郡而古之州制以廢唐初改置十道開元分十五道宋初改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析爲二十三遼五道金十九路下迄於元爲路益多乃改設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以統之而唐宋道路之制又廢明改南北二直隸十三布政司以統府縣而諸州

參列其間與縣略等此歷代部轄之大槩也要而論之明之直隸則秦之內史漢晉之司隸唐宋之京畿元之中書省也明之十三布政使司則漢晉之諸州唐之諸道宋之諸路元之行中書省也明之諸府州則漢隋之郡元之諸路也唯縣制則自漢迄明未改 本朝改南直為江南布政使司餘仍明舊今自京師直隸各府而外應書某布政使司領府州若干先為總論撮其大要其封疆重臣及布按諸司設官關係一方者先載於此每府有建置沿革有總敘有古

三圖
卷五十五

七

周生

人議論有附論有設官有戶口田賦總數縣又

加詳焉

每縣先里至次建置沿革次城池次形勢無可指則闕次風俗次設官次戶口次田賦次山川次古蹟次關隘次為漢次陵墓祠廟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漢唐以前人難定某邑者標出并考之

一圖經

輿地遠近險易非圖不知蘇秦按圖說諸侯而識六國十倍之勢蕭何收秦圖書而知天下阨塞之所在聚米為象馬援以度隗囂建樓而籌德裕以服南詔自古規制羣方莫不由此皇上命諸方繪畫輿圖見藏天府今宜據以為準節縮方幅參以元時宋思本之輿地圖明羅洪

先之廣輿圖直隸布政司先為總圖一郡自為一圖分則彙若列眉聚則合如連壁而方輿遐覽昭然在目矣

一建置沿革

舜典肇十有二州為建制之始禹貢還為九州為沿革之始然古代縣遠典籍無徵史記八書僅有河渠班固始創立地里之名嗣後因而不改自漢迄明諸志具在雖六朝五季間有闕逸然散見於他書者實多可參攷而知也今自三代以及春秋戰國經傳所載具列於首自漢以後則凡有廢置必攷其某帝某年悉詳著之雖割據僭號者亦必具錄庶以見明備云

三圖

卷五十五

手

周生

一城池

大易重設險之義蓋天險地險必以人事濟之而後險為我用不然莒城甚惡見譏于巫臣道弗不行致誚於單子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所以與民守者此也城池其可不講乎

一形勢

周官列形方易象言地勢形勢之尚久矣故秦百二齊十二楚有方城漢水晉有洪河條山而

吳越亦稱三江五湖史冊班班可考顧其中有要焉如咸陽古奧區左瞰河華右脇岐雍扼吭拊背遑遑凌蹙中夏然非包梁兼益關中亦未遽稱天府也洛師為天地中襟嵩帶河左伊右瀍八方之所歸往然非憑懷衛閼鄧汝提韓而挈魏則郊廓定鼎之區未足稱卜年卜世之盛也金陵挾龍虎阻天塹抱吳帶荆稱南服雄然必長淮為屏蔽姑熟為門戶京江為肘翼江東六代始得立都是則天下大勢槩可知矣北以磧限南以嶺限中原以河限東西楚以淮限吳

三

卷五十五

志

行

與越以江限由河可以控淮由淮可以控江由江可以控嶺越嶺而溟海是環考形勢者於此詳焉所謂履句履識地形也宜每布政司每府每直隸州考古今形勢為論一篇

一里至

四至八到裴秀所謂分率準望地里家多循舊式今仍遵之不改

一議論

凡古人樹論坐而言起而可行如蘇秦張儀言七國婁敬田肯議關中賈讓策治河趙充國籌

屯田虞詡議涼州及諸讜言碩畫謂宜櫛括編錄以裨經濟而前人名論之後亦當附以末議參酌曩今指說利病以備異時之采擇云

一設官

建官設署所以經理此土也有民而不能治與無民同有田而不能使耕與無田同有險而不獲守與無險同唐虞之州十有二師成周之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為此也今督撫藩臬下至州縣之校官巡驛皆志之而衙署所在即附焉其武職兵防衛所邊堡分系

三

卷五十五

志

行

於其地并開墾市舶並無關漏

一戶口

戶口以紀生齒之息耗故周禮登民數祭司民其制最重職方之二男五女一男二女尤顯然徵戶口之實故前代諸書皆載之今仍其例

一田賦

禹貢既載厥田職方更詳宜穀王制亦自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積數之至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總其金前代諸書顧多置之不道何歟唐順之云戶口田畝經

國者所必務今之地志敘山川無與險夷豬洩之用載風俗無與觀風省方之寔而壞則賦額一切不道何其謬也今特詳其制以復禹貢職方王制之舊並徭賦經制所在節要書之 本朝蠲租仁政及墾田實數俱宜備書

一風俗

風俗之厚薄自因教化使然然唐虞之儉樸本自陶唐江左之紛華開於六代一成而不可變遂數千百年如一日良由後王之教令無以易其漸漬之深也諸書并載今仍其例我

隋書

卷之五

志

雜

皇上脩政教務德化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尤聖治之章明者也

一山川

山川能出雲雨以利一方又斯民財用所出故禹貢職方而後諸記載者小大不遺其間嶽鎮川瀆代有典章損益不一考其故事正其彙章斯其時也而歷來辨論亦間取焉其郡國水利應行詳述若江海河漕關係國脉民命每部當另作一卷以攷鏡其得失本末

之五老峯康王谷三石梁簡寂觀之類明一統志分爲數處併書卷後

名山峯巒巖壑寺觀之盛宜具載其六下右臣等

一古蹟

當就史傳所載事之大者有關歷代治亂盛衰亟爲錄之其文人墨士流連覽眺者亦附見焉若踵習傳疑恒多虛妄有一事而附會叢生亦有數事而錯雜失實丹堦之疑丹有孰審定陶之封燕王之誤子丹豈識王建之匱以致西湖稱慶忌之塔長安載四皓之墳譌以傳譌所在都有務宜核實毋涉子虛

再如西安景雲樓之鍾南海光寺之鐵塔漢州李弘皋之銅柱銘宜爲傳采

一舊都宮闕

宮闕雄觀千秋之制度攸存如關中則長安志雍錄遙接黃圖江南則金陵志建康實錄備採舊址以至崔銑鄴都之記蕭洵元宮之文搜覽遺章猶見彷彿況有明遺蹟規制朴素 本朝建都益崇儉德更宜臚列昭示來茲

一考訂

史書地志而外凡紀傳志表并各經注疏諸子百家前人奏議文集皆宜蒐采至金石遺文尤足徵史事之訛謬歐陽集古洪氏隸釋所載甚多他如金薤琳琅石墨鐫華亦云極備俱在網

羅母致闕漏至 本朝諸司文案必須咨取採入以成憲章之盛

一陵墓祠廟

凡古帝王陵寢所在若風陵鴻冢之藏蒼梧會稽之蹟皆有秩祀領於祠官制其兆域禁其樵採以致崇嚴由來尚矣自驪山失火延及三泉赤眉暴亂五陵蕪廢下至趙宋青城南渡鞏洛丘墟越州攢官又罹楊璘之慘蓋有不忍言者聖朝龍興推恩前代鍾陵置守衛之家昌平下脩葺之令

世祖章皇帝躬幸莊烈墳園感悼樹碑今

皇上厚德深仁尤為隆渥前者 南巡江表特詣

蔣山脩親祭之曠典自古及今施澤異代未有

若 本朝之盛者也凡諸事實宜與歷來古典

輯入志中元朝陵寢史書在起輦谷者

至傳遣人尋覓皆得其處俟臨時奏請編入至於

聖賢忠孝世德故家遺墓久存若比干之墓南

陽之阡信陵之冢以及祀典論定之祠廟如禮

經所稱扞災禦患勤事定國者亦謹志以期傳

久庶以別於淫祀焉

一關隘

段規曰尺寸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此關隘之所重也雖然秦必以四關稱雄蜀必恃三關為固則天下之險亦僅矣夫枯木朽株有時可與金城湯池齊量者用之得其道也然則設險固無常所乎近代恒借譏察之名為權取之術然司關之設周官不廢施之有方未嘗不可兼收其效也至於驛遞堡寨之遠近屯營鎮集之疎密苟為封守之寄孰非慎固之資雖細必登無容疎漏

一橋梁

丘陵谿谷此山險也而瀕水為險者正不必曰梁龍門也即步武之間登降之邇亦時有之此徒枉輿梁所以為王政之要歟茲所亟者不第如涉渭三橋河陽中濟已也凡經途所係利涉必資皆當備載而堤堰津埭壩閘淺渡皆以類附焉蓋不徒便商旅亦所以重農事也

一土產

物產以充貢篚自禹貢職方以來皆詳之今仍其例非惟侈富有之盛抑以示不盡利之思也

至如九域志所載土貢即與寰宇記不同方輿勝覽又與九域志異宋一代先後已各殊矣應為備載若宣州之筆易州之墨由拳之紙足資博文者存之

一人物

人物雖有流寓土著之別然原其始者必要其終如江左王氏本琅琊而後居建康謝氏本陳郡而後居會稽以及有宋南渡諸公皆不得稱流寓矣又如歐陽脩生於隨州而實本廬陵二蘇生於眉山而一終於常一終於許則當兩志

卷五

毛

九上

之朱熹產閩中而族本新安地以人重亦當兩志之至如李白本以隴西遷蜀而或謂為山東杜甫本襄陽而或謂為京兆韓愈本河陽而或謂為鄧州之南陽王應麟本鄭人而或謂為括州之慶元皆當改正

人物二

人物舊志采擇甚煩難以盡載今擬名臣鉅公已見廿一史者但列官階注曰已見某史而搜一其隱德發以幽光者則不妨辭費焉但寧嚴無濫寧實無虛著名宦則書其有益地方者以為

勸

一仙釋

仙釋荒誕有妨正教衛道之士固嘗辭而闕之茲乃詳著卷中非所以正人心而變風俗且率非土著或往來幻化惑世炫術踪跡原無定處載入某地似屬無稽今宜一槩屏却止就山川古蹟當時間有以仙釋流傳者偶附識以廣見聞可耳

太子太傅大學士覺羅公世恩碑銘

天眷

卷六

卷五

天

九上

皇清篤生

聖人仍歷世嗣締造區夏又有一心一德之臣近出宗系戡武亂定太平亦克世濟厥美若我

太子太傅大學士覺羅公之祖若考事我

太祖

太宗鞬遼左掀幽朔從

世祖入關統一天下功德右諸臣寵命洵加世襲貳等阿達哈哈番暨我公功德益懋

今天子擢居首揆師帥百僚策安反側謐固邦家先是

天子推恩所生累錫勲典 制贈三世如其官公榮

天子恩命屬禮部侍郎徐乾學書其事與其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於今者刻之墓上麗牲之石乾學嘗以學士侍公 綸閣何敢固辭第乾學事我公不逮事公之祖若考又疎外奔陋不嫻於秘府掌故不獲詳公祖考所以歷事

三朝定策密勿之本末何以稱塞公敬勤 君父之至意雖然乾學竊見公之光輝於密勿之地其容穆如不能測量其蟠際涯涘也其言藹如宛和

三才

集卷五

光

廿四

風煦日之融融也其度擴乎其有容也其履操潔清又退然常有以自下者因是溯論其流澤之長奕世載德必淵靜有謀能定大疑決大策者也必慈惠足以長人者也必能推賢進士為疏附先後者也必端廉精白以有守謹厚而不敢先人者也觀其子足以知父觀其孫足以知祖乾學雖不及見公祖考然足知其勲德卓絕以我公知之也嘗論唐之宗臣位至中書平章者甚多而京兆勉相德宗隴西揆相代宗功業品望尤為卓犖宋世玉牒與士人相參進用沂公汝愚亦以相業顯史冊

至今稱之蓋其積累有素猗蘭奕葉與昌運俱長非獨一時之才傑而已乾學嘉觀休美爰稽首載筆書

天子之策命而因推本其盛美俾百世而下共知我公敬勤 君父之至意可以匹休唐宋諸相而無媿也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矣銘曰

渤海東陲析津所屬堪輿蟠螭蔚生 帝族既隆寶祚枝葉扶疎光氣絳敷金膏美珠元相之先仍世尊顯手攬戎機日侍 雕輦爰佐 景運推堅仆疆著定之勲紀於太常 皇嘉懿親簡茲詰嗣

三才

集卷五

手

廿四

俾典璣衡斟酌元氣上公九命馳寵泉扃南陽之阡松栢青青靈風肅然眷此華胄雲旂象輿參御三后子孫百世荷天休祥我顯詩之以信餘慶

覺羅氏世恩碑文

惟天篤佑我

皇家

列聖相承締造區夏斂福用敷溥被臣工不遺細勞隆禮有加及乃祖考罔不惟食勸孝作忠大澤深厚尤篤仁愛方之行葦緣根及葉靡生不育緬惟先人分籍宗正 三朝教養馳驅靡監謹勤厥

官報效未究以曷子孫遠於小子懼弗克嗣猥以
謫陋備位於朝累蒙任使洊登顯列自承乏宰
司矢竭駑鈍慙無補益重被天施與於大慶
命書寵章覃及再世榮賁泉壤捧受祇懼弗敢隕
越謹拜手稽首以我

聖皇之休命書於麗牲之碑伏自惟念遭逢聖
世過被優渥藉告前人死骨不腐傳之萬世知
聖恩汪濊凡為人臣者宜殫心竭力稱塞萬一凡
為人祖若父者宜積行餘善佑啓後人凡為人子
若孫者宜虔恭朝夕無墜前緒瞻仰穹碑潛焉感

涕猥以不文謹綴銘辭昭勸無極銘曰

帝出乎震世有九服螽麟衍祥黃炎多族暨暨先
臣若木枝分後先奔走邁會風雲歷事三后受
祿孔厚志所弗訖恐後之負藐茲小子幸緣世官
綴衣常任若車憚憚謬聞大政弗勝鼎足恩寵
先臣謂爾有穀光光策書匪臣之宜惟高惟厚惟
皇之施翩翮家慶匪子之肖以劬以劬以壽祖考之教
碑以繫悲賁以綸絲孰耳孰來勿替爾思

大悲寺大悲菩薩殿碑

大悲寺在宣武門內禁城西偏其大悲菩薩殿崇

基傑構俯衢瞰陌彤鏤璫錯日烘霞起為京邑之
偉觀蓋順治八年鄭親王所建也王以河間之好
古東平之樂善親賢藩翰保乂皇家而託意道

勝棲心象設來遊此寺為建斯殿經營輪奐度越
前規丹雘旣施眸容以妥雲水知歸巾瓶相望將
勒諸貞石以啓佑後人而履巽轟然斯文靡託奕
世載德星周及三今簡親王克繩祖武永言孝思
睹舊澤之如新悵前徽之未著欲使崔蔡之徒昭
琬琰於來者乃令侍讀學士翁英侍講學士阿三
傳教屬某為之碑某愧謝不文以應敎不敢辭於

是述其始建及勒文之時日以志創述之因善建

不拔後先濟美用克光昭前人令德茲其所以為
賢也時康熙二十有四年龍集乙丑季夏之月敬
作銘曰

紺園湧地丹甍際天瞻言勝業眷我前言金從昔
布石乃今刊鈐揚月樹梵韻風泉共茲礪帶作鎮
萬年

懽園文集卷第三十五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六

雜著

題舅氏亭林先生錢糧論後

舅氏亭林先生學博而識精於天文河渠禮樂兵農錢穀之故上下古今洞悉原委數往來畿輔齊魯秦晉間盱衡時事間有所作錢糧論二篇至爲痛切仲長統昌言崔實政論之傳匹也 國家嘉惠元元靡所不至而彊寓之內未能家給人足大司農亦以財用之絀爲憂揆厥所由非理財制用之道有當變通者與自管子有金生粟死之論而

三十五
憺園集卷三十一

十

下

歷代以來錢穀之值亦互爲低昂漢章帝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一取布帛爲租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匹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唯嶺南諸郡土貢乃有銀多至百兩少者二十兩爾而憲宗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銅者有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自今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治罪方回古今考言宋時之田所在科數不同有夏稅絹有綿有秋苗米有折帛錢有義倉

米有絹米有免役錢有鹽錢亦未有銀也南唐宋齊丘嘗云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而宋景德中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賦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農耕矣不許蓋昔人之論如此不知銀之爲用何以偏重於今日如此之甚也自愚論之本色之米今日亦不異於前代惟布絹則非天下之通產欲如唐宋之代無地不織無戶不絹非以二三十年之功教之蠶織其勢有所不能而錢法之弊起於廣鑄自明末至今五十年來爐座日繁鼓扇未歇日進之利歸之爐頭局官而錢品愈雜歷代傳流之貨悉皆銷毀今雖停止外鑄悉併京師二局而開採既絕人間無所得銅權關之官遂以買銅爲苦某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強幹之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贏絀而爲之變通蓋實本於先生之論嗚呼今日司國計者不可不三復斯篇也

三十五

憺園集卷三十一

二

下

書蘇秦列傳後

蘇秦張儀皆天下之辯士也然秦嘗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說趙王相約從親以擅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

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顧墮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也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非從即橫故皆不可以並立於諸侯之國麗涓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者可謂工於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暴秦過惡爲天下笑此固說士傾危之常態而秦之用儀乃適所以自困也悲夫

書儒林傳

申公轅固可謂之能明經學而不可謂之能守先王之道者申公前事楚王戊知其荒淫不去年已八十餘猶應詔起帝已不悅其言猶愛大中大夫職幾不免於臧綰之禍殆哉轅生不欲爲黃老家言是矣隨下刺彘何其早也萬一帝不予利兵刺彘一不隨手中生其不爲彘乎使生以此時正辭折太后曰臣官博士太后以禮使臣雖赴湯火其敢逃死若輿隸畜臣而命之鼓刀以從宰夫之役是使臣廢先王之道而棄其官守也臣死不敢奉

詔如此太后必愧而謝生帝亦必益重生漢興幾六七十年儒者與異端乍勝而乍詘訖於武昭未知所定亦諸生之區區講說無有以守死善道者動之也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爲門戶左倚蒼梧右據柳江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爲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執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僞命遣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踣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即

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俟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却不得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時三月朔日也疏至

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為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闕請兵來我為內應破之如振稿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為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衛國奏其事

卷五

衛國集卷五

五

雜伯

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為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子同齒劍死期無負

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

子燮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

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於是賊偵知公

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佩刀自剄血流被體賊卒前抱奪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昇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卧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女四孫及婢僕十四人以凍饑相繼死十六年夏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為所誘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偽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皆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即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卷六

衛國集卷六

六

雜伯

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弘烈弘烈以聞

上惻然憫歎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今

焉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平次年夏世濟奉詔迎公喪及冬至粵粵人言公既無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凜凜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辦香酌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於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縶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縶而卒今粵人言如此又部曲易友

增補集卷五

七

志行

亮者奉衣襲進曰此

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汚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笥世濟泣受之以粵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朝

上嘉歎無已即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葬加祭諡文毅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予祭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主之志久

而彌堅而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不備著

書王君詔事

王君詔字徽山有氣槩康熙十三年大兵南征以禮部精膳司員外管叅領事在順承郡王軍前是時守臣帥臣望風奔竄已成燎原之勢

天子赫然斯怒出禁旅授鉞親賢往討之推轂以行頓兵不進神謀廟算違命不宣以致蠢茲小

留王

增補集卷五

八

志行

醜經年乃得蕩定王君憤之十五年某月密疏言戡亂爲王者之神速實兵家之要未聞元克賜張置而不較連年坐守糧匱兵疲而能克敵制勝者也大兵於十三年三月抵荊州時常德澧州猶然未失鼓行而前則湖南一帶指顧可復計日可直搗賊巢而計不出此即不然而屯兵息馬據其要害則長江已爲我有夔陵岳州兩路賊難兼顧技無所施不攻自潰而計又不出此再不然而乘其初至無備渡江據其南岬以爲可攻可守之計亦不致賊兵之深溝高壘急難動搖我軍之披堅

執銳日夜防拒也而計又不出此禍首不除羣盜皆逞今用兵之處不下數十屢出大兵不下數十萬糜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萬計雖廣開事例猶然不給且楚地爲出米之鄉往時斗米率三四十錢今斗米一百三四十錢矣是米價三倍於昔也車船夫役取辦於民間既困追呼重疲轉運弱者溝壑強者潢池矣恐將來之從而叛者不止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楊來嘉諸寇逆也且軍中馬匹倒斃者十之五六士卒死亡者十之二三其存者亦復銳氣全銷羸病相半萬三軍解體時勢堪虞

三言三
本卷圖集卷三

九

廿四

此臣所以仰天泣血痛心疾首者也臣父子食祿三十餘年臣又身編戎伍不敢避嫌隱忍陛下鑒罪其越位違例加之斧鑕固所甘心倘陛下鑒其赤忱請得統一旅爲諸將先驅不幸死於疆場猶勝坐以待叛臣亂民之剗刃於腹也臣誠愚昧不知忌諱瀝血上陳伏乞宸斷敕諸大將軍剋期進討不得仍前逗留濟師策應信賞必罰鼓勵士衆庶幾蕩平可期疏上朝士皆爲之咋舌謂獲罪且不測

聖天子嘉其忠直下詔切責諸將帥刻期滅賊於

是宛渠困殫諸方漸次削平嗚呼提將之符觀望不前者獨何心哉身在行間者知其事勢不過搔首長歎而已孰敢言哉孰敢言哉彼夫處臺諫謀議之例者而莫之言是誠人之所難言也故節略其疏存之亦以見聖世喜聞讜言以收蕩平之效云

綏德馬君鄉兵禦寇戰守紀略

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四月三方便化西南蠢動逆賊朱龍據延安府以叛府之屬二十九州縣守土文武將吏皆棄城走或從之作亂綏德州壬子科

三言三

本卷圖集卷三

十

廿四

舉人馬君如龍聞變率州之壯士若干人守山寨拒之遠邇就保其寨者千餘家賊將朱文英以衆五千攻圍四十餘日守甚嚴數出與戰賊輒失利五月十八日引退後三日龍遣其僞千總劉濟雲持書及僞劄來招君抵寨不得入呼曰延安一十九州縣皆爲我有汝寨孤懸所謂魚遊釜中燕巢幕上猶且不識時務不肯即下主將一旦統大兵至寨中人無噍類矣君聞之大怒令一騎縛之以入手刃之懸其頭寨門齧其肉徧食寨中人二十五日賊乃益兵數千爲長圍以困之會平逆將軍

兵已至永寧以弗得賊虛實遂巡未渡河君乃遣家僕王良夜潛渡河以書達將軍具言賊可破狀期以六月四日渡河及期君悉率寨中壯士被甲建旗鼓迎於河上大將軍兵既渡河君又而陳所以破賊方略大將軍遂以君為前鋒即日與賊戰大敗之君生擒賊將黃文英斬賊首萬餘級追至賊巢其衆號十萬一時星散龍僅以七十二騎走定邊獨其黨李士英尚據延安大將軍便宜授君本州守以撫之越二月延安平君即上狀幕府與制府上所受綏德州印請返初服赴南宮試二府

卷三十五

士

臣甫

交章上其功幕府疏言臣統兵至西河驛接見舉人馬如龍備言賊虛實臣即以如龍為前鋒一戰大破之賊黨尚據延安臣便宜假如龍守本州遂盡降其衆此實朝廷威德將士用命而如龍之功自不可泯制府疏言當變起倉卒時封疆之臣無有能捍賊以固我圉者而舉人馬如龍以書生奮義不顧死守孤寨不受僞署斬其使迎王師為前鋒殺賊甚衆如龍忠貞具文武才有古同仇偕作之節槩宜加優敘朝旨嘉之使即真移守灤州以治績歷遷杭州知府二十八年己巳

上南巡至浙江君大以治行聞

上采民情即超授浙江按察司按察使今方嚮用君生平事多可紀余特著其禦寇一節云

題吳梅邨先生愛山臺上已宴序卷

此園次使君守湖州日以上已讌集郡署之愛山臺而梅邨先生所為之序也是日會者十有二人而余其一先生所以有孝穆之句云戊申迄今六年園次已久去官梅邨溘焉長逝亦二年矣回憶是日湖山賓主風流輝映渺然此期如在河漢余嘗疑逸少蘭亭一序以佳辰勝賞非有他故而忽為死生今昔之感至纏綿往復若不勝其情者以今而觀殆甚之也辰六越子既用裝成卷軸携以示我兼讀羣公之題識蓋皆不身預其會且未有人琴之戚而低回傾倒情見乎詞況余之今日哉循覽泫然乃書其後

書江左興革事宜略卷後

靜寧慕公江左興革事宜略盛君輯而錄之既屬余為之序矣余惟公自涖吾吳值饑饉存至師命促數日夜焦心勞思籌畫地方利害如濬劉河吳淞及白茆孟河請豁風通除坍荒減浮糧及賑饑

民蠲田租鑿鑿可紀公撫吳多善政此為最大蓋國家財賦俱仰給東南南民力寬則上供不匱而數十年來農田水利鮮有議及者天下之農惟吳最勤勞不待有司勸課能自力以供上然地多陂澤洪流大川泛溢為災非當事者實心經理民卒流亡公規其大且遠者知所急在是也昔三代之興江淮以南不入版圖朝廷邦國之需天地宗廟山川百神之祀皆取足中原漢祖轉漕關中魏武屯田許下國用饒足未嘗全取給江南也今西北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而當事者不知經理棄

三十七
卷三十一
備園集卷三十一

十三

志行

有用之地塞不竭之原憚一時之勞廢萬世之功此可為太息者也公在一方則計一方之利害然其實東南之患不在東南而在西北之農田水利廢置不講公以封疆重任各有分土不得已施之於一方然吾吳已受其賜矣有如西門豹鄭國之徒作渠引澶使荒斥瀉鹵之地盡為沃壤農桑畜牧之盛寧惟吾吳舉天下皆蒙福國家收富庶之效斯民之幸曷有其極然非中外協謀不能有成吾故復書卷後以告於當世之為民牧者

題雷州守徐公墓表後

維吾嘉興徐氏始發祥於雷州公公起家孝廉為循吏有子司馬公家聲益輝赫司馬公以進士知太湖溧水擢留銓歷光祿少卿而公以八十九齡捐賓客司馬公既築宅請華亭董文敏公為墓表今墓蹟具存又二尺牘荅司馬公請文者裴池附於冊尾公勲績大著於蜀粵表中略見大槩公之歿也在萬曆癸丑越一年而始葬文敏以三十五歲己丑登第此文當是甲寅乙卯作文敏年亦已六十矣是為中年書體閑整適逸在李北海趙吳興之間其結銜稱河南右叅政蓋自閩回乞休未

三十八
卷三十一
備園集卷三十一

七

志行

允嘗擢河南彰德汝州道雖未赴猶稱所授之官重朝命也文敏諸生時與公相識而司馬公後三歲釋褐並交父子自駕湖抵泖上百餘里時相過從觀二札惓惓親故之誼詞義藹然可以知前賢風致矣勝力宮諭勤思祖德什襲藏此余借觀累月今將南還題而歸之

題陸探微畫卷後

真定相公藏陸探微畫一卷舊題為布髮掩泥行道相珠裝寶飾莊嚴具足儀衛森羅當是六朝神品獨無跋語公命余題之余於佛典未諳友人吳

縣劉獻庭繼莊精於三乘問之云釋迦牟尼世尊於往昔劫行菩薩道爾時有佛出興於世衆共迎之菩薩無物以爲供養適地有泥菩薩據地上布髮掩泥令彼佛踏之而過彼佛讚言善哉釋迦牟尼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此出大藏阿含經是時菩薩見佛不惜髮膚以爲供養所謂漸積勝業澡練神明乃得佛道者其在此歟江左佛學甚熾一時名公繪事多寫教典佛像千年以來少衰矣而獻庭爛熟慈嶺之書叩之輒應惜不生於齊梁與庾肩吾輩合掌讚唱聊因復我公之命附其姓名云

三百五十三

懷園集卷五十六

十五

頤洪

戊辰會試策問五道

問孝經爲孝治天下者述也分五孝而以天子至尊標居其首教化之主也故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也然則五孝並須天子而成審矣乃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訓辭豈非盡力隨分人各自勉者與抑天子旣極愛敬必臣下能奉行其教乃成也我

皇上躬行大孝竭誠備物孺慕同於虞舜三朝過於文王可謂通神明光四海者矣爲臣下者幸生聖世其勉思夫立身事君宜何如與孔子以

孝爲至德要道又曰教之所由生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然則孝經性道教之書也中庸亦舉大孝達孝然則曾子子思之傳皆本於孝與天子之孝以愛敬爲綱其目可得而臚舉與五孝自致養而後尤莫重於致哀致嚴曾子所謂民德歸厚者固必本於此與其何以不愧於天經地義而自奮於至順之治多士研精孔鄭有日矣願統論其條貫樞要將敬聽焉

三百五十四

懷園集卷五十六

十六

頤洪

羅衆人之耳目爲明達之用然如臯陶謨言載采采蓋覆其事以求其人而人固有所以所由安之不同若何而果得其真與書又言慎簡乃僚蓋朝廷擇長官長官擇其屬擇之之法云何唐之陸贄宋之曾鞏言之詳矣抑更有數佐其說者否也夫文王之朝士讓爲太夫大夫讓爲卿古者讓而輒近世乃趨於競矣競端一開舉者與爲所舉者交私焉古今人絕相殊者曷故母乃廉耻不興清議或缺以至斯極與唐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蓋猶讓道焉然特具文爾欲收實效何道

之從我

皇上念安民之要在擇大吏故嘗疇咨在廷訪求俊乂而諸臣往往所舉失實彌厯宵旰之勞今欲洗心滌慮破除錮習何以去推諉之弊絕偏黨之萌何以立其誠使勿欺灼其知使必當試言之無隱

問興賢育才古今異道論者謂三代以後淳漓朴散鄉里選舉或未出於至公不若一歸於學校科舉將聽言可以信行因文可以見道然與否與東漢以後策試孝廉有不中科而刺史太守免官者

百四十一

懷園集卷三十一

七

惠先

夫以質行取之而以空文試之得乎抑亦孝秀自名而未之學何以解於閔馬父之譏也書言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記曰學士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然則興廉舉孝與夫讀書窮理豈異人任乎自教術多闕人材皆窳朝廷郡國有一事諮問愕眙不知所出識者病之熙寧中程子嘗建議革末流之弊朱子師其意作學校貢舉議設德行之科以齊其本又立分年試諸經子史時務之法使士無不通之經史而皆可用於世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今我

皇上崇儒右文終始典學而士之占一經以試於有司者往往未足以對揚休問今若仿朱子之議而行之意人才必鼓舞振作試條舉其說以對

問孔孟既遠道在遺經漢初以來諸家專門墨守師說而未皆合於道千餘年間僅稱董楊王韓然亦尚多訾議要其傳經之效果可盡泯與至有宋濂溪特起二程承之橫渠太高正蒙太虛不如周子太極龜山則並疑西銘其說何與共城之學貫徹天人或又以爲象數而岐之何也宋史道學傳備載程朱高弟其行義可詳舉與朱子同時敬夫

百四十二

懷園集卷三十一

八

惠先

伯恭其羽翼也至於金谿陸氏論太極無極之旨則牴牾特甚其同異之故可得而悉數與元時金華諸子得朱子之傳明初理學未墜河津澠池特爲正宗而餘干繼之讀書存疑居業三錄造詣何如與其後新會姚江獨崇象山之學泰和高陵無錫起而闢之皆名儒巨擘其源流可詳論與我皇上繼堯舜之心傳弘周孔之至道士生今日必有能明諸儒體要者其分析言之將爲黼座獻問仰觀俯察爲帝王經世之大法司馬作天官河渠班氏益以五行地理自後或闕或詳何也古者

以土圭測景其推曆本於章部紀元今里差歲差
或有不合何與占候分野其說不同唐一行以山
河兩戒雲漢中分其果至當與宋元占天之家孰
優孰劣今所用泰西之法詎不勝於曩代與至於
冀州黃帝所都京師之地上應紫微丘濬謂地之
勢以北為極其可得而揚厲與五嶽之名古今不
一四瀆之流分合不常桑欽鄴道元之說亦有可
言者與 國家設占天之官推驗災祥曆象其備
負者率多庸瑣至於都會邊徼山川阨塞之數士
大夫能心識口述者寡矣夫古者南正司天北正
司地皆聖哲流亞用能絕地天通無蓋鰥寡今奚
以無其人也將無儒者肄其文有司守其器道實
不相謀與抑當飭海內髦士專心講習與夫崇效
卑法儒者事也好學深思厥有源委便攄胞臆舉
其梗槩

順天鄉試策問四道

第一道主考察
備撰作不錄

問古者帝王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
詔立司過之士求言納諫如此其亟豈非以致治
之要莫此為先者歟然自古抗顏以諍虛己以聽
者何其少也夫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瞽

卷七十四

大儒集卷三十一

九

萬光

誦工諫庶人傳語有可以匡君德而裨治道者蓋
無不可言之人洎乎後世直言極諫列於取士之
科拾遺補闕有專司之任而效不逮古亦可見矣
明時不專設諫員而寓其責於科道丘濬謂國家
不以諫諍名官欲使人人得盡其言也然歟否歟
皇上勵精求治黎明聽政百官以次奏事文不時
引見召詢雖虞舜之好問察大禹之求善言無以
過矣而或數陳有未盡者豈鼓舞招徠之道猶
有所未至歟漢文帝唐太宗求言納諫可謂至矣
然賈山謂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卷九十三

大儒集卷三十一

二十

萬光

盡劉洎謂面加窮詰非獎進言者之路其說果有
合歟夫言之繁瑣雜進者固未必皆當因其不當
而設為科條若制防之即其以言為職者不過寥
寥數十官而凡有論列多沮於所司之議致使臺
諫稱緘默為老成而諸不在言路者益以納忠為
戒自古政治之得失未必不由此矣昔人嘗云諫
者多表上之能好諫者直示上之能容故謂言者
沽名必其可以取名者也謂言者市恩其言必非
刻薄傷治體者也一再思之必然省釋然則為臣
下者得無有習為故事而不思其要格於成憲而

不盡其用者歟何以作骨鯁之氣而廣聽受之益其詳言之無諱

問先王之制天下也爲之禮樂刑政以統一之天下莫不回心而嚮道及乎後世詩書六藝之文朝廷刑賞之典非不粲然備也而風俗之漓起於有位人心之變積於無形始以貪冒相高而卒成禍亂豈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廉耻之道不講而至於斯歟

聖天子恭己於上凡欲與百爾在位砥節礪行以與天下更始所以講求之者唯恐不及焉顧今日

三百六十六

卷三十一

主

臣

中外臣工果可謂無負歟傳曰上與讓則下不爭又曰士君子寧處其厚毋處其薄厚薄爭讓較若黑白然而世之趨者常在彼而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史稱其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以示風然卒不能砥頽俗而挽積習則何說也荀子曰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而能使欲利之不克其好義也吏道雜則志不壹志不壹則廉耻不興今欲使之敦廉重耻返厚而明讓其本安在則激勵不可無術歟或謂崇尚簡默亡補經術雖規言而矩行亦昔人所云刻木而官之者耳國

區宇已三十年則纂輯明史非今日所至急者歟宋濂之修十三朝紀也發所收金匱之藏而聘汪克寬胡翰高啟趙訪等十四人爲之其修庚申君事也則遣使采之北方而聘趙壘朱右貝瓊等十五人爲之總裁必任宏博之儒則事詞覈纂修兼用遺逸之士則議論公故任不可以不專而用不可以不廣今自史館而外故老遺賢豈無熟知前代掌故如汪克寬趙壘諸人者乎洪永累朝一代大綱備在實錄惟啟禎獨缺然實錄所載或有粉飾之詞而雜志野乘衆說如林參稽必備惟是諱

三百六十六

卷三十一

主

臣

忌之疑莫能自釋歲月既久散軼亦多作者既自託於名山之藏守者或誤比於挾書之律何以綱羅舊聞無有遺憾亦當如洪武時專官蒐采以資財擇歟苟不及時圖之得無耆舊凋零遺聞放逸久而愈失其傳歟多士其明言之

問盜賊之興起於不察故周禮野廬司厲之屬其法每加詳焉蓋其關於治亂之數豈不大哉顧去盜如去疾從其本則自己徇其末則雜出而成結轡之患我

皇上宵衣旰食飭司牧以靖盜安民可謂勤且至

矣而內自畿輔迄於各省督撫諸臣以盜告者歲無虛日其故何歟民雖至愚無故而為盜孰不知法所必誅乃甘以父母妻子所賴之身至於嬰禁網而猶不可遏彼獨非編戶之民好生而惡死者哉抑固有驅之使然者也今者弭盜之術謹戍防嚴捕治而猶懼其慢也復重考成之格以督之一涉盜案有司積歲不遷而降革隨之斯亦至密矣得毋弭盜尚有本源深思其故而先事求之之為得歟昔龔遂之治渤海願便宜從事至則先罷屬部逐捕吏而卒收止息之效孝武時遣繡衣發虎符之兵以擊盜又作沉命之條盜不發覺及發覺而捕不滿品者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然而盜乃寢多此其故亦有可得而推言者歟向使用龔遂於孝武之世亦將有成績否歟朕篋之子始以一捕尉逐之而有餘有司習而安焉往往合而不可散此法輕之弊人之為國與民常不如其自為罪將及已則上下相蒙或匿多以為少或文彼以掩此而盜之脫者亦多術矣是以窮之者縱之則又法重之弊何道而使輕重各得萑苻晏然歟或謂兵以禦盜而兵即為盜巡撫宜治兵則其令

三才集卷三

主考

臣

下也臂指相應或謂餉缺而兵饑驕悍之卒瞋目攘臂持主將之短長有將領不能詰者何以核兵理餉使兵民相安歟其並著以備採擇焉

主考盟誓文

維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二月甲辰朔越十九日壬戌考試官某同考試官某等敢以瓣香昭告司盟某等荷

朝命典試禮闈學術固陋大懼弗克得士以備

國家任使致寒儒抑而不章用是矢諸明神其

有偏私玩易弗虛公於乃心弗恪恭於廼職上負

三才集

三才集卷三

主考

臣

聖恩下負多士神其殛之俾蒙蔽賢顯優禍罰及於厥世謹告

殿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誕膺天命撫御四方莫不以安民興賢為首務朕繼承

祖宗鴻緒孜孜圖治民生休戚日厯於懷而治未

臻於乾隆其故何歟今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

利之休何道而可興賢育才原以為民今既崇經

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端始進乃士風尚未近古

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果陶淑之未善歟抑風

俗人心習於浮僞徒徇名而失實歟必如何而能追絅樸作人之盛以幾時雍之化也我國家揆文奮武禮樂之彥韜鈴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用得人使才稱其職廟堂著亮采之功封疆有干城之效歟在外地方大吏惟督撫是賴牧民之官守令最親必表正而後景直欲使大法小廉遵功令而修職業以爭自濯磨將何術之從歟漕糧數百萬取給東南轉輸於黃運兩河何以修濬得宜而天庾藉以充裕俾國收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處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確見於中其各據

三
卷八十六
惟園集卷三十一

主

夙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古帝王之受天命而撫萬邦也必有愛養天下之仁以垂萬年之利澤亦必有鼓舞天下之道以興一世之賢才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合四海而為一家利澤所由溥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時百工而撫五辰人材所由奮也制治以養民為急而使布憲者祇承其意乃有以收去弊興利之實益而令甲不為具文分職以用人為要而使服官者各見其長乃有以鼓彈智竭能之精心而臣僚不為曠位法非具文則以人行法法不期於過

密而必不致扞格而難行人無曠位則以法馭人不必其皆賢而必不致因循而容不肖雖法有所及亦有所不及而縶核名實足以周通乎庶務所由張弛而咸宜雖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而黜陟幽明足以震動乎羣心所由激揚而爭奮是則贊采所以宜民而承流宣化無一人之不職也亮工所以熙載而經邦定國無一事之不理也欽惟皇帝陛下函三在宥得一乘時建極以錫庶民執中而衡萬物神功內運敷天仰覆載之無私大武旁昭薄海誦聲威之有截視朝味爽咨揆岳而

三
卷三十一
惟園集卷三十一

主

主

詢事仿虞廷之吁咈都俞駐蹕時巡進父老以

陳風邁夏王之鐸鞀鐘鼓政兼富教六府惟修三事惟和黎民遂登於敷德治洽神人五紀用平三德用乂庶徵克底於休祥固已化美時雍人歌順則矣乃猶進臣等而親策之咨以安民興賢之務念吏治之不清閔民生之未遂而歸之風俗人心此真天下萬世之福也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安民之道務其所以利民者去其所以擾民者而已天下承有明之季疾征橫斂之餘繼以凶荒兵燹救死扶傷之不給國家之興固已出之湯火之

中登之衽席之上矣然自平定安輯以來休百姓之力者二十年於茲而生齒未蕃荒萊未闢閭里蕭條而蓋藏猶乏也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勤思疾苦視民如傷

皇上繼之以容保無疆之至德錢糧之逋欠蠲豁者及乎康熙三年以前矣畿輔秦齊一方之水旱發帑金而賑濟矣田土之園占永停藩產之變賣悉罷而且軫恤淮揚災荒之困漕糧之積欠者違部議而特免矣

皇上愛養元元之意維持而護惜之凡可以爲民

三原六

手

者何一不立見諸施行哉而民力困窮猶甚者臣

竊以爲農政之未修也有司奉行未善也穀賤金貴而民困也東南有十畝共桑之迫而西北有曠野不發之田宜設勸農之官闢地利修農功陂塘渠堰所在舉行如蜀中諸郡以及秦之西代之北中州南汝之間皆膏腴宜墾之地也兩稅三限唐宋以來之制今者內府未饒而不得不有待於開徵兵餉告急而不得不預支於春首在小民以二月而完五月之糧在有司以今年而補上年之缺甚且丁徭之外驛傳河工之屬仍責之民而濫稅

私徵屢形之白簡也宜復夏秋徵收之例而一切

擾民之事嚴爲之禁民困其稍蘇矣漢唐之代以帛爲租宋始用錢金章宗始鑄銀曰承安寶貨公私用之以迄於今不過三四百年爾乃海舶已停而礦脉久閉民間之銀日耗而不生而上供者必常額取盈昔宋齊丘有言錢非耕桑所得以錢收稅是教民棄本逐末也徵錢尚不可何況於銀臣謂宜擇公忠強幹之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盈絀而爲之通變將懋遷之化上比於有虞生在不匱而財源自裕也若夫興賢所以爲民而崇經

晉

三原六

手

九上

學重制科

皇上臨雍釋奠訓飭師儒興起教化可謂盛矣而吏治未盡清者何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參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考以里閭之毀譽試以曹掾之職業其法猶爲近古自唐至今所試者詞章而已所拘者資格而已至掣籤之例起自故明萬曆中年用以防姦則可耳以言得人則未也成例彌拘而銓除彌以失當選舉彌多而人材彌以淹積更調彌數而民生彌以困弊豈舉能其官之意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近日浮夸躁競浸以成風求薦則自翊才能上章則侈陳勞勩恬退者目為闕冗廉靜者鄙為無能至乃世祿之家以奢麗為好尚能文之士以輕薄為風流尤而效之將何底止臣謂宜於成法之拘闕者變而通之無使盛德尊行之人守拙而沉滯無使矯亢謬悠之士虛名而進庸革薄從忠獎恬抑競人心既正風俗自淳吏治可得而清也若聖制所云揆文奮武大法小廉馭天下之大道也國家文教誕敷武功遐震禮樂之臣與干城之寄兼收並重矣古之帝王崇儒講藝期門羽林皆

唐書
唐書卷三十五

手

九上

通一經而於時亦選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於春秋講肄課試今搢紳之士明習掌故通達治體者固不多有而武弁有不能跨馬穿札者武舉武生冒濫殊甚自八旗以外列營置戍之兵類多傭販宜一切清汰而教練之所謂以精勝多以暇勝粹者今日不可不預為之講也

皇上之重督撫也慎推舉嚴責成居官治狀備加咨訪召見面諭諄諄告戒屬吏有賢能請留請擢破成例而曲允焉任之至專矣守令各官有即陞之條有卓異行取薦舉之例待之至優矣然皆

斤斤焉以不違憲令不犯科條為苟幸無過之計而未嘗奮發有為者也臣謂懲貪之法貴於必行而課吏之法貴於用恕使天下之吏人人有畏咎之心不若使之有赴功之意使天下之治盡出於有司之成法不若其出於良牧守之仁心願略去簿書期會之細而課以吏稱民安為之殿最則吏治蒸蒸人思盡職矣黃運兩河者國家所藉以轉漕而近者自董口既淤黃流屢決淮泗以下咸被其災蕭然煩費宜令河漕二臣分勘上流下流之水而講求疏濬築塞之方無分畛域無拘成例

唐書
唐書卷三十五

主

中

無憚大役無惜帑金務為一勞永逸之計河得其道而漕運自通矣此所謂以人行法而無扞格之憂以法馭人而去因循之弊愛育天下之仁亦鼓舞天下之道也而臣以為其本在

皇上之一心夙夜宥密之中必有以灼見萬事之際必有以謹守方寸之初動然後可以定天下之一而不搖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此安民興賢之本而符國祚於億萬斯年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冒宸嚴不勝戰慄

隕越之至臣謹對

改過

士貴立志窮達得喪有命存焉不足以累其心也凡功名不求而自至乃爲進身之正始進正而乃可與語立志矣藉有人焉不能安命而妄有所憑藉雖幸得之衾影屋漏有不能自歉者既而人事推遷所憑之人或不能以自保我必與之俱仆即或幸免焉而指摘非笑紛起叢集崎嶇蹉跌不勝其困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哉吾爲若人計則有說焉夫剛大之體吾所自有乃萎蕪不振至於如此咎在吾志之不立耳設也憬然悟翻然自悔其所爲去其脂韋渙浼之習而一出於剛正所謂不屈不撓塞乎天地者自若也復何叢詬之不可滌乎由是以歷乎榮辱得喪之塗坦焉康莊無入而不自得視夫向者之踟躕困躓又何如也春秋大改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聞過則改雷迅風烈以象遷改義最精深吾深爲若人望焉

好古

歐陽永叔曰物必聚於所好金玉犀象難得之物

而有力者能聚之金石遺文往往湮滅於荒墟破冢之間由於好之者少耳予則以爲永叔之所謂好猶有未盡夫古人往矣惟藝事之工美見於遺墨斷楮猶其精神所寄託也由是以推其生平所用之尊彝服器珮環鈎珌亦皆有遺澤存焉於是乎寶之寶古物者凡以重古人也然其爲物不足益神智治身心廣學識精義理亦僅供把玩而已古人之所以不朽者曰立言雖遠隔數千百年一室晤對如在几席是故善慕古者莫若讀書今世以其鏤刻之廣購取之易往往忽之不知書之爲類夥矣自六經子史而外凡爲理學經濟之儒名臣介士咸有著述厄於世變以時銷亡其所存者千百之什一也有志之士當移其嗜古之心之於書得其片言足以益神智治身心見其行事足以廣學識辨理義而所謂金石遺文之可資爲考訂之助者亦其一而已舍是而曰吾姑寓意於物君子則誠有所未暇也雖然猶有進焉伊川之論讀經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故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晦菴之論讀史曰病中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

墮地始悔向來作文字看過之爲枉讀書也故讀古人書遇格言善行當求身體而力行之遇難處事必思身處其地如何善全而不悖於道如是沉思久之真積力久事理沛然而力行之無所滯礙斯爲自得於己不枉讀書者矣不然古之聚書萬卷而淪沒於水火盜賊者不知其幾矣此與玩物喪志者何以異哉

教習堂條約

僕等並膺

朝命爲諸君師自惟謏庸深懷悚懼竊見

三言十三

儋州集卷三十六

三言

三言

皇上選造多士懇懇勤勤務期成德達材以備

國家之用

天語肫切聞者歡欣僕等敢不竭其愚誠用相規切以無負

皇上所屬任願諸君相與檢飭身心強勉問學精心從事熟復講貫尊聞行知日積月累以至於高明廣大他日爲純臣爲真儒副國家期待之厚僕等之願也學問名教之事滿書漢書初無分別各宜砥礪今與諸君約八條列於左

伊川云凡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晦翁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薛文清曰讀書道義求日用之實理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由卑邇而高遠由下學而上達諸君將近思錄朱子節要讀書錄及性理諸書精心尋思反覆考驗其理聖賢一字一句皆有用處久之自能造入閭奧須虛心定氣不可因循玩愒勉之勉之

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於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也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王沂公對

三言六

儋州集卷三十六

三言

三言

人言曾生平志不在溫飽考之二公後日之勲名可謂較然不欺者矣諸君自省平日立志於二公何如也不讀非聖之書不敢妄爲此子事處善循理固窮戒得乃是許身稷契堯舜君民根本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諸君其慎之於微慎之於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危哉

學習國書取自英年乃

朝廷儲蓄人材爲異時委任之地期望何等深厚自待豈可少輕專意討論虛懷諮問耳聽心受隨手劄記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至經史古文乃

不可須臾離者勿以學習翻譯或致曠棄空疎弁
淺豈免貽譏士林

皇上稽古右文將不時考校滿漢文義並須淹通
此中有甘有苦有強勉有自得處久自知之

經學自漢唐諸家發明至暢宋元名儒乃得其體
要至明季而鹵莽甚矣在諸君專門名家各有師
承其爲明習自與時俗治經者相去倍徙顧舊例
開館之後更受他經背誦數行具文無實今宜熟
讀注疏他日當做帖括遺意間用帖經幾條或經
文或注疏十得八九爲上得六七爲中得四五爲
下矣此彊記之功高明者所易忽然由之以貫穿
全經則易易注疏既熟乃約之以諸儒之說如築
室之有墻壁可以依據也

次則讀史所以令諸君讀史者匪第欲知其體例
也匪直以資宏博也史之所言成敗得失切於致
用說命所謂人求多聞時惟見事者也今欲間時
諮問史事以觀諸君論世之識宜求實益勿託空
言

昔人言文以氣爲主者似矣而未盡也文以理爲
主而輔之以氣耳立言者根柢於經學道學則當

三才集卷三十六

三才

三才

於理矣不通經固不足語於文不聞道亦不足語
於文也明之初年宋學士王待制皆遊黃氏之門
以上邇考亭夫子之傳自是三百年來論文者必
合三者而言之乃爲正宗非是則旁門邪徑矣遵
巖震川諸君子奉此規矩至謹嚴也北地歷下數
公以才子自命是其本原先誤母怪乎擬古雖工
終少自得而新會姚江以後心學日盛脫棄文字
漸以六經爲糠粃則又高明者之過也別裁偽體
諒諸君雅有夙心加慎焉而已詩賦之學其原皆
出六經要必無字無來歷方能追配古人

三才集卷三十六

三才集卷三十六

三才

三才

自六經以至周秦諸子多有韻之文易象傳無不
用韻者此固天地自然之聲也詩三百篇如訏謔
定命遠猶辰告邁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屬對精
切爲六朝之濫觴如國風長句抑揚逸宕爲騷賦
之權輿此亦天地自然之聲也辭賦固古詩之流
即偶儷未嘗不本於古此皆前哲之所已言而其
盛衰之故存乎作者之心氣其視爲經國大業即
下筆有清廟明堂之容其視爲雕蟲小技即涉想
皆月露風雲之狀矣考其原委推其正變大雅可
作所望諸君

敬與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與惰爲學問進退之
界薛文清云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
之而不能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諸君試
思經傳彙陳衢陌秩秩有階級可升有津筏可濟
身列朝籍親聽

至尊訓諭翰林清肅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陰可
惜夙夜邁征奮迅以淬勵精神沉靜以涵蓄義理
博學多識融會貫通毋告誨誨而聽藐藐敬業樂
羣自相師友必憤必悱以求啟發望之望之

百八
懋園集卷三十六

三

懋園文集卷三十六

懋園集三十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乾學家富
圖籍

聖祖仁皇帝購求遺書乾學奏進十二部其疏今在集中
近所藏雖已散佚而傳是樓書目猶存於世所著
讀禮通考及續宋元通鑑長編皆閱通淹貫確有
可傳集中考辨議說之類亦多與傳註相闡發益
乾學爲顧炎武之甥而聞若璵諸人亦多客其家
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學問頗有根據然文章則
功候未深大抵隨題衍說不甚講求古格賦頌用
韻尤多失考尙未能掉鞅詞壇與諸作者爭雄長
也是集刻於康熙丁丑據宋學原序稱尙有外集
今未之見或此本偶佚歟

白石山房文稿十四卷

〔清〕李振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石山房

稿十三卷》提要

序



在昔有宋之興也同時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歐蘇曾王四家而歐陽文忠公會文定公王文公皆出於江右於是江右之文章衣被海內遠近莫敢望焉蓋其名山大川溪林層壑逶迤旁魄之氣蓄久而不洩然後發爲人傑如歐曾王三君子者是也嗣後人文蔚興訖於明季兵燹之餘文獻漸以衰謝其歸然以宿德重望冠冕乎江右者莫如侍郎石園李公今維饒先生則侍郎公之次君也方侍郎公受知我世祖廻翔卿貳先生年尚髫髻卽從游京邸入則奉教於侍郎公出則與四方名公偉人相延接未嘗不趨其下風而聆其緒論舉凡國家之掌故古今之沿革一時之人物臧否微而天人性命毫芒之辨顯而禮樂政事治忽之幾蓋悉已洞諸指掌而瞭然於胸中矣侍郎公之配朱夫人則又素嫻吟詠日夜偕公唱和先生居家庭之側往往親承指授耳濡目染日以有得及以高第揀入翰林讀書玉堂之中扈蹕交戟之內

其才益高其學益博其見聞益雄濶宏肆每著作一篇出士大夫必相傳誦以熟蓋先生之在本朝不啻歐曾王三君子者之在有宋盛時也去年春天子特簡先生視學東南先生課士之暇哀其所爲白石山房文彙凡若干卷郵書示琬且曰吾子宜爲之序琬惟古人之於詩若文也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居廊廟者長於臺閣守柴柵者長於山林殆未有能相兼也先生則不然當其代言應制美盛德之形容效太平之潤色大者敷

白石山房彙序

二

腴而有則小者簡核而有章煥若春華爛若文錦斯誠得臺閣之體者也至於登高臨遠感時惜別緣物託興撫事懷人則或淋漓盡態或激昂多姿窮哀樂之變而極刺畫之工其於山林諸體又加長焉在前人若燕許若常楊若沈宋若李杜所不能兼者先生顧獨得而兼之假令歐曾王三君子者復生於今世俾先生出其翰墨發舒其所得以與之馳驅角逐吾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琬老矣後先請告者踰十有七年窮村僻壤之爲居而田

翁社父之爲友雖間有所作亦祇知山林而已其於所謂臺閣者雖德精竭思未能窺及其堂奧之萬一故滋歎服於先生之有兼長也而樂爲之序若先生造士之勤蒞政之肅持躬之介且峻則有都人士之歌頌在不及贅云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癸未朔長洲年家侍生汪琬序



白石山房彙序

三

白石山房文彙總目

卷一

古今詩九十七首

卷二

古今詩九十四首

卷三

古今詩七十五首

卷四

賦四首 奏疏二首 頌二首 策問七首

白石山房彙總目

卷五

序十八首

卷六

序十一首 附引二首

卷七

記四首 附紀事一首 疏五首 表七首

卷八

誌銘二首 行述二首

卷九

卷十

啓十二首 附書簡六首 告祭文十五首 附誄一首

題跋九首 雜文三首 內制六首

卷十一

史傳十六首

卷十二

史傳十三首

卷十三

古今詩九十一首

白石山房彙總目

卷十四

頌一首 疏三首 序十二首 雜文九首

白石山房文彙總目終

白石山房文彙卷一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詩一

戊戌人日

幾載江淮客此身章門登眺倍情親湖光澈滌前
朝色山氣菁蔥故國春海燕欲來迷舊宇烟花有
意待歸人去年記得題詩處徙倚高樓涇水濱

三餘軒

三餘唯母命勗我意何深月霽清霄漢鐘靈變古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一

今但開千載眼寧愧百年心漏滴鑪烟沸幽軒喜

獨吟

別韶英社送公達六兄之金陵

社成能幾日又值送行時高誼青雲薄離情白鳥
知江烟衝霧直帆影帶花敲澹蕩春光遠悠然繫
所思

初隨家大人旋里

年來夢遶同江路今日隨親蕩小輪岸木虬蟠留
古色崖碑磨裂食苔痕入門應笑迎新客眼底何

曾識故園爲說西山山不遠行行回首戀晨昏

阻風

石尤未肯住舟子日相喧古廟雲爲蓋荒村水作
藩波光翻塔影風急疊沙痕驚鷺閒多狎飛飛亂
野墩

園居感懷

看徧青山不愛題江淡祇覺草烟齊雲生遠岫懷
慈母月落空亭夢故妻枕斷疎鐘鳴野水風穿絕
壁走山隄可憐無數摧殘葉多在荒塘竹澗西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二

永思庵

聞道雲山勝因之訪茂林幸無逢過客偶爾見來
禽徑入荒烟裏禪通古石心泉聲流不住靜悟覺
逾淡

月夜發舟感懷

江亭戍鼓寂浪靜櫓聲微遠樹荒村在清砧幾處
非推篷衣欲溼衝露鴈先歸嗟彼竊釣子嚶嚶說
采薇

和周從大韻

濟川用舟楫風雨滯江潯阜北坐傳經修綆堪汲
古胡爲澤畔吟烟蓑歎漁父行過琵琶亭寒食正
百五

送戴孝臣歸遼左

江頭初見柳條青送客情淡醉醺醺自有烟花供
遠棹可堪風雨暗離亭山陰尚欲尋安道遼左誰
云老管寧寄語平生余好友關河夢斷幾迴醒兼懷

鄉城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三

此夕爲何夕興人報小除殷勤儲歲酒珍重寄家
書故國三千里茆堂二尺餘孤燈清夜迴歸鴈叫
荒墟

涿州道中

極目燕臺憶舊遊霞光縹緲遠峰頭新恩 丹詔
雲中出故國青山天外浮杏苑香生來 北關桃
花春滿望南州可堪馬首嘶長夜萬里風烟此地
收

九日步母大人原韻

無煩風雨妒重陽著意催花故故忙舉世誰人甘
撫宇天涯何地可農桑借澆塊磊尊浮白令值叢
殘蟹正黃欲賦滕王最高處飛濤應已上迴廊

贈別徐公肅殿撰齋 詔還朝便道歸省

荷歟徐太史昆岡秀峰矗臚唱五雲香書奏三千
牘彩筆煥龍章銀管抽天鹿 丹詔下瑤墀皇華
來翠輦顧我蓬華中殷勤敦誼夙慷慨話襟期古
道時相勗蘭譜託金昆乃兄原一與予同年友 蒙葭慚倚玉

小閣問陶匏四座清風穆謖謖巖下電霏霏霧中

白石山房彙 卷一

四

穀放眼天地寬一代文章屬玉峰多巨公音徽傳
芳躅大業媲美前人盛名薄晴旭旣得賦嚶鳴遽爾
歌驪曲南浦當別筵贈言愧樸遯望望匡廬巔飛
濤擊琴筑山水發奇音高響振林谷明霞漲遠川
錦纜凝遐矚歸拜彤衣堂稱觴榮松菊笙簧叶埙
篪簪笏盈牙軸慎勿戀承歡 彤庭資啓沃

和董蒼水同年韻二首

塊處豈堪云豹隱巖棲聊復藉龍茲論交磊落三
春候閱世瀾翻一局碁把酒高天容寄傲登樓無

地可探奇聲聲杜宇啼荒徑遮莫平原係夢思
筆峰高峙萬山尖詩酒留連任所兼梅雨夜來傳
錦字草堂朝起捲疎簾曠懷共有烟霞癖故態寧
解禮俗嫌白社滄洲千古意且耽新詠幾回拈

贈彭雲客進士

闔閭城外青青草有客乘槎泛烟島滄波日下龜
鼉遊縹緲匡廬揖五老片帆瞬息灌城隈孺子高
風安在哉殷勤握手披肝膽歡然相與傾樽罍樽
罍既竭情未竭何處疎鍾動林樾依稀鳥影落空

白石山房藁

卷一

五

杯搔首青天開明月慷慨悲歌愜素襟新交何啻
古交淡泉分石磴烟靄霽洪崖丹井猶可尋洪崖
咫尺清江渚君言家世肇於此吳楚雲山望不遙
况復兼葭詠葛藟粉榆結社倍情親花白花紅總
是春東風一夜花零亂綠漲平湖疊翠茵心期幸
託忘年友慎莫臨岐輕折柳妙旨待君參疑義資
君剖噫吁噉我生未窺大道之藩籬俛仰世俗非
所宜吾徒但存青眼在悠悠千載意何爲竹篠飲
殘知夢遠 彤廷指日詔平反氣節肯推忠定公

唐英論事何侃侃欬奇自是廊廟才君家從事惟
處澹謂汝江鄉望望朱絲琴洗耳佳音慰百感

贈別董蒼水彭雲客二首

來經常玉嶺去咽大江流吾道惟知己高雲照古
丘可堪纔惜別翻共作悲秋慎莫嗟行路依依杜
若洲

古人重離別所重在心期與子交淡處卽予亦不
知涼風丹柿葉歸夢碧蓴絲况有同舟客樽前繫
遠思

白石山房藁

卷一

六

重陽後一日同舅氏茗飲地藏庵有詩見示

依韻奉荅二首

一望溪光淨支屏半竹梁午餘花氣淡雨過野泉
香菱茗今朝約登高昨日觴叩州勞問訊芙蓉惟
盛還擬擷遺芳

精藍時入夢晚過正生涼何意蒼烟路能隨秋水
長窓涵雲影白霜老橘衣黃遶屋繁花砌依微不
辨香

寄懷陳鵠謙十首

正馬長安道相逢愜寤思有懷嗟失路無淚灑臨
岐淒絕涼州曲傷心出塞詩樽前各回首脉脉向
天涯

花萼樓前月風徽阻一川平原空有約尺素杳難
傳遊子經行處寒山薄暮天那堪思往事月影正
娟娟

得句聯牀夜悠悠思不禁但留隻眼在不負百年
心落葉空山響疎鐘別澗音臨風惆悵極入夢覺
情淡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七

津亭驚脫木蕭瑟歎離羣雨雪他鄉共風烟此際
分文章存骨肉氣誼薄秋雲聚散渾無定悲笳未
忍聞

京洛盤桓日星霜幾故新魚書纔兩度鴈影又三
春舉世誰相好如君乃見真願言珍重在把酒對
蒼旻

晚菊花仍放荒齋夕露零江天萬古白身世一燈
青遼海飛鴻雪沙原叫鵲鴒蘭陔不忍讀遙酌少

微星

陳四直方率于塞外
蘭陔草其所者也

兩地一爲別還山有敝廬三年知己夢萬里故人
書多難憐吾子幽憂倍倍恰余如何秋雨夜輾轉起
長歎

結縞期千載論交非世情朔風吹大漠邊草動秋
聲不盡懷人意長歌望遠行謫謀有望
遠行見寄海陵兄弟
好迢遞感平生

加餐惟遠祝歷亂語難詳野渡寒流咽重關古路
荒塵沙今異地翰墨舊詞場令子多英特承歡日
正長

白石山房彙

卷一

八

遠憶幽燕客應知感慨多乾坤容我輩世路憤悲
歌白社思無際滄洲意若何 聖明寬大詔指顧
返巖阿

和次和五舅新居卽事韻

遠翠朝迎野徑開爲拈詩句幾徘徊蕭疎不礙斤
山眼取次宜添近水梅好鳥乍驚新幔捲虛堂恰
愛晚烟來春星一帶連芳草贏得椒花對酒杯

送次和五舅之襄陽赴友約

六月度瀟湘知君非得已生計在烟霞草堂對流

水流水愜幽心新詩託素紙石田不可耕所嗟乏
醴醢采葛詠風人江天空徙倚宋玉故多情杜陵
亦仰止豈云汗漫遊交淡乃可侍朝挂武昌帆輕
舟疾如駛萬壑走荆門赤日光涵紫振筆寫蒼瀾
嶺前羣峰峙彈鋏和銅鞮狂歌應復爾眺望仲宣
樓因風想玉壘執爵祝三詞河陽有高軌相得益
以彰慎終宜謹始歸蚤慰庭萱好趁秋尊美

送朱連山之壽州幕

入幕如同選勝遊依依惜別大江頭三山雨帶西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九

山色六朝烟橫楚夢洲離緒時繁芳草夢峭帆斜
挂秣陵秋主人况有并州誼漫向滄波起暮愁

寄懷董蒼水

華亭董子天下才悲歌慷慨胡爲哉胸有明珠二
千斛詞源噴薄動風雷君家兄弟竝高躅不數雲
間稱二陸遨遊南浦憶盤桓別來又見飛鴻鳴世
上悠悠幾盞簪丈夫所貴在知心君住松江我鱸
水相思相見情難禁從來不識松江路夢中彷彿
瀟湖渡滬瀆城荒海國遙擊楫不知天曉暮酒酣

意氣各飛揚縱橫今古恣徜徉君作長歌我起舞
醒來見子書數行書中宛轉天涯隔况是蒹葭泥
露白新詩一讀一沾巾故人念我仍嚙昔楚水章
江半入吳五茸城下長平蕪開尊獨對秋空月黃
葉蕭蕭清夜徂

送錢子璧北遊便道歸松江

杜家詩句米家書秘笈窮搜萬卷餘入洛正逢新
鴈候過江尚及饌鱸初西崑體製君偏擅南部聲
歌我不如握手河橋重悵望殷勤爲語寄亭樵

白石山房彙

卷一

十

贈錢子璧

每過論文竹影移襟懷磊落話心知松陵烟水蒼
葭夢黃耳秋山夜雨時江左風流存古調雲間唱
和有新詞銜杯漫對樓頭月極目江天動遠思

題扁舟圖贈劉遠公二首

身許鳬鷗狎詩從憂患淡乾坤遊子意湖海寓公
心夜壑聞空響天風動遠吟悠哉烟水濶隨處涉
登臨

扁舟何所繫蹤迹任飄蓬天道疎儒術吾徒隱釣
咸乍歸翻似客未老已稱翁無恙家山在多君意
氣同

追送王履上還平江

薄遊渾不耐葉落便思歸帝子空餘閣王郎竟拂
衣秋心入吳水楚樹帶山暉知己天涯夢江天有
鴈飛

題山陰季遠之看奕圖

上有丹楓林下有涸溪水嗟彼當局人何如局外

白石山房彙

卷一

土

喜冥心入無累靜悟不煩指蕭蕭石欄音秋風生
素紙

贈別錢飲光

絕似江南老步兵當年莽蕩氣縱橫放歌未盡田
間草飲光有田間集孤棹長留世外情落帽不堪逢髮短
射潮今已見波平雙潮儘有垂竿處何事西風動
遠征

送孫四易公孫八肖武遊粵東二首

嶺南花事好相送暫銜巖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

離幾年淮水夢千首薊門詩國雅君同調風流儼
在茲

黯然南浦別極目去帆迷雨過春城暗潮迴海日
低家家荔子熟岸岸鷗鵠啼知汝吟成處心隨鴈
影西

風雨大作寄長兄舟中二首

朝發章江船暮聽蓬窓雨作客倍思家蒼波生遠
浦

狂飈竟日吹夜雨傾如注卽不畏風濤其如高堂

白石山房彙

卷一

土

慮

送方敦四之粵二首

夜雨三山夢扁舟兩度過題書情未已會面語無
多客到刪肴核春歸戀薜蘿宛然詩在壁月影共
摩挲

一時南國彥都向五羊城嶺路同知己江樓獨別
情亂雲明絕壑百粵近銷兵安得隨君往輟輟聽
遠聲

寄朱四均

憶別三秋後相思託素箋夜來鳴急雨曉起淡朝
烟定有春歸曲何時白下船名園花自好知廢夢
莪篇

送范汝受二首

浪迹邗關日憐予髮正髻十山樓畔月廿四水邊
橋去住隨詩卷行藏問酒瓢南州得相見忽漫話
淡宵

春晚逢嘉客因之散寂寥烟淡南浦樹帆落海門
潮夜月還家夢輕裘遊子初不堪持別處風雨正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五

蕭蕭

送談恕庵歸丹陽并寄令叔長益

草堂幾度爲君開騷雅于今尚未灰滿路烟花牽
夢遠一帆風雨打潮迴江天送客雲邊樹夜月懷
人歷下臺却憶當年登眺處何時尊酒共追陪

寄周亮臣白下時午節前三日

只此長江水臨流思邈然鳥飛桃葉渡人靜草堂
烟書是今春寄詩從隔歲傳江南多勝事夜夜打
燈船

陪施愚山觀察邀同周計伯劉潤山丘慎清

三司李吳六益詞伯集陳伯璣湖上草堂

卽席限韻二首

風雅一時集樽開逸興賒重湖鳴夜雨高館帶春
花攜得驚人句來尋處士家清談兼痛飲增勝此
芳華

徑僻自成趣風光足唱酬使君真愛客作賦共登
樓遠寺疎鐘到淡燈夜雨留莫愁歸路晚有約更
重遊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五

詠二鳥二首

銜得香泥處處飛池塘掠水溼春衣征人不及梁
間燕鎖日言歸尚未歸

燕

伯勞東去燕西飛何事年年勸不歸眼底風光容
易去空餘花影上羅衣

催歸

詠懷古蹟四首

漢代勳名振古聞幾回憑弔大江濱蒼茫野樹黃
雲暗凜冽英風碧草紛池面塵埃傳洗馬城頭祠
廟紀將軍可憐百戰餘殘壘遮莫尊前醉夕曛

淮嬰

城

村烟漠漠水泠泠俊顧其如冷眼醒雨過樓臺清
夢杳雲連城郭暮山青重湖盡日流孤枕高士何
方認草亭剩有漁歌還上下好從物外想儀型子稿

桑麻雞犬事依稀拍手洪崖入翠微但覺烟嵐通
鳥迹尚餘苔蘚在漁磯何年採藥雲溪處自古遊
仙夢欲歸獨有斯人能避世猶嫌洞口有花飛人泰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五

吏隱仙蹤未沈寥吳門端不為吹簫桐江自喜甥

嚴瀨子陵爲子與新室誰從臘漢朝梅以第

外梅花飛白雪樓頭鴻鴈度春宵東湖遺廟人猶

識寂寞疎鐘送晚潮梅尉

園成喜陳伯璣劉遠公過話

何事經營力爲園亦已成本無多隙地却自有餘
情不了三冬雨纔逢一日晴忽然良友過煨芋話
生平

春興

日出衆鳥驚花明曉如霧起來手一編自刪還自
註讀罷適東郊散步得佳趣新綠已如絲人家雜
烟樹布穀喚淡耕池塘春水注前村賢主人默然
來道故爲摘園中蔬殷勤敦朴素斯須野風吹白
雲飛不住高柳亂啼鴉落紅滿歸路日暗遠峰低
蒼茫迷古渡頃刻異陰晴嗟哉此朝暮

失意

昨夜夢中路三千里外身魚書遲薊北馬首戀風
塵去住憑妻子行藏累老親飄蓬多失意未敢怨

白石山房彙

卷一

六

蒼旻

寄內二首

雙飛來北闕隻影度南天穉子牽衣別征人掩淚
還乍離猶不覺回首轉淒然自分才名誤春風響

杜鵑

到家如作客夜雨滴殘更惟喜高堂健相思萬里
程淡閨知憶遠孤枕夢難成昨日音書至燈花分
外明

贈吳六益二首

去歲虔南路傳來江上書灘聲頻到枕梁月獨愁
予風雨千山夢鶯花二月初所思情不淺朗詠近
何如

海內尊詞伯江東老布衣天涯盡知己隨處得漁
磯放眼真無際論詩直到微延陵吳季子挂劍事
全非

長歌贈別王印周學使

總角讀公文光芒萬丈凌高雲十七識公面意氣
千秋驚所見猶記握手歲寒餘贈我詩句如瓊琬

白石山房豪

卷一

七

瑯琊夙擅無雙目簪筆直上承明廬奕奕聲華騰
粉署清通朗鑒高名譽爭傳銜命來西江不事微
求臥北窓傾蓋從茲喻膠漆龍沙竝轡情何逸夜
雨淡燈疊唱酬醉擊珊瑚揮落日須臾南浦敞離
筵再看旌節擁遙天江鄉士氣久慕莽大雅遺音
誰嗣響起衰端復借明公炯炯文星共瞻仰龍門
百尺自嶙峋晉接依然笑語春伯樂一顧驥足展
駑駘蹀躞仍風塵殷勤猥及當時句向有新聲里
句叩問時問
及念我疎狂寬禮數爲啓讀書堂淋漓四壁交輝

光玉竿斟出葡萄色扶疎花木抱迴廊與公六載
長如此獨垂青眼情無已兩度驪歌帝子樓漫對
秋風空徙倚所持惟寸心願同江漢淡浩浩今與
古千載幾知音

送王含章歸雲間

極浦送歸舟江聲動地流幾年重會面此夕况含
愁木脫千山曉帆開一水秋臨風懷帝子詞賦滿
南州

中秋侍家大人螺川坐月

白石山房豪

卷一

六

去歲扁舟淮海客又看節序露華生一年浪迹身
如寄幾處離愁月共明時母居南浦內子
適兄尚留都下戌火中
宵嚴夜柝樓船下瀨罷長征老親病起加餐飯况
有音書慰遠情是夕南浦
北平信至

贈別陸冲默司李

冲默以
裁缺去

京洛相逢逼歲寒除書初下慶彈冠心知瘠土風
仍樸話到蒼黎燭欲殘盛世祇宜疎法網恤民豈
必省刑官低徊未竟澄清志翹首雲霄借寇難
母大人信至中秋次日始得家書感而賦此

家書曾兩寄到乃隔經旬小妹張筵待慈幃入夢
頻無瓜分餉客有酒獨依親何事長留滯臨風憶
遠人

大覺庵僧寄幻上人

出郭聞清磬到門心已幽何緣尋覺路遂爾及溪
秋萬籟聲俱靜空江影不流婆娑雙樹下疑坐遠
峰頭

恭謁文山先生祠

宋家陵谷等塵埃相國殘碑歷劫灰舉世幾人祠

白石山房橐

卷一

九

下拜寒山片石夕陽開孤忠自可存今古遺廟何
妨付草萊謾說春秋猶饗祀一林風雨閉荒臺

起潛上人重修隆慶詩以贈之

五百年來寺灰飛舍利空地經烽火後僧老亂離
中碧瓦餘殘照曇雲動曉風誅茅新豎幟不必說
元豐

和陸沖默司李韻卽送其行二首

登臨繁逸興灑淚賦將離白雪誰同調黃花又一
時高天留鴈影寒月照霜枝去住詩千首謳吟動

遠思

攬轡登車日行藏貴識機名山題已徧宦况到今
微別夢紫歸棹承歡羨舞衣江頭紛折柳心逐暮
雲飛

重九前二日將發廬陵

何處宜登眺攜尊上小樓亂雲堆遠壑急雨失歸
舟獨對蒼江晚還同白鴈秋青原重有約好待及
春遊

愚山觀察枉顧不值賦謝

白石山房橐

卷一

十

不謂荒齋寂能邀使節過情同秋水澹門掩落花
多世局愁經眼青山好放歌追隨心自邇延佇意
如何

夜集小園雨甚諸同人散去愚山阮裏止宿

高會連吳越清秋雜管絃筵開桑落酒人聚菊花
天夜雨淹留得新詩次第傳諸公延勝賞慎莫問
歸船

風雨大作懷高阮裏舟次并簡愚山觀察

北風吹不住好友住江臯吾道人皆賤新詩爾獨

豪寒烟迷遠岫落葉送秋濤幸有同心侶吟隨虛嶽高

送丘慎清司李二首

風雪長安道開幟得素書交情君獨至世法我全疎
永夜清言劇高歌逸興舒忽然成此別把酒意何如

棹影寒雲外移家傍水湄宦塗無定轍江國有餘思
古道誰能續斯文儼在茲頻行重握手努力濟清時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主

送鄒程邨二首

共有千秋志文章許竝傳雲飛南浦樹客散夕陽天
閱世心能澹驅愁酒未捐扁舟明發去別夢到江邊

風雨三春暮歸帆及夏初放歌烟水濶懷友性清俱
避俗惟高枕還山好著書莫言前路遠還可寄雙魚

送劉次山歸揚州

上巳風光好共遊幾番清夢遶羅浮

揚州亦花開有羅浮

驛路隨孤艇春逐邗溝不斷流灌瓦梅花真絕調

大山贈予灌研詩佳甚

南州風雨獨登樓無情最是江頭柳

今古勞勞送客舟

寒夜

不晴復不雪終日雨如篩積水池塘足疎花草開
宜耐寒鈔范史小飲和陶詩寄語東風使無勞故
故吹

贈嚴伯後

歲寒惟聽雨只合對芳尊世好論交晚高風古道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主

存文章今作手家代舊通門夢想茗谿曲梅花春

正繁

贈蘇興三

如君真不媿前人蘇李由來誼倍親萬里莫愁仍
作客一年最喜更逢春名家詞賦今無敵學士風
流別有神握手論交情不淺爲攜斗酒泛湖濱

張溫如制府解組重過章門賦此志別

樓船旭日映波紅萬里澄清指顧雄海國旌旗傳
細柳江鄉節鉞識新豐元臣豈久勞邊外使相還

應入 禁中函丈喜隨行旆近依然絳帳坐春風

憶內

忽見鄰花發方知秋已淡最憐今夕月相照隔年
心濁酒不成醉新詩誰與吟歸期應不遠幽夢好
相尋

雪夜隨家大人讌集葉星槎太守郡齋同黎

博庵學副鄒謙受太史二首

懸榻誰堪下高懷對客傾江城無宿莽官閣有餘

清政美存風雅談淡見性情臨風思好友曾否及

白石山房彙

卷一

三

春明

詞平繼
薛司李

清歌發子夜良會意何如重幙通寒薄淡尊引興

徐鴻歸千嶺雪花抱一庭書問字無嫌數招攜慰

索居

次青雷紫臨閣聽雨韻

屋裏看山使人呼小洞天亭虛不受暑樹密總含

烟快意新池滿驚心宿雨連相期長聚首觴詠自

年年

遊龍濟書贈秋杉上人

遙望蒼烟合天風耳畔鳴山留萬古色人趁一朝

晴絕頂吾能上空林爾獨行到來塵意淨好韻待

同賡

醉月亭小飲

古樹荒城裏蛩吟滿院秋淡樽良友共高臥古人

伴舉世誰青眼如君乃白頭醉歸忘漏永此意足

淹留

白石山房文彙卷一 終

白石山房彙

卷一

西

康熙丙寅春正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二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詩二

贈米紫來明府三首

鄭重親臨制宵衣念草萊歡呼喧殿陛筆札感風雷
展繡襄陽表治安賈傅才傳家書畫舫時爲故人開

南宮推上第北海舊通門對客題詩卷溪談沒酒痕
如公宜館閣愧我尚江村揮手一爲別千秋氣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一

誼存

京洛盤桓日相將佐郡行時平輕法吏主聖恤民生
何意石梁路爭看竹馬迎梅花藏小硯拂拭待君評

贈鄭生同年二首

隔江人喚渡入郭快晴生下馬與君飲溪談豈世情
新居開甲第令子喜崢嶸相共數晨夕長湖皓月明

秋鶚飛騰日相將已十年文隨時局轉時新復名

肯讓人先真率同吾好羈縻爲汝賢春來各努力
攜手萬峰巔鄭生相約鹿洞讀書

憶東湖書舍

我有東湖新草堂無非水色與山光開門恰當鷗鷺
立隔院微嗅梅檀香老僧攜琴時一鼓獨樹到夜轉
青蒼別來不覺遂十日廬峰回首思茫茫

歲晚

出門何所適馬首接微茫詩得山川助梅開驛路香
人家營歲事獨我理遊襄非是耽幽趣臨岐有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二

所望

卽席賦別米紫來時同沈星巖孝廉

筆墨痕俱化名書手自臨論文今夕酒惜別古人
心吾道惟知已天涯快盍簪匡廬明發去回首一長吟

曉發建昌

不寐經時慣披衣坐到明新詩吟漸穩流水自成聲
無數關心事非徒入夜情苦寒人尚北無怪客懷驚

遊歸宗寺

今日識歸宗雲烟幾萬重山留千古色門靜六朝
松瀑濺晴飛雪經翻定後鐘墨池遺韻在龍象若
爲容

建昌縣有懷三首

歲行將盡矣驅馬出郊闌在苒依山縣棲遲漸早
春眠輸僮僕穩坐與燭花親步屨乘朝爽臨風憶
遠人

臘前餘十日消息尚無聞寒月皎如此蒼州芥未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三

分如何將會面猶似隔重雲不盡淒清意閒看鷗
鷺羣

悶極惟高臥荒城鼓角催原期春作伴翻讓鴈先
來客至無多語詩成不用裁高堂懸望切懷抱幾
時開

送丘二慎清令施秉

可堪修禊後折柳更長征春色惟花鳥天涯兄弟
兄置郵宣慰使懷古夜郎城此去頻回首還期聽
好鶯

熊梅臣筠若招予食新

聖朝宵旰日幾處戰雲高六月食新早千軍芻輓
勞稻梁吾計拙文酒爾才豪式穀推貽燕英英起
鳳毛

暑過市汊地藏菴同智旭上人茗飲喜雨因

觀劉晉卿先輩手蹟

到門心已靜雨過野風涼遺墨存先輩清談出妙
香帆檣浮戰氣宵旰念民傷會見干戈戢重來禮
法王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四

贈別王思繩明府三首

春雨長安道君膺百里符相逢燕市酒重會豫章
湖抗首疏民困鞭心理邑通簿書親自校長與淚
痕俱

三載鳴琴地清風滿石陽井廬看漸密杭稻熟來
香門掩催租吏庭空飼鶴糧過從常竟夕不足戀
壺觴

鋒車慎明發攜手夕陽墩世路惟知己江山憶故
園文章韓吏部詩律杜夔門遲我金臺上重傾北

海樽

送王思繩

與君結淡交，伏首初爲吏。慷慨負奇姿，憑胸發高議。
入境徧荆榛，四郊多憔悴。案牘盈千尋，籌燈手自治。
百累萃于身，一官乃如寄。催檄日無虛，奚暇問撫字。
時時過草堂，實下斯民涕。舉觴懷古人，落行吾志手。
繪監門圖，意攬澄清轡。精誠徹帝閣，蠲除上所賜。
世俗笑爲迂，歡呼走童穉。釐剔扶微銖，盤錯淬利器。
庭間冷桁楊，催租吏不至。三載報政成，循良可無愧。
君到藤花廳，人才慎軒輊。日映玉壺清，悅難而事易。
直枉隨所施，矯同非立異。吾徒天地間，恪恭宜自致。
况復躋清華，精白期無二。浩蕩蒙君恩，努力樹勳勤。

南昌卽事有感

八閩六詔烽烟急，萬騎千軍動地來。不謂江關無事日，
翻令廬井等寒灰。中丞祇諳防川術，上將奚勞更築臺。
聖主宵衣親下詔，斯民何以報涓埃。

贈筠若二首

春雨連三月，江臯賦卜居。褰裳過仁里，開徑得精廬。

屋抱千章木，家藏四世書。主人親切意，憑寄有

雙魚

時熊蔚懷侍御書至

分宅古人意，扁舟直到門。玉缸春酒熟，花塢錦雲屯。
積景延初照，新詩好共論。追陪多勝賞，隨意倒芳樽。

山居卽事

聞道王山山，色好猿攀鳥引上。丹梯閉門野客穿，
花徑多事僊翁散馬蹄。

山有仙馬跡

遲日喜添春水到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六

連朝最愛嶺雲齊，江鄉幾處容高枕。愁聽江聲雜鼓聲。

雪

草閣明寒夜，荒村不掩關。巡簷驚白首，捲幔失青山。
徵調何時歇，軍書此地閒。撥醅煨羊火，穉子有歡顏。

雪止

乍覺晨光動，晴雲溼未歸。春泥霑砌草，山鳥坐書幃。
嶺路攜家穩，村烟出樹微。居人畏虎淡，夜啓

柴扉

試燈有感

不謂巖居寂春燈媚草堂吟詩消白日適意在滄
浪近郭疲戎馬溪山足稻粱當年歌吹地星月滿
池塘

燈夕

春山到處好題詩風雨留人出郭遲盡室他鄉逢
令節高樓極目望朝曦黃扉擬罷觀燈 詔綠野
行歌祝歲詞里社兒童喧永日村醪滿引不須辭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七

十六日復雨

經年蹤迹類飛蓬獨樹花繁憶舊叢殘雪未消千
嶂白淡燈重對一椽紅地非巫峽常多雨船泊灤
江好挂風敢戀巖栖忘出處簷楹徙倚暮愁中

懷亦園

我有柏亭章水上峰巒洞壑總天然先人手闢
高隱坐客題詩勝輞川水檻凌虛雲細細風林落
影月娟娟江城第宅紛戎幕無恙春山有杜鵑
聞兵過故里喜兄信至

遠訊頻傳未罷兵江關風雪度行營千軍紀律森
如一萬井人家晝不驚封建近聞從古制農桑幾
處尚春耕陌頭楊柳垂垂發幸有音書慰旅情
送趙鐵源同年典試粵東二首

百粵文章會西江鴻鴈歸雙星槎使度別緒浦雲
飛 昭代求賢切詞臣過嶺稀君才膺 特簡握

手暫相依

六年燕市酒獨我滯同遊古道存知己高歌動早
秋月明千嶂曉帆逐大江流共有登臨興淡樽夜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八

雨留

留別程穆倩

七十年來成大隱溪山何地可藏名三間老屋容
高枕四海蒼黎未罷兵被酒遶牀扶穉子鈔書細
字敵諸生旗亭不忍輕言別夢入隋隄共月明

早春偕王東亭徐果亭戴山子程穆倩諸同

人遊平山堂夜集洪侃如王玉倩讌飲觀

劇

新烟薄靄散春城選勝招攜共友生我輩登臨懷

古昔名賢燕賞及昇平地連巴蜀三江遠天與遊
人一日晴沙嶼淹留歸騎晚高歌百醺燭華明

郊飲同趙鐵源年兄黃仙裳秦以御限韻二

首

去住詩千首行藏酒一瓢山中來處士花下有官
僚野鳥頻窺席江風漸狎潮紅亭催折柳且聽廣
陵簫

縱步入青蕪村烟乍有無輕陰散城郭斜日下菰
蒲初識歡如舊長吟調不孤鄉心愁鼓角沉醉酒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九

家壚

和白仲調同年見贈原韻

青郊載酒上春潮星聚同人近斗杓隋苑鶯花三
月暮津亭烟柳片帆遙把君詩卷過長日何處江
樓列短簫別緒已淡芳草怨可堪鄉思轉無聊

洪侃如索題冊子

老樹高齋得閒雲傍壑栖琴樽雜圖史城市有花
谿愛客情偏劇逃禪性不迷看山尋步屨到處景
堪題

贈洪侃如二首

初試遊山屐迴風入管絃烟蘿闢徑處花塢捲簾
前曉日雷塘路春城笛裏天主人能醉客拂紙一
題箋

最愛幽棲處天涯聚酒人重來三月暮共臥百花
茵觴政無苛罰行吟好送春相攜泛烟艇留滯惜
芳晨

樂志堂爲喬石林舍人賦三首

高館俯城北疎櫺倚澗東入門苔草碧遲日蓼花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十

紅避世仲長統吟詩陸放翁主人親切意披豁任
天風

故人好池館吾欲老其間薄俗惟高枕全身學駐
顏江湖千里白風月幾人閒不謂塵區雜蕭疎似
住山

樂固從君好憂能放我閒好書長借讀韻事總相
關自有庭中樹宜添屋後山經過渾不厭一醉一
開顏

夏夜喬石林約汪叔定陳水壑集樂志堂限

韻送汪蛟門舍人北上予以事阻補詩二

首仍用十蒸韻

夜涼羣動肅初月俯簷升簡韻分題竹忘言但枕
肱臨風依碧樹拄杖引紅籐隔日提壺處長吟愧
未能

有酒消長晝無家戀友朋新知連舊雨高館憶春
燈世路難如此交情得未曾津亭吹玉笛離思互
相仍

白田卽事有感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七

奔流兼積雨直注甕湖東野望全歸白村烟幾處
通遐哉循吏傳悽絕祝雞翁獨有垂竿者長吟荷
芰風

贈汪生

良夜同園酒秋燈得句時布衣名不辱吾道竟何
之白馬尊前月黃山別後思間閭推孝子愛日正
遲遲

丁巳早朝試筆

七年重上御街行曉日龍樓翠輦明薄海競

傳新露布細旃猶訪舊儒生宵衣暫撤頒春宴

溪殿晴薰出谷鶯敢擬文章能報國小臣何以答
昇平

春雨二首

館課

三月清和候鶯花滿帝京穠雲涵太液高柳拂
春城潤物能無迹凝香聽有聲土膏羣動發布穀
正催耕

頻年憂戰伐今喜足農桑春詔開三殿甘露徧

八荒玉河流曉漲新月上宮牆親切承恩地蓬山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七

清晝涼

賦得紅葉當階翻

館課

入直逢初夏清陰散暮寒宮衣霑霧溼紅雨簇晴
闌捲幔因風舞當階弄影團驚人佳句在徒倚詠
雕欄

署中古槐歌

玉堂長日瓊屏開圖史羅列無塵埃堂前白晝濃
陰覆虬枝鬱鬱森古槐摩挲不知何代物但見古
色斑剝蝕莓苔遙想兔耳鼠目初生時嫩枝徑尺

誰人栽黃花爛熳紛階砌纍纍之實千斛垂瓊瑰
雨入高枝自偃仰風搖細葉亂不懸從來此樹植
禁闌綠蔭常滿宮牆隈莊生老樗大憔悴杜陵枯
枿半傾摧蕭條風凜西臺柏冷淡雪飛東閣梅何
如此槐近在清籟裏烟雲披拂幽境疑蓬萊禽聲
啁晰秋蟬嘒層層翠蓋高下如樓臺鴻文鉅筆此
揮灑玉珂珠履時徘徊雨露可通霄漢氣斧斤不
傷棟梁材其餘小者參差兒孫立更如君長高拱
臨輿儼辟雍槐市差嫌俗淳于怪夢何由來愧予
白石山房藁 卷二

龍潭登高分得草字

落葉下庭柯凌虛豁懷抱置身衆木巔天風來浩
浩霜菊媚層軒眷言秋易老握手快登臨適興宜
及早大道在山林盛時貴詞藻所以珥筆儔巖壑
迹如埽異縣聚天涯高秋晴碧草遐矚無近尋捫

蘿事幽討明霞冠嶺紅蒼靄凝素縞空潭黝以淡
月上疎林好

長白山四首

館課做天
作高山體

惟此靈山上帝式廓篤生 聖人俯臨萬國神女
來遊爰究爰度道要無名質文禪革天休大定于
焉永宅

惟此靈山發祥 我君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橫塞
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

羣峰廻繞有池有門仙源毓流叻鹿莘祥雲蓊

白石山房藁 卷二

西

鬱如覆如承層臺九重員嶠之鄰旁觀廻瞻高下
歸心

天子萬年遐彰治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

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麟服阜雲開日霽羣臣

頌禱君子之休上達 祖考

戊午早朝試筆

瑞雪初晴曉鐘上清宮闕繡芙蓉 聖人親製
千秋頌 帝德羣瞻百福宗 御苑春風迎玉佩
盛朝詞藻續金鋪班聯幸附儒臣列願竭愚忱

荅 九重

人日院中偶成

竹西前歲放輕舟 帝里韶光又一周最愛春晴
當勝日不教梅藥動鄉愁芳樽紅蠟延新賞白枌
青山憶舊遊誰道蓬瀛情冷甚高槐蒼翠足淹留

穀日

聞道 王師已撤管故園幾載罷春耕中朝早下
蠲租 詔守吏應無力役征白鷺洲邊芳草歇青
原山色暮雲平只今祈穀勞 宸念大有頻書荅

白石山房稟

卷二

五

聖情

授館職紀遇二首

六年草土思親淚兩載兵戈戀 關心多難敢云
臣節苦不才轉覺 主恩深身還紫禁依新雨夢
入青山憶舊林苑裏花間容嘯傲有時翹首一長
吟

十行 丹詔五言詩兩試俱逢 聖主知曉日烟

籠催授簡高秋雨過快臨池千年惇史憑誰續三
字水銜炯自持從此直廬依 黼座願將金鏡荅

恩私

過梅崑儀部容園

枯葉散蕭林亭空有餘響主人步簷楹有客成獨
往顧景但忘言同結烟霞想手把西山詩嵐光生
紙上冥語契真遊悠然動俯仰何處發幽香黃花
恣譙賞

送劉跨千還吳門

秋宵紅燭動離魂忽漫驪歌唱薊門黃菊那堪愁
裏折清樽且向別時論三年擊筑同燕市十月扁

白石山房稟

卷二

六

舟到故園白髮高堂知健飯好憑芳信慰黃昏

送孫八肖武歸桐城二首

十年渾夢想一月共朝昏餘日成疎濶新詩未討
論空囊真計拙大被幾時溫翻憶初交日狂歌倒
綠樽

難得天涯聚其如會面稀交從形外密秋與鴈同
歸蘿薜家山夢風霜遊子衣留君不肯住知是戀
庭闈

平蜀應 制五十韻

干羽敷文德雲龍暢武儀軒圖開八陣虞舞格三
危白日銷烽燧青山靜鼓鼙至仁非樂殺上將自
周麾往以殘吳逆因而全蜀虧旬仍夔子舊俗怙
僇人遺劔嶺憑天塹湘流截地維寧當漢宇大迺
瓊越陀爲荒服聲常阻諸羌性本滴錦江春飲馬
玉壘晝懸旗組練番禺塞樓船閩嶠馳分張雙羽
翼合護一藩籬雨潤沙塲血風腥城窟屍害民真
水火望我若雲霓赫矣 皇斯怒欽哉 帝曰咨
軍容依節制 廟算得機宜表貉前垣發張箕曲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七
部隨五戎爰鐵駟六校盡雄罷令下雷霆迅聲先
草木疑大都控騎者強半射鵬兒有勇良堪託知
方允若茲恐貽 君父戚遑戀室家私作氣羣超
踰聞聲早棄犀降幡橫海濫傳檄到邊陲與國亡
唇齒期門受拜稽平陰烏在幕夏口鵲無枝吹角
星旋落揮戈日却移疾驅深入隘轉戰直登陣孤
兔思空狡蟬螂力不支梯雲訝徑陟鞭水斷微漸
業失蠶叢險誰言鳥道迤南人毋復反西域聿來
綬籌定符黃石威宣破赤眉識推充國達功與彥

章奇盾甲俱吾利牛羊因敵齋急雖懷鹿鉞整更
擁魚麗灑頤銅標柱峨嶠石紀碑金城高鎖鑰王
帳雜饒吹筇杖扶伊老枸漿迎我師巴歌童婉變
渝舞女參差土鼓蠻鄉社荒神古洞祠草生綿谷
口花傷浣谿滑辟荔紅翻照枕椰翠壘漪碧雞邀
紫詔白雉舞 彤墀 廟奏咸英集 朝瞻黻
冕垂分茅盟帶礪獻誠數鯨鯢已足揚維烈猶然
念阻饑 聖謨長允塞臣度此委蛇簪履趨 楓
陛賡颺出鳳池昇平何以似惟頌卷阿詩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六
夜集鐵源年兄寓齋對菊卽席限韻
芳草藉錦茵榮木吐華萼金管拂笙竽瓊樓飛羽
爵如何曠士心偏與黃花約澹景自澄鮮幽情一
領略虛館生夕光四壁無丹雘據地發高吟仰天
笑垂橐招邀素心人清言展戲謔酒樽未悉陳紙
筆紛錯落予獨踞匡牀病不勝盃酌飯煮玉梗香
鳬烹恣大嚼豈曰饜盤食適意欣所託隔院響檀
槽噲啗翻不樂寄身寰堵中所志在寥廓心與迹
雙清寒風振檐鐸

送鄭珠江館丈歸觀省和嚴存菴前輩韻

射策來京國，紆迴道路長。羽書連粵嶠，笳鼓動軍
裘。親舍看雲白，彤池對日黃。捷書飛度後，無恙有
高堂。

小酌孟繹來寓中同鐵源作

幾度琴樽感物華，霏霏晴霧捲窗紗。論詩客過襄
陽宅，坐菊人從孟頫家。身外無營同嘯詠，庭前有
樹卽烟霞。傲居那得清如許，風景佳從入夕誇。

送吳星若之大梁用梁司農前輩韻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九

朔風吹雨凍高城，冰雪冷泠暮靄生。作宦如予
屏迹編詩似子，謝浮名客中乍喜聞鄉語。身外論
交非世情，去去青陵餘感慨。芒鞋何日返柴荆。

擬上侍 太皇太后湯泉應制

碧雲紅樹是三秋，玉輅金塵綴九游。翠幄晴開仙
嶂曉，靈泉煖逼御香浮。睿詞日麗雲霞色，聖
母躬乘禋祓遊。闕下千官凝望處，迴鑾歌吹
入皇州。

擬遣官祀長白山應制

山鎮雄長白岩巖，倚大空蔽虧藏日月。開闢散鴻

濛峰嶂，遮天碧雲霞。冒嶺紅一潭，低鴈蕩雙瀑。走

龍宮，屬國連高麗。流江作混同，真堪凌五嶽。豈但

視三公，瑞結山根秀。祥徵地脈融，丹陵鍾八彩。蒲

坂毓重瞳，鳳起丹山上。龍飛碧漢中，九重膺寶

籙。五位炳華蟲，禮樂千年治。謳歌四海通，登封臣

特遣祭告禮，尊崇玉版宸章煥。芝泥睿藻雄，百

王新典禮。千載特遭逢，鸞時卿雲護。麟遊瑞霽籠

山靈應有兆，萬歲慶呼嵩。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十

分校禮闈聞湖南大捷和馮易齋相國韻

王師自古稱無敵，大雅於今迥不羣。春到曲江分
湛露，風騰衡嶽起晴雲。共欣薄伐軍書捷，恰值旁
求俊乂殷。多士盡將忠悃獻，好教健筆埽塵氛。

遊海淀別墅限韻

田實當年雄戚畹，園同金谷綺筵開。杯空玉蘂春
雲散，燭冷銅荷夜雨來。廢治久沉青雀舫，釣磯猶
剩白鷗臺。橫空夕照堪憑弔，一日須來醉一回。

健松詩爲方渭仁編修賦

富春之山山絕奇丹峰翠壑何逶迤人世蜉蝣不
肯住留作神仙習靜處園有桑苧畦有菊當軒千
箇瀟湘竹人在秋琴閣上吟蕉鄰一徑香風綠坐
對虎窓納遠山參差螺黛列烟鬟齋前欲引芙蓉
水持照青蛾素女顏鑿土穿池得一鏡劫火未銷
養其性土花斑駁總模糊拭拂光明似鑑湖髣髴
鬚眉淡于水箕踞孤松號處士移自黃山白嶽中
歲寒之質將無同亭亭未過三五尺而今剝落如
蒼龍松肪初裂松根老手把奇書讀未了閱歷滄
桑三十年城中樵牧人家少庭戶蕭條門夜間啾
啾瓦雀喧成堆避地歸來無故物狼藉書牀滿碧
苔水心神鏡老蛟護化爲風雨亦飛去剩得池東
一樹松松子松花落無數撫膺却憶種松人霜露
年年秋復春逸韻孤標良未已清芬奕葉猶振振
吾有梅山一嘉石摩挲同是先人澤青松白石兩
相望萬古千秋神不隔

送魏子存觀察湖西二首

馬首向南征秋風吹去塵津亭遲候吏官舍冷詩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五

人布粟風移古湖山官不貧廬陵遺迹在好爲訪
先民
甞勉看新政蕭條託舊柯頻年經戰伐爲治尚絃
歌官與青山竝詩兼黃葉多關情鄉國夢難得了
翁過

偶過卞芝亭小飲

幾載論詩消永夜持螯又及早寒時初筵豈畏樽
中竭好月翻從樹影移名士高歌呼白墮主人拂
紙寫烏絲無端街鼓嚴宵逼欲盡餘歡結後期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五

貞靖先生祠中雙松歌

雙松何離奇乃在貞靖祠豈無風雨摧青青白四
時輪囷非凡材冰雪挺異姿其下有直根其上無
曲枝所以古君子歲寒當自知吾聞先生節清風
與之宜勁質無枯榮始終莫可移不登桃李塲或
恐受其淄桃李盛繁華隨風高下吹何如此雙松
託根日以滋所處因得地霜露發餘思森然干雲
霄葉葉永相垂

送客歸白田

竹谿村舍雙湖東一幅蒲帆萬頃中三載衣塵隨
輦路幾回香夢入荷風天涯冰雪同樽酒歲晚關
河有去鴻到日江南春正好數株楊柳發新叢

立春日偕同人飲劉敬庵別業和熊蔚懷韻

三首

立春今日是梅柳憶江天倚檻看雲影飛觴醉夕
烟性情親友共名字酒人傳莫漫忘佳會題詩可
記年

結宇傍城麓登臨意灑然自須多種竹還擬曲通

白石山房彙

卷二

三

泉遲日新詩滿多君得句先主人能好客應不讓

前賢

疊石層軒外爲山未易才經營千慮得縹緲數峰

來閉戶尋遊暇流光度酒杯禁城將擊柝騎馬欲

徘徊

人日和蔚懷韻

白日青泉迫絕塵題詩自愧草堂人弟兄異地逢
新歲梅柳關心又一春同是宦遊官較冷最憐鄉
夢醒猶真樓頭漸有南來鴈遙慰天涯入望頻

穀日和蔚懷韻

長安車馬踏香塵誰念田間力穡人 黼座勤民
常旰食青郊祈穀重芳春螭頭載筆慚孫盛谷口
何年學子眞四海一犁新雨足興歌嗣歲頌聲頻
燈夕飲木庵弟寓齋梅花下賦詩依韻奉荅

四首

小酌偶然耳梅花庶矣哉昨看孤樹好今喜數枝
開取性高人得捲簾明月來疎窻堪作伴凡卉不
須裁

白石山房彙

卷二

四

素心眞是侶傲骨肯依誰夜色同斟酌春光借主
持臨風疑入夢顧影共裁詩何處穿遊屐羅浮寄
一枝

幽助空階月清兼薄宦身幾尋江上曲如遇隴頭
人臘雪不到地梅花已放春淡杯與淺酌珍重謝

芳辰

畏喧常閉戶逸興忍全刪若只如今夕何須念故
山有花開屋裏得句落人間燈火天街靜清狂客
未還

六月七日耿又樸招集喜雨和顏澹園韻三首

臥病常浹月不出似居山結想層霞外淡情知己
間慵疎如我少高曠愛君閒每擬涼風至忘形任
往還

豈不惜流景其如赤日曛庭空宜密蔭星聚慰離
羣曲澗全虛聽遙天忽有聞雷聲來隱隱驚喜話
清芬

賦詩兼飲酒所得孰爲多高館逢新雨空階長白

白石山房彙卷二

三

波衝泥騎馬去乘興抱琴過蕭散吾徒意炎威汝
奈何

白石山房文彙卷二

終

康熙丙寅二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三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詩三

流臺 賜藕恭紀二十韻

在鎬周文樂橫汾漢武雄南薰吹上苑西爽接離
宮縹緲芙蓉闕迢迢菡萏叢雲間齊立仗鏡裏競
搖璚疊葉披金掌舒花覆彩虹曉過擎蓋翠秋至
落衣紅墜露懸細葯穿波擷碧筒本來瑤水畔合
到石渠中 詔出如船藕頒分自禁楓甘同萍實

白石山房彙卷三

一

美寒勝蔗漿融玄圃澄逾潔晶盤貯復空水心宜
澹泊仙骨最玲瓏緇泥難爲累絲綸轉可通羅星
扶象緯韞璞發鴻濛獨媿泥塗質漢叨拔擢功刺
多緣直梗堅不近磨礱乍解經年渴旋生兩腋風
甘泉文豈似碩果道還崇疎節方臣素虛衷表
聖聰萬幾知莫補寸縷意何窮

送瞻航之任武陵二首

尊酒旗亭別扁舟水一涯楚宮經戰壘秦洞自桃
花庚癸餘殘邑流亡僅幾家長人勞伯氏珍重課

桑麻

官雖百里宰地借五湖遊祀鬼仍蠻俗傳柑盡佛
頭雲疑湘浦夜月落洞庭秋不惜雙魚杳投書鶚
鵲洲

送同門張平陽之任

博望曾西去誰言道路艱草深藏火井花發滿銅
山竹貢仙人杖爐消麗女顏新文馳諭後雙鳥早
飛還

辛酉正月十六夜飲倚江齋中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二

誰云同作宦都似乞閒身好月憐同調疎花曲抱
人明燈思昨夜高興發新春所志在寥廓淹留度
此辰

祝宗叔映碧先生八十二首

聖朝求舊廣蒲輪文獻千秋道自尊花以世家仍
綠野瓜因勝國戀青門壁中遺冊秦灰後柱下藏
書魯史存著述等身猶未了摩挲松老長靈根
小山大隱足風流八十加食正健遊蓂葉自來唐
晦朔桃花已歷晉春秋禮尊黃髮頌鳩杖道薄丹

砂訪鳳洲高躅只今推代起蒼烟閒共白雲浮

贈熊筠若

名園同住日握手愛三餘覆局能懸記看詩解暗
疏別來花定好春到柳全舒京邑逢樽酒猶懷舊
讀書

擬南苑校獵應制

宸遊飛鳳輦講武晾鷹臺風動施羅罽炎飛淨草
萊三驅王者禮七校羽林材劍挺霜花落弧張月
影開清風先騎輦靈雨洗塵埃帳殿龍媒繞旌門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三

雉尾來書旗雲漠漠組甲雪皚皚磴兕殷朱戟驚
鵬墜綠苔頒禽三面獲獻壽萬年杯數獸分熊掌
烹鮮割豹胎乳茶傾玉椀桐酒注金甌鏡吹喧千
里歡聲溢九垓時畋姬史記作賦子雲才瑞靄凝
雙闕傳呼警蹕回

送陳省庵督學粵東

牙戟文帔護紫泥使星遙指曲江西錦囊鈴繫戡
珠玉絳帳笙歌靜鼓聲嶺風清椰漸熟羅浮香
滿荔初齊欣聞絃誦猶無恙十郡風流足品題

送甲先族孫歸高陵

吾家老孫子來自祖王陵隴樹千行直星源九派
澄壯年多白髮聚首共青燈莫謾傷離緒明禋賴
汝承

孟秋日 宴諸臣於瀛臺兼 賜文綺遙頌

三十韻 有序

上苑四開瀛臺中峙西山挹爽北渚橫波翠微
蟲而環青玉泉亘而滙碧百靈馭氣則彩落虹
梁二曜飛光則丹流鳳沼 皇帝以爲避暑之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四

宮藏書之府時則申契命名寅工上自三公下
迄九列石渠金門之選西臺左掖之班以邀以
遊式飲式食銀絲玉縷定瑤水之鱗石灑瓊肌
必仙人之膳芳肴絡繹佳果繽紛芰落實而波
浮蓮成房而粉墜張以綺席酌以衢樽仙醴乍
傾天漿頻挹臣歌既醉風清太液之波 帝謂
無歸日落昭陽之樹於是緇衣比好繡袞加榮
輕綃疊雪於鮫人麗錦杼霞於織女此素絲之
什所以美大夫旨酒之章所以樂君子者也是

日也花間委佩羣依槐柳以成行鏡裏移舟徑
貫蒲荷而中渡而臣猥抱文園之渴虛陪汾水
之遊豈曰無衣絹素徒誇於中婦宜言飲酒縹
金不出於尚方然而會值清時適傳盛典翔鸞
峙鵲既就日以生輝乳燕雛鶯亦從風而起舞
用效甘泉之頌以嗣卷阿之音

夏律芳風轉秋旻闌苑涼瓊臺懸碧落丹禁接蒼
茫 膚賞逾清穆 宸聰定發皇崇儒虎漢席恭

己荅虞裳道薄橫汾曲思渙宴鎬章萬幾寧有暇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五

一豫矢無荒厭習昆池戰旋飛太液觴如綸驚異
數委佩儼成行傳許趨楓陛懸知集柏梁山山方
送霜樹樹必吹芳宿鷺明還滅吟蟬隱或揚蒲荷
曾覆荇荇藻會牽櫓一水迴湍合千旌引渡張彩
橋虹自現靈沼鳳應翔仗立芙蓉鏡人移縹緲鄉
大都行鼓楫或者坐吹簫就日開雙闕舒雲綯七
襄九州來貢篚百爾與承筐服德終無數飲和殊
未央醍醐中使出鑒落大官將畫裏樽疊泛花間
笑語忘百壺母乃過三爵迥非常堆雪銀絲細流

脂玉屑香仙肴紛絡繹嘉果雜琳瑯密芰青浮角
輕蓮粉脫房但教傾素藕豈復羨寒漿稽拜皆零
露朦朧半夕陽醉同邀渙汗病獨失榮光偃息臣
躬憊分明天路叩幽詩方七月猶願獻 君王

送友南歸二首

司馬遊方倦還家秋暮時霜侵山葉落寒墮驛花
遲此地一迴策何年共舉卮涇山罨畫好莫便戀
南枝

日落鞭聲急離亭此唱歌人行黃葉路馬渡白溝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六

河異地交遊滿輕裘書卷多到家須及早溫清意
如何

祝同年徐大健菴四首

畫舫清秋壓酒槽舊遊廿載憶同袍百花樓畔花
如錦誰與徐陵鬪彩毫

蓬萊宮殿靄霏霏分散天香滿袖歸縹緲五雲吹
不斷那知多倚夢樓飛

一代風流足鼓吹西園飛蓋錯金卮縱非公子門
前客也向平原買繡絲

案齊青玉坐吹笙不惜蘭陵夜共傾主客尋常渾
未敢十年以長禮呼兄

九日同朱四均送陳郡守郊外

爲踐登臨約還因別緒催鄉心隨五馬客意在高
臺九日晴偏好淡秋鴈自來莫言身世事且醉菊
花杯

送朱四均還白門

客裏相從喚酒頻詎諒浪總天真不貪速化拖
黃綬且學栖遲戀紫萼長夏過予逢臥病淡秋送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七

子忽濡巾商飈颯颯征鴻急驛路清霜悵旅人

送友東歸

作客天涯旅鬢殘遨遊君獨恥求官家傳簪笏聲
何遠囊有琴書氣不寒金盡每因知己散詩成未
許俗人看言歸欲踐名山約一樹梅花好挂冠

對雪

昨夜同雲覆玉岑蕭蕭攤卷一燈淡夢回虛幌疑
明月歲逼寒花滿上林梁苑揮毫工作賦洛陽高
臥有遐心六街車騎紛如許靜掩雙扉效苦吟

壬戌燈夕借耿又樸步月過木庵同館寓齋

次韻二首

皎月天街迥遊人動地來春城疑霧合書屋有花
開捲幔香浮砌張燈影落杯吾儕幽曠意何事戀
金臺

宦遊同索寞瀟灑任天真身際唐虞代詩兼魏晉
人疎花燈作伴高館月爲鄰柱史藏書在清光可
燭旻

家厚庵學士送親旋里偕孫圯瞻同年卽席

白石山房稟

卷三

八

步陳說巖館師原韻志別

兵氣全銷閩嶠通普天何處有冥鴻無多子職承
歡少不二臣心抗疏中紅燭青尊今夕別丹霞綠
水異時同謾言宸極從茲遠常日慈闈是教忠

春日友人招遊張氏園讌集

偏側鮮所歡駕言理遐軫不知誰氏園結構頗修
整山石無高峰井欄倚修綆藤閣滿架花杯淡映
花影清和天氣佳絲竹延夕景長安多狹邪揮鞭
競馳騁落落有孤懷松風吾獨領

原心亭校易喜雨簡同館諸公

恭承 天語儼臣鄰日日班行列坐茵偏是冷官
逾畏熱快逢好雨恰宜人韋編互校資同志仕籍
頻年類積薪歸騎莫言泥路滑天街久矣倦飛塵
送林石來中翰使琉球

少年成進士好官得舍人讀書負氣節願言報君
親所事在筆墨驅馳會無因行當爲將相先須作
使臣卓哉倘儻姿一旦捧 王綸朝下 十行詔

夕出重城闔同氣本如蘭再拜送車塵握手與君

白石山房稟

卷三

九

語披襟爲我陳海外多颶風家與波濤鄰中山彈
丸國不肯外陶鈞俾率我聲教荒服識 聖神皇
皇乘輅軒負弩吏逡巡持節過鄉邑舊遊款車輪
平生重慷慨壯懷用以伸誰言行路難採風還國
門

送汪舟次檢討使琉球

六合車書四海一北抵無雷南出日絕域方來請
獻琛丈夫何事探奇蹟吾聞時以安危注將相乘
傳萬里功相抗一介 中朝聲教通以知軍國無

多讓慎重皇華 簡近臣文章瑰偉軼羣倫越絕
齊諧不足誌奇書直欲等君身 北闕上書爭典
制南天持節何嶙峋長鯨吹浪老蛟舞餘鯨振施
高如堵長風萬里疾于飛射潮安用神臂弩彭湖
指日奏安瀾下瀨戈船奚足數吁嗟乎男兒慷慨
志壯遊俯看人世皆蜉蝣掉頭出門不十步刺刺
丁寧語不休平生讀書貴適用羨君浩氣凌滄洲
青門道上戒行李攬轡擁旄賜金紫我欲持贈無
寶刀努力簡書報 天子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十

同年孫杞瞻學士寓齋植竹樹詩以柬之
不謂塵囂地炎蒸不用祛地寬多種竹志大在觀
書灌溉先良櫬扶持及散樗可容攜酒過帶雨摘
園蔬

秋夜讀先二人詩集法然有作

岷岵悲淡十一年每持詩卷倍潸然小時了了猶
能記老大昏昏只益眠俯景愁牽黃葉岸思家腸
斷白雲巔笥中尚有遺編在淚漬縹囊未忍詮

暫假

茲晨良不易開卷挹朝暉未曙趨朝憤淡燈對酒
稀滄江閒釣艇白社有支機多謝尊絲約秋風相
待歸

峻公弟之任饒州卽席賦贈

吾宗原是蟠根裔風格如君信克家今日酒香霑
玉笛何年雪塢對梅花鄱湖浪靜銜朝日官閣鴻
飛放晚衙佐郡政當兵燹後芝山隨處課桑麻

朝回輿中作

宵夢無緣到故林晨鐘初動理朝簪勤將補拙微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土

臣分安不忘危 聖主心秋老謾愁寒已近炎趨
未與熱相尋莫言待漏妨高枕得傍璇霄感遇深
傳趙司務請免朝參疏奉 俞旨喜賦二首

忽傳 溫旨憫臣勞 主聖誰言天聽高翊贊從

來歸 廟略蕭閒依舊讓詞曹已拚閣筆封塵几

重檢殘書佐濁醪惟效編摩勤歲月不將詩賦問

枚臯

東華車馬日喧闐脫却朝衫未穩眠計口課僮春
俸米有時餉客損餐錢十年狐腋惟存蔀來日與

人可息肩冰雪不須愁歲暮優容方信 主恩偏

杜寶坻馮益都兩相國先後致政歸里

一年兩見相君歸竝灑 宸章出 禁闥二老遺

榮光史冊三公不備慎綸屏 枚卜尚虛一席 長安門外車

塵杳萬柳堂前詞客稀 萬柳堂馮相國所築 政是太平無事

日長留一疏荅餘暉 益都陸舜日疏陳五事

秋晚

自笑如予懶是真不逢時好不逢喚閒觀青史皆

陳迹靜對黃花似故人貪向鄰家賒酒慣愛從好

白石山房彙卷三

友借書頻門前輾轉無休歇試問勞車可作薪

送同年劉价人銓部假歸

輦上聲華文部優珊瑚初向八閩收藤花香老三

銓署荆樹春榮百尺樓子舍白雲淮水暮離尊黃

菊薊門秋羨君綵服趨庭好愧我臨風憶昔遊

冬夜展卷見亡友趙鐵源侍講尺牘感賦

峨峨千丈等松筠豪邁當年迥絕塵宿草漸多思

轉劇遺箋猶在墨如新灌夫使酒終忘勢阮籍狂

呼不避人追溯舊遊傷共往 時同年耿又樸亦逝 獨憐羈紲

一燈親

冬初謝卞芝亭儀部惠早柑數枚

秋晴真可愛掩卷坐繩牀滑憶蓴絲美甘分橘子

香摘時應帶露到日已經霜同有文園渴多君贈

我嘗

遣興

玉河流水碧潺湲朝罷歸來靜掩關舊雨久疎知

我懶新詩未穩倩人刪覆檐喜趁鄰家樹繞屋巡

行畫裏山適意頓忘身是客筆牀書枕自閒閒

白石山房彙卷三

十月十一日章台貝子班師旋京 上親幸

蘆溝橋郊勞百官迎 駕午門紀事

王師旋旆駐新豐郊勞新乘玉勒驄自是 宸衷

勤獨斷遂令上將奏殊功凱歌聲值千門曉鏡吹

春回萬馬風鵠立侍臣齊捧日昇平酬宴五雲中

伯兄信至將修葺翰圃賦寄二首

先人遺構枕高岡閱歷桑田感慨長疏鑿廢池應

貯水護持新筍待成行時平幸可營丘壑亂定回

思傷戰場小葺政煩兄擘畫何年把釣對滄浪

經營初就引松醪應念長安馬跡勞不調十年爲
宦拙未荒三徑杜門高覆茅過雨隨時補架木穿
雲置屋牢閒却故園風月好笑予何事苦焚膏

送鄭珠江同館歸養還廣州

又作金門別難違白髮親經年嶺嶠隔歲拜
楓宸解組非遺世耽榮自有入日南花事好彩服
及青春

感事

東南民力近如何牖吏沿堤盡日呵 天語勤咨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丙

憐赤縣使臣胼胝閱黃河十年未罷宣房築九列
同興瓠子歌百萬錢刀填澤國賈生三策孰爲多

嘲客

竹西楊柳綠如烟二月春晴好放船閱世能穿幾
兩屐帶經儘有未鋤田豈因賣藥來都市却笑逢
人問簡編多謝先生藏我拙新詩留與後人傳

先大人生日感賦

庭闈痛隔十三年罔極難酬兒罪愆官舍望雲栖
輦下麻衣和雪走江邊

庚戌歲以是日請急南旋行至新城聞訃遂徒跣歸

里已抱恨 每當嶽降申生日長記灰飛子月天
終天矣 月十四日爲 跪進一觴雙墮淚夢中猶得侍親前
先人誕辰

送吳漢槎歸吳江

此去江南花正開驚傳華表鶴歸來廿年噩夢孤
身在隔歲霜鴻絕塞迴樹棘恰當名士厄繫牛偏
觸邑人災莫言歸臥家山穩東閣于今正愛才

再送漢槎用徐健菴原韻

廿載吳江有夢還經時涕淚達間關衣裳尚染冰
霜色文字能開懽悴顏人去再經江北樹天教看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圭

徧海西山浣花剩有遺廬在蠹簡殘書好自刪

擬至日南郊應

制和李空同韻

圓丘祇事炳蕭茅仙仗高擎翠羽梢寶曆由來綿
治世聖王自古重親郊紫壇霧暖寒光散玉琯春
回泰運交占日書雲慚奉職祜平新奏舞霓旂

新定郊祀迎導樂章名

冬至同表叔彭爾謙外甥劉賡拜小飲

芳醪不向故園斟簪筆頻年侍 禁林萬象昭回
瞻斗極一陽來復識天心幸無陰暄迷清晝喜有

晴雲冠遠岑百尺虬松常矯矯歲寒豈受雪霜侵
同年盛珍示儀部許送煖硯未至

殷侯許送栗岡石連夕寒燈綴玉蟲虛對墨池慵
灑翰謾憑書枕怯當風三冬全倚同人助一硯能
收既濟功曉起披裘頻睇目莫教枯管久書空

硯至

崑山新製費陶鎔欲敵寒威煖氣攻體寓五行惟
欠土用兼四序最宜冬霜凝繭紙毫驚銳凍合端
谿墨乍濃珍重故人持贈意敢矜詞翰繼高蹤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六

燈夕

靈佑祠前簇畫輪頻年不見故園春相依盡室同
爲客旋買新燈似不貧踏月故人隨夢幻去年同又僕踏
月聞歌小輩聚城闌喧傳 大內昇平宴烟火樓

臺燭 紫宸

初春二首

三冬無雪麥畦乾春到陰晴著意看身在 廟廊
思畎畝夢隨谿水上烟巒梅矜峻骨堪爲友柳慣
因風下耐寒我亦迂疎成獨往笑他後輩競彈冠

好在天公縱我閒姓名猶自點 朝班未能免俗
形骸外耐可全身仕隱間掠眼春燈明綺陌他時
紅雨溼青山欲知遣興尋芳意只在城西韋曲灣

甲子正朔試筆

十日春光已放寒臘前十九日立春幾年清夢繞漁竿夙

慚東觀迂疎士新拜 青宮侍從官荏苒歲華逢
甲子團圞家室薦辛盤朝回笑荅兒孫問賜果頻
將袖裏看

甲子履端同尉懷司馬侍 宴太和門和韻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七

東風又領歲華初魚鑰潛開景物舒栢葉已傳焚
尾酒梅花未寄嶺頭書謾言待漏晨星少竝喜成
詩湛露餘郢曲那能酬白雪十年簪筆愧題輿

人日偶成

新年風景最宜人日看春却當春暖意已烘簾
影動熟眠虛負曉光勻透支節假剛三日準放朝
參過一句漸喜六街燈火盛輕衫隨處踏香塵

雪晴入館直

快雪欣看復快晴天公作意助昇平翠華纔奏迴

鑾曲黃竹寧須載玉行沾滑趨朝防蹀躞負暄窺
簡愛分明謾言處士猶高臥入直稀聞唱漏聲

讀陸放翁詩鈔

不向人間乞唾餘詩家流弊盡刪除凝眸有類耽
鴻鵠映讀寧煩較魯魚靜戶蛛絲繁細細淡宵簫
火裊徐徐誰能領略真滋味撒手行遊迥自如

上元 南苑觀燈

別館連宵樂層城徹曉開馬隨仙仗去人逐踏歌
來瑞莢生初滿長楊色未回金缸懸壁帶火樹匝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六

宮隈翦鳳丹蓮製蟠螭碧玉裁蛾飛花欲落蠅畫
燄頻催鳴鶴非因露翔鯨不爲雷百枝分桂殿四
照發蘭臺北關招搖轉西峰河漢顏舉頭星燦爛
顧影月裴徊愧乏劉歆賦原非孫惠才豫聽行漏
水長奉屬車埃

大駕幸闕里

異代師臣禮於今復見茲揚旌過泗水駐輦謁緇
帷 睿想頻希聖 神襟眷特祠兩楹瞻氣象三
獻飭官司俎豆陳牲地蘋蘩舍菜時蹲龍猶在望

歎鳳有餘思重道踰唐典崇儒軼漢儀鳴諒多折
節致敬欲卑辭錄舊雲仍在推 恩賚予私淹中
詢學術棘下展歌詩入室欣如慕回 鑾悵若遺
坐觀文德洽端拱舜衣垂

闕中示諸同考

報國文章竭寸丹旁求敢恃 主恩寬設言藻鑑
程材易好記風簷入穀難務去陳言如掃蕩快達
佳構勝彈冠十堂喜共同心侶漏滴漸忘燭淚乾

鹿鳴公宴

白石山房彙

卷三

九

廿五年來聽鹿鳴人傳弱冠早知名兩親堂上筵
初秋小妹懷中慶甫生子妹以庚子秋八月生猶憶循牆依
北面敢言持鑑重西京不教小雅歌終卷怕到南
陔百感縈

楊下示諸生

慚予持玉尺攜爾上金臺冠蓋星辰近風雲甲子
開賢書今日獻經術古人該指數西京盛由來重
茂才

書院坐雨

草沒空階苔食碑一秋不斷雨如澌門施棨戟同
開府坐擁生徒愧講師欲訪遺編資獻替更尋高
隱愜心期泥濊盡失探奇願獨上中天閣自詠詩名

九日鴈塔登高唱和詩二首 有序

夫懷古之長沙輒成秦論觀風之季札亦訂夏
聲而予徵是賢書遊于上國仿曲江之故事率
在座之諸生縱眺平原追歡清譙是日也值授
衣之候當落帽之風白鴈橫天黃花匝地灝景
暮凝于雲表商飈晨激乎林間舊日土風猶踵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干

車轡俗尚前村木葉都藏版屋人家二陵則風
雨爲多三輔則繁華殆盡雖蘭陵女子涼州美
徒皆能擊缶而歌不則彈箏爲業况乎奇文共
賞汪藻連鑣朗月在懷許詢投紵九月九日寧
無送客之思一詠一觴雅有登高之賦但向山
花對酌須插滿頭若使斗酒成篇還呼婪尾嵐
光漸暝籠漢苑之殘陽塔影當圓挂秦時之明
月看雲到處卽成戲馬之臺授簡何人大有題
糕之客可無嘉什以紀勝遊予也獨把茱萸囑

關河干檻外共馨蘭蕙抒風雅于樽前倘採入
西京知爲軼事卽付諸北里可當新歌是用倚
聲不辭屬和宋玉悲秋以後誰復能騷騷丞冒
雨而來猶堪作序

秋城烟靄日漫漫令節招尋足古歡山放新晴凝
暮紫樹經宿雨洗朝丹何人把臂蘭同臭吾輩交
情菊耐寒珍重西京文物地高歌莫遣酒杯乾

簪筆年年近太清登臨身忽俯咸京看花早淺憐
同調題石今朝領後生秦嶺風高迴鴈字吳天霜

白石山房彙

卷三

壬

老憶鱸羹興酣共有磨崖志肯使唐人獨擅名

劉氏山莊留飲

野徑衝泥入山樓急雨來酒傾數酌後菊剩殘花
開驥子名初就潛夫論蚤裁殷勤送岐路衰柳莫
相催

止宿王山史山館

雲中白鶴自高翔有約衝寒到草堂法物依然藏
漢魏主人自在臥羲皇藥苗入筴霏霏白橙子垂
枝的的黃絕似江南風味好琴書一榻枕滄浪

蒲州道中時有伯氏之戚

大野荒荒白浮雲渺渺徂雪含山意縞石咽水聲
枯日抱鵠原急風吹鴈影孤銜悲事于役數問短
長途

臨晉道中

輿人怯泥潭跬步輒淹留輓曳勞民力顛危動客
愁川原無過鴈風雪想扁舟直向山城望酸風射
兩眸

過固關

白石山房彙卷三

主

重山疊嶺數行旌風雪纔逢十日晴地軸四開橫
趙壁天門一帶鞏燕城夕陽已過殘冬後古驛猶
懸幾里程燈火夜淡何太遠朝來樽酒故人傾

白石山房文彙卷三終

康熙丙寅二月

只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四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賦

奏疏

頌

策問

瀛臺賦

伊崇臺之高敞兮傷微垣而光宅歷姬訾以爲次
兮提箕尾以爲絡河濟縈迴以爲衛兮居庸聳峙
以爲鑰太行西互以爲屏兮滄海東環以爲壑匪
離宮之是營實貽謀之式廓爾乃體象乎天地經
緯乎陰陽據掖門之右位奠太紫之圓方觚稜鬱

白石山房彙卷四

一

其特起遂窈窕而上躋軼雲雨而天半帶虹蜺於
芬楣其中乃有玉河之水周環曲折浮泓泌滌滌
乎長懷浩乎不竭戾輪激軸漱野滌荒或潭池之
潦滴或騰瀑之濤灑翠微渤其陰玉泉滙其陽紫
碧滂潰菱荻翩颺馳波跳沫灌浦迴塘汎乎泱泱
之濱經乎開道之旁澹澹洗洗不可得而殫列咸
指苑囿而騰驤於是乎茂樹密蔭芳草綠隄蘭芷
荷葉郁郁猗猗遠而望之若雲漢之無涯又有玉
桃金桂芬芳逆風巨杏若掌叢竹虛中繁英繡窠

來禽綺籠銀杏百仞覆谷排嵩照霞霽日蒙隰緣
崆於是乎瓊禽珍羽萬端鱗萃鵲鵲鵲鵲鵲鵲
鵲黃鶴振羽朱鸞來儀穿林蔽卉懸藤越谿又有
文魚鼓鼉鰓鮪揚鬐鯢鱣鰪神蛟赤螭朝遊遠
浦夕隱芳池游泳翩反出沒乎其陂又有青雀之
舟黃龍之懼文成之所顛歌淵雲之所通奏於是
乎建華旗指層城擬金鼓震丘陵水淵濤而滄淡
臨環列而崢嶸擬乘槎於河漢豈度思夫蓬瀛是
以長楊之苑上林之園惻惻嶢嶢輪囷便嬛層巒
曲嶂含雲蓄烟稠巖絕巖遠水孤窈崑崙
風萬巖曾莫足以方焉 天子於是穆然而思忽
若有遺曰此非所以養神明而揚祖烈也於是乎
前旦後輿左圖右史 命文昌之上相咨日講之
羣官鳴珂而至執簡而觀簪紫毫於禁苑銜彩翰
於天關見聖人之文德念 祖業之艱難於時則
有 帝闕陪臣橋門侍子觀豹尾以觀光從石渠
而講禮囑 御幄以神搖望 龍鱗而色喜於是
乎歷吉日 御臺榭鳴玉鸞乘 法駕馳驅乎仁

義之圃棲息乎道德之塗以堯舜爲先路張羣雅
於軒虞當是時也雞人始下鶴鳴先聞千官就日
萬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庭燎既
徹 御仗遙臨爰止斯臺疏館開軒太師合奏司
正論功雲開甲帳日麗璇宮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鵷動鸞飛出謨成誥窮經疏廣賓從未祖之期濟
古桓榮金紫方輝之日東華名士稷下淹儒莫不
望九旗以峩峩趨三箱而肅肅稟舊章而勿倦冀
祖德之常存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亦臨亦保克
寬克明調玉燭於四時躋世運於昇平如是而瀛
臺之 御乃不虛也若夫置酒昊天臺張樂洞
庭之野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簾建格澤之長竿
樹旬始之飛旗自未央而連桂宮下宜春而馳五
柝栲白虎而被幽文陵驚風而捎神雀是乃娛樂
之事聖人不爲也由此觀之則我 皇之登斯臺
也必有紹聞衣德繼序不忘者矣至哉 天子之
功極於八紘 天子之德燭於無龍龍旂所指萬
方革面虎幄揚芬眇眇禹甸雲亭梁父升中於天

小臣作頌億萬斯年

館課瀛臺賦

皇上秉睿聖之資播昌大之猷文德武功躋於三代
漢仁醴化被於九州猶且惕然靡寧宵旰憂虞
投戈講藝崇尚師儒 聖學緝熙 睿藻鴻敷垂
辟雍之懿範耀奎璧乎星樞思昔虞廷有四門之
闡岐陽營靈臺之基師從壇而進業非游觀之是
娛爰有瀛臺截臬崢嶸排烟雲而矗立帶巖廊而
廻紫配紫微而輔翼兮拱星辰之璀璨比閭闔之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四

宸居兮耀丹碧於上清觀其瓊華掩映玉波浮注
瑤林翁萬壽翔翥陋伊耆之松牖勝方丈之仙
宇浸雲根於島嶼兮水木呈物象之新樓日景於
觚稜兮瑞彩睹烟霞之聚時維仲夏節屆天中開
蓂莢而祥占太史頒綵扇而人披薰風玉階繡壁
兮萱艾搖碧雕檻赭赫兮葵榴吐紅於是金門曙
玉漏催朝瞰麗祥雲開 天子乃垂袞衣駕清蹕
紛龍鳳之羽蓋揚日月之文旂逶迤容與肅雍
穆而登乎茲臺若夫鑪香凝霧玉几絕塵左岡右

史今見寶蓋之盡啓聖經賢傳兮喜瑤編之具陳

一時經筵之彥極儒臣之妙選闡發之祕擷瀛洛

之菁英我 皇上淵衷渙炳 玉音琅琅發揮曲

暢灑灑洋洋奧義宣而快發神髓凡解微而辨晰

微芒精一心傳知古帝王之合轍羹牆目睹儼千

百聖之同堂諸臣於是拜颺而起玉佩紆徐歎山

海之高深愧敷辭之迂疎乃撤講席奉 宸歡俯

臨清流西眺層巒棹歌出於林際仙韶響乎雲端

荷挺翠蓋兮文魚唼喋槐垂密蔭兮紫燕翩翾侍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五

臣歌燕鎬之什 至尊裁柏梁之篇豈非明良之

盛事而風雅之鉅觀也哉小臣忝舞謹獻頌曰

於昭雲漢文治昭兮再拜舞千兵氣銷兮千尺崇

臺鬱茗蕘兮翠華涖止非遊遨兮拜書陳範 睿

詣超兮賡歌喜起美泰交兮景命萬年玉燭調兮

德化雍動軼虞陶兮

長白山賦 并序

長白者蓋東方之喬岳也晉臣袁宏有言曰東

方萬物之所始山岳神靈之所宅我 國家肇

基震域誕輔乾圖景歷萬年鴻規四表則茲山
者所以昭應 皇輿合祥 帝室與有巢之石
樓少典之軒臺同焜耀於方冊者也 皇上聖
文臨宇神武膺符慶洽人祇化隆海岳仰欽
祖德禮報神丘爰詔侍臣致崇禮秩牲璧饗於
羣望懷柔及於百神瑞檢雲陳穹壇星麗煌煌
乎聖世之威儀埒虞柴而軼漢祀矣昔南山薦
馨班固以小臣作頌西岳展禮杜甫以布衣獻
賦臣忝列清班敢忘斯義乃作頌曰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六

猗茲山之峻極渺羣岳而獨尊體青瑤以出震標
皓靈而出坤揭龍荒而作鎮頰鵬溟以爲門參二
儀兮永峙表三成兮莫倫徒觀其大勢也則巖薛
嵒峯穹窿嵒峽迂迴嶙峋澶漫莽買迴漠漠以橫
被崛嶢嶢而極上岨遼碣暖朔孺峙挹婁朝鮮
互喬松於千里造會椒於九天赫兮無儔峭乎迴
拔嶺綸糾以爭互巖巍義以相峴峰千仞兮縞耀
壁萬尋兮瓊潔鬱聘險兮橫霧諺負高兮帶霓洵
東極之神隩詎西崑之可埒爾乃俯覽四麓及其

周綬爰有黑松巨林髮蔓幽邃狃天有極繁地靡
際既胞阪而連延亦連山而崔嵬根儼僂以鱗羅
葉健獵以羽翳肇含飈以鬱翳攢柯冒霧而叢
倚藹兮沉沉鬱兮黝黝歛陰火於空心蹙陽波於
槎蘖乍頓道而敬臥忽摧壑而側植信天步之未
迹亦禹桀之莫暨

自麓至半山皆黑松林綿亙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根相糾若網地皆漢淳馬於是黛凝複嶂烟暝虎嵐森梢互行七日方畢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七

夏凝寒其中乃有黑鵬青鵠蒼鷹素鶻皓鶴碧鸞
迅鷁俊鵠風騰猛腦霜披勁翮唳吭輻輳奮翮
猗或命疇於杪巔或接果於枝格隣金眸兮高睨
厲青骸兮下擊緇采頰輝殊材栗質喧聒相驚淦
躍自驚鼓嘴距以增響翮羽毛而成積極翔羣之
詭錯咸沸卉而翕集若夫魑魍之儔昆徐之屬伏
魑長嘯豪猊奮觸麋麇昏翳於積岨熊彪睽瞋於
叢木豺獍斷斷以猛噬猗猗驚透而紛逐般首勁
角圓題從目昏啤晨煦風馳雷蹴慄林振壑殷巖

賦谷至乃青驪黃馳華駝文豹挺脩毫之溫潤合
 雕采之焯烈豆目賜睽麥髯狎獵栖迹層氷冒蹤
 盛雪竄木末而騰越穴巖腹而競捷羗託體於寒
 陬疇效珍於華闕伊奇類之夥够嗟難得而殫說
 爾乃林徑欲窮迭蹊相背轉千盤而漸高出九折
 而逾礙行寒嶂疎嶮峻豁脩渚響湍瀾潔濯龍之
 蒼淵演納駕之雙派水名濯龍沽大殷雷地底倒
 影天外駭河流之凌薄劃巖垠而訇磕棧鬱盤於
 回谿路屢展於阨塞澗凝空兮誰涉崖踐虛兮儼
 白石山房臺卷四
 八
 對於是豁開直裂嵒岫如憑抗術阡於鳥際超軌
 躅於雲層逸半漢以上躋軼龍顛而宛升周步山
 極肆目巖陁曠若砥原坦若廣庭纖條不疎殊藁
 罕莖寒英莽莽石道冥冥何峻嶒外峙而唐壇內
 平山頂極平坦無樹木惟荒爾乃羣巒結瑤以峻
 起千巖削玉以攢立筵五色兮相煥綿百里兮環
 羃類瑤臺之偃蹇宛瓊山之崩劣仰重霄兮可捫
 俯下方兮無極石崖高七十丈白如雙玉判陰晴
 於膚寸攬星辰於盈尺伏岑敷而返眺訝雷雨之

下黑爰有千齡之水太始之雪嵌空峭窞并凌摩
 岳六尺瞪瞪百丈嶮嶮迎素秋而競飛涉朱炎而
 自剝嶮堅森淒淒以月鑒峽嶠炯晃而鏡徹乍消長
 於新故疇單究其融結從山趾至巔高二百里其
 紛銜耀兮遽映何吹律兮可熱爾其混同之本鴨
 緣之源研爲神池以宅乎其間曾瀾廣濛靈液淪
 連振以曲磻之嶮崕練以襄岸之駢田含靚如拭
 積明若空乍風披以激灑倏霏霜而噴虹鑿翠起
 鱣湍之宇躡雲構蛟人之宮池在山之極頂形如
 白石山房臺卷四
 九
 北流至松花凡刺入烏龍爲混爾乃疏隘穴排險
 同江南流至朝鮮爲鴨綠江
 硃跳潛沫駭奔深汨潰阿而滴瀑雪砮巖而湏溶
 徂南驟北趨滬聚猗清靈源於千頃淪神委於二
 江若其湛寶之所潛演穹廬之所泐激灌似確投
 洞若機疾并騰傾而灑珠遂奔揚而綴璧羣流既
 渫四派乃馳瀉潛崇岑喧歷峻岐颯沓雨集激洌
 烟霏抗流會碧之表淪波空翠之隈倒銀潢而半
 瀉矯縞蜺而迥飛四月間池水及石際東來先開
 而下挂流百於是澹潭安翔奔流四會漾漾混濤
 丈聲若驚雷

漉漉振瀨抑魚龍之餘怒集大坻而爲滙濶兮永
指瀛兮徐邁出乎松花之陬注乎烏龍之外所以
宣天綱之含布壯朝野之襟帶四派之水至施墨
旄呀庫滙爲一流
入松花若攷其瓌奇之所窟宅珍瑋之所景彰則
夜珠流照於素波瀨玉攄采於青岡人獲抗莖於
榦陰良梏挺箭於松陽靈趾驂螭而容與羽人撫
鶴而栖翔畢山經以撫異奠茲岳之靈長人獲生
於假偷
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梏矢肅慎氏之
格矢是也相傳有仙靈往來射麋鹿者卽雲霧迷
徑至其出納望義懷吐雲霧苞陰陽以靈祕通元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十

經史賦 并序

原夫東壁之宿實主文章羣玉之山舊稱策府
藉聖明之述作闡天地之苞符是以龍圖授羲
蓍兩儀於一畫龜書畀姒敘五行於九疇詠歌
則四始爲優典禮則六官獨備大野絕傷麟之
筆創自素王龍門紬金匱之文始於黃帝經史
之興由來尚矣凡茲古訓莫不建策而藏會有
英君不難開路以獻劉子駿七略之錄踵事增
華荀公曾四部之傳窮原竟委存諸廣內豈僅
惠施之五車散在民間尚有蔡邕之萬卷疲香
象之力載所不勝脫秋兔之毫寫猶未盡然而
涇渭無分紫朱不別彼名法縱橫之術漢有書
於人心卽雕蟲篆刻之辭究何裨於王化甚至
幽經祕牒託靈威丈人之書巷議街談修黃車
使者之說僧來天竺貝葉頻翻仙出蓬萊琅函
競啓恨翦截之未能庶澄清其有待 聖朝膺
錄嘉運方新每屬意於儒林尤怡情於經史鴻
都充牣寧須宛委之藏麟閣紛綸不待茂陵之
聚包羅羣藝六學爲先剖判百家三長是採擷

若分燭龍之耀燭火無光瞻岱嶽之高培塿失
據者矣臣材非大雅技止小巫奉 詔爲文彌
增惕息傾蠡酌海奚足測其淺深持筵叩鐘敢
粗陳夫梗槩其辭曰

薊丘沃野軒轅舊都星分析木鎮號巫閭矯龍興
以光宅蔚豹變而冥居九門之街衢洞達兩宮之
棟宇相扶其中則有未央延閣承明直廬開書林
於東觀局藏室於石渠鏤楹繡楣綺疏瑤砌赤軸
繽紛縹囊富麗集賢殿之四庫雜陳太清樓之三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三

館畢萃爛今若登縣圖之阪而積玉盈前煥乎若
探赤水之淵而寶珠在肆爾其爲書也玉門演卦
之篇尼父韋編之籍秦阮旣塞濟南拾煨燼之餘
孔壁初開棘下遺蚪斗之跡一言可蔽齊魯已失
其傳六義無窮毛韓僅存其說若乃士禮十七授
自高堂周官三百得之獻王后蒼曲臺之記旣專
家以設教戴聖淹中之學又分路而揚光屬辭比
事江漢秋陽公羊之賣餅不棄左氏之太官可嘗
誠不嫌乎廢疾豈獨厭夫膏肓至如鄒魯微言尋

常咎問安昌侯之刪定爲長趙臺卿之題辭甚正
河間顏芝之藏博士江翁之信疇非濬豐鎬之淡
源賡洙泗之餘韻復有小學遺文西河所著精詳
訓詁之辭瑣細蟲魚之疏見豹鼠而知名識蟊螟
而不誤繫博物之先資洵稽古之一助昔者左史
記動右史記言君舉必書後嗣是觀董狐之書法
不隱南史之執簡爭先編年已絕紀傳相沿子長
受命而卒業孟堅繼世而象賢范蔚宗脩辭頗密
陳承祚敘事無愆維典午之播遷迄江左而終否
瓜剖豆分殘山剩水笑南北之交譏歎姦雄之迭
起實錄無徵還聞穢史肇自晉而訖隋幸同文而
共軌魏徵始得肆其芟除延壽由斯綜其條理三
唐集新舊之長五代兼薛歐之美東都將耶律爭
衡南渡與完顏竝紀揭傒斯之心術光明宋景濂
之文章俊偉操觚者大義俱伸簪筆者微文自喜
曩十七而云多今廿一而未已於是妙選名儒禮
延故老校亥豕之差訛辨魯魚之微渺副以桃花
之箋護以芸香之草黃童入讀而無雙班旂拜賜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三

以爲寶時維令辰名集講論黼筵宿設綈几橫陳
庭多傳巖之良弼座有甘盤之舊臣白虎觀參異
同之議金華殿效獻替之誠氣容肅肅言貌恂恂
風飛而泉湧玉潤而金聲信道腴之有味知盛德
之日新况復幼海波澄重輪耀始鶴禁方嚴龍樓
乍啓將齒胄以橫經伸敦詩而說禮採秋實於家
丞謝春華於庶子七遷貴族咸知師傅之尊四姓
小侯共戒綺紈之靡溫文由三善而成元良爲萬
邦所倚羣臣乃鳧藻歡欣希鞶鞠臚曰皇哉唐哉
惟經惟史炳丹青今不渝壽金石今無毀熙鴻號
於千秋播清芬於萬祀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古

擬恭進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臣聞六經之旨同歸而四子之書爲要然四書之
有傳注箋解義疏也始於漢晉粹於唐而是正於
宋歐陽修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
益明者也宋熙寧中憑藉一家之說創爲新義而
聖人之學不彰及淳熙中大儒朱熹折衷諸子之
言集爲傳注而聖人之學大著然自唐及宋文字

繁多雖布衣之士讀之不徧况於人主日有萬幾
奚暇省覽每欲撮綱舉要曲暢旁通勒爲一書上
塵乙夜之觀少效涓埃之報而臣等志慮短淺學
術迂疎雖矻矻以窮年亦孜孜而莫就何幸於日
講之餘親奉 綸音命將四書講義詳爲刊定今
已刊完進呈者伏願以天縱之聰明繼聖人之大
業將發揮於經術自廣益於 宸衷上紹堯舜禹
湯文武之傳下分王伯義利之辨切磋琢磨而益
篤於自修明善誠身而無殊於天道則臣等雖假
手於編纂實觀成於論說豈獨愚臣今日之幸卽
萬世道統之幸也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主

擬陳情疏

題爲父病垂危可慮 君恩罔極難酬仰叩 睿
慈俯允回籍以彰孝治以達子情事臣一介草茅
荷蒙 皇上 聖恩簡拔讀書中祕感激天恩捐糜
莫報惟朝夕津貼罔敢懈惰以負 皇上造就養
育至意乃忽於本月廿七日臣家人李勤報知臣
父自六月冒暑得病兩月飲食不進形容骨立諸

醫用藥不效舉家惶惑靡寧臣聞言驚怖旋啓父書展視書云我病危在旦夕兒歸相見何時倘兒面無期惟永守移孝作忠之訓臣讀至此五內寸裂一慟仆地不起切念臣父今年七十六歲日薄西山奄奄氣息雖勉臣移孝以作忠臣豈忍慕祿而忘父况臣雖庸駑而年未及壯是區區犬馬報主之心政自爲日甚長而臣父以衰年而遭重疾則事父之日甚短且臣父向蒙世祖皇帝洞鑒冤抑特賜生還卽今草野垂盡之年皆永戴國恩再造之日若臣不激切陳情一旦親年莫待貽恨終天揆之聖朝孝治之隆豈有如是之子而尚得謂之子卽豈有如是之臣而尚得謂之臣耶雖查舊例六年方准給假省親但養親與親病不同定省與侍疾有別如臣父病勢危篤臣鄉距京四千餘里臣日夜飲泣政恐旦夕之莫保何暇計歲月之淺深臣自得信以來神思恍惚鬱結成痞每食必嘔每嘔必暈延醫診視咸謂病由思劇萬難藥石奏功伏乞皇上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獲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六

星馳還里俾臣父子得相見一面臣卽隕身有餘幸矣爲此伏枕拜疏緣係敘述真情字稍踰格統祈 乾斷施行

仁山躋壽圖頌

省方之仁帝命徧被於寓甸分陝之政周召再見於問民鼓楫而擁和風萬家宵歎盡釋單騎以臨礮壤千村謳頌皆興時當赤火附雲呼叟呼童而潤人占紫氣載道披襟披汗爲霖山溪之前有鶴迎夔軒之上瞻龍德厥土下下夫子救飢拯溺之念真於羣黎自訟而閭閻斯通厥賦中中朝廷節用愛人之思隆於兩漢蠲租而戶口益起蓋壽民以入疆也抑治譜而先圖焉麟閣繪公輔之儀原以垂其勳澤竹帛紀河山之定式多服夫民心不腆文江舉額相告曰安我食我後壬子而燕及後嗣率茲士類介福而前云錫祚受祚先癸丑而祐自皇天賡南山以徵詩期康侯於大易託絢綵而侑兕觥川阜拱巨公之座直可禱凝百世布方策而仰檐帷歌聲喧在野之祝更且爲憲萬邦韻語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七

敷陳未堪充管籥之奏師門千仞特藉識岡陵之
歡頌曰圖列山川指爲文水業業齒齒與草封壘
夫子命車嘯還其紫流復浩沔谷口聲傳子庶民
而士欣桃李圖列士民粲粲踴踴遮道鳴喜引旆
控軒惠我下邑力進封章以排閹雨潤日昃攜集
在轅千年墟村父老攸存扶杖仰觀朱紱而帷褰
圖列舳艫不驚菰蒲清風在帆泛泛足足夫子却
御惟行猷畝親示皇仁於農夫驛符莫呼心恤泥
塗更勿釣鱸爲至止之供廚圖列旌隊揮之至再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六

綏此南方無煩鳴吠制許班刀裹而弗載文治諧
成於十年餘武功匪威只民愛信我山謠千里風
行看虎拜圖列林樹枝枝爲棠帝咨師保履畦駕
驥黍雨岐而露垂桑賴君子周行以致祥旣憩且
茨將護築宮牆竝城郭膠庠以待中秋謁講堂圖
列雲氣晶晶青青覆我維慢之亭是惟夫子孔惠
茲土弗祿永居令德壽豈民之歌之台星歲星照
臨所被匪私吾江右之吉人

平瀟頌 有序

國家統一區夏中外同軌兵革不試下民安享
太平歷有年所惟藩臣作鎮南服宿兵廩餉歲
以鉅萬下苦供億上費度支 皇上漢思遠慮
下令撤藩方欲以脫劍建纍行薄賦寬租之事
會諸鎮中有以年老乞還者遂俞其請因遣使
徧諭各藩曰念我勳舊久暴露於外其還奉朝
請俾子孫保有爵位以成世享甚盛心也乃逆
臣吳三桂憑恃險遠首發禍機違 詔稱戈致
干 天討抑且構煽他藩如耿精忠尚之信輩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九

倚爲唇齒分我兵力綏彼逋誅而 廟算宴如
命將四出先三秦次八閩次兩粵六七年間
羣方底定 國法以立 國威以彰而逆勢旣
孤褫魄殞命然遺孽尚在更謀負隅 皇上赫
然整旅趨諸路進師十八年春薄岳州賊棄城
遁去遂定湖南又由漢中進攻巴東十九年秋
復成都平全蜀傳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八年以來勦
撫竝用遲之又久而奏功旦夕惟斷乃成猶軍

志乎維時賊勢既窮竄入滇黔以爲窟穴 皇
上復念滇黔之民皆我赤子鹿死不擇音急則
走險迫之必將致死使我民有流離死亡之禍
卽行問諸將士或有橫羅鋒刃者亦自傷也母
寧困之待其自斃乎乃命諸將並會城下圍之
數重俟其矢盡糧絕一鼓下之長圍既合城守
尚堅我 皇上明見萬里知其腹心內潰特降
嚴綸刻期督戰挾輶曳牛之旅投石超距之
夫援堞而登穴城而入逆果不支自刎死二十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三

年冬十月遂入其城誅渠魁撫餘衆人民安堵
南服以平文武諸臣露布上聞 宸衷嘉悅乃
咨廷臣曰惟天惟 祖實式靈之奠我邦家
以及百姓克奏膚公其告成事於 孝陵上懿
號於 兩宮推恩及下發明 詔宣盛烈賞有
功赦有過與天下更始是役也兵無血刃士無
創膚車無折輪矢無遺鏃而過亂略收舊疆賀
戰勝者於朝觀太平者於野六服之內靡不砥
屬重譯之外靡不嚮風山川靡不式序梯航靡

不效順昆蟲草木靡不咸若咸賴我 皇上智
勇夙成指授方略決策於中制勝於外以保治
之世成戡亂之勳也威德所至豈特與殷高周
宣比烈哉 臣幸際熙時職居中祕用師古功成
樂作之義播諸歌詠以丕昭聖武垂示後禩焉
乃拜手稽首而頌曰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三

天眷有德俾典萬邦悉主悉臣來享來王赫赫厥
聲濯濯厥靈無有內外孰敢不廷矧爾藩臣我財
我服爾土我胙爾爵我錫假我版圖用怙爾險擅
我甲兵用敢我犯誰爲戎首自長夜郎牽率羣醜
以跳以踉天威震疊次第徂征秦閩兩粵相繼蕩
平西抑南摧左蹄右蹶我鍛其羽天喪其魄元兇
旣殞遺孽未殲屯於隘阻逸於藪淵猶張螳臂以
當我衝猶營兔窟以避我鋒維 帝運謨靡遠弗
屆亟翦亟除毋使滋大投鞭其湖集梯其嶺劍險
維巖湘流維互於滇於黔飛走勢窮如冰斯築如
泥是封赴赴武士桓桓王師援袍而鼓介馬而馳
帝曰勿亟辟如捕鹿麋之則斃角之則觸迺環

其城乃絕其輓亂不成列困何能圖旣斬而籬旣決而藩以假而手以誠而元捷聞於 朝威行萬里可祠碧雞可來白雉昆明載清點蒼重秀九成遙通八荒爲囿歸馬脫弓終成 帝志與民休息自節餉始乃奏清廟乃歌文母孝格天親業隆創守下逮臣民金科作解六合爲家恩加薄海乃眷南顧銅柱依然舞階通道億萬斯年

策問二首

問帝王肇興將欲網羅舊章損益百代其必由史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三

乎夏太史抱圖歸湯而景毫盛殷太史孔攄負籍入岐而鎬洛興漢高入關蕭何首收圖籍唐武德初卽令于志寧等各主一代之史誠重之也諸家編纂其體不同劉知幾謂史之流品約有六家尚書四家其體久廢後所祖述惟左傳漢書而已夫義例已備於古古史事辭顯存於載籍編纂纂緝似亦易爲力耳而自古難之者何與我 國家御極百廢具舉惟明史尚鮮成書一再命官旋復報罷於今日而議修葺金匱石室之藏尚未散失也

邸報日錄之屬尚可購求也第前代脩史皆先有權輿班固因史遷之五十卷范曄因班氏之二十八篇三國五代之書皆就原本而損益之而明則自實錄而外無有也名家掌故之藏其有可訪求者與唐宋如政要政典事略日曆之類臣僚迭行更改是非已有定論中外傳習而明則歷朝之校勘無聞也官司章奏之牘其有可徵考者與至若建文之削其年景泰之去其號史錄之善否其可憑與交南用兵之得失典獻議禮之是非當時之議論其可據與吾學大事之紀見者能指其差謬况獻徵之徒取碑傳者與通紀從信之刻輯者半出於傳聞况野史之流爲謗訕者與劉勰謂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端則衆理可貫固作史之良法也亦有可指而述者與將欲居今稽古以存一代之憲章定千秋之勸戒諸士其悉所聞以著於篇

問古之治天下者任道後之治天下者任法然則道與法固有二與唐虞傳道不過數語而考績黜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三

陟數奏明試之法尤爲兢兢三代之治其大端見於詩書而其纖悉委曲見於官禮政典司馬法諸書者類不勝紀分畫甚詳而維持甚密也上爲道揆下爲法守固百王不易者與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苦之聲者政明詔理也每拜刺史守相必親引問漢之刺史卽今監司也漢之守相卽今郡縣也所謂政明詔理者法也故西漢之治最爲近古班史所傳循吏與雜見諸書者不班班可考與東漢循吏十有三人而鳳集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四

虎渡修爲異聞唐史傳循吏十有六人而鐫棠棣之碑舉孝經之義者疑爲虛譽其與綜核名實之效同與否與我國家加意吏治一切禮樂刑政兵農錢穀皆有一定之法而尤以貪廉爲計吏第一議道揆法守釐然具矣何以治平之效未易槩見豈有治法無治人與抑或侈於異聞矜於虛譽而平平無奇者迄不能自表見與薦舉陞遷固古今厲世磨鈍之具也亦或爲未盡因有留任之例係舉之例其亦可行之無弊與近者訕訕屢見上

下之分幾於蕩然豈有課吏之責者止在文告期會間而其他固有所不暇察與夫大法小廉所以明法所以明道也宋臣葉夢得於歷代紀綱法度固詳言之其利弊亦有可爲今日進者與諸士於經世之學籌之熟矣其條悉以對

陝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帝王明良遇合以成泰交之象旨哉易肇之矣泰之彖辭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之間上行下濟其天地之交歟夫泰之時和

白石山房彙

卷四

五

氣洽而理道昌物阜民寧萬方從欲然則自古聖主賢臣所爲相與開泰於先係泰於後者其何道而臻此歟唐虞三代都兪咨命喜起賡颺以及爲歲旱之霖雨爲酒醴之麴蘖至嘉謀嘉猷詢之于外則亦曰惟我后之德休哉何君臣相得若斯之隆也其道可得而縷陳歟漢以後有講經論治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天章閣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備顧問者有平臺煖閣日賜名對賜章給饌者亦庶幾有

合于古泰交之誼否歟我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
圖治 講幄 經筵與諸臣討論寒暑不輟每旦
御門內閣九卿百執事以次啓奏皆得面陳可
否詞臣記注橐筆以從以至 西苑從遊 內廷
宴賚大小臣工罔不咫尺 天顏躬承 溫霽唐
虞都俞盛事洵再觀于今日矣且諸逆蕩平海氛
肆靖窮荒絕徼無弗承流向化泰運中天更超越
古今萬萬迺近日諸臣有恐 黼屨過勞請做漢
宣故事五日一聽政者 上諭致治之道務在精

白石山房藁

卷四

庚

勵始終勿宜有間大哉 王言謂非已治而益求
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也歟多士生逢景運拔茅
彙征行有日矣其有可以佐賡歌之盛而揚泰交
之庥者蓋昌言之爲異日拜獻之先資焉

問秦地山河四塞神臬奧區秦漢隋唐都焉京兆
馮翊扶風非古所稱三輔歟至平涼固原畜牧滋
繁鞏鳳延慶間士馬精勁志述之矣寧夏跨有賀
蘭黃河之險榆鎮北距河套非遙以至甘涼洮岷
雜處番回風教殊矣 國家設兩重臣鎮撫其地

畫疆而治稽周召分陝之謨重韓范經西之寄殆
今古一揆也然則遠邇風土之異宜古今政教之
殊軌其詳固有可得而言者歟禹貢雍州之域厥
田上上漢蕭何轉餉關中而軍用以饒勝國時秦
賦夏秋兩稅額二百萬而絲布之入不與焉後迺
宗祿邊防騷然繁費矣迨其季也流寇蹂躪垂數
十年是無關陝也我 朝蕩平寇氛肆靖方夏規
模宏遠迺軼漢唐近因三逆播亂延及西陲三秦
之地困于轉輸疲于戰鬪賴我 皇上威靈赫濯
立見昇平屢降 德音以泰民困苦蠲賜田租軫
恤倍厚德至渥也其在今日欲使民生樂康疆宇
寧謐尤以何者爲亟務歟或謂邊備不可弛典屯
可足餉趙充國金城之略韓皓虞續湟中之田諸
葛武侯之兵民雜耕皆爾秦已事也其道猶可做
而行之否若夫涇畝有禾黍之謠六輔資溉糞之
利有通渭水于長安旁者有穿龍首于馮翊者其
遺跡尚可稽焉否歟抑泥古者未必通今而樂成
者難于慮始歟書云厚生正德又云既富方穀管

白石山房藁

卷四

毛

子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又根本之論也然則內地之民鼓鐘之舊也何道而漸摩仁義俾日臻于豐鎬之隆邊邑之民烽燧之餘也何道而沐浴詩書俾隱消其犢悍之習爾多士桑梓綢繆思之熟矣其悉陳之母隱

問郡縣守令民之師帥量才而授官度德而定位故廉恥殊路董仲舒言之切矣漢初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不得推擇爲吏宣帝時拜郡邑守相必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淡知其所以然詎非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元

民生重則牧民之吏與之俱重歟然名實易遁上下勢懸何道而能鑒別之不爽也魏晉州郡有大小中正唐制三銓以身言書判第其高下宋行保任之法明臣楊士奇曰宣宗時令大臣各舉所知一時藩臬得人爲盛于是州縣官許四品以上及臺諫保舉豈非嚴之于既用之後不若慎之于未用之先歟然法久則巧僞易滋而制更則趨向莫定歷代章程或沿或革果孰得而孰失歟我國家以科目取士從龍之胄然得試州縣官以至明

經之積累遷除掾吏之保舉正印立賢無方誠百代不易之法矣比因軍興而後銓法間有張弛議者因謂宜汰貲郎廣科目令州縣官悉引見殿陛躬行選擇斯固鄭重乎牧民之選歟而或謂納粟授官佐公家之急一槩汰除則無以昭大信今欲使流品不淆任使得當其何道而可至于藩臬時令會推監司大郡間出 睿裁益重察吏之人以重大吏也督撫三年計典間歲舉劾非卽唐虞黜陟周官弊吏之遺意歟我皇上加意循良近

白石山房彙

卷四

元

令廷臣博舉廉能以備擢用行見風行雷動一唱而百隨矣其間激揚清濁之權抑更有不測之用鼓舞以盡神者而不拘乎循例舉刺之紛紛歟多士酌古證今必有說以處此
問聲音之道通乎治忽禮記言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周禮大司樂言天神可得而降地祇可得而出人鬼可得而禮太哉樂乎秦漢相傳猶未有異論也迨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言人人殊歷魏晉齊隋唐五季論者逾多而法逾不定爰及

于宋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後儒折衷之其說安在夫樂有求之器數者有求之聲音者有求之義理者可得而縷陳歟大律六同器也三分損益數也清濁高下聲也正變倍半音也本元聲和中氣協八風正三統義理也乃或謂樂以聲音爲主而無取乎義理或謂樂以人和爲主而不在乎聲音果孰得而孰失歟黃鐘九寸布管候氣之法四聲二變空積忽微之差一陰一陽相生六陰六陽相從之說手指畫可歷歷歟

白石山房豪

卷四

三

皇上建中和之極 郊 廟禋享靡不躬親一代樂章悉行釐正固已集金聲玉振之大成臻鳳儀獸舞之盛軌矣諸生服古有年豈無通微測渺如張蒼蔡邕其人者宋陳暘明鄭世子載堉皆常爲樂書其優劣果何如歟若韓邦奇固秦人也其著律呂直解及樂書已傳于世矣所云求中聲而不由器數猶孟子謂不由信善而欲至于聖神而楊繼盛序之曰直解尚未悉作用之實志樂則會于心得之精可得而悉聞歟盍明晰以對

問安民之法莫如弭盜周禮有士師掌民之什伍使之相保有野廬氏掌國之道路使之相衛有脩閭氏禁兵革馳騁者有司寤氏禁宵行夜遊者當是時其爲凡民所慙而麗於司寇之刑者蓋寡所謂禁之於未然也後世則以斬捕爲能矣漢經濟名臣往往以此立功名顯當世如張敞上書自請治膠東則盜賊解散治長安則枹鼓稀鳴趙廣漢之治潁川用鈔箠而奸黨散落李崇之治兗州置村鼓而諸偷擒獲賈琮之治交趾招流移誅渠帥而百姓以安龔遂之治渤海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四境以靖今其方略可得指陳歟或曰盜息而民乃安則法在嚴保甲謹緝捕此果毅之吏能之或曰民安而盜自息則政在課農桑移風俗此拊循之吏能之然二說者自古未嘗偏廢今 國家張官置吏廣開功名之路而失盜諱盜救過不給豈古今人才不相及歟抑展布之塗鼓勵之術有或殊歟文以牧民武以詰姦而牧者何以清盜源詰者何以銷盜萌意同城之罪當少寬司牧必

白石山房豪

卷四

三

責成專而職司自勵歟 皇上仁育義正獎廉懲貪以澄風化之原業有成緒意者良有司撫綏和輯自當比屋可封而周禮遺法禁之未然者可一舉行之歟尚悉心以籌以備採擇

白石山房文彙卷四終

白石山房彙

卷四

重

康熙丙寅三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五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序一

遠志齋文集序

予師事廣陵張虎臣先生嘗手一編示予嘖嘖稱名士不置讀之知爲毘陵鄒子程邨制舉義也欲一見其人不可得後七年王阮亭郵寄倚聲初集程邨實共其選且讀其所自製諸詞幾奪太白飛卿之席溯洄之慕益深尚未得所爲詩古文而讀之也今春予鍛羽南還吳門徐子原一過訪卽問程邨近狀不知屈止江城浹月矣會施愚山觀察招集予園亭乃識程邨於坐上程邨又不鄙予昕夕過從互以文辭相質程邨之作豫章遊也過太湖涉錢塘澱水經歷須江橘谿而西其間山川歷歷如畫登高望遠俯仰憑弔程邨益淡得於古文辭雄健瓌瑋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且道所經處必訪求古名賢遺蹟及風土習尚無不筆之於書而於異人高士物色幾徧以及夫鐘彝法物古

木怪石皆考其出處爲文以傳之是遊也與司馬子長何異子長足迹半天下文章遂高千古程邕寧多讓哉竊謂古之作者雖各擅所長要必先正其體裁體裁既正而變化神明始用我法今試取程邕文集讀之學足以信其守養足以舉其氣未嘗不脗合古人乃於性情之微獨有其不朽者在非規模史漢韓歐諸大家者所能及也至讀荅友人論文書又何淡心易氣欲然若有所未足於乎是不可見程邕之所得者與夫以程邕之才既登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二

上第當世能文家奉爲壇坫使入直承明著作之廬載筆上京高文典冊成一代良史豈不盡善耶不然出其生平所學以遂致君澤民之志建豎必有大過人者顧乃不屑屑求用於時惟自力乎文章一塗期可傳於後世其意念蓋淡遠矣予非能知文者但歷舉疇昔嚮慕之殷暨握手訂交之樂得挂名於文字中以爲愉快則程邕之貽我不更多乎

楚遊草序

詩以道性情者也而可通於交遊故凡所歷之境所遇之時或發爲篇章或形諸吟詠每令讀者由繹低徊不能盡何也蓋有性情存焉舅氏次和與天牧宋子交最久偶從之遊輒不遇人往往嗤之弗顧也洎天牧參襄陽郡幕馳書數千里招舅氏舅氏束裝行人又嗤之曰是故從遊不遇者也是固從楚遊不遇者也胡爲乎更作三湘七澤之思舅氏掉頭弗顧去去三月歸拜外王母堂上奉金爲壽前曰此天牧宋子所貽也吁天牧真古人哉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三

竊怪當世聲氣滿天下輒談詩乃詩愈工情愈薄尚忍言哉凡從之遊者卽欲鼓吹詩壇一紀所歷之境所遇之時類皆窮愁悽怨秋聲入耳蕭瑟可憐以視吾舅氏楚遊諸什其體宏其韻逸其懷古贈荅必極慷慨淋漓情淡一往且舅氏素工於詩者也詩之所不盡傳者乃以妙筆寫烟嵐於蒼茫浩渺中將所謂詩中畫畫中詩覺數千里之檣馬奔騰波濤澎湃時有青螺黛色碧峽猿聲莫不於筆墨間遇之風景歷歷恍然心目卽以紀遊而性

情不外是矣襄陽故耆舊地非我舅氏其誰

琴亭詩集序

予總角侍先大夫燕居每言明洪永時最重教職其入爲名公卿不可殫紀後此百餘年吾江右理學最著士大夫所至講學有司致儼詩書絃誦之聲比閭達宵且吾郡視他郡爲尤盛而吾族先達其以文章事業顯者師承家訓咸從事於理學一塗彬彬稱盛軌焉心竊嚮往之而未逮也一第謬備館員不幸及大故踉蹌奔歸勞心博博及予居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四

先大夫之喪而禾陽族姪耀珠不遠數百里持其祖子忠先生琴亭集來問序堅辭不獲嗟乎予棘人何敢言詩尚憶從先大夫與母夫人唱酬側聞緒論謂自北地琅邪陵分塗角喙海內詩紛紜無定議久矣兩尊人則斷以必本性情之真而後乃講求法度潤澤脩辭初未嘗依傍古人况區區倚諸家門戶承系支派嗟不能矣予時銳志制舉業間爲有韻之言罔窺古人堂奧而兩大人詩篇早爲海內所傳誦其指歸率不踰此今緝覽子忠

先生之詩其旨與兩尊人無弗同其五言古老成

典則不拘拘爲柴桑及漢人十九首而氣味逼真

七古長短句曼嘯豪叱跌蕩時出商徵聲駿駁吾

家太白五七近體暨諸絕句衝口爽便不事雕飾

直自抒其胸臆詩如是傳矣顧先生盛年乃懷抱

耿耿有抑鬱侘傺不平之氣時時露風裁其起家

明經爲廣文先生翱翔都門歷官鍾陵南州再遷

湘楚憑弔遠懷若與古先民褰裳把臂自期者一

時名雋俱出門下趨步惟謹所交遠近耆碩有加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五

禮爭爲先生執轡而先生且糜薄俸厚養死士爲當時不次之用此其志不在小嗟乎鄭虔以詞客爲廣文當肅宗嚴譴至爲崔圓畫壁哀祈乃貶台州司戶其生平碌碌無所表見而杜老誦之若神明惜杜陵不見先生耳予於是益悲思先大夫之言理學陶淑人才不可勝用如是卽先生在吾郡族有不能盡知之者矣吾母夫人見先生詩亦嘉與謂真自可傳予因得而追論之以志兩尊人時昔之訓而旁通焉是則棘人之心也矣

同安張氏行略後序

國有史而家有乘由來遠矣其故家大族往往繫風俗之淳漓世道之汙隆實有與國相維持者蓋可忽乎哉學士大夫志存當世之務智周民物之情舉凡疎且遠者莫不同其吉凶之患而退考其行於家則有本支同姓之親而表章有所未能及者豈其性之不至哉咎生於譜牒之亡而忽焉其不能講也予年友張君星峒一日手一編示予予受而讀作而歎曰有是哉旭安公讀書積行兢兢以先烈湮沒弗彰爲懼歷述其高曾以來之隱德軼事之於書以傳於後而星峒抱經濟不世出之才甫對大廷專歸養志乘需次之暇取譜牒而重脩焉立法詳而著例嚴此星峒之大有功於張氏也其所稱引則退託其纂集之勞而推本於旭安公未竟之志嗟乎予有以知同安祖孫父子之間矣按行略所載秉暄出自遺腹而兄秉瞻撫之兄弟同居百口共釜後以生齒漸繁特營會食堂使少長男女次第會食嗚呼可以風矣嗣後一傳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六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七

爲其邦公永省再傳爲石峰公伯浴皆以孝友著聲閭里間其邦慷慨尚氣節石峰賦性純樸氣稟有各殊者要其急人之危不與俗尚爲伍固一轍也而石峰以布衣爲善且化及羣盜人擬之王彥方又何多讓焉旣豐公弘稷則星峒大父也當家業中落克自振立綜理之餘涉獵羣書張氏之爲儒至公而益顯邑有清丈之役令尹素悉公才屬董其稅晦母溢後十年履晦驗之果銖黍悉稱假令得時而駕其學術政事必有燦然可觀者惜其鬱鬱託醉鄉以老至今父老言其渡橋履虎凜然若有生氣予於是益信德澤之所積累者厚故愈久而愈光大也傳曰五世其昌自秉暄公以計所傳適符之嘗考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太史氏採謠俗而獻之天子必以是爲先然六行或不能兼或兼矣而弗克嗣今觀張氏何高曾祖皆兼此六行而又得旭安公續述於先星峒復闡揚於後益煌煌彪炳載之紀冊俾世德世澤傳之數百世而罔替也有太史者出知所首採以獻矣

代古詩序

貴谿鄭秀子與予同舉於鄉握手論交慨然有揚
摧千秋之志垂十年凡三上公車不遇予則退而
盡棄其平日之所爲而專事於時藝伏首窮思學
殖日落秀子乃益發憤讀書肆力於詩歌古文辭
而以緒餘工制舉業文日工而學口進其度越流
輩豈直避三舍今裒然且成集矣一日相遇湖上
手一編示予曰代古詩予讀之旁皇避席揖而進
曰噫子何寓意淡而寄情遠耶夫自周秦兩漢以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八

及唐宋此數千百年中運會之升沉人物之興廢
得失其足供後人之歌哭而示之勸懲者何限乃
秀子獨取一二孤貞遺烈鬱結未抒之隱而代爲
播之歌詠卽事以成章託聲以形事委折紆徐蒼
涼沖淡使讀者上下數千百年間夫亦可觸類以
論其世矣方之陸平原擬行行重行行江文通之
擬李都尉班婕妤蘇子瞻和淵明飲酒諸什何其
後先一揆耶嗟乎古人往矣作史者以已意論列
其人代往往未能推測其微今秀子悠然以思

然以望其事則載籍所傳之事其言則古人鬱而
未發之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而詩又烏可
終亡也哉吾秀子生當昭代右文之日抱經濟有
爲之才行將簪筆承明表章大業則擴其尚論之
學以進退古今扶植世教爲有用之經術文章事
業夫何可量若謂通於今者必有以驗於古也當
吾世而有以古人自命者請出以示之必有以知
我秀子矣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九

盈天地之間其氣乎然有正氣有奇氣有戾氣其
賦於人也固聖賢豪傑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
由判推之古今治亂得失之故政教風俗之原於
是乎繫嗚呼此子與氏所以重言氣也其言曰至
大至剛直養無害又曰配義與道集義所生蓋非
直養無以充剛大之體非集義無以善剛大之用
今吾人幸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根於心發於身散
見於文章政事之際氣則兩間之正氣人則兩間
之正人以之擔荷世道陶淑人心經百折而不同

建非常而不懼綿歷古今而不可磨滅此豈徒一往而不可遏者乎要必益之以學淡之以養貞之以誠與量於是天下後世讀其書想其人屹然如泰山梁木之不可卽也昭然如日星河漢之不可窮也知此者可以讀歐陽文忠之文矣文忠公固吉產也吾吉固多君子文章氣節與夫理學經濟炳炳烺烺垂之宇宙載之史冊者班班可考而鄉先輩劉三五先生所集吉州正氣一書則斷自歐陽文忠始嗚呼天下孰不知有文忠公至其所得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十

雖學者不能盡識也則因公之言以進求乎公之人與其學其集於是乎重謂非後學之責乎某不敏生公之鄉而先君子生平無他嗜好惟喜書尤喜誦公文章想慕其爲人每訓小子某曰汝知讀歐文之法乎歐公奮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賢知者仰而企頑懦者慚而懼此其中有樞機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業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邪正是非不能使之惑凡若此者何也存乎中者不動心以爲之本而後浩

然剛大之氣貫注乎古今充塞乎天地維繫乎天下後世之人心不則天下之能文章者多矣而純忠大節何不少槩見也後二百四十餘年文文山起而振之至今讀正氣歌未嘗不慷慨流涕而益信直養無害之說爲不誣廬陵舊有兩先生全集版毀於兵多刊闕先君子怒然傷之從敗麓殘楮中搜得文山全集手訂而先授之梓復購公集善本將重校鏤版以行乃不幸先君子遽從兩先生遊而予以讀禮煢煢未遑考訂以竟先人表章之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十一

志吾鄉曾旅菴乃毅然以校刊歐公全集爲己任嗚呼此其志不在小今閱三年而剞劂告成痛先君子之不及待也屬予序所以校刊之意予烏足以知此惟舉平日得於庭訓者約述之以告來茲則公雖往而公之正氣常凜凜宇宙間若夫仰慕而私淑者固千萬世一日也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而無害於浩然剛大之體本之爲忠孝之原存之爲性情之正擴之於綱常名教之間發之於文章事業之際明理集義以淡求乎不動心之所

同安張氏族譜序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主

史記特能言梗槩謂善藏其用文成善藏藏忠非
藏智也其後代有哲人散處分遷仕隱於晉隋唐
宋元明之際而筠州同安之族最久且盛其始遷
之祖爲九江觀察雲仙公天祐旣殄乃欲以唐官
終卜宅同安遂其栖遯裔以日蕃傳二十五世爲
予同籍張君星峒尊甫曙菴公公留意譜事三十
年迨星峒成進士需次家居乃以譜草授之而族
之長老子弟與孝廉文學之敏雋者欣欣趣事閱
一期三易槩始告成焉爲目有六爲卷五十有
其例倣之歐蘇其淺戒而嚴持者曰略曰譜曰
曰徇譜成星峒旣述其尊公之志自爲序更以屬
予予謝唯唯乃卒讀譜所記其文之簡潔法之詳
核序次之條貫旣高出於俗尚可傳則於後世不
必言獨考其文獻錄所爲傳狀表誌有九江觀察
之明哲昭武之忠貞評事之孝友明恕湖州別駕
之理學敦行徵士之恭謹幹濟外翰北門之慈毅南
樓五世之廉潔敦睦仁惠慷慨中憲之猷爲臨邑

之豪邁膽決寧一老人之文章嗚呼同安之人才
不既盛矣哉使其先後人必雷同附和轟烈飾奇
行賣名聲於天下如卜式公孫弘張禹孔光謝朏
宋齊丘馮道之屬位公孤卿貳躋顯官奔趨海隅
士以門第世族炫鬻鄉閭爲庸俗流所爭羨夫馬
力竭更騁而求之則必敗火之燎於原燄燭天地
駭山澤則其熄也不終日而燼孰若水盈科而涸
至土不言而信而積小以高大之爲無窮也哉予
竊披曙菴公訓星峒之辭與其所以闡揚先德之
白石山房彙卷五

仁山倡和序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

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奏請蠲恤者章朝
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罔念
也乃用張御史冲翼疏特飭各省督撫徧詢地方
敝壞與守令從無升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
江之右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捷
督糧參政韓公廷芑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欽
承 諭旨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使絡繹
於道吉郡則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吉邑賦獨
重而荒實倍於他邑乃召闔屬長吏俾集邑之紳
士里老會議焉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吉水之民
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祲海臻其不能有其朝
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而邑之父老
子弟聞之相率匍匐伏集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聲
動地巡撫董公惻然撫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予悉
之素矣微爾言予亦將繕疏爲爾百姓請命但前
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
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
蠲其時並列者則寧州上高廬陵而呼籲迫切情

辭愷至淋漓足動聽聞者則自吉水始疏下部議
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十一年七
月也赤地流金火雲四塞巡撫董公乃却騶從罷
郊迎裹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纖悉不以取於有
司露蓋單騎馳數百里披荆杞宿蒿萊與鵠面黔
首相勞苦如家人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睫也
疏上 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賦銀九千九百九
十兩米一萬四千餘斛不徵於戲誠曠世之殊恩
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 聖天子恤下之
仁感巡撫都御史而下爲民喘息之德而邑令王
公雅爲之宣上德意發爲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
紳士以及窮陬僻谷無遠邇之人羣而和之數十
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賴 天子仁聖聰明
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術納諫諍中外晏然
凡四海九州風雨霜露之所霑被無有一夫不革
面向化者此 朝廷極治之時也獨是東南水患
未平災祲間作致煩我 皇上之憂勤然孰非天
之仁愛而綿萬年有道之曆乎予於是不能無慨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七

者竊以天下之大其爲民生未盡遂吏治未盡興
蠹政未盡除去而民隱壅於上聞者何限或有念
切民依而未際其會或際其會矣入告而未獲俞
命或既獲俞命矣其所以及民者或沾濡有未周
推廣有未至抑何以垂利賴於久遠乎且予邑彫
殘大中丞之惠養垂十餘年不能與天災水旱爭
小民一旦之命某先人蒿目熟思屢爲董公暨前
布政李公翀霄言之動至流涕今一旦頒 明詔
普湛恩思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
賢也邑於吉州爲屬太守郭公又賢也祿於江省
爲屬布政劉公糧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
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飢溺由己之懷體 聖
天子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惠不永者未
之有也於戲吉之民何幸哉乃予草土餘生身際
其會獲隨諸父老子弟後沐浴浩蕩之恩以詩頌
天子宵旰勤民之政而周覽山川原隰詠都御史
及諸大夫之愷澤不旣休與使當日者百姓伏處
而不知郡邑大夫知之而莫爲之請而大中丞公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七

與方伯公坐擁十三郡七十二州邑之和樂而問
郵吉水等州邑及兩衛所之顛連以號於天子
曰江省之民生皆已遂也江省之吏治皆已興也
蠹政民隱皆已除去而無容入告也則吾吉之民
又奚暇謳吟歌詠欣欣然遂其有生之樂以服上
之政教之善乎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韓愈曰
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予三復
斯言凡以爲天下告也

南岡孝義寺志略序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九

康熙辛亥歲予宅憂臥南浦舅氏筠莊先生手一
編示予曰此吾邑南岡孝義寺志也僧德志爲其
師獨立和尚屬問序於予且司馬公志也子盍序
而傳之予痛先君子之不逮每執筆淚輒泫泫下
以是不果作逾年復罹母淑人戚又不果作今冉
冉五年往矣獨立師之請益堅舅氏乃復爲言曰
子今可以序孝義志矣謹按寺初始於唐寶曆三
年顏其額曰孝義實爲開山性空禪師宋紹聖中
更額崇義實爲青原惟性禪師御書皇覺寶殿以

賜之至南唐易其額曰南岡歷元明因之代有禪
師以主師席其間自廢而興也數矣今中湘獨立
邁禪師駐錫於此十年本前代之遺規而經營式
廓儼然大叢林善繼也而實等於初矣乃不曰
南岡仍題其額曰孝義者從其所始也夫寺而曷
爲孝義名也吾儒所讀者周公孔子之書所守者
二帝三王之道其大者君臣父子之倫仁義道德
之旨承先啓後孝子之事親也公忠體國人臣之
事君也孔子曰孝弟爲人之本孟子曰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若釋氏之教其於仁義忠孝之旨孰從
而傳之孰從而聽之哉雖然佛教之盛行於天下
久矣席祖庭傳衣鉢不啻父子之親崇賜額祝國
禱亦有君臣之義試卽志略備觀之沿革興廢昭
建置也山川土田紀形勝課農桑也世系語錄明
所宗也旁及藝文法護倚吾儒爲重也是數者又
烏得而議之第其教有不同其取義或別有在予
不得而知亦第言其可知者而已矣昔者壁經全
於秦火古史出諸井中今寺之碑文詩偈乃從佛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九

藏中現大光明俾先儒撰記與本寺源流不致湮沒不傳於後則立公信爲再來人而佛之靈光炯炯能獨超於世運歷劫之外信不誣云

醪村族譜序

江右之有李氏肇自西平王者爲大宗也西平王之在唐代功載旂常名垂竹帛金書鐵券典冊備物誠非庶姓譜牒可得而比然廬陵一支實發源於第七子觀察隴西公雖有白芒朋田福塘河源醪谿諸地之不同而合之於予家谷村猶之乎一

白石山房彙

卷五

辛

體也李氏雖派出隴西至於占籍廬陵卽以始至江右者爲大宗之宗子卽禮所謂異姓公子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但繼別子者其爲百世不遷之宗又可知矣昔歐蘇作譜上下僅得五世五世而上則爲遠矣彼之限於五世者窮於所不知也李氏自西平王而下其在江右者世有次墓有表綽楔不移宰木相望豈但五世而已哉夫安得而闕諸然則考正舊文排纂譜序本予素心愧力未逮而吾兄實先從事予將何以序之予猶記錢文僖

公曾有言曰王謝之家少有勳庸崔盧之家惟矜閥閱以今方古豈有慚德冀傳寶訓用示來葉信斯言也則斯譜之修又何可以已乎若夫繼美前人顯揚祖烈則在吾家後人共勉之矣

郭孚吉制義序

予自束髮受書竊聞吾鄉諸先達之緒言稍長南遊吳越猶憶虞山宗伯之論歸震川也謂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溯其原本以爲秦火之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

白石山房彙

卷五

辛

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直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非淺見渺聞之所及也故其作爲文章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頽顏眉山廬陵而不知汪洋跌蕩得之六經史漢者爲多予嘗持此以相天下之文而惜其不多遘也今年春分校禮闈得郭孚吉卷見其蒼瀨溪遠獨成一家心竊避之以爲慰予之夙心者將在於是及榜發而知爲山左

名宿其喜可知也孚吉以全稟見質取而閱之鈞
淡測隱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如秦越人
診疾洞見肺腑劈肌中理無所隱趣精光直逼古
人且夫文字之衰久矣輕材小生恃其一知半解
剽竊庸陋以欺耳目數年以來一二大君子出而
振之好學深思嘔心蒿目扶斯文於不墜我知郭
孚吉誠可與於大雅之林者也樊紹述之文奇矣
而昌黎評之曰文從字順夫昌黎之意卽震川論
文之意也孚吉以予言爲信乎否耶是爲序

白石山房叢 卷五

五

莊素思館課序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惟翰林獨以文章爲職
自唐以來每侈爲榮選而世亦有從而少之者曰
此特文章士耳似無預於古今之政教道德之精
微而孰知文者固貫道之器也天人相感之故世
運升降之殊以及紛而爲名物象數大而爲經綸
典章咸於文焉是具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孔子之
所謂文蓋謂易詩書禮樂也夫豈後世辭章之末
儷青妃白之爲與我 皇上重道崇儒首慎文學

之選每三歲貢士之升於禮部者於勾臚唱第後
駕御乾清宮門 命吏部引諸進士跽丹墀下
拔其尤者歷階而上 親賜詢問命改爲庶吉士
同一甲及第三人 命翰林掌院學士就衙門開
館教習焉凡三年學業有成館師題請 御試分
三等授職擇其文學最優者乃授翰林編脩檢討
官膺是職者任綦重哉夫士自爲諸生時凡歷試
而後得升於禮部成進士由進士授館選入翰林
三年中館師月取古文辭各體歷試之而後應

白石山房叢 卷五

五

御試授館職士之稱是職者抑何難也莊子素思
爲晉江名族究心濂洛關閩之書有年而又寢食
於先秦兩漢以及唐宋諸大家其爲古文舊有聲
更精於制舉予己未分校禮闈得之冠一經大廷
對策纒纒數千言多名議石畫遂選入翰林讀館
閣祕書每遇館試輒高等予閱其文有湛淡經術
者有根極理要者有淹通時務者卽賦頌之篇俳
俚之什皆宏音麗則不屑屑刮一字之奇練一言
之巧以與趨耀爭華者比二十年秋 御試稱旨

授翰林檢討因手錄其館試及郎中雜著爲一帙
問序於予予讀其文悉其生平非一日矣其何以
進之素思生考亭先生之鄉學易有年夫易五經
之源也素思誠殫心竭慮學朱子之學因卦畫之
變通陰陽之消長以上溯伏羲文周孔之旨發爲
文章措於事業確然有以植乎本以自考其心則
體立而用行非徒以解章之藻繪登金門直禁禦
若昔嚴枚司馬之徒出入芬華侈爲榮遇已也而
豈得以區區文章士目之哉是願與莊子交勉之
以求進於道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五

鬚麓詩序

家鬚麓少負雋才下筆爲文章有奇氣先司馬嘗
器之試輒不得志於有司乃投筆而起曰無所能
人會當見棄於世若學問有志節之士亦何之下
可安用鬱鬱此佔畢爲去學劍慨然有遠大之志
三上公車不第勉就一官非其好也十年以來宦
遊於大江南北間吳越山川齊梁雲樹以至燕趙
之邦歌風擊筑遺俗猶有存者每所之輒訪其風

土采其謳謠與其地之騷人俠客賢士大夫相交
游牢騷激發之餘偶有所託必寓之於詩故其詩
獨多然輒刪去存者什不得一焉夫三百篇後詩
學莫盛於吾李自太白長吉義山先後爭鳴於有
唐盛中晚之間而明代三百年言詩者亦以于鱗
獻吉爲舉首至先司馬與錢宗伯吳祭酒暨予座
主龔端毅公提唱宗風力追大雅一時稱盛焉予
不敏不能探源窮奧然少侍先司馬側竊嘗聞緒
論知詩之爲學發乎性情富於閱歷固非步趨刻
畫之所能工也讀鬚麓詩益知能世家學矣昔高
達夫少從軍年五十始學詩卒以詩顯若吾鬚麓
又安能測其所至耶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五

卞芝亭詩序

太史公之序屈原曰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
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遂爲千古論詩之祖劉
彥和溪知之故論詩謂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
之前三百篇變而爲騷騷變爲漢魏古詩根抵情
性籠挫物態高天深淵窮工極變總不出於太史

公之旨甚矣古人之善言詩也鍾記室論十九首
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天下未有不淡知其故而
能驚心動魄者也李青蓮歎吾衰不作杜少陵矜
得失寸心此物此志也芝亭之詩予嘗觀其全集
才情颯迅神氣霞舉策驥足於康莊可以無所不
騁而必曲折紆迴以求合轍於古人至於五七諸
律上可竝轡錢劉次亦齊鑪溫李詩道之興也吾
有厚望焉芝亭爲人重友誼淡榮名急人之急不
啻已事家有名園藏書萬卷縹緗玉軸插架如新
白石山房彙 卷五 美
退食之暇與二三同志嘯詠其中予與芝亭同官
而交好至篤每過其寓齋輒留連竟日故序芝亭
之詩而歷引古人論詩之說芝亭必不以面諛責
我也

硯鄰集序

予嘗謂天下凡事皆可學惟詩則非可學而能也
秦風小戎諸什其詩不過得之介冑戎伍間而商
皇焜耀一時軍容之盛制度之奇刻劃盡致有非
文人墨士所賦長楊羽獵之可及者然則詩豈僅

比擬聲病之爲工也哉吾宗君璽兄起家於虎閭
而輕裘緩帶雅歌投壺絕無兜鍪之色且慷慨任
節俠倜儻自喜予固心折之久矣一日出所著詩
賦名硯鄰集者示予予戲之曰此石田也固楮先
生毛中書之鄰君不思磨盾鼻草露布而沾沾與
之作比屋居乎君璽微笑不荅及讀其詩若賦清
新俊逸居然開府參軍而工妙處又得小戎之遺
不止與曹景宗競病之韻同工也予旣請假而南
君亦將棒檄而出河橋折柳情緒依依君其爲我
橫槊賦之他日建鴻勳樹偉績彪炳旂常予不敏
請得載筆從事矣

華嶽集序

予與生洲同館爲莫逆交十餘年知生洲甚悉常
謂其瑰瑋俊邁犖犖多奇氣於詩也亦然及生洲
奉 命督學秦中時公卿祖道都門外予乃揚解
而前曰爾飲斯吾將有言秦最勝之區也吳季札
觀樂歌秦風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其周之
舊乎是役也蹕太華之巔溯大河之流邠岐豐鎬

辟雍鐘鼓之澤猶有存者訪覽之所之出其生平
瑰瑋俊邁之氣與山川風土相俯仰而一發之於
詩夏聲可復作矣顧予淹京師不得縱觀名勝相
倡予和女又能無致憾於此行耶詩曰兼葭蒼蒼
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竊嘗誦之云爾母
何予以大比士來執事於茲土因念太華大河雲
蒸霞蔚之槩非復生洲得獨私者而車頓馬煩雖
所經歷率未及領略亦安從而歌詠之既竣事卽
詣生洲所讀其曩時訪覽諸什則一變所爲瑰瑋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庚

送王思繩明府行取序

士大夫履盤錯之地抱特達之操而能以功名見
非淡於道濟者其可以易言乎奇材異能世之所
急也然或工於逢世則名成而道不能以無枉能

直己之道矣而狹於自用無當機宜則物亦不能
久被其澤是故猥瑣者無論矣卽其德邵才優以
通人自命者猶不能兩得之甚矣聲實俱盛之難
也乃今於我思翁王公一快遇之公瑯邪世胄以
名進士起家掉鞅文壇數十年卓卓著聲譽爲世
所推重庚戌謁選人得吉水吉故窮邑前人不善
爲者視吉爲郵往往以他事去而邑愈病人或爲
公難之公輒引盤根錯節之言以自解至則布章
程蘇弊困禮名賢抑器競改兌救荒審丁正簿凡
載記中之足以利民者皆公政之所有而昔令所
視爲故事迂澗難行者比及三年民以大悅督撫
中丞臺聞之咸曰吉水之績茂矣交章達於朝
主爵者課公治第一 上特內召公以吏部郎以
第一流官官公也可謂殊遇而不佞獨不禁爲公
斷斷者公所謂直己之道而歷盤錯以幾者也他
弗具論卽以荒賦一節言之歲累條兌銀米幾及
二萬此亦百年累世之憂也公於斯時坐視則不
忍民困之淡請蠲又必格主計之慮公以爲與任

白石山房彙 卷五

元

民艱無寧格主計卒不憚手繕鄭圖痛哭陳請當事者鑒其誠迄與疏題獲邀覃恩以免然後邑人始有更生之樂而實未嘗妄派里甲一錢渙汗之日億衆歡呼謂非公不及此而孰知公固危得之也哉公抗直自命而又能虛己以盡天下之情遇事有便於民期必見之施行而後快猶記公之官時正不佞釋褐之歲公車相過公造次不及其

白石山房彙

卷五

辛

多端揚摧如荒賦一事家君實啓之至今公猶時舉以告人曰此司馬公之緒言也夫公惟不自用故無往而非其用不詭道以干榮故道行而榮益至彼世之驕客自喜而卒無所成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聖天子寤寐思賢欲得直方剛大之臣與其大政公濯鱗天池其所設施當益遠亦第本此治吉之不枉其道者以治之而調贊固已優如矣不佞辱託公宇下德至周渥茲公銓車北發之時屆不佞載驟還朝之日又適相合也敬先

一言以侑祖道不足爲公賀而尚冀公之有以發吾覆也

賀索肇石進士序

今夫人材之盛豈不以時哉昔漢武宣之世天子右文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一時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徒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炳乎尚矣迨乎東京自建武以至永平功臣子孫莫不受經樊郭陰馬四姓小侯至爲立學南宮選高材以授其業唐太宗之崛起晉陽也開天策府以招徠文學之士中府而降梁鄭衛褒諸公之後俊傑代生潤色鴻業或上爲朝廷輔弼之臣如魏謩段文昌之流何可勝數豈非以其先有大功於國而子若孫猶以文章食其報與我 國家膺圖授籙斯文彪炳卓然與三代同風一時名賢岳立於是表閭闔開明堂起長樂脩未央 聖人出治而商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濟和鸞鏘鏘以言制度之事非鴻駿之士何以應之蒼麟出白鷹至

白石山房彙

卷五

至

龍之媒充上駟我車既閑我兵弗試萬方歸命獻
琛受東來享來王同書文字以言乎聲教之敷非
英敏之材何以應之今乃得之於我擎石年兄矣
昔買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公召
置門下以爲奇才薦之天子文帝以爲博士當是
時買生年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買
生盡爲之對人人如其意所欲出諸生皆以爲不
及也方擎石之舉於鄉也年方十四耳踰五年而
成進士天下之人皆以爲擎石何脩而得此予應
之曰子亦知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涓涓其清也
可鑑其柔也可玩旣也深川滙壑無不受也平阜
廣陸無不至也及乎排巖下瀨淫鬻宓澗於江湖
之間或渟泓萬頃或激蕩千尋語云源遠者流長
根淡者澤茂不其然乎擎石以凌班軼馬之才發
爲文章日光玉潔不脛而走海內而又親承子千
先生過庭之訓譬諸河流譬華蹈襄回復萬里當
其颺衝水激有雲垂海立之勢焉由此言之擎石
之所至又何可量乎今秋爲擎石親迎之辰同人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五

徵辭及予予嘗聞詩人之詠韓侯矣曰韓侯迎止
於蹶之里百兩彭彭不顯其光又曰諸娣從之祁
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茲擎石以令居燕譽
之才值此乘馬路車之盛則將來續承祖考以邀
天子山川土田淑旂綏章之賜皆於此日基之矣
擎石其爲我敬進一觴乎是爲序

白石山房文彙卷五終

白石山房彙

卷五

五

康熙丙寅三月吳人周公賁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六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序二 附引

陝西鄉試錄序

皇上膺圖秉錄既二十有三年而當甲子一元之始先是靈旗齊斧以懲弗恪歲在作噩乃奏昇平於是浪泊之鄉隸職方而置吏孤島之士詣辟雍而就學 皇上夙夜宥密覃心繹思於勤經稽古修明禮樂以致唐虞三代之隆是歲大比天下士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一

則自直隸以及省會十四皆應期用賓文軌大同允臻其極儀曹按故事列應典試者名以請 上重其事命毋循往例并具先經典試者名聞 制曰咨汝振裕其偕汪鐔可陝西竊念 臣江右小儒承乏祕苑 皇上不以 臣爲無似使與修 三朝聖訓及明史諸書大懼弗克祇承厥任往者已嘗分校禮闈矧敢多又以滋負疚於知人之哲等又伏念藉是役也得士若而人以儲待 國家他日之使出長入治庶幾塞報稱於萬萬分之一戒裝

首塗越二旬而抵其省會則監臨巡撫陝西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鄂愷克明克慎釐剔清嚴提調則布政使臣希格參議臣佟國佐是經是理周詳洽悉監試則按察使臣布哈僉事臣陳光祖既戒旣飭防維茲固遴集同考試官同知臣九金知縣臣恭錫等皆循良有聲兼優文采乃進提學道僉事臣許孫荃所取士四千餘人局闈三試 臣等同告司盟戰栗受事遵 恩詔廣解額得士之中程式者四十七人而拔其文之尤者刻之爲陝西甲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二

子鄉試錄而臣例得有言以引其端夫鄉試之有錄也其諸古所謂獻賢能之書與爰自己卯茲省闕焉至今 天子以舊章不可廢也俾從其朔臣顧何人遭遇之榮若此乃旅所得士於庭而告之曰多士亦知夫古司徒三物教民之謂乎六德六行六藝爲三物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其發而爲言者又六藝之餘而卽其辭之險易顯晦可以觀其人心術之端邪氣質之純雜則今之科舉取士未嘗不有以漢求其本原而古之論辨官材者亦

未嘗不試人以言也多士之得與於是者言也而
其所以言者必自夫三物者也其可不加勉哉陝
西古雍州其省會則宗周畿內之地秦漢唐之所
因也其西北幅員愈廣微塞益斥兼古涼秦梁三
州而其風俗往往不甚異於古其人質直厚重有
被都人士之遺風巖棲谷處懷遯世之高節者至
今尚有人也以周官之制言之豈非六鄉六遂沐
浴於三物之教最先者乎臣聞吳季札之觀樂也
稱秦爲夏聲夏者大也蓋以其風俗勁猛車鄰駟
鐵之盛馴至強大云爾而平王東遷以前雍州之
治秦漢之故都皆在王畿之內有文武之豐鎬焉
靈臺辟雍故址所爲講學行禮者往往而在札之
稱二雅云見先王之遺民有文王之德稱頌云五
聲和八風平以爲盛德所同至其於二南則曰美
哉始基之矣其作詩之地風化所起爲幽岐及終
南山北皆周之故都故札亦稱秦爲周之舊則夫
所云夏聲者特就秦之政教言之耳然而周文武
之教化雖經秦變易之後而其風俗猶有存者故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三

先儒謂其土厚水渰其民厚重質直以善導之易
于興起而篤于仁義豈虛也哉比年西南用兵秦
地騷騷飛檄甚急然獨能矢同讎之義折箠以驅
猘獠自逆孽旣平天子軫念秦民困苦憫恤有
加湛恩汪濊無不沐浴詠歌而聖德淵醇益弘
作人之化棫樸早麓豐鎬諸詠不是過焉由是詩
書禮樂之風徧於秦隴其所光被也遠矣多士幸
生其鄉而列於是錄者豈直以科舉之文爲中於
程式而已哉必如河州三原之勳業慶陽斛山之
氣節涇野伯循苑洛少墟之理學崆峒對山仲房
浚谷之文章將有以仰副我皇上德造至意以
不愧於先民有作其可也夫書其德行書其道藝
是獻書之本意也臣故綜其源流敢拜手稽首而
謹序之

陝西甲子行書序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四

非古法且不適於用學者弗尚顧自宋迄明及今六七百年卒不廢則又知制義之未始不足以盡士也夫所謂制義云者取足於尺幅之中無越格律往復抑揚使讀者燦然其覩是文之情狀具矣然此皆治文之規矩而有所挾以運乎規矩之先者必原本實學而後得之譬醫者之治病鍼砭異致補泄異宜一切輕重緩急之故各有其候而至於寒暑燥溼虛實表裏所爲致病之由者必按脈切理洞見其所以然而後投之而輒中則醫之良也其於文也亦然根柢六經以爲鍼砭之方沉酣諸史以爲補泄之用而又涉獵於百家傳記以爲輕重緩急之候其脈則衷於儒先之訓解其理則合於聖賢之辭旨不屑爲模稜影響以自矜其性靈則光明俊偉灝瀚磅礴一發而不可遏而文於是乎工不然見理不真則指事不切而發言亦復不章支離散亂茫然一無所有是猶弗良於醫而以病試其術鮮有能濟者矣今學者以文爲得失而主司亦以文爲進退舉天下聰明才辨好古淡

思之士而畢致乎文之一塗故夫文也者發乎心術之微關乎品節之重積乎性命道德之數而達乎禮樂刑政之間由是以觀士士之實學不旣於此而徵哉予幼時從先司馬見鄉之名公鉅卿甚衆而一時言制義者多宗艾東鄉東鄉盡闢世人荒蕪支蔓離奇詭異之習使之循然一歸於先儒之法度予旣幸側聞先賢緒論思積數年攻苦之力窺見其藩籬顧以通籍早涉聞鮮見無所樹立於世然而守其訓弗敢忘也今秋奉 上簡命偕同門銓部汪子鍾如主秦試淡恐識力淺薄不足以當衡鑒有負 聖天子作人至意是用惴惴兢兢劇心鉢目總括四千餘卷得四十七人閱十日而竣事其所用以去取者不敢妄徇意見而以曩所聞於鄉先生者爲法故其爲文皆切實純粹無瑣屑卑靡之病亦無險僻幽淡之害視所蘊蓄具有特達不凡之槩則積於學者淡而明於理者素矣且夫秦固理學之區也自橫渠先生倡興於宋上接孔孟之緒而下與程朱互相發明於其間至

於有明涇野少墟諸公復項背相接而關中之學遂著於天下二三子皆秦人也生其地被其風習其言論而觀其衣冠狀貌俎豆禮器必且見而生慕慕而生效凡於身心之大一言一動之細皆講明而習熟之是其爲人固較然不欺於志而因發之於文亦不爲一時苟得之論而務合乎其鄉之賢達者以爲立言之準士之實學卽於是乎在誰謂制義與古選造之意無復相合乎吾聞齊扁之斲輪也得於心而應於手以爲輪之中有道存焉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七

二三子能無以輪視文也於道則幾矣

試牘彙征錄序

古之攻一藝者必寂若容微若聲細若氣以求其所謂技也而進乎道者雖有他好不以易而後得以其藝名於世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養由基古之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人皆以爲能而不知其專心致志有豫乎持弓矢審固之先者存也夫文亦若是焉而已予受事以來課士於學拔其尤得若而人集而面試之又得若

而人徐視其姓名則後之所得不必皆向之所得豈程度之頓改耶抑諸士之學與時俱遷不能無消長乘除以至此也夫人之爲學苟非專心致志久而靡倦則如東坡所云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然喪之者何可勝道今背秋涉冬爲時無幾予所操之程度如故也而巳有不齊若是况乎舉於鄉貢於禮部更數年之久主者不一其人而程度亦稍稍異焉敢謂後之所得卽今之所得而彼主者之甲乙與予兩試之甲乙若合符耶然則諸士之優於學者毋沾沾自喜而止乎其域其未優者則蚤夜思齊摩厲以須焉其可也今夫射之爲藝至精也設一鵠於此羿與童子爲耦彎弓而射之羿中童子亦中然而天下卒善羿不善童子者何也以羿有百發百中之能而童子特幸而偶也諸士亦專心致志求其所爲百發百中者以操之於已他日舉於鄉貢於禮部予從旁爲矚相之觀獲者舉旌而唱人人皆如吾意之所期予斯慰矣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八

白石山房制義自序

予不敏幼承先君子之訓凜太夫人內課之嚴經史古文稍稍涉獵而制舉業則時加提命焉歲庚子幸舉於鄉坊人有以予平日所爲文付之剞劂者虞山宗伯先君子執友也夙器予不以爲固陋序而行之後十年予始成進士官京師未幾而兩遭大故蒲伏苦廬何暇以舉業問世蓋并其曩之所行者而忘之矣又十年奉命來視學此邦聞有以予文鬻於市者取而觀之卽虞山之所序而行者也展卷不覺失笑曰是固予少作由今視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九

昔能無子雲之悔乎世或嗜痴吾能無憂因汰其尤甚者餘略爲更定而益以未刻彙若干首以授坊人世之學者問塗已經其亦有取乎此與雖然文之爲體也屢遷而其用孔博非可以一格求也昔王介甫之文自足以名世而蘇子瞻譏其好使人同己通人之蔽往往不免予之才遠不逮介甫而顧蹈介甫之失敢乎哉學者苟有志於斯義理則求之經事變則參之史氣體則本之大家法度則衷之先輩優柔厭飫有餘師焉如必執是編繩

趨而尺步之以求合於形迹之間非予之志也

張虎臣先生壽序

裕爲童子時從先大人宦遊中朝其時未嘗專心於學也後僑居寶應始得登先生之門朝夕侍從悅而忘其歸也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道義自負瓌璋其教人也不激不隨洞見底裏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而裕之受益也獨淡憶昔執經之日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辯剖析毫髮羣疑豁如往往若其意之所欲出如是者四年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十

裕歸南昌逾二年竊先生之緒餘得舉於鄉先生尺書之往來訓教之諄摯十數年如一日也已酉先生魁南闈趨裕同赴公車蒙霧露凌霜雪先生啓迪誘掖不少輟及抵都下先生命裕曰子之所以屢躋公車者皆都下交遊所奪今子之親老矣子初從予遊予卽以大受期子今從予誠鍵戶勿復出予爲子卒業裕果以是年成進士讀中祕書而先生旣得而復失先生以裕之獲售也則大喜曰予懼子之終爲交遊奪也今售矣科名烏能重

人人自重科名耳子其益勉之迨裕返江右七年服官入京師邗上周旋薊門侍側敦勉切至視昔爲篤焉裕嘗謂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夫卓然不爲流俗取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如先生者豈非當世維持風會之人哉今夏爲先生覽揆之辰裕會有纂脩之役不獲執筆爲文今冉冉多矣思一執筆又與明史局將舉有明三百年之名賢大儒風爲先生所稱道者一比擬焉庶幾有當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上

董中丞壽序

今上御曆十有三年朝廷之上與夫薄海內外咸以恬晏豐豫爲太平極治之嘉會內則政府六卿爲之贊勳輔翼外則督撫大臣爲之戡定敕寧於是一德一心登斯民於仁壽之域其致治之隆猗歟盛哉而我大江以西膺簡命持開府節以撫綏斯民者實我大中丞董公其宣布恩澤加惠黔黎者十有四年於茲蓋躬際昌期而天子嘉公久道化成之績爵命寵錫異數駢蕃恩至渥矣適於春二月朔日復屆我公覽揆初度之辰位益尊德益厚施澤於民久而祝誦謳吟者日益進某佩公之教澤特深稔公之生平特悉乃椎魯無文未能頌厥休美抑惟是舉公之大造予邑以及某身受兩世之知遇質言之可乎夫以七十八州邑而視予邑特其一耳十三郡人士附門牆而北面事公者某特其一耳夫何足仰述而效風人之善頌哉竊稽之洪範九疇其五君道也其六臣道也君無作好惡偏黨以蕩平之道率先天下臣無作威福務於平康正直剛柔相濟以撫循天下於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上

是庶徵應五福備百穀用成雨暘寒燠風時若太和在宇宙間今 天子聰明神聖崇惇大興禮讓仁愛天下以納和介遐願萬壽之祥而我公應之揆事布教以大治吾江右其直省節鉞重臣能達天子求治之心則未有如我公者矣夫此十餘年之間藩臬諸大吏受成命以事興除者皆已畢備長吏之賢才皆已舉用貪墨黷貨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境皆已無虞禮樂政刑教化之具皆已釐定風俗皆已淳厚井廬田野皆已闢治雉堞城堦皆已修理帕首袴鞬以及新附屯種之卒皆已寧息洪都石亭白鷺仁山諸士子絃歌俎豆皆蒸蒸興起獨不腆吉邑苦荒賦民多轉徙我公愍然傷之爲繪圖請命且馳一騎親至田間勞疾苦所蠲除逾萬吉民乃甦夫擁數千里提封享十三郡和樂之盛而尤眷眷於支縣之不得其所而必欲措諸仁壽之域蓋心乎愛民耳 天子舉全省民生休戚而屬之公我公體 皇仁之浩蕩而實被於民虞書所謂君臣交儆又曰一德一心萬年有

白石山房集

卷六

七

道之長固巧曆所莫能算也夫天下者直省之所積也直省者州里之所積也州里億兆之所積也某所以惓惓爲一邑致頌非私也政欲由一邑以推至一省由一省以推及於薄海內外有民生之寄者皆能奉我公之章程而心 天子愛民無已之心由是而繼治同道潤澤寰區歡聲喜色釀爲太和不旣休哉昔周公相武王五十有八年相成王者復久之壽與文武埒名公百八十畢公亦百餘而成周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賴三公之力年過其卜今公治吾江右孜孜惟民事是急其造福寧在三公下而予小子每荷晉接之間覩公之色和而容婉言及閭閻疾苦隱然饑溺由己之思至於惠澤旁流某逡巡爲謝我公則遜讓避席舉手加額曰此 聖天子惠下之仁我何與焉於戲讓善於君而不敢自以爲功者古大臣之用心固不乎某不敏於公介祝之辰不敢侈陳五福而惟舉我公愛民之實政所以自壽壽民且上以爲君親壽者大言之爲世道公言之爲梓里而感恩知己

白石山房集

卷六

七

則予一身兼之而千百言所未能悉也若夫贊揚
徽美歌純嘏而賡幽風之什則有通都諸君子之
言在

姑羅孺人七十壽序

予嘗從事於通志之役見十三郡所載列女傳皎
皎多節烈可紀爲之肅然起敬雖勁栢蒼松不擇
地而生然得之名門世族爲多焉豈非師傅保姆
之助詩書圖史之戒威儀動作之度平昔所以教
之者恃有此具乎吾吉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婉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婉迴薄而會於此故士之以文章節義載在史冊
者常倍於他州而耆艾長年往往散見於里巷之
老以及閨門之女子今乃於吾姑復觀之姑爲先
大父封銓公之次女長適山原稱羅匡湖給諫家
孫婦兩家世篤姻好其子弟賢俊務以讀書明義
理爲兢兢不獨如世競傳簪紓蟬聯已也姑氏幼
奉庭訓耳而熟之者有年迨爲婦於羅事翁事夫
一本於庭訓之所稱引姑夫章光君篤志舉子業
遊學乏贅姑氏爲脫簪珥以成之有祖姑將通楊

祖責奩於章光君姑氏檢自御服飾以應之至偕
章光君奉養嚴父始終必極誠敬未幾章光君卽
世姑氏煢煢稱未亡人撫有三子飲茶茹淡不復
念世間榮華事惟垂涕訓三子曰三世祖父有志
未伸成就當在汝輩一燈熒熒手自擘績以供兒
讀蓋二十八年如一日也今以康熙甲寅秋八月
初七日爲七十之誕辰顧瞻身世俯仰平生此七
十年之中克盡爲婦之道者若而年克盡爲母爲
祖母之道者若而年中間更歷世變困阨相尋恪
守清白之門風無忝兩姓之世德姑一身所繫
非遺大而投艱哉且賦性淳樸不喜御膏沐有
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飢風之飭長君
生與予同學十餘年風雨雞鳴以德業文章相砥
勵次脩遠生亦齒長於予皆所稱讀書能曉義理
者每相見若有所欲言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
夫萃生之奮志於舉子業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
亦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就外傳爲其
父母卽望其立身成名今萃生卽屢躋闈棘哉而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六

一中副車行誼卓卓有聞於時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優游盡心於學問之塗宜無不自得者獨萃生思先人之早世母氏之劬勞更前之所歷邑邑有動於中而不自已是以汲汲欲爲母氏之壽又使振裕敘述之姑與先大夫同出於封銓公者今巍然惟姑獨存耳追罔極之深思仰尊親之竝至猶得以藐然之身執爵致辭以介吾姑萬年之觴庸詎非幸乎自茲而往萃生兄弟之功名日進姑氏之曆算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予與萃生兄弟當與歲月共其長已其交勉而勿怠也與

壽朱母序

吾鄉擅岐黃之業遨遊於公卿大人之門爲遠近所稱道其最著者南昌則有蕭文甫廬陵則有朱伯舒此兩君者予皆及見之且服其藥而病已今兩君壽考令終予猶守其成方服之而却病也蓋其道主於不私而術有以及人吁兩君之澤遺其後人者遠矣文甫之子有爲別駕者有爲郡守者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七

獨惜其醫學不傳今年予里居抱疴伯舒之季子天乙來問予疾與之言終日不倦服其藥罔弗效因追憶其先世爲愾然久之天乙乃長跼致辭曰政官有母秋九月幸屆七十初度敢求大君子一言以介觴感且不朽予唯唯逾月諸生英爲伯舒長子復及門造請至再且悉其仲弟國學生藻讀書能文章受張簣山先輩之知遇最篤而不佞尤淡嘉天乙之能世其業則伯舒三子皆賢也其母教有足徵焉朱母裔出淡江蕭氏早歲事姑盡孝稱賢婦與伯舒伉儷偕莊稱令妻今老矣歸然以慈教爲嚴母爲諸孫太母而壺範內則具善完懿謦著休稱昭在邦族聞之縉紳士大夫之間莫不知有朱母之賢卽不佞里居日少亦知有廬陵朱母之賢也凡世之所謂能事其親者每於始誕之日具酒食召賓客酌而獻焉獻而祝焉以祈無疆而咎罔極苟善是是亦足矣要之未離乎世俗之養也今天乙兄弟能不以世俗口體之所以養其親者以悅其親乃述其母之懿行而乞言於不佞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六

蓋溪知不佞非苟於立言者予樂其事親之誠而
有感於伯舒疇昔之誼遂爲文以張之從此天乙
折肱之業日益進而公千兄能勤脩不懈以致力
於功名之塗孰謂醫術之仁不可通於政教之大
哉天乙兄弟其交勉之惟本此事親致敬之誠而
善推之至於所未逮以求毋負於不佞今日立言
之旨亦庶乎其可矣

壽長姊六十文

是歲康熙乙卯八月八日適曾門長姊六十誕辰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九

也弟某及婦與幼妹謀所以爲長姊壽者某進而
致辭曰凡稱觴祝嘏之所以爲儀筐篚之將玄黃
黼黻之煌煌也長姊自失所天屏去華綺靡麗之
飾孑然獨處每衣大布之衣是不足爲長姊將也
其所以爲飲食則牢醴肥鮮充於品俎樽豆之奉
者也長姊儉約自持虔奉竺乾之業蔬食飲水苦
其口腹以明嘗藥茹茶之志是飲食之美不足以
爲獻矣其所以爲音樂則絲竹管絃爲可娛也長
姊言不踰閭視不踰閭見家人族屬尚囁嚅不與

語憂思之篤日夜不忘乎心蓋未嘗聞樂而樂也
舉凡世之所以爲壽而皆不足長姊悅庶乎得常
世能文章者一言以張之而長姊止舉女甥而以
伯氏之子爲子無有述其懿行純德乞言以致祝
辭使弟輩復默焉無言將何以爲長姊壽哉無已
則舉先大夫之所以鍾愛長姊暨長姊生平所歷
而質言之可乎大人生予兄弟成立者僅某與某
女兄弟四人而姊其長也性穎慧能承二人歡白
于歸曾恭端先生次孫叔良君事姑以孝事夫子
以敬鄉黨稱賢焉兩家世族相盟止三里許時時
問安二人膝下猶在室也大人宦遊三十年母淑
人里居偕弟某某更歷患難其晨夕歲戌戌大人
挈弟某歸拜母淑人始與長姊相見弟時年十六
長姊最憐愛之而弟婦幼妹至辛亥秋月始獲與
長姊聚晤石園敘天倫之樂逾三年復來歸與長
姊相聚者四閱月于然適也今弟某將偕弟婦
幼妹諸姪輩北上而值長姊六十初度之辰舉世
俗之所以爲壽者皆無足以當長姊意遂倚棹書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十

此以敘友于至情且有感於長姊繼嗣未育無有乞言以表章淑德者從此更十年而一進觴於長姊之前則今日六十之壽其方來而未艾也長姊其驟然爲加康爵

汪宜人壽序

予與選部汪君鐘如同舉進士同出一先生之門十五年來仕學相敦勉蓋不啻友于明發之義君間謂予曰恒言學弛於內嫵仕墮於室謫予所以得優游官舍能不以家事分國事而且承歡洗腆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無歉於爲子者有內友之助也予心識之而未備悉也歲甲子諸郡國當大比士儀部疏名以請君應主試事予喜謂君曰君釋萊衣未旬月茲銜命而往得英雋之士歸報年母太夫人且以慰嫂夫人內助之賢誠天倫樂事哉君應曰予母明年秋壽屆八袞內人今年冬且六十矣微子知我何言之淡契我心也無何竝受簡命主試三秦兩人用自慰首塗戒嚴渡河涉渭更歷夏日秋霖淡燈館驛兩人悉數生平有十五年所未經道者而後

知君所爲予語其內助者信也凡世之所稱內助者或處豐而能履約或守禮而達詩書可謂難矣不則逮下以恩厚施及乎宗族鄉黨厥有助焉又可謂難矣以君之言與予之所信則宜人內助之難有不能以事舉而悉稱之者宜人誠賢矣哉宜人系出武功大家習嫻內則事尊嫜孝相夫電勉椎髻操作有廡下風當鐘如君困頓漢上一壺聚徒楚兩江瀾秉心維烈雖名壇樹幟聲華翕然然仲蔚蓬蒿羅含蘭菊坎壈者數矣微宜人何以博堂上歡而紓內顧憂乎比及鐘如貴顯駉歷三銓宜人身被翟茀之榮子婦森森成列而操作勞苦倍逾於昔昔也家不滿八口今食指且繁洗腆必親中饋必潔賓筵肴核必躬覽以至勅章戚族之急不少厭倦依然漢上佐讀時其天性然也抑涵濡於年母太夫人教者淡歟撒棘後諸士旅進於庭咸謀所以壽宜人者乞言於予予乃舉十五年來所夙知及二千餘里閱日二旬有奇閱塗所得於驛館淡燈者而概言之則宜人內助之賢宜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與君子壽考竝詠矣予因笑謂鐘如君曰以宗族鄉黨之祝祝宜人何如及門四十七士而又得同出師門不啻友于明發如予者卽言之不文不旣信而可徵乎君暫歸而偕嫂夫人率羣子若孫百拜於年母太夫人之前而後竝坐堂上滿引康爵予不敏惟待君於五雲溪處矣至諸嗣君之能承家學而奉母訓功名繼起方興未艾其所爲娛親悅親尚有進於今日者序以張之併以爲俟

玉堂雙美序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聞之梁妻解笑美則美矣而才非清拔許婦初婚辨則辨矣而貌豈上流所以杜蘅擷其芳則豈非出水芙蓉麗於色則香不從風物理本自難全人生何可兼得孰謂嬌藏金屋分拈石黛之妝亦復詠擅玉臺竝倚珊瑚之架仙同綃線本是成雙名侶燕鶯由來作耦譬趙家之姊妹曾無如於畫眉若藻殿之尹邢豈爲工於掩袖斯誠極人世之樂事而風雅所亟稱者也三韓張公家傳萬石才盛二京燕國文章待卜金甌之字留侯帷幄曾傳黃

石之符躡珠履於堂前時有諸侯客子列金釵於屏內不數上國佳人都督周郎輒顧當筵之曲風流杜牧豈無驚座之詩於是買桂棹於渡頭先攜桃葉勒錦羈於臺畔再聘柳枝蓋英雄不惜明珠而佳麗多歸金谷以故胸藏武庫不妨帳擁柔鄉昔日紫雲相逢半面新來碧玉不似小家得西子之含顰還能閉月試東鄰之巧笑幾欲流風微步不前曳藕絲於六幅輕身無力怯杏子之單衫閒裁巫峽之雲妝鬟自綠偶翫湘江之水迴睽成秋十樣眉峰偏宜柳葉三分額地半是梅花而行近花陰凭伊小立亦坐來月夜比我方齊相呼雲母屏前局開雙陸遙隔水晶簾下絃和十三不燒無字之香閑寫有詩之畫比李清照之射覆互出爭奇彷彿謝道韞之解圍更相犄角固已風高林下美絕人寰者矣加之殘月曉風無非佳思花間舊時盡是新題小字雙鈎飛白學衛家之帖迴文百轉流黃織蘇氏之詩時選韻以分闕更倚聲而屬和飛來燕子呢喃芍藥之篇教向鸚哥清切葡萄之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詩毛中書不辭勞苦楮先生終日追隨弄墨同書
研硃共訂夫登高作賦者學士之淡情賞奇析疑
者朋友之快事而青閨以內紅粉者流得此况焉
亦大奇矣嗟乎極盛不常爲歡莫竭月圓月缺不
堪搔首問天花落花開無奈傷心滿地維此二美
竝絕一時乃一在金閨一歸瑤島宋玉之婚巫女
已隨暮雨俱飛陳思之感洛神豈有微波可託不
獨悼亡者歎玉女之不雙翻令見嫉者惜朱顏之
莫再雖文窓窈窕綠雲冷死後之奩而細帙縱橫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紅袖拂生前之句爰成合集用屬弁言某也出入
扶風是絳紗之弟子傳聞節度得綠鬢之神仙快
展琅函獲披麗語所當烏絲百幅微吟靜女之章
紅燭三更笑讀美人之賦也

本支合祀會引

吾家積德累善蓋數十世始大則自株山高王父
舉孝廉三仕令尹所至有惠政民爭祠之一傳爲
都事曾王父再傳爲封銓大父吏而廉好施予俸
祿常不使有餘至我顯考成進士列官於朝位九

列續累世之緒而祖功宗德益大顯於時爰增式
廓接宇聚居俾我石園一門之內蒙成業而長子
孫其所以紹先啓後爲本支百世計者至深且遠
也一日慨然興念曰禮崇報本使無恒產以供粢
盛其何以昭列祖之神貺乎乃捐所置黃牛峒租
穀若干石爲祭田復命某某出租穀若干石舉一
門而脩合祀之會歲首冬至聚主侑饗以承先也
生忌有祭申罔極也清明上冢七月薦衣志哀慕
也登降進反雍雍穆穆聯同氣也舉祀不疎不踰

白石山房彙 卷六

五

遵禮制也祀費寧儉無奢留有餘於子孫期可久
也自今日以傳至千百世凡我一本之親其求所
以無愧於先人可法於後世是又顯考寓親愛於
尊敬中之微意也食舊德以饗先靈大家聲以敦
一本願與吾兄弟及後之孫子共勉之若夫有功
不祧則我顯考妣當世世蒸嘗勿替可也

澤州陳封公先生雙壽引

天地敦龐淳粹之氣必鍾於人物而人物之得於
是氣者每間值而僅有其值而有之者非徒性情

功用有以大異乎人與物而其福澤壽考亦敦厚
貞固久立而長存彼紛紜雜糅者總不得與其間
故物之得值乎是氣者在山爲喬岳在地爲河濟
在木爲松柏大雅詩人將言人主福德之盛博取
於物以爲况乃曰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又曰如
松柏之茂幾與日月之升恒爲竝夫他物之崇者
必不能出雲降雨膏澤天下其至者必不能渟泓
洄洑萬派不竭其茂者必不能干霄拂漢蔭庇無
窮惟斯三者不然此則物之異乎羣類者也是氣

白石山房集

卷六

七

之鍾於人爲仁人君子巨儒碩德其疑重靜止無
造作之勞而同於高山喬岳之爲尊其淵涵博洽
無肆應之煩而同於大川洪流之爲蓄其堅貞渾
確無雕飾之巧而同於長松巨柏之爲操如是者
豈獨脩爲存主有以大異於人乎哉吾見其福澤
壽考亦有非人所及者矣以觀我漫澤先生不洵
然乎公晉人也太行沁水之秀盤礴鬱積鍾毓異
人生平讀書談道矩矱聖賢故其爲文珠光玉潔
周情孔思而且重然諾矜期許悲天憫人不以力

阻而不爲不以時艱而自逸年未踰耄而精力強
固曠然恬淡樂志高隱豈非所稱仁人君子巨儒
碩德之流亞與太夫人齋莊貞靜克相夫子相與
有成嘉言懿行久已表率於人倫而儀型於宇內
是以篤生我夫子以鴻才而占上第掌綸扉直經
筵資啓沃領袖承明著作之庭當代望之爲斗杓
爲岱宗而小子某某輩親奉我夫子教育之化然
後知家學之淵源而純嘏眉壽之錫正未有艾也
昔孔子論詩述文王后妃之德以關雎鵲巢爲始

白石山房集

卷六

八

而漢之儒者劉向匡衡辨論於石渠虎觀之間至
彰明較著矣夫關雎之德徵於麟趾而化極於兔
置鵲巢之德徵於采蘋而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
之武士退食之大夫何與文王后妃之事而其感
應如是况於及門之流親承其德而躬逢其盛者
乎益信詩人大雅之詠爲可據也今年秋仲爲雙
壽之辰於是同館門下士各爲歌詩以述其盛而
屬某某載筆以引其端吾知期頤壽考燕喜優游
譬之景星慶雲長在於天地之間再見屢見不第

一見而遂已也其爲小子輩驟然笑舉一觴乎

白石山房文彙卷六終

白石山房彙

卷六

元

康熙丙寅夏四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七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記附紀 疏 表

雞鳴山 御書碑記

江寧府治西北隅有山曰雞鳴北枕元武湖左盼鍾阜右望盧龍其南則聚寶紫巖天闕天印諸山縈青綠翠與天無際登斯巔也則岡巒拱揖歷歷皆在目中實金陵之勝地明初於此置儀表以測候名曰觀象臺夫亦以據高臨卑可以俯窺地衡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一

而周知天度凡星辰之隱見躔次之迴旋覽矚高遐舉莫能遁也歲維甲子我 皇上省方觀民渡江自京口而西 駐蹕此山覽城郭之壯麗睹人物之繁華遠近數百里如視諸掌顧謂從臣曰此曠觀也遂書二字以示之於時總督臣王新命稽首受而勒石焉臣振裕中心嚮往久矣今冬自姑孰校士還始得瞻拜亭下 睿藻炳煌益仰見皇上之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古之聖人身歷九州目營四海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器尚象窮理盡性而神明之德通焉萬物之情類焉觀之時義大矣哉洎乎後王德不逮古其心不能無蔽於有我之私徃於功利近小之域而本體之曠然者已失故徒以觀爲通情之事而不能有目擊道存之樂我皇上孜孜典學德日新而業日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心與造物者游未嘗有所蔽於外間者陟岱宗而知受命之符由翁河而見平成之烈過闕里而識車服禮器之遺蓋已極天下之大觀矣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二

故一觀茲山之勝誠有若八荒在闔太初爲鄰者不覺遇之目而得之心得之心而應之手也豈直山川之美都邑之盛與夫烟雲之變幻卉木之森秀供眺望動欣賞而已哉至於書法之神妙陵古轍今所在則榮光徹地紫氣燭天此有目者所共識臣無庸揚扈爲也遂書之而刻於石

吉安郡丞郭公署吉水縣事去思碑記

郡司馬郭公來治予吉三年其聲教宏遠卓卓著聞當時凡郡有大利弊事成與郡大夫協力興除

不少懈一郡稱上治焉會諸屬縣令闕公輒出視所至撫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幾一載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九公乃歷其三十四年夏至吉水又以事數入郡不專居縣其所遇之時較他邑獨難其所施於民較他邑獨至用是藩臬大夫上其治行督撫都御史爲特疏聞於朝擢饒州太守近世未有也吉人士爭上書乞留爲疏其治績可爲吏師法者予不佞有以見我公不鄙棄吾民與吾民不忍斯須去公者可謂相感以情矣邑當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三

水陸要衝驛站上游舊止接應廣東一省自軍興以來粵西八閩咸取道無虛日馬價不重派里民人夫悉捐貲僱募禁旅援剿設防絡繹經縣治公則謹糗糧豫芻蓄躬親送迎大將軍稱之曰能加慰勞焉吏胥多借官票以肆索詐公必審睇再三更不敢因緣爲奸至於催科值軍需孔亟公委曲勸諭鞭朴不施而賦亦自辦有控於庭者片言剖決贖錢陋習公一無所私又捐俸以助脩學宮及諸古剎之傾圯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鄰邑有倡

爲不軌者聚黨且千人謀不利於同水公聞警率親丁數十騎直抵其境逆首謀沮遂成擒焉興國山寇再犯我疆公洞悉山川險要奮然欲躬擐甲胄統大師而盡殲之當既代之後仍痛切申請區畫指授必遺地方以久遠之安其智識才略有大過人者固吉人所恃以爲安者也嘗論郡邑之理亂係乎守令之得失守令之得失視乎里巷之歌謠我公攝理縣事非有歲月積累之久乃公視吉人與吉人之事公如是其交相愛也昔孔子之刪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四

詩三百篇每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而實之使言今邑之紳士相與列公行事俾予記之於石因公與吾黨有勤勤然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而非有私也用以告後者云

劉方伯去思碑記

碑記非古也唐虞岳牧皆分土長人其功德弗傳至今稱岳牧者必愛之慕之其所以可傳者自在也厥後甘棠三章總懷乎稅芟九畝一詠瞻言乎袞衣皆有不吝已者而寄之詩其溪入人者不繫

乎詩也蓋古者世其官政教之所貽者遠故皆得習而記之迨後世官猶傳舍因革靡常則夫有功德難泯者鐫石以永之亦猶古之道也今上御極之庚戌歲我大城公愚劉公屏藩西江公固帝世岳牧而王臣周召也迹其聲孤鶻之槩蜚殿虎之聲淵停嶽峙蔚然不凡逮絳節泄晉陽之墟而保障之績懋焉三晉口碑未艾也暨乎作藩三楚德化翔洽沔漢之間尚思慕維殷西江何幸而得公乎乃公則大有造於我西江矣曩之治民者存乎政公曰政不可以虛飭也曩之爲政者求乎民公曰民不可以厚責也夫表正則影直水清則鑑明顧可不自身先哉於是凜太尉之四知攜清憲之一鶴冰蘖自矢端其源也於焉播之政者綱紀畢張內外咸秩謹權衡而革羨餘之陋却餽遺而高懸魚之風律已廉矣嚴條約以勵屬僚公賢否以副計典官方肅矣行考課而羣材畢收提棘闥而諸生景附造士殷矣陳災荒而繪鄭俠之圖咨疾苦而慰澤門之役卹民周矣蒲鞭不用而奸弊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五

自除案牘無留而胥吏奉法御下嚴矣至於廣蒐採以輯通志而大典告竣寄篇什以矢官箴而退食無慚公之政事文章誠卓犖乎邁等哉乃其尤大者亥子之交庚癸呼也公以單騎賑濟所全活者生靈數百萬雖富公之在青州趙公之在越州不是過也甲寅之歲寇賊訐也公自覲畢戾止時奉特簡內升乃猶眷茲西土襄我制府董公廣儲儲脩禦備士民恃以無恐迨大兵雲集供應悉周而取辦無擾卽漢之蕭鄧曷以加茲公之精神固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六

周乎萬事而志氣直通乎百年也迨鋒車載道士庶之號呼擁道者殆億萬計而公曰維天子命不可留也士庶羣相告曰我輩無以口誦公之功而以心銘公之德爰是出入起居必念也寤寐飲食必思也老稚男女郊邑里巷無間也逾年而繼繼之私未嘗釋以視夫勒石紀績過而輒忘者相去何啻徑庭哉蓋公以實心行政加惠斯民而不求諸聲譽故民亦以實心向化傳公德教而不忍徒存諸臚臚間也則有形之碑曷若無形之碑之

足永乎迺縉紳先生暨諸耆碩曰吾輩親公之化矣吾子若孫未及身之也吾子孫習而聞之矣吾曾雲以及千萬禩或未之知也盍仍謀諸貞珉予慕公獨淡與聞盛事益爲欣然敢拜手而紀之亦甘棠九畹之誼云爾夫公固今之岳牧周名繫民心於弗衰乃無形之碑更因有形之碑而傳也公今旣躋秩宗行且霖雨舟楫九州共傳豈惟西江片石已哉然公論輿情久而益淡公固進西江於古道也夫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七

鹿江書院記

臨江之有書院自宋張洽黎立武始至明梁寅而益盛後之官是土者剏立脩復亡慮十數今雖不復有存而流風遺事未泯則前人之澤長哉夫以政治者爲上之事以學教者爲下之事古人蓋有政傳而學不傳學傳而政不傳者論者遂岐而二之非通論也政學出於一者也而學之永世逾於政君子之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蓋不可以世計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言游氏學於孔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推論仁義發明大道而其言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教又濟政之所不及者也宛陵施公分守湖西者且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逮姚江肝江之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之衆力之所及者殫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瘁於心爬梳薅櫟於簿領之間不以爲勞旣董勸賢長吏敦廉樹德又日進其士大夫與其秀良噢咻而教誨之袁吉之間爲講堂者數處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八

而吾吉青原鷺渚之會嘗千百人又別新景賢書院以益之臨江公駐節地講席無專所士大夫咸奮曰吾臨何遽出袁吉下耶亟相厭居而公不可謂慎無煩苦吾民也今年秋公以奉裁將去臨之人如奪其慈母而失其導師相與咨嗟流涕請於郡侯三韓王公邑侯中州屈公建鹿江書院以永公教澤公雖力止之不能禁數日遂落成郡邑之勤敏士民之趨事不於公節鎮之日而於公去臨之時豈私者哉夫賢不惜其位之去而悼其道之

不行不願其民之德我而願其民之自爲德使夫堂成而登其堂鼓鐘鞀鐸之音日在於耳油然而禮義興鏘然而絃誦作以是報公不猶愈於俎豆公耶方有輯玉之典星言夙駕而長吏士大夫皆固留洊書院講會竟日不忍別亦可以見教澤之入人深也公嘗月吉讀法布宣約束教民孝友嫻睦又勸農功懲溺女禁屠牛竝作爲歌詩家論戶說相感以至誠其惠政不勝書予最習公旣於公奏最之時言其槩矣茲獨詳其立教者如此公固不以此輕重而三郡之人不能無私慨於公之舍我去也公名閔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己丑進士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九

北門觀音閣紀事

予生長京師隨先大人間關南北跨齊魯涉江淮泛錢塘之潮攬金陵鐵甕之勝幾不自知其爲吉產也每於趨庭問寢之暇詢及故鄉山川人物與夫都會井閭諸形勢先大人指畫口授歷歷在目且命予曰吾鄉山水奇秀甲天下多臨觀之美

其崑崙而具千巖萬壑之勝者東山也其巍然特
峙而爲北門之鎖鑰者觀音閣也予心誌焉嘗欲
往而縱觀其盛莫之遂生十一年大人解組歸取
道甕社愛其風土而家焉又不得至故里而觀所
謂東山觀音閣者年十六移家返南昌私喜幸自
語今乃獲寄目以售所願矣逾年隨先大人來歸
行抵峽江縣地益高山益峻遙見蒼翠倚天扶輿
蜿蜒磅礴杳靄出於衆山之巔者不問而知爲東
山也因顧而樂之私計登傑閣俯江流求先賢之
勝蹟必盡歷諸奇勝乃已行五十里至邑之北門
維舟延佇見井里蕭然野草迷漫虎豹爭處城內
外居人寥寥如不足自存者又何其異予所聞若
是也閱十年太守郭公以事蒞吾邑與先大人升
高望遠慨然曰邑之圯而久不復振也得毋地脈
形勢有當補救而脩舉者乎先大人歷邇今昔勝
衰之由謂公有志脩復請自斯閣始郭公毅然力
任約先大人偕邑之薦紳士庶共謀之卽日輦糞
壤燔槁翳因其故址而程工焉會山水夜漲浮木

白石山房藁

卷七

十

蔽江皆集於北門沙渚不去旦日聚觀數百人咸
嘖嘖稱異事嗚呼斯閣之廢久矣乃有待而興也
若有山川靈物陰來相之經度不數月而高甍隆
棟巍然舊觀仍其舊名曰觀音閣又四年僧某手
一冊調予望室視之乃先大人手題募疏也泫然
久之僧請曰閣環列舊有琳宮梵剎有飯僧之齋
有賓客游息之堂有竹樹絙繚重軒複道之勝嚴
嚴翼翼壯偉宏耀今閣雖成而脩飭未備不特無
以修四方之觀且子然獨立而求爲全邑之藩翰
以增形勝其可得乎予乃力言於邑侯王公公曰
此予志也遂捐金爲之倡客有過予曰子不知今
日之吉水乎處彫瘠之餘新徵 聖天子浩蕩之
恩歲蠲邑之荒賦可萬兩米一萬四千餘斛今而
後吾文水之民始得休養生息歌詠謳吟以服賢
有司政教乃子獨矻矻於斯閣復欲擴而新之吾
恐曠日遲久而功不就且奈何予應曰否否予見
今之釋氏始誅邪一束蓋其巔後一過焉而千楹
百堵之屬畢興矣再一過焉而嵯峨堅好金碧輝

白石山房藁

卷七

十一

耀儼然佛國矣就而問之或曰此某大夫之所建也或曰此某公爲之倡而邑之紳士氓庶從而樂助也或曰此四方之游賓商賈輻輳而捐輸也嗟乎此特就釋氏一家之言其成就且彰彰如是況予所云繫全邑之保障與夫形勢盛衰人物之隆替其事綦重且吾鄉士秀而民淳又當舟車往來通衢四達之境僧持是冊而徧告焉吾知歡欣鼓舞而趨成其事焉者衆郡大夫倡之於先邑明府踵成於後而兩公之德在民間上下相濟使邑之

白石山房藁 卷七

三

人無愁怨悲苦之聲又蠲荒得請與民休息之始將見四民各復業而寧居井廬塵市與傑閣琳宮掩映迴環烟火相接而四方朝會聘享往來之所經皆嗟歎慕悅不能去夫然後山川風物鬱鬱葱蔥以復吾鄉禮樂文章之舊予不敏席先人餘業獲從諸父老後聽豈弟之歌極從遊之樂以頌颺聖天子太平之治而周覽城郭形勝詠兩公興復之功以遂予夙昔之願不亦休哉他日予又當載筆勒貞珉以垂於後亦無有異於斯言者矣

重脩三江橋疏

予宅憂臥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焉其言曰廬陵舊有三江橋向脩於公家大冢宰今圯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言引之疏端以告四方予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乎孟冬之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爲疏題經始矣予謝之抵里門見有儒衣冠者曰黃嗣貞胡某曾某予乃揖而進備賓主禮三子皆曰願公一言爲

白石山房藁 卷七

三

三江橋倡予謝不敏復固請予固讓曰予學聖人之道者也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可以槩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公者蓋將爲德於民兼施濟之利勒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固公之志而某等專以此望於公也予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予隨先司馬宦游寄跡闕歷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覩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問其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

其流出於坤谿與鄆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
統匯於茲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
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貞之
先曰永齋躬募而脩之增四墩爲五三洞爲四敘
而傳之者則陳蒙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
二世爲貞之考穎甫氏孺渾以橋故謁冢宰晦菴
先生先生慨然以脩復爲己任規畫審視較昔菴
詳爲撤木而礮石焉先生捐金若干爲之首自郡
邑大夫某公而下以及鄉之耆老士氓某某率三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古

千金以助經始於己巳訖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
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菴先生爲之記故至今頌
大冢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
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荆楚粵閩四達之衝也
當春霖暴漲時輜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
之命動關民瘼軍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
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既遠且勞間有冒涉
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沒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
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以數十丈之橋拯百千

萬人於不測之地其勞及於荆楚粵閩凡往來吾
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况昔之撤木而易
石也歷歲多而爲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
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踵相
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高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荆楚
粵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
踴躍贊歎以助其成不既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
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
矣今未三十年復有崩頽之患蓋由溺於因循歟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五

止委斯民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尺
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救其弊
於傾危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
起之人嗚呼必有任其咎者矣今日者黃生嗣貞
承其先三世遺澤思爲利於無窮其志可以爲後
人法一宜書僧智饒大發其願力思以津梁世人
結弗跌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吉之人士與
凡道所往來者皆追思冢宰之遺德屬予繼其
事二宜書此三宜書雖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

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爲之記

古城募建玉帝殿疏

予少隨先大夫宦遊京師每渡黃河過古城輒再拜三義祠下肅豆簋以薦之是時隄岸壁立鞏若金城鐵甕而河流如帶鼓楫中流誠宇內形勢大觀也少壯從計偕之役兩過祠下依然如昨日事今歲秋八月服除赴闕取道淮揚間一望瀾漫田井廬舍盡委波臣城郭山川半罹巨浸由浦上渡河口以達白洋河舟行十日所歷如生平所未經者嗚呼此十年事耳而河流不可復識矣薄暮泊古城下不及登所謂三義祠有道士行泥淖中誦經不輟予謝之行三日抵宿遷道士復誦經如前夕予笑謂道士曰汝知夫予乎予亦蓬萊道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六

山客也道士其有所求乎其向連檣巨艦中熟客索之不宜有求於予也道士拱立揖曰予三日隨公鷁首所求者公言以爲倡耳他無所望於公予按道士募疏知將有事於玉皇殿其願力亦可謂弘大矣惟是朝廷之上講求治河之道者數年

河漕諸大吏蒿目而憂臺省諸公繪圖以請濱河之民日岌岌有其魚之歎凡道所經者又皆信宿而去孰有捐木植助瓦石以成道士之願者乎道士再拜而言曰某之所以有事於玉帝殿者正爲河流所安瀾爲民生增利賴耳公第言之他日者公奉命而出再抵古城有嵯峨堅好金碧輝耀者其玉帝殿宇落成乎况三義靈爽赫赫與日月爭光其在帝左右而陟降式臨焉吾見殿之成也借公一言以興矣予嘉其志而弁之於首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七

百日禮懺疏

鳳曆更新龍精戒旦曲江宴罷方期登第拜親獨樂園空豈意中塗聞變徒跣歷萬里設云有脚陽春懺悼及十旬敢不飯心淨域六街燈火赤城齊放大光明五夜梅花舍利散成真世界臨茲令節特建道場意者振裕痛念我父仕歷兩朝心存一敬忠君愛國之志矢自性生事親報本之誠良由天植簪紱承西平世胄源發崑崙理學本南阜宗傳派分濂洛忤貂璫而挺直節清流之忌滋溪秉

銓政以觸羣邪元祐之碑猶在捐已貲而救天庾
四十萬石之粟克濟開國軍糈佐樞密而活數千
百人之生力培 聖朝根本於物無競決大議則
排衆論而獨伸見義必爲表孤忠則冒危機而弗
卹施德不責報無非大公無我之懷爲善畏人知
常凜慎獨無欺之學正人倚之爲柱石力輓波靡
後學待之作津梁風高吐握立身七十六年之久
經安危治亂而中外之倚毗無窮通籍四十九年
以來閱顯晦升沉而始終之操持自定風波每出
意外一生常在憂患之間消息參入箇中廿載纔
得安閑之趣詎期鍊形似鶴忽爾撒手懸崖玉帶
鎮山門四大禪牀借用香山聯白社二老風韻猶
存裕也宿孽多愆孝思罔格陳情伏北闕遺書白
馬馳來痛哭望南雲子舍彩衣變色追思無路惟
仗佛力以超騰負罪通天敬向梁皇而頂禮偕二
十四衆之禪侶同稽首於寶座蓮臺破九十六種
之藩籬仰慈光於法雲慧日惟先人從無結怨報
仇之舉借證盟而親翻寶懺之文體嚴父原以濟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大

人利物爲心拔沉幽而竝入蓮花之會伏願香雨
旁注甘露上懸菩薩去家尚有思親之供如來造
福曾傳報恩之經法像普恒沙永升智慧之殿人
天咸慕德早登微妙之臺四相皆空五體投地
大人生日禮懺疏

思親作供孝曾闢於能仁報恩有經教不遺於迦
衛矧藐予小子感風木而興哀冀調御丈夫現旃
檀而說法暑寒代謝人生如過隙之駒霜雪旣零
塊處類舜柯之葉乞珠光於寶座釋網更維麗血
淚於椿庭誕辰慟屆敬卽攢宮而延淨侶爰憑衍
軾以啓大千痛惟顯考身兼承創德邁古今心本
無欺理學直追夫先哲名垂不朽朝野竝勒乎殊
勳歷身七十六年不可告人無一事通籍四十九
載卓然自命在千秋孰意夢奠兩楹遽爾星移四
節顧煢煢以在疚傷哉春酒介壽之詩仰灼灼之
餘暉儼矣學禮趨庭之對昔日彩衣今練服續箕
裘而淡罔極之悲永懷甘旨念晨昏捧柁捲而抱
終天之痛追維莫及稽首於接引導師瞻慕何憑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九

飯心於慈悲尊者伏願諦傳有覺果證無生金粟
來儀耆山早乘乎廣運白雲縹緲寶樹立遂乎攀
躋神力仗諸天至性幽明不隔精誠竭孺慕永思
法界無邊

先大人第二忌日疏

慎終追遠聖人教孝之經養薄祭豐賢者思親之
句哀以久而彌篤痛以定而轉淡惟仗佛慈皈依
聖果伏念不孝某等幼承庭訓長讀父書惟疾之
憂生我之勤劬罔報三年無改撫躬之曠闕多端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子

馬鬣未崇封空向殯宮而泣血祥琴忽再鼓忍釋
練服以安居傷哉春禴秋嘗違嚴父之音容倏二
載慘矣新升舊沒棄慈母之甘旨復經年慟哭迴
松遵禮而陳禪事長號攀柏讀詩仍廢蓼莪法海
無邊聊資於岸筏孝思罔格益歎於壑舟幸懺覺
之塗寬引哀思於不匱閔人神之路隔憑景教以
相通爰集僧徒恭繕寶笈伏願金剛不壞傳玉指
於貝葉真詮永懺消愆現銀鈎於蓮花皓月法雲
永護佛日再申

擬禱雨立應謝表

陰膏澤沛九垓播慈惠之休雨若時徵百族遂敷
榮之吉歲省甫切於堯年應箕畢而從民好解澤
已申於湯網明貫索以兆星祥惟茲上格之精忱
旋逮下孚之厚德神人胥洽遐邇均沾臣中謝竊
惟龜數啓而洪範陳徵五事五行而歸皇極赤烏
肇而周官作勤三赦三宥而慎祥刑於是志氣貴
其幽通因以閭澤大其翔洽稅桑田之駕風歌令
主其勤祝甘雨之祈雅詠曾孫克敏白雲秋爽頓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主

離照於當空紫棘廷平煩興申於廣被蓋時之若
也年必登故老農歌十雨五風則太史志三岐六
穗而刑之措也歲日減若貞觀僅三十九人追開
元僅五十八人慨自下民丁耗水飢木毀之徒嗟
且致法吏矯虔鄭□晉書之莫考雩告空陳格民
隱者虐同於旱魃織辭任意苛國憲者酷比於蒼
鷹霜鋪夏月北風裁青女之花陽亢三年東海泣
鮫人之淚雖有因千里草枯而式敬不過焦思卽
或寬仲夏獄禁而賜醫終成小惠未有感召春回

日徵協致隆降康之美被篤祐之施如今日者也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王猷允塞 聖學緝熙
如日之升而承流者地過圭測之表比川方至而
沐澤者人傾星拱之誠凡占驗久契貞符固已邁
文景之粟紅除趙張之律斷彼兩澤偶違候應豈
至聽綠衣之言事詳術人之遺書乃 宸衷厯切
於庶徵而 睿慮周咨於敕罰謂西成東作國瑞
端在農祥斯霖霖時需優渥若金科玉律民命關
乎國法則欽郵務極精詳於是 乘輿躬御千官
白石山房彙 卷七
扈從於園丘 警蹕遙臨五位興嗟於棘水鳩門
蒼穹之瑞應卽勤紫綈之弘敷雲上於天月離於
畢泰山支潤千里不出崇朝雷君鞭石玉女披衣
赤縣飛甘百昌遂爲化日爰從淋漓 御輦之間
而淋漓 宸翰旋就沾足天心之會而沾足 帝
慈念福堂夜靜天高當知法以止法俾肺石春融
露湛宜思刑期無刑瓊膏潤方仰翠華之澄止
而慶沐桑林鳳律吹溫又荷金莖之溥將而歡生
犴狴千鄉鴻鴈中澤咸分太液之波一日囹圄五

聽如覆卿雲之綬總由滋蘭而及秀頰魚偕黃鳥
共際生成所以酌醴而尋源早格與翼豺同歸化
育臣學慚讀律才愧作霖以慈祥爲格被鄙公孫
卿之論封貽譏以平恕守憲章戒暴繡衣之大剛
則折務令一圖成繪卽允監門無使六月有霜再
飛燕北伏願學必師乎孔孟治恒法於帝王用一
緩二寬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舍重就輕體噬嗑中
孚小過之意則綱維在握共欣三十六風七十二
雨之和甘惻怛居心不止五日一訊十日一限之
寬減矣
白石山房彙 卷七

擬文武分職謝表

景運方新鳳儀偕虎韜而俱煥弘猷永建奎光映
參鉞以齊繡職掌攸分實關得人圖治之大體統
既定乃成量材錄用之規慶洽堯階歡騰禹甸臣
中謝竊惟上相次將台垣列左右之司天係采薇
國家分內外之寄自黃帝定蚩尤之亂而風后相
業與力牧之將略同登暨成周奏會朝之勳而元
公周禮與太公之陰符並著漢高帝功成馬上雖

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不妨各錄其長唐太宗策定師中乃史纂弘文治喻發矢要知淡加之意自九品塗澁蓬門絕麟鳳之階而七萃營空羽士鮮熊羆之望致使一班玉笋注榜後騎射之虛名或令萬里長城等門下奴隸之驅使謂分猷之何在將盡職以奚從未有掌故更新分其名乃合其實憲綱立辨異其事得其功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乃聖乃神允文允武奉三無而治率俾徧日出之邦大一統以臨者定慰雲從之域

白石山房彙

卷七

西

太平者可云已治而宸衷之側席乃在人材美國楨者卽曰王多而睿慮之宵衣惟茲流品念文武職守之無別實朝廷駕馭之非宜假令禦侮之能而參格心之任必有顧此失彼之虞倘使侍從之臣以分疆場之役反開共過爭功之漸况乎事非素習則其間之甘苦難言可否誰爲黑白且也任不攸專而凡人之意見莫一毀譽決至參差果其公而忘私卽曹彬之薦曹瑋蒙正之舉夷簡親且不避而何有於文武苟其知而不實則馮唐

之論魏尚陸贄之諫德宗才貴節收而可清乎舉劾帥臣兼觀察藩鎮之厲階以萌侍中管監軍開門之鈞帖以重善夫范仲淹之言也搜羅智勇必須遞互彈壓莫行卓哉王文恪之策與釐正紀綱不應職事混管莫辨蓋事期共濟豈在同舟若人無貳心何須合手重茲鉅典特諭吏兵部臣恩溢常規爰定文武職業設總督以統攝而近撫與遠馭兼收分撫鎮以持衡而大法與小廉並敷綸書渙汗宸命與申領挈綱提有位之司箴自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五

此無從卸擔鳳觀虎視其咨之徧儆行將共矢好音臣才愧雕龍力慚沒羽雖久班侍從敢諍燕許文章兼時際昇平難侈方名事業珥簪抽笏惟期爲帝黼黻盛於洛下諸賢賣劍櫜弓無煩揚塞聲名設加河北一矢伏願求賢若渴味道如飴武功旣盛隆治成無外之謨文德誕敷昭不問亦式之戒得士以養士爲先永裕百年之教化官人於知人之後益思九德之嚴宣佇見集雀降鳳之儔駢羅於郡國落鵬射虎之輩雲起於行間太平之燭

常調四海之氛永靖矣

擬翻譯通鑑進呈表

運啓重光披琅函以開 聖學道隆稽古搜典訓而厘 睿思青簡就編歷代之興衰可鑒形庭錫命百王之謨詰維新理貴不刊事須更舉臣中謝竊惟帝王之治本於道不觀往無以知來人君之學異於人必規前乃能啓後蓋自典墳以降厥惟通鑑一書至紫陽綱目之編得尼山春秋之旨頌周威烈而下載籍昭然暨元至正以前覩聞具在藏之金匱累朝分史局以編摩重以石渠歷代許經筵而進講勸懲攸著合數千年之卷帙豈是虛陳經緯悉詳統二十一史之包羅匪同故紙所貴覽從乙夜金鑑弘開母云侈作酉藏柳編空繫平治之觀型莫外質文之道法如存幸際 聖朝聿崇信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寬聰天縱體乾元以出治繩武功高建皇極以凝休右文典賁殆天授非人力健則自行既日就又月將誠還無息乃以鑒觀意切肆攬古今考據情殷旁稽

白石山房彙

卷七

表

作述謂此通鑑全書者言關得失與治同道者是

資紀載精詳主善爲師者所重自鴻濛聿啓而英君哲相具典章制度之周詳且升降攸關而帝德王功極文武張弛之美備總一姓始終都如眉列匪比裨官家乘之偏昭列朝勸戒有若鏡懸無非大書特書之例爰當萬幾之暇考獻徵文用是輔弼之臣合辭恭進煌煌盛典付舊藏於東萊秩秩大猷煥新文於翻譯陋典午之操觚互定不過一紙之言笑漢家之宸翰爲章僅爾十行之詔何如冊府觀此全書便作展箴儆同大寶蓋國史亦有諸家筆削然炫奇侈博無當 聖心惟通鑑乃爲百代功臣其綱舉目全足供 御覽臣職叨記注才愧博綜仰觀 睿懷既切周行之示兼窺 宸慮亦深駁鑒之懸敢不就正古文求忠臣孝子之事以爲法豈容託辭已往含嘉言懿行之實以是程伏願道傳無逸學貴慎脩從制作以契精微追蹤三五大新猷而規成憲遠邁漢唐由茲披典陳謨作者與述者而並聖行見觀光揚烈武功與文

白石山房彙

卷七

表

德以交脩將金芝華木常昭景命之符甘露白鳥來彰慶檢之瑞矣

擬 上命禮部欽天監更定曆法頒行天下

羣臣謝表

玉琯調時 彤廷煥欽昊之象金鑄叶序 熙朝垂紀歲之文釐定恪遵二年寶籙祥開璇極頒行始茲六載璽書瑞映丹砂萬國攸同八荒共準臣等中謝竊惟古帝膺圖受命得天統以永清典王繼體凝休協人時而式序火靈應運再世乃兆黃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元

龍土德秉符初紀肇行白馬或丙寅或甲寅或丁巳用不相侔曰太初曰大衍曰統天名乃各異然而沿習既久不無章會之訛因之推測多乖遂有統元之誤唐曆八改宋曆八變山中占花鳥之春元辨二差明辨一至室內候葭灰之氣總不若銀虬箭曉欣傳新授之丹書瑤海雞鳴快觀欽依之曆法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三出震御六承乾拱籙而揭陰陽雲氣之英光搖玉燭開圖而占甲子靈飛之緒永固金甌爰 敕南正

之司立黜西偏之術復土圭而昭測景遠近攸分按度數而驗周天疾徐不爽百刻既復庶合推測之宜二宿仍前悉去參差之謬氣盈而六月虛而六閏餘始成天運而西日運而東歲差斯立由是星學必依七政總晦朔弦望羣瞻玉尺新儀推算惟飭五官自春夏秋冬盡是蘭臺妙選臣等握算徒慚挈壺未稔方愧丹心未報莫上金鏡之篇何况輿象難窺安識璇璣之政惟是仰辰極衆星竊叨應郎官列宿伏願允執一中協用五紀授衣流火惟思謹農桑七月之詩議貸和春非僅逐草木羣生之樂將見三百六十肇開過曆之祥一萬八千永頌無疆之福矣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元

擬 上以內文武官考滿無裨實政定爲

六年一考察羣臣謝表 康熙四年

景運方新首著澄清之典弘猷永建聿昭殿最之規取內外以相維天休與采薇載詠聯文武爲一體奎光映參鉞齊輝九重綸綍音傳萬國衣冠色動臣中謝竊惟大法小廉勤民爲敷治之本分能

授任用人端敦化之源邇考績於虞廷三載為準
稽蔽吏於周室八法恭詳漢以六條唐則四善朱
書墨筆宋朝特嚴磨勘之文宴座分班明祖首重
循良之吏是以勸懲各彰其令甲歷代相沿若乃
鼓舞總視夫權衡百職奏績爲耳目爲股肱羣懷
篤裴汝疆里汝甸宣永矢忠貞自設法本以懲貪
何法行而貪不止而立制義存獎善乃制定而善
弗彰要未有核實以求名規模萬世揚清而激濁
砥礪羣工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白石山房彙

卷七

手

藻鑑心融 宸衷內朗總四巡而慎彰瘡論能欽
若著龜攬八柄以馭臣僚夾治徧咨龍鳥置吏所
以裕安民之略考課原以垂成憲之文法在變通
事規永久前此京察與大計兼行一時之鑽營特
甚後此考滿據疏陳開報五等之名目滋繁爰
命諸臣悉更往例始自元年以迄六載服休服采
旣獲優游而布政舉以三月舉以八月春溫秋肅
共仰黜陟之大權咨爾輦轂分司有猷有爲當圖
久遠之計伊誰方州布化克勤克慎毋爭旦夕之

功庶幾盡去煩文不使內詳而外略從茲昭垂法
戒允爲執簡以馭紛 臣鵠梁有恥負乘貽譏念
朝廷特懸鑒衡無非慎重名器顧人臣質異臧否
敢不矢竭靖其苟不治實而治文糾彈應來自簡
惟不務華而務實龍眷允協黃麻伏願至虛以集
衆思大公以行獨斷去所當去無令賢否溷冒如
開元之二十四年留所當留庶乎師濟奮庸繼周
官之三百六屬自大僚而小吏咸拜 天子之聖
明由京師而四方載歌吾 王之熙績矣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三

上命講官直陳所見母隱謝表

臣等言伏奉 聖諭命臣等講官直陳所見母隱
者仰承 帝訓俯度愚衷周章失圖怵惕惟厲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疇德而授則無
尸曠之譏推類而陳則有緝熙之益如臣等志狹
量淺學空理疎揆材異言語之科入仕慚宏博之
選屬邀時幸得與清班學孟軻之非道不陳恐管
測井窺莫盡乾坤之廣大法君陳之有謀必告顧
纖塵涓露無裨海岳之崇深况以瑣闥崇嚴玉堂

祕近職參紀事任在敷言昔子雲以善屬文辭始
陪夕對李貞以妙通經術得奉宸遊典籍之精意
難傳經史之遺文空具繹周茂叔聖安賢復之論
自須尚友千古究程伯淳盡性至命之旨尤當反
求六經學無常師屢堯夫之刻勵變乃至道勤子
厚之精思希元晦穎悟力行效叔子準繩規矩聖
作兼明述博收弘講肄之資內聖道外王揆一有
合符之志但恐言不足以取信難云曉鏡中涵義
不足以格心猶待元珠別索此臣等所以惕慮於

卷七

金華執簡之時而殫心於鳳展陳書之候者也恭
遇 皇帝陛下九德當陽六符御極虛懷論難漆
書辨於九師挹已銘言玉杖通乎三老衍孝經之
旨選接東國之傳抽大學之書近採西山之說固
已光分甲帳編摩勤丙夜之觀不止時 御瀛臺
延訪盡羣工之對猶然 英略天授 聖德日新
特 命講官盡陳所見曰經曰傳上沿虞夏而周
爲疏爲箋博採王何服鄭煥圖書於龍馬將使鑿
垣之士不敢飾其雌蟲晰義理於微茫坐令折檻

之生無復矜其摧角苟非帝王燦如指掌盡發三
臺四部之藏聖賢對若同堂共指鶴翥龍翔之製
則何以鉤研奧蹟如御金玉琴箏精核典章雅味
植梨橘柚論功不在禹下用砥狂瀾依澤無慚孔
徒優入聖域煥煥 天語咸如列宿繼日月而爲
光奕奕 徽音有類聯珠綴琳瑯而耀采臣等敢
不敷導訓解求免迂疎之誚追參諷議期申謇諤
之衷遠效陸贄之忠鸞坡奏記近繼寶儀之直鳳
掖陳辭雖覆幬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亦
借於推行堅好古之誠盡對揚之義在唐之盛以
馬周岑文本爲得人卽宋以還有楊億歐陽修之
故事謹當尋繹舊聞用啓心於成命激昂懦志抒
補助於涓埃伏願得一以臨兼三而治紹漢文帝
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盛
同宋仁宗納范文正天章之對則用賢敷政聿彰
元祐之功將見綏九有而臨辟雍南通向日奏昇
歌而獻清廟東被無龍矣

擬進 太祖實錄表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三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粵自結繩而後代有傳聞書契以還世多紀述蒼頡沮誦肇分職於軒轅倚相董狐亦稱良於晉楚天行可法日繫月而時繫年君舉必書右記言而左記動漢武帝禁中之注號曰起居司馬遷石室之文稱爲實錄嘉名始錫自劉向法言更暢於揚雄延及累朝斯風勿替大抵陳隋以上咸襲起居之名洎乎唐宋而來皆仍實錄之號青箱赤軸飽蠹腹以何窮細帙縹囊壓牛腰而難載然而虛美隱惡多迎合於時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五

君曲筆微文半彌縫於權相若韓愈順宗之錄且爲宦官所怒而倡議刊脩如大防神廟之編竟爲羣小所排而妄加朱墨苟非太平之世安得與典諸爭隆未逢不諱之朝孰敢與春秋比直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開北極龍躍東溟脩德立威敷神功以奠麗膺圖受籙登大寶而埽除陳師則鯨鰐爲殲鞠旅則櫓槍俱靜同心之助策力已極於三千多難之典運會適丁夫百六白旄黃鉞問鄰國而救蒼黎鐵券丹書錫功臣以及苗裔封疆式

廓見王者無外之規景命維新有天下爲家之象此傳諸翼子終能撫舊業以光昭而詒厥文孫遂得宅中原而耆定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括珠囊聲宣玉鼓剛柔克協皇極建而庶徵休健順攸宜文言符而四德備白麟朱鴈共獻禎祥金馬碧雞胥歸正朔然猶念紹庭於乃 祖昧旦求衣思繼序於厥家高春始食典章無缺方策斯存爰命儒林纂脩實錄六時載筆入芸閣以蒐羅五夜操觚詣鴻都而校理綱依尼父目倣素臣自肇

白石山房彙

卷七

五

基王迹之年暨受命改元之歲仁心丕著皆闢雕麟趾之遺良法具陳兼立政周官之美藏之策府望氣者知爲羣玉峰頭副在通都探奇者何必宛委洞底斯真抱橋陵之弓劍未足以儷其尊崇陳周序之球刀終無以方茲祕寶者矣臣等史才全遜於班彪讀書未半乎袁豹難脂脂寫難分黎火之光弄墨晨書徒費蘭臺之札傾蠡以酌誰能罄海若之汪洋側管而闕詎足仰崧高之峻極聊抒一得愧乏三長伏願願志禮園棲神學殖憶裴

白嶽如見岐山天作之基遡浩浩綠江不忘豐水
詒謀之意則光前裕後龍編將鳳曆偕長緯地經
天瓊檢與金甌竝固矣

白石山房文彙卷七終

白石山房彙 卷七

康熙丙寅夏四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八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誌銘 行述

亡妻陳氏壙志銘

順治十有六年正月丁巳吉水李振裕之妻陳氏
卒於洪都二月己卯殯於城外之宿覺堂將以其
年八月初五日葬於本里太保塲之原振裕銘其
壙曰氏諱璋玉袁之宜春人巡撫鳳陽都御史去
充陳公之第四女而秦淑人之所出也同母兄經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年少有才名兄妹友于動合乎矩生而有智慧淡
居閨閣能知勤儉一切家事咸參訂焉年十八歸
裕未嫁事父母既嫁事翁姑皆以孝謹聞而與裕
和柔稱最踰一年產女豫孫未及月氏率嗚呼痛
哉生庚辰之夏死已亥之春以月日計之僅十有
九齡而已顧其自笄而溯及幼孩予之知不若其
親其兄知之悉也而其爲婦之道其親其兄之知
又不若予知之悉也氏之始歸裕也莊靜有德舉
止閑雅毋稍怠愆裕日出攻業漏殘乃入入必見

其侍君姑膝前姑或語以家事或訓以家教肅然敬聽之候姑寢始退退則語裕曰慈訓諄切予不敏敢不佩服以滋隕越羞予少氏二齒一言行間莫不以寬大相勉而愛敬交致相依爲命且每以兩大人之所以勗裕者時爲告語然初未知其能嗜學也予嘗讀書靜夜聽之類有識者裕間爲解說不煩言而已悟後遂孜孜專事文墨凡大人所著作悉珍誦之無何漸能通詩形諸吟詠互相倡和怡怡如也至其審事慎言皆求幾乎道是以凡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二

有請命卽當親心乃嘗語裕曰吾竭誠以事兩大人俟君成名爲君傳一脈十年後當從吾親於泰之萬山中結茅爲廬優游翠巖花塢間以養天真是則予之志也裕聞而奇之嗟哉就意式累飄然而反真乎雖然德全而身化卽勿痛焉可也然德全而身存如所言俟予成名以傳一脈於後則其顯榮也遠矣然不可得也寧不痛哉遂灑血以銘

銘曰

太保之山是爲卿宅且固且安永保斯石

孺人閻氏墓誌銘

閻太孺人者予宗坤圖公之繼室而文學坦之等之母也坦之之言曰予母姓閻氏父魯峰公母某氏皆長山望族予先嫡母畢氏早卒生一子篤之舉某年鄉試亦卒而吾母始來歸先是予族明永樂中由東強徙長山世無顯者先大父見山公日論府君兄弟努力讀書而府君於兄弟行最長督率最勤天啓甲子先叔父司寇公舉於鄉踰十年成進士旣而叔父侍御公暨兄弟子姪相繼得雋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三

雖祖德發祥亦府君督責力也而府君以積學反困諸生間鬱鬱不樂崇禎丙子先兄篤之以義經魁東省府君始一破顏曰吾身不能遇者庶幾食報於子乎未幾畢孺人卒先兄又卒府君煩憂沉痛幾無意人間事矣自吾母來歸時時以大義相責曰君有白首高堂不能釋哀以體親心大孝之謂何已又婉言開慰府君之懷漸釋府君性好客客至脯脩栗棣咄嗟立辦又天性慷慨喜周人急吾母皆脫簪珥佐之中年以家政盡畀吾母吾母

身先減獲不遺餘力是以府君無內顧憂先是大兄歿時遺子二長斯恆甫二歲次斯孚遺腹也皆吾母所撫漸次爲成人入庠序完室家府君顧而樂之竟忘子之棄世也及已尚未有所出勸府君置副室生不孝吾母聞之喜甚提携懷抱不知其非己出也未幾府君捐館舍吾母仰天哀號幾不欲生又念上有高堂而不孝年僅數歲門戶崩摧孤兒寡母慮生不測吾母思患預防委曲調劑又拮据以襄府君大事及不孝能讀書出就外傳忽忽如有所失輒遣僕婢來窺聞讀書聲則遺以果餌否則慘然不樂又時訓以立身行已大義蓋母也而兼師矣太母年將百歲見子孫凋零心常快悵吾母常舉釋氏電光泡影之說以慰安之太母女二人皆家貧周給餽遺終身不倦蓋婦也而兼子矣身素無疾去秋八月忽呼不孝而告之曰自我爲李家婦五十年矣苦心勞力備歷艱難撫斯恆斯孚三歲孤兒與遺腹子自哺乳之就乾推濕撫痾抑疹費盡心血以至今日斯恆已由太學需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四

次爲民牧斯孚亦有聲士林汝自七歲時汝父見背操心慮患幾及二十年幸汝已成立採芹食餼兒女數人且汝太母告終吾以白髮冢婦奉一百一歲高堂之柩合葬於鳳凰山下贈宮保太父母君之墓無失禮焉未亡人之責已盡矣吾歸九原見汝父無憾矣不孝淡訝其言爲不祥及十月之廿一日竟無病而逝嗚呼極人生艱難孤苦之遇未有如吾母者也坦之之言如此予聞而悲之孺人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子某娶某氏孫某娶某氏將以某年某月葬於某處將葬其子備述孺人懿行調銘於予嗚呼孺人之自述備矣坦之之言何以加諸予又何以加諸予讀晉史至夏侯孝若庭訓諸弟規模二典未嘗不爲失笑也故於孺人之誌詳舉其告子之文不易一辭不獨昭於女史亦以具訓於世之文士焉孺人之姪予之余同年又同族且鴈行予何敢不銘銘曰
妻道有終匪曰無成風雨寤歎契濶死生孝慈兼盡傳於故舊雞鳴警旦亦同朋友辛勤黃土容華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五

一丘有子有孫命豈不猶哲人之母碩德之妻敢告彤管我銘在斯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字吉甫號梅公先系出唐西平忠武王晟王居關中第七子憲官江西觀察使憲子游爲宜春郡侯占籍江西至七世祖唐子堯公始居吉水谷村自南唐至今九百餘歲文章事業代有聞人二十二傳至株山公楷於孤爲高王父以詩舉嘉靖丁酉鄉試起家縣令三仕皆有惠政任青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六

田時禦倭功爲最著解組歸田究心理學與邑先輩羅念菴先生倡道里門有紀言行世學者尊爲株山先生配曾氏繼劉氏生六子長卽曾王父時學賓符公爲名諸生屢舉不第遊成均授忠義中衛經歷駐薊門九年秩滿授徵仕郎推恩贈株山公文林郎母曾贈孺人劉封太孺人後官至四川都司都事子二長王父封銓公尚惠字子昭生而豪邁俊爽有經濟略不屑屑治章句蚤歲從曾王父參軍戚少保繼光幕府少保一見奇之曰此必

能任國事者後扶曾王父櫬過鄱湖被風幾沒王父拊棺號曰兒願隨水濱足矣舟危復安事王母孝養始終如一日始娶祖母彭繼陳俱蚤世乃娶廬陵老岡彭氏後娶邢氏羅氏王父屢試不利於有司王母彭乃鬻簪珥衣物趨王父東萊北上占籍爲禮部儒士除保定府簡較忼慨任郡事拒賂遺遇強暴臺使而下咸以大用期之嘗署安肅縣八閱月生平抱負稍稍自表見歲當遷有大瑞某保定人令私人言於王父曰李署令賢且才稍款曲可得美任王父笑而謝之退言曰幕官而思異擢且以他塗進其何以見同鄉先達及家之師若友乎蓋王父少事劉文節鄒忠介兩先生凡去就出處惟義之歸始終能自植如此後以府君貴覃恩封承德郎吏部稽勳司主事祖母彭累贈安人羅封太安人封銓公生府君及仲父亨鼎季父貞鼎府君其長也幼卽莊莊特立嚴毅與羣兒嬉咸畏憚之八歲大父任保定府君依王母里居就外傳初屬對卽穎異過人王母見之泣告外王母曰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七

吾體孱且多病恐不及見兒之立也遂挈之任至山東之汶上縣而王母卒於邸舍府君呱呱孺子啼聲達於外縣尉金君適過其門聞之心動爲下馬跪奠代畫權厝計而後去是時熊芝岡先生官保定推官持風裁屬下吏咸莫敢仰視而獨雅重大父時時召語參決郡事一日攜府君上謁熊公見卽執手謂大父曰此公輔器也君何以一官爲大父爲吏廉而好客旣解組杜門又不屑屑治家人產繼王母羅性卞急府君事之甚謹其起居飲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八

食益自刻苦十四補弟子員迨冠授徒誦習卓卓自命不苟人不敢以少年目之乃益發憤爲文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乙卯應科試不及格退而健關讀易三閱月人罕見其面邑令溫青霞先生阜謨聞而異之肅書幣於讀易之廬而請焉府君勉爲一出先生卽延而館之學舍亟問饋無虛日逾月溫公大集邑之弟子員爲決科會是時棠筆以從者數百人溫公獨榜府君名第一而府君果中是科鄉試邑人士益服先生識鑒有先幾焉大父

時在武昌熊芝岡先生九日登黃鶴樓置酒高會坐間得江右題名錄見府君名先生引滿大斗歡然盡醉曰固也吾知吉甫之必有立也歸語吉甫科名烏能重人人自重科名耳且我之所厚期於吉甫者不僅是也趨大父俶裝歸府君迎之江上奉觴上壽大父述熊先生語相策勵已而相視泣下痛先王母之不及見也旣兩上春官不第退受講學泊如也天啓二年舉進士第一人以年少爭榮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九

之府君慨然自誦曰任重道遠士所當爲未止於是敢不凜凜哉都城故有吉安會館爲薦紳人士朝覲計偕宴息之所魏瑞假子某欲橫踞一日持廠票爭獐叫哮見者辟易府君獨挺身抗論瑞卒語不遜府君怒繫其一人欲廷論之衆始去是時瑞燄方張人皆爲府君危府君弗顧也癸亥授行人司行人司稱閒曹而藏書敵內府府君朝夕手一編上窮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邪正是非之關凡歷朝掌故方輿形勝諸載籍無不準今酌古及當

代用人行政得失之故一一默識而筆記之後歷任銓司佐大冢宰進退黜陟咸如素習衆正彙升一時有清流之目而宵人不得志者擠構百端府君素持正無私謁媒孽無所得乃竟坐浮躁鐫級左遷湖廣布政司簡較一時撫按諸大吏素仰府君名皆數百里遣官逆境上俾勿赴府君曰君命也必履任受事而後歸先是府君任行人三奉使命馳驅征車惟以觀風問俗爲事所過謝絕饋遺淮藩雅重府君特出玉帶貽之曰此傳國世寶也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十

先生高品行且佩之府君固讓淮藩屬鄱陽令固進至再卒不受襄藩喜文墨雅好府君書法數延府邸園亭縱觀府君臨池潑墨浮大白賦詩爲讌樂所至咸以風度德望相欽挹從前使車未有也庚午陞吏部稽勳司主事調驗封考功辛未調文選時冢宰章疏奏覆俱屬府君代草爲武試處文臣過重有重政體以惜人才一疏而憲臣觸網應罪愚憊堪憐一疏則申救易應昌李長春喬允升甚力體博收羣議綜核名實之論因上敬陳諮訪

之由并陳無隱之義一疏其酌陳銓曹事例以清選法疏略曰事例之設祇緣國用日詘軍儲告匱朝廷不得已懸鬻爵之令啓輸納之門然其始也不過以監生加納某官吏員加納某官而已縱使選法少壅臣部設法疏理大槩以正塗選十之七援例選十之三猶不至爲大害也比至今日而事例蠶生貲援驚走不但如濫觴之不可遏亦且亂絲之不可理如一官也未選可納已選可納已任可納陞任亦可納甚至一人而四五納一官而三四任官方亂矣一吏也冠帶可納三考可納二考可納一考亦可納甚至以絕無根柢之人競作彈冠結綬之客而來歷溷矣一選也一拔矣復有雙拔三拔矣復有四拔卽選矣又有徑選遂至富者取官如寄亦不嫌躡等貧者老死長安猶疏淪無策而選序紊矣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臣愚以爲立法貴在可行救敝當權太甚據議四款在二部開之未必遽爲點金續命之方在臣部受之實長壞法亂紀之弊若不亟議停恐內以滋銓法之蠹而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十一

外以教吏治之貪臣等雖矢志振飭極力澄清終無以當於殿最也臣非不知經費浩繁持籌無策但查事例每歲所入多不過三十萬有奇矧如四款所停又不過三十萬中之十一此外於二部佐急而於銓政無大害臣部亦不敢槩請議停以失急公體國之誼伏望勅下戶工二部卽將各例速行停止無復更以臣部爲壑致令二部錙銖之入轉成臣部溝瀆之壅其於選法實大有裨益矣嗚呼人才爲國家治亂根本銓司尤爲人才用舍攸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七

係讀此而明季銓法之流弊至於如是則真才淪棄國事安得不大壞極弊而胥至於一敗而不可收拾耶至復屯有議增學臣有議皆當時石畫未見舉行先是丁大父艱府君時奉使命聞報徒跣奔赴哀號骨立三年如一日至今父老猶能言之以教里中之爲人子者孤幼時每見歲時祭祀府君必泫然悲涕間或白衣冠拜神主是日輒蔬食不見客孤驚問故府君泣告曰此汝祖祖母諱辰也言訖泣下如雨雖流離患難中未嘗阻輟古稱

終身之慕府君庶其近之方熊公以經略下獄嫉之者騰口交訐人莫敢近獨府君不顧嫌忌憫公之死非其罪爲經紀其喪甚備青霞溫公自吉水令擢御史與府君執手交戟之下甚歡會宵人有以羅織疏屬公上者府君力止之後瑤禍獨不及公公謝府君曰我識君未遇前君於末路能保我名節昌黎所云相與有成其吾兩人之謂與左遷里居十年痛王父之未葬也日從青島家上下川原烈日嚴霜披荆宿莽無少間或時與二三執友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七

汎棹墨潭桐水間登東山最高處築室爲歸休計題其室曰買山菴徜徉容與於富貴得失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飲酒賦詩有終焉之志其後生齒漸繁弟若姪聚而告府君曰先人舊廬不足以蔽風雨長子孫可若何府君毅然曰唯遂擴而新之一瓦之覆一陶之植皆府君手自經營不以累弟姪落成舉三世而聚處一門闢奉先堂於屋之左介歲時伏臘少長會祀其中一準於禮時大司馬家懋明先生冢宰家緝敬先生與府君並罹黨錮

祝國是之日非憤寇賊之紛熾酒酣聚論未嘗不
流涕被面也庚辰府君起補光祿寺良醢署正而
大司馬公亦召起田間補左都御史時賊已蹢入
秦豫聞命星馳相勉以忠義壬午陞大理右寺正
本年陞太僕寺丞甲申陞光祿寺少卿皆開曹耳
府君徒抱耿耿設施無地怒焉傷之懋明公忼慨
激烈凡名對疏陳皆關軍國大計而請太子南遷
疏尤痛切沮抑不及行賊益迫都城將陷懋明先
生且殉難獨名府君與訣府君痛哭受命而還懋
明公遂朝服自經於會館之中楹卽府君所力爭
地也嗣我 新朝興義旅以底定天下 詔卹死
難諸臣府君伏闕上疏請卹典以慰忠魂乞護喪
以歸田里疏上贈懋明公吏部尚書諡忠肅會館
故祀文信國府君奉忠肅木主配焉袁公繼成不
屈死東市無過而問者府君密遣人裂帛裹而瘞
之後求其子姓載以歸流寇之陷京師也府君守
懋明公喪不去爲賊所刼以刀環撞右臂幾折乃
閉府君空舍中以閒曹獲免榜掠賊既敗走縱火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五

五

焚京城官舍廢庫府君獨募勇敢士以死護光祿
倉廩得不焚所全米三十萬石且曰吾盡吾職耳
幸而新君復辟搶攘之秋安所得餉且以累吾民
不重困乎未幾我 朝禁旅卒取給不匱 世祖
皇帝嘉府君功陞太僕少卿乃上疏言馬政京畿
之民便之陞太常寺卿是時 國家新造肇舉郊
廟祭祀諸大典考訂參酌府君之力居多乙酉
是時法令滋章京畿八郡往往往羅織陷人大逆罪
械至京部例不覆案卽轉解刑部奏決日常數百
人多濫死者府君惻然傷之又以禁網嚴密難以
口舌爭閉閣靜思累日乃宣言於廷曰兵部與刑
部等耳今解到重囚不令覆讞但取決刑部非所
以崇政體而重職掌也滿大司馬皆喜曰諾相與
覆讞自後全活數千萬人府君亦不言人竟無有
知之者會江西闕帥逆弁金聲桓王得仁並有功
當填補兵部議金聲桓充總兵官鎮南昌而授王
得仁副將隸麾下府君獨力爭以爲不可曰二虎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五

五

竝處一檻中鮮不爲患且江右予故里也形勝險隘固所素諳今莫若增設九江一鎮以扼下流之衝卽命王得仁守之則二弁之勢分而傾軋之釁弭矣廷議皆曰可獨某公疑得仁私於府君格其議使不行而江西戊子之變卒蹈其害一如府君言後坐薦人事落職值江西用兵不得歸紫函世父墳撫津門遂往就焉世父以事被逮府君以同居牽連顛躓卒無怨言及襖被南還江西烽火未靖遂止覺社湖湖屬實應縣爲府君鄉試房師李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六

淮南先生茂英故里也先生第三子藻先與府君世好遂分宅而居時藻先多外侮其先公所遺祠宇園宅半爲淮之豪猾所踞府君爲力請於官豪猾震恐還其業府君卽其祠奉淮南先生神主執弟子禮展謁盡哀始終厚卹其家邑有大利害事不得申請者府君一一代爲興除之江淮間至今誦德不衰府君嘗自稱白田寓公亦猶六一先生之家穎上也順治八年世祖章皇帝躬親大政諮詢遺老府君被特召起田間是時同召起者江

南則今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永吉楚長沙都察院左都御史趙公開心江西則前吏部左侍郎今兵部右侍郎新建熊公文舉府君輕軀就道陛見後仍補兵部右侍郎凡廷議會推侃侃不爲詭隨輒媚而居平晉接人士謙抑不自勝與人言未嘗不盡尤喜汲引後進有一槩皆填然躍而附之曩辛未榜下府君在銓司從同鄉旅見中謂今少司馬雪堂熊公曰此坐留以待君矣後熊公果由合肥令擢銓司癸未識今少詹事翰林學士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七

篁菴羅公於公車曰子館閣器也遂弘獎不遺餘力羅公感府君國士之知周旋死生患難間始終執弟子禮天下爭傳誦謂府君知人能得士也府君再歷樞府舉天下山川形勢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糧糗輪輓莫不廣詢默記筆畫周詳凡疏覆奏請皆出府君手大司馬畫押受成而已府君歎曰皇上望治切故從田間召臣等四人臣雖愚敢不竭頂踵以報雖然事有後先務規其大革積弊以從新治非旦夕可幾也乃先條列關

於職掌者上之其勅督撫嚴軍實議歸併統兵將領不許入城江河要衝動支贖錢打造船隻濟大兵往來赦流徙之罪等事皆報可惟流徙禁嚴未即允行然其後法網亦少寬矣嫉府君者謂建白非公職因相與騰口賴 睿察不爲動辛卯再典京衛武闈試九年轉本部左侍郎充殿試讀卷官與丙戌讀卷所得士皆知名當世其後多歷顯要人仰之如龍門焉有宣大總兵任珍者貪殘好生礫人每獲罪以功免仍其官珍益橫肆復坐法珍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六

懼輦金求行賂於京師者事下兵部時議欲贖其罪府君獨力持不可曰殺人者死珍擅斃多命且法無再赦宜案治如律爭三日不決於是一部兩議而擬珍重辟者府君手筆也疏上竟從寬議未幾輦金事聞世祖震怒追論前議諸臣同日竝逮樞部滿漢堂司無一免者法曹按驗無實反以危法中府君而陰使人授意旨府君假然不顧曰天子聖明臣有罪固當坐果無罪何懼爲言訖倚牆睡鼻息如雷時不孝孤年十一侍側驚怖

流涕少頃府君命孤曰吾以義命自安久矣歸語汝母好自慰也疏上舉朝譁然不平政府都御史臺暨臺諫諸公擬命下即具公疏申救是時世祖皇帝銳意太平親覽章奏至夜分不輟章朝上夕即命下是疏獨留中五日舉朝不知所爲皆惴惴忽一日召閣老范公取兵部原議稿來范公取以上世祖忽指一稟問曰字蹟能識否范公審視熟睇覆奏曰此左侍郎李元鼎字蹟也上曰安有受人之金而擬人大辟者旨下悉究問誣仍切責刑部比擬徇私顯有情弊著申飭行舉朝咸頌聖天子明斷燭幽隱也有勸府君申辯者府君謝曰山林猿鶴夢寐久矣且孤危子立幾至顛擠賴睿聖保全得始終完臣節幸矣吾豈復求再入中樞堂耶信宿介行李次淮陽感里老樊臥誠切復休於湮水之上喜其俗樸城完而邑之西曰鄒家湖湖外居民自成邨落樹木穠蔭熙熙恬恬從不知世間有亂離兵革事府君日與二三老友游衍蕩漾其中賦詩命酒陶然自得居五年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九

忽興思丘壠遂挈家歸時丁酉冬十月松菊僅存而田園廬舍半委荒榛不得已就南浦而家焉府君愴然流涕曰吾之所以遭喪亂櫻禍患三仕三已顛頓播遷而不自引決者徒以先公馬鬣未封耳乃卜鵲岡阡而吉將窆時多大風雨啓柩之前一日兩府君默禱於殯宮凌晨雨忽止遠近會葬者數千人自湖西觀察使以及郡邑長吏咸畢集執事府君以皤皤白髮哀哭擗踊如初喪卒事返廟而天復雨人以爲孝感云邑故有仁文書院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五

先輩名賢講學地邑令張象燦撤而毀之府君憤甚力請於觀察施公閏章公固學道人也遂毅然約府君共脩復且親祠俎豆焉博士弟子員舊有給復例會兵餉告匱部檄議暫停以供協濟催檄雜沓過期不償者立行褫革不少貸邑之紳士皆股栗莫知所措府君書券納之庫其後尤貧力不能辦者府君悉代償之不責報鄒忠介先生繼孫某貧儒不自力其丘壠田舍多委棄不治爲強有力者所併府君爲經紀而釐剔之且厚卹其家以

供祭祀文信國公故有集版燬於兵府君補其闕鏤行世其表章先賢加惠鄉黨者往往如是其在宗族也外和內嚴務以仁義禮讓爲教家之少長咸敬事之內申歸自維揚悼閭里之摧殘傷故老之零落愴然不憚者累日於是乃置酒聚家之人大會於祠序昭穆班尊卑別長幼執觴獻酬雍雍秩秩府君起而言曰某患難餘生今得與家之少長聚飲於此未可爲非天幸也乃酌而祝曰願家之少長敬祖睦族秉禮守義以無貽祖考悃爲名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五

教差興仁典讓固先聖之所以垂訓也家少長咸拱立而應曰敢不敬承命府君復執爵而言曰廟貌不肅何以妥先靈教化不興何以鼓來學其以某日脩祠宇某日起文會家之少長復拱立而應曰諾飲畢之次日聚族而請於府君曰祠宇移建於此三十年矣科目之繼起無人盍仍舊址而新之府君曰此吾志也遂捐金爲之倡闢壤選材崇其綽楔治其楹廡丹之堊之嚴嚴翼翼偉然舊觀矣落成之日集家之名在庠序者數十人而先試

之又集家之應童子試者數百人而合試之府君就其文藝之高下而次第焉諸生中拔從姪孫鶴鳴第一童子中拔某第一後府君遊羅巖從叔祖掄持其文來謁府君覽其文未究喜曰叔直可冠軍矣童子云乎哉亟趣歸學使者果拔置第二逾年應省試與從姪孫今舉進士鶴鳴並舉於鄉自薦紳士秀以及邑居休聚窮陬僻壤之氓皆傳誦達數百里外咸曰吉水李公勅新祠宇敬其先也敦睦宗族篤於親也興起文教廣其才也相與思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一鄉一鄉而推之無遠迤油油然漸知忠厚之可風而禮讓之維俗矣會邑有清丈之役而邑故土瘠賦重府君搃腕者有年加以兵燹披離之後榛蕪徧野行路心傷有戶存而人亡者問其糧則存問其人則亡矣有人存而田荒者問其人則在問其田則墟矣且有故家大族承祖父之遺積重難償奔亡之不暇往往辱於吏胥繫於犴狴者纍纍而是府君念此仳傭悽然隕涕手口牽瘖不遑寧處慨然興思曰安得聖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三

朝一旦下明詔俾直省督撫中丞得條列地方積苦蠲除荒賦厚民生以培國本誠太平事也因悉力於本縣經始之至今乃得微蠲除之恩皆府君倡起也府君雖家居二十年舉凡朝廷用人行政諸大事以及朝章國是四方水旱盜賊之故每飯不忘而憂樂隨之絕不以一身之休戚爲榮瘁嘗詔不孝孤曰爾等讀書不患仕進無階要在立身不苟天下惟有心人乃能幹辦天下事亦惟至性人乃能擔當天下事處不失爲貞士出相勉爲純臣予之望汝曹者惟此耳不孝孤再拜受教惟謹明大司馬王憲獄先生矯矯樹風節爲正人所宗府君出其門稱高弟先生坐邊境失機被收府君周旋其間甚苦先生竟以憤卒於獄府君爲多端畫策以出其喪名諸正人會哭返葬於家先生不立資遺有女不能遣其嗣馳使告府君府君曰此吾責也脫母淑人簪珥付其使歸且曰愧不能厚吾負吾師矣當江省戊子之變名家子女流落長安者至不忍言府君空囊贖之不足又稱貸焉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三

其世族賴以有後完士人家室者甚衆其篤於師友故舊拯人之危卹人之難此特其一二也府君生於明萬曆乙未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清康熙庚戌年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著有石園詩集十五卷倡和詩并詩餘六卷灌硯齋文集四卷續集詩古文四卷餘多散軼未行世妣羅氏封安人後贈淑人妣朱氏封淑人以不孝孤振裕任翰林院庶吉士會晉階例停故胞封如原封焉男二長不孝孤振祺恩貢生娶廬陵前壬戌進士直隸

白石山房彙

卷八

西

泰興知縣劉公軒孺女側室任氏費氏次不孝孤振裕娶鳳陽巡撫僉都御史宜春陳公之龍女早歿贈孺人繼娶提督江西軍務都督同知三韓劉公光弼女封孺人孫三長景邁聘翰林院檢討新建鄒度琪女次景邁聘吏部觀政庚戌進士南昌劉徵女振裕出景逾振祺出女四長適同里曾恭端公次孫官生賜貴次適同里翰林院修撰劉公同升第四子季鑛貢生三適前王戌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伍公承載長子聲揚邑庠生振祊幼待

聘孫女六三振祺出三振裕出長許字同邑辛丑進士直隸順天府遵化縣知縣龍榜次子燦餘幼未聘嗚呼府君名在天壤而不言功澤及中外而不市德身歷進退通塞常變順逆毀譽休戚不一動其心不孝孤生晚童穉不更椎魯荒迷又何能仰窺縷述於萬一惟是得於父執諸鉅公平日之所提命鄉先輩之所稱引文章道德之士哀吟之所傳宗族鄉黨之父老子弟下至走卒兒童市謠里頌之所發母淑人嘗哭語不孝孤曰此汝父之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室

善在天下者故人知之能言之至若生平多隱德人所不知者今不忍述也須之異日口授汝曹俾汝曹知汝父之志今不幸母淑人復相繼棄養則府君之積德累善孰從而傳之哉嗚呼痛哉不孝孤振祺侍疾三月府君每起坐必正襟不少偏倚間與客圍棋笑言從容命不孝孤曰吾家世受國恩至汝曹已六世矣祖宗之慶澤深長後人之培養宜厚有莊與祖壠近者黃牛峒歲可出租穀若干石以供祭祀其所餘令世世子孫食祖父之德

於勿墜也言訖索筆疾書付不孝孤棋曰小子識之字畫端整如平時不孝孤備員史館聞疾心動請急馳歸而府君已見背兩月矣嗚呼痛哉母淑人出府君遺命不孝孤呼天泣血不忍起視少甦母淑人乃跪不孝孤柩前屬家長某齋祝讀訓辭曰父字示裕兒讀書而成進士仕宦而叨詞林誠人生榮遇也事君事親兒自能爲之但我以數語寬緩稽兒請假之期非兒之咎也我所最喜者母親家務料理停當汝兄弟友恭異常百凡可以放心惟立身行己必以聖賢爲歸升沉顯晦但以恬澹爲念是我生平得力亦吾兒所習聽聞者是所倦倦至囑者耳庚戌十月初六日父梅翁字示裕兒不孝孤拜哭受命一慟復絕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府君疾革前三日少詹學士羅公憲汶至榻前啓手足府君與之訣正色而言曰大丈夫在世可去可來何懼爲聲琅琅達戶外羅公退而語人曰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吾侍夫子久矣吾固知夫子非凡人也吾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哭

師乎吾師乎不孝孤委頓泣血迷謬不文具述梗概惟當世大君子賜採擇焉若夫言之未詳語之未盡而斯世文獻鉅公知之最確信之最真者乞更示狀以補其闕不孝孤謹忍死待命不孝孤振祺振裕泣血謹述

顯妣朱淑人行述

先淑人系出故明瑞昌潢裔外王父輔國中尉遜淑人有異徵幼即聰穎絕倫女紅之餘朝夕一小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宅

樓丹鉛披閱於綱鑑史記及諸家詩集成誦不遺一字間爲有韻之言多警句外王父奇之命字曰懿則爲慎擇所以克配者時年十八先大夫以銓司給假里居遂許婚焉庚辰先大夫起補光祿先淑人偕往壬午生不孝孤都門淑人喜曰有子可教也癸未夏先大夫推光祿卿至甲申二月甫得旨值流寇陷京師從叔祖總憲公殉難先大夫誓相從焉淑人亟請曰公赴大義何敢言但傳張獻忠賊兵踞江楚所過殺人無噍類今南北隔絕長

兒家問未卜所存僅呱呱泣耳君以身殉國予必
以身殉君且先封公馬鬣未封穉子孤身誰撫宗
祀安可忽也先大夫慟哭未卽引決淑人挈不孝
孤避難津門每誡乳媼尹氏曰汝忠誠可託有難
吾惟一死此子可挈還故里交羅夫人無異已出
也逾月我朝興師底定宇內蒐羅遺老特起先
大夫問寺卿歷任兵部右侍郎繼以薦人事被誣
客先伯紫函津撫衙舍忽傳逮問家人驚迸淑人
輒引義命自信而寄不孝孤蕭寺旋得昭雪會江
白石山房集 卷八 元

事倣如白日 聖明在上斷無不霽之威舉家賴
以無恐夜則焚香告天日率諸童婢濬井篝燈草
疏血涕橫襟時不孝孤年十歲先淑人命孤曰汝
父脫有不諱我惟拚一死叩九閭以鳴汝父冤倘
天聽難回指所濬井曰此卽我葬身之所汝好讀
書毋墜先志吾事畢矣不孝孤嗚嗚孺子啼不敢
仰視幸賴世祖皇帝聖明獨斷先人得微寬典
始末詳先大夫行狀中南歸仍倚寄甓湖邸舍先
大夫自稱白田寓公人擬之鹿門偕隱云自是儉
白石山房集 卷八 元

鄉金逆之變欲歸不能於是遷播轉徙日靡定居
瘠瘁經營悉倚淑人卒辦無懟色暇卽與先大夫
商略理亂大勢與救時急務逆旅中無圖籍可攜
先淑人悉出之腹笥如借箸畫灰指悉不倦先大
夫藉以忘僑居之困歲辛卯我世祖章皇帝親
臨大政先大夫膺特召復原官旋晉本部左侍郎
條陳職掌一疏先淑人實資贊畫焉壬辰冬總兵
任珍不法事露部議不稱旨樞部滿漢堂司同
日被逮此僞驚竄無完室先淑人毅然曰大夫行

約相守吟咏自怡數年中惟與先大夫盱衡古今
治亂人才邪正鑿鑿有論斷簡韻送難日進不孝
孤膝踞聽受解則喜否則怒其不以愛弛教類如
此以是不孝孤十九舉於鄉庚戌成進士蒙皇
上遴拔讀中祕書皆先大夫淑人庭訓之力此不
孝孤回首趨庭之日痛不欲生者也淑人壺範端
嚴持大體喜讀書熟於掌故日手一編寒暑不輟
識見機警料事多奇中秉家肅然有法凡賓客過
從佐理中饋一如先大夫旨痛外王父之弗逮養

也爲卜吉兆以安其靈而迎外王母就養於家親奉甘旨廿年如一日視兄振祺無異所生丁酉始挈家南還卜宅南昌爲不孝孤納婦於陳早歿繼娶於劉愛之如女而訓誨不少怠至於庭族嫻姪有急難賑卹救援不遺餘力室家賴以完聚子孫賴以昌熾者不可悉數舉凡事關家國誼切綱常莫不佐先大夫勗小子潛移默植以求無愧而後已嗚呼不孝孤質稟最魯先淑人爲善無德色尚有所不及見不及聞并見之聞之而心有所未忍言事有所未可書者不孝孤何能仰述萬分之一哉先大夫之寢疾也不孝孤心動請假急歸中塗卽聞訃數月之中淑人挈孤兄振祺孤妹振祜籲天請代衣不解帶者三閱月含殮之具必誠必信朝夕哭奠一準乎禮而哀毀過之不孝孤徒跣奔歸已在先大夫見背兩月之後撫棺慟絕起視先淑人臞甚相向長號淑人摩孤頂云我不卽從汝父於地下者以汝兄孤立吾兒未歸耳言未已不孝孤驚怖失色忍涕寬慰至再先淑人始勉進溢

白石山房彙

卷八

辛

三

米力疾經營率不孝孤等襲先大夫大事每歲時祭奠痛而絕絕而甦卽居常寢食常帶抑鬱况瘁之容不孝孤等怒然慮之而不敢言也夏五月通國諸君子以至遠近嫻戚謀製錦爲淑人稱五十觴有趨不孝孤徵言於輦下者淑人聞之跽不孝孤於庭垂涕而言曰而遂忘而父乎而以而母爲何如母乎且不忍而等一觴忍受通都諸老之言以自壽乎言訖泣如雨下至期衰服詣先大夫柩前且拜且泣不孝孤雖備卮酒而逡巡不敢以進也猶逆計來歲服除跽進一觴以介眉壽而執意淑人竟以二月十三日示疾至十九日遂棄不孝孤等繼先大夫而長逝也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嘗湯藥者未逾一句不解帶者止及三日彌留之頃屹然端坐合掌孤泣問何語淑人曰吾惟守中而已言訖索先大夫遺命擲管疾書如意二字於後遂成絕筆焉痛哉痛哉蓋淑人矢志從先大夫之願歷始終而不渝如是嗚呼終天之憾未已圻地之痛增哀未報劬勞一旦永訣天平天平何使

白石山房彙

卷八

三

我至此極也淑人生於天啓壬戌年五月初二日
子時歿於今康熙壬子年二月十九日未時年僅
五十有一歲著有石園倡和隨草詩餘亦園嗣響
諸集行世爲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梅翁府君之
配振裕泣血具狀惟大人先生不靳如椽俾先淑
人生平始末藉傳奕世焉先淑人不朽不孝孤死
且不朽

白石山房文彙卷八終

白石山房彙 卷八

康熙丙寅閏四月吳人周公賁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九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啓 附書 告祭文 附誄

請李淑復先生公啓

白雪開尊敢邁數千於郢曲薰風入坐顧瞻十八
於瀛洲聲光久挹後塵爭快景星之蚤覩步武幸
追先達共聆霏玉之高談非葑仰瀆平鴻慈觴豆
載脩乎燕喜霓旌式賁綺席增榮恭惟上谷真儒
隴西華望才高北海無忝翰林六絕之名學巍且
山足當文章四友之目自昔宰相望重姓氏久護
於紗籠卽今供奉班崇制誥夙推夫手筆得人稱
玉笋固已埽月露而斥風雲居官號古廉宜其敬
先生而尊祭酒凡前輩所爲冠冕斯後進於焉楷
模某等集鳳慚多登龍願切目懸結駟方且瞻學
士之真心戀歌驪竊幸邀長者之願伏願花甌蚤
屆蓉鏡弘開藜暉絢采於木天共羨鄴侯竹相蓮
燭生輝於玉署羣瞻元禮丰標則祥金庶獲鑄大
冶之傍短翮亦將奮層霄之上矣

請杜肇余先生啓

藜照宵明太史奏德星之聚龍光晝接羣材邀化
雨之施挹色笑於春風咳唾落九天珠玉脩藻蘋
於白水壺觴留三日芬芳迓紫氣以遙臨積丹忱
而欲寫欣瞻賁采快慰需雲恭惟長水儲精杜陵
毓秀才堪王佐英聲早冠乎瀛洲人是神仙茂實
更原於武庫當其雞壇樹駿不愧光芒萬丈之稱
迨夫鳳治委蛇克紹自成一家之學橫經而識天
顏之有喜爭誇稽古爲榮秉鑑而徵大造之無私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二

咸頌知人則哲肆維望高山以仰止爾迺列初筵
而秩如某等誼切鈞陶心依函席濯纖鱗於涓滴
庶幾靈潤之微沾奮短翮於粉榆可幸崇標之餘
拂伏望紺轅辱貺蓬館增輝以獻以酬燦若瑤臺
來舞鶴俾筵俾几儼如璫圖集飛鳧則得朋共稱
沆瀣之杯後塵竊附雲霄之翼矣

請史子脩先生啓

玉署風清燕喜情淡於湛露金闈日麗笙歌雅續
夫由庚一顧空冀北之羣竊幸步趨可卽三伏開

河朔之宴佇看笑語方溫敢云傾蓋以成歡聊擬
望塵而展拜肅聯後進敬迓前騶恭惟京兆儒宗
江東文府八分書就足規周太史家傳五步詩成
不數唐開元才子自鹿茸早薦儼如今式受鑒於
雲霄迄鳳沼高籌奚啻舊學依光於日月頃者水
衡在御旣收蜀珍鄭璞以無遺今茲鴻範當前實
比高山景行而有耀用是邀萬間之美蔭庶幾攬
千仞之德輝某等材忝龍攄名慚鳩集三薰三沐
春風願拂夫臯比一詠一觴香屑冀聆於塵尾伏
望寵沾綺席色賁彤禧方將問字質疑共對八瓊
之過影抑且解顏引坐均承雙燭之餘光則几筵
挾藜火以增榮杯竿映瓊林而播潤矣

復王思繩邑令啓

九霄鵬衛一代鴻儒借補袞之才先爲製錦屈南
牛之器暫試烹鮮烏衣本自名流鳧舄再逢仙籍
吉水仰古星之照傷哉我獨遘凶慈谿瞻慈母之
依父兮倏爾見背乃辱弔唁遠賜恤存含悲讀楚
招益切終天之痛擗踊拜秦貺愈增罔極之恩儼

然衰經之中厭冠莫叩忽焉華衰之及掩袂增慚
苦塊奄奄感惟淡乎風樹木天寂寂夢不到於春
明非棘人所敢聞謹荒槭以鳴謝

謝建昌高守餽瓜小啓二首

子子伏苦久絕焦華之夢栖栖抱蔓惟懷宋瓊之
思何意三芝寵頒五馬惟老公祖念棘人之茹苦
故錫桂髓以貽甘而藐諸孤痛先子之未嘗忍浮
素腕以止渴肅薦靈几黍稷竝其芳香跪進北堂
菽水遜此脩潔愧瓊瑤之莫報耿矣中丹悵夢露

白石山房夢

卷九

四

之繁懷卿憑尺素謝未既飫德逾涯

三芝疊既具霜雪澤之仁一息餘生未展涓滴之
報嘉惠頒來太府分鄰里而其沐甘霖節令行屆
中秋浮腕玉而上呼明月飫德無已品味勝前

復友人啓

三有樂之君子俱存爲先四無告之窮民幼孤爲
重無躬邁難欠一死以何求失帖興悲歎餘生之
無補升斗初邀而養弗逮霜露既降而涕橫流乃
承足下不遺草土棘人忽錫瑤華錦字聞樂不樂

敢聆敲金戛玉之章讀禮不言忍冒祥琴韻語之
誦惟足下淵源六籍博洽多聞雲浮草堂之詩盪
摩甫白雪山藥圃之賦轆轤莊騷久矣高才獨步
於鄉閭行矣健翮飛騰乎霄漢不肖胸無二酉學
愧三長南浦東山昔猶時親乎塵屑洪巖赤壁今
惟遙睇夫音徽見雙鯉以飛來邈矣蒼葭秋水望
三湘而夢去依然瓊樹芝蘭伏塊無文自愧報章
之陋因風寄想敬謝好音之投誦復未央溯洄莫
盡

白石山房夢

卷九

五

賀廖昆明太守年啓

歲云暮矣塊處淒然頃始權返於螺川忽屆春回
於隴首捧讀瑤章遠賁殊慚奏記愆期惟老公祖
粹德春凝清名雪瑩宮梅動興更添何遜之高吟
椒盤頌花又入杜陵之新句坐擁江山壯麗福以
類升功參造化鴻鈞政隨時泰聞宗風於鹿洞不
愧吾道主盟敷教化於鄱湖允矣斯民先覺治某
溪衣練服自憐朱履之莫隨凍硯流漸益愧慶筵
之弗琢望雲如對紫芝眉宇負暄有懷白雪詞章

柏葉稱觴慚於相賀之燕冰花徹骨怯如難至之
驚風荷生成聊展尺素

賀吉水令王思繩年啓

臘前梅蘂香浮蓮幕光風勝裏金花瑞映椒盤嘉
頌占履端於天序介景福於仁侯恭惟以道德人
爲文章牧清名雪瑩揆綠波碧草之詞原隰膏流
賡紫燕黃鸝之句繪圖蘇瘠土竚看黍谷春回解
琴鼓薰風又見河陽花滿卽酬密縣之績入冠漢
廷之班治某廬居無似樾蔭是依頃者敝里言旋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六

上熊敬脩掌院宗伯求先母墓銘啓

領袖解垣參秉機政治平本無多術要在得天下
正人之宗簡命而屬我公豈復有國人造憾之處
善類忻合隆平肇開恭惟忠結主知道先民覺湛
然厚德弘度之凝遠素秉百鍊之剛萃乎清操直

節之高寒中備四時之氣當衆正綴旒之日倚大
賢砥柱之功編纂遺經盡人而教以孝總裁實錄
立言而信可徵晚生梓里散才蓬山後進伏處而
讀大疏草野夙欽先憂後樂之懷班行而切具瞻
請幄獨陳正心誠意之學進無私謁仰體公忠退
有餘師勉脩名節乃者抱疴請急擬抒愛日之忱
孰意負罪經年疊抱終天之慟雙親棄藐孤於兩
載前母捐館舍已十年竊念先母羅氏敏順原孚
於家儀而稱克相矣慈惠更篤於閨範敢言克成
乎宅兆雖卜愧無以表諸幽淑德未彰殆不可謂
之子披肝爲紙滴淚到泉控於仁人屬此大事伏
祈垂卹慨被俞旨在塚石得闡遺徽邀鴻章而寵
同綠字倘彤管盡垂懿美偕紫綵以照及青門拭
巾瞻依憑楫懇切

復族叔簡在先生賀生日小啓

世道文章浸潤聲名之代家庭師友優游教育之
仁惟先生克任典型喜小子夙承提命某三月蓬
山莫盡天祿石渠之蘊四年草土長懷忠君愛國

之誠欲竟父志而未能每懼坐荒夫歲月倘非師
資之可恃將何不負平生平馬齒漸加祝帝座萬
方底定牛眠慎卜感先人一坏未安祇覺大塊勞
我以生何期仁人錫予以福繽紛錦字花繁五日
之觴璀璨名篇并祕百朋之錫至言如綺而莫酬
厚德銘心而圖報

與湖撫王純敬啓

得聖人之清任天下之重三江形勝豈止屏藩十
乘啓行是推銷鑰輕裘緩帶峴山留叔子之名號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八

轡登車湘水詠楊憑之澤雖前旌旄後弓矢不足
爲公榮而出方名入阜夔真能快士望旣撫洞庭
之蘭芷行調商口之鹽梅某也幸叨一日知交竟
至三年契濶萬間在庇千里非遙顧維梓維桑不
乏借恂之赤子而爲肱爲股已作分陝之宗臣看
牛女八月之槎從此往矣領荊豫二州之牧是所
望焉

上虞山錢宗伯

振裕在涇河初謁龍光年纔總角卽知見先生而

喜辛丑再謁福履於西泠因念切庭幃遄歸南浦
弗克朝夕侍側悉所請事承先生藹然眷注不以
孺子爲不足教諄諄懇懇似欲進之講德問業之
列且小人有母錫以璀璨華章末技雕蟲賚以品
題佳語竊思先生碩望冠冕人倫文章式型百世
海內冀得片羽吉光奉爲丹書鴻寶某何人斯而
重荷先生嘉與攸隆若是乎睽違日久瞻溯徒殷
每有自江左來者詢知東山太傅杖履惟康翹首
芙蓉別墅雲樹依依敬啓者老父今年仲冬幸屆
七旬初度愚兄弟旣不克徼恩祿養又無足承歡
萊綵早夜思惟冀得仁人君子片語隻辭以先酌
者竊計老父生平存心飭行在朝在野恬讓廉靜
遇事忼慨擔當與人平恕樂易歷仕已而一致經
常變而不渝此皆先生知之真而信之篤數十年
有如一曰是以不揣愚昧敢懇先生推錫類之宏
施煥天章之雲錦俾愚兄弟登之屏端踞進一觴
且併與家慈大章共傳遠邇藉重家乘世世子孫
永矢明德其爲榮寵寧有旣耶謹將熊雪翁少宰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九

爲老父六表祝言繕呈約略伏祈俯賜採擇不勝
華哀愚兄弟頓首數千里外翹企竢之矣

與陳撝謙

辛丑春驅車北發冰雪載塗一望金臺烟樹景物
依然疇昔及過舊居見故人宅第久矣塵封回思
與撝謙昆仲對字論文少年意氣或雅歌投壺或
舉觴醉月或分韻以題詩或尋芳而竝轡或抗衡
古今或詆諧善謔形無間於爾我誼已等於雲天
迨兩家艱危互濟刺骨銘心僕雖少撝謙四齒時
亦稍知自命不肯隨世波靡輕相結納中心折衷
惟有撝謙以故涇河再晤歡聚經旬虎阜鱖舟
溪題鳳幸得挾策上游而知已遠在塞外悲風從
西北來不覺涕潄潄其交睫也未幾撝謙亦抵都
下天涯握手恍若夢中驚喜之私誠吾兩人有獨
喻而難爲告語者不閱日南宮報罷僕視之坦如
未欲遽舍足下而去也風霾蔽日一城遶若河山
忽銀鹿持寸楫言別啓簡旁皇怒焉若失訊知足
下尚返吳門遂堅訂平原之約不復有折柳之悲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十

嗣是兼程就道值大火西流行抵淮陰便託張君
以數行馳候帆過鶴市祇獲從宋子一訊起居五
日淹留行不及待山陰回棹悵惘何如足下其謂
我忘情哉夫亦念切庭幃且私心逆計彈指三秋
又當金門謁策良會未遠猶可藉以自解也不謂
歸里以來望春明如在天上漁陽鴈斷每憶銷魂
去冬以近七旬老母忽爾棄養草土餘生萬念俱
廢特是骨肉知交時切惻惻但憂從中來僕將何以
自兄乎幸令兄先生典試江國得以夙誼通殷勤
一見卽出撝謙手書展閱未竟輒鳴咽歎歎不能
已書中數百言字字披肝膽相示僕獨何心能不
對尺素而興今昔之感哉三兄早世痛切鵠原宿
草旣湮絮酒未奠其如延陵挂劍之誼何可喜者
高堂清健令子日益岐嶷萬里懸旌足慰孺慕同
體之念耳上書久有歷驗南還定在何時其所以
遲遲者知大有不得已者存但機不可緩勉矣早
圖翹企好音以日爲歲得旦晚遄歸故園僕卽星
馳小艇竟詣吳閭九頓伯父母尊前與我撝謙昆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十一

仲再振盟壇重標旌幟以抒此十餘年種種磊落
思慕之情庶不負平生意氣引領企之僕年來幸
舉二子及豫女俱叨庇平善遠念垂注因并及此
縑絲聊將寸忱拙句十章用摠積愆不必作詩觀
也區區之衷百不悉一霜風戒寒願言珍重

與同姓

吾族亦庶幾天下望族矣自我祖忠武先王開業
西平我祖堯公肇基茲土迄於今千有餘歲文武
兼資名賢輩出拖金紆紫令聞令望上之爲邦國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上

寵榮下之爲生民倚庇世澤慶衍其來久矣某屏
聞無似猶獲從先大夫之後謬叨一第濫廁清階
其誰非祖宗之陰藉煦沫及之吾族之俊又林立
濟濟多英他日之勳名建樹百十於某抑何可量
且某齒幼分卑詎敢冒踰鄉黨恂恂之節希武公
濯濯之言以自墮替愆於君子之戒竊自歸鄉旬
月以來遠近之所播告新舊之所傳聞當事之峻
示屢頒吾族之施爲行事互見疊出蒿口腐心每
一念之殆無異陟春冰厝猛火於重淵積薪之左

右某雖寡陋其忍膜視一本以上得罪於祖宗外
見訾於方幅名教不脩繁誰之責嗟乎吾族之人
生里閭之中處堂奧之內息養嬉遊以爲天下事
惟吾意爲之斯可耳其亦知吾谷村之外天地之
大名位之尊賢豪之盛祖孫父子兄弟之蟬聯樞
要有十百倍徙於吾鄉者乎其亦知朝廷法令之
嚴明峻密斷在必行當道之聰察果見如神明雷
電之必不可犯者乎而乃欲以書生之文具蚩蚩
之小譎頑鈍之抵觸謂姑試嘗之可幸無事積小
成大蹈危莫知吾祖宗在上見之寧不悲惻惻然
且怒呵及之也某則以爲人生聰明才辨正用之
卽優耳誠正用之孰有如讀書完稅敦本睦族和
衷戢下斯六者之先務爲急乎惟讀書則理明足
以周知古今事變增長智慮曉暢物情以去己之
驕心墮氣態色佚志以會歸於有用旁通制業得
志時行爲朝廷措置大業爲海甸噢咻疾苦名實
竝榮斯爲最上今官民竝急者非國稅乎逐年奏
銷僅銖杪未完輔弼白陳顯僚鐫級通籍之以罪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上

免者不知凡幾矧渺爾之士民乎彼溫飽粗給敢於緩公家之急陷其身於不測之地諒亦罕此愚人然即使歲入不支亦思此必不能脫免之事惟有務生理勤力作通有無縮衣食減宴飲及瑣屑不急之務必了此之爲愉快以免辱於胥徒告無罪於官府犬吠不驚糜餐自得民爲良民士爲良士何樂如之自吾有身於父母兄弟有何分別豈得爭同岐路爨起浮貴愛憎可以情推異同可以理遣且吾子孫因而效法和則世和怨則世怨脉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古

脉不差但一消融所全甚大鑒往知來可爲神棟則本不可不敦也吾族數千百人其實先忠武之一人也族之賢者無論矣乃或脩門內之怨操同室之戈片言逆耳機械頓興非義縈心舌鋒鬭利其亦思百忍爲九世之原一和爲備福之藪者乎推恩只此一恕矧茲一本寧忍自戕則族不可不睦也由是而進之以和衷古今大福德人必大識量人名臣傑士以及同里先賢往往於負己之人曲加恩禮橫逆之來反躬自責忿者平鬪者釋化

小人爲君子化盜賊爲良民載在史策千載爲昭况乾餱愆於失德角弓本無相遠者乎大事小之小事無之興讓興仁是在賢者由是而進之以戢下吾族系二千人其他僕從隸農散布遐邇烏能徧及然綱目不可不張分數不可不明表正者影自不邪源清者流自不濁子弟旣勤於四民家僕敢坐而尸素時稽游惰時儆悍凶時察宵行時誠黨聚或咨詢其比類或鉤索其陰私毋曲庇以自危毋縱容以賈禍有聞必發弭患未然此六者事之卑邇而可行達之邦家而無怨者也至於歲祀尤不可不時祖廟尤不可不肅彼馬醫夏畦猶得歌其後人而吾秉禮蹈道之宗乃簡略於先祀孝慈引翼必不其然清夜捫心各宜警悔某先君子宦遊多載僑寄洪都某生長帝鄉間闢隨侍去家雖遠逃聽頗真不幸昨歲及於大故頃奉先靈暫還丘壠顧念本枝無容默默聊以孺子之歌輒塵同族之聽苟見采於芻蕘或少裨其毫末知罪惟命悚息曷勝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古

與孝廉宋既庭書二首

先生卓然名世羣仰儒宗江左瓣香自芝麓梅邨
兩公後獨有先生凡在聲應氣求中無論識與不
識莫不願見顏色以自壯况弟訂交已逾十載矢
志何啻千秋乃僅從辛丑夏間倉卒再申契濶忽
忽及今先生匡廬之興屢約不果弟裕春明之夢
更與願違卽年來馳逐南北游燕游楚竟不獲一
造雲亭而遂問奇之夙諾咎人云寒食重九不可
虛擲矧重以懷人之思乎撫景蒼涼烏能自己想
先生當有同情不覺縷縷及之也貞生兄東下甚
迫率茲敬布種種欲語托爲代宣老父命筆代申
懷想疊荷遠念并謝不一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五

前月胡兄來螺川捧讀先生手教眞摯之情浮於
紙上且得絕妙好辭而縱目怡神焉快甚感甚及
細味來函遂已隔歲盈盈吳楚會晤難期卽尺一
之書頓歷春花秋草若弟前所奏記竟等洪喬人
生聚散何常惟恃托心期於筆墨測居起以遙箋
而動輒相拂如是是可感也

舜親友爲母祝年

孤無父矣何以生爲所隱忍苟延者以母在耳今
年老母幸滿五十初度某深痛先君之見背猶幸
母子之相依而老母積毀在堂幾不自有其生某
等又何敢乞言以增母勳是以謀欲奉一觴於老
母之前而逡巡未敢以進也側聞諸君子垂念棘
人有母欲賜哀言張之錦闕此誠錫類之弘仁人
子所深願老母聞此踞某於庭痛哭而言曰而不
念而父乎而以而母爲何如母乎且不欲受而等
一觴而忍受國中諸老之言以自壽乎某敬述母
辭敢聞之左右夫祝人之母致傷其母之心且益
重其子不孝之愆也當爲諸君子所惻然動念者
至若某草土待盡之年政悲傷負罪之日回思先
人鞠育訓誨之深恩求一日之養而不可得并求
一見永訣而未能抱恨終天百身莫贖久已視此
生爲虛寄矣况宅憂而納賀悖倫蔑性者所爲君
子所不取也君子所不取者君子所不行惟諸君
子憐之稽首確舜銘心爲報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六

成服告大人文

不孝子振裕歸矣入門不及見親之面拜親於堂
惟哭拜靈前而瞻我父之遺容也嗚呼痛哉憶府
君之生不孝孤也晚而鍾愛最篤孤生三歲當勝
朝改王之秋府君躬遭大難而俾吾母襁不孝孤
避地遠徙是府君幾不自有其生而必欲不孝孤
之幸存也嗣是本朝卽御而府君三仕三已凡
舟車南北孤獨隨侍無少間至丁酉府君爲孤納
娶遂偕母大人同還南昌卜居焉三年孤倖舉於
鄉府君命孤曰爾此身屬君須精白乃心以無負
家訓孤跪受惟謹時當計偕入都府君以孤幼也
不忍離遂挈孤同抵淮上渡河看孤登車延佇良
久始回舟返白田度歲不孝孤之違府君膝下自
茲始矣然庚子臘月及辛丑報罷還里計違膝下
者八閱月自是承歡七年而府君望孤益切及丁
未又報罷孤心戀庭幃於四月單騎歸省計往返
亦僅數月耳府君每以見孤爲喜全無督責之辭
然微窺府君意終以孤不得早成進士爲悒悒孤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七

遂痛自剝責讀書湖上間數日一歸省侍湖上去

家不一里許府君時時遣人看視至漏下猶遣人
至湖上問衣服增減惟恐失調致疾也已酉冬又
當公車北發府君仍欲挈孤往孤以寒江風雪踰
舜再四仍送孤至江干登岸時意殊適不似向時
之悲而孤亦惑於日家言爲戊年尚不利不往又
恐重拂親意且見府君視聽步履不異常時私念
是役往還不過六七月耳殊不覺有離別之色今
年春府君馳諭孤有成名又喜逢庚歲繼美欣看
值戊年之句榜發果獲售府君喜甚孤則念古人
不以一日之養易三公卽欲不待釋褐遄歸子舍
師友力止孤以府君年高爲舜師友僉云而翁年
七十餘且聞健甚子不乘此時策名天衢轉瞬三
年勢不得不來就廷對是時而翁八十矣子乃忍
違定省以求祿養乎孤不得已勉就大對釋萊禮
成意謂可以歸矣乃不數日 召應館試待命兩
閱月蒙 皇上召見乾清宮門親賜簡閱孤得與
名選中都人士咸爲孤喜更爲府君喜府君手諭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七

則益喜孤私心自揣一則恐無所建豎以負君恩
一則目前不得暫還子舍朝夕冰兢殊不覺登瀛
之樂也府君馳諭云事君事親原無二理仍勉以
勤脩職業無負鄉先輩典型及累世家訓爲諄諄
不孝孤南望再拜受命六月八日入館就課習孤
意散館授職僅兩年事耳是時請假歸拜二親會
當府君八秩大壽錦衣上觴誠極天倫樂事而府
君發家人至都諭孤云我兩年內乘興來都門汝
不必以我爲慮是府君喜孤之在朝又欲不憚數
千里親來看視總之無時無刻不以孤爲念也六
月初六日值 皇太后配享禮成 特加覃恩不
孝孤及同館例得兩世誥命府君聞之則又喜以
孤初筮仕卽蒙曠典孤亦自慶遭逢之盛不謂銓
部題請遷延七月得母諭云汝父數月來時有小
恙心甚慮之孤不禁驚愕失措而府君諭字精健
仍如往時無異也孤決計圖歸寢食不寧同館訝
問孤告以故同館皆云子歸養甚善但恐於例不
符奈何孤卽徧查成例養親須歷俸六年不得已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九

惟病可以請假然亦非旬月內可行者孤心益急
而母諭益切府君猶馳諭云我兩月肌膚稍弱至
九月暑退涼生則全愈矣兒不必爲慮捧讀再四
筆蹟精健猶昔也孤積思凝滯而疾作矣十六日
具呈求在寓調理諸同館皆來就榻前問疾孤求
於館師前代陳真病真情諸同館皆曰諾已而館
師仍執成例孤不得已力疾草疏屬同館委曲轉
致如仍不允行便扶病伏 闕自陳卽獲罪弗恤
也同館憐孤情急遂痛哭代懇館閣諸師心動
九月十六至十月初旬具呈七次始批允驗視送
部不半月部卽具題請 旨人皆爲孤幸以爲從
來請假未有至速如此者孤以爲朝聞命夕就道
歸省有期庶府君見兒霍然病起誠至願也至廿
六日薄暮家書至見封緘非府君手筆啓函亦無
府君隻字不孝孤通身如墮冰雪中戰慄逾時不
能語家僮相顧錯愕漏二下始啓母書及兄書皆
謂府君病久不愈服藥罔效而婦書則云嚴親轉
加沉重促孤早圖歸里閱月三日 旨下內閣孤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十

卽單騎出國門兼程而馳至初五早過新城遇承舍孤急問信承舍猶給孤云府君疾少愈孤正欣慰間忽一騎馳突至前視之乃長忠也叩之不應孤一慟墮馬呼天搶地不自知身在黃沙白日中也嗚呼痛哉南北路人環立驚視問姓名孤自述曰予乃吉水不孝子李振裕也聞者莫不流涕逾時至旅舍問長忠始踞捧府君遺命孤哭拜啓視乃知府君以十月十二日棄不孝孤兄弟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倉卒中莫知所措復遣長寧問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三

禮於長安師友師友荅云塗中不便具位成禮宜見星而奔於禮爲合孤遂力疾忍痛行三十餘日於本月十三日抵家嗚呼痛哉不孝孤旣爲府君子府君疾不及嘗湯藥易簣不及啓手足天下有如是之子而尚得謂之子乎天下有如是不孝之子而府君尚以不孝之子爲子而諄諄遺命猶勗孤以事君事親望孤以無負家訓以取法先輩餘烈乎嗚呼痛哉且不孝之有生以至今日追隨南北舟車以及庭闈聚順固相依爲命者也計廿九

年之中府君乙未還里門留孤侍母於白田不及侍膝下者一年庚子辛丑以及丙午丁未兩次計偕落第違膝下者僅數月至昨歲入都至今僅及一年餘皆依依膝下時也夫以從來不忍相離相隔之父一旦永訣求一面而不可得非不孝孤罪戾惡極彼蒼者天豈忍使孤扳號無從至於此極耶始孤之立志也在讀書養親及舉於鄉府君勉以就功名十年兩黜春闈孤纖毫不以得失介意惟以朝夕奉菽水爲樂蓋自襁褓至就外傳時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三

年尚穉雖依依膝下以爲此亦常事耳及年十六七始知承歡愛日爲人世所不可多得者又爲選隊計偕違晨昏者幾二年至今歲上南宮備員館選每念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竊忤忤未敢卽安也所恃者府君年雖高而健且初受 皇上殊恩不敢遽萌歸念初意來歲遣人迎養二親於京邸又恐高年遠涉不若請假就養爲便及聞府君健飯日少則求去益力至求歸而格於成例不得卽歸也孤之心滋戚矣然孰意二三月之中遂罹此

異變耶嗚呼痛哉夫當孩提之時朝夕得以侍養
矣而不知及知矣又不能早遂祿養之志至今乃
得拜命於朝也始欲迎養而不能繼欲歸養而有
待及聞府君偶恙欲遄歸奉湯藥而不果迨府君
疾甚痛哭陳情庶幾求一見而竟不可得至不得
已而忍痛奔歸乃在府君見背兩月之後始得易
服成也嗚呼痛哉府君之愛不孝孤也常如在襁
褓時而不孝孤之事府君也曾不得展一日之養
至彌留日望兒歸及望久不至而手書遺命云非
兒之咎是府君始終愛子之心而不欲孤獨蒙不
追之罪於人世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夫既不得
爲府君也子安敢昭告於府君之前所以隱忍視
息而泣血陳辭者恃有府君之遺命在其遺命所
未及者孤敢不悉體平日庭訓以期仰慰在天之
心乎謹告

奉先大夫神主入大祠告文

巍巍祖廟肇自有唐代有作者克享蒸嘗仰惟顯
考德厚慶長纘承前哲樞密助勤族庭僉議禮祀

不彰敬涓良日奉主祠堂啓佑後裔簪紱彌光

奉主入廟告始祖西平忠武王文

洪惟王祖天挺佐唐千秋信史日月爭光慶貽顯
考司馬中朝身名泰定勁節凌霄家國巖廊始終
一致祖廟宗祠僉同公議以享以祀丕顯丕承蒸
嘗俎豆奉主而升恪侍几筵神格左右王祖在天
式弘啓佑

合祀冬至告文

時維仲冬節屆長至禮嚴追遠之文情同報本之
義有田則祭黍稷偕明德以流馨舉祀以時蒸蒿
引孝思於不置志承考妣慶洽孫曾敢請神主用
脩祀事

謁祖廟告文

藐予小子勉讀父書追崇祖德弗祿與俱初獲一
第五載廬居朝服謁廟肇始於茲行當赴闕潔牲
陳詞惟忠與孝祖父所貽

告西平忠武王墓文

惟我王祖丕績顯庸匡彼唐祚佑啓我宗時維藩

鎮據而土疆悅構其亂泚怙其強懷光同起鑾輿
屢遷汝洛戎警河汴烟纏糾糾者士桓桓者臣孰
奮同仇以弼一人王乃戮力王乃誓師我車我徒
載驅載馳氣撼爲虹心化爲丹以安九廟而朝百
官勳懸日月名勒春秋奠以帶礪賁以冕旒盟之
故府昭示子孫青山不沒白碣斯存猥予小子越
在文江持此簡書戾止咸陽憶昔孫宣癸亥告虔
一紀初復萬祀綦綿祠宇載葺棹楔載新酌酒松
楸薦俎藻蘋謹告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五

母大人五十祝禧青辭

紺殿凝祥綵絲永命五日標嘉節雲連萬壽仙宮
千齡獻壽觴瑞靄北堂護草屆此旭日長羸之序
今當慈闈五袞之辰惟我母裔溯銀潢韻傳彤管
中閨秉政佐大人敷歷樞廷竝座傳經勗小子翺
翔閭苑手披十七史洞識古今治亂歷常變而確
守貞操詩誦三百篇淡維雅頌源流昭鑒戒而獨
抒定識抱書侍膝時勤子夜機聲學禮趨庭兼受
義方荻訓某撫躬自省敢云無忝所生閱世多愆

展矣有懷靡及瞻茲端四忽屆三旬每飯不忘君
志豈存乎溫飽相依惟有母願無間於晨昏乃茹
荼非張樂之時久却鈴華而不御陟岵興匪莪之
歎忍奉盃斚以承歡幸瞻紫誥鸞翔淑德行褒乎
玉軸矜看洪巖鶴舞遐齡永錫夫琅函詣第廻班
願紀慈恩於他日親頒宸翰期拜晉國於中朝卽
五旬以及百旬竊效岡陵之頌由一命以及三命
長依日月之光燭精潔之明誠共展九重黃道當
生申之令序預抒三日丹忱敬啓真詮虔脩清醮
伏願庚星煥彩斗極呈輝碧海泛蒲觴肅遶蓬山
佳會瑤池薦火棗欣乘龍漢仙槎將五百爲春秋
數叶旌陽之讖俾三千爲華實壽同王母之桃伏
冀高明俯垂洞鑒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五

哭亡姪同孫文

皇清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正月初五日時姪同
孫以病夭於家閱十日辛未叔裕始得聞於省不
禁中腸頓裂淚泗交加爰發爲辭以哭之曰嗚呼
傷哉吾姪而竟死也耶其傳之非真耶而家僮之

報何爲而至吾前耶嗚呼傷哉憶吾姪之生其年
乙未彼時予侍祖尚客白田黃浦間於是會聚湯
餅之日正稱觴上壽之時祖乃滿酌大竿而祝曰
維孫之生與祖同則壽同爵與位亦同命名同孫
蓋自茲始歲戊戌予始得還里拜母於堂母卽手
攜汝出謂予曰此汝姪同孫也予顧汝眉宇聰秀
骨格多奇以手腕足腕皆方骨是時汝纔四齡耳初見予卽
親洽若熟識且持印誦呪琅琅不錯予固知汝有
宿根者踰一二日親洽益甚非叔不出口而舉盃
應對先後次序截然有禮是以每飲輒勸祖歡醉
而後已至於晨興夜寐必問必告固樂其穎悟敏
捷猶喜其天性篤摯也將來昌大吾門屬此子矣
予將還省汝戀戀若不能離者且卽欲同予來省
祖母以其幼也遂未攜之行已亥春再還里汝卽
有目疾兩目重翳如藥如飴以致形神交瘁心竊
憂之然聞予聲猶睜目強視惓惓問祖母安不置
中懷隱痛戚戚滋甚及秋予以歸寔亡妻抵舍時
汝左目漸愈所患者僅右目耳予心差慰但以元

白石山房彙

卷九

毛

氣未復爲懼而問之日家皆云生辰吉可無慮後
且當大顯迨冬暮聞汝飲食漸減且加潮熱急詢
之醫醫曰此肝病也宜速治肝爲主方將攜醫歸
視而吾姪訃音已至矣嗟嗟孰知叅確調護之日
正吾姪彌留卽命之時乎孰知八月一別竟成永
訣乎孰知吾與姪相念甚殷而不能拊棺以慟哭
乎嗟嗟汝眉宇秀不宜死骨格奇不宜死生辰吉
不宜死而乃以六歲死天道莫問一至此乎獨是
予父行年六六僅得此一孫吾兄閱歲三三止存
此一子而予去年此日正哭亡妻今歲此夕又哭
亡姪素月殘燈感愴交集悲風苦雨淚點縱橫想
汝與汝孀夜臺茫茫相見不知作如何淒涼矣能
不痛哉能不痛哉

白石山房彙

卷九

毛

哭亡兒會孫文

康熙三年歲在甲辰四月十六日吾兒會孫殤於
痘閱三日始以庶飭清酌楮帛之儀哭奠於其靈
而曰嗚呼傷哉汝竟去我而歸於無何有之鄉也
耶予以一身摧折雙淚空懸高堂白髮既無以承

歡內室傷心又難以寬喻而予之哽咽歔歔隱忍
悲悼其將何以自解耶異日者當慶會良時汝祖
祖母坐中堂汝父汝母汝姑侍諸側汝姊汝弟環
遶於前樂洽天倫獨舉目不見吾長兒會孫音容
杳絕予心雖鐵石其又將何以自解耶嗚呼傷哉
從此汝弟輩森立決不舍汝而別爲之長此卽汝
父汝母不忍於汝之寸心而汝亦可以不死已嗚
呼傷哉覲其泣矣何嗟及矣暫寄汝於灌阜終歸
汝於故丘汝骨猶存汝性亦在汝有知耶無知耶
其聞予言而饗之

白石山房彙 卷九

元

祭外祖母汪宜人文

外王母遂棄予小子而長逝也耶痛哉憶予小子
生九年隨先二人寓居淮揚間母淑人心企白雲
遣人迎養邸舍時外王父中尉公捐館且一年惟
我外王母挈舅氏以來先淑人悲喜交集予小子
亦知不及見中尉公而悲而以獲事宜人爲喜也
嗣是先二人宦塗所歷休戚同之或寓居白田或
卜居南浦我王母暨吾二舅實偕之先淑人奉晨

昏進甘脆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庚戌壬子先二人
相繼棄養外王母高年臨哭盡哀撫予小子夫婦
暨幼妹諸孫鞠育備至而予小子所以代先淑人
奉晨昏進甘脆於外王母之前者三年無敢輟也
十三年春鄰省震驚奉外王母避地於熊氏之南
園三月而後過家上冢不復與俱而予舅氏所寓
距予里七十里未逾月而戎馬生郊兩家播遷靡
定雖不獲奉晨昏如曩時其所以仰事外王母者
問安之使踵相接也私意江鄉漸次底定仍返舊
廬朝夕隨舅氏後舉觴上壽以遂恬愉之養致足
樂也不謂六月舅氏字來言外王母有痰疾予淡
慮之不安寢處者十日而外王母病愈家人舉手
稱慶未逾月復言病作予曰但服參苓自可勿藥
孰意久病增劇竟以不起也嗚呼痛哉予小子夫
婦幼妹以暨諸孫攀號弗及瞻戀何從一年之隔
百里之間遂成千秋萬古之別耶嗚呼生則進甘
旨歿則致衾禭而獨不能視湯藥啓手足以代我
母終天之憾耶嗚呼痛哉某生也晚不及見外王

白石山房彙 卷九

辛

父事宜人如事外王父焉且不及見王母事宜人如事王母焉逮痛深罔極負罪通天不獲終事我二人也煢煢孤猶得侍外王母之養如侍我父我母焉蓋欲養外王母者承母志也今外王母復棄養而不我留也痛哉痛哉雖然年幾八十壽考令終子孫林立靈亦可以少慰矣某也不肖舅氏相依不敢忘者母氏勤劬我外王母其聞予小子之言而來格也乎尚饗

祭羅篁菴宮詹文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五

嗚呼祺裕兄弟何不幸去年喪考今復喪吾淵源世好之先輩夫既已奪吾之天又奪吾之泰山喬木祺兄弟能不肝腸摧裂涕泗交橫此豈尋常陳辭寫哀之所能盡也耶先君子之獲交於先生也實自癸未其與先生長辭也訖於庚戌此三十年中升沉榮瘁風雨晦明艱難險阻備嘗交歷而先生與先君子始終無毛髮幾微之少間祺兄弟侍先君子燕居語及家人氣誼之交每曰寒山片石惟知己一人而已蓋指先生云嗚呼此真古人之

希遘而淳風之邈不可幾者矣當先君子三仕三已疊遭無風之波惟抱忠貞與汨出入夢觀震駭流汗走僵而先生不喪匕鬯與爲橐籥從容周旋若不知人世有利害事卒相與安全言歸里舍優游過從者二十年春秋佳日花間石上觴詠必偕追維往事感慨係之矣先生乙酉典試北闕得士之盛爲從來所未有內而輔冢卿寺侍從臺垣外而開府節鉞藩臬監司守牧靡不出先生門下衣被燈傳殆徧天下卽謫劣如裕亦獲託水木而遡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五

淵源之有自焉先生又嘗秉教成均文章政行楷模當代諸鉅公咸以高曾奉之獨以先君子一日之長北面恂恂大節細儀必誠必謹去秋先君子寢疾裕匏繫都門祺留侍藥先生晨夕省視及彌留遺訣先君子特以孤等屬先生而先生躬親舍殮匍伏哀號幾於毀滅閱日當先生誕辰諸世兄大會宗戚奉觴上壽先生愀然感愴然悲垂涕而言曰吾師喪纔幾日詎忍情宴樂哉竟揮去不一沾杯竿今歲元旦拂曙先生已肩輿臨哭成禮而

後歸詎夏秋間先生已示恙辟人屏醫藥弗御獨
延裕就榻謂疾不可廖詳悉語家內外鉅細事把
臂淡託裕雖強顏勸慰實不自禁其淚涔涔下也
比先君子喪歸有日裕拜先生牀下先生猶以未
及奠別江滸爲言祺裕返里未旬日匍匐殫瘁中
時時以先生爲念偶得會城傳言悅蕩憂疑未忍
淡信不數日而訃且至先生果以孟冬七日捐館
舍則先生其信亡哉祺兄弟撫膺震悼相向長號
哭諸寢門之外至於失聲撫念生平數夕不寐其
所以報先生者不及先生於先君子之百一而遂
與先生爲萬古之別其負慚於在三與抱憾於終
天者無窮極其何以見先生於夢寐先生或亦諒
祺兄弟事有所重而與尋常漫遊膜視者稍別乎
高弟方伯劉公先生北闕所取士也先生啓手足
引訣時惟以太夫人大事未襄南昌浮糧未蠲屬
公任之語不及私嗚呼先生歿不忘民志篤仁孝
古大臣用心當如是矣以視人流連身後邀庇
恩私顧兒女牽涕語刺刺不能置聆先生之風有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三

三

不怵然穎泚者與先生捐館舍之次日劉公易輿
蓋趨就弟子位始祭餘闕哭盡哀宛然如先生之
所以事先君子者初無少異氣類之應不戒以孚
嗚呼此豈聲音笑貌可得而摹倣者乎先生名在
天壤業在賢嗣紹述在諸高弟祺兄弟烏足增土
壤於泰山之巔麓顧此心不容不盡此義不容不
勉三十年存亡今昔之感不容不回翔而釋思報
稱而無遺力則祺兄弟所告哀於先生豈直先君
子一人之私卹寧無傷古道之不易典型之喪將
倣仰有不可得而復者耶白日悠悠泉塗永隔先
生神靈當與先君子陟降在茲考道如昔其亦鑒
祺兄弟矢言丹膈無間幽明也耶

祭大宗伯龔老師文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三

三

竚聽宣麻天不慙遺地乃震撼棟折楹頽九重
悼歎碩人亡矣邦國之憂凶問四達聞者涕流藐
藐一身感恩知己今也及門昔也猶子三十二載
如一日然情等罔極淚迸重泉嗚呼天乎父母棄
予未終憂制風木摧傷心喪乃繼誅章手製曾幾
何時淋漓墨漬痛不可支生死交情篤於故友撫
卹遺孤感銜不朽嗚呼天乎父母生我祿養初微
夫子成之服官於朝愛我膝加髮未總角立雪師
門進見不數勉以特立上報主知朝章國是古

白石山房彙卷九

五

訓貽垂再拜書紳性實庸陋每飯不忘皇皇抱疚
嗚呼夫子奮跡終賈之年嗚琴蘄水矯矯孤鸞旋
陟掖垣手捫權輔杖血濺衣抗疏與伍拘繫犴狴
不挫直聲明祚垂絕釋繫請纓我朝得天詔
書求舊決策發謀繩愆糾繆爰進常伯時當宅憂
無端鐫級人乎是尤仕路崎嶇既壓復起世祖
曰才簡任風紀百寮肅穆萬物華滋顛隤冷局道
故委蛇誼不營躬名流奔赴匪以植私百年乃樹
天子御極眷顧老成曰爾弼予爲國之楨曰卿

文章先帝所誦斂鍔挫鋒畀予大用以副樞密
仍簡憲臺扶賢贊傑蹇蹇不回司寇明刑晉掌邦
政罔圖既空軍容以盛擬相司馬洊歷春官一疾
弗起朝野辛酸夫子雖亡其澤則存國有成法家
有後昆不朽者三寵卹者五煌煌令名彌亘終古
嗟予小子報德無垠仰體師訓維以報君歷數
萬年民歌樂只遺表抒忠其志在此

祭饒州知府郭侯文

白石山房彙卷九

六

嗚呼郭公而竟以死事聞耶憶別去止二句公守
饒止十有二日遂能謝二千石之責而成千秋後
世之名也耶嗚呼郭公生資奇氣死歿疆場嗣子
未育老母在堂忠孝以義則兩得公乃捐軀殉
而弗克全夫仰事俯育之常嗚呼公與予言無不
盡予知公爲獨深當去吉而赴饒也灑涕登舟慨
然有擊楫中流之志及履任乃以書來云城堞不
完寇氛漸逼方將捐貲備樓櫓謹斥堠繼十日而
傳饒州復陷於賊予曰郭公死矣吉人士走相告
語且私相慰曰郭公善騎射有智勇必能辦賊可

母恐又曰受事未久何難聞警出奔相機以圖恢復未幾至自南昌者果如吉人推測之言卽公家人逸出者亦傳會其說予則灑淚爲文招魂而哭之逾月果得公遺骸於饒城薦福寺側家人斂其骨以歸記城陷爲五月廿九日卽公之死日也嗚呼生願封侯死委馬革此武臣効力於疆場之所爲其志將在侯也今郭公以十二日太守疆場之事自有任其責者乃獨挺身犯難身被十餘創而死血衣之跡猶在也嗚呼公偉軀幹負經世之才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七

不居肩治章句以諸生從經略軍隸幕府於將李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悉記之筆仕而令湖北守獨山皆能卓卓見之行事不特理簿書撫黔首已也其殄寇靖苗之功懋焉自言生平宦遊所經得優游從政與士大夫相讌樂無鋒鏑危險之事惟丞吉郡三年耳嗚呼使公不死則饒城可完使公得久治饒則城堞何致不完而不能守然則郭公其何以死哉嘗讀歐陽文忠公死事列傳戰歿者不與非不其死蓋病其初無卓然

之節亦幸而得死耳乃獨取王清史彥超者証無所謂哉又讀唐書張巡傳其孤忠大節議者猶責其死守非李翰表訟其冤幾被惡名於後世今郭公以十二日郡守不幸城陷身死小人好議論豈無有責其不能死守且引歐陽公傳死事不列戰歿者之例故特表而著之凡以勵士大夫之節也張中丞死雖陽時年四十有九今郭公之死於饒其齒亦如之嗚呼烈矣屬者都御史列其事上之朝廷將下優卹之詔以錄其忠推恩於後人

白石山房彙

卷九

七

公雖無子以弟之子爲己子太夫人且膺異數之褒以永其天年則郭公之貞魂其少慰矣乎嗚呼雙雞絮酒故人之情大書特書史臣之責

祭傅忠毅文

嗚呼時有顯晦人有理亂當其治極忽有逆臣至乃憑寵肆兇竊權構逆蛇吞虎噬擇肉粵州天子方將申九伐之威重干城之寄解將燎之焚拯方割之墊遵開景命銷遏亂源特命我公肆張天討中權後勁名動神祇期以日照天臨風清雨

滌隗囂失險蘇峻知歸撫西粵之山川還皇家之
版籍庶幾勳銘衛□績紀晉鍾孰意禍變之興蓋
乘不測天之方稔公如之何獨立軍中招採並用
激昂大義潛革羣心事出非常捐軀報國嗚呼全
道爲全天年非夭期願匪壽得死爲終惟彼兇頑
殲我明哲罪均僭逆怒發天人否閉未通鬱翳茲
久皇威靖亂忠臣應期坐使鯨鯢化爲菹醢庸非
精爽達於明神幽贊弘猷照蘇宿憤 詔旌大節
追冊元功寵以易名禮惟加等嗚呼某等幸同梓
里仰挹重名兼辱知交遐欽亮節邈焉當代如堂
古今上頌 溫綸勞勉忠義下垂數世永矢德音
巨魁殲平幽靈昭格靈車歸路千里同悲遙憶勳
庸焜煌祀典况臨緇紉敢後蘋蘩公其有靈式陟
降焉

祭先兄文

痛惟吾兄先君冢子敦行靜醇潔脩是砥幼際治
桑力謝統綺侍母故園流離轉徙內難外訌毒如
蛇豕全身存貞散家傾匱三徑就荒室廬任圯惡

浪罡風不喪鬯匕先君南還會於淮涖骨肉生逢
運回於否痛惟吾兄隱居不仕學究天人湛溪易
理不磷不緇善人是倚臥蘅刈蒿奉親旋里家政
親操俾予養志早歲名成顧之則喜庚戌之冬歲
當大比弟侍金門兄襄大事抱恨終天哀號瘠毀
榮榮相依復喪我妣哀等所生孝感桑梓衰經未
離四郊多壘息影溪山瞻烏靡止措弟於磐置身
於枳弟還廟廊兄奉禋祀空江泣別亦云暫耳云
胡阻隔遂異生死嗚呼吾兄壽僅五紀予實不德
上爲兄累疾病未扶手足未啓計聞西安予適奉
使哀不逮終號不及第五閱月餘痛自茲始雙親
在殯孰陟岵岵諸子癡頑孰堪續似拊膺一慟家
政孰理南北遙遙亡唇寒齒爲位而哭束髮加纓
擇嗣安靈式遵意指清酒盈卮熟醢在簋縷縷哀
衷兄其鑒只

張簣山先生誄

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世貪外榮公耽內視不貳不
欺始終仁義精誠悟主正笏垂紳文章理學規矩

天民巍巍正學蹇蹇良臣迹迹窮巖手闢絕壑荷
鋤著書不爲世縛三聘就徵峻骨稜稜 天語諄
復臣病未能嗚呼先生命止斯耶斯文之喪吾道
之嗟直聲在朝清標映骨志完瑩中爭光日月公
今歸窆文山之鄉耿耿大節山高水長維予小子
有志研討不揣憊愚從公學道追隨禁近適遵親
喪公撫予慟有淚浪浪接丁大故手製誄辭哀哀
父母公同我悲公勤補袞名震巖廊 天子曰直
孰謂公在既蹶再起 一人知之予送公行南浦
之湘伏病聞計別始及期輟歸里門予赴闕下哭
未憑棺送未及野感公知己學道無成追憶訓言
聲淚俱傾臨風寄奠抒寫生平

白石山房彙

卷九

里

白石山房文彙卷九終

康熙丙寅年五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題跋 雜文 內制

跋孫八肖武詩

肖武孫子以曠代逸才發爲吟詠類多沉鬱磊砢
之氣蓋烈性男子也讀過小園詩十首又何冲忤
婉秀蘊藉多風如是行將授梓以公同好特是小
園僅一笏地不敢與何氏山林較而肖武十詩洵
足與杜陵頡頏千古俾讀者從詩中想像吾園不
知如何廣遠幽蒨則亦吾園之幸也夫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一

書倪樾公詩後

龍眠何多才耶諸子去而倪子樾公後至予以世
好締新交小園握手歡若平生夜飲池亭覺風露
霑人衣袂對月興懷粵遊諸子爰和孫八肖武詩
得意疾書不終宵而就曉起見示讀之輒歎敏妙
絕倫不減三叉七步他日嶺南返棹諸子聯翩觴
詠有杜工部重過何氏山林軼事在焉餘音嫋嫋
以續成一段佳話不能無厚望云

跋孫臥公遊西山詩

山水可以恣遊興往往於詠歌見之惟善遊者能詩抑惟善詩者乃能不負佳山水孫子臥公固善遊而善詩香城翠巖足跡所到聲韻琅琅西山而目恍如活現而奇想幽思更曲曲引人入勝予嘗謂詩之性情適與山水性情有微會解此者方許讀臥公之詩

跋王青蓮雪蕉堂詩

王子青蓮負性忼爽有奇氣而與當世賢豪交甚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二

歡始終不渝其志所過名山大川極吟眺之興唱三歎淪淪乎殆以江左之風韻寫其燕趙之悲歌者耶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諸大國莫不拱服此坡公之頌魯直詩也今吾讀雪蕉諸什恍焉遇之

歐陽文忠公集書後

嘗讀歐陽文忠記韓文舊本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嗟乎今人靡不知重韓公羨慕爲不可及嗟乎使當時無歐陽則昌黎之文幾何不湮沒而弗傳也

哉歐公去今六百有餘歲矣予幸生公之鄉自少

喜讀公文章想慕其爲人長而躡屨瀧岡之上讀崇公碑低徊不能去予不敏席先人餘業家有藏書又幸時際昇平天子日進文學侍從之臣討究儒術以興典憲一時名公鉅卿起而倡爲古文大家之學天下翕然從之則公之與韓固海內學士大夫之質的也且公集之在今非若韓集之在宋其愛而讀讀而願學焉者多矣而其集又完好非若韓之脫落無次第而吾鄉曾旅菴獨毅然以校刊爲己任者何歟旅菴曰予耄矣所以矻矻爲此者非追時好爲之蓋有感於子之先公重刻文山全集之意而欲並垂斯集於天下俾知吾古爲古今正學之宗也子抑見夫今日藏書之富乎方明季時其委棄灰燼於兵卒奴隸人之手者不知凡幾賴文忠公之靈版燬而存其書幸不舉全集而胥盡也今天下不見兵革二十年矣顧予頽老乘國家之閒暇殫力三年而全書告成予之志其畢矣乎嗟乎先生之志若此吾於是竊有慨焉當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三

有宋之盛時以文章名家者尚多其人卽讀昌黎
之文好而爲之者又不知其幾輩而歐公獨與昌
黎齊名傳後世蓋由歐公專銳篤嗜於三十年間
取韓之藏集補綴之校定之聞人有善本必改而
正之不足又從而重增之夫歐陽公正學大業其
生平出處名實之間粹然一歸於道其發爲文章
無不根柢六經淵源先聖足以取法於天下後世
乃猶拳拳於昌黎以爲始基在是然則天下後世
讀公之文想慕其爲人而有願學之志者可勿效
白石山房彙 卷十 四

公之於昌黎以隆重其集而則倣其人文以齊名
於天壤乎

趙鐵源粵遊草題後

此鐵源中允使粵草也詩凡若干首汪蛟門舍人
取而序之開版以廣其傳予相遇邗上得盡讀鐵
源之詩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而擊節蛟門之文
字直逼古人爲不可幾及殊足自壯第回首戎馬
生郊征旗拂日予時臥病故里鐵源過存相慰藉
三日夕不忍去執意日南景物盡入簡編文選風

流歡同讌賞有如今日者乎興懷疇昔感慨係之
矣

玉堂雙豔跋

原夫紅綃紅線相偶成仙桃葉桃根自來作侶形
容獨絕人與櫻柳同妍宛轉雙聲名入燕鶯之隊
開小憐之畫閣對大捨之妝樓美絕人寰大都
再緣從天上或者相兼然而秀奪閨中未必風清
林下嬌藏金屋不過膏沐爭容價重玉臺詎有綵
綃競賞琅玕百尺管夫人之風味杳然卷帙一牀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五

李清照之才思逸矣爾乃兩美相悅四品兼工三
五輕盈明明如月百千婉變嚶嚶彼星妝成則
鬢疑雲身輕而蟬衫似水青山學廬影隨遠黛齊
飛紅雪徵歌聲與落花俱下局名雙陸對算牙籌
絃是十三和調玉柱留雲入夢雙飛蛺蝶之魂翦
髮爲絲互結鴛鴦之譜固已聲高一笑名重兩鬟
顧寶釧金鈿佳人難得而筆牀硯匣韻事轉多借
織錦之工兼裁麗藻分畫眉之黛別寫丹青枯木
寒鴉潑墨居然涉趣崩雲垂露簪花不禁增嬌夏

綠春紅生綃收拾曉風殘月湘管拈來纖手循環
繡帷披對響之美花不同色皆感於情好鳥各爲
聲總悅乎耳霜毫分染寶軸同裝此誠謝太傅門
門之秀豈若郭令公聲伎是娛而已哉

題錢中丞冊後

婁江錢子方來彙其祖中丞公手書爲一冊攜以
示予請跋其後中丞公文章行誼卓絕一時而書
法不甚傳今觀其體格深得古法真所謂精能之
至反造疎淡者夫士大夫家簪纓札柬不一傳而
子孫失守者往往而有錢子獨能留其手澤
之遺必蒐而輯之昔晉范喬見祖遺硯泫然流涕
後卒以名顯若錢子者吾知能世其家矣因題而
歸之

先司馬手書書後

此先司馬與褚明府手書也明府之去予已踰二
十年其流風善政嘖嘖猶在人口今夏明府之子
大復以明經貢於大庭相遇京師因出先司馬手
書示予踞而觀之紙墨完好如新予泫然久之明

經俾予書數語付於後曰此父命也詢之明府春
秋八十七矣健飯健步且耳目聰明燈前尚能作
細字孫多而賢聚五世於一堂真人生完福哉語
云積厚者流光褚氏之後必有顯者則先司馬之
手澤亦與其世世子孫相傳勿替也夫

主靜立人極論

館課

聖人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克全三才之道者
惟靜而已何則靜者太極之初體而受中以來天
地所賦於人之理也惟有以不失其初而於天地
所賦之理洗心退藏使各得其本然而不爲物誘
不爲欲侵則人生而靜之功是卽參天兩地之本
而聖人之所謂全體太極者胥在是也旨哉濂溪
之作太極圖說而一以主靜爲要也曰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試論之夫太極本
無極者也剖而爲兩儀乾坤生焉其象坤者陰體
也純乎靜者也其象乾者陽體也動而仍未離乎
靜者也惟靜者靜而動者仍未離乎靜是以立天
之道而建極於上立地之道而建極於下遂以互

白石山房彙 卷十

六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七

萬古而不敝若夫人秉天地五常之理以成位乎天地之間者亦猶是天地之理也自夫視聽言動之各有所引而吾心之淡定者不能不動於五官之紛紜愛惡攻取之互有所制而吾心之虛明者不能不動於勢利之華靡且也憧憧於往來之交攘攘於云爲之際而吾心之寧謐者始或因物而移既且泥物而滯其於人生而靜者乃大相遠矣又安望其立人之道而與天地爲始終乎惟聖人稟天地淑清之氣而一私不萌既有以全至靜之體而其行之也中則凡偏倚之見不得擾其神明矣處之也正則凡頗側之私不能紛其志慮矣其發之也仁而裁之也義則凡虛僞意見之繁不得撓其主宰矣一動一靜又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損則聖人全體寂然靜固靜也而感而遂通不待意計動亦靜也惟靜則志專志專而確然隤然者不外此易簡之理靜則氣清氣清而下濟上行者不外此貞一之理由是合之天地爲三極者立之一已不卽爲人極也哉雖然聖人要非

白石山房彙

卷十

八

樂章議

却動而爲靜也聖人周通宇宙酬應事物無所不至而此心冲穆一無所擾譬諸天焉一日一周運行無息而太虛之體自若蓋惟靜故能動亦惟動而無失其靜此聖人主靜之學也若夫却動以求靜寂守其心於無用之地是告子之強制老子之無爲而已又豈聖人之所尚哉要之主靜所以立極而存誠尤主靜之本蓋誠則不雜不雜則不紛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夫天之不已文之純皆誠也而曰於穆曰不顯則靜之至矣是誠者所以爲靜之理而學者所當返觀者也至於誠則逾靜靜則更無不誠二者交養互發學之自然而致者也周子之說其亦發明其所得力而得千古聖人傳心之要道者與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九

而彰哉定之弘烈樂章誠不可以不議也左副都御史余國柱具題奉 旨饗祀樂章關係大典禮部翰林院會同詳議具奏者竊惟古之言樂者有樂聲焉有樂舞焉有樂器焉有樂律焉然舜之命夔則必以詩言志爲首明乎樂章爲之體所以發舒性情而贊揚功德八音依此而成聲六律和此而成調羽籥干戚象此而成容也然樂章之在今日蓋有不可與古例論者且以郊廟言之天地分祭昭穆異廟是故冬至祀天於圓丘而舞雲門夏至祭地於方澤而舞咸池所舞之樂既殊則所奏之章亦別周禮之文可見也宗廟則自 太祖而降各有篇什如思文所以頌后稷也天作高山美太王文王則有清廟武王則有執競周頌之辭可推也自漢以來郊社分合之議紛紛莫決而宗廟槩爲同堂異席之制然則所謂樂章者不過於降獻望徹之間致其格享之意而已固不能於列祖之豐功駿業而一一揚厲之非樂章之缺禮制使然也夫以 我太祖太宗世祖肇基創業之盛

白石山房彙 卷十

十

而其播之篇章被之金石者特以限於同堂之祭既未能一一極其形容今若述 皇上之功德以備歌奏而 列祖猶闕焉似非 皇上所以明禋致孝假於 祖考之盛心也愚意謂郊廟之章可且無改卽改之亦當推本於天地之佑 祖宗之烈以及於 皇上今日之功德庶幾天子有善歸之於天人子有善歸之於親之意若夫燕饗則今日未聞所謂樂章也燕之時或有舞而無歌朝會之時亦無堂上之歌而但有堂下之奏而且舞人樂器竝取辦教坊而不隸於太常其爲闕典明甚今若俯徇言者之請則當以 皇上巍巍之勳播以儒臣洋洋之雅述武功之競則如六月采芑之篇勞使臣之勤則如皇華四牡之什敵愾獻俘有形弓之脫交歡錫宴有湛露之恩天保之頌而有規車攻之美而致戒各以其類編成雅製然後歸之太常協律之司勿使溷於俗部淫哇之奏用之朝會焉用之燕饗焉則上下之情通 朝廷之體正亦庶幾於雅頌得所而革近今沿襲之訛豈不

白石山房彙 卷十

十

休與竊惟禮樂之興必待其時禮樂之備必極其制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適當功成作樂之會其時可謂得矣似當博求音律之士參稽器數之詳協歌舞之節盡聲容之盛尤不獨樂章之改是亟也謹議

徵江左諸生會課古文歌詩檄

蓋聞華鐘在簋必待叩而始鳴明鏡出奩不憚疲於屢照士林擣藻畫圖集西邸之良鄴下蜚聲笳吹盛南皮之會芳塵斯扇高軌相尋况乎星紀分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三

踰江湖襟帶龍淵之氣常自徹於斗牛竹箭之材固已優於篠簜崑岡擢秀人號機雲谷水澄瀾族稱虞魏文成卽鳳何勞揚子之吞筆自生花不假江郎之夢而乃懷奇莫試有蘊未宜是猶登縣圃而賞心徒誇片玉望鄧林而却步僅折一枝豈曰知音能無遺憾方今 聖神御極雲漢爲章中机皆銘上溯軒丘之道鑑盤有戒遠宗鎬邑之謨聞鳳翽而矢音非止栢梁之高詠遇河清而受頌寧須瓠子之悲歌於是七聖從遊歷具茨與襄野百

工相和宛雲爛而星陳使者濫廁銀臺謬持紫囊螭頭坳際曾觀 光華鴈齒階前時聞 馨歎頃

來視學願切敷文鍾記室三品之評差能領要擎

仲治流別之論竊有微長茲逢西顧司辰抑且青

腰戒節登山臨水雖無宋玉之悲泉涌菊芳豈乏

安仁之興應抽祕思用騁妍辭凡爾白裕諸郎青

箱後裔携綵毫而戾止齋油素而賁然斯固游心

錦市快五色之紛披傾耳鈞天欣八音之繁會者

也至若鴻飛遠渚嘹唳清霜豹隱空山迷離曉霧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三

假息乎天隨之宅逍遙乎角里之鄉狎鷗鳥以同羣畏州府而屏跡介推之棲遲縣上焉用言文其身許由之肥遯箕山何必名賓乎實然而芳菲羅列採香者不遺幽徑之蘭金石鏗鉤制律者必取窮荒之竹知希我貴室邇人遐儻其白駒出谷不妨嘉客相依初非丹詔臨門詎致山靈移請使者單車虛左不逮信陵之迎一榻孤懸敢忘徐孺之禮心乎愛矣歧予望之於戲老成凋謝幸碩果之猶存後進弘長更朝華之始秀江山神王代有傳

人文獻風遙誰爲接武所貴同心砥礪雅志觀摩
俾晚出而愈奇庶斯靈之不泯使者優游校藝視
燭跋而恒多指顧成章聽鉢聲而未絕方當第其
甲乙襲以縹緗騰紙價於洛都懸購金於秦市始
知村名內史無非閭風積玉之區洞有靈威卽是
宛委藏書之穴曷勝延佇惟冀來儀

論祭仁孝皇后中元文

作配皇極伉儷同尊齊體紫宸音徽漸遠涼風應
律感歲序之頻移玉露成秋悼聲容之永隔用申

白石山房彙

卷十

南

時饗以盡哀思惟皇后恭順慈仁溫和淑慎助宣
坤教宗廟歆其薦羞保育青宮天人仰其恭順恩
施嬪御慶溢邦家仙馭莫追朕衷永惻當節屆中
元之候正月逢流火之時歷寒暑而無忘憶肅雍
之如在是以遣官致祭以表予懷嗚呼別殿雲懸
誰姬河雎之響椒宮日暗惟思葛覃之風想鸞輅
而撫心望鐫疊而延首庶幾來格尚克欽承

論祭孝昭皇后中元文

化始漢宮陰教揚於四海德同厚載徽音播於千

秋感節序之頻移涼風應律慟聲容之永隔玉露
零階彌淡悼昔之懷聿致因時之享惟皇后溫和
淑慎恭儉寬仁嬪御承恩家邦式敘奉先惟孝儀
既著其肅雍厚下曰慈道允符於光大何意椒塗
月冷空留懿則於丹青當此桂苑秋生倍想芳型
於琰琬宮梧墜葉長虛琴瑟之音寶鏡凝塵竟闕
禕褕之影時逢七月令屆中元特遣專官用申嘗
祭嗚呼光儀雖杳念環珮以如聞架範常新對几
筵而宛在悵雲輶之莫返企鸞輅以遙臨靈爽是
憑鐫疊祇設庶幾來格尚克欽承

白石山房彙

卷十

五

論祭孝昭皇后清明文

性秉柔嘉播徽音於萬國化成雍肅垂遺範於千
秋緬鸞馭之升遐光儀永隔悵雲輶之莫返令序
頻遷觀燧火以興思潔飴芬以致享惟皇后克恭
克順教孝教慈躬備四德之全撫瓊章而增勸化
衍二南之美載彤管而常輝枝發桐花逸矣玉琴
輟響烟新禁籞悽然椒寢生塵特遣專官用申時
祭於乎几筵徒設念懿則以長存環珮如聞憶音

容其宛在爰陳雕俎式薦馨香尚冀歌承庶幾來格

諭祭純親王第二次文

朕惟屏翰勳崇夙表維藩之望哀榮禮備益弘同氣之恩念玉樹之中摧撫圭桐而永歎情渼式好儀肅維馨惟王英敏性成恭和天授方期銀潢衍慶長爲帝室之股肱何意台曜輶芒徒想天人之眉宇悲芳華之早謝正值中元感時序之頻遷又當南呂悵輜車於莫返感寶王之猶新特命專官白石山房彙卷十

諭祭純親王第三次文

朕惟屏翰勳崇夙表親賢之望哀榮禮備聿弘友愛之仁情實重於天倫饗宜邁於常典惟王謙和性著英敏天成奄逝於中元之辰梧階露冷轉瞬爲南呂之月桂苑霜清哀綸加錫於再三悲悃未

抒其萬一特申祭告咨遣專官於乎神爽如存徒想音容於素幄芳名不替待昭懿美於豐碑用芬苾之具陳冀幽陰之來格王靈不昧歆此殊恩

諭祭和碩康親王母和碩妃文

朕惟樹懿親而作輔國重宗盟端內則以持身聞嚴姆訓既生榮於象服宜沒錫於牲牷爾和碩康王母和碩妃敬慎居心柔嘉爲範發祥華胄奉壺教以無違作配王宮著令儀而永善方謂春秋迓福長享遐齡何期日月遘災忽罹淪逝爰申享祭特遣專官於乎誼篤天潢允表肅雍之度寵頒御醴式昭芬苾之馨靈如有知尚其來格

白石山房彙卷十

七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終

康熙丙寅年六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一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史傳一

王驥傳

王驥字尚德直隸束鹿人長身偉幹剛毅有膽略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通法律習騎射喜論兵事使山西奏蠲鹽池逋課遂爲山西按察司副使入爲順天府尹廷推擢兵部侍郎承平久軍政漸弛驥以整飭戎備爲己任奏減內外衛所及王府護衛餘丁之在營者又定陝西衛所軍士更番操練法旋坐議邊事遲五日期與侍郎鄧瑩同下獄尋釋之陞行在兵部尚書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伯敬入塞寇掠甘涼英宗命驥輟部務行邊受密旨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中將校廷謁卽詰曩日大軍追敵於魚兒海先退者爲誰諸將伏地不敢起齊應曰都指揮安敬立縛敬斬轅門領都督蔣貴曰汝爲大將引退亦當抵法且責狀以聞後効一軍股慄遂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諸將各

自爲防禦邊境肅然別部把禿孛羅寇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悉收其男女孳畜歸閬甘涼軍汰其冗弱三之一還衛又定爲更番上代法輓輸亦稍省焉驥二月出八月還京阿台諜知復入寇帝以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特命驥往監督大討阿台朶兒只伯驥諜知敵營所在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直搗狼山而自與任禮等率大軍爲後繼且與貴約不成功無相見也貴遇敵於石城擊走之驥曰敵未大衄驟退且復聚使我疲於奔命非計也令貴復將前軍帥精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彝關晝夜兼行追及大敗之得其左丞及裨將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千計驥與任禮兵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招降其部落數十帳窮追至黑泉而還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是役也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阿台走死捷聞貴禮皆封伯而驥以兵部尚書兼支大理寺卿俸

尋名還理部事久之麓川之役起麓川本百夸僻遠不當中國一郡宣慰司土官思任發叛廷議遣官招諭而巨璫王振方用事慄賊喜功名驥知振所嚮力主用兵欲自爲功振大悅遂紕廷議拜將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轉餉半天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會天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敢阻軍者斬於是部署諸將至金沙江分軍三路擣上江寨上江賊扼

白石山房集 卷十一 三

寨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攻斬首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賊乘險拒我師溪入破連環七寨於沙木籠山又敗其衆陣於泥溝箐拔摩泥寨長驅抵麓川俘斬及溺死者數萬人思任發父子奔緬甸時維摩土司韋耶羅僭稱廣新王帝命移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遣偏師歷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驚潰韋耶羅走安南卽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大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司儂耶與沈正

交惡構兵十餘年驥移文諭之立解師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之數百里外旣入見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予鐵券世襲指揮同知賜齋逾等貴亦進封定西侯驥自是以勳爵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緬甸其子思機發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雲南軍務率冉保毛福壽蔣貴等大破緬人而思任發父子竟不可得僅俘其妻子立隴川宣慰司而還驥加祿三百石貴五百石是年貴死驥往寧夏甘涼巡邊未幾思任發逃入山中爲千戶王政所誅而思機發兇暴益甚數入寇總兵沐斌輒敗之王振猶未懼必欲盡滅其種於是役以驥爲總督宮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直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峰拒我驥潛渡破之賊又立柵於鬼哭山巔驥縱火連破諸寨墜崖谷死者以萬計而竟不能得思機發當是時王師屯孟那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筭見大軍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窺

白石山房集 卷十一 四

我師欲還彝衆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據孟養驤
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上誓曰
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乃班師議
者頗咎驤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雲南訓
導詹英抗疏言驤等多役民夫網利麾下大軍一
日起行互相蹂踐又每軍負米五斗跋涉山谷自
縊者多師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
攻攻而失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散多捕魚
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五

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僅停獎勞而已尋改驤爲
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魁剗平王檻送京師再
加歲祿百石予鐵券世襲伯土木之難廷臣勅振
因并及驤景帝置不問復召總督南京機務南畿
素習偷惰戎務廢弛驤至一以所馭軍法教之而
大司馬于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帝雖罷
驤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闌人惟黔國公寧陽侯
得留四人驤獨留六人驤沉毅弘偉遇事剛果用
法嚴斷與人交不立崖岸雖位兼將相無矜倨之

色然頗豪侈年八十尚躍馬食肉盛聲伎如故石
亨徐有貞等奉英宗復辟驤與有力焉仍領兵部
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祿餘如
故數月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
忠毅子瑞嗣瑞卒成化七年子添嗣添尚嘉善公
主添卒十九年子憲嗣憲卒正德十年子瑾嗣瑾
卒萬曆元年學詩嗣學詩卒無子四年學禮嗣

范濟傳

范濟元進士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信知府坐事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六

謫戍興州左屯衛洪熙元年詣闕上言八事時宣
宗初卽位留心邊政謂內治之要當以窮兵黷武
爲戒而以練兵守險爲重其略曰安不忘危固人
君所當務以忿用兵尤兵家之大戒漢高帝解平
城之圍未聞蕭曹以復讎爲事唐太宗禦突厥於
便橋未聞英鄂以報怨爲功我太祖命將出師肅
清沙漠糧餉不繼卽命旋師撥東勝衛於大同塞
山西陽武隘口練兵清野內脩政教外嚴亭障廣
屯田課農桑不恃富強不尚功力未五六載羣兒

只巴納哈出等相繼順降三副使嚶嚶子等相繼擒獲中外廓清此帝王之盛事不勤遠略之效也陛下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母以用兵爲急則將無倖功士無天死邊塞無傷殘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內和順而外威嚴用此道也至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中國之藩籬其土可耕宜脩城堡廣屯種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亦用兵之一端也至勾軍擾害而尺籍日虛訓練無法而精銳日耗宜令兵部五軍立爲定法嚴加簡閱反覆數千

白石山房彙卷十一 七

言其他課農桑興學校汰冗吏明楮幣皆切中時弊上嘉納欲大用之禮部尚書呂震言其辭浩繁且皆已行之事上曰觀濟所言皆有學識當更詢察其素履以聞明日震言其人起自謫籍年已八十有四老矣不足用上惜其久淹行伍曰國家用人正取老成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爲儒學訓導

陳祚傳

陳祚字永錫蘇州吳縣人永樂初以善書預脩大

典人有勸其書成可速得官者祚慨然不屑也逾年成進士入翰林尋擢河南右參議爲政務持大體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躬操畚鍤不以爲勞曰此上命也敢不自力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暇則爲之講習如是者十年宣宗召授監察御史巡按福建自方獄而下糾劾無所避風采大著福州屬縣有上官和買之弊民破產不能供祚廉得其實卽日下令除之民困以甦還臺奏稱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凡直隸蘇松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由孟子河至瓜洲江濤險惡多取道白塔河今河流淺狹如以邵伯閘壩官及夫役移於白塔河稍加疏濬更置閘儲水以通漕運實爲利便從之六年出按江西疏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蠻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且疏中嗜慾邪佞語果何所指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禁五年英宗卽位始復官先是祚在獄父已瘐死祚疏乞終喪不許請歸殯許之正統四年出按湖廣復發遼王不法事又下獄論

白石山房彙卷十一 八

死出又勅法司以私意亂成法遷福建按察僉事
閩人素悉祚嚴明相戒不敢撓法漳泉諸郡多淫
祠盡撤毀之沙郡寇起祚已移疾在告巡撫都御
史薛希璉强委之勦撫竝用寇平卽致仕祚嚴於
疾惡剛介自持以言事數瀕死無所屈撓雖裁繩
大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肌膚蹈危險若復甘
之人亦矜其壯氣尤怨少損焉景泰三年冊懷愍
爲太子尚書楊翁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祚語之
曰異哉公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見義明決
自不山房家 卷十一 九

柴車傳

柴車字叔輿浙江錢塘人永樂二年以舉人授兵
部武選司主事歷員外郎從尚書方賓扈駕北征
軍務悉倚辦於車隨機四應無留事八年陞江西
參議歲餘入爲職方司郎中會訛言上游將有變
詔沿江擇郡守以車知岳州府三歲郡大治復入
爲職方郎中宣德五年擢兵部右侍郎尋遷左命
經理山西屯田先是御史張昂言大同地平曠所

種粟麥多爲軍官據占小民日困車按視軍官所
占田及曠土計一千八百九十餘頃請令軍士耕
種依屯田起科上詔更減一石以優邊地軍民又
命清理遼東屯衛軍士車請分三等有丁力牛具
者爲一等有丁無牛有牛無丁者爲二等貧無力
單者爲三等以三等附一等之家借其牛種秋穫
償之卽豐稔無多索則人有贏餘可免逃亡之患
命戶部如所議行之十年又奉命甘肅整飭邊防
至則發卒蒐騎積糧餉爲戰守備正統元年朶兒
只伯寇塞下西鄙戒嚴上命尚書王驥等經略之
車參贊軍務副總兵劉廣冒功微賞寧夏守將胡
清膝遲喪師失律車上章劾之時降卒多復叛者
車言京師漕運不易降卒叛附不常當分遣江南
耕種則同類無交引可杜異志下尚書王驥議驥
請依永樂間例處之河南德州車議遂不行會鎮
守太監王貴所帶資因不花等竊官馬叛亡出境
泄邊情奔回貴所匿不以報車言於上取回京息
後患旋以收朶兒只伯功陞俸一級車盡心邊務

章凡數十上皆切中時弊人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者必糾正無毫髮私指揮劉永以沒功次減賞齋計奏上雖嚴詰弗恤也垺州土官后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命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進從二品祿三年陞兵部尚書五年召還理部事侍經筵尋請歸省墓明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土

年還京感疾卒車在江西時以采木入閩經歲其守以舊知餽蜜一罌發視皆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却不受同事邊塞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斥去酒肉不御凡公宴皆不赴其介特多此類人以風節稱之

李嘉傳

李嘉字允堅山西臨汾人入籍宛平補縣學生大學士董倫時爲教諭器之選奉祀所禮生事太宗於藩邸已丁父憂哀毀過人終喪不御酒肉覽父

手澤輒流涕被面太宗提兵而南嘉預北平城守兵臨城下城外民有負母入城窮無所依者避舍以處之登極後錄守城功授鴻臚寺序班居無何擢爲通政司參議上面諭之曰以爾誠樸故擢置要地必勤慎毋忝朕命嘉能以勤幹稱職一日奏事畢自陳臣有老母無兄弟願躬迎母就祿養從之時初建北京宮殿命董運木於河南民不勞而事集喪母哀毀如喪父時詔賜棺及驛舟歸其喪起復扈從北巡坐累左遷鴻臚寺丞仁宗卽位陞左通政使又坐累左遷未行英宗立復通政使陞北京刑部侍郎等改禮部侍郎年七十卒於官嘉爲人端謹於取予無所苟然其治務苛小不弘大體時論以是少之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土

周述傳 弟孟簡附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竝及第成祖親第諸士手書述策曰瑰璋之文充實之學書孟簡策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復有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之語竝授翰林院編脩讀書於

文淵閣述預脩永樂大典及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扈從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讀洪熙初從皇
太子居守南都仁宗諭述曰汝素重厚道塗尤資
匡弼太子雖聰明仁謹然知或未逮行或過中必
須盡言庶稱朕意宣宗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
於人心述力爲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秩如故預
脩兩朝實錄正統中謝病歸孟簡在中祕二十年
始遷詹事府丞一日詔擇文學端慎之士輔王國
侍臣以孟簡進特命爲襄王長史侍臣奏宜留孟
簡備顧問上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儒
雅未嘗見疾言遽色尤篤交誼孟簡謙厚不伐生
平無睚眦於人兄弟竝列侍從一時稱盛焉

成均傳

成均字鹽城人永樂六年由歲貢入國子監
用薦授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史宣德三年
署南京刑部右侍郎五年奉勅專理蘇松各郡農
務等實授南京刑部右侍郎七年調戶部右侍郎
浙江巡撫其在吳時常奏蘇州庾廩匱乏備所各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三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內

官并下西洋旗軍闕糧請將刑部奏准例將蘇松
常鎮四府問過罪人折贖米暫貯本處以備支給
從之旋奏春夏雨澤以時豐稔可待上謂侍臣曰
朕所憂者四方水旱况蘇松諸郡國用所資今幸
雨澤及時特未知他處何如耳議者謂非宣宗勤
民之切則均以豐年入告未免啓人主侈大之心
海鹽地濱海舊置石隄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
以備水患風濤衝激壞一千一百餘丈有司歲事
脩築而舊石爲水所嚙皆剝弊無廉隅隨致頽墮
均爲巡撫時乃請於舊岸內別築石岸仍存其舊
石於外以爲藩障庶經久遠又請如洪武中令嘉
湖嚴紹等府協助夫役爲堤成浙民賴之先是蘇
州知府况鍾奏長洲軍伍不清均奉勅釐定上之
蘇州抑配衛軍悉免又言直隸淮揚沿海衛所設
立烽堠舊撥軍瞭望今聞有用民壯者乞專用軍
設有海洋警息易於馳報所上章奏皆切中時宜
先後報可宣德十年命同兵部侍郎徐琦等考察
府州縣官及布政按察堂上官等召還理部事均

明暢練達尤以端謹自持歷仕三十年所在以治聞正統四年卒於官

陳繼傳

子寬子完
錢紳附

陳繼字嗣初吳縣人父汝言儻有謀略喜論兵嘗參張士誠軍事洪武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汝言素以文章書畫自豪臨刑猶從容染翰無怖色時繼生甫十月遺書數萬卷母吳躬績以訓育之長從王行俞貞木遊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奉母至孝躬農圃以養母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廉之

白石山房彙卷十一
五

繼方隨母抱甕行灌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上聞而嗟異郡邑薦之以母老辭不就母卒哀毀過人永樂中舉孝行而以貞節旌表其母仁宗卽位初開弘文閣上親臨幸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曰聞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奇初未嘗知繼夏原吉治水蘇郡得其文以歸奇至是薦之遂召爲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同太常卿楊榮直弘文閣在上左右時備顧問宣宗初預脩兩朝實錄一旦上於禁中閱畫龍有翼而飛者問諸侍臣

皆不能對繼時班在下對曰有翅曰應龍見爾雅時服其博實錄成陞翰林檢討尋引疾歸宣德九年疾作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接誦不已門人劉溥問何事應曰無事遂卒繼爲文簡而有法遠近求者相屬過自矜重不爲苟作詩亦典雅爲時所宗子寬子完皆世其家學寬字孟賢完字孟英兄弟自相師友被服古衣冠鄉閭肅然敬之皆工詩寬尤自矜重初沈貞吉兄弟學於繼貞吉子周又受業於寬吳中稱經學者皆宗陳氏其時有錢紳字孟書亦吳人汝言增也居處交遊皆與繼同學業更互辨難俱爲通儒所藏書皆手自繕寫一時人士師事惟謹官鄞縣教諭

崔聚傳

崔聚懷遠縣人驍勇有才略初從太宗起燕邸以功累陞薊州衛指揮使永樂八年扈蹕北征敗敵於廣漠戍陞河南都指揮僉事仁宗卽位陞右軍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隨上親征尚書胡濙劾奏聚等違例多給廩餼將士銀鈔請追

白石山房彙卷十一
云

論上曰聚等朝夕在朕左右其置勿問未幾充右
參將從總兵柳升討交趾明年兵至隘留關升中
賊伏死聚時在後軍阻水不得進屬副總兵梁銘
尚書李慶皆病卒聚獨斂兵進至昌江遇賊官軍
奮力殊死戰賊驅象突陣陣亂被執不屈遂見殺
官軍或死或逸無一人降者

仰瞻傳 呂升附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授虎賁衛經
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兩奉命捕蝗賜勅獎諭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七

時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惟大理卿薛
瑄及瞻獨不往振怒會辨衛兵沈榮冤獄益忤振
王文馬順希振意誣瑄下獄瞻謫戍大同景泰初
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謐言其鯁介竄非其罪
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御史白仲
賢劾其老病瞻乞罷詔留之固辭乃以大理少卿
致仕瞻尤篤長者之行夏時建中者瞻之師也每
經其門必下騎而趨人竊窺之暮夜亦然其時有
呂升山陰人永樂初溧陽教諭用大臣薦陞江西

按察僉事預脩永樂大典後調山西所至以典起
學校激揚士類爲務宣德元年擢南京大理寺少
卿四年疏言江南之民漕運至北京者不諳河道
險易宜於呂梁洪西岸置倉收貯如平江伯陳瑄
所行事例令軍船運載爲便又言江南糧長承攬
交結之弊請令各郡縣增官一員督率催征使糧
長不得盤踞以滋民害均勅平江伯議行之八年
以老疾致仕景泰四年卒時稱南北兩大理云

彭勛傳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太

彭勛字祖期江西永豐人生有異質幼從里中父
老入佛寺挺立不拜衆強之拜勛曰彼何爲者裸
跣不衣冠何拜爲人大奇之就外傳日誦記數百
言能文章通經術舉永樂十三年進士念親老乞
近地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其教以躬行實踐爲先
而文藝次之士子翕然服從學舍後故有女祠數
現光怪向之學官弟子率躬禱祀以爲常勛至命
撤而焚之聘主雲南省試有臨安生懷金求見勛
叱却之滿九年考當進秩勛曰向就教爲建親也

他非所望仍補建寧教授有許宗道者以岐黃術爲權要所嬖常因私忿誣諸生游亨父子習魔魅術以居近五郎祠爲證副使王增寘亨一家七人重罪并執祠旁居民下獄者四百餘家一日官屬會揖勗獨立抗論游氏非巫者童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公勿以讒言起大獄增愕然索圖志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嘗具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臣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宋徽宗非盛世事宜漸除之禁止創立菴院罷給僧尼度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尤

牒庶不爲異端所惑又言朱子建寧故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役非朝廷所以褒崇先賢之意又勅尊賢堂祀胡文定蔡九峰真西山脩漢桓榮朱邑吳周瑜元李齊諸墳祠其拳拳於名教類如此正統元年始設提學憲臣用大學士楊士奇薦以御史提督南京學校寬嚴得體士風大振嘗辨嘉定民朱行等非殺人建平民陳良等非盜勦罷揚州安慶知府之不職者憲紀肅然以母憂歸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先是考覈課績主者間有所左

右吏得相緣爲私利久之例益濶公罪不降者至與私罪同坐雜職戒飭復職者給由復科其罪勗引例爭之同官怙過謂行之已久不當遽更勗取洪永間卷牘較之衆始服勗明習典故獄獄無所依回然同官皆不便也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已巳之變簡丁壯督造軍器以佐京營出入不辭勞勩數言兵事皆中肯綮廷議欲大用之終以伉直不諧請致仕景泰四年卒

劉永傳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干

劉永字克脩江西大庾人永樂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工刑二部郎中侍郎羅汝敬治屯餉陝西尚書魏源巡視口北皆舉永從行多贊畫功等陞荊州知府興學校課農桑一郡翕然稱治會襄邸徙國襄陽護卒往來多恣橫抗有司且占取江陵湖灘地以益王邸永上疏列言其事逮詔獄庭審得直復任以憂去郡民數千里走京師乞留特詔奪情起復正統十一年卒於官永遇事敢爲多惠政荊州卽少保溥鄉郡永以溥薦任然無所私

附溥益賢之其卒也民哭之空市立祠祀之

李奎傳

李奎字文曜江西弋陽人永樂間鄉舉兩任教諭秩滿遷南京國子監學錄日夕覽誦六經百氏之言作爲文章詩歌溫厚典則祭酒陳敬宗見之噴噴賞異曰傑作也正統中考選擢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爲己任奉命巡按浙江兼備倭時戶部侍郎王淪在浙督運失紀律奎劾奏罷之屢抗章言方略皆報可復命巡按蘇松諸郡官吏莫不惶顧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五

相戒曰此勅罷王侍郎者也吏治肅然一變條上便民十事皆從之尋督京畿學政陞大理寺丞常是時楚豫游飢流民所在嘯聚山谷謀爲亂命填撫河南奎勞來綏輯兩省民卒賴以安奏績遷右少卿巡撫畿內諸郡稱治天順元年致仕奎敦慎廉潔長於經濟凡所論列卓然有裨時政有集二十卷子玘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終陝西按察副史克振憲紀有父風

曹鼎傳

曹鼎字萬鐘直隸寧晉人少伉爽有大志宣德中以舉人授代州訓導鼎上言臣少學問不敢爲人師願進業太學或授別職自效因改泰和縣典史以督工匠至京師值會試舉進士一甲第一人賜宴禮部進士得賜宴自鼎始入翰林爲脩撰英宗卽位御經筵充講官脩宣宗實錄成進侍講五年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初大璫王振用事一日語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頗咎榮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當奈何不如乘此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翌日遂以鼎及陳循高穀名進於是首被擢用鼎爲人內剛外和通達政體榮等相繼歿大事多決於鼎未幾陞翰林學士吏部左侍郎薦侍講劉鉉教習庶吉士脩撰許彬爲館卿後皆爲名臣振雖專悞然頗敬鼎鼎方以居中調護爲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五

功多引正人列於講讀以爲異日枋國之助居無
何而有土木之變初也先入貢振方用兵東南懼
其交侵令通事給之許以結婚朝廷未之知也至
是拒其請又減其馬價也先怒大舉入寇振挾帝
親征舉朝諫阻不聽命鼎與諸大臣扈蹕從統京
兵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未至大同士已乏糧宋瑛
朱冕全軍覆沒諸臣又請班師振不許趨諸軍進
大將朱勇膝行聽命尚書鄺埜王佐竟日跪草中
不得請鼎曰臣子命固不足惜皇上繫天下安危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三

豈可輕進振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既而前驅敗報
踵至始懼欲還休懷來未至次土木寇大集且遣
使來通和帝召鼎草敕荅之振急令移營行列大
亂寇騎蹂陣而入帝突圍不得出擁以去鼎等遂
俱及於難時十四年八月壬戌也景帝立贈少傅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英宗復位再贈
太傅改諡文忠鼎事繼母至孝幼時有少女奔鼎
書室鼎恐心動屢書曹鼎不可四字焚之又自呼
曰曹鼎不可蓋其嚴氣正性持之有素故臨大難

而致命遂志如此子恩官至翰林院脩撰

王業高傳 孫莊附

王業高不知所自始以父廕授吉安所副千戶嘗
扈蹕從征功陞正千戶正統十四年調征浙寇遇
寇丁公崖力戰而後軍不繼勢孤援絕猶手刃數
十人死之其孫莊驍勇有力嘗平湯存文於萬安
殲金耀於永豐擒周天鑾於梅花峒正德五年從
征姚源賊賊銳甚莊領兵至鼓樓舖斬獲甚衆進
屯梁山師失利指揮徐麟等下馬先遁獨莊挺身
直前搏戰賊勢且却援兵不至力殫死之事聞官
其孫指揮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四

莊用賓傳

莊用賓字君采福建晉江人而卓犖聰穎同邑
陳琛聞其名召試庭草交翠論嗟異之嘉靖七年
成進士授行人給事中劉侃當使琉球以母老且
未子相持泣用賓奮然曰古有以柳易播者何人
哉願得身代未幾陟司副遷刑部員外郎出爲浙
江僉事用賓爲人木強又少戇嘗稱士爲知己者

用當昂首伸眉論列天下事奚取局促效轅下駒
爲每遇權貴人直睨之不能矧方爲圓而於嫉惡
尤甚不當意輒面頰怒目甚或憤呵叱之太宰汪
鉞生貴甚嘗以事怒其屬長跪不解賓爲不平汪
偵知之恚甚用是出之浙浙所轄寧紹台三郡多
權貴人一繩以法無敢輒居請者直指使行部獄
獄據法抗爭至厲聲色或諷謂少遜奈何輕擲一
官則笑曰若重吾官吾重法也視事纔八月終以
浮躁論調爲太宰所中去家居當嘉靖中葉倭寇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重

父骸歸賊追之用晦殿與其僕鬪死會僉事萬民
英指揮歐陽溪以官兵繼至翼而前又大破賊前
後斬倭首百有十顆生擒一十四人奪回被掠生
口二百七十餘人黃元爵勢窮遂就撫泉郡以平
撫臣錄其功上聞久不報而用賓亦卒矣萬曆二
十二年倭寇朝鮮子鳳章乃頌言於朝天子感歎
因贈用賓大僕寺少卿官用晦子百戶世襲以風
厲天下士蓋去用賓破倭之年且四十載矣其後
鳳章子際昌舉萬曆己未會試第一廷對復第一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一 美

人咸以爲用賓開門活人之報際昌天啓中任脩
撰不附魏闕沉廢數年愍帝立起春坊庶子未幾
卒以風節故追贈詹事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一終

康熙丙寅年五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二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史傳二

高拱傳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辭藻而深重有氣力中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時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拱首與焉拱至進講輒反覆辨析王頗屬目之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如火火拱往返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一

其間亡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常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屢遷至侍讀學士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陞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主乙丑會試所進題以字嫌忤上意幾被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辭賜飛魚服四十五年三月與郭朴同入閣拱得文淵閣大學士階引之也顧朴與拱皆裕邸舊人且同鄉曲相親附階銜之而拱每謂階大假言官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

及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罷拱之姻親工部侍郎

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應嘉內自危而又探知

階意一日上病甚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以出

應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他事賴上贖

不省階擬報聞而拱辭辨疏上亦兩解而已無所

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應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

人切骨世宗晏駕階獨與學士張居正謀議草遣

詔罷齋醮土木織作珠玉譴方士卹建言得罪者

詔下朝野相賀至有喜誣而慟者然階草創時不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二

以語同列同列惻惻若失而朴猶椎時語人曰徐公謗先帝罪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新君御極特行考察京官應嘉官吏科長與吏部都御史河南道同定去留者事竟已得旨應嘉又上疏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事法當罰懲時值郭朴執筆以應嘉佐察而撓察法典擬旨黜爲民命旣下言路疑意出於拱科臣歐陽一敬等合疏請留應嘉因劾拱應嘉得調外拱又疑階使一敬爲之恚愈甚而侍上左右多裕邸知舊乘憤抗疏至與言路

交詈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皆帝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導之爲齋辭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荅曰公悞矣夫言路口固多安能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耶遺詔爲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青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効力醢事可許否札今尚在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三

視事如故言路於是復攻朴去之居正方善拱獨爲拱不平會給事張齊劾階居正乃與中貴王芳合於階再乞去以禮遣歸張齊亦爲都御史王廷發其受商人賂奏改鹽法事逮問戍邊而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入閣性剛居正不欲與爭知拱非讓入者乃與內侍陳洪合起拱以原官不妨閣務掌吏部尚書事掌事則有司也故不遣行人奉詔以部咨行之事權同於周官冢宰其於閣體褻矣舜不許旣受任晨坐部堂脯理閣務其才裕如而都御史王廷刑書毛愷各辭疾去李登雲贈工部尚書貞吉請於春芳得掌廷事二人之爭自此萌矣時撫按諸臣猶舉遺詔請褒進大獄得罪刑部上疏極論謂皇上嗣位志隆繼述而常事諸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意假託詔旨凡先帝時大禮大獄得罪者不論賢與不賢悉褒顯之雖視先帝非所以爲訓於天下也今不一破其說則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何以爲國得旨是其言罷樞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四

不旌汝悔復有遺詔中以王金陶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副將朝審拱又上疏言臣閱此讞牘痛其誣謗先帝一至於此古之人君不得正終者最非美名先帝時凡遇大醫進劑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服而受傷傷而又服之理先帝享壽六十壽考令終今擬王金等罪是先帝不得正終乞下法司更議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旨復是之拱實欲借此置階死併傾春芳賴上不甚解不及階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法司遂盡翻前案減金等罪戍刑科給事中駁言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拱怒出給事於外俺荅孫把罕那吉來降事見王崇古俺荅傳拱於廷議時謂宜收之爲牽制計春芳居正皆然之御史葉夢熊以爲非宜比之郭藥師張穀上怒黜夢熊因諭拱等科道官欺亂朝官姦邪不職嚴加考察貞吉請已之不聽是日拱乃奏請與都察院同事以示公平迨察時悉黜魏時亮陳瓚等又間及貞吉所善厚貞吉亦持拱

所善厚以兩解拱恨之吏科給事中韓楫遂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辨乞去且言臣固庸所宜亟去如高拱者則橫也臣去後宜還拱內閣勿令預部事貞吉歸拱亦乞去以自解不聽兩輔皆有才皆實心謀國貞吉校正而皆負氣輕發拱舊講臣上信重之貞吉不能及也人謂居正以楔出楔俄而殷士儋入閣俺荅卒執獻叛人趙全李自馨乃官把罕令歸定貢市河套吉能諸部求比俺荅例總督戴才不敢任拱言陝西三邊與宣府大同一體不許吉能則宜大雖安而三邊仍擾亦宜許之合七鎮爲一歲省百餘萬北鄰五十年無兵革拱實上之而居正輔成之也拱以功進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廕一子尚寶丞辭不許初古田獾賊韋銀豹黃朝猛等攻切會城殺傷官吏歷年爲患拱以殷正茂爲廣西巡撫至是攻斬銀豹等七千餘級獾賊斂戢事詳正茂及俞大猷傳首輔李春芳致仕去拱請添閣臣不許復奏凡事必吏部題請閣臣擬票或有未當則爲駁正調停臣今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六

爲首揆於吏部所題請者駁正爲難且閣臣掌吏部事權大重乞辭免不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爲兵部尚書博以不得原官與拱貳張齊一敗塗地拱深念之又恨王廷勅已至是科臣周芸道李純樸爲齊訟冤而劾前都御史王廷刑部尚書毛愷等阿當事者意比附成獄請下法司更訊爲齊昭雪治廷等罪而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而廷愷曲法徇私如芸等言得旨廷削秩愷追奪原職補齊州判徐階在閣時蘇州知府蔡國熙有惠政階僕橫於吳門國熙執治如法自知不免解官去至是齊康得國熙進之拱以爲蘇松兵備副史國熙治階居鄉事急階致書求哀拱愍之得改訊貴州土舍安國亨謀篡奪弑其叔祖宣慰使萬全及子信信兄智言國亨反巡撫王諍奏討之智請助兵食諍與總兵安大朝進軍至陸廣智失約不至國亨誘大朝漢入失亡數千人朝議大征軍興費不貲拱遣書國亨所覩水西安酋謂國亨怙亂誑捕爲罪已大亟出就理猶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七

可保全家族大兵一動勢不中止智與國亨皆族滅矣國亨懼旋出就理所省百萬議者以國亨與把罕事稱拱膽力有過人者拱喜張四維亟遷至吏部左侍郎將引以自佐而殷士儋亦裕邸舊人得入閣非拱意也四維家行鹽爲御史所糾疑出士儋御史趙應龍劾士儋由內官陳洪夤緣入閣士儋亦疑應龍之劾止於拱韓輯又揚言以智士儋欲其自解去士儋拱大闕閣中未幾四維辭位去御史侯居良論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致仕去尋以遼東大捷聞進拱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御史汪惟元上疏譏刺時政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讎拱召而詈之亟補按察司僉事尚寶卿劉奮庸亦上疏言時政語傷拱給事中曹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皆謫外拱疑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頗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而居正銜拱漢然絕不露時司禮孟冲忤旨出外馮保代之與拱相忌穆宗不豫等大漸召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八

手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諭屬拱後事
事與馮保商確而行俄而帝晏駕時神宗在東宮
拱乃條列卽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
內閣而不旁落等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爲諸疏以
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
正曰當與公共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
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
乃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冲幼欲迎立其鄉
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於兩宮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九

之近侍者仰言之皇后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
御史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卽
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詔拱猶謂此必
逐馮保也使約居正入朝居正已先知之而稱腹
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詔皆啓而授
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死灰汗雨下伏不能
起居正旁掖之起使兩吏扶出明晨僦驛車出都
居正疏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始具威儀
以歸旣歸意忽忽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擁

輿從或乘一驢楚服憑策或從十數騎遊獵而笑
階溪居掉書囊與客必談朝家事爲俗而亡何有
奇表人輕入乾清宮門適上出獲之而馮保置刃
其袖挾使稱拱與陳謀以千金餌使行刺時保兼
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保先使四緹騎
馳詣新鄭顧指縣官備拱之逸中外藉藉謂且逮
拱會居正納都御史葛守禮之言乃微諷保保尚
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及再讞忽大雷電保懼遂
書反其詞而坐其人以闌入宮門趣棄之市拱以
驚憂成疾後稍愈終無子兄都御史捷先卒萬曆
六年拱以病卒居正沒贈拱太師諡文襄以俺荅
降款功再磨一子拱爲人有材氣英銳勃發議論
峰起而更留心國是興利除弊其章疏載於實錄
者燦然可觀故明之末季莫不思高張之治國惟
少其好報復無相度云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十

趙貞吉傳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天資穎異年十五卽好陽
明之學以聖賢自期舉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累遷至國子監司業二十九年庚戌俺荅兵至都城下嫚書邀貢帝命會議衆既集莫敢發言貞吉忼慨議曰此而許貢城下之盟也當請上御正殿下詔罪已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於獄以開言路勅文武嚴飭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敵可一鼓而退也帝偵知其言手詔嘉獎進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齎賞軍銀五萬兩領敕宣諭行營將士嵩與貞吉邪正異向素相惡會議語又侵嵩故勅書不言督戰令諸將無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七

所稟畏貞吉不之覺出城至仇鸞營鸞託辭不受賞物貞吉不得已持賞物還復命帝謂奉命一無措置徒爲尚文東遊說下獄予杖降荔波縣典史移徽州府推官進南吏部主事累遷至南戶部侍郎調北部令督餉大同宣府貞吉與左侍郎劉大寶奏行邊宜用憲職因改命僉都霍冀兩侍郎皆被劾罷官隆慶元年起貞吉爲吏部侍郎兼學士充實錄副總裁旋掌祭酒事俄遷南禮部尚書而以吏部左侍郎林嫌代貞吉御史李惟觀南科岑

用中皆言貞吉有啓沃功不當置之散地二年二月帝手詔諭內閣貞吉與嫌易位仍爲講官與尚書殷士儋協理府事士儋請以府事讓貞吉不許以冊儲恩廕子鼎柱國子生與士儋教習庶吉士徐顯卿陳于陞等三年八月以禮部尚書入直文淵閣貞吉位在張居正下性倨直又前輩呼爲張子卽冢宰楊博語人亦呼其名與居正論朝事每曰非爾少年所知居正大不堪以爲校則俱罷乃與內官陳洪謀以十二月起高拱復相以鬪貞吉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七

拱既掌吏部尚書事左都王廷去位貞吉亦掌左都事參預機務如故帝俱免其奏事承旨貞吉素自抱負既爲相上疏言治道人傳誦之以非實事故不載見京軍屢獎欲改營制疏載志給事中魏體明御史尚德恆等謂兵之強在擇將不在變法貞吉議非是兵部尚書霍冀遂格貞吉疏不行貞吉慍未幾給事中楊鎔劾冀罪冀上疏自白貞吉嗾鎔爲之帝下旨責讓冀諭慰貞吉人疑冀銜舊日督餉宣大事故與貞吉梗而謂變改兵制

無益實正論也四年正月加貞吉太子太保十月以考察京官與高拱忤事載拱傳拱門生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不當在相位貞吉恚力辨略曰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者奉特旨兼院事臣不敢竽竊意上以拱權太重故委臣以彈壓之司與之竝立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閱月矣僅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耳目者尚噤口而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真庸臣也若拱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者可謂橫矣夫拱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耳目他日助成其勢至於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此已見其端矣臣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令久專大權以樹衆黨使後來姦臣欲盜威權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爲例上手詔許貞吉致仕馳驛歸後帝以誅板升趙全等貞吉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二相皆遊於居正術中而不自知也貞吉生平勤學問在閣日未嘗釋卷不得志而歸氣未嘗少降卒年六十九萬曆四年贈少保諡文肅貞

吉既宗陽明遂入釋氏之學參究祖道廣讀教典晚年著經世通出世通二書未竟惟南詢語錄行於世南詢以善財立名未嘗自諱而大旨亦不悖於孔孟文章爾雅雄健爲世所稱

歐陽一敬傳

歐陽一敬字司直江西彭澤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蕭山知縣爲政以廉平愛人爲本時有倭警總督胡宗憲御府縣以威一敬持禮不曲徇宗憲初怒之廉知一敬賢更加禮待行取爲兵科給事中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隆慶元年正月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乘考察以私怒謫科臣鄭欽道臣胡維新閣臣徐階郭朴高拱謂應嘉佐察初何以不言今乃有異論擬旨黜之應嘉於世宗末年劾罷拱之姻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怒之應嘉因併劾拱罪二人素有隙至是言官疑拱脩怨一敬上疏曰陛下初登大寶宜以堯舜明目達聰爲法即使應嘉言妄猶當宥之而况言實不妄乎且陛下以博爲大臣專任之乃黜應嘉以快博意使忠直敢言之士

憤懣而不敢發此大臣之利非社稷利也往時給事中張岳曹棟趙恪忤博輒出之其切齒臺諫久矣茲以考察去者科道半之是烏得不謂私忿博籍山西山西察處竝無一人又烏得不謂曲庇使應嘉竟由此黜則言官以言爲諱他日大臣有大惡誰當言者且應嘉素稱敢言卽今輔臣高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將來必爲國家巨蠹應嘉亦曾極力論列諸臣孰有如其任事任怨者哉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黜應嘉不若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黜臣應嘉得改擬調用應嘉傾險士論弗重一敬特以大體爭之耳一敬又與諸科臣及御史陳萬言等以武職自陳考察拾遺勅左府掌事英國公張溶南京後府僉書都督昌壽山西鎮守總兵官董一奎浙江總兵官劉顯錦衣衛管事都督李隆錦衣南鎮撫司管事官袁憲文高秉倫指揮滕鳳北鎮撫司理刑指揮傅鉞各不法狀得旨溶留用一奎顯降用餘皆革職三月巡撫南顧吳百朋當轉官一敬奏高砂下歷出連岑岡諸叛寇爲患臣

測宜留百朋屬以勦賊從之四月一敬又劾高拱屢經論列不思引咎自陳反誣言官爲黨欲以威制朝紳專擅國柄亟宜斥罷不聽五月拱門生齊康劾首輔徐階姦邪蠹國縱子肆惡阻先帝建儲拱使之也階自白求去康上疏時科道諸臣集闕下相唾罵之一敬不勝忿與同官陳瓚御史凌儒張檟等交章劾康爲拱指使宜置於法大理寺丞海瑞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漢等皆奏康妄言帝重責康慰留階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六

太監呂祥罪乞微祥還京罷設守備兵部奏省言是詔從之未幾司禮監請以御馬監劉進代祥帝仍命進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一敬奏劉進本劉俊嘗守顯陵誅求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充孝陵衛淨軍逃籍改今名復得進用今以代呂祥是退飽虎而進飢虎也帝悟已之九月俺荅寇大同至偏頭關帝手詔總督鎮巡等官各加嚴戰毋得怠悞一敬奏聖情軫念邊事天語所臨旌旗生色顧用兵之際非嚴紀察之司恐官將不無退怯至

事過行勘晚矣帝是之命巡按隨營察功罪以聞
俺荅入太原境一敬等奏往者邊臣失事大率以
資緣得釋故臨敵莫肯用命今宜痛懲前悞申嚴
失事之罰使人自爲戰然後可以破敵帝以一敬
言示邊臣遲鳳翔等將官如前推委誤事者必置
於法海賊吳平既遁餘黨曾一本突入海豐惠來
間爲民患廣東鎮守總兵官湯克寬撫之一本就
撫從克寬乞潮陽下滄地以居令其徒千五百人
竄名軍伍而劫掠海上如故又令鹽舟起稅居民
苦之時陳家井民陳世業余乾仁等率衆叛攻閩
揭陽城克寬又調一本等兵勦屠之撫按以聞而
情狀不盡一本亦叛執海澄知縣張濟焚殺潮州
居民數千人一敬奏克寬既不當招必叛之賊以
激變居民及世業等爲亂又不當驅賊勦之克寬
縱寇釀禍惠潮海防僉事蹇來譽同事阿比巡撫
李佑匿不以聞當併論於是克寬佑等罰治有差
一敬官止太常寺少卿

劉奮庸傳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七

劉奮庸字 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穆宗
龍潛時供事裕邸隆慶元年二月以禮部員外郎
進尚寶司卿高拱既得君又有膽略能任邊陲朝
廷大事而性專擅好報復朝臣多不悅之者奮庸
侃直敢言每面折拱自以舊邸人帝卽位以來久
不進官意不無少望六年三月疏言皇上卽位六
載海內非不乂安而災疾未消外夸非不威順而
伏機可慮朝綱若振飭矣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
清矣而積習仍舊有司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
皇上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雖淺微念潛邸舊恩
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曰保安聖躬人
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也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
而後可以當萬機之繁聲色嗜欲非大智大勇鮮
不移奪自茲以往宜加聖慮思宗社付託之重念
此心保守之難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
娛而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徇無涯之
嗜慾如此則清明強固而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
曰總攬大權人主操禮樂征伐之柄必一政一令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六

咸出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行其私先皇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臣工仰承不暇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奉欽依也而斟酌從違之際皇上曾出獨斷否乎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恩仇與臣弗敢知也國事之紛更果盡出乎忠謀而無敢以私意上下之與臣亦弗敢知也卽如輔導東宮本閣臣之責而輒敢爲身圖之便朝廷名器本勵世之具而今乃爲市恩之物先皇帝時誰敢如此伏願獨觀萬化念大權之不可下移凡庶府之建白閣臣之票擬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於偏重矣三曰慎乃儉德古之帝王兢兢然以奢欲爲戒蓋以財耗則民窮民窮則國之元氣隨之故不可不慎也矧今國用邊儲年例必不可減一歲之入曾不足供一歲之出而又可加以無益之用哉皇上卽位以來內府取銀之數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鏤金雕玉之飾其於身心實用何所裨益而好之若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九

是生財甚難靡敝無紀良可惜也伏望念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太平無事之時預思萬一有事之備則府庫充盈而民樂其生矣四曰留心章奏人臣進言於上未必一一中節乃其心固欲效忠於國家耳皇上一切置之不覽非惟進言者託諸空談有阻樂告之志抑恐險邪權勢之黨轉生猜忌御下蔽上以成其奸不可不察伏望皇上留神省覽狂直者曲賜容受當理者卽賜施行言及君德而反己自脩言及朝政而斟酌必當言及人品而舉措惟公則聽言者旣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用矣五曰起用忠直忠直者國之幹也非若承望風旨以泄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皇上卽位以來臺諫有斥遠擯棄尚未召還錄用者願恕狂直之罪嘉批鱗之誠廣仁宥於既往作直氣於方來則皇上包荒之德上同覆載而於國紀士風大有所補疏入下所司知之一時阿高拱意者以爲奮庸久不徙官有怏怏心更相與詆訾之會科臣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辛

曹大塋亦勅拱四月吏科給事中涂夢桂劾奮庸云自以供事舊臣妄意超擢乃假建言瀆擾搖動國事宜亟賜斥罷仍行究治以爲人臣假公營私之戒工科給事中程文奏拱竭忠報國方萬世永賴不可一口而無奮庸與曹大塋潛構姦謀傾陷元輔有乖國體罪不可勝誅宜示遠竄或加罪斥拱自辨乞去不許既視事請寬二臣罪上曰此曹朋謀誣陷情罪可惡宜重治如法以卿奏姑從寬大塋如前旨奮庸降一級調外任大塋爲乾州判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三

官奮庸與國州知州夢桂之疏極詆奮庸盛稱頌拱又盡舉大塋奏中語代拱剖析如自辨者然士論恥之大塋之勅拱實張居正使之萬曆中大塋爲江西巡撫以貪墨劾罷非奮庸比也

張鹵傳

張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婺源知縣調高平四十四年行取授禮科給事中持論侃直無所迴隱劾罷附權倖者二人當時稱其公直駙馬鄔景和世宗令其贊齋醮景和不樂世宗

覺而疎之後於謝賜表有馬革裹屍語觸帝怒黜爲民鹵與御史陳聯芳奏景和帝室親臣素質忠直無罪被擯公論惜之得復官隆慶元年鹵等奏皇上邇來視朝大晏講讀暫行輔弼卿佐既未有召對之期諸司庶僚日疎於堂陛之隔非所以隆聖治光新政也請視朝以日出爲度經筵雖以盛暑暫輟尤宜倣先朝故事仍御日講卽以軍國大事與輔臣面計處斷并召見六卿科道咨訪政務報聞二年三月立神宗爲皇太子鹵奏皇太子方在啓齡外廷講論事尚有待惟近侍內臣事易習言易入所繫尤重宜敕司禮監慎選老成公正通詩書識大體者使在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利弊動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學基命成德之助端在於此上是之鹵又奏雲南總兵官齡國公沐朝弼罪惡多端其大者拘留母嫂匿張旭等不出今兩事俱不如詔而徒以襲替一事遷就塞責則朝廷法紀安在宜仍行撫按勘結必朝弼之情罪旣明處分已定乃許伊男承襲不得復持兩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三

端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其子昌祚領鎮事北鄙多警議遣大臣巡邊鹵奏人情責任在己可以成勇往之功鈴轄多門實以資推諉之便以兵備不足憑而攝以巡撫以巡撫爲不足憑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爲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議恐自今邊臣觀望阻格萬一時過患成竟亦何補臣竊以爲巡邊大臣可弗遣第以邊務專責總督吏部覆如鹵言副總兵田世威以山西失事參將劉寶以石州失事論死繫獄帝忽傳諭釋之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充軍立功自贖鹵等言聖王制馭夸狄要在立紀綱明賞罰去歲申維岳畢高之戮誠足以震懼邊臣今纔有敵報仰出二犯立功若如曩時直薄部城何以應之且一事而生死異獄何以服死者之心天下之患莫大於使君父有言而人不見信前日誠意伯劉世延之奏命自中出人方驚異今又以此開假借之路損威福之權邊將之巧於窺伺者今後姦欺百出非細故也上以爲瀆擾奪俸二月中官孟冲以內降不明有所罪鹵奏祖宗家法

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獻之刑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爲疏上衆皆危之帝知其忠謹不之罪閣臣趙貞吉欲改定京軍營制本兵霍冀不從二臣相訐奏冀鄉人給事中楊溶劾貞吉貞吉抗辨謂冀使之冀求罷鹵已進太常少卿與給事中鄭大經舒化請罷冀而戒貞吉言貞吉欲以溶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簠簋不飾之義尚書尊官非悖逆無究問之條且言官論事一一逮問殊非事體遂已疏將發時或謂鹵今已改官何必喋喋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鹵曰未拜命猶言官也敢忘忠告乎萬曆元年遷右通政等拜南京僉都御史明年撫浙江以省母未之任歸復三領節鉞在南京誅叛卒馬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八年九月巡撫保定脩三關險阨數百里以保障功進右副都御史大瑞馮保家在部中欲鹵爲之建坊鹵曰勞民以媚士大夫猶不可况中官耶卒不聽保銜之進大理卿首輔張居正初執政時知敬信鹵每見必前席請事有可否必直言之其後相權愈重逢迎者多而鹵行

意自如漸不相能馮保主之遷鹵南京太常卿九年五月南御史徐金星劾鹵不堪祀典宜罷黜部覆屢經論列似難展布保居正意也神宗令回籍聽用居正敗言者薦論再起官皆不出萬曆朝賢相王家屏鹵戊辰會試所取士也

鄭履淳傳

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端簡公曉之子由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官尚寶司司丞隆慶三年十二月上疏曰頻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重

害沚臻臣等當痛哭流涕於陛前皇上應臥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飢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皇上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定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以來恭默三禩寧曾召問一大臣而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盡忠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徑

出蘇軾何以自封還紀綱廢於因循賢愚襲於玩愒功罪之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啓乎閹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童牛羸豕之圖不豫城狐社鼠之計莫私患豈在明前車不遠萬衆洵洵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間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可以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蠶夸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殷士詹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雅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上以履淳假借陳言妄議朝廷懷姦生事命廷杖一百繫刑部獄後釋出卒於家

汪文輝傳

汪文輝字德充唐越國公華之後居於古豐就臺試同行友人墮水死諸人倉皇自去文輝殯之乃

行遂後試期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舉人乙丑進士
父母相繼卒服闋授工部虞衡司主事連歲水旱
國課日損武備廢弛而興作不已尚書朱鎮山裁
縮諸浮費凡大內營繕爲中貴漁蠹諸解戶物料
留難脔削繫累經年者悉以付文輝乃盡依法理
正之督煖閣工裁減幾三之一中貴以危言相撼
文輝貽書力爭且將執奏司禮爲之氣奪有馬闌
者請故所沒陶真人宅文輝謂宅壯麗當留以待
勳戚執不可後神宗以賜戚畹武清伯李偉省國
費數萬高拱再相兼掌冢宰事改文輝御史拱脩
怨於故相徐階其黨逢迎之疊端日起文輝心非
之隆慶五年二月上疏論治體一曰先帝末年所
任大臣本同寅協恭無他嫌隙徒以議論不合意
見稍殊而一二言官希望風指遂窺其所向而攻
其所忌至於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如
將來復踵前弊傾陷成風邪正混淆忠詐莫辨則
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宋元祐之事可爲永鑒此
觀望當戒也二曰祖宗立法至爲精密而卒有不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毛

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陳皆
因噎廢食銳意更張部臣重拂其情遷就題覆惟
口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於違言官
輕於變祖法一切瑣碎迂濶之說悉格不行此紛
更當戒也三曰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微其辭以
養廉恥而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其未形以疑
似影響爭相垢病如市井喧鬧爲衆嗤笑是人已
兩失之也至於方面重臣苟非大奸極惡亦宜棄
短取長爲人才惜今搜其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
詆使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
刻當戒也四曰言官能窺竊人主糾彈大臣而其
所短亦係乎天下萬世之議卽欲自掩護不可得
也今言事論人或有不當部臣不爲題覆卽憤然
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言官體貌
如此夫臣子且不肯認錯何以感格君父哉自今
言官宜以公天下之心立言而大臣確然議其當
否毋襲故套雖有懷憤於一時者終愧服於後日
此護短當戒也大臣宜鑒前事之失勿用希旨生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天

事之人蓋希旨生事之人進則忠貞直諫之士遠而道古今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己獨斷卽有關失孰從聞之臣謂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惟陛下慎簡言官申飭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疏入出文輝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寧夏兵備至鎮見邊民窮憊下令省刑輕徭寬逋負招流亡給牛種條陳屯政利病而酌其機宜時鹽運司所發多浙引商無利不樂中軍餉乏文輝建議以淮引半之又請以苑馬二池鹽課爲寧夏濬池用以蘇民困欲易兩壩爲石閘未有其肯適慶王以歲祿時給餽銀若干文輝受之曰王捐此以成閘工也亟舉事王悅之又大出銀鳩工庀石撫鎮亦出貲爲助成閘十二爲鎮永利而費不及官勞不及民焉文輝以寧夏利害關全陝利害而士馬疲於入衛民力竭於加賦上之人猶謂塞北江南飽魚鹽米粟莫之軫卹民多逃亡文輝言之得免田糧一萬二千民稍復業隆慶辛未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元

受封貢東路亦求互市督撫檄文輝駐清水營監之次年壬申西路亦乞市文輝爲監託出獵部落羅拜邀入帳文輝令軍中爲酒食以齎之市畢無譁者西部告東部數奪西番賞物願得報之文輝曰西番爾屬東路不當奪其賜物而朝廷視東部與爾等皇仁惟務安集長養寧許相讎殺耶且爾兵弱戰非計之得也乃頓首謝互市竟爲安邊長計時有議減軍餉者文輝力言不可以暫時之安而壞祖宗之法忘久遠之計巡邊蕭稟奏之得已拱恨前御史孫丕揚希時宰意者行陝西勘問巡按今布按司官計所以覆者相顧不敢發言文輝獨曰今無他端豈可誣人以迎當事者意衆謂宜姑緩之未幾拱被逐事遂釋僉事職刑名文輝釋矜疑若干人而妻殺夫無左驗者一鞠立得其之官不攜家邊帥餽遺皆不納萬曆初年召入爲尚寶卿既還朝日憂軍民事以告所司焉奉冊命東使齊過家遂以疾請告而心存國是聞進一賢喜不自勝聞匪人用悒悒竟日遣書閣臣張居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辛

正勉以獎拔豪雋爲數世之用若以振刷故而行苛刻之政督責日嚴徵科日急雖有近功實基後禍蓋已先見居正之趨向也迨其奪情之後忠讜放謫僉類日進遂決志不出甲申三月得肺病四月卒年五十文輝爲諸生時受知於督學使者耿定向後復同官尚寶終身力行王守仁致良知之學者也

吳國仕傳

吳國仕字季升歙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刑部主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三

事獄持平擢嘉興知府廉以持身勸學率士人信向之其俗豪強得優假下戶困於賦役國仕不避怨爲均平之南京糧多弊端久爲解者累國仕請於上官以佐貳代解糧不耗失而民得安業縣地故有海塘漕堤海塘風潮衝齧漕堤久雨淹頽國仕鳩工脩築農桑賴之建石橋於王江涇民不病涉後稱爲吳公橋舉卓異入覲得賜宴進斬兵備盜賊弭息江中有浮玉磯水漲磯沒善壞行舟國仕纍石建高閣舟子得以望見而遠避焉移官

辰沅苗酋龍滔叛殺官吏國仕築要道百餘里立望墩十七砲臺倍之增戍兵九百人覈屯糧及屬邑漕餘以給食不加田稅滔卒爲官兵所擒乃著楚邊圖說以告來者移官川東天啓元年永寧苗酋安崇明與其子寅乘徵兵遣土目樊龍樊虎襲據重慶崇明自攻成都敗於布政使朱燮元還守重慶總兵杜文煥等攻之涪河當重慶下流國仕守之立水營斷賊東遁之道龍等被縛餘苗棄城遁三年五月官兵自永寧追賊國仕在行間任謀畫督察運餽奢酋屢敗窘借兵水西酋安邦彥過獅子河遣曾仲英以其兵駐赤水欲分道進攻永寧前後國仕監總兵盧世卿副將秦翼明擊敗之遂破平蘭州移官廣西又移湖南常寧鎮賊爲掠有司官兵不能制國仕立營要地以兵更番守戍賊不敢出擢福建布政使清白自持釐姦剔弊海寇鄭芝龍正肆巡撫沈猶龍與國仕分地置將以拒之芝龍殺其黨劉香降於總督熊文燦遷南京太常少卿進戶部侍郎督鑄錢條上便宜五事得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三

行商民皆稱善以病卒於官贈尚書予全葬祭廕一子國仕生平孝友歷仕廉潔人士敬慕之

陳道亨傳

陳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丁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改南京兵部調吏部考功郎中移病歸復補南驗封郎中時南都稱道亨與衷貞吉鄧以讚爲江右三清執政者寓書欲收北部座師蕭良有亦以告道亨謂是羶塗力謝却之三十一丁內艱歸家毀於火僦其壻屋以居冬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牀無帷妻劉葛裳與子弘緒拮拾斷梗焚之以禦寒凡贈遺必不受服闋不就補薦疏數十上時神宗於大僚推補多留中庶僚往往亦然或用副推以示不測部議起道亨布按司官屢不得旨改推副亦不得旨歷部曹幾二十年戊申乃起爲武昌道參政其署布政事州縣羨餘無所受司屋火失庫銀三百兩郡守謂當以贖錢爲補道亨不可以俸銀償之武昌黃州江行多盜殺奪無虛日道亨列防禦策十二條行之盜遂以輯遷山東按察使

勤治獄詞專反疑獄歲飢民多流殍道亨悉舉其俸及括倉廩贖錢以賑所活萬計轉右布政使自官武昌至是八年間吏部三舉卓異福建巡撫黃承玄舉以自代不許丙辰進南京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操江多庫餘道亨覈之得揚州鎮江水兵存餉三萬七千兩安慶萬餘上之戶部以供遼餉自不取一錢舊制操江兵一萬五千戰船四百有奇遞歲減少至是存兵四千船六十猶多疲壞道亨言於兵工二部以兵六千船百四十爲定制時水兵居於舟陸兵無所居多離伍道亨造營屋百二十楹以居之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行軍法期年兵皆可用泰昌元年遷刑部左侍郎改工部總理河道妖賊徐鴻儒欲先犯濟寧乃南攻徐州淮安北寇臨清德州奪漕糧以資其衆十萬道亨與濟寧道熊文燦探得其狀託言邊警募兵治器出賊不意執渠魁杖殺之諸賊乃發難於郟城道亨慮賊攻兗州而總河故無兵適都司楊國棟以兵至濟寧道亨謂之曰吾自守此將軍宜急趨兗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州乘其始至未定而擊之可破也國棟言兵少道
亨曰賊乃烏合雖衆無器甲無節制驟擊之必亂
不須多兵也國棟如道亨言破之兗州城下賊退
據東光出沒兗鄆鄒滕間道亨慮其壞諸閫則國
計大困乃調兵多張虛勢扼諸要害賊疑不敢渡
河乃復調淮浙真保兵各千餘分布魯陽南陽夏
口鎮運船得無恙至都或謂道亨君命主河而破
賊奇功也列上之必膺殊典道亨竟不自言時亦
無言之者在任廩給悉以予直宿兵黃河惟恃堤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岸而籤椿束柳多虛冒瓜洲淮加歲歲挑濬爲豪
強所佔佔徒多虛費道亨親巡臨河郡邑驗堤覈
夫舊弊盡去河得安流天啓二年進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南京兵自嘉靖間毆殺糧儲侍郎黃
懋官習成驕悍道亨先嚴諸將侵漁之禁而取戚
繼光兵法習勒之精彩煥然差船六百舊分五等
一造十四脩法繁姦多道亨改爲三等九脩三等
大中小有定費九脩以二十八年爲率法省目簡
杜絕侵匿當時便之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

疏劾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閣臣魏廣微擬旨
切責連牽誣道亨方屬疾遽出合諸大臣上疏爭
之其略曰先帝嘗命連等輔陛下爲堯舜之君言
猶在耳今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假令忠賢十有
其一已足虧損聖德况如廷臣博採就中無一虛
誣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而授之恣所欲爲
養奸釀禍何視天下大輕而待宦官大重耶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家法者祖宗之家法太祖高皇帝
肯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
忠賢若此如祖宗何疏入禍幾不測俄得旨致仕
歸三年卒假貸得殮崇禎初廷臣推用道亨已卒
諡清襄道亨自按察至尚書十五年不攜家室一
老僕執爨攜飯菜羹處之自如爲操江河道時凡
撫按交際受而籍之異日卽原遺物爲荅其廉而
不劇如此論者謂神宗之季士大夫有功不伐鱗
然無議如道亨者不幾見也

劉應遇傳

劉應遇字玉庸孝感人萬曆十九年辛卯舉人授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齊東教諭四十一年進永寧知縣永寧舊稱難治
應遇興學校察利弊撫流亡闢荒蕪清賦稅之飛
匿者尤善發奸摘伏吏民畏而愛之調靈寶定礦
賊之亂廣設方略境內無盜進錦衣衛經歷丁母
憂天啓元年服闋補原官進戶部主事權濬墅關
稅商旅感之熹宗賓天魏忠賢失勢而正論尚鬱
應遇上六大苦情疏奉俞旨時論多之歷員外郎
中編刻會計竣加服俸一級進商雒道天啓七年
冬與安州始有盜猶夜聚晝散崇禎元年十月漢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五
中賊王大良自稱大梁王有黨四百糾合兩當成
縣土賊三四千人犯略陽漢中擊敗官兵擄中軍
官以去十一月白水盜王子順合逃兵飢民掠蒲
城韓城應遇開倉賑飢民飢民散賊不得肆二年
二月漢南賊自秦州攻三水走淳化官民擊之敗
績把總宋繼業被創死是月應遇率河南毛胡蘆
兵入漢中合川將吳國輔兵擊賊於略陽賊屯恆
口應遇設間以散脅從乃進擊守備黃元極陷陣
馬蹶被殺手握所斬賊級不解官兵十戰皆勝賊

退至漢陰應遇令都司解文英與吳國輔李標奇
等追至大石川屢破賊砦設伏夜焚其營斬五百
餘級誅渠魁數十餘賊三四百走四川境其匿漢
陰山中者皆自殺應遇以功進關南參政三年七
月進應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紀律森嚴賞罰
明信西陲以寧條上防邊七策報允四年正月以
病卒

曹琬傳 兄璜附

曹琬原名珍字用章益都人性端嚴剛直不輕言
笑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皇城四
門諸倉先是羣璫以子錢收諸衛軍糈軍不支餉
者三年及餉期羣璫抱券至珍命璫減其息羣璫
大譁珍曰并私券奏聞聽上處分耳於是羣璫叩
請如約軍困稍蘇丁憂服除補兵部武選歷陞職
方郎中京營弁張承憲大璫私人也素貪橫欲補
大帥珍力持不可大璫移書大司馬曰請問職方
不可者何說也珍言職方部署諸將宗社安危所
係非璫可以私請諸弁計窮轉賄督撫移咨兵部

珍捕營謀者數人轉付司寇諸璫銜之東廠太監
盧受疏申職掌珍請勅約束廠尉不得誣陷良民
受大恚四十一年出爲汝南參政引疾歸語尚書
王乾象曰鄭國泰厚養死士武清近地東宮無守
衛萬一姦宄闖入禁門之內變出意外矣此樞部
責也後果有挺擊之事光宗嗣位起南京太常寺
少卿署國子監印帝驟崩珍疏請究宦官崔文昇
鴻臚官李可灼用藥罪且言先帝升遐未明內庭
宿衛可虞奸黨醫藥雜進用此以完二十年潛移
陰奪之局當與先年青宮挺擊同一奸謀以休護
聖躬責輔臣以不討賊責當事持論嚴正而賈繼
春駁之左都御史張問達歎曰是不復顧天理民
彝矣天啓二年敘職方邊功加光祿卿明年遷太
常卿與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等會講首善書院
再遷大理寺卿時崔魏用事大獄紛起珍謂御史
潘士良曰諸君借手內豎盡屠東林東林盡卽非
東林者亦及螻蟻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木亦螫
恐異日諸君亦螻蟻之草木矣又語侍郎張鳳翔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元

曰楊左六君子將次逮至若請於聊城得付法司
猶可存其餘息聊城者大學士朱延禧也而延禧
與魏廣微合竟發鎮撫御史梁夢環請逮汪文言
以肆羅織文言死杖下鎮撫許顯純代具招詞用
以誣趙南星等珍語都御史李宗延曰招內稱李
若星用五千餘金賄南星陞寧夏巡撫時南星在
西臺其推若星寧夏者太宰張問達也會推之主
名皆非是可昭雪南星諸人冤矣宗延不聽任大
理甫四閱月卽請告歸刑科潘士聞劾之得旨閑
住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詆珍狎主邪盟宜重加
斥削遂削籍追奪誥命愍帝卽位名用摧折諸臣
起戶部右侍郎督京省錢法等遷左侍郎晉工部
尚書請改名珖條奏核實五事上嘉納之會推吏
部尚書上素知珖清執以問輔臣周延儒延儒與
珖不協阻之不果用以陵工加太子太保時軍興
告絀戶部屢議加派會桂王藩工役起議派江西
河南山東山西銀十二萬有奇楚撫魏光緒請照
例派征珖復疏曰寧議處於水衡斷不輕派以斂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甲

窮民之怨浙江欠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琬謂一入正額補足之後派額未減一時之權宜爲無窮之貽累其陰卹民瘼皆如此大璫張藝憲總理戶工兩部錢糧藝憲驕橫甚設座於部堂琬持不可會右侍郎高弘圖新任藝憲欲共設公座琬與弘圖約比藝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弘圖亦疏曰臣部儀注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喪國體乎侍郎者侍尚書非侍內臣也國體不可不慎公座寧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聖

已之會司屬金鉉馮元颺交疏劾藝憲疑旨出於琬日摺撫工部事會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水衡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潔惡藝憲又特取鑪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琬顧收鉛非琬任內事嚴旨盡鎔庫鉛司屬中火毒死者三人內外官處分者一百六十五人藝憲又糾巡視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琬疏申救嚴旨詰責勒令回奏琬歷陳舊例始末上始釋然部欠省直鉛價七十餘萬兩琬疏抵扣分

明惟恐有司復派窮民上亦從之藝憲又指閹工冒破異議紛起琬念大臣日與閹寺爭非國體累疏乞骸骨歸琬長身岸立面嚴冷寡交遊數歷中外者三十年三中璫禍及罷歸閉門讀書著崇儉約行於鄉書終制言敕於家地方千旌造請不得望見顏色後十四年而卒年八十兩兄璫璉皆舉進士而璫最知名璫字于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時有旨責臣下以鎮靜存國體璫因上言明國體在於平聖慮國體靜而邪說亂之不得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聖

排羣議以爲靜也時以爲名言未幾遷西安知府首申贖穀積穀常平出陳易新之法立社約勸民止訟社立保保取貧苦艱難相救恤而寬其繫累赴比之苦立督耕督植長以督社民之耕植開荒田植桑東畝令有隙地社有祀有祝有誓有約擇社正之賢者聘禮之使爲社師教民誦讀商洛藍田間產葛聘葛師於漢中秦民始知採葛秦中苦織造苦礦稅力爲調劑皆令有司辦之不擾民也大將軍劉綎由川貴援遼取道西安秦民聞兵至

皆罷市璜與綖約有兵強取民物者將軍治之若民閉市以困諸兵太守治之綖曰唯唯又或強取民物而飾說以欺將軍將軍庇之其戒令之不聞反以爲民罪亦在將軍綖曰唯唯兵民按堵如故稅璜梁永暴橫不法璜私念永不可去去其翼永者而禍可減因以計激怒永立收用事者數人旣而永覺之語侵璜然諸兇已次第就繫永亦沮去秦之日積穀五千石桑棗之蔭徧函谷而西以清望擢湖廣提學副史先是宦楚者多言黃士悍不可治且戒勿先較黃時通判陸某以非罪擬黃生三大辟皆奇士銀鑄纍纍於是檄下先較黃按之果冤也立出之獄黃人大悅父病乞歸再補陝西福建皆不就起光祿少卿陞通政司左參議復引疾歸初璜與弟璉弟珍素友愛璉好讀司馬氏通鑑督餉雲中卒璜每執其書涕泣不忍視萬曆四十四年夏病卒泰民至今尸祝焉

劉斯堞傳

劉斯堞字文脩南昌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零

陵知縣丁母憂服闋補海澄禦海寇劉香老有功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斯堞負氣敢言又大學士一燦從子熟悉中朝賢姦之辨戎政尚書霍維華魏忠賢之黨魁自科員不三年至尚書妻弟陸蘆臣亦內侍丁卯七月知憲宗疾沉篤以袁崇煥賜蔭事早與忠賢爲異詰責放歸思陵不知其故卽位起今職又欲遣之行邊斯堞及科臣顏繼祖各上疏白其姦狀遂輟行俄罷官去又疏論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其略曰繼春入臺首攻楊漣以公論不與俛首求和出揭言疏非已意反覆者一魏忠賢竊國萬燦杖死楊漣就斃之年正繼春中旨名用之日感恩圖報極誣楊漣之奸恨不戮屍且自南京上疏求以其言載之要典反復者二陛下御極誅大慙顯忠良繼春密爲薪盡火傳之計列薦多人市恩植黨曰楊維垣首攻逆璜倪元璐直陳公道夫元璐與維垣薰蕕各異繼春比而同之反覆者三繼春已得罪爲民逆璜用事矯旨召用乃自說七年御史才加一銜以爲不如思賢之證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望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四

豈天下人盡無耳目乎其乞憐於崔呈秀以得復官反復也又見通國共譽韓爌揣爌簡在帝心而應響望風謬爲推轂愈反覆也繼春於楊漣始論之中悔之末又詆之蓋三變矣今不敢曰漣宜殺又不肯曰漣宜贈宜諡而惟頌高弘圖之申救楊漣則論一人而四變焉其於韓爌則先致怨其同功之人而後爲佞於不衷之薦亦再變焉其於魏忠賢則一媚而一攻於崔呈秀則身蒙其薦舉而首倡爲戮屍皆再變焉極口於同惡之楊維垣而詭服於不兩立之倪元璐又再變焉講張百出無非欲長有其功名而不憚以身口爲螻螻之一丸是尚得有廉恥哉從來新以似忠爲巨媚以似直爲最故堯之四凶能欺乎岳牧而魯之正卯亦得冒爲聞人有臣如此尚與之同立於聖人之朝亦不得爲忠矣伏乞陛下立賜褫奪仍付理官去一繼春而杜天下之爲繼春者雖堯誅四凶不是過也疏上繼春改官長至郊天又疏論敬天之實謂政之大者莫如用人理財今仕路淆混極矣疲病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單

不堪者譏彈不去忠直有爲者屢薦不起非天心也今民膏消鑠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畫餅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陛下乘此敬天之時惕然深思毅然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令其策蹇以出都門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令其沉淪以甘豐草何以戰伐有功而接濟反緩何以庫藏告匱而濫賞取盈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與又具疏爭言路關係謂英主受言取象於轉圓流水而末世拒諫貽議於轉石掇山夫人主豈不慕受言之名哉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以猶豫之過開停閣之端此誼辟所以慎其端而忠臣所以防其漸也陛下增考選以開言路勤名對以通下情而臣猶總總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流言之日滋辨言之日囂聽言之未盡而納言之未速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爲義以觸邪爲職其於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爲職掌而陛下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豈以此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果

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夫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卽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端之節省總無濟於脫巾之變而况窺上意而逢迎者且比比乎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獨臺諫稱言官豈惟明職掌之專亦以杜紛囂之漸今廢弁而瀆天聽貲郎而奏空談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癥無從徧造歌謠流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里

傳陷巷雖陛下萬無旁寄之聰明而市虎之紛紜抑豈輦轂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豈以君相之勢遂爲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之不遲職在則然而聞言引愆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於高墉利口高張狼反橫於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於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指一事也而別尋節外之枝論一人也至欲空人之國朝端有同聚訟黑白聽其混淆至有

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鴟鴞鼓喙成何世也所謂辨言日囂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遲親勅不避仇乃諫臣之職掌乃推轂者不薦賢爲國而以市恩抨擊者不除惡務盡而以訶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聲啓口盡結疑端而梧掖柏垣皆成蛇足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盡者此也陛下勵精求治一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里

應章奏批發曾不移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間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夫議論無過是非兩塗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指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議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紛擾呼吸不應蠹弊叢生積漸使然勢必至此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况今人情日競身叢衆鏑者尚披顏甲而請繫賊之纓足裹岩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

病之藥向使言路有權敢悍焉無忌若此哉臣願陛下之力行也上皆報可袁崇煥以失守封疆下獄魏黨遺孽吏部尚書王永光輩欲借此以翻逆案斯垓又疏爭謂王之臣有題可借既陰籍其黨以燃灰呂純如無計可施又顯騰其類以翻案科臣何官密勿何地寧容其鴟張揚舌顛倒是非爲誤國督臣解免乎天下遽之三年轉兵科又轉禮科五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帝以天下多故綜核名實廷臣皆營私交負任使遣太監監視內外諸衙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兇

門事舉朝以國體爭之帝謂惡其害已皆不聽六年二月斯垓上疏曰監視王坤有疏排擊閣臣昨聞名對平臺旋趨閣臣入直而王志道之疏又加嚴詰羣情不能無疑夫皇上之遣內臣者監視也邊圉積弊屬以摘叅若輦下之臣苟非錢穀攸關原不出覈糾之數而飛丸橫被尚哆口於鷹鷂臣等所爲法守疑者一其所責成查飭也外廷朦玩無辭糾繩絲綸之臣自有聖鑒今乃槩加彈射使鼎鉉重寄一無可倚臣等所爲國體疑者二更可

異者坤疏有敕下九卿科道之語夫九卿科道當皇上遣用內員時旣已單疏合疏互陳之矣卽精誠未足回天而名義時防胥溺何至使內臣挾以爲援也臣等所隱憂者不患今日之內臣顯與外臣爲激而患他日之外臣陰與內臣爲比其爲患可勝言哉履霜堅冰願皇上之慎其微也雖然此亦輔臣之白致也皇上虛懷以聽輔臣數年於茲顯諍之未得不妨婉諍獨諍之未得不妨合諍而乃身處局中如在局外始以內臣叅廷臣今至以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平

內臣參輔臣恐自此以往更有不可知者矣此又臣等不能不爲輔臣之往事咎而併爲輔臣之今日責也時閣中乃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啓坤疏專攻延儒也疏上帝銜怒未幾以資俸進南京通政司右參議下旨詰責吏部浮辭飾獎斯垓上疏乞罷黜竟調外俄起官行人斯垓單車就道曰皇華微職獨非喉舌司耶吾盡吾職而已久之轉光祿寺丞進少卿推右僉都御史會李自成犯京師手詔轉左守東華門城陷間道南歸

死於南昌戊子之難

傅冠傳

傅冠字元父進賢人刑部尚書炯之孫萬曆丙午舉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第二授編修熹宗登極纂修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奏錄成上厚賚之三年丁艱歸得不染魏忠賢之難崇禎元年進侍讀學士分較會試典誥敕洊歷左春坊左中允直平臺記註經筵日講進左諭德冊封周藩請假歸里進賢故土城嘉靖己未南贛盜起炯倡建甌城至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至

是建昌撫州寇亂冠又創議脩治邑人賴之六年春進春坊庶子纂脩熹廟實錄七年以少詹事分房校士進北祭酒丙子教習庶吉士進禮部右侍郎乞歸十年八月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入閣辦事充實錄副總裁時朝臣傾險是非出於愛憎冠一以寬大處之又畏慎無所交通以故上眷獨隆十一年八月三疏乞休得許歸邑有大利害悉力爲民請命計口留粟餘者平糶以代賑既助城工又助漕助餉乙酉夏江西淪潰冠結艾南英等募

兵不能支走入邵武從唐藩舉事餉匱兵散冠被執死之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二終

白石山房彙

卷十二

至

康熙丙寅年六月吳人周公賈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三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詩四

大駕

幸闕里

異代師臣禮於今復見茲揚旌過泗水駐輦謁緇帷
睿想頻希聖 神襟眷特祠兩楹瞻氣象三
獻飭官司俎豆陳牲地蘋蘩舍菜時蹲龍猶在望
數鳳有餘思重道踰唐典崇儒軼漢儀鳴謙多折
節致敬欲卑辭錄舊雲仍在推恩賚予私淹中詢
學術棘下展歌詩入室欣如慕回鑒悵若遺坐觀
文德洽端拱舜衣垂

封印後蚤發姑孰郡守邑令延登太白樓謀

集四首

勞勞事行役冉冉歲寒時凍葉侵書案冰花護印
池喜于公牒省嬾任報章遲即日驅車去雲山好
賦詩

江南隨處好勝地莽經過錦瑟聞歌少青山得句

多生徒紛後載長吏負前戈欲問平生意盟心有

碧波

層臺倚峭壁天半夕陽開雪後看山好風高領鴈
迴晴光明遠浦樹影落溪杯片片江帆至知從故
國來

吹簫江樓日扁舟獨夜身三山仍在望十載未歸
人月暗鯨波急雲開宮錦新崇祠空下拜大雅藉
扶輪

廿七日存雪軒小集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二

臘梅香過歲將闌一艇衝風返碧湍人說衙齋花
木好我偏道路雪霜寒晴簷曝蠹還呼酒凍沼遊
魚不上竿地僻漫言供給少冰酥玉餽足盤餐

丙寅正朔試筆

衙鼓初傳報五更歲朝難得是新晴光涵太液迎
仙仗瑞應台星拱 帝城輯玉萬方齊赴 闕持
衡南國迥含情昨年此會承 恩切親聽雲韶下
九閤

新年八首

年來持使節旌旆總難停
好趁開春假閒尋種樹
經攤書親往事洗硯發新硯
多謝清齋供梅花插
磨餅

崇岡延四望百尺俯晴原
臘雪餘寒嶺春潮自海
門帆檣依浦樹城郭帶江村
季子遺祠在高風萬
古存

鈴閣畫多暇攜尊日就花
破除貧士習竟是野人
家燒筍供朝餽開軒放晚霞
漫勞車馬客垂問及
冰衙

白石山房藁 卷十三

三

臘酒香浮白春亭夕照佳
江梅含凍蕊徑草試青
鞋勝事旗亭杏生涯釣艇乖
即知暇日少檢點讀
書齋

晨興理櫛沐隨意賦新詩
真率從吾好疎慵任客
嗤初花閣繞閣宿葉猛辭枝
節物關行樂冰池暖
漸漸

靈佑宮前月慈仁寺裏花
十年隨輦路昨夜夢京
華燈火連吳苑春星點絳紗
澄江白如練不受夕
陽遮

餘寒生澗雪漠漠起春陰
忽枉高人訊堅子學道
心江聲來北固講席在東林
脩復吾徒事無令蔓
草侵

晴到今朝好春從菜甲知
閒傾桑落酒欲寄草堂
詩初月來高館疎燈綴小池
天真同燭燭未肯雜
磷滴

卽目二首

應前一樹玉蘭花雙榦亭亭影
對斜賴有新詩酬
令節更無長物圖鉛華惠山泉
好罌常滿震澤波

白石山房藁 卷十三

四

恬鼓不撾隱几焚香清晝永
此身忘却在天涯
使節頻年無定居衙齋疎曠似
吾廬臨池小試端
溪硯度閣新添宋板書夜月溶溶
光射壁春潮灩
灩曲通渠辛盤欲識真滋味遠屋
須教蔣野蔬

立春

昨夜東風初解凍曉來暖意上
看峯春江暮倚君
山笛晴日歡隨石戶農彩仗迎
郊看隊隊綵燈弄
影自重重流光信好巡遊去驛路
梅花到處逢

試燈偶作

連朝暖氣逼簾櫳一夜霜寒火樹紅數點烟嵐江
檻外幾回清嘯月明中參天松枯晴巖雪負郭人
家海岸風聞說此邦春事好願從三白祝年豐

靜坐二首

雨落壁薜地通潮擬傍松枝架鶴寮騶騎到門都
不管文書堆案易勾銷鋤經寧解就絲竹闌徑須
教刈艾蕭更有小池宜補綴餐錢折損買魚苗
十年鷄鷥久忘機被命渡慚坐絳帷祇要茆簷
回暖氣漫言節使凍霜威世情透熟能生巧野性
迂疎亦自非欲向禪關問消息圓通無碍盡依歸

白石山房彙卷十三 五

存雪亭坐雨

側雨橫風太不情非烟非霧暗江城縱判謝却登
山殿邑令邀遊安得閒如閉戶生將巡試幾樹好
花慚負負一池新水看平平凭闌試向東皇約假
我扁舟十日晴

遣興

蚤衙初放便凭欄不耐周旋似懶殘好在江南思
硯北誤將焚地着寒官每當展卷吾堪遣未解逢

時孰見寬莫訝矯情耽默守書生習氣重難刈

舟發毘陵二首

山程水驛少安居怪底旁人竊笑予樂此不疲直
安耳如斯作宦易歸歟較晴量雨農家事問俗觀
風使者車行遍江南芳草路鉛華爭似六朝初
高橋大舫擬排牙欲趁輕舸掠淺沙循分品題江
左士倩誰料理故園花忙中歲月曾何有悟後文
章未到家最愛新晴風日好萬竿修竹夕陽斜

展謁周文襄公祠

白石山房彙卷十三 六

吾鄉重名節事功每次之勝國三百年先後炯昭
垂豈乏濟時人宦久多委蛇披肝朝草疏指佞志
不移往往夜郎道杖謫甘如飴一二功名士慷慨
事邊陲提兵萬里外酋長就羈縻奇勲策天府每
受鄉人嗤卓哉文襄公大醇無小疵開府十八年
不激不詭隨吳賦苦繁重獨豁蘇蒼黎東南池水
利疏鑿竭胼胝雖無赫赫名地利民所資布豈難
具陳興除小不遺森森芙蓉湖塞之事耕藉吳民
守先疇伏臘走公祠我來薦香芷觀者動嗟咨遺

像仍完好數樣亟就治明德堂勿替敢爲鄉里私

丹陽輿中作

裁詩曾與東皇約何意衝泥道上行五日已逢三日雨十天還有幾天晴非關篇詠全無驗爭奈春光不作情候館津亭成數見路旁多事是題名

句曲署中枕上作

連朝阻雨得閒身高枕無營一欠伸道上春泥淡幾尺夢中芳草碧初勻浮名自分輪時輩薄祿何能徧故人明日不晴吾亦去安排風雪度花晨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七

觀劇飲戲作

酒釀生疎亦自真興來買得甕頭春愛觀捫陣縱橫飲驚斷簷牙浙瀝長除却維摩肯勅敵佛氏伎倆不飲就中泥飲是僊人顧輝六引少閒吾擬圖恢復細草

沾花釀麴塵

高淳道中和范石湖韻

取道淳湖麥未濃碧堤細草馬駸駸雨車難挽如推轂日御初迴喜斷金性苦耐寒甘臘雪身惟惡溼惱春陰炊烟袞袞仍朝暮野竹脩脩憶舊林

偶吟

高淳縣好無城郭水陽鎮小有浮屠漁歌里唱相嚼啗春滿池塘月滿湖

將至宣城夢施愚山侍讀

幾載枝簪同秘閣今朝簫鼓度間關未能免俗聊隨俗好是投閒不放閒愚山歸臥十年應宏每向詞試改官卒官郎詩中尋謝朓偶從枕上夢愚山敬亭無恙君長往宿草芊眠滴淚斑

自水陽鎮抵宣城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八

溪樹人家水到門沒篙新漲接遙村野航泛泛輕于桀沙鳥閒閒淡不言倦矣川長思白墮佳哉山好報黃昏從來未識宣州路風雅而今可再論

卽事遣懷

馬牛隨應非真我毀譽從人莫漫猜幾日輕舟安几席連朝岐路困興儻晴催碧草何來晚雨勒春寒不放同一自繡衣無使節郵亭到處鎖蒼苔

雨霽山行

山行處處總怡神况復晴生雨後春嶺路纔融三

月雪巖栖應有隔朝人翠微絕頂誰同住流水無
心自結隣差幸此來殊不惡筆端眼底靜埃塵

涇川道中

詩人只說敬亭好行過宣城總是山可愛溪田如
綺陌絕憐風土似鄉關算來叱馭經過處只合將
身置此間歷歷畫圖看不厭驚湍飛瀑響潺湲

上巳旌邑鎮院閱歐陽六一三日賜宴口占

和韻

門外千峰入夕佳庭前春色思無涯消磨歲月諸

白石山房豪

卷十三

九

生習辜負衙齋幾樹花未向晴郊題碧草空留詩

句謝鉛華流杯三日尋常過小飲巡簷岸幘斜

發旌德縣

來往惜芳晨勞勞筴此身到時剛二月去路及餘
春花發敬亭好茶膏穀雨新清溪流不斷似爲泥
車塵

登望華亭讀陽明先生題壁有作

星軺迢遞接神洲新建題詩在嶺頭只愛五溪供
嘯傲漫嗤九子溯源流公來秋雨虛眠閣我領春

風獨倚樓幾點烟鬟飛鳥外四山花老杜鵑留

六月十九日滁守令約遊豐樂亭遂抵琅琊

寺

滁南幽處是琅琊六一泉甘好淪茶何事醉翁翻
嗜酒更思清穎始爲家我無佳句酬山色亭有遺
碑臥水涯暑雨逡巡遊未暢春來重過酌流霞

晚發臨淮

紅蓼沿隄白雁秋輶車到處敢淹留長途不暇尋
遊屐倦枕難支想入舟厭逐晨星喧櫓馬喜從晚

白石山房豪

卷十三

十

渡起沙鷗澄江屢負花前約新月如彎獨倚樓

夜宿盱眙第一山飲玻璃泉上

倦途未辦登山興止宿何期勝地留板屋靜于書
舍裏竹籬疎過澗西頭俯臨浩浩長淮水平對荒
荒白雁秋旋汲清泉因坐久茶烟初起梵鐘幽

飯高堰野店

湖頭舉網白魚肥野店晨炊日正晞平阜旋興盤
幾曲亂流爭道不成圍蓬牕局促安全室茅屋支
危僅半扉憔悴此方民力竭九重宵旰念啼餒

丁卯春正試筆

又向天涯過歲除梅花笑我我憐渠使車剛歇逢
新曆官舍消閒理舊書如此兩年成底事更于何
日遂吾初小塘置艇添幽興載雪披裘豈羨魚
祝聖祠前拜舞回牙門淡鎖少塵埃不食菰局
爭先着已占屠蘇最後杯浩蕩風光來隔歲漣漪
春水上層堦衝寒愛向平岡立點點君山雪際開
循例題詩荅歲朝雪融池水接春潮戲將竹簡當
蠶紙擬架松棚待鶴寮江北江南行已遍山晴山
雨望非遙等閒更理巡遊棹依舊東風認柳條
將發澄江生存雪亭偶作

白石山房夢 卷十三

三

甘與寒梅結比隣又從岐路作勞人溪山到處肯
陳跡風日佳時是好春兩度簷花看未得半篙池
水色初勻等閒去住都無繫一任迂疎浩蕩身
惠山寺泉上遊讌

晴色生春草紅亭倚碧烟遊人多愛寺酒戶只論
錢絕勝中冷味真宜二月天風來動絃管纖月挂
前川

宣城公解作短章

每愛敬亭山重來開油幕綠垣棘與茨老桂眠屋
脚豈無濟勝情苦爲文字縛昨從隄上行處處見
丘壑彌望隴麥齊晴光射林薄溪花冉冉香野航
傍略約卽今簿領間還哉志寥廓賓客盛宣州古
人如可作庭有百年松取次命酬酢會須了公事
及春理芒屨

三月三日作

白石山房夢 卷十三

三

門外春光好庭扁春晝長鋪茵無隙地隔院有垂
楊詩思因風寄鄉心入笳香呼童儲宿火烹茗代
壺觴

卽目

午夢初成促放脾諸生揮灑有奇才五更慣聽
繁鼓永日慵沾灑灑杯歲月已判隨蠹簡姓名何
意上鸞臺東華莫漫傳消息且待春晴蠟屐回

宣城較士未畢蒙 新除不次感 恩有述
霜毫斑管別妍媸不解逢人作媿詞漸喜息肩安
隴畝何期蹕等佐台司文章未塞愚臣分夙夜難

酬 聖主知結習無多耽二癖醉翁文字放翁詩

和熊蔚懷寄賀原韻

載月常呼艇停車卽掩扉但知士可愛不遣客如
歸問世成踈闊親情愜隱微朗吟浮大白詩句借
光輝

未改青瑣舊行看華髮新雲霄傳好語風日正佳
辰被 命慙三事承 思念二親不才叨異數何
以澤斯民

三月廿七日試事甫竣郡守及賓從諸子邀

白石山房集 卷十三

三

同梅淵公耦長二章廉爲敬亭之遊斯時
也積雨初晴山容如沐夏木千章啼鶯十
里汲清泉于石鱗淪新茗于僧寮一觴一
咏樂而忘倦殆不覺歸途之已暮也爰賦
短篇用志良會

是處烟嵐看不厭况今真到敬亭山謝公詩句宛
如昨太白風流豈等閒賓從數人多作手溪雲幾
幅一開顏予才不逮諸君甚敢擬前人伯仲間
廿九日重過南陵公館

春穀人家碧樹交幽溪疑傍鹿城垣重過孤館聞
鶉語依舊空梁見燕巢候逼薦櫻爭一日羣眠複
繭刺三縑來朝更向溪橋望九子峰頭識絳旂

公館止宿

停車孤館盡莓苔百遍千回掃不開新竹過牆差
可愛殘碑臥草亦堪哀飛紅帶雨將春去衆綠環
山拱夏來兩度今宵當此地無勞斤垓鼓頻催
和費百男韻

風謠徵土俗驛館類蓬萊榆莢將舒岸鰣魚欲上

白石山房集 卷十三

古

潮夏雲常帶雨晴霧迴連朝幸不征衫濕均承節
候調

望九華山疊南陵公館韻

櫻筍堆盤是舊交虬潛巨壑水吞均千尋峭壁僧
爲舍百尺高枝鶴架巢休想青精和露煮裳裁薜
荔待雲縑卽今未遂探奇願縹緲仙壇捲旂旂

重過五橋

兩度停驂望九華翠幢羽葆是仙家餐英吸沆薈
常味挂壁沿溪自在花衆綠已歸芳草向濃雲初

散碧油車怱怱又向池陽去多謝山僧一盃茶

皖城試院憶故里

節候每從行轍度旌旄又向大江開地連湓浦知
鄉近帆挂天風換柁回藥徑久荒猿鶴誚松楸長
負蓼莪哀自來王事歌靡盬漫倚新亭送酒杯

世父紫函先生 國初時開府皖江遺有祠

宇近爲豪民所占予巡試至皖郡士民公

額于中丞薛公暨予遂飭有司撤而新之

祠成中丞爲額其額予展拜祠下詩以紀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五

之

橫槩論兵氣未沈樓船十萬憶森森枕戈待旦當
年事把酒醺江此日心畏壘全凋黃荻岸豐碑新

倚碧山岑遺經口授猶能記

予六歲時世父口授尚書

再拜臨

風威激淡

蔚懷轉吏部侍郎卽用前韻賀之

玉蟲垂並穗簪鵲報雙扉司馬中朝舊持節特

簡歸主知君不忝臣力我慚微翅首高岡竹交

枝鳳羽輝

北闕恩光轉西江氣象新彈冠同一月酌竿及茲
辰慶叶明良代榮連肺腑親酬知期共勉堯舜是
君民

雨中卽目

連朝不厭鶉鳩鳴商略茶槍關酒兵抱甕自承簷
際溜移鐙旋就雨前烹博山香裊披襟坐負郭農
歡帶笠耕一榻涼風吾意適詩瓢書卷任縱橫

戲咏敝帳

借得繩牀倦體支冰綃歲久漸烏絲披帷也解迎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六

風入垂幔爲憐聽雨遲霧重渾疑烟際島夢回誰
綴帳中詞從來不信遊仙枕懶向柯山看奕棋

澄江署中並蒂蓮開詩以紀之

三年今始見開花碧葉紅亭水一涯忽報紫房擎

竝蒂愧無錦幔護雙葩酒香霑席須涼夕枕簟隨

身怯晚霞拂拭舊題遺薛壁流光荏冉惜芳華

有張侍御並蒂蓮詩于今四十年矣予齒尚少二年

將發江陰偶作

畏暑翻爲觸暑行畏舟偏愛小舟橫池幾數畝常

安艇住及兼旬又問程荷菱風從油幕入鵝鵲雨
向海潮生年來試數經行處不是山城卽水城

由山塘河度常州舟中作

長湖駭浪勢排空爭似蘭陵片舸通最愛人聲烟
樹裏無煩簫鼓枕樓中一泓秋水迎新漲六尺蒲
帆受好風林暗雨來漁影亂低橋曲港浦花紅

容城署中喜朱文修至飲桂花樹下

枕簟每從良友共扁舟今喜故人同未能掃石開
松徑且自移牀就桂叢一月往還真信宿三秋約

白石山房彙卷十三

略正當中南樓興有非吾好揮塵無勞問北風

江署秋晴喜庭桂再發

秋晴真可愛况是桂花時倚樹閒看影臨流一賦
詩餘香猶在樹新蕊復盈枝留賞情何厭疎鐘報
夜遲

秋望

秋月皎如此閒庭無所爲振衣陟高岡四望光離
離城頭出山色城下見畚菑草樹未被霜物態猶
華滋攜樽淺斟酌悠然動遐思

九日燈下聽外孫誦先大人白田登高詩

追和原韻志感

歲歲逢佳節淒然念所生寒花猶抱蕊落木迴含
情秋老風過樹潮隨月到城池邊凝眺望隔院有
鐘聲

疊前韻

同園侍飲夜齒毀未全生聽汝能成誦增予追遠
情題詩黃浦岸吹蓬楚州城令序渾如昨高秋一
雁聲

白石山房彙卷十三

六

舟夜

儉齋少謙謹疎慵謝研索老桂發叢枝籬菊榮
萼酌酒不滿卮耽吟不飽素心跡了無營焉魚看
飛躍興懷第二泉欲踐山靈約側身入小舟乘流
恣領略田家穉耜休夕陽挂牛角樹近手可攀岸
行矢如曠信宿山水間寒星光灼灼

道興

入舟例有詩僮慈知具紙欣然一拂拭劍南詩在
几挑燈取再讀天風蹴浪起真氣挾鴻濛孤行絕

旁倚盧駱非等倫陶謝誠足比誰謂宋無詩輒乃
生嘗毀坐久竟忘言冥搜有妙理蕩槳不覺喧掠
岸不及艤霜鴻嘹遠空沙鳥眠寒水十日兩經過
雙屐着能幾行行若有營望望殊未已期約舛後
先遲速鮮中禮荒洲日夕停報顏謝舟子去任任
蜉蝣樓頓寧鄉里胡不挂席歸振柁跨彭蠡

寄題泥翠亭

層巒帶山郭一笠瞰郊垌樹杪湖光白雲邊石氣
青人烟生曉市客座下秋星夢想南巢勝驅馳惜

白石山房豪

卷十三

九

未經

憶溧水公廨唐桂作歌

江南老樹誰最奇中山古桂真離披輪囷欲奔化
工力屈錯直負龍蛇姿花時芬郁稱無匹碧烟濛
濛黃霧濕金粟常飄八月風天香亂點千家邑誰
歟植者大唐年仙李盤根相後先枝柯已閱人代
速根株不與歲時遷皇華節使紛來過停車每愛
清陰大玉斧吳剛斫未能廣寒仙子誰能那此去
金陵百里餘金陵花木將誰如六朝老松鎮廢苑

吉祥梅萼零枯株年來建節春申浦使院繁花亂
如雨賁禺八柱亦等閒諫議五枝誰比數不如此
樹尤盤拏傲霜鱗甲紛交加翠葉平分天闕影丹
心爭吐日南花兩經乘傳宣州路坐臥其間不忍
去何年得傍小山幽玉杯承取枝頭露

次荅錢飲光四首

三年春草滯王程江國探奇在此行玉笛關山
真漫興絳紗風雨亦多情深秋望闕心偏切午
夜懷人句懶成爲愛龍眠錢處士新詩一卷慰平

白石山房豪

卷十三

三

生

相逢曾記鴈來天黃菊清霜不計年往事詩篇存
逸老故山風月夢平泉高談客座真難覯絕唱田
間好共傳似我驅馳頭漸白匡廬雲樹定誰憐
一從仗節南征後風木悲涼北望餘林空襟期今
未改江湖踪跡向來疎杯棬猶在予滋愧者舊無
多爾自如最是官齋明月夜清重把故人書
江左奇文那盡窺趨朝又值及瓜時雲山歷歷
真堪憶桃李欣欣敢自私薄宦恐貽賓客累微材

溪負 聖明知似君老興飛揚甚匹馬燕山莫故遲

次荅吳舫翁

江左三年汗漫身今宵喜對故鄉人方袍自信襟期古濁酒真看意氣親麟鳳郊原安盛世文章湖海愧勞臣匡山若問予消息此念因君好具陳

存雪亭閒步

卽知將去此留賞愛清池倚石扶僵柳編棕補壞籬亭虛朝霧集霜重凍雲垂撥火燒黃葉蕭然一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三

咏詩

連陰作雪不果遣悶

欲雪不雪風轉豪塞戶隱几擁敝袍痛飲連年如受戒熟睡竟日非養高翹首一輪懸杲木快意十丈平城壕胡爲毀鍵晝昏黑使我掩卷思鬱陶

閒意

漸覺官書少空庭吏影稀細磨鸛鶴硯閒吮臘梅詩望遠有佳思開懷無剩厄昏黃天釀雪乘秒一支頤

書懷

年來水驛與郵籤四序相乘二者兼候代渾如僧退院消閒時共鳥窺檐冥濛雨霰連朝暮黯淡溪雲鎖岫巖耐坐寒更思臘雪願隨三白老農占

啟聰見雪喜賦

被酒初醒燭欲殘西風旋作雪花團明于鴛瓦霜三寸皎勝寒崖月一灘庾嶺梅梢思隴信東湖烟際冷漁竿篆爐火燼茶香續磊落胸懷抵海寬嘉平十三日新雪初霽攜孫兒日瑄就學

白石山房彙

卷十三

三

予初就學在津門四十年來念念存三釜養親違素願一經教子負淩恩宦無長物承先志家有藏書可課孫東閣梅花開正好庭階玉樹映朝暾十七日作

歲時交際但空函駢語儷詞冗不芟忍凍臘梅和影瘦鋪綿黃雀到喉饒茶煎雪水浮新碧酒識春泥啟舊絨莫道單寒悲屢空重裘那便易輕衫

歲暮發書簾還里門

四十光陰行過七千秋事業竟誰傳襄陽耆舊稀

前輩浴下英流每少年驚馬謖叨三品料敝廬零落數株橡牛腰捆束惟書卷先付西歸載米船

小除日命僮僕掃舍宇

卽知傳舍非吾廬循例年終一掃除愛惜庭柯如自植經營蔬圃待人鋤木瓜色比藏金紙寶篆香縈蛎蚪書最羨兒童欣令節翻然猶記髣髴初

白石山房彙卷十三

三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三終

康熙丁卯冬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文彙卷十四

吉水 李振裕維饒 著

頌 奏疏 序 記 墓表 文 跋 說

大駕臨幸金山頌

有序

原夫岷山之精上爲井絡鍾靈於天一毓德於蒙泉初焉可以濫觴漸且方舟而下穿三峽出荆門過夏首會彭蠡是曰大江騰躍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當其衝者巖漱崖齧沙奔石走朝宗之勢萬里莫禦而金山獨以一拳楮

白石山房彙卷十四

一

柱乎其中遙而矚之若青螺之出水而浮沈靡定也卽而睇之若蒼龍之偃波而蜿蜒自如也草樹蒙籠岡巒蒼蒼舊建招提於其上曰金山寺繚垣接趾於陵阿浮圖挂影於霄漢朝曦夕月則東西改形夜梵晨鐘則南北流響此誠海內之神山江介之勝地也然而名不登於禹貢號不列於職方秩宗之祀典無聞山經之志怪弗及何與蓋以其中流小島子焉竦峙疏鑿之所不事形勢之所不爭故自五岳以降如空桐

終南太行龍門會稽霍山之屬皆嘗爲天子所
巡幸而是山近在揚州之域直水陸要衝乃唯
騷人墨客及方外之士扁舟往來時或登眺嘯
詠以舒情而乘輿法駕曾未有過而問焉者豈
非山川之顯晦各有其時造物者故蘊其真以
待後起之表彰耶恭遇我 皇繼天立極紹養
軒姚姒之統道德叶於三靈曆數符於五紀歲
次甲子實維上元八荒賓服匿武覲文通 命
虎賁夙嚴儀衛孟冬吉日省下土方 陟岱宗

白石山房集 卷十四 二

幸闕里循河壖歷淮甸念大江以南賦重役繁
俗尙奢麗而民隱不可以不恤土風不可以不
覩也於是黃頭擊櫂蒼兕凌波川后爲之停流
陽侯懼而屏跡涼飈漸瀝微雲晏溫旋至金山
顧而樂之遂令艤舟登憩焉東望海門溟漲
無際西瞻瓜步雲樹杳冥北顧廣陵煙火萬家
南眺京口帆檣千里 皇心悅豫肆筆成書題
曰江天一覽因 勅改寺名曰江天 御製江
天寺碑文竝刻石垂諸永久云 臣伏思自天地

剖判以來卽有是山歷代帝王皆莫之賞而留
以待我 皇之貢錫 雲章奎畫與神禹岫嶠
之碑其傳不朽山靈有知抑何幸與 臣備員史
館有綴文之責 君父有美而不揚非所以潤

鴻業贊 上理也乃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天佑四方聿求厥辟於 皇時清受命有赫肇造
區夏鴻濛再闢積厚流光奕世載德篤生我 皇
顯謨承烈天苞既開地符亦出垂象爲章 聖人
是則肆筆成書文明潛哲濯濯其靈上下咸格喙

白石山房集 卷十四 三

息銜 恩歧行戴 澤運離陽九如升之日敷政
優優不肅而栗地大孽牙人用反側溟閩兩隅繫
惟苞葉 六師奮威應時殄滅紅女下機耕夫免
役 皇曰噫嘻艱哉民力武不可觀文不可匿朕
其更始與民休息偃伯靈臺薦馨清室攝提指辰
軒轅推策甲子之元孟冬之吉 皇始省方周行
勤恤僕夫展軫鹵簿齊列後乘前驅雲旂閑戟嚴
巖岱宗是登是秩莘莘闕里是瞻是式允猶翁河
懷柔靡缺諸神受紀百禮具畢維此金山名湮禹

績島嶼微茫中流與宅歷選羣后亦莫云防我

皇時邁瞻斯萃肆赤馬青鳧茲焉駐蹕江山一

覽宸襟孔懌粲粲天章從心所適帝鴻之研

史皇之跡空碧揮毫留雲灑墨萬人聳觀載

刊貞石伊昔唐宗書法道逸底柱三門洪流蕩擊

爰作銘辭命工鐫刻下逮祥符登封告勒鸞輅西

遊龍門再節磨崖而銘昭昭若揭維彼二山託根

河伯驚浪雷轟馳波箭激孰若茲峰氛氲秀色空

水澄鮮泉源可挹徙倚徜徉心神融釋維彼二君

白石山房彙卷十四四

未通道術輦輓爲工華過其實孰若我皇縱由

容質藝苑翔翔器與道一匪斲匪雕天摹神畫

援古譬今妙誰與埒岫嶠山巔神禹其匹中泠之

厓甘泉之壁金簡爭輝玉宇比潔鳳曆方新彌

萬且億海不揚波東風入律江漢朝宗梯航絕域

龍額高駘龜趺盤結作鎮水心與天無極

請釐正學宮從祀位次疏

題爲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

鑒定頒行併載入會典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

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

無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源聖心尤加崇重

於是駕幸闕里勅撰志書特頒宸翰遍懸

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恩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明翔洽教化

昌隆洵爲萬世一時臣以庸材猥膺異數簡用督

學江南自視事以來奉宣聖化振飭文風報稱

之恩每懷靡及凡至按試地方展謁學宮竊見各

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盡一退而考之會典舊本

白石山房彙卷十四五

定序亦多未安蓋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

加詳訂及至議定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

凡所未協之處前人亦多議及但因未遇其時未

得條陳釐正千秋有待今遇聖代右文之時仰

觀皇上重道之主又逢敕修會典之日誠宜

及今釐正臣敢爲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丘明

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

十則躐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之上矣公羊

高伏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十三

則躡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梈顏增之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於東廡周儒殺梁赤之前西廡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脩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顥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宋元不第此也卽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宋之朱熹亦不宣先於東廡汴宋之司馬光卽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宣先於宋太宗時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六

之胡瑗此其舛錯甚明衆所共曉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中間雖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則顏何改曾點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申黨改遽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尙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合敘兩廡東西遞遷而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躡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唯列之學官先儒之靈既有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

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大典也此外尙有宋儒羅從彥李侗受學楊時承先啟後實爲朱子之師明萬曆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既成之後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官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爲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敘逐位遞遷而於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題伏乞皇上勅部詳加議覆恭請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凡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畫一而大典萬代光昭矣

請汰冒濫疏

題爲謹陳查汰冒濫青衿名色請敕定議永遠遵以清學政事竊惟朝廷設立學校考取人材授以青衿優其禮數所以嘉賞懷才抱學之人而儲

爲異日師濟之用也猶恐其中或有學業荒疎與夫敗羣生事之輩於是三年則有歲考之法平日又有行檢之例所以束其身心稽其優劣法至密矣臣自受事以來宣揚 聖化申明教條設簿通行稽查嚴密按試所至又必畢集師生面加戒訓閉戶藏修者加之優獎專行好事者卽與褫懲一時實在子衿咸已各知自愛躍冶之習可以漸除惟有一等素無文學之人假借贊禮孔社各項名色登戶籍則竟稱生員遇公事則居然衣頂然而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八

姓名不呈於學冊生世不知有考試護身之符可以長保終身以是毫無忌憚任意橫行出入衙門包攬詞訟有司徵比則代應卯期鄉曲交關則動行武斷游手好事無所不爲敗類之徒多出於此臣祇奉 簡書振拔孤寒澄汰汗賤按試所至考校之外特行嚴查以上各項冒濫名色績據各屬呈報前來約略總計通省不下千人其爲地方之蠹而貽學校之羞者誠非淺小臣隨逐一嚴行裁革以副澄清但恐後日奉行易於懈玩將來冒濫

依舊潛滋伏乞 皇上特賜 睿裁勅部確加定議嗣後一應禮孔祠社各項凡係冒濫衣頂名色永行禁止申飭凜遵仍通行直省一體查革爲朝廷重名器爲學校立隄防爲地方除根莠澄清整飭所關於學政甚鉅矣

謝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吏部咨開爲補授學士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題三月初二日奉 旨李振裕陞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行咨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以一介書生才識短淺幸列清華之選忝隨侍從之班 皇上不以臣爲庸陋 寵命頻加始分校於禮闈繼進充於 日講至康熙二十三年舉行鄉試之期重蒙 簡命陝西主考此真曠代之遭逢已慶非常之榮幸者矣未幾而江浙二省督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九

學奉 旨改用詞臣復蒙 特簡提督江南學政
之任臣自惟責重身輕朝兢夕惕雖視事將周兩
載而作人未覩分毫拔廢穴之孤寒尙多遺漏斤
宮牆之旨濫莫副澄清方憂報稱無階不意 新
綸遽至臣拜 命之下濫膺非分實切悚惶唯有
竭力捐糜仰報 皇恩於萬一益矢盟心夙夜庶
酬 聖德之高渙恭謝 天恩伏祈 睿鑒

學統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

白石山房集

卷十四

十

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有其
統其間真偽離合名實質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
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有國者苟定於
一均謂之正統間有紫色鼃聲餘分閏位一時權
勢之所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非正
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來縣縣延延不絕
如綫而復有異端邪說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
曰道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美而其
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故曰難也深川

先生以王佐之才爲 聖天子輔啟心沃心興起
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
陵也以衛道爲己任崇正黜邪信從者愈衆遂以
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
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
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名爲統而
實無統焉者也嗚呼一出一入蓋其嚴哉三代以
下微言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勝計
然異者創爲奇袤而明樹吾道之敵夫人而知之
也雜者挾持偏僻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
知之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尤難昔
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比於吳楚僭王誅絕
之罪蓋亦惡其雜耳先生濫造自得與考亭之學
後先一揆是書也成真偽離合判如黑白視朱子
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
大有裨乎振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
梓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概如此
云

白石山房集

卷十四

十一

倡修言子祠序

嘗攷三吳儒學之風蓋啟自言子子游世稱江淮以南學於孔氏者言子一人而已相傳子爲吳人而墓在虞山與仲雍墓同處以故常熟縣得祠言子郡城爲諸邑之會昔吳國在是又爲江淮以南一大都會也建言子祠而祀之亦宜予奉命視學江南始停車於句曲既移楫於玉峰經過所至訪先哲之遺踪尋里社之俎豆必三致意焉艤舟閶門則知長洲故有言子祠亦名學道書院其地白石山房豪卷十四

有門堂樓舍規制蔚然春秋致祭縣志載之甚詳及問其處而年久荒頽矣予以公事過城外帆不及宿弗獲親至其地瞻拜遺像眺覽規模顧心竊念之謂先賢之遺澤文教之始基在是當亟爲整飭表示觀瞻且今日江淮以南人文蔚盛理學昌明聖天子作興於上四方風動文教勃焉於下而三吳尤爲翹翹薪楚連茹而彙征則木本水源之思不於言子所尤當表崇而修敬者哉爰命主者相度體勢繩材量工約需金若干廼捐薄俸爲

之倡且疏以告之同志諸君子一簣可以爲山涓流積而成海於以落成輪奐表示一方可不日俟之也是爲序

致遠堂遺集序

予採風至滁陽州守以志書進閱其人物閭閻則首稱金氏蓋金氏世有令德至翼如太僕始貴顯起家進士歷同卿掌吏部選事平生敦實學重品行清修直節砥礪乎流俗予既宿聞其風慨心竊嚮往之今過公里讀其所爲詩文記序皆有關忠孝大節或地方興革重務不尙浮綺文字若親奉其謦欬而聆其丰範不啻也尤愛其稿中所載勸梓里親友說一篇崇忠質之古風廻狂瀾於既倒足以仰副聖諭敦本務實崇尚節儉之至意故因州守爲其子敦請遂題數語歸之既嘉其子若孫能守其先世之遺澤而益嘉州守之能敬其鄉先生皆實有裨於風教不僅爲一州之志人物藝文而已也

胡安定先生周易口義序

晁氏讀書志云胡安定易傳十卷乃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按今所刊口義卽此書也安定故泰州人此書仍得之於其鄉大抵詳於義理而略於象數蓋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泥於象數之學未免有穿鑿傳會之弊至王輔嗣一舉而空之專以義理爲主唐人疏解獨宗輔嗣而諸家之說遂廢宋邵堯夫始得先天圖於李挺之以爲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圖出自希夷四傳而至堯夫堯夫得之遂明於象數之學而伊川之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古

易則異於是其言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議者以爲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伊川專求之於辭似乎有闕然而自宋迄今學者言易莫不以伊川爲大備何也象數固不在義理之外舍義理而言象數雜以祿祥墮於隱怪此焦京管郭之術非儒者之所務也然人皆知伊川之易爲大備而不知其淵源實由於安定方安定在太學時以顏子所好何學

論試諸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卽請相見處以學職其獨知之契如此他日伊川示人以學易之方亦令先讀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三家者皆詳於義理而略於象數者也此可以知其淵源之所自來矣然輔嗣之易宗旨不離老氏而介甫多偏駁之說其解易亦未必盡當求其粹然一出於正而不詭於聖人之道者未有如安定此書者也夫路託始乎椎輪八音造端於土鼓讀程易者烏可忘其所自哉睢陽湯潛庵先生淡於易者也是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五

書初出先生篤信而深好之書以告予予得而讀之曠若發矇遂刊之以惠來學讎技文字省視鐫工則皆訓導丁德明之力也倪天隱不知何許人其所述上下經口義十卷外又有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此三卷者晁氏所不載而宋藝文志有之但既列易傳十卷復列口義十卷而揚州志亦仍其目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天隱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各從其所見實無

二書也嗟乎孟喜假田生劉炫假連山張弧假卜子夏阮逸假關子明易之依託名字者多矣而此書獨源流井然無可訾議學者當潛心玩味以爲入道之門慎勿與鶴者矯誣之徒同類而竝疑之也

吳志衍制義序

婁東吳志衍先生以春秋起家成名進士其制義爲人所誦法垂五十年識者以爲漢西京之風久矣不作唯先生能得其真顧其行於世者不過選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七

家所錄若干篇而專稿未行嘗一櫛者思全牛解以爲憾事歲丙寅先生之後人某發篋中舊藏若干并蒐羅散逸若干凡百餘篇進之教授吳子世恒爲釐次而授之梓且謁序於予予披覽再三而不能不歎息於斯文也先生少負大志以縱橫跌宕自喜其一時交遊則西銘大樽瑗公諸君子臭味最爲親切而與其宗人梅邨先生尤篤友于之好花晨月夕往來無間蓋其師友淵源皆當世之碩學磨礪漸染不進於古而不止故爲文雅健澹

茂卓然成一家言如此嗟乎以先生之才使得生休明之世鼓吹六經羽儀邦國夫豈不善而乃丁陽九之厄一官遠宦崎嶇叩筭間而卒殉封疆以死闔門且不保焉豈文章之能窮人信有然乎何荼毒至此極也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歎息也先生當啓禎之際憤朝政之日非憂寇氛之不靖慨然思一出而有爲以救阽危於末造而世竟莫有知之者故功業無所見其魁奇磊落之氣特時時發而爲文光燄不可遏愈久愈新論世者猶可因此以知其人焉今天下之攻制義者皆有志於古而風氣不無稍靡非西京不足以振之有志者苟欲轡西京之庭而造乎其室非問途於先生無由也予故表而出之且詳著其爲人使士知窮達由命而有本之學其文章自足以不朽庶乎其知所勵也

試讀彙征錄序

文章之盛衰時爲之地爲之也時有古今其權不盡在天主運者誠有其人鼓舞而變化之則今可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七

轉而爲古若夫地則廣川大谷水土異宜民生其間不能無剛柔清濁之殊性質雜糅而文章風氣亦因之以別故自詩風十五國正變互出聲辭並異雖以文武周召之教澤而不能使之齊同延陵季子觀樂唯二南幽風致其歎美其他則皆有所譏而自郢以下無譏焉然則風氣之不競誠有所囿於其地而非主運者之所能移也明矣雖然二南幽風當文武周召之興而作焉者也故二南爲正風幽變而不失其正邶鄘以下則皆作於西京之季及王室東遷之後故其風遠不逮於古向使世有令辟作求勿替則文武周召之教澤歷數百年而未艾彼邶鄘以下諸國烏知不進而與二南幽風媲美哉由是觀之謂風氣囿於其地非主運者所能移亦非通人之篤論也予奉 命視學江南單車行部所至有采風之責初受事卽以月課督諸生取其文句搜字索甲乙而殿最之以微示吾意之所尚諸生咸踴躍自奮喁喁焉知所趨嚮及歲試江寧鎮江廣德則有志者盡捐其宿習而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九

歸於大雅之林推而放之蘓松諸郡無不盡然又推而放之上江諸郡亦無不盡然而文章風氣由是其一變然予之意在先破其拘攣疲茶之疾而後齊之以軌範故所取之文周規折矩者不少而泛駕之才亦往往雜出於其中予慮其肆而未醇也歲試畢復爲條約以飭之而士皆知有正始之音斂才以歸於法攝氣而凝於神而文章風氣至是又一變爰擇其尤者付諸剞劂期與識者共賞焉要之通都大邑之士聞見較廣而錮於揣摩之說競工聲調不能脫去町畦其產於僻壤者則既乏師承又無典籍雖有挺出之姿亦不能底於淵雅誠各棄其所短用其所長則兩江之地皆才藁也豈有如延陵之所謂自郢無譏者哉此雖予凜凜 簡書庶幾拔十得五無致隕越以速官謫向非 聖天子久道化成以樂育人才爲念亦安能使文教昌明有若是之日新而月異耶夫地以時移而風氣不隔士生今日真萬世一時也幸勉旃毋自畫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九

陳生遺稿序

予奉 命督學南省甄拔士之尤者得一百三十
三人貢於京師在和陽者則爲陳生銑乙丑冬駐
節姑溪鎖院篝燈點校見卷中有書法秀勁規摹
鍾太傅而始終端整無纖毫草率者對之色喜及
反覆其二藝更純粹簡遠足冠多士兩試卒拔之
撤名則爲陳生也江南人咸嘖嘖稱羨不置予亦
以爲閱陳生之文之書法定爲端人正士他日策
名皇路必能垂紳正笏建功業於時私心喜得士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序

曷意不一週陳子竟杳然歿也惜哉後一年予鄉
吳子舫翁郵致其遺詩一冊爲戴氏昆季所梓者
見其才致橫溢思緒幽矯有憔悴悲咽之氣讀之
令人鮮懽大約修文玉樓一流人宜其不能永於
世也然當其取徑一往孤懷高寄不復有人間煙
火之色豈與世之描頭畫角蹈襲前人稟白者可
同日語耶吁嗟陳生死矣有此詩在陳生可謂不
死向使陳生康彊壽考詭遇當時而無修學好古
之心則與世之手博士家一編佔畢以老者無異

其於平生之得失輕重又何如也死而有知亦可
以無憾矣

延陵合璧序

予祇承 簡命督學江南念三吳人文淵藪士多
覃精古學不僅以帖括擅長因於歷試之後復以
詩古文辭命題搜羅奇雋又恐宿儒著作沉錮名
山爲之重加訪落試吳日諸生朱元度抱書一帙
進謁謂嘉定有兩吳子才資競爽少皆餽於學宮
以遭時坎壈終老塲屋而不得一遇乃放廢菰蘆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序

中兄弟以著述相娛樂伯氏以詩鳴仲氏以文著
惜其遺稿散失止存西亭詩無罪草一編乞與求
揚予披閱之見其詩臻大成文開新境西亭詩議
論縱橫詩中有文無罪草風情婉麗文中有詩頗
爲合璧庶幾無愧向聞嘉邑自歸熙甫倡導古文
以來代產名流獨得文家真訣由今觀之洵不誣
也是宜壽諸梨棗以公同好未幾而剞劂告竣適
歸生梁以秋闈獲雋攜刺本來見丐予一言爲之
嚆矢予惟三都紙貴資皇甫之標題論衡流傳籍

中郎爲寶鑑世有傳書而無人與爲揚扇其爲煙
消雲散者不知凡幾今予之序斯集以行也蓋亦
竊慕古人發微闡幽之意由是懸諸國門二子之
名與兩劉二陸竝傳千古其亦可無致憾於當身
之不遇也已

補刊玉海序

類書之作始於皇覽皇覽者魏黃初中劉劭王象
繆襲等受詔撰集羣書以類相從凡四十餘部部
有數十篇號曰皇覽踵其事者不可勝紀唐藝文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五

志錄類書十七家其不著錄者又三十二家如梁
之華林遍略壽光書苑北齊之修文殿御覽及唐
之文思博要三教珠英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
記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宋則有興國之太平
御覽景德之冊府元龜采摭銓擇一時稱盛事焉
諸書少者盈百卷多者溢至千餘卷要皆羣臣受
詔撰集非其所自著不失之繁冗則失之滲漏部
居錯雜次序陵亂何則事由衆手短長互見無貫
穿之心思與畫一之義例故也後儀王厚齋先生

博極羣書受學於真文忠公前後以制科顯當宋
之末造隱居四明撰集類書二百卷號曰玉海凡
二十一部部各有門通計爲二百三十餘門門各
以年代之先後爲次源流分合瞭若指掌觀者如
入建章之宮門千戶萬愕眙而不能禁也又如聽
鈞天之樂八音繁會洋洋乎其盈耳也好學者縱
觀而博取之如遊五都之市環貨鱗集皆適於用
而唯恨不爲我有其在童蒙偶資一得亦猶辟盤
示兒諸物蒼最而任其所取也蓋自有類書以來
亾慮數十家雖短長殊軌要不免嚮所言收者之
弊士林有遺憾焉及先生是書出而天下歎觀止
矣當是時番陽馬貴與以故相碧梧之子熟諳典
章制度著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而先生以勝
國遺老含英咀華輯成是書竝爲當世所重省之
太吏以請於朝遂得鐫板以行蓋貴與之書與陳
水通鑑相爲表裏而先生之書又與番陽通考相
爲經緯二者均有功於史學缺一不可是以兼行
而竝重也書刻於浙東元至元六年始成計五千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五

版號幾及萬明初南雍亦有刻本歲久朽蝕者過半萬曆中祭酒趙公用賢鳩工補刊是書賴以不泯洎革命之秋南雍廢爲縣學典守者遂溺其職日消月鑠其朽蝕亦復過半海內所藏又往往厄於兵火士大夫欲購是書而不可得喟焉惜之天

祐斯文 聖朝膺籙當重熙累洽之年爲禮明樂備之治百廢具修無遠弗屆某承乏江南雅屬意是書受事方新不遑啓處會 天子下求書之詔命所司網羅散逸非經史之學有裨治道者勿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書

五

進某側聞茲 命迺蹶然而起曰盛哉乎斯舉

聖天子崇道右文之意殆如是其切至乎夫山巖屋壁之藏尙欲購而得之以充祕府況前人成緒易爲補葺若是書者耶力可勉而不爲非所以稱詔旨廣文教扶絕學惠來茲也於是謀諸郡邑出學租節省之餘以給剗刷之費計闕版二千五百悉爲補刊其文之漫滅者亦皆依善本填刺多至每版數十字是役也創始於丙寅歷二載乃成董其事者松江守朱雯裔三鳩工庀具則上元訓

導陸禋也是書苦無善本上元周生銘篤學嗜古

家藏玉海視世所行者爲最又得及門諸子各分

若干卷互相讎校十已得其六七其不可知者則

攷所自出之書以補之其致力可謂勤而用心可

謂精矣夫古今著述苟無裨於治道雖美弗貴誠

有如 明詔所云者今試取是書而觀之探本於

六經沿流於諸史旁搜夫諸子百家博而不濫賾

而不穢以綜體要則 王言可代也以廓聞見則

顧問有資也以討故實則課試有程也一物而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書

五

五

五

三善備焉其於治道可不謂有裨乎按宋史本傳

先生所著逾三十種已刻者玉海二百卷附詞學

指南四卷又有遺書十三種自詩攷至通鑑答問

共五十餘卷版皆在上元學朽蝕亦如玉海今悉

爲補刊別有困學紀聞二十卷舊刻缺謬亦當改

鑄他皆湮沒不傳其幸而存者可聽其日消月鑠

而莫之惜耶前車不戒後將復然詳書其本末以

警典守之溺其職者

善鳴集序

詩體莫備於唐故言詩者率宗唐唐一也而時代升降不同其說自宋嚴滄浪發之至明高廷禮則分析其義類撰唐詩品彙行於世明之中葉號能詩者如北地濟南諸公類皆取材於選效法於唐與嚴高之說不相遠百餘年來詩體數變卒未有能易其說者虞山錢牧齋先生乃始排時代升降之論而悉去之其指示學者以少陵香山蒼山劍南道園諸家爲標準天下始知宋金元詩之不可廢而詩體翕然其一變唯雲間幾社及武林登樓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美

諸子尙持時代升降之論其徒相戒慎勿爲開寶以下人物此在虞山補偏救弊之意固無惡於天下而雲間武林諸子亦可謂不隨人趣走者矣錢塘陸次雲雲士少而學詩其持論與前輩略同而又不欲取境之太狹觀所撰國朝詩平則其所崇尚可知也今復取唐大曆以後及宋金元明之詩句櫛而字筭之遴其尤者合爲一編命曰善鳴集刊成問序於予予觀其自序之言則淡慮今之學者讀大曆以後之詩妍媸莫辨而漸卽於多岐

故有是選其意無論時代要取真詩爲貴夫詩所以爲真者何也曰情也詩以道性情夫子稱關雎以哀樂二端盡之蓋詩之真者能以其情移人之情哀則讀之而欲泣樂則讀之而欲歌且能使人之哀者可變而爲樂樂者可轉而爲哀昔韓娥過雍門爲曼聲哀哭則一里老幼悲愁垂涕已復爲曼聲長歌則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自禁劉琨標云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談嚴苦則春叢零葉古之善言人無不如是今試取其詩讀之而其言不能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毛

移人之情雖開寶以上不足多也誠能移人之情雖降自大曆以訖宋金元明不可廢也善相馬者去其牝牡驪黃之見而天下之真馬乃至善相詩者去其聲調色澤之見而天下之真詩始出是則雲士之志也雲士令江陰有治聲縣劇難理而顧以其公餘之隙肆力於風雅非神閒氣靜其能別裁僞體衆黍不爽乎是選行吾知其必有合於世之知言者也

拔貢彙征錄序

董子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
蓋天之生才無時而乏絕苟養之無其地教之非
其術則賢能不興終無以更化而善治故建首善
自京師唯太學爲最重然其所以取之之道又不
可以不慎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一適謂之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於是乎有車
服弓矢之命秬鬯虎賁之賜所謂進賢受上賞王
者所以厲世磨鈍博收天下之人材以爲更化善
治之資也逮乎後世寔失其意郡縣之學非不歲
有貢也顧其所貢者積日累月需次而進大抵皆
老成黃髮之人而乏少年英俊之士故雖其制不
廢而往往不適於用至於權宜之策事例弘多納
粟捐金雜然竝進而成均之地遂有不可問者矣
夫有才而養之無其地與無才同有學而教之非
其人與無學同卽養之有其地教之得其人矣而
士之就學者取之不以其道與無士同故郡縣貢
士之法當以選拔爲正我 世祖章皇帝肇造區
夏一再舉行得人號爲最盛 皇上繼承丕基光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天

大前烈一舉於壬子再舉於今而予小 臣適膺視
學之 命飲冰受事晝披夕閱視歲試尤加慎焉
蓋得士百三十有奇以貢於太學錄其文若干首
付之剞劂而予益不能無厚期於諸士也方今
聖神在御百工允釐太學師儒皆一時之碩望向
之所謂養且教者可以無慮矣諸士幸而得遊其
中其可不知自勵乎夫士無恒習唯視其意之所
嚮所嚮在道德仁義則日進於篤實所嚮在紛華
靡麗則日趨於浮誕諸士之抱器而往也但能不
事交遊不與議論而終日閉門誦讀如符融郭泰
之所爲則善矣苟馳心於聲利而自衒自媒以邀
旦暮之名吾未見其可也雖然予之所望於諸士
者豈僅若東京太學之業而已哉其在詩曰菁菁
者莪樂育材也說者以爲天子能教士於學長育
人材故天下喜樂之也夫文王作豐武王作鎬皆
建學焉辟雖鐘鼓之聲詩人美之形於詠歌時王
道四達而不悖至於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今天下
一統之盛人文化成何以異於是諸士生逢 景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天

運而得與於辟雖之教其必嚴師而尊道近文章
砥厲廉隅以求無負乎 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則思皇多士楨此王國予雖不敢自附於古進賢
之列而以人事 君庶幾獲免於罪戾焉耳

試讀彙征錄定本序

予校士江南擇其文之善者鏤而行之名曰彙征
錄著泰交之盛時升之慶也在易泰之升曰拔茅
茹以其彙征吉說者云初九變爲柔成巽象茅茹
茅根也彙類也三陽爲類茅雖不其本拔之則其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三

根相連而起初以二陽同進似之故其占曰征吉
而升初六爻辭亦曰允升大吉卽象所謂南征吉
也兩爻之占實相爲表裏故曰著泰交之盛時升
之慶也雖然否之无妄亦曰拔茅茹以其彙矣而
獨不與其征何也則以否之時非泰之時而否之
類非泰之類也泰以三陽爲類否以三陰爲類泰
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否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
无邦故否初戒之以貞而泰初則勉其征也雜卦
傳曰否泰反其類此之謂也我 皇上聖神御極

於乾爲九五之飛龍綜道法於義文溯心源於周
孔真異世而同符矣其舉而措之天下也官府一
體內外和衷財成輔相德與天地參此固泰之時
也歲維甲子實始省方 駐蹕吳中觀民設教知
大江南北爲人文秀傑之區而督學者不可不重
其選也改 命詞臣出領是職而振裕首膺 特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三

錄科凡諸生童子之登前列者掇其文若干首各
爲一集而皆名之以彙征誠以人文秀傑之氣降
於天穀於地成於師儒之教育而要非 朝廷泰
交之盛有以端其本而開其先則莫能致也故有
取於斯爻也且夫茅之象三陽何義也哉茅種不
一惟白茅擅名尙其潔也其於文也亦然柳子厚
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士之能文者似之詩序白
華孝子之潔白也又云白華廢則廉耻缺茅華曰
秀茅其色潔白而可愛士之敦行者似之有文有

行可以征而吉矣不觀茅之用乎大過初六亦異體也其辭曰藉用白茅无咎藉祭藉也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薦黍稷皆藉以茅禮莫重於祭而茅必與焉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士窳而在下以潔白自處猶茅之爲物甚薄也苟無人焉以拔之則亦與灌莽之材菅蒯之質同歸於蕪穢而已矣其何重之與有是貴以其類征也夫其所以得征者何也賴有人焉以拔之也拔之則可登於廟堂可薦於鬼神可以承瑚璉之彝器可以達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三

鬱鬯之馨香何吉如是是錄也成大江南北士之有文有行者類聚於此矣聚而上者謂之升升固有時無問遲與速其不終窳於下可知也故曰皆泰交之盛時升之慶也初刻計二千有奇買人以其繁重艱於行也請芟之廼擇其善之尤者八百七十餘首爲彙征錄定本序而行之俾世之采風者覽觀而得其概焉

懷寧縣學宮增建外舍記

皖城控制上游開國時 命中丞持節鎮撫其地

吳楚之間屹然一都會先蒞斯土者遊會昇平奉揚 天子之德意偃武修文葺學宮建書院凡所以廣厲人才扶翼教化者次第修舉矣顧懷寧學宮密邇中丞署右於象爲白虎形家者言宜庠不宜崇宜靜不宜動以故歷來議修不過隨時補綴中道而止究無宵穀然倡恢廓之說者中丞薛公保釐一方三年於茲矣化行俗美士民咸和公遂以聽覽之餘行視學宮審其完缺若者宜修力排衆人之浮言脫然於祿祥禍福之見倡捐數百金繕垣墉飭棟宇建東西兩坊及戟門內外二楹增高益廣又遷建文昌祠於其旁規模弘敞氣象嚴翼乃爲文以記之推理道之正破形勢之妄其所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三

以修廢舉陞覺述矯俗蓋如此歲四月予按試至皖觀閭閻之殷阜瞻庠序之清華憑軾而游升階而拜已起行循覽讀公碑記喟然嘆此邦之文教修而庶政舉因以頌公之卓識定力超出尋常萬萬也試事既竣登公之堂促席而坐於此邦政教之宜風俗之故利弊興除之方無不縱談因及於

學宮謂予曰莫爲之前雖美弗興莫爲之後雖盛弗繼宮之外有隙地若干步將經營構屋若干間可以增外衛且取其儼直以資宮牆歲修予慨然曰善名匠者相度程揣需費四百金公偕予各捐百金爲之倡一時在列者則按察司參君弘安知府劉樞亦各捐如其數庀材鳩工不旬日而告成董其事者郡丞裴國熙也宮南計建屋十六間又向東旁屋二十九間每歲得儼直百餘金議令郡丞收貯有壞則詳請支銷以爲葺治之費公慮奉行者之久而或怠也復以文屬予予辭不獲命遂書其本末俾後之君子來觀於是者亦念公之上爲朝廷宣風教下爲宮牆計久遠法良而意美惟期百世之永利不恤一己之私圖又如此庶其續承罔斁乎是爲序

江西新喻縣知縣荆公墓表

公諱之茂字我侯姓荆氏其先世自秦徙晉歷十餘傳至公而族始大公母許太孺人之有娠也夢華蟲金其角而光照戶遂生公有夙慧七歲出就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墓

外傳讀書數行俱下舉止端恪如成人長益肆力於學蜚聲黌序間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乙未謁選得西華令未任以外艱歸服闋補新喻令縣故瘠土也又當兵燹之餘瘡痍未復民乏蓋藏者十室而九徵輸舊有陋規吏資之以給餽遺公至悉除之正供之外罔溢錙銖由是國無逋賦家有贏糧而邑以大治其未至也民之望公如望歲爲政期月則戴之若父母焉庚子分校秋闈得八人多知名士而某慳才小生亦得廁足於門下辱公知最厚當是時公廉以自持和以接物恭以事上惠以牧民主者察循吏莫如公將以薦於朝介漕課殿而罷民且愧且悔曰奈何以吾事累吾公乃相與輦負以輸雖鬻子破產不恤也王者聞之欲請於朝以復公職而公念將母不遑已翩然命駕歸矣公每悼贈公之逝不得以祿養及歸依太孺人膝下母子偕隱甚樂也於是穿池種竹爲太孺人朝夕之娛又則奉版輿而游出則督農圃之役花晨月夕親交聚飲觴咏流連久而靡倦殆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墓

忘其爲陞官失志之後也者嗚呼樂天知命非古
之有道者不能公其無媿矣乎公父某公諱山桂
好施勸學鄉人重其義膺 覃恩贈如公官母許
封太孺人其大父以上世次及子姓姻婭生卒之
年月附葬之兆域奉常王公具誌於幽堂茲不復
載嗚呼公吏治江右莫不稱之其內行脩鄉之人
亦莫不頌之皆不待表而後見唯某以弱冠受公
知公所以訓誨之者惻惻備至造次被服不敢違
以故某雖不才而釋褐以來 官十餘年日慎一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美

日以克有今日者皆公之教澤也昔聞公之訃不
及奔喪治事歲甲子奉 命典試秦中道經公里
始得展拜於墓下蓋距公之沒十年矣哲人其萎
吾將安做詎止車過腹痛而已耶間者嗣君伯仲
輩千里馳書屬某爲墓表自知文采固陋不足以
揚公美而顧不能無一言以揭於墓門之側者所
以志哀慕於不忘也

祭叔祖忠肅公文

維公光明俊偉之材節烈忠貞之性立朝而領袖

人倫殉國而聲靈百世身騎箕尾氣作山河既不
朽於千秋宜俎豆於天下矧茲涇邑花封之地實
公起家策仕之鄉甘棠之遺澤猶存良壘之神明
如昨振裕輅車戾止廟貌依然不勝瞻慕之私敢
薦吉蠲之敬伏惟昭格特告馨香尙饗

祭周文襄公文

三吳重地半壁衝疆唯公功德在於四封廟貌建
於各境緬茲江陰一邑黃田蔡涇之水利嘉惠至
今疏淤建閘之遺模式瞻非遠向於青陽鎮上特
創尙書專祠載在秩宗春秋無廢某維桑後進小
草凡材典學一方來江城而駐節景行先達拜祠
宇而興懷敢捐薄俸以營修敬潔蘋蘩而釋奠伏
惟歆鑒曷勝虔將謹告

祭端毅龔夫子文

嗚呼生逢間世之人歿銜知己之感摧喬岱以高
溪歷歲時之荏苒邇闕里以徘徊瞻故墟之黯黯
又誰能不弔北邙以悽愴過西州而惻憐者哉維
我夫子逝隨箕尾降自星精野推蔚俊 朝重斗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美

衡登臺諫則昌言謬陟台司而正已澄清不磨
不磷盈虛驗廷尉之客無喜無愠出入踐亞相之
庭事 兩朝而公忠貫日掌三禮而夙夜懷水方
其仁言利溥有膏澤之下民及乎君子道亨見賡
颺之贊 帝南宮曳履直上星辰北斗回樞全維
運世躋一時於明備之朝翊兩間以熙雍之氣既
事 主而寅清亦作人而豈弟趨塵負笈立雪盈
門前後執經竝選琅玕之秀追隨函丈兼收翹錯
之薪千里驪黃識丰稜於道路十年杞梓作砥柱
於乾坤猶憶夫問字升堂操几入室初吟雒下之
風爭弄濂溪之月雅言則口授四科朗詠則手揮
百帙高文典冊馬枚兼敏捷之長弘獎激揚孔李
附通家之密褻爾人倫之望方置驛以延賓俄而
天不憖遺遽獲麟而絕筆 天子輟朝器賜東園
之祕同人失恃星摧南極之芒送大鳥於關西千
人曾塋濫吹竽於 闕下十載心喪望松楸之杳
藹缺俎豆之趨踰幸被簡書之命得游高密之鄉
想音容而影絕拜墟墓而神傷嗟乎步趨空櫛進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哭

來之端木瞻其堂構無慚濟美之二方名高業廣
德遠流長在九原其已慰庶七葉其猶昌惟夫人
倫不再巨壑終藏七十之子長違洙泗三千之客
竟喪原嘗蔡碑遺哀於有道魯殿泯迹於靈光此
某不能已於奠生芻而永慕嘔涕泗於浪浪者也

祭汪年伯母文

嗚呼甚矣子之於親壽不可必諸天而養不能恆
於已也方親年之未衰凡可以承顏悅志者宜無
所不至而或當稚弱伶俜之際或值窮愁空乏之
時雖欲竭力以娛親而不得一旦稍稍能自立幸
而身都顯榮足以供甘毳奉起居則爲之親者年
已就衰數有所限而猝不能待此季路風樹之悲
皐魚道左之哭所以慘怛呼天而不能止也太宜
人姓程氏實海陽之望族生而婉婉敦詩說禮其
婦道之順母儀之賢我鐘如年兄之行述備矣他
日載諸邑乘鐫之碑版將垂不朽於奕世予無庸
贅爲揄揚而獨不能無感於太宜人母子之間跋
涉往來始終憂樂之故也鐘如甫弱冠而孤就試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哭

於楚太宜人自歛之漢上督其子以肄業親賢取友蔚爲名儒未幾舉於楚太宜人抱移天之痛不以爲喜也念太翁丘壟在故土遂毅然買舟而還又數年鐘如成進士太宜人聞捷悲慟一如曩時洎鐘如官中翰擢銓曹亟有迎養之請太宜人憚遠行卒不就至甲子偕予典試秦中撤棘後卽謀南轅奉壽萱之碑歸而懸諸宇下預爲八哀慶稱觴上壽雖離如也時太宜人年踰耆耄而神明不衰慶畢促令之官鐘如不敢違迨抵都得家書知有微疾卽陳情乞終養得請治裝而訃音已馳及矣吾於是又不禁潛焉有感也歲庚戌予纔得館選卽聞先大夫有疾屢求歸省不遂迨得請就道而訃音遽至予之不及侍父猶鐘如之不及侍母也然鐘如歷官十五年而始有失恃之變予筮仕數月而先大夫見棄先淑人亦相繼而逝是則世所稱爲鮮民者無過於予而鐘如之所遭未可謂不幸也以此言慰鐘如伯仲讀禮之餘其哀毀亦可少節乎且太宜人之福澤與吾母亦有間也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罕

吾母年止六十而太宜人八十有二吾母之孫及見者不過數人而太宜人之孫扶牀繞膝者凡二十餘人幾不可辨識豈非吉祥善事人世所罕觀乎太宜人而有知也念身享遐齡兩膺寵錫也如此子孫繩繩保世滋大也又如彼存而順沒而寧其亦可含箴於九原也已振裕袍繫一官不得躬詣帷堂特馳一介虔脩薄祭靈爽昭昭髣髴鑒茲

希賢錄書後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罕

右希賢錄十卷吾師柏鄉夫子致政後所手輯也其分門有爲學敦倫致治教家涉世之五端爲之綱每類之中又各列五端爲其目自三代以迄國朝見之經傳子史以及語錄文集凡有關身心家國者無不採擇蒐討嘉言懿行條分縷析聖賢躬行實學可爲大備而猶不敢自信唯稱引源溪希賢之旨而竊比於晦翁小學之意噫何其盛德大業而善下若此也夫子蚤年登第數歷中朝出其所學以輔翊聖明啟沃左右者垂三十年熟

業在 朝廷膏澤徧草野迫功成身退雍容平泉
綠野之間又十餘年矣假令東山絲竹藉以娛其
景光陶其性靈誰曰不宜而端居一室毅然以名
教爲已任凡聖賢儒先之異同離合無不探其本
源挾其精與凡一舉一動必求協於中正之則而
又輯之成書以爲後學矜式是非古之所謂大臣
而大賢者歟自正教衰熄異學爭鳴一時講堂徧
地皆挾其空疎無據之中以頓悟爲津梁以冥觀
爲的訣若語以躬行實踐之道皆鄙爲迂濶而不
屑爲聖賢修己治人窮理盡性之精義或幾乎息
矣夫子此書一出則居官蒞政有體有要可以致
君而澤民焉士庶人讀之言必中規行必中矩
家庭稱令子鄉黨稱善人焉卽以之希聖希天亦
分內事耳寧僅希賢云爾哉

名劉式先子燧說

西園劉賡拜吾甥也丁卯十二月其子式先舉
子賡拜來澄江請名於予憶昔賡拜得式先名之
曰若拭先君子實字之且爲之說曾幾何時而式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望

先又抱子矣椒聊遠條保世亢宗可知也予喜不
自勝遂不辭而名之曰燧按內則子事父母左佩
金燧右佩木燧所以利用也周官司烜氏以夫遂
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燧
明燭此卽所謂金燧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此卽所謂木燧論語云鑽燧改火是也燧之時義
大矣哉知吾命名之意而措之於行事可以事父
母可以薦鬼神可以燮陰陽五世其昌自司成公
以下神靈不大慰乎賡拜告歸予爲志其說如此
俟燧稍長知書當揭以示之

白石山房彙

卷十四

望

修東林書院教

梁谿東林書院爲顧高兩公講學之地崇祀先儒
倡明聖學大裨人心風教方今 皇上首崇教化
興學右文通行直省修葺學宮清查祠宇 綸音
炳如日星寰宇咸知嚮學矧此名區勝地遺風未
遠堂構依然經過徘徊景行共切現經撫都院親
臨展祀查飭興修該府縣方在經營整頓力圖修
復舊規重興講席本院忝司學政樂觀厥成但恐

人心不古畛域多端未覩菁莪棧樸之風先逞荆棘囂凌之習或競分門戶或爭長枝流意見橫生是非蠡起陽借聖賢之名色陰行傾險之肺腸鑽營則無所不爲排擠則不遺餘力鬪齟絀於蠻觸校利害於錙銖名爲孔孟之徒實則市井不若全無道氣一片私心致使見者柳榆聞之耻笑二氏爲之鼓掌旁人莫不寒心豈不敗壞聖門貽毒講席比之當時之正邪誠爲聖世之匪人講學如斯不如其已合行嚴示禁飭爲此示仰地方有司矜

白石山房稟卷十四

望

耆士庶人等知悉俟東林書院修葺告竣之後務延真誠學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輪司掌寧樸毋偏寧質毋華一應徇名獵譽之人伐異黨同之輩不得逐取虛聲致滋濫舉以玷儒風凡在學徒咸宜各務實心掃除客氣但期真切爲已以期不愧賢靜驗處尋得孔顏開口時莫爭朱陸入彀出第信堯舜人皆可爲主敬致知在濂雒止此一脈講菽粟布帛之學相與有成化異同畛域之懷唯求自得方不上負 聖明重學之心下辜吾黨切磋

之力若其僞儒曲學簧鼓譸張假公濟私口堯心
蹠專工指摘於語言文字之間不顧猖披恣傾陷
矯誣之術倘有斯人來遊講席輕則鳴鼓而擯斥
重則按律以究懲必不令學非言僞之徒得肆行
於大道爲公之世各宜三省勿蹈叢愆

白石山房稟卷十四

望

白石山房文稟卷十四終

康熙丙寅年六月吳人周公贊校字

白石山房稿十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振裕撰振裕字維饒吉水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至兵部尙書是集凡詩三卷文九卷又附江南
所作詩一卷乃振裕督學江南時所刊前有施世
綸汪琬序世綸序惟述政績不及文章琬序稱其
工於臺閣之體亦頗著微詞

白石山房集二十七卷

〔清〕李振裕撰

南京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香雪堂刻本

熙香雪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白石

山房稿二十六卷》提要

能相兼也先生則不然當其代言應制美盛德之形容效太平之潤色大者敷腴而有則小者簡樸而有煥若春華爛若文錦斯誠得臺閣之體者也臨遠感時惜別緣物託興撫事懷人則或淋漓盡態或激昂多姿窮哀樂之變而極刻畫之工其於山林諸體又加長焉在前人若燕許若常楊若沈宋若李杜所不能兼者先生顧獨得而兼之假令歐曾王三君子者復生於今世俾先生出其翰墨發舒其所以與之馳驅角逐吾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琬老矣後先請告者雖十有七年窮村僻壤之爲居而田翁社父之爲友雖間有所作亦祇知山林而已其於所謂臺閣者雖備精竭思未能窺及其堂奧之萬一故滋歎服於先生之有兼長也而樂爲之序若先生造士之勤涖政之肅持躬之介且峻則有都人士之歌頌在不及贅云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癸未朔長洲汪琬序

白石山房集注序

二

海岱集者大司空吉水李公醒齋之所著也醒齋以

今上二十七年十二月奉 敕如舊典禮往祀東嶽東

鎮東海公承 詔即行次第將事畢以次年三月復命

於 朝其車轍馬跡山川土俗與夫明宮齋廬潔齊禋

獻莫不有詩凡得古今體若干首越四年有 旨宣公

進所作詩公以向奉使所得者爲獻遂不祕而授之梓

俾余綴一言焉余懼然不敢承旣而思古方望之事見

於書詩見周禮禮記又見春秋莫不崇重其文而釐明

其典後之儒者爲說紛然要以泰山爲五嶽長而東海

濱青州於古帝王之畿特近故祭亦先及四鎮則因禮

有其文至隋始以沂山爲東鎮而祀之是三者祝號祭

白石山房集卷序

十

式唐宋代有加隆非復所謂視三公視諸侯之舊矣余

考其意大抵以山川之神能出雲雨潤澤萬物布濩霑

足則又以時斂而歸之而不至浸淫而爲物害則亘千

百世秩而祀之宜矣良以報功而祈爲天下福也然此

凡祀所同而東方者生氣之始萬物之所待以長養而

爲物本者其位當次諸神上而朝廷命官致祀尤當加

慎而重焉者公誠明內植嚴正外持方在倚毗之任非

他持節之使可比旣至而洞洞屬屬牲酒器幣降升俯

仰一皆心悚而行其詩有致齋成禮諸篇讀之者可以

知其無媿我 皇上之簡命矣又是時齊魯之地久不

雨麥苗枯萎公行車所至太息憂思至不以己之膏體

塗足爲惜而祈爲民必得甘澍之一沛焉讀其留智廟

喜雨之什得非海岱之神潛通默佑一出其雲雨之澤

以爲公之此行效順也乎至於登臨覽觀之際窮搜萬

物之情態可喜可愕一見於詩其怪奇偉麗有極騷人

才士之摹擬不能得其彷彿者此今之學者莫不傾心

於公也而 今上所以知公而簡任之者則非徒以區

區詞章之事余故論其大者以復公之請而即僭爲序

之南昌熊一瀟撰

白石山房集卷序

二

往余與同年醒齋先生論詩謂今之爲詩者言漢魏兩晉六朝四唐南北宋家持一說紛無定觀邇而上之何不直學三百篇是猶叩萬石之鐘伐靈鼈之鼓古樂縱不可復自與絲筆哀笛靡靡之凡響有間也夫三百篇詩教大備然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殊可以莊誦而風人之旨與夫作者之思致敦厚和平之音聲則具於國風小雅尼山所云興觀羣怨多識爲獸草木之名蓋於國風小雅中居十之八九焉間嘗取而讀之不必舉其全如碩人小戎七月東山諸篇國風也四牡北山蓼莪大東諸篇小雅也流連吟詠衆妙畢出所謂詞不能宣圖不容繪而詩傳之者也善學三百篇者屈原變

白石山房集序

一

爲離騷莊周變爲南華何莫非自國風小雅來也前人之論詩也詳矣乃謂蟬蛸鴝鵒不如騶虞鸛鳴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早麓閼宮之章清廟之什不可與兔置之野人采芣之婦女同日而語嗟夫後人拘曲之見能免匡稚圭所軒渠哉漢魏而下數千百年作者林立而以學者之深思篤嗜曾未聞有專言三百篇者何詩之日趨而新也然爲之沿波以討瀾窮理以達變譬之黃河四折九派其以三百篇爲崑崙之墟則一耳雖然又竊疑之河梁十九首固爲五言之祖垓下大風豈非劉項本色其他餘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前人娓娓言

之然求如三百篇之片語政不可得抑又何也此學三百篇者之難也醒齋先生聞之每以余爲知言今讀先生之詩沖然復古涵泳於三百篇之神理而得其遺意及其藻思之橫溢鬪豔爭奇探幽排莽則又該括歷代作者之長其度繁縟容與其詞簡寥瀏莅其旨究歸於敦厚和平而止古樂可作絕非靡靡凡響所謂風雅之彷彿其是在乎昔者先生嘗講學於大江南北矣余以乘車之先據軹之前名與位遠遜於先生而於文章得失之林人才抑揚之故往往有合蓋論文與論詩其道同也大江南北多奇士嚮爲余與先生所亟賞者今猶萃於都下如王子方若殷子彥來桐高輩游光揚聲各

白石山房集序

二

以風雅著美余欲與之讀先生之詩可以無疑於余論詩之大槩矣濟南田雯撰

詩之必本於志今學詩者皆知言之矣顧其勢有不盡然者貧士終日吮毫爲人客作何與己性情事而承明侍從之臣珥筆左右鋪陳德美莫不鏗鉤其辭繡繡其章以言乎應制則工矣然此昔人所謂金華殿語無關至極者也惟夫身居廊廟之中心寄江湖之上其意之所之往往與山水景物別有領會斯則蟬蛻塵埃而蕭散閒澹與比興爲近者也己巳年今大司空吉水李公嘗被命出祀岱嶽望祭東海輶軒往返得詩數百篇頃又合其癸酉在京所作爲一集辱以示宸英惟公碩德鉅望簡在帝心將命祇肅奉職匪懈有古大臣風節非如世之爭工於聲病間者乃其與會所發盡物情

白石山房集卷序

一

狀技奇呈奧有專詩家鏤心剡腎所不能到者而約其大旨一以冲澹爲宗至讀其邸寓間詠物寄興之作則羔羊大夫正直節儉之風宛然可見蓋公久宦京師未嘗買第而居賃宅湫隘嘗兩歲三徙都人士皆歎息歌詠其事迹其襟懷所寄非所謂蕭散閒澹而與比興近者與嘗疑諸葛武侯之在隆中抱膝而吟梁父一章耳後爲相封侯竟不聞有吟詠之事然其自言寧靜淡泊此其相業所存亦即作詩之本也若武侯可謂深於詩者矣公物望方新旦夕大用要其事業文章本領在是讀公之詩者當於此乎得之慈谿姜宸英序

圖河嘗歎江右吉安之多賢其先後名人輩出未易屈指而悉數而自宋仁宗朝歐陽六一公出其文章德業足以師表百世而當時居位之隆亦足配之後有繼者在孝宗時則益國周公至明宣德正統中則東里楊公亦其人也三公者產於其鄉猶水之有彭蠡山之有匡廬也意其人必鍾山川間氣而一生故非使之休息數百年不得復有是人有之則必爲其地增重而後先相望接續之間足以使學者聞風而興起也吾師吉水李公之生距東里蓋二百有餘歲而其去六一益國益遠其山川之氣鬱積磅礴已久又適當國家重熙累洽文明大盛之日視宋明諸君之時殆遠過焉公生負異

白石山房集卷序

一

稟於經傳史氏百家之說該貫鎔液發爲文章照耀宇宙自弱冠登朝敬歷清華年未五十躋於九列去輔相之日不遠而公篤崇之誠閱覽之學光明俊偉之氣左右翊贊之勲與夫六一益國東里三賢後先相望豈非彭湖匡岳之精英之所鬱積磅礴數百年而勃發者邪初公視學江南時圖河以文試受知於公遂得著錄門下其親薰而炙之者舊矣迨癸酉入都朝夕得侍公側見退朝之暇必手一編搦一管若將與古之風人騷客歌吟上下較得失於毫釐分寸者以故和平要妙之音並作而其廣大優游者讀之足以舒憂而娛悲其搜奇技怪窮極百物之情狀他人雖雕琢其肝腎不能及也

圖河嘗操紙筆俟公落藁則次第繕寫凡得詩九十七篇皆癸酉之作因以名其集越明年圖河備官翰林旋蒙恩予假因攜歸刻之於邗上吁公之文富矣是編特余一歲中所集錄先出以塞學者之望耳後有哀而集之者必過東里而比多於六一益國其辭之工則非徒周楊二公而歐陽子也圖河不敏不能窺吾師之所至聊因其地之賢者而擬議之如此且廁名簡末以託不腐云受業顧圖河謹識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吉水李振裕維饒父著

雅一首

祠闕里雅

岱宗尊聖也 皇上文德武烈震揚域外海隅晏安民有禮樂絃誦之習蒸蒸嚮風迺循覽謠俗還過闕里以大牢祀 孔子禮儀致敬賚予有加詠歌其事而作詩以獻也

岱宗巖巖遐邇具瞻登封受命上帝是監維嶽降神篤生 尼父大道昭明炳焉終古

於皇時清繼天立極累洽重熙與民休息苞蘖既除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一

戈永戢匿武觀文風行四國

歲維甲子曆起上元 翠華南指旌軒八屯 秩祀東

岳禮舉柴燔頰臨日觀旁矚天門

泰山之陽曲阜之宅 萬乘迴鑾里門是式奕奕本支

恭迎 清蹕升堂陟階祀典攸秩

軒縣輳矣樂具奏矣尊罍既陳饗禮脩矣俎孔碩矣

天子獻之豆孔庶矣 天子薦之

祝史有詞我 皇黼藻曰萬世師揭此顯號華蓋九旂于飾于廟姬公孟子亦越奠告

皇曰噫嘻相予肆祀濟濟臣工莘莘胄子有廣橫經披

陳奧旨圓橋肅聽 眸容有喜

陟彼泉林厥流孔流撫茲檜文厥枝孔虬憇之植之曰
惟尼父皇心愉愉爰記爰賦

帝恩優渥零露灑灑流根潤葉受祉無疆匪曰賚之孔
氏之光斯文不顯邦家之慶

泗水湯湯孔林蒼蒼文章靈著輦路之旁樵蘇有禁
舊不踰頃今也廓之數兼常等

奎畫有煒垂象神宮取彼琬琰是琢是礱豐碑百尺萃
崑大東歷年億萬與岱比崇

維山有岱維天有漢皇德是峻帝文是煥大道彰
矣治化翔矣日月星辰慶重光矣

岱宗十二章章八句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頌一首

長白山頌館課微天
作高山體

惟此靈山上帝式廓篤生聖人俯臨萬國神女來遊

爰究爰度道要無名質文禪革天保定于焉永宅

惟此靈山發祥我君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疑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

羣峰迴繞有池有門仙源瀟瀟吻鹿莘莘祥雲翳鬱如

覆如承層臺九重員嶠之鄰旁觀迴矚高下歸心

天子萬年遐彰治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秘河

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麟服皂雲開日霽羣臣頌禱君子

之休上達 祖考

我我靈山亭亭高聳霞封烟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
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太華崑崙蟠螭

賦四首

西洋貢獅子賦

伊皇清之繼天立極也我皇上德普化馳重熙累洽
赫然合遠近而懷柔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泮渙開
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廓區宇以錫
極綴蒼昊之宏綱淳風沕穆鴻恩滂洋王會來于萬里
珍奇集于上方迺有渺渺地角悠悠嶂表產絕域之神
獸因重譯而來擾夫其跋涉空濶江山阻修途程萬里
星歲幾周出林邑而百獸震駭經天竺而巨象虔劉一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三

旦達天子之大庭陳本國之所獻歷臯門而全入隨
鴻臚而殷薦爾其雄姿壯觀勁毫浩汗上凌蒼蒼下盼
漫漫電目開天而直視鋸牙倚日而邪盼續紛乎九野
之間睥睨乎八荒之畔當夫飽飫心和宛頸貼耳彷徨
于金河之區生長乎葱河之裏風搖毳尾當軒而細簇
長垂日照高睨據地而方顛特立威而不猛樂而不諛
亦似搖尾而乞食又加戰角于觸藩及夫怒踏封巒威
凌月窟連軒沓施揮霍倏忽噴氣則六合生雲拉羣則
千里飛雪越崢嶸歷莽蒼喑鳴哮囁風旋電往脫文豹
之皮抵懸熊之掌批虎手猱挾三犂兩窮遐荒藐林藪
掘土貺瑯天狗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于千里披

雄虺之九首咋巴蛇而仰吞拖奔兕而却走是以名將
假其容高人圖其質借其威以凌厲美其風而贊述鑒
倚伏以榮身想崢嶸之高躅豈與夫白猿騁技終取斃
于彎弧飛黃耀能僅騰驤于服皂者哉于是吹鱗沒羽
之鄉赤蛇青馬之裔獻書請吏欽衽承風進之武帳威
動文槐貢在青蒲輝騰赤劄服猜化猛慕德歸仁咸拜
手而前曰勿以臣之賤所獻無微勿以獸之微其來自
遠蒙恩覃而化及似風行而草偃齋此嘉瑞惟憂後期
安息上于漢代大食貢于唐時白澤能言于黃帝扶掖
騁異于龜茲一以見澤兼鷲獸一以彰德被荒隅維時
天子思不貴異物之忱懷惟德其物之戒知殊方之

四

不擾審天符之允臧伴麟祥于苑園鄰赤鳳於高岡
命羣臣而載筆紀大化于不忘乃庸作歌曰自我天覆
咸在宥兮殊域嚮風貢神獸兮馴猛繫雄游靈囿兮如
鹿獻鬯歸軒后兮若狼銜鉤商德茂兮仁衍化覃四靈
畜丑教切兮偕茲率舞靡狂吼呼滿切兮虞廷九成今重覲兮和
筋操絃鴻音奏兮來享來王綏萬福敷救切兮

綏萬福敷救切兮

瀛臺賦

伊崇臺之高敞兮，傷蔽垣而光宅。歷娉訾以爲次兮，提箕尾以爲絡。河濟縈迴以爲衛兮，居庸聳峙以爲鑰。太行西互以爲屏兮，滄海東環以爲壑。匪離宮之是營，實貽謀之式廓。爾乃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掖門之

右位奠太黻之圓方觚稜鬱其特起遂窈窕而上躋軼雲雨而天半帶虹蜺於焚櫓其中乃有玉河之水周環曲折淖泓泌滍澹乎長懷浩乎不竭戾輪激軸漱野滌荒或潭沲之潦滴或騰瀑之濤龍翠微勃其陰玉泉匯其陽紫碧滂漑菱荻翩颺馳波跳沫灌浦迴塘汎乎坎莽之濱經乎閭道之旁澹澹洸洸不可得而殫列咸指苑囿而騰驤於是乎茂樹密蔭芳草緣隄蘭芷荷蕖郁郁猗猗遠而望之若雲漢之無涯又有玉桃金桂芬芳逆風巨杏若掌叢竹虛中繇英繡壑來禽綺籠銀杏百仞覆谷排蒿照霞雪日蒙隰緣崆於是乎瓊禽珍羽萬端鱗萃鵷鵠鸛鵒鸛鵒鵒鵒黃鶴振羽朱鷺來儀穿林

四十七回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五

菽卉懸藤越谿又有文魚鼓鬣鯁鯁揚鬚鰓鱗鮪納神蛟赤螭朝遊遠浦夕隱芳池游泳翩反出沒乎其陂又有青雀之舟黃龍之櫂文成之所顛歌淵雲之所逋奏於是乎建華旗指層城撻金鼓震丘陵水淵潏而澹淡鵑環列而崢嶸擬乘槎於河漢豈虔思夫蓬瀛是以長楊之苑上林之園憫懔巖嶭輪囷便嬛層巒曲嶂含雲蓄煙稠巖絕匱遠水孤騫崐崙三重閭風萬巔曾莫足以方焉天子於是穆然而思忽若有遺曰此非所以養神明而揚祖烈也於是乎前旦後爽左圖右史命文昌之上相咨日講之羣官鳴珂而至執簡而觀簪紱毫於禁苑銜彩翰於天關見聖人之文德念祖業之

艱難於時則有 帝闕陪臣橋門侍子觀豹尾以觀光
從石渠而講禮賜 御幄以神搖望 龍鱗而色喜於
是乎歷吉日 御臺樹鳴玉鸞乘 法駕馳驅乎仁義
之圃棲息乎道德之塗以堯舜爲先路張羣雅於軒虞
當是時也雞人始下鶴鳴先聞千官就日百辟趨雲漏
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庭燎既徹 御仗遙臨爰
止斯臺疏館開軒太師合奏司正論功雲開甲帳日麗
璇宮太傅在前少傅在後鵷動鸞飛出謨成誥窮經疏
廣賓從未祖之期稽古桓榮金紫方輝之日東華名士
稷下淹儒莫不望九旗以峨峨趨三箱而肅肅稟舊章
而勿倦冀 祖德之常存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亦臨亦
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六

保克寬克明調玉燭於四時躋世運於升平如是而瀛
臺之 御乃不虛也若夫置酒昊天臺張樂洞庭之
野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格澤之長竿樹旬始之
飛旗自未央而連桂宮下宜春而馳五柞誇白虎而被
幽文陵驚風而捎神雀是乃娛樂之事聖人不爲也由
此觀之則我 皇之登斯臺也必有紹聞衣德繼序不
忘者矣至哉 天子之功極於八紘 天子之德燭於
無龍龍旂所指萬方革面虎幄揚芬的的禹甸云亭梁
父升中於天小臣作頌億萬斯年

前題 節譯

皇上秉睿聖之資播昌大之猷文德武功躋於三代深

仁醲化被於九州猶且惕然靡寧宵旰憂虞投戈講藝
崇尚師儒 聖學緝熙 睿藻鴻敷垂辟雍之懿範耀
奎璧乎星樞思昔虞廷有四門之闢岐陽營靈臺之基
師從壇而進業非遊觀之是娛爰有瀛臺巖嶸嶸嶸排
煙雲而矗立帶巖廊而迴紫配紫微而輔翼兮拱星辰
之璀璨比閭闔之宸居兮耀丹碧於上清觀其瓊華掩
映玉波渟注瑤林翡翠萬壽翔肅陋伊耆之松牖勝方
丈之仙宇浸雲根於島嶼兮水木呈物象之新樓日景
於觚稜兮瑞彩靚煙霞之聚時維仲夏節屆天中開冀
莢而祥占太史頒綵扇而人被薰風玉階霍靡兮萱艾
搖碧雕楹葩赫兮葵榴吐紅於是金門曙玉漏催朝暾
麗祥雲開 天子乃垂衮衣駕清蹕紛龍鳳之羽蓋揚
日月之文旂逶迤容與肅雍粹穆而登乎茲臺若夫爐
香凝霧玉几絕塵左圖右史兮見寶蓋之盡啓聖經賢
傳兮喜瑤編之具陳一時經筵之彥極儒臣之妙選闡
發之秘擷濂洛之菁莪我 皇上淵衷深炳 玉音琅
琅發揮曲暢灑灑洋洋與義宣而技發神髓凡解微而
辨析微芒精一心傳知古帝王之合轍羹牆目觀儼千
百聖之同堂諸臣於是拜颺而起玉佩紆徐歎山海之
高深媿敷辭之迂疎乃撤講席奉 宸歡俯臨清流西
眺層巒棹歌出於林際仙韶響乎雲端荷挺翠蓋兮文
魚唼喋槐垂密蔭兮紫燕翩翔侍臣歌燕鎬之什 至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七

尊哉柏梁之篇豈非明良之盛事而風雅之鉅觀也哉
小臣忤舞謹獻頌曰

於昭雲漢文治昭兮再拜舞千兵氣銷兮千尺崇臺鬱
岩嶢兮翠華泣止非遊遨兮拜書陳範 睿詒超兮賡
歌喜起美泰交兮景命萬年玉燭調兮德化雍動軼虞
陶兮

經史賦并序

原夫東辟之宿實主文章羣玉之山舊稱策府藉聖明
之述作闡天地之苞符是以龍圖授羲纂兩儀於一畫
龜書畀姒敘五行於九疇詠歌則四始爲優典禮則六
官獨備大野絕傷麟之筆創自素王龍門絢金匱之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八

始於黃帝經史之興由來尚矣凡茲古訓莫不建策而
藏會有英君不難開路以獻劉子駿七略之錄踵事增
華荀公曾四部之傳窮原竟委存諸廣內豈僅惠施之
五車散在民間尚有蔡邕之萬卷疲香象之力載所不
勝脫秋兔之毫寫猶未盡然而涇渭無分紫朱不別彼
名法縱橫之術深有害於人心即雕蟲篆刻之辭究何
裨於王化甚至幽經秘牒託龍威丈人之書巷議街談
侈黃車使者之說僧來天竺貝葉頻翻仙出蓬萊琅函
競啓恨翦截之未能庶澄清其有待 聖朝膺錄嘉運
方新每屬意於儒林尤怡情於經史鴻都充牣寧須宛
委之藏麟閣紛綸不待茂陵之聚包羅羣藝六學爲先

剖判百家三長是採譬若分燭龍之耀燭火無光瞻岱
岳之高培塿失據者矣臣材非大雅技止小巫奉 詔
爲文彌增惕息傾蠡酌海奚足測其淺深持筵叩鐘敢
粗陳夫梗槩其辭曰

薊丘沃野軒轅舊都星析木鎮號巫閭矯龍興以光
宅蔚豹變而奠居九門之街衢洞達兩宮之棟宇相扶
其中則有未央延閣承明直廬開書林於東觀扁藏室
於石渠鏤檻繡楣綺疏瑤砌赤軸綴紛縹囊富麗集賢
殿之四庫襟陳太清樓之三館畢萃爛兮若登縣圃之
阪而積玉盈前煥乎若探赤水之淵而寶珠在肆爾其
爲書也玉門演卦之篇尼父韋編之籍秦阮旣寒濟南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九

拾煨燼之餘孔壁初開棘下遺科斗之迹一言可蔽齊
魯已失其傳六義無窮毛韓僅存其說若乃士禮十七
授自高堂周官三百得之獻王后蒼曲臺之記既專家
以設教戴聖淹中之學又分路而揚光屬辭比事江漢
秋陽公羊之賣餅不棄左氏之太官可嘗誠不嫌乎廢
疾豈獨厭夫膏肓至如鄒魯微言尋常答問安昌侯之
刪定爲長趙壹卿之題辭甚正河間顏芝之藏博士江
翁之信疇非濬豐鎬之深源賡洙泗之餘韻復有小學
遺文西河所著精詳訓詁之辭瑣細蟲魚之疏見豹鼠
而知名識蟊螟而不誤繫博物之先資洵稽古之一助
昔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君舉必書後嗣是觀董狐之

書法不隱南史之執簡爭先編年已絕紀傳相沿子長受命而卒業孟堅繼世而象賢范蔚宗修辭頗密陳承祚敘事無怨維典午之播遷迄江左而終否瓜剖豆分殘山賸水笑南北之交譏歎姦雄之迭起實錄無徵還聞穢史肇自晉而訖隋幸同文而共軌魏徵始得肆其芟除延壽由斯綜其條理三唐集新舊之長五代兼薛歐之美東都將耶律爭衡南渡與完顏並紀揭傒斯之心術光明宋景濂之文章俊偉操觚者大義俱申簪筆者微文自喜曩十七而云多今廿一而未已於是妙選名儒禮延故老校京豕之差譌辨魯魚之微渺副以桃花之箋護以芸香之草黃童入讀而無雙班旂拜賜以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十

爲寶時維令辰召集講論黼筵宿設綈几橫陳庭多傳巖之良弼座有甘盤之舊臣白虎觀參異同之議金華殿效獻替之誠氣容肅肅言貌恂恂風飛而泉涌玉潤而金聲信道腴之有味知盛德之日新況復幼海波澄重輪耀始鶴禁方嚴龍樓乍啓將齒胃以橫經俾敦詩而說禮採秋實於家丞謝春華於庶子七遷貴族咸知師傅之尊四姓小侯共戒綺紈之靡溫文由三善而成元良爲萬邦所倚羣臣乃鳧藻歡欣恭講鞠脞曰皇哉唐哉惟經惟史炳丹青兮不渝壽金石兮無毀熙鴻號於千秋播清芬於萬祀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九十七首

丁酉至丁未續禮三年不作餘入補編

丁酉初隨家大人抵南昌

幾載江淮客此身章門登眺倍情親湖光澈澹前朝色山氣菁蔥故國春海燕欲來迷舊宇煙花有意待歸人去年記得題詩處徙倚高樓涇水濱

三餘軒

三餘唯母命勗我意何深月霽清霄漢鐘靈變古今但開千載眼寧媿百年心漏滴爐煙沸幽軒喜獨吟別韶英社送公達六兄之金陵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一

社成能幾日又值送行時高誼青雲薄離情白鳥知江煙衝霧直帆影帶花敲澹蕩春光遠悠然繫所思

初隨家大人旋里

年來夢繞同江路今日隨親蕩小輪岸木蚶蜊留古色崖碑冰裂食苔痕入門應笑迎新客眼底何曾識故園爲說西山不遠行行回首戀晨昏

阻風

石尤未肯往舟子日相喧古廟雲爲蓋荒邨水作藩波光翻塋影風急疊沙痕驚鷺閒多狎飛飛亂野墩

園居感懷

看徧青山不愛題江深祇覺草煙齊雲生遠岫懷慈母

月落空亭夢故妻
枕斷疎鐘鳴野水
風穿絕壁走山驂
可憐無數摧殘葉
多在荒唐竹澗西

永思菴

聞道雲山勝
因之訪茂林
幸無逢過客
偶爾見來禽
徑入荒煙裏
禪通古石心
泉聲流不住
靜悟覺逾深

月夜發舟感懷

江亭戍鼓寂
浪靜櫓聲微
遠樹荒邨在
清砧幾處非
推篷衣欲溼
衝露鴈先歸
嗟彼竊鈎子
嚶嚶說采薇

和周從大韻

濟川用舟楫
風雨滯江滸
臯比坐傳經
綆堪汲古胡
爲澤畔吟
煙蓼歎漁父
行過琵琶亭
寒食正百五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送戴孝臣歸遼左

江頭初見柳
條青送客情
深醉醺醺自有煙花供
遠棹可堪風雨暗
離亭山陰尚欲尋
安道遼左誰云老
管寧寄語平生余
好友關河夢斷幾回醒

兼懷
惺惺

郊城

此夕爲何夕
輿人報小除
殷勤儲歲酒
珍重寄家書
故國三千里
茅堂二尺餘
孤燈清夜迴
歸雁叫荒墟

涿州道中

極目燕臺憶舊遊
霞光縹緲遠峰頭
新恩丹詔雲中出
故國青山天外浮
杏苑香生來北闕
桃花春滿望南州
可堪馬首嘶長夜
萬里風煙此地收

九日步母大人原韻

無煩風雨妒
重陽著意催
花故故忙舉世
誰人甘撫字
天涯何地可
農桑借澆塊
磊尊浮白令
值叢殘蟹正黃
欲賦滕王最高處
飛濤應已上迴廊

贈別徐公肅殿撰齋 詔還朝便道歸省

猗歟徐太史
昆岡秀峰矗
臚唱五雲香
書奏三千牘
彩筆煥龍章
銀管抽天鹿
丹詔下瑤輝
皇華來翠轂
顧我蓬華中
殷勤誼敦夙
慷慨話襟期
古道時相勗
蘭譜託金昆
乃兄原一與
余同年友
兼設慚倚玉
小閣問陶匏
四座清風穆
設設巖下電
霏霏霧中縠
放眼天地寬
一代文章屬玉
峰多巨公音
徽傳芳躅
大業嬾前人
盛名薄晴旭
既得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賦嘯鳴遠爾
歌驪曲南浦
當別筵贈言
媿樸邀望望
匡廬巔飛濤
擊琴筑山水
發奇音高響
振林谷明霞
漲遠川錦纜
凝遐矚歸拜
綵衣堂稱觴
榮松菊笙簧
叶墳簾簪笏
盈牙軸慎勿
戀承歡形庭
資啓沃

和董蒼水同年韻二首

現處豈堪云
豹隱巖棲聊
復藉龍茲論
交磊落三春
候閱世瀾翻
一局碁把酒
高天容寄傲
登樓無地可
探奇聲聲杜
宇啼荒徑遮
莫平原繫夢
思筆峰高峙
萬山尖詩酒
留連任所兼
梅雨夜來傳
錦宇草堂朝
起卷疎簾曠
懷共有煙霞
癖故態寧辭
禮俗嫌白社
滄洲千古意
且耽新詠幾
回拈

贈彭雲客進士

闔閭城外青青草有客乘槎泛煙島滄波日下鼉鼉遊
縹緲匡廬揖五老片帆瞬息灌城隈孺子高風安在哉
殷勤握手披肝膽歡然相與傾尊壘尊壘既竭情未竭
何處疎鐘動林樾依稀鳥影落空杯搔首青天問明月
慷慨悲歌愜素襟新交何啻古交深泉分石甃煙靄靄
洪崖丹井猶可尋洪崖咫尺清江渚君言家世肇於此
吳楚雲山望不遙況復兼鼓詠萬萬粉榆結社倍情親
花白花紅總是春東風一夜花零亂綠漲平湖疊翠茵
心期幸託忘年友慎莫臨歧輕折柳妙言待君參疑義
資君剖噫吁嘻我生未窺大道之藩籬俛仰世俗非所
宜吾徒但存青眼在悠悠千載意何爲竹篠飲殘知夢
遠形廷指日詔平反氣節昔推忠定公唐英論事何
侃侃欽敬自是廊廟才君家從事惟處澹謂汝江鄉望望
朱絲琴洗耳佳音慰百感

贈別董蒼水彭雲客二首

來經常玉嶺去咽大江流吾道惟知己高雲照古丘可
堪纔惜別翻共作悲秋慎莫嗟行路依依杜若洲
古人重離別所重在心期與子交深處即余亦不知涼
風丹柿葉歸夢碧尊絲況有同舟客尊前繫遠思

重陽後一日同舅氏茗飲地藏菴有詩見示依
韻奉答二首

一望溪光淨支扉半竹梁午餘花氣澹雨過野泉香
茗今朝約登高昨日觴邛州勞問訊芙蓉惟邛州故處還擬擷遺芳

精藍時入夢晚過正生涼何意蒼煙路能隨秋水長窗
涵雲影白霜老橘衣黃繞屋餘花砌依微不辨香

寄懷陳撫謙十首

匹馬長安道相逢愜寤思有懷嗟失路無淚灑臨岐淒
絕涼州曲傷心出塞詩尊前各回首脈脈向天涯
花萼樓前月風微阻一川平原空有約尺素杳難傳遊
子經行處寒山薄暮天那堪思往事月影正娟娟
得句聯牀夜悠悠思不禁但畱隻眼在不負百年心落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五

葉空山響疎鐘別澗音臨風惆悵極入夢覺情深
津亭驚脫木蕭瑟歎離羣雨雪他鄉共風煙此際分文
章存骨肉氣誼薄秋雲聚散渾無定悲笳未忍聞
京洛盤桓日星霜幾故新魚書纔兩度鴈影又三春舉
世誰相好如君乃見真願言珍重在把酒對蒼昊

晚菊花仍放荒齋夕露零江天萬古白身世一燈青遼
海飛鴻雪沙原叫鶴鵲蘭陔不忍讀遙酌少微星陳四直方卒於其所著也

兩地一爲別還山有牧盧三年知己夢萬里故人書多
難憐吾子幽憂倍愴余如何秋雨夜輾轉起長歎
結縞期千載論交非世情朔風吹大漠邊草動秋聲不

盡懷人意長歌望遠行揚謙有望海陵兄弟好迢遞感平

生

加餐惟遠祝歷亂語難詳野渡寒流咽重關古路荒塵沙今異地翰墨舊詞場令子多英特承歡日正長

遠憶幽燕客應知感慨多乾坤容我輩世路慎悲歌白社思無際滄洲意若何聖明寬大詔指顧返巖阿

和次和五舅新居即事韻

遠翠朝迎野徑開爲拈詩句幾徘徊蕭疎不礙看山眼取次宜添近水梅好鳥乍驚新幔卷虛堂恰愛晚煙來春星一帶連芳草贏得椒花對酒杯

送次和五舅之襄陽赴友約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六

六月度瀟湘知君非得已生計在煙霞草堂對流水流水愜幽心新詩託素紙石田不可耕所嗟乏饅飽采葛詠風人江天空徙倚宋玉故多情杜陵亦仰止豈云汗漫遊交深乃可恃朝挂武昌帆輕舟疾如駛萬壑走荆門赤日光涵灑振筆寫蒼瀾崖崩羣峰峙彈鋏和銅鞮狂歌應復爾眺望仲宣樓因風想玉壘執爵祝三詞河陽有高軌相得益以彰慎終宜謹始歸早慰庭萱好趁秋尊美

送朱連山之壽州幕

入幕如同選勝遊依依惜別大江頭三山雨帶西山色六蓼煙橫楚蓼洲離緒時繁芳草夢峭帆斜挂秣陵秋

主人況有并州誼漫向滄波起暮愁

寄懷董蒼水

華亭董子天下才悲歌慷慨胡爲哉曾有明珠二千斛詞源噴薄動風雷君家兄弟並高躅不數雲間稱二陸遨遊南浦憶盤桓別來又見飛鴻鵠世上悠悠幾盞簪丈夫所貴在知心君住松江我蠡水相思相見情難禁從來不識松江路夢中彷彿泖湖渡滬瀆城荒海國遙擊楫不知天曉暮酒酣意氣各飛揚縱橫今古恣徜徉君作長歌我起舞醒來見子書數行書中宛轉天涯隔況是蒹葭浥露白新詩一讀一霑巾故人念我仍疇昔楚水章江半入吳五茸城下長平蕪開尊獨對秋空月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七

黃葉蕭蕭清夜徂

送錢子璧北遊便道歸松江

杜家詩句米家書祕笈窮搜萬卷餘入洛正逢新鴈候過江尚及鯢鱸初西崑體製君偏擅南部聲歌我不如握手河橋重悵望殷勤爲語寄亭樺兼懷董蒼水

贈錢子璧

每過論文竹影移襟懷磊落話心知松陵煙水蒼葭夢黃耳秋山夜雨時江左風流存古調雲間唱和有新詞銜杯漫對樓頭月極目江天動遠思

題扁舟圖贈別遠公二首

身許鳬鷖狎詩從憂患深乾坤遊子意湖海寓公心夜

壑間空響天風動遠吟悠哉煙水闊隨處渺登臨
扁舟何所繫蹤迹任飄蓬天道疎儒術吾徒隱釣磯乍
歸翻似客未老已稱翁無恙家山在多君意氣同

追送王履上還平江

薄遊渾不耐葉落便思歸帝子空餘閣王郎竟拂衣秋
心入吳水楚樹帶山暉知己天涯夢江天有鴈飛

題山陰季遠之看奕圖

上有丹楓林下有洄溪水嗟彼當局人何如局外喜冥
心入無垠靜悟不煩指蕭蕭石礪音秋風生素紙

贈別錢飲光

絕似江南老步兵當年莽蕩氣縱橫放歌未盡田間草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八

飲光有
田間集
孤糧長留世外情落帽不堪逢髮短射潮今已見
波平雙湖儘有垂竿處何事西風動遠征

送孫四易公孫八肖武遊粵東二首

嶺南花事好相送暫銜危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幾
年淮水夢千首薊門詩國雅君同調風流儼在茲

黯然南浦別極目去帆迷雨過春城暗潮迴海日低家
家荔子熟岸岸鷗鷺啼知汝吟成處心隨雁影西

風雨大作寄長兄舟中二首

朝發章江船暮聽蓬窗雨作客倍思家蒼波生遠浦
狂飈竟日吹夜雨傾如注即不畏風濤其如高堂慮

送方敦四之粵二首

夜雨三山夢扁舟兩度過題詩情未已會面語無多客

到刪教校春歸戀薜蘿宛然詩在壁月影共摩挲

一時南國彥都向五羊城嶺路同知己江樓獨別情亂

雲明絕壑百粵近銷兵安得隨君往勒轡聽遠聲

寄朱四均

憶別三秋後相思託素箋夜來鳴急雨曉起澹朝煙定
有春歸曲何時白下船名園花自好知廢蓼莪篇

送范汝受二首

浪迹邗關日憐余髮正髭千山樓畔月廿四水邊橋去
住隨詩卷行藏問酒瓢南州得相見忽漫話深宵

春晚逢嘉客因之散寂寥煙深南浦樹帆落海門潮夜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九

月還家夢輕裝遊子初不堪持別處風雨正蕭蕭
送談恕菴歸丹陽并寄令叔長益

草堂幾度爲君開騷雅於今尚未灰滿路煙花牽夢遠
一帆風雨打潮迴江天送客雲邊樹夜月懷人歷下臺

却憶當年登眺處何時尊酒共追陪

寄周亮臣白下時午節前三日

只此長江水臨流思邈然鳥飛桃葉渡人靜草堂煙書
是今春寄詩從隔歲傳江南多勝事夜夜打燈船

陪施愚山觀察邀同周計百劉潤山丘慎清三

司李吳六益詞伯集陳伯璣湖上草堂即席限

韻二首

風雅一時集尊開逸興賒重湖鳴夜雨高館帶春花攜得驚人句來尋處士家清談兼痛飲增勝此芳華

徑僻自成趣風光足唱酬使君真愛客作賦共登樓遠寺疎鐘到深燈夜雨留莫愁歸路晚有約更重遊

詠二鳥二首

燕

銜得香泥處處飛池塘掠水溼春衣征人不及梁間燕鎮日言歸尚未歸

催歸

伯勞東去燕西飛何事年年勸不歸眼底風光容易去空餘花影上羅衣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詠懷古蹟四首

灌嬰城

漢代勲名振古聞幾回憑弔大江濱蒼茫野樹黃雲暗凜烈英風碧草紛池面塵埃傳洗馬城頭祠廟紀將軍可憐百戰餘殘壘遮莫尊前醉夕曛

孺子亭

邨煙漠漠水冷冷俊顧其如冷眼醒雨過樓臺清夢香雲連城郭暮山青重湖盡日流孤枕高士何妨認草亭賸有漁歌還上下好從物外想儀型

秦人洞

桑麻雞犬事依稀拍手洪崖入翠微但覺煙嵐通鳥迹

尚餘苔蘚在漁磯何年采藥雲深處自古遊仙夢欲歸獨有斯人能避世猶嫌洞口有花飛

梅尉廟

吏隱仙蹤未沈寥吳門端不爲吹簫桐江自喜甥嚴灘子陵爲子真新室誰從臘漢朝梅以勅王嶺外梅花飛白雪之皆見漢史樓頭鴻鴈度春宵東湖遺廟人猶識寂莫疎鐘送晚潮

園成喜陳伯璣劉遠公過話

何事經營力爲園亦已成本無多隙地却自餘情不了三冬兩纔逢一日晴忽然良友過煨芋話生平

春興

日出衆鳥驚花明曉如霧起來手一編自刪還自註讀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士

罷適東郊散步得佳趣新綠已如絲人家雜煙樹布穀喚深耕池塘春水注前邨賢主人歡然來道故爲摘園中蔬殷勤敦樸素斯須野風吹白雲飛不住高柳亂啼鴉落紅滿歸路日暗遠峰低蒼茫迷古渡頃刻異陰晴嗟哉此朝暮

失意

昨夜夢中路三千里外身魚書遲薊北馬首戀風塵去住憑妻子行藏累老親飄蓬多失意未敢怨蒼旻

寄內二首

雙飛來北闕隻影度南天穉子牽衣別征人掩淚還乍離猶不覺回首轉淒然自分才名誤春風響杜鵑

到家如作客夜雨滴殘更惟喜高堂健相思萬里程深
聞知憶遠孤枕夢難成昨日音書至燈花分外明

贈吳六益二首

去歲度南路傳來江上書灘聲頻到枕涼月獨愁予風
雨千山夢鶯花二月初所思情不淺朗詠近何如
海內尊詞伯江東老布衣天涯盡知己隨處得漁磯放
眼真無際論詩直到微延陵吳季子挂劍事全非

長歌贈別王印周學使

總角讀公文光芒萬丈凌高雲十七識公面意氣千秋
驚所見猶記握手歲寒餘贈我詩句如瓊琚琅邪夙擅
無雙目簪筆直上承明廬奕奕聲華騰粉署清通朗鑒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七

高名譽爭傳銜命來西江不事徵求臥北窗傾蓋從茲
驗膠漆龍沙並轡情何逸夜雨深燈疊唱酬醉擊珊瑚
揮落日須臾南浦散離筵再看旌節擁遙天江鄉士氣
久榛莽大雅遺音誰嗣響起衰端復借明公炯炯文星
共瞻仰龍門百尺自嶙峋晉接依然笑語春孫陽一顧
驥足展驚駘蹀躞仍風塵殷勤猥及當時句
向寄詩卷里句
中謂贈周文之
念我疎狂寬禮數為啓讀書堂淋漓四壁交輝光玉翠
斟出葡萄色扶疎花木抱迴廊與公六載長如此獨垂
青眼情無已兩度驪歌帝子樓漫對秋風空徙倚所持
惟寸心願同江漢深浩浩今與古千載幾知音

送王含章歸雲間

極浦送歸舟江聲動地流幾年重會面此夕況含愁木
脫千山曉帆開一水秋臨風懷帝子詞賦滿南州

中秋侍家大人螺川坐月

去歲扁舟淮海客又看節序露華生一年浪迹身如寄
幾處離愁月共明
特母居南浦內子
過兄尚書都下
下瀨罷長征老親病起加餐飯況有音書慰遠情
是夕南
浦北平

贈別陸沖默司李

沖默以
裁歸去

京洛相逢逼歲寒除書初下慶彈冠心知瘠土風仍樸
話到蒼黎燭欲殘盛世祇宜疎法網恤民豈必省刑官
低回未竟澄清志翹首雲霄借寇難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七

中秋日先後得家書

家書曾兩寄到乃隔經旬小妹張筵待慈幃入夢頻無
瓜分餉客有酒獨依親何事長留滯臨風憶遠人

大覺菴寄幻上人

出郭聞清磬到門心已幽何緣尋覺路遂爾及深秋萬
籟聲俱靜空江影不流婆娑雙樹下疑坐遠峰頭

恭謁文山先生祠

宋家陵谷等塵埃相國殘碑歷劫灰舉世幾人祠下拜
寒山片石夕陽開孤忠自可存今古遺廟何妨付草萊
漫說春秋猶饗祀一林風雨閉荒臺

起潛上人重修隆慶寺詩以贈之

五百年來寺灰飛舍利空地經烽火後僧老亂離中碧瓦餘殘照動曉風誅茅新豎幟不必說元豐

和陸沖默司李韻即送其行二首

登臨絲逸興灑淚賦將離白雪誰同調黃花又一時高天留雁影寒月照霜枝去住詩千首謳吟動遠思攬轡登車日行藏貴識機名山題已徧宦況到今微別夢繁歸櫂承歡羨舞衣江頭紛折柳心逐暮雲飛

重九前二日將發廬陵

何處宜登眺攜尊上小樓亂雲堆遠壑急雨失歸舟獨對蒼江晚還同白鴈秋青原重有約好待及春遊

愚山觀察枉顧不值賦謝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古

不謂荒齋寂能邀使節過情同秋水澹門掩落花多世局愁經眼青山好放歌追隨心自邇延佇意如何

夜集小園雨甚諸同人散去愚山阮懷止宿

高會連吳越清秋雜管絃筵開桑落酒人聚菊花天夜雨淹留得新詩次第傳諸公延勝賞慎莫問歸船

風雨大作懷高阮懷舟次并簡愚山觀察

北風吹不住好友住江皋吾道人皆賤新詩爾獨豪寒煙迷遠岫落葉送秋濤幸有同心侶吟隨廬岳高

送丘慎清司李二首

風雪長安道開城得素書交情君獨至世法我全疎永夜清言劇高歌逸興舒忽然成此別把酒意何如

權影寒雲外移家傍水濱宦塗無定轍江國有餘思古道誰能續斯文儼在茲頻行重握手努力濟清時

送鄒程邨二首

共有千秋志文章許並傳雲飛南浦樹客散夕陽天閱世心能澹驅愁酒未捐扁舟明發去別夢到江邊風雨三春暮歸帆及夏初放歌煙水闊懷友性情俱避俗惟高枕還山好著書莫言前路遠還可寄雙魚

送劉次山歸揚州

上已風光好共遊幾番清夢繞羅浮揚州亦有羅浮花開驛路隨孤艇春逐邗溝不斷流濯瓦梅花真絕調次山贈余濯瓦詩甚佳南州風雨獨登樓無情最是江頭柳今古勞勞送客舟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主

寒夜

不晴復不雪終日雨如篩積水池塘足疎花草閭宜耐寒鈔范史小飲和陶詩寄語東風使無勞故故吹

贈嚴伯後

歲寒惟聽雨只合對芳尊世好論交晚高風古道存文章今作手家代舊通門夢想茗谿曲梅花春正繁

贈蘇興三

知君真不愧前人蘇李由來誼倍親萬里莫愁仍作客一年最喜更逢春名家詞賦今無敵學士風流別有神握手論交情不淺爲攜斗酒泛湖濱

張溫如制府解組重過章門賦別

樓船旭日映波紅萬里澄清指顧雄海國旌旗傳細柳
江鄉節鉞識新豐元臣豈久勞邊外使相還應入禁
中函大喜隨行旂近依然絳帳坐春風

寄內

忽見鄰花發方知秋已深最憐今夕月相照隔年心濁
酒不成醉新詩誰與吟歸期應不遠幽夢好相尋

雪夜隨家大人燕集葉星槎太守郡齋同黎博
菴學副鄒謙受太史二首

懸榻誰堪下高懷對客傾江城無宿莽官閣有餘清政
美存風雅談深見性情臨風思好友曾否及春明謂至明
清司李
清歌發子夜良會意何如重幙通寒薄深尊引興徐鴻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六

歸千嶺雪花抱一庭書問字無嫌數招攜慰索居

次青雷紫臨閣聽雨韻

屋裏青山使人呼小洞天亭虛不受暑樹密總含煙悵
意新池滿驚心宿雨連相期長聚首觴詠自年年

遊龍濟寺贈秋杉上人

遙望蒼煙合天風耳畔鳴山留萬古色人趁一朝晴絕
頂吾能上空林爾獨行到來塵意淨好韻待同賡

醉月亭小飲

古樹荒城裏蛩吟滿院秋深尊良友共高臥古人倅舉
世誰青眼如君乃白頭醉歸忘漏永此意足淹留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九十二首

戊申至癸亥續補六
年不作餘入補編

贈米紫來明府二首

南宮推上第北海舊通門對客題詩卷深談沒酒痕如
公宜館閣規我尚江邨揮手一為別千秋氣誼存

京洛盤桓日相將佐郡行時平輕法吏主聖恤民生
何意石梁路爭看竹馬迎梅花藏小研拂拭待君評

贈鄭生同年二首

隔江人喚渡入郭使晴生下馬與君飲深談豈世情新
居開甲第令子喜崢嶸相共數晨夕長湖皓月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一

秋鶚飛騰日相將已十年文隨時局轉時新復
八股名肯讓人

先真率同吾好羈棲為汝賢春來各努力攜手萬峰巔

鄭生相約
鹿洞讀書

憶東湖書舍

我有東湖新草堂無非水色與山光開門恰當鷗鷺立
隔院微簾梅檀香老僧攜琴時一鼓獨樹到夜轉青蒼
別來不覺遂十日盧_字回首思茫茫

歲晚

出門何所適馬首接微茫詩得山川助梅開驛路香人
家營歲事獨我理遊裝非是耽幽趣臨歧有所望

賦別米紫來同沈星巖孝廉

筆墨痕俱化名書手自臨論文今夕酒惜別古人心吾道惟知己天涯使盡簪匡廬明發去回首一長吟

曉發建昌

不寐經時慣披衣坐到明新詩吟漸穩流水自成聲無數關心事非徒入夜情苦寒人尚北無怪客懷驚

遊歸宗寺

今日識歸宗雲煙幾萬重山留千古色門盡六朝松瀑澗晴飛雪經翻定後鐘墨池遺韻在龍象若爲容

建昌縣有懷三首

歲行將盡矣驅馬出郊闌荏苒依山縣樓遲漸早春眠輸僮僕穩坐與燭花親步屨乘朝爽臨風憶遠人

白石山房集卷三

二

臘前餘十日消息尚無聞寒月皎如此蒼煙莽未分如何將會面猶似隔重雲不盡淒清意閒看鷗鷺羣悶極惟高臥荒城鼓角催原期春作伴翻讓鴈先來客至無多語詩成不用裁高堂懸望切懷抱幾時開

送丘二慎清令施秉

可堪修禊後折柳更長征春色惟花鳥天涯況弟兄置郵宣慰使懷古夜郎城此去頻回首還期聽好鶯

熊梅臣筠若招余食新

聖朝宵旰日幾處戰雲高六月食新早千軍芻輓勞稻粱吾計拙文酒爾才豪式穀推貽燕英英起鳳毛

暑過市汊地藏菴同智旭上人茗飲喜雨因觀

劉晉卿先輩手蹟

到門心已靜雨過野風涼遺墨存先輩清談出妙香帆檣浮戰氣宵旰念民傷會見干戈戢重來禮法王

贈別王思繩明府三首

春雨長安道君膺百里符相逢燕市酒重會豫章湖抗首疏民困鞭心理邑逋簿書親自校長與淚痕俱三載鳴琴地清風滿石陽井廬看漸密稅稻熟來香門掩催租吏庭空飼鶴糧過從常竟夕不是戀壺觴鋒車慎明發攜手夕陽墩世路惟知己江山憶故園文章韓吏部詩律杜夔門遲我金臺上重傾北海尊

再送王思繩

白石山房集卷三

三

與君結深交伏首初爲吏慷慨負奇姿憑胸發高議入境徧荆榛四郊多顛顛案牘盈千尋篝燈手自治百累萃於身一官乃如寄催檄日無虛奚暇問撫字時時過草堂實下斯民涕舉觴懷古人落流行吾志手繪監門圖意攬澄清轡精誠徹帝閭蠲除上所賜世俗笑爲迂歡呼走童穉登別技微茫盤錯淬利器庭開冷桁楊催租吏不至三載報政成循良可無媿君到藤花廳人才慎軒輊日映玉壺清悅難而事易直枉隨所施矯同非立異吾徒天地間恪恭宜自致況復躋清華精白期無二浩蕩蒙君恩努力樹勳勩

南昌即事有感

八閩六詔烽煙急萬騎千軍動地來不謂江關無事日
翻令廬井等寒灰中丞祇解防川術上將奚勞更築臺
聖主宵衣親下詔斯民何以報涓埃

贈筠若二首

春雨連三月江皋賦卜居寒裳過仁里開徑得精廬屋
抱千章木家藏四世書主人親切意憑寄有雙魚時熊蔚懷侍御

至書

分宅古人意扁舟直到門玉缸春酒熟花塢錦雲屯積
景延初照新詩好共論追陪多勝賞隨意倒芳尊

山居即事

聞道王山山色好猿攀鳥引上丹梯閉門野客穿花徑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多事仙翁散馬蹄山有仙馬迹遲日喜添春水到連朝最愛嶺
雲齊江鄉幾處容高枕愁聽江聲雜鼓鼙

雪

草閣明寒夜荒邨不掩關巡檐驚白首卷幔失青山微
調何時歇軍書此地閒撥醅煨芋火穉子有歡顏

雪止

乍覺晨光動晴雲溼未歸春泥露砌草山鳥坐書幃鎖
路攜家穩邨煙出樹微居人不畏虎深夜啓柴扉

試燈有感

不謂巖居寂春燈媚草堂吟詩消白日適意在滄浪近
郭疲戎馬深山足稻梁當年歌吹地星月滿池塘

燈夕

春山到處好題詩風雨畱人出郭遲盡室他鄉逢令節
高樓極目望朝曦黃扉擬罷觀燈詔綠野行歌祝歲
詞里社兒童喧永日邨醪滿引不須辭

十六日復雨

經年蹤迹類飛蓬獨樹花餘憶舊叢殘雪未消千嶂白
淡燈重對一尊紅地非巫峽常多兩船泊瀧江好挂風
敢戀巖栖忘出處檐楹徙倚暮愁中

懷亦園

我有柏亭章水上峰巒洞壑總天然先人手闢借高隱
坐客題詩勝輞川水檻凌虛雲細細風牀落影月娟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江城第宅紛戎幕無恙春山有杜鵑

聞兵過故里喜兄信至

遠信頻傳未罷兵江關風雪度行營千軍紀律森如一
萬井人家盡不驚封建近聞從古制農桑幾處尚春耕
陌頭楊柳垂垂發幸有音書慰旅情

送趙鐵源同年典試粵東二首

百學文章會西江鴻鴈歸雙星槎使度別緒浦雲飛
昭代求賢切詞臣過嶺稀君才膺特簡握手暫相依
六年燕市酒獨我滯同遊古道存知已高歌動早秋月
明千嶂曉帆逐大江流共有登臨興深尊夜雨畱

畱別程穆倩

七十年來成大隱深山何地可藏名三間老屋客高枕
四海蒼黎未罷兵被酒繞牀扶穉子鈔書細字敵諸生
旗亭不忍輕言別夢入隋隄共月明

早春偕王東亭徐果亭戴山子程穆倩諸同人
遊平山堂夜集洪侃如王玉倩譙飲觀劇

新煙薄靄散春城選勝招攜共友生我輩登臨懷古昔
名賢燕賞及升平地連巴蜀三江遠天與遊人一日晴
沙嶼淹留歸騎晚高歌百戰燭華明

郊飲同趙鐵源年兄黃仙裳秦以御限韻二首

去住詩千首行藏酒一瓢山中來處士花下有官僚野
鳥頻窺席江風漸狎潮紅亭催折柳且聽廣陵簫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縱步入青蕪邨煙乍有無輕陰散城郭斜日下菰蒲初
識歡如舊長吟調不孤鄉心愁鼓角沈醉酒家壚

和白仲調同年見贈原韻

青郊載酒上春潮星聚同人近斗杓隋苑驚花三月暮
津亭煙柳片帆遙把君詩卷過長日何處江樓列短簫
別緒已深芳草怨可堪鄉思轉無聊

洪侃如索題冊子

老樹高齋得閒雲傷壑栖琴尊雜圖史城市有花谿愛
客情偏劇逃禪性不迷青山尋步屨到處景堪題

贈洪侃如二首

初試遊山屐迴風入管絃煙蘿關徑處花塢卷簾前曉

日雷塘路春風笛裏天主人能醉客拂紙一題牋
最愛幽棲處天涯聚酒人重來三月暮共臥百花茵觴
政無苛罰行吟好送春相攜泛煙艇畱滯惜芳晨

樂志堂爲喬石林舍人賦三首

高館俯城北疎楹倚澗東入門苔草碧遲日夢花紅避
世仲長統吟詩陸放翁主人親切意披豁任天風
故人好池館吾欲老其間薄俗惟高枕全身學駐顏江
潮千里白風月幾人閒不謂塵區雜蕭疎似住山

樂固從君好憂能放我閒好書長借讀韻事總相關自
有庭中樹宜添屋後山經過渾不厭一醉一開顏

夏夜喬石林約汪叔定陳永壑集樂志堂限韻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送汪蛟門舍人北上余以事阻補詩二首仍用

十蒸韻

夜涼羣動肅初月傍檐升簡韻分題竹忘言但枕肱臨
風依碧樹拄杖引紅籐隔日提壺處長吟媿未能
有酒消長晝無家戀友朋新知連舊雨高館憶春燈世
路難如此交情得未曾津亭吹玉笛離思互相仍

白田即事有感

萍流兼積雨直注甍湖東野望全歸白邨煙幾處通遐
哉循吏傳悽絕祝雞翁獨有垂竿者長吟荷芰風

贈汪生

良夜同園酒秋燈得句時布衣名不辱吾道竟何之白

馬尊前月黃山別後思閣閣推孝子愛日正遲遲

丁巳早朝

七年重上御街行曉日龍樓 翠輦明薄海競傳新露
布 細旃猶訪舊儒生宵衣暫撤頒春宴深殿晴熏出
谷鶯敢擬文章能報國小臣何以答升平

春雨二首 館課

三月清和候鶯花滿 帝京穠雲涵太液高柳拂春城
潤物能無迹凝香聽有聲土膏羣動發布穀正催耕
頻年憂戰伐今喜足農桑春 詔開三殿甘霖徧八荒
玉河流曉漲新月上宮牆親切承恩地蓬山清晝涼

賦得紅藥當階翻 館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八

入直逢初夏清陰散暮寒宮衣露霧濕紅雨簇晴瀾卷
幔因風舞當階弄影團驚人佳句在徒倚詠雕闌

署中古槐歌

玉堂長日瓊扉開圖史羅列無塵埃堂前白晝濃陰覆
蚪枝鬱鬱森古槐摩挲不知何代物但見古色斑剝蝕
莓苔遙想兔耳鼠目初生時嫩枝徑尺誰人栽黃花爛
熳紛紛砌紫之實千斛垂瓊瑰雨入高枝自偃仰風
搖細葉亂不穩從來此樹植禁闥綠蔭常滿宮牆隈莊
生老樗大傾頽杜陵枯枿半傾摧蕭條風凜西臺柏冷
澹雪飛東閣梅何如此槐近在清籟裏煙雲披拂幽境
疑蓬萊禽聲啁哳秋蟬嘒層層翠蓋高下如樓臺鴻文

鉅筆此揮灑玉珂珠履時徘徊雨露可通霄漢氣斧斤
不傷棟梁材其餘小者參差兒孫立更如君長高拱臨
與僮辟雍槐市差嫌俗淳于怪夢何由來媿余濫廁芝
閣選崢嶸詞筆遜馬枚晨夕對之輒賞歎宗工嘯詠竊
喜常追陪朝罷委蛇清漏永詩成夕月還相催夜闌試
向中天望虛宿煜煜光芒接斗魁

龍潭登高分得草字

落葉下庭柯凌虛豁懷抱置身衆木巔天風來浩浩霜
菊媚層軒眷言秋易老握手悵登臨適興宜及早大道
在山林盛時貴詞藻所以珥筆儔巖壑迹如埽異縣聚
天涯高秋晴碧草遐矚無近尋捫蘿事幽討明霞冠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紅蒼靄凝素縞空潭黝以深月上疎林好

祝族叔祖母兩孺人

璇閨八月秋風早井上梧桐相對老芙蓉澹澹綠波沉
青葱不改女貞林女貞自是瓊臺樹鍊雪烹霜凡幾度
養得長條碧玉枝當年辛苦誰知數閣中姊妹最情親
同作孤鸞鏡裏人蓬首久無膏沐飾生男喜是石麒麟
八歲遺孤四壁立朝夕九熊與畫荻錫與嘉名齒蓓花
欲知辛苦房中節君不見英皇湘瑟聲迴五二女同居
誰不妬又不見程嬰杵臼並存孤巾幗何曾遜丈夫江
南桂實三秋滿江北馬蹄歸緩緩獻親不用玉雲漿留
得一雙朱漆管

戊午早朝

瑞雪初晴曉鐘上清宮闕繡芙蓉 聖人親製千秋頌
帝德羣瞻百福宗 御苑春風迎玉佩 盛朝詞藻續金鑄班聯幸附儒臣列願竭愚忱答 九重

人日院中偶成

竹西前歲放輕舟 帝里韶光又一周最愛春晴當勝日
不教梅樂動鄉愁芳尊紅蠟延新賞白袷青山憶舊遊
誰道蓬瀛清冷甚高槐蒼翠足淹留

穀日

聞道 王師已撤營故園幾載罷春耕中朝早下蠲租詔
守吏應無力役征白鷺洲邊芳草歇青原山色暮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雲平只今祈穀勞 宸念大有頻書答 聖情

投館職紀遇二首

六年草土思親淚兩載兵戈戀 闕心多難敢云臣節
苦不才轉覺 主恩深身還戴禁依新雨夢入青山憶舊林
苑裏花間容嘯傲有時翹首一長吟

十行 丹詔五言詩兩試俱逢 聖主知曉日煙籠催授簡
高秋雨過使臨池千年傳史憑誰續三字冰銜炯

自持從此直廬依 黼座願將金鏡答恩私

過家梅崑儀部容園

枯葉散蕭林亭空有餘響主人步檐楹有客成獨往顧
景但忘言同結煙霞想手把西山詩嵐光生紙上冥語

契真遊悠然動俯仰何處發幽香黃花恣譙賞

送劉跨千還吳門

秋宵紅燭動離魂忽漫驅歌唱薊門黃菊那堪愁裏折
清尊且向別時論三年擊筑同燕市十月扁舟到故園
白髮高堂知健飯好憑芳信慰黃昏

送孫八肖武歸桐城二首

十年渾夢想一月共朝昏餘日成疎闊新詩未討論空
囊真計拙大被幾時溫翻憶初交日狂歌倒綠尊
難得天涯聚其如會面稀交從形外密秋與雁同歸蘿
薛家山夢風霜遊子衣留君不肯住知是戀庭闈

平蜀應制五十韻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士

千羽數文德雲龍暢武儀軒圖開八陣虞舜格三危白
日銷鋒燧青山靜鼓鼙至仁非樂殺上將自周庑往以
殘吳逆因而全蜀虧甸仍變子舊俗怙焚人遺劔嶺憑
天塹湘流截地維寧當漢宇大廼效越陀為荒服聲常
阻諸羌性本漓錦江春飲馬玉壘盡懸旗組練番禺塞
樓船閭嶠馳分張雙羽翼合護一藩籬雨潤沙場血風
腥城窟屍害民真水火望我若雲霓赫矣 皇斯怒欽
哉 帝曰咨軍容依節制 廟算得機宜表貉前垣發
張箕曲部隨五戎爰鐵駟六校盡熊羆令下雷霆迅聲
先草木疑大都控騎者強半射蛟兒有勇良堪託知方
允若茲恐貽 君父戚遑戀室家私作氣羣超距聞聲

早棄犀降幡橫海溘傳檄到邊陲與國亡脣齒期門受
拜稽平陰烏在幕夏口鵲無枝吹角星旋落揮戈日却
移疾驅深入隘轉戰直登陴狐兔思空狡蟾蜍力不支
梯雲訝徑陟鞭水斷微漸業失蠶叢險誰言鳥道迤南
人毋復反西域聿來綏籌定符黃石威宣破赤眉識推
充國達功與彥章奇盾甲俱吾利牛羊因敵齎急雖懷
鹿鉞整更擁魚麗濫瀕銅標柱峨嶠石紀碑金城高鎖
鑰玉帳雜鏡吹箎杖扶伊老均牒迎我師巴歌童婉孌
渝舞女參差土鼓蠻鄉社荒神古洞祠草生綿谷口花
傍浣谿瀟薜荔紅翻照枕椰翠疊漪碧雞邀 裁詔白
雉舞 彤墀 廟奏咸英集 朝瞻猷冕垂分茅盟帶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礪獻猷數鯨鯢已足揚維烈猶然念阻饑 聖謨長允
塞臣度此委蛇簪履趨 楓陛廢颺出鳳池升平何以
似惟頌卷阿詩

夜集鐵源寓齋對菊即席限韻

芳草藉錦茵榮木吐華萼金管拂笙竽瓊樓飛羽爵如
何曠士心偏與黃花約澹景自澄鮮幽情一領略虛館
生夕光四壁無丹牖據地發高吟仰天笑垂纛招邀素
心人清言展戲謔酒尊未悉陳紙筆紛錯落余獨踞匡
牀病不勝杯酌飯煮玉梗香鳧烹恣大嚼豈曰饜盤餐
適意欣所託隔院響檀槽樽香翻不樂寄身寰堵中所
志在寥廓心與迹雙清寒風振檐鐸

送鄭珠江館文省觀和嚴存菴前輩韻

射策來京國紆迴道路長羽書連粵嶠笳鼓動軍裝親
舍看雲白彤墀對日黃捷書飛度後無恙有高堂

小酌孟繹來寓中同鐵源作

幾度琴尊感物華霏霏晴霧卷窗紗論書客過襄陽宅
坐菊人從東野家身外無營同嘯詠庭前有樹即煙霞
僦居那得清如許風景佳從入夕誇

送吳星若之大梁用梁司農前輩韻

朔風吹雨凍高城冰雪冷暮靄生作宦如子貪屏迹
編詩似子謝浮名客中乍喜聞鄉語身外論交非世情
去去青陵餘感慨芒鞋何日返荊荆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擬 上侍 太皇太后湯泉應制

碧雲紅樹是 三秋玉輅金麾綴九旂翠帷晴開仙嶂曉
靈泉煖逼 御香浮睿詞日麗雲霞色 聖母躬乘輿
祓遊 闕下千官凝望處迴 鑾歌吹入皇州

擬 遣官祀長白山應制

山鎮雄長白 崢嶸倚太空蔽虧藏日月開豁散鴻濛峰
嶂遮天碧雲霞冒嶺紅一潭低雁蕩雙瀑走龍宮屬國
連高麗流江作混同真堪凌五岳豈但視三公瑞結山
根秀祥徵地脈融丹陵鍾八彩蒲坂毓重瞳鳳起丹山
上龍飛碧漢中 九重膺寶籙五位炳華蟲禮樂千年
治謳歌四海通登封臣特遣祭告禮偏崇玉版 宸章

煥芝泥濘藻雄百王新典禮千載盛遭逢鸞時卿雲護
麟遊瑞靄籠山靈應有兆萬歲慶呼嵩

分校禮閣聞湖南大捷和馮易齋相國韻

王師自古稱無敵大雅於今迴不羣春到曲江分湛露
風騰衡岳起晴雲共欣薄伐軍書捷恰值旁求俊又殷
多士盡將忠悃獻好教健筆埽塵氛

遊海淀別墅限韻

田寶當年雄威駭園同金谷綺筵開杯空玉籬春雲散
燭冷銅荷夜雨來廢沼久沈青雀舫釣磯猶賸白鷗臺
橫空夕照堪憑弔一日須來醉一回

健松詩爲方渭仁編修賦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四

富春之山山絕奇丹峰翠壑何逶迤人世蟬蛻不肯住
留作神僊習靜處園有桑苧畦有菊當軒千箇瀟湘竹
人在秋琴閣上吟蕉林一徑香風綠坐對西窗納遠山
參差螺黛列煙鬟齋前欲引芙蓉水持照青蛾素女顏
鑿土穿池得一鏡劫火未銷養其性土花斑駁總模糊
拭拂光明似鑑湖髣髴鬚眉澹于水箕踞孤松號處士
移自黃山白岳中歲寒之質將無同亭亭未過三五尺
而今剝落如蒼龍松肪初裂松根老手把奇書讀未了
閱歷滄桑三十年城中樵牧人家少庭戶蕭條門夜開
啾啾瓦雀喧成堆避地歸來無故物狼藉書牀滿碧苔
水心神鏡老蛟護化爲風雨亦飛去賸得池東一樹松

松子松花落無數撫膺却憶種松人霜露年年秋復春
逸韻孤標良未已清芬奕葉猶振振吾有梅山一嘉石
摩挲同是先人澤青松白石兩相望萬古千秋神不隔

送魏子存觀察湖西二首

馬首向南征秋風吹去塵津亭遲候吏官舍冷詩人布
粟風移古湖山官不貧廬陵迹在好爲訪先民
匪勉看新政蕭條託舊柯頻年經戰伐爲治尚絃歌官
與青山並詩兼黃葉多關情鄉國夢難得了翁過

偶過下芝亭小飲

幾載論詩消永夜持螯又及早寒時初筵豈畏尊中竭
好月翻從樹影移名士高歌呼白隴主人拂紙寫烏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五

無端街鼓嚴宵逼欲盡餘歡結後期

貞靖先生祠中雙松歌

雙松何離奇乃在貞靖祠豈無風雨摧青青自四時輪
囷非凡材冰雪挺異姿其下有直根其上無曲枝所以
古君子歲寒當自知吾聞先生節清風與之宜勁質無
枯榮始終莫可移不登桃李場或恐受其淄桃李盛餘
華隨風高下吹何如此雙松託根日以滋所處因得地
霜露發餘思森然干雲霄奕葉永相垂

送客歸白田

竹谿邨舍覽湖東一幅蒲帆萬頃中三載衣塵隨輦路
幾回香夢入荷風天涯冰雪同尊酒歲晚關河有去鴻

到日江南春正好數株楊柳發新叢

立春日偕同人飲劉敬菴別業和熊蔚懷韻三

首

立春今日是梅柳憶江天倚檻看雲影飛觴醉夕煙性情親友共名字酒人傳莫漫忘佳會題詩可記年

結宇傍城麓登臨意灑然自須多種竹還擬曲通泉遲日新詩滿多君得句先主人能好客應不讓前賢

疊石層軒外爲山未易才經營千慮得縹緲數峰來閉戶尋遊屐流光度酒杯禁城將擊柝騎馬欲徘徊

人日和蔚懷韻

白日青泉迴絕塵題詩自媿草堂人弟兄異地逢新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梅柳開心又一春同是宦遊官較冷最憐鄉夢醒猶真樓頭漸有南來鴈遙慰天涯入望頻

穀日和蔚懷韻

長安車馬蹋香塵誰念田間力穡人黼座勤民常肝

食青郊祈穀重芳春螭頭載筆慙孫盛谷口何年學子真四海一犁新雨足興歌嗣歲頌聲頻

燈夕飲家木菴寓齋梅花下次韻

小酌偶然耳梅花庶矣哉昨看孤樹好今喜數枝開取性高人得卷簾明月來疎窗堪作伴凡卉不須裁

素心真是侶傲骨肯依誰夜色同斟酌春光借主持臨風疑入夢顧影共裁詩何處穿遊屐羅浮寄一枝

幽助空階月清兼薄宦身幾尋江上曲如遇隴頭人臘

雪不到地梅花已放春深杯與淺酌珍重謝芳辰

畏喧常閉戶逸興忍全刪若只如今夕何須念故山有

花開屋裏得句落人間燈火天街靜清狂客未還

六月七日耿又樸招集喜雨和顏澹園韻三首

臥疴常決月不出似居山結想層霞外深情知己間慵

疎如我少高曠愛君閒每擬涼風至忘形任往還

豈不惜流景其如赤日曛庭空宜密蔭星聚慰離羣曲

澗全虛聽遙天忽有聞雷聲來隱隱驚喜話清芬

賦詩兼飲酒所得孰爲多高館逢新雨空階長白波衝

泥騎馬去乘興抱琴過蕭散吾徒意炎威汝奈何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五十八首

藏臺 賜藕恭紀二十韻

在鎬周文樂橫汾漢武雄南薰吹上苑西爽接離宮縹緲芙蓉闕周遭菡萏叢雲間齊立仗鏡裏競搖璚疊葉披金掌舒花覆彩虹曉過擎蓋翠秋至落衣紅墜露懸細酌穿波擷碧筩本來瑤水畔合到石渠中詔出如船藕頒分自禁楓甘同萍實美寒勝蔗漿融玄圃澄逾潔晶盤貯復空冰心宜澹泊仙骨最玲瓏縹緲難爲累絲綸轉可通羅星扶象緯韞璞發鴻濛獨媿泥塗質深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一

叨拔擢功刺多緣直梗堅不近磨礪乍解經年渴旋生兩腋風甘泉文豈似碩果道還崇疎節方臣素虛衷表聖聰萬幾知莫補寸縷意何窮

送瞻航之任武陵二首

尊酒旗亭別扁舟水一涯楚宮經戰壘秦洞自桃花庚癸餘殘邑流亡僅幾家長人勞伯氏珍重課桑麻官雖百里宰地借五湖遊祀鬼仍蠻俗傳柑盡佛頭雲疑湘浦夜月落洞庭秋不惜雙魚香投書鸚鵡洲

送同門張平陽之任

博望曾西去誰言道路艱草深藏火井花發滿銅山竹貢仙人杖墟消麗女顏新文馳諭後雙鳥早飛還

辛酉正月十六夜飲倚江齋中

誰云同作宦都似乞閒身好月憐同調疎花曲抱人明窗思昨夜高興發新春所志在寥廓淹留度此辰

祝宗叔映碧先生八十二首

聖朝求舊廣蒲輪文獻千秋道自尊花以世家仍綠野瓜因勝國戀青門辟中遺冊秦灰後柱下藏書魯史存著述等身猶未了摩挲松老長靈根小山大隱足風流八十加餐正健遊莫葉自來唐晦朔桃花已歷晉春秋禮尊黃髮頌鳩杖道薄丹砂訪鳳洲高躅只今推代起蒼煙閒共白雲浮

贈熊筠若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二

名園同住日握手愛三餘覆局能懸記看詩解暗疏別來花定好春到柳全舒京邑逢尊酒猶懷舊讀書

擬南苑校獵應制

宸遊飛鳳輦講武睎鷹臺風動施羅爵炎飛淨草萊三驅王者禮七校羽林材劍挺霜花落弧張月影開清風先騎輦靈雨洗塵埃帳殿龍媒繞旌門雉尾來畫旗雲漠漠組甲雪皚皚殪兕殷朱轂驚鵬墜綠苔頒禽三面獲獻壽萬年杯數獸分熊掌烹鮮割豹胎乳茶傾玉枕桐酒注金罍鏡吹喧千里歡聲溢九垓時畋周史記作賦子雲才瑞靄凝雙闕傳呼警蹕回

送陳省菴督學粵東

牙戟文輅護紫泥使星遙指曲江西錦囊鉛槧裁珠玉
絳帳笙歌靜鼓擊瘴嶺風清椰漸熟羅浮香滿荔初齊
欣聞絃誦猶無恙十郡風流足品題

送甲先族孫歸高陵

吾家老孫子來自祖王陵隴樹千行直星源九派澄壯
年多白髮聚首共青燈莫謾傷離緒明裡賴汝承

孟秋日

宴諸臣於瀛臺兼 賜文綺遙頌三

十韻

并序

上苑四開瀛臺中峙西山挹爽北渚橫波翠微矗而環
青玉泉互而匯碧百靈馭氣則彩落虹梁二曜飛光則
丹流鳳沼 皇帝以爲避暑之宮藏書之府時則申吳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三

命召寅工上自三公下迄九列石渠金門之選西臺左
掖之班以邀以遊式飲式食銀絲玉縷定瑤水之鱗石
髓瓊肌必仙人之膳芳穀絡繹佳果繽紛芰落實而波
浮蓮成房而粉墜張以綺席酌以御尊仙醴乍傾天漿
頻挹臣歌既醉風清太液之波 帝謂無歸日落昭陽
之樹於是緇衣比好繡袞加榮輕綃疊雲於鮫人麗錦
杼霞於織女此素絲之什所以美大夫旨酒之章所以
樂君子者也是日也花間委佩羣依槐柳以成行鏡裏
移舟競貫蒲荷而中渡而臣猥抱文園之渴虛陪汾水
之遊豈曰無衣絹素徒誇於中婦宜言飲酒縹金不出
於尚方然而會值清時適傳盛典翔鸞詩鵲既就日以

生輝乳燕雛鶯亦從風而起舞用效甘泉之頌以嗣卷
阿之音

夏律薰風轉秋旻闕苑涼瓊臺懸碧落丹禁接蒼茫

睿賞逾清穆 宸聰定發皇崇儒虛漢席恭已答虞裳
道薄橫汾曲思深宴錦章萬幾寧有暇一豫矢無荒厭
習昆池戰旋飛太液觴如綸驚異數委佩儼成行傳許
趨楓陛懸知集柏梁山山方送靄樹樹必吹芳宿鷺明
還滅吟蟬隱或揚蒲荷曾覆舸荇藻會牽橋一水迴湍
合千旌引渡張彩橋虹自現靈沼鳳應翔仗立芙蓉鏡
人移縹緲鄉大都行鼓枻或者坐吹簫就日開雙闕舒
雲綯七裏九州來貢篚百爾與承筐服德終無數餐和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四

殊未央醍醐中使出鑒落大官將畫裏尊疊泛花間笑
語忘百壺毋乃過三爵迴非常堆雪銀絲細流脂玉屑
香仙穀紛紛絡繹嘉果雜琳琅密芰青浮角輕蓮粉脫房
但教傾素藕豈復羨寒漿稽拜皆零露朦朧半夕陽醉
同邀渙汗病獨失榮光偃息臣躬慙分明天路叩幽詩
方七月猶願獻 君王

送友南歸二首

司馬遊方倦還家秋暮時霜侵山葉落寒隋驛花遲此
地一迴策何年共舉卮涇山晷畫好莫便戀南枝
日落鞭聲急離亭此唱歌人行黃葉路馬渡白溝河異
地交遊滿輕裝書卷多到家須及早溫清意如何

祝同年徐大健菴四首

畫舫清秋壓酒槽舊遊廿載憶同袍
百花樓畔花如錦誰與徐陵鬪彩毫

蓬萊宮殿霏霏散天香滿袖歸縹緲
五雲吹不斷那知多倚萼樓飛

一代風流足鼓吹西園飛蓋錯金危
縱非公子門前客也向平原買繡絲

索齊青玉坐吹笙不惜蘭陵夜共傾
主客尋常渾未敢十年以長禮呼兄

九日同朱四均送陳郡守郊外

爲踐登臨約還因別緒催鄉心隨五馬
客意在高臺九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五

清公

日晴偏好深秋雁自來莫言身世事
且醉菊花杯

送朱四均還白門

客裏相從喚酒頻談諧浪總天真不貪速
化拖黃綬且學栖遲戀紫尊長夏過余逢臥病
深秋送子忽霑巾商飈颯颯征鴻急驛路清霜
悵旅人

送友東歸

作客天涯旅鬢殘遨遊君獨恥求官家傳
簪笏聲何遠囊有琴書氣不寒金盡每因知
已散詩成未許俗人看言歸欲踐名山約一
樹梅花好挂冠

對雪

昨夜同雲覆玉岑蕭蕭攤卷一燈深
夢回虛幌疑明月

歲逼飛花滿上林梁苑揮毫工作賦洛陽
高臥有遐心六街車騎紛如許靜掩雙扉
效苦吟

壬戌燈夕偕耿又樸步月過木菴同館寓
齋次韻二首

皎月天街迴遊人動地來春城疑霧合
書屋有花開卷幔香浮砌張燈影落杯
吾儕幽曠意何事戀金臺宦遊同索莫
瀟灑任天真身際唐虞代詩兼魏晉人
疎花燈作伴高館月爲鄰柱史藏書在
清光可燭旻

家厚菴學士送親旋里偕孫岷瞻同年即席步
陳說巖館師原韻志別

兵氣全銷閭閻通普天何處有冥鴻無
多子職承歡少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六

不二臣心抗疏中紅燭青尊今夕別丹
霞綠水異時同謾言宸極從茲遠常日
慈闈是教忠

春日友人招遊張氏園亭

偈側鮮所歡駕言理遐軫不知誰氏園
結構頗修整山石無高峰井闌倚修綆
藤閣滿架花杯深映花影清和天氣佳
絲竹延夕景長安多狹邪揮鞭競馳騁
落落有孤懷松風吾獨領

原心亭校易喜雨簡同館諸公

恭承天語徹臣鄰日日班行列坐茵
偏是冷官逾畏熱悋逢好雨恰宜人
韋編互校資同志仕籍頻年類積薪
歸騎莫言泥路滑天街久矣倦飛塵

送林石來中翰使琉球

少年成進士好官得舍人讀書負氣節願言報君親所
事在筆墨驅馳會無因行當爲將相先須作使臣卓哉
個儻姿一旦捧王綸朝下十行詔夕出重城闔同
氣本如蘭再拜送車塵握手與君語披襟爲我陳海外
多颶風家與波濤鄰中山彈丸國不肯外陶釣俾率我
聲教荒服識聖神皇皇乘輶軒負弩吏遂巡持節過
鄉邑舊遊款車輪平生重慷慨壯懷藉以伸誰言行路
難采風還國門

送汪舟次檢討使琉球

六合車書四海一北抵無雷南出日絕域方來請獻琛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七

丈夫何事探奇蹟吾聞時以安危注將相乘傳萬里功
相抗一介中朝聲教通以知軍國無多謹慎重皇華
簡近臣文章瑰偉軼羣倫越絕齊諧不足誌奇書直
欲等君身北闕上書爭典制南天持節何嶙峋長鯨
吹浪老蛟舞餘鯨掀柁高如堵長風萬里疾于飛射潮
安用神臂弩澎湖指日奏安瀾下瀨戈船何足數吁嗟
乎男兒慷慨志壯遊俯看人世皆蜉蝣掉頭出門不十
步刺刺丁寧語不休平生讀書貴適用羨君浩氣凌滄
洲青門道上戒行李攬轡擁旄賜金飲我欲持贈無寶
刀努力簡書報天子

同年孫屹瞻學士寓齋植竹樹奉東

不謂塵囂地炎蒸不用祛地寬多種竹志大在觀書灌
漑先良檟扶持及散樗可容攜酒過帶雨摘園蔬

秋夜讀先二人詩集泫然有作

屹岵悲深十一年每持詩卷倍潸然小時了了猶能記
老大昏昏只益眠俯景愁牽黃葉岸思家腸斷白雲巔
笥中尚有遺編在淚漬縑囊未忍詮

暫假

茲辰良不易開卷挹朝暉未曙趨朝慣深燈對酒稀滄
江閒釣艇白社有支機多謝尊絲約秋風相待歸

送家峻公之任饒州

吾宗原是蟠根商風格如君信克家今日酒香霑玉笛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八

何年雪塢對梅花鄱湖浪靜銜朝日官閣鴻飛放晚衙
佐郡政當兵燹後芝山隨處課桑麻

朝回輿中作

宵夢無緣到故林晨鐘初動理朝簪勤將補拙微臣分
安不忘危聖主心秋老謾愁寒已近炎趨未與熱相
尋莫言待漏妨高枕得傍璇霄感遇深

趙司務請免朝參疏奉俞旨喜賦二首

忽傳溫旨憫臣勞主聖誰言天聽高胡贊從來歸
廟略蕭閒依舊讓詞曹已拚閣筆封塵八重檢殘書
佐濁醪惟效編摩勤歲月不將詩賦問枚臯

東華車馬日喧闐脫却朝衫未穩眠計口課僮春俸米

有時餉客損餐錢十年狐腋惟存轉來日與人可息肩
冰雪不須愁歲暮優容方信 主恩偏

杜寶坻馮益都兩相國先後致政歸里

一年兩見相君歸並灑 宸章出 禁闈二老遺榮光
史冊三公不備慎綸扉校下尚虛一席長安門外車塵香萬柳堂
前詞客稀萬柳堂馮相國所築政是太平無事日長畱一疏答餘暉

益都陸謝日疏陳五事

秋晚

自笑如余嬾是真不逢時好不逢嗔閒觀青史皆陳迹
靜對黃花似故人貪向鄰家賒酒慣愛從好友借書頻
門前轆轤無休歇試問勞車可作薪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九

送同年劉介人銓部假歸

輦上聲華文部優珊瑚初向八閩收藤花香老三銓署
荆樹春榮百尺樓子舍白雲淮水暮離尊黃菊薊門秋
羨君綵服趨庭好媿我臨風憶昔遊

冬夜展卷見亡友趙鐵源侍講尺牘感賦

峨峨千丈等松筠豪邁當年迴絕塵宿草漸多思轉劇
遺笑猶在墨如新灌夫使酒終忘勢阮籍狂呼不避人
追溯舊游傷共往時同年耿又僕亦逝獨憐羈紲一燈親

卜芝亭儀部惠早柑數枚

秋晴真可愛掩卷坐繩牀滑憶尊絲美甘分橘子香摘
時應帶露到日未經霜同有文園渴多君贈我嘗

遣興

五河流水碧潺湲朝罷歸來靜掩關舊雨久疎知我嬾
新詩未穩倩人刪覆檐喜趁鄰家樹繞屋巡行畫裏山
適意頓忘身是客筆牀書枕自閒閒

十月十一日章台貝子班師旋京 上親幸蘆

溝橋郊勞百官迎 駕午門紀事

王師旋旆駐新豐郊勞新乘玉勒聽自是 宸衷勤獨
斷遂令上將奏殊功凱歌聲值千門曉鏡吹春回萬馬
風鵠立侍臣齊捧日昇平醺宴五雲中

伯兄信至將修葺翰園賦寄二首

先人遺構枕高岡閱歷桑田感慨長疏鑿廢池應貯水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十

護持新筍待成行時平幸可營丘壑亂定回思傷戰場
小葺政煩兄擘畫何年把釣對滄浪

經營初就引松醪應念長安馬跡勞不調十年為宦拙
未荒三徑杜門高覆茅過雨隨時補架木穿雲置屋牢
閒却故園風月好笑余何事苦焚膏

送鄭珠江同館歸養還廣州

又作金門別難違白髮親經年辭嶺嶠隔歲拜 楓宸
解組非遺世耽榮自有人日南花事好綵服及青春

感事

東南民力近如何牘吏沿堤盡日呵 天語疇咨憐赤
縣使臣辛苦閱黃河十年未罷宣房築九列同興瓠子

歌百萬錢刀填澤國賈生三策孰爲多

朝客

竹西楊柳綠如煙二月春晴好放船
閱世能穿幾兩屐帶經儘有未鋤田
豈因賣藥來都市却笑逢人問簡編
多謝先生藏我拙新詩畱與後人傳

先大人生日感賦

庭闈痛隔十三年罔極難酬兒罪愆
官舍望雲栖輦下麻衣和雪走江邊
唐成歲以是日請急南旋行至新城
聞訃遂從既歸里已抱恨終天矣
申日長記灰飛子月天十一月十四日
爲先人誕辰跪進一觴雙淚墮

中猶得侍親前

送吳漢槎歸吳江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士

此去江南花正開驚傳華表鶴歸來
廿年噩夢孤身在隔歲霜鴻絕塞迴
樹棘恰當名士厄繫牛偏觸邑人災
莫言歸臥家山穩東閣于今正愛才

再送漢槎用徐健菴原韻

廿載吳江有夢還經時涕淚達間關
衣裳尚染冰霜色文字能開顚顚顏
人去再經江北樹天教看徧海西山
浣花勝有遺廬在盡簡殘書好自刪

擬至日南郊應制

和李空同韻

園丘祇事炳蕭茅仙仗高擎翠羽梢
寶曆由來縣治世聖王自古重親郊
紫壇霧暖寒光散玉琯春回泰運交
占日書雲慙奉職祜平新奏舞霓旄

祜平新定郊祀
迎導樂章名

冬至同表叔彭爾謙外甥劉賡拜小飲

芳醪不向故園斟簪筆頻年侍禁林
萬象昭回瞻斗極一陽來復識天心
幸無陰曠迷清晝喜有晴雲冠遠岑
百尺蚪松常矯矯歲寒豈受雪霜侵

同年盛珍示儀部許送煖研未至

殷侯許送栗岡石連夕寒燈綴玉蟲
虛對墨池慵灑翰漫憑書枕怯當風
三冬全倚同人助一研能收既濟功
曉起披裘頻睇目莫教枯管久書空

研至

崑山新製費陶鎔欲敵寒威煖氣攻
體寓五行惟欠土用兼四序最宜冬
霜凝繭紙毫驚銳凍合端谿墨乍濃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士

珍重故人持贈意敢矜詞翰繼高蹤

初春二首

三冬無雪麥畦乾春到陰晴著意看
身在廟廊思畎畝夢隨谿水上煙巒
梅矜峻骨堪爲友柳慣因風不耐寒
我亦迂疎成獨往笑他後輩競彈冠

好在天公縱我閒姓名猶自點朝班
未能免俗形骸外耐可全身仕隱間
掠眼春燈明綺陌他時絀雨溼青山
欲知遣興尋芳意只在城西韋曲灣

燈夕

靈佑祠前簇畫輪頻年不見故園春
相依盡室同爲客旋買新燈似不貧
蹋月故人隨夢幻去年同又聞歌小輩

聚城閨喧傳 大內昇平宴煙火樓臺燭 戴宸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十三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一百七首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作

甲子正朔

十日春光已放寒臘前九日立春幾年清夢繞漁竿夙慙東觀迂

疎士新拜 青宮侍從官荏苒歲華逢甲子團圓家室薦辛盤朝回笑答兒孫問賜果頻將袖裏看

同蔚懷司馬侍 宴太和門和韻

東風又領歲華初魚鱗潛開景物舒柏葉已傳婪尾酒

梅花未寄嶺頭書謾言待漏晨星少並喜成詩湛露餘

郢曲那能酬白雪十年潦倒媿簪裾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人日偶成

新年風景最宜人 人日看春却當春暖意已烘簾影動
熟眠虛負曉光勻透支節假剛三日準放朝參過一旬
漸喜六街燈火盛輕衫隨處踏香塵

雪晴入館

怯雪欣看復怯晴 天公作意助昇平翠華纔奏迴鑾曲
黃竹寧須載玉行霑滑趨朝防蹉跌負暄窺簡愛分明
謾言處士猶高臥入直稀聞唱漏聲

讀陸放翁詩鈔

不向人間乞唾餘 詩家流弊盡刪除凝眸有類耽鴻鶴
快讀寧煩較魯魚靜戶蛛絲紫細細深宵篝火象徐徐

誰能領略真滋味撒手遊行迴自如

南苑觀燈

別館連宵樂層城徹曉開馬隨仙仗去人逐踏歌來瑞
英生初滿長楊色未回金缸懸鉞帶火樹匝宮隈蕭鳳
丹蓮製蟠螭碧玉裁蛾飛花欲落蠟盡燄頻催鳴鶴非
因露翔鯨不爲雷百枝分桂殿四照發蘭臺北闕招搖
轉西峰河漢類舉頭星燦爛顧影月徘徊嫺乏劉歆賦
原非孫惠才豫聽行漏水長奉屬車埃

大駕幸闕里

異代師臣禮於今復見茲揚旌過泗水駐輦謁緇帷
睿想頻希聖神襟眷特祠兩楹瞻氣象三獻飭官司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二

祖豆陳牲地蘋蘩含菜時蹲龍猶在望歎鳳有餘思重
道踰唐典崇儒軼漢儀鳴謙多折節致敬欲卑辭錄舊
雲仍在推恩賚予私淹中詢學術棘下展歌詩入室
欣如慕回鑾悵若遺坐觀文德洽端拱舞衣垂

閨中示諸同考

報國文章竭寸丹旁求敢恃主恩寬謾言藻鑑呈材
易好記風簷入鼓難務去陳言如掃穽悵逢佳構勝彈
冠一堂喜共同心侶漏滴渾忘燭淚乾

鹿鳴公宴

廿五年來聽鹿鳴人傳弱冠早知名兩親堂上筵初秩
小妹懷中慶甫生子妹以庚子秋八月生猶憶循牆依北面敢言持璧

重西京不教小雅歌終卷怕到南陔百感繁

榜下示諸生

慙子持玉尺攜爾上金臺冠蓋星辰近風雲甲子開賢
書今日獻經術古人該指數西京盛由來重茂才

書院坐雨

草沒空階苔食碑一秋不斷雨如浙門施榮戟同開府
坐擁生徒規講師欲訪遺編資獻替更尋高隱愜心期
泥深盡失探奇願獨上中天名聞自詠詩

九日鴈堦登高唱和詩二首

有序

夫懷古之長沙輒成秦論觀風之季札亦訂夏聲而余
徵是賢書遊於上國仿曲江之故事率在座之諸生縱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三

眺平原追歡清談是日也值授衣之候當落帽之風白
鴈橫天黃花匝地灝景暮凝于雲表商飈晨激乎林間
舊日土風猶踵車轡俗尚前邨木葉都藏版屋人家二
陵則風雨爲多三輔則餘華殆盡雖蘭陵女子涼州義
徒皆能擊缶而歌不則彈箏爲業況乎奇文共賞汪藻
連鑣朗月在懷許詢投紵九月九日寧無送客之思一
詠一觴雅有登高之賦但向山花對酌須插滿頭若使
斗酒成篇還呼婪尾嵐光漸暝籠漢苑之殘陽堦影當
圓挂秦時之明月看雲到處即成戲馬之臺授簡何人
大有題糕之客可無嘉什以紀勝遊余也獨把茱萸矚
關河于檻外共馨蘭蕙抒風雅于尊前倘采入西京知

爲軼事即付諸北里可當新歌是用倚聲不辭屬和宋
玉悲秋以後誰復能駢駢丞冒雨而來猶堪作序

秋城煙靄日漫漫令節招尋足古歡山放新晴凝暮紫
樹經宿雨洗朝丹何人把臂蘭同臭吾輩交情菊耐寒
珍重西京文物地高歌莫遣酒杯乾

簪筆年年近太清登臨身忽俯咸京看花早歲憐同調
題石今朝領後生秦嶺風高迴鴈字吳天霜老憶鱸羹
與酣共有磨崖志肯使唐人獨擅名

劉氏山莊畱飲

野徑衝泥入山樓急雨來酒傾數酌後菊剩幾花開驥
子名初就潛夫論早裁殷勤送岐路衰柳莫相催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止宿王山史山館

雲中白鶴自高翔有約衝寒到草堂法物依然藏漢魏
主人自在臥羲皇藥苗入箸霏霏白橙子垂枝的的黃
絕似江南風味好琴書一榻枕滄浪

蒲州道中時有伯氏之戚

大野荒荒白浮雲渺渺徂雪含山意縞石咽水聲枯日
抱鵲原急風吹鴈影孤銜悲事干役數問短長途

臨晉道中

輿人怯泥濘跬步輒淹畱輓曳勞民力顛危動客愁川
原無過鴈風雪想扁舟直向山城望酸風射兩眸

過固關

重山疊嶺數行旌風雪纔逢十日晴地軸四圍橫趙壁
天門一帶鞏燕城夕陽已逼殘冬後古驛猶懸幾里程
燈火夜深何太遠朝來尊酒故人情

封印後早發姑孰郡守邑令延登太白樓讌集
四首

勞勞事行役冉冉歲寒時凍葉侵書案冰花護印池喜
于公牒省嬾任報章遲即日驅車去雲山好賦詩

江南隨處好勝地莽經過錦瑟聞歌少青山得句多生
徒紛後載長吏負前戈欲問平生意盟心有碧波

層臺倚峭壁天半夕陽開雪後看山好風高領鴈迴晴
光明遠浦樹影落深杯片片江帆至知從故國來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吹簫江樓日扁舟獨夜身三山仍在望十載未歸人月
暗鯨波急雲開宮錦新崇祠宜下拜大雅藉扶輪

廿七日存雪軒小集

臘梅香過歲將闌一艇乘風返碧湍人說衙齋花木好
我偏道路雪霜寒晴檐曝曝還呼酒凍沼游魚不上竿
地僻漫言供給少冰酥玉脍足盤餐

丙寅正朔

衙鼓初傳報五更歲朝難得是新晴光涵太液迎仙仗
瑞應台星拱帝城輯玉萬方齊赴關持衡南國迴
含情昨年此會承恩切親聽雲韶下九閭

新年八首

年來持使節旌旆總難停好趁開春假閒尋種樹經攤
書親往事洗研發新硎多謝清齋供梅花插膽餅

崇岡延四望百尺俯晴原臘雪餘寒嶺春潮自海門帆
檣依浦樹城郭帶江邨季子遺祠在高風萬古存

鈴閣晝多暇攜尊日就花破除貧士習竟是野人家燒
筍供朝饌開軒放晚霞漫勞車馬客垂問及冰衙

臘酒香浮白春亭夕照佳江梅含凍藥徑草試青鞋勝
事旗亭香生涯釣艇乖即知暇日少檢點讀書齋

晨興理櫛沐隨意賦新詩真率從吾好疎慵任客嗤初
花閒繞閣宿葉猛辭枝節物開行樂冰池暖漸漸

靈佑宮前月慈仁寺裏花十年隨輦路昨夜夢京華燈
火連吳苑春星點絳紗澄江白如練不受夕陽遮

餘寒生澗雪漠漠起春陰忽枉高人訊堅余學道心江
聲來北固講席在東林修復吾徒事無令蔓草侵

晴到今朝好春從菜甲知閒傾桑落酒欲寄草堂詩初
月來高館疎燈綴小池天真同爛熳未肯雜磷淄

即目二首

窗前一樹玉蘭花雙幹亭亭影對斜賴有新詩酬令節
更無長物闢鉛華惠山泉好罌常滿震澤波恬鼓不撾

隱几焚香清晝永此身忘却在天涯
使節頻年無定居衙齋疎曠似吾廬臨池小試端溪研
皮閣新添宋版書夜月溶溶光射壁春潮瀼瀼曲通渠

辛盤欲識真滋味繞屋須教蔣野蔬

立春

昨夜東風初解凍曉來暖意上眉峰春江暮倚君山笛
晴日歡隨石戶農彩仗迎郊看隊隊絲燈弄影自重重
流光信好巡遊去驛路梅花到處逢

試燈

連朝暖氣逼簾櫳一夜霜寒火樹紅數點煙嵐江檻外
幾回清嘯月明中參天松栢情嚴雪負郭人家海岸風
聞說此邦春事好願從三白祝年豐

靜坐二首

雨苔僻僻地通潮擬傷松枝架鶴寮騎到門都不管
文書堆案易勾銷鉏經寧解耽絲竹開徑須教刈艾蕭

更有小池宜補綴餐錢折損買魚苗
十年鴟鷂久忘機被命深慙坐絳帷祇要茅檐回暖
氣漫言節使凜霜威世情透熟能生巧野性迂疎亦自
非欲向禪關問消息圓通無礙盡依歸

存雲亭坐雨

側雨橫風太不情非煙非霧暗江城縱判謝却登山屐
安得閒如閑戶生將巡試幾樹好花慙負負一池

遣興

早衙初放便凭闌不耐周旋似嬾殘好在江南思研北

誤將熱地著寒官每當展卷吾堪遣未解逢時孰見寬
莫訝矯情耽默守書生習氣重難刊

舟發毘陵二首

山程水驛少安居怪底旁人竊笑予樂此不疲真妄耳
如斯作宦曷歸歟較晴量雨農家事問俗觀風使者車
行徧江南芳草路鉛華爭似六朝初
高檣大艫擬排牙欲趁輕舸掠淺沙循分品題江左士
倩誰料理故園花忙中歲月曾何有悟後文章未到家
最愛新晴風日好萬竿修竹夕陽斜

展謁周文襄公祠

吾鄉重名節事功每次之勝國三百年先後炯昭垂豈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八

乏濟時人宦久多委蛇披肝朝草疏指佞志不移往往
夜郎道杖謫甘如飴一二功名士慷慨事邊陲提兵萬
里外酋長就羈縻奇勲策天府每受鄉人嗤卓哉文襄
公大醇無小疵開府十八年不激不詭隨吳賦苦繇重
蠲豁蘇蒼黎東南池水利疏鑿胼胝雖無赫赫名地
利民所資布置難具陳興除小不遺森森笑容湖塞之
事耕菑吳民守先疇伏臘走公祠我來薦香芷觀者動
嗟咨遺像仍完好數椽亟就治明德宜勿替敢爲鄉里
私

丹陽輿中作

裁詩曾與東皇約何意衝泥道上行五日已達三日雨

十天還有幾天晴非關篇詠全無驗爭奈春光不作情
候館津亭成數見路旁多事是題名

句曲署中枕上作

連朝阻雨得閒身高枕無營一欠伸道上春泥深幾尺
夢中芳草碧初勻浮名自分輪時輩薄祿何能徧故人
明日不晴吾亦去安排風雪度花晨

觀劇飲戲作

酒醖生疎亦自嗔興來買得甕頭春愛觀拇陣縱橫飲
驚斷簷牙浙瀝晨除却維摩皆勑敵佛不飲就中泥飲是
仙人顧韓六少閒吾擬圖恢復細草霑花釀麴塵

高淳道中和范石湖韻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九

取道淳和麥未深碧堤細草馬駸駸雨車難挽如推轂
日御初迴喜斷金性苦耐寒甘臘雪身惟惡溼惱春陰
炊煙衮衮仍朝暮野竹修修憶舊林

偶吟

高淳縣好無城郭水陽鎮小有浮屠漁歌里唱相嚶啾
春滿池塘月滿湖

將至宣城夢施愚山侍讀

幾載校讎同祕閣今朝簫鼓度間關未能免俗聊隨俗
好是投閒不放閒愚山歸臥十年應宜每向詩中尋謝朓偶
從枕上夢愚山敬亭無恙君長往宿草芊眠滴淚斑

自水陽鎮抵宣城

深樹人家水到門，沒篙新漲接遙邨。野航泛泛輕于葉，沙鳥閒閒澹不言。倦矣川長思白隲，佳哉山好報黃昏。從來未識宣州路，風雅而今可再論。

即事遣懷

馬牛隨應非真我，毀譽從人莫漫猜。幾日輕舟安八席，連朝岐路困輿僮。晴催碧草何來晚，雨勒春寒不放回。一自繡衣無使節，郵亭到處鎖蒼苔。

雨霽山行

山行處處總怡神，況復晴生雨後春。嶺路纔融三月雪，巖栖應有隔朝人。翠微絕頂誰同住，流水無心自結鄰。差幸此來殊不惡，筆端眼底靜埃塵。

白石山房集卷五

十

涇川道中

詩人只說敬亭好，行過宣城總是山。可愛溪田如綺陌，絕憐風土似鄉關。算來叱馭經過處，只合將身置此間。歷歷畫圖看不厭，驚鴻飛瀑響潺湲。

上已旌邑鎖院用歐公三日賜宴原韻

門外千峰日夕佳，庭前春色思無涯。消磨歲月諸生習，辜負衙齋幾樹花。未向晴郊題碧草，空畱詩句謝鉛華。流杯三日尋常過，小飲巡簷岸幘斜。

發旌德縣

來往惜芳晨，勞勞笑此身。到時剛二月，去路及餘春。花發敬亭好，茶嘗穀雨新。清溪流不斷，似爲浣車塵。

登望華亭讀陽明先生題辭有作

星輶迢遞接神洲，新建題詩在嶺頭。只愛五溪供嘯傲，漫嗤九子溯源流。公來秋雨虛眠閣，我領春風獨倚樓。幾點煙鬟飛鳥外，四山花老杜鵑留。

六月十九日滁守令約遊豐樂亭遂抵琅琊寺

滁南幽處是琅琊，六一泉甘好瀹茶。何事醉翁翻嗜酒，更思清潁始爲家。我無佳句酬山色，亭有遺碑臥水涯。暑雨逡巡遊未暢，春來重過酌流霞。

晚登臨淮

紅蓼沿隄白雁秋，輶車到處敢淹留。長途不暇尋遊展，倦枕難支想入舟。厭逐晨星喧握馬，喜從晚渡起沙鷗。

白石山房集卷五

士

澄江屢負花前約，新月如彎獨倚樓。

夜宿盱眙第一山飲玻璃泉上

倦途未辨登山興，止宿何期勝地畱。板屋靜于書舍裏，竹籬疎過澗西頭。俯臨浩浩長淮水，平對荒荒白雁秋。旋汲清泉因坐久，茶煙初起梵鐘幽。

飯高堰野店

湖頭舉網白魚肥，野店晨炊日正晞。平阜旋輿盤幾曲，亂流爭道不成圍。篷窗局促安全室，茅屋支危僅半扉。顛顛此方民力竭，九重宵旰念啼飢。

丁卯春正試筆

又向天涯過歲除，梅花笑我我憐渠。使車剛歇逢新曆，

官舍消閒理舊書如此兩年成底事更于何日遂吾初
小塘置艇添幽興載雪披裘豈羨魚

祝 聖祠前拜舞回牙門深鎖少塵埃不貪幕局爭先
著已占屠蘇最後杯浩蕩風光來隔歲連漪春水上層
堦衝寒愛向平岡立點點君山雪際開

循例題詩答歲朝雪融池水接春潮戲將竹簡當蠶紙
擬架松棚待鶴寮江北江南行已徧山晴山雨望非遙
等閒更理巡遊權依舊東風認柳條

將發澄江坐存雪亭偶作

甘與寒梅結比鄰又從岐路作勞人溪山到處皆陳迹
風日佳時是好春兩度簷花看未得半篙池水色初勻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三

等閒去住都無繫一任迂疎浩蕩身

惠山寺泉上

晴色生春草紅亭倚碧煙遊人多愛寺酒戶只論錢絕
勝中冷味真宜二月天風來動絃管纖月挂前川

宣城公廨作

每愛敬亭山重來閉油幕繚垣棘與茨老桂眠屋脚豈
無濟勝情苦爲文字縛昨夜隄上行處處見丘壑彌望
龍麥齊晴光射林薄溪花冉冉香野航傍略約即今簿
領間遐哉志寥廓賓客盛宣州古人如可作庭有百年
松取次命酬酢會須了公事及春理芒屨

三月三日

門外春光好庭局春晝長鋪茵無隙地隔院有垂楊詩
思因風寄鄉心入筍香呼童儲宿火烹茗代壺觴

即日

午夢初成促放牌諸生揮灑有奇才五更慣聽繁鼓
永日慵書灑灑杯歲月已判隨蠹簡姓名何意上鸞臺
東華莫漫傳消息且待春晴蠟屐回

宣城較士未畢蒙 新除不次感 恩有述

霜毫斑管別妍媸不解逢人作媿詞漸喜息肩安隴畝
何期躡等佐台司文章未塞愚臣分夙夜難酬 聖主
知結習無多耽二癖醉翁文字放翁詩

和熊蔚懷寄賀原韻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圭

歲月常呼艇停車即掩扉但知士可愛不遣客如歸問
世成疎闊親情愜隱微朗吟浮大白詩句借光輝
未改青氈舊行看華髮新雲霄傳好語風日正佳辰被
命懸三事承 恩念二親不才叨異數何以澤斯民

三月廿七日試事甫竣郡守及賓從諸子邀同

梅淵公耦長二孝廉爲敬亭之遊斯時也積雨
初晴山容如沐夏木千章啼鶯十里汲清泉於
石罅淪新茗于僧寮一觴一詠樂而忘倦殆不
覺歸途之已暮也爰賦短篇用志良會

是處煙嵐看不厭況今真到敬亭山謝公詩句宛如昨
太白風流豈等閒賓從數人多作手溪雲幾幅一開顏

千才不逮諸君甚敢擬前人伯仲間

廿九日重過南陵公館

春穀人家碧樹交幽深疑倚鹿城坳重過孤館聞鶉語
依舊空梁見燕巢候遲薦櫻爭一日蠶眠複繭剩三縑
來朝更向溪橋望九子峰頭識絳旂

公館止宿

停車孤館盡莓苔百偏千回掃不開新竹過牆差可愛
殘碑臥草亦堪哀飛紅帶雨將春去衆綠環山拱夏來
兩度今宵當此地無勞斥堠鼓頻催

和費百男韻

風謠徵土俗驛館類蓬飄榆莢將舒岸鱗魚欲上潮夏

白香山房集卷第五

二四

雲常帶雨晴霧迴連朝幸不征衫溼均承節候調

望九華山疊南陵公館韻

櫻筍堆盤是舊交剗潛巨壑水吞坳千尋峭壁僧爲舍
百尺高枝鶴架巢飭想青精和露煮棠栽薜荔待雲縑
即今未遂探奇願縹緲仙壇卷旆旂

重過五溪橋

兩度停驅望九華翠幢羽葆是仙家餐英吸沆尋常味
挂壁沿溪自在花衆綠已歸芳草甸濃雲初散碧油車
忙忙又向池陽去多謝山僧一醖茶

皖城試院憶故里

節候每從行轍度旌旄又向大江開地連滢浦知鄉近

帆挂天風挾柁回藥徑久荒猿鶴諺松楸長負蓼莪哀
自來王事多靡盬漫倚新亭送酒杯

世父貳函先生 國初時開府皖江遺有祠宇

近爲豪民所占予巡試至皖郡士民公籲于中

丞薛公暨子遂飭有司撤而新之祠成中丞爲

顏其額予展拜祠下詩以紀之

橫梁論兵氣未沈樓船十萬憶森森枕戈待旦當年事

把酒醺江此日心畏壘全凋黃荻岸豐碑新倚碧山岑

遺經口授猶能記千六歲時世父口授尚書再拜臨風感激深

蔚懷轉吏部侍郎即用前韻賀之二首

玉蟲垂並穗檐鵲報雙扉司馬中朝舊持衡 特簡歸

白香山房集卷第五

五

主知君不忝臣力我慙微翹首高岡竹交枝鳳羽輝

北闕恩光轉西江氣象新彈冠同一月酌學及茲辰慶

叶明良代榮連肺府親酬知期共勉堯舜是君民

雨中即目

連朝不厭鶉鳴鳴商略茶槍鬪酒兵抱甕自承檐際雷
移鎗旋就雨前烹博山香裊披襟坐負郭農歡帶笠耕
一榻涼風吾意適詩瓢書卷任縱橫

戲詠牧帳

借得繩牀倦體支冰綃歲久漸烏絲披帷也解迎風入
垂幔爲憐聽雨遲霧重渾疑煙際島夢回誰綴帳中詞
從來不信遊仙枕嬾向柯山看弈碁

澄江署中並蒔蓮開詩以紀之

三年今始見開花碧葉紅亭水一涯忽報葦房擎並蒔
媿無錦段護雙葩酒香霑席須涼夕枕簟隨身怯晚霞
拂拭舊題遺鮮壁流光荏苒惜芳華

少二年

將發江陰偶作

畏暑翻爲觸暑行畏舟偏愛小舟橫池纔數畝常安艇
住及兼旬又問程荷芰風從油幕入鷓鴣雨向海潮生
年來試數經行處不是山城即水城

由山塘河度常州舟中作

長河駭浪勢排空爭似蘭陵片舸通最愛人聲煙樹裏

白石山房集卷五

六

無煩簫鼓柁樓中一泓秋水迎新漲六尺蒲帆受好風
林暗雨來漁影亂低橋曲港浦花紅

蓉城署中喜朱文修至飲桂花樹下

枕藉每從良友共扁舟今喜故人同未能埽石開松徑
且自移牀就桂叢一月往還真信宿三秋約略正當中
南樓興有非吾好揮塵無勞問北風

江署秋晴喜庭桂再發

秋晴真可愛況是桂花時倚榭閒看影臨流一賦詩餘
香猶在樹新樂復盈枝畱賞情何厭疎鐘報夜遲

秋望

秋月皎如此閒庭無所爲振衣陟高岡四望光離離城

頭出山色城下見畚菑草樹未被霜物態猶華滋攜尊
淺斟酌悠然動遐思

九日燈下聽外孫誦先大人白田登高詩追

和原韻志感

歲歲逢佳節淒然念所生寒花猶抱藥落木迴含情秋
老風過樹潮隨月到城池邊凝眺望隔院有鐘聲

疊前韻

同園侍飲夜齒毀未全生聽汝能成誦增予追遠情題
詩黃浦岸吹蓬楚州城令序渾如昨高秋一雁聲

舟夜

儉嗇少譙歡疎慵謝研索老桂發叢枝籬菊粲附萼酌

白石山房集卷五

七

酒不滿卮耽吟不飽橐心迹了無營爲魚看飛躍與懷
第二泉欲踐山靈約側身入小舟乘流恣領略田家糴
經休夕陽挂牛角樹近手可攀岸行矢如曠信宿山水
閒寒星光灼灼

遣興

入舟例有詩僮憇知具紙欣然一拂拭劒南詩在几挑
燈取再讀天風蹴浪起真氣枝鴻濛孤行絕旁倚盧駘
非等倫陶謝誠足比誰謂宋無詩輒乃生訾毀坐久竟
忘言冥搜有妙理蕩滌不覺喧掠岸不及攝霜鴻嘹遠
空沙鳥眠寒水十日兩經過雙屐著能幾行行若有營
望望殊未已期約舛後先遲速鮮中禮荒洲日夕停報

顏謝舟子去住任蜉蝣棲頓寧鄉里胡不挂席歸挾柁
跨彭蠡

寄題浥翠亭

層巒帶山郭一笠瞰郊坳樹杪湖光白雲邊石氣青人
煙生曉市客座下秋星夢想南巢勝驅馳惜未經

憶溧水公廨唐桂作歌

江南老樹誰最奇中山古桂真離披輪囷欲奪化工力
屈錯直負龍蛇姿花時芬郁稱無匹碧煙濛濛黃霧溼
金粟常飄八月風天香亂點千家邑誰歟植者大唐年
仙李盤根相後先枝柯已閱人代速根株不與歲時遷
皇華節使紛來過停車每愛清陰大玉斧吳剛斫未能

白石山房集卷五

文

廣寒仙子誰能那此去金陵百里餘金陵花木將誰如
六朝老松鎖廢苑吉祥梅萼零枯株年來建節春申浦
使院繇花亂如雨貴馬八樹亦等閒諫議五枝誰比數
不如此樹尤盤擎傲霜鱗甲紛交加翠葉平分天闕影
丹心爭吐日南花兩經乘傳宣州路坐臥其間不忍去
何年得傍小山幽玉杯承取枝頭露

次答錢飲光四首

三年春草滯 王程江國探奇在此行玉笛關山真漫
興絳紗風雨亦多情深秋望 闕心偏切午夜懷人句
嬾成爲愛龍眠錢處士新詩一卷慰平生
相逢曾記鴈來天黃菊清霜不計年往事詩篇存逸老

故山風月夢平泉高談客座真難親絕唱田間好共傳
似我驅馳頭漸白匡廬雲樹定誰憐

一從仗節南征後風木悲深北望餘林壑襟期今未改
江湖蹤迹向來疎杯棬猶在子滋媿耆舊無多爾自如
最是官齋明月夜清尊重把故人書

江左奇文那盡窺趨 朝又值及瓜時雲山歷歷真堪
憶桃李欣欣敢自私薄宦恐貽賓客累微才深負 聖
明知似君老與飛揚甚匹馬燕山莫故遲

次答吳舫翁

江左三年汗漫身今宵喜對故鄉人方袍自信襟期古
濁酒真看意氣親麟鳳郊原安盛世文章湖海媿勞臣

白石山房集卷五

文

匡山若問予消息此念因君好具陳

存雪亭閒步

即知將去此畱賞愛清池倚石扶僵柳編棕補壞籬亭
虛朝霧集霜重凍雲垂撥火燒黃葉蕭然一詠詩

連陰作雪不果遣悶

欲雪不雪風轉豪塞戶隱几擁敝袍痛飲連年如受戒
熟睡竟日非養高翹首一輪懸果木使意十丈平城壕
胡爲靄黳晝昏黑使我掩卷思鬱陶

閒意

漸覺官書少空庭吏影稀細磨鸛鶴硯閒詠蠟梅詩望
遠有佳思開懷無剩卮昏黃天釀雪乘勑一支頤

書懷

年來水驛與郵籤四序相乘二者兼候代渾如僧退院
消閒時共鳥窺檐冥濛雨霰連朝暮黯澹溪雲鎖岫巖
耐坐寒更思臘雪願隨三白老農占

啓窗見雪喜賦

被酒初醒燭欲殘西風旋作雪花團明于鴛瓦霜三寸
皎勝寒崖月一灘庾嶺梅梢思隴信東湖煙際冷漁竿
篆爐火燼茶香續磊落胸懷抵海寬

嘉平十三日新雪初霽攜孫兒曰瑄就學

子初就學在津門四十年來念念存三釜養親違素願
一經教子負深恩宜無長物承先志家有藏書可課孫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三

東閣梅花開正好庭階玉樹映朝暉

十七日作

歲時交際但空函駢語儂詞冗不芟忍凍臘梅和影瘦
鋪綿黃雀到喉饒茶煎雪水浮新碧酒識春泥啟舊絨
莫道單寒悲屢空重裘那便易輕衫

歲暮發書簾還里門

四十光陰行過七千秋事業竟誰傳襄陽耆舊稀前輩
洛下英流每少年驚馬謬叨三品料收廬零落數株椽
牛腰捆束惟書卷先付西歸載米船

小除日命僮僕埽舍宇

即知傳舍匪吾廬循例年終一埽除愛惜庭柯如自植

經營蔬圃待人鋤木瓜色比藏金紙寶篆香繁科斗書
最羨兒童欣令節翻然猶記髫髫初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五十五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手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一百二十九首

戊辰巳作

戊辰正朔

春入新年例有詩曉窗點筆意遲遲江南芳草經三度
官閣梅花又一時許國敢忘稽古力澄懷原自畏人知
遙思闕下朝正會玉漏聲隨雉影移

早春即事

酒醖詩瓢亦嫩拈香篝衣焙却頻添宦情爭似閒情好
世味何如睡味甜薦齒翠生天目筍解醒香擘洞庭柑
偶然適意還延佇飄蕩東風爲卷簾

書志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及身強健好躬耕禁近還除侍玉清涓滴倘能酬素志
棲遲終欲謝榮名五湖蓑笠秋風棹九奏雲韶魏闕
情澹泊自將先訓在敢忘止足負平生

試燈前三日

九枝旋買付歸航計日應須到草堂爛爛春星餘里社
依依鄉夢隔林塘懸知座客尊浮白可憶勞人鬢轉蒼
惆悵清宵官燭炮冷吟百徧繞迴廊

亭上

喧寂頻異候昏曉各晴陰欲踐青山約空憐芳草心早
梅寒未破春水坐來深攬被登高阜明霞冠遠岑

池上觀捕魚歌

兩鵝喚罷乾鵲呼溼雲卷旆晴光鋪紙窗竹閣陳墨朱
鑽研故帙何其迂散步偶涉園東隅暄妍風日餘花跼
山翠掠波毛羽敷野雉穿林行引雛揮鋤縛帶平頭奴
亭館軒豁芙蓉蕪方塘水滿如江湖玻璃綠淨纖塵無
潑刺響動菰蔣蒲平拋玉尺跳明珠揚鬚鼓鬚驚復遁
盤鐵劈餌徒踟躕旋呼漁子施罾尺撐突波面紛相呼
提網一舉鱗枝梧如猿在檻禽投箸大魚橫身僵不蘇
小魚戢戢駢頭顱腥風簸蕩波濤枯身手便捷衣不濡
廚爨膾斫銀花酥風味不數松江鱸鵝黃新釀街頭沽
綠茵坐勝紅羅綸遊目騁意良歡娛倩誰繪作魚樂圖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二

莊生濠上真吾徒固哉驅也誠腐儒

存雪亭用辟間韻

勞勞尚喜及春寒一樹梅花晝掩關片石有人題白雪
高松與我各蒼顏煙波萬頃同鷗夢霧雨連山養豹斑
商略行藏匡嶽畔莫教倦翮始知還

驚蟄

春陰漠漠釀春寒爐火香篝午夢殘自起投竿探丙穴
閒來炊黍試辛盤修心賦後憐江總擁鼻吟多憶謝安
客過河陽煩地主風流不數種花潘

次答陳康侯

津梁涉歷記當年彈指俄驚歲月遷與爾官居惟飲水

不妨坐客笑無禮閒評逸史千秋志靜對空齋二月天
到眼芳菲曾幾日肯留鴻爪待人傳

慙媿承明著作才惠然二仲肯同來波搖吳榜春燈寂
霜壓籃輿曉市開甘淡交情分水醴酸鹹滋味別鹽梅
采風到處搜巖穴石筍琅函捆載回

論文深喜素心同永日畱連半畝宮大杓分泉花乳碧
小奚送酒瘦瓢空蒲團聽雨跣趺久藥圃尋苗屐齒通
欲向靈根參道妙澄江如練月方中

四時有興即浮尊所惜行廚非故園入夢匡山同客醉
他年刻曲待君思卜居先我開三徑得子還應畫兩
旂高義魯連真國士漫言斗酒話畱旣

白石山房集卷六

三

雨中望君山

野煙漠漠雨濛濛倚檻看山明滅中深淺水痕知節候
差池菖葉驗農功雲飛竹嶼斜陽外春在梅花小閣東
行徧藥闌衣袖溼熏籠香爇火初紅

重登君山

君山屹立鞭不動山峰鼎足龍冠重崇岡疊嶂恣盤拏
一線渾茫江海共山光帆影互迷濛霧脚雲嵐卷幘幪
揭來憑弔春申君振衣直上躡飛鞚荒祠鼓仄臥蒼苔
幽隧荒涼如敗甕長橋嶢嶢垂渴虹老樹駉駉森鐵鳳
高巖下壑羅兒孫陰實陽厓紛伯仲甄黃名戰戰拱案
前一堪爲怪石供稍登絕頂俯八荒天風陡削堪嘲

弄馮夷擊鼓集百靈海國波濤莽瀕洞江山指顧落眼
前蹴蹋蛟龍氣豪縱三年使節滯暨陽朱墨丹鉛日控
僇抽身此地小迴翔竹杖芒鞋屏騁從憑高灑酒問英
雄也擬搗詞同屈宋興酣落筆夫何如胃中八九吞雲
夢

江陰令陸次雲邀遊韓園看梅

夙興忘盥沐爲赴看花期來已遲三日開猶及盛時亭
空無傑構樹古少餘枝昨歲經行處韶光驗鬢絲
向夕春陰好梅花爲我畱遙邨千樹白小閣衆香收照
水光畱座題詩醉倚樓霏微煙霧合彷彿到羅浮
秩滿候替內子挈幼穉還里悵然有作

白石山房集卷六

四

園闌忽漫送將歸寂歷衙齋獨掩扉自笑閒身猶擁節
却憐穉子解牽衣風帆但祝全家穩巖壑寧將夙願違
三徑就荒須少葺沙鷗相待綠苔磯

春雨集飲花檻次陳康侯韻同表士旦作

翠幕朱闌選勝遊綠陰小艇繫溪頭春光過半寒猶峭
晴日無多雨不收佳句每從良夜得好花偏爲酒人畱
傳觴密坐耽幽賞玉笛風迴醉倚樓

寄內

紫桑歸去埽林丘花底簾前記唱酬雙挽鹿車應有待
千頭橘樹復何求春帆雨過金陵驛夜遂風清杜若洲
兒女團團逢底話青燈亦念此淹留

看花雜詠

檀梅開偏復山磬取次春光徧小園疎影自宜臨水檻
亞枝最喜近晴軒條條跪地初飛絮散散揪泥已過垣
即恐韶華容易老箇中消息與誰論

上已風光興未闌瀾漫新水漾綸竿輕舸恰與同人共
小酌寧須布席寬幾樹名花傾晚照一池芳草釀春寒
凌空欲解遊仙珮瑤島瓊臺信可攀

上宛平相國四首

孔李通門憶曩時金坡盛事尚堪追拜前拜後趨朝見
公望公才接座知名德總歸耆舊傳深情半入倡酬詩
謝瞻詩瞻見青柏
堂灌研齋雨集青箱堂是翹材館末學因依到鳳池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五

掌握鈞樞轉化工遠人覩國未央中巨川獨倚方舟力
袞職全收黼黻功共識丰標逾魏相爭傳才略是姚公
即今鳴鳥聲相和綸閣從容退食風

午橋名勝鳳城偏喬樹于今近百年閣爲平津開別墅
池從太液引流泉一拳醉石迷花草十里香風咽管絃
向夕南樓明月上沈沈綠水浸紅蓮

日攜金鏡上中書清切官僚侍起居疊雪宮衣時映
彩炊金堂饌每分餘槐廳乍敞朝參後蓮炬成團夜漏
初日下久占星象合升平良會定非虛

贈家書雲給諫

隋苑春鶯喚早晴風吹簾幕篆煙輕園亭已擅東南勝

金石多傳漢魏名廿四橋邊張樂地十三樓外按歌聲
謝公碁局江公酒物外煙霞世外情

高會耆英似洛川初筵佳話有人傳小紅乍放桃花塢
重碧徐傾藥玉船六曲屏風當水閣二分明月映江天
梧垣桂苑家聲在不羨華陽十賁篇

贈友人

箕疏盈牀手自刪松窗滴翠照蒼顏閒尋廬阜東西社
高隱何家大小山門外諸生攜笈至座前都講扣鐘還
相思未覺清風遠共借章江水一灣

贈宋射陵

石屋蒼蒼映少微煙霞深鎖釣魚池山中叢桂懷高隱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六

江外芙蓉慰遠思客訪閒庭爭買字兒傳樸學早稱詩
白頭笑舉梁鴻案紫蟹黃柑薦酒卮

歲暮發都門

自此至卷終
並海岱詩

郊廟居歆秩祀行自天親簡使臣名歡心萬國推純
孝拜手三呼事遠征仙仗雲旗頌內府禁城霜析報寒
更玉河風雪春明柳回首觚稜無限情

禁省頻違侍從班東西南北六年間君恩謬許趨綸
閣天意還教看海山麻監只應津路熟惟寅敢說禮文
嫺春王擬預朝正會馳傳河橋企聖顏

蘆溝橋

幢節葳蕤出鳳城西山遥挹數峰晴一鞭客騎虹橋過

兩帶寒煙鷺埃橫長樂鐘聲催曉夢桑乾河水記初程
南飛雁陣渾相送猶指紅雲望玉京

趙北口

隘口喧闐九軌行開河凍合岸冰橫連邨雜見魚蝦市
列戍閒無鼓角聲一雁入陂寒日晚雙虹垂地遠天晴
灘沙漠漠蘆田遠好景何人畫得成

任丘宿李氏東園

柳徑堪除館松軒暫歇裝水禽飛格格苔石繡蒼蒼窗
隙含虛白城隅送夕陽一尊重碧酒展卷靜焚香

插架連高屋閒將卷帙開生平開嗜好信宿自低徊天
地無完物英雄有劫灰難忘三萬軸手自校讐來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七

感于邸舍藏
書頃幾千火

驛亭曉起

五更珂繖憶東華獨聽寒雞警戍笳官道一星仍攬轡
王程三月定逢花迎人煙柳看如畫駐馬津亭豈即家
過走彤墀詩總廢吟詩端合向天涯

小除抵德州得家書

岸柳蕭蕭臘意舒雲帆滿目蔽黃淤城頭過盡千行雁
江上傳來一字書覽社園林知好在鑑湖風物近何如
天涯兒女遙相憶燈火團圞話小除

晏城

齊相當年采地雄豚肩想見古人風何因却沮尼谿地

千駟空教累景公

齊河

齊河城劉
豫所築

劉豫鴟張一市兒阜昌城壘舊潢池經過却笑遺山老
也錄曹王數首詩

中州集
載豫詩

經滄溟墓道

松門石塌鮮紋斑平楚歸鴉落照間尚想高風餘白雪
都收古色上青山凌雲健筆無人繼蔓草荒墳有路攀
欲問當年遊賞處鵲湖寒浪正潺潺

除夕泰安

林鴉樞馬互喧喧候館寒燈急景催人與岱雲同日住
春邀斗柄一宵回銅龍漏引朝正夢金鴨香繁饌歲杯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八

屢荷簡書乘急遞敢將消息問江梅

己巳正朔泰安公館試筆

乘傳星馳始及旬芝函光發岱雲新萬年玉冊尊慈
聖十道綸書屬近臣北闕承恩頻奉使東方秩祀正逢
春題詩欲寄淮南客一嶺晴霞好作鄰

齋居

二月三日天微陰擁爐枯坐長道心已屏千慮事齋祓
未服萬壑窮幽尋庭前數竹響風簾閣外一山橫素襟
汲取新泉煮茗夜半如聞鸞鶴音

致齋先一日喜晴

平野雲寒雪欲生連宵寂寂對嚴更齊明擬竭微臣悃

昭格惟將 聖主誠陰霧埽除青嶂出祥煙掩映絳旂
迎來朝盼饗知神貺至德同天未易名

祀岱禮成恭紀二十韻

五岳尊惟岱三公秩自虞崇朝出雲雨半嶺小寰區浩
蕩天爲幕英靈地獻符晚峰平北極初旭上東隅羅列
羣山合巉巖萬境殊包含何奧衍重巖不崎嶇躋陟階
逾峻縈回路轉紆直須凌絕頂安可息中途聖道真如
此神功盛矣夫明禋 朝典肅莫帛使臣趨轅楠神宮
麗笙鏞祝冊敷太牢牲具告三獻酒頻斟蕭臬升祠屋
霞光接斗樞清風飄日觀絳節颺天衢此日瑤函重當
年玉檢誣御巖存帳幄輦道換規模蜀相歌梁父秦官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九

睹大夫翠屏長插漢輕練遠飛吳銀甕呈休祉卿雲叶
瑞圖備官叨忝爵盟薦凜中孚

登泰山六首

晨曦升扶桑使輿上山麓盤旋轆轤轉面而挹寒綠乍
陟殊坦迤漸進始詰曲迴環攢岡巒裂嵌壑谷磴道
萬仞餘穿穴山背腹振衣五松間仿佛秦樹禿兩崖石
氣青濤聲激林木巉巖頓奇絕拾級愈蹙縮徐登天門
關浩蕩極遠目乃知衆山卑拱衛若臣僕雲海何茫然
佇立神俱肅

危梯十八盤躋昔輦道開下有御帳巖上有無字碑遐
哉七十君嵯峨封禪臺白雲起封中至今落巖隈空留

金檢書蟲篆消寒埃我 皇昔南幸萬騎東方來望秩
循虞編安用云亭爲高步凌絕頂懸崖爲紆迴大書雲
封字鬱鬱生風雷峭石三丈餘辭立何巍哉小臣敬摺
拜雲漢方昭回

西岳昔經過仰睹削成勢巨靈劈雙峰蓮花現空際峭
巖梯磴絕深崦日月閉仙人掩雲關勝情安得濟今者
謁岱宗技奇志逾銳石齒齧雙履弱雲貯兩腋陽崖春
暉暉陰壑風翳翳羣峰堆衆歛濃淡埽螺髻磅礴橫東
州溟島相附麗長肅巖谷應驚起白鶴喚超然物外遊
俛仰人間世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一

鵬搏羊角翼若高雲垂水擊三神山蓬瀛忽潛移衝波
汨義望躍出光離離風馬四馳驚羽蓋紛葳蕤羣真朝
太清恍惚鞭龍螭間披鳥跡書笑酌流霞卮

巖崖九霄上截嶻摩高穹旁睨日月觀兩翼張西東丈
人偃其前屏立滋益恭牽率其兒孫以次相追從遙山
如疊浪搖曳寒江中汶河辨一綫此外皆冥濛灝氣失
邊際萬里無終窮瞑看山腰星光與暗竇通俯身接月
斧何必騎蒼龍宵分屋角動烈烈鳴天風

層霞絢東隅滄海波蕩滴日光燒曉雲天際千片商春
山晴轉佳萬嶺廉角出輕嵐接烟旭烘染紆畫筆拍肩
西望秦撫掌南睇越寧知匹練飛但覺榮光溢何當崇

原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吉水李振裕維鏡著

詩八十二首

唐牛牛未
壬申作

庚午正朔

宵旰勤民撤 御筵駢縣賜粟已年年同雲那得三冬
瑞正旦還看萬井煙清問屢宣無寸補盈廷集議亦徒
然春來共切豐穰祝甘雨和風耦十千

贈司徒珍父

令子夙相賞爲文稱最工因知家訓好綽有昔賢風身
世煙霞裏圖書丘壑中夜窗無箇事課讀一燈紅

方母崇祀貞烈祠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霜冷空帷墮月斜啼鵲清血可勝嗟磨斧石泐心同隕
畫荻書成鬢已華鸞駟早歸天上發鳳巢新結苑中花
春秋長挹蘋蘩薦彤管還應屬史家

輓吳萬子進士

鄴下文章季重才上林珠樹倚雲裁共期溟海鵬方運
忽集承塵鵬告哀三尺何須悲馬鬣連枝早已篋麟臺
書倉經笥還如舊吟落紅蟬不忍開

贈別湯碩人

避世陶彭澤還家鄭所南青門開藥圃碧草上經函官
柳隨遊展鄉心逐遠帆趨庭傳典訓六籍更沈酣

上崑山徐相國二首

寒雪霏微靜綺疏燈檠三尺夜窗虛屏牆士請稽難字
祕帳人求讀異書裨海九州綈几內長編千載汗青餘
尚書塢畔三珠樹更擅雄文典石渠

柳邊花底正追陪每爲論文一舉杯親見名流趨絳帳
直將高議壓蘭臺魚龍盡跋天池浪杞梓多儲屋棟才
早辨和羹承說命先春已放北枝梅

和徐健菴司寇

造膝深嚴策治安幾多英彥慶彈冠高文四海瞻珠斗
雅意同人比谷蘭鄉思乍興陳請切君恩逾重乞身
難汗牛卷帙經裁定萬斛源泉漾數瀾

廿載趨陪退食餘匪躬那復問田廬歐陽得謫全無累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二

司馬投閒且著書置局榮于承直日儼裝輕似服官初
宦情我亦年來淡擬傍徐陵水石居

送健菴司寇二首

巍班早歲領羣賢命世期當五百年組織六經才第一
錯綜諸史卷三千人情何啻蟲沙擾吾輩端須金石堅
泛槎煙波聊暫憩謝公豈合老林泉

著述何勞說馬班玉峰騷雅冠人寰 楓宸許載縹緲
去綸閣思瞻履寫還林屋遠尋瑤草外詩筒近傍白鷗
閒書成莫戀煙波釣親捧琅函慰 聖顏

奉 命勘荒畿輔感賦十首

上章敦牂歲如月當芳春于役燕趙間策馬行跋跋風

塵滿袍袴奔走及五旬所歷非一狀艱苦難具陳繪圖
所不及到處逢悲辛天行亦何酷使我涕霑巾

東南傷白波西北苦熯旱火雲燒碧天燿如九日爛黃
塵撲面來極目吁可憐縱欲焚巫尫詎能紓此難伊予
飽天祿束手徒浩歎安得凌霄手自投雲漢挂流灑
遠空原野溥浩漸庶幾慰我民復得事耕鑿

荒茨掘已盡雀穀捕亦稀燕南千里地道殣民命微東
風二三月百卉揚芳菲感彼翳桑人畫室恒苦飢流亡
滿道路破屋生蚺蜥蒿目不忍觀攬轡情歎歎

短柳覆土垣炊煙冷荒縣驛館暫停驂馳驅未云倦
黎實孔疚不飽黎與芑遮拜迎馬首鳩鵲無顏面餘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三

寄溝壑踰躑手足戰余懷為酸辛朝餐不忍嚙

州里固蕭颯村落尤荒涼曠野日空虛困篋無蓋藏賣
牛還鬻兒贖首歎將羊堪憐弱齡女乞食大道旁豈不
知禮義飢餓情倉皇面黧兩足胼百結無衣裳

鈴聲立老翁檻樓走村嫗滿目皆瘡痍匍匐繞童穉飢
寒不能耐徒倚陌頭樹顧影不自持前行每僂仆乞歸
藜藿羹覲面那相顧昔時朱陳村羊酒歡嫁娶今日聚
道旁相視如陌路

西連井陘道北與醫閭接長路多野殍飢鳥啄其膏敗
屋儼枯槎殘黎如病葉渾河一線來悲風為颯沓中有
凍餒魂飢腸苦疲茶我馬亦已頽殘陽空蹀躞

恤荒載周禮祭肺古所諫二穀偶不登尚方撤鳧雁一
從畿輔災宮中罷歡宴吾皇重民瘼齋心屢減膳咨

儆日臨軒溫語出三殿寒沍曾幾時佇待陽春轉

聖皇厘宵旰羣工宜戰慄獄訟關民生毋令紊法律徵

斂有科條毋令誅求亟豪家賤牢醴毋令驕且溢貧民

易長媮毋令陷盜賊數者一不平天災何由息敢告百

有位敬慎憂厥職

災沴雖流行補救藉聖主詔下屢蠲租湛恩非小補

大農頒玉粒筐筥出天庾長吏絡繹來分給有部伍無

使滋中飽長吏吾勗汝盜胥衆螟螣官長大雀鼠汝曹

慎奉行霽霽恩宜溥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四

王農山先生八十二首

商雲縹緲映東南耆舊當年脫玳簪京洛猶傳封事草
瀟湘曾秣使臣驂黃芽煉就丹還九玉藥培成樹有三
見說武陵原不遠桃花深處疑驂驂

江左衣冠領袖紳一門先後典絲綸中原壇坫推前輩
六館圖書屬後人珠串細聽歌卜夜玉卮滿泛座添春
長筵正值佳辰過黃菊丹楓取次新

俞子南雖下第南歸詩以慰之

送子且歸去翻嗟入洛時悠悠流俗近冉冉歲華移名
士原多感秋風最易悲漫言棲遯好珍重董生帷

寄壽冒巢民隱君四首

甘陵鈞黨滄桑錄德祐春秋篋衍書研北含毫無箇事
墨花新漾一池魚

靈光猶見舊遺民儒雅風流尚未泯史學精研觥律好
更饒詩體好嬉春

水繪園中春草碧雉皋城外野雲多分明二十年前景
橘刺藤梢近若何

河上坐槎心自遠礪溪釣玉夢都忘他年瑞比陳番守
好建烏頭第二坊

寄須麓四兄

當年鉛槧細參評束髮操觚早策名羊叔風流真國士
鄭公蕭灑自儒生江環疊嶂供詩本亭滿山花訂酒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五

浩蕩江湖同魏闕家聲略可溯西平

聞陳堯凱鄉舉志喜

縣圖有良玉鄧林無卑枝英才稟義方鬱爲世羽儀吾
師踐台斗地望齊皋夔廟堂重典冊起草彤庭輝謨謀
得餘暇子舍嚴箴規藏書三十車丹黃不停披課讀依
短檠丙夜漏頻移睠彼河東鳳光彩驚陸離三枝萃一
庭騰蹕非凡姿仲也稟家訓力學如禽舊韓公汲修綆
廣平下深帷騏驎奮九野雕鶚搏秋颺穿楊貫七札賈
勇寒雲旗天葩冠羣賢妙譽千里馳層波起龍津接武
遊鳳池文星注台垣會當開閣時

題畫

妙手王摩詰耽吟孟浩然清言入畫裏好景落詩前驢
背騎來瘦燕龜悟後禪古人不可作茲事少真詮

偶適

攬衣初辨色門巷已傳呼非是趨朝嬾偶然啓事無同
雲方閣雪下直未朝晡一日當兩日閒閒佚老軀

寒日

寒日澹無色北風吹我窗側身在闌闌結想在瀧江千
慮不獲一單詞偶疊雙歲行那可挽大力誰能扛

辛未正朔

長安積雪宛瓊田正日雲霄敞御筵玉殿風微歌湛
露金猊香動散輕煙千官賜饌承恩徧九列行觴隔座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六

宣哀職自慙無可補丹心常侍至尊前

人日

題詩又寄草堂前春樹春雲歲幾遷茶煮時新嘗錦帶
漏催午日驗花靚買田種橘思千樹屈指懸車只廿年
戀闕懷鄉心共切金門夢落五湖邊

張嶽蓮副使崇祀詩令子子餘索賦

井蓮西嶽頂清露何澄鮮蓄此奇異姿挺生非偶然卓
哉張福安純孝性所全讀書具英氣振藻千秋傳上經
魁三秦之官閩海偏老親方健飯菜衣舞翩躚布政見
豈弟朞月被管絃一朝號風木七日身棄捐死孝古所
稀銜哀同昊天古道在今人俎豆並先賢高風如可作

遙遙太華巔

寄宋牧仲中丞

西江吳會衣帶水土壤相接民情同旬宣重臣秉旄節
譬如二陝分西東洪都一道公所涖匡山萬疊江湖通
于時蝨賊忽草竊掃除未免煩與戎一紙賢過十從事
檄書夜下朝從風官漁吏蠹數十載倏覩澄鏡懸高空
清光四徹蒙翳盡頓使頑獷爭磨礪剛腸一片凜鐵石
峻節千仞摩蒼穹幕府燕閒擁萬卷百城南面推豪雄
衙齋飲水性澄澹四國霑溉年和豐中丞美政難悉紀
至今十郡懷悁悵帝心簡在命移節三吳篠簜迎畫
熊東南財賦半天下撫循保障難爲功卹膏久已沛前
效歌來何暮音風汎汎河潤澤通地軸喬嶽雲雨敷天
工憶君昔與我分手白隄柳色青濛濛欣聞開戟復來
此麾幢照耀三江紅六年背面情悵悵附書珍重南飛
鴻官家事了可相念寄吳郡本絨詩筒

寄祝十兄六十詩

并序

十兄天性磊落不羣流覽書史周知古今工於詞賦下
筆立就好遊名山水訪奇杰士與之上下其議論雄談
斐疊往往屈其座人喜任俠重然諾能不以貧自困老
年屏迹山居啖蔬飲水豪氣不除詩酒之興倍於疇昔
時以尺素寄余語不泛設綽有意致余一堂兄弟僅四
人雖趨向不同而情好爲篤今年四兄七十齊年十兄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七

遂介六十觴矣夫能達觀物外不爲世網所羈束澹然
有以自樂則其心逸日休年益永久可知也在昔香山
白社諸君子皆踰耄耋而觴詠不輟傳爲勝事吾兄弟
鬚髮各蒼神采猶壯故園松菊未荒一堂嘯詠有期也
爰爲之序而繫以詩

煙寒露白秋江渚北雁南翔喚儔侶撫時感動眷令思
七尺屏開雙爵舉憶昔棣萼共一堂石園風送林花香
尊疊興趣耽幽逸旗鼓詩壇健莫當余也祿仕羈京洛
兩地形神交索莫謬持玉尺掌斯文兄來顧我芙蓉閣
意氣猶然年少時悵談滿座盡離披聯牀浹月話疇昔
酒酣起舞壯且悲別來倏復經七載每從鄉信傳風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八

儋石無儲自浩然汪胷次涵滄海吾兄傲岸志崎嶇
瀟灑不受塵埃侵白鶴昂霄堪獨賞朱絃置膝時長吟
匡廬西去青原在龍江流水環如帶好疏泉石理丘亭
會余結契煙霞外前年祝我五十齡兄今六十鬢猶青
無由分得仙廚味遙寄長言侑綠醪

張制府溫如七十

弧極星芒正春明日景長者英逢上壽京洛會傳觴親
串依華胄通家藉末光備官原史職紀述忝文章韓范
聲名重韋喬治術長麟符資廟算虎節借嚴疆宿霧開
鏡吹晴霞逼劒鋌澄清先吏治賞罰信戎行談笑收烽
燧儲胥足糗糧爬梳嚴有術綏撫惠無方里社農歌合

雲霄士氣揚材惟收竹箭湖亦號甘棠嘯詠臨江閣尊
疊譙夜堂軟輿行井陌小隊歷松篁歸橐書千卷閒園
木萬章道心彌篤切筋力益康強桂萼叢叢馥蘭英一
一芳玳筵知美盛圖畫想輝煌已探丹書錄選分白石
糧名山期采藥排翮上扶桑

輓家仁熟

噩夢秋難準春池草竟芟楚猿啼冷樹荆玉碎幽巖舊
業荒三徑遺文剩一函微波瀕口路誰復挂煙帆
舊族推關隴清言如過江題衿萍葉岸騁望木蘭雙夜
雨牀曾對遙津劍不雙吟魂如可接落月滿西窗

身後淒涼甚何人是石交詩畱宗武讀書待所忠鈔酒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九

客悲蓮殘騷人泣蕙肴衡星雞骨恨灑泣鳳城坊

寄懷宋既庭廣文

虞山婁水不可作江南者舊何寥落猶餘一叟獨歸然
白首揚雄甘寂寞江天雲霧稀晨星絳紗綠竹談遺經
荷花抱城三十里粉香紅豔流寒廳箋疏滿案軸盈架
一叢書帶沿牆青橋門諸生窺典問奇每載雙玉餅
撞鐘大小無不鳴各飽名論如侯鯖顛毛重禿神逾清
安用松根求茯苓憶昔東南掌牛耳六朝山色朱闌裏
星移物換曾幾時官冷瓊寒盡如此我曾持節大江邊
月俸能遺老鄭虔如今可有蘇司業知向何人覓酒錢

題育嬰堂

神聖方在宥流膏及蠟蚬吾儕忝備官字人理所宜舍
生失顧復焉能免寒飢殤子作壽民仁術在轉移譬如
汜毓兒常父知爲誰我來偶憩息惠風被前墀庭樹凝
春輝乳鵲喧其枝彼微牆根草柔綠亦已滋

妙光閣

澄懷不在遠縱目不在高丹梯偶登陟頓忘塵鞅勞松
檜何鱗鱗原田瀾近郊西山翠微色一片橫煙霄挹之
襟帶間始覺心地超風幡自空舉花雨當案飄梵筵肅
清音佛光舒白毫徒倚還嘯歌夕陽下林阜

禪室偶集

杜甫鳥角巾劉惔塵尾柄聯裾叩禪扃何必示名姓斜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十

街一弓地域比水精淨爐香澹自凝石髮綠交映庭前
秦客花座上洛生詠微聞鐘魚聲閒辨茶葼性雖非東
林社俗慮亦已屏相期贊公房軟語方未竟

香林亭看花

餘閒良不易花事恐遂闌香林春半色及此急須看霏
霏紅素交珍羽鳴相歡葩紛受霞蒸叢溼如露溥翠英
漸成團雜卉開或殘願言杯在手命酒添波瀾科頭蔭
密樹長歌激雲端何處剪剪風袷衣生微寒

連日積陰遣悶

陰雲瀾漫一凭闌小霰稀微不耐看雨屐踏來霜徑滑
革鞢踏去玉沙搏江鄉過夏辭卑溼朔地深冬怯苦寒

安得北風吹大陸九霄紅日上晴巒

次日喜晴仍用前韻

擲句投牀夢未闌曉鐘初報雪花園指摩倦眼延光入
抖擻寒風掃地乾沈霧濃雲歸冥漠青霄紅旭照林巒
書生七字誠何力天闕峨峨聽不難

寒夜偶書

昨宵盼得北風乾却被風吹齒頰酸身比南鴻仍附翼
心如凍壑不生瀾微吟也解三分睡把釣終期數尺竿
苦戀恩深不歸去且憑松竹報平安

壬申正朔試筆

燁爍晨光動喧闐暖霧生戴星趨御苑捧日忝冬卿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士

帝座明瑤閣官聯傍玉衡瞻天顏有喜獻歲瑞齊呈
香惹金爐細思霑翠管榮紅燈依輦路青絳散霞城賜
雨分朝氣宮商諦市聲占年忻大有題戶祝昇平巷陌
肩花擔兒童弄竹笙朝回耽燕息戶外省將迎亞屋梅
將放沿階雪尚明辛盤供箸美椒醕泛杯清百歲纔過
半千篇欲續成祇紫君國念暗感歲華更

觀李龍眠山莊圖

鵝溪十幅染煙巒摩詰前身擬共龕處士襟情親寫照
畫家風格豈能參披圖我欲移家住覽勝行將策杖探
幽意低徊還自笑可容早晚卸朝簪
畫圖風景憶江南北地塵沙老未堪宦味飽經嗟已澹

鄉音生澀那全諳雲連草閣江如帶雪壓花溪筆正酣
繪月繪風成底事廬山真面向誰參

和坡公濟源草堂韻即用其起句

高官亦有田園興先世曾遺隱退廬古木千章猶省記
時花幾本定應無兒曹稍稍支門戶邨舍依依入畫圖
目斷白雲匡嶽外慈烏繞樹又將雛

讀坡公書李公擇白石山房詩

華髮年來已漸絲匡山歸去亦何遲鄰鄰白石淙淙水
草長花開又一時

身依廊廟說江湖猿鶴能無笑老夫待得投閒即歸去
幾間竹屋一帆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士

寫意

堂中久未羅歌吹席上從無熟客醉郎舍何為太沈寥
了却公家拋手睡紙窗煖閣未時親筆牀研匣委流塵
焚香掃地奚童嬾一笑置之不復親隨意地爐煨芋栗
圖史時時逢古人興來臥遊看山水濛濛煙靄生綃裏
本草生疎不辨名食物瑣屑尤難紀笑殺丹房費千億
跌坐長舡那數息語默動止適所遭平生快意行胃臆

即事

銀箏翠杓都人事揖客開筵無處無老我耽吟長索莫
倩誰折簡一招呼也知生性逢迎嬾不怪人情冷淡殊
猶有故鄉書訊到要煩裁答費工夫

僵臥却念處士寒炙熱厭誇戚里第謝客頻虛北海尊
矯廉恥效公孫被急管喧闐屋瓦融歌呼叫呶巾幘墜
炫奇鬪豔性所卑畫地談天時所忌簾前但種竹三竿
牆與那容燭千淚已判詩句饒年光生憎司閹敗人意
老學菴中欲駐顏廬山面目猶省記清宵兀兀思縣縣
蘭草何堪冰雪漬幽蘭自昔比幽人移向坐隅勤位置
縱無絲障與連屏翻恐鉛華浣清昔緹囊繭紙護重重
急雪狂飈三舍避遲日梅花照膽餅探春凡卉方羅侍
茶鑪樂鈔助暄妍主人自倚熏籠睡

余性畏熱遇雪輒有吟詠不自覺也因爲詩紀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十四

趙宣夏日惟耽睡宋玉秋風不耐愁冰雪聰明期淨盡
梅花鐵石助清幽深尊淺酌吾何有短晷長吟倦即休
冷淡生涯聊爾耳華顛種種尚淹留

口占東朱舍人

紫薇郎舍清如水工部門閒雀可羅聞說故人今臥病
烏薪分遣媿無多

書況

樸懷澹生事免爲物外撓空齋下重簾塞耳避喧嘈我
甯無硯磊安用濁酒澆遺蹤希往哲汲古如桔槔展卷
親短檠妙句如一遭溯洄欲從之歲晚風颺颺

碧柑

騶螺祇說佛頭青柑指新來帶綠萍碧篆裊煙籠素幌
更教雲母隔疎櫺

黃柑

漫言從不過淮南節裏燈前路飽詣最是今年添韻事
案頭七種聚香甘

惜蘭草

無風氣轉冽短鬢上氈氈老骨猶能耐幽姿何以堪地
爐添燄燄難護潭潭尚覺寒光透維摩與共翕

寒甚

窗紙糊復裂簾綿複似單擁裘膚起粟滴研水成丸
朔氣全吞火嚴威豈借風苦寒原不怯詩句太冬烘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十五

獨坐

幽蘭置南隅朝夕與之對坐久已忘言芳香思紉佩豈
不愛晨暉朝叅常晚退研北羅琴書左右屏細碎挂鉞
渺煙嵐展書遙津逮雜誦陶謝詩大雅非雕績瀟灑豁
胃膺心手那能再寤寐思古人恍接其警效百川各奔
流支派同一匯觸事輒傾吐天機任所在茗椀勤滌除
濁醪不敢酌凍瓦昏鴉翻空廊飢雀墜擁絮當歲寒英
遊媿時輩

自詠

一年能幾日高眠暖閣支頤百慮捐多事古人畱卷牘
無端老子帶詩篇寒同梅萼無妨瘦潔對蘭花亦自妍

點點霜髭不勝鐫長吟生怕費鑽研

靜坐信筆

未開東閣漫留賓置驛都門太苦人
廳事從教塵滿几
晴窗暫假研爲鄰也知身世仍多役
且向蘆蘆覓淨因
戶外風光吾不管融融一室暖如春

朝回感懷

栗烈寒風欲雪天晨鐘清磬曙光連
簿書堆裏過殘歲
冠蓋場中失壯年
白首自嗟仍馬棧青山誰爲卜牛眠
先入坐歲末下每當急景思逾切灑墨題詩一泫然

寄答舅氏

舅長予生只十年中間離合總歡然
長淮騎竹春燈夜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七

南浦飛鳶上已天堂構未謀高架屋
俸錢頻寄不求田
日來書札渾難識除是虛空問老禪
書中謂予可鏡花水月語

餽歲

書生積習未能忘暫脫文移索隱囊
舉世家忙綺歲
老夫兀兀坐繩牀蒼頭預識休關白
佛手新來喜嫩黃
一味便安閒過節詩成率爾任荒唐

寒甚夜坐

冷面端谿嬾趁人凝脂雪繭紙光新
除糜剝落堆烏玉
毛穎顏唐脫紫巾一椀松肪開倦眼
數匙芋粥費勞薪
芸窗蠹簡都拋却袖手時時一欠伸

即事

一年心事竟何如時有煙霞韻珞珞
瑤祿厚每慙功業薄
性慵偏愛友朋疎閒尋筮史談周易
長向明燈讀漢書
此外更無閒趣味冰魚入饌蘸冬蔬

封印日口占

今年只此到衙扉喜過兒童放學歸
吏進鈴封隨手押
堂呼參謁盡情揮神祠再拜香初藝
雲版三敲聲未希
便脫朝衫騎馬去來晨穩睡過朝暉

小除前一日

乍開方愛惜流光歲事崢嶸漫付量
昨日潞河新到米
今朝山炭倒連筐平生溫飽非關念
客裏貧交誰可忘
四海昇平息征戍春郊處處樂豐穰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七

小除日

夜坐乍添三寸燭長吟不費數莖鬚
舊書未厭周還讀
佳客難禁罄折趨祀竈膠餠計口散
迎門鬱壘倩人塗
世情閱盡如時序只欠宗生五岳圖

歲暮縱筆

經年未踏慈仁市累歲不出彰義門
市裏居奇駟僮競
門外輟地車馬喧京輦倦遊抱幽獨
嬾隨時好趨聲援
飽諳押字腕欲脫塵鞅未卸心爲煩
晨班每趁曉鐘入
晚退習與林鴉翻衆中論事不及舌
直抒胃臆無復言
悠悠世路誰知已兀兀騰騰睡而已
逢人罄折我未能
白首相歡淡如水天籟自歇還自鳴
流光駒駛又崢嶸

莊周蝴蝶蕉中鹿粉荔枝花滿帝城

錢歲

歲似脫羈馬心如凍壑舟好香添一瓣舊搦愛雙鈎日
色初涵閣山光漸入樓家人忙節物老子自優游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六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九十八首

癸酉

癸酉正朔試筆

曉日銅龍集慶辰時和端凝醉花茵謾誇儗舍堪旋馬
但愛層臺可望春朗朗十間書屋好輝輝滿徑竹光勻
新年樂事君知未準放朝參及兩旬

病中簡蔚懷

故人俱老髮蒼蒼病裏相思意轉長那得九還分大藥
能談七發即醫王應門解意堅辭客聽雨何人可對牀
苦茗一杯消渴減風生兩腋悵清涼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再得和章仍疊前韻

苔衣深護小亭蒼屢日靈靈雨勢長卷幕狂風驚燕壘
平階積水窘槐王相憐病久妨高會不厭詩多似疊牀
更把蠻牋銷永晝靜中心地覺虛涼

苦雨臥疴遂及兩旬再作長句簡蔚懷

七年飽食官廚肉媿少遠謀徒果腹藜藿家風未忍忘
歌扇舞裙那敢蓄大寒劇暑日奔忙塵土東華常僕僕
公事粗了歸掩關七箸才收眠已熟私計長此度朝昏
朝市何殊在林麓今年暑雨苦連綿蛙蚓升堂水灌屋
瓦溝簷溜聽淙淙塌壁頽垣如破竹衣潤連催竹焙熏
蠅鬬頻揮塵尾禿舍旁曲徑陝南軒上有高蔓瀉飛瀑

虛堂頃洞勢偏豪避濕移牀同轉轂河魚蓮疾遂經旬
中夜腸鳴聲輾轉甘瓜脆李不敢嘗鹽豉薑芽有饅粥
起來攪鏡一嗟吁種種顛毛膚理縮轉枕沈眠不自安
撥悶攤書難卒讀劉生妙劑起予衰解渴勝於梅一斛
條晴倏雨氣鬱蒸數息凝神聊自牧欲凭小閣足蹒跚
北窗倦聽松風謾望衡大有故人憐安得聯牀話數睦
蔚懷依韻見答讀之霍然病已疊前韻謝之

歸遺不切東方肉健忘不曬郝生腹酒庫曾無一石儲
書閣徒多千卷蓄黃藥旋支折脚鐺蔣花賴有長鬚僕
階除自愛野芳開益益閒看佳果熟僦居安穩即吾廬
避喧何必山之麓重陰漠漠暗朝陽好夢渠渠安夏屋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二

枕藉長依八尺藤蕭疎日對三竿竹水涌銀河浪正翻
星橋靈鵲毛空禿秋窗撥悶強裁詩飛灑和篇驚噴瀑
凌轢鮑謝孰先驅轆轤駘雅爭推轂大力魁雄彘可扛
真氣盤旋車轉轆賞奇悵飲三百卮尊有醇醪面如粥
欲憑醉膽敵詩豪氣餒力孱終退縮情親日欣十見面
句好不厭千回讀置我縹緲之飛樓下視人寰塵萬斛
倡子和汝樂莫支水可漁兮山可牧接軫且共踏天街
慈仁寺裏松聲謾年年歌詠答昇平大有頻書民俗睦
伏雨徂秋霖潦不止復聞南省苦旱仍用前韻
城上啼烏飢攫肉城外泥深馬沒腹禾頭生耳苦望晴
珍重田家謹儲蓄沒渠放水走市人褰裳濡足憐僮僕

長途一望白波連老客難誇津路熟樹梢明滅間煙墟
兩脚縣亘垂山麓生憎暑溼損高眠安得秋風掃茅屋
一罇纔明透火輪萬條又見拖銀竹蟬螭出角似牛行
鵝鴝塌翅如鷺充通衢委巷半乘桴急湍衝簷驚瀉瀑
霍霍電鏡飛神光隱隱雷車不停轂東南聞說苦驕陽
俯仰桔槔空旋轉頻年秦隴大饑疫十室九空飯榆粥
今歲來牟三兩岐定知天道更贏縮幾人漂麥尚高吟
幾人挂角方行讀祈晴禱雨異地殊困倉那得珠千斛
飢渴時勤宵旰憂膏澤下潤需良牧隨車德雨旣油油
臥閣清風還謾謾如此數輩布寒區災沴無憂俗諧睦

新涼獨坐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三

經旬脚軟怯登樓今日凭闌宿霧收使遣長風驅白雨
便乘清夢到滄洲雲光淡淡籠初日花紫輝輝弄好秋
羽扇停揮摹古揭游行何事學雙鉤

友人貽蘭草數本秋半著花喜而賦此

幾本深叢忽著花老夫狂喜興無涯性能幽潔同高士
格自矜莊是大家略染芳馨消宿酒更添風味試秋茶
移將虛室明窗畔不管游蜂觸幔紗

中秋喜晴三首

虛堂聽雨慣露閣見星稀鵲語巡簷喜雲容卷旆歸疎
砧時通響清露欲霑衣素月當筵出流光滿四圍
碧漢淡疎星秋光落畫屏素娥憐寂靜丹藥動芳馨佳

夕浮尊白遙峰入座青雙鳥棲不定一雁下寒汀

良夜皎如此心閒緩步行況當秋已半恰喜疾初平小

榼思同醉新詩待和成及門佳士在走筆自崢嶸俞子扶九筆文

筆甚佳

寄祝維佩十兄六十

草草辭家日荆南盜未平江湖身似葉耕釣我慙兄十

五年前事三千里外情蘭陵成小聚稍稍話平生

佩韞事柔翰聞詩溯過庭白田隨杖履洪井汲罍餅秋

水懷鼓莢行年問英蕤風流成二老歸棹乞山靈

九日偕俞子扶九族孫希曾暨遂兒暄孫岑臺

登高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四

籬邊未放菊業黃猶喜幽蘭刺淺芳秋到不妨偕酒侶

朝來正可挹山光層臺小試登臨履危檻憑凌廣莫鄉

賓從滿前多韻事競將萸佩入奚囊

南軒晨起

愛暄親曉日凭几靜攤書風竹橫枝瘦秋茶得味徐霜

前移蕙草飯後飼盆魚簷鐸聲聲警鴻飛小閣初

秋夜書懷

故園消息久茫然日下蹉跎又七年十丈軟塵聊復爾

三升良醞豈徒然碧萼遠憶香生澱黃菊初開霜滿天

獨坐空齋思往事廬山飛瀑惠山泉

庭菊開遲扶九以詩促之用次其韻

一年花事總關情落雁風來已過旬獨抱幽香邀好句

特畱佳色伴霜辰深藏湘草蘭爲室淡染秋光菊似人

籬下相期開粲粲不令蜂蝶惱比鄰

再疊前韻

蓓蕾含芳似有情豈應畱滯更經旬便教次第開非晚

只恐遲回歎不辰獨坐抽毫聊遣意及門得句每驚人

南軒親切深宵共與汝相期耐久鄰

探菊

怪底黃花不及時祇因霜信到來遲瀾瀾濃霧秋光斂

薄薄輕寒夜雨知屢欲持螯停舉醺幾時把菊對裁詩

街南好約如椽手開徧芳叢倒接羅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五

對菊

舍南舍北興無涯處處逢迎有菊花耐冷耐寒情寄傲

宜疎宜密影交加坐來便覺心逾淡吟罷還憐手自義

最是秋光須領略翫邊容易點霜華

九月二十九日偶作

窗暖靜臨池秋光欲別時香炊諸積粥醺飲蒲菊危

傲岸時加促疎慵不易治隆冬爭一日餘興在東籬

初冬即事

一年最好是秋涼涼透初飛薄薄霜西嶺欲尋紅葉寺

東籬已過菊花香新開曆本年逢閏乍愛冬曦月值陽

四韻纔成銷半日撚鬚幾度繞匡牀

風中移菊次韻

葉未全辭樹聲如動地雷風軒搖欲落月榭勢將摧籬
下根難穩亭中樂旋開呼童忙位置吟賞客同來
茶沸鳴語鄰春隱隱雷秋庭雖冷淡晚菊未低摧不
耐隨風舞舞偏遲冒雨開惜花有同調頻遣小僮來

遣意

千錢買黃菊百首和陶詩窗冷晴烘硯燈殘夜對熀流
光去冉冉短鬢覺絲絲未了生平事鉏雲與策犁

早起

連朝衝曉霧倦枕怯鳴雞冷淡空齋菊拋閒小閣梯披
衣霜正白歸馬日平西借問同朝士何人夢故谿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六

冬夜遣懷

智淺被殊榮汲深乏修綆凌晨事朝謁窗罅光未同啓
戶瞰三星俯首理簿領詎彈綜校勞樸拙若天泉盈庭
集衆思坐起驗圭影立異衆所驚從同心獨炳闕角負
東暄腹空啖麤餅矢報百不能投閒力未猛宴息敢優
游委蛇只俄頃書屋兩三間簷鐸發深警瘦竹倚藤牀
疎花媚清景伏枕夢江村凭閣睇遙嶺几淨素琴張燈
地百慮屏散帙失編摩團瓢尊挂瘿東坡憶陽羨永叔
懷清煩悠哉古人心躬耕未可乘

有嘲余謝客者作詩解之

此身只似老瞿曇妙義寧須與衆參磬折自嫌腰脚重

逢迎大欠語言甘門前每枉高車過枕上難回午夢酣
不是先生真箇傲得閒閒處亦清談

初寒感事

一夜西風卷葉乾重糊窗紙禦初寒地爐初試如春暖
壺瓊深藏過臘酸舊學荒來渾似夢新詩改罷自成歡
耽吟却笑原多事積習難除亦可歎

乍寒復得暖有作

已覺嚴凝集硯池融融朝靄颺風絲射窗紅日看移景
繞屋黃花有剩枝僕僕飛塵詩料少騰騰清夢枕痕知
倦餘猶自耽遊賞斜倚危樓一詠詩

倦歸枕上感事作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七

文書堆裏官廚飯聚訟盈庭未易論短鬢那能窺曉鏡
疎花但可伴黃昏人歸薄暮忙投枕月到虛堂靜掩門
跬步南軒音跡杳小樓高處挂琴尊

冬日感興二首

退食淡無事南樓引興長閒從忙裏得慮向定中詳寓
目自成趣欲言心已忘博山添活火時起一焚香
興到一伸紙客來惟茗觴硯留蕉葉白菊勝鵲翎黃渺
渺菰蒲侶依依筍蕨鄉微吟適吾意詩格漫評量

偶書

蘿月松風入夢多電光駒影等閒過萬釘寶帶虛叨冒
一卷新詩自詠歌事業幾能書簡冊功名端的負漁蓑

硬黃欲就蘭亭搨不換山陰道士鵝

偶慨

漸寒仍暖薄霜晨初試輕裘十月春小閣看山原不俗
太倉分米敢言貧眼中未可輸心語世上誰爲解事人
一味避喧成獨坐兩鵝聒耳最嫌煩

並蒂菊次韻

仙人黃鶴跨來遲點染芳叢別有姿愛看羽衣凌碧落
新裁雲屋冠霜枝芙蓉並蒂光交映蛺蝶雙停影不敲
舊譜于今添異種高懷逸韻總相宜

菊花歎

三日不到階生苔開門揖花花爛開朝衫急脫拂塵埃

三首七六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八

對之狂舞如嬰孩黃花笑我我自喚戴星躑躅何爲哉
我顧花絲葉漸摧發洩無乃傷根黃灌漑委任非其才
奚奴不應黠而駭繞花數匝心徘徊會須譙賞速賓陪
歸謀未擇新舊醅且持龍團澆一杯慎勿再遲閣門催

縱筆戲題

晨興有寒色童子凍欲僵顧之動余慨木棉早已裝胡
爲肌膚裂初來自南方南方家力穡小戶亦蓋藏隆冬
封火暖不犯北風狂童穉少經歷老夫實飽嘗衝風與
冒雪使馬衣襦襦年來幸閒適午夜間趨踈鄰霜照
闕玉河月流光再顧童子笑煖湯沃爾腸就此地爐熱
熬之可燎棠主人出門去沈酣入醉鄉

冬夜自述

七歲好馳驟不顧顛躓危削成小竹箭射的每中之馳
道遇老輩高堂來致詞約束就外傳十齡解佩觴命和
滿橋句長吟秋雨詩雙親顧之喜筆墨恣汝爲相從宦
轍間遷轉無定棲白田小寄頓壁社曾因依迨及志學
年文字辨妍媸扁舟歸里門一攬山水奇胸懷覺浩浩
雙股不受錐十九列鄉薦引繩悉就規我父特鍾愛母
氏同嚴師裝裹趨計偕提攜涉江湄牽裾未忍別黃流
正冰漸長途蹴霜霰鐵羽轉路岐公車再蹉跌子舍長
愉怡晨昏知愛日脂韋恥逢時聞地種花竹謀歡看柘
枝東湖築屋舍徐亭臥莎落龍沙戲盤馬佛寺醉題碑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九

桐江進煙艇濠石臨苔磯嘯傲篇什散談諧羽爵飛揚
來歲康戎射策拜彤墀豈不戀闕廷興懷老父衰伏閭
陳至情冀遂烏鳥私昊天不我恤凶問驛使馳淚血霜
草枯麻衣雪風吹徒跣戴星奔聲慰母慈母志益痛
淒氣息纔如絲踰年病不藥誓甘地下隨百身豈能贖
五世業就隨伯兄艱似續小妹未結褵棘人負沈痛中
外勞撐撐牛眼卜未穩戎馬馳軍麾單舸遂東下匹馬
朝京師廿年事功名謬企簡冊垂秦關出典校海岱行
裡祠士拔江左雋民甦薊北飢馳驅屢奉使齋閣長書
思大廷與集議愚衷炯獨持綸扉參密勿啓沃誠先資
歎歷天官佐廷登喉舌司身輕受任重學樸邀主知

松菊老三徑田廬莽未治遺書空在抱手澤祇益悲
勉答涓埃治命父所詒百能不一可日月無停機五十
行過二前修未易幾算燈數往事歷歷何能追

蔚懷偕俞扶九劉貞士族孫希曾南軒小集

未蠟登山屐登樓倦眼舒菊香經雨淡蕉葉犯霜枯戚
友行杯後孫兒對弈初盤餐少供給盟使致雙魚

贈裴孝廉又航裴精於太素脈理

門生諷和光術者勸無競跡踐京洛塵明疲屢照鏡直
樸古人心廉讓君子行天人無矯揉理數胡乃并書爲
座右銘諒哉惟主敬

示日者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十

官況同寒水時情逐曉煙後來爭鵲起老去學蠶眠倚
伏人難定衰榮理或然長吟謝日者余意在天全

買菜行

都人賤粟而貴蔬升斗旋糴無積儲家家市蔬不用鋤
通衢委巷載滿車手指皸裂身勤劬例從霜後羅庭除
白鹽細糝壓重硯小罌大甕累累如三冬旨蓄頗不虛
拾薪乞米常奔驅嗟哉生計何其疎

自警

漸知學廢頻開卷蹊徑雖荒盡力鋤胃次要全無芥蒂
世間已歷偏崎峴衆中論事唯防口獨處觀心倍警余
五十年來長用拙陶然清夢自蘊蘊

冬暖即目

寒日照高樓公餘得少休閒看霜砌草夢入剡溪舟濟
勝情無已勞生願莫酬變牋聊寄與名豈藉詩畱

戚友連過小軒命酌

怪底先生性不移年光消得幾篇詩酒香沾席畱三日
雪意衝寒又一時展卷便如逢舊識開懷可許託新知
自公之外原無事何必營營出位思

燕集次韻

冷菊依人耐曉風凭闌爲愛夕陽紅行藏擬對支離叟
詞賦休誇無是公密坐談諧身世外一尊斟酌淺深中
曠懷何必耽絲竹小集居然少長同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土

再疊前韻

倦逐霜街馬耳風嬾燒丹竈駐顏紅世間好事歸何有
天下恒言本至公老日消磨詩卷裏少年冷落酒人中
如今耄若看君醉飲吸雖殊見略同

三疊前韻

凍硯流澌紙透風寒廳寂寂火微紅未能臥雪伴高士
且學支頤夢遠公酒戶近來長用短談鋒悵處每畱中
盤餐草草清尊滿發覆深闌興趣同

和俞子扶九韻

宦遊蹤迹竟何成說到文章眼倍明衣鉢子能傳老輩
勲名我自媿先生千秋雅有賢豪志七載相依師弟情

歲月嶢嶢宜勉力君親賓事喜交并

排悶

先生枯坐空齋裏天籟自鳴心止水有時俯景一長吟
有時臨池盡數紙昨夜狂風卷地來黑龍凍合呼不起
端溪冷面失數腴毛穎瑟縮行且止琴尊在御難具陳
茶竈爐煙伴圖史袖手仰屋增歎歎急管絃聒吾耳
歡娛不用惱東鄰書生寂寞原應爾君不見天街大道
多貴遊翠杓銀筵舞聲伎

同年王顯菴學士招同人讌集遇雪喜賦二首

破除岑寂賴笙竿休日招邀興不孤同是書生衣白袷
共遭盛世列華襦酒香入座通宵暖遂韻飛花六出俱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士

難得歡場借勝友何妨醉臥錦羅襦

擁鼻撚髭非壯夫東華蹀躞魏形模分題揀韻時時有
選勝徵歌事事無折簡忽逢梁苑雪飛觴還憶漢廷醕
歡情未許衝寒散瀾漫天街儼畫圖

雪後樓望

酷愛窗銜白生憎日射紅漫街罷除掃覆瓦羨玲瓏騰
擲歡童穉盤旋笑老翁攜尊樓上望瞥眼失高巉

次韻

霏霏簾幙夜光瑩風卷雲梢弄早晴寒漏碧簫聲外歇
清尊玉屑座中明虛堂燒燭頻催換凍筆裁詩緩作程
偏是天公多護惜星娥月姊伴飛瓊

寒夜

雪花滿地月平南下上空明積水涵舍北昨宵呼白隴
江南幾日到黃柑冰牙自愛冬蔬美擁絮何如夏簟酣
排日哦詩思轉澀箇中消息許誰參

病目自遣

炯炯雙眸常自許讀書肯信古人瞞觀空頓覺煙埃暗
閉目猶能性地寬塵滿酒尊徒敗興香生茗椀亦成歡
背燈寂坐添孤悶可且吟詩到夜闌

盆菊粲粲決月香色不減友人云用雪培之勝

水沃也因賦

今年愛菊倍他年菊亦憐余素尚堅嬾向龍山邀勝賞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士

耐依燕寢伴高眠多時帶月娟娟好作意凌霜故故妍
欲與梅花結深契雪花覆土勝澆泉

醃菜詩十二首次韻

菜本經霜比玉脂畦邊菜蔬老生兒東坡詩菜蔬生兒芥有孫空憐尊

白秋光裏杞菊浮甌共一時

解事園官日幾回綠葵紫芥滿籃來撒鹽自可成新詠

雅稱閒庭雪一堆

生生水白最冲和剪剪銀黃著手接到地盡誇安肅好

楮雞寧羨配桑鵲

疎簾習習任風梳賓至何妨便攬袂我有滿槃君子飮

煙苗兩甲甕開初

霜刀細切響珊珊淨洗寒泉寫入枰識得箇中風味好
三更酒渴四筵殘

免葵燕筍雜雞松惡草邪蒿間縮蔥閒檢食經須別白
預將佳種授園翁

橙絲薑縷略宜添手設還須少下鹽香甑軟炊紅稻米
黃金一寸指親拈

侯鯖公膳引犀匙染指於中不大宜且學茅簷貧措大
宮商角徵嚙多時

范希文畫賦指大口
中書出宮商角徵

天上酥醅味亦諸累人口腹恐成食試看飲露清蟬意
不比癡眠飽食蠶

一箸千錢壓老饕我生四掌蟹多螯飽來兩腹終何有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古

轉覺齏鹽格調高

焯頭最辣薑蒿甜山蕨掀泥筍透尖到得春來生菜美

凍菹滋味不妨兼

南榮曝背愛冬溫雪後冰蔬甕底存爛熟一盂吾願足

畦丁仔細護霜根

再疊前韻

肥腸滿腦口流脂笑殺長安市井兒剛得黃芽稱雋品

也教騰貴學趨時

一夜西風動地回官街輾轉菜車來東家西舍爭先買

不管空庭霜葉堆

晴烘菜把氣融和素手凝霜細細按漫道四方方味美

菜雞藥餌更東鷄

釣簾早起罷妝梳揀却長裙曳短裾客到不須賒市脯
旋從霜甕撥來初

蘭尊雜坐酒闌珊最喜新香滿貯枰嚼碎冰絲清徹骨
夢回餘味到更殘

品隲羣蔬獨取松茱萸何羨大官蔥萬家人海消多少
貨殖還輸賣菜翁

筵前不厭喚重添肥嫩如新淡著鹽略帶水痕鬆脆好
左持杯罍右頻拈

矮巷窮冬澀箸匙小罍大盞總相宜急須論石深藏蓄
接到烹葵剪韭時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五

也巡園圃未親諸名品多般我不貪聊佐盤餐供退食
任他機巧闔春蠶

淡泊安能肆老饕畦蔬猶足伴持螯只耽雋永清滋味

一任肥鮮價值高

深紅久壓味尤甜縷切冰寒透指尖分取數莖和肉汁

一時濃淡味相兼

素志何曾冀飽溫蒼顏幸及齒牙存駝峰熊白不時有

樂得同人敲菜根

述懷

押班畫字取和衷簿領勾除日向中立志不爭雞鶩食
與人常似馬牛風未能俯仰真成拙耐可優游不廢公

說道生涯還自哂聽人喚作信天翁

耽吟自覺費工夫又揭枯毫詠凍蘊冷淡生涯滋味減
崢嶸事業歲華徂傷簷但有二三竿竹挂壁新添五嶽圖
昨日蒼頭音信到秋田苦旱尚催租

病目

漫無思慮漫無營兀兀騰騰一老生七尺繩牀書半卷
一甌苦茗夜三更幾年仕路憐孤立何日春田及耦耕
莫謂懸車猶太早乞身強健始爲榮

家木菴招飲觀劇以病目不赴

長吟逾覺菜根香不是書生不耐嘗冰雪澣牙心爽豁
笙歌入耳與頽唐肺寒少進參蘇飲肝熱頻澆杞菊湯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七

暫得蕭閑人事減招邀辜負一歡場

自詠

倚戶息塵事却慮養天和此乃攝生說胡爲日長哦既
難勤伏謁霜雪沒袴襪局不飲醇酒張宴舞僇僇紛然
其來思疾疾何由瘥再拜謝斯言隱几學維摩毫枯婦
敗帚硯凹瀦水窩微吟意指授衡口字多訛鈔謄付小
胥脫誤無詆訶聊用適意耳豈復顧其他孤懷發天籟
遐矚邀煙蘿流光倏閃電雙丸無停梭眷言思古人大
雅垂不磨

冬至書懷

掩目閉關殊不惡青眸那許逢人託世間白眼何紛紛

誰識寒中真泰嶽香城直上有精廬石屋之傍橫略約

村居聚處古人同五葉簪纓存儉約身爲世用二十年
坐食官倉廢耕作里社雞豚足獻酬宦邸盤餐欠精整
又看葭管動飛灰雲物頻書太史閣養親三釜永無期
報國一心慙力薄萬乘初迴羽獵風大地陽春欣有脚
原頭狡兔走皺皺臂上隼鷹看矍矍龍旂輦路肅郊壇
大呂黃鍾開索鑰端居虛室耿冬曦瑞靄雲雲散寥廓

至夜

連朝暫爾脫朝簪楮袖煖殘爐火深嬾向樓頭因病目
不貪碁局怕機心客中節序騰騰過夢裏家山款款尋
暇日一尊親友共莫教霜雪鬢邊侵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七

長至南郊因目病未預齋宿東蔚懷

誰道頭銜不換新謬司喉舌近星辰齋宮想像千官會
繡閣行添一線春歲序相催惟向老臣心不改是安貧
詩筒往復君能和相共謳歌祝 戴宸

信筆

陶寫詩情已判年愛將蜀紙染松煙每因聽雨閒成詠
幾爲看花綴作篇獨爾抽絲時斷續微流赴澗未潺湲
雪花點點傳梅信好待春風入數椽

喜雪

斗覺虛窗照眼明那知庭戶集瑤瓊開門且莫呼僮婦
折屐猶將繞檻行風攪牆隅飛未定雀翻樹杪落無聲

臘前所祝惟三日準擬春郊出勸耕

雪晴感賦

臘雪初收早日升晴窗暖透睡營騰徧尋樂事唯開卷
說到生涯但曲肱休沐論年非暮齒赴朝每日尚晨興
閏年傳言大臣年六十以上許開日入奏年時五十二昇平總是天心致瑞霽卿雲有吉徵

臘月十日寒甚偶和少陵月夜韻

歲月復云暮殘書亦倦看歡場無意趣靜坐轉清安
喜侵晨暖花禁徹夜寒蕭蕭白茅一色香色經冬不減西山有積雪鴻影度
桑乾

寒夜遣意

冷月浸庭戶疎鐘空外傳玉蟾明遠鏡風鳴破寒煙歲
暮嗟生事燈前憶少年讀騷不痛飲非是學逃禪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六

小除簡蔚懷

檢點一年事惟添數首詩飛揚思少日疎拙負明時街
鼓將迎歲寒梅欲放枝相過有親串柏葉進春厄

除日友人貽余書畫卷并舊篋甚佳喜賦

黃花吟未了梅影上苔階春意臘前動年光暗裏排看
人沁令節老我但空齋忽枉故交訊相思水一涯
尺書道情懷古色照襟懷墨妙追義獻花篋識定貳冥
心事研究注目屢摩揩舊物看新得吾身樂與偕

白石山房集卷第八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一百三首

甲戌乙亥
丙子作

甲戌新年試筆

齒序朝班推我少屠蘇家譙讓孫先鏡中華髮逢佳節
閣下光風勝去年書屋梅花纔有信帝城春色浩無
邊溶溶暖律催佳興并入新詩一灑然
未春十日試辛盤浩蕩襟懷抵海寬但愛青山浮郭外
漫言黃色上眉端印面拂拭須鐙後硯匣摩挲到夜闌
休沐從容無箇事暫容高枕足三竿
浮醪全不到荒齋臘後春初景色佳但有和風吹酒面
子元更無塵土攪詩懷魚羹入饌流膏美熊白供盤異味偕
二者偶兼吾願足小槽況已壓茅柴

人日

一年一和草堂詩杳杳江梅繫所思桑落淺斟官庫酒
桃花先透上林枝天家春色來偏早人日春風又此
時晴鵲穿簷知送喜輕陰漠漠下簾遲

立春

暖逼芳郊挑菜甲旋開家釀試椒辛卷簾乍喜微風入
剪勝初簪小燕新京兆鞭春排綺杖太常祈穀進銅人
輕煙霽靄圓壇合取次飛花滿翠茵

陪祀祈穀壇微雪紀事

微雪照清夜霏煙繞禁廬三農欣樂歲九列各齋居
御氣通銀漢同雲覆玉除青壇躬盟薦陪輦勝簪裾

試燈日作

消遣年光數首詩等閒閒過放燈時晴生難日連人日
春滿龍池與鳳池有意東風催暖至無端朔雪送寒遲
星橋綺陌紛如織冷醉閒吟總不知

燈夕

京都爭唱踏燈詞入海魚龍任所之此夕賜酺成故事
逢年隨例有新詩華燈豔豔連三市火樹繁繁照九枝
入耳喧闐街鼓鬧也支倦枕看兒嬉

效元微之遣春十首即用原韻

白石山房集卷九

二

梨粲春始華融融日方中百草意鼓舞夏夏揚和風悠
然佳氣展亦以舒我躬晚來挹遙翠西山何崇隆
遠林擢嫩碧白雲無人行麥脚被千里青青如掌平黃
鶯未寡和百舌枝頭鳴塵塵豁視聽庶以娛深情
曉煙迷處所遇風動成文冲融避紅日蕩漾歸晴雲宮
槐靜疎影御柳無塵氛飛飛見鷗鷺矯潔非常羣
東皇愛桃李紛披及春日雨露亦分定含濡不滿溢春
街競花市奇豔各爭出栽植順物理後時寧鬱鬱
皋臬晴天絲滾滾楊柳花春風何駘蕩吹送天之涯乘
燭答煙景達人情何賒況復蓬山頂朝朝近日華
春禽不厭衆春樹不在多禽言靜杳杳樹影青羅羅花

頭撒蛛網葉底攢蜂窩結廬在幽境託志欣如何
百樹無枯枝無枝無嫩葉晴日曠杲恩眩眼紛如綺榮
謝固有時剪裁殊未已君看太液波不作黃潦水
走馬出荒郊望見累累墓人生且痛飲莫踏無花路佳
人惜寸陰重寶非意注且有黃鸝聲莫負青松樹
開戶花滿庭詠花字斟酌詩成獨微吟淺把鸕鷀杓坐
看風掃階未見日沈閣庶幾答陽和聊以號安樂
疎簾撤重幃單衣易敗絮一飽庾郎蔬何言無下箸巢
棟燕頻來采香蜂不去殷勤謝東皇爲樂無常處

中秋

白月照無寐高秋逢令辰木犀花下飲覓羽曲中人感

白石山房集卷九

三

舊情何限臨風意暫新揮杯瀟灑甚吟卷更相親

九日

松風自愛攜茶具菊盞何勞對酒筵樓外秋山隨處好
籬邊秋色照人妍未容作達仍三徑趁取登高又一年
自是蓬廬無定在憑闌引睇興悠然

冬日移居麗霄公賀以詩次韻三首

巷南巷北隨宜住休笑先生無定居直待官家公事了
南遊衡岳北醫間

古帙晴窗歷歲餘牛腰捆載又移居並遊英俊半窮達
悔不十年多讀書

僦屋三間亦埽除栽花種竹稱幽居多君詩思如何遜

官閣閒來有報書

須麓四兄督漕至京相依邸舍嘉平廿三日兄賦詩六章自壽依韻和之

渺渺蒼山碧水隈年年一度放舟回僧樓驛壁題詩處每過還傾酒一杯

軟紅塵裏度年華邸舍相逢莫憶家真率盤餐文字飲黃梅剛破數枝花

囊琴束卷趁移居情話從容退食餘洪飲激昂雙耳熱平生雄略數行書

砥柱曾經涉險來轉輪飛粟見奇才迎鑾津路蒙溫語追逐清塵盡日陪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四

客裏追歡共一尊烹葵剪韭似家園與兄飲過三蕉葉浮白還看乳下孫

誰繪扁舟范蠡圖詩家風格逼肩吾班生領取封千戶揚子何須宅一區

乙亥早春

學易年華倏過三章編妙理未能參身隨紫禁頒春宴夢繞滄江釣雪潭難駐韶顏思采藥又逢佳節報傳柑昇平無事朝參嬾小閣攤書逸興耽

泥飲耽吟意頗慙地爐圍坐暖琴瑟旋烘蕉葉供題句滿蕪芸香護賜函東閣寒花應破白西山霽色正拖藍門前輕轆高軒過爲謝迂生午夢酣

一年暇日只新春宵逐輪蹄混市塵煖窖護花先爛熳寒魚映日乍精神最嫌酬酢妨高臥一任疎慵過上旬得句旋忘還旋續自鈔吟卷度芳辰

詠雪次韻

晨光如洗渾無塵睡起披裘一欠伸倉吏逼除分白絮門生隔歲致烏薪漫漫簾外銀花舞點點枝間玉蕊新觸緒沈吟聊復爾陽春可許續詩人

謝人饋羹

風起輕冰結硯池忽聞雙鵲噪高枝羹如玉糝頻頻送酒溢銀船緩緩持雪灑夜窗人對榻池添春草夢聯詩笑言永日歡無間莫向天涯動客思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五

雪中作

燭炮香消清漏殘深宵故作十分寒小窗破睡烹鷹爪裴几臨書滌馬肝殿閣飛瓊仙掌出兒童堆玉怒倪蟠東皇似解高人意要使庭梅帶雪看

欲落不落雪滿天將開未開花冷然櫺櫺燒殘席未煖簷牙凍合人高眠喧霽綺陌月三五爛熳華燈酒十千何似短檠依永夜閒烹紫筍理芸編

十一日早窗融融有暖色喜賦

曉色窗牖照眼明東風今喜到簷楹新移凍藥排闥檻勤檢香芸作課程不盡寒威吹木杪無多暖意咽禽聲卷簾欲放韶光入驚見牆根細草生

試燈日作

哦詩啜茗淡生涯點點春星入絳紗但有疎櫺供掩映
更無急管鬧餘華清香結穗縈懷袖朱橘含酸沁齒牙
火樹千條花萬縷張燈昨宴相公家

又疊前韻

清尊紅燭興無涯又見飛瓊點絳紗細剪冰綃飄北牖
重披綈帙誦南華縱橫墨瀋題黃絹歷亂書籤響綠牙
觴詠比來知己共更欣三白驗農家

十八夜三疊前韻

碧海澄波未有涯朱樓深鎖靜窗紗新詩館閣呈宮體
故事京都說夢華蠟酒滿杯長在手春錫入市苦膠牙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六

即今世味無多好笑語團圓自一家

燈夕邀諸子分韻連門投贈甚富仍用前韻志

喜

都忘作客在天涯排日聯吟在碧紗景入山陰勞應接
光涵太液總清華與酣拇戰爭牛耳名策騷壇建虎牙
節序已過歡未已漫言詩酒屬吾家

自詠

誰是長安閉戶人五年不染素衣塵耐寒擁褐吟詩瘦
要與梅花結比鄰

少司寇原韻三首

漫興詩篇半不存聊將日歷記寒溫銀頭燕帶春風信

泣露搖煙密於織臺前百畝錦繡地含南數圓煙霞國
已逢首夏最暄暖況有和風能剪刻香兒睡起最有情
玉妃醉後嬌無力冶容脈脈臨鏡照態態森森傷人立
翠黛凝愁粉靨濃青裾犯曉胭脂濕開時含笑有萬枝
密處垂苞更千億北人種花只如草竹擔筠籠空阮囊
賤同薺麥作生涯爛與蒲葵同種植最愁狼藉酒壚旁
生憎相載金鞭側插花獻瑞者誰子縱有帶圍誇不得
狂斟婪尾送餘香歸途若并春蟾黑

薊門覽古追和陳拾遺六首

軒轅臺

龍顏去已遠舊迹畱軒臺谷神蛻霞外丹竈猶黃埃却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八

爲蚩尤旗刀劍遺雲隈

燕昭王

燕王一下士燕人三築臺郭隗豈吾徒禮賢胡爲哉非
駿亦求市作俑有由來

樂生

我悲樂靈壽亞卿擅用兵即墨徒殺傷何補燕昭城望
諸與昌國求路難爲衡

燕太子

報仇虎狼國一語賈禍深壯士去易水筑裂聲如金我
嗤太子愚我悲太子心

田光先生

老驥若驚馬此義識者稀從來與國事未有不猜疑所
悲秦庭血不濺田生衣

鄒衍

下士不知天乃以意智窺碣石鼓大言創語難爲垂咄
哉堅白論妙不可理推

丙子正朔立春

堯階拜舞慶芳辰想像夔龍一輩人爲兆豐年開綺陌
故畱臘雪照青春辛盤恰與椒花稱彩勝偏宜粉荔新
海不揚波兵革偃疇咨猶自傲臣鄰

燈夕二首

韶華過眼每匆匆燈市喧闐士女同少愛冶遊時作達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九

老於仕宦亦何功閉門嬾逐香車隊得句多從明月中
遲爾詩成共酬唱星橋萬樹碧煙籠
芸窗曾記一燈紅珠翠長檠未肯同少不如人何況老
過猶未免敢言功論詩遠逼黃初上開譙新從紫閣中
最是月華天宇靜素娥不受絳綃籠

贈牧上人

航閒每喜交方外忽報空庭到遠公一片清涼來脚底
數篇冰雪出懷中直從葱嶺傳心法獨向金臺問祖風
今日相逢多淨侶却如三笑虎溪東

大駕北征鏡歌

臣聞帝德好生不廢雷霆之擊聖朝致治聿彰征伐之

威故三錫以眷師中萬邦爲念一怒而安天下四國是

皇故噶爾旦者窮荒奸慝絕傲尤頑屢 敕蔑悛肆行

狂悖鯨吞鄰境莫回虺蜮之心狼顧藩疆欲逞鴟梟之

性 皇衷震怒 帝命申頒誓指天戈 親帥六師而

邁往賸言民瘼仁同一視以來蘇雖葵藿之微忱不欲

以戎行勞 君父而乾剛之勇斷必欲以神武涖邊陲

爰整王師用張天討山盤雲覆咸運 睿鑑之指揮電

激星馳悉出 宸衷之簡閱旗分綠色旣正正以翻風

鎧盡明光復堂堂而耀日節勞逸均苦甘減膳下同卒

伍謹斥埃嚴刁斗行營胥稟 至尊普日月之照臨龍

沙瑞靄沛風霆之震疊虎帳威騰縱擒悉合機宜俘獲

不乖毫髮至如震泉湧碧滋 萬乘以歡呼迄若瀚海

風清導六飛而縱轡總 皇仁之丕冒致神物之效靈

乃爾蠢頑始懾聲靈之赫濯遽咨醜類惟圖軀命之苟

全遙避 天威遠離人境而 聖無遺策渠魁已困於

掌中軍有先期方略預裁於 面投鼓雄風震稿葉零

落奚存摧勝算拉朽枯折摧斯盡千百羣之蜂螫指顧

而伏 天誅十萬隊之貔貅額手而驚 神略用是煙

銷塞外億年享有道之長膏溢寰中奔世仰 一人之

慶歡同率土喜動嚴廊臣不揣弁鄙竊賦鏡歌祇效忤

舞之微誠用紀炳麟之駿烈云爾

鏡歌二十首

聖德如天庇萬方車書玉帛總來王兇頑自外生成化
爲塵宸衷討朔荒

廟算精微儼若神躬親勞勩蕩煙塵六龍迅躍三千
里大駕經行草木春

天語煌煌命大官身先士卒減朝餐能同甘苦稱賢將
事出君王更覺難

親行天討擁貔貅絕塞妖氛指顧收帳殿不忘民事
切猶將時雨念春晴

斷泉指示出營門浩浩清流涌地垠千古何曾經禹鑿
天心特爲啓靈源

五壘三門列鸛鵲騰騰電發撼山河懸旌插羽輝星日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壯氣平吞瀚海波

兵行百萬食爲先聖畫周詳未雨前紮塞道途無阻
滯遽令飛輓到天邊

動如流水靜如山變化風雲八陣間天語不親傳祕
略孰知奇正有循環

御沐風霜有六軍時勤訓練沿旌門按行壘壁嚴刁
斗洞悉兵機賴至尊

主上恩深不易酬

天兵百萬指穹廬激雷驚雷勢不如一自許謀規畫
定鷗巢早已屬丘墟

虎旅鷹揚壓境馳蟻鋒螳臂敢支持妻孥飲泣惟逃死
徒悔辜恩逆命時

膽落魂驚冀脫身直如釜底困游鱗好生猶自憐羣醜
詔許歸誠沐至仁

運籌決勝自深宮淨掃樓槍笑語中預料寇窮唯鼠竄
神機早已示元戎

幾道徵兵遠合圍賊氛盡滅振皇威果然睿慮無遺
策聚米當時已浚機

薰風習習滿關山解慍應知慰聖顏誰道龍沙難迅
掃八旬已奏凱歌還

千載奇勳史策光如神廟略靖遐荒在庭管見誠疎
陋乾斷於今頌聖皇

柳拂旌旗驟玉驄回鑾猶在夢秋中鬼方儼狁多征
伐莫與吾皇定武功

車書萬里盡銷兵又憫窮荒事遠征鑿齒雕題俱向化
敷天率土樂澄清

黃童白叟出城闌夾道歡呼拜聖人從此耕耘成鼓
腹萬年長共太平春

贈吳舫翁

騶騎亂髮稀牙齒舫翁先生今老矣身經百折晚猶健
志欲孤行蹶猶起却憶往年十五六中原苦戰鬼夜哭
疾驅妖孽收河山興朝致治何神速聖君賢相坐高

堂搜剔巖穴鄒枚揚鳳皇整翮鶴安翅脫冠便入浮屠
藏浮屠逸去亦偶然奉佛非佛仙非仙飲酒不妨過一
石作文要可終餘年中間避亂走山東尼山遺澤在胃
中車服禮器觀不厭直使寤寐精靈通世上學者多流
蕩至誠未有如此翁東西南北履紛紛倦遊歸來事耕
耘白衣蒼狗幻浮雲人間萬變何足云舫翁舫翁今已
老看翁才贍篇章好富貴無難致身早獨何爲乎窮幽
討逢人未見開懷抱惻愴有心向誰道

白櫻桃

乍卷輕綃見玉膚垂簷映月看如無休誇北地胭脂價
鮫妾春眼抱曉珠

白石山房集卷九

七

安肅菜

每日園官把菜供冬菹心豔是霜菰情知金縷黃芽味
不到蘭羞蕙餌中

文官果

脫蒨虛房顆顆同文官好作御筵供世間多少閒官職
不獨天門避兩松

肅寧桃

等是星精散玉衡不須崑閬隔雲輶人間那有蟠桃喫
金馬東方是歲星

馬櫻花

綺樹還須碎錦裁茸茸花朵豔陽開風流更詠微之句

省識分班濯錦來用元句

白丁香

神仙不住碧雞坊玉雪精誠木石腸狼藉冷雲吹不起
有人清夜舞霓裳

易酒

春缸初滴吸風湍從事新加麴部官客散久無歌筑響
尊前但想白衣冠

暹酒

偏提遠送絡青篴下若初嘗圻赤泥夜月釀王迴轡處
玉牀無數白鸞棲

雜體十首

白石山房集卷九

南

獨坐幽香來石蘭發孤萼雪霜草木同紛紛盡搖落獨
此芳潔姿含英在幽壑春風揚光輝翩躚何自若豈無
歲寒時結根得所託

古鏡盤蒼龍晶瑩似秋月皎潔不自持塵沙日磨滅混
沌無所施妍媸復難別太虛在其中可以燭萬物自非
拂拭勤光輝何由發

長安二三月桃李花婀娜士女踏青來春風恣婆婆婆
娑折花去花光照顏酡來往共差池愛此紅粉安紅粉
一朝勝其如歲寒時歲寒松與柏青枝常鬱鬱回首歡
宴地零落無蹤迹紛紛蝶與蜂嗟爾何所適

焦桐何人製流落風塵間光彩盡磨滅金徽半凋殘指

上發清響四座如秋山其音散空谷萬壑生陰寒時來
松風下抱此不欲彈大雅無復作古調誰與傳

野鶴不受羣子然高其翔修潔善自愛意境絕殊常朝
乘萬里風暮投千里岡飲啄隨所適矯矯弄影光顧視
鴻雁儔哀鳴謀稻梁常懷網羅憂不得抒昂藏而我振
輕翮一舉摩穹蒼明月出東海宇宙何茫茫

莠生禾苗中莖葉亦芄芄造物之所生雨露無不同離
離共結實甘苦自有別種類本懸殊辨之在明哲

泥蟬出糞土臭味亦殊惡一朝化鳴蟬清音散林壑清
濁固一物迥然異軀殼遷改無定質長苦自束縛苟懷
潔身志宇宙甚寥廓當其沈淪時形穢自不覺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主

朝登玉泉山長望金臺道車馬自翩翩微逐無昏早秋
風變樹木陵陂盡枯槁萬物會蕭條榮華自不保歸來
南軒下憂懷莫能掃黃庭非真經紫芝豈仙草濁醪日
一傾令我顏色好再傾身體輕三傾常不老

遼東白頭豕自謂天下奇豈知一隅外比比皆類茲平
居矜抱負嗔世無見知渺然視一切允爲達者嗤宇宙
非不寬但慮所覲稀

三月桃花水行人爭渡河渡河覆舟楫汨沒將如何岸
草綠照人憂來扣舷歌閒坐獨垂釣得魚不在多豈無
褰裳意舉足皆風波

歲暮三首

紕筍黃柑遠寄將絕憐風味似江鄉南枝破臘迎書幌
北地逢春夢草堂千息縣縣心地寂經年鹿鹿硯田荒
靜憑竹几跏趺坐不信人間有底忙

每逢佳節使恬恬嬉解縱童蒙出塾時怒馬高車愁客過
溫爐煖被與身宜狂添故態綠杯酌靜戒機心罷弈棋
老子生平唯用短宵隨世俗混磷淄

避喧晏坐似深山服食何當覓大還香篆微繁雙袖過
盆花暖逼數枝殷心如野鶴思排翮書答高人有媿顏
細數行年無一可霜華新點鬢毛斑

書事

九陌流塵逐歲忙煙棚火市逐球場儵然一卷看香篆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去

倦矣三竿入筍鄉人似歐陽懷穎上心隨鴻雁過漁梁
每逢節假歡無限印鑰雖懸且括囊

齋中讀書

驟閒始覺忙中錯展卷方知舊學荒冉冉臘殘春意動
騰騰睡足景偏長爲翻野史遙增慨浙孝廉盧宜以所編明史傳借讀不耐
家書細作行一自迂疎成老嬾十年無復酒人狂

白石山房集卷第九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八十三首

丁丑戌寅作

丁丑正朔

萬國朝正歲歲同巍巍新殿告成功金鋪玉城台階正
翠葆朱旂淑景融兵氣全消荒徼外春風長在太和中
西陲又見蠲租詔杆軸無勞詠二東

東蔚懷三首

又向彤墀拜舞回愛看微雨潤枯荻玉蜍滴瀝雲生硯
綠蟻飄浮香撥醅策杖絕裘成二老鳩車竹馬念羣孩
時諸甥孫至自江鄉

團圓來往歡無間好把新詩稱意裁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燒芋何時伴嬾殘垂頭數息坐蒲團漫誇老子參同契
虛設儒生策治安禪定六時如槁木機圓千偈若翻瀾
馳思域外高人隱莫作尋常乞士看

擬傍梅花過一旬無端徵逐負芳辰東華漏盡班初散
南畝風回雪未勻何日林端歸倦鳥頻年車脚歎勞薪
短檠拂拭消殘夜夢繞蒼山碧樹春

穀日

每從詩裏說歸田祈穀東皇又一年節假能消幾柳沐
春回依舊見暄妍閒吟只共林鶯語高調無勞郢雪傳
好是耦耕尋隴畝風恬日暖戴堯天

書事

恭承 廟略新樓閣無數降幡款玉關宛馬即今歸內
廐明駝計日解征鞍黑倫河北軍書寂昭木多前夜月
寒征調不煩民氣樂 德音早晚下金鑾

踏月

簷際飛花正好春春風駘宕最宜人聽喧社鼓連街鼓
看賽林神與穀神爭插闌蛾憐穉穉子旋開蠻榼會比鄰
匆匆又過傳柑節何日粉榆著此身

十二日再東若園疊前韻

安得奇書讀百回謝華啓秀振根荻思深略似抽春繭
心賞還須瀉綠醅月下婆娑憐鬢短尊前爛熳尚心孩
小窗更把霜毫吮雅鄭源流要別裁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二

燈節暢春苑坐班

聯轡郊行拂曙寒離宮香靄翠微端朝天車馬紛如織
負郭人家夢未闌萬頃琉璃明五夜千枝炬火照層巒
春城酺宴昇平樂天上恩波海樣寬

燈夕

點點疎燈斗室懸深宵情話共流連頻催蓮蓋誇無醉
濃熱蘭釭買不眠溫飛卿詩蘭釭如畫買不眠接席論心逢舊雨巡簷搔
首憶江天隴頭珍重平安信猿鶴相朝已廿年

十六夜同年高渭師招集歸途步月有作

天街夜色浩無邊萬盞春燈比屋懸樓上笙歌橋上月
車中士女酒中天歡攜醉侶開芳讌戲逐遊人簇錦鞦

九陌三條真盛事老夫何用枕書眠

十七夜月下寒甚偶成

連宵遊冶任西東眼底餘華看不窮
寒色旋添三五夕春光尚在有無中
燒殘短燭情何限吟罷新詩曲未工
閒倚樓頭凝望久月明如水浸長空

春雪遣興

平生愛雪有奇癖瞥見飛花隨巾幘
辭方珪圓不一格填坳增突惟所適
不管天粘與地圻只願今年廣收麥
短句長吟欣異獲以茲樹勲勲可冊
筆枯紙澀墨不液惟見騰空大如席
國門招邀亟置驛十萬琉璃光照碧

蒙賜御書天馬賦恭紀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三

晴煙滿畫屏風日澹游絲曲折三蒼備縱橫
八法垂雲龍光燦爛天馬勢瓌奇董米真臣僕吾
皇萬世師海寓昇平日娛心翰墨場銀鈎迴的燦
金籀偃琳琅垂露榮光合流波碧藻香驪珠三百
八緹龍永珍藏

齋頭牡丹初放及門諸子讌賞賦詩次蔣揚孫韻

曹州輦致數株來三度春風未肯開誰謂栽培無善策
肯教壅闕音遇不凡才爭裁麗句燒銀燭喜放顏顏潑玉
醅取次芳華延勝賞英遊接軫共追陪
疾風甚雨作寒食油幕深護開芳尊名花無語自矜貴
清洛故事閒討論青春已暮更逢閨白酒欲盡還重溫

頻酬迭唱與未已排日過從肯厭繁

及門劉若千編修蔡鉉升孝廉再集花下徐來侯進士適至劇飲至醉口占長句示之

名花爛熳自天真豈與羣芳較等倫
百二春光都管領是歲閏三月大千香界盡纖塵
尊前劇喜來佳士日下難逢是酒人
愛誦諸君詩律細明朝更約醉芳茵

若園攜尊就賞牡丹依韻賦謝二首

花開敢擬長興第手植還思太傅堂
往事追惟非舊圖及時歡賞到斜陽
砌旁草映無邊綠簾外風傳一座香
蓮漏漸深還秉燭一叢紅豔趣飛觴

籠紗畱待殿春遲不用金鈴護錦帷
微事行觴爭較勝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四

傳花摘葉共探奇傳花摘葉歌芳筵勝日從攜就綺閣薰風莫漫吹折向軍持還作供歐公珍重數篇詩

牡丹續開二本再柬若園

園丁忽報數枝新點綴風光又一句
花下好拚千日醉江邨閒却十年春
若無好句酬良會誰與名花作主人
真率不須頻折簡芳尊就檻看橫陳

紀事

詔許肩輿入禁城聖朝優老羨殊榮
臣年匪壯遲周甲大臣年過六十許乘輿余年五十六舊學多荒遜
五更大雪呼鷹思少日短檠搜句笑儒生
自來矢志無他事雨笠煙蓑早課耕

直房飯畢口占

家食充枵儉堂餐放箸空割截嗤嗤曼倩舉案笑梁鴻奇
膳曾何有行珍自不工誰云肉無墨休羨飲如虹啓事
鐘初歇催班日正中膏粱多淺識葵藿有深衷薄夜飢
堪療牢丸腹果充劇談稀少輩曝背倚衰翁舊學荒難
記新聞訂許同喁喁吾不取侃侃若爲容日晷催童驗
文書放吏慵委蛇行信步駑馬怯追風

試御府墨

麝煤香劑瑞煙籠紫石端溪點染工玉律初調新墨寶
吉雲下燭燦雲鴻右文咸仰勳華頌稽古深慙翊贊功
廿載彤庭齊虎拜恩波長在太和中

若園告祀南海詩以寄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五

秩祀明裡重馳驅嶺路賒過家榮上冢奉使羨乘槎北
雪初飛絮南天早放花馳書訊涼燠相憶在天涯

漫興

宦情似水何妨淡詩思如水不用溫可且乘閒窺簡帙
故應撫景憶林園行年五五初迎歲開徑三三好負暄
又見樓頭春意動青郊乘興倒芳尊

和古水開士見投韻

并寄高足鹿門

大千歷徧是恒河杖履東來又一過紅雨青山流水滿
閒雲破寺及門多蒼涼故園生戎馬爛熳春星發浩歌
振古宗風知未墜聞思還擬入三摩

長至前七日志喜

六袞將開只欠三蒲團穩坐學瞿曇月臨建子陽初復
老去添丁日在南乳虎三辰雄顧盼名駒下里待驂驪
心期尚屬他年事縷縷爐煙午睡酣

子月三日

珠顆玉芽香水沐犀錢虎絡稱身圓繡文添線初陽轉
湯餅開筵邸舍喧通子舊傳陶令句袞師新詠玉溪篇
徵蘭已占先春發老日婆娑興自便

十一日即事有感

嫩雛出殼便辭窩老淚無揮只浩歌轉憶春前嬌女恨
數聲啼鳥春庭柯

老去常思少壯遊中年已過當添愁無端庭草敷榮色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六

知是天公誑白頭

冬夜有懷

宵寒燈吐穗香冷火頻添黃竹歌謠古霜蔬滋味甜
狂疑卷屋雪勢欲平簷寄語南遊客家書計日占

戲簡蔚懷

君辭魏闕使炎方水驛山程去路長漠北即今歸版宇
海南從古陋遐荒登臨似覺衣裘重流覽應知履舄香
我獨衝寒耐冰雪塵沙僕僕入明光

又口號代簡三絕句

問君幾日過南華冬月先開嶺上花待得來春好消息
傳帆款款話桑麻

羨君南海擁雙旌兩度輶車出鳳城記取去年長至日
甕頭旋拆煮青羹

桐江罷釣廿三年日近長安尺五天倦鳥未還親舍杳
憑君爲我省龍阡

龐齋公郎中過訪

賃宅寧爲久宦計借書畱待小胥鈔入門有客攜詩藁
出郭何時挂酒匏老我爲卿惟閉閣看君作郡可鳴鞘
歲寒莫忘平生約騷雅還堪入饌庖

冬至前署中齋宿二首

休說先生苦耐寒頭銜未換守冬官溫爐一夕眠齋閣
水井微陽兆履端循例曹郎吟白雪押班老子夢黃冠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七

來宵又向郊壇宿燿火松脂照夜闌

衙齋深鎖長莓苔每到齋期始一來部務日在午門調理老屋撐撐

懸一榻奇峰崢嶸號三台廳事後有三台石碑記猶存摩碑但欲師前輩

止酒何須問舊醅齋例禁酒荏苒歲華容易過無煩長夜燭花

催

宿天壇道院仍用前韻

陽生葭管動飛灰駒隙流光莫漫催冷月空階明積雪
高枝寒雀啁枯槐文書度閣剛三百卷帙塵封暫一開
又報遲明趨啓事夜深擁鼻重徘徊

冬至陪祀南郊紀事

兩年郊祀未躬親車駕三臨徼外塵 睿略乾行清絕

窵天心子半答明裡龍旗畫卷山河肅葭琯陽回日月
新鐫珮奉璋隨翠輦萬方同祝太平春

十七夜書事

蟹嚼空螯殊有致蠶眠重繭更奚求漫天大雪飛何處
匝地陰雲凍不收戶牖無風驚震撼坤輿入夜乍沈浮
宵衣徹惕垂清問欲竭臣衷覬遠謀

申飭廷臣以地震示儆力圖修省恭紀

陰雪積瓦溝似欲求其偶空見嶺雲稠未聽北風吼陰
靈屯四塞微霰灑窗牖兀坐寂不言坤維忽弛紐比舍
語嘈嘈童穉且狂走止止勿驚喧史冊亦時有天心最
仁愛示儆眷我后瑞應非爲休機沴匪爲咎轉移在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八

君心亦各視所受下詔集廷臣弭災不以口遇求直
言荒哉漢唐后所恤在民莫所飭在官守匪懈體臣衷
交修勤拜手抒肝竭悃誠有孚在盈缶國論陋因循容
默自慙負感激仰聖明臣心實負疚

雪夜寫懷

不歸非愛高官秩勇退頻年謀請急就列原知百不能
矢志尚自思陳力殊恩優渥忝遭逢異數駢鯨增悚息
叨長冬官已七年蚤負長憂難報塞宣房屢浚潰金隄
疏濬倥偬無善策大農虛費水衡錢易水淮流妨稼穡
全河一覽睿謀長四載神功豈人測昨歲戎車指朔
方六飛親駕天山北彎弧一發墜機槍平沙萬里除

荊棘即今三殿告成功金碧觚稜摩紫極小臣營構略
無功文綺分班有慙色鄉心往往夢江湖官舍年年廢
廩食今看天闕散瓊琚預卜田家盈黍稷閨門賀瑞早
歸來又向寒窗呵凍墨

臘月立春三首

閏年臘月得春先便覺東風入畫樑旋買湘梅酬令節
相依蘭草忘言詮左圖右史縹緗舊北酒南茶氣味全
老子其間容嘯傲新詩題罷不教傳

世情閱歷惟防熟歲月遷流若易新憶去青山還繞屋
夢回紫綬未離身好憑詩句畱殘臘漫倚春風作主人
應接漸稀予意愜過門車蓋任轉轉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九

破臘梅痕一笑然春光又復到簷前七年水土平猶未
上日風光早占先隨例辛盤貪放箸臨池兩舍媿如椽
聲華藉甚非吾願賸有詩情作勝緣

歲暮遲若園不至寄懷

剗首雲鴻繫遠思天涯書札到何遲一冬冰雪催班日
五管風光擁傳時過歲預儲桑落酒新年好讀嶺南詩
兩家抵舍歡相倚繞膝兒孫遞致詞

書印譜後

摹印能傳篆籀法爛銅破玉做尤精累累匣底閒珍玩
肯與時人記姓名

遣興

旋架高臺四望新西山餘雪間嶙峋好將畫景添詩景
且把官身作曠身最愛佛柑來遠道每呼冬筍是鄉人
尋梅邀客須休假次第郊原蹋好春

書懷

追惟曩跡總成塵老至偏憐歲事新寒日過檐隨逝景
煖裯敷坐惜勞身不求不忤詩終誦何慮何思道合真
莫謂世間從我法海鷗那可判疏親

戊寅正朔

五更三點起朝正贏得兒童笑語盈臘向梅間餘半蕾
春從天上入層城曙星漸啓桃符色老耳偏驚爆竹聲
自哂與時慵拙甚一勤或可補平生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十

祈穀齋宿

正初二日赴齋忙銜舍壇壝迭換牀差幸辛盤餘臘尾
不將椒酒醺詩腸田家力作承天貺農事開基卜曆長
蒼髯薦歆香馥郁豫知寰宇慶倉箱

新年四日

一笑新年欠主張淡晨寒煥費平章若爲臘尾留餘地
不助梅梢試早妝笥候移來觀物態襟情閒處送年光
哦詩亦自嫌多事題罷欣然意已忘

和蔚懷韻

履端獻歲謹三微隴首春風帶臘歸上日郊壇陪輦路
普天農畝厯宵衣空懷廣廈千間庇謾說金門待詔飢

與子俱深君國念兩年邸舍久依依

人日縱筆二首

我笑杜陵真絕癡
羈栖尚覓草堂貳
三間古屋亦何有
千載浮名空爾爲
故園好景成虛憶
人日題詩欲寄誰
所喜春來腰脚便
連朝猶得赴齋期

凌晨鵲語噪檐楹
一歲難逢人日晴
自有休徵占太史
寧無好事及先生
恩光早已逾微分
止足行將遂樸誠
寸草春暉何以報
敢云試手學調羹

春思

似此春光儘自嘉
蹉跎金紵漫相誇
風巾霧屨章江寺
雨笠煙蓑湓浦槎
便覺身如遊野渚
不知迹尚帶京華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士

閉門搜句無奇思
怪底吟成未到家

新正十日詣暢春苑郊行二首

西直門前漏未闌
高梁橋下水生瀾
衝開漠漠輕輕霧
放出蔥蔥鬱鬱觀
百道飛泉潑別苑
一輪杲日冠晴巒

郊原初試春遊屐
柳岸梅隄尚淺寒
城居自愛春郊好
可惜郊寒春不深
負郭田園多種黍
隔溪楊柳未抽簪
噪晴好鳥歡迎客
冒屋浮煙嬾入林

十一日讌宛平王相國怡園

春光九十纔逾十
樂事無加更有加
歲歲張燈招後輩
年年駐景占芳華
宮商細譜橫吹曲
星火驚開倚樹花

香氣成樓煙是海
遊人都擬泛仙槎

十二日試燈

今宵又試節前燈
炫采爭奇我不能
一桁輕綃水可掬
幾層淡墨霧初凝
玉虹垂地蟾光澹
煙架凌霄碧落澄
都下餘華稱絕盛
寒燈幾點照清冰

十四夜

傾城徹夜看燈忙
獨卷垂簾放月光
小米毫端能刺畫
後邨句子太鋒鋩
簷前綵勝迎風舞
屋角梅花撲鼻香
衝曉又將騎馬出
陌頭未散紫遊韁

燈節夜半再詣苑中

月正中時方就枕
月當圓處整衣裳
要看大地光明藏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主

嬾逐天街歌舞行
負郭人家仍寂寂
朝天車馬去堂堂
一肩放眼看山色
空闊無如此夕良

十六日早雪

素娥連夕倦逢場
故遣飛花作曉妝
頗以淺斟酬令節
略無好句答燈光
巖峯鷹爪隨時有
盧橘衡柑滿意嘗
歲首鉛華今又度
尚餘吟思繞迴廊

端二日 母大人誕辰感賦

罷讌停歡廿八載
一番令節一潸然
人言此母殊凡母
自慨行年匪駐年
子諱四日生望斷白雲迷子舍
韻畱機石倚江天
母夫人有詩集傳世西風特地涼如水
浪說榴花似火然
是日風雨寒甚

懷舊遊東朱舍人

學騎使馬怯金鞭勝日同遊兜率天別去江南望江北
相逢流水話流年妓樓燕度燒銀蠟楚館花飛拭粉箋
我已倦遊甘寂寞問君何事亦頽然

茉莉

珠孃披幄坐繁縟著人衣相見來京國含顰憶翠微晚
開涼月照曉合露華晞餘馥沾茶荈清芬落磴飛

海梔

六出花如雪檀心百和香曉煙籠玉貌暮雨濕寒妝兒
女膏油汗山僧戒律妨云何比禪悅此意問空王

送麗雪巖出守建寧

冠蓋叢中鶴骨仙朝朝危坐竦吟肩即看閩嶠朱幡擁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五

不改吾儕素志堅方駕曹劉推獨步衙官屈宋媿當年
期君得句先貽我詩律如君定可傳

看諸孫圍碁

殘臘餘三日行年五六過看碁唯斂手作達且高歌老
入歡場少詩偏歲暮多負暄與獻曝風日漸陽和

常自玉業師以事至都追溯從遊愜然有作二

首

束髮受書日於今五十年先生真雙鑠弟子轉皤然落
月霜華冷深宵竹影圓停杯追往事歷歷菊花前
相聚無多日何堪又別離低雲客路遠燕雪馬蹄遲者
舊襄陽少靈光魯國遺鴻泥應不定重訂後來期

送高澹人詹事奉母南歸四首

紬塞頻年扈玉鑾陳情暫許乞湖干家園養母安仁賦
官相辭朝孝伯官秋色正看銜禁柳春風先爲拂陳蘭
草堂禪榜皆奎藻不是尋常卜澗槃

奉母還朝奉母歸 國恩家慶古來稀畫圖難繪兼金
賜仙骨長披一品衣拜表尚拈青鏤管承歡自設絳紗
幃南船大有江魚饌鱸膾秋風況早肥

銅街賜宅傍周廬清切非徒典石渠魏丙謨謀黃閣望
常楊制誥紬宸書瀕行却更邀遷秩此去何曾許遂初
蹤迹江湖心魏闕山中勲業有誰如

長日潘輿輿泥筵風光還似液池邊白雲江樹春暉滿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古

紅雨山房畫錦鮮將子慈烏晴繞舍銜書靈鶴老忘年
晨羞夕膳家庭樂一飯思君繼昔賢

贈戴孝臣二首

憶昔從親戍艱危倍愴神不辭萬里道誰記百年身少
別飛蓬短生還白髮新依然七十叟漸就故園春
無異遼陽鶴滄桑歷劫灰舊交知幾在一老獨歸來暫
憩哦松署言尋采菊杯敬亭山色好相對醉千迴

題公凱學士小影二首

紬顏白袷坐松風就日攤書倚碧空記得此圖曾省識
西園集內一坡翁

連雲高閣想江湖下直歸來引鶴雛却似吾家舊卜築

平泉花木未荒蕪

題曹松齋小影二首

何將軍有園林勝杜老曾遊兩賦詩誰遣收來圖畫裏
依然紅綻綠垂時

小閣蕉陰自卷舒松篁交翠覆荷葉只今瀚海燐戈日
正好臨風檢素書

恭跋 御書爲杜肇餘司馬

文治煥中天卿雲輝復旦萬幾多優暇六籍盡誅貫綈
几虞舜棠奎章帝鴻硯聖學及游藝經術膺殊眷煌煌
壁窠書異彩發寶翰蛟龍煙雨飛星日鈎珥絢屹然嵩
嶽垂蔚若朝霞爛昭回萬古珍宣賜金閨彥帙錦玉璫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五

間墨海開桂瀚宸藻幸仰瞻肅拜心舞忭端奉碧山居

榮光燭霄漢

蒙 恩調補刑部尚書恭紀

冬官叨長侍龍墀洊歷西曹荷 主知正是清班承命
日恰逢聖澤措刑清聖澤常李適
之天上喜看清貫索敢分光耀白雲司

若園仍補工部尚書志喜

頭銜初換領秋官法網恢宏 聖代寬漫說張蒼能制
律爲欣貢禹並彈冠星辰共曳趨丹陛喉舌偕司直玉
鑾邸舍椒花又同賦春來黃色上眉端

歲晏書懷

齋閣塵凝初試埽臘梅香綻一軒渠地爐煖趁勞薪藝
蘭草深防當戶鉏借得祕函慵把玩堆殘舊稿費刪除
日長且又添功課霜冷篝燈讀律書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一六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吉水李振裕維鏡著

詩八十二首 己卯至壬午作

己卯正朔早朝試筆

靄靄卿雲捧御筵金爐香裊曙光連斗杓初轉天心正
乾象昭回日景懸律叶陽和真浩蕩氣排霜凜總暄妍
堯階共獻無疆頌禹甸齊歌大有年

和蔚懷試筆韻

香霧籠煙春殿中彤庭瑞靄拜恩同謬隨舊學蒙恩眷
幸藉良規勵匪躬令節芳菲偕邸舍江鄉質樸自家風
枌榆社酒遲徵逐未敢懷歸 主遇隆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新年三首

例有新詩答早春詩成又寄草堂人故山猿鶴關心久
帝里風花到眼頻喜就晴窗繙簡冊嬾將妙理覓醪
醇涪翁老境行過二 黃魯直有老境五十六之句 隨意盤餐一薦辛

欲雪不雪雲浮白將春未春水拖藍置驛逢時吾不敢
杜門深念我何堪漫希蕃錫勤三接準擬維摩放一叅
暈碧裁紅成底事和風暖日似江南

一冬玉屑飛何處上日椒花暖氣浮東郭虛傳遺臘履
剡溪未擬泛回舟不嫌舉世人呼馬只合當春喘問牛
老嬾最妨逢盤折端居且學爲身謀

人日即事簡若園并謝惠羹

別苑風吹輦路塵諸公袞袞出郊閨倡酬皮陸真同調
扈從鄒枚自有人 詞林多扈從南巡 未辨登高追勝賞相期隨分
答良辰羨君早具和羹手玉糝擎來滿屋春

聖駕南巡詩十六首 有序

欽惟我 皇上綏輯萬邦照臨八表普乾坤之覆載盡
納春臺弘日月之光華不遺鄙屋五典徵而四門穆六
府修而九敘歌成功之詩形乎雅頌象德之舞見於羽
旄萬物由庠兆人允殖玉門之右一堠銷烽滄波以東
九譯請吏殊恩浹乎飛動至化溢乎垓垓挺神人洽和中
外提福乃益 虔臨庶政細總羣樞寒星在而求衣夏
景昃而方食眷彼黃淮之未真實惟東南之隱憂往年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二

玉輦再巡胥又桃華之水邇歲金隄屢鬻重煩瓠子
之歌轉稅稻於雲帆上聞 國計沉歎蘆於煙渚下軫
民生顧因邊徼求寧總六師而捷伐遂致河防胥命稽
四載之親乘比者 睿算如神掃檣槍於碧落天兵無
敵剪猺獠於遐荒魚海龍堆已盡登之衽席吳頭楚尾
寧尚虞於僻壤羣黎切望幸之情百爾企省方之舉
俯會食請 命時巡當治法之彌隆更孝思之倍摯
念斗牛分野將賜循行而長樂宮門或疎省視塗吟野
忤願紆 慈輦以覽人風水碧山明敬奉 金根而觀
物序維時條風初拂春日載陽文鵠翠蚪帶恩波而竝
下龍旗雲罕籠瑞氣以徐臨城邑連歡丘陵聚舞端臻

淮浦細察黃流斟酌疏濬之宜指授浚排之策或宜增
舊堰或宜築新堤或宜濬上流或宜疏別派或宜漉沙
挑淺以刷填淤或宜束石懸絙用防泛溢河堤使者遵
渙汗以維度都水長丞督錡雲而恐後以帝堯之咨
警奏神禹之平成無煩沈璧之析竹見安瀾之慶於是
三吳父老越千里而迎 乘輿兩浙臣寮率萬眾以邀
宸駕 皇上念衆情之難拂正欲周咨思民隱之當
求不辭偏歷遂從江表遙泄金閭嗣抵浙西還巡白下
羽林衛士不需絲粟於小民 御幄公儲盡發金錢於
內府耄倪喜躍夾岸焚香士庶歡填沿途企踵我 皇
上屬車所至惟察吏以安民警蹕攸臨必觀風而問俗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三

天波遠暢德雨旁流頒黃紙以蠲租降 溫綸而泣罪
小廉大法 清問頻紆監算關征深仁特沛熊羆之旅
拜賜於屯營俊造之徒成材於學校由老者以逮幼穉
自岳牧而暨山林莫不食德飲和譬耒耜之逢夏雨淪
肌浹髓猶草木之值春風品物咸亨乾坤交泰咨岳命
官而後未視厥休歌衢擊壤之時庶俾斯盛臣忝被
恩榮謬班卿列龍旂未從徒懷虞典之歲巡豹尾初迴
願續周詩於時邁敬賦詩十六章拜手以 獻鋪張莫
罄悚仄滋深
萬邦歌舞慶昇平沙漠烽煙盡廓清滄海東浮迴地軸
青丘北指作關城朱英翠節標貞瑞甘雨和風助力耕

獨有如傷勞 睿慮 九重猶自念孤婢

河淮交匯古揚州 帝軫漕渠計慮周不惜金錢增堰

埭未聞黃鵠驗歌謳青畦時湧桃花浪白馬空沉竹箭

流小大臣工齊頓頤請紆 琬華奠南陬

巍巍孝德古無加祇奉晨昏萬國誇長樂宮中調玉膳

濯龍門外侍金車 鑾旂欲出巡江甸 慈幄應歡覽

物華烝庶謳歌娛 聖母筵蒲長見發奇葩

聖主勤民不敢康難翹移處頌聲長風雲翼輦迴 天

澤草樹迎鑾夾 御香錢出水衡平市價賂嚴簡布肅

官方吏無計斂人無擾萬姓歡呼夾道旁

洪波安戢展 神謨何用沉牲置越巫淮浦三洲疏別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四

派河流九折辨經塗成功不廢淇園槌數土長開禹貢

圖川后從茲應效順燭天光彩奏禎符

就日瞻雲南國心 恩深解網發歌吟金雞夜叫聞天

赦彩鵲朝飛播 德音園土早占幽籥動北閭長頌翠

華臨寵蔥喜氣交阡陌引得薰風入 帝琴

最是興趨盛事并恭逢 聖節泰階平河流重復千年

迹山嶺遙聞萬歲聲社鼓騰歌通 御座佛塔祈福驗

輿情野芹獻罷 天顏喜笑向華顙酌兕觥

雲罕寬幢瑞靄籠欣傳 御札軫田功特將租調頻年

賜更致閭閻九歲充野紀奎婁霑化雨地連吳越漾薰

風春農萬戶歡聲動和氣蒸濡兆屢豐

淮揚兩郡水雲邊 睿慮繁廻策萬全平糴已欣蘇下
里畱漕更足備他年淤泥會自生南柘瘠土行看變上
田多幸 鑾輿巡歷徧 恩波重疊到茅塵

岳牧求章入鷺行 親加慰勞重封疆賜來珠服當

惟殷捧得銀鈎拜 御牀郡國擇賢由 睿哲農桑逢
歲倚循良露恩更有卑官秩瑕類漸除獲近光

聖心最是念鉏犁越水吳鄉徧麥畦平野風生黃犢動

連塍雨過綠芒齊但循雲畝移蘭櫟不許春田散馬蹄
父老迎 鑾歸去後大官餅餌手親攜

絕塞弘彰捷伐威承平還復講戎機犀渠訓練分千隊
鳥陣縱橫繞 六飛赤仄朱提頒 寵賚銀罍翠釜拜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五

恩輝非因問俗傳 龍駕士卒何由覲 袞衣

田租貸免恤苗畬更聽歌聲動里閭鹽筴減征寬竈戶
關門輕稅算商車十行 鳳詔天波遠萬里風檣客意

舒爭仰 霓旌稱 萬壽不教傳蹕避 金輿

恩加吳越寵斯文處處弦歌誦典墳秀彥和鈴溫似玉
鴻生鼓篋謫如雲光風細拂橋門柳香霧偏縈泮水芹

聖主作人陪壽考書林終古沐清芬

仙雲轂隸覆江津柳暗花明萬象新 軒駕甫臨農得

歲 舜瞳回矚物生春司金泉布頒耆叟 光祿庖廚
及野人更許蕃民還故土 仗前羅拜頌 皇仁

虞廷恩德被無垠 鑾輅迴時捧五雲尊養共欽 天

子孝平成總荷 聖人勤連岐參黍頻年見肄雅笙匏
比屋聞中外又安禎瑞集好揮玉軫奏南薰

黃梅

九丸霏薄霧冉冉結繖雲黃雪空山落寒香世外閒開
時宜淡月艱處解微醺冷豔文心切哦詩伴漏分

蒙賜 御書咸中有慶匾額恭紀

拜持 寶翰出彤廷徑尺晶光耀日星敢謝微臣能識
獄久知 聖德在祥刑嘉師衍慶承垂訓 天語咸中

待勒銘恒恤哀矜堯舜主稿詞仁厚著爲經

獨坐

幽蘭置南隅夕休與之對悠然坐忘言楚歌思紉佩豈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六

不愛晨暉朝參常晚退硯北羅琴書左右屏細碎掛屏

渺煙嵐咫尺尋變態誰誦陶謝詩風雅憶異代瀟灑豁
胃膺心手那能再寤寐思古人恍接其馨歆萬派各奔

流溯源同津逮觸事輒傾吐天機任所在茗椀與篆煙
垂簾日啜啜凍凍瓦昏鴉翻空廊飢雀墜擁絮當歲寒英

遊槐時輩

譙集限庚字韻

入門不待主人迎乘暇攤書對短檠雜坐每因涼夜密
劇談偏愛晚鐘清寥寥秋襖多塵蹟漠漠蒼烟豈世情
可憶高齋同促膝酒樽詩句最縱橫

送熊蔚懷司空致政歸里六首 有序

司空蒙 恩召起四年中兩奉秩祀 簡命累遷卿貳
戊寅冬 特旨仍復冬卿余以同日調長司寇 綸音
並下班行交羨親黨增榮而司空明止足之義高恬退
之風已卯初春拜疏乞身特荷 優旨褒嘉陛辭復蒙
頒賜怡情泉石四字題額仰瞻 御墨淋漓輦下咸頌
我 皇上優禮名德大臣實逾前古而司空進退一節
無媿古人尤爲 熙朝盛事余託兩世姻密瀕行之際
繼繼彌深爰賦六章以當情話不必作詩觀也
鹿鳴宴上君遲我雁塢名中我後君兩世重親真密契
都官迭長更希聞粉榆有社榮先酌金觥全身迴出羣
進退不殊臣一節合離雖暫話難分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七

不分君先衣錦歸故山爲我婦漁磯攜家煙浦開帆穩
得句雲莊和曲稀載去 君思光梓里傳來 天語重
綸扉綠槐夾道松陰滿浩蕩沙鷗早息機
相距懸車尚八年遂初賦就興陶然洪崖丹井堪求侶
碧水青山好放船未老乞閒今代少此生報國盛名全
還山白傳馳歸傳他日風流許並肩
起著朝衫趨別苑霏霏輦路曉煙漫雲開霽色青林溼
風拂荷香玉露漙委珮從容沾紫翠彩毫揮灑耀龍鸞
侍臣捧出宣恩賜 御墨淋漓尚未乾
姝生兄捷同康歲荏苒流光四十年在昔矜聲同繞膝
于今愉瞿喜垂肩堂前早誦鳴蟬賦林下還賡詠雪篇

我亦懷歸歸未得可堪攬涕對離筵

再起東山四載餘兩持龍節唱驪駒新銜屢換恩何極
舊德猶存志不渝入社溫公年尚少辭榮疏傳意偏舒
漫言邁世修黃老用王逸少事祇恐蒲輪下直廬

題蔡東巖小影二首

蒼崖翠壁白雲生湍激泉奔震耳鳴吟眺正當公事了
一分閒處十分清

不從勾漏問丹砂且學長庚放早衙直上青山最高頂
呼童埽石墨飛花

徐華隱閣學致仕旋里

赤管鴻文侍未央連雲高閣憶江鄉遂初繼賦歸鶯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八

寵賚頻頒拜鳳章未覺煙霞身世遠好貽球璧子孫藏
扁舟載得 君恩重倚櫂西風秋水香

長至前二日齋宿白雲亭即事

書雲倒赴太常齋法署森森列棘槐昨日 恩綸疏密
網來朝生意動枯葢咸中示訓愚衷勵在宥深仁 聖
主懷鈴索不須驚夜柝長吟隨意步空階

業 思調補戶部尚書恭紀

白雲亭畔警晨鐘又荷 新恩領大農拜 命每當長
至節昨午達刑部亦十一月託根還似後凋松廿年間却扶犁手率土

欣看比屋封計簿無勞勤課最願從捐貸省輸供是日奉 諭免

湖南
租賦

晴暖喜賦

三間紙閣曉光浮認是虛舟是芥舟墨霧溶溶散石硯
茶香澹澹白甕甌烏絲闌界黃庭字金粟箋題赤辟秋
只此消閒滋味永和風拂拂最夷猶

冬日

簿書堆裏過殘歲朋舊招邀亦闕然萬事俱慵具嬾癖
片時偶暇即趺跼若非押字筆長閒除却朝參車可懸
漸喜過門投刺少婆娑冬日對暄妍

歲暮感懷

仕達于吾已過分青春與老竟如何非無十畝閒閒地
拋却雙簷短短簷遭際 聖明辭祿少坐荒歲月負艱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元

多不緣暮景增長慨客裏年光如擲梭

小除夜

塵事拂不盡襟懷只明如閒憑僮僕嬾老惜歲華徂爆
竹聲喧陌松枝火滿爐盤餐隨意設圍坐一軒渠

庚辰新年二首

纔乘曙色觀天間旋領年華到小堂晴日照窗間東硯
和風被體換輕裝探春早試花師手內有詩云探春早試花師手
師嘗酒初傳荔子香閩人贈予荔枝酒甚佳祿食久縻慚紫闥科名何

幸繼青箱五兒昨秋列鄉薦

春光十五漸暄妍歲前臘月望日立春運叶庚年勝事便余鄉會兩堂
額新懸龍袞宇庭除初詠鹿鳴篇佩來會府司農印添

得雛孫壓歲錢歲前子月調大敢曰臣愚邀 帝眷 君
恩世澤慶彌延先世堂曰聚慶御書堂額曰咸中有慶誠異數云

六日雪中即事

連朝暖意逼庭除一夜黃雲卷碧虛家世舊傳勤穡事
天恩新許讀農書臘前雪貯連牀瓊歲首光添照乘
車袞袞諸公馳傳出平成事業竟何如九列及在籍諸公銜命勘河俱以是日出都

兒輩赴公車未至

書來早已盼公車弟姪攜將慰倚閭細酌屠蘇遲少輩
偶尋蘭茁步前除泥深積雪連山驛花舞迴風飭路隅
霽色喜隨人日至傳柑猶及試燈初

送劉海觀檢討出守揚州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十

秦中有雙驥逸足驥高衢策名金閨籍迴翔十年餘仲
也經世才久爲世所須一朝輟侍從之官淮海區天門
平旦開拜手承明廬 聖主重儒臣每奏輒都俞勗以
循良績期以康樂書大哉 綸綍言寵茲銅竹符行行
樹佳政課最還玉除筵羽夢龍列賡歌佐唐虞
廣陵號劇郡利大弊亦叢舟車四方至疲氓萃其中魚
鹽雖云美稼穡恒不豐所貴司牧者惻隱切乃躬頃因
隄堰浚諸湖濤相春汙萊傷滿目二鬴食莫充君今吏
茲土行必建殊功勿以一麾去而嗟吾道窮聲名自此
高如日生於東贈言不在多資父移爲忠

贈林吉人

閩海有佳士新詩如玉琴清風生兩腋暑氣結層陰對
宇見偏少忘形契愈深高秋入庭樹疎豁一披襟

戲詠食品二首

和風嫩日萬般新燈樹晴簾總是春解凍洞庭柑指皺
經冬旋馬芥蘆辛蘭芽縱數江南好桑落猶輸北地醇
須信吾州鄉味美蘆根筍茁性情真

乳腐包瓜涵趣味魚鬆鴨臠足珍饈每呼郭索爲公子
頗厭糟丘作醉侯便擬論錢買鹿尾何如放箸食羊頭
老夫一飽無餘事口腹無煩細講求

蒙賜御書唐人詩大幅敬述

御苑承恩日午時疊叨頒賜拜 彤墀擎來 聖藻珠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士

璣合捧出 天章日月垂豈但硬黃臨倒籀絕勝飛白
灑玻璃層霄一朵紅雲麗護定龍文與鳳儀

觸熱入署自嘲

琉璃貯水渾如熱水枕浮瓜總不寒長日簿書資介弟

一朝身繡別彈冠家本華右農新擢總憲新除森森來何暮新王右農在河上舊

雨茫茫會亦難左農伯編霞亦奉使河上獨有老農供力作甘從人笑是

專官

白蓮

亭影澹將夕晚香吹白荷幽人常獨夜素女恰凌波柳
外星螢亂庭前風露多相看惟玉顏清絕兩如何

竹

舊隱瀟湘外檀欒十畝煙塢來數竿竹相對一龕禪節

月閒庭醉梳風午榻眠此君吾所狎到處得流連

夏四月二舅氏再視予京邸別去口占述懷兼

介明春七十壽觴

七年兩度訪京華重放庭前雙桂花曩歲亦以秋八月言別三黨尊行

餘碩果平生宦迹等浮槎深談往昔都如昨最喜精神

一倍加舅慶古稀甥六十來春相望飯胡麻

送遇徐杜宗伯致仕南歸三首

曲江風度推前輩弘獎當時借齒牙每向經帷抒議論

兼綜政術過專家退朝細榻黃庭宇對客常烹顧渚茶

四十年來如一日滿樓煙雨憶蒼葭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士

一疏辭榮倚寵嘉 君恩臣節浩無涯知深特許全身

退眷久頻膺異數加羽扇賜來當暑日午橋歸去誦南

華自慙灑灑瀧流細心逐蒼波泛斗槎

南浦情牽隔歲舟東門悵別又驚秋四時嬾代原如此

五岳相羊得自由一徑煙深駕水曲片帆風送蓼花洲

還家二老遙相訊兩地登臨共倚樓每訊翁懷司空里居並及之

送劉若干視釐長蘆

憶昔羣英宴曲江就中領袖歎無雙十年簪筆依丹陛

幾日乘驄樹碧幢朝擁津門雲作幔暮吟秋水玉爲缸

巡行到處宜求瘼豈獨徵輸息吠龍

憶東湖書舍

雙湖如鏡夾虹橋一徑蒼煙拂露梢因圃種蔬供野饌
誅茅架屋傍松寮雛雛鷺羽當波立斷續荷香帶雨飄
風景依稀成底事祇憑清夢寄漁舫

東仲舅

長日丹書手自刪門前流水碧雲間偶然採藥尋師去
直上香城第一關

和二舅歸舟見懷三絕句

易代梯榮歎雪翁趙松雪美新投閣笑揚雄青門何似種瓜
好挂笏看山興不窮

秋水秋帆接遠天青山到處訪牛眠要平風木無窮憾
只在臨歧信約堅許爲先人卜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三

細數當年如昨日放歌六十是明年當桴早已畱餘著
肯使高人拂袖旋來詩有一局全某君已得之語

疊前韻三首奉寄

道是仙翁是梵翁舌端苦腴妙豪雄現前蒼菊天花墜
不比詩家一例窮

雪在冰壺雲在天鶴飛三徑柳三眠重來知有無窮意
要示真金磨豆堅

兩度秋風桂樹前紙爲竹馬話當年五湖指點扁舟好
捩舵收帆自在旋

聖母皇太后萬壽詩八首有序

惟 皇上誕膺休命式廓鴻圖武烈文謨邁百王而首

出禮章樂舞集千聖之大成仁恩覃被於寰區孝治聿
光於史冊恭惟 聖母皇太后體符坤載德協乾行溫

惠柔和稟含章之淑質端莊恪慎樹鳴珮之芳型珠璣
肇啓之年建長秋而正位玉燭重熙之日奉慈壽以居

尊法服六衣務身崇乎儉樸內官九御每親率以勤勞
宮教修而 母範咸遵慈風扇而 皇仁倍渥蠲租賜

復總仰推逮下之心宥過省刑皆曲體廣生之意引高
年而禮有德親九族而和萬邦景福畢臻奇祥並轡月

恒川至璇闈益算於無疆海潤星輝寶曆凝承於勿替
子孫千億天家萃麟鳳之珍臣妾八方內府集共球之

盛華祝莫先於富壽箕疇備享夫康寧極 五位之尊

崇彈九州之奉養吳綾蜀錦耀寶編於暈衣海錯山殽

彙嘉饌於瑤席雪融鵲鵲扶杖以迓和雲繞蓬萊侍輿

而跂賞江淮 臨幸帷宮竭侍膳之忱松漠 巡行帳

殿展舞斑之慶茲值庚辰之歲適周甲子之期候若春

陽時當良月宮中添線方與日以俱長海上增籌佇後

天而不老臣裕職叨九列莫抒鄙悃於涓埃觴祝 萬

年敢和雅章於松柏敬賦五言釐爲八首恭呈 睿覽

不勝悚惶

天上安寧節 宮中燕喜辰萬年綏福履六宇戴 慈

仁玉醴堯尊滿瓊簫舜樂新殿頭梅榮放黍谷早回春

白水膺圖日黃裳儷極時坤貞兩儀協興順六宮師覃

集 243—662

葛常勤刈樛枝每下垂 徽音同太如絲曆鞏 皇基
珩珮彰慈範 璇宮起化原雖難分蘭館肅肅濯龍門
手浣經年練躬湘 九廟繁嬭媼承德教彤管永無諼
皇朝敦孝治赤子被恩波藝黍千倉溢扶藜百歲多春
光喧巷飲夜月接衢歌爲祝 慈寧壽呼嵩微澗阿
朔雪炎風地車書正一家恩膏瞻鯉壑武節震龍沙玉
帛圖王會山川獻物華堯門佳氣滿仙酒進流霞
紫殿坤珍集蒼生泰運遭壽星南極朗護草北堂高戶
享盈寧樂人忘耕鑿勞 慈恩符厚地沃土鎮流膏
長秋凝福祉函夏集禎符 聖曆開蓂莢天廚扇蕙蒲
越裳來白雉東海進蒼鳥 椒寢 孫枝繞常懸百子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五

圖

鴻篇抒 香藻純嘏祝修齡翰墨光天象文章儼聖經
銀鈎懸月殿瑞靄匝雲屏願效賡歌美歡呼拜 大廷

歲暮偶作

肺病經旬語句乾藥鑪茶銚沸更闌柑香撲鼻微供艱
象白凝脂空滿槃老子朶頤甘百忍時醫約法竟三刊
詩成大笑尋枝叟一例南烹放箸餐

錢歲

閏歲能賒春七日曆書猶剩字三行屠蘇久矣甘遲飲
梅藥依然辨早香節序何曾遺老輩班聯仍自綴前行
金旛綵勝迎年慣蘿月松風入夢長

晏起走筆

長閒自要把鋤犁暫閒只合伴兒嬉有耳畱聽玉簾瀑
有目畱觀農圃書殘臘新年二十日胡爲兀兀復遽遽
遺編滿篋娛朝夕強作解事何其愚春燈爛爛止過眼
春瓮瀼瀼如浮蛆夜來顛風太狼藉梅花閉置香不舒
有客貽我養生諦垂眸定息惟觀鼻臍下長環太極圖
不向蒲團盤蹠膝玉池汨汨注丹田美似醍醐飫芬飴
先生行將一試之頂上有人呼欲出

除日即事

優游卒歲自如如朋舊雖過大嚼疎到日略嘗桑椹酒
流脂飽噉石花魚搖蠻拒捕由機失驃騎臨戎計日除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六

小警上聞勤 廟算南方將吏獨何歟

辛巳新正試筆三首

從誇天上三台炯且占人間六十春駸駸經霜差半染
蒼顏耐凍未全皴屠蘇後飲逢初甲綵勝迎年喜值辛
攜得御爐香滿袖牽衣索果笑聲頻

新詩隨例答恩光邸舍團圓累百觴口說歸田吾不取
職專力稼報難忘祈年好慰三農望種竹還添一輩行

桃葉渡頭梅訊早枝枝遙帶故園芳

時蘭懷節妹
氏寓居金陵

歲假暫閒宜愛日強吟遮莫費工夫要知銜口無佳句
只合當場笑大巫賀客紛投遲答拜觀燈折簡任招呼
今年何事關情甚芽茁蘭蓀鶴抱雛

新正五日

五日不出門漸有深山意峨峨鷹冠來一笑乃吾季比
肩三十年接席復連駟僕僕東華塵共此流光駸回憶
少年場豪語驚童穉小子觸屏風闌出不遑避趨拜顧
盼間欣喜索文字謬夸骨格清杜陵兒子驥後論挾風
生若果續續至爲言打箭爐技窮行請吏垂老要謀歡
時平宜取醉三五踏晴郊千巖光獻瑞

弟姪至自里門

性癖才荒慵琢句煙拖雨抹怯登臨春從集議班中過
花向華胥夢裏尋止酒未須營壑谷用伯有放情幾欲謝
裾簪南來弟姪深燈話無限滄波盪客心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七

十一日齋宿偶成二首

靜坐覺日永齋居一事無疎櫺遲過影晴鵲偶然呼冰
雪年前少鶯花節後殊青郊森羽衛 天子重農夫
到眼春星爛回頭舊學但檢書支曲枕送韻惱長鬚詎
效香山婢將同穎士奴置之不復顧餘夢已江湖

燈節詣暢春苑

青壇陪輦畢綺陌碧雲重花霧層城合煙霄別苑通遙
峰接火樹流水映長虹策馬高梁去曠輪未放虹

題禹尚基小影三首

一幅生綃自寫真漫將形似問旁人龍眠當日推高手
淡抹煙嵐不用鉞

傍水連山十畝寬著身深處碧檀樂于今更歷風霜久
嫩綠知添第幾年

安得年年長五湖魚莊蟹戶足山廚老夫也想溪堂好
倩作龍江翠竹圖

瓶荷

淨綠不可掃軍持亦自芳園公分硯北浣女折溪旁菡
萏夜光合空濛花氣香紅衣漸零落惆悵倚簷房

漫興

桃花作飯松花釀細雨一簾閒葺香檢點詩筒如束筍
祇應佳話媿儲王

送桐城張相國予告南歸四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六

感朝恩澤偏寒瀛上相明農踐宿盟五載抗章纔得請
三冬繫馬尚西行翔鴻翩鳳偏同調北闕東山豈異情
身退懸知頻顧問黃扉家學似韋平

阿閣華池忝後先參差鷺序久相懸國書共習余旋返
禁苑重遊公已還溫室樹深長隔面通明雲擁每隨肩
官資漸轉頭俱白疎節忘形到卅年

御書房在殿東頭頻見荷囊僊直秋儒者至榮超八座
老臣微尚築三休華陽小隱追弘景衡岳重棲邁鄴侯
丹地演綸畱賜第裝輕不上潞河舟

舒卷何心泥舊蹤龍眠鬱鬱歲寒松常存金鏡千秋鑑
不戀平津萬戶封廊廟經綸都早辦江湖煙水易相從

乘雲泝裏多閒地許借溪南一兩峰

大雪節遇雪志喜

雜誦杜陵詩萬象無不有蘇穎亦詩豪
讀不絕口觸緒思紛乘欲作每斂手強詠洛陽花
吟興那能又日踏東華塵慵瞻星與斗未
曙攬衣裘冷光驚戶牖晨鴉寂不喧飛翼
集簷雷乘興起登輿衝陌絕纖垢歸凌百尺
臺四望皆瓊玖萬瓦沒魚鱗青山成白首
揮灑稱方圓小大惟所受破例一銜杯呼童
莫施帚子愛手搏老夫亦狂走霑足慶春農
所志在畎畝搔首一長歌嗟哉古人後

送田綸霞少司農歸里四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十九

三同許附見情真都是胃懷磊落人
合並幾年了公事分張先我作閒身
文章脫稿容予讀詩卷排成絕等倫
休怪抗疏歸計沒從來大勇戒因循

節假新知稀覿面將離并日數經過
非因去就關情甚直是吾曹見事多有
子崢嶸露頭角乞身強健好編摩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路看花返澗阿

生平無事不商量驚地辭榮獨抗章
到老山薑逾覺辣入林簷菊罕聞香
青春作伴歸何速彌勒同龕意已忘
今夕古歡堂上月清暉相送水雲鄉

輕裝早辦待宸綸恩許還山及好春
習習暖風迴凍草溶溶新水漾潛鱗
到家社酒應嘗徧比舍吟篇索和

頻徙倚杜亭西向笑觚稜回首念勞人

除夕

一年將盡尋常耳怪底詩人苦憶家
我老世間忘世事春從天上返天涯
旋糊齋鉢安詩句細檢牙籤過歲華
最是關心冬雪少農官職業在桑麻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詩百十三首

壬午年
甲申作

壬午新正試筆

壬午生逢壬午春春光人事倍相親
小時了了原非妄厚福容容詎是真
歲序易過猶喜聞詩篇老去漫求新
憑將曆本從頭數又是干支第一句

穀日立春

老來多負草堂春不敢題詩寄故人
上日飢疲頻照眼齋居飯酒未沾脣
何當折簡邀情話正喜祈年拜穀辰
淑氣融融芳信早青郊又試土牛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和熊若園上日見懷原韻

南浦遲歸總闕恩上日梅花供好句
三年柳絮悵離尊承顏兩地能椒頌
却含斑斕色笑溫

疊人日韻再簡若園

久已詩情絕點塵更教筆陣破重圍
推敲欲穩新年句盤折生憎拜節人
二老風流成底事兩家兒女聚芳辰
團圓且作傳柑會閒却江村竹葉春

家梅崖觀察貴州以詩言別和韻答之二首

三月鶯花劇可憐旗亭楊柳故依然
如何交臂常相失一握重逢非壯年

牆東近在鳳城西閉戶深於萬壑溪
今日盤江持節去懷人愁聽竹雞啼

朱魚

清池一曲深花片與浮沉愛此珊瑚質寧知江海心
駢頭集微雨鼓城漾輕陰憶放塔除鶴吾慙支道林

暢春苑擬應制體

衢歌巷舞樂熙年華月華燈拱御筵別苑光風明禹甸
三春麗景祝堯天廷臣競進無疆頌秘殿新傳自喻篇
御製何幸廣賜逢盛代丹忱長獻黼宸前

詣苑

夕漏沉沉啓綸魚便門西向理簪裾離宮直接層霄上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二

香里餘負郭人家春睡足朝天車馬曉鐘初
據鞍哀哀誇便捷驚駭追踪媿不如

蒙賜御書樹滋堂匾額恭紀二首

拜捧宸章下九閭天池龍鳳自騰鶩散材屢沐陽和德
小草時沾雨露恩散道春風吹直幹從來天意鑒孤根
光榮邸第叨珍賜樹德千秋永不謬

先臣堂構草萋萋舊額猶存子舍西只道藜光輝竹宇
誰知御墨煥璇題日華晃朗縣丹雘霞彩龍蔥拂紫
泥父老聚觀誇異數茅堂拂拭五雲齊

處暑坐雨

承恩三十載幽獨詎相違伏雨不肯住溼雲相逐飛松

秋時在望鄉國忍忘歸渺渺秋江上鱸魚空自肥

紫賜 御書壽星見詩大幅恭紀

吾皇頒寶篆重疊下瑤墀偶仿襄陽筆閒揮盧渥詩
中霄輝碧漢懸圖燦瓊枝寶翰原天授騰輝拜賜時

書志

歐公六一稱居士坡老行年鶴嶺頭子勝六十移居白鶴山下選勝編
茅仍泛宅結亭思煩戀他州故山俱好成遺蛻異代遙
憐似侶鷗我亦瀧江垂釣者謀歸只合傍松楸

寄慨二首

息影四十日怯聞車馬音已過處著節枕簟汗猶侵兒
曹輟讀讀病婦苦呻吟去住久未判悔不早抽簪護言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長道性秋雨淨機心當門有芳蘭欲鋤匪自今南鴻日
萬翔悠哉思舊林

倦鳥宜戢翼眠驚想高春時節有代謝物理通窮通既
無諧世術詎為流俗容懷懷事明主疎拙任天公閉戶
如深谷澄懷萬慮空娟娟露竹淨的的霜榴紅羣動息
涼夜秋心類轉蓬

遣懷八首

已理還山櫟權為待命人行藏有至理榮瘁豈關身閉
戶為長策端居識淨因空庭苔藓合秋月正嶧岫
杜門自徂夏伏處仰高雲涼燠候已易陰晴猶未分攤
書延夕景支枕悵難羣繞砌蛩鳴切空階夜雨聞

三月不附札君能知我心寓書多感慨寄指更遙深積

蠟難治癖孤根易被侵南雲分雁影惆悵到而今寄君

晚興徐鹽柳款款整衣裳不得言者力寧遂老夫狂樹
色辨深淺詩情戒激昂清芬懷古昔適意在縹緲

圭組非所戀君恩未敢忘疎慵疑傲物老大忽垂堂墨
點屏風誤時移羽扇藏所思在天際春草夢池塘懷林氏

夏雲多變幻秋雨更纏綿節序猶如此人情奚不然包
魚占有驗河洛數年卦值此爻防口戒如川聞見行俱寂安心學坐

憚

雷雨晚仍集夕來天宇清溼雲歸遠壑乾鵲報新晴北
牖涼颼入西山翠靄生家家動砧杵樹樹作秋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坦懷常任運浩浩與天遊老謝登山屐心隨臨水鷗乾
坤雙短髮身世一虛舟不信莊生達勤勤與物謀

十月三日紀 恩述懷二首

漸識閒中趣驚傳天上音清霜迴碧草白日照秋心老
馬將辭棧華顛已卸簪推擠仍未去辜負賦機深
感恩惟涕淚垂問訥言詞隱伏膺宸注孤危仗主

知丹心慷慨霜鬢怯絲絲老桂僵纔起新叢又發枝

聞迪姪暄孫並捷省聞

家聲累葉一經傳又郭兒余以壬午年生著鞭甲子已週如過客
千支瑞合序同年余以壬午年生秋宵桂影雙枝秀邸閣燈花並
德懸轉憶少時偕計吏庭闈泣別問江船

初冬述兒歸里

知汝遠巡意牽余去住愁歸遲頻改日寒重欲添裘水
澀舟難迅疲輕宿易投行行逢第姪時地短隔旅館話
更籌

癸未新正試筆二首

景入新年事事嘉門關接軫到公車闌書遞上舒眉曉
春酒頻斟賞歲華簪鵲晴喧時送喜庭梅香逗早生花
孫曾擁抱雲監袖佚老從今樂未涯
仍著朝衫拜紫宸推擠不去爾何人從伊傳坐長安飲
輸我高眠節假身蠟燕迎風隨意舞開鵲貼鬢競時新
自歲自笑無多語遮莫癡頑苦任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燈節前一日

長安都是看燈人嬾步貪眠過一句但與梅花尋舊約
不將心事逐流塵齋期已過猶堅酒不飲月夕將臨略
款賓待得良宵三五夜高梁橋上好探春

燈夕

憑將詩句領春風欲報年光計未工上日屠蘇甘處殿
今宵蟾魄正當中不耽燒燭千條燄自愛燃藜奕葉紅
午夜披衣時自凜又隨燈火向離宮

梅蕊二首

未應爛熳與花期蘊蓄春風萬萬枝醉向庭前渾莫辨
正如嬌女及笄時

香壓麝臍妨鳥啄日烘翠頰倩雲扶化工剪刻應難料
幻作晶瑩百顆珠

萬壽詩十首有序

康熙癸未春三月恭遇我皇上萬壽五十之辰天地
訢合庶草蕃蕪蟄蟲昭蘇時禽睨睨臣振裕不勝歡忭
先期製萬壽頌一章 盛德形容略陳梗概遠十八日
遲明舞蹈 闕庭神人和豫祥雲不散瑞日初升百辟
稱觴千官致祝酒斟玉液無非延壽之杯樂奏雲璈并
是長生之曲遐齡靡算寶曆無疆義農軒昊之年與造
化同其悠久天會運世之紀與 聖壽等其綿延豈必
煉女媧之石始可補天食閼河之桂永錫難老哉退復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六

辭伏布 睿鑒臣等無任戰兢頌越之至

聖德乾元合綿綿 壽曆長扶輿迎淑氣河洛獻榮光
黃道三辰正青陽萬彙昌隨班趨 殿陛歌祝進霞觴
閭闔衣冠會軒輝拜舞時瑞符呈上瑞寶算受洪釐行
健乎天紀靈承五地維瞳矐 三殿曉朝旭映龍旗
宛委書原秘崆峒道久傳七襄同錦麗五緯與天連感
及紫珠篆龍文燦玉編盈廷依學海霑灑徧書田
玉毫揮灑處寶氣泥蟾蜍墨雨飛金管紅雲護綺疏龍
魚天地象篆籀 聖人書侍直叨 頒賜恩霑垂露餘
景運千年見黃河水至清曾聞堯澤洞再見禹平成晚

幾千村聚朝煙萬耦耕 睿謨誠善後謳頌市編氓
翠華臨魯國遊豫爲民謀水滂原時有恩膏早更稠
詔書真挾纘漕粟幾停舟萬姓迎鑾拜歡聲沸綵旂
八荒今在闕時邁 六龍迴玉勒香塵靜珠旗日影開
官花迎寶幄鈞樂佐霞杯正及升歌日南山賦有臺
雉扇紅雲動祥煙燭斗杓春當三月好節近百花朝太
液恩波闊川原景物饒湛恩方浩蕩 聖德久光昭
年年逢此日華渚映流虹芝蕙雲臺瑞星文寶鼎崇四
巡方輯玉萬歲共呼萬近接 天顏喜依光尺五中
御柳飄馳道新鶯囀上林霞明曉禹敷風暖聽虞琴日
月天衢永江河 聖澤深微臣何以祝葵藿久傾心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七

蒙賜 御書詩扇恭紀四首

曉日瞳矓照綺疏金泥綠字映蟾蜍小臣懷袖仁風滿
永書承恩退食餘

盤龍小印色珊瑚舞鳳迴鸞更殊絕勝邇英三十四

今朝袖裏盡驪珠

綠螭斑管磨煤蒼橫理庚庚寶翰香遠邁庭堅金葉格

千林紅樹映斜行

魚穗雲龍勢總奇芝英倒薤有誰知從今不寶襄陽蹟

御筆親揮李白詩

題垣中徐虞門牧馬圖

清時德御奏膚功騁裏騰驤上廐充在野歌駟傳史克

出邊趣馬過飾翁羣看偉望黃門裏猶寫成勞散寒中
回首更堪民事劇滿城秋雨太行風

中秋門人俞扶九王方若偕兒孫輩小飲月下

和許渾韻

嬾慢逢時遜月圓脩脩竹露澹含煙憑闌忽聽風生笛

撫景虛疑水浸天南國詞人嗟廡下華顛老子步簷前

小山久負叢花約漫興詩成又一年

九日城南道院同諸子登高

薄書堆裏過重陽也效登高一舉觴坐客題詩真勑敵

兒曹學語出當場披襟絕似蘭亭會漫興渾如履道坊

風雨不來租不索天公容我遂清狂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八

城南讌集分韻得開字二首

令節適與會諸子相招扳把酒恣臨賞襟抱浩浩開飲

中有妙理望裏得青山景色遞奔赴浦澈互周環遠樹

挂夕陽新月添半彎一艇凌空闊天風吹我還

四序有代嬗茲節重躋攀古人不可作佳句留人間我

生古人後風流勝可扳暫時一俛仰胡能遂高閒登樓

恣眺臨水弄潺湲同遊無俗侶把酒看西山

諸子約重陽後四日再往城南走筆和方若韻

代簡

晴雨雖分興不殊漫勞佳句喚提壺知君靜拂維摩室

顧我偏遲范蠡圖時昔快遊今爛熳昨宵得句醒模糊

衝泥折屐吾能勇，早起同人到酒壚。

雨晴戲筆二首

兩雨風風忒認真，天公遮莫殫遊人。爭如老子癡頑甚，拚濕淵明漉酒巾。

天公到底作人情，一霎陰雲散太清。紅日平山新月吐，半篙新水漾波明。

再往城南分韻得寒字三首

重擬登高續古歡，朝來風雨太無端。即知菊性偏宜冷，須信詩人不怕寒。抗手一揮雲退舍，飛觴百度日平欄。野塘更喜添新水，乘興還來把釣竿。

閒却龍江月一灘，偏從日下憶長干。黃花有約重開宴，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秋水無心自到欄，千載詩人多感慨。重陽節序易悲歡，杜陵老去秋仍在。此際須宜著眼看，

兩度登高未劇寒。歸來秋月照庭闌，羅孫笑索懷中果。稚女為扶頭上冠，繞砌黃花看絮絮。堆盤紫蟹羨團圓，詩壇酒社諸君事。留眼遙從壁上觀，

冬夜讀長慶集即效其體

不解逢時苦任真，先人垂誡每酸辛。聖恩深重終難副，愚性麤疎老未馴。有子有孫傳世業，何思何慮長精神。香山萬事消除盡，猶自緋袍戀在身。

送同年陳坦菴職方給假歸里二首

聯名恩榜日三十四年過，見影花封舊雞香。粉署多聲

華留武庫心事託煙蘿，我亦懷歸客臨岐。一浩歌

官味清誰似交情老，更深廢林車馬跡。風雨友朋心北道，杯同把東陽句獨吟。秋風紅樹遠并蒼照離襟，

齋中小飲看雪和方若韻

不是詩人未肯來，凍涵鴛瓦鵲驚枝。風驟可與論標格，學識兼資作史才。生開談及史事色借柯亭分雅韻，光分篝火照深杯。王朱子及是日應館試凌晨三白能相迓，擬續龍山戲馬臺。

送魯司業留耕歸里二首

蓬瀛相賞廿年餘，君向廬山賦遂初。松菊正香彭澤酒，蓴絲堪賞季鷹魚。乞歸特荷天恩許，餞別難教梓誼疎。媿我承明尚留滯，故園深負薜蘿居。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萬室重望著成均，桃李濃栽蔭幾春。校士文成輝鳳翥，退朝詩就傍龍鱗。清班奕奕人爭羨，高致翩翩意獨伸。日晚聖朝思化雨，東山未許臥閒身。

送張子餘編修歸里

擁傳持衡向雍州，廿年雁塔領英游。教中自賞無雙士，榜下人傳第一流。衣鉢漫言須後勛，臚獨許邁前修。投簪羨爾知幾好，太華峰高未易俦。

恭跋御書世恩堂為王瑯湖少宗伯

世澤綿青瑣，恩光山紫微。蘭臺留勳節，鳳閣起聯飛。保直欣同被，登庭憶綠衣。家聲宏似續，儒術有光輝。文治今方盛，勳華古所希。盛廷均浩蕩，講幄更崇巍。

異逾頒玉尊榮勝

賜緋一堂滿口露三字燦珠璣

服傳無替新歡著益徽瑤階月洞畫棟慶雲霏御

墨垂天藻臣心皎日暉絲綸長在少寧獨羨平章

蒙恩賜哈密葡萄二本

天家重譯盡來王作貢奇珍滿廟廊馬乳纍纍千顆玉

晶珠燦燦五雲標唐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清班屢賜華池潤紫禁新

移直幹長藤蔓扶疎枝葉密詎同移植自高昌南齊書高昌移直幹長藤蔓扶疎枝葉密詎同移植自高昌

大宛移種未堪誇不數龜茲道里賒但有根芽皆異

內纒纒拂拭即天葩解醒一斗涼州酒劉禹錫葡萄美酒夜光杯

渴一願諸茶高頗甘芬難比擬滿頤津

上

不信三危瑞露殊一經染指味清腴分頌臺

閣從今盛適賜臣鄰自古無沾可兒童嘗沉湎提筐親

中餉醍醐丸九御果人間少豈止聲名歷歷奴奴

碩西天路自遠遙親見吾皇手澤移錦幕護持光的

燦屬車捆載影參差性殊淮北移甘橘味勝天南貢荔

枝他日龍珠新結帳萬年雨露沐塔輝

單恩頒賜誥軸祇領感賦

官階特轉異銓除列本行官制補綸誥重頒慶溢問四世

累邀榮特進十年三度領尚書燎黃翼展烏私報戴白

還期赤悃憶叨沐恩光由祖德溯源敦本慎吾初

除日及門諸子貺予內廷頒賜節物喜賦同

但平內廷為子及仲秋

右文盛代眷儒臣恩禮頻加邁等倫賜出天家真異數

擎來珍味屆新春輪將華髮推前輩贏得青雲滿後塵

酒食先生叨盛饌循思分餉及鄉鄰

甲申正朔試筆

紫宸朝罷無餘事暖閣融融稱好春飲久甘從後酌

押班權作占先人家仍金襴綵勝仍如昔柏葉椒花又

一新循例詩成渾漫興英瓊投報莫辭頻

晏前韻東扶九侍御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現北從遊忘歲月金門待詔歷冬春相期謬謂酬知己

莫漫栖栖悵旅人興到詩篇三疊好恩傳殿陛一番

新聖朝所在求民隱持此丹忱入奏頻

齊壇穀日

不見家山三十年題詩空寄草堂前叨慙歷歲三農長

幸負先時二頃田晴日過簾雲鶴喜郊壇陪祀翠華瞻

普天共慶豐登兆五夜精禋益告虔

燈夕前一日客貽子重臺牡丹一盆喜賦二首

殷春翻見占春先香淺枝柔信可憐應候寒梅於冷豔

非時國色競喧妍彩檠相照添風格羯鼓頻催有化權

十二欄干半規月瑤臺飛落蕊珠仙

無煩點筆演融脂
煥服新妝絕世姿
燭高燒三五夕
明燈低壓百千枝
宜增洛下歐公譜
齊唱清平太白詞
一笑何從酬好句
雲窗霧閣夜深時

再詠燈夕牡丹三絕句

休訝名花早出叢
瓊枝璧月影玲瓏
柔姿促起嬌無力
生怕簾前料峭風
新春百戲幻人多
弄蕊接花奈爾何
真箇仙山樓閣現
紫綃香帳影婆娑
移植何勞問杜鵑
染根自昔詠藍關
馬塍花放爭人巧
須信天工大破慳

燈夕漫興六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三

疎燈拂拭春光好
舉室團圓樂事并
稚幼傳柑孫獻頌
齊聲共對月華明
人氣喧和早判冰
九衢歌舞闌分朋
長安父老爭傳說
盛事從前得未曾
踏歌行記當年事
少輩招邀興可乘
步向天街疑四望
煙樓火樹碧層層
金爵觚稜夜氣昌
蕊籠瑞靄映天間
依稀碧落銀河畔
如水琉璃白萬行
帝城荏苒送居諸
白社風流夢久虛
不信軟紅塵影裏
門生兒子昇監與
遊人煙海夜橋邊
歸到西軒月午天
猶向花前重徙倚

如予粗解惜流年

牡丹開放經月逾盛又戲詠五絕句

玉茗堂前五玉作
塵香魂麗影惜花
神等閒益把全身
現似待尋芳拾翠
人催花爭似惜花
人巧逗鉛華慮損
神誰料色香俱並
足十分穠豔十分
春九十春光已過
三紅嬌粉膩態猶
酣情知不是開時
節憑仗東君大放
慙寫生未易寫花
光謔賞清詞幾擅
場漏泄祇因嫌太
早遲回故故帶餘
芳蠟梅香褪探春
殘雪月花燈已偏
看偏是玉樓香不
散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古

恭題孝感相公御書跋後

明良際會盛陶唐
帝庸作歌臣庶聽
商稱一德周濟美
後代誰與爭輝光
我皇聖德高姚姒
如公扶雲漢凌蒼
茫銘鑄經傳入孔
室發抉理奧朱程
張曾羅星斗幹樞
軸靜體太極參陰
陽再登揆席學益
粹密勿講道掃秕
糠策宇人才望陶
冶執經達者悅升
堂聖明嘉賴乘雲
翰澡修天語何煌
煌日星炳耀義畫
龍虎跳臥超鍾王
千聖微言兩宇裏
褒獎益勵臣悚惶
磨礪自是公夙學
彌勤追琢金玉相
紉繹闡發其中蘊
義理廣大復精詳
賡歌再見勲華世
盛遇遠邇傳芬芳
末學躋堂瞻

唐藻如窺河海嗟汪洋

哭田綸霞少司農二首

憶共論心如昨日寄將矮紙抵長箋但邀解組偕春社
只辨連牀對雨眠老去文章真不朽興來湖海氣能全
古歡堂上三更月那便驚聞異耗傳

紅雨春山幾夢思綠楊聲路憶前期那堪腸斷西州策
正是花飛冷節時我自孤踪頻注念君今即世更誰知
遺詩入手琴音絕醺酒臨風涕淚垂

家梅崖巡撫江西詩以寄之

春明門外柳絲長首路瑤華早寄將
蜀北風煙繁寤寐
西池迢遞尋詩夢別館遙遙聽雨牀

白香山房集卷第三

主

蘇軾高標難比擬望衡九面在清湘

東閣時候正芳辰帝重清操簡命新節鉞纔臨開府
地玉堂仍是著書人煙中彭蠡波濤濶天半匡廬面目
真雙鯉迢迢詩一紙荆花開日倍情親

和查夏重編修水檻韻

從來卑濕苦南荊北地今年一倍增性既畏炎兼臥病
客希留坐快張燈耳鳴長聽茶聲沸脚軟空懷閣檻凭
伏日早歸君暫爾放慵還讓放參僧

嘉平望日蒼頭買林花數盆漫賦

玉梅紅萼發新芽移向慈寧裏來最愛小齋添勝事
更逢遠道致清醅
初陪黃閣分瑤簡老向青

雲倚俊才時與內閣二公雲內廷諸子分條願府公務漸稀私願足春光荏苒隔年迴

至日公署齋宿

容臺清切迥無塵石碣雙槐暗對新禮樂百年應有待
詩書萬卷可重親
臘月曉遲宮漏幾取風迴轉相輪
至日祥光輝紫極郊壇長近太平春

和瑯湖王少宗伯齋宿韻

劇縣初謝景偏長六典何期共檢詳署靜渾如齋閣坐
譚深未覺贅毛蒼喜逢至日添宮線長得書雲捧玉
皇調叶陽春欣屬和瑯琊佳句自鏗鏘

封印日偶成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主

臘梅香透歲將闌取次春花到眼看老去漸欣官事少
興來特放酒杯寬
今二十年不飲
鄉書竊怪頭銜冷宦況寧
知退步難歷亂牙籤須整理安排好夢足三竿

恭和御製除日宴詩

清心傳貫始終九圍是式萬方同三陽喜際貞元會
四序欣符造化功
勉矣臣躬思努力大哉
天語勵和
衣升恒共獻無疆頌
恩賜頻霑雨露中

除日

歲華冉冉驗梅痕賜予傳宣忽到門淡日捧歸驚綺
陌新年送喜徧江村
靈根服食增臣壽春帖輝煌拜
聖恩異數殊榮光史冊願將丹悃始終存

紀恩詩 并序

臣振裕才術短淺學殖荒落頻年以來游領部務久疎文史甲申秋九月奉 勅同修佩文韻府閣 命屏息撫已內慙伏觀 聖學高深山崇海匯 御製宏麗酌雅秉經方將搜討精英潤飾雅頌在廷老學宿儒猶懼無以上副 指授況臣振裕咕嚕陋儒寡聞渺見雖竭其魯鈍日夜矻矻譬猶捧土附岳掬水益海奚能仰裨萬一乃蒙 皇上兼采并包一體褒嘉樂施優渥 聖文神翰稠疊焜煌 禁燭宮壺便蕃醉飽自惟鄙劣踰分叨榮排日受 恩紀以拙律匪云誇示里閭竊以用彰 君賜云爾

白石山房集第十二

七

奉

命入南書房編集佩文韻府恭紀

末學奚能副

聖明敢云稽古效桓榮容臺遷職 恩

真渥秘閣修書寵更驚載筆昔曾趨禁燭披香今許到蓬瀛疎蕪也自勒搜輯雅願編摩及早成

蒙

恩賜 御製詩集

天邊雲漢久昭垂握管時時偶一窺尺璧寸珠皆重寶琅函玉笈況全披廣歌共觀唐虞製典麗還兼雅頌辭聖學高深非易測捧持吟誦仰神奇

蒙

恩賜 御書對聯詩幅

禁掖傳宣喜共趨開門捧出燦駭珠 聖文 聖筆雲榮極春帖春卿受賜殊 聯句皆出 御製是日臣振裕 恩賜對聯外復得南苑覽詩一首 綬換桃

符添寵耀高懸蓬室待臨摹淋漓墨瀋紫迴雪中謝選同賀瑞俱

賜人參一斤

敢辭衰暮出金門獲餌分頒異數存恰喜病餘逢上藥從今身健是 君恩二苓雙朮迷仙草 玉璫詩集卷五 葉三極貢御園服食引年功最著微生戴德永無諼

賜松花五雲硯一方

松花江上氣氤氲美石生成漾碧紋巧作文鴛雙硯合潤流青玉小池分班行共羨連城寶宮樣驚看五朵雲學殖就荒須砥礪研丹披卷到斜曛

賜全慶一隻

白石山房集第十二

六

草枯風勁雪霏霏生擊黃塵入饌肥手澤虞人那易得塞垣獵馬帶將歸為來家廟恩尤重頒自天府世所稀飽德一門蒙 春渥素餐何以答 彤闈

賜乳酥餅

月樣團圓雪樣清一時沾賜一生榮金膏水碧難同價玉液瓊酥舊有名沁入醇醪香不散承將冰盃色尤明黃羊祀竈今朝是更引宮壺賀太平

蒙 恩賜節物

編摩清禁拜恩初一體均沾及小除宣賜特教餐異味飽嘗膳欲賦嘉魚 是日加賜關東醬絲 銜杯旋拆黃封酒擲管還披秘閣書優渥幾人能得似時時捫腹愧空疎

二十九日詣南書房謝 恩紀遇

龍錫便蕃荷 聖慈更叨節物拜 恩私宜春擬試松

花硯 石山松花紅質如碧玉中有黃色隆起因製為硯 朵雲端豆紋繞合之宛如片玉分之則成雙璧 饒歲行廣瑞雪詩

南苑 御製覽雪 詩蒙 恩特賜 寶墨光騰希世觀 賜觀內府所藏晉唐 嘉魚味

美近臣知 撤御膳哲鯉魚 賜諸臣共食 蓬山軼事膺 宸注 傳詢翰林庶吉士 官名始於何代

千載遭逢此一時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一九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古水李振裕維饒著

頌四首

平滇頌 有序

國家統一區夏中外同軌兵革不試下民安享太平風
有年所惟藩臣作鎮南服宿兵糜餉歲以鉅萬下苦供
億上費度支 皇上深思遠慮下令撤藩方欲以說劔
建紫行薄賦寬租之事會諸鎮中有以年老乞還者遂
俞其請因遣使徧諭各藩曰念我勲舊久暴露於外其
還奉朝請俾子孫保有爵位以成世享甚盛心也乃逆
臣吳三桂憑恃險遠首發禍機違 詔稱戈致干 天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一

討抑且構扇他藩如耿精忠尚之信輩倚為唇齒分我
兵力緩彼逼誅而 廟算安如 命將四出先三秦次
八閩次兩粵六七年間羣方底定 國法以立 國威
以彰而逆勢既孤被魄殞命然遺孽尚在更謀負隅
皇上赫然整旅撫諸路進師十八年春薄岳州賊棄城
遁去遂定湖南又由漢中進攻巴東十九年秋復成都
平全蜀傳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
追逃軍之善政也八年以來勦撫並用遲之又久而奏
功旦夕惟斷乃成猶軍志乎維時賊勢既窮竄入滇黔
以為窟穴 皇上復念滇黔之民皆我赤子鹿死不擇
音急則走險迫之必將致死使我民有流離死亡之禍

即行問諸將十或有橫惟鋒刃者亦自傷也母寧困之
待其自斃乎乃命諸將並會城下圍之數重俟其矢盡
糧絕一鼓下之長圍既合城守尚堅我皇上明見萬
里知其腹心內潰特降 嚴綸刻期督戰執斬曳牛之
旅投石超距之夫傳堞而登穴城而入逆果不支自刎
死二十年冬十月遂入其城誅渠魁撫餘衆人民安堵
南服以平文武諸臣露布上聞 宸衷嘉悅乃 咨廷
臣曰惟天惟 祖實式靈之真我邦家以及百姓克奏
膚功其告成事於 孝陵上憲號於 兩宮推恩及下
發 明詔宣盛烈賞有功赦有過與天下更始是役也
兵無血刃士無創膚車無折輪矢無遺鏃而遏亂略收
舊疆賀戰勝者於朝觀太平者於野六服之內靡不砥
屬重譯之外靡不嚮風山川靡不式序梯航靡不效順
比鄰草木靡不成若皆賴我 皇上智勇夙成指授方
略波策於中制勝於外以保治之世成戡亂之勲也威
德所至豈特與殷高周宣比烈哉臣幸際熙時職居中
祕用師古功成樂作之義播諸歌詠以丕昭聖武垂示
後禩焉乃拜手稽首而頌曰
天眷有德俾典萬邦悉主悉臣來享來王赫赫厥聲濯
濯厥靈無有內外孰敢不庭矧爾藩臣我肘我腋爾土
我胙爾爵我錫假我版圖用怙爾險擅我甲兵用放我
犯誰爲我首白長夜郎牽率羣醜以跳以踉天威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次第但征秦閬兩粵相繼蕩平西抑南摧左蹈右蹶我
鍛其羽天喪其魄首惡既殞遺孽未殲屯於隘阻逸於
藪淵猶張螳臂以當我衝猶營兔窟以避我鋒維 帝
運謨靡遠弗屆亟翦亟除毋使滋大投鞭其湖集梯其
嶺劍險維巖湘流維互於淇於黔飛走勢窮如水斯築
如泥是封赴赴武士桓桓王師拔枹而鼓介馬而馳
帝曰勿亟辟如捕鹿麋之則斃角之則觸迺環其城乃
絕其糗亂不成列困何能鬪既斬而籬旣淩而藩以載
其首以燔其躡捷聞於 朝威行萬里可祠碧雞可來
白雉昆明載清點蒼重秀九成遙通八荒爲國歸馬脫
弓終成 帝志與民休息自節餉始乃奏清廟乃歌文
母孝格天親業隆創守下逮臣民金科律解六合爲家
恩加薄海乃眷南顧銅柱依然舞階通道億萬斯年
幸金山頌有序
原夫岷山之精上爲井絡鍾靈於天一毓德於蒙泉初
焉可以濫觴漸且方舟而下穿三峽出荆門過夏首會
彭蠡是曰大江騰躍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當
其衝者巖嶽崖崑沙奔石走朝宗之勢萬里莫禦而金
山獨以一拳撐柱乎其中濤而觸之若青螺之出水而
浮沈靡定也即而睇之若蒼龍之偃波而蜿蜒自如也
草樹繁龍岡巒奮蔚舊建招提於其上金山寺綠垣
接趾於陵阿浮圖挂影於霄漢朝曦夕月則東西改形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夜梵鐘則南北流響此誠海內之神山江介之勝地也然而名不登於禹貢號不列於職方秩宗之祀典輿聞山經之志怪弗及何與蓋以其中流小島牙焉疎峙疏鑿之所不事形勢之所不爭故自五岳以降如空峒終南太行龍門會稽霍山之屬皆嘗爲天子所巡幸而是山近在揚州之域直水陸要衝乃唯騷人墨客及方外之士偏舟往來時或登眺嘯詠以舒情而乘興法駕曾未有過而問焉者豈非山川之顯晦各有其時造物者故蘊其真以待後起之表彰耶恭遇我 皇繼天立極紹義軒姚姒之統道德叶於三靈曆數符於五紀歲次甲子寶維上元八荒賓服臣武觀文廼 命虎賁夙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威儀衛孟冬吉日省下方 陟岱宗幸闕里循河濡歷淮甸念大江以南賦重役餘俗尚奢麗而民隱不可以不恤土風不可以不觀也於是黃頭擊櫂蒼兕凌波川后爲之停流陽侯懼而屏迹涼颼浙瀝微雲晏溫旋至金山 顧而樂之遂令樣舟登憩焉東望海門溟漲無際西瞻瓜步雲樹杳冥北顧廣陵煙火萬家南眺京口帆檣千里 皇心悅豫肆筆成書題曰江天一覽因敕改寺名曰江天 御製江天寺碑文並刻石垂諸永久云臣伏思自天地剖判以來即有是山歷代帝王皆莫之賞而留以待我 皇之貴錫 雲章奎畫與神禹岫嶺之碑共傳不朽山靈有知抑何幸與臣備員史

館有綴文之責 君父有美而不揚非所以潤 鴻業贊 上理也乃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天佑四方聿求厥辟於 皇時清受命有赫肇造區夏鴻濛再闢積厚流光奕世載德篤生我 皇顯謨承烈天苞既開地符亦出垂象爲章 聖人是則肆筆咸書文明濬哲濯濯其靈上下咸格喙息銜 恩岐行載澤運離陽九如升之日敷政優優不肅而栗地大孽牙人用反側滇閩兩隅繫維苞蘖 六師奮威應時殄滅紅女下機耕夫免役 皇曰噫嘻艱哉民力武不可觀文不可匿朕其更始與民休息偃伯靈臺薦馨清室攝提指辰軒轅推策甲子之元孟冬之吉 皇始省方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行勳血僕夫展軔南齊列後乘前驅雲旂開戰嚴嚴 德宗是登是秩莘莘闕里是瞻是式允猶翁河懷柔靡彼諸神受紀百禮具畢維此金山名湮禹績島嶼微茫中流與宅歷選羣后亦莫云陟我 皇時邁瞻斯嶧律赤馬青鳧茲焉 駐蹕江山一覽 宸襟孔懌榮榮天章從心所適帝鴻之研史皇之跡空碧 揮毫留雲灑墨萬人聳觀載刊貞石伊昔唐宗書法道逸底柱三門洪流蕩擊爰作銘辭命工鐫刻下逮祥符登封告勅驚輅西遊龍門弭節磨崖而銘昭昭若揭維彼二山託根河伯驚浪雷轟馳波箭激孰若茲峰氛氲秀色空水澄鮮泉源可挹徒倚徜徉心神融釋維彼二君未通

道術肇恍爲工華過其實孰若我 皇縱由睿質藝苑
翱翔器與道一匪斯匪雕 天摹神畫授古學今妙誰
與埒岫嶠山巔神禹其匹中泠之厓甘泉之鉉金簡爭
輝玉宇比潔 鳳曆方新彌萬且億海不揚波東風入
律江漢朝宗梯航絕域龍額高驤蹏趺盤結作鎮水心
與天無極

南巡頌有序

欽惟我 皇上仁育萬邦惠周庶類好生之德同符大
造明刑弼教詳慎協中每歲廷訊奏浚 上必親覽謙
詞務宏欽恤寬重修以五流議輕典於八辟簡乎敬忌
刑期無刑膏澤被園扉休嘉協區宇森摛感恩而悔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善良畏法以檢身俗易風移四方從欲慈祥惻怛淪肌
浹髓視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不啻痼瘕之在身也邇者
黃淮泛溢下民其咨 皇上念事體重大非河臣所能
勝任自甲子 親閱己已 再臨指授濬築機宜兩河
漸次就乂茲因霖潦沮洳重軫 聖懷爰命車駕三巡
南邦荒度土功拯此昏墊念切 慈闈定省躬奉 皇
太后鑾輅以行侍膳扶輿周旋夕所在恤民隱覈吏
治北由齊魯南抵淮揚循察河形相度水勢 睿慮周
悉興利弭災又因吳越父老望 幸諄切遂下金闕達
武林經歷之區善政畢舉賑艱調乏蠲租減稅獎吏育
上寬商賈兵恩波被於里閭謳吟徧於衢路而臣振裕

以庸愚無似承乏秋官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恭
接 上諭山東江南兩省罪犯除歷赦不宥外概予寬
釋續接 上諭浙省罪犯寬釋如之臣伏讀 德音
行惟謹仰誦 皇上如天之仁煦姬含覆至於如此踊
躍歡忭莫可名言夫甘露霖雨有時而竭陽春惠風有
時而止惟太和之元氣鼓鑄於層霄熏蒸於庶彙流行
於終古亭育於兩間感之即通觸之即應昆虫由此蠕
動草木由此萌芽幽蟄由此發舒槁枯由此滋潤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惟天大生惟地廣生惟聖人好生天
不能無雷霆而常以養長爲事地不能無險阻而常以
持載爲功帝王不能無威刑而常以哀矜寬恕加惠民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生所謂贊化育而參天地者此也我 皇上心天地之
心事天地之事至誠而育物尚德而緩刑 六飛所臨
渙汗立沛以觀之省方觀民爲解之赦過宥罪知明
意美恩溥德洋駟虞麟趾之風藹然溢於 天綽臣奉
宣 詔諭不特爲三省黎氓慶幸更生得遊浩蕩實以
見九圉四表遐聽風聲易面革心風流篤厚熙熙皞皞
沐浴 聖慈行且賞懸而不用罰設而不試三五以來
未有臻斯盛治者也爰拜手稽首恭撰 南巡頌一篇
仰塵 睿覽凡我 皇上行慶施惠美不勝書僅舉
恩赦一事鋪張揚厲以誌臣職分所繫少竭悃忱云爾
頌曰

皇帝御宇鴻仁普施矜此下民法網易權平反寬恤矜
釋罪疑豈弟慈惠漸被海涯武定邊塞文恬區夏萬物
熙熙無天閼者士歡於朝民忭於野 睿慮淵冲在宥
天下吳楚之交黃淮合流洪波撼提斥鹵是憂 帝眷
南顧載咨載籌 玉輿三巡俾民有鳩龍旂貴臨恩澤
布復發粟賜金蠲租減賦自 天降福澍雨膏露雨露
之濡如休如煥羣黎百姓環擁屬車爭獻壺簞載其耘
鋤我田我井我室我閭惟 帝仁覆有蓄有儲帝曰念
哉嘉我善良葵藿之傾煦以太陽人性雜揉嗟彼愚狂
草莽木萌其忍折傷爰自齊魯泊於吳越三省黎庶有
麗明罰罪宜懲創情足矜惜畫地爲獄宥之而出寬大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八

之 詔發自行宮五刑有赦孰敢怙終 帝德好生上
格昊穹翺飛末族游浩蕩中臣弼教職惟虞士拜捧
詔書雀躍鳬喜大號其渙日四百里祥風披拂枯槁
立起 皇帝大聖制刑惟寬沛我仁恩易彼貪殘回心
向道禁網弗干室家以寧耕鑿以安碧草芊芊長自圓
土黃雲翳翳陰於幽園刑措不用治叶三古含哺康衢
夜勿閉戶重華之代喜起盈朝颺言賡歌獨在皋陶臣
媿匪材謬長秋曹敬獻蕪詞用佐風謠

萬壽頌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恭遇我 皇上五十萬壽
之辰羣臣奉觴上壽萬呼 萬歲臣振裕忝長農部身

與舞蹈歡忭踴躍繼以詠歌伏念箕範衍疇壽先五福
華封拜祝壽竝三多齒民有耆壽之詩召虎有萬年之
頌此皆忠愛之性發乎至誠振古如茲於今爲烈況我
皇上至德巍巍與天無極法 祖勤民功崇業廣揆
文奮武海晏河清道旣冠於百王學更兼乎六藝天保
定爾固臣工報上之辭悠久無疆實 聖人格天之效
臣躬逢斯慶情不自己乃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猗與 聖皇受 天篤慶誕數方夏建極中正魏蕩難
名紀述莫罄載震之吉時維季春虹流瑤渚電繞星精
聖人首出天下文明作之 君師佑此下民德配義
軒道隆姚姒克享天心介受祿祉祇肅 郊壇致恭禋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祀 九廟惟歆紹庭降止敬事 慈宮左右承顏 金
輿玉輦扈導安閒省方問俗周覽山川大孝養志薄海
同歡 青宮主器元良一德豫教沖齡垂裕有則麟趾
振振錫斯螽蟄蟄方苞行葦惇睦允協萬幾宵旰中旻不
遑遜志典學內聖外王文淵涉獵義府翱翔 經筵時
御載煥 天章二典三謨商周雅頌吐辭爲經球圖增
重六藝弘諒百家兼綜淋漓翰墨翔龍舞鳳鄒魯文教
夙夜丕欽瞻拜闕里紀述泉林豐碑巨製洋洋德音周
情孔思夏玉攬金文德旣敷武功攸震三葉負恩弄兵
犯順 天戈南指受降執訊百越風清八蠻塵靜螽斯
厄魯狐豕披猖 三巡大漠捷伐用張犁庭掃穴綏靖

要允無思不服來享來王海宇底平省茲稼穡婦織夫耕繪圖書冊戒爾節儉勸爾蓄積屢豐年農用餘殖賜租蠲賦慶溢閭閻庾頌紅粟府出金錢江淮秦晉遠暨朝鮮青齊告饑尤軫顛連大哉天地好生之德赦過宥罪欽哉惟恤殷網弘開甫刑不忒民協於中無反無側師師濟濟腹心股肱立賢無方惟德是升咨於岳牧開我四門小廉大法罔不勸懲重道崇儒橋門觀聽皇極敷言是彝是訓獎厲廉隅靜抑浮競壽考作人菁莪日盛雨暘時若星畧不愆百神懷柔榮光塞川惟彼河伯汜溢滔天帝軫東南方略弘宣灑沉澹災再覩禹蹟疏塞兼施睿謨莫測長堤千里淮黃翕集東匯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沂沭徐揚底宅河流既奠皇心未寧鑾輿順動歷覽時巡周咨民隱萬物皆春千秋萬歲永敘平成九敘歌矣八風和矣降福穰穰維其多矣大衍五十萬策之始得一以貞清寧協軌神功聖德闡乾坤孕毓虞夏亘古誰論允恭克讓謙而彌尊普天率土就日瞻雲騶虞在郊祥麟在藪身其康強微則悠久如地之載如天之覆化日舒長遐不黃耆臣拜稽首如岡如陵臣拜稽首如升如恒以莫不興以莫不增億萬斯年以莫不承

序十首

遠志齋文集序

余師事廣陵張虎臣先生嘗手一編示余噴噴稱名士

不置讀之知爲毘陵鄒子程邈制舉義也欲一見其人不可得後七年王阮亭郵寄倚聲初集程邈實共其選且讀其所自製諸詞幾奪太白飛卿之席湖洄之暮益深尚未得所爲詩古文而讀之也今春余鍛羽南還崑山徐子原一過訪即問程邈近狀不知屆止江城浹月矣會施愚山觀察招集余園亭乃識程邈於坐上程邈又不鄙余斯夕過從互以文辭相質程邈之作豫章遊也過太湖涉錢塘澱水經歷須江櫓谿而出其間山川歷歷如畫登高望遠俯仰憑弔程邈益深得於古文辭雄健瓌璋渾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且道所經處必訪求古名賢遺蹟及風土習尚無不筆之於書而於異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士

高士物色幾徧以及夫鐘鼎法物古木怪石皆考其出處爲文以傳之是遊也與司馬子長何異子長足迹半天下文章遂高千古程邈寧多讓哉竊謂古之作者雖各擅所長要必先正其體裁體裁既正而變化神明始用我法今試取程邈文集讀之學足以信其守養足以舉其氣未嘗不脗合古人乃於性情之微獨有其不朽者在非規模史漢韓歐諸大家者所能及也至讀答友人論文書又何深心易氣欲然若有所未足於乎是不可見程邈之所得者與夫以程邈之才既登上第當世能文家奉爲壇坫使入直承明著作之廬載筆上京高文典冊成一代良史豈不盡善即不然出其生平所學

以遂致君澤民之志建豎必有大過人者顧乃不屑屑求用於時惟自力乎文章一塗期可傳於後世其意愈蓋深遠矣余非能知文者但歷舉疇昔嚮慕之殷暨握手訂交之樂得挂名於文字中以為愉悅則程邈之貽我不更多乎

楚遊草序

詩以道性情者也而可通於交遊故凡所歷之境所遇之時或發為篇章或形諸吟詠每令讀者由繹低徊不能盡何也蓋有性情存焉舅氏次和與天牧宋子交最久偶從之遊輒不遇人往往嗤之弗顧也洎天牧參襄陽郡幕馳書數千里招舅氏舅氏束裝行人又嗤之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三

是故從遊不遇者也是固從楚遊不遇者也胡為乎更作三湘七澤之思舅氏掉頭弗顧去去三月歸拜外王母堂上奉金為壽前曰此天牧宋子所貽也吁天牧真古人哉竊怪當世聲氣滿天下輒談詩乃詩愈工情愈薄尚忍言哉凡從之遊者即欲鼓吹詩壇一紀所歷之境所遇之時類皆窮愁悵怨秋聲入耳蕭瑟可憐以視吾舅氏楚遊諸什其體宏其韻逸其懷古贈答必極慷慨淋漓情深一往且舅氏素工於畫者也詩之所不盡傳者乃以妙筆寫煙嵐於蒼茫浩渺中將所謂詩中畫畫中詩覺數千里之檣馬奔騰波濤澎湃時有青螺黛色碧峽猿聲莫不於筆墨間遇之風景歷歷恍然心目

即以紀遊而性情不外是矣襄陽故者舊地非我舅氏其誰

琴亭詩集序

余總角侍先大夫燕居每言明洪永時最重教職其入為名公卿不可殫紀後世百餘年吾江右理學最著士大夫所至講學有司致餽詩書絃誦之聲比閭達宵旦吾郡視他郡為尤盛而吾族先達其以文章事業顯者師承家訓咸從事於理學一塗彬彬稱盛軌焉心竊嚮往之而未逮也一第謬備館員不幸及大故踉蹌奔歸勞心博博及余居先大夫之喪而禾陽族姪耀珠不遠數百里持其祖子忠先生琴亭集來問序堅辭不獲嗟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三

乎子練人何敢言詩尚憶從先大夫與母夫人唱酬側聞緒論謂自北地琅邪竟陵分塗角喙海內詩紛紜無定議久矣兩尊人則斷以必本性情之真而後乃講求法度潤澤修辭初未嘗依傍古人況區區倚諸家門戶承系支派嗟不能矣余時銳志制舉業間為有韻之言罔窺古人堂奧而兩大人詩篇早為海內所傳誦其指歸率不踰此今緡覽子忠先生之詩其旨與兩尊人無弗同其五言古老成典則不拘拘為紫桑及漢人十九首而氣味逼真七古長短句曼嘯豪叱跌宕時出商徵聲駸駸吾家太白五七近體暨諸絕句銜口爽便不事雕飾直自抒其胸臆詩如是傳矣顧先生盛年乃懷抱

耿耿有抑鬱侘傺不平之氣時時露風裁其起家明經
爲廣文先生翺翔都門歷官鍾陵南州再遷湘楚憑弔
遠懷若與古先民寒裳把臂自期者一時名雋俱出門
下趨步惟謹所交遠近者碩有加禮爭爲先生執轡而
先生且糜薄俸厚養死士爲當時不次之用此其志不
在小嗟乎鄭虔以詞客爲廣文當肅宗嚴譴至爲崔圓
畫壁哀祈乃貶台州司戶其生平碌碌無所表見而杜
老誦之若神明惜杜陵不見先生耳余於是益悲思先
大夫之言理學陶淑人才不可勝用如是即先生在吾
郡族有不能盡知之者矣吾母夫人見先生詩亦嘉與
謂其自可傳余因得而追論之以志兩尊人疇昔之訓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古

而勿道焉是則棘人之心也夫

代古詩序

貴谿鄭秀子與余同舉於鄉握手論交慨然有揚推千
秋之志垂十年凡三上公車不遇余則退而盡棄其平
日之所爲而專事於時藝伏首窮思學殖日落秀子乃
益發憤讀書肆力於詩古文辭而以緒餘攻制舉業
文日工而學日進其度越流輩豈直避三舍今泉然且
成集矣一日相遇湖上手一編示余曰代古詩余讀之
芻皇避席揖而進曰噫子何寓意深而寄情遠邪夫自
周秦兩漢以及唐宋此數千百年中運會之升沈人物
之興廢得失其足供後人之歌哭而示之勸懲者何限

乃秀子獨取一二孤貞遺烈鬱結未抒之隱而代爲播
之歌詠即事以成章託聲以形事委折紆徐蒼涼沖澹
使讀者上下數千百年間夫亦可觸類以論其世矣方
之陸平原擬行行重行行江文通之擬李都尉班婕妤
蘇子瞻和淵明飲酒諸什何其後先一揆邪嗟乎古人
往矣作史者以己意論列其人代往往未能推測其微
今秀子悠然以思畢然以望其事則載籍所傳之事其
言則古人鬱而未發之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而
詩又烏可終亡也哉吾秀子生當昭代右文之日抱經
濟有爲之才行將簪筆承明表章大業則擴其尚論之
學以進退古今扶植世教爲有用之經術文章事業夫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古

何可量若謂通於今者必有以驗於古也當吾世而有
以古人自命者請出以示之必有以知我秀子矣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盈天地之間其氣乎然有正氣有奇氣有戾氣其賦於
人也固聖賢豪傑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推之
古今治亂得失之故政教風俗之原於是乎繫嗚呼此
子輿氏所以重言氣也其言曰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又
曰配義與道集義所生蓋非直養無以充剛大之體非
集義無以善剛大之用今吾人幸秉天地之正氣而生
根於心發於身散見於文章政事之際氣則兩間之正
氣人則兩間之正人以之擔荷世道陶淑人心經百折

而不可建非常而不懼難歷古今而不可磨滅此豈徒一往而不可遇者乎要必益之以學深之以養貞之以識與量於是天下後世讀其書想其人屹然如泰山梁木之不可即也昭然如日星河漢之不可窮也知此者可以讀歐陽文忠之文矣文忠公固吉產也吾吉固多君子文章氣節與夫理學經濟炳炳烺烺垂之宇宙載之史冊者班班可考而鄉先輩劉三五先生所集吉州正氣一書則斷自歐陽文忠始嗚呼天下孰不知有文忠公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則因公之言以進求乎公之人與學其集於是乎重謂非後學之責乎某不敏生公之鄉而先君子生平無他嗜好惟喜書尤喜

滿公文章想慕其為人每訓小子某曰汝知讀歐文之法乎歐公奮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賢知者仰而企頌懦者慙而懼此其中有樞機焉名位不能使之榮擢斥不能使之辱功業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邪正是非不能使之惑凡若此者何也存乎中者不動心以爲之本而後浩然剛大之氣貫注乎古今充塞乎天地維繫乎天下後世之人心不則天下之能文章者多矣而純忠大節何不少槩見也後二百四十餘年文文山起而振之至今讀正氣歌未嘗不慷慨流涕而益信直養無害之說爲不誣廬陵舊有兩先生全集版毀於兵多利闕先君子怒然傷之從敗篋殘楮中搜得文

山全集手訂而先授之梓復購公集善本將重校鑲版以行乃不幸先君子遽從兩先生遊而余以讀禮焚膏未遑考訂以竟先人表章之志吾鄉曾旅菴乃毅然以校刊歐公全集爲己任嗚呼此其志不在小今閱三年而剞劂告成痛先君子之不及待也屬余序所以校刊之意余烏足以知此惟舉平日得於庭訓者約述之以告來茲則公雖往而公之正氣常凜凜宇宙間若夫仰慕而私淑者固千萬世猶一日也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而無害於浩然剛大之體本之爲忠孝之原存之爲性情之正擴之於綱常名教之間發之於文章事業之際明理集義以深求乎不動心之所存將不獨洞貫乎

歐公一家之學而深有得乎嶧山浩然之傳矣讀斯集者慎毋徒讀其書而致歎絕學之難續此則旅菴校刊之力也抑即先君子與某誦法之志也夫

同安張氏族譜序

天地之譜曰易唐虞三代之譜曰書魯列國之譜曰春秋漢秦六國之譜曰史記而爲史記者曰司馬談與其子遷因史記而爲漢書者曰班彪與其子固漢以下代不乏譜而趙宋爲特餘是故史者國之譜而譜者家之史也昔程子伊川欲明宗法謂國天下治平恒必由是吾鄉羅文恭公爲宗論非議大禮諸臣所能及而廬陵歐陽氏編五代史獨獲免於訾議蓋國史必資名儒家

譜必資世德與賢子孫其事暴重非偶然也余嘗讀史記張文成侯世家漢諸臣際其時方求王善地或拔劔砍柱爭功名或遂田宅自污益增嫌忌而文成獨澹然勢位若不得已受侯封焉其報韓始終一念僅隱見於圯上老人赤松商山四皓間而史記特能言梗槩謂善藏其用文成善藏藏忠非藏智也其後代有哲人散處分遷仕隱於晉隋唐宋元明之際而筠州同安之族最久且盛其始遷之祖爲九江觀察雲岫公天祐既殄乃欲以唐官終卜宅同安遂其栖遯商以日蕃傳二十五世爲余同籍張君星峒尊甫曙菴公公畱意譜事三十年迨星峒成進士需次家居乃以譜草授之而族之長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老子弟與孝廉文學之敏雋者欣欣趨事閱一期三易彙始告成焉爲目有六爲卷五十有四其例倣之歐蘇其深戒而嚴持者曰略曰淆曰誣曰徇譜成星峒既述其尊公之志自爲序更以屬余余謝唯唯乃卒讀譜所記其文之簡潔法之詳核序次之條貫既高出於俗尚則可傳後世不必言獨考其文獻錄所爲傳狀表誌有九江觀察之明哲昭武之忠貞評事之孝友朋恕湖州別駕之理學相甫之孝異天翼之高隱冬官尚書郎之博學敦行徵士之恭謹幹濟外翰北門之慈毅南樓五世之廉潔敦睦仁惠慷慨中憲之猷爲臨邑之豪邁膽浚寧一老人之文章嗚呼同安之人才不旣盛矣哉使

其先後人必雷同附和轟烈飾奇行賣名聲於天下如卜式公孫弘張禹孔光謝朓宋齊丘馮道之屬位公孤卿貳躋顯官奔趨海隅士以門第世族炫鬻鄉閭爲庸俗流所爭羨夫馬力竭更聘而求之則必敗火之燎於原燄燭天地駭山澤則其熄也不終日而燼孰若水盈科而洊至土不言而信而積小以高大之爲無窮也哉余竊披曙菴公訓星峒之辭與其所以闡揚先德之志事成足以磨礪薄俗懲勸中才即談彪不無媿遜使後之人入廟而觀德聞聲而興行夫豈特張氏一門一鄉之賴而已哉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斯譜而信徵焉則藏之爲文成一身發之爲張氏後人千百年之用或不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鄙余言繫同安家史之贊其可乎

仁山倡和序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奏請蠲恤者章朝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罔念也乃用張御史冲翼疏時飭各省督撫徧詢地方牧壞與守令從無升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捷督糧參政韓公廷芑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欽承 諭旨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使給繹於道吉郡則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吉邑賦獨重而荒實倍於他邑乃召閭閻長吏俾集邑之

紳士里老僉議焉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吉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侵海臻其不能有其朝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而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率匍伏集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聲動地巡撫董公惻然撫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悉之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緡疏爲爾百姓請命但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其時並列者則寧州上高廬陵而呼籲迫切情辭愷至淋漓足動聽聞者則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十一年七月也赤帝流金火雲四塞巡撫董公乃却騶從罷郊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襄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纖悉不以取於有司露蓋單騎馳數百里披荆杞宿蒿萊與鵠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睫也疏上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賦銀九千九百九十兩米一萬四千餘斛不徵於戲誠曠世之殊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聖天子恤下之仁感巡撫都御史而下爲民甦息之德而邑令王公雅爲之宣上德意發爲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紳士以及窮陬僻谷無遠邇之人羣而和之數十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賴天子仁聖聰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術納諫諍中外晏然凡四海九州風雨霜露之所濡被無有一夫不革面向化者此

朝廷極治之時也獨是東南水患未平災侵間作致煩我皇上之憂勤然孰非天之仁愛而縣萬年有道之曆乎余於是不能無慨者竊以天下之大其爲民生未盡遂吏治未盡興蠹政未盡除去而民隱壅於上聞者何限或有念切民依而未際其會或際其會矣入告而未獲俞命或既獲俞命矣其所以及民者需濡有未周推廣有未至抑何以垂利貞於久遠乎且余邑彫殘大中丞之惠養垂十餘年不能與天災水旱爭小民一旦之命某先人萬目孰思屢爲董公暨前布政李公猗霄言之動至流涕今一旦頒明詔普湛恩思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於吉州爲屬太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守郭公又賢也郡於江省爲屬布政劉公糧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飢溺由己之懷體聖天子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惠不永者未之有也於戲吉之民何幸哉乃余草木餘生身際其會獲隨諸父老子弟後沐浴浩蕩之恩以詩頌天子宵旰勤民之政而周覽山川原隰詠都御史及諸大夫之愷澤不既休與使當日者百姓伏處而不知郡邑大夫知之而莫爲之請而大中丞公與方伯公坐擁十三郡七十二州邑之和樂而罔恤吉水等州邑及兩衛所之顛連以號於天子曰此邦之民生皆已遂也吏治皆已興也蠹政民隱皆已除去而無容入告也則

吾吉之民又奚暇謳吟歌詠欣然遂其有生之樂以服上之政教之善乎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韓愈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余三復斯言凡以爲天下告也

醴村族譜序

江右之有李氏肇自西平王者爲大宗也西平王之在唐代功載旂常名垂竹帛金書鐵券典冊備物誠非庶姓譜牒可得而比然廬陵一支實發源於第七子觀察隴西公雖有白芒朋田福塘河源醴谿諸地之不同而合之於余家谷村猶之乎一體也李氏雖派出隴西至於占籍廬陵即以始至江右者爲大宗之宗子即禮所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重

謂異姓公子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但繼別子者其爲百世不遷之宗又可知矣昔歐蘇作譜上下僅得五世五世而上則爲遠矣彼之限於五世者窮於所不知也李氏自西平王而下其在江右者世有次墓有表綽楔不移宰木相望豈但五世而已哉夫安得而闕諸然則考正舊文排纂譜序本余素心媿力未逮而吾兄實先從事余將何以序之余猶記錢文僖公曾有言曰王謝之家少有勲庸崔盧之家惟矜閥閱以今方古豈有慙德冀傳寶訓用示來葉信斯言也則斯譜之修又何可以已乎若夫繼美前人顯揚祖烈在吾家後人共勉之

郭孚吉制義序

余自束髮受書竊聞吾鄉諸先達之緒言稍長南遊吳越猶憶虞山宗伯之論歸震川也謂先生鑽研六經舍茹雉聞之學而追溯其原本以爲秦火之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闕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直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非淺見鄙聞之所及也故其作爲文章筆放墨飽一洗駢爛人驚其頡頏眉山廬陵而不知汪洋跌蕩得之六經史漢者爲多余嘗持此以相天下之文而惜其不多選也今年春分校禮闈得郭孚吉卷見其蒼瀨深遠獨成一家心竊竊之以爲慰余之夙心者將在於是及榜發而知爲山左名宿其喜可知也孚吉以全索見質取而閱之鈎深測隱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如秦越人診疾洞見肺腑劈肌中理無所隱避精光直逼古人且夫文字之衰久矣輟材小生恃其一知半解剽竊庸陋以欺耳目數年以來一二大君子出而振之好學深思剴心鉅目扶斯文於不墜我知孚吉誠可與於大雅之林者也樊紹述之文奇矣而昌黎評之曰文從字順夫昌黎之意即震川論文之意也孚吉以余言爲信乎否耶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三

重

莊素思館課序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惟翰林獨以文章爲職自唐

以來每侈爲榮選而世亦有從而少之者曰此特文章士耳似無預於古今之政教道德之精微而孰知文者固貫道之器也天人相感之際世運升降之殊以及紛而爲名物象數大而爲經綸典章咸於文焉是具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所謂文蓋謂易詩書禮樂也夫豈後世辭章之末儷青妃白之爲與我皇上重道崇儒首慎文學之選每三歲貢士之升於禮部者於句牘唱第後駕御乾清宮門命吏部引諸進士跽丹墀下拔其尤者歷階而上親賜詢問命改爲庶吉士同一甲及第三人命翰林掌院學士就衙門開館教習焉凡三年學業有成館師題詩御試分三等授職擇

其文學最優者乃授翰林編修檢討官膺是職者任恭重哉夫士自爲諸生時凡歷試而後得升於禮部成進士由進士授館選入翰林三年中館師月取古文辭各體歷試之而後應御試授館職士之稱是職者抑何難也莊子素思爲晉江名族究心濂洛關閩之書有年而又寢食於先秦兩漢以及唐宋諸大家其爲古文舊有聲更精於制舉余已未分校禮闈得之冠一經大廷對策纒纒數千言多名議碩畫遂選入翰林讀館閣秘書每遇館試輒高等余閱其文有湛深經術者有根極理要者有淹通時務者即賦頌之篇俳偶之什皆宏音麗則不屑屑刮一字之奇練一言之巧以與趨耀爭華

者比二十年秋御試稱旨授翰林檢討因手錄其館試及邸中雜著爲一帙問序於余余讀其文悉其生平非一日矣其何以進之素思生考亭先生之鄉學易有年夫易五經之源也素思誠殫心竭慮學朱子之學因卦畫之變通陰陽之消長以上溯夫羲文周孔之旨發爲文章措諸事業確然有以自見乎其心則體立而用行非徒以辭章之藻繪登金門直禁籞若昔嚴枚司馬之徒出入芬芳侈爲榮遇也而豈得以區區文章士目之哉是願與莊子交勉之以求進於道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序十八首

陝西鄉試錄序

皇上膺圖秉錄既二十有三年而當甲子一之始先是靈旗齊斧以懲弗恪歲在作噩乃泰升平於是浪泊之鄉隸職方而置吏孤島之士詣辟雍而就學皇上夙夜宥密覃心繹思於勤經稽古修明禮樂以致唐虞三代之隆是歲大比天下士則自直隸以及省會十四皆應期用賓文軌大同允臻其極儀曹按故事列應典試者名以請上重其使命毋循往例并具先經典試

四十一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一

者名聞制曰咨汝振裕其偕汪鐔可陝西竊念臣江右小儒承乏祕苑皇上不以臣爲無似使與修三朝聖訓及明史諸書大懼弗克祇承厥任往者已嘗分校禮闈矧敢多又以茲負疚於知人之哲尋又伏念藉是役也得士若而人以儲待國家他日之使出長入治庶幾塞報稱於萬萬分之一戒裝首塗越二旬而抵其省會則監臨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愷克明克慎釐剔清嚴提調則布政使臣希格參議臣佟國佐是經是理周詳洽悉監試則按察使臣布哈僉事臣陳光祖既戒既飭防維堅固遵集同考試官同知臣九金知縣臣恭錫等皆循良有聲兼優文采乃進提學

道僉事臣許孫荃所取士四千餘人局闈三試臣等同告司盟戰栗受事遵恩詔廣解額得士之中程式者四十七人而拔其文之尤者刻之爲陝西甲子鄉試錄

而臣例得有言以引其端夫鄉試之有錄也其諸古所謂獻賢能之書與爰自乙卯裁省闕焉至今天子以舊章不可廢也俾從其朔臣顧何人遭遇之榮若此乃旅所得士於庭而告之曰多士亦知夫古司徒三物教民之謂乎六德六行六藝爲三物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其發而爲言者又六藝之餘而即其辭之險易顯晦可以觀其人心術之端邪氣質之純樸則今之科舉取士未嘗不有以深求其本原而古之論辨官材者亦未

四十二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二

嘗不試人以言也多士之得與於是者言也而其所以言者必自夫三物者也其可不加勉哉陝西古雍州其省會則宗周畿內之地秦漢唐之所因也其西北幅員愈廣微塞益斥兼古涼秦梁三州而其風俗往往不甚異於古其人質直厚重有彼都人士之遺風巖棲谷處懷避世之高節者至今尚有人也以周官之制言之豈非六鄉六遂沐浴於三物之教最先者乎臣聞吳季札之觀樂也稱秦爲夏聲夏者大也蓋以其風俗勁猛車馬駟鐵之盛馴至強大云爾而平王東遷以前雍州之治秦漢之故都皆在王畿之內有文武之豐鎬焉靈臺辟雍故址所爲講學行禮者往往而在札之稱二雅云

見先王之遺民有文王之德稱頌云五聲和八風平以爲盛德所同至其於二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其作詩之地風化所起爲幽岐及終南山北皆周之故都故札亦稱秦爲周之舊則夫所云夏聲者特就秦之政教言之耳然而周文武之教化雖經秦變易之後而其風俗猶有存者故先儒謂其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以善導之易於興起而篤於仁義豈虛也哉比年西南用兵秦地繹騷飛檄甚急然獨能矢同讎之義折筆以聖猷諭自逆孽旣平天子軫念秦民困苦憫恤有加湛恩汪濊無不沐浴詠歌而聖德淵醇益弘作人之化棧樓旱麓豐鎬諸詠不是過焉由是詩書禮樂之風徧於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三

秦隴其所光被也達矣多上幸生其鄉而列於是錄者豈直以科舉之文爲中於程式而已哉必如河州三原之勲業慶陽斛山之氣節渾野伯循苑洛少墟之理學空同對山仲房浚谷之文章將有以仰副我皇上德造至意以不媿於先民有作其可也夫書其德行書其道藝是獻書之本意也臣故綜其源流敢拜手稽首而謹序之

鬚麓詩序

家鬚麓少負雋才下筆爲文章有奇氣先司馬嘗器之試輒不得志於有司乃投筆而起曰無所能人會當見棄於世若學問有志節之士亦何之不可安用鬱鬱此

佔畢爲去學劬慨然有遠大之志三上公車不第勉就一官非其好也十年以來宦遊於大江南北間吳越山川齊梁雲樹以至燕趙之邦歌風擊筑遺俗猶有存者每所之輒訪其風土采其謳謠與其地之騷人俠客賢士大夫相交游牢騷激發之餘偶有所託必寓之於詩故其詩獨多然輒刪去存者什不得一焉夫三百篇後詩學莫盛於吾李自太白長吉義山先後爭鳴於有唐盛中晚之間而明代三百年言詩者亦以獻吉于鱗爲舉首至先司馬與錢宗伯吳祭酒暨余座主龔端毅公提唱宗風力追大雅一時稱盛焉余不敏不能探源窮奧然少侍先司馬側竊嘗聞緒論知詩之爲學發乎性情富於閱歷固非步趨刻畫之所能工也讀鬚麓詩益知能世家學矣昔高遠夫少從軍年五十始學詩卒以詩顯若吾鬚麓又安能測其所至耶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四

卜芝亭詩序

太史公之序屈原曰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遂爲千古論詩之祖劉彥和深知之故論詩謂軒輊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三百篇變而爲騷騷變爲漢魏古詩根柢情性籠挫物態高天深淵窮工極變總不出於太史公之言甚矣古人之善言詩也鍾記室論十九首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天下未有不深知其故而能驚心動魄者也李青蓮歎吾輩不

作杜少陵矜得失寸心此物此志也芝亭之詩余嘗觀其全集才情颯迅神氣霞舉策驥足於康莊可以無所不騁而必曲折紆迴以求合轍於古人至於五七諸律上可並轡錢劉次亦齊鑣溫李詩道之興也吾有厚望焉芝亭爲人重友誼澹榮名急人之急不啻已事家有名園藏書萬卷縹緗玉軸插架如新退食之暇與二三同志嘯詠其中余與芝亭同官而交好至篤每過其寓齋輒畱連竟日故序芝亭之詩而歷引古人論詩之說芝亭必不以面諛責我也

硯鄰集序

余嘗謂天下凡事皆可學惟詩則非可學而能也秦風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五

小戎諸什其詩不過得之介冑戎伍間而商皇煜耀一時軍容之盛制度之奇刻畫盡致有非文人墨士所賦長楊羽獵之可及者然則詩豈僅比擬聲病之爲工也哉吾宗君爾公起家於虎閭而輕裘緩帶雅歌投壺絕無兜鍪之色且慷慨任節俠倜儻自喜余固心折之久矣一日出所著詩賦名硯鄰集者示余余戲之曰此石田也固楮先生毛中書之鄰君不思磨盾鼻草露布而需霑與之作比屋居乎君墮微笑不答及讀其詩若賦清新俊逸居然開府參軍而工妙處又得小戎之遺不止與曹景宗競病之韻同工也余既請假而南君亦將休櫟而出河橋折柳情緒依依君其爲我橫槊賦之他

日建鴻勳樹偉績彪炳旂常余不敏請得戴筆從事矣

華嶽集序

余與生洲同館爲莫逆交十餘年知生洲甚悉常謂其瑰璋俊邁聲華多奇氣於詩也亦然及生洲奉命督學秦中時公卿祖道都門外余方揚解而前曰爾飲斯吾將有言秦最勝之區也吳季札觀樂歌秦風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其周之舊乎是役也陟太華之巔溯大河之流邠岐豐鎬辟雍鐘鼓之澤猶有存者訪覽之所之出其生平瑰璋俊邁之氣與山川風土相俯仰而一發之於詩夏聲可復作矣顧余淹京師不得縱觀名勝相倡予和女又能無致憾於此行邪詩曰蒹葭蒼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六

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竊嘗誦之云爾母何余以大比士來執事於茲土因念太華大河雲蒸霞蔚之繁非復生洲得獨私者而車頓馬煩雖所經歷率未及領略亦安從而歌詠之既竣事即詣生洲所讀其曩時訪覽諸什則一變所爲瑰璋俊邁者造於和平得無薄秦風而欲歸於大雅之音歟昔人謂謝康樂詩獨絕今古大約得之山水間者生洲亦猶是爾余雖不敏將攜是集以返尋所經歷之處脫荒祠古驛殘碑斷碣開有屬而和之者其醒齋氏行役之章也夫

陝西甲子行書序

古者選士造士之法取鄉之秀者而論辨之以務實學

而止而後世設科乃變為制義則專以文進矣議者謂以文取士士亦沾沾焉相率而應以文非古法且不適於用學者弗尚顧自宋迄明及今六七百年卒不廢則又知制義之未始不足以盡士也夫所謂制義云者取足於尺幅之中無越格律往復抑揚使讀者燦然共覩是文之情狀具矣然此皆治文之規矩而有所挾以運乎規矩之先者必原本實學而後得之譬醫者之治病鍼砭異致補泄異宜一切輕重緩急之故各有其候而至於寒暑燥溼虛實表裏所為致病之由者必按脈切理洞見其所以然而後投之而輒中則醫之良也其於文也亦然根柢六經以為鍼砭之方沈酣諸史以為補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上

泄之用而又涉獵於百家傳記以為輕重緩急之候其弊則衷於儒先之訓解其理則合於聖賢之辭旨不屑為模稜影響以自抒其性靈則光朋俊偉瀾瀚磅礴一發而不可遏而文於是乎工不然見理不真則指事不切而發言亦復不章支離散亂茫然一無所有是猶弗良於醫而以病試其術鮮有能濟者矣今學者以文為得失而主司亦以文為進退舉天下聰明才辨好古深思之士而畢致乎文之一途故夫文也者發乎心術之微關乎品節之重積乎性命道德之數而達乎禮樂刑政之間由是以觀士士之實學不既於此而徵哉余幼時從先司馬見鄉之名公鉅卿甚眾而一時言制義者

多宗艾東鄉東鄉盡聞世人荒蕪支蔓離奇詭異之習使之循然一歸於先儒之法度余既幸側聞先賢緒論思積數年攻苦之力窺見其藩籬顧以通籍早寡聞鮮見無所樹立於世然而守其訓弗敢忘也今秋奉 上簡命偕同門銓部汪子鐘如主秦試深恐識力淺薄不足以當衡鑒有負 聖天子作人至意是用惴惴兢兢劇心鉅目總括四千餘卷得四十七人閱十日而竣事其所用以去取者不敢妄徇意見而以曩所聞於鄉先生者為法故其為文皆切實純粹無瑣屑卑靡之病亦無險僻幽深之害視所蘊蓄具有特達不凡之舉則積於學者深而明於理者素矣且夫秦固理學之區也自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八

橫渠先生倡興於宋上接孔孟之緒而下與程朱互相發明於其間至於有明湮野少墟諸公復項背相接而關中之學遂著於天下二三子皆秦人也生其地被其風習其言論而觀其衣冠狀貌俎豆禮器必且見而生慕慕而生效凡於身心之大一言一動之細皆講明而習熟之是其為人固較然不欺於志而因發之於文亦不為一時苟得之論而務合乎其鄉之賢達者以為立言之準士之實學即於是乎在誰謂制義與古選造之書無復相合乎吾聞齊扁之斲輪也得於心而應於手以為輪之中有道存焉二三子能無以輪視文也於道則幾矣

歲試急征錄序

古之攻一藝者必寂若岩微若聲細若氣以求其所謂技也而進乎道者雖有他好不以易而後得以其藝名於世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養由基古之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人皆以爲能而不知其專心致志有豫乎持弓矢審固之先者存也夫文亦若是焉而已余受事以來課士於學拔其尤得若而人集而面試之又得若而人徐視其姓名則後之所得不必皆向之所得豈程度之頓改邪抑諸士之學與時俱遷不能無消長乘除以至此也夫人之爲學苟非專心致志久而靡倦則如東坡所云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九

然喪之者何可勝道今背秋涉冬爲時無幾余所操之程度如故也而已有不齊若是況乎舉於鄉貢於禮部更數年之久主者不一其人而程度亦稍稍異焉敢謂後之所得即今之所得而彼主者之甲乙與余兩試之甲乙若合符邪然則諸士之優於學者毋沾沾自喜而止乎其域其未優者則早夜思齊摩厲以須焉其可也今夫射之爲藝至精也設一鵠於此羿與童子爲耦彎弓而射之羿中童子亦中然而天下卒善羿不善童子者何也以羿有百發百中之能而童子特幸而雋也諸士亦專心致志求其所爲百發百中者以操之於己他日舉於鄉貢於禮部余從旁爲矍相之觀獲者舉旌而

唱人人皆如吾意之所期余斯慰矣

白石山房制義自序

余不敏幼承先君子之訓凜太夫人內課之嚴經史古文稍稍涉獵而制舉業則時加提命焉歲庚子幸舉於鄉坊人有以余平日所爲文付之剞劂者虞山宗伯先君子執友也夙器余不以爲固陋序而行之後十年余始成進士官京師未幾而兩遭大故蒲伏苦廬何暇以舉業問世蓋并其曩之所行者而忘之矣又十年奉命來視學此邦聞有以余文嚮於市者取而視之即虞山之所序而行者也展卷不覺失笑曰是固余少作由今視昔能無子雲之悔乎世或嗜痂吾能無憂因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十

其尤甚者餘略爲更定而益以未刺葉若干首以授坊人世之學者問塗已經其亦有取乎此與雖然文之爲體也屢遷而其用孔博非可以一格求也昔王介甫之文自足以名世而蘇子瞻識其好使人同己通人之蔽往往不免余之才遠不逮介甫而顧蹈介甫之失敢乎哉學者苟有志於斯義理則求之經事變則參之史氣體則本之大家法度則衷之先輩優柔厭飫有餘師焉如必執是編繩趨而尺步之以求合於形迹之間非余之志也

玉堂雙美序

聞之梁妻解笑美則美矣而才非清拔許婦初婚辨則

辨矣而貌豈上流所以杜蘅擷其芳則豔非出水芙蓉
麗於色則香不從風物理本自難全人生何可兼得孰
謂嬌藏金屋分拈石黛之妝亦復詠擅玉臺並倚珊瑚
之架仙同綃線本是成雙名侶燕鶯由來作耦譬趙家
之姊妹曾無妒於畫眉若藻殿之尹邢豈爲工於掩袖
斯誠極人世之樂事而風雅所亟稱者也遼左張公家
傳萬石才盛二京燕國文章待卜金甌之字畱侯帷幄
曾傳黃石之符躡珠履於堂前時有諸侯客子列金釵
於屏內不數上國佳人都督周郎輒顧當筵之曲風流
杜牧豈無驚座之詩於是買桂棹於渡頭先攜桃葉勒
錦鞦於臺畔再聘柳枝蓋英雄不惜明珠而佳麗多歸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七

金谷以故曾藏武庫不妨帳擁柔鄉昔日散雲相逢半
面新來碧玉不似小家得西子之含顰還能閉月試東
鄰之巧笑幾欲流風微步不前曳藕絲於六幅輕身無
力怯杏子之單衫閒裁巫峽之雲妝曩自綠偶翦湘江
之水迴睽成秋十樣眉峰偏宜柳葉三分額地半是梅
花而行近花陰凭伊小立亦坐來月夜比我方齊相呼
雲母屏前局開雙陸遙隔水晶簾下絃和十三不燒無
字之香間寫有詩之畫比李清照之射覆互出爭奇仿
謝道韞之解圍更相倚角固已風高林下美絕人寰者
矣加之殘月曉風無非佳思花間套畔盡是新題小字
雙鈞飛白學衛家之帖迴文百轉流黃織蘇氏之詩時

選韻以分圖更倚聲而屬和飛來燕子呢喃芍藥之篇
教向鸚哥清切蒲萄之詠毛中書不辭勞苦楮先生終
日追隨弄墨同書研硃共訂夫登高作賦者學士之深
情賞奇析疑者朋友之快事而青閨以內紅粉者流得
此況焉亦大奇矣嗟乎極盛不常爲歡莫竭月圓月缺
不堪搔首問天花落花開無柰傷心滿地維此二美並
絕一時乃一在金閨一歸瑤島宋玉之婚巫女已隨暮
雨俱飛陳思之感洛神豈有微波可託不獨悼亡者歎
玉女之不雙翻令見嫉者惜朱顏之莫再雖文窗窈窕
綠雲冷死後之奄而綉帙縱橫紅袖拂生前之句爰成
合集用屬弁言某也出入扶風是絳紗之弟子傳聞節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七

度得綠蟻之神仙快展琅函獲披麗語所當烏絲百幅
微吟靜女之章紅燭三更笑讀美人之賦也

吳志衍制義序

婁東吳志衍先生以春秋起家成名進士其制義爲人
所誦法垂五十年識者以爲漢西京之風久矣不作唯
先生能得其真顧其行於世者不過選家所錄若干篇
而專臺未行嘗一嚮者思全牛每以爲憾事歲丙寅先
生之後人某發篋中舊藏若干并菟羅散逸若干凡百
餘篇進之教授吳子世恒爲釐次而授之梓且謁序於
余余披覽再三而不能不歎息於斯文也先生少負大
志以縱橫跌宕自喜其一時交遊則西銘大構環公諸

君子臭味最爲親切而與其宗人梅邨先生尤篤友于之好化晨月夕往來無間蓋其師友淵源皆當世之碩學磨礪漸染不進於古而不止故爲文雅健深茂卓然成一家言如此嗟乎以先生之才使得生休明之世鼓吹六經羽儀邦國夫豈不善而乃丁陽九之厄一官遠宦崎嶇邛笮間而卒殉封疆以死閨門且不保焉豈文章之能窮人信有然乎何荼毒至此極也此余之所以不能無歎息也先生當啓積之際憤朝政之日非憂寇氛之不靖慨然思一出而有爲以救阽危於末造而世竟莫有知之者故功業無所見其魁奇磊落之氣特時時發而爲文光燄不可遏愈久愈新論世者猶可因此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七

以知其人焉今天下之攻制義者皆有志於古而風氣不無稍靡非西京不足以振之有志者苟欲輔西京之庭而造乎其室非問途於先生無由也余故表而出之且詳著其爲人使士知窮達由命而有本之學其文章自足以不朽庶乎其知所勵也

科試彙征錄序

文章之盛衰時爲之地爲之也時有古今其權不盡在天主運者誠有其人鼓舞而變化之則今可轉而爲古若夫地則廣川大谷水土與宜民生其間不能無剛柔清濁之殊性質雜糅而文章風氣亦因之以別故自詩風十五國正變互出聲辭並異雖以文武周召之教澤

而不能使之齊同延陵季子觀樂唯二南豳風致其歎美其他則皆有所譏而自郇以下無譏焉然則風氣之不競誠有所囿於其地而非主運者之所能移也明矣雖然二南豳風當文武周召之興而作焉者也故二南爲正風豳變而不失其正邶鄘以下則皆作於西京之季及王室東遷之後故其風遠不逮於古向使世有令辟作求勿替則文武周召之教澤歷數百年而未艾彼邶鄘以下諸國烏知不進而與二南豳風媲美哉由是觀之謂風氣固於其地非主運者所能移亦非通人之篤論也余奉命視學江南單車行部所至有采風之責初受事即以月課督諸生取其文句搜字索甲乙而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七

殿最之以徵示吾意之所尚諸生咸踴躍自奮嗚呼焉知所趨嚮及歲試江寧鎮江廣德則有志者盡捐其宿習而歸於大雅之林推而放之蘇松諸郡無不盡然又推而放之江諸郡亦無不盡然而文章風氣由是一變然余之意在先破其拘攣疲沓之疾而後齊之以軌範故所取之文周規矩者不少而泛駕之才亦往往雜出於其中余慮其肆而未醇也歲試畢復爲條約以飭之而士皆知有正始之音斂才以歸於法攝氣而凝於神而文章風氣至是又一變爰擇其尤者付諸剞劂期與識者共賞焉要之通都大邑之士聞見較廣而錮於揣摩之說競工聲調不能脫去叮咛其產於僻壤

者則既乏師承又無典籍雖有挺出之姿亦不能底於淵雅誠各棄其所短用其所長則兩江之地皆才數也豈有如延陵之所謂自鄱無識者哉此雖余凜凜簡書庶幾拔十得五無致隕越以速官謗向非聖天子久道化成以樂育人才爲念亦安能使文教昌明有若是之日新而月異耶夫地以時移而風氣不隔士生今日真萬世一時也幸勉旃毋自畫

陳生遺案序

余奉命督學南省甄拔士之尤者得一百三十三人貢於京師在和陽者則爲陳生銑乙丑冬駐節姑溪鎖院篝燈黠校見卷中有書法秀勁規摹鍾太傅而始終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五

端整無纖毫草率者對之色喜及反覆其二藝更純粹簡遠足冠多士兩試卒拔之揭名則爲陳生也江南人咸嘖嘖稱羨不置余亦以爲閱陳生之文之書法定爲端人正士他日策名皇路必能垂紳正笏建功業於時私心喜得士曷意不一周陳子竟杳然歿也惜哉後一年余鄉吳子舫翁郵致其遺詩一冊爲戴氏昆季所梓者見其才致橫溢思緒幽矯有顚顚悲咽之氣讀之令人鮮歡大約修文玉樓一流人宜其不能永於世也然當其取徑一往孤懷高寄不復有人間煙火之色豈與世之描頭畫角蹈襲前人窠臼者可同日語邪吁嗟陳生死矣有此詩在陳生可謂不死向使陳生康彊壽考

說遇當時而無修學好古之心則與世之手博士家一編佔畢以老者無異其於平生之得失輕重又何如也死而有知亦可以無憾矣

延陵合璧序

余祇承簡命督學江南念三吳人文淵藪士多覃精古學不僅以帖括擅長因於歷試之後復以詩古文辭命題搜羅奇雋又恐宿儒著作沈錮名山爲之重加訪落試吳日諸生朱遠度抱書一帙進謁謂嘉定有兩吳子才資競爽少皆饒於學宮以遭時坎壈終老場屋而不得一遇乃放廢菰蘆中兄弟以著述相娛樂伯氏以詩名仲氏以文著惜其遺案散失止存西亭詩無罪草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六

一編乞與表揚余披閱之見其詩臻大成文開新境西亭詩議論縱橫詩中有文無罪草風情婉麗文中有詩頗爲合璧庶幾無媿向聞嘉邑自歸熙甫倡導古文以來代產名流獨得文家真訣由今觀之洵不誣也是宜諸諸黎衆以公同好未幾而剗剗告竣適歸生梁以秋聞復雋攜刻本來見句余一言爲之嗚矢余惟三都紙貴資皇甫之標題論衡流傳藉中郎爲寶鑑世有傳書而無人與爲揚扆其爲煙消雲散者不知凡幾今余之序斯集以行也蓋亦竊慕古人發微闡幽之意由是懸諸國門二子之名與兩劉二陸並傳千古其亦可無致憾於當身之不過也已

善鳴集序

詩體莫備於唐故言詩者率宗唐唐一也而時代升降不同其說自宋嚴滄浪發之至明高廷禮則分析其義類撰唐詩品彙行於世明之中葉號能詩者如北地濟南諸公類皆取材於選效法於唐與嚴高之說不相遠百餘年來詩體數變卒未有能易其說者虞山錢牧齋先生乃始排時代升降之論而悉去之其指示學者以少陵香山眉山劔南道園諸家爲標準天下始知宋金元詩之不可廢而詩體翕然其一變唯雲間幾社及武林登樓諸子尚持時代升降之論其徒相戒慎勿爲開寶以下人物此在虞山補偏救弊之意固無惡於天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七

而雲間武林諸子亦可謂不隨人趨走者矣錢塘陸次雲雲士少而學詩其持論與前輩略同而又不欲取境之太狹觀所撰國朝詩平則其所崇尚可知也今復取唐大曆以後及宋金元明之詩句櫛而字篋之選其尤者合爲一編命曰善鳴集刊成問序於余余觀其自序之言則深慮今之學者讀大曆以後之詩妍媸莫辨而漸即於多岐故有是選其意無論時代要取真詩爲貴夫詩所以爲真者何也曰情也詩以道性情夫子稱關雎以哀樂二端盡之蓋詩之真者能以其情移人之情哀則讀之而欲泣樂則讀之而欲歌且能使人之哀者可變而爲樂樂者可轉而爲哀昔韓娥過雍門爲曼

聲哀哭則一里老幼悲愁垂涕已復爲曼聲長歌則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自禁劉孝標云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談嚴苦則春叢零葉古之善言人無不如是今試取其詩讀之而其言不能移人之情雖開寶以上不足多也誠能移人之情雖降自大曆以訖宋金元明不可廢也善相馬者去其牝牡驪黃之見而天下之真馬乃至善相詩者去其聲調色澤之見而天下之真詩始出是則雲士之志也雲士令江陰有治聲縣劇難理而顧以其公餘之隙肆力於風雅非神閒氣靜其能別裁偽體衆黍不爽乎是選行吾知其必有合於世之知言者也

拔貢彙征錄序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六

董子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蓋天之生才無時而乏絕苟養之無其地教之非其術則賢能不興終無以更化而善治故建首善自京師唯太學爲最重然其所以取之之道又不可以不慎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於是乎有車服弓矢之命鉅鬯虎賁之賜所謂進賢受上賞王者所以厲世磨鈍博收天下之人材以爲更化善治之資也逮乎後世寢失其意郡縣之學非不歲有貢也顧其所貢者積日累月需次而進大抵皆老成黃髮之人而乏少年英俊之士故雖其制不廢而往往不適於用至於權宜之策事例弘多納粟捐金

襍然並進而成均之地遂有不可問者矣夫有才而養之無其地與無才同有學而教之非其人與無學同即養之有其地教之得其人矣而士之就學者取之不以其道與無士同故郡縣貢士之法當以選拔爲正我世祖章皇帝肇造區夏一再舉行得人號爲最盛皇上繼承丕基光大前烈一舉於壬子再舉於今而余小臣適膺視學之命飲冰受事晝披夕閱視歲試尤加慎焉蓋得士百三十有奇以貢於太學錄其文若干首付之剞劂而余益不能無厚期於諸士也方今聖神在御百工允釐太學師儒皆一時之碩望向之所謂養且教者可以無慮矣諸士幸而得遊其中其可不知自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元

勵乎夫士無恒習唯視其意之所嚮所嚮在道德仁義則日進於篤實所向在紛華靡麗則日趨於浮誕諸士之抱器而往也但能不事交遊不與議論而終日閉門誦讀如符融郭泰之所爲則善矣苟馳心於聲利而自衒自媒以邀旦暮之名吾未見其可也雖然余之所望於諸士者豈僅若東京太學之業而已哉其在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說者以爲天子能教士於學長育人材故天下喜樂之也夫文王作豐武王作鎬皆建學焉辟雍鐘鼓之聲詩人美之形於詠歌時王道四達而不悖至於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今天下一統之盛人文化成何以異於是諸士生逢景運而得與於辟雍之教

其必嚴師而尊道近文章砥厲廉隅以求無負乎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則思皇多士楨此王國余雖不敢自附於古進賢之列而以人事君庶幾獲免於罪戾焉耳

試讀彙征錄定本序

余校士江南擇其文之善者鈐而行之名曰彙征錄著泰交之盛時升之慶也在易泰之升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說者云初九變爲柔成巽象茅茹茅根也彙類也三陽爲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以二陽同進似之故其占曰征吉而升初六爻辭亦曰允升大吉即象所謂南征吉也兩爻之占實相爲表裏故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辛

著泰交之盛時升之慶也雖然否之无妄亦曰拔茅茹以其彙矣而獨不與其征何也則以否之時非泰之時而否之類非泰之類也泰以三陽爲類否以三陰爲類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否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故否初戒之以貞而泰初則勉其征也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此之謂也我皇上聖神御極於乾爲九五之飛龍綜道法於義文溯心源於周孔真異世而同符矣其舉而措之天下也官府一體內外和衷財成輔相德與天地參此固泰之時也歲維甲子實始省方駐蹕吳中觀民設教知大江南北爲人文秀傑之區而督學者不可不重其選也改命詞臣出領是職而提

首膺 特簡奉 敕而行慄慄危懼遂慨然以士習文風爲己任至之日與郡邑司教者約月必有課毋或曠廢擬其文若干首爲一集由是而歲試而選拔而錄科凡諸生童子之登前列者擬其文若干首各爲一集而皆名之以彙征誠以人文秀傑之氣降於天穀於地成於師儒之教育而要非 朝廷泰交之盛有以瑞其本而開其先則莫能致也故有取於斯交也且夫茅之象三陽何義也哉茅種不一惟白茅擅名尚其潔也其於文也亦然柳子厚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士之能文者似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又云白華廢則廉恥缺茅華曰秀茅其色潔白而可愛士之收行者似之有文

白石山房集卷第四

主

有行可以征而言矣不觀茅之用乎大過初六亦異體也其辭曰藉用白茅无咎藉祭藉也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薦黍稷皆藉以茅禮莫重於祭而茅必與焉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士窮而在下以潔白自處猶茅之爲物甚薄也苟無人焉以拔之則亦與灌莽之村管蒯之質同歸於蕪穢而已矣其何重之與有是貴以其類征也夫其所以得征者何也賴有人焉以拔之也拔之則可登於廟堂可薦於鬼神可以承瑚璉之彝器可以達鬱鬯之馨香何吉如之是錄也成大江南北士之有文有行者類聚於此矣衆而上者謂之升升固有時無問遲與速其不終窮於下可知也故曰若泰交

之盛時升之慶也初刻計二千有奇賈人以其餘重艱於行也請芟之迺擇其善之尤者八百七十餘首爲彙征錄定本序而行之俾世之采風者覽觀而得其繁焉

新刊范石湖詩集序

石湖詩集二十卷宋吳郡范致能作也致能奉使抗論不屈卒全節而歸史稱有古大臣風烈及爲吏所至有惠政治聲籍甚家居卜築石湖石湖在太湖之濱姑蘇臺下去城十餘里面湖爲堂扁石湖二字阜陵宸翰也因自號爲石湖并以名其集云方石湖帥蜀時人有可用者悉致幕下錄其長不責其短士以故爭趨之山陰陸務觀以夔倅入蜀石湖善遇之文墨倡酬相得無間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主

蜀古勝地又有知交之樂故務觀晚年爲詩每思舊遊感慨流連不能自己昔杜子美入蜀依嚴武武恩禮有加子美性褊躁數使酒陵武武不以爲忤其後武入朝子美賦詩贈別情見乎辭而務觀入蜀之後亦輕世肆志不護細行自號放翁人皆非之石湖終不以爲怪東歸時務觀送別至中巖石湖揮淚失聲留詩以贈其事與嚴杜適相類然鄭公雖能詩一吟一詠才不逮浣花翁殊遠石湖則篇章富盛不下放翁亦可爲南渡詩人之冠今渭南劔南遺稿家置一編奉爲楷式石湖集獨湮沒不傳曾未有過而問焉者良可歎也余督學江南購其全集而不可得僅得鈔本詩集二十卷謀所以廣

其傳者黃生康謠適來謁出以示之黃生受而卒業喜形於色曰請以付諸剞劂余曰是吾心也閱數月告成句序於余余按文獻通考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別著有攬轡錄吳郡志吳船記桂海虞衡志范村梅菊譜諸書尚不在此數今所刊止二十卷則其餘未刊者正多然史稱石湖素有文名尤工於詩同時楊誠齋姜白石與石湖放翁皆以詩歌相賞識故誠齋序千巖之稿目石湖曰清新放翁曰敷腴而白石自序其稿歷舉近世詩人亦以石湖爲溫潤放翁爲俊逸也古以詩同時齊名者不可勝舉姑以宋代言之子美聖俞以蘇梅稱永叔子瞻以歐蘇稱魯直無己以黃陳稱少游補之以秦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三

是稱世皆服其品題是集行與放翁方駕連鑣號爲范陸其誰曰不宜惜其文彫零磨滅不如放翁之全然劒南詩最富至餘篇初與文別行後乃合之今石湖且以詩行世他日藏書之家有能以文集見惠者刊而行之亦未爲晚嘗一嚮思金牛黃生負嗜古之癖當不謂余爲無厭也

李勤襄公奏疏序

惟我世祖章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時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輸力邊陲開拓疆宇伐叛柔服克成大勲用能紀績太常垂光竹帛代稱佐命厥有人焉則勤襄公其最著者也公以宏達敏亮之材具變化張弛

之用武足以式寇畧文足以底太平結髮從龍入關戡亂歷試艱巨簡在帝心於時齊豫削平吳越歸順恒威報德八方來同惟巴蜀一隅阻險未靖三秦爲之咽喉荆襄乃其門戶根盤枝互葉牙其間天子焦然有西顧憂特命公以巡撫之任蓋自順治三年而公鎮蜀五年而任巡撫十四年而兼督秦十八年而專督蜀至康熙五年遂以疾卒於官蓋公前後不離蜀者二十有一年始則攘之剔之繼則吹之煦之如去螟螣而苗滋施箴石而病已而蜀之民於是出湯火而登衽席矣方公之蒞蜀也兵不滿數千餉不支一月四郊之外俱爲賊壘公設奇用間所在撲滅剿撫機宜兵食調度內出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三

帷算上稟廟謨軍書飛馳羽檄旁午封章密奏成竹在胸聚米借籌瞭如指掌故凡所指陳即時報可昔趙充國先零之役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以公況之若合符節嗚呼古之秉旄仗節申威閫外者多矣然或命從中制柄出旁撓功沮於垂成績隳於善後惟我世祖皇帝知人善任推心置腹指麾方畧悉聽便宜皇上念公久勞不替舊服信公之深任公久故能招攜懷遠無思不服而公又能以雷霆之威沛膏雨之澤拊摩瘡痍含哺飲食憊心罷精磨以歲月故民皆戴公如父母生而塗歌歿而巷哭不知所以然而然今取公奏疏讀之其詳明剴切動中窾要綽乎有儒將之

風而又遭逢 聖世廟堂之上委任責成既專且久豈
非所謂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爲千古不世出者歟嗚呼
何其盛也公歿後二十年季子震哀錄遺稿若干篇登
爲二十四卷付之剞劂傳諸當代使天下後世知公於
兵燹殘破之餘式遏徂寧厥功匪易而所以保大定功
二十年如一日者則皆 天子用人之所致震之志可
謂忠且孝矣詩曰幹不庭方以佐戎辟維公有焉又曰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震也勉乎哉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四

五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五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序十六首

學統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下者
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有其統其間真
偽離合名實貿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然辨治統易辨
學統難何也古之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間有
數色遺聲餘分閭位一時權勢之所集天下皆從而尊
之而人莫不知其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
來絲絲延延不絕如綫而復有異端邪說乘隙而作此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五

一

曰道德彼亦曰道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
美而其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故曰難也深
川先生以王佐之才爲 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
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陵也以
爲道爲己任崇正黜邪信從者愈衆遂以其餘閒著學
統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猶族之
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
異則非我族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呼一出一
入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
道者不可勝計然異者創爲奇袤而明樹吾道之敵夫
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而陰窺吾道之中不必夫

人而知之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尤難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先一揆是書也成其偽離合判如黑白視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振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之末以書屬爲予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槩如此云

胡安定先生周易口義序

龜氏讀書志云胡安定易傳十卷乃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按今所刊口義即此書也安定故泰州人此書仍得之於其鄉大抵詳於義理而略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二

於象數蓋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泥於象數之學未免有穿鑿傳會之弊至王輔嗣一舉而空之專以義理為主唐人疏解獨宗輔嗣而諸家之說遂廢宋邵堯夫始得先天圖於李挺之以爲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圖出自希夷四傳而至堯夫堯夫得之遂明於象數之學而伊川之易則異於是其言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議者以爲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伊川專求之於辭似乎有闕然而自宋迄今學者言易莫不以伊川爲大備何也象數固不在義理之外舍義理而言象數雜以機祥陷於隱怪此焦

京管郭之術非儒者之所務也然人皆知伊川之易爲大備而不知其淵源實由於安定方安定在太學時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其獨知之契如此他日伊川示人以學易之方亦令先讀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三家者皆詳於義理而略於象數者也此可以知其淵源之所自來矣然輔嗣之易宗旨不離老氏而介甫多偏駁之說其解易亦未必盡當求其粹然一出於正而不詭於聖人之道者未有如安定此書者也大路託始乎推輪八音造端乎土鼓讀程易者烏可忘其所自哉睢陽湯潛菴先生深於易者也其書初出先生篤信而深好之書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三

以告余余得而讀之曠若發矇遂刊之以惠來學雖校文字省視鐫工則皆訓導丁德明之力也倪天隱者桐廬人彭汝礪嘗師事之其所述上下經口義十卷外又有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此三卷者龜氏所不載而宋蔡文忠有之但既列易傳十卷復列口義十卷而揚州志亦仍其目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天隱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各從其所見實無二書也嗟乎孟喜假田生劉炫假連山張弧假卜子夏阮逸假關子明易之依託名字者多矣而此書獨源流井然無可訾議學者當潛心翫味以爲入道之門慎勿與嚮者

矯誣之徒同類而並疑之也

補刊玉海序

類書之作始於皇覽皇覽者魏黃初中劉劭王象繆龍等受詔撰集羣書以類相從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號曰皇覽踵其事者不可勝紀唐藝文志錄類書十七家其不著錄者又三十二家如梁之華林徧略壽光書苑北齊之修文殿御覽及唐之文思博要三教珠英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宋則有興國之太平御覽景德之冊府元龜采摭銓擇一時稱盛事焉諸書少者盈百卷多者溢至千餘卷要皆臣受詔撰集非其所自著不失之餘冗則失之滲漏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四

部居錯雜次第陵亂何則事由衆手短長互見無貫穿之心思與畫一之義例故也後儀王厚齋先生博極羣書受學於真文忠公前後以制科顯當宋之末造隱居四明撰集類書二百卷號曰玉海凡二十一部部各有門道計為二百三十餘門門各以年代之先後為次源流分合瞭若指掌觀者如入建章之宮門千戶萬牖貽而不能禁也又如聽鈞天之樂八音絳會洋洋乎其盈耳也好學者縱觀而博取之如遊五都之市環貨鱗集皆適於用而唯恨不為我有其在童蒙偶資一得亦猶晬盤示兒諸物管最而任其所取也蓋自有類書以來亡慮數十家雖短長殊軌要不免徯所言數者之樊士

林有遺憾焉及先生是書出而天下歎觀止矣當是時番陽馬貴與以故相碧梧之子熟諳典章制度著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而先生以勝國遺老含英咀華輯成是書並為當世所重省之大吏以請於朝遂得鈇版以行蓋貴與之書與涑水通鑑相為表裏而先生之書又與番陽通考相為經緯二者均有功於史學皦一不可止以兼行而並重也書刻於浙東至元六年始成計五千版號幾及萬明初南雍亦有刻本歲久朽蝕者過半萬曆中祭酒趙公用賢鳩工補刊是書賴以不泯洎革命之秋南雍廢為縣學典守者遂溺其職日消月鑠其朽蝕亦復過半海內所藏又往往厄於兵火士大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五

夫欲購是書而不可得喟焉惜之天祐斯文 聖朝膺錄當重熙累洽之年為禮明樂備之治百廢具修無遠弗屆某承乏江南雅屬意是書受事方新不遑啓處會天子下求書之 詔命所司網羅散逸非經火之學有裨治道者勿進某側聞茲 命迺蹶然而起曰盛哉乎斯舉 聖天子崇道右文之意殆如是其切至乎夫山巖屋壁之藏尚欲購而得之以充祕府況前人成緒易為補苴若是書者邪力可勉而不為非所以稱 詔旨廣文教扶絕學惠來茲也於是謀諸郡邑出學租節省之餘以給剞劂之費計闕版二千五百悉為補刊其文之漫滅者亦皆依善本填刻多至每版數十字是役

也創始於丙寅歷二載乃成董其事者松江守朱愛商
三樵工庀具則上元訓導陸禧也是書苦無善本上元
周生銘篤學嗜古家藏玉海視世所行者爲最又得及
門諸子各分若干卷互相讎校十已得其六七其不可
知者則攷所自出之書以補之其致力可謂勤而用心
可謂精矣夫古今著述苟無裨於治道雖美弗貴誠有
如明詔所云者今試取是書而觀之探本於六經沿
流於諸史旁搜夫諸子百家博而不濫瞻而不穢以綜
體要則王言可代也以廓聞見則顧問有資也以
討故實則課試有程也一物而三善備焉其於治道可
不謂有裨乎按宋史本傳先生所著述三十種已刻者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六

玉海二百卷附詞學指南四卷又有遺書十三種自詩
攷至通鑑答問共五十餘卷版皆在上元學朽蝕亦如
玉海今悉爲補刊別有困學紀聞二十卷舊刻缺謬亦
當收錄他皆湮沒不傳其幸而存者可聽其日消月鑠
而莫之惜邪前車不戒後將復然詳書其本末以警典
守之溺其職者

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曷昉乎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一曰宗以
族得民宗宗法也以宗法收族此譜之所由作也宗法
之廢於天下久矣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後世大宗之法廢而士大夫之家

亦罕有能行小宗之法者眉山蘇氏族譜則猶小宗之
遺意也夫惟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欲收族以尊祖
敬宗未有不自族譜始廬陵社布王氏其始曰長者諱
該當後梁時自太原徙蜀自蜀而徙廬陵至十三世孫
曰宗白始以社布名其族宗白十二世孫曰奎弘治康
成進士始偕其季父乾澆作族譜十一世孫平樂同知
曰一鵬續而修之諸生曰祖泉曰濟川等推而演之登
諸梓鄉先正念菴羅公東廊鄒公爲之序至於今又幾
數世矣余同年生曰嘉祿於宗白爲十世孫懼其世之
遠而譜之闕也糾於宗人搜討遺佚庶行紀實續成斯
譜走四千里以書來京師曰子宜爲序余不及見王氏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七

之譜而竊於羅鄒兩先生之序得其大略焉今夫王氏
之發迹於長者也不猶水之有源而木之有本乎其定
遷於宗白也不猶椒聊之遠條而瓜瓞之縣縣乎自今
日而溯之宗白曰大屋曰花樹曰白竹曰高村曰石林
曰車田其羣萃州處者皆一本也自宗白而溯之長者
曰棟頭曰茅塘曰什香曰東向其支分派別者亦皆一
本也閱時千載歷世數十地無常居人無定業或絕或
續或顯或晦係無有休戚不相共而相視如塗人者乎
世衰俗薄倫紀日斁父子兄弟疊生於乾餼而況族屬
疎遠服窮戚單者乎先王之制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
辨親疎而大司徒之本俗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

先王之於民使之恩與禮相接仁與義相守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飲食以萃渙合離宗廟以報本追遠而其大旨則務使人親其親長其長故曰立愛自親始之敬自長始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故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蓋先王之世所以厚人倫成孝敬美教化移風俗皆由此出也今王氏之譜系以五世親親也有小宗之義焉自長者而下爲一圖自宗白而下爲一圖尊尊也有大宗之義焉傳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此王氏之譜之所爲作也廬陵理學之藪也故家舊族敦尚古誼羅鄒兩先生之澤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八

未艾也羅先生之言曰父父子子兄弟兄弟言則行法獲上信友以正其家邦鄒先生之言曰尊祖睦族合敬同愛舉天地萬物而位育之以達天德善哉從羅先生之言可以滋從鄒先生之言可以大吾於王氏之譜油然藹然見仁孝之思焉余學殖荒落不克推明古人之訓姑誦所聞以復於王子而并以告其族之人亦猶二先生之志也

方靈臯制義序

文之雋於場屋者韓退之所謂沒得失於一夫之目者也其事若不足憑然而其可憑者自在也文出而天下皆以爲然則得者真得矣文出而天下不以爲然則其

得也有未盡得者矣何也得者其名而不得者其實也桐城方子靈臯殫力於學殖二十餘年其爲文根極理要出入經史閎中而肆外謝華而落秀時俗所尚一切吐棄而亦未嘗爲希微宵眇之音人無論高下靡不心賞蓋豐年玉而饑年穀也康午之役幾得矣而復失之人皆爲方子惜刻其遺卷播之海內方子曾不以介意學益勤文益進又十年乃衰然爲舉首文出而天下皆以爲然在失志者亦莫不自屈而歎有司之得人非名副其實有以厭服乎人心其能翕然聲施如是邪旣已有驗人皆謂方子自此無不得今方子又下第矣豈前之可憑者至此復不可憑乎亦曾其時之適然耳是編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九

行天下讀之當更爲方子惜而方子仍不以介意且益修其實吾知方子之名將自此益大方子之食報亦厚矣於時乎何尤

柘溪劉氏續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真世繫辨昭穆敬宗而收族也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蓋宗法不立而合食之禮廢則民將散而無所繫故自春秋以至隋唐譜牒之學有專官掌之迄五季而稍散矣通譜之事習以成俗而不覈其所從來如是則又傷於瀆夫散不可也瀆尤不可也本一人之身漸衍漸蕃久且相視爲塗人不亦憚乎苟世數不明昭穆無據則猶夫塗之人

也而漫引以爲戚屬其獲罪於先祖益大矣故夫善爲
講者闕其疑正其誤無所遺亦無所混使前人之緣不
至失墜而已若乃侈門地之高華誇人物之盛美此又
其餘事而非古人重譜牒之意也劉氏世居安福本漢
長沙定王之後當南唐時有水部公諱德言者率衆歸
宋太祖以功封開國南昌郡男三傳至其曾孫楚卜居
縣南六十里之柘溪因號柘溪劉氏蓋自水部棄僞歸
正卓然能自樹立而其子孫亦恂恂孝友克繩其祖武
縣延七百餘年於此矣譜起宋繼修於元復修於明革
運之際屢遭兵火散佚殘缺尙孫道凝等將續修之而
問序於余余方修家譜大指具如前所言嘉道凝之能
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十

主敬堂文集序

仲尼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固足爲言重也然必有
其所以言者而後見之於言焉抑必有無愧乎其言者
而後筆之爲文焉古之君子修辭立其誠而不徒尚乎
聲華之末故言立而身可不朽不然是亦技而已矣烏
足以語大道哉武安宋敬齋先生以名進士奮迹明嘉
隆間駁歷中外著有勞績由戶曹擢諫官先生感知遇
之深有事輒拜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經筵屯漕諸
事皆經世碩畫至其所陳三弊曰大臣不肯任事小臣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士

不修實政言官論輕而數則尤切當時之利病而其後
數十年成敗之故亦若逆探而周知之者然此猶人之
所敢言也逮神宗即位馮仔竊命先生上書數其四逆
六罪旁觀者爲之心悸色變而先生慷慨陳辭攻城社
之憑依雖櫻鱗而不憚此非有剛大之氣行乎其間安
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廉而懦
立也哉先生以勅璫去年方四十遂結廬太行之麓讀
書養親若將終身焉者間以其緒餘發爲詩文類皆直
舉實情不事藻績前後得若干首與其諫草彙爲一冊
名曰主敬堂文集綴而藏之其家中更寇亂手澤獨存
先生之子孫枚公旣白種學績文爲士林所推重歷仕
郡縣以課最聞頃出其舊刻行世而問序於余余嘉其
克繩祖武不墜厥聲而先生之潛德幽光久而彌耀其
立言洵足以不朽也故不辭固陋而述其梗槩俾有志
之士知所取則焉

許氏族譜序

許氏自其先以忠義著睢陽英氣鬱結發越後嗣絲絲
奕奕流永章貢凡六世而生禮部尚書貴生八子散
處嶺南之諸鄉尤著於五雲夏造第七子珮居我吉水
之金灘子孫以明經薦辟任於朝不絕族旣盛萬曆間
金灘夏造之賢者聚而謀系以譜凡先所往來諸鄉者
訪其散佚序長幼別從服牒成而許氏之族益大鄉先

輩鄉忠介公爲之序以行越今百餘年子孫愈蕃行履譜不再緝後將渙不可考進士殿元等圖更新之族譜定宗法立別禮義同凶吉天佑許氏尚寢昌哉聖人治天下使人各親其親同井聚族罔弗敦睦不得已而播遷離居遠及數世名氏莫考紊厥次序於是鳩其人而著之譜不使少陵長疏間親大宗小宗嚴若宗廟肅肅乎昭穆之不可混伯父叔父兄弟相辨而相愛仁讓可以相先疾痛患難可以相恤葛藟之所以庇其本根也而況先世清芬駿烈炳日月流竹素後世子孫念爾祖而修厥德立身揚名參天地之才使山川之秀靈動盪激發譜之不可已益鑒於許氏夫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三

爾類許氏之譜續而吾鄉孝弟之風益興沛及天下愉愉如也遂因進士之請而爲之序云

劉氏族譜序

余讀劉氏族譜而歎其復古道者二焉一立宗按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尊祖敬宗收族之義於是微矣眉山蘇氏援宗法以立譜而自祖禰而上皆得自立宗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今劉氏之爲譜也由小宗而溯之大宗故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而皆統於繼始祖之大宗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古道也劉氏以之一立

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近代士大夫廟制略矣唐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而宋文潞公立廟河南訪求杜岐公之遺迹爲循依而制度未備今劉氏之譜首重立廟參於家禮通禮之間爲同堂異室而敘立有位陳設有數邊豆有等皆如法洋洋乎盡倫盡物孝道傳矣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道也劉氏以之有此二道於以聯族屬於以敦孝愛行葦之忠厚常棣之禦侮兼而有之矣世表以敘年列傳以紀實載 誥敕以崇 國恩撰名次以傳統系祭田義田仿於范文正家訓十二章仿於方正學其詞簡而質直而不華有太公家教之遺風至矣哉近代之爲譜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三

者衆矣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劉氏世家遼陽發祥於榮祿堯天公著績於都督建臺公錫命開胙紀功太常繼繼承承惟忠惟孝清河搜輯譜牒編纂未竟于天踵而成之推斯志行斯道其合於古人尊祖敬宗收族之義於以風世善俗不難矣余抱禮失求諸野之感故於于天之請序撮其大要而書之

家文襄行狀後序

嗚呼吾觀於家文襄公事而知天下未嘗無人也有其人矣而不遇其時時可爲矣而不見於用用矣而不盡其才此才之所以難而天下之事遂有至於不可知者當滇閩南越三方煽虐相繼而動公總督全浙與閩接

壤震鄰之勢岌岌乎不可以終日時承平日久民間不見兵革者十餘年公起家科第軍旅之事疑非其所素習而賊勢猖狂伏莽潛窟之徒乘釁而起公以一書生提戈躍馬其間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皆願爲公致其死公相其山川險易度賊所出沒電激馳隨在撲滅不惟境內賴以寧謐凡鄰封之倉卒失守者不旬日間皆坐而收復一時之脅從亦無不隨波漂流應時解散公於是令以秋肅煦以春溫除姦蘇良摩以歲月抱鼓之聲漸消室家之樂漸復非公威望素著誠信素結其何以能轉累卵之危於泰山之安哉公生平數歷中外所至皆有名蹟及秉鈞軸持大體屏苛細屹然古大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西

臣風度具載行狀中不復論余獨揭其難且大者而論之如此

馬中丞奏議序

余讀尚書君陳之篇俾慎乃司以師保萬民而繼之以嘉謀嘉猷之入告慨然歎興曰古大臣尹邵分陝蕃宣保釐其職志在強教悅安其政經在敷奏明試蓋言與功相爲本末而所以導宣主德康濟民生者必先詩書庠序以爲之質的而後風移俗易蒸蒸丕變而不自知所謂簡修進良以勸功而勵行然後有師之尊有保之親而其入告之謀猷亦第即其施於政者端拜以陳之而已哉 國家重熙累洽 聖天子崇儒右文識民阜

物賢者升於朝愚者安於野尤慎選寬慈惠和廉潔自好繫物望乎輿論者任封疆大臣往往有簡自 帝心超越階序甫離州郡旋昇節鉞者焉誠重之也中丞馬公膺異數也獨渥撫吾江右六年於茲士於公乎誦歌民於公乎謠謳有蕃宣之勤有保釐之績公之於吾江右也厚矣其施於政者未易一二數也而大指則可約略而知蓋嘗讀公之奏議而得公所以用心信其有合於尚書之所云也江右居吳楚閩粵交在禹貢厥田下土彭蠡敷淺之域不足當吳會半而人寡土著黠者擔芟提囊而走四方推者傭保力作以取足旦夕省會踞大江上游而潯陽當其衝康僥夾宮亭而土壤少腴撫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二

五

言繞廬阜而人文多秀南朝僻介五嶺而竊發時聞瑞表密邇三湘而逋逃潛聚其大勢如此強以桎之則離柔以縻之則玩是未易臥理而報功也審矣公初爲武林守治行焯焯會 玉輿南巡器公之才擢遷兩浙藩伯已受 知益深 特簡填撫吾豫章凡土宇之遐邇山川之險易人民物產之饒瘠無不按螺於指也開津氷陸之要害山谷溪洞之幽深風俗情形之澆樸無不燭毫於鑑也守令之污潔胥吏之馴狡政事之沿革利弊之興除張弛操縱之綜練條析無不施準以取平樹臬以取正也而設施所最先者曰造士曰養民自紫陽關道鹿洞流風遺教相沿數百年勝國時薦紳大夫聚

徒講學以爲恒事久漸衰歇而洞規猶有存者公甫下車以崇獎教化爲己任勸建書院於首郡躬自提唱鉅于丁寧以警切之延碩師宿學其中俾秀良羣萃州庭剖疑義析與旨有田以爲恒產有餼以爲恒膳有月書季考以爲恒課品題必精嚴賚予必優厚經畫措制必匝洽而周詳鼓徵鐘叩重規疊矩成就後學蔚然可觀思民順風承流亦皆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而公又旦旦而煥休之相緩急裁閤狹弛征已責激濁揚清無敢或苛政而虎無敢或牟利而漁無敢或舞文弄法而蠹風俗曰古民情大和師教之永安之愛士與民之謂也簡厥修進厥良以勸功而勵行愛士以及民之謂也公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六

之治得君陳意矣而其所條奏則嘉猷之入告端拜陳之者也以經濟爲文章故其措諸辭者如布帛菽粟之適於宜以文章爲經濟故其見諸事者非刀筆筐篋之睽於道臣人之不顯不於公而誰屬哉公郵寄所刻疏案十卷文告十卷以示余而俾余爲序余固公部內也士之誦歌民之謠謳宜爲倡遂核公所以師保萬民之實揭其大旨以書之而其謀猷之入告者開卷而覽觀焉庶昭然共白於我公造士養民之次第也夫

琅函閣集詩序

涇陽漢池陽也其地直長安之北高陵平原瀟漫數百里鄭白之渠在焉衣食京師號爲沃壤而其山川尤勝

九峻甘泉嶽薛峙其後羅立如屏障涇渭二水爲之襟帶故其地氣之所鍾人物之所產大率雄俊魁傑甲於關中劉氏爲邑著姓代有聞人推蒼先生以文章兼吏治歷官齊晉所至有聲年未及艾桂冠而歸徜徉山水間與朋舊相娛樂諸子皆英妙聯翩鵲起若干宗一先後成進士官禁林其季鄭侯已歌鹿鳴行且偕升皇路矣方若干宗一倬直內廷文采輝映屢蒙天子嘉獎因問及家世以先生爵齒對上深識之歲己卯上欲試儒臣以政事擢宗一守廣陵而若干復特簡御史甫數月視釐長蘆皆詞林異數時論以爲榮蓋先生之文蓄積深厚而其治譜又足以垂式後昆以故兩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七

君之抱負不待外求取諸家學而已足上結主知揚名顯親海內稱關中之盛者莫不以劉氏爲最云先生優游故里興之所至發爲歌詩間嘗浮漢沔下襄樊登黃鶴之樓望匡廬之瀑以及金陵姑蘇武林諸名勝無不賞心極目江山有助篇什日增迨其晚年格逾高律逾細而不欲與世之誇多鬪靡者等深藏篋笥不輕示人若干力請再三乃付剞劂以問世而屬余序之余讀其詩類皆和平澹泊有采齊肆夏之音而無劔拔弩張之態覺曩時對山漢陂諸君子依北地之壇坫者未免爲秦風所囿而先生陶冶性靈獨能自寫其胸情超然大雅爲伍真所謂卓爾不羣者也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序

今天下漸摩陶冶於禮樂文章之盛孔子孟氏之道揭日月而麗天中 聖天子右文稽古固非淺陋庸末所能窺其萬一而懸爲功令則一以子朱子爲宗近又命儒臣纂輯朱子全書其嘉與海內之士同臻於一軌蓋欲由朱子以邇乎孔孟無歧旨也時昭孝生適有朱子異同條辨一書予覽其說不但異乎朱子顯然難叛者不復收採即同一朱子之言尤必析其毫范別其疑似其用心於朱子可謂勤矣蓋自周子以太極一圖易通數十篇揭斯道於既衰之日而二程子繼之有以發明其不傳之旨其高第弟子如游楊謝呂諸家亦間出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六

其所見而爲之說准朱子出而集其成往往採擇二程先生之言其於諸家之說有合者亦間及之有不合者則又標見於語類或問精義輯略諸書以證己之所然與其所不然擇焉精而語焉詳求於聖人之道無毫髮之憾而後已然朱子亦有言謂外託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此誠不可以入乎學者之心其慮夫世之隱附吾道而實叛之者如此其慎也不能力求其微反借其一二近似之說而援之以亂其正如有明中葉沸羹螭蟻至今未已此孝生之所以辨者不容已也則其致辨而爲此書者於 聖天子尊崇朱子之意不深有當歟予不敏承乏秩宗喜其言之詳而見

之確於 國家久道化成之方不無補也因其請而樂爲之序

彭尹作制義序

吾江右之名能文章者代有其人至東鄉大士大力文止諸先輩同時並起相與更唱迭和而東鄉復毅然以選事先天下而作之的天下翕然宗之至於其人已往而其文歸然獨存豈不盛哉東鄉之文曰文必本於理主於法貫之以其氣達之以其才故能障奇麗纖詭之口而一歸於大雅余嘗持此意以別擇天下之士之文其有合乎不必其文之與數子者同也其無合乎不必其文之與數子者異也亦曰守其意無變其法而已南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九

昌彭尹作庶幾守東鄉之法而不變者歟尹作壬午舉於鄉乙酉冬計偕來京師以所刻制義謁余而請質焉余觀尹作之才與氣皆足以赴其文而競競焉惟理與法之不敢越軼蓋非無所規準而能若是者夫登山者無迷其途導河者知溯其源而又陟焉沿焉之不止其可量也哉且夫今之與古也不殊當大士大力諸公並起之時聲華爛然流播廣遠至海內毋敢與之連鑣抗首者而今顧未嘗有何也豈先輩之遺風渺歟抑相與抑鋒歟鐫而不欲自炫於世者多也余列官於朝三十餘年既不獲與鄉之人士相周旋而閭脩之士又不欲以其文自炫焉然則雖有後生材俊如尹作者余何由

耳熟焉尹作倘得而盡知之乎余將盡問之

寄祝萃生羅表兄八十壽序

人之遇不遇有定乎以余與中表羅君較無定也君長余十五年余服官於朝者久倦而思歸者數矣君履仁蹈義身不入里閭名不達闕廷今且八十矣不可謂之遇也然世之享榮名陟膺仕精明強固克登大耋者不數數見而君嵩彌增力彌健而行誼日益脩不可謂非得天之厚即謂之遇也亦宜方余之少也與君同研席歲序于偕入鎖闥余涉筆爲文氣豪邁絕不經意而君吮毫構思已脫稿一再削不俟見之方內愧及榜發余獲解額而君乃報罷君豈有不足於遇者耶繼余累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序

公車每語君曰余一人之身而一試于鄉而得之三上春官而三被放黜遇不遇果有定乎君可且無患垂十年余始獲一第閱歷宦途繫身圭組幾及四十年而君績學攻苦畢力於文字一途僅一中副車又抑于令格不得入成均以少展其志何哉蓋文有定者也遇無定者也吾能工檢有定之文而已不能工檢無定之遇也不過而吾之文非有不工于遇之文則其文與其不遇兩無憾也是則當遇如君而後乃可以不遇也乙丑余視學江南君一來就余澄江追念舊遊恍如疇昔今忽忽又二十年往矣每來自里門者皆言君氣力完好視聽飲食如四五十歲所居去余家三十里許歲時伏臘

間視余子若姪輒徒步不假輿從而余筋力謝君遠甚

則余之遇實有歉羨於君之不遇以爲不可及者而君之不過誠可無歉於余之遇今八月爲君覽揆之辰余欲觴君而不可得也爲述其生平相與之歡與遇合之殊異以介康爵更洗醴遙酌與君約再一五年余嵩適如君嵩其康疆純固即未能如君今日尚克一濡筆爲之以祝君壽是則余之幸也夫是則余之幸也夫

張秋溟海嶽精華序

宇內名山山川以百數川之大惟海爲宗山之大惟嶽爲長嶽之有岱嶽又嶽之長也其氣勢之所磅礴脉絡之所鬱結精英靈秀之所扶掖而發越數千百載獨鍾於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三

人而聖人生焉山有岱水有 聖有孔子域中有三大真信而有徵矣往余奉 命祭告海岳登日觀窺蓬萊泱泱大風映帶左右將遂過關里謁孔林還觀車服禮器而使事有程卒未果太史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者也張子秋溟遺我海岳精華一書余讀之愾然而歎曰凡人囿于習俗學者溺於所聞張子產自東吳從宦齊魯超然高致遍遊名區負長古之囊攜太沖之筆所至摩娑陳迹披尋舊文凡史乘之記錄圖志之頌述碑版石碣之篆刻高賢名流之題詠與夫仙靈神怪浮圖老子之稱說無不旁搜博稽薈萃貫串視余向之所欲至而未至與至而未能盡

探其勝者披圖展卷粲然在目其命意也遠其用力也
勤洵可謂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日者 天子遣河
周岳山川效靈陋金泥玉檢之文展絲竹宮牆之敬
師重道冠古燦今復 命儒臣纂輯 幸魯盛典已告
成事垂之琬琰永永無極張子此書更可以備 乙夜
之觀補載記之闕余雖未獲登聖人之堂而竊于此書
一微大畧焉故不辭而爲之序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五

白

三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序十九首

顯忠集序

人臣遭逢景運則良令德喜起一堂誠盛事也不幸而
至犯顏廷諍涕泣痛哭此其用心亦最苦矣乃諫而得
罪身受箠楚以殞厥生抑又慘焉然使事無關於國體
變未及於宗社遽行直難以觸君怒識者憐其志而尚
識其過激若夫得失判於須臾存亡係於呼吸此時隨
衆附和不敢危言正論國家事遂有不可知者則夫伏
闕陳書裂眦灑血觸奸人之鋒而戮辱以死此其心非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一

忤君也非沽名也非輕生也忠愛之誠積於平日發於
一旦幸其事之可挽則國體無傷宗社永奠臣雖死有
賢於生者矣明武宗耽於游宴其時寧庶人暗闖神器
交結奸閹將於乘輿南幸時得遂其計而甘心焉警蹕
將發以牽裾被杖死者十有餘人而行人崇德李君受
禍尤烈夫行人小臣耳既無帷幄之任又無建言之責
而乃奮不顧身撓逆鱗而死可哀也已然其心明於大
義知駕一出則國危不出則國安誠得失判於須臾存
亡繫於呼吸者卒之天變示異南轅不果而庶人隨即
授首未始非犯顏諍諍感格之力也此豈忤君沽名輕
生就死無補國是者哉迨至肅宗時賜謚忠端屢賜諡

祭彼黨奸者究不能保有富貴身死而受惡名以視君之歿有餘榮光流奕祀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邪子衡文江上泗州選拔士實爲李子蒼存即忠端公之後裔也其爲文弘肆有厚力而詩詞復工秀忠貞之後必昌夫亦天道之不可誣者蒼存來京持乃祖顯忠集請予爲序予既悲忠端公之用心苦而被禍慘復壯其志高其節身雖死而猶足褻奸黨之魄勵忠貞之氣也故爲道其梗槩如此

輟轅集序

同年田綸霞先生以近刻二種示余其厥次草堂集蓋乙亥邸寓中作其輟轅集則丙子奉使祭告嵩嶽淮濟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二

所爲作也先生函蓋千古牢籠百家鴻詞鉅製研旬雷破錐誦海內已久茲刻諸體皆備七絕獨居大半懷古論世憑弔感慨詞意簡遠興寄遙深而風容色澤流轉澹蕩於其間往往有單詞隻句可抵史論一篇者至其長歌古風則沈鬱頓挫猶少陵家法也論詩者云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文字蓋作詩者能讀破萬卷則其菁華之所漸漬旁瀉橫洩如洞府澗泉金膏琳腴觸處香彩非人境之所及山谷所云味外味者謂未嘗於詩中求味而書史之氣溢而爲味也然塵勞事役終日牽擾亦無由激壯瀾拓奇思故謝客之秀燕公之雋推本所自得於山川者爲多

而右丞表聖之流方且擇輞川王官谷以居之先生既以書史爲根源而又以山川爲感觸古人未及發之意不能道之景手書口哦毫髮呈露少引聖籍多發天然信風騷之接武三唐之後勁也往余癸酉歲刻小詩數十首先生爲余序之奉使祭告海嶽得詩一卷亦嘗是正先生余弁陋無似不能借助於游覽讀先生之詩益滋媿焉抑余嘗聞歐陽永叔與梅聖俞同游於嵩山望四峰巨厓之上有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不見歷官府猶時時念之先生固仙才也三十六峰之游當有空中之鳥迹書在尚探囊示我乎

劉大山制義序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三

曩余視學江南甫下車月課諸生江寧故首郡文最先至披覽周環得一卷亟首錄以風多士則劉子大山其人也既而歲試大山復第一於時奉朝旨選拔高才生入太學即以大山冠江寧焉迨余還朝則大山以文雄太學中月書季考有寡雙少二之目癸酉秋試遂魁雍卷闈墨初出衆論翕然歎服大山則益自剌勵閉戶不交一客晨夕課數義以爲常既而南宮報罷皇上於殿試讀卷時詢訪逸才在廷首以劉某對大山之名固已徹於宸聽矣坊間請大山行卷問世大山汰去舊作十九錄其近所課百餘首付梓而求序於余余惟大山之文甚富其境亦屢變或衆所共悅者大山不自

喜而近日之文又不屑屑然求悅於世余第因其所刺者論之蓋嘗觀近世文字爭尚新奇朝華夕秀取悅於一昧間似不必蹇木蘭而擎宿莽也顧昔賢之論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粗不難於華而難於質豈昔人所見出今人下哉夏雲奇峰之悅目春鶯好音之悅耳不逾頃刻而蕩然寂然而江河星斗之歷千載而不變者則固平易無奇者也文之易於取悅者大抵爭奇角勝而拙直粗質非通經學古根柢深厚者不能爲故所難者在此而不在彼大山之爲文也擺落尖新屏棄聲悅體製方幅波瀾宏闊務求古人之所難者爲之不知者訝其非所以取

悅於今人而識者歎其根柢之深厚爲不可及也朱晦菴云作文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不可架空纖巧架空者今人之所同靠實者大山之所獨使大山而不通經學古也其得不務於新奇而如是之拙直粗質乎哉知大山者衆矣而或有所未盡其以余言參之

王紹薪制義序

江右之文章自廬陵南豐而後歷有聞人而有明一代才稱極盛臺閣典麗之詞則東里尚矣整菴念菴諸先生本道德爲英華其所著述恒足以垂世而行遠至若制舉之文有泗山若士二愚以興起於前有章艾羅陳以踵武於後殆彬彬乎莫與並焉故天下之文風歷久

而不衰者推西江爲最蓋其所從來遠矣比歲以來風尚稍殊士之應舉者不能不移於習俗文章稍減於昔然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而不沒者我皇上振興教化加意右文學士大夫烝烝丕變於是江右之爲文者始復鼓舞奮發奉鄉先正爲準繩能矯然自拔於流俗之外隆替之勢循環反覆理固然歟今歲辛未江右士捷於南宮者六人皆以能文稱而王君紹薪特爲衆論所推服刊其彙行世問序於余先是余同譜厚菴司馬實典試事甫出闈爲余言闈中得王君卷幾欲以冠天下後以表判中一二語稍抑其名然其學有本原實非他人所能及五策尤非深於性理者不解道也及天子

親策士於廷余充讀卷官則王君之策余幸已讀之矣用歎厚菴所賞固自不凡而未見其文也閱其稿乃益驚喜蓋其品格高竊取法於臨川四家而得其遺意而逸韻深情時見於筆墨則求以進於泗山諸公庶幾其不遠焉余然後知前輩之流風至今未泯而深幸繼起有人足爲桑梓光也嗚呼文何論古今惟自振拔而已王君學既有源且釋褐讀書中秘使益舍其所已能而進求其所未至將本念菴整菴諸君子之學問著爲文辭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即欲趾美歐曾豈必不可幾之事而由此簪史筆掌制誥則東里之遺緒非尤其近而可師者乎王君勉之先民可作典刑不遠余辱

在同鄉且拭目爲君望矣

辱菴二集序

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云非詩之能窮人蓋窮者而後工也此語非獨爲聖俞發小雅之怨誹騷人之牢愁感傷青蠅激怒豺虎脩門迢遞香草萎謝千百年後猶使人歌泣相半況當日乎以唐人論子厚謫永夢得寶連玉溪贈澄於軍幕東野沈淪於邑尉而後感時變狀物情淒緊黠慘癡心酸鼻讀者歎爲絕工而其所處殆不堪矣永叔之言豈不信乎余同門友我長汪君久宦不遂僑居潞水老屋四壁旁風上雨益恒無儲突幾無煙窮愈甚耽詩亦愈甚數載以來卷帙如束筍辱菴二集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六

則皆兩年近作也其意思之新警情致之蒼涼如江心月明羈人獨嘯水波澹澹一碧無際林鳥噪而潭鱗躍也如霜天夜燈么絃促節微羽迭奏吟蛩互答簷花落而簾影昏也騷雅之情殆兼有之寧謂出聖俞下哉顧我長句中以永叔方余余竊不敢承而追惟疇昔所稱英俊之遊者今落落如晨星相望萬家門館遺恨一條獨我長以白首老門生勤拳縫綵一篇中師友之感三致意焉讀其詩抑又媿且惡矣

嚴寶成制義序

文章之於六經猶水之有源也瞿唐灩澦之怒濤九江彭蠡之洪波金焦海門之洄洑奔瀉以至百川萬派分

流交匯未有不原於岷山者文不原於經是絕港斷澗

之水也漢董仲舒匡衡劉向輩說理之文皆宗經傳韓歐南豐盱江亦然至制藝闢發聖賢之言尤當積學以儲寶成酌理以富才議論言語皆正大純粹如冠冕佩玉入宗廟中而進人淺中速化往往以架空纖巧爲奇艱材諷說之徒唱羣和尖新詭異浮游不根前輩之步趨風軌蕩然不復存揚波而不溯源其病可勝道哉曩余視學江南務搜拔通經學古文章有原本之士嚴子寶成屢試高等文最爾雅令譽賞而重之後從余游者十餘年稔知其生平濡染家學有編蒲難麻之風而人品粹然亦有如杜少陵所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才氣盡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七

者余益重其爲人今歲丁丑以麟經魁南宮比廷對讀卷諸公擬第三皇上親閱之賞其得古文氣局擢實第二寶成先以庚午行卷爲士子所誦習至是益爭購其近作寶成乃繕稿若干首付之剞劂而請序於余余惟寶成之文以理爲主而含咀六經根茂而膏沃雖與明之大家震川思泉諸君子俯仰揖讓庶幾無媿焉彼詰曲聱牙以騁新奇淺易輕順終歸陳腐者讀寶成文應爽然自失而易轍更絃也雖然博聞者餽貧之糧也不窮經以討源即日取寶成之文篇頌句繹亦仍速化不根之學而已蓋寶成博通經史於春秋固爲專門而攻毛氏詩尤深造所撰箋註貫穿諸家援據考核詳

確疏暢多發明昔賢未盡之言其原本如是故其所成
就正大純粹卓然有以自見非苟而已也抑余爲寶成
勗焉顏之推曰詔敕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
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寶成入禁林列侍從行將
以典冊蔚爲國華制義特肄業及之者耳尚其益
精經術以副聖天子儲材右文之盛意哉

鄭仁表詩序

貴溪鄭秀子與余康子同舉於鄉榜下以詩名家者南
昌汪次華劉士雅新建夏抑公而秀子則以詩名於信
州逾年出所爲代古集示余屬爲序以傳大都取古人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八

孤芳遺烈表而出之讀其詩知其至性過人也秀子既
屢上春官報罷余又備員史館始相間隔及余旋里則
以在疚憂居遂終與秀子不復聚晤繼而鄰氛告警播
遷靡定秀子隱痛以歿傳聞得之未審何狀惟潸然隕
涕而已今更十數冬春於積雪凝寒中同年紀殿之忽
介其子仁表來謁具書序述秀子當日抗志爲升風節
矯矯痛念先人之殞哀毀廬墓而卒仁表視父疾急籲
天身代至刲臂肉以進其平居言貌恂恂惟以表章父
行爲志間爲有韻之言擺落鉛華不失秀子家法余覽
書急出而接見索其詩一再繙閱不覺慨然興歎四十
年來同人落落如晨星向之以詩名家者皆杳然不可

追其子之賢與否亦不能盡識今秀子孝矣其子復以
孝繼之秀子能詩矣其子復以能詩繼之可不爲大慰
者與余向序其父之詩矣茲復取其子之詩而序之非
徒序詩而已仁孝至性發之於詩觀其詩可以想其人
而因借是以寄余今昔之感也仁表勉乎哉詩北山岵
岵所以事親也采薇天保所以事君也今子孝既有聞
矣進而求續先人未竟之緒更有遠且大者余將拭目
以觀其後

蕭氏族譜序

三代有宗法而無譜牒譜牒之作由宗法亡也自宗亡
而譜牒又亂於是乎士大夫之家數十世之後子孫不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九

能知其祖之所自出有書而無徵者有徵而不書者有
援他族而附於己之族者譜牒不足以傳信而尊祖敬
宗收族之義俱亡則譜牒雖存而其愈於不亡者僅也
近代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而蘇氏尤詳其法使
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曰此古小宗之法也夫古者
有大宗而後有小宗今使人各爲譜各存其高祖而遷
其高祖之父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傳曰別子爲祖繼
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
之宗先王尊祖敬宗之意不若是之略也吾師韓坡蕭
公之爲譜異於是蕭氏當宋南渡時居江西之泰和明
洪武中有用誠公者奉詔徙遼東鐵嶺遂爲鐵嶺人傳

再世至會寰公官山東遭世亂遷其族而居之遂爲山東安德人考之譜以會寰爲安德始祖以用誠爲鐵嶺始祖者從遷也由安德而湖鐵嶺由鐵嶺而湖泰和者從初也用誠以武功著後改名官泰官泰者不忘泰和也自用誠至會寰幾三百年泰和之族世次爵氏不可考而鳳岡譜猶繫於今譜者地雖遷而祖不遷不以五世親盡而汰其遠祖之宗是即古大宗小宗之遺意也自用誠而下官爵名字生卒皆書用誠而上不書闕疑也蕭氏系出帝胄代有顯人今皆不書紀實也節烈孝義則書道德政事則書其餘不書間有敗度地族則削其名字皆不書昭勸戒示後世也嗚呼觀公之譜者尊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十

祖敬宗收族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振裕之世出於西平王至南唐而遷於吉水譜牒班然泰和與吉水地相錯也公以庠子典江西試振裕實出公之門今譜成貽書屬爲序蓋不惟其門下士之故而實以其先之爲同里而不忘其初故余推明公作譜之意於反本復始特詳焉亦公之志也北宋歷載百六十餘年兩家之先百里相望歲時往來班荆道故今雖不可知其詳而流風餘思於公之譜猶可想見焉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世運推遷故家喬木不常厥處仁人君子猶存水源木本之思振裕筆而序公之譜其亦有所幸也夫其亦有所感也夫

張庶常制義序

康熙三十年春禮部榜放吳中張孝時魁南宮蒙天子特達之知選入翰林讀中祕書出其生平所爲文請余評而序焉惟張子固余往在江南時所拔取士也其文正大完好有雍容臺閣氣象歲丁卯以春秋魁其鄉抵澄江謁余退然自下不以與賢能書稍露浮動之色余尤愛其爲人與其文字相稱今閱數年其文益正大完好其爲人益退然自下有加於昔余旣愛張子且幸向者不失張子之文也因語之曰八股之設三百餘年矣其爲文也與古文異古文體無定質惟其辭之美已焉理無定宗惟其意之盡已焉以甚美之辭發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十一

必盡之意橫縱其理以就吾意圓方其體以遂吾辭則爲古文者不較易工乎哉八股則不然體以排比爲質偶而行之限於幅而止理以傳註爲宗繹而闡之求其合而止體或破碎割裂雖遣辭絢爛勿貴焉理或影響偏駁雖命意高遠無取焉故嘗削其甚美之詞以合於體縮必盡之意以要於理稍溢焉稍岐焉則并其辭意之善而失之於是八股之爲文其完好也甚難而工之者甚鮮先民之以八股名者大抵皆明白坦易守排比之規格尋傳註之旨趣諷而讀之而聖賢當日口語而授梓然諄然之風宛如目擊焉屢變而失其初而始有矯厲鉤棘戟手攘臂之態窈冥儵忽么絃變徵之音有心

者欲返之於古久矣而張子乃以正大完好之文進退俯仰於涂轍紛紜之際非有得於中者而然歟抑余聞王楊盧駱負盛名於時而裴行儉以其文體輕浮淩爲非遠到之器蓋觀其文可以知其品觀其品可以知其貴賤休咎不爽錙黍今張子之文既閤中肆外其品如碩人長者不騁逸步而踐亨衢無是理也他日廟堂之上以有以德榮爲國華者其將屬之他人乎哉張子勉之矣

五子近思錄序

余少時讀近思錄竊歎義理精微經周張二程四子發揮語語著實無毫髮滲漏朱子與東萊嚴爲采擇雖以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主

共城涑水素所推服者而曾不入一語其言深矣然昔儒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學者讀四先生之言而不得朱子之言類聚觀之則猶未能得其會通也瓊山學的梁溪節要皆纂集朱子粹言欲以續乎近思者也但學的體倣論語節要雖照近思之例而其書單行不顯附於近思之後故二書均未克大彰於世窮鄉晚進不能觀朱子全書亦并無由觀朱子要旨良足惜已我皇朝上崇儒重道表章正學紫陽鹿洞御額煌煌余前奉命校士江南飭多士惟程朱是守士以此知讀性理近思諸編考校之暇嘗博觀朱子全書竊欲兼取學的節要所採者依類分門附於近思各條之下庶便士子誦讀

旋膺簡命還朝歷更機務兼領史局日夕靡暇欲取向所增廣近思一錄以便士子傳習者益有志焉而未逮矣近門人朱落昆來謁出示其鄉碩儒汪星溪所編五子近思錄實獲我心捧讀累日歎其合編之旨與紫陽東萊同一苦心更以成瓊山梁谿二公之志學者讀是編由五子而階梯乎四子由四子而階梯乎六經其有益於聖教豈淺鮮哉聞星溪醇儒篤行著述滿家紫陽東萊學者至今俎豆之余觀是編亦足想其梗槩云

清賞齋集序

清賞齋集故友郭君文多所著也惟郭氏與余家爲世舊君之考檢討公嘗與先大夫同宦於朝相善而忠肅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主

公之子實爲公子壻余之兄女復歸於君子輩故余與君不惟相知之情兼有姻戚之誼而君今已矣往君臥病京邸余猶時時就視瀝焉朝露永夜長辭伏讀遺篇則君自少至長之所閱歷及與余家締好之終始歷歷具在抑又使人悲也君風韻道上神氣澄徹著述甚多不自表暴歿七年其子輩始收拾成集攜來京師請余爲序嗚呼余尚忍序吾亡友集哉然歐陽永叔念交游之零落俛仰於生死盛衰之故以爲朋友之遺文雖其殘篇斷簡皆爲可惜則君之此集余又烏得不爲之珍惜也嗟夫方君少時檢討公清風亮節爲時聞人君以佳公子弱冠舉於鄉聲名籍甚何其盛哉既而時移事

變檢討公殉志於粵君浮沈隱見之間者四十餘年甫克受一命於朝廷卒不得涖治所以歿又何憊也文行超然而仕不顯達其命也夫

送懸圃之官敘州序

伯氏侍講石臺先生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讀其文章衣被天下視學江南得人號爲最盛余時隨先大夫僑寓白田初屬文即蒙伯氏賞識且爲闡發其源流鑿鑿乎言之不倦余後成進士入史館伯氏以大參需次里居歲已未天子銳意文學詔舉博學宏詞伯氏用薦被徵奏賦稱旨擢翰林與余讀書中祕討論古今往復唱和蓋不異於曩者從學之時云今伯氏已往而余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五

追數生平猶如昨日能不爲之慨然而歎乎懸圃爲伯氏冢嗣少沐浴家學克繼先人遺緒性儼儼多大略蓋其才之當過久矣乃年踰壯而潦倒諸生不見收於有司於是思得一職以自效稍稍發洩其所蓄積今年秋九月捧檄判蜀之敘州將行用少陵秋興韻爲詩八章以自述其志諸與懸圃遊者皆屬而和之多謂判閒官敘遠方荒微懸圃之志不存焉雖然君子之仕期於利物供職不負所學也一命之吏苟存心惠愛於物則必有濟若於其職業有廢曠不治之憂雖擬大科歷顯仕何益懸圃識之與懸圃親誰復如余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是行也上三峽過瞿唐登白帝之城訪灑西之宅

山川風物感激豪蕩其詩之彷彿少陵者當必什伯於此余於懸圃報政之時握手相勞且樂得而觀之

送浮屠昆山序

昆山釋而儒者也生三楚建法幢於彭城已而游京師將別余去遊南海且還葬其母然後即廬山五老峰下故所披剃處止息焉余惟釋氏之教以機緣爲去住者也釋迦之西去達摩之東來神秀大鑒之宗南北機緣所至象教大闡則放舟中流隨波上下無有礙障動成利濟其去住之迹有不可以色相拘而境界隔者匪是則觸處皆牆壁而以其身爲禪縛矣昆山故名孝廉子棄儒而釋爲天童老和尚再傳嫡嗣衣鉢相承心行不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五

爽戒行完具海內推爲大師卓錫於徐州之溝北村始一椽以居踰年其道大信薦賄者雲集輸力者麇至不及十載巨剎巍然珠林寶網甲海甸間其所以提唱宗風宣示密諦者蓋儼然龍象之蹴踏而砰然鐘鼓之撞擊也師之願力可謂宏而教術可謂顯矣然師則以爲釋氏之教樹下不三宿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可也開堂說法何以異於縛茅燕處人天擁衛何以異於腰包行脚乎由徐州而入京師復由京師返徐州而向南海珠光自耀而雷音常震一餅一鉢千水千山處處皆大事因緣耳師又通知三世事精究堪輿家言余時時請至邸寓中有所咨叩響答無滯義余念兩先人馬蹟未就

屬師爲余入山營吉壤焉師慷慨許諾余心感之而師亦自以生儒家不敢以出世故忘所原本急欲爲其母襄葬事余且益重之矣師之行也酌曹溪之乳泉披東林之棘地其願力方愈宏教術方愈顯倘余他日獲謝塵鞅而趨物役即不望同彌勒之龕亦庶幾參支許之席乎

海岱詩自序

嘗讀詩三百篇自皇華四牡而外往往多使臣詠物道懷之作蓋即其輜軒之所經歷而民風土俗得之耳目親記發於聲詩可以上貢天子大抵事旁採而沿及之故其畱連景色摭寫胷次每層見錯出於鋪陳排比之中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六

中而風人短章亦甄錄者所不廢振裕官禁近久曩嘗疊銜使命茲者復奉簡書展祀岱沂東海自冬徂春往返三月雖脂車驟駑不克探奇訪幽而馳驅燕趙齊魯之郊城邑關津山川雲樹與夫名蹟奧區時光物候馮軾之次觸景興懷又況岱岳爲天下宗日觀天門巖嶠雲表古帝王巡狩登封光靈灼爍而東海乃百川所委輪囷嶠扶桑極目萬里裊襟帶實宇宙之鉅觀蓋登高覽勝之情至海岱而極矣前歲甲子我皇上肇稱殷禮巡幸東南士民遮道歡呼填衢溢陌奉高駐蹕岱頂攸躋帳殿帷宮五雲繚繞巔崖絕壁奎畫燁煌振衣肅瞻恍視天漢若乃麟洲小水琛賁紛來海

波不揚符瑞迭奏觀東鯨而紀成功斯其候歟每當驛亭憩息染翰成章體或雜於古今義偶參於比興揆之采風入貢庶幾使臣之職宜然而里謠巷謳或稍存一二云爾

張子餘周易觀玩錄序

自漢而後易學代有傳人類皆各執其一偏以爲言言理者以易爲性命之書於是探之虛元索之幽蹟而其弊也流爲輔嗣之清談言數者以易爲卜筮之書於是證之象圖參之互變而其弊也流爲京房之禡學斯二者皆過也易有奇耦之數有陰陽之理而變以生象以成奇爲陽耦爲陰理與數一也豈得岐而二之各執其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七

一以言易哉程朱出而易道昭然如日之中天程子之傳理詳而數猶略朱子之本義則參理數而折其衷四聖人之傳其必以是爲正矣自分經取士而士之習易者從事帖括名爲專用本義而其實襲近代講說之謬問以圖書不知問以著數不知夫易之爲書參天兩池而倚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圖書無以知作易之源非著數無以知用易之法而槩以帖括習易其荒經蔑古未有若斯之甚也經學何由而不晦乎張子子餘惄然憂之撰觀玩錄一書體程朱之意以發明義文周孔四聖人之旨凡諸家之說自漢而後有可節取者采擇無遺旁通於春秋國語之繇詞參聽於歷代史書之事

蹟期以明天道備人事而又河圖洛書之源流先天後天之圖說先儒後儒之異同無弗綜也無弗貫也譬之求珠於川采玉於山既已搜奇掇華而山海之百物苟有可用莫不兼收而並蓄之將以博其精粗而窮其旨趣涉其原委而溯其精深理畢該而數悉舉庶幾易道猶有傳人而程朱之學至今存乎今者聖天子右文重道表章六經張子此書豈徒爲經生誦習而已行見陳之經筵講幄紹聖學而明王道必於此乎取之余獨怪夫六經之書係殘守闕後之學者不見古人之大全詩廢毛鄭禮廢康成春秋廢左氏公穀舉國家所著之令甲藏之學官者悉束之高閣而徒守近代講說以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六

爲制舉之文雖有通經學古之士無由而見之而張子獨能補苴張皇旁搜遠紹尋微言析大義於滅裂苟且之餘其有功經學豈淺鮮哉

重脩谷村翰譜序

昔吾李氏盤谷譜曠而不修百九十年我族祖明兵部尚書忠肅公里居日始纂輯以藏事譜成之年而振裕生距今五十有餘年矣族人以書來京師告裕曰譜久不修今不可以緩續承先緒有專望焉裕嘗讀忠肅公之序曰譜普也真世系敘昭穆先人之德普於無窮也裕請益之以一言曰譜補也徵文獻修廢墜前志之闕補而勿佚也維我盤谷之族發源弘長流澤綿遠繼繼

承承實大以蕃自隴西而宜春而吉水神奇靈秀鍾我盤谷椒聊遠條齒以萬計其生其卒其出其處不能離而合之渙而萃之是散也或嫡或支或繼或續不能派而別之條而疏之是亂也文章理學若而人事功氣節若而人不能徵而顯之幽而闡之是晦也五十餘年之中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稱九族自高祖至元孫之親今吾盤谷幾且一堂九族矣多則易散難則易亂遠則易晦不晦不亂不散則莫若修譜裕幼而生於京師長而列官於朝迴翔館閣二十餘年中間請假里居無幾何時所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者目迢迢然未之能至也諸父兄弟警欬語言時時往來於心而伐木之醺酒常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元

棣之遵豆未之能踐也職大而任重勢疎而事難蓋旁皇輟簡者久之既又念忠肅公當國步多艱之日以其餘力黽勉卒業在百九十年譜牒放佚之後今譜之不修較其年不及三之一而又四海清平朝廷無事天子方以孝道治天下裕之才德雖不足以希蹤往哲而庶得執簡操筆竊附前賢之後以補其未竟之志是亦後來者之責也蓋譜成之年而振裕生五十餘年而譜復成於振裕之手或亦天假之緣祖宗神靈實式憑之乎古者有大宗有小宗今大宗之法廢矣以盤谷爲翰譜其亦小宗之意歟然自盤谷而溯之宜春溯之隴西譬之水然千匯萬派皆水也以江淮河漢爲四瀆

而皆朝宗於海則小宗之有大宗也修譜以收族收族而尊祖敬宗之道具是矣翰譜例凡十一條今益之爲十二條所謂補也若者去若者存若者詳若者略悉遵忠肅之舊而兢兢固敢隕越焉裕之所謂補即忠肅之所謂普也忠肅不云乎吾家八百相傳止有忠孝節義四字公純忠大節貫日星而炳河嶽固已言而履之無忝所生矣補忠肅之譜即以普忠肅之志胚胎前光紹庭上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而後祖宗之德所施不更普矣乎裕官京師不及執筆從事寓書商推實賴族之首事者對越維虔公慎共矢譜既成爲文以告於廟復推明作者之意而序諸簡端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序

胡肅明禹貢錐指序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余嘗建其說以爲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能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晰其源流而挾其異同者疇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信乎其難哉德清胡君肅明著禹貢錐指二十卷余受而卒業慨然歎曰偉矣哉此禹貢之功臣也自古著書之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其失也雜山經地記茫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迕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言武帝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爲與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覲縷

撥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失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其失也疎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跡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失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郡居約而不失之疎也莫詳於鄒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蒼叢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今胡君之書網羅散失摘抉微眇參考故實融貫古今簡要而不疎精詳而不雜兼班志鄒注之長而去其二難洵可不出戶庭指畫九州矣昔之釋禹貢者二孔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三

之注疏蔡氏之集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料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抵牾先儒皆以爲魏晉間人依託非西漢筆也是書摘二家之謬不少而採班鄒之善爲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不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相通薄海行潦之無所本方觀經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待尊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世儒高談性命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詳鳥獸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殆千百年得是書而開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君爲人氣專而容寂捷戶著書不接人事蓋

有道者也其成是書也研精覃思凡十餘載不惟昌明地理之學兼亦窺見古聖人財成輔相之精意漁仲所謂深於道殆庶幾焉余用是序而行之質於世之修學好古者

魯留耕遂初吟序

盱江魯留耕司業未及懸車之年具疏請假樂志丘園朝之卿大夫暨六館之士咨嗟歎息重其賢而惜其去相與爲歌詩贈其行而留耕亦自爲詩貽別都門游好名之曰遂初吟并年來侍直應制之作彙而刻之屬余弁其首余惟留耕之爲人清而不激和不隨平居以讀書爲性命其詩和平清婉能自達其性情而不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三

爲雕章琢句之習蓋所謂詩如其人者也唐河南少尹楊巨源以年老致仕昌黎送之序稱楊以能詩訓後進而其去也方於漢之二疏有古今人同不同之慨今留耕官與楊異而其去同其能詩又同而其年不同然則謂今人不如古人者豈足信哉讀留耕之詩知其人論其世其賢於古人遠矣

癸未九日城南道院登高倡和詩序

東坡云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以故龍沙鳳嶺久傳登覽之區菊榮萸枝唐辛安石九日雅耽遊眺每逢此節極不忘情猶憶康寅年侍先大人

登高於白田之同園丁巳年偕宋旣庭趙鐵源耿又樸

登高於京師之黑龍潭先人謦欬涕淚淮南舊雨襟期

淒涼薊北邈乎不再迤矣難追至甲子典試秦中於九

日攜及門張子餘輩四十七人鴈塢登高吹華岳之金

風依稀拂袂下慈恩之木葉寥闊驚秋暮紫朝丹詠歌

斯在嵐光增影碑版如新余鴈塢倡和詩山放新晴紫雲樹經宿雨洗朝丹又詩序有嵐光增影之語蓋

自少壯以來佳辰良會此爲盛矣歲癸未方若王子寓

城南道院中有傑閣最便登臨余於九日邀顧子書宣

嚴子寶成周子桐塹朱子宇綠劉子大山葉子子祚俞

子扶九汪子荇洲繆子湘芷暨兒景遂景迥孫暄外孫

學熹與方若及令子懿誦登高於道院之閣上西山爽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三

氣遙來襟帶之間曲渚浮煙近繞簷楹之下權小舸而乍泛頗似江皋覽芳樹之初凋無非秋影於是龍山授簡人人孟嘉勝閣抽毫家家王勃以襄陽詩竹露閒夜滴松風清晝吹爲韻各賦五言古體復訂十三日邀余爲展重陽之會屆期驟雨雅集幾虛亭午新晴佳筵再啓俯檻攬空青之一抹增衣坐冷碧之四圍洗出羣峰層層挂日添來淺浪細細依風野鷺驚翔意訝重來之客落霞成片光浮無算之觴更以少陵九日詩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爲韻不須限體續就新篇挹帝里之山川園非梓澤抒秋心之淡宕客比蘭亭較之秦中倡和尤稱勝事也噫嘻衝塵三尺之中風流易

歌僂指四紀之際興會無多蓋光景不殊而今昔頓異
余也撫年華之易邁感合散之靡恒思親猶夢荷風田詩幾回香
夢入荷風懷友不忘芳草余與鐵源對菊
詩芳草藉錦茵念曲江之桃李都隔
關河喜京洛之衣冠常親杖屨當此白露秋霜之節疊
踐黃花紫蟹之期酒則山濤之八斗王績之三升名飲
何須百拜詩則長卿之五言香山之十首驚才悉是兩
京單複任其寫心短長期於達意斐然投報諸君譽總
無雙率爾謳吟老子興復不淺因俯仰而思陳迹輒曠
蕩以寄閒情聊記今之有懷用貽後之覽者云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六

詩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吉水李振裕維鏡著

序十四首

張虎臣先生壽序

裕爲童子時從先大人宦遊中朝其時未嘗專心於
學也後僑居寶應始得登先生之門朝夕侍從悅而忘
其歸也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道義自負環偉其教
人也不激不隨洞見底裏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而裕之
受益也獨深憶昔執經之日紆紆方履笑詠相隨殆無
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羣疑豁如往往若其意之所
欲出如是者四年裕歸南昌逾二年竊先生之緒餘得
舉於鄉先生尺書之往來訓教之誨摯十數年如一日
也已酉先生魁南闈趨裕同赴公車蒙霧露凌霜雪先
生啓迪誘掖不少輟及抵都下先生命裕曰子之所以
屢躋公車者皆都下交遊所奪今子之親老矣子初從
余遊余即以大受期子今從余誠鍵戶勿復出余爲子
卒業裕果以是年成進士讀中祕書而先生既得而復
失先生以裕之獲售也則大喜曰余懼子之終爲交遊
奪也今售矣科名烏能重人人自重科名耳子其益勉
之迨裕返江右七年服官入京師邗上周旋薊門侍
側敦勉切至視昔爲篤焉裕嘗謂國家以科目收天
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

間夫卓然不爲流俗取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如先生者豈非當世維持風會之人哉今夏爲先生覽揆之辰裕會有纂修之役不獲執筆爲文今冉冉冬矣思一執筆又與明史局將舉有明三百年之名賢大儒夙爲先生所稱道者一比擬焉庶幾有當先生之意指然而非旦夕可就且翹首跂足望先生早登承明著作之庭俾後先末學皆有所稟承而是非一出於正於以仰佐聖天子稽古右文之盛寧及門之私願云爾哉獨是裕也不敏少受業於師門荏苒歲年德業無聞清夜自媿惟有師弟子知己之感終始不去於懷則執筆紀先生之嘉言懿行以稱此臺萊松柏之祝者正未能盡其萬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二

一也是爲序

董中丞壽序

今上御曆十有三年朝廷之上與夫薄海內外咸以恬燕豐豫爲太平極治之嘉會內則政府六卿爲之贊襄輔翼外則督撫大臣爲之戡定敕寧於是一德一心登斯民於仁壽之域其致治之隆猗歟盛哉而我大江以西膺簡命持開府節以撫綏斯民者實我大中丞董公其宣布恩澤加惠黔黎者十有四年於茲蓋躬際昌期而天子嘉公久道化成之績爵命寵錫異數便蕃恩至渥矣適於春二月朔復屆我公覽揆初度之辰位益尊德益厚施澤於民久而祝誦謳吟者日益進

某佩公之教澤特深稔公之生平特悉乃推魯無文未能頌颺休美抑惟是舉公之大造余邑以及某身受兩世之知遇質言之可乎夫以七十八州邑而視余邑特其一耳十三郡人士附門牆而北面事公者某特其一耳夫何足仰述而效風人之善頌哉竊稽之洪範九疇其五君道也其六臣道也君無作好惡偏黨以蕩平之道率先天下臣無作威福務於平康正直剛柔相濟以撫循天下於是庶徵應五福備百穀用成太和在宇宙間今天子聰明神聖崇惇大興禮讓仁愛天下以納和介遐頤萬壽之祥而我公應之揆事布教以大治吾江右其他諸節鉞重臣能達天子求治之心則未有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三

如我公者矣夫此十餘年之間藩臬諸大吏受成命以事興除者皆已畢備長吏之賢才皆已舉用貪墨黷貨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境皆已無虞禮樂政刑教化之具皆已釐定風俗皆已淳厚井廬田野皆已開治雉堞城堙皆已修理帕首袴褌以及新附屯種之卒皆已寧息洪都石亭白鷺仁山諸士子絃歌俎豆皆蒸蒸興起獨不腆吉邑苦荒賦民多轉徙我公怒然傷之爲繪圖請命且馳一騎親至田間勞疾苦所蠲除逾萬吉民乃甦夫擁數千里提封享十三郡和樂之盛而尤眷眷於支縣之不得其所而必欲措諸仁壽之域蓋心乎愛民耳天子舉全省民生休戚而屬之公我公體皇仁

之浩蕩而實被於民虞書所謂君臣交儆又曰一德一心萬年有道之長固巧曆所莫能算也夫天下者一方之所積也一方者州里之所積也州里者億兆之所積也某所以惓惓爲一邑致頌非私也政欲由一邑以推至一省由一省以推及於溥海內外有民生之寄者皆能奉我公之章程而心天子愛民無已之心由是而繼治同道潤澤寰區歡聲喜色釀爲太和不既休哉昔周公相武王五十有八年相成王者復久之壽與文武埒召公百八十畢公亦百餘而成周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賴三公之力年過其卜今公治吾江右孜孜惟民事是急其造福寧在三公下而余小子每荷晉接之間觀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四

公之色和而容婉言及閭閻疾苦隱然飢溺由己之思至於惠澤旁流某遠巡爲謝我公則遜讓避席舉手加額曰此聖天子惠下之仁我何與焉於戲讓善於君而不敢自以爲功者古大臣之用心固如是乎某不敏於公介祝之辰不敢侈陳五福而惟舉我公愛民之實政所以自壽壽民且上以爲君親壽者大言之爲世道公言之爲梓里而感恩知己則余一身兼之而千百言所未能悉也若夫贊揚徽美歌純嘏而廣盛風之什則有通都諸君子之言在

壽張司成序

歲乙亥孟春上浣大司成磁川先生覽揆之辰四門六

館諸博士率太學弟子樞衣致祝以余與先生累世通舊知之最深請余文爲先生侑爵余惟國家文學侍從諸臣類皆皇上親行拔擢遴選再三其學術才品無不灼在睿鑒而於祭酒一官尤爲慎重誠以辟雍爲禮樂文章之萃師儒重任表率多士乃天下人才消長所繫非得碩學偉行望重朝野者不輕畀也先生三河甲族簪笏猷猷焜耀邢洺貝魏間祖司馬公勲業著前史父太史公行義冠海內少承家學濡染蓄積根本深厚通籍二十載迴翔禁苑橐筆右螭暇則綠幕短檠維誦經史不輟槐街數廬叢書兩版室無長物門無雜賓其問學之該博操行之清介見知當宁也久矣值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五

茲文教四訖聖天子奎章宸藻雲漢昭回山陬海隅鼓舞絃誦殊俗遐荒重譯就學規言矩步委蛇篋豆干戚之旁郡邑高才生靡不蜚英振華褰裳三舍視漢之建武唐之貞觀加隆侈焉唐賢所云庠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者顧五方之士羣萃州處風土各異凌競易生皇上簡講幄鉅儒授先生以教習之任蓋藉以振起文風導流教澤者其責專而賴以砥礪廉隅激發名義者其望切也先生甫拜命即布教條飭文體月書季考一準文字高下無得稍干以私朔望會講辨析疑義藹然辭色務令疏通證明而後已春溫秋肅張弛迭用多士樂先生之寬者未嘗不憚先生之嚴潔

修自好毋敢蕩閑驗檢人才由此益盛四方庠序且以太學爲衆望之的濯磨鐵礪遐邇景從其裨補治化豈淺鮮哉昔漢光武造立橫舍車駕親臨廉考太常取威重之儒爲祭酒時則有桓榮杜林輩闡明經義故橋門觀聽數以億萬唐太宗銳情經術召天下名儒老師以爲學官而孔穎達實爲祭酒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故文治蔚然勃興而新羅百濟鼓箏踵堂盛侔三代當此文明之世 聖天子倡化於上而又得先生爲多士之儀型於以媲美唐虞先生之功且追頡后夔不啻豈榮林穎達諸人所可同日論哉余先君偕司馬公同年稱莫逆交迄今逾七十載太史公廷對試策先君實擬第一時余方總角即獲從太史公遊與先生交在紀羣教習又同出一先生之門而先生令嗣爾載又獲讀其殿試卷子壻熊大彬仰荷拔識方且爲先生官屬是與先生交最深者洵莫余若觀先生作人之化上有功於國家而下有造於天下也其能無質言以侑康爵乎雖然先生行且大用余將拭目樂賡其盛云

簡在叔七十雙壽序

君子之爲學也凡以自重而已其在家爲一家重不必於鄉國也其在鄉爲一鄉重不必於天下也古者司徒之屬命爲閭胥族師以司教化之責者大抵不越乎其鄉而其教萬民以六行教國子以三行其所爲教者又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六

大抵不越乎其家是故耆年德行之士學成乎一己而道重乎一家一鄉如是焉而止耳然而先王所以教天下之法已盡於此而此耆年德行之士可以爲閭胥族師者即其可以爲三老五更者也則夫一家一鄉之所重豈非天下之所重歟春秋戰國時仲尼弟子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漢伏生申公轅固生之徒抱其遺經講授齊魯間至八九十歲而不出向使無掌故之受蒲輪之徵則亦終老巖穴而已矣士之不獲行道於天下退而行道於一家一鄉者豈少也哉余族叔祖簡在先生自其爲童子時館於贛州余父司馬公見而賞之挈以歸家鐵礪之以問學余始髫髻俾受業焉後先生名薦賢書秉南康教鐸於時吾鄉諸先達承百年來東林講學之流風父兄教而子弟率靡地不然而南康白鹿洞書院乃朱陸大儒會講之地一倣其規制而行之設都講以主其事而先生實副焉以次補其處者也先生耳目之所聞見濡染厭飫其源流指授固已灼然有本而講貫穿穴之餘所以訓示諸生者一出於德行道藝如古閭胥族師之所以教而非俗儒歲課月會之恒規近者一二十年間宿素凋落無復存者而先生需次於家其德且與齒而俱尊矣以家言之則宗老也以師言之則祭酒也蓋吾家與吾鄉未有不以先生爲重者也夫先生官儒林長書院其友教士大夫既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七

不後於仲尼之弟子而耆年長德又不減於伏生申公
轅固生然則師傳卿相固可以勝任而有餘而他日蒲
輪掌故之接迹於里門亦其分之所應得以間胥族師
之望而應三老五更之詔其道雖及於天下可也而況
於一家一鄉歟今歲秋八月先生覽揆七十之辰明年
某月則淑配羅孺人亦屆六十孺人爲文恭公曾孫女
婦德母儀嫺嫺是式一門以內子姓雍肅尤可稱焉余
既嘗受業於先生追憶曩者詩書晨夕之樂邈乎已遠
念先生之道雖不及於天下顧足重乎一家一鄉而余
方竊位素餐於朝懼不足爲天下重且貽鄉國羞也南
望再拜爲先生遙捧一觴而心滋媿矣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八

從叔于茂七袞雙壽序

壬申歲四月廿四日余從叔于茂先生舉七十觴諸昆
弟寓書屬余願得一言爲老人壽余服官中朝遠里門
者十七年曩在家時叔猶未滿六十齒堅髮黑精神強
固別久不獲覩顏面雖歲時馳書問及往來羣從親串
稔知吾叔起居食飲不殊平昔顧念觀河面皺亦當日
異而月不同未知此十七年中齒髮精神果悉如舊否
抑未知創大還之丹繫臨井之腰其容貌當益豐渥手
足當益便利矚當方骨當換或轉勝於曩時如古所稱
林類弘景之徒熊經鳥申以爲壽者否余既不克當筵
獻觴其可無祝嘏之詞吾家自忠武王迄今蓋數十傳

科第之蟬聯門風之昌奕頗不後於名族要其所以昌
熾綿遠承先啓後於絕續顯晦之間者非盡策名僭爵
者力也國之泰也必有耆艾魁碩爲朝野儀型者家之
肥也必有老成愿慤爲子弟矜式者余叔少負聰穎弱
冠時侯豫瞻先生督學西江賞歎其應試文字拔置前
茅且親炙族叔祖忠肅公族伯氏冢宰公暨余父司馬
公皆以魁儒鉅卿圭臬士類叔晨夕追從鐵礪學殖雖
其生平之所蘊抱隱而勿耀然閉戶隱几讀書樂道小
子後生歲時跪起問難疑義疏通與言講說先正流風
緒言動履視聽纖毫皆中繩墨一以爲宗老一以爲宿
師其教之行於家也功不爲少矣班固以舊德先疇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九

炎漢之基業李唐以洛陽名園規李唐之盛衰誰謂雲
壑布衣非風聲習尚所輕重哉叔有五丈夫子而皆出
於一母叔母與叔同年月生而止長一日齊肩伉儷子
孫繩繩箕裘堂構之緒將於是乎益大遙想覽揆之辰
吾族之老者壯穉紛紛然登降揖讓於堂階或危冠而
高坐或褰謁而鞠脰而吾諸昆弟斑斕綵衣更迭上壽
一歌伐木既有肥羜再歌行葦爰進嘉穀吉祥和藹之
氣歡忭流通爲何如哉是爲序

寄祝四兄七十序

天地敦龐渾厚之氣其鍾於人也質實而不欺特立而
獨行不爲紛華物欲所搖奪詭譎儇薄所滌染居恒訥

訥如不出口而樸素渾堅如金之在鑛玉之在璞也故其年彌高其神彌王如吾篤生四兄其近之篤生余從兄也余生長於京師十八年始隨先大人歸里門見頽然與先大人稱雁行者則有四兄厥考叔甫世父及恒甫三世父也序立於側者篤生四兄班其次遞而及之叔季森然列也今冉冉三十有四年矣余不敏服官於朝不及與家之長幼相聚而門以內本支餘衍後余者又三四世四兄巍然稱家之祭酒其得子甚晚今亦成立就外傳茲且捧觴爲阿翁介七十壽矣四兄爲人誠慤恬退澹然寡營視富貴利達之途泊如也曩余校士南省四兄一涉長江視余官署不旬日即辭去余知其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十

生平避喧喜靜足迹不履城市茲迫於友愛至情千里泛舟固其僅事不強留也嗣是六七年間抱鄰一室惟以課農力穡爲業督諸幼以敦勤不問戶外瑣屑事年彌高而神彌王敦龐渾厚之氣四兄得之天地者多與昔萬石君躬行孝友以醇謹率諸子弟而宗族鄉黨化之王彥方行義於鄉中子龍隱居味道後世有令名焉風俗日惡相與趨名利競才智一變爲紛華儉薄之世前賢遺範盡矣今者典型所鍾尚在吾家則夫耄耋期頤之祝又豈僅余昆季之間所當私相頌禱者哉

筠莊先生七十壽序

舅氏筠莊先生世居予里之竹園環居皆竹也舅氏少

爲名諸生晚不得志於有司遂傲然高寄每當風晨月夕則箕踞岸幘於綠雲紅雨間不復作仕進想因築一樓命某題之曰見山宛有淵明採菊東籬之意夫淵明耻爲五斗米折腰及歸南村至放浪託乞食以自解免且感慨其子不好紙筆似仍有不能恣然於懷者若我舅氏有田有廬有子有書既息塵勞又安環堵優哉游哉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其暢遂更何如也某一官匏繫金門引睇凝眸望南山之翠色挹竹里之涼風渺如十洲三島杳不可即今年秋舅氏冉冉七十矣鋤雲洗竹徜徉於山巔水厓間招葛洪而揖五老某敢仍誦南山之什以遙介一觴舅氏庶幾踴然許我乎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十一

舅氏卓翁六十壽序

歲辛未季春二十有四日爲仲舅六十誕辰余承乏吏部日侍講筵不克偕外家昆弟捧觴上壽而自幼迄今舅氏所以相親愛者數十年如一日能已於一言以介康爵乎裕幼從先大人宦遊京師里中戚屬長者皆未嘗識面年八歲先大人挈之南還僑寓白田始獲遣使迎外王母暨舅氏於南昌當是時舅氏年甫十八太夫人長舅氏十年離別久相見歡甚裕遂得與舅氏共昕夕時時相暱就幾忘舅氏之爲尊行也後數年余舉於鄉計偕來都下始與舅氏別又數年舉進士官禁近益不獲時時相就如兒時迨余假歸則舅氏年已四十家

居環堵蕭然顧余每相過從見其治園圃時花竹優游如羲皇上人未嘗不退而歎慕以爲古來高蹈之士殆未能或尚也旣而余補官京師奉命督學江南舅氏來視余年且踰艾矣而笑語款洽相對歡然視少年時無所間三年來見余夙夜祇慎甄拔孤寒心益內喜謂余能不負庭訓迄於今蓋又四年矣夫人生聚散離合何定之有官遊旣久每於退食之暇回憶數齡時從舅氏牽衣嬉遊歷歷若前日事而逆數其年已閱數十寒暑先太夫人辭祿養且十年所舅氏獨以長德耆年爲外家之碩果精力日以益強課二子讀書不少倦去歲五十有九復舉幼子里人持羊酒相賀謂非戚屬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七

盛事哉余數載以來追念太夫人遺德時時弗去於懷見舅氏如見我母今當親朋捧觴上壽時媿不能相從田里惟託不文之言以見志然此心已馳於章江之濱矣嗣是以往每十年而一進裕以蟠蟠黃髮期相從於洪厓丹井間霞天海鶴依然少年暉就時意況舅固精於竺乾之學者解悟微指或肯拈示以啓裕之愚昧乎

胡朏明七十壽序

古稱不朽有三而立言居一顧有言矣或徇華而少實或沿流而失源風雲月露雕績纂組可以謂之不朽乎或稱先王道古昔而學非識貫理無心得陳言腐辭耳剽影掠可以謂之不朽乎記曰言者仁之文也仁義充

於中而言發於外推其用可以經天地理萬物而其要在明學術正人心辨古今之是非得失天下後世莫不誦其言而因以儀法其人是之謂不朽三代以前尚已自漢興至於今數千百年其溺於詞章記誦之學與規摹聖賢之語言而無心得者類皆不傳即幸而傳之久且遠而不得謂之不朽者亦多也然則立言豈易哉若今胡朏明先生殆庶幾乎先生世居德清其曾大父思泉公當明中葉嘉隆間以制舉之業與歸震川齊名至今奉爲楷式父端叔君以孝友稱天啓甲子舉於鄉世亂不仕先生少孤力學以文章世其家屢踏省門不遇年四十餘不復事科舉專肆力於古學自經史以及諸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七

子百家之書無不搜其鍵而窺其奧叩而擊之沛如也灑如也其爲書研精覃思忘寢與食張皇補苴旁搜遠紹其名通而確切則王輔嗣杜元凱也其博洽而詳核則鄭漁仲馬貴與也盡掃詞人之藻繪不蹈俗儒之剽掠學貫於識而理得於心實茂而華斂源遠而流長風颯乎其可誦述乎天下後世者也余與先生交二十年其爲人外和而內剛意所不欲不隨衆俯仰內行淳備不爲表襮家素貧不以有無屑意一室中凝塵蔽榻著書之外不問一事而其於學術人心古今是非得失之際洞之如觀火而析之如分銖故其所發於書者如布帛菽粟爲生人之所必需而不肯爲浮夸誕謾之言以

希世而炫俗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先生之謂歟
輒近以來懷鉛握槧者日益衆然必如先生之書乃足
以當古之立言者而爲不朽之盛事吾見天下後世必
有如桓譚之於揚子雲者深知而篤好之不以祿位容
貌爲傳世之久近也先生之書有禹貢雖指洪範正論
易圖明辨周易揆方三易雜占法及其他數百卷而雖
指一書尤生平精力之所注余旣爲序而刻之以行世
會歲壬午六月先生壽屆七十令子方騰應試京師夙
游余門樞衣再拜請爲文以壽夫著書足以傳世行後
閱千載而不朽斯其壽也大矣且知先生之深而篤好
其書者莫余若也先生其以我爲桓譚也哉

白石山房集卷十七

古

姑羅孺人七十壽序

余嘗從事於通志之役見十三郡所載列女傳皎皎多
節烈可紀爲之肅然起敬雖勁柏蒼松不擇地而生然
得之名門世族爲多焉豈非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
之戒威儀動作之度平昔所以教之者恃有此具乎吾
吉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於此故士之
以文章節義載在史冊者常倍於他州而耆艾長年往
往散見於里巷之老以及閨門之女子今乃於吾姑復
觀之姑爲先大父封銓公之次女長適山原稱羅匡湖
給諫冢孫婦兩家世篤姻好其子弟賢俊務以讀書明
義理爲兢兢不獨如世競傳簪紵蟬聯已也姑氏幼奉

庭訓耳而執之者有年迨爲婦於羅事翁事夫一本於
庭訓之所稱引姑夫章光君篤志舉子業遊學之贊姑
氏爲脫簪珥以成之有祖姑將適楊祖貴奩於章光君
姑氏檢自御服飾以應之至偕章光君奉養嚴父始終
必極誠敬未幾章光君即世姑氏煢煢稱未亡人撫有
三子飲茶茹淡不復念世間榮華事惟垂涕訓三子曰
三世祖父有志未伸成就當在汝輩一燈熒熒手自摩
績以供兒讀蓋二十八年如一日也今以康熙甲寅秋
八月初七日爲七十之誕辰顧瞻身世俯仰平生此七
十年之中克盡爲婦之道者若而年克盡爲母爲祖母
之道者若而年中間更歷世變困阨相尋恪守清白之

白石山房集卷十七

五

門風無忝兩姓之世德姑一身所繫詎非遺大而投艱
哉且賦性淳樸不喜御膏沐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
育成就有凱風之劬長君萃生與余同學十餘年風雨
雞鳴以德業文章相砥礪次君遠生亦齒長於余皆所
稱讀書能曉義理者每相見若有所欲言久之乃以母
氏之壽爲請夫萃生之奮志於舉子業也其亦有所自
得乎其亦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就外傳爲
其父母即望其立身成名今萃生即屢躋聞棘哉而一
中副車行誼卓卓有聞於時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
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優游盡心於
學問之塗宜無不自得者獨萃生思先人之早世母氏

之劬勞更前之所歷邑邑有動於中而不自已是以汲汲欲爲母氏之壽又使振裕敘述之姑與先大夫同出於封銓公者今歸然惟姑獨存耳追罔極之深思仰尊親之並至猶得以藐然之身執爵致辭以介吾姑萬年之觴庸詎非幸乎自茲而往萃生兄弟之功名日進姑氏之曆算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余與萃生兄弟當與歲月共其長已其交勉而勿怠也與

壽廬陵朱母序

吾鄉擅岐黃之業遨遊於公卿大人之門爲遠近所稱道其最著者南昌則有蕭文甫廬陵則有朱伯舒此兩君者余皆及見之且服其藥而病已今兩君壽考令終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七

余猶守其成方服之而却病也蓋其道主於不私而術有以及人吁兩君之澤遺其後人者遠矣文甫之子有爲別駕者有爲郡守者獨惜其醫學不傳今年余里居抱疴伯舒之季子天乙來問余疾與之言終日不倦服其藥罔弗效因追憶其先世爲愼然久之天乙乃長跼致辭曰政官有母秋九月幸屆七十初度敢求大君子一言以介觴感且不朽余唯唯逾月諸生英爲伯舒長子復及門造請至再且悉其仲弟國學生葉讀書能文章受張質山先輩之知遇最篤而不佞尤深嘉天乙之能世其業則伯舒三子皆賢也其母教有足徵焉朱母裔出淡江蕭氏早歲事姑盡孝稱賢婦與伯舒伉儷偕

莊稱令妻今老矣歸然以慈教爲嚴母爲諸孫太母而壺範內則具著休稱昭在邦族聞之搢紳士大夫之間莫不知有朱母之賢即不佞里居日少亦知有廬陵朱母之賢也凡世之所謂能事其親者每於始誕之日具酒食召賓客酌而獻焉獻而祝焉以祈無疆而答罔極苟善是是亦足矣要之未離乎世俗之養也今天乙兄弟能不不以世俗口體之所以養其親者以悅其親乃述其母之懿行而乞言於不佞蓋深知不佞非苟於立言者余樂其事親之誠而有感於伯舒疇昔之誼遂爲文以張之從此天乙折肱之業日益進而公千兄能勤修不懈以致力於功名之塗孰謂醫術之仁不可通於政教之大哉天乙兄弟其交勉之惟本此事親致敬之誠而善推之至於所未逮以求毋負於不佞今日立言之言亦庶乎其可矣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七

壽長姊六十序

是歲康熙乙卯八月八日適曾門長姊六十誕辰也弟某及婦與幼妹謀所以爲長姊壽者某進而致辭曰凡稱觴祝嘏之所以爲儀筐篚之將玄黃黼黻之煌煌也長姊自失所天屏去華綺靡麗之飾子然獨處每衣大布之衣是不足爲長姊將也其所以爲飲食則牢醴肥鮮充於品俎樽豆之奉者也長姊儉約自持虔奉竺乾之業疏食飲水苦其口腹以明嘗藥茹荼之志是飲食

之美不足以爲獻矣其所以爲音樂則絲竹管絃爲可
娛也長姊言不踰閭視不踰闕見家人族屬尚囁嚅不
與語憂思之篤日夜不忘乎心蓋未嘗聞樂而樂也舉
凡世之所以爲壽而皆不足長姊悅庶乎得當世能文
章者一言以張之而長姊止舉女甥而以伯氏之子爲
子無有述其懿行純德乞言以致祝辭使弟輩復黜焉
無言將何以爲長姊壽哉無已則舉先大夫之所以鍾
愛長姊暨長姊生平所歷而質言之可乎大人生余兄
弟成立者僅某與某女兄弟四人而姊其長也性穎慧
能承二人歡自于歸曾恭端先生次孫叔良君事姑以
孝事夫子以敬鄉黨稱賢焉兩家世族相望止三里許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時時問安二人卻下猶在室也大人宦遊三十年母淑
人里居偕弟某某更歷患難共晨夕歲戌戌大人挈弟
某歸拜母淑人始與長姊相見弟時年十六長姊最憐
愛之而弟婦幼妹至辛亥秋月始獲與長姊聚晤石園
敘天倫之樂逾三年復來歸與長姊相聚者四閱月于
于然適也今弟某將偕弟婦幼妹諸姪輩北上而值長
姊六十初度之辰舉世俗之所以爲壽者皆無足以當
長姊意遂倚棹書此以敘友于至情且有感於長姊繼
嗣未育無有乞言以表章淑德者從此更十年而一進
觴於長姊之前則今日六十之壽其方來而未艾也長
姊其曠然爲加康爵

汪宜人壽序

予與選部汪君鐘如同舉進士同出一先生之門十五
年來仕學相敦勉蓋不啻友于朋發之義君間謂余曰
恒言學弛於內熈仕隳於室謫余所以得優游官舍能
不以家事分國事而且承歡洗腆無歉於爲子者有內
友之助也余心識之而未備悉也歲甲子諸郡國當大
比士儀部疏名以請君應主試事余喜謂君曰君釋萊
衣未旬月茲銜命而往得英雋之士歸報年母太夫人
且以慰嫂夫人內助之賢誠天倫樂事哉君應曰余母
明年秋壽屆八袞內人今年冬且六十矣微子知我何
言之深契我心也無何並受簡命主試三秦兩人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自慰首塗戒嚴渡河涉渭更歷夏日秋霖深燈館驛兩
人悉數生平有十五年所未經道者而後知君所爲余
語其內助者信也凡世之所稱內助者或處豐而能履
約或守禮而達詩書可謂難矣不則逮下以恩厚施及
乎宗族鄉黨厥有助焉又可謂難矣以君之言與予之
所信則宜人內助之難有不能以事舉而悉稱之者宜
人誠賢矣哉宜人系出武功大家習嫻內則事尊嫜孝
相夫匪勉推髻操作有廡下風當鐘如君困頓漢上一
羶聚徒楚雨江濶秉心維烈雖名壇樹幟聲華翕然然
仲蔚蓬蒿羅含蘭菊坎壈者數矣微宜人何以博堂上
歡而紓內顧憂乎比及鐘如貴顯數歷三銓宜人身被

翟第之榮子婦森森成列而操作勞苦倍逾於昔昔也
家不滿八口今食指且餘洗腆必親中饋必潔賓筵看
核必躬覽以至輶張戚族之急不少厭倦依然漢上佐
讀時其天性然也抑涵濡於年母太夫人之教者深歟
撤棘後諸生旅進於庭咸謀所以壽宜人者乞言於余
余乃舉十五年來所夙知及二千餘里閱日二旬有奇
同塗所得於驛館深燈者而繫言之則宜人內助之賢
宜與君子壽考並詠矣余因笑謂鍾如君曰以宗族鄉
黨之祝祝宜人何如及門四十七士而又得同出師門
不啻友于朋發如余者即言之不文不既信而可徵乎
君暫歸而偕嫂夫人率羣子若孫百拜於年母太夫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壬

之前而後並坐堂上滿引康爵余不敏惟待君於五雲
深處矣至諸嗣君之能承家學而奉母訓功名繼起方
興未艾其所爲娛親順親尚有進於今日者序以張之
并以爲俟

陳母徐太夫人八十二壽序

國朝定業之初東南諸老在朝列者大都耆碩魁壘以
古處相敦尚先君子與海寧陳公契分尤密所居衡宇
相望過從無間晨夕而先母朱太夫人與徐太夫人亦
密邇親就相與揚扆古今討論書史間爲有韻之言遂
盈籤軸兩家子弟視同懷不啻而余與撫謙五兄年俱
童穉尤厚善入則起居兩太夫人出與撫謙兄弟學弄

紙筆連騎角射以爲嬉遊兩太夫人顧而樂之不復辨
爲誰子也無何家大人偕隱白田而太夫人從公播越
非所余遂不獲復修拜母之敬獨怍怍然念小時所嬉
遊處不忍置倏忽數十年間家大人後先棄養某等亦
少而壯壯且老矣公既遷謫不返撫謙兄弟又相繼下
世而太夫人以一未亡人撼九關迴天聽始獲言旋
故里亨變如此難以逆料尤可太息也嘗以歲序觀之
春夏之滋榮秋冬之搖落四序若循環然人世盛衰榮
悴甘苦勞逸之故交互遞作亦類如此矣惟是剝極者
必復困極者必通以公之賢太夫人之才德加以間關
瓊尾而不遽報之於其子以撫謙之豪邁磊落而湮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壬

禁遏不得騁於其身剝與困寧爲不極歟其將剝極而
復困極而通歟未可知也癸酉秋京兆榜放則撫謙叔
子于康稟然前列余喜如在己以爲通復之端此其始
矣旣于康執猶子禮來謁一顧而撫謙之聲音笑語歷
歷如目前也徐而察之而太夫人之儀容矩範亦歷歷
如目前也俯仰今昔邈如隔世曩時兩世道好存者獨
余及太夫人耳余不佞列爵於朝爲冬官長遭逢至此
誠屬非分太夫人於冰霜摧折之餘松偃柏立而今而
後甫見于康露頭角娛老人暮齒天之報施又可勝慨
乎哉然太夫人自遼左歸屏棄詞翰息心白業手繪大
士像幾五千餘幅貽內子者數卷精妙殆出李龍眠上

則其性地空明視已往之困憊當如夢覺豈尚有畱連輾轉而不懌者邪則余亦可以無憾也

引五首

倡修言子祠引

嘗攷三吳儒學之風蓋啓自言子子游世稱江淮以南學於孔氏者言子一人而已相傳子游吳人而墓在虞山與仲雍墓同處以故常熟縣得祠言子郡城爲諸邑之會昔吳國在是又爲江淮以南一大都會也建言子祠而祀之亦宜余奉命視學江南始停車於句曲旣移榻於玉峰經過所至訪先哲之遺蹤尋里社之俎豆必三致意焉櫟舟閭門則知長洲故有言子祠亦名學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主

道書院其地有門堂樓舍規制蔚然春秋致祭縣志載之甚詳及問其處而年久荒頽矣余以公事過城外帆不及宿弗獲親至其地瞻拜遺像眺覽規模顧心竊念之謂先賢之遺澤文教之始基在是當亟爲整飭表示觀瞻且今日江淮以南人文蔚盛理學昌明聖天子作興於上四方風動文教勃焉於下而三吳尤爲翹翹薪楚連茹而彙征則木本水源之思不於言子所尤當表崇而修敬者哉爰命主者相度體勢程材量工約需金若干廼捐薄俸爲之倡且就以告之同志諸君子一簣可以爲山涓流積而成海於以落成輪奐表示一方可不日俟之也

本支合祀會引

吾家積德累善蓋數十世始大則自株山高王父舉孝廉三仕令尹所至有惠政民爭祠之一傳爲都事曾王父再傳爲封銓大父吏而廉好施子俸祿常不使有餘至我顯考成進士列官於朝位九列績累世之緒而祖功宗德益大顯於時爰增式廓接宇聚居俾我石園一門之內蒙成業而長子孫其所以紹先啓後爲本支百世計者至深且遠也一日慨然興念曰禮崇報本使無恒產以供染盛其何以昭列祖之神貺乎乃捐所置黃牛峒租穀若干石爲祭田復命某某出租穀若干石舉一門而修合祀之會歲首冬至聚主侑饗以承先也生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主

忌有祭申罔極也清明上冢七月薦衣志哀慕也登降進反雍雍穆穆聯同氣也舉祀不疏不黷遵禮制也祀費寧儉無奢留餘於子孫期可久也自今日以傳至千百世凡我一本之親共求所以無媿於先人可法於後世是又顯考寓親愛於尊敬中之微意也食舊德以饗先靈大家聲以敦一本願與吾兄弟及後之子孫共勉之若夫有功不祧則我顯考妣當世世烝嘗勿替也

澤州陳封公先生雙壽引

天地惇龐純粹之氣必鍾於人物而人物之得於是氣者每間值而僅有其值而有之者非徒性情功用有大異乎人與協而其福澤壽考亦敦厚貞固久立而長

存彼紛紜雜糅者總不得與其間故物之得值乎是氣者在山爲喬岳在地爲河濟在木爲松柏大雅詩人將言人主福德之盛博取於物以爲況乃曰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又曰如松柏之茂幾與日月之升恒爲並夫他物之崇者必不能出雲降雨膏澤天下其至者必不能渟泓洄洑萬派不竭其茂者必不能干霄拂漢陰庇無窮惟斯三者不然此則物之異乎羣類者也是氣之鍾於人爲仁人君子巨儒碩德其凝重靜止無造作之勞而同於高山喬岳之爲尊其淵涵博洽無肆應之煩而同於大川洪流之爲蓄其堅貞渾確無雕飾之巧而同於長松巨柏之爲操如是者豈獨修爲存主有以大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壽

異於人乎哉吾見其福澤壽考亦有非人所及者矣以觀我漢澤先生不洵然乎公晉人也大行沁水之秀盤礴鬱積鍾毓異人生平讀書談道矩矱聖賢故其爲文珠光玉潔周情孔思而且重然諾矜期許悲天憫人不以力阻而不爲不以時艱而自逸年未踰耄而精力強固曠然恬淡樂志高隱豈非所稱仁人君子巨儒碩德之流亞與太夫人齊莊貞靜克相夫子相與有成嘉言懿行久已表率於人倫而儀型於宇內是以篤生我夫子以鴻才而占上第掌綸扉直經筵資啓沃領袖承明著作之庭當代望之爲斗杓爲岱宗而小子某某輩親承我夫子教育之化然後知家學之淵源而純嘏眉壽

之錫正未有艾也昔孔子論詩述文王后妃之德以開雖鵲巢爲始而漢之儒者劉向匡衡辨論於石渠虎觀之間至彰明較著矣夫關雎之德徵於麟趾而化極於免置鵲巢之德徵於采芣而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之武士退食之大夫何與文王后妃之事而其感應如是況於及門之流親承其德而躬逢其盛者乎益信詩人大雅之詠爲可據也今年秋仲爲雙壽之辰於是同館門下士各爲歌詩以敘其盛而屬某某載筆以引其端吾知期頤壽考燕喜優游譬之景星慶雲長在於天地之間再見屢見不第一見而遂已也其爲小子輩驟然笑舉一觴乎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壽

乞言引

家慈朱姓外王母叶有異徵生纔數歲聰穎絕倫教以女紅見無不能而意實未屑朝夕一小樓丹鉛披閱於網鑑史記及諸家詩集每成誦不遺一字間爲有韻之言多警句外王父奇之因字曰懿則爲擇婿值家大人以詮司給假里居遂于歸焉時家慈年十八隨大人宦遊所過名山大川時序景物多形于詩唱和之句駸駸成帙壬午於都門始生不肖裕家慈喜曰有子今可教也癸未夏大人遷光祿卿久不得旨甲申二月始獲俞命旋丁國難家忠肅公靖節大人矢志相從時傳獻賊兵踞江楚家慈徐慰之曰獻賊所過殺人無噍類今南

北音絕家問未卜所存僅呱呱泣耳君以身殉國予當以身殉君則誰爲撫孤者宗祀安可忽也幸際我朝御極蒐羅遺老特起大人爲同寺晉秩太常游歷樞右乃三仕三已無風之波人爲之危家慈輒引義命自信大人亦信聖天子在上無憂也後果得昭雪家慈襟被同歸儉約自守吟詠如初數年中與大人盱衡古今治亂人才邪正皆實有論斷簡韻送難不肖裕從旁聽受解則喜否則怒其不以愛弛教以是不肖裕稍獲有成皆庭訓力家慈壹範既端能持大體識見議論高人一籌秉家肅然有法凡賓客過從佐理中饋一如大人意好善樂施內外無間又其小者長兄振祺家慈視之無異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壬

裕兄亦事家慈如所生一門以內罔不克敦真不愧古賢母風茲以是年五月二日爲四十初度四十不稱壽第家慈廿年來更歷憂患困苦以有今日所謂斷之以義佐之以和相助大人以成者無弗至且人子事親不於其事於其志家慈于文章詩賦自少有篤嗜稱觴舞綵何足當意惟是仰藉名公先生錫以袞言庶不肖裕載以先酌承堂上歡更加一爵其爲榮感當何如耶敬陳約畧翹冀鴻章

鹿苑菴小引

翰園之西有鹿苑菴家大人壯歲讀書處也菴踞平岡環流泉堪輿家有取焉先室遂得卜葬於其側余間歲

歸里每過輒低徊不能去僧某煮石烹露談宗乘頗多致然而堂舍傾頽靈光孤炯居者心惻某隨機作緣欲丐余言倡助改創究不無專屬之意而余不覺其自哂也昔文正范公讀書古剎與長老約宜達當新其宇在龍圖時僧命徒往公報以緘長老恚置之其徒啓視則云寺有金穴可取爲資長者爲之憮然余念家大人揮金無鋤而余青氍外無長物乃欲以綺語作佛事而藉衆擎報長老亦云謬矣所恃吾鄉信心者衆每不因人我任佈施則手雨七寶掌出雙金必不從炙火指膊作疑團也余亦止任嗚矢之力云爾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壬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七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八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記八首

雞鳴山 御書碑記

江寧府治西北隅有山曰雞鳴北枕元武湖左盼鍾阜右望盧龍其南則聚寶戴巖天闕天印諸山縈青綠翠與天無際登斯巔也則岡巒拱揖歷歷皆在目中實金陵之勝地明初於此置儀表以測候名曰觀象臺夫亦以據高臨卑可以俯窺地衡而周知天度凡星辰之隱見躔次之迴旋覽矚高遐舉莫能遁也歲維甲子我皇上省方觀民渡江自京口而西 駐蹕此山覽城郭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八

一

之壯麗睹人物之絳華遠近數百里如視諸掌顧謂從臣曰此曠觀也遂書二字以示之於時總督臣王新命稽首受而勒石焉臣振裕中心嚮往久矣今冬自姑孰校士還始得瞻拜亭下 睿藻炳煌益仰見 皇上之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古之聖人身歷九州目營四海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器尚象窮理盡性而神明之德通焉萬物之情類焉觀之時義大矣哉洎乎後王德不逮古其心不能無蔽於有我之私徂於功利近小之域而本體之曠然者已失故徒以觀爲適情之事而不能有目擊道存之樂我 皇上孜孜典學德日新而業日廣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心與造物者游未嘗有所蔽於外間者陟岱宗而知受命之符由兪河而見平成之烈過闕里而識車服禮器之遺蓋已極天下之大觀矣故一覩茲山之勝誠有若八荒在闔太初爲鄰者不覺遇之目而得之心得之心而應之手也豈直山川之美都邑之盛與夫煙雲之變幻卉木之森秀供眺望動欣賞而已哉至於書法之神妙陵古轡今所在則榮光徹地紫氣燭天此有目者所共識臣無庸揚扆爲也遂書之而刻於石

懷寧縣學宮增建外舍記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八

二

之間屹然一都會先涖斯土者邁會昇平奉揚 天子之德意偃武修文葺學宮建書院凡所以廣厲人才扶翼教化者次第修舉矣顧懷寧學宮密邇中丞署右於象爲白虎形家者言宜庫不宜崇宜靜不宜動以故歷來議修不過隨時補綴中道而止究無肯毅然倡恢廓之說者中丞薛公保釐一方三年於茲矣化行俗美士民咸和公遂以聽覽之餘行視學宮審其完缺若者宜修力排衆人之浮言脫然於機祥禍福之見倡捐數百金繕垣墉飭棟宇建東西兩坊及戟門內外二楹增高益廣又遷建文昌祠於其旁規模弘敞氣象嚴翼乃爲文以記之推理道之正破形勢之妄其所以修廢舉墜

覺迷矯俗蓋如此歲四月予按試至皖觀閭閻之殷阜
瞻庠序之清華憑軾而游升階而拜已起行循覽讀公
碑記喟然歎此邦之文教修而庶政舉因以頌公之卓
識定力超出尋常萬萬也試事既竣登公之堂促席而
坐於此邦政教之宜風俗之故利弊興除之方無不縱
談因及於學宮謂予曰莫爲之前雖美弗興莫爲之後
雖盛弗繼宮之外有隙地若干步將經營構屋若干間
可以增外衛且取其儉直以資宮牆歲修予默然曰善
召匠者相度程揣需費四百金公偕予各捐百金爲之
倡一時在列者則按察司多君弘安知府劉君樸亦各
捐如其數庀材鳩工不旬日而告成董其事者郡丞斐

白石山房集卷第六

三

國熙也宮南計建屋十六間又向東旁屋二十九間每
歲得儉直百餘金議令郡丞收貯有壞則詳請支銷以
爲葺治之費公慮奉行久之久而或怠也復以文屬予
予辭不獲命遂書其本末俾後之君子來觀於是者亦
念公之上爲 朝廷宣風教下爲宮牆計久遠法良而
意美惟期百世之永利不恤一己之私圖又如此庶其
繼承罔斁乎是爲記

吉安郡丞郭公署吉水縣事去思碑記

郡司馬郭公來治予吉三年其聲教宏遠卓卓著聞當
時凡郡有大利弊事成與郡大夫協力興除不少懈一
郡稱上治焉會諸屬縣令闕公輒出視所至撫循其民

近者閱月遠者幾一載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九公
乃歷其三十四年夏至吉水又以事數入郡不專居縣
其所遇之時較他邑獨難其所施於民較他邑獨至用
是藩臬大夫上其治行督撫都御史爲特疏聞於 朝
擢饒州太守近世未有也吉人士爭上書乞留爲疏其
治績可以爲吏師法者予不佞有以見我公不鄙棄吾
民與吾民不忍斯須去公者可謂相感以情矣邑當水
陸要衝驛站上游舊止接應廣東一省自軍興以來粵
西八閩咸取道無虛日馬價不重派里民人夫悉捐貲
僱募禁旅援勦設防絡繹經縣治公則謹糗糧豫芻蓄
躬親送迎大將軍稱之曰能加慰勞焉吏胥多借官票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四

以肆索詐公必審睇再三吏不敢因緣爲姦至於催科
值軍需孔亟公委曲勸諭鞭朴不施而賦亦自辦有控
於庭者片言剖決贖鍰陋習公一無所私又捐俸以助
修學宮及諸古剎之傾圯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鄰邑
有倡爲不軌者聚黨且千人謀不利於同水公聞警率
親丁數十騎直抵其境逆首謀沮遂成擒焉與國山寇
再犯我疆公洞悉山川險要奮然欲躬擐甲宵統大師
而盡殲之當旣代之後仍痛切申請區畫指授必遺地
方以久遠之安其智識才略有大過人者固吉人所恃
以爲安者也嘗論郡邑之理亂係乎守令之得失守令
之得失視乎里巷之歌謠我公攝理縣事非有歲月積

累之久乃公視吉人與吉人之事公如是其交相愛也昔孔子之刪詩三百篇每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而宣之使言今邑之紳士相與列公行事俾予記之於石因公與吾黨有勤勤然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而非有私也用以告後者云

劉方伯去思碑記

碑記非古也唐虞岳牧皆分土長人其功德弗傳至今稱岳牧者必愛之慕之其所以可傳者自在也厥後甘棠三章睠懷乎稅茭九畝一詠瞻言乎袞衣皆有不容已者而寄之詩其深入人者不繫乎詩也蓋古者世其官政教之所貽者遠故皆得習而記之迨後世官猶傳

白石山房集卷十八

五

舍因革靡常則夫有功德難泯者鐫石以永之亦猶古之道也今上御極之庠成歲大城公愚劉公屏藩我西江公固帝世岳牧而王臣周召也迹其簪孤鷺之繁蜚殿虎之聲淵停嶽峙蔚然不凡逮絳節沍晉陽之墟而保障之績懋焉三晉口碑未艾也暨乎作藩三楚德化翔洽沔漢之間尚思慕維殷西江何幸而得公乎乃公則大有造於我西江矣曩之治民者存乎政公曰政不可以虛飭也曩之爲政者求乎民公曰民不可以厚貴也夫表正則影直水清則鑑明顧可不自身先哉於是藻太尉之四知攜清憲之一鶴冰檠自矢端其源也於焉播之政者綱紀畢張內外咸秩謹權衡而革羨餘

白石山房集卷十八

六

之陋却餽遺而高懸魚之風律已廉矣嚴條約以勵屬僚公賢否以副計典官方肅矣行考課而羣材畢收提棘闈而諸生景附造士殷矣陳災荒而繪鄭俠之圖容疾苦而慰澤門之役卹民周矣蒲鞭不用而姦弊自除案牘無留而胥吏奉法御下嚴矣至於廣蒐採以輯通志而大典告竣寄篇什以矢官箴而退食無慙公之政事文章誠卓犖乎邁等哉乃其尤大者亥子之交庚癸呼也公以單騎賑濟所全活者生靈數百萬雖富公之在青州趙公之在越州不是過也甲寅之歲寇賊訐也公自覲畢戾止時奉特簡內升乃猶眷茲西土襄我制府董公廣糧儲修禦備士民恃以無恐迨大兵雲集供應悉周而取辦無擾即漢之蕭鄧曷以加茲公之精神固周乎萬事而志氣直通乎百年也迨鋒車載道士庶之號呼擁道者殆億萬計而公曰維天子命不可留也士庶羣相告曰我輩無以口誦公之功而以心銘公之德爰是出入起居必念也寤寐飲食必思也老穉男女郊邑里巷無間也逾年而繾綣之私未嘗釋以視夫勒石紀績過而輒忘者相去何啻徑庭哉蓋公以實心行政加惠斯民而不求諸聲譽故民亦以實心向化傳公德教而不忍徒存諸鼎臚間也則有形之碑曷若無形之碑之足永乎迺搢紳先生暨諸耆碩曰吾輩親公之化矣吾子若孫未及身之也吾子孫習而聞之矣吾

曾雲以及千萬禩或未之知也蓋仍謀諸貞珉予慕公獨深與聞盛事益爲欣然敢拜手而紀之亦甘棠九畝之誼云爾夫公固今之岳牧周召繫民心於弗衰乃無形之碑更因有形之碑而傳也公今既躋秩宗行且霖雨舟楫九州共傳豈惟西江片石已哉然公論輿情久而益深公固進西江於古道也夫

鹿江書院記

臨江之有書院自宋張洽黎立武始至明梁寅而益盛後之官是土者勅立修復亡慮十數今雖不復有存而流風遺事未泯則前人之澤長哉夫以政治者爲上之事以學教者爲下之事古人蓋有政傳而學不傳學傳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七

而政不傳者論者遂岐而二之非通論也政學出於一者也而學之永世逾於政君子之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蓋不可以世計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言游氏學於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推論仁義發明大道而其言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教又濟政之所不及者也宛陵施公分守湖西者且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逮姚江盱江之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之衆力之所及者殫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瘁於心爬梳薅櫟於簿領之間不以爲勞既董勸賢長吏敦廉樹德又日進其士大夫與其秀良噢咻而教誨之袁吉

之間爲講堂者數處而吾吉青原鸞渚之會嘗千百人又別新景賢書院以益之臨江公駐節地講席無專所士大夫咸奮曰吾臨何遽出袁吉下邪亟相厭居而公不可謂慎無煩苦吾民也今年秋公以奉裁將去臨之人如奪其慈母而失其導師相與咨嗟流涕請於郡侯三韓王公邑侯中州屈公建鹿江書院以永公教澤公雖力止之不能禁數日遂落成郡邑之勤敏士民之趨事不於公節鎮之日而於公去臨之時豈私者哉夫賢不惜其位之去而悼其道之不行不顧其民之德我而願其民之自爲德使夫堂成而登其堂鼓鐘鐃鐸之音日在於耳油然而禮義興鏘然而絃誦作以是報公不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八

猶愈於俎豆公邪方有輯玉之典星言夙駕而長吏士大夫皆固留泣書院講會竟日不忍別亦可以見教澤之入人深也公嘗月吉讀法布宣約束教民孝友端睦又勸農功懲溺女禁屠牛竝作爲歌詩家諭戶說相感以至誠其惠政不勝書子最習公既於公奏最之時言其繁矣茲獨詳其立教者如此公固不以此輕重而三郡之人不能無私慨於公之舍我去也公名聞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已丑進士

重修龍華寺碑記

佛法入中土垂二千年後迷鏡昏親切指示海內息心味道之士褰裳濡足往而不返琳宮寶刹基布星陳奧

區名山縉素翕集五方之都會百雉之城郭以暨荒邨
僻聚莫不有修禪縛習梵唱者焉蓋招提之盛非儒宮
道院所能埒而窮塵歷劫有成而無毀有興而無廢也
間至兵燹雜還之秋剛風劫灰交互發作其廢興成毀
亦不可得而自主乃或閱數年或閱數十年而廢者復
以興毀者復以成則豈非象教之力有以攝訶維繫而
法門龍象肩承手撐力勤而功大也耶吾州龍華禪寺
開山於隱微覺寂禪師羅山道開法嗣也南唐開寶二
年建學士韓公熙載碑文存殿左廡後周鄭王賈山建
塔寺宋歐陽少師碑文文信國識其陰所謂龍戲碑也
存殿右兩碑歲遠代邈風霜摧剝日炙雨淋文字多漫

白石山房集卷十八

九

滅而龍戲碑尤甚明正統間南浦圓受禪師自壽昌來
駐錫奉詔敕建拓前規而大之堂廡朗然簷阿翼然丹
牕煥然壯麗閣傑規準內殿幾列於五山十刹御祭碑
文屹與殿峙於時護法燈擁刹竿者解文毅毛襄懋羅
文恭鄒忠介諸公也啓禎之際玄宗達公弘演正法則
先叔祖總憲忠肅公殿撰晉卿劉公暨先君少司馬公
所以擁護之者如曩時焉桑海丁辰里巷波沸僧徒四
走避烽匿影於村廬野寺而龍華之荒涼淒寂有不可
狀者矣棟崩椽折上雨旁風苦茅蓋簷蝙蝠穴拱頽垣
敗壁與像設相撐拄岌岌乎有壓覆之勢蓋二十餘年
過者每睇而太息也康熙辛亥秋邑人公請壽昌梅逢

禪師住持余時里居與郡司馬郭侯爲文倡導或以貨
薦或以力輸易其椽瓦之破壞者新其赤白之漫漶者
而大殿以整蕭君孟昉施棟宇材料而客堂戒堂庫房
以建乙卯冬梅逢有廬山金竹之行上足詰公次補其
處值滇逆變兵火匝地衆皆欲鳥獸竄詰公堅不肯去
衆乃止由戊午訖甲子凡佛菩薩羅漢諸天韋馱天王
像皆斬新建造莊嚴有加又修毘盧閣寬廣與大殿相
副而龍華頓還舊觀巍煥赫施爲西州諸刹之冠矣夫
章縫士流聚頭搢額有所營度築室道謀不潰於成匪
止三年而已一二桑門壞衣揣食開堂擊鼓叫呼將伯
如磁吸鐵如鐘應霜物力身力無恡惜者固由大千世

白石山房集卷十八

十

界善根白業流傳未斷抑亦掌其教事者勇猛堅固無
退轉心有以格造化而誘羣衆也其力之勤功之大爲
何若歟族叔祖簡在學博介詰公書諉予請爲文以記
其事予惟先君子之尸祝是也靈山夙緣安敢拂席用
次其經始落成之年月以告於法筵海衆而泐之石云
伙助修葺者族姪子和進士廣平發吾居士永豐印白
禪宿徧融居士邑侯朱敏菴孝廉郭文多及余甥明經
劉時鵬兄弟例應得附書

當陽縣關廟碑陰記

右當陽縣關聖帝君陵廟碑今大司寇銅川吳公總督
湖廣時與安陳壽三國志及司馬溫公通鑑帝君以建

安己亥殉義於臨沮之漳鄉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
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又南逕當陽縣臨沮當陽皆
漢置縣也唐武中省臨沮入當陽故今漳鄉爲當陽縣
地蜀志不載葬之地與月日據吳歷孫權以諸侯禮葬
之則其葬於當陽於理信然可證不妄帝君俎豆遍天
下而精爽式憑之地廟貌不治無以揭虔安靈是惟守
土者之責公倡率僚屬經營以底於成表微闡幽大書
深刻本天咫尺述民彝褒忠而勸義事神治人二者備之
矣公天性介直持官身皆有大節可表見蓋公爲帝君
之鄉人聞風而私淑者也帝君初守襄陽及先主定益
州拜爲總督荊州事加前將軍假節鉞公初奉命撫荆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八

士

襄旋奉命總制全楚功名前後相望蓋亦非偶然者讀
其文光明磊落正直之氣鬱於中而發於外非若世之
以夸辭炫飾者比也余既與公同朝發知公之爲人樂
其文之使頑夫廉而懦夫立也於是乎書

新脩白馬神廟碑記

許真君斬蛟事晉唐以來廣有傳記南昌城內鐵柱宮
其遺跡也鄉先正博菴黎公筆之志乘言真君之佐有
白馬神者痛其二兄賊於蛟遂奮不顧死斬之以效命
於真君人因奉爲神以立廟姓氏爵里章章焉案祭法
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先王報功之典
施於鬼神者也神能除不若之物使洪都永無墊溺禦

菑捍患孰大於是今之儼然廟貌者雖出於閭巷之尸
祝未嘗奉敕建脩然揆之祀典良不爲過所謂有其舉
之莫敢廢者故自立廟以來遠近士民四時禱賽不絕
磔雞剖豕階祀朱殷蓋凡血食之神必能作威福故神
之靈應倍著於旌陽以其取精多而用物弘也人苟致
敬有求無不得慢神者禍亦隨至惠逆之報捷於影響
間有疑事則必詣神座長跪而卜玆其所得詩句包括
前後定吉凶而詔趨避百無一失舅氏卓翁事神尤謹
嘗有疾頗劇往卜玆得詩句句言旬日當瘳已而果然方
卜玆時舅氏默禱曰神誠佑我此身幸得無恙誓必重
新廟貌并祭臺移置池南廊而大之檐楹棖桷丹青黝
聖之類務極其輪奐禱至虔也乃玆語若謂汝願雖切
而力有不足行且有人任之非汝所能爲者心竊疑之
而願乃益堅未幾以事將入都謁神廟見廟垣頽廢願
乃益切既行而歸則廟貌一新有加於舊意所欲更造
者部署位置無不脗合驚問其故則去後棟宇一時盡
圯郡人鳩工庀材協力改作不數月而成於是歎玆語
之奇驗而神鑒之昭昭也昔上蔡謂鬼神之靈生於人
心欲有即有欲無即無舅氏立心誠敬蓋深信其有者
故能以己之心格神之心而神之心又能通乎億兆人
之心佐其力之所不逮成其志之所必就建一邦之盛
事流千古之美談有如此也今年舅氏復來具言其本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八

士

末且屬余爲文以記之余辭不獲命乃書而俾刻諸石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八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八

三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書二十首

上虞山錢宗伯書

振裕在涇河初謁龍光年纔總角即知見先生而喜辛丑再謁福履於西泠因念切庭幃遙歸南浦弗克朝夕侍側悉所請事承先生藹然眷注不以孺子爲不足教諄諄懇懇似欲進之講德問業之列且小人有母錫以璀璨華章末技雕蟲賚以品題佳語竊思先生碩望冠冕人倫文章式型百世海內冀得片羽吉光奉爲丹書鴻寶某何人斯而重荷先生嘉與攸隆若是乎睽違日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一

久瞻溯徒殷每有自江左來者詢知東山太傅杖履惟康翹首芙蓉別墅雲樹依依敬啓者今年仲冬老父屆七旬初度愚兄弟既不克徼恩祿養又無足承歡萊綵早夜思惟冀得仁人君子片語隻辭以先酌者竊計老父生平存心飭行在朝在野恬讓廉靜遇事忼慨擔當與人平恕樂易歷仕已而一致經常變而不渝此皆先生知之真而信之篤數十年有如一日是以不揣愚昧敢懇先生推錫類之宏施煥天章之雲錦俾愚兄弟登之屏端踴進一觴且併與家慈大章共傳遠邇藉重家乘世世子孫永矢明德其爲榮寵寧有旣耶謹將熊雪翁少宰爲老父六表祝言繕呈約略伏祈俯賜採擇不

新華表愚兄弟頓首數千里外翹企埃之矣

與陳撫謙書

辛丑春驅車北發冰雪載塗一望金臺煙樹景物依然
疇昔及過舊居見故人第宅久矣塵封回思與撫謙昆
仲對宇論文少年意氣或雅歌投壺或舉觴醉月或分
韻以題詩或尋芳而竝轡或抗衡古今或談諧善詼形
無間於爾我誼已等於雲天迨兩家艱危互濟刺骨銘
心僕雖少撫謙四齒時亦稍知自命不肯隨世波靡輕
相結納中心折服惟有撫謙以故涇河再晤歡聚經旬
虎阜艤舟愁深題鳳幸得挾策上游而知己遠在塞外
悲風從西北來不覺涕泫泫其交睫也未幾撫謙亦抵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二

都下天涯握手恍若夢中驚喜之私誠吾兩人有獨喻
而難爲告語者不聞日南宮報罷僕視之坦如未欲遽
舍足下而去也風霾蔽日一城邈若河山忽銀鹿持寸
楫言別啓簡旁皇愁焉若失訊知足下尚返吳門遂堅
訂平原之約不復有折柳之悲嗣是兼程就道直大火
西流行抵淮陰便託張君以數行馳候帆過鶴市祇獲
從宋子一訊起居五日淹留行不及待山陰回棹悵惘
何如足下其謂我忘情哉夫亦念切庭幃且私心逆計
彈指三秋又當金門謁策良會未遠猶可藉以自解也
不謂歸里以來望春朋如在天上漁陽雁斷每憶銷魂
去冬以近七旬老母忽爾棄養草土餘生萬念俱廢特

是骨內知交時切切怛憂從中來僕將何以自況乎幸

令兄先生典試江國得以夙誼通殷勤一見即出撫謙
手書展閱未竟輒嗚咽歔歔不能已書中數百言字字
披肝膽相示僕獨何心能不對尺素而興今昔之感哉
三兄早世痛切錫原宿草旣湮絮酒未奠其如延陵挂
劍之誼何可喜者高堂清健令子日益岐嶷萬里懸旌
足慰孺慕同體之念耳上書久有歷驗南還定在何時
其所以遲遲者知大有不得已者存但機不可緩勉矣
早圖翹企好音以日爲歲得旦晚遙歸故園僕即星馳
小艇竟詣吳閭九頓伯父母尊前與我撫謙昆仲再振
盟壇重標旌幟以抒此十餘年種種磊落思慕之情庶
不負平生意氣引領企之僕年來幸舉二子及豫女俱
叨庇平善遠念垂注因并及此縑絲聊將寸忱拙句十
章用摠積愫不必作詩觀也區區之衷百不悉一霜風
戒寒願言珍重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三

與宗族書

吾宗亦庶幾幾天下望族矣自忠武先王開業西平我祖
堯公肇基茲土迄於今千有餘歲文武兼資名賢輩出
拖金紵紱令聞令望上之爲邦國寵榮下之爲生民倚
庇世澤慶衍其來久矣某穉聞無似猶獲從先大夫之
後謬叨一第濫廁清階其誰非祖宗之蔭藉煦沫及之
吾族之俊又林立濟濟多英他日之勲名建樹百十於

某抑何可量且某齒幼分卑詎敢踰鄉黨恂恂之節希武公灌灌之言以自隨替愆於君子之戒但自歸鄉旬月以來遠近之所播告新舊之所傳聞當事之峻示屢頒吾族之施爲行事互見疊出蒿目腐心每一念之殆無異陟春冰厝猛火於重淵積薪之左右某雖寡陋其忍膜視一本以上得罪於祖宗外見訾於方幅名教不修緊誰之責嗟乎吾族之人生里閭之中處堂與之內息養嬉遊以爲天下事惟吾意爲之斯可耳其亦知吾谷村之外天地之大名位之尊賢豪之盛祖孫父子兄弟之蟬聯樞要有十倍蓰於吾鄉者乎其亦知朝廷法令之嚴明峻密斷在必行當道之聰察果見如神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四

雷電之必不可犯者乎而乃欲以書生之文具蚩氓之小譎頑鈍之抵觸謂姑試嘗之可幸無事積小成大蹈危莫知吾祖宗在上見之寧不悲恫怵惕且怒呵及之也某則以爲人生聰明才辨正用之即優耳誠正用之孰有如讀書完稅敦本睦族和衷戡下斯六者之先務爲急乎惟讀書則理明足以周知古今事變增長智慮曉暢物情以去己之驕心惰氣態色佚志以會歸於有用旁通制業得志時行爲朝廷措置大業爲海甸興咻疾苦名實並榮斯爲最上今官民竝急者非國稅乎逐年奏銷僅錙銖未完輔弼自陳顯僚鐫級通籍之以罪免者不知凡幾矧渺爾之士民乎彼溫飽粗給敢於緩

公家之急陷其身於不測之地諒亦罕此愚人然即使歲入不支亦思此必不能脫免之事惟有務生理勤力作通有無縮衣食減宴飲及瑣屑不急之務必了此之爲愉使以免辱於胥徒告無罪於官府犬吠不驚糜餐自得民爲良民士爲良士何樂如之自吾有身於父母兄弟有何分別豈得爭同岐路釁起浮貲愛憎可以情推異同可以理遣且吾子孫因而效法和則世和怨則世怨脈脈不差但一消融所全甚大鑒往知來可爲神悚則本不可不敦也吾族數千百人其實先忠武之一人也族之賢者無論矣乃或修門內之怨操同室之戈片言逆耳機械頓興非義繁心舌鋒鬪利其亦思百忍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五

爲九世之原一和爲備福之數者乎推恩只此一恕矧茲一本寧忍自戕則族不可不睦也由是而進之以和衷古今大福德人必大識量人名臣傑士以及同里先賢往往於負己之人曲加恩禮橫逆之來反躬自責怨者平鬪者釋化小人爲君子化盜賊爲良民載在史策千載爲昭况乾餼愆於失德角弓本無相遠者乎大事小之小事無之興讓與仁是在賢者由是而進之以戢下吾族系二千人其他僕從隸農散布遐邇烏能徧及然綱目不可不張分數不可不明表正者影自不邪源清者流自不濁子弟既勤於四民家僕散坐而尸素時稽游惰時儆悍凶時察宵行時戒黨聚或咨詢其比類

或鉤索其陰私毋曲庇以自危毋縱容以賈禍有聞必發弭患未然此六者事之卑邇而可行達之邦家而無怨者也至於歲祀尤不可不時祖廟尤不可不肅彼馬醫夏畦猶得歆其後人而吾秉禮蹈道之宗乃簡略於先祀孝子引翼必不其然清夜捫心各宜警悔某先君子宦遊多載僑寄洪都某生長帝鄉間關隨侍去家雖遠遜聽頗真不幸昨歲及於大故頃奉先靈暫還丘壠顧念本枝無容默默聊以孺子之歌輒塵同族之聽苟見采於芻蕘或少裨其毫末知罪惟命悚息曷勝

與孝廉宋既庭書

足下文章聲氣卓絕一時海內想望丰采欲一見而不

白石山房集卷十九

六

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于足下也自垂髫之日即獲訂交白田快對珂里論心屈指計之星霜又三易而弗通問矣夫以世所願見而不得見之人幸締生平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于茲形迹不可謂不疎然而服膺之念固未嘗一日忘也令叔抵江城手到來函殷然如面第獎予過情愧汗浹背蓋談學道於今日亦難言矣斯文之不絕如縷人心之汨沒僅存不肖性素孤介不柰波靡此足下所深察者但根氣淺薄力學卒未能得其旨歸每惴惴焉自懼足下留心理學躬行力踐有年矣祈不靳切示俾向道有從入之門不致望崖而返則荷汲引之德寧尋常可方萬一耶捧讀足下大刻所

爲古文閣博瓊瑋光芒直透紙背詩歌格律整嚴有灝氣含蘊其中芝麓先生推爲梅邨先生之後一人洵乎其知言也秋氣正清足下鼓棹而上此其時乎蕉窗竹影寤寐伊人謹懸榻俟之矣

上座主龔大宗伯書

捧讀來諭以國是朝章人才民瘼勗某留心咨度自惟駑下何足語此然既蒙甚深之知敢不思以自勉某自早歲讀書即有志於經世之學嘗取古今治亂人才消長與夫政治得失民生利害之故討論其大略而因折衷於先正之格言緒論以爲繩尺顧心雖粗有所識而未試之于事猶適道者之問途於他人而跬步之未經

白石山房集卷十九

七

恐未免褻裳而濡足也伏惟吾師文章德業朝野具瞻今日負丙魏房杜之望者非吾師其誰能以天下爲已任能致吾君於堯舜而使天下無一物之不得所者非吾師其誰昨閱邸抄知道體違和上命近侍至邸舍賜藥餌後五日見謝恩引疾疏復奉溫旨慰留方之古聖朝一德交孚未易幾及凡爲臣子孰不感激涕零而況吾師負天下之重望膺聖眷之至隆豈忍優游以自暇逸伏望勉爲蒼生起以上抒宸眷之渥庶某即日獲追隨於綸扉丹地之側備聞坐言起行之效朝夕淬勵以期不負師門期許之至意是所幸也

上衛爾錫老師書

某自昨歲以奄奄待盡之身日事經營冀得一坏以安先靈不謂遷延一載僅於十月間奉先靈權殯里門罪深孽重百事類墮是以自哀毀中肅械馳謝存恤仁施而踰年之久未嘗操簡進牘於吾師之前者誠以先人一日在淺土不肖之身未能一日覲然而視息也然竊自維幼承清白之訓長得大賢以爲之師某於人世可謂厚幸今榮戟之孤內而無所恃賴矣非吾師之恃而某何藉以自立也蓋學期於有用而必有其從入頃從邸抄讀大疏興教化以維世風尊理學以端政本雋誦循環悚然起敬夫政本端而風俗澄其在今日誠第一要務而人情習於苟且或見謂迂濶蓋言之於舉世不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八

言之時此有用之學不肯自同於衆不知而不言有言之者而以爲非所急則其所從入者非也某粗記庭誨而又幸託門下不敢隨俗汨沒終望有以教督之敝鄉張箕山侍讀顧某苦次盛推吾師之文章議論以爲近今罕與爲匹而且深爲某之得大賢以爲依歸爲厚幸於以見賢人君子之相得而氣類之不孤也購得函史一部已付邑中運艘夏月自可上呈自餘須面請益

與吉水王思繩明府書二首

一邑之命懸於宰邑之手病也可使之起悴也可使之榮蹈火溺水可使之登於衽席而得此於令君最難者無視民如子之心而其言者又以爲不足聽也敝省地

瘠田荒積困已極然地瘠猶他邑所同而田荒則下里爲最今當此萬難安全萬難收拾之際執事大聲疾呼繪圖請命披讀詳文有不終卷而爲之傷心隕涕者矣治淒然伏塊戶外事非所宜與知然念先人苦心積慮嘗以此事痛如在已即當晚年而爲民請命之念未嘗一日暫釋獨恨無機會可乘耳今幸蒙皇上俞臺臣之請勅直省通行查核適遇視民如子之令君而輒言又得以入仁者之聽治寧忍坐視是以不待諄命之及即向各當事痛哭直陳復率合邑父老子弟親詣撫軍戟門具呈待命頃方伯傳致撫軍德意蓋已洞悉民隱矣但以事關國賦欲更加覈實惟執事詢之輿情出以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九

灼見旦晚具詳便可繕疏入告庶幾敝邑之疾苦得仁人君子援手而救之執事之爲福於我敝邑者真無紀極昔高景逸先輩與劉侍御書云天下原是一家吾輩合并爲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今勢介毫釐千里之間運關剝極將復之會合并爲公一氣呼吸二語敢爲執事陳之惟留神焉幸甚

人物藝文全志着目也人物近見部頒格式止通列而不分門以便後來續入此法甚善即敝邑舊志亦然但前賢德業有全體一節之不同愚意於編年中擇其全體純備者或書官或書謚用特筆冠之於首則傳宜詳至於一行之善一事之美或做班馬合傳之體連類以

及之如年代前後不侔者亦不妨各爲立傳而以數語該之則傳宜畧至載籍所傳烈女則僅載節烈列女則並及賢媛存者不多焉藝文各體須備然當取其切於地方政教風俗者錄之至於山川形勝紀事題名只擇其文筆最佳者若贈答懷人諸作槩宜刪去二事定而志之大端得矣頃接寶山舍親書謂江省理學海內所推通志宜增語錄一則誠爲至當特以聞之左右文信國之爲吉水人著在荊川左編與卓吾藏書確然可信前志不書最爲缺畧亟宜增入以符定論夫合一統而成書載之通志者不容濫就一邑以成書載之志者不容疎執事銳意脩復所宜參考史書及正續通考方有確據若僅就郡邑志乘恐未足副三不朽之盛心也常言無當惟知已或不以迂遠見哂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十

與王印周學使書

南州彭躬菴高士也與先君交垂四十年其著作久爲海內所重生乎於古今載籍丹黃甲乙不下數十種尤得意春秋五傳資治通鑑二書某常得披覽究其旨歸多爲古人開生面爲後人求實用于無文字處著眼如置身千百世以上與其時其人一堂抵掌論議用心良苦今老矣從山中來亟口頌執事爲當代儒宗欲持此二書奉而歸之執事冀得鋟板以廣其傳其於淑人心詔來學誠不朽事也夫淮南著書八公從事涑水書局

引置劉鄧於執事有厚望焉惟執事命之

荅講學張寶山先生書

皇上爲天下而特起先生於家先生感 皇上知遇之隆而慨然一出以慰朝野之望在今日誠萬不容已者而猶退然遜謝毋亦曰難進易退賢者之素守然與夫難進者恐其進而言不聽道不行也當先生抗論直陳之日而巡察之議旋止是先生之言行矣今者 聖心延佇蓋知先生之深而欲行其道於天下也此時猶難爲進則揆之古人進退大義其有合焉否耶辱惠書知道體未平然力疾以赴 君父之命昔之人有行之者其意當不異此當事諸君敦迫甚至非可旦夕緩也付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十一

來方伯書覽之亦足知其情見乎詞矣

復吳舫翁書二首

廬山夙約消息茫然先生以九拜松五老峯爲廬山稱健廬山在目矣所惠書無筆不健健又在先生杖履中矣僕聞之山者氣之包含又聞之山者萬人之所瞻仰生萬物而不私育羣物而不倦出岫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之二說者有合於夫子仁壽樂山之旨今先生含藏而不失其初此所謂完也使僕果能如先生所云健之時義以自強而以咸寧之理獻之當宁則從此以往僕與先生視人間之五嶽仙島之三山直羅列若兒孫有不必入廬山而如見廬山者先生其更發吾覆也

蓬矢賤辰先生稱謂之過僕慚不稱於所蒙自惟早承
先人遺澤遭際 聖明歷官幾三十年於家於國曾無
寸補封樹與恩賜日九折每當賤辰杜門茹素不敢受
家人一觴一勺先生知僕深者其惘然念之矣先生又
以僕領省曹至援東漢子堅之說為僕策厲以為北斗
不止為天喉舌直兼心膂股肱按志斗為帝車運于中
央以建四時而均五行移節度而定諸紀其即先生心
膂之謂與杓主華以西南衡主殷中州河濟之間魁主
海岱以東北又即先生股肱之謂與而尚書職典樞機
內外所折衷遠近所景仰其視斗之斟酌一氣以為旋
誠無異也然雅不云乎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布政于外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七

四方爰發僕惟是黽勉以庶幾於詩人之義而自顧無
似吾郡名賢先後相望欲繼前脩邈焉莫逮牛眠卜就
即便陳情行將攜竹爐茗碗追隨先生于青原鷺渚間
以老學相質訂是所願也

致黃雷岸前輩書

瞻靈光于魯殿追耆舊于襄陽先生與燈檠文先生實
巍然並峙矣某同里末學獲于志局中欽挹高風側聆
緒論今冉冉徂歲日來至自江州者詢知海鶴精神彌
堅彌健欣慰之私何可云喻今某濫等史館媿乏三長
先生為文獻之宗名山大業枕中鴻寶多世之見聞所
不及者冀慨然秘示而未敢必乃從石臺家兄獲展閱

惠寄天垣疏稿事跡燦然洞如觀火即公之史館俾有
所徵信舉以駁正野乘私紀之紕繆其於世道人心裨
益良多他日書成上之 黼座以備甲乙之觀以傳一
代之信敢忘所自哉

辭親友為母祝壽書

孤無父矣何以生為所隱忍苟延者以母在耳今年老
母幸滿五十初度某深痛先君之見背猶幸母子之相
依而老母積毀在堂幾不自有其生某等又何敢乞言
以增母慟是以謀欲奉一觴於老母之前而逡巡未敢
以進也側聞諸君子垂念棘人有母欲賜哀言張之錦
屬此誠錫類之弘仁人子所深願老母聞此踴某於庭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七

痛哭而言曰而不念而父乎而以而母為何如母乎且
不欲受而等一觴而忍受國中諸老之言以自壽乎某
敬述母辭敢聞之左右夫祝人之母致傷其母之心且
益重其子不孝之愆也當為諸君子所惻然動念者至
若某草土待盡之年政悲傷負罪之日回思先人鞠育
訓誨之深恩求一日之養而不可得并求一見永訣而
未能抱恨終天百身莫贖久已視此生為虛寄矣況宅
憂而納賀悖倫蔑性者所為君子所不取也君子所不
取者君子所不行惟諸君子憐之稽首確辭銘心為報

答吳晴巖書

自僕在江左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私心常念高風弗

置也令弟來辱惠書及文集如獲面談爲之狂喜累日夫高士之行誼不見於世久矣彼碌碌者不足道如昌黎明允二子皆介然以名節自負而其上于襄陽田樞密書猶不免近於干進者之詞誠有如足下之所識者然彼二子皆非無意當世之士抱其才思有用於天下固未可執隱士之所守以相責也愚獨怪其旣已讀書識道理豈不能擇人而後言而于襄陽以苛暴失衆心田樞密處仁宗明盛之朝廁韓范歐富之間碌碌未有奇節皆非禮賢下士者二子顧或卑其詞以求之或抗其詞以脅之彼不以爲諂則以爲傲耳其所如益困又何足怪故夫賢士與公卿大夫之相遇也惟視其人非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古

其人則求者愈切應者愈緩是兩失也苟遇其人則在下者益以自高而在上者益折節以求之是兩得也僕不佞豈敢自附於賢公卿之列然於古者尊賢禮士之風竊嘗心慕之往者膺簡命視學江左見士習之日卑思有以振而興之故於高蹈自守之士尤加意延訪非欲自附於折節之名誠欲藉是以風厲學者令知所矜式而足下深避遠引不肯一見於此益知足下之所守確乎其不可拔視今之人假高隱爲釣名者相去奚啻霄壤夫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乎與僕意相齟齬然因足下之固拒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以恬澹則於僕風厲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此正

僕所敬而求焉以爲非韓蘇二子可及者足下乃反以歸美於僕不已過乎至於足下之文章尤與士之爲文者大異世之所爲者文耳不知其所以爲文之本也古人云文以明道自漢唐以來文之傳於世者爲不少矣其言豈盡合於聖人之道然方其孜孜而求矻矻而從事焉莫不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吾將有以明之也故雖詞之純雜不同而就其所學率皆本末燦然體用具備夫是故足以傳世而行後後之人弗求其所以立言之故而徒取工於語言文字之間則出之無本言之無實宜其與草木之華鳥獸之音同歸於腐敗而泯沒也且夫言而誠本於道則文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有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五

諸儒道莫盛於朱子而文亦莫工於朱子朱子之文氣醇而理瑩辭約而旨遠凡爲文者殆無以或尚焉後世論文稱韓蘇而不及朱子蓋以道而揜其文耳實則其文固足以爲後世法也足下之文法本於韓蘇而理則一衷於朱子凡所言者皆以闡明絕學羽翼六經之旨憫流俗之日非而爲講求於禮教之淵源慨異學之以僞亂真而辨晰幾微令學者毋惑於祈向其敘事諸篇尤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非以明道爲己任者能如是乎世常云古今人不相及足下之文其縱橫詭變於古人誠不知何如至於晰理之精衛道之力則昌黎原道諸文或不及焉而明允之論六經又無論也夫見道明

者其制行也必嚴以正然則韓蘇二子所以汲汲於求人而足下所以能遜世无悶者其所分蓋在於此矣僕非肯爲夸詞以諛人者於足下誠有以深服其所守而又驗之於其所學是以相信勿疑如此諒足下亦知其言之非虛謬也李野先生文博而不雜深而不詭讀之良用歎慕足下之家學淵源豈偶然乎令弟高才宿學又拙於禮聞然遇之遲速自有定數以足下家學卜之知令弟必能安於義命不以一第之得失爲忻戚也足下他所著述甚富其明道之功必更有大焉者惟望廣而傳之以惠來學臨楮無任依馳

答廣拜甥書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六

誼切渭陽情均肺腑每念三黨之中克世先業留讀書種子惟甥撫茲三十年來歷身世道性情亦惟甥其爲懷思何能已耶然澄江別後五載於茲書僅一達不數達者以相隔數千里外非面言不能悉也昨汝五表弟旋里令直言之遂得手書種種具悉甥守身樂道寄興西園課子著書將垂不朽豈肯從事奔競趨逐勢利爲庸下人比此固不待言而知之素矣但書稿一事未免失之輕信舅恭敬桑梓甥素知之舊逋邀恩蠲免寧無所自豈有事關通邑漫爲作俑甥遂從而刊行之致爲同里流傳籍籍能不深長思乎至如親串往還族庭敦睦表章先業講究羣書此皆吾輩分內事而遵功令慎

交游又時務最喫緊者甥解人舅亦慎聽豈區區淳言所能間哉家禮一書大有益於名教鑄版誠當先集尚有宜商酌處少需當爲酌定并謀之剖氏也

答門人劉若千書

首用冷題三用長題知若千不河漢余言爲之一伎序文五策題得體握要爲之二伎披閱全場文字如讀雲運詩如看雲林畫不獨俗下人辭舌斂手即氣蒸雲夢波撼岳陽轉覺矜氣未盡爲之三伎兩接手書周詳真摯搜羅具見苦心澄汰足徵定力外和中介用博體全益覘若干生平併他日大受根柢僕更爲之浮白大快矣當事推服不易士論翕從尤難輩下嘖嘖稱道謂誦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一

七

頑八閩而安雅過之足下可自慰以慰知己衣錦拜親即以慰知己者上慰高堂其榮幸更當何如此間凡百就緒令弟自能詳之病目不多及燈前早入都把酒細論文也

答汪我長書

老門兄抱卓犖鴻才未登承明著作之庭一陟粉署畱頓八年每侍側河汾同人共爲惋悵連歲以來巾履不數入邸門即偶過多不相值報謁又遇駕旋乃屢辱贈言兼示潞河新詠每一捧誦齒頰爲芬竟弗獲把酒細論即從河汾夫子坐間得聆緒言忽忽又隔歲矣疎慵如弟毫無建樹有覲素餐以視老門兄俯仰天人不愧

不作從此相羊山水間窮搜博覽所得孰多門兄每以永叔相況懼何敢當門兄則今日聖俞也世有歐陽其人爲之流誦傳播其聲聞更當何如也再奉手書知宅眷附舟先發少節薪水爲理棹之助同門弟兄何可不執手遂飄然遠引邪詞不達意力不從心亮之亮之

答門人孝豐蔣令書

高景逸先生云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嫌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一念自持今足下深味於斯身體力行既慎持於始幸堅持於後俾兩浙人士及當事諸公交口而贊清操者首孝豐而又推孝豐明府科名之所自於僕僕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十一

借光何如耶及門五君皆彬彬儒雅青雲遠到之器暫爾戢羽終當奮飛於其歸也率泐附復不宣

復京口張相國書

自孝履旋南舉朝佇待叨在夙愛尤切顙瞻每憶二十餘年疊承雅誨得奉典型復以郎第相依輝光咫尺如鄰丹穴益親羽儀何當一別三秋能不倍深懷想公子三世兄入都頻相往還極切拳拳此皆推老先生相愛之雅不棄迂拙其爲欣慰何如也去冬蒙 皇上厚恩委任此曹中夜冰兢每驚蚊負幸際昇平日久富壽成風而吏治民生益宜加意誠有如來教所云者但州縣難言耳願以催科下考者能有幾人大約揮霍自詡者

居多以耗羨爲逢迎之具以考成爲邀賞之門設有小災往往匿報者圖免於始之行查駁詰繼之踏勘回詳種種花費也非災又復報災者希冀於夏秋完欠之交奉行轉折之際種種附會也不報固非而報亦無益地方不同州縣之猾術不一州縣爲之乎誰聽州縣之爲之乎即如捐穀一事推陳入新雖爲紅朽之慮亦當使人受平糴之利所聞州縣不但出納之時侵剋平斛而已也一有急需取攜甚便前後那移何所不可又安知他日虧空之爲累邪然未幾而補倉之名色起矣奸胥爲之左右里社爲之爪牙未幾而賠償之名色起矣交盤爲之認墊上司爲之出結其以虧空見罪者非地瘠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九

五

而不可支吾則官拙而不善彌縫也此正興言釐剔輟轉未遑者耳老先生調燮心長施濟功大所望早還綸閣俾質成之日多方提挈上裨國是下策羣僚幸甚幸甚

啓十一首

請李淑復先生啓

白雪開尊敢邁數千於郢曲薰風入座顧瞻十八於瀛洲聲光久挹後塵爭忝景星之早親步武幸追先達共聆霏玉之高談菲葑仰瀆乎鴻慈觴豆載修乎燕喜寬旌式貴綺席增榮恭惟上谷真儒隴西華望才高北海無忝翰林六絕之名學煥巨山足當文章四友之目自

昔宰相望重姓氏久護於紗籠即今供奉班崇制誥夙
推夫手筆得人稱玉筍固已埽月露而斥風雲居官號
古廉宜其敬先生而尊祭酒凡前輩所爲冠冕斯後進
於焉楷模某等集鳳敷多登龍願切目懸結駟方且瞻
學士之真心戀歌驪竊幸邀長者之顧伏願花輶早屆
蓉鏡弘開藜暉綯采於木天共羨鄴侯骨相蓮燭生輝
於玉署羣瞻元禮丰標則祥金庶獲鑄大冶之倚短翮
亦將奮層霄之上矣

請杜肇余先生啓

黎照宵明太史奏德星之聚龍光晝接羣材邀化雨之
施挹色笑於春風吹唾落九天珠玉修藻蘋於白水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干

觴畱三日芬芳迺紫氣以遙臨積丹忱而欲寫欣瞻實
采悵慰需雲恭惟長水儲精杜陵毓秀才堪王佐英聲
早冠乎瀛洲人是神仙茂實更原於武庫當其雞壇樹
駿不媿光芒萬丈之稱迨夫鳳沼委蛇克紹自成一家
之學橫經而識天顏之有喜爭誇稽古爲榮秉鑑而徵
大造之無私咸頌知人則哲肆維望高山以仰止爾迺
列初筵而秩如某等誼切鈞陶心依函席濯鮮鱗於涓
滴庶幾靈潤之微露奮短翮於粉榆可幸崇標之餘拂
伏望紺轅辱貺蓬館增輝以獻以酬燦若瑤臺來舞鶴
俾筵俾几儼如璫圃集飛鳧則得朋共稱沆瀣之杯後
塵竊附雲霄之翼矣

請史子修先生啓

玉署風清燕喜情深於湛露金闈日麗笙歌雅續夫由
庫一顧空冀北之羣竊幸步趨可即三伏開河朔之宴
佇看笑語方溫敢云傾蓋以成歡聊擬望塵而展拜肅
聯後進敬迓前騶恭惟京兆儒宗江東文府八分書就
足規周太史家傳五步詩成不數唐開元才子自鹿茸
早薦儼如今式受鑒於雲霄迄鳳沼高騫奚啻舊學依
光於日月頃者氷衡在御旣收蜀珍鄭璞以無遺今茲
鴻範當前實比高山景行而有耀用是邀萬間之美蔭
庶幾攬千仞之德輝某等材忝龍墟名慙鳩集三薰三
沐春風願拂夫臯比一詠一觴香屑冀聆於麈尾伏望
寵沾綺席色賞彤檐方將問字質疑共對八瓊之過影
抑且解顏引坐均承雙燭之餘光則几筵挾藜火以增
榮杯竿映瓊林而播潤矣

復邑令王思繩啓

九霄鵬術一代鴻儒借補袞之才先爲製錦屈函牛之
器暫試烹鮮烏衣本自名流鳧舄再逢仙籍吉水仰吉
星之照傷哉我獨邁凶慈谿瞻慈母之依父兮倏爾見
背乃辱弔唁遠賜恤存含悲讀楚招益切終天之痛擗
踊拜秦貺愈增罔極之思儼然衰經之中厭冠莫叩忽
焉華袞之及掩袂增慙苦塊奄奄感惟深乎風樹木天
寂寂夢不到於春明非棘人所敢聞謹荒械以鳴謝

白石山房集卷第一

三

謝建昌高守餽瓜啓二首

子子伏苦久絕蕉華之夢栖栖抱蔓惟懷宋瓊之思何
意三芝寵頒五馬惟老公祖念棘人之茹苦故錫桂髓
以貽甘而藐諸孤痛先子之未嘗忍浮素腕以止渴肅
薦靈几黍稷竝其芳香跼進北堂菽水遜此修潔瑰瓊
瑤之莫報耿矣中丹悵葭露之縈懷聊憑尺素誦謝未
既飲德逾涯

三芝疊貺具霑膏澤之仁一息餘生未展涓滴之報嘉
惠頒來太府分鄰里而共沐甘霖節令行屆中秋浮腕
玉而上呼明月飲德無已品味勝前

復友人啓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三

三有樂之君子俱存爲先四無告之窮民幼孤爲重撫
躬邁難欠一死以何求失姑興悲歎餘生之無補升斗
初邀而養弗逮霜露既降而涕橫流乃承足下不遺草
土棘人忽錫瑤華錦字聞樂不樂敢聆敲金戛玉之章
讀禮不言忍冒祥琴韻語之誚惟足下淵源六籍博洽
多聞雲浮草堂之詩滋摩甫白雪山藥圃之賦軫輻莊
騷久矣高才獨步於鄉園行矣健翮飛騰乎霄漢不肖
宵無二酉學媿三長南浦東山昔猶時親乎塵屑洪巖
赤壁今惟遙睇夫音徽見雙鯉以飛來邈矣蒼葭秋水
望三湘而夢去依然瓊樹芝蘭伏塊無文自媿報章之
陋因風寄想敬謝好音之投誦復未央溯洄莫盡

賀廖昆明太守年節啓

歲云暮矣塊處淒然頃始返權於螺川忽屆春回於隴
首捧讀瑤章遠賁殊慙奏記愆期惟老公祖粹德春凝
清名雪瑩宮梅動興更添何遜之高吟椒盤頌花又入
杜陵之新句坐擁江山壯麗福以類升功參造化鴻鈞
政隨時泰聞宗風於鹿洞不愧吾道主盟敷教化於鄱
湖允矣斯民先覺治某深衣練服自憐朱履之莫隨凍
硯流澌益愧慶箋之弗琢望雲如對紫芝眉宇負暄有
懷白雪詞章柏葉稱觴慙於相賀之燕氷花徹骨怯如
難至之鶯夙荷生成聊展尺素

賀邑令王思繩年節啓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三

臘前梅染香浮蓮幕光風勝裏金花瑞映椒盤嘉頌占
履端於天序介景福於仁侯恭惟以道德人爲文章故
清名雪瑩拔綠波碧草之詞原隰膏流賡載燕黃鸝之
句繪圖蘇瘠土竚看黍谷春回解琴鼓薰風又見河陽
花滿即酬密縣之績入冠漢廷之班治某虛居無似樾
蔭是依頃者救里言旋披赤紵誠封菲不遺乎清聽無
如南州枝寄稱觴介祝趨踰獨後於編氓惟望北斗五
雲之星遙瞻台曜小哦西嶺千秋之韻仰頌鴻鈞耿然
寸心以載馳託諸尺素而申賀

上熊敬修掌院宗伯求先母墓銘啓

須臾詳垣參秉機政治平本無多術要在得天下正人

之宗簡命而屬我公豈復有國人遺憾之處善類忻合
隆平肇開恭惟忠結主知道先民覺湛然厚德弘度之
凝遠素秉百鍊之剛舉乎清操直節之高寒中備四時
之氣當衆正綴旒之日倚大賢砥柱之功編纂遺經盡
人而教以孝總裁實錄立言而信可徵晚生梓里散才
蓬山後進伏處而讀大疏草野夙欽先憂後樂之懷班
行而切具瞻講幄獨陳正心誠意之學進無私謁仰體
公忠退有餘師勉修名節乃者抱病請急擬抒愛日之
忱孰意負罪經年疊抱終天之慟雙親棄藐孤於兩載
前母捐館舍已十年竊念先母羅氏敏順原孚於家儀
而稱克相矣慈惠更篤於閨範敢言克成乎宅兆雖卜

白石山房集卷之二

三

媿無以表諸幽淑德未彰殆不可謂之子披肝爲紙滴
淚到泉控於仁人屬此大事伏祈垂卹慨被俞音在塚
石得聞遺徵邀鴻章而寵同綠字倘彤管盡垂懿美偕
載綉以昭及青門拭巾瞻依憑楫懇切

謝族叔簡在先生賀生日啓

世道文章浸潤聲名之代家庭師友優游教育之仁惟
先生克任典型喜小子夙承提命某三月蓬山莫盡天
祿石渠之蘊四年草土長懷忠君愛國之誠欲竟父志
而未幾每懼坐荒夫歲月倘非師資之可恃將何不負
乎生平馬齒漸加祝帝座萬方底定牛眠慎卜感先人
一杯未安祇覺大塊勞我以生何期仁人錫予以福續

紛錦字花餘五日之觴璀璨名篇丹祕百朋之錫至言
如綺而莫酬厚德銘心而圖報

復唐濟武前輩啓

恭惟老先生清標邁俗峻節維風紫禁初升遽批鱗而
拜草青山有約遂製芰以爲衣名流之傳誦如新前輩
之典型若親某素欽景躅幸託後塵因道阻於溯洄每
緣慳於晤對辱手書之鄭重知世好之慇懃當年輩下
過從在老先生猶不忘宿草此日途中省憶顧余小子
已空仰白雲更聞謝屐之游曾涉匡山之境曩時宿老
尚有數公往者清吟共傳佳話方當弱歲未覩高風甘
載以來晨星略盡遐瞻北斗長寄傲於南窗于役東州

白石山房集卷之二

三

將親承於西爽何意趨風珂里適當展興惜湖未申肅
謁之忱轉沐華編之賜中宵捧讀恍在杜詩韓筆之間
異日相逢還期海岱雲之表敬抒報悃曷罄謝悰

謝同郡紳士奉先大夫神主附祠啓

小力南旋知先大夫木主躋附信國忠肅祠宇欣與荷
并感而泣下伏惟諸君子秉三代之直道錫不置之深
仁旌賢表善光俎豆於千秋立懦廉頑植儀型於百世
蓋斯祠之作而易壞實先大夫與有成勞扞禦於瑤谿
方張之時擁護於興朝底定之始除巨猾而申公論
正祀典而表雙忠遂令鳥革翬飛樹名教綱常之矩矱
抑使雲車風馬與日星河漢而昭回事在口碑風移未

俗不孝方擬詮次始末徵從祀於他年孰意慨賜褒崇
妥先靈於此日追維何幸瞻望泣然雖心理攸同誼無
容於私謝而春秋匪懈感實並夫洪鈞

謝魏柏鄉老師啓

惟老夫子德盛阿衡師爲尚父叶符魚水應五百年名
世之期輝映麒麟逾廿四載中書之望忠誠貫日則伊
陟謝其緝熙允矣兩朝玉鉉平格得天則巫咸遜其保
乂哀然百代羽儀海屋春明暫寄清風娛綠野台垣星
迴竚看丹詔擁蒲輪某桃溪弱植苦塊餘生遠曠起居
欲步趨其何自具瞻寫履惟夢寐以徒勤何期寵錫來
自九天頓使藐孤銜恩無地讀訓詞而跼踖祇憂五枝
之窮感知遇之殊遭永矢寸心爲報德門積慶欣聞秋
鶚摩雲世澤作求竚看絲綸疊掌此蓋老夫子忠貞篤
厚之流光而門弟子世講淵源所企願者也

復高渭師學使小啓

葭管初飛寒簷獨無暖氣春風將至絳帳分我餘暉捧
瑤函而神怡對琅緘而心感年公祖誨人不倦後此之
仰冀方殷而教思無窮今茲之服膺已切至披誦論文
大旨實獲我心及展閱校士新篇差強人意竊怪海內
風氣每視鄉先輩爲轉移而江鄉士人乃奉濫時文爲
趨步舍靈龜而顛朵諸生儒之鄙陋堪嗤就宗匠而鈞
陶大君子之挽回是賴斯文有主吾道不孤矣

一統之規觀揚爲重孫子卜萬年之祚續述宣統
值洪荒記載未詳於史冊而運當皇古雲鳥
摩稽二帝之心傳典謨奕奕考三王之制作
然觀耿光者端有賴於文孫亦陳寶訓者必興思於皇
祖自春秋出聖人筆削以經學開史學之門逮綱目由
朱子心裁因讀史寓讀經之義邇龍門之撰記萬古才
雄按班氏之成書千年法備李唐定制史臣傳創業之
艱趙宋開基冊府揚累仁之意代有載筆人各名家慨
自文獻無徵因之稗官間出劉歆好事祇傳雜記於西
京師古多能僅輯厄詞於南部韓愈補順宗之錄略而
未詳趙晉司藝祖之藏誤而不正宋書同異莫甚仁神

白石山房集卷三

三

相繼之兩朝明事參差多若昌啓以來之三案他如是
非任意以致因革違宜崔浩之謗書誰云善述魏收之
穢史豈屬公評職重提衡吐鳳難期於芝檢人資妙選
懷蛟未見於冰銜但務虛名空傳載籍從未有仰前徽
於開代創守兼隆資述作於臣工質文竝懋如今日者
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文武聖神凝體承
乾堂構騰輝丹腹繼離出震治弓不煥箕裘念 聖祖
櫛風沐雨之遺勤勞永在思 三后脩德行仁之事功
烈長存爰當續緒之時每切省成之志恭惟 太祖高
皇帝發祥鴨綠以武功兼文德之長 太宗文皇帝定
鼎烏龍以承烈爲貽謀之永靈旗初偃遼海波澄寶劍

原缺第一、二葉

一揮關中雷奮白山凝王氣基興錦義三河黑水渡天
戈聲振箕封八道混同江已兆混一之勢開元衛遂成
開國之模用能光協三靈因之風清六合 世祖章皇
帝睿謀天挺元德淵涵統一寰區塵斷玉關之路弘開
景運款輸銅柱之邦置侯尉於東西金甌永奠同車書
於南北玉燭常調治定功成有似湯圖武烈禮明樂備
何數漢祖唐宗由是琅函垂一代之規金匱藏 累朝
之訓雲黃鐵嶺想見環甲當年水碧珠河每憶垂裳向
日而且天潢翊運豈乏公旦之經邦懿戚從龍多似舞
陽之略地欲紀章程於後世必須編纂於今時爰申吳
命用炳乾文咨儒臣於天祿石渠陳大訓於鸞坡鳳掖

白石山房集卷三

四

孰育含千古點水螭頭孰學貫百家披香柱下黃扉政
本總芸閣之清裁丹地詞臣秉蘭臺之淵鑒琉璃硯匣
露泥金莖翡翠筆牀雲生璫管在 列祖英略開天乾
坤初闢暨 先皇神謀動地義問殷流撫鼎凝圖三鑑
示修身之則運籌決勝五等列茅土之封凡皆依類以
就裁各使分曹而受事法董狐之遺直爲傳信不爲傳
疑慕涑水之編年取大綱不取小節自此 神孫聖子
益切衣冠劔佩之思從茲玉版金叢共欽弘辟天球之
重臣等業窮五技學乏三長媿博雅於丘明難追魯傳
遜精裁於永叔敢訂唐書何期參閣上之披文并使預
池頭之染翰除糜滿篋自覺雲迷牙管一雙彌勤月賜

得觀松山令典始知肇基王迹之維艱載觀石室藏書
益信克集大勲之匪易伏願志存紹述道切攸行率舊
章以凝新命敬受丹書遵開國以訓承家欣傳石經則
光前裕後真瑤圖於如嶽如川而翼子詒孫縣玉曆於
惟休惟恤矣

擬禱雨霖應謝表

陰膏澤沛九垓播慈惠之休雨若時徵百族遂敷榮之
吉歲省甫切于堯年應箕畢而從民好解澤已申于湯
網明貫索以兆星祥惟茲上格之精忱旋逮下孚之厚
德神人胥洽遐邇均沾臣中謝竊惟龜數啟而洪範陳
徵五事五行而歸皇極赤烏肇而周官作勤三教三省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五

而慎詳刑于是志氣貴其幽通因以閭澤大其翔洽稅
桑田之駕風歌令主其勤祝甘雨之祈雅詠曾孫克敏
白雲秋爽賴離照于當空紫棘延平煩巽申于廣被蓋
時之若也年必登故老農歌十雨五風則太史志三岐
六穗而刑之措也歲日減若貞觀僅三十九人追開元
僅五十八人慨自下民丁耗水飢木毀之徒嗟且致法
吏矯虔鄭晉書之莫改零告空陳格民隱者瘧同于
旱魃織詞任意苛國憲者酷比于蒼鷹霜鋪夏月北風
裁青女之花暘亢三年東海泣鮫人之淚雖有因千里
苞枯而式敬不過焦思即或寬仲夏獄禁而賜醫終成
小惠未有感召春回日徵協致隆降康之美被篤祐之

施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皇猷允塞聖學
緝熙如日之升而承流者地過主測之表比川方至而
沐澤者人傾星拱之誠凡占驗久契貞符固已邁文景
之粟紅除趙張之律斷彼雨澤偶違候應豈至聽綠衣
之言事詳術人之遺書乃宸衷厯切于庶徵而睿思周
咨于勅罰謂西成東作國瑞端在農祥斯霽霖時需優
渥若金科玉律民命關乎國法則欽恤務極精詳于是
乘輿躬御千官扈從于園丘警蹕遙臨五位興嗟于棘
木屬以蒼穹之瑞應即勤紫綽之弘敷雲上于天月離
于畢泰山支潤千里不出崇朝雷君鞭石玉女披衣赤
縣飛甘百昌遂爲化日爰從淋漓御幄之間而淋漓宸
翰旋就沾足天心之會而沾足帝慈念福堂夜靜天高
當知法以止法俾肺石春融露湛宜思刑期無刑瓊霄
膏潤方仰翠華之澄止而慶沐桑林風律吹溫又荷金
莖之溥將而歡生犴狴千鄉鴻鴈中澤咸分太液之波
一日囹圄五聽如覆卿雲之縵總由滋蘭而及蓂穎魚
偕黃鳥共際生成所以酌醴而尋源早格與霽討同歸
化育臣學慚讀律才媿作霖以慈祥爲格被部公孫卿
之論封貽譏以平恕守憲章戒暴繡衣之大剛則折務
令一圖成繪即允監門無使六月有霜再飛冀北伏願
學必師乎孔孟治恒法于帝王用一緩二寬布縷粟米
力役之征舍重就輕體噬嗑中孚小過之意則網維在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六

握共欣三十六風七十二雨之和甘惻恒居心不止五日一訊十日一限之寬減矣

擬翻譯通鑑進呈表

運啓重光披琅函以開聖學道隆稽古搜典訓而厘睿思青簡就編歷代之興衰可鑒形庭錫命百王之謨誥維新理貴不刊事須更舉臣中謝竊惟帝王之治本於道不觀往無以知來人君之學異於人必規前乃能啟後蓋自典墳以降厥惟通鑑一書至紫陽綱目之編得尼山春秋之旨顧周威烈而下載籍昭然暨于至正以前觀聞俱在藏之金匱累朝分史局以編摩重以石渠歷代許經筵而進講勸懲攸著合數千年之卷帙豈是

白石山房集卷二

七

虛陳經緯悉詳統廿一史之包羅匪同故紙所貴覽從乙夜金鑑弘開毋云侈作西藏柳編空繫平治之觀型莫外質文之道法如存幸際聖朝聿崇信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敬日躋重聰天縱體乾元以出治繩武功高建皇極以凝休右文典賁殆天授非人力健則自行既日就又月將誠還無息乃以鑒觀意切肆攬古今考據情殷旁稽作述謂此通鑑全書者言關得失與治同道者是資紀載精詳主善爲師者所重自洪濛聿啓而英君哲相具典章制度之周詳且升降攸關而帝德王功極文武張弛之美備總一姓始終都如眉列匪比稗官家乘之偏昭列朝勅戒有若鏡懸無非大書特書之

例爰當萬幾之暇考獻徵文用是輔弼之臣合詞恭進煌煌盛典付舊藏於棗梨秩秩大猷煥新文於翻譯陋與午之操觚互定不過一紙之言笑漢家之宸翰爲章僅爾十行之詔何如冊府觀此全書便作宸箴儼同大寶蓋國史亦有諸家筆削然炫奇侈博無當聖心惟通鑑乃爲百代功臣其綱舉目全足供御覽臣職叨記註才愧博綜仰觀睿懷既切周行之示兼窺宸慮亦深殷鑒之懸敢不就古文求忠臣孝子之事以爲法豈容託辭已往舍嘉言懿行之實以是程伏願道傳無逸學貴慎修從制作以契精微追踪三五大新猷而規成憲遠邁漢唐由茲披典陳謨作者與述者而並聖行見觀光揚烈武功與文德以交修將金芝華木常昭景命之符甘露白鳥來彰慶檢之瑞矣

奏疏八首

擬恭進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臣聞六經之旨同歸而四子之書爲要然四書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始於漢晉粹於唐而是正於宋歐陽修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龐明者也宋熙寧中憑藉一家之說創爲新義而聖人之學不彰及淳熙中大儒朱熹折衷諸子之言集爲傳注而聖人之學大著然自唐及宋文字餘多雖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奚暇省覽每欲撮綱舉要曲暢旁通

勒爲一書上塵乙夜之觀少效涓埃之報而臣等志慮短淺學術迂疎雖矻矻以窮年亦孜孜而莫就何幸於日講之餘親奉 綸音命將四書講義詳爲刊定今已刊完進呈者伏願以天縱之聰明繼聖人之大業將發揮於經術自廣益於 宸衷上紹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下分王伯義利之辨切磋琢磨而益篤於自修明善誠身而無殊於天道則臣等雖假手於編纂實觀成於論說豈獨愚臣今日之幸即萬世道統之幸也

擬陳情疏

題爲父病垂危可慮 君恩罔極難酬仰叩 睿慈俯允回籍以彰孝治以遂子情事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上親賜簡拔讀書中祕感激天恩捐糜莫報惟朝夕淬勵罔敢懈情以負 皇上造就養育至意乃忽於本月廿七日臣家人李勤報知臣父自六月冒暑得病兩月飲食不進形容骨立諸醫用藥不效舉家惶惑靡寧臣聞言驚怖旋啓父書展視書云我病危在旦夕兒歸相見何時倘見面無期惟永守移孝作忠之訓臣讀至此五內寸裂一慟仆地不起切念臣父今年七十六歲日薄西山奄奄氣息雖勉臣移孝以作忠臣豈忍慕祿而忘父況臣雖庸鷲而年未及壯是區區犬馬報主之心政自爲日甚長而臣父以衰年而遭重疾則事父之日甚短且臣父向蒙 世祖皇帝洞察冤抑特賜生還即

今草野垂盡之年皆永戴國恩再造之日若臣不激切陳情一旦親年莫待貽恨終天揆之 聖朝孝治之隆豈有如是之子而尚得謂之子即豈有如是之臣而尚得謂之臣邪雖查舊例六年方准給假省親但養親與親病不同定省與侍疾有別如臣父病勢危篤臣鄉距京四千餘里臣日夜飲泣政恐旦夕之莫保何暇計歲月之淺深臣自得信以來神思恍惚鬱結成痞每食必嘔每嘔必暈延醫診視咸謂病由思劇萬難藥石奏功伏乞 皇上矜憐愚誠聽臣微志庶獲星馳還里俾臣父子生得相見臣隕身有餘幸矣伏乞 睿鑒施行

請釐正學宮從祀位次疏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題爲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鑒定頒行併載入會典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無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源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闕里敕撰志書 特頒宸翰遍懸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 恩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明翔洽教化昌隆洵爲萬世一時臣以庸材僂膺異數簡用督學江南自視事以來奉宣 聖化振飭文風報稱之思每懷靡及凡至按試地方展謁學宮竊見各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盡一退而考之會典舊本定序亦多未安蓋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加詳訂

及至議定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凡所未協之處前人亦多議及但因未遇其時未得條陳釐正千秋有待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觀 皇上重道之主又逢 敕修會典之日誠宜及今釐正臣敢為 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丘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則躐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之上矣公羊高伏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十二則躐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張顏魯之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於東廡周儒穀梁赤之前西廡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十一

程頤先於東廡程顥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宋元不第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宋之朱熹亦不宜先於東廡汴宋之司馬光即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胡瑗此其舛錯甚明衆所共曉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中間雖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黜顏何改曾黜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商申黨改蘧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合敘兩廡東西遞遷而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躐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

亂失次不唯列之學宮先儒之靈既有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大典也此外尚有宋儒羅從彥李侗受學楊時承先啓後實為朱子之師明萬曆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既成之後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為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敘逐位遞遷而於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 題伏乞 皇上敕部詳加議覆恭請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十二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凡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畫一而 大典萬代光昭矣

請汰冒濫疏

題為謹陳查汰冒濫青衿名色請 敕定議永遠以清學政事竊惟 朝廷設立學校考取人材授以青衿優其禮數所以嘉賞懷才抱學之人而儲為異日師濟之用也猶恐其中或有學業荒疎與夫敗羣生事之輩於是三年則有歲考之法平日又有行檢之例所以束其身心稽其優劣法至密矣臣自受事以來宣揚 聖化申明教條設簿通行稽查嚴密按試所至又必畢集師

生面加戒訓閉戶藏修者加之優獎專行好事者即與
襁褓一時實在子衿咸已各知自愛躍冶之習可以漸
除惟有一等素無文學之人假借贊禮孔社各項名色
登戶籍則竟稱生員遇公事則居然衣頂然而姓名不
墨於學冊生世不知有考試護身之符可以長保終身
以是毫無忌憚任意橫行出入衙門包攬詞訟有司微
比則代應卯期鄉曲交關則動行武斷游手好事無所
不為敗類之徒多出於此臣祇奉 簡書振拔孤寒澄
汰汗賤按試所至考校之外特行嚴查以上各項冒濫
名色續據各屬呈報前來約略總計通省不下千人其
為地方之蠹而貽學校之羞者誠非淺小臣隨逐一嚴
行裁革以副澄清但恐後日奉行易於懈玩將來冒濫
依舊潛滋伏乞 皇上特賜 睿裁敕部確加定議嗣
後一應禮孔祠社各項凡係冒濫衣頂名色永行禁止
申飭凜遵仍通行直省一體查革為 朝廷重名器為
學校立隄防為地方除根芳澄清整飭所關於學政甚
鉅矣

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准
吏部咨開為補授學士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
日題三月初二日奉 旨李振裕陞補內閣學士兼禮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部侍郎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行咨為此合咨前去
煩為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
謝 恩訖伏念臣以一介書生才識短淺幸列清華之
選忝隨 侍從之班 皇上不以臣為庸陋 寵命頻
加始分校於禮闈繼進充於 日講至康熙二十三年
舉行鄉試之期重蒙 簡命陝西主考此真曠代之遭
逢已慶非常之榮幸者矣未幾而江浙二省督學奉
旨改用詞臣復蒙 特簡提督江南學政之任臣自惟
責重身輕朝兢夕惕雖視事將周兩載而作人未覩分
毫拔巖穴之孤寒尚多遺漏斥宮牆之冒濫莫副澄清
方憂報稱無階不意 新綸遽至臣拜 命之下濫膺
非分實切悚惶唯有竭力捐糜仰報 皇恩於萬一益
矢盟心夙夜庶酬 聖德之高深恭謝 天恩伏祈
睿鑒

殿工告成疏

題為恭報 殿工告成敷天同慶事我 皇上繼承大
業統御寰區盛德豐功超越前古深仁厚澤沾被羣生
聲教覃敷萬邦來享 太和殿為當陽正位薄海朝宗
之所觀瞻攸繫締造維虔 皇上命取材川蜀以資營
建復恐役民致擾特令停罷愛養物力體恤下情慎重
周詳遲之數載迨木石漸次輻輳 命所司擇吉鼎
新臣等遵 旨於康熙三十四年二月某日起工三十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古

六年某月某日完工自經始以至落成每當告祀神祇
欽遣大臣主祭班聯整肅衆志恪恭所以趨事赴功
莫不歡欣踴躍事易功倍大壯攸崇欽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宅中建極禮樂冠百王之制作網維垂百禩之
規模文治既隆武功益茂茲者 天威遠播沙漠永清
當羣臣稽首入賀之時正太和棟宇重光之日羣萬年
不拔之丕基啓億代無疆之縣曆行見嘉祥洊至瑞應
攸同陰陽協而風雨時神人和而景慶現重熙累洽長
治久安端拱 臨朝太平永奏臣等無任慶幸所有應
行慶賀典禮伏乞 皇上敕該部詳議施行其完工日
期理合題報爲此恭疏奏 聞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主

恤刑覆疏

題爲恤刑以廣至意事竊惟我 皇上綏乂寰區慎重
民命惟恐情罪不符無辜受累屢奉 聖諭申誡刑官
今年九卿會議秋審朝審人犯屢經 皇上詳酌情理
咸得其中乃 皇上猶刻刻以民命爲念於緩凌一項
慮其久繫獄中十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刑部監禁緩
凌人犯甚多今又添一年人犯愈致絲多秋審朝審時
亦甚冗劇若久禁囹圄則斃命者多既經緩凌總不致
死與其將伊等久禁囹圄俱應從寬免死各枷號三箇
月鞭一百列項發與黑龍江當差爾等會同九卿確議
具奏欽此臣等於二十七日遵 旨將此等人犯即行

釋獄一時歡聲匝地悔罪戴 恩在廷諸臣交頌我
皇上至神至明處置盡善臣等身爲刑官仰見 聖心
如此周詳敢不愈加惕勵竊思臣部司屬必盡得諳練
熟習之員庶克勉職事不負 皇上慎刑至意嗣後
臣部補授司官伏乞 皇上揀選擢用則被用人員感
荷 皇上揀用 聖恩實心盡職庶情罪相符而刑期
無刑矣

恭進先人遺集疏

奏爲恭進遺集懇祈 御覽事臣伏觀我 皇上 聖
學廣淵遠超千古 天文炳耀函蓋百家 宵旰之餘
必研精於墳典萬幾有暇恒遊藝於篇章而且造士程
才寸長必錄舊編往籍片善無遺臣竊念先臣某逮事
世祖章皇帝歷官兵部左侍郎平生淡泊無營性耽
吟詠臣母朱氏內則素嫻唱酬成帙雖下里之卮辭無
關典冊而先人之手澤未忍湮淪臣少本魯愚老懷鉛
槧稟父訓以修臣職何由窺 睿智之高深乘政暇而
啓書函未敢輟遺經之吟誦當此 聲教覃敷斯文蔚
起家願明揚於 盛代人思闡白於昌時而臣父永託
幽潛末由表著倘荷 九重垂鑒實爲奕世殊榮第尋
常尺寸之材恐難陳於 黼扆而 神聖包容之度知
不棄於菲葑臣父所著詩集十七卷臣母所著隨草二
卷合宜重加校訂手自繕寫目昏腕弱艱於楷書謹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原刻冒昧進 呈臣被 皇上錫類之雅化因希推及
舊臣沐 皇上優渥之深慈乃敢獻其家集云云

策問九首

甲子陝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帝王明良遇合以成泰交之象旨哉易肇之矣泰之
象辭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之間
上行下濟其天地之交歟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
物阜民寧萬方從欲然則自古聖主賢臣所為相與開
泰於先保泰於後者其何道而臻此歟唐虞三代都俞
咨命喜起賡颺以及為歲旱之霖雨為酒醴之麴蘖至
嘉謀嘉猷詢之於外則亦曰惟我后之德休哉何君臣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七

相得若斯之隆也其道可得而縷陳歟漢以後有講經
論治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
手詔給筆札天章閣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備顧問者
有平臺煖閣日賜召對賜章給饌者亦庶幾有合於古
泰交之誼否歟我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圖治 講幄
經筵與諸臣討論寒暑不輟每旦 御門內閣九卿
百執事以次啓奏皆得面陳可否詞臣記注彙筆以從
以至 西苑從遊 內廷宴賚大小臣工罔不咫尺
天顏躬承 溫霽唐虞都俞盛事洵再觀於今日矣且
諸逆蕩平海氛肆靖窮荒絕徼無弗承流向化泰運中
天更超越古今萬萬邇近日諸臣有恐 黼黻過勞請

做漢宣故事五日一聽政者 上諭致治之道務在精
勵始終勿宜有間大哉 王言謂非已治而益求其治
已安而益求其安也歟多士生逢景運拔茅彙征行有
日矣其有可以佐賡歌之盛而揚泰交之庥者盡昌言
之為異日拜獻之先資焉

問秦地山河四塞神皋奧區秦漢隋唐都焉京兆鴻翔
扶風非古所稱三輔歟至平涼固原畜牧滋繁鳳延
慶間士馬精勁志述之矣寧夏跨有賀蘭黃河之險榆
鎮北距河套非遙以至甘涼洮岷雜處番回風教殊矣
國家設兩重臣鎮撫其地畫疆而治稽周召分陝之
謨重韓范經西之寄殆今古一揆也然則遠邇風土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六

異宜古今政教之殊軌其詳固有可得而言者歟禹貢
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漢蕭何轉餉關中而軍用以饒勝
國時秦賦夏秋兩稅額二百萬而絲布之入不與焉後
邇宗祿邊防騷然繇費矣迨其季也流寇蹂躪垂數十
年是無關陝也我 朝蕩平寇氛肆靖方夏規模宏遠
迴軼漢唐近因三逆播亂延及西陲三秦之地困於轉
輸疲於戰鬪賴我 皇上威靈赫濯立見昇平屢降
德音以秦民困苦蠲賜田租軫恤倍厚德至渥也其在
今日欲使民生樂康疆宇寧謐尤以何者為亟務歟或
謂邊備不可弛興屯可足餉趙充國金城之略韓皓虞
續湟中之田諸葛武侯之兵民雜耕皆爾秦已事也其

道猶可做而行之否若夫涇畝有禾黍之謠六輔資溉
糞之利有通渭水於長安旁者有穿龍首於馮翊者其
遺跡尚可稽焉否歟抑泥古者未必通今而樂成者難
於慮始歟書云厚生正德又云既富方穀管子有云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又根本之論也然
則內地之民鼓鐘之舊也何道而漸摩仁義俾日臻於
豐鎬之隆邊邑之民烽燧之餘也何道而沐浴詩書俾
隱消其獷悍之習爾多士桑梓綢繆思之熟矣其悉陳
之母隱

問郡縣守令民之師帥量才而授官度德而定位故廉
恥殊路董仲舒言之切矣漢初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七

壻不得推擇爲吏宣帝時拜郡邑守相必親見問有名
實不相應必深知其所以然詎非民生重則牧民之吏
與之俱重歟然名實易遁上下勢懸何道而能鑒別之
不爽也魏晉州郡有大小中正唐制三銓以身言書判
第其高下宋行保任之法明臣楊士奇曰宣宗時令大
臣各舉所知一時藩臬得人爲盛於是州縣官許四品
以上及臺諫保舉豈非嚴之於既用之後不若慎之於
未用之前歟然法久則巧僞易滋而制更則趨向莫定
歷代章程或沿或革果孰得而孰失歟我國家以科
目取士從龍之胄亦得試州縣官以至明經之積累遷
除掾吏之保舉正印立賢無方誠百代不易之法矣比

因軍興而後銓法間有張弛議者因謂宜汰貲郎廣科
目令州縣官悉引見 殿陛躬行選擇斯固鄭重乎牧
民之選歟而或謂納粟授官佐公家之急一舉汰除則
無以昭大信今欲使流品不清任使得當其何道而可
至於藩臬時令會推監司大郡間出 睿裁蓋重察吏
之人以重大吏也督撫三年計典間歲舉劾非即唐虞
黜陟周官獎吏之遺意歟我 皇上加意循良近令廷
臣博舉廉能以備擢用行見風行雷動一唱而百隨矣
其間激揚清濁之權抑更有不測之用鼓舞以盡神者
而不拘乎循例舉刺之紛紛歟多士酌古證今必有說
以處此

白石山房集卷第十

三

問聲音之道通乎治忽禮記言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
爲宮周禮大司樂言天神可得而降地祇可得而出人
鬼可得而禮大哉樂乎秦漢相傳猶未有異論也迨東
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言人人殊歷魏晉齊隋唐五季
論者逾多而法逾不定爰及於宋和胡阮李范馬劉楊
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後儒折衷之其說安在夫樂有
求之器數者有求之聲音者有求之義理者可得而縷
陳歟六律六同器也三分損益數也清濁高下聲也正
變倍半音也本元聲和中氣協八風正三統義理也乃
或謂樂以聲音爲主而無取乎義理或謂樂以人和爲
主而不在乎聲音果孰得而孰失歟黃鍾九寸布管候

氣之法四聲二變空積忽微之差一陰一陽相生六陰
六陽相從之說手指畫可歷歷歟 皇上建中和之
極 郊 廟裡享靡不躬親一代樂章悉行釐正固已
集金聲玉振之大成臻鳳儀獸舞之盛軌矣諸生服古
有年豈無通微測渺如張蒼蔡邕其人者宋陳旉明鄭
世子載堉皆嘗爲樂書其優劣果何如歟若韓邦奇固
秦人也其著律呂直解及樂書已傳於世矣所云求中
聲而不由器數猶孟子謂不由信善而欲至於聖神而
楊繼盛序之曰直解尚未悉作用之實志樂則會於心
得之精可得而悉聞歟盍明晰以對

問安民之法莫如弭盜周禮有士師掌民之什伍使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主

相保有野廬氏掌國之道路使之相衛有脩閭氏禁兵
革馳騁者有司寤氏禁宵行夜遊者當是時其爲凡民
所慙而麗於司寇之刑者蓋寡所謂禁之於未然也後
世則以斬捕爲能矣漢經濟名臣往往以此立功名顯
當世如張敞上書自請治膠東則盜賊解散治長安則
枹鼓稀鳴趙廣漢之治潁川用鉅簡而奸黨散落李崇
之治兗州置村鼓而諸偷擒獲賈琮之治交趾招流移
誅渠帥而百姓以安龔遂之治渤海使賣劍買牛賣刀
買犢而四境以靖今其方略可得指陳歟或曰盜息而
民乃安則法在嚴保甲謹緝捕此果穀之吏能之或曰
民安而盜自息則政在課農桑移風俗此拊循之吏能

之然二說者自古未嘗偏廢今 國家張官置吏廣開
功名之路而失盜諱盜救過不給豈古今人才不相及
歟抑展布之塗鼓勵之術有或殊歟文以牧民武以詰
姦而牧者何以清盜源詰者何以銷盜萌意同城之罪
當少寬司牧必責成專而職司自勵歟 皇上仁育義
正獎廉懲貪以澄風化之原業有成緒意者良有司撫
綏和輯自當比屋可封而周禮遺法禁之未然者可一
一舉行之歟尚悉心以籌以備採擇

擬策問四首

問帝王肇興將欲網羅舊章損益百代其必由史乎夏
太史抱圖歸湯而景亳盛殷太史孔摯負籍入岐而鎬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主

洛興漢高入關蕭何首收圖籍唐武德初即令于志寧
等各主一代之史誠重之也諸家編纂其體不同劉知
幾謂史之流品約有六家尚書四家其體久廢後所祖
述惟左傳漢書而已夫義例已備於古古史事辭顯存
於載籍編纂纂緝似亦易爲力耳而自古難之者何與
我 國家御極百廢具舉惟明史尚鮮成書一再命官
旋復報罷於今日而議修晉金匱石室之藏尚未散失
也邸報日錄之屬尚可購求也第前代修史皆先有權
輿班固因史遷之五十卷范曄因班氏之二十八篇三
國五代之書皆就原本而損益之而明則自寶錄而外
無有也名家掌故之藏其有可訪求者與唐宋如政要

政典事略日曆之類臣僚迭行更改是非已有定論中外傳習而明則歷朝之校勘無間也官司章奏之牘其有可徵考者與至若建文之削其年景泰之去其號史錄之善否其可憑與交南用兵之得失與獻議禮之是非當時之議論其可據與吾學大事之紀見者能指其差謬況獻徵之徒取碑傳者與通紀從信之刺輯者半出於傳聞況野史之流爲訪訛者與劉勰謂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端則衆理可貫固作史之良法也亦有可指而述者與將欲居今稽古以存一代之憲章定千秋之勸戒諸士其悉所聞以著於篇

問古之治天下者任道後之治天下者任法然則道與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三

法固有二與唐虞傳道不過數語而考績黜陟敷奏明試之法尤爲兢兢三代之治其大端見於詩書而其纖悉委曲見於官禮政典司馬法諸書者類不勝紀分畫甚詳而維持甚密也上爲道揆下爲法守固百王不易者與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苦之聲者政明詔理也每拜刺史守相必親引問漢之刺史即今監司也漢之守相即今郡縣也所謂政明詔理者法也故西漢之治最爲近古班史所傳循吏與雜見諸書者不班班可考與東漢循吏十有三人而鳳集虎渡修爲異聞唐史傳循吏十有六人而鵠棠棣之碑舉孝經之義者疑爲虛譽其與綜核名實之效同與否與

我國家加意吏治一切禮樂刑政兵農錢穀皆有一定之法而尤以貪廉爲計吏第一義道揆法守釐然具矣何以治平之效未易槩見豈有治法無治人與抑或侈於異聞矜於虛譽而平平無奇者迄不能自表見與薦舉陞遷固古今屬世磨鈍之具也亦或爲未盡因有留任之例保舉之例其亦可行之無弊與近者訕訕屢見上下之分幾於蕩然豈有課吏之責者止在文告期會間而其他固有所不暇察與夫大法小廉所以明法所以明道也宋臣葉夢得於歷代紀綱法度固詳言之其利弊亦有可爲今日進者與諸士於經世之學籌之孰矣其條悉以對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四

問輿地之學有圖有書古之帝王所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者皆在乎此也禹貢之言九州尚矣其在周官莫詳於職方而孔安國以九丘爲九州之志謂孔子述職方乃除九丘然與否與漢興蕭何得秦圖書具知天下院塞戶口之數其後劉向略言地域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歷代之史皆循其法孰爲最優可得而聞與晉裴秀撰禹貢地域圖有分率以辨廣輪之度有準望以正彼此之體有道理以定所由之數有高下方邪迂直以校夷險之異而六者之中又以準望爲本亦有說歟唐賈耽李吉甫皆名相也並精於輿地之學耽撰四裔述武宗時點夏斯來貢賴此書考知其舊名

爲堅昆憲宗欲經略諸鎮而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實贊成之豈非禹貢職方之遺意尚有存焉者歟我皇上混一車書聲教四訖因敕儒臣開局纂修大清一統志亦既煌煌有成書矣而又命重加訂正其間辨疆域列山川紀道里標險塞述物產詳貢賦汰無稽之言黜不經之說務使鉅簡得宜有體有要軼近代以追漢唐而無失禹貢職方之指將何道而可諸士其悉陳無隱

問錢法之設意在利民不在富國也單穆公曰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圭

子權母而行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輕則由於錢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豈非輕重多少之間有以節宣而調劑之存乎其人而不惟法是任歟我國家泉府流通中外交利數十年於此矣頃乃惡錢稍出無亦私鑄之禁未嚴姦民射利者衆歟議者謂不惜銅不愛工則本質純全而輪郭美好私鑄不能混將不禁而自止非拔本塞源之論歟制錢四布彼此灌輸宜乎上下遠近無間也今或行於下而不行於上行於近而不行於遠得無銀七錢三之令尚未恪遵而山陬海澨之俗難於畫一歟夫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多士所夙聞也盍引伸其義而暢言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圭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一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題跋二十七首

恭紀 恩賜御書十首

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 御書天馬賦三百八字

賜臣振裕伏念臣至愚極陋獲侍講幄備位六卿仰見
我 皇上法天行健幾康時教致治之盛婉於隆古抑
且殫心文史怡情翰墨龍鸞飛動詣極入神爲從來所
未有昨歲曾蒙 諭命大學士臣張玉書及臣振裕隨
便作字進覽臣素拙臨池聞 命惶懼職事之暇每耽
玩元臣趙孟頫明臣董其昌二家字蹟尤愛其昌所臨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一

一

天馬賦恒苦摹本失真迄今五月少倣其筆意恭寫顏
延之赭白馬賦以進仰荷 聖恩親灑宸翰雖臨其
昌以規米芾而精采萬倍殆如二曜行天委照萬物之
上光氣所被寰區五雲臣得奉爲矩矱儼若躬承 指
畫喜溢望外慶流子孫永永無極謹命工裝池寶藏於
家復恭勒堅珉以彰 君賜以垂世守臣振裕不勝厚
幸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 皇上南巡閱河所至問民疾苦
自齊魯迄於吳越行慶施惠湛恩鴻龐虞周以來所僅
見 大駕五月還京師廷臣蹈德詠仁作爲詩歌頌颺
盛德臣振裕實掌邦禁在官言官特舉 皇上赦過

宥罪一事揚厲如天好生之仁以昭 聖治之萬一縷

寫冊子進呈隨於二十四日蒙 御書咸中有慶四大

字賜臣天章爛然輝映日月字體嚴重格力沉雄精理

內含神采外發非夫 天縱神授未易有此瓌璋奇麗

也臣捧跽拜受顧惟謏劣任事以來夙夜祇懼時恐隕

越廼荷我 皇上詔臣以德全民所受之中勉臣以祥

衍嘉師之慶敢不益加祇懼以副 聖懷臣嘗讀虞書

舜告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咸中之旨蓋本於

此故曰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曰咸庶中正而用中之極

至於天命在我福流子孫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又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則敬刑協中者臣子之職而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一

二

作命配天者一人之慶也我 皇上法堯舜欽恤之心

爲心四方既已從欲而猶 清問下民哀矜惻怛訓詞

深厚如此臣惟冀捐五過之疵輔三德之化俾太和之

氣洋溢宇宙間無疆之休萬世永賴寧獨臣一身一家

之私慶而已謹奉以懸諸家又勒之石以彰 聖天子

獎勵優渥之至意傳之子孫榮寵光耀永永無極

惟我 皇上天縱多能文思光被萬幾之暇發揮翰墨

超入神品冠絕古今羣臣瞻望 宸章隻字寸絨珍逾

拱璧何況淋漓卷軸 恩賚再三顧臣何人重蒙茲寵

康熙三十三年蒙 賜御書天馬賦三十八年又 賜

咸中有慶扁額一道三十九年夏六月 上御暢春苑

九卿連名上請求 賜御書臣振裕自念兩荷 恩施未敢更瀆 皇上不遺葑菲復蒙 欽賜御書唐人詩一大幅共六十二字 天章重疊寵渥踰涯揣分撫躬實出望外踴躍舞蹈萬倍常情庶幾乎臣子之至榮益以增閭里之光耀敬勒貞石永垂勿替云

欽惟我 皇上聖學高深卓踔萬古 宸章寶翰尤歷代帝王所不能及至鍾王虞褚輩僅堪承蓋扶輪皇哉唐哉天地昭而星辰列也 臣振裕濃被 恩施扁額橫幅掛幅三叨 寵賚榮感已極康熙四十一年四月皇上復允 御書堂額 頒賜閣臣及部院諸臣且命各擬堂名以進 臣先人原兵部左侍郎元鼎嘗顏樹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滋堂三字於里居私第臣錄奏陳乞即荷 俞允初六日 命近侍捧出賜 臣瞻仰之際伏觀 天章雲漢光燭九霄蛟龍炭纏鸞鳳軒翥鈎環珥抱嶽鎮山安拜渥自天感恩無地 臣謹裝潢 真蹟祕藏篋衍雕鏤填本煥耀棖題別令善手鈎臨刻諸琬碑傳之永久臣於是舉而歎我 皇上之盛德於斯為至也敕命惟幾日矣勤政而宮庭稍暇必先翰墨見依仁游藝之學焉太陽朗照體高穆清而仰承末光輒霑慶霽示章天作人之化焉情慙於晝接恩隆於下逮報無涓埃錫逾山岳如春風湛露及物而不自知垂 天聽之聰徇臣下之隱眾私畢呈 皇歡倍暢似家人父子一體而無膈膜煌

煌四善具茲鬱鬱三大字中矣猗歟盛哉抑臣因是而自警也古人云樹德莫如滋臣先人既取以名堂而臣今者又拜賜 奎藻奉為護訓則夫事 主之恪共居官之廉慎以勤涖事以寬敷教體 聖慈而惠百姓貽清節以安子孫用以稍復其生初之固有者敢不勉自砥礪植其根而培其本濡以澤而沃以膏哉臣奕世之至榮臣夙夜彌滋惕矣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召漢內閣九卿詹事翰林卿寺科道等官齊集 保和殿侍衛捧出 御書諭旨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所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畧刻少釋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茲在茲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看欽此隨傳 旨命大學士尚書都御史同侍衛將綾絹紙字幅分賜侍郎以下諸臣仍 命臣等祇候逾時 頒賜臣等各一大幅臣分得 御臨米芾書唐人盧渥壽星見五言排律一首 臣恭繹 諭旨仰見我 皇上允文允武超絕百王敬天勤民朝夕惕竄聰立極而常存所其無逸之衷久道化成而彌純慎終如始之學當寸陰之是惜更六藝之精研 大聖人之本末兼該而後先有序如此乎其永垂於萬年也而臣所得之 御書則詩中所賦時和政平荷秋成於率土甘露非煙叶一人萬壽之祥者正我 皇上受天

百福日升月恒風動時雍躋堂稱觥之象至於映九霄而垂銀漢則奎鉤焜耀慶光華之使觀焉臣自慙樸拙惟魯九年之間三叨宸翰一月之內兩荷龍章豈特身世之至榮實乃古今所未有慶遭逢之極盛感恩德以難名臣謹頓首稽首恭懸應事朝夕仰瞻竝勒琬琰永垂世寶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蒙恩賜臣御書金扇一柄文筠析縷香發海檀臣恪恭拜受訖然後啟函敬覽凡六十字前臨米芾所書李白清平調一闕後臨黃庭堅錄杜牧之山行截句一首筆墨所到驚騫鳳翥天工神化不可思議臣瞻誦之下感激有加伏惟我皇上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以天縱之資聖神文武之略萬幾餘暇馳驟翰墨淋漓揮灑由擘窠大字以及硬黃小楷頒賜臣工至愚陋如臣一年之中蒙賜扁額賜綾書聖恩稠疊滋渥且深今又珍賜御筵朗月內吐重規外圓禁闥奉持馨香在握日以導揚仁風匪敢出入懷袖臣聞扇之爲制也以方爲體以圓爲用戢之則藏奮之斯舉磨斯賜者將以動靜有則卷舒自如豈止麗日垂蔭薰澤沐采而已哉謹藏臣家俾世世子孫永守弗替矣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月在嘉平辰逢小歲家家餞臘椒酒頻斟處處迎年桃符欲換閣中帖子侍臣競進新詞春日題門甲第爭標吉語何意初開內宴俯

念禁近臣工曲沛殊恩恍若家人父子光飛毫楮

親灑迴鸞舞鳳之法書色煥軒極況出夏玉撝金之

聖製臣荷蒙異數既拜舞以慶恩光恭繹天章願

束修以遵典訓洗心藏密道貴存存祛妄閑邪仁期

勉勉普天同慶生成戴雨露之恩觸境皆通飛躍見鳶

魚之性敬懸應事張鳳藻之焜煌瞻對堂中覲龍

光於咫尺鐫成琬琰體備銀書繡以虬龍文開玉篆用

傳奕世佩聖誨於二十四字之中恭紀天恩燭榮

光於百千萬年之遠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書賜御製

南苑晚雪詩幅欽惟我皇上裁成雅頌倡正始之隆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音驅策鍾張振凌雲之健筆詞翰雙美秘殿常以怡

神喜起一逢睿藻因之示寵榜題玉宇頻年屢荷

殊恩墨溢珠光此日更叨優賜乃春帖兩行擘窠一

字既隨台輔以均頒而錦箋巨幅瑞雪新篇特顧微臣

而加賚百寮慶非常之寵一身愧獨被之榮而載詠詩

辭深維旨趣觀此瓊田瑤圃潤宿夢以欣然快茲玉

葉冰花應勾芒而咸若無非留心歲計動即軫念農占

豈僅吟風詠雪之清詞驟墨馳毫之佳興而已哉臣淺

陋窺天歡呼擊壤碧綃寵護榮光上燭於層霄寶

流傳盛事遠彰於萬葉

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初二日蒙恩賜御書大福字臣

聞封人頌帝祝願惟三箕子來朝錫嘯有五自昔無疆
之慶必歸有道之符恭遇我 皇上受天多祜長發其
祥保泰凝庥昌期正屆重熙累洽景運方隆當太平全
盛之年值文明大啟之會歲紀甲申時逢蜡臘 親揮
福字分 賜近臣凡拜 宸章咸沾寵渥臣忝列容臺
謬陪 講幄乃在首春之二日更邀 御筆於九天耀
手紅雲驚心墨寶展張體勢龍驤虎振之奇煥發精神
旭日彤霞之燦百朋之錫用作禎符一字之榮逾於華
衮此即玉名延喜未便稱珍珠號上清猶難言寶總由
我 皇上合萬方之純嘏畢萃 一人復以 五位之
繁禧用頌首祚願臣何幸叨此 殊恩奚綵勝之足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豈金花之炫麗 丹墀捧出素壁高懸連鑣接軫延宸
采以聚觀踵武差肩率子孫而羅拜全家拊舞人人慶
嘉祉之自 天什襲珍藏世世戴寵光於無極矣
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七日蒙 恩自 行在頒賜泥
金扇一握上書 御製春畫五言律詩其一面繪畫花
鳥露垂泉湧鵲顧雲迴臣跪捧拜觀忻躍萬倍伏念臣
仍歲以來叨榮荷寵稠疊焜煌固已縉緹珍秘寶示子
孫永永無極今者 皇上迎涼行幄臣心飛越引領瞻
依方慮炎歊之未盡遙祈 寢膳之常調乃 翠華所
臨隆曦斯却山莊朝暇墨浪怡情帳殿候佳筆花散彩
睹 宸翰之精妍知 皇心之悅豫復蒙 俯念微臣

遙頒珍筵臣振裕承 玉座之仁風展金波之朗月動
搖非敢吟玩猶能如置身鶯語花陰之際頓令素壁晨
涼若正襟惠風遲日之中足使虛堂晝永 聖慈曲被
臣則何堪寵渥彌深報難為稱念羣下之分勤庶績惟
矢寸地以飲冰仰 一人之念及萬邦願共普天而蠲
暑

恭跋馬大司農所賜 御書後二首

皇上御極以來握乾紐運坤維廣輪布和中外食德鯨
宮展市咸歸禹服邊庭塞漠共入虞絃希古罕有于斯
為盛而又下屢蠲之 詔渥澤湛澍期於益下永以寧
邦 咨重臣典司要會戶部尚書臣馬齊爰受職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八

上曰量入為出則惟汝能足用善物則惟汝克以會五
地汝往以辨九等汝欽任綦重哉臣齊才且賢經緯條
理久而益效 上善之歲己卯 上書賜九賦惟均四
字伏稽夫葭管候至以秬黍穀累而差之生鈞石量衡
所謂承天之道治物之情酌劑盈縮協乎陰陽而體國
經野莫大乎此也臣齊衣被 天語平均出內受天下
質成歲其有念茲在茲惟朝夕茲用敷之卷軸永言藏
之敬 君賜也班聯百職仰觀 龍文商乎皇乎重
帝之眷寵而美臣齊之休績胥在乎是臣振裕謬膺秋
曹伏瞻 宸翰義該官禮光昭雲漢四方之福百度之
貞經國之典要臣家之世寶也謹拜手稽首而識其後

歲已卯冬十一月武英殿大學士仍管戶部尚書事臣
馬齊 上賜御書休容二字 宸翰輝煌燭天耀地明
良嘉懋堂陞穆如漢臣陸賈言天下安注意相其謂此
與夫以 皇上聰明天縱舉賢任能充兩大覆載之心
極千古帝王之量恩澤及天下決萬物而又以休容之
意 錫命相臣臣竊嘗伏思其義容受也猶器然小以
成小大以成大夫杯罍之屬凡百彛勺之屬凡百豆登
之屬凡百載醴盛棗各能有受而納諸深滕鉅篋中如
無有又如舟然舟之為物虛其中以待之百朋之直萬
鈞之重無不咸載而舳舻師權人亦忘其所以濟者容之
義大矣哉方今 堯天舜日之中海晏河清之日敘百
揆而百揆敘釐庶職而庶職釐甸服昭泰荒憬清平臣
齊欣然拜 賜慶阜變之遭逢彈伊周之德心以仰答
我 皇上而休休有容之度且將鼓舞羣僚特揚 盛
治夏瑚商璉上薦 廟堂怪石鉛松並收貢府示共濟
之義以遊泰運則 皇上獎錫臣齊之至意其即教天
下萬世之為相臣者乎臣齊命工摹勒懸之官第以
御書修為卷軸而傳之永永誌 君德也臣 馬齊備員
地官與臣齊實共理部事仰瞻之下不勝欣忭拜舞而
跋於後云

跋孫肖武詩

肖武孫子以曠代逸才發為吟詠類多沈鬱磊砢之氣

蓋烈性男子也讀過小園詩十首又何冲夸婉秀蘊藉
多風如是行將授梓以公同好特是小園僅一笏地不
敢與何氏山林較而肖武十詩洵足與杜陵頡頏千古
俾讀者從詩中想像吾園不知如何廣遠幽蒨則亦吾
園之幸也夫

書倪樾公詩後

龍眠何多才耶諸子去而倪子樾公後至余以世好締
新交小園握手歡若平生夜飲池亭覺風露霑人衣裊
對月興懷粵遊諸子爰和孫八肖武詩得意疾書不終
宵而就曉起見示讀之輒歎敏妙絕倫不減三又七步
他日嶺南返棹諸子聯翩餽詠有杜工部重過何氏山

白石山房集卷三

十

林軼事在焉餘音嫋嫋以續成一段佳話不能無厚望
云

跋孫臥公遊西山詩

山水可以恣遊興往往於詠歌見之惟善遊者能詩抑
惟善詩者乃能不負佳山水孫子臥公固善遊而善詩
香城翠巖足跡所到聲韻琅琅西山面目恍如活現而
奇想幽思更曲曲引人入勝余嘗謂詩之性情適與山
水性情有微會解此者方許讀臥公之詩

跋王青蓮雪蕉堂詩

王子青蓮負性忼爽有奇氣而與當世賢豪交甚歡始
終不渝其志所過名山大川極吟眺之興一唱三歎風

渢乎殆以江左之風韻寫其燕趙之悲歌者耶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諸大國莫不拱服此坡公之頌魯直詩也今吾讀雪蕉諸什悅焉遇之

歐陽文忠公集書後

嘗讀歐陽文忠記韓文舊本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嗟乎今人靡不知重韓公羨慕為不可及嗟乎使當時無歐陽則昌黎之文幾何不湮沒而弗傳也哉歐公去今六百有餘歲矣予幸生公之鄉自少喜讀公文章想慕其為人長而躡屣瀧岡之上讀崇公碑低徊不能去予不敏席先人餘業家有藏書又幸時際昇平天子日進文學侍從之臣討究儒術以興典憲一時名公鉅卿起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一

而倡為古文大家之學天下翕然從之則公之與韓固海內學士大夫之質的也且公集之在今非若韓集之在宋其愛而讀讀而願學焉者多矣而其集又完好非若韓之脫落無次第而吾鄉曾旅菴獨毅然以校刊為己任者何歟旅菴曰予耄矣所以矻矻為此者非追時好為之蓋有感於子之先公重刻文山全集之意而欲並垂斯集於天下俾知吾古為古今正學之宗也子抑見夫今日藏書之富乎方明季時其委棄灰燼於兵卒奴隸人之手者不知凡幾賴文忠公之靈版燬而存其書幸不舉全集而胥盡也今天下不見兵革二十年矣顧予類老乘國家之閒暇殫力三年而全書告成予之

志其畢矣乎嗟乎先生之志若此吾於是竊有慨焉當有宋之盛時以文章名家者尚多其人即讀昌黎之文好而為之者又不知其幾輩而歐公獨與昌黎齊名傳後世蓋由歐公專銳篤嗜於三十年間取韓之藏集補綴之校定之聞人有善本必改而正之不足又從而重增之夫歐陽公正學大業其生平出處名實之間粹然一歸於道其發為文章無不根柢六經淵源先聖足以取法於天下後世乃猶拳拳於昌黎以為始基在是然則天下後世讀公之文想慕其為人而有願學之志者可勿效公之於昌黎以隆重其集而則倣其人文以齊名於天壤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二

題趙鐵源粵遊草

此鐵源中允使學草也詩凡若干首汪蛟門舍人取而序之開版以廣其傳予相遇邗上得盡讀鐵源之詩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而擊節蛟門之文字直逼古人為不可幾及殊足自壯第回首戎馬生郊旌旗拂日子時臥病故里鐵源過存相慰藉三日月夕不忍去孰意日南景物盡入簡編文選風流歡同讌賞有如今日者乎興懷曠昔感慨係之矣

玉堂雙豔跋

原夫紅綃紅線相偶成仙桃葉桃根自來作侶形容獨絕人與櫻柳同妍究轉雙眸名入燕鶯之隊開小憐之

畫閣對大捨之妝樓美絕人寰大都不再緣從天上或
者相兼然而秀奪閨中未必風清林下嬌藏金屋不過
膏沐爭容價重玉臺詎有縹緗競賞琅玕百尺管夫人
之風味杳然卷帙一牀李清照之才思邈矣爾乃兩美
相悅四品兼工三五輕盈明明如月百千婉孌嚶嚶彼
星妝成則鴉鬢疑雲身輕而蟬衫似水青山學嫵影隨
遠黛齊飛紅雪微歌聲與落花俱下局名雙陸對算牙
籌絃是十三和調玉柱留雲入夢雙飛蛺蝶之魂翦髮
爲絲互結鴛鴦之語固已聲高一笑名重兩鬢顧寶釧
金鈿佳人難得而筆牀硯韻事轉多借纖錦之工兼
裁麗藻分畫眉之黛別寫丹青枯木寒鴉潑墨居然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趣崩雲垂露簪花不禁增嬌夏綠春紅生綃收拾曉風
殘月湘管拈來纖手循環繡帷披對譬之百花不同色
皆感於情好鳥各爲聲總悅乎耳霜毫分染寶軸同裝
此誠謝太傅閨門之秀豈若郭令公聲伎是娛而已哉

題錢中丞冊後

婁江錢子方來彙其祖中丞公手書爲一冊攜以示子
請跋其後中丞公文章行誼卓絕一時而書法不甚傳
今觀其體格深得古法真所謂精能之至反造疎淡者
夫士大夫家簪纓札柬不一傳而子孫失守者往往而
有錢子獨能留其手澤一字之遺必蒐而輯之昔晉范
喬見祖遺硯泣然流涕後卒以名顯若錢子者吾知能

世其家矣因題而歸之

先司馬手書書後

此先司馬與褚明府手書也明府之去予邑踰二十年
其流風善政噴噴猶在人口今夏明府之子大復以明
經貢於大庭相遇京師因出先司馬手書示予踴而觀
之紙墨完好如新予泣然久之明經俾予書數語付於
後曰此父命也詢之明府春秋八十七矣健飯健步且
耳目聰明燈前尚能作細字孫多而賢聚五世於一堂
真人生完福哉語云積厚者流光褚氏之後必有顯者
則先司馬之手澤亦與其世世子孫相傳勿替也夫

希賢錄書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古

右希賢錄十卷吾師柏鄉夫子致政後所手輯也其分
門有爲學敦倫致治教家涉世之五端爲之綱每類之
中又各列五端爲其目自三代以迄國朝見之經傳
子史以及語錄文集凡有關身心家國者無不採擇蒐
討嘉言懿行條分縷析聖賢躬行實學可謂大備而猶
不敢自信唯稱引濂溪希賢之旨而竊比於晦翁小學
之意噫何其盛德大業而善下若此也夫子蚤年登第
歟歷中朝出其所學以輔翊聖明啓沃左右者垂三
十年勲業在朝廷膏澤徧草野迨功成身退雍容平
泉綠野之間又十餘年矣假令東山絲竹藉以娛其景
光陶其性靈誰曰不宜而端居一室毅然以名教爲己

任凡聖賢儒先之異同離合無不探其本源披其精奧
凡一舉一動必求協於中正之則而又輯之成書以爲
後學矜式是非古之所謂大臣而大賢者歟自正教衰
熄異學爭鳴一時講堂偏地皆挾其空疎無據之中以
頓悟爲津梁以冥觀爲的諉若語以躬行實踐之道皆
鄙爲迂闊而不屑爲聖賢修己治人窮理盡性之精義
或幾乎息矣夫子此書一出則居官蒞政有體有要可
以致 君而澤民焉士庶人讀之言必中規行必中矩
家庭稱令子鄉黨稱善人焉即以之希聖希天亦分內
事耳寧僅希賢云爾哉

積粟惠民錄書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古者水旱之災常先事而爲之備王制冢宰於歲杪制
國用取五穀所入四分之一爲儲積而後以其餘供軍
國之費蓋以蓄之於豐歲而使民無病於饑荒而月令
孟春則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則養幼少存諸孤季
春則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上之所以惠其下
者如此至於周禮司徒之職使民五族相救五黨相賙
而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又有曰主以利得民曰友
以任得民者則其貴家大族鄉田同井財有餘於己而
力足以贍他人於是閭閻書其任恤者比之孝友睦婣
以爲六行其下之所以惠其族黨者又如此故其時常
無廩札饑饉之虞而有樂生興事之安三代以下人主

率補救於一時所以加惠黎庶之法一切盡廢而豪俠
慷慨之士以其身爲宗族鄉黨重輕好善樂施無倦容
吝色者載於史書不少驟見然則民有疾痛將誰拯之
我 皇上仁愛周浹平時常申飭郡縣積粟貯倉爲豫
備計比者秦晉歲稔復發帑金遣大臣賑濟民既咸被
厥德猶且夙夜憂勞咨訪臣工爲萬世長久之策視前
代補救一時者度越萬萬吾師冢宰澤州陳公實佐
天子宣布德意每廷臣集議振裕隨冢宰公後親見公
蒿目深思議論侃侃裨益民生者甚衆人皆知公仰承
聖主訃謀而不知其得於家庭之濡染者深也蓋公
伯父侍御公於明季荒亂時積穀固壘以保扞鄉里公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父贈光祿公實左右之鄉人賴以全者不可勝數其後
事定光祿公每歲節縮衣食貯其贏餘以備水旱凡數
十年於茲矣康熙二十七年澤州饑盡發以貸貧民明
歲有年人爭來償光祿公悉焚券已責州人戴德相與
請於有司上其事以表厥里光祿公固辭乃止振裕觀
史氏所載田疇之入徐無也百姓歸者五千餘家郝鑒
之在澤山也鄉里相依者亦千餘家高允散財竭產以
贍流移李士謙散穀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張進之
散財救贍鄉里貧罄不悔全活甚多此數君子者皆望
重當時風高後世光祿公固可與後先輝映而其有勞
不伐退然若未嘗爲其事者則尤不可及也夫上有薄

征弛力之君而下有賑窮恤貧之俗則睦婣任恤者徧於天下返之大道爲公之世無難焉今 天子仁恩所暨既已周浹無遺而有以得王制月令之深意而其下適有好善樂施如光祿公者爲之保息閭閻醇厚本俗周禮所稱相救相賙以利以任得民者於是乎在其所繫甚大而閭胥所書尤爲相合而光祿公固却而不居也詩有之無言不驕無德不報鄭子皮宋子罕饒國人粟君子知其有後司城氏貸而不書其啓後也尤遠光祿公之蓄而未洩者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宜冢宰公光大其業而推前人未旣之澤於天下其子孫之趾美而受祿者方未有艾也振裕從冢宰公遊日久因讀積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惠民錄而樂得頌颺其盛云

書家文襄行述後

兵農禮樂刑罰教化之事皆天下之大計雖以古之聖人專其一至於終身不遷乃能無愧乎其所以有利於天下後世率無專官而猝然任事之人又乏殊尤絕迹之材與精苦之志故每不能操其事之始終而收確然可舉之效今夫明農敦教制禮而作樂爲之不善易於無功而天下或不厚被其毒若刑與兵生民之命封疆之故死生判於俄頃安危係乎呼吸亦可非其人而漫然嘗試之者與武定相國文襄李公身更中外四十餘年攷其所任大半皆兵刑官是故爲中丞爲銓貳爲冢

宰爲執政未久而爲司李爲秋曹郎爲直指使者爲閩越制府爲大司馬歷年多蓋吾於是而知天之以數十年大獄大師責於公者切而公功名益乃出矣嘗聞辛丑歲公衣繡衣按行山右未期年朝議遽令回京公甫得命即將案牘促送他署吏或有請檢校者公曰吾之檢校久矣卒不覆閱甲寅閩藩謀逆全浙煽動公方總制兩省武臣倉卒貿亂公屹然坐鎮惟以駐兵衢州爲亟帥不滿四千之兵當賊數十萬衆扼其吭而拊其喉乃以成功嗚呼天下之不厭鄭重反覆者莫如刑當較量彼我明於多寡之數策萬全者莫如兵而公之不允吏請也似乎以輕重出入惟其意所獨是而無哀憐惻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八

恒不得已之心其駐兵衢州也又似以人國爲僥倖譬江河之水勢將潰決四出無能多其關塞僅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者然且無濫刑無償兵而功名見於天下蓋非獨殊絕之材亦其精苦之志有以操其事之終始而確然收其效也世之儒生俗吏各相譏刺夫俗吏貪庸羅網誠難與深論天下大計而儒生多虛少實拘牽萬狀首尾衡淩不幸而任農桑教化禮樂之事常矻矻孜孜畢世而其事不立又不幸而典大獄督大師則生民之命封疆之故俄頃呼吸之間謬戾其死生惴惴焉莫必其安危者何可勝道意本無他而學不足用嗚呼此公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夫

恭跋查諭德所賜 御書嘉瑞堂扁額後

采香草者必尋其根挹醴泉者必泝其源物之美者不忘所自也聲山宮諭金清玉粟韞於中而宣於外詩文翰墨之美海內人士仰之如景星慶雲而壹不知其自石丈先生教之也先生鍾扶輿清淑之氣學邃而德邵涵光發影非外間所得窺其底蘊一發露于製作菁華麟炳書法尤工跡其生平所儲蓄謂當翔翔霄漢之間而卒晦跡無所遇顧不得以不遇故減先生稱望而乃今於宮諭振發而光大之宮諭日侍 黼座受知最深受恩亦最渥其爲香草也醴泉也 皇上知之亦夫人而知之也其爲香草之有根而醴泉之有源也人或不知之而 皇上之知之也則固已久矣歲癸未二月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一

元

皇上駐蹕武林 詔宮諭歸省先墓 御書嘉瑞堂祠額以賜 面諭曰懸爾先祠俾爾子孫世昌世熾蓋皇上以得賢臣爲瑞而又推本其先人以不忘所自且永其傳於後美哉宮諭 君臣父子之際真可油然而生忠孝之心而使同官於朝者莫不鼓舞而興起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宮諭得此以告之石丈先生將上棟下宇而懸 御書于其中必有光榮之氣浮動松楸而燭於天表吾知宮諭父子既薪爲人瑞而子孫世食舊德如 皇上所嘉許則此三字之賜其即查氏之上瑞也夫

查石丈臨黃庭經跋

海寧查石丈隱君今宮諭聲山之尊甫也隱君所臨黃庭經墨本宮諭寶護甚於拱壁將刻石以廣其傳而屬余題識余觀隱君書格道美天然風骨於右軍之蹟得骨得髓能以神似不以形似也聲山宮諭文章筆翰受天子特達之知久在 禁掖每 宸翰揮灑宮諭侍側獲親 神運心摹手追而筆法益工乃今觀此卷愈知宮諭之書其胎性所自來如士季之範元常子敬之稟逸少 染於家學者非朝夕矣又宮諭語余此卷邂逅出於非意知其孝思所感輒有冥契因憶余先人亦嘗得兩世告身於華亭董宗伯家摹勒上石以傳子孫亦猶宮諭之志也因援筆而記之

白石山房集卷三十一

三

題王瑁湖學士小影

視其居則翛然獨坐類山澤之癯鑒其貌則魁梧長者實廟堂之器露頂灑清風洗心觀易義九峰縹緲時供其臥遊三泖淪漣微形其鄉思一編聊自娛它物無所嗜問何以徘徊而不去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一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二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雜著二十六首

主靜立人極論館課

聖人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克全三才之道者惟靜而已何則靜者太極之初體而受中以來天地所賦於人之理也惟有以不失其初而於天地所賦之理洗心退藏使各得其本然而不爲物誘不爲欲侵則人生而靜之功是即參天兩地之本而聖人之所謂全體太極者胥在是也旨哉濂溪之作太極圖說而一以主靜爲要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試論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一

之夫太極本無極者也剖而爲兩儀乾坤生焉其象坤者陰體也純乎靜者也其象乾者陽體也動而仍未離乎靜者也惟靜者靜而動者仍未離乎靜是以立天之道而建極於上立地之道而建極於下遂以互萬古而不敝若夫人秉天地五常之理以成位乎天地之間者亦猶是天地之理也自夫視聽言動之各有所引而吾心之淡定者不能不動於五官之紛紜愛惡攻取之互有所制而吾心之虛明者不能不動於勢利之華靡且也憧憧於往來之交攘攘於云爲之際而吾心之寧謐者始或因物而移既且泥物而滯其於人生而靜者乃大相遠矣又安望其立人之道而與天地爲始終乎惟

聖人稟天地淑清之氣而一私不萌既有以全至靜之體而其行之也中則凡偏倚之見不得擾其神明矣處之也正則凡頗側之私不能紛其志慮矣其發之也仁而裁之也義則凡虛偽意見之繇不得撓其主宰矣一動一靜又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損則聖人全體寂然靜固靜也而感而遂通不待意計動亦靜也惟靜則志專志專而確然隤然者不外此易簡之理靜則氣清氣清而下濟上行者不外此貞一之用由是合之天地爲三極者立之一已不即爲人極也哉雖然聖人要非却動而爲靜也聖人周通宇宙酬應事物無所不至而此心冲穆一無所擾譬諸天焉一日一周運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無息而太虛之體自若蓋惟靜故能動亦惟動而無失其靜此聖人主靜之學也若夫却動以求靜寂守其心於無用之地是告子之強制老子之無爲而已又豈聖人之所尚哉要之主靜所以立極而存誠尤至靜之本蓋誠則不雜不雜則不紛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夫天之不已文之純皆誠也而曰於穆曰不顯則靜之至矣是誠者所以爲靜之理而學者所當返觀者也至於誠則逾靜靜則更無不誠二者交養互發學之自然而致者也周子之說其亦發明其所得力而得千古聖人傳心之要道者與

樂章議

帝王功成樂作以格天祖洽神人甚鉅典也我皇上
文德誕敷武功赫濯極曠古未有之勲非漢唐以下可
比則今日欲揄揚盛事以尊天敬祖昭示臣民垂之
於聖子神孫使知王業之艱難而彰戡定之弘烈樂
章誠不可以不議也左副都御史余國柱具題奉旨
饗祀樂章關係大典禮部翰林院會同詳議具奏者竊
惟古之言樂者有樂聲焉有樂舞焉有樂器焉有樂律
焉然舜之命夔則必以詩言志爲首明乎樂章爲之體
所以發舒性情而贊揚功德八音依此而成聲六律和
此而成調羽簫干戚象此而成容也然樂章之在今日
蓋有不可與古例論者且以郊廟言之天地分祭昭穆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異廟是故冬至祀天於圜丘而舞雲門夏至祭地於方
澤而舞咸池所舞之樂既殊則所歌之章亦別周禮之
文可見也宗廟則自太祖而降各有篇什如思文所
以頌后稷也天作高山美太王文王則有清廟武王則
有執競周頌之辭可推也自漢以來郊社分合之議紛
紛莫浚而宗廟樂爲同堂異室之制然則所謂樂章者
不過於降獻望徹之間致其格享之意而已固不能於
列祖之豐功駿業而一一揚厲之非樂章之缺禮制
使然也夫以我太祖太宗世祖肇基創業之盛而其
播之篇章被之金石者特以限於同堂之祭既未能一
一極其形容今若述皇上之功德以備歌奏而列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祖猶闕焉似非皇上所以明裡致孝格於祖考之
盛心也愚意謂郊廟之章可且無改即改之亦當推本
於天地之佑祖宗之烈以及於皇上今日之功德
庶幾天子有善歸之於天天子有善歸之於親之意若
夫燕饗則今日未聞所謂樂章也燕之時或有舞而無
歌朝會之時亦無堂上之歌而但有堂下之奏而且舞
人樂器並取辨教坊而不隸於太常其爲闕典明甚今
若俯徇言者之請則當以皇上巍巍之勲播以儒臣
洋洋之雅述武功之競則如六月采芑之篇勞使臣之
勤則如皇華四牡之什敵愾獻俘有形弓之既交歡錫
宴有湛露之恩天保之頌而有規車攻之美而致戒各
以其類編成雅製然後歸之太常協律之司勿使混於
俗部淫哇之奏用之朝會焉用之燕饗焉則上下之情
通朝廷之體正亦庶幾於雅頌得所而革近今沿襲
之訛豈不休與竊惟禮樂之興必待其時禮樂之備必
極其制今天子建中和之極適當功成作樂之會其
時可謂得矣似當博求音律之士參稽器數之詳協歌
舞之節蓋聲容之盛尤不獨樂章之改是亟也謹議

徵江左諸生會課詩古文檄

蓋聞華鐘在簾必待叩而始鳴明鏡出匣不憚疲於屢
照士林搗藻畫圖集西邸之良鄰下蜚聲笳吹盛南皮
之會芳塵斯扇高軌相尋況乎星紀分躔江湖襟帶龍

淵之氣常自徹於斗牛竹箭之材固已優於篠簜崑岡
擢秀人號機雲谷水澄瀾族稱虞魏文成即鳳何勞揚
子之吞筆自生花不假江郎之夢而乃懷奇莫試有蘊
未宣是猶登縣圖而賞心徒誇片玉望鄧林而却步僅
折一枝豈曰知音能無遺憾方今 聖神御極雲漢爲
章中机皆銘上溯軒丘之道鑑盤有戒遠宗錫邑之謨
聞鳳翔而矢音非止柏梁之高詠遇河清而受頌寧須
瓠子之悲歌於是七聖從遊歷具茨與襄野百工相和
宛雲爛而星陳使者濫廁銀臺謬持焚蠹頭坳際曾
親 光華雁齒階前時聞 警欬頃來視學願切敷文
鍾記室三品之評差能領要摯仲治流別之論竊有微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長茲逢西顛司辰抑且青腰戒節登山臨水雖無宋玉
之悲泉涌菊芳豈乏安仁之興應袖祕思用騁妍辭凡
爾白袷諸郎青箱後裔攜綵毫而戾止齋油素而貴然
斯固游心錦市悵五色之紛披傾耳鈞天欣八音之繅
會者也至若鴻飛遠渚嘹唳清霜豹隱空山迷離醴霧
偃息乎天隨之宅逍遙乎角里之鄉狎鷗鳥以同羣畏
州府而屏迹介推之棲遲縣上焉用言文其身許由之
肥遯箕山何必名賓乎實然而芳菲羅列採香者不遺
幽徑之蘭金石鏗鉤制律者必取窮荒之竹知希我貴
室邇人遐儻其白駒出谷不妨嘉客相依初非丹詔臨
門詎致山靈遺詔使者單車虛左不逮信陵之迎一榻

孤懸敢忘徐孺之禮心乎愛矣跂予望之於戲老成凋
謝幸碩果之猶存後進弘長更朝華之始秀江山神王
代有傳人文獻風遙誰爲接武所貴同心砥礪雅志觀
摩俾晚出而愈奇庶斯靈之不泯使者優游校藝視燭
跋而恒多指顧成章聽鉢聲而未絕方當第其甲乙襲
以縹緗騰紙價於洛都懸購金於秦市始知村名內史
無非閭風積玉之區洞有龍威即是宛委藏書之穴曷
勝延佇惟冀來儀

名劉式先子燧說

西園劉慶拜吾甥也丁卯十二月其子式先舉一子慶
拜來澄江請名於予憶昔慶拜得式先名之曰若杖先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君子實字之且爲之說曾幾何時而式先又抱子矣椒
聊遠條保世亢宗可知也予喜不自勝遂不辭而名之
曰燧按內則子事父母左佩金燧右佩木燧所以利用
也周官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以供祭祀之明盥明燭此即所謂金燧司燧四時變國
火以救時疾此即所謂木燧論語云鑽燧改火是也燧
之時義大矣哉知吾命名之意而措之於行事可以事
父母可以薦鬼神可以變陰陽五世其昌自司成公以
下神靈不大慰乎慶拜告歸予爲志其說如此俟燧稍
長知書當揭以示之

張篋山先生誄

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世貪外榮公耽內視不貳不欺始終仁義精誠悟主正笏垂紳文章理學規矩天民巍巍正學寒塞良臣遐迹窮巖手關絕壑荷鋤著書不爲世縛三聘就徵峻骨稜稜天語諄復臣病未能嗚呼先生命止斯邪斯文之喪吾道之嗟直聲在朝清標映骨志完瑩中爭光日月公今歸窆文山之鄉耿耿大節山高水長維予小子有志研討不揣憚愚從公學道追隨禁近適遭親喪公撫予慟有淚浪浪接丁大故手製誄辭哀哀父母公同我悲公勤補衮名震巖廊天子曰直孰謂公狂既蹶再起一人知之予送公行南浦之濱伏疴聞訃別始及期櫬歸里門予赴闕下哭未憑棺送未及野感公知己學道無成追憶訓言聲淚俱傾臨風寄奠抒寫生平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增訂谷村幹譜凡例

一譜以聚渙合離故從一宗而分爲數系數十系數百系合而譜之則曰合譜其分之而殊方異省支餘丁衆勢有難合而各自爲譜則曰支譜若吾谷村譜以爲合則遠有豫之光州楚之京山粵之高州近有饒之餘干本郡之永新其麗不億難容合載以爲支則各支皆本谷村而谷村不出於旁系安可言支是宜名之曰幹譜庶幾各支之望吾族木本而水源吾族之視各支名正而分定此舊譜未有專名而壬午始定者也

一譜應祖堯而今上祖忠武非特以忠武爲重也蓋忠武十五子蔓衍四方而靈異獨鍾於吾支若有非偶然者忠武墓在陝西高陵縣率六七十或四五十年吾支必有一宦游其地或奉使命或作藩臬修治祖墓者他支未之聞也且自隴西郡公而下五六世墳墓獨吾支傳載明白間有他族侵陵必吾支竭力保護他支亦未之聞也振裕甲子歲典試三秦親詣高陵展謁見豐碑林立高文照耀按其年代若合符節是祖宗神靈專寄於吾支明矣壬午譜已極闡揚而振裕尤爲明驗故譜斷以忠武爲始祖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八

卑宗下姓輒思仰附世族或賄不才子弟闖入宗譜數傳之後遂至不可考詰此譜修葺皆近而可徵遠者不過數里之內耳目聞見考信核實疑似影響一切刪去各房子姓其生其卒皆告於通族必以年月日爲準未婚而殤不書已婚而歿未立繼者仍舊書止字族之尊長覆核詳確方可入譜倘仍前樊溷清宗系者祖宗在上決不默佑且重罰首事之人以示戒

一譜有一定書法不得意爲增損一夫一妻正家之始自應悉書妻出於貴族者書其父若祖若高曾及叔伯兄弟不書也繼娶亦書室女則加室女字生於名族者亦書其父祖若夫死而他嫁者不書正婦節也有子而

他嫁者則書某氏而不詳生卒體子情也妾有子則書無子者不書無子而有女者亦不書也生女而其夫若子貴顯或節孝奉旌表則書妾出者并書其母非是不書也最重莫如繼嗣無子立繼必以親立愛立賢之說未免釀爭或親之可立者衆則一立再立未爲不可若異姓必斥之別真僞也此書法之一定也

一國家三途並用而科目貢選薦辟封贈恩蔭爲正舊譜於列名之旁用一陰文小方條記之俾觀者一目而知此不可易也今當并其終身歷官書之如甲科則書進士官至某如鄉科歲選貢恩蔭薦辟皆照前式其國學儒學武舉武進士有官則書爲某官援納者加援納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二字劄授者加劄授二字即掾吏亦不妨書但條印差小以示分別

一墳墓舊譜所載甚詳具見前人用意深遠今譜自正統以後凡山形地向丈尺廣狹及賣主姓名守冢祭田逐一開載不厭煩瑣爲後日世業張本界內如有他姓舊墳及無主古冢亦必備書以防欺冒若子孫附葬祖墓必告諸通族會同有分之子孫公議興造不得私自營葬致生釁端至本村周環五里之內關來龍氣脈處毋許鑿沼穿穴陶漁及僕從安葬附墳有傷地脈違者公同議罰仍加培護復舊僕丁敢有侵犯者嚴行懲治并公罰其主所以固締造之基也

一住居遷徙關係甚大或遠宦或流寓皆足廣衍宗派但地分遠近則情有疎密甚至一二世後稍稍微弱不相往來便等之路人不復聯綴今譜內凡係本支遷徙他處者核其確有根據詳加記載如舊譜式用陽文條記記之一以見祖宗源遠流長一以示子孫萃渙合離之意但舊譜已載遷徙而又稱再徙某處者事屬無據不敢妄書志慎也

一唐祖爲谷村開基之祖而兄康弟慶舊譜仍編入數世至徙居始不復書足徵先輩敦睦族屬之誼今已合祠郡城而以人衆不能合譜內徙居下撮其大略取諸顯者書之以示一本即谷村唐祖之下徙居他州邑者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亦用此例書之蓋族廣雖難合譜而可合之譜自在有幹則有支聯疎爲親莫要於此矣

一婚禮喪禮古人最重近世習俗不古巨室大族亦拘而不能變今後吾族於此二禮當一反儉約昔周石溪公家法三日新婦謁廟後取長幼公堂肉魚各七八器酒七八行立飲而散此貧富通用之良法近世如開房諸惡習斷不可行至於喪事古人但有賻贈喪主拜受而已近則不論貧富弔客及門喪主反張筵加帛號曰酬勞稍稍不備詬詈滋起風俗至此殊可浩歎今除富貴之家或聽喪主參酌禮俗輕重布之若中人以下弔客一茶而別道遠者留以蔬飯不用杯酌匪徒從儉亦

以從禮

一敦本則敬宗敬宗則睦族睦族之道莫重於祠祀吾族大宗有祠小宗有祠歲時伏臘例有常祀凡族中子姓先期潔齋味爽臨祭執事必虔不得以他故推諉倘有奉事不謹者衆共責之

一譜系核實書法從簡自起家以至拜爵贈謚使命恩賚則書歷官事蹟自載國史通志則不書其生年卒葬自有一定書法

一譜成後編定字號令各房收掌號刻密切印記臨時加鈐每歲冬至各房子姓抱至祖祠祭後祭驗有不到者即行立追更加罰治若竟他賣告之祖宗以不孝黜

之斷無曲貸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上

以上共十二則悉本忠肅族祖壬午幹譜之舊略爲損益非敢有加於前實期永垂於後凡我子孫各體此志以無忘祖宗之大烈勉之慎之

母大人五十祝釐青辭

紺殿凝祥綵絲永命五日標嘉節雲連萬壽仙宮千齡獻羽觴瑞靄北堂護草屆此旭日長贏之序適當慈闈五棗之辰惟我母商湖銀潢韻傳彤管中閨秉政佐大人數歷樞廷竝座傳經勗小子翱翔閭苑手披十七史洞識古今治亂歷常變而確守貞操詩誦三百篇深惟雅頌源流昭鑒戒而獨抒定識抱書侍膝時勤子夜機

聲學禮趨庭兼受義方教訓孤撫躬自省敢云無忝所

生閱世多愆展矣有懷靡及睦茲端四忽屆五旬每飯

不忘君志豈存乎溫飽相依惟有母願無間於晨昏乃

茹荼非張樂之時久却鉛華而不御陟岵興匪莪之歎

忍奉杯竿以承歡幸瞻 紫誥鸞翔淑德行褒乎玉軸

玆看洪巖鶴舞遐齡永錫夫琅函詣第迴班願紀慈恩

於他日親頒 宸翰期拜晉國於中朝即五旬以及百

旬竊效岡陵之頌由一命以及三命長依日月之光燭

精潔之明誠共展九重黃道當生申之令序預抒三日

丹忱敬啓真詮虔修清醮伏願康星煥彩斗極呈輝碧

海泛蒲觴肅迓蓬山佳會瑤池薦火棗欣乘漢渚仙槎

將五百爲春秋數叶旌陽之識俾三千爲華實壽同王

母之桃伏冀高明俯垂洞鑒

哭亡姪同孫文

皇清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正月初五日時姪同孫以

病夭於家閱十日辛未叔裕始得聞於省不禁中腸頓

裂淚泗交加爰發爲辭以哭之曰嗚呼傷哉吾姪而竟

死也耶其傳之非真耶而家僮之報何爲而至吾前耶

嗚呼傷哉憶吾姪之生其年乙未彼時予侍祖尚客白

田黃浦間於是會聚湯餅之日正稱觴上壽之時祖乃

滿酌大竿而祝曰維孫之生與祖同則壽同爵與位亦

同命名同孫蓋自茲始歲戊戌予始得還里拜母於堂

母即手攜汝出謂予曰此汝姪同孫也予顧汝眉宇聰
秀骨格多奇字號是時汝纔四齡耳初見予即親洽若
熟識且持印誦咒琅琅不錯予固知汝有宿根者踰一
二日親洽益甚非叔不出口而舉杯應對先後次序截
然有禮是以每飲輒勸祖歡醉而後已至於晨興夜寐
必問必告固樂其穎悟敏捷尤喜其天性篤摯也將來
昌大吾門屬此子矣予將還省汝戀戀若不能離者且
即欲同予來省祖母以其幼也遂未攜之行己亥春再
還里汝即有目疾兩目重翳茹藥如飴以致形神交瘁
心竊憂之然聞予聲猶睜目強視惓惓問祖母安不置
中懷隱痛戚戚滋甚及秋予以歸室亡妻抵舍時汝左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一

目漸愈所患者僅右目耳予心差慰但以元氣未復爲
懼而問之日家皆云生辰吉可無慮後且當大顯迨冬
暮聞汝飲食漸減且加潮熱急詢之醫醫曰此肝病也
宜速治肝爲主方將攜醫歸視而吾姪訃音已至矣嗟
嗟孰知參確調護之日正吾姪彌留即命之時乎孰知
八月一別竟成永訣乎孰知吾與姪相念甚殷而不能
拊棺以慟哭乎嗟嗟汝眉宇秀不宜死骨格奇不宜死
生辰吉不宜死而乃以六歲死天道莫問一至此乎獨
是予父行年六六僅得此一孫吾兄閱歲三三止存此
一子而予去年此日正哭亡妻今歲此夕又哭亡姪素
月殘燈感愴交集悲風苦雨淚點縱橫想汝與汝孀夜

臺茫茫相見不知作如何淒涼矣能不痛哉能不痛哉

哭亡兒會孫文

康熙三年歲在甲辰四月十六日吾兒會孫殤於痘閱
三日始以庶饌清酌楮帛之儀哭奠於其靈而曰嗚呼
傷哉汝竟去我而歸於無何有之鄉也耶予以一身摧
折雙淚空懸高堂白髮既無以承歡內室傷心又難以
寬諭而予之哽咽歔歔隱忍悲悼其將何以自解耶異
日者當慶會良時汝祖母祖母坐中堂汝父汝母汝姑侍
諸側汝姊汝弟環繞於前樂洽天倫獨舉目不見吾長
兒會孫音容杳絕予心雖鐵石其又將何以自解耶嗚
呼傷哉從此汝弟輩森立沒不念汝而別爲之長此即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四

汝父汝母不忍於汝之寸心而汝亦可以不死已嗚呼
傷哉毀其泣矣何嗟及矣暫寄汝於灌阜終歸汝於故
丘汝骨猶存汝性常在汝有知耶無知耶其聞予言而
響之

哭劉甥鄭水文

嗚呼鄭水劉甥之亡於今閱一寒暑矣余每欲爲文以
哭把筆不成字者數四嗚呼予之哭吾甥也固以骨肉
之戚痛之最深而吾甥孝友之行尤有足悲者抑亦不
止於是而已也吾鄉著姓凡數家隴洲劉氏遠有代序
文節公重規疊矩秉涑水考亭之遺法蔚爲禮宗而修
撰公正色立朝以詞臣著諫諍聲飄然歸隱其門風蓋

可知矣甥父安世爲修撰公季子個儻負奇氣值流離板蕩之交激昂慷慨奮不顧身卒以馬革裹屍通中橫草當是之時兵烽絳天茫茫慘黷吾甥痛父之死重趼百舍求父遺骸於廣之全州骨出眼枯晝號夜哭探幽谷窮絕壑仿徨瘞瘵於荒榛密箐人跡罕到之地有老父指向所用兵處積骸在焉則大號曰嗟乎誰爲吾父者刺臂血滲之不入則徧滲之忽入則又大號曰是吾父也負之歸斂而葬之嗚呼可不謂之孝子與伯氏二隱君竝坐事繫獄甥與其兄護之年僅二十餘出奇計蹈危機經紀之者備至嗚呼可不謂之悌弟與甥旣游更家難盡然傷心卜居瀧水之上顏曰西園哀遺書數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主

千卷厭飫其中蓋遠近之聞風而就繩約者且數百家余銜恤里門甥迺余至其家山雲江雲飛觴疊詠嗣後一訪余輒下一訪余澄江獨倦倦以先世遺集未及板行復寓書以所訂家禮是正蓋其禮法得之於祖而魁奇則似其父輪囷佻傖無所發揮而猶欲講求儀則維末俗砥頽風也而今已矣悲哉余叔祖忠肅公之冢孫曰聞孫者亦有至性孤立著書介然自守先鄭水卒欲爲文哭之未暇也茲乃以哭吾甥遂竝以哭吾叔嗚呼五年之間喪此兩貞士且竝余宗戚焉悲何如也經緯斷亂不知其涕之何從錯雜書之寄示外孫若杖俾焚之隴洲瀧水間甥而有知尚鑒余忱而諭余以夢乎

北門觀音閣紀事

余生長京師隨先大人間關南北跨齊魯涉江淮泛錢塘之潮攬金陵鐵甕之勝幾不自知其爲吉產也每於趨庭問寢之暇詢及故鄉山川人物與夫都會井閭諸形勢先大人指畫口授歷歷在目且命予曰吾鄉山水奇秀甲天下多臨觀之美其嵩萃而具千巖萬壑之勝者東山也其巍然特峙而爲北門之鎖鑰者觀音閣也予心誌焉嘗欲往而縱觀其盛莫之遂生十一年大人解組歸取道甌社愛其風土而家焉又不得至故里而觀所謂東山觀音閣者年十六移家返南昌私喜幸自語今乃獲寄目以售所願矣逾年隨先大人來歸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抵峽江縣地益高山益峻遙見蒼翠倚天扶輿蜿蜒磅礴杳靄出於衆山之巔者不問而知爲東山也因顧而樂之私計登傑閣俯江流求先賢之勝蹟必盡歷諸奇勝乃已行五十里至邑之北門維舟延佇見井里蕭然野草迷漫虎豹爭處城內外居人寥寥如不足自存者又何其異余所聞若是也閱十年太守郭公以事泣吾邑與先大人升高望遠慨然曰邑之圯而久不復振也得毋地脈形勢有當補救而修舉者乎先大人歷溯今昔盛衰之由謂公有志修復請自斯閣始郭公毅然力任約先大人偕邑之薦紳士庶共謀之即日輦糞壤燔櫛翳因其故址而程工焉會山水夜漲浮木蔽江皆集

於北門沙渚不去旦日聚觀數百人咸噴噴稱異事嗚呼斯閣之廢久矣乃有待而興也若有山川靈物陰來相之經度不數月而高堯隆棟巍然舊觀仍其舊名曰觀音閣又四年僧某手一冊謁余望室視之乃先大人手題募疏也泫然久之僧請曰閣環列舊有琳宮梵刹有飯僧之齋有賓客游息之堂有竹樹絙繚重軒複道之勝嚴嚴翼翼壯偉宏耀今閣雖成而脩飭未備不特無以修四方之觀且孑然獨立而求爲全邑之藩翰以增形勝其可得乎余乃力言於邑侯王公公曰此余志也遂捐金爲之倡客有過余曰子不知今日之吉水乎處彫瘵之餘新徵 聖天子浩蕩之恩歲蠲邑之荒賦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可萬兩米一萬四千餘斛今而後吾文水之民始得休養生息歌詠謳吟以服賢有司政教乃子獨屹屹於斯閣復欲擴而新之吾恐曠日遲久而功不就且奈何余應曰否否余見今之釋氏始誅茅一束蓋其巔後一過焉而千楹百堵之屬畢興矣再一過焉而嵯峨堅好金碧輝耀儼然佛國矣就而問之或曰此某大夫之所建也或曰此某公爲之倡而邑之紳士氓庶從而樂助也或曰此四方之游賓商賈輻輳而捐輸也嗟乎此特就釋氏一家之言其成就且彰彰如是況余所云繫全邑之保障與夫形勢盛衰人物之隆替其事綦重且吾鄉士秀而民淳又當舟車往來通衢四達之境僧持是冊

而山焉吾知歡欣鼓舞而趨成其事焉者衆郡大夫倡之於先邑明府踵成於後而兩公之德在民間上下相濟使邑之人無愁怨悲苦之聲又蠲荒得請與民休息之始將見四民各復業而寧居井廬廬市與傑閣琳宮掩映迴環煙火相接而四方朝會聘享往來之所經皆嗟歎慕悅不能去夫然後山川風物鬱鬱蔥蔥以復吾鄉禮樂文章之舊余不敏席先人餘業獲從諸父老後聽豈弟之歌極從遊之樂以頌颺 聖天子太平之治而周覽城郭形勝詠兩公興復之功以遂余夙昔之願不亦休哉他日余又當載筆勒貞珉以垂於後亦無有異於斯言者矣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八

重修龍華大殿疏

四月八日拂曙訪梅逢禪師于龍華修浴佛勝事梅師乃坐余毘盧閣俯檻縱目覺江流浩渺駭光接天環視城郭煙重嶺嶂秀疊歷歷如身在畫圖中因與梅師喟然曰天下何地無山川何地無叢林古刹當今日而得以優游暇日話世出世間如我兩人殆不數數見也徐而餘香在衣初日照樹師指示曰此四季桂樹也幹蒼古挺拔高逼大殿後檻昔之碧瓦華棟半零落于晨風宿雨師曰殘臘宿約其忘初心乎余唯唯會郡司馬郭公慨然捐俸爲之倡擇日構美木于章貢且命工經始矣師曰居士可無一言余曰經營締造須及承平修廢

補闕寧俟終日夫乘其將壞未壞而修舉之則易爲力使必待大壞極敝而後徐議興復天下事其病于因循諉卸而弗克自振者詎非後人之責歟龍華道場始于南唐之開寶歷有明而南浦來自壽昌稱國師取材于楚哲匠聘自京師故構造規制擬內庭其森嚴整麗非他刹宇所敢比維時先輩解文敏實主之今三百年往矣梅逢禪師亦自壽昌來駐錫于此五年智皎心燈定疑高水觀殿宇之頽唐感流光之易失禪堂齋宇庖福之屬次第自爲修葺獨巍然正殿則謀于邑之大衆及遠近檀樾所謂乘其將壞未壞而修補之猶事半功倍也昔人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乎時乎其不可緩矣夫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元

俛仰三千大千世界曷爲而有龍華道院曷爲而前有隱微中有南浦今有梅逢其有源流接續之關盛衰廢興之故機緣湊泊梅師之爲南浦再來不待正法眼藏早已識之矣愧余根質淺薄不能追踪先哲爲梅師大闡宗風僅述先君子置田放生遺意約遠近好善之人而告之以善抑末也雖然善由心生人具佛性凡見莊嚴淨土莫不歡喜讚歎稽首頂禮者今日道場棟桷剝蝕法像淋漓未有不惕然動念者擴此一念各隨其所施以共底于成是亦吾儒性善之一證也

古城募建玉帝殿疏

余少隨先大夫宦遊 京師每渡黃河過古城輒再拜

三義祠下肅豆籩以薦之是時隄岸壁立鞏若金城鐵甕而河流如帶鼓楫中流誠宇內形勢大觀也少壯從計偕之役兩過祠下依然如昨日事今歲秋八月服除赴 闕取道淮揚間一望瀾漫田井廬舍盡委波臣城郭山川半罹巨浸由浦上渡河口以達白洋河舟行十日所歷如生平所未經者嗚呼此十年事耳而河流不可復識矣薄暮泊古城下不及登所謂三義祠有道士行泥淖中誦經不輟余謝之行三日抵宿遷道士復誦經如前夕余笑謂道士曰汝知夫余乎余亦蓬萊道士客也道士其有所求乎其向連橋巨艦中熟客索之不宜有求於余也道士拱立捐曰余三日隨公鷁首所求者公言以爲倡耳他無所望於公余按道士募疏知將有事於玉皇殿其願力亦可謂弘大矣惟是 朝廷之上講求治河之道者數年河漕諸大吏蒿目而憂臺省諸公繪圖以請濱河之民日岌岌有其魚之歎凡道所經者又皆信宿而去孰有捐木植助瓦石以成道士之願者乎道士再拜而言曰某之所以有事於玉帝殿者正爲河流祈安瀾爲民生增利賴耳公第言之他日者公奉命而出再抵古城有嵯峨堅好金碧輝耀者其玉帝殿宇落成乎況三義靈爽赫赫與日月爭光其在帝左右而陟降式臨焉吾見殿之成也借公一言以興矣余嘉其志而弁之於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壬

募重修三江橋疏

余宅憂臥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焉其言曰廬陵舊有三江橋向修於公家大家宰今圯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言引之疏端以告四方余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乎孟冬之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爲疏題經始矣余謝之抵里門見有儒衣冠者曰黃嗣貞胡某曾某余乃揖而進備賓主禮三子皆曰願公一言爲三江橋倡余謝不敏復固請余固讓曰余學聖人之道者也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可以藥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

白香山房集卷第三

三

公者蓋將爲德於民兼施濟之利勒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固公之志而某等專以此望於公也余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余隨先司馬宦游寄跡閱歷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親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問其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其流出於坤谿與鄱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統匯於茲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貞之先曰永齋躬募而修之增四墩爲五三洞爲四敘而傳之者則陳蒙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二世爲貞之考穎甫氏孺渾以橋故謁冢宰晦菴先生先生

慨然以修復爲己任規畫審視較昔募詳爲撤木而礧石焉先生捐金若干爲之首自郡邑大夫某公而下以及鄉之耆老士氓某某率三千金以助經始於己巳迄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菴先生爲之記故至今頌大家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荆楚粵閩四達之衝也當春霖暴漲時輶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之命動關民瘼軍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既遠且勞間有冒涉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沒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以數十丈之橋極百千萬人於不測之地

白香山房集卷第三

三

其旁及於荆楚粵閩凡往來吾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況昔之撤木而易石也歷歲多而爲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踵相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高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荆楚粵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踴躍贊歎以助其成不既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矣今未三十年復有崩頽之患蓋由溺於因循異止委斯民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救其弊於傾危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起之人嗚呼必有任其咎

者矣今日者黃生嗣貞承其先三世遺澤思為利於無窮其志可以為後世法一宜書僧智微大發其願力思以津梁世人結茅趺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吉之人士與凡道所往來者皆追思家宰之遺德屬余繼其事三宜書此三宜書雖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為之記

先大人百日禮懺疏

鳳曆更新龍精戒旦曲江宴罷方期登第拜親獨樂園空豈意中塗間變徒跣歷萬里謾云有脚陽春慟悼及十旬敢不飯心淨域六街燈火赤城齊放大光明五夜梅花舍利散成真世界臨茲令節特建道場意者振裕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痛念我父仕歷兩朝心存一敬忠君愛國之志矢自性生事親報本之誠良由天植簪紱承西平世胄源發崑崙理學本南阜宗傳派分濂洛忤貂璫而挺直節清流之忌滋深秉銓政以觸羣邪元祐之碑猶在捐已貲而救天庾四十萬石之粟克濟開國軍糈佐樞密而活數千百人之生力培聖朝根本於物無競沒大議則排衆論而獨伸見義必為表孤忠則冒危機而弗恤施德不責報無非大公無我之懷為善畏人知常懷慎獨無欺之學正人倚之為柱石力挽波靡後學待之作津梁風高吐握立身七十六年之久經安危治亂而中外之倚毗無窮通籍四十九年以來閱顯晦升沈而始終之

操持自定風波每出意外一生常在憂患之間消息參入箇中廿載纔得安閒之趣詎期鍊形似鶴忽爾撒手懸崖玉帶鎮山門四大禪牀借用香山聯白社二老風韻猶存裕也宿孽多愆孝思罔格陳情伏北闕遺書白馬馳來痛哭望南雲子舍彩衣變色追思無路惟仗佛力以超騰負罪通天敬向梁皇而頂禮偕二十四衆之禪侶同稽首於寶座蓮臺破九十六種之藩籬仰慈光於法雲慧日惟先人從無結怨報仇之舉借證盟而親翻寶懺之文體嚴父原以濟人利物為心拔沈幽而竝入蓮花之會伏願香雨旁注甘露上懸菩薩去家尚有思親之供如來造福曾傳報恩之經法像普恆沙永升智慧之殿人天咸慕德早登微妙之臺四相皆空五體投地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雷

先大人生日禮懺疏

思親作供孝曾闡於能仁報恩有經教不遺於迦衛矧藐予小子感風木而興哀冀調御丈夫現栴檀而說法暑寒代謝人生如過隙之駒霜雪既零塊處類辭柯之葉乞珠光於寶座釋網更維灑血淚於椿庭誕辰慟屈敬即攢宮而延淨侶爰憑衍軼以啓大千痛惟顯考身兼承創德邁古今心本無欺理學直追夫先哲名垂不朽朝野竝勒乎殊勲歷身七十六年不可告人無一事通籍四十九載卓然自命在千秋孰意夢奠兩楹遽爾

星移四節顧熒熒以在疚傷哉春酒介壽之詩仰灼灼之餘暉儼矣學禮趨庭之對昔日彩衣今練服續箕裘而深罔極之悲永懷甘旨念晨昏捧柎而抱終天之痛追惟莫及稽首於接引導師瞻慕何憑飯心於慈悲尊者伏願諦傳有覺果證無生金粟來儀耆山早乘乎廣運白雲縹緲寶樹立遂乎攀躋神力仗諸天至性幽明不隔精誠竭孺慕永思法界無邊

先大人第二忌日禮懺疏

慎終追遠聖人教孝之經養薄祭豐賢者思親之句哀以久而彌篤痛以定而轉深惟仗佛慈皈依聖果伏念不孝某等幼承庭訓長讀父書惟疾之憂生我之勤劬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五

罔報三年無改撫躬之贖闕多端馬驥未崇封空向殯宮而泣血祥琴忽再鼓忍釋練服以安居傷哉春禴秋嘗違嚴父之音容修二載慘矣新升舊沒棄慈母之甘旨復經年慟哭迴松遵禮而陳禪事長號攀柏讀詩仍廢蓼莪法海無邊聊資於岸筏孝思罔格益歎於壑舟幸懺覺之陰寬引哀思於不匱閔人神之路隔憑景教以相通爰集僧徒恭繙寶笈伏願金剛不壞傳玉指於貝葉真詮水懺消愆現銀鈎於蓮花皓月法雲永護佛日再中

燃燈疏

思親有淚偏驚玉露之秋報本無垠敬啟金山之會延

緇侶翻貝葉拜揚千佛洪名設瑜伽廣聲聞聿證諸天勝果維摩座上霏霏花雨散空王舍利光中岌岌金繩開覺路是以卜今中元十五頂禮七級浮屠火接傳燈億萬人天共仰琉璃光現炬燃正法三千國土羣瞻獅象毫端燭五衢闡四諦輝輝寶焰盡大地以昭融煥乎諸佛光明之藏弘六度報四恩熠燿星徹昏途而俱曉允矣先人先覺之思慧炬長懸慈光普照

書南岡孝義寺志畧

康熙辛亥歲余宅憂臥南浦舅氏筠莊先生手一編示余曰此吾邑南岡孝義寺志也僧德志爲其師獨立和尚屬問序於子且司馬公志也子曷序而傳之謹按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初始於唐寶曆三年顏其額曰孝義實爲開山性空禪師宋紹聖中更額崇義實爲青原惟性禪師御書皇覺寶殿以賜之至南唐易其額曰南岡歷元明因之代有禪師以主法席其間自廢而興也數矣今中湘獨立邁禪師駐錫於此十年本前代之遺規而經營式廓儼然一大叢林善繼也而實等於初矣乃不曰南岡仍題其額曰孝義者從其所始也夫寺而曷爲孝義名也吾儒所讀者周公孔子之書所守者二帝三王之道其大者君臣父子之倫仁義道德之旨承先啓後孝子之事親也公忠體國人臣之事君也孔子曰孝弟爲人之本孟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若釋氏之教其欲聞忠孝之

旨孰從而傳之孰從而聽之哉雖然佛教之行於天下久矣席祖庭傳衣鉢不啻父子之親崇賜額祝國禧亦有君臣之義試即志畧備觀之沿革興廢昭建置之山川土田紀形勝課農桑也世系語錄明所宗也旁及藝文法護倚吾儒爲重也是數者又烏得而議之第其教有不同其取義或別有在余不得而知亦第言其可知者而已矣昔者壁經全於秦火古史出諸井中今寺之碑文詩偈乃從佛藏中現大光明俾先儒撰記與本寺源流不致湮沒不傳於後則立公信爲再來人而佛之靈光炯炯能獨超於世運歷劫之外信不誣云

龍濟上人致語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壬

拂袖便行固屬瓢笠本分念此先君子櫛沐之地舊名買山豈可令鐘鼓封塵琉璃飛燼乎幸放下藤輪收回拄杖使光輝道院寶月之影恒圓清閨梵宮天花之香常繞纖塵不到靈境早開家僮來承惠示法語披覽之下合十再拜性悟本來闡三千之妙諦心安歷劫成五百之良因不獨先君子感花露以含嘔抑且余下走藉法幢而永蔭矣

禱雨文

至誠斯格用錫被以齋心有感必通冀神祇之降鑒敢謂穹霄默應僅憑一寸之忱亟思大澤殷流早慰九重之望惟我皇上言符帝則動合天心軫念民依事

事網繆未兆協和歲序時時祇慎厥初滲漉每出於湛思化育允孚於廣運屬者天時偶亢地氣稍違緣臘雪之愆期致春膏之曠日省躬下詔睿慮俯詢虔命祈求分壇祠禱靈湫涓吉雲密布而風驅神宇告虔氣調和而雨至既欣沾于霖霖尚顒盼夫滂沱惟神德貫萬靈功調八蜡握機衡于斗極威可鞭雷司橐籥於地維力能倒海乃日聽下方之呼籲豈難邀上帝之恩施具官某職掌容臺禮司秩祀臨淵內省慙補過之未遑奉璧精裡謹矢心於匪懈聖人之憂民如此力敢辭勞天地之大德曰生澤寧可待伏願豐隆騰駕屏翳揚旂甘霖沛而徧野均沾萬姓歡呼隴上天澤降而羣生起舞一人慶溢寰中則某霑體塗足甘同下澤之勤瀝膽披肝切叩昊天之神聽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壬

恩錫吉水縣荒賦紀事

康熙十年春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奏請蠲恤者章朝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罔念也乃用張御史冲翼疏特飭各直省督撫徧詢地方敝壞與守令從無陞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捷督糧叅政韓公廷芑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欽承諭旨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使絡繹於道吉郡則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

吉邑賦獨重而荒實倍於他邑維時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吉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祲洊臻其不能有其朝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而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率匍伏集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泣聲動地巡撫董公惻然俯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悉之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繕疏爲爾百姓請命且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其時並列者則寧州上高廬陵而呼籲迫切足動聽聞者則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康熙十一年七月也赤地流金火雲四塞巡撫董公乃却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從罷郊迎裹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纖悉不以取於有司露蓋單騎數百里披荆杞宿蒿萊與鵠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曉也疏上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賦銀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米七千餘石不徵於戲誠曠世之殊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聖天子恤下之仁感巡撫都御史而下爲民甦息之德而邑令王公雅爲之宣上德意發爲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紳士以及窮陬僻谷無遠邇之人羣而和之數十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賴天子仁聖聰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納諫中外晏然凡四海九州風雨霜露之所霑被無有一夫不革心向化者誠

朝廷極治之時哉乃一旦頒明詔普湛恩思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於吉州爲屬太守郭公又賢也郡於江省爲屬布政劉公糧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飢溺由己之懷體聖天子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惠不永六之有也於戲吉之民何幸哉況余草土餘生身際其會獲隨諸父老子弟後沐浩蕩之恩以詩頌天子宵旰勤民之政而周覽山川原隰詠都御史及諸大夫之愷澤不旣休與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韓愈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余三復斯言凡以爲天下告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二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三

吉水李振裕維鏡著

撰進 諭祭文六首

中元 諭祭 仁孝皇后文

作配皇極伉儷同尊齊體戴宸音徽漸遠涼風應律感歲序之頻移玉露成秋悼聲容之永隔用申時饗以盡哀思惟皇后恭順慈仁溫和淑慎助宣坤教宗廟歆其薦羞保育青宮天人仰其恭順恩施墳御慶溢邦家仙馭莫追朕衷永惻當節屆中元之候正月逢流火之時歷寒暑而無忘憶肅雍之如在是以遣官致祭以表予懷嗚呼別殿雲懸誰憐河雖之響椒宮日暗惟思萬單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三

一

承 之風想鸞輅而撫心望罇鼎而延首庶幾來格尚克欽

中元 諭祭 孝昭皇后文

化始深宮陰教揚於四海德同厚載徽音播於千秋感節序之頻移涼風應律慟聲容之永隔玉露零階彌深悼昔之懷聿致因時之享惟皇后溫和淑慎恭儉寬仁嬪御承恩家邦式敘奉先惟孝儀既著其肅雍厚下曰慈道允符於光大何意椒塗月冷空畱懿則於丹青當此桂苑秋生倍想芳型於琰琬宮梧墜葉長虛琴瑟之音寶鏡凝塵竟閱禕褕之影時逢七月令屆中元特遣專官用申嘗祭嗚呼光儀雖杳念環珮以如聞集範常

新對几筵而宛在悵雲輶之莫返企鸞輅以遙臨靈爽是憑罇鼎祇設庶幾來格尚克歆承

清明 諭祭 孝昭皇后文

性秉柔嘉播徽音於萬國化成雍肅垂遺範於千秋緬鸞馭之升遐光儀永隔悵雲輶之莫返令序頻遷親燧火以興思潔飴芬以致享惟皇后克恭克順教孝教慈躬備四德之全撫瓊章而增勸化衍二南之美載彤管而常輝枝發桐花逸矣玉琴輟響煙新禁藥悽然椒寢生塵特遣專官用申時祭於乎几筵徒設念懿則以長存環珮如聞憶音容其宛在爰陳雕俎式薦馨香尚冀歆承庶幾來格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三

二

純親王第二壇 諭祭文

朕惟屏翰敷崇夙衣維藩之望哀榮禮備益弘同氣之恩念玉樹之中摧撫主桐而永歎情深式好儀肅維馨惟王英敏性成恭和天授方期銀潢衍慶長為帝室之股肱何意台曜韜芒徒想天人之眷宇悲芳華之早謝正值中元感時序之頻遷又當南呂悵輶車於莫返感寶玉之猶新特命專官再頒諭祭於乎紱陌風微分雁行之片影彤樓露冷折花萼之一枝佩玉鳴鸞遺響如聞於蒿閭分茅胙土盛事永紀於豐碑陳俎豆以告虔庶神爽之如在

純親王第三壇 諭祭文

朕惟屏翰勲崇夙表親賢之望哀榮禮備幸弘友愛之仁情實重於天倫樂宜邁於常典惟王謙和性著英敏天成奄逝於中元之辰梧階露冷轉眸爲南呂之月桂苑霜清哀綸加錫於再三悲悃未抒其萬一特申祭告咨遣專官於乎神爽如存徒想音容於素帷芳名不替待昭懿美於豐碑用芬苾之具陳冀幽陰之來格王靈不昧歆此殊恩

和碩康親王母和碩妃第一壇 諭祭文

朕惟樹懿親而作輔國重宗盟端內則以持身閨嚴姆訓既生榮於象服宜歿錫於牲牷爾和碩康王母和碩妃敬慎居心柔嘉爲範發祥華胄奉壺教以無違作配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王宮著令儀而永善方謂春秋遐福長享遐齡何期日月遽災忽罹淪逝爰申享祭特遣專官於乎誼篤天潢允表肅雍之度寵頒御醴式昭芬苾之馨靈如有知尚其來格

祭文十五首

祭叔祖忠肅公涇縣祠文

惟公光明俊偉之材節烈忠貞之性立朝而領袖人倫殉國而聲靈百世身騎箕尾氣作山河既不朽於千秋宜俎豆於天下矧茲涇邑花封之地實公起家筮仕之鄉甘棠之遺澤猶存畏壘之神明如昨振裕軺車戾止廟貌依然不勝瞻慕之私敢薦吉蠲之敬伏惟昭格特

告馨香尚饗

祭江陰周文襄公祠文

三吳重地半壁衝疆唯公功德在於四封廟貌建於各境緬茲江陰一邑黃田蔡涇之水利嘉惠至今疏淤建閘之遺模式瞻非遠向於青陽鎮上特創尚書專祠載在秩宗春秋無廢某維桑後進小草凡材典學一方來江城而駐節景行先達拜祠宇而興懷敢捐薄俸以營修敬潔蘋蘩而釋奠伏惟歆鑒曷勝虔將謹告

祭宮詹羅篁菴先生文

嗚呼祺裕兄弟何不幸去年喪考今復喪吾淵源世好之先輩夫既已奪吾之天又奪吾之泰山喬木祺兄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能不肝腸摧裂涕泗交橫此豈尋常陳辭寫哀之所能盡也邪先君子之獲交於先生也實自癸未其與先生長辭也訖於庚戌此三十年中升沈榮瘁風雨晦明艱難險阻備嘗交歷而先生與先君子始終無毛髮幾微之少間祺兄弟侍先君子燕居語及家人氣誼之交每曰寒山片石惟知己一人而已蓋指先生云嗚呼此真古人之希邁而淳風之邈不可幾者矣當先君子三仕三已疊遭無風之波惟抱忠貞與汨出入旁觀震駭流汗走僵而先生不喪匕鬯與爲囊饘從容周旋若不知人世有利害事卒相與安全言歸里舍優游過從者二十年春秋佳日花間石上觴詠必偕追惟往事感慨係

之矣先生乙酉典試北闈得士之盛爲從來所未有內而輔家卿寺侍從臺垣外而開府節鉞藩臬監司守牧靡不出先生門下衣被燈傳殆徧天下即謫劣如裕亦履託水木而適淵源之有自焉先生又嘗秉教成均文章政行楷模當代諸鉅公咸以高曾奉之獨以先君子一日之長北面恂恂大節細儀必誠必謹去秋先君子寢疾裕匏繫都門祺畱侍藥先生晨夕省視及彌畱遺設先君子特以孤等屬先生而先生躬親含殮匍伏哀號幾於毀滅閱日當先生誕辰諸世兄大會宗戚奉觴上壽先生愀然感愴然悲垂涕而言曰吾師喪纔幾日詎忍情宴樂哉竟揮去不一沾杯舉今歲正旦拂曙先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生已肩輿臨哭成禮而後歸詎夏秋間先生已示恙辟人屏醫藥弗御獨延裕就榻謂疾不可瘳詳悉語家內外鉅細事把臂深託裕雖強顏勸慰實不自禁其淚涔涔下也比先君子喪歸有日裕拜先生牀下先生猶以未及真別江許爲言祺裕返里未旬日旬彈瘁中時時以先生爲念偶得會城傳言悅蕩憂疑未忍深信不數日而訃且至先生果以孟冬七日捐館含痛哉祺兄弟撫膺震悼相向長號哭諸寢門之外至於失聲撫念生平數夕不寐其所以報先生者不及先生於先君子之百一而遂與先生爲萬古之別其負慙於在三與抱憾於終天者無窮極其何以見先上於夢寐先生或亦

諒祺兄弟事有所重而與尋常漫游膜視者稍別乎高第方伯劉公先生北闈所取士也先生啓手足引設時惟以太夫人大事未襄南昌浮糧未蠲屬公任之語不及私嗚呼先生歿不忘民志篤仁孝古大臣用心當如是矣以視他人流連身後邀庇恩私顧兒女牽涕語刺刺不能置聆先生之風有不怵然顚泚者與先生捐館舍之次日劉公易輿蓋趨就弟子位始祭餘閣哭盡哀宛然如先生之所以事先君子者初無少異氣類之應不戒以乎嗚呼此豈聲音笑貌可得而摹倣者乎先生名在天壤業在賢嗣紹述在諸高弟祺兄弟烏足增土壤於泰山之巔麓顧此心不容不盡此義不容不勉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十年存亡今昔之感不容不回翔而繹思報稱而無遺力則祺兄弟所告哀於先生豈直先君子一人之私卹寧無傷古道之不易典型之喪將倣仰有不可得而復者邪白日悠悠泉塗永隔先生神靈當與先君子陟降在茲考道如昔其亦鑒祺兄弟矢言丹膈無間幽明也邪

祭大宗伯龔公文

嗚呼五月書來開械聖室夫子之孫裕視以姪細問動定藥裹隨身云胡不歸帝眷老臣再主南宮剔技軋茁得士知人誦符康成樂章釐定邦禮是吾萬代瞻仰萃於一時夫子司之殫精研索導引失宣病乃大作手

疏請急溫 諭褒嘉特假馳驛訚聽宣麻天不憖遺地
乃震撼棟折嶽頽 九重悼歎碩人亡矣邦國之憂凶
問四達聞者涕流藐藐一身感恩知已今也及門昔也
猶子三十二載如一日然情等罔極淚迸重泉嗚呼天
乎父母棄予未終憂制風木摧傷心喪乃繼誄章手製
曾幾何時淋漓墨漬痛不可支生死交情篤於故友撫
卹遺孤感銜不朽嗚呼天乎父母生我祿養初微夫子
成之服官於朝愛我卿加髮未總角立雪師門進見不
數勉以特立上報 主知朝章國是古訓昭垂再拜書
紉性實庸陋每飯不忘皇皇抱疚嗚呼夫子奮迹終賈
之年鳴琴斲水矯矯孤騫旋陟掖垣手捍權輔杖血濺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七

衣抗疏與伍拘攣犴狴不挫直聲明祚垂絕釋繫請纓
我朝得天 詔書求舊策發謀繩愆糾繆爰進常伯
時當宅憂無端鐫級人乎是尤仕路崎嶇既壓復起
世祖曰才簡任風紀百寮肅穆萬物華滋顛隲冷局道
故委蛇誼不營躬名流奔赴匪以植私百年乃樹 天
子御極眷顧老成曰爾弼予爲國之楨曰卿文章 先
帝所誦欽鐫控鋒畀予大用以副樞密仍簡憲臺扶賢
贊傑蹇蹇不回司寇明刑晉掌邦政囹圄既空軍容以
威擬相司馬游歷春官一疾弗起朝野辛酸夫子雖亡
其澤則存國有成法家有後昆不朽者三寵卹者五煌
煌令名彌互終古嗟予小子報德無垠仰體師訓維以

報 君歷數萬年民歌樂只遺表抒忠其志在此

祭郭饒州文

嗚呼郭公而竟以死事聞邪憶別去止二旬公守饒止
十有二日遂能謝二千石之責而成千秋後世之名也
邪嗚呼郭公生負奇氣死歿疆場嗣子未育老母在堂
忠孝以義則兩得公乃捐軀殉變而弗克全夫仰事俯
育之常嗚呼公與予言無不盡予知公爲獨深當去吉
而赴饒也濯涕登舟慨然有擊楫中流之志及履任乃
以書來云城堞不完寇氛漸逼方將捐貲備樓櫓謹斥
堠纔十日而傳饒州復陷於賊予曰郭公死矣吉人士
走相告語且私相慰曰郭公善騎射有智勇必能辦賊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八

可毋恐又曰受事未久何難聞警出奔相機以圖恢復
未幾至自南昌者果如吉人推測之言即公家人逸出
者亦傳會其說予則濯淚爲文招魂而哭之逾月果得
公遺骸於饒城薦福寺側家人斂其骨以歸記城陷爲
五月廿九日即公之死日也嗚呼生願封侯死委馬革
此武臣效力於疆場之所爲其志將在侯也今郭公以
十二日太守疆場之事自有任其責者乃獨挺身犯難
身被十餘創而死血衣之跡猶在也嗚呼公偉軀軀負
經世之才不屑屑治章句以諸生從經略軍隸幕府於
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悉記之筮仕
而令湖北守獨山皆能卓卓見之行事不特理簿書撫

黔首已也其殪寇靖苗之功懋焉自言生平宦遊所經得優游從政與士大夫相讌樂無鋒鏑危險之事惟丞吉郡三年耳嗚呼使公不死則饒城可完使公得久治饒則城堞何致不完而不能守然則郭公其何以死哉嘗讀歐陽文忠公死事列傳戰歿者不與非不予其死蓋病其初無卓然之節亦幸而得死耳乃獨取王清史彥超者詎無所謂哉又讀唐書張巡傳其孤忠大節議者猶責其死守非李翰表訟其冤幾被惡名於後世今郭公以十二日郡守不幸城陷身死小人好議論豈無有責其不能死守且引歐陽公傳死事不列戰歿者之例故特表而著之凡以勵士大夫之節也張中丞死睢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陽時年四十有九今郭公之死於饒其齒亦如之嗚呼烈矣屬者都御史列其事上之朝廷將下優卹之詔以錄其忠推恩於後人公雖無子以弟之子爲己子太夫人且膺異數之褒以永其天年則郭公之貞魂其少慰矣乎嗚呼隻雞絮酒故人之情大書特書史臣之責

祭傅忠毅公文

嗚呼時有顯晦人有理亂當其治極忽有逆臣至乃憑寵肆兇竊權構逆蛇吞虎噬擇肉粵州天子方將申九伐之威重干城之寄解將燎之焚極方割之墊遵開景命銷遏亂源特命我公肆張天討中權後勳名動

神祇期以日照天臨風清雨滌隗躡失險蘇峻知歸撫西粵之山川還皇家之版籍庶幾勲銘衛鼎績紀晉鐘孰意禍變之興蓋乘不測天之方稔公如之何獨立軍中招採竝用激昂大義潛革羣心事出非常捐軀報國嗚呼全道爲全天年非天期頤匪壽得死爲終惟彼兇頑殲我明哲罪均僭逆怒發天人否閉未通鬱鬱茲久皇威靖亂忠臣應期坐使鯨鯢化爲菹醢庸非精爽達於明神幽贊弘猷照蘇宿憤詔旌大節追冊元功寵以易名禮惟加等嗚呼某等幸同梓里仰挹重名兼辱知交遐欽亮節邈焉當代如望古今上頌溫綸勞勉忠義下垂數世永矢德音巨魁殲平幽靈昭格靈車歸路千里同悲遙憶勳庸焜煌祀典況臨締紉敢後蘋蘩公其有靈式陟降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祭先兄文

痛惟吾兄先君冢子敦行靜醇潔修是砥幼際滄桑力謝紉綺侍母故園流離轉徙內難外訐毒如蛇豕全身存貞散家傾匱三徑就荒室廬任圯惡浪罡風不喪嗚已先君南還會於淮涘骨肉生逢運回於否痛惟吾兄隱居不仕學究天人湛深易理不磷不緇善人是倚臥蘅川蒿奉親旋里家政親操俾子養志早歲名成顧之則喜康成之冬歲當大比弟侍金門兄襄大事抱恨終天哀號瘠毀煢煢相依復喪我妣哀等所生孝感桑梓

衰經未離四郊多壘息影深山瞻烏靡止措弟於磐置
身於枳弟還廟廊兄奉禋祀空江泣別亦云暫耳云胡
阻隔遂異生死嗚呼吾兄壽僅五紀子實不德上爲兄
系疾病未扶手足未啓訃聞西安余適奉使哀不逮終
號不及第五閱月餘痛自茲始雙親在殯孰陟岵岵諸
子癡頑孰堪續似拊膺一慟家政孰理南北遙遙亡屏
寒齒爲位而哭束髮加纓擇嗣妥靈式遵意指清酒盈
卮明素在簋縷縷哀哀兄其鑒只

祭端毅龔公文

嗚呼生逢間世之人歿銜知己之感摧喬岱以高深歷
歲時之荏苒再過閬里以徘徊瞻故墟之躑躅又誰能不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三

七

弔北邙以悽愴過西州而惻愴者哉維我夫子逝隨箕
尾降自星精野推廚俊 朝重斗衡登臺諫則昌言塞
謬陟台司而正己澄清不磨不磷盈虛驗廷尉之客無
喜無愠出入踐亞相之庭事 兩朝而公忠貫日掌三
禮而夙夜懷水方其仁言利溥有膏澤之下民及乎君
子道亨見廢颺之贊 帝南宮曳履直上星辰北斗回
樞全維運世躋一時於明備之朝翊兩間以熙雍之氣
既事 主而寅清亦作人而豈弟趨塵負笈立雪盈門
前後執經竝選琅玕之秀追隨函丈兼收翹錯之薪千
里驪黃識丰稜於道路十年杞梓作砥柱於乾坤猶憶
夫問字升堂操几入室初吟雒下之風爭弄濂溪之月

雅言則口授四科朗詠則手揮百帙高文典冊馬枚兼
敏捷之長弘獎激揚孔李附通家之密褒爾人倫之望
方置驛以延賓俄而天不憖遺遽復麟而絕筆 天子
報朝器賜東園之祔同人失恃星摧南極之芒送大鳥
於關西千人會葬濫吹竽於 闕下十載心喪望松楸
之杳藹鼓俎豆之趨踰幸被簡書之命得游高密之鄉
想音容而影絕拜墟墓而神傷嗟乎步趨空慟遲來之
端木瞻其堂構無慚濟美之二方名高業廣德遠流長
在九原其已慰庶七葉其猶昌惟夫人倫不再巨壑終
藏七十之子長違洙泗三千之客竟喪原嘗蔡碑遺哀
於有道魯殿泯迹於靈光此某不能已於莫生芻而永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三

七

慕嘔涕泗於浪浪者也

祭汪鐘如銓部文

自唐以制科取士而朋友之誼故莫重於同年當其始
也止以一時之遇半面之緣旣身名之竝授獲詩酒以
流連敘生平而款洽竭情話之輝煖及其後也或齊鑣
於宛雒或分軫於秦燕蓋有迹疎而義闊恨金石之徒
鐫而其投分之深知己之密官序遊蹤之鄰接音書談
譙之勤拳者則遂喻中孚於膠漆而通臭味於蘭荃其
注懷夫風雨雞鳴每不勝黯然而忽合忽離之際其愴
悼夫椒牒絮酒遂不禁潸然於一生一死之間昔與君
而充賦俱受知於大賢陸宣公之水鏡梁補闕之陶埏

相刮磨於墳典恥喧鬧於金鈿引彈冠之盛軌賡伐木之雅篇余以近立之年華獲觀書於東僻君以方剛之膂力暫須次於黃山此則余與君結契之初溯兼葭秋水而洄沿者也迨余抱草木之悲而君已徊翔於省闈比余踐觚稜之夢而君方握筴於緡錢余則久閱冷曹彈數載編摩之力君則洊更右地贊九流澄敘之權載宸殿之班資相望碧雞坊之邸舍頻遷歎居諸之代謝倏春燕而秋蟬值風花之在眼恒展好於蕭閒此則余與君當官之後感分曹聯陞而周旋者也洎乎上元之甲子共膺簡命於秦川戒輜車於早秋澹使星於曉煙涉津沱之寒水過太行之危巔入關門而惕慮進瑣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闌而益虔秉寸心以互炯矢冰檠於靡愆方更殘而漏盡同披校而不眠濫邀榮於得士子恭予其信然遂徘徊灞滻終南之景弔唐陵漢寢於昏鴉夕照之邊此則余與君採風之暇聲連牀翦燭之纏綿者也及余貳卿於啓事而君亦再陟於小天幸方舟以共濟釐叢弊於三銓余竊喜鑒衡之有助而君亦相忘於階級之稍懸此則余與君同省之秋破長官郎署之拘牽者也其間或出處參差之不一或去來邂逅之無端余則家江右而曾官江左君則籍江漢而終老江南情以朗月清風而倍切書以文魚白雁而遙傳相違則瓊瑤永好相聚則觴詠言歡此則余與君知交之久而欲遂其青松之

信誓致其朱紱之哀憐者也嗚呼而君竟長逝而不還也耶君之抱疴以去也余方訝其歌騷之速而君之郵訃而來也誰復料其化鶴之遄排閭闔而撼倉琅豈無意於修門之靈璫下揚州而抗板渚寧有戀於禪智之墓田嗚呼哀哉不撫其子不憑其棺千里緘辭以抒二十年兄弟手足之情而已矣而雨暗燈昏之會聽統如之鼓而攬撼然之葉烏能已於涕泗之潺湲也哉

祭業師張虎臣先生文

嗚呼經師匪易人師倍難漢置博士六籍代傳易本梁孟詩宗魯韓析疑闡幽蕪雜煩刪大節在三視君與親會葬衰經誼先五倫沿及世衰佻風敗淳士恥師承暖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妹自尊譬木無本如波少源闇室俛俛誰爲燭昏或設卑比承學綺年蛾術歲更如傳舍然大江之西古道猶敦山長洞規波流僅存昔余髫齡僑居白田先子初服著書名山延師於家迪余童頑師嚴若秋師靄若春植立圭表琢磨陶埏不鄙款段謂余絕塵綠幕短檠雪夜蕭晨丹漆鉛黃橫從錯陳爐香裊篆茶膏出煙帙啓走蠹籤翻落芸唔咿互答恆過夜分琅然鄰鐘有聲相聞舊史前經誨示懇勤三閔星回樞依掩關余學稍殖細流涓涓分海一勺以爲濤瀾眷懷松菊言歸故園憶師迢遞望師延緣長江千里在尺咫間寓書示誠倍極勤拳幸登鄉薦拜師湖干翦韭炊梁玉顏載歡禮闈三蹟

寒步不前待師秋駕與相騰審師魁南國高文不刊捷
音飛遙舉家悅欣踐雪計偕同與共轅行店村沽文章
討論靜坊深惟交攻席珍余偶弋獲清華點班師竟報
罷失波雲津不感領頗不悲蹇速若已得路喜相告言
澹然名場洵哉大賢視我一體尤感厚恩奄忽歲月流
年駛奔末學何有資深禁垣魁儒德久嗟沈淪余奉
簡命江左衡文請涖官閣載離暄寒余擢鸞臺居鄰
紫閣師來謁選左扉一廬雨星散離緬懷停雲捧几盞
簪情話盤餐五嶺峯嶢萬里之官別我徑去余默涕漣
有炎者風起於海濡有蒸者瘴鬱於山巔師已遲暮詎
堪煽煎懼蹶不傷官滿將遷整治柴橐乞歸林泉初解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主

邑綬未開龍船識於龍蛇歲不少延荔丹蕉黃蠻羞滿
筵旅櫬百舍歸依故阡嗚呼痛哉余哀孔纏厖初升堂
如魚得筌契切情殷罄毫莫宣山頽木萎勿獲憑棺巫
陽大招心淒鼻酸生平已矣神理絲絲中夜潸泣淚傾
長川瞰詞寄哀靈其鑒旃

公祭座主田沛滄先生文

嗚呼道窮鄒孟數逆十三歲阮龍蛇運丁百六水枯汾
晉之流地折霍恒之軸名懸北斗千秋之班管空傳望
絕東山此日之蒼生曷屬儀容間若悲萬禩以難追涕
泣漣如悵百身兮莫贖白馬素車之客通德爭投吳歛
楚些之歌延秋交續况復恩深桃李忽驚梁木之推地

隔關河能禁寢門之哭於惟夫子岐嶷天亶忠孝性成
粵昔滄桑之變尚當髫髻之齡黃巾充斥白馬縱橫羊
腸孤突之區森森劒戟廣武雲中之地莽莽荆榛冒刃
甘心太公且捐軀而救父牽裾抱御夫子亦泣血以明
誠有類樂恢之行能回盜蹠之心至性早占於一日孺
慕直奉以終身泊乎就傳實共難兄爰經穿而史穴同
畧繼以膏焚淬筆底之芙蓉千軍辟易燦行間之芍藥
萬谷披紛雲間則交推二陸鄴臺則競說雙丁花萼同
榮看桂香之早發墳笈交和俄鳳噉之先鳴遂讀書於
中秘迺素筆於承明四庫縹緗兼資漁獵五陵衣馬不
事肥輕滾滾泉源蘇軾則帝呼才子稜稜風節李膺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世仰龍門玉筍班聯歐文忠之掌貢冰壺鑑朗衷叔則
之知人文學兼通夫政事啓沃上贊夫絲綸秩晉地官
九府佐錢刀之策節持准甸萬民回鳩鵲之形爰帝
心之眷注彌寵賚之頻仍綠醪黃羊出自御前珍饌龍
梭魚袋還爲堂上恩榮若夫封疆重寄特簡名臣綬靖
弘猷端推兩潮旌麾遙指驕兵怵息以更弦節鉞乍臨
墨吏望風而易轍顧當變起八閩勢連三葉無諸臺畔
羽檄宵馳螺女江邊烽煙晝接還多鼠伏之儔競效狐
鳴之黠彌天青犢肘腋桐溪蔽日蒼鵝震鄰於越夫子
則坐鎮從容沉謀敢沒曠騎營開翹關募設一朝節制
便成八千君子之軍半辟干城無非百二山河之傑爰

設伏而乘機遂摧鋒而掃穴頻年之草澤廓清千里之
荏苒蕩滅然而稽持艱危早侵兩殲之霜枯据艱虞已
竭寸心之血遂來疾疾之要用謝嚴疆之節時則太公
猶鶴齡矍鑠樂鳩杖婆娑解組歸來重舞萊衣於畫錦養
疴適返還開綠野於山阿既而悲深風木感甚萬義和
嶠居憂形神慘悴羣魚奉諱血淚滂沱矢報殆君親無
憾貽謀而堂構寧疎授學趨庭諄諄詩禮將車坐御朗
朗弦歌門高族大之防柳規時揭淡泊寧靜之語亮誠
時敷是以令子嗣賢竝爾珪璋特達文孫濟美咸看頭
角嵯峨況復學念甘盤尚繫紮宸之眷眷望深霖雨正
思黃髮之皤皤鍊骨相於煙霞神仙何假遊太和之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二

祭文學周昉德文

嗚呼庠子受知獲附通門幾四十載莫報師恩緬懷孔
李世講猶存江南燕市樂數晨昏往來道素情逾崇昆
論文把酒笑語春溫趨庭紹述詩書夙敦重惟刻勵目
不窺園志期步武根盛枝餘吾師早世弱冠多屯秦淮
僑寓喪葬經營憑陵外侮泣飲聲吞數奇不遇寒類劉
蒼幸邀恩例得給半綸瓜期將屆少微先湮閭山雲樹

迢遞嶙峋訃音郵至歲月因循開函錯愕展讀酸辛年
未半百胡遽殞身嗚呼世兄長安歡聚半載帝城何期
一別遂隔幽冥所可慰者鄉下寧馨令器遠大英姿出
塵天之報施俾昌後人生未顯達歿必榮膺翱翔蓬島
鶴馭鸞昇追思曩昔出涕沾巾一棺客旅飄泊金陵或
歸故土櫬扶四明孤兒哀痛孀婦傷心知兄凶問已過
兩春雨零宿草霜摧陳根蕪詞遙寄聊寫我忱道遠莫
致絮酒一尊靈其昭鑒來格來歆

祭乳母文

嗚呼乳母適姓曰張系出於尹占籍幽燕門單獨影歲
曰壬午余實生申先公愛之顧謂淑人兒長擇師兒幼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擇乳體彼性情寄我肺腑擇之又擇乃謂母良鞠予懷
抱不啻所生越年癸未寇移九廟神京陸沉豕突狼跳
先公淑人義不顧兒母保擁之圖安於危重聞乾坤我
朝御宇九死一生歸依岷岷母有二子旋遭天折復喪
所天伶仃飲血以有余在忍死重泉柏舟之義母實凜
焉不返家門依余終始歷四十年笑不見齒余始垂髫
出就外傳入娛高堂我復我顧故里烽煙移家楚水水
驛帆檣昏眠夙起先公赴召再入長安風波宦海駭浪
驚湍淑人草疏誓殉于井牽兒付母存孤心炯事白九
重君思浩蕩黃浦白田東臯西漢千年十三愛弄紙筆
淑人顧母兒可成立豈予納婦卜宅南昌溯流吳會乃

返江鄉十九年中依母晨夕計偕束裝離母之日有室
有子事母則莊母性溫直母老齒強歲時伏臘高堂旨
酒退念母勤旋爲母壽如此十年余成進士秘閣讀書
母聞則喜先公淑人相繼棄余呼天搶地枕塊居廬母
哭而哀以感恩故余恃以存永茲孺慕麻衣未脫戎馬
生郊城有新壘鳥無故巢傷哉老人復見鋒鏑致之高
巖幸寬惕息服制既除挈家而北母喜從之乃抵京國
弟娣驚視髮白已蒼丁巳子月稱七十觴追述往事歷
歷如昨嬌童穉女嬋聯啾啾清砧動戶性與霜宜深燈
緝紉母不言疲晨興朝謁母方起漱晚退解衣忽報母
仆呼之不聞掖之不起有悅在懸有飯陳几嗚呼哀哉
吐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尤

祭田綸霞少司農文

嗚呼公具逝耶公之別我曾幾何年而至是耶公之生
年既臻古希公之官位既躋卿貳公之功業沾被生民
公之文章照耀後世於公之心亦可無悔而學士大夫
聞公之卒莫不太息嗟咨況如余者辱公之素引爲知
己其能不填胸逼臆撫膺而雪南望之涕者耶嗚呼公
有耿介之性廉直之節博達之識忼慨之氣其於人也

落落寡合不能毀方爲員低首俯視然其仕亦未嘗連
蹇不遇雖屈於曹郎不獲登承明著作之庭茲東馬嚴
徐之列而翱翔文園跌宕書圃詩歌倡和名推十子未
嘗不與古作者相配而力扶大雅於未墜也大江人文
公一振之起衰式靡多士蒸蒸積痼以洗督漕湖北釐
剔奸弊不阿上官公私咸利盡公之才可以無所不宜
文張武弛雷行風馳上固知之深而眷之至故未五
月而拜京卿之命未一載而拜巡撫江南之命又
未半載而拜巡撫貴州之命委之以艱鉅試之以盤
錯而公於是振刷綱維惠綏孤稚乳之哺之芟之刈之
用是兵旅戢於郊父老歌於市蠻獠狎犢懷仁嚮義而
遠人治矣繼而入掌秋官轉領度支祭告岳瀆行視河
堤駸駸大用之而公煙霞之志已深泉石之興愈摯解
組歸田不肯復與人間事矣嗚呼孰謂公而止於斯邪
公與人交少可而多否惟於余爲最契嘗曰知我者吉
水一人而已且公之生平余與同者三先後視學江南
登明選公達淹發滯一也同事戶刑二曹推之挽之動
無違議二也孤忠一節介然眇儔竹柏心期芝蘭臭味
三也至若撻藻摘華揚扝鼓吹勒之名山藏之金匱公
既發聞于時而余幼承家學老荒舊殖今公既捐棄後
之定吾文者果誰氏也嗚呼余之於公其同者如是則
其不同者可知已矣公歟歷中外輅軒所蒞山川人物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干

風雲草木奇情曠觀可愕可喜一皆發之於詩而又嘗
考典故搜事蹟圖經方志撫拾輒縷各有撰著徵信不
僞可以成一經備三史嗚呼觀公之書者可以知公之
人識公之志孰謂公而竟止於斯邪聞公易箴時惓惓
於余不忍置續刻年譜有憶余詩二章深情苦語讀之
悄然而悲而余初未之知也而公竟逝矣嗚呼譬我於
絲公爲之桐譬我於泉公爲之池公舍我去我能不悲
迢迢千里莫叩靈几絮酒隻雞佐以蕪詞聊寫一哀公
其鑒茲

祭仲舅朱隱君文

嗚呼仲舅歿而戚屬之尊行無復有存焉者矣甥與仲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主

舅年相上下少長相款洽始未嘗一日相離而後乃以
宦遊睽隔也及甥視學江南舅來視復得共昕夕者三
歲蓋不惟聚首之歡而屏當簿籍檢括鉅細甥獲盡心
于文字間不復瑣屑纖芥于衷告成事以報天子者
舅之力居多近十八年舅念甥甚重不憚遠數千里再
至京師相對益甚歡因念人生離合不常盛年易去追
憶兒時從兩先人後與舅氏相暱就未嘗不如昨日乃
忽忽至今數十年兩先人相繼辭祿養已久惟舅氏巍
然獨存而今亦已老矣返顧身世之際少者日以多而
老者且日以少也此雖鄉里故舊猶自可貴重況密戚
如舅氏者哉嗚呼孰謂舅氏遽去吾而歿乎舅氏於先

原缺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四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祭告文十四首

祭簡在叔文

嗚呼先生性明於誠履蹈其正其於死生之際固已自
達但世之平居交好一旦老而忽失猶爲之慟切西州
況乎情深一本誼屬及門睽違十餘年遠隔數千里歲
時蜡社不能相聚歡洽風雨晦明不能時親款唾且長
辭隔歲計聞杳然其何能不愴然悲痛也邪嗚呼先生
生平學問人品里黨宗族與夫鄉人士莫不聞其名而
嚮往望其貌而畏敬聽其言而欽服與之久居而不能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四

一

去不獨爲余一族之望也嗟嗟一生力學僅歌鹿鳴洎
乎春官屢躋勉就一瓊遽乎廬山秉鐸依然鵝湖鹿洞
家風其視富貴福澤猶草木之數華騏驥之過塊耳又
何足以動先生之心哉先生言著於文行著於事積德
以遺子孫享壽考以令終余影無慙俯仰不愧先生雖
死猶生也而又何憾邪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惟
是吾族兄弟子姓過此以往奚所稟承而取則焉後生
小子於何考德而問業焉誠一鄉之祭酒魯殿之靈光
也豈容遽歿也邪是以悲也且余竊位叨恩班聯追
逐先大夫一坏未安日夜痛心先生千里寓書牛眠致
形於夢寐情真誼篤手札猶新而音容莫接其痛悼又

何能已耶猶冀旦晚請告歸葬先大人得返故園與先生周旋晨夕庶幾歲時蜡社相聚歡洽風雨晦明時親歎唾庭族之誼弟子之情兩少盡矣而不謂竟不可得也能不悲哉嗚呼雲山渺渺江水湯湯遠道陳詞東蜀致奠其將何以為情邪靈其有知其垂鑒之尚饗

祭中丞衛公文

嗚呼古之賢人志士懷才抱德而不遇於世或過於世而不獲昌其施或天子識其公忠百姓感其惠慈蓋幾幾大行矣而跋前疐後不免於齎志以歿者不可勝紀也而於吾師衛公之卒則尤為可悲惟公正直之節剛大之氣廉介之守清而不激和而不隨其立心光明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坦白其行事端潔而無疵其趨義若貪者之殉利而其疾惡不啻病者之求醫故其文章之瓌璋議論之博達盤錯之割斷文武之張弛他人沾沾得一以自喜而公處之獨得其宜然此特皆公之餘事耳而其忠君愛國白首一節者實本於誠一而不欺方公之在翰林也自下廟上危言陳詞天子深知公之忠而誅之下位蓋將以玉成其德器而磨厲其廉圭公安之若素方且盡瘁厥職而忘乎勢分之崇卑既而特膺異數超登維藩公方慨慷感激知無不為沛膏雨之澤施雷霆之威海岱之間三年報政庶幾乎黍苗之頌禱而甘棠之謠思乃尹京兆乃副憲司一歲三遷乃晉保釐煙瘴雨之

地黎苗雜處一以為赤子一以為蜮蛇遂草薶而禽獮之厥機乖違公不敢欺告於天子臣罪奚辭天子知公之無他也不得已而放既放而即賜之歸優游環堵讀書談道淡然自樂而榮利泊如天子方思公之忠而欲有以大用之也爰自田里召至京師先以河隄之役而命之修治公既任事勞勩支持芻蕘奮錡手足胼胝經始三工傾其家貲淮徐之民相與沐公之德尸而祝之比於古之鄭白曰此衛公之隄嗚呼孰知公之殫心瘁力精憊神疲得疾而遂以不起者於此哉公自束髮至於耆艾進不為利退不為名惟矢精白以答主知惟皇上之於公不可謂不深知之矣旬宣於東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撫綏於黔不可謂不過於時矣而究之道未周於宇內德未徧於羣黎學問經術未盡試諸實用忠言諫論未盡措諸施為天子方倚毗之以致治而天不假之以期頤後世聞公之風而論其世未嘗不扼腕於公之大用而追念及於天子之知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者又未嘗不有慨於君臣之相遇而為之感發而嗟咨蓋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公之禦災捍患以死勤事洵可無媿於此而余受公之知厚被公之誨久所以傍徨欷歔而不能自己者蓋所謂上以為天下勸而下以哭吾私

祭汪年伯母程太宜人文

嗚呼甚矣子之於親壽不可必諸天而養不能恆於已也方親年之未衰凡可以承顏悅志者宜無所不至而或當穉弱伶俜之際或值窮愁空乏之時雖欲竭力以娛親而不得一旦稍稍能自立幸而身都顯榮足以供甘毳奉起居則爲之親者年已就衰數有所限而猝不能待此季路風樹之悲皋魚道左之哭所以慘怛呼天而不能止也太宜人姓程氏實海陽之望族生而婉婉敦詩說禮其婦道之順母儀之賢我鐘如年兄之行述備矣他日載諸邑乘鐫之碑版將垂不朽於奕世余無庸贅爲揄揚而獨不能無感於太宜人母子之間跋涉往來始終憂樂之故也鐘如甫弱冠而孤就試於楚太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

四

宜人自歛之漢上督其子以肄業親賢取友蔚爲名儒未幾舉於楚太宜人抱移天之痛不以爲喜也念太翁丘壟在故土遂毅然買舟而還又數年鐘如成進士太宜人聞捷悲慟一如曩時泊鐘如官中翰擢銓曹亟有迎養之請太宜人憚遠行卒不就至甲子偕余典試秦中撤棘後即謀南轅募壽萱之碑歸而懸諸宇下預爲八袞慶稱觴上壽雖如也時太宜人年踰耆耄而神明不衰慶畢促令之官鐘如不敢違迨抵都得家書知有微疾即陳情乞終養得請治裝而訃音已馳及矣吾於是又不禁潸焉有感也歲康戌余纔得館選即聞先大夫有疾屢求歸省不遂迨得請就道而訃音遽至余

之不及侍父猶鐘如之不及侍母也然鐘如歷官十五年而始有失恃之變余筮仕數月而先大夫見棄先淑人亦相繼而逝是則世所稱爲鮮民者無過於余而鐘如之所遭未可謂不幸也以此言慰鐘如伯仲讀禮之餘其哀毀不亦可少節乎且太宜人福澤與吾母亦有間也吾母年止六十而太宜人八十有二吾母之孫及見者不過數人而太宜人子孫扶牀繞窻者凡二十餘人幾不可辨識豈非吉祥善事人世所罕觀乎太宜人而有知也念身享遐齡兩膺寵錫也如此子孫繩繩保世茲大也又如彼存而順歿而寧其亦可含笑於九原也已振裕袍繫一官不得躬詣帷堂特馳一介虔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修薄祭靈爽昭昭騶鑒茲

祭外祖母汪宜人文

外王母遂棄余小子而長逝也邪痛哉憶余小子生九年隨先二人寓居淮揚間母淑人心企白雲遣人迎養邸舍時外王父中尉公捐館且一年惟我外王母挈舅氏以來先淑人悲喜交集余小子亦知不及見中尉公而悲而以獲事宜人爲喜也嗣是先二人宦塗所歷休戚同之或寓居白田或卜居南浦我王母暨吾二舅實偕之先淑人奉晨昏進甘脆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康戌壬子先二人相繼棄養外王母高年臨哭盡哀撫余小子夫婦暨幼妹諸孫鞠育備至而余小子所以代先淑

人奉晨昏進甘脆於外王母之前者三年無敢輟也十三年春鄰省震驚奉外王母避地於熊氏之南園三月而後過家上冢不獲與俱而余舅氏所寓距余里七十里未逾月而我馬生郊兩家播遷靡定雖不獲奉晨昏如曩時其所以仰事外王母者問安之使踵相接也私意江鄉漸次底定仍返舊廬朝夕隨舅氏後舉觴上壽以遂恬愉之養致足樂也不謂六月舅氏字來言外王母有痼疾余深慮之不安寢處者十日而外王母病愈家人舉手稱慶未逾月復言病作余曰但服參苓自可勿藥孰意久病增劇竟以不起也嗚呼痛哉余小子夫婦幼妹以暨諸孫攀號弗及瞻戀何從一年之隔百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之間遂成千秋萬古之別耶嗚呼生則進甘旨歿則致衾禭而獨不能視湯藥啓手足以代我母終天之憾耶嗚呼痛哉某生也晚不及見外王父事宜人如事外王父焉且不及見王母事宜人如事王母焉逮痛深固極負罪通天不獲終事我二人也贊贊藐孤猶得侍外王母之養如侍我父我母焉蓋欲養外王母者承母志也今外王母復棄養而不我畱也痛哉痛哉雖然年幾八十壽考令終子孫林立靈亦可以少慰矣某也不肖舅氏相依不敢忘者母氏勤劬我外王母其聞余小子之言而來格也乎尚饗

祭荆師母景孺人文

嗚呼吾師之歿二十餘年哲人其萎流風迨然今於孺人之逝又不覺其悽惻而辛酸惟孺人之歸吾師也年甚少而已能庀家政內外無間皆稱其賢吾師爲學焚膏繼晷矻矻不倦而閨門之內軋軋機杼聲雜乎其間既登鄉薦旋第春官謁選西華旋丁外艱自太公之病吾師留滯京邸而孺人不交睫不解帶者凡百日既捐館舍號慟擗踊如代子職之樂樂服闋之後補任新喻孺人以姑老不欲遠離膝下從宦未久即理歸船上堂具甘旨入戶問起居柔聲下氣悅色愉顏及吾師解組孺人欣然無愠色舉案相莊板輿色養者又九年於茲而後太夫人以永其天年吾師哀毀滅性得疾不起孺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人拮据捋荼靡事不爲不啻摧心而傷肝蓋孺人遭大喪者三而附身附棺之具一皆出自手口之竝作四方之來觀者忘其爲吾師之在京邸與諸子之在太原孺人之德可以爲女師爲婦宗而必以孝爲首洵可以配共姜伯姬之德世有劉子政必采而入於列女之篇吾師既歿孺人治家益肅而嚴諸子皆克守家法矩行規言其孫曾之秀出者芝蘭玉樹芬芳羅列又如螽斯之蟄蟄而瓜瓞之絲絲年逾七袞永終令考將遊乎極樂之國而登乎兜率之天余慙末學辱在門牆道遠千里莫由執紼念死生去來之理雖氣化所必至而師弟之誼不能自己追想德音服之無斃終不禁涕泗之潺湲

祭族嫂吳孺人文

嗚呼余之不見孺人二十餘年往矣憶康子歲余與鄭生兄同舉於鄉時年少氣盛文酒相樂既列同譜遂締宗盟聞嫂氏吳孺人家事大小必躬必親不以纖毫關吾兄故兄得專志於學迨丁未余下第遊廬山主於兄家孺人潔脩脯具酒醴以享余余留連信宿未嘗倦怠內助之賢於此益信無何卒別去余服官於朝兄遂需次選人分符楚雄從此南北迢遞不獲復相從笑語矣兄之宰縣廉而明公而惠匡助之力孺人爲多乃未及報最之年奄然捐館舍孺人銜哀扶服持喪歸里藐爾諸孤焚焚在疚孺人內盡其心外盡其力誓教諸子

白石山房集卷三

人

以報所天三年來如一日也仲子玉堂前年來京師余握手道故時嫂孺人尚無恙仲子泣而告我曰自先人亡後賴母氏之勤劬玉堂不肖不能讀父書恐負吾母長兄之子鳳肅少小能文承先人之志者其在此子乎此吾母之教也又曰堂嘗痛先人之志之不終欲從祿仕以慰吾母心幸吾母之康強無恙也吾聞其言而悲既而喜知吾兄之有後又知孺人之賢而且康強無恙也未幾長君之子曰鳳肅果以第九登賢書而仲子謁選得直隸之南宮縣蒞任頗有聲稱余愈益喜謂自此可以報孺人而續承鄭生兄未竟之志矣今年某月某日孺人之訃至余聞之愴然以悲迴思廬山之遊居停

親就宛然如昨別三十餘年而音容笑貌耿耿不昧人生聚散離合可勝道邪所幸者夫人早膺翟氏之榮晚受斑衣之養賢德素著壽考永終婦人如此者千百中不可一得而余以備員三事飽繫廿年吾兄之歿不得憑其棺孺人之亡不得助執紼僅遣一介之使聊陳漬絮之酒冀神靈之來格勸孝子之節哀而已嗚呼哀哉

成服告大人文

不孝子振裕歸矣入門不及見親之面拜親於堂惟哭拜靈前而瞻我父之遺容也嗚呼痛哉憶府君之生不孝孤也晚而鍾愛最篤孤生三歲當勝朝改玉之秋府君躬遭大難而俾吾母權不孝孤避地遠徙是府君幾

白石山房集卷三

九

不自有其生而必欲不孝孤之幸存也嗣是 本朝即御而府君三仕三已凡舟車南北孤獨隨侍無少間至丁酉府君爲孤納娶遂偕母大人同還南昌卜居焉三年孤倖舉於鄉府君命孤曰爾此身屬君須精白乃心以無負家訓孤跪受惟謹時當計偕入都府君以孤幼也不忍離遂挈孤同抵淮上渡河看孤登車延佇良久始回舟返白田度歲不孝孤之違府君膝下自茲始矣然康子臘月及辛丑報罷還里計違膝下者八閱月自是承歡七年而府君望孤益切及丁未又報罷孤心戀庭幃於四月單騎歸省計往返亦僅數月耳府君每以見孤爲喜全無督責之辭然微窺府君意終以孤不得

早成進士爲悒悒孤遂痛自刻責讀書湖上間數日一歸省侍湖上去家不一里許府君時時遣人看視至漏下猶遣人至湖上問衣服增減惟恐失調致疾也已酉冬又當公車北發府君仍欲挈孤往孤以寒江風雪踴辭再四仍送孤至江干登岸時意殊適不似向時之悲而孤亦感於日家言謂戊年尚不利不往又恐重拂親意且見府君視聽步履不異常時私念是役往還不過六七月耳殊不覺有離別之色今年春府君馳諭孤有成名又喜逢康歲繼美欣看值戊年之句牘發果獲售府君喜甚孤則念古人不以一日之養易三公即欲不待釋褐過歸子舍師友力止孤以府君年高爲辭師友

白石山房集卷三

十

僉云而翁年七十餘且閒健甚子不乘此時策名天衢轉瞬三年勢不得不來就廷對是時而翁八十矣子乃忍違定省以求祿養乎孤不得已勉就大對釋菜禮成意謂可以歸矣乃不數日召應館試待命兩閱月蒙皇上召見乾清宮門親賜簡閱孤得與名選中都人士咸爲孤喜更爲府君喜府君手諭則益喜孤私心自揣一則恐無所建樹以負君恩一則目前不得暫還子舍朝夕冰兢殊不覺登瀛之樂也府君馳諭云事君事親原無二理仍勉以勤修職業無負鄉先輩典型及累世家訓爲詳諄不孝孤南望再拜受命六月八日入館就課習孤意散館授職僅兩年事耳是時請假歸拜二

親會當府君八秩大壽錦衣上觴誠極天倫樂事而府君發家人至都諭孤云我兩年內乘興來都門汝不必以我爲慮是府君喜孤之在朝又欲不憚數千里親來看視總之無時無刻不以孤爲念也六月初六日值皇太后配享禮成特加覃恩不孝孤及同館例得兩世誥命府君聞之則又喜以孤初筮仕即蒙曠典孤亦自慶遭逢之盛不謂銓部題請遷延七月得母諭云汝父數月來時有小恙心甚慮之孤不禁驚愕失措而府君諭字精健仍如往時無異也孤浚計圖歸寢食不寧同館訝問孤告以故同館皆云子歸養甚善但恐於例不符奈何孤即偏查成例養親須歷俸六年不得已惟

白石山房集卷三

十一

病可以請假然亦非旬月內可行者孤心益急而母諭益切府君猶馳諭云我兩月肌膚稍弱至九月暑退涼生則全愈矣兒不必爲慮捧讀再四筆蹟精健猶昔也孤積思凝滯而疾作矣十六日具呈求在寓調理諸同館皆來就榻前問疾孤求於館師前代陳真病情諸同館皆曰諾已而館師仍執成例孤不得已力疾草疏屬同館委曲轉致如仍不允行便扶病伏闕自陳即獲罪弗恤也同館憐孤情急遂痛哭代懇館閣諸師心動自九月十六至十月初旬具呈七次始批允驗視送部不半月部即具題請旨人皆爲孤幸以爲從來請假未有至速如此者孤以爲朝聞命夕就道歸省有期

庶府君見兒霍然病起誠至願也至廿六日薄暮家書至見封緘非府君手筆啓函亦無府君隻字不孝孤通身如墮冰雪中戰慄逾時不能語家僮相顧錯愕漏二下始啓母書及兄書皆謂府君病久不愈服藥罔效而婦書則云嚴親轉加沈重促孤早圖歸里閱月三日旨下內閣孤即單騎出國門兼程而馳至初五早過新城遇承舍孤急問信承舍猶給孤云府君疾少愈孤正欣慰間忽一騎馳突至前視之乃長忠也叩之不應孤一慟隨馬呼天搶地不自知身在黃沙白日中也嗚呼痛哉南北路人環立驚視問姓名孤自述曰余乃吉水不孝子李振裕也聞者莫不流涕逾時至旅舍問長忠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二

長忠始踣捧府君遺命孤哭拜啓視乃知府君以十月十二日棄不孝孤兄弟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倉卒中莫知所措復遣長寧問禮於長安師友師友答云塗中不便具位成禮宜見星而奔於禮爲合孤遂力疾忍痛行三十餘日於本月十三日抵家嗚呼痛哉不孝孤旣爲府君子府君疾不及嘗湯藥易簣不及啓手足天下有如是之子而尚得謂之子乎天下有如是不孝之子而府君尚以不孝之子爲子而諄諄遺命猶勗孤以事君事親望孤以無負家訓以取法先輩餘烈乎嗚呼痛哉且不孝之有生以至今日追隨南北舟車以及庭闈聚順固相依爲命者也計廿九年之中府君乙未還里門

留孤侍母於白田不及侍膝下者一年庚子辛丑以及丙午丁未兩次計偕落第還膝下者僅數月至昨歲入都至今僅及一年餘皆依依膝下時也夫以從來不忍相離相隔之父子一旦永訣求一面而不可得非不孝孤罪深惡極彼蒼者天豈忍使孤扳號無從至於此極邪始孤之立志也在讀書養親及舉於鄉府君勉以就功名十年兩黜春闈孤纖毫不以得失介意惟以朝夕奉菽水爲樂蓋自襁褓至就外傳時年尚穉雖依依膝下以爲此亦常事耳及年十六七始知承歡愛日爲人世所不可多得者又爲逐隊計偕違晨昏者幾二年至今歲上南宮備員館選每念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竊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三

怛怛未敢即安也所恃者府君年雖高而健且初受皇上殊恩不敢遽萌歸念初意來歲遣人迎養二親於京邸又恐高年遠涉不若請假就養爲便及聞府君健飯日少則求去益力至求歸而格於成例不得即歸也孤之心滋戚矣然孰意二三月之中遂罹此異變耶嗚呼痛哉夫當孩提之時朝夕得以侍養矣而不知及知矣又不能早遂祿養之志至今乃得拜命於朝也始欲迎養而不能繼欲歸養而有待及聞府君偶恙欲還歸奉湯藥而不果迨府君疾甚痛哭陳情庶幾求一見而竟不可得至不得已而忍痛奔歸乃在府君見背兩月之後始得易服成也嗚呼痛哉府君之愛不孝孤也常

如在襁褓時而不孝孤之事府君也曾不得展一日之養至彌留日望兒歸及望久不至而手書遺命云非兒之咎是府君始終愛子之心而不欲孤獨蒙不道之罪於人世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夫既不得為府君也子安敢昭告於府君之前所以隱忍視息而泣血陳辭者恃有府君之遺命在其遺命所未及者孤敢不悉體平日庭訓以期仰慰在天之心乎謹告

奉先大夫神主入大祠告文

巍巍祖廟肇自有唐代有作者克享烝嘗仰惟顯考德厚慶長續承前哲樞密贊襄族庭會議裡祀丕彰敬涓良日奉主祠堂啓佑後裔簪紱彌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西

奉主入廟告始祖西平忠武王文

洪惟王祖天挺佐唐千秋信史日月爭光慶貽顯考司馬中朝身名泰定勳節凌霄家國嚴廊始終一致祖廟宗祠僉同公議以享以祀丕顯丕承烝嘗俎豆奉主而升恪侍几筵神格左右王祖在天式弘啓佑

合祀冬至告文

時維仲冬節屆長至禮嚴追遠之文情同報本之義有田則祭黍稷偕明德以流馨舉祀以時君蒿引孝思於不匱志承考妣慶洽孫曾敢請神主用修祀事

謁祖廟告文

藐予小子勉讀父書追崇祖德弗祿與俱初獲一第五

載廬居朝服謁廟肇始於茲行當赴闕潔牲陳詞惟忠與孝祖父所貽

告西平忠武王墓文

惟我王祖丕績顯庸匡彼唐祚佑啓我宗時維藩鎮據而土疆悅構其亂泚怙其強懷光同起鑾輿屢遷汝洛戎警河汴煙纏糾糾者士桓桓者臣孰奮同仇以弼一人王乃勦力王乃誓師我車我徒載驅載馳氣撼為虹心化為丹以安九廟而朝百官敷懸日月名勒春秋莫以帶礪資以冕旒盟之政府昭示子孫青山不沒白碣斯存猥余小子越在文江持此簡書戾止咸陽憶昔孫宣癸亥告虔一紀初復萬祀恭縣祠宇載茸綽楔載新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主

酹酒松楸薦俎藻蘋謹告

譜成告廟文

維 皇清康熙三十九年歲次庚辰嗣孫振裕等敢昭告於 始祖唐太師太尉西平忠武王 始遷祖祖堯四承事前而曰於赫吾 祖發迹於唐惟忠惟孝邦家齊光傳世開祚貽休無疆椒遠瓜綿以大以昌西江之族實為大宗如水有海如山有嵩文章理學氣節事功代生哲人高明顯融惟此哲人於何不朽徵文考獻譜牒是守左昭右穆倫五族九萃渙合離光前啓後谷村之譜創於前人曠遠不修百九十春巍巍忠肅幹譜是新發凡起例有脊有倫譜成之歲振裕始誕三日命名

既登於版距今五十又加九算夫豈偶然先業待續宗人來告子姓蕃多紀載紛綸後則恐訛誰繼忠肅惟子匪他前規後隨願加編摩余末小子少長京師早窺中秘歷躋崇資甲子典試高陵載馳展祠上冢親識豐碑羈於組綬未敢言私有懷故土靡日不思茲承來命辭不克獲率由舊章搜揚隱僻勿漏勿支務詳務覈可質族黨可對宗祏緬惟祖德源遠流長靈根蟠地猗蘭垂芳良弓良冶肯構肯堂勿替引之四方之望茲譜既成敬宗收族以幹統支條分派續春秋享祀不疾不瘵衆支則傲雍雍肅肅唯朝有史唯家有譜一筆一削莫敢莽鹵小子不文恪凜規矩告諸祖廟續修厥緒并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七

陳條例於左謹告

告外母劉太夫人文

嗚呼余外母示微疾而長往也余忍泚筆為誄德之詞哉館甥之誼人皆有之顧外母於余實視恒情倍萬追惟姻好之始迄今三十有九年家庭骨肉間一與居一語言歷歷如目前事不暇詳亦不能詳矣其感沁心腑令人齒辛抱痛涕與淚俱筆欲下而復休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先大人謝樞柄卜宅南浦外舅都督公適仗鉞擁旄開大府於洪都相得歡甚外母錦車繡幃相莊鈴幕間獨深念系本西昌與余母夫人同屬籍齒長母夫人五齡粉榆之情葛藟之誼殷拳懷款內結於心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七

未幾外舅希風古人引年解組欲因宗譜締朱陳卜筮協吉遂以女歸余顧余夫婦寄南枝而外母則全家北轍矣甫聚而即離所深感者一也結綰之明歲余獲雋賢書計偕入都門再承色笑旋下禮官第罷歸外母爲累獻者久之歲丙午乃挈內子北來展覲省禮又報罷留內子依膝下者一年迨庚戌捷南宮入禁林方寓書內子奉高堂就養官舍且獲竝侍外舅外母無何先二人相繼棄祿養余奉諱讀禮踰年而外舅之訃音踵至爲位而哭之自是屏居堊室者凡七年屈指已亥備館甥逮丙辰十八年間余得起居者三內子侍奉者一耳少聚而多離所深感者二也服既闋挈家來京師迴翔史館者十年則靡歲不奉慈顏靡月不通問遺靡日不咨起處余既失怙恃則以母事外母而外母直以子視余至母女之相依爲命又有遠過於世之所謂母女也者多離而得聚所深感者三也乙丑余奉簡書持衡江左戊辰入佐綸扉由卿貳長冬官相聚者又七年甲戌秋九月內六弟奉命駐節潤州則余夫婦留○外母乃就養而南矣緬憶曩時若環相循若蔽相背外母雖健甚然春秋且高將行繞衣牽裾纏綿悽惻中外幼穉莫不黯然余亦不知涕洟之沾膺也自茲以往四年雖子姓甥姪時申候問南郵北使音書屢接而遠隔慈顏遂成永訣一離不復再聚所深感者四也外母繡佛綵

經販誠淨域屬續之夕神明不亂顧獨惓惓及余夫婦語念無已痛哉痛哉夫余今日獲班九列議雲臺矣當締姻初則余甫弱冠頭角未盡露雖外母先幾遠識高出恒流要其始念實緣先夫人宗枝相屬誼篤情深屬嘗逆計至此然竟躋八旬上壽親見余夫婦都顯融而母夫人當余崎嶇一第乍入詞垣即誓從先夫人於天上蓋二紀餘矣外母之痛方切而母夫人之悲愈深抑又何已哉若外母生平通詩書明大義居家以勤持躬以儉馭下以慈均愛諸子不啻已出當江省恢復時帥府以兵威震外母調劑保全所全活人無算江鄉人迄今誦之此又母儀之正陰德之大宜載碑誌非余夫婦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四

大

酸悽楚結之私衷所能和淚而宣之者也嗚呼痛哉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四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五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行述二首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字吉甫號梅公先系出唐西平忠武王晟王居關中第七子憲官江西觀察使憲子游爲宜春郡侯占籍江西至七世祖唐子堯公始居吉水谷村自南唐至今九百餘歲文章事業代有聞人二十二傳至株山公楷於孤爲高王父以詩舉嘉靖丁酉鄉試起家縣令三仕皆有惠政任青田時禦倭功爲最著解組歸田究心理學與邑先正羅念菴先生倡道里門有紀言行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五

一

世學者尊爲株山先生配曾氏繼劉氏生六子長即曾王父時學賓符公爲名諸生屢舉不第遊成均授忠義中衛經歷駐薊門九年秩滿授徵仕郎推恩贈株山公文林郎母曾贈孺人劉封太孺人後官至四川都司都事子二長王父封銓公尚惠字子昭生而豪邁俊爽有經濟略不屑屑治章句早歲從曾王父參軍戚少保繼光幕府少保一見奇之曰此必能任國事者後扶曾王父觀過鄱湖被風幾沒王父拊棺號曰兒願隨水濱足矣舟危復安事曾王母孝養始終如一日娶祖母彭繼陳俱早世乃娶廬陵老岡彭氏後娶邢氏羅氏王父屢試不利於有司王母彭乃鬻簪珥衣物趣王父束裝北

上占籍爲禮部儒士除保定府簡較忼慨任郡事拒賂遺過強暴臺使而下咸以大用期之嘗署安肅縣入閔月生平抱負稍稍自表見歲當選有大璫某保定人令私人言於王父曰李署令賢且才稍款曲可得美任王父笑而謝之退言曰幕官而思異擢且以他塗進其何以見同鄉先達及家之師若友乎蓋王父少事劉文節鄒忠介兩先生凡去就出處惟義之歸始終能自植如此後以府君貴覃恩封承德郎吏部稽勲司主事祖母彭累贈安人羅封太安人封銓公生府君及仲父亨鼎季父貞鼎府君其長也幼即莊莊特立嚴毅與羣兒嬉咸畏憚之八歲大父任保定府君依王母里居就外傳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初屬對即穎異過人王母見之泣告外王母曰吾體孱且多病恐不及見兒之立也遂挈之任至山東之汶上縣而王母卒於邸舍府君呱呱孺子啼聲達於外縣尉金君適過其門聞之心動爲下馬跪奠代畫權厝計而後去是時熊芝岡先生官保定推官持風裁屬下吏咸莫敢仰視而獨雅重大父時時召語參浚郡事一日攜府君上謁熊公見即執手謂大父曰此公輔器也君何以一官爲大父爲吏廉而好客既解組杜門又不屑屑治家人產繼王母羅性下急府君事之甚謹其起居飲食益自刻苦十四補弟子員迨冠授徒誦習卓卓自命不苟人不敢以少年目之乃益發憤爲文章慨然有志

於天下事乙卯應科試不及格退而撻關讀易三閱月人罕見其面邑令溫青霞先生臯謨聞而異之肅書幣於讀易之廬而請焉府君勉爲一出先生即延而館之學舍亟問饋無虛日逾月溫公大集邑之弟子員爲浚科會是時彙筆以從者數百人溫公獨榜府君名第一而府君果中是科鄉試邑人士益服先生識鑒有先幾焉大父時在武昌熊芝岡先生九日登黃鶴樓置酒高會坐間得江右題名錄見府君名先生引滿大斗歡然盡醉曰固也吾知吉甫之必有立也歸語吉甫科名爲能重人人自重科名耳且我之所厚期於吉甫者不僅是也趨大父椒裝歸府君迎之江上奉觴上壽大父述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熊先生語相策勵已而相視泣下痛先王母之不及見也既兩上春官不第退受業於鄒忠介先生之門益安義命澹然無營事親講學泊如也天啓二年舉進士第人以年少爭榮之府君慨然自誦曰任重道遠士所當爲未至於是敢不凜凜哉都城故有吉安會館爲薦紳人士朝覲計偕宴息之所魏璫假子某欲橫踞一日持廠票猙獰叫哮見者辟易府君獨挺身抗論璫卒語不遜府君怒繫其一人欲廷論之衆始去是時璫餓方張人皆爲府君危府君弗顧也癸亥授行人司行人司稱閒曹而藏書敵內府府君朝夕手一編上窮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邪正是非之關凡歷朝掌故方輿形勝諸載

籍無不準今酌古及當代用人行政得失之故一一默識而筆記之後歷任銓司佐大冢宰進退黜陟咸如素習衆正彙升一時有清流之目而宵人不得志者擠搆百端府君素持正無私謁媒藥無所得乃竟坐浮躁鐫級左遷湖廣布政司簡較一時撫按諸大吏素仰府君名皆數百里遣官逆境上俾勿赴府君曰君命也必履任受事而後歸先是府君任行人三奉使命駢駢征車惟以觀風問俗爲事所過謝絕饋遺准藩雅重府君特出玉帶貽之曰此傳國世寶也先生高品行且佩之府君固讓准藩屬鄱陽令固進至再卒不受襄藩喜文墨雅好府君書法數延府邸園亭縱觀府君臨池潑墨浮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四

大白賦詩爲讌樂所至咸以風度德望相欽挹從前使車未有也庚午陞吏部稽勲司主事調驗封考功辛未調文選時冢宰章疏奏覆俱屬府君代草爲武試處文臣過重有重政體以惜人才一疏而憲臣觸網應罪愚竊堪憐一疏則申救易應昌李長春喬允升甚力體博收羣議綜核名實之論因上敬陳諮訪之由并陳無隱之義一疏其酌陳銓曹事例以清選法疏略曰事例之設祇緣國用日詘軍儲告匱朝廷不得已懸幣爵之令啓輪納之門然其始也不過以監生加納某官吏員加納某官而已縱使選法少壅臣部設法疏理大槩以正塗選十之七援例選十之三猶不至爲大害也比至今

日而事例盡生贅援驚走不但如濫觴之不可遏亦且亂絲之不可理如一官也未選可納已選可納已任可納陞任亦可納甚至一人而四五納一官而三四任官方亂矣一吏也冠帶可納三考可納二考可納一考亦可納甚至以絕無根柢之人競作彈冠結綬之客而來歷混矣一選也一拔矣復有雙拔三拔矣復有四拔即選矣又有徑選遂至富者取官如寄亦不嫌蹶等貧者老死長安猶疏淪無策而選序素矣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臣愚以爲立法貴在可行救敝當權太甚據議四款在二部開之未必遽爲黜金續命之方在臣部受之實長壞法亂紀之弊若不亟議停恐內以滋銓法之盡而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五

外以教吏治之貪臣等雖矢志振飭極力澄清終無以當於殿最也臣非不知經費浩繁持籌無策但查事例每歲所入多不過三十萬有奇矧如四款所停又不過三十萬中之十一此外於二部佐急而於銓政無大害臣部亦不敢禁請議停以失急公體國之誼伏望敕下戶工二部即將各例速行停止無復更以臣部爲壑致令二部錙銖之入轉成臣部溝瀆之壅其於選法實大有裨益矣嗚呼人才爲國家治亂根本銓司尤爲人才用舍攸繫讀此而明季銓法之流弊至於如是則真才淪棄國事安得不大壞極弊而胥至於一敗而不可收拾邪至復屯有議增學臣有議皆當時石畫未見舉行

先是丁大父艱府君時奉使命間報徒跣奔赴哀號骨立三年如一日至今父老猶能言之以教里中之爲人子者孤幼時每見歲時祭祀府君必泫然悲涕間或白衣冠拜神主是日輒蔬食不見客孤驚問故府君泣告曰此汝祖祖母諱辰也言訖泣下如雨雖流離患難中未嘗阻輟古稱終身之慕府君庶其近之方能公以經略下獄嫉之者騰口交訐人莫敢近獨府君不顧嫌忌憫公之死非其罪爲經紀其喪甚備青霞溫公自吉水令擢御史與府君執手交戰之下甚歡會宵人有以羅織疏屬公上者府君力止之後璫禍獨不及公公謝府君曰我識君未遇前君於末路能保我名節昌黎所云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相與有成其吾兩人之謂與左遷里居十年痛王父之未葬也日從青鳥家上下川原烈日嚴霜披荆宿莽無少間或時與二三執友汎棹墨潭桐水間登東山最高處築室爲歸休計題其室曰買山菴徜徉容與於富貴得失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飲酒賦詩有終焉之志其後生齒漸繁弟若姪聚而告府君曰先人舊廬不足以蔽風雨長子孫可若何府君毅然曰唯遂擴而新之一瓦之覆一陶之植皆府君手自經營不以累弟姪落成舉三世而聚處一門闢奉先堂於屋之左介歲時伏臘少長會祀其中一準於禮時大司馬家懋明先生冢宰家緝敬先生與府君並罹黨錮親國是之日非憤寇賊

之紛熾酒酣聚論未嘗不流涕被面也庚辰府君起補光祿寺良醞署正而大司馬公亦召起田間補左都御史時賊已闖入秦豫間命星馳相勉以忠義壬午陞大理右寺正本年陞太僕寺丞甲申陞光祿寺少卿皆開曹耳府君徒抱耿耿設施無地怒焉傷之懋明公慨慨激烈凡召對疏陳皆關軍國大計而請太子南遷疏尤痛切沮抑不及行賊益迫都城將陷懋明先生且殉難獨召府君與設府君痛哭受命而退懋明公遂朝服自經於會館之中楹即府君所力爭地也既而新朝興義旅以底定天下詔卹死難諸臣府君伏闕上疏請卹典以慰忠魂乞護喪以歸田里疏上贈懋明公吏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尚書謚忠肅會館故祀文信國府君奉忠肅木主配焉袁公繼咸不屈死東市無過而問者府君密遣人裂帛裹而瘞之後求其子姓載以歸流寇之陷京師也府君守懋明公喪不去爲賊所劫以刀環撞右臂幾折乃閉府君空舍中以閒曹獲免擄掠賊既敗走縱火焚京城官舍廩庫府君獨募勇敢士以死護光祿倉廩得不焚所全米三十萬石且曰吾盡吾職耳幸而新君復辟搶攘之秋安所得餉且以累吾民不重困乎未幾我朝禁旅卒取給不匱世祖皇帝嘉府君功陞太僕少卿乃上疏言馬政京畿之民便之陞太常寺卿是時國家新造肇舉郊廟祭祀諸大典考訂參酌府君之力居

多乙酉 世祖益眷注擢府君兵部右侍郎典試京衛武闈是時法令滋章京畿八郡往往羅織陷人大逆罪械至京部例不覆案即轉解刑部奏浚日常數百人多濫死者府君惻然傷之又以禁網嚴密難以口舌爭閉閣靜思累日乃宣言於廷曰兵部與刑部等耳今解到重囚不令覆讞但取浚刑部非所以崇政體而重職掌也滿大司馬皆喜曰諾相與覆讞自後全活數千萬人府君亦不言人竟無有知之者會江西闕帥逆弁金聲桓王得仁竝有功當填補兵部議金聲桓充總兵官鎮南昌而授王得仁副將隸麾下府君獨力爭以爲不可曰二虎竝處一檻中鮮不爲患且江右余故里也形勝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人

險隘固所素諳今莫若增設九江一鎮以扼下流之衝即命王得仁守之則二弁之勢分而傾軋之釁弭矣廷議皆曰可獨某公疑得仁私於府君格其議使不行而江西戊子之變卒蹈其害一如府君言後坐薦人事落職值江西用兵不得歸紮函世父填撫津門遂往就焉世父以事被逮府君以同居牽連顛躓卒無怨言及襖被南還江西烽火未靖遂止甓杜湖湖屬寶應縣爲府君鄉試房師李淮南先生茂英故里也先生第三子藻先與府君世好遂分宅而居時藻先多外侮其先公所遺祠宇園宅半爲淮之豪猾所踞府君爲力請於官豪猾震恐還其業府君即其祠奉淮南先生神主執弟子

禮展謁盡哀始終厚卹其家邑有大利害事不得申請者府君一一代爲興除之江淮間至今誦德不衰府君嘗自稱白田寓公亦猶六一先生之家類上也順治八年 世祖皇帝躬親大政咨詢遺老府君被特召起田間是時同召起者江南則今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永吉湖廣則都察院左都御史長沙趙公開心江西則前吏部左侍郎今兵部右侍郎新建熊公文舉府君輕舸就道陛見後仍補兵部右侍郎凡廷議會推侃侃不爲詭隨軟媚而居平晉接人士謙抑不自勝與人言未嘗不盡尤喜汲引後進有一舉皆填然躍而附之巽辛未榜下府君在銓司從同鄉旅見中謂今少司馬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九

雪堂熊公曰此坐留以待君矣後熊公果由合肥令擢銓司癸未歲今少詹事翰林學士望菴羅公於公車曰子館閣器也遂弘獎不遺餘力羅公感府君國士之知周旋死生患難間始終執弟子禮天下爭傳誦謂府君知人能得士也府君再歷樞府舉天下山川形勢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糧糗輪輓莫不廣詢默記擘畫周詳凡疏覆奏請皆出府君手大司馬畫押受成而已府君歎曰 皇上望治切故從田間召臣等四人臣雖愚敢不竭頂踵以報雖然事有後先務規其大革積弊以從新治非旦夕可幾也乃先條列關於職掌者上之其敕督撫嚴軍實議歸併統兵將領不許入城江河

要衝動支贖錢打造船隻濟大兵往來赦流徒之罪等事皆報可惟流徒禁嚴未即允行然其後法網亦少寬矣嫉府君者謂建白非公職因相與騰口賴 睿察不為動卒卯再典京衛武闈試九年轉本部左侍郎充殿試讀卷官與丙戌讀卷所得士皆知名當世其後多歷顯要人仰之如龍門焉有宣大總兵任珍者貪殘好生磔人每獲罪以功免仍其官珍益橫肆復坐法珍懼輦金求行賂於 京師者事下兵部時議欲貰其罪府君獨力持不可曰殺人者死珍擅斃多命且法無再赦宜案治如律爭三日不決於是一部兩議而擬珍重辟者府君手筆也疏上竟從寬議未幾輦金事聞 世祖震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怒追諭前議諸臣同日竝逮樞部滿漢堂司無一免者法曹按驗無實反以危法中府君而陰使人授意旨府君偃然不顧曰 天子聖明臣有罪固當坐果無罪何懼為言訖倚牆睡鼻息如雷時不孝孤年十一侍側驚怖流涕少頃府君命孤曰吾以義命自安久矣歸語汝毋好自慰也疏上舉朝譁然不平政府都御史臺暨臺諫諸公擬命下即具公疏申救是時 世祖銳意太平親覽章奏至夜分不輟章朝上夕即命下是疏獨留中五日舉朝不知所為皆惴惴忽一日召閣老范公取兵部原議稿來范公取以上 世祖忽指一稿問曰字蹟能識否范公審視熟睇復奏曰此左侍郎李元鼎字蹟

也 上曰安有受人之金而擬人大辟者 旨下悉究罔誣仍切責刑部比擬徇私顯有情弊著申飭行舉朝咸頌 聖天子明斷燭幽隱也有勸府君申辯者府君謝曰山林猿鶴夢寐久矣且孤危子立幾至顛隤賴睿聖保全得始終完臣節幸矣吾豈復求再入中樞堂邪信宿介行李次淮陽感里老攀臥誠切復休於涇水之上喜其俗樸城完而邑之西曰鄒家湖湖外居民自成村落樹木穠蔭熙熙恬恬從不知世間有亂離兵革事府君日與二三老友游行蕩漾其中賦詩命酒陶然自得居五年忽興思丘壠遂挈家歸時丁酉冬十月松菊僅存而田園廬舍半委荒榛不得已就南浦而家焉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士

府君愴然流涕曰吾之所以遭喪亂攫禍患三仕三已顛頓播遷而不自引沒者徒以先公馬鬣未封耳乃卜鵲岡阡而吉將寔時多大風雨落柩之前一日兩府君默禱於殯宮凌晨雨忽止遠近會葬者數千人自湖西觀察使以及郡邑長吏咸畢集執事府君以皤皤白髮哀哭擗踊如初喪卒事返廟而天復雨人以爲孝感云邑故有仁文書院爲先輩名賢講學地邑令張象嶽撤而毀之府君憤甚力請於觀察施公閏章公固學道人也遂毅然約府君共修復且親祠俎豆焉博士弟子員舊有給復例會兵餉告匱部檄議暫停以供協濟催檄雜運過期不償者立行褫革不少貸邑之紳士皆股栗

莫知所措府君書券納之庫其後尤貧力不能辦者府君悉代償之不責報鄉忠介先生繼孫某貧儒不自力其丘壠田舍多委棄不治爲強有力者所併府君爲經紀而釐剔之且厚卹其家以供祭祀文信國公故有集版燬於兵府君補其闕鏤行世其表章先賢加惠鄉黨者往往如是其在宗族也外和內嚴務以仁義禮讓爲教家之少長咸敬事之丙申歸自維揚憐閭里之摧殘傷故老之零落愴然不懌者累日於是乃置酒聚家之人大會於祠序昭穆班尊卑別長幼執觴獻酬雍雍秩秩秩府君起而言曰某患難餘生今得與家之少長聚飲於此未可爲非天幸也乃酌而祝曰願家之少長敬祖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七

睦族秉禮守義以無貽祖考恫爲名教羞與仁興讓固先聖之所以垂訓也家少長咸拱立而應曰敢不敬承命府君復執爵而言曰廟貌不肅何以妥先靈教化不興何以鼓來學其以某日修祠宇某日起文會家之少長復拱立而應曰諾飲畢之次日聚族而請於府君曰祠宇移建於此三十年矣科目之繼起無人蓋仍舊址而新之府君曰此吾志也遂捐金爲之倡聞壤選材崇其綽楔治其楹廡丹之堊之嚴嚴翼翼偉然舊觀矣落成之日集家之名在庠序者數十人而先試之又集家之應童子試者數百人而合試之府君就其文藝之高下而次第焉諸生中拔從姪孫鶴鳴第一童子中拔某

第一後府君遊羅巖從叔祖掄持其文來謁府君覽其文未究喜曰叔直可冠軍矣童子云乎哉亟趣歸學使者果拔置第二逾年應省試與從姪孫今進士鶴鳴並舉於鄉自薦紳士秀以及邑居係聚窮陬僻壤之氓皆傳誦達數百里外咸曰吉水李公勗新祠宇敬其先也敦睦宗族篤於親也興起文教廣其才也相與思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一鄉一鄉而推之無遠邇油油然漸知忠厚之可風而禮讓之維俗矣會邑有清丈之役而邑故土瘠賦重府君搢腕者有年加以兵燹披離之後榛蕪徧野行路心傷有戶存而人亡者問其糧則存問其人則亡矣有人存而田荒者問其人則在問其田則

白石山房集卷第五

七

墟矣且有故家大族承祖父之遺積重難償奔亡之不暇往往辱於吏胥繫於犴狴者累累而是府君念此僞儒悽然隕涕手口卒瘁不遑寧處慨然興思曰安得聖朝一旦下明詔俾直省督撫中丞得條列地方積苦蠲除荒賦厚民生以培國本誠太平事也因悉力於本縣經始之至今乃得微蠲除之恩皆府君倡起也府君雖家居二十年舉凡朝廷用人行政諸大事以及朝章國是四方水旱盜賊之故每飯不忘而憂樂隨之絕不以一身之休戚爲榮瘁嘗詔不孝孤曰爾等讀書不患仕進無階要在立身不苟天下惟有心人乃能幹辦天下事亦惟至性人乃能擔當天下事處不失爲貞士

出相勉爲純臣余之望汝曹者惟此耳不孝孤再拜受教惟謹明大司馬王蕙嶽先生矯矯樹風節爲正人所宗府君出其門稱高弟先生坐邊境失機被收府君周旋其間甚苦先生竟以憤卒於獄府君爲多端畫策以出其喪召諸正人會哭返葬於家先生不立資遺有女不能遣其嗣馳使告府君府君曰此吾責也脫母淑人簪珥付其使歸且曰媿不能厚吾負吾師矣當江省戎子之變名家子女流落長安者至不忍言府君空囊贖之不足又稱貸爲其世族賴以有後完士人家室者甚衆其篤於師友故舊拯人之危卹人之難此特其一二也府君生於明萬曆乙未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清康

白石山房卷第五

墓

熙康戊午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著有石園詩集十五卷倡和詩并詩餘六卷灌硯齋文集四卷續集詩古文四卷餘多散軼未行世妣羅氏封安人後贈淑人妣朱氏封淑人以不孝孤振裕任翰林院庶吉士會晉階例停故貤封如原封焉男二長不孝孤振祺恩貢生娶廬陵前壬戌進士直隸泰興知縣劉公軒孺女側室任氏費氏次不孝孤振裕娶鳳陽巡撫僉都御史宜春陳公之龍女早歿贈孺人繼娶提督江西軍務都督同知三韓劉公光弼女封孺人孫三長景邁聘翰林院檢討新建鄒度珙女次景邁聘吏部觀政康戊進士南昌劉徵女振裕出景逾振祺出女四長適同里曾恭端公

次孫官生賜貴次適同里翰林院修撰劉公同升第四子季鑣貢生三適前壬戌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伍公承載長子聲揚邑庠生振枋幼待聘孫女六三振祺出三振裕出長許字同邑辛丑進士直隸順天府遵化縣知縣龍榜次子燦餘幼未聘嗚呼府君名在天壤而不言功澤及中外而不市德身歷進退通塞常變順逆毀譽休戚不一動其心不孝孤生晚童穉不更推魯荒迷又何能仰窺縷述於萬一惟是得於父執諸鉅公平日所傳命鄉先輩之所稱文章道德之士哀吟之所傳宗族鄉黨之父老子弟下至走卒兒童市諺里頌之所發母淑人嘗哭語不孝孤曰此汝父之善在天下者故人知之能言之至若生平多隱德人所不知者今不忍述也須之異日口授汝曹俾汝曹知汝父之志今不幸母淑人復相繼棄養則府君之積德累善孰從而傳之哉嗚呼痛哉不孝孤振祺侍疾三月府君每起坐必正襟不少偏倚間與客圍碁笑言從容命不孝孤曰吾家世受國恩至汝曹已六世矣祖宗之慶澤深長後人之培養宜厚有莊與祖攏近者黃牛峒歲可出租穀若干石以供祭祀其所餘令世世子孫食祖父之德於勿墜也言訖索筆疾書付不孝孤祺曰小子識之字畫端整如平時不孝孤備員史館聞疾心動請急馳歸而府君已見背兩月矣嗚呼痛哉母淑人出府君遺命不孝

白石山房卷第五

墓

孤呼天泣血不忍起視少甦母淑人乃跪不孝孤柩前屬家長某齋拔讀訓辭曰父字示裕兒讀書而成進士仕宦而叨詞林誠人生榮遇也事君事親兒自能爲之但我以數語寬緩稽兒請假之期非兒之咎也我所最喜者母親家務料理停當汝兄弟友恭異常百凡可以放心惟立身行己必以聖賢爲歸升沈顯晦但以恬澹爲念是我生平得力亦吾兒所習聽聞者是所惓惓至屬者耳康成十月初六日父梅翁字示裕兒不孝孤拜哭受命一慟復絕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府君疾革前三日少詹學士羅公憲汶至榻前啓手足府君與之設正色而言曰大丈夫在世可去可來何懼爲聲琅琅達戶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志

外羅公退而語人曰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吾侍夫子久矣吾固知夫子非凡人也吾師乎吾師乎不孝孤委頓泣血迷謬不文具述梗槩惟當世大君子賜採擇焉若夫言之未詳語之未盡而斯世文獻鉅公知之最確信之最真者乞更示狀以補其闕不孝孤謹忍死待命不孝孤振祺振裕泣血謹述

顯妣朱淑人行述

先淑人姓朱氏諱字懿則號遠山明瑞昌潢裔外

王父輔國中尉遜陵公諱議汶讀書植行稱宗英焉外

王母汪生先淑人有異徵幼即聰穎絕倫女紅之餘朝

夕一小樓丹鉛披閱於網鑑史記及諸家詩集成誦不遺一字間爲有韻之言多警句外王父奇之命字曰懿則爲慎擇所以克配者時年十八先大夫以銓司給假里居遂許婚焉康辰先大夫起補光祿先淑人偕往壬午生不孝孤都門淑人喜曰有子可教也癸未夏先大夫推光祿卿至甲申二月甫得旨值流寇陷京師從叔祖總憲公殉難先大夫誓相從焉淑人亟請曰公赴大義何敢言但傳張獻忠賊兵踞江楚所過殺人無噍類今南北隔絕長兒家問未卜所存僅呱呱泣耳君以身殉國余必以身殉君且先封公馬鬣未封穉子孤身誰撫宗祀安可忽也先大夫慟哭未即引沒淑人挈不孝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志

孤避難津門每誦乳媪尹氏曰汝忠誠可託有難吾惟一死此子可挈還故里交羅夫人無異己出也逾月我朝興師底定宇內蒐羅遺老特起先大夫問寺卿歷任兵部右侍郎繼以薦人事被誣客先伯紫菡留津撫銜舍忽傳逮問家人驚迸淑人輒引義命自信而寄不孝孤蕭寺旋得昭雪會江鄉金逆之變欲歸不能於是遷播轉徙日靡定居瘡痍經營悉倚淑人卒辦無慙色暇即與先大夫商略理亂大勢與救時急務逆旅中無圖籍可攜先淑人悉出之腹笥如借箸畫灰指悉不倦先大夫藉以忘僑居之困歲辛卯我世祖章皇帝親臨大政先大夫膺特召復原官旋晉本部左侍郎條陳職

掌一疏先淑人實資贊畫焉壬辰冬總兵任珍不法事
露部議不稱 旨樞部滿漢堂司同日被逮此偽驚竄
無完室先淑人毅然曰大夫行事皦如白日 聖明在
上斷無不齊之威舉家賴以無恐夜則焚香告天日率
諸童婢漆井篝燈草疏血涕橫襟時不孝孤年十歲先
淑人命孤曰汝父脫有不諱我惟拚一死叩九閭以鳴
汝父冤倘 天聽難回指所濬井曰此即我葬身之所
汝好讀書毋墜先志吾事畢矣不孝孤嗚嗚孺子啼不
敢仰視幸賴 世祖皇帝聖明獨斷先人得徵寬典始
末詳先大夫行狀中南歸仍僑寄甌湖郎舍先大夫自
稱白田寓公人擬之鹿門偕隱云自是儉約相守吟詠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太

自怡數年中惟與先大夫盱衡古今治亂人才邪正鑿
鑿有論斷簡韻送難日進不孝孤膝跽聽受解則喜否
則怒其不以愛弛教類如此以是不孝孤十九舉於鄉
庠成進士蒙 皇上遴拔讀中祕書皆先大夫淑人
庭訓之力此不孝孤回首趨庭之日痛不欲生者也淑
人壹範端嚴持大體喜讀書熟於掌故日手一編寒暑
不輟識見機警料事多奇中秉家肅然有法凡賓客過
從佐理中饋一如先大夫旨痛外王父之弗逮養也爲
卜吉兆以妥其靈而迎外王母就養於家親奉甘旨廿
年如一日視兄振祺無異所生丁酉始挈家南還卜宅
南昌爲不孝孤納婦於陳早殢繼娶於劉愛之如女而

訓誨不少息至於庭族嫻姪有急難賑卹救援不遺餘
力室家賴以完聚子孫賴以昌熾者不可悉數舉凡事
關家國誼切綱常莫不佐先大夫勗小子潛移默植以
求無愧而後已嗚呼不孝孤質稟最魯先淑人爲善無
德色尚有所不及見不及聞并見之聞之而心有所未
忍言事有所未可書者不孝孤何能仰述萬分之一哉
先大夫之寢疾也不孝孤心動請假急歸中塗即聞訃
數月之中淑人挈孤兄振祺孤妹振訪籲天請代衣不
解帶者三閱月含斂之具必誠必信朝夕哭奠一準乎
禮而哀毀過之不孝孤徒跣奔歸已在先大夫見背兩
月之後撫棺慟絕起視先淑人臞甚相向長號淑人摩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尤

孤頂云我不即從汝父於地下者以汝兄孤立吾兒未
歸耳言未已不孝孤驚怖失色忍涕寬慰至再先淑人
始勉進溢米力疾經營率不孝孤等襲先大夫大事每
歲時祭奠痛而絕絕而甦即居常寢食常帶抑鬱沉痾
之容不孝孤等惄然慮之而不敢言也夏五月通國諸
君子以至遠近嫻戚謀製錦爲淑人稱五十觴有趨不
孝孤徵言於輦下者淑人聞之跽不孝孤於庭垂涕而
言曰而遂忘而父乎而以而母爲何如母乎且不忍而
等一觴忍受通都諸老之言以自壽乎言訖泣如雨下
至期衰服詣先大夫柩前且拜且泣不孝孤雖備卮酒
而逡巡不敢以進也猶逆計來歲服除跽進一觴以介

肩壽而孰意淑人竟以二月十三日示疾至十九日遂棄不孝孤等繼先大夫而長逝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嘗湯藥者未逾一旬不解帶者止及三日彌留之頃屹然端坐合掌孤泣問何語淑人曰吾惟守中而已言訖索先大夫遺命搦管疾書如意二字於後遂成絕筆焉痛哉痛哉蓋淑人矢志從先大夫之願歷始終而不渝如是嗚呼終天之憾未已圻地之痛增哀未報劬勞一旦永訣天乎天乎何使我至此極也淑人生於天啓壬戌年五月初二日子時卒於今康熙壬子年二月十九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一所著有倡和初集隨草鏡閣新聲隨草續編亦園嗣響與先大夫石園集並行於世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五

平

振裕泣血具狀惟大人先生不斲如椽俾先淑人生平始末藉傳奕世焉先淑人不朽不孝孤死且不朽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五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六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墓誌銘九首

新鄉郭公墓誌銘

公諱士標字公望別號中水姓郭氏河南新鄉人也其先自明初有諱欽者始居邑之定國村歷四傳至允嘉是爲公高祖允嘉生名山縣主簿千之千之生蘇州府同知蒙古三世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蒙古生四子其次曰渥明神宗朝爲禮部尚書季曰澆仕至陝西布政司參政公參政第三子出後尚書公以廕爲官生郭氏故世族尚書兄弟皆以進士起家貴盛甲其里中子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六

一

弟多翩翩自喜公獨深沈有大志自命偉然不屑爲貴游豪縱態其師易義侯張公亮皆歎奇之年十八尚書公歿居喪盡禮持身治家斬斬有法度繼念尚書公未膺卹典伏闕抗疏陳情卒得俞旨賜祭葬如例人以是知其能無何參政公受命分守河西時流寇猖獗秦中大亂參政年已老其長子失明弗克從將單騎之任公慨然曰當此寇盜充斥奈何令老親獨往吾輩顧優游家食乎即從參政赴陝至則日夜籌畫思所以撫柔捍禦之法參政用其言勦賊屢有功旣而寇入河北參政以鄉里爲憂公復馳歸佐郡縣吏繕城池修甲兵召募壯勇爲守禦計一方賴以安堵寇旣退有司上其事於

朝愍帝賜璽書褒美居二年參政卒於官二子相繼歿
公益孤立無所倚而大河南北仍歲大侵家業日衰耗
盜賊竝起州縣多被劫掠公以一書生外爲鄉里謀捍
衛助其芻茭內庀家政代兩兄撫養諸孤衣食百須指
麾辦具當是時人咸以經理之才目公公亦慨然自負
留意天下事然終以不試而賊勢益張國事益不可爲
公遂絕意進取不復言用世矣公自少志聖賢之學從
參政在陝雖軍旅倥傯暇則相與議論經史質疑問難
不少休既絕意用世乃益肆力於學家居日取五經諸
子下逮宋儒語錄沈潛反復究其指歸會容城孫徵君
奇逢儒寓蘇門公出所學相正徵君一見傾服議論往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

復多所符契始公雖力學不倦猶自以無所師承未敢
堅信及是乃益渙然無所惑也其學不自表暴以力行
爲先務於孝友睦嫺尤所加意事母及本生母兩得其
歡心數十年無間言本生母卒降服心喪三年如古禮
撫幼弟及兄之子授產授室與己子均厚於宗族建祖
祠墓側歲時祭掃大會族人習禮其中置祭田以供饗
祀有餘則以供族人嫁娶喪葬費立家會集族之能文
者月一課之又擇其優者令分教族之子弟縉紳家傳
以爲法孫徵君稱公爲六行之士聞者食曰無愧公雖
終身隱約其才莫克自見而學問深謹內行醇備實足
以垂法後世至其仁義之性遇事輒發時時罄所有賑

人不瞻亂離以後士或轉徙不能歸則予道里費令復
其所婦女爲兵掠者贖而歸之其利澤之及於人者蓋
亦不可勝數也嗚呼是足以觀公之大槩矣公生於明
萬曆年月日卒於康熙年月日男一人晉熙某科舉人
晉熙將以年月日葬公於某所詮次公行事來請余銘
惟余叔祖忠肅公出尚書公省試所取士當尚書初歿
時嘗言公於喪次一見歎爲遠器時時向人稱道之余
自幼即聞公名甚熟故按狀所言書其大略如此至於
公之抱負不用其志有可悲者公不自言其故余亦不
得而詳也銘曰猗歟郭氏代有顯人公產華胄其才莫
倫恥彼鉛刀厲我鋒鏐卒韞不施以昌其學教行於家
仁溢於里身則隱焉德既茂只鑽石埋辭鮮稱厥情維
公靡媿後其有徵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荆公德配景孺人墓誌銘

吾師故江西新喻縣知縣荆公既卒之二十有二年其
配封孺人景氏卒子益祚等卜以年月日啓公之兆合
葬於翟村之西北原具事狀走京師請銘裕辱公之知
於公之卒既已表其墓茲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孺人姓
景氏世爲山西猗氏縣人父諱君實夢朱衣女童授以
金鳳而生孺人生而端莊靜壹不苟嘗笑組織絛紉不
習而能年十三歸於荆宗黨以其少或易之孺人身庀
家政親作勞苦酒漿筐篚內外秩然人皆曰荆氏有賢

婦矣公少以文雄於鄉不治生產試高等當食饋胥吏行文書例有所需索孺人脫簪珥飲之公省試得乙榜久之鬱鬱不樂孺人慰之曰遇合命也力田必逢年何徒自苦邪自是公益奮於學篝燈午夜書聲琅琅然與機杼相間也公以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謁選得河南之西華未及任丁外艱歸服除補江西新喻縣時太夫人在堂孺人不欲行曰姑老矣不可以離膝下太夫人勸之行乃行未踰年而歸曰終不可以離老親也太夫人性嚴小拂意訶讓輒至孺人和顏受之不懈益虔早暮洗腆必嘗而後敢進太夫人喜曰此真賢婦也公在新喻以課殿投効歸孺人迎勞之曰爲公受過義也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況老親在堂啜粟飲水盡其歡足矣蓋公歸九年而太夫人卒九年之內輕軒板輿烹肥割鮮融融愉愉孝乎惟孝者孺人贊道之力居多焉先是公之選西華也孺人未及行而公之父贈公病既作孺人侍湯藥不交睫不解帶者凡百日既捐館舍附身附棺必誠及太夫人歿公毀不勝喪孺人相之而後成禮公以毀致疾馴至大故孺人庀喪事視太公無加禮而哀則過之蓋孺人自歸於荆四十年而三遭大喪太公之喪公方在京師公之喪諸子皆在太原太夫人之喪公雖歸里門而不勝喪之故亦孺人相之行事蓋孺人以婦道而兼子道拮据捋荼盡志盡物四方觀之雜然曰知禮洵乎可

以爲女宗爲婦師爲母儀者矣孺人課諸子嚴而有法待庶出之子如己之子教誡諸子婦以儉以勤男女嫁娶不啻不侈御僕妾有恩義其施予雖微物必周而均里巷之貧乏者助之急難者可救則救之疾病者爲之醫藥療之自少親女紅至老弗輟子孫勸之少休曰吾樂此不知疲也疾既革醫來曰死生在天非藥石所能治也吾俟命而已蓋其達於大體動中禮法類如此孺人生於明天啓癸亥十月十三日卒於康熙丙子年六月初九日子七人女三人孫男十三人孫女十八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自劉向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目而後世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述婦德者必以此爲宗婉婉孺人實相我公既孝既慈克儉克共令妻壽母祿福考終翟村之原神靈鬱蔥爰契初筮合於幽宮子孫繩繩高明顯融我作銘詞昭茲管形

李母閻太孺人墓誌銘

閻太孺人者余宗坤圖公之繼室而文學坦之等之母也坦之之言曰余母姓閻氏父魯峰公母某氏皆長山望族余先嫡母畢氏早卒生一子篤之舉某年鄉試亦卒而吾母始來歸先是余族明永樂中由秦強徙長山世無顯者先大父見山公日諭府君兄弟努力讀書而府君於兄弟行最長督率最勤天啓甲子先叔父司寇

公舉於鄉踰十年成進士既而叔父侍御公暨兄弟子姪相繼得雋雖祖德發祥亦府君督責力也而府君以積學友困諸生間鬱鬱不樂崇禎丙子先兄篤之以義經魁東省府君始一破顏曰吾身不能遇者庶幾食報於子乎未幾畢孺人卒先兄又卒府君煩憂沈痛幾無意人間事矣自吾母來歸時時以大義相責曰君有白首高堂不能釋哀以體親心大孝之謂何已又婉言開慰府君之懷漸釋府君性好客客至脯修榛栗咄嗟立辦又天性慷慨喜周人急吾母皆脫簪珥佐之中年以家政盡畀吾母吾母身先臧獲不遺餘力是以府君無內顧憂先是大兄歿時遺子二長斯恒甫二歲次斯孚遺腹也皆吾母所撫漸次爲成人入庠序完室家府君顧而樂之竟忘子之棄世也及已尚未有所出勸府君置副室生不孝吾母聞之喜甚提攜懷抱不知其非已出也未幾府君捐館舍吾母仰天哀號幾不欲生又念上有高堂而不孝年僅數歲門戶崩摧孤兒寡母慮生不測吾母思患預防委曲調劑又拮据以襄府君大事及不孝能讀書出就外傳忽忽如有所失輒遣僕婢來窺聞讀書聲則遣以果餌否則慘然不樂又時訓以立身行己大義蓋母也而兼師矣太母年將百歲見子孫凋寒心常快快吾母常舉釋氏電光泡影之說以慰安之太母女二人皆家貧周給餽遺終身不倦蓋婦也而

兼子矣身素無疾去秋八月忽呼不孝而告之曰自我爲李家婦五十年矣苦心勞力備歷艱難撫斯恆斯乎三歲孤兒與遺腹子自哺乳之就乾推溼撫痾抑疹費盡心血以至今日斯恒已由太學需次爲民牧斯乎亦有聲士林汝自七歲時汝父見背操心慮患幾及二十年幸汝已成立採芹食餼兒女數人且汝太母告終吾以白髮冢婦奉一百一歲高堂之柩合葬於鳳凰山下贈官你太父府君之墓無失禮焉未亡人之責已盡矣吾歸九原見汝父無憾矣不孝深訝其言爲不祥及十月之廿一日竟無病而逝嗚呼極人生艱難孤苦之遇未有如吾母者也坦之之言如此余聞而悲之孺人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子某娶某氏孫某娶某氏將以某年某月葬於某處將葬其子備述孺人懿行謁銘於余嗚呼孺人之自述備矣坦之之言何以加諸余又何以加諸余讀晉史至夏侯孝若庭訓諸弟規模二典未嘗不爲失笑也故於孺人之誌詳舉其告子之文不易一辭不獨昭於女史亦以具訓於世之文士焉孺人之姪子之余同年又同族且鴈行余何敢不銘銘曰妻道有終匪曰無成風雨寤歎契闊死生孝慈兼盡傳於故舊雞鳴警旦亦同朋友辛勤黃土容華一丘有子有孫命豈不猶哲人之母碩德之妻敢告彤管我銘在斯

李母張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姓張氏歸於李爲固原千總少峰公副室實應州守備宏寶監生宏開所生母也以宏寶貴故得封恭人云往余辛丑計偕見宏寶京師以同姓稱兄弟其後二十餘年余奉命典陝西試竣事還都道經襄城宏寶之家在焉往過之相見歡甚知宏寶尚有母無恙泊歲辛未宏開持其兄字來則太恭人歿已二年矣序列其母之行事踵門請曰吾母之德蓋實與吾嫡母張恭人相埒也始歸吾父時年才及笄吾父性剛方動作不苟吾母事之無違則尤善事吾嫡母愉煦照人無間言嫡母亦倚吾母如左右手嫡母病革吾母哀涕不自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八

勝見者以爲難吾父及吾嫡母既歿吾母乃獨綜家政米鹽醢醢皆躬自辦治門以內井井如也性仁厚戚屬中貧不能嫁娶者傾貲助之或既死不得治喪具輒予以殯寔費歲凶爲食於路以食餓者邑東南汾水泛漲人病於涉治橋梁濟之環鄉邑數十里中頌德者聲相聞也生平喜奉佛法而謝絕比丘尼無得至門尤其識之卓卓者臨歿時神色怡然沐浴端坐而逝蓋德之所養深矣往者吾父及吾嫡母葬時皆有銘以垂不朽惟吾母之德實婉吾嫡母而或抑焉弗彰寶兄弟何以即安君辱以同姓稱兄弟其哀而錫之以銘余嘗論婦女之職不論中饋非有奇績偉行可傳而位有所厭益不

得自展則諛墓之辭宜非所重然而膠木小星之詩載於二南君子美之則知婦人女子苟能秉志壹誠終溫且惠以事其上固爲采風者之所必錄而宏寶追念母德不忍其抑而弗彰仁孝之思有足以感人者尤不可重違其請乃按狀而書之太恭人生於明年月日卒於今年月日年八十有二子二人宏寶以武進士任應州守備授階明威將軍宏開太學生女四人高巖沈希彭靳鮮瞻張象明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曾孫男女二人婚媾皆名族今將以某月日從葬少峰公墓次銘曰德莫隆位實卑有令子兮幽光迺揭刻石重泉兮以慰孝思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九

亡妻陳氏壙銘

順治十有六年正月丁巳吉水李振裕之妻陳氏卒於洪都二月己卯殯於城外之宿覺堂將以其年八月初五日葬於本里太保場之原振裕銘其壙曰氏諱璋玉表之宜春人巡撫鳳陽都御史去亢陳公之第四女而秦淑人之所出也同母兄經年少有才名兄妹友于動合乎矩生而有智慧深居閨閣能知勤儉一切家事咸參訂焉年十八歸裕未嫁事父母既嫁事翁姑皆以孝謹聞而與裕和柔稱最踰一年產女豫孫未及月氏卒嗚呼痛哉生庚辰之夏死已亥之春以月日計之僅十有九齡而已顧其自笄而溯及幼孩余之知不若其親

其兄知之悉也而其爲婦之道其親其兄之知又不若余知之悉也氏之始歸裕也莊靜有德舉止閑雅母稍怠愆裕日出攻業漏殘乃入入必見其侍君姑膝前姑或語以家事或訓以家教肅然敬聽之候姑寢始退退則語裕曰慈訓諄切余不敏敢不佩服以滋隕越羞余少氏二齒一言行間莫不以寬大相勉而愛敬交致相依爲命且每以兩大人之所以易裕者時爲告語然初未知其能嗜學也余嘗讀書靜夜聽之類有識者裕間爲解說不煩言而已悟後遂孜孜專事文墨凡大人所著作悉珍誦之無何漸能通詩形諸吟詠互相倡和怡怡如也至其審事慎言皆求幾乎道是以凡有請命即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

當親心乃嘗語裕曰吾竭誠以事兩尊人俟君成名爲君傳一脈十年後當從吾親於秦之萬山中結茅爲廬優游翠巖花塢間以養天真足則余之志也裕聞而奇之嗟哉孰意氏果飄然而反真乎雖然德全而身化即勿痛焉可也然德全而身存如所言俟余成名以傳一脈於後則共顯榮也遠矣然不可得也寧不痛哉遂灑血以銘銘曰

太保之山是爲卿宅且固且安永保斯石

江西新喻縣知縣荆公墓表

公諱之茂字峨侯姓荆氏其先世自秦徙晉歷十餘傳至公而族始大公母許太孺人之有娠也夢華蟲金其

角而光照戶遂生公有夙慧七歲出就外傳讀書數行俱下舉止端恪如成人長益肆力於學蜚聲譽序間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乙未謁選得西華令未任以外艱歸服闋補新喻令縣故瘠土也又當兵燹之餘瘡痍未復民乏蓋藏者十室而九徵輸舊有陋規吏資之以給餽遺公至悉除之正供之外罔溢錙銖由是國無逋賦家有贏糧而邑以大治其未至也民之望公如望歲爲政朞月則戴之若父母焉庠序分校秋闈得八人多知名士而某輅才小生亦得廁足於門下辱公知最厚當是時公廉以自持和以接物恭以事上惠以牧民主者察循吏莫如公將以薦於朝會漕課殿而罷民且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一

媿且悔曰奈何以吾事累吾公乃相與輦負以輸雖鬻子破產不恤也主者聞之欲請於朝以復公職而公念將母不遑已翩然命駕歸矣公每悼贈公之逝不得以祿養及歸依太孺人膝下母子偕隱甚樂也於是穿池種竹爲太孺人朝夕之娛入則奉板輿而游出則督農圃之役花晨月夕親交聚飲觴詠流連久而靡倦殆忘其爲墮官失志之後也者嗚呼樂天知命非古之有道者不能公其無媿矣乎公父某公諱山桂好施勸學鄉人重其義膺覃恩贈如公官母許封太孺人其大父以上世次及子姓姻婭生卒之年月卜葬之兆域奉常王公具誌於幽堂茲不復載嗚呼公吏治江右莫不

稱之其內行修鄉之人亦莫不頌之皆不待表而後見
唯某以弱冠受公知公所以訓誨之者懇惻備至造次
被服不敢違以故某雖不才而釋褐以來居官十餘年
日慎一日以克有今日者皆公之教澤也昔聞公之訃
不及奔喪治事歲甲子奉 命典試秦中道經公里始
得展拜於墓下蓋距公之沒十年矣哲人其萎吾將安
做詎止車過腹痛而已邪間者嗣君伯仲輩千里馳書
屬某爲墓表自知文采固陋不足以揚公美而顧不能
無一言以揭於墓門之側者所以志哀慕於不忘也

貴州鎮遠府知府李君墓表

君諱予之字又何姓李氏先世直隸秦強人後遷濟南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主

之長山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以君叔父某貴贈
三世皆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如其官父某湖
廣常德府通判贈戶部山西司主事君以康熙己酉舉
於鄉康熙戊戌進士授內閣撰文中書丁外艱服除補戶
部山西司主事遷浙江司員外郎 上命九卿舉才能
官君以薦陞工部虞衡司郎中大臣復薦君才能俸滿
擢江南淮徐道未任改授貴州鎮遠府知府舉卓異第
一旋丁內艱服除待缺於 京師以康熙某年某月某
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君爲人外和內剛與人交愉愉如
也而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親以孝聞居喪過時而毀
於兄弟友愛尤至自少以文高其儕及長鏃礪問學六

籍咸貫尤究心經世之學嘗曰經術以經世也吾儕稱
詩說禮一遇盤錯臨事面牆奚以學爲故其讀書於古
今事變及當世利病因革損益下至名物器數絲細委
曲原原本本無不取諸其懷故其居官所至有能稱而
批卻導竅游刃有餘人皆曰此天下才也其任戶曹也
鈎稽考核事無留難其任虞衡也度材庀工節省濫費
釐奸胥之爲耗於行戶者其任鎮遠也招流亡安反側
減關稅之額而以驢代役夫之荷擔者公私便之鎮遠
爲滇黔門戶新創於兵邑間蕭條民鮮土著菁溪篁谷
苗蠻聚居長刀毒矢動相警殺寬之則脫兔急之則鋌
鹿君至則宣 上威德開誠布公拊之摩之箴之石之

白石山房集卷之三

主

除姦蘇良民大和會三年而政成城郭屋廬田疇墾闢
民忘其勞百廢具舉方君之始治人皆以爲難而君處
之裕如信乎惠流張弛具宜蓋君之才其試於事者僅
如此古者度材而授量能而使大者許謨廟堂次者綜
理庶職知之而必用用之而必盡如君之才可以謀王
體斷國論備 天子股肱腹心之寄或受命於外則于
藩于宣必能沛四國之澤敷千里之化而況遭時聖明
九重之上求賢若不及而君屢進屢厄不得一意發
摠浮沈郎潛出守荒郡及乎政聲卓然大臣交章薦達
蓋駸駸嚮用矣而君又溘焉長逝不獲膺 天子不次
之擢嗚呼其可謂豐於才而嗇於命者矣蓋古之有才

而不用而不得盡其才連蹇厄塞賁志以歿者何限如君正可爲流涕而痛惜者也余與君同宗又同年又同門相善也知君之深者莫過於余故於其卒也君之子斯袞請爲表於其阡君子男一人斯袞也女二人孫男女三人某年某月某官某述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墓誌銘

吾師中丞公卒之明年子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原某阡走京師屬振裕爲銘振裕公之老門生也於公卒爲位於寢以哭葬有日矣繫官不得准葬中心戚焉追惟公立朝事行衆所共見領或未知其微宜爲公銘者莫振裕若也其何辭公諱既齊字伯嚴姓衛氏世爲山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六

古

西猗氏人遠祖有諱庭芝及邦直者繼世爲學官以孝友教其家祖諱中夏以子及孫貴累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紹芳起家進士累官至浙江巡海道按察司副使誥授朝議大夫嘗督貴州學政士人感之祀名宦祠以公貴累贈如其祖公弱冠成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調霸州判官擢山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改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謫黑龍江奉 特旨還里命分修永定河改修南河卒於淮上公少穎悟及長嗜學子史百氏無所不通發諸心措諸事表裏洞達要歸於至誠毫髮欺妄之萌人所忽不戒者公怵然若墜於淵至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六

五

於禍福利害交乘猝至極天下驚喜之變而無以加公處之恬如也以誠自結於上故上之知公者特深當其幾有所窒勢有所絀形迹且無以自白而肫摯樸實的然無可疑其濱於危而卒以全由 上察其中也方公之撫貴州也黎平高洞苗金濤殺傷人吏捕不得反殺吏公初至黔而知府副將日上書數十請勦專閫大帥主其事兵旣出疏聞於朝將吏張虛捷冒功公未暇覈遽以聞旣而廉得其實即疏自劾 上怒前後語不讎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會大帥已死乃浚知府副將及金濤而議削公官 上以其事重逮公抵京廷臣會讞謫徙黑龍江此公得罪本末也夫將士貪功罔上情所必有公非不能知然寧受其欺而不敢稍文飾以幸無過蓋以爲一念欺主即朝廷寬貸之而天地鬼神不勝誅也蓋 上方罪公時已鑒公之誠矣踰年遂釋公歸及命諸在籍大吏效力河工亦及公 上之意何嘗一日忘公哉初公在翰林即矯然思所以自立杜門誦讀規切當世之務嘗上書有所建白議論侃侃 上於時已識公名以太母歿念父乞假歸居久之赴京補官上欲試以事命視原品改外吏得霸州判官公奮曰判官職雖卑可見諸行事不徒託空言乃召里秀良曹試而敦誨之成就其業以導愚者民皆向方上官高其行數俾攝長吏篆至輒有惠政旗丁取子錢過倍稱橫索

無已公手批其頰將牒刑部悔服罪乃止是時于清端撫直隸特器重之會公丁父艱去欲薦未果比總督兩江薦四人其一則公也公連丁父母艱服未闋一日上御乾清門引見講官王學士尹方問其籍山西也顧大學士宛平王公曰山西有一翰林曾外調憶姓名否王公以公對隨傳問九卿居官何如僉對曰賢即諭吏部服闋仍以翰林用由是知上之識公久矣及補官吏部以公名奏上曰此人宜於外任特授山東布政使由從七品遷從二品超十階前此未有也公感上知益自奮甫到官刻剔蠹弊老吏宿猾無所容其奸帖帖然洗手受事郡邑長官正供外不煩輸一錢易於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六

末

爲廉而又恥以墨聞無顏以承公皆變宿習作清白吏公又念教化爲治本建歷山書院講學課士其中設奎壁二齋略仿胡安定蘇湖學規之意朔望集父老子弟講說聖諭十六條旌孝子節婦以示獎勵他善政次第舉行文檄案牘旁午錯互中夜植燭省覽不少休護巡撫印者再殺人及盜重囚凡八十餘案屢更法吏時有所輕重株累廢業者數百人公裁其中奏當悉報可數百人者釋去皆泣曰生我者公也居三年山左大治遂擢尹順天公具疏請按行所部黜陟賢不肖上以爲無益不從然未幾遂擢副都御史會畿輔山陝蝗平陽以南尤甚令長虞勘驗率不報公奏議恤蝗災疏

上以懸揣切責之然未幾又下撫黔之命一歲三遷皆不由廷推公方以懇直不得當上意顧眷公益深公拜命泣曰上之知我至矣以身報國違他恤乎至黔謁父祠吏民指目曰此故賢君子也其治且教且養大約如山左之政而詳密過之未及一暮且有端緒被逮之日小民巷哭如失慈父母擁部使者車却不得前隨其後而送者千萬人抵楚境不絕向使公久於是職垂永利於無窮其得民更何如也然公蒞其地不久民乃追思患難中跋履跋涉不少怠非惠愛所布出於至誠能如是邪夫公起州佐典大藩光華發抒極天下之喜無以喻由是而志得氣溢者不少也而公之自下也彌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六

七

甚及夫桎梏囹圄流離竄逐於荒沙絕域之地雖疾雷震霆極天下可驚者未至如此而未嘗怛容變色失其故常也大抵公存誠主敬之學本之孔孟程朱德性堅而涵養定其事與心協則行吾之所欲爲有徑遂而無委曲其機室而勢結則亦必不肯趨利避害而惟矢吾心之不欺矢吾心之不欺而後禍至而不懼害生而無悔罪譬積而神氣寧也上之所以用公與所以怒公者固因乎公所自致而信公之不欺則始終無異焉嗚呼此可以定公之生平矣公在淮分修高家堰募民夫築周橋橫堤及清水潭隆冬盛暑風餐日炙督治無倦色病且殆猶強起視工可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也

公廣額豐頤秀眉疎顙爲人和且莊燕處一室中窮經纂言無虛日雖顙沛未嘗廢書居家建先祠修家譜置祭田義宅賑族之貧寡友愛同氣官二十餘年有祿俸輒推與之無私蓄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心所著四書心悟二十卷小學家訓四卷道德經解二卷南華經刪註二卷韻通一卷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二年至康熙四十年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七夫人荆氏子四人長議先卒次即訥增廣生次諫歲貢生次詢庠生女一孫女一銘曰世風之漓玉表礪中公一其趨完然樸忠培塿之趾倏躋華嵩雲漢之衢粹當雷風乍窮乍通大吉大凶守道愈篤以始以終惟公不欺惟 皇鑒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六

大

衷釋罟滌瑕展能效功公如有年其不有逢歸誠修門返真太空書銘薦辭泐於幽宮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君墓表

余讀漢史至趙尹王張之事蹟嘗慨然以爲古之才人志士任國家盤錯之寄必有精強廉幹之力爲百姓興利除害使豪強者不得肆而窮弱者不失職亦或緣飾以儒術順時之所欲而施之而必無頽情苟且不及事之患蓋史之所稱能吏多如此而竊怪後世之刑敵而不任職者何多也居其位而不能其官上下相徇以文法苟避罪而已或敢爲激發之行以鉤取聲譽而其實無益於民以故政日益弛而民日益困以余所聞涇陽

劉君其亦可謂古之能吏者矣君凡三任州郡皆有能名而武定平陽爲最武定新遭兵荒公私赤立奸胥以誦課爲利數君鋤其尤桀黠者更立法以清詭匿隱寄獎課更以登樂陵人李景隆殺人而匿其屍獄不決再三鞠之不得實君據案良久忽厲聲曰若不嘗填田中井乎則愕然曰然立命之田所掘井果得屍民驚爲神民有爭田水相鬪而死各昇屍以來其後昇以朱扉者老人也君念老人非赴鬪者且朱扉非田家物跡之距田所數里有廢寺毀一扉合之良是老人則寺傍賣瓜者也蓋倉卒斃之以誣具敵者遂以二命抵於法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平陽轄三十六縣訟牒山積君聽之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六

尤

即日而決無稽者時有所縱舍嚴而不殘白蓮教煽亂捕一百一人所連染幾千人君定爰書十九人論死釋其餘聞喜民盜開垣曲山礦旁邑爭趨之官捕十許人君恐成大獄以盜鉛薄懲其首者置不問十一驛當孔道奔命懼不給君設通融之法更代協濟事集而民不擾設義學以教國之子弟復晉山書院立五齋選髦士讀書其中後多有顯者臨汾舊有通利渠引汾水溉田歲久湮塞君濬之復其故所溉之田以畝計之三萬六千三百有奇銀開荒地得畝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每歲兵餉之起存者銀以兩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八千皆前所未有也蓋君之治所至以公私給足爲務故其在

武定招來流民三萬戶編審增新丁萬餘口丈量漏田九百十六頃務使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君之素志蓋如此而平陽之利尤爲大君在武定七年在平陽六年中間在潞安五年潞安民浮而事簡而丞又非專郡事者也故其治無赫赫可紀者然其寬嚴得中張弛教條皆可以爲後法故旣去而人思之前後若一轍也君爲人剛果有大節嘗訓諸子曰士以氣骨爲主汝曹皆功名中人但須氣骨堅定骫骳囁嚅非吾子孫也平居意所不可百折不肯屈鄉黨有大事羣謀導啓君一言而定性孝友事親左右無違於兄弟恩義尤篤能厚其族之疎遠者少時鏃礪問學踔厲風發聲名籍甚繼而迫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六

三

於親命以鄉舉入仕非其志也故其訓諸子尤嚴諸子相繼登甲科官翰林訓飭猶不少怠也嗚呼君歷官二十年所至有聲迹其所設施亦已略見諸當世矣而位不滿其德道不信於天下假使以君之材如漢世良二千石入爲公卿其功業必更有卓卓者而惜乎其僅止於此也然君之所見者已如此則其所未及見者亦可以推而信之矣此余之所以深嘉樂道而竊以君比古之所稱能吏者不誣也君諱儀恕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遷爲陝西涇陽人中順治乙酉科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知州陞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陽府知府以某年某月日生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繼陳

氏俱贈淑人子六人某某官某某官女二人康熙甲子余典試於秦其長子灝爲余所得士故余之知君爲詳於君之將葬也論次其事之大者揭於墓之原以告其後之人亦君之志也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六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七

吉水李振裕維饒父著

詩補編二百二十首

癸巳以後作

癸巳冬雪初霽學步楊文貞公少時韻

時年十二

攜酒高談雪未消
深林處處點瓊瑤
窗前旭日迎春暖
爲看梅花過灞橋

甲午正月初試筆

忽聞窗外鳥聲歡
點點梅花帶笑看
漸喜嫩黃舒凍柳
行隨寒翠踏層巒
迎晴春暖殘雪對日才高慶履端
此際稱觴宜共樂
彤雲歌舞望長安

寄和陳五橋謙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七

一

春深是處景偏饒
每憶燕臺舊板橋
念我爲煩書信遠
思君愈覺夢魂搖
交情歷歷鶯聲轉
旅況淒淒鴈影飄
何日論文還載酒
晴光相隔海門潮

紛紛柳絮點輕衣
戶外綠紅映翠幃
獨坐每思知己遠
裁詩遙答故人稀
雄才自有青雲是
高論誰云白馬非
會看明年桃浪暖
聯鑣華萼帶春歸

中秋前二日雨中和汝諧兄韻

忽聞簷溜響潺潺
寒雨寒煙旅鴈還
杯酒爲兄聊共醉
何當青桂月中攀

中秋二首

晴空河漢淡遙天
萬里皆從此夕圓
何事虎丘爭看月

還同牛渚去鳴舷
清芬裊裊金粟玉
露團團入硯田
寶炬漫傳銀漏永
宮花期插帽簷前

輕風遙送紫霞盃
明月留人玉漏催
萬里隨雲飛欲去
歌聲仍引入簾來

喜晴

久雨初晴景色幽
茂林處處鳥驚秋
窗前旭日雲山靜
載月漁舟任去留

秋雨吟步家大人韻

秋江澹宕秋雲冷
兩滴香泉續修綆
北來歸鴈幾行行
涼風吹落梧桐影
簾外瀟瀟夕煙重
燕留別語驚宵夢
小齋惟看桂花開
深林何處棲靈鳳
寒蛩唧唧韻悠揚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七

二

誰家巧弄笛聲長
五更畫角閒催曙
露瀉殘荷亂野塘
九日二首

樹遠煙迷堞登樓帽影斜
風高頻落葉兩細急催花菊
展三秋色蘭分九日華
茱萸聊共醉遙憶在龍沙
時兄居里門
鶴林初放進霞觴
霜信風來作意涼
鴻鴈驚秋秋漸老
黃花送晚晚生芳
東籬採菊陶潛醉
高閣成詩阮籍狂
遠望江湖閒釣艇
朧朧月影上西牆

重登文昌閣

連天風雨白田家
深竹園林起暮鴉
昔日登高猶此地
今朝重發舊時花

乙未正月初恭和家大人試筆韻

屠蘇酌後每爭先拜慶庭闈祝大年霽色堦前梅映日
陽和郊外柳含烟三春桃李思同樂滿架詩書擬昔賢
惟有剡溪頻繫望與來欲棹子猷船微陳

雨中觀蘭

溽暑初消盡清秋送早凉花分仙露潤心點藥珠芳過
雨莖微濕搖風葉故狂瀾瀾烟霧重恐莫辨湖湘

中秋後三日夜分得觀濤

子夜涼風勁深秋桂影清波從鰭穴起月向蜃樓生擬
泛錢塘楫還同曲水觥乾坤惟浩蕩歸鴈落砧聲

丙申正朔試筆

春朝是處皆新景旭日沖融穿藻井華堂簾幕曉垂垂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十二

三

花鳥相娛爭弄影院柳含金鶯未轉烟靄霜明結如霰
千村樹樹待花開淑氣晴烟滿芳甸溪流細細魚鱗蹙
不知春草爲誰綠忽憶長湖放酒船春醅安得盈千斛
容懷又度一年新但逢勝節益思親時大人歸里遙知故國屠
蘇飲瑞色應連涇水濱

雪夜次韻

方擬尋梅去如何雪滿扉簾飄風影亂雲靄鴈聲稀春
至花容麗寒生酒力微詩歌忘晝永窓外任斜暉

登臥佛樓三首

獨眺憑高檻花餘香滿隄湖平侵野闊閣迥俯雲低浪
靜隨鷗泛林深任鳥啼山光浮霽景春暖正催犁

高閣吞烟樹天空入望低鳥翎穿白浪魚影射青溪寺
古僧初定雲深客到迷夕陽喧渡晚帆捲杏花西
一望春城曙菲菲江草齊堤長迷柳眼烟合鎖花谿孤
艇依村泊閒雲傍樹栖欲乘探勝興更上一層梯

晚步

清雲淺碧迥無塵花發枝頭點綴新霞映長湖紋疊錦
風吹蔓草織成茵黃鸝恰恰啼芳樹紫燕喃喃絮好春
縱步不妨歸興晚月明漁火照溪濱

渡錢塘江

飄然一葉泛江行回首層巒不計程海氣常浮天竺月
胥濤直撼富陽城石撐麗屋烟波古地圻龍蛇風雨橫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十二

四

遠樹千盤山疊疊賓鴻嘹唳岸沙平

釣臺懷古

停舟巉石下千載憶高名塢碎秋烟補雲孤老樹撐危
臺莎徑滑斷碣蘚紋生山色依然在蕭蕭伐木聲

冬夜聯句

酒闌詩興發卓人醉月偏醒笛破梅花冷儵歌殘焰影
青達

立春後二日雪二首

三冬不見雪雪滿庭前鴈帶朝烟濕花飛暮雨懸雲
迷山影斷寒浸樹光連爲愛清香淡幽窓煮夜泉
春至梅先覺陽回柳外傳雨含琴軫潤雪洗鳥翎鮮戶

窄通寒薄窓虛受景偏挑燈閒點易懷古興悠然

燈夕

纔過人日又元宵居近章江好泛船五夜月明燈火夕
九衢星帶漏聲遙微聞鶴唳西山雪漸聽鶯啼南浦橋
淑氣乍開三徑改桃花將放水痕消

踏月有感二首

簫鼓竟無聲行行愛晚晴風敲松月響霜冷石鐘鳴草
長荒城合烟含野水生湖邊堪眺望長嘯嶺雲橫
無燈月更白雨後古烟青魚鱗潛通曙曙光半隱星關
河蘇草木鼓角靜江亭會有傳柑至相將醉醪醑

兩泊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舟泊長江口無端夜雨橫東風號野樹白浪打殘更夢
裏聞鐘遠霜前擬雪生來朝帆可挂安坐掠灘行

悲斷絃十九首

有小引

巫襄夢冷絡緯吟殘覩乳燕而興思聆孤鴻而隕涕
悲風萬里空斷寒食之烟野哭千家時近清明之節
況夫新愁正劇離恨引柳絮以俱長宿草方深血淚
和桃花而並濕聲哀杜宇青枝猶弄影于風前色帶
寒鴉夜月難招魂于秋後才華飄成玉折風雅莫贖
人亡雨霰淒淒雲烟黯黯觸目神傷慨追往事偶成
哀詞十九首爰名之曰斷絃詩夫詩而取乎十九之
數者則以肖其年而深痛其剝那廿句竟不能待云

言念及此肝腸寸裂矣淚隨筆落聊以寫哀至詞語
之工拙未暇計也

猶記當年始結褵兩情夢夢總無知酸心半枕邯鄲覺
空負花開連理枝

猶記同斟合卺杯輕綃翠幙暗香來歡娛屈指方逾歲
忽化清風赴夜臺

猶記蘭房勸讀時鸞箋分韻好題詩桐陰掩映人如在
想入重泉兩淚垂

猶記隨親客路岐牽絲千里赴心期關雎歌罷纔成韻
慘對菱光泣畫眉

猶記晨昏傍母前和顏承訓最稱賢空餘遺笥胭脂冷
啼落殘紅聽杜鵑

猶記停針倚畫樓流蘇空自疊鴛鴦還看舊日雙雙燕
話向粧臺不解愁

猶記沉酣內則篇息心緘默意淵然從來柔態應難似
何故蒼蒼不解憐

猶記閒遊別院東纖纖輕摘小桃紅芳魂此際歸何處
怕見新花發舊叢

猶記同心譜鳳簫冰絃琴瑟意相調衷腸有怨誰堪訴
忍向雲和問九韶

猶記佳名字玉璋簪花體格媚生香孤鴻欲寫難成字
漫對遺書空斷腸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痛殺殘紅逐水紋染成血淚濕春雲傷情最是無人處
怨入西風歎落暝

痛殺香閨畫掩扉輕衫換作白羅衣爲言窗外雙鸚鵡
昔日聞歌事已非

痛殺亭亭玉蕊英春光纔度遂凋零誰家蓬弄三更月
吹落梅花不忍聽

痛殺無能效比肩嬌鶯猶自嚀鞦韆清明聞說將臨也
黯淡如何思惘然

痛殺鸞飛去不還返魂香滅意闌珊低徊無可消悲思
強上層樓望兩山

痛殺仙山到未能孤清常伴佛前燈倘然醒却真心性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十二

願結來生學子昇

痛殺空林冷簾紋尚餘寶篆吐氤氲遙憐陸氏鴛鴦錦
散作他年塚上雲

痛殺寒飈動塔鈴夜深愁絕縷烟青垂楊拖雨絲絲淚
又聽鷓鴣叫遠垌

痛殺無多酒入唇每逢戚友話酸辛含悲祇自潛垂淚
爲解愁顏慰老親

園居慨然有作

環山松栝長虬枝風過寒濤細細吹愁絕翻添連夜雨
悲深懶賦送春詩那堪乳燕營巢處剩有啼猿下淚時
欲寫懷人空有恨此情惟共落花知

鹿苑菴試新茗

尋山愁鹿苑溪水漲方塘高竹侵雲綠新茶出焙香枯
藤連古篆壁間有先賢墨蹟殘鮮繡危牆最愛清泉美重遊興未
央

阻風

蠟屐登山去微聞鐘磬聲老僧不解語小鳥自呼名雲
氣生荒殿松陰布石坪扁舟終日泊風雨助江鳴

仲夏送同學友人歸贛江

千里從師古誼難相逢爲喜紉芝蘭徐亭客散青燈寂
滕閣風高赤日寒短笛梅花知共賦雙江明月爲誰看
文章自是吾家事好向秋鴻刷羽翰

江捷二首

軍牒傳來海表平機槍已見落妖星行營月白笳聲壯
鐵騎風寒戰血腥候火秋煙迷斷壘遊魂夜雨泣遙汀
舳艫千里今安在燕子磯頭好勒銘

杜甫曾歌兵馬行高牙大纛倚孤擎金風冽冽秋雲暗
鬼火磷磷野岸明赤浪翻天沉蜃氣長鯨帶甲走江聲
北來依舊傳鴻字爲問何時度石城

舟夜三首

烽火連南國西風夜度河那堪愁戰伐稍喜戢干戈日
落人行少途危虎嘯多中流頻感歎一望一悲歌
滿目荒榛合江鄉煙火寒傷心歌易水無夢寄邯鄲樹

裏千家密砧聲幾處殘悠悠何足論乘月渡前灘
野岸丹楓濕湍流響不停如何舉世濁曾不一人醒秋
色添詩料寒天著酒經行行煙水濶野鳥亂青冥

雪中和王印周工部見投原韻二首

一代龍門望文星下九天簡書雲外出征旆雪中懸興
洽相逢後交深未遇前蟲鳴何足數愧矣贈新篇
正擬程門立相將詠采劉雀翻寒夢覺鴈帶濕雲流何
遜梅花句康成帶草秋還朝春正好卿月竚芳猷

即事二首

雪意渾無賴因風滿敝廬霜天無俗景歲暮有殘書鳥
影空潭度雲飛小閣初梅花行處有不必問騎驢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七

九

慰寒全仗酒以病故逡巡護竹妨新筍封梅待早春朝
風催旅鴈嶺雪斷行人塞外冰霜苦題詩淚灑巾

有懷陳鴻

大風

怪風從何來擲我簷前甕夢醒驚覺寒駭聽軍聲闐狂
飈撼枯桐吹徹冰枝凍飢鼠窺晨爐寒禽停夕弄石砌
凝霜痕旋沙相磨礱小樓玉玲瓏殷勤護危棟瓦翻掀
鵲巢花飛無定送何以劫寒威清酒猶能中

立春日王印周招飲即席賦韻兼訂龍沙同遊
之約

雅集由來未可辭況逢景色最相宜江城花染東風醉

臘日春歸候鳥疑子夜何妨傾舊醪辛盤恰好試新蔬
龍沙有興還堪約準擬提壺往聽鸛

庚子正朔步大人試筆韻二首

豈事朱旒護歲更故園春色最關情烏薪氣濕占時雨
鳥舍煙生覺快晴乙草遙憐看有乙庚年為喜見當庚
裁詩漫擬吟花雪好把黃柑待早鶯

壁柳風初嫩新詞貼舊痕報春鵲鵲早啼兩勃姑煩嫁
樹妨蟲飲吞花當曉殮年年芳草綠誰復問王孫

送陳公典歸山陰

世事於今行路難殷勤送客雨風殘詩情磊落能爭勝
畫境幽深詎易攀夾道松陰森岳廟懸崖釣月走嚴灘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七

十

曰歸恰好逢花發修禊猶依竹數竿

燕子磯

雪浪兼天湧潮平見水痕高松懸雨脚峭壁露雲根風
急帆光亂煙銷樹影緜覓酤應不遠彷彿識江村

青駝寺

穆矣荒郊外寒風四面多蒼猿懸古塔野馬泣青駝拳
石憑蛛網低簷聚雀窠白雲何處是惆悵思如何

除日憶豫兒生日因念其母感而有作

除日兒生日萱花痛久湮煙寒霜草凍郊冷暮雲皺頭
白非關老心傷豈為春行行怨楊柳客裏度年新

辛丑正月朔次泰安道中

曉樹晴生漸入燕關山迢遞不知年梅花故國紅應綻
楊柳他鄉綠未煙野老相逢談往事村兒也學貼新箋
思親極目雲初起且趁春風早著鞭

次盛珍示同年望岱岳韻

同好驅車至相將快勝遊煙迷樹影合鴈踏白雲浮雪
淨孤松出霜清宿霧收感君多意氣吾道本滄洲

先妻忌日感懷

陡覺寒風透竹窗悽然一日九迴腸鵲啼紅樹斑斑血
染作鴛鴦兩樣粧

古南池

少陵踪跡久飄蓬偶向南亭喚碧筒燕尾輕翻黃杏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一

松欒斜掛綠荷風隔簾鸚鵡殘句出水芙蓉浥晚紅
記得當年曾惹此重來徙倚落花中

疊前韻

浮生踪跡類飄蓬一任榆錢上釣筒白袷爲裁雲母服
青氍毹間趁海旗風尊絲入夢湖光碧菱葉翻波樹影紅
指點輕舸歸去好支筇穩醉月明中

登太白酒樓

纔過杜老題詩處又向先生訪舊踪石髮粘天來雨氣
泉煙沸竹上雲峰聊將洙濟儲春釀却把龜臯當麴封
刺史風流今在否賀知章刺史濟川與太白共飲此樓蕭蕭遠樹動疎鐘

疊前韻

登樓每起涼風入詩酒超然仙客踪乳鹿愛眠青草徑
孤猿時傍白雲峰壤垣斷續蝸涎繞舊榻模糊蘚色封
悵望難消懷古思且尋幽寺聽鳴鐘

舟次逢生日

歸心常繞白雲巔忽忽浮生已廿年祇爲無媒甘世棄
豈因不第受人憐閒抄木序慵裁韻貪買鱸魚肯惜錢
市酒何如家醞美也應補醉向花顛

園居

小園翻麥浪鳥種不須鋤礎潤生微雨書潮浸蠹魚樓
岩雲影瘦欹浪石根虛讀罷無餘事閒看蟻避居

壬寅正朔恭步大人試筆韻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二

青蔥嘉樹冒晨煙旭日曠曉綺閣前爲羨隴頭郵信蚤
還將藍尾醉春先百花芳渚凝晴麗八角新詩紀歲便
八角廟南昌仙刹里人于每朔旦降凡以下一年豐歉玉曆初更佳氣勝稱觴長此樂堯天

人日

江臯積雨釀新晴何處尋芳載酒行楊子洲邊嘶戰馬
將軍城下嘯流鶯欲煩燕剪裁華勝且倩鸞刀贈玉羹
坐久不知雲影合春煙細細晚潮生

偕友人三洲看桃花二首

剛趁朝曦好問津招邀原不費逡巡紅酣宿雨微添暈
綠慘新晴遠帶皺古木尚存來社燕春山未老賺秦人
逢僧淪茗鑪煙細竹葉蕭蕭下野吟

花開撩亂氣氤氳，選勝偏宜傍水濱。鳥爲穿林斜作勢，
風因觸浪疊成紋。銅駝遠映三洲月，鐵篴橫吹幾角雲。
贏得檐頭春色好，青帘遙掛滿斜曛。

送虔郡丞畢仲青歸山左

襟期廓落古難儔，贏得雙江紀壯猷。幾見危途分玉石，
翻教直道溷薰蕕。漁陽麥秀千家雨，渤海風清一葉舟。
誰謂東山歸去好，謝公丘壑未忘憂。

題畫

孤亭矗處漾輕漚，中有閒人詠素秋。澗外松風時入夢，
溪光掩映帶雲流。

送陳同父歸白門並和其扇頭原韻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三

三

春來正好踏青遊，何事金陵問古丘。一棹煙花人去遠，
可堪離緒載扁舟。

此別知非汗漫遊，須知天意妬林丘。江雲黯淡驪歌發，
贏得清光伴客舟。

九日恭和家大人小閣登高韻二首

家園登覽勝閒遊，却愛亭亭茂竹修。少割花谿宜草閣，
平分山色在江樓。盃傾菊盞移新月，韻入霜鐘響素秋。
懷古風高饒逸興，筵開常共翠煙浮。

幾見重陽不放花，江城寥落感年華。半灣曲澗藏丘壑，
一抹蒼煙帶露葭。幸有清樽浮鶴若，未須紫陌放蜂衙。
承歡取次營秋禊，憶插茱萸帽欲斜。

時兄在文江

秋晚送王綸子歸新安和來韻

離懷漠漠共秋深，欲採芙蓉寄短吟。涼月一尊南浦棹，
暮雲千里北窗琴。鳥翻黃菊辭疎葉，霜落丹楓靜遠音。
金石論交知不淺，況從新韻惠良箴。

和友人扇頭韻二首

江城花落自年年，半畝園畦當秫田。庾嶺題名慚女士，
杏林種藥本神仙。疎櫺月過清尊迥，遠樹光涵夜色連。
攜手臨風惆悵甚，樗亭得句羨君偏。

選樹支扉儘自幽，何期勝侶共施籌。苔銜石磴雲初起，
花浸松醪翠欲流。夢醒江南芳草怨，春深渡口暮煙愁。
清商激越休辭醉，郢曲歌殘足唱酬。

白石山房集卷三

古

龍沙寺和孫魯山先生韻二首

沙城曲曲水瀦迴，弔古惟餘畫角哀。四月鶯花堪作伴，
千年駿骨恥言媒。空林鳥語風中斷，別浦漁榔雨後開。
更欲小尋蘭若去，香抄雲子踏星來。

先生華髮未全蒼，淮海情深引夢長。荇帶牽風池草碧，
沙痕疊浪野雲黃。峭帆掠掠驚迷霧，淑濑悠悠橫煙接水鄉。
點點疎鐘天外落，霏微樹影挂殘陽。

和鄭水劉甥園居韻

曲徑疎花繞故籬，一泓月影照清池。霜侵小圃秋容澹，
鴈下前山落照遲。高隱只應彈古調，幽情聊且寄新詩。
江樓勝有藏書在，讀罷依然詠采芝。

甲辰正朔步大人試筆韻

爽氣朝來滿碧煙
絳雲長此護南廬
閒尋舊約催花使
時見新詩紀歲編
春情東風吹暖入
綠隨芳草到簾前
曲江有待人雙健
鶴舞翩跹祝大年

無題五首

弱質輕柔易斷魂
蘭芽膩玉蹴新痕
捧盃低唱玉連鎖
惟覺風流意態溫
畫谿山翠滴時微
波旖旎黛峯歛
胭脂不爲紅顏設
別有輕粧淺澹宜
羅衫不耐藕絲風
細掐殘英浸指紅
似喜似嗔渾似怨
舞餘香透碧玲瓏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芳姿裊裊怯雲鬟
一片花飛雨後山
曉日簾櫳雙燕子
含情只在有無間
錦帶絲絲惹恨長
低徊此景費思量
冰絃譜作鴛鴦調
只恐春歸怨海棠

天中後二日地藏菴看芙蓉五首

水蓮未放木蓮開
老幹臨風蝶謾猜
誰把芳期容易改
蒲觴爲殿醉深盃
痛絕西河雨淚漸
傷心又見簇新枝
從來不慣東風怨
錯認繡花落後時
巧弄幽姿碧澗東
垂垂香霧晚煙籠
自知不及榴花艷
故向斜陽分外紅

占盡風流石曼卿
任將舒卷與時更
世情未必耽寥落
五月先教作錦城

不分長爲寂寞身
輕勻丹粉結朱鄰
眼前得意看花徧
愁殺秋江澹蕩人

送何紫屏之江南兼爲其五十初度祝

縹緲晴霞漲遠溪
微潮細雨暗生漪
名山自有千秋業
紫屏家有新柳惟
憐二月時橫笛韻
高風度曲斜川春
好錦成隄勞勞爲
問亭前月對景能
無芳草思

送愚山施少參入覲二首

時青原初罷講席

海內尊亭伯湖西
借寇公襟虛獨愛
客績奏不言功丹
地臣心在青原吾
道東依依南浦別
隔岸蓼花紅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六

手開盤叢徑微言
動百川雙溪萬古
月千聖一燈傳風
雅宣城舊星槎漢
使宣嗟余三郡士
翹首向江天

送何紫屏歸泉州

一棹春江費夢尋
那堪惜別正秋深
三洲夜雨憐同調
二老風流好共吟
徐孺亭邊空駐月
麻姑泉近尚知音
小山歸去仍高枕
臥聽濤聲倚碧岑

讀孫肖武書澤堂詩

大江東去皖公城
跌蕩詞場舊有聲
上下千秋存隻眼
飄零一劍倚孤鳴
先朝風節青傳史
老筆縱橫墨是兵
讀罷新詩無限思
且携樽酒聽春鶯

同孫四易公小園即事

積陰成累日好友共書幃警句同春老餘花過影微竹
聲祛俗慮草色上人衣話到忘言處梁間燕子飛

別曾六麗天

聞子結茆萬山巔高臥日夕耽芸編才名後起凌伯仲
聲滿雙江恨遠天雙江遙望不可渡子到章門三月暮
却因世好締交深雨過園林肥綠樹相逢同是少年時
千秋結契在心知讀君詩句惜君去殷勤且盡手中卮
紅亭一卮猶在手分携愁絕江頭柳

送友人歸蕪城

夢繞紅橋幾度秋大隄柳色憶同遊落梅吹入雲中笛
勝侶來登水上樓鴈影月酣千日酒鶯聲春老百花洲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七

長江不解留人意直向邗關晝夜流

和劉次山小園看梅花八首

嶺頭芳信渺予懷綠萼紅萸次第開狼籍東風何限感
和煙和雨送春來

新月如鈎水一灣輕紅處處點苔斑劉郎莫作桃花誤
洞口情生醉後顏

歌殘金縷峭寒輕爲愛幽香冠衆英放鶴亭前竹西路
疎鐘掩映關孤清

竹屋新添宋玉茅池塘疑傍孟城坳王右丞有移家孟城坳詩花開不
讓西谿艷粉蝶含香掠露梢

梨花香夢曉來空王昌齡詩云夢中喚作梨花雪近水分明弄影重却笑當

年移種日鳳城偷折一枝紅紅晏元獻移梅西園貴遊貽國更折去
無端玉笛喚春愁爭似含章殿裏遊占盡風流玉盤髻

見梅此譜新粧何必羨羅浮

驚開凍蕊試新年欲借芳魂柳絮牽忽憶姑蘇臺畔月
清光如照小窗前

胭脂著雨眉柔絲含笑含愁別有思幾陣落紅吹滿地
還餘殘萼待君詩

牡丹

桃花逐水杳然去莫謂風光次第開幸有丹霞疑宿暈
獨留香霧護春寒重稜乍見蜂鬚隱千葉旋教鳳尾攢
聞說雒陽今寂寞小園贏得數枝看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八

和方敦士花鳥韻閨情十八首

粉桃花

粉蝶翻飛墜小紅半酣半醒月明中嬌姿慣惹東風妬
羞與鴛鴦結子同有鴛鴦桃結子

梨花

晴絲著雨殿柔枝爲洗殘粧出繡帷玉笛一聲何處是
伴儂寂寞夜深時

玉蘭花

不須枝葉自天然玉雪齊開態度妍筆底能書千縷恨
悔教錯認木蘭船

海棠花

露浥胭脂暈海棠深閨長自鎖餘香侍兒不解儂情緒
偷折絲英作隊行

玉簪花

月姊窺人夜色宜雲鬟初整露涼時含香留贈枝頭玉
莫遣遊蜂夢裏知

瑞香花

簾鈇丁香別樣粧先春爲愛性偏長芳菲自號風流樹
夢醒廬山是故鄉

繡毬花

綴月團圓映水鮮凌風拋擲舞筵前檀郎不似多情種
觸迓春光又一年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十九

楊花

可憐妾命似飛花飄泊山腰與水涯回憶去年攀折處
青青依舊發新芽

夜合花

小院陰濃夕露清低垂香霧夜深迎合歡枕畔釵鈿墜
驚起花眠正五更

櫻桃花

紅雨初晴曉未乾盈眸空自望長干相思別後無消息
摘得珊瑚帶淚看

百舌

小小身材解說愁幾儂心事轉難休饒伊百計留春住

不見春帆過渡頭

子規

狼籍東風夜掃門起來纖月弄新痕自憐無數傷心事
不是鴝啼也斷魂

翡翠

簾櫳煙篆鬢雲傍不愛羅裳愛羽裳一自翻飛來翠閣
倩伊點染試晨粧

畫眉

漫啓雕籠語未調香喉初轉弄聲嬌春山楚楚天然畫
何用檀郎著意描

鸚鵡

心經纔學字清新喚醒情癡夢裏人消受淒涼仍不慣
挨殘雪夜又花晨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二十

鴛鴦

戲啄殘紅逐隊遊等閒蹴起浪花愁叮嚀勿負雙雙約
月落江天影欲流

黃鸝

碧樹啼春淚幾行金衣裁就試輕粧不須愁濕枝頭坐
一寸柔情一斷腸

喜鵲

十二闌干傍小橋弄晴天氣自朝朝簷前忽報今宵喜
昨夜銀缸已暗挑

次韻留別方位伯梅耦長

昨日青原路還家又遠行故人樽酒在別夢月華明詩
思頻年減機心野水清扁舟江上去遲汝豫章城

憶妹

夢裏還家易窗前苦月明承歡惟小妹養志恃吾兄知
汝能勤讀慚予事遠征朝風多凜冽南望總關情

喜雨

三春不斷雨九夏但聞雷目劇拋書卷心煩怯酒杯諸
公勤諫草聖主念蒿萊昨夜甘霖沛欣占天意回

寄示兒子景邁

雙親念汝甚無語暗淒淒其落拓予慚父勤劬母氏慈經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壬

年辭故里六歲客京師好待春風起言歸慎莫遲

寄董蒼水

柳湖水淡高閣倚長風幾載南鱗隔雙江落照紅興
懷俱失意吾道豈終窮遙夜砧聲急何時慰轉蓬

許堯文郡丞招飲水亭聽小鬟度曲即席賦贈
幾年膏雨潤桑麻江左風流是大家醉凭小紅歌子夜
閒拈輕碧薦冰衙秋高近水開清宴曲度行雲散綺霞
自是使君能愛客更移仙釀對名花

贈別周計百司李

是日司李遊
文山先生祠

螺子峰頭命酒卮登臨獨我未追隨匡時擬拜宣公疏
懷古爲瞻信國祠秋水秋山供嘯詠江花江草繫離思

傳來北闕綸音美好趁清光入鳳墀

文江即事

小園叢桂隨時發故里黃花到眼稀蘆蘆風生潮已上
霜江秋老鴈初歸三軍嶺外猶衷甲八月天寒未授衣
輸輓年來民力竭詔書曾否及巖扉

客有貽雲間董宗伯手書家大人兩世誥命來

者爰筆志喜

吾祖家聲劭先生史筆存兩朝傳世澤隔代識君恩宸
黼襄陽表未海徵書歸表連表
示陳伯修筆法端謹雲光魯殿尊新綸頻矧日餘慶

及諸孫

戲呈二舅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壬

無生何必學長生放眼常觀海日晴自古維摩稱善病
清臞好入梵王城

無牽無掛僧家事未病先防老衲嗔昨日青原騎馬到

詩篇贏得字清新

秋暮

露浥蒹葭野色蒼幾年奏賦愧長楊遙山北廓抽新翠
叢桂東鄰放晚香鴻鴈不來秋欲老茱萸將發客思鄉
閒尋古寺消岑寂忽漫鐘聲到夕陽

讀史紀事

今古幾人存隻眼挑燈閒對酒如過霍光震主疑驂乘
管叔流言尚啓滕報國果能酬顧命全身何必乞諸陵

白雲蒼狗須臾幻天意淵微未敢憑

愚山觀察惠詩見答仍依前韻奉酬

螺川存講席問字幾經過報國文章在重陽風雨多黃
花堪佐酒南浦且當歌知有并州思蒼生近若何

施愚山觀察招同吳澹菴大行鄒程邨進士徐

原一張天民孝廉徐伯調高阮襄陳伯璣譙
集小園即席分賦

草堂靜日長莓苔花外雙旌夜色開四海賓朋同綺席
百年心事托深杯蒼涼野徑聞歌少爛熳秋星入座來
爭忍芳辰無好句東南詞賦總仙才

張天民索賦滕王閣詩即用原韻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邂逅論文處荒城漏已更深尊佳客共傑閣暮雲平水
驛明帆影秋江入夜聲凭欄同遠眺高處一燈清

十月初一日寄內

長安三月別彈指及初冬書幌寒風透羅幃曉夢重堂
虛巢翡翠戶冷繡芙蓉爲問南來鴈箋書何處逢

乙巳正朔恭步大人試筆原韻

入春十日始逢春幾樹梅花映翠蘋新有詩篇教小妹
滿斟家釀奉尊人江城初見晴光好鏡閣欣承倡和頻
芝玉森森堪共醉屠蘇一歲一回新

題蕭偉度小影

丰骨穆以清棲神在雲嶠興到一披圖宛然成獨笑獨

笑意何如形影遞相照坐破此蒲團天機發清妙

園居

面面濃陰護草堂攤書一枕對滄浪窓明夜雨光疑月
花落池塘水亦香敢擬文人成慧業相期好鳥勸壺觴
課童取次營新徑幾曲谿流引夢長

苦雨

不見曦輪轉惟驚雨勢豪危檣樓度影深樹鳥鳴巢蘚
積山光翠池添水面高觀瀾曾有約何處醉春醪

無題和嚴大伯後

飛飛紅雨濕青莎愛逐行雲載酒過細語殷勤深夜月
柔情宛約送春歌非關飄泊花無主第一風流恨轉多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五

欲寄相思消息好買愁天上奈愁何

舟行看月

聯句

得遂還家願深宵旅夢安片帆開玉峽鏡新影落空潭
卓野水全輸白鏡高林半染丹卓微茫燈火近鏡珍重

渡前灘卓

代家大人酬荅陸沖默爲題梅崖第一峰韻

何事言歸早君才正及鋒雄談驚海鶴高誼薄雲岑丘
壑從吾好盤餐愧野供支機留片石生計任疎慵

贈青雷

吾兄氣骨多嶙峋頻年挾策驅風塵白面坐籌軍旅事
方瞳炯炯人稱神早歲功名志未屑太息腰爲五斗折

奕奕聲華起石門，摘奸發伏民皆悅。擊賊觸怒御史臺，一疏朝馳萬姓哀。可憐遮道留不住，挂冠勇退興悠哉。歸來鼓柁章江滸，勝地登臨揮玉塵。雙親一見爲開顏，兄弟相依敦古處。世情冷暖不須尤，亦園翰圃恣優遊。東山振履數千仞，俯視塵壒皆浮漚。追隨好領登高句，江上天風吹日暮。紅樹黃花水驛秋，片帆何忍輕言去。去住長攜數卷詩，曠懷只與古人期。丈夫嘯傲非得已，還須努力乘清時。兄言勢分非所願，我謂勲名世所羨。吾家大業起西平，一觴一詠何足戀。

贈答米紫來二首

鄭重親臨制宵衣，念草萊歡呼喧殿陛。筆扎感風雷宸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五

黼襄陽表治安，賈傅才傳家書畫。舫時爲故人開，彩服臨花縣如何。雪滿冠登山尋謝朓，作賦羨潘安坐。愛良朋共風清，瘠土寬遮留紛借冠投轄勸加餐。

地藏閣二首

聞說支公說法來，旃檀深處妙香臺。何緣旅況能消此

一日吾將過百回

寺近廬山容易好，到門氣象覺清幽。晴生萬壑懸飛瀑

明日探奇最上頭

將返南浦口號

春回猶自不還家，閒對深燈感物華。明日歸舫繫煙浦

惟留清夢繞天涯

小除夜坐

準擬今春懷抱好，曾無消息到匡廬。山前目送歸飛鳥，江上心傳雙鯉魚。獨影每同燈共語，多愁不與歲俱除。邨邨急鼓催殘臘，古寺疎鐘倍警予。

遲內子不至旅宿述懷四首

傳說黃河欲斷流，風前虛憶北來舟。鴛幃夜夜縈歸思，鴻影聲聲助旅愁。已見梅花開滿院，乍驚山月又當頭。心煩留滯不成寢，夢裏匡廬且獨遊。

三千里外平安字，十二灘頭去住情。自昔深閨航望遠，如今綺閣轉長征。人逢歲暮思逾切，酒被愁牽淚已盈。攜手莫嫌歸計晚，亦園有韻待同賡。

白石山房集卷第七

三

計程應是到家時，何事風帆故遲別。緒那堪腸更結，歡情好與夢先支。衝寒況值連綿雨，觸景翻增宛轉思。却憶蓬窗人不寐，無聊強起一裁詩。

曾聞九日牽衣別，何意深冬尚未還。極目鴈鴻飛嶺雪，遙憐母子度關多。愁屢拒杯中酒，放眼來看江上山。隔歲心期誰共語，春風取次一開顏。

南康詠懷

疎鐘鳴子夜，清切響瑤琴。山近陰晴易，途長霜雪侵。經年辛苦意，并入歲寒心。此際誰能遣，徘徊祇樹林。

己酉正月初恭和大人試筆韻

銀燭芳尊戀歲華，滿家倡和詠偏嘉。關心書信遲歸鴈

到眼江梅早放花日麗庭闌春正永時平角鼓靜無譁
漫言絃管新年盛樂事從今未有涯

送友人令貴筑

忽忽三年別遲遲海國來官因黔地遠帆向楚江開執
手悲岐路興歌擬峴臺風流王謝在相對且銜杯

友人餉新米

小聚成三月親情可若何近郊戎馬徧臨水菱荷多老
樹巢新鳥今時發古歌感君饒氣誼不戀故山阿

贈洪開士

庸流滿江國偏子不知名肱折壺中趣心閑物外情鈔
方遵易簡切理辨虛盈大藥何時得還山羽客迎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南浦寄慨

江國頻年饒勝事青帘白板畫橋西雙湖影落千山曉
萬井煙橫百雉低遠檣傳來驚幕府中宵數起聽鳴雞
臨戎不講安民策空使深閨帶月啼

戲東二舅

不衫不履臥高松恰是人間避世翁有興溪頭勤濯足
蕭蕭耳畔起天風

乙卯瀧西立春同廣拜甥試筆

高樓四望俯嶙峋奕世風規續錦鱗乃祖殿撰著丘壑豈
能留我輩文章自古屬詞臣連天烽火迷荒徼萬國車
書拱玉宸椒酒辛盤聊共醉千家歌舞太平春

小飲和韻

春來不見故園花曲磴迴風受景斜書卷等身雲作案
盤餐隨意客爲家晨春橡櫟鳴寒水夕泛屠蘇映遠霞
乘興欲尋蘭若去臨流好試雨前茶

春雨和韻

新詩讀罷漫丹黃卜築情深有渭陽草草移居容我懶
邛邛擊鼓看人忙浮鷗細蹴簷前溜飛鳥時銜澗底香
極目上林春色滿好將詞賦奏明光

和家字韻

牆頭呼酒向鄰家谷口雲深映晚霞菜甲和羹烹碧澗
名園丁帶雨刷丹砂蕭疎門徑宜栽竹樸拙山僧學種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瓜閒說懸崖最幽勝瀧江還擬泛仙槎

和春日閒詠

灣灣流水自通池小結茅堂命酒卮冬筍燒來添客供
山蘭開遍帶香移春畦數畝青雲圖錦字千行白雪詞
何日晴明快登眺攀蘿擇取最高枝

雪夜

十日倦登樓春來雨不休飛花忽送酒拾草載歸舟舟子必束草乃度漸覺寒梅重虛疑白鷺浮呼童莫掃徑屐齒且
淹留

春雪和韻

閒庭簡韻雨瀟瀟擬探梅花過小橋疋練祇疑纖月墮

飛瓊斜起晚風搖疎狂無敵慚供奉明慧過人見孝標
銀燭燒殘忘漏永避喧時聽野風謠

第二日雪寒甚

疎櫺梅影較添肥密意周旋學舞衣隨處吹來紫蝶夢
憑風送去到漁磯酒旂曳地團成陣詩敵逢人倩解圍
細雨深燈寒欲絕傍簷好鳥怯高飛

雪夜讀史

洛陽少年空歎嗟白衣山人朝飲霞削平七國真良策
跋扈諸藩不有家壩上將軍新幕府春來貢使薦芽茶
銜枚疾走蔡州道夜雪無聲靜不譁

懷大士菴讀書處

白石山房集卷三十一

三

書堂深處百花洲面面煙光匝地浮孤塔夜懸千佛影
雙湖日落滿城秋垂楊繫艇樽移岸獨樹當窗客倚樓
醉臥長橋風雨至醒來身在釣魚舟

遊東臺寺

入春十日雨不歇擁被吟詩唾壺缺乘興欣然試筇輿
迴沿擬觸蛟龍窟蔓草露天凍未開雲霧手披得林樾
枯柏蒼松蔭寺門人語乍聞波汨汨山僧邀我坐禪關
香積氤氳列肴核茗椀浮煙清且幽翠籬含風幡影揭
梅檀不動花滿林延景步修陟山骨昂藏老翁躡屐來
衝泥健乃敵途滑長齋繡佛長兒孫千偈瀾翻力未竭
曲折憑高望紫瑤天馬奔騰勢突兀指點煙巒螺指文

細雨疎鐘清興越

江行

五年辭帝闕今日見廬山故里微書急江干羽檄閒平
沙延夕照初旭點朝班報國文章在宗風尚可攀

丙辰正朔試筆

廣陵初借一枝春閨闥遙瞻紫宸故里椒花年夜句
平山煙草客中身心隨曉日迎仙仗書到殊方赦遠人
竹葉光浮兒女共天涯贏得歲華新

題同年王子側梧桐小影

與君初第日古寺倚松風相逢廣陵濤披圖三梧桐顏
色靜似好濯濯臨晴空嵩岱接華霍翠幹凌鴻濛曠懷

白石山房集卷三十一

五

天地間直節君子同

程穆倩招飲即席賦贈

客裏逢初歲招邀有故人盤餐雜琴史海鶴見精神舊
雨歡同調疎花媚早春衝泥逢醉尉戍鼓動城闌

春日讌集蜀岡漫賦

賽社家家拜五侯廬陵遺跡等荒丘人傳太守營新壘
草長空庭又一秋千里鄉心驚戍角早春花信問邗溝
客中送客情何限紫陌風光續快遊

仲春雨泊雒陽冒辟疆徵君及令子穀梁青若

過訪舟次留水繪菴讌飲二日賦謝二首

不謂扁舟寂衝煙一艇過故交初識面對酒忽高歌碩

果人爭食名場老未磨法書紛在壁即此富巖阿

痛飲不辭醉晨光動遠空三吾環綠水三吾門名四面帶春

風屋裏青山好樓頭海日紅昨遊狎煙霧彷彿在湘中

和孟端士同年韻二首

一別金門傍水涯同人翔步禁林花心隨冀北依宮樹

路入江南感物華閒和雪稜追白傅朗吟冰柱憶劉叉

煙光十里平山近春水雷塘好泛槎

柳暗津亭宛轉橋錦帆簫鼓木蘭橈省親正及朱顏好

簪筆行隨玉輅遙春草池塘鄉夢切桃花驛路嶺雲飄

慙予潦倒偕新雨可許聯翩賦早朝

飲何雲壑運副別墅和程穆倩韻二首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七

三

楚澤人傳一笑嗎踏青門外渡江船使君別館開春讌

坐客題詩入管絃觴詠幸逢修禊日風光恰似永和年

催徵酒社無虛夕華燭燒殘欲曙天

慷慨論兵何永嘉軍書遠地靜鳴笳歌酣子夜紅牙曲

賦擬相如鼓瑟嫺入座酒香露玉笛一年春色在桃花

多君山水留人意載取高風泛漢槎

和趙鐵源同年韻

江城七夕醉壺冰三月春花並友朋地逼干戈開鎖院

人隨風雨度金陵丹山碧水新詩好繡幄香奩逸興增

知已天涯無恙在夜闌常對短檠燈

和同年王偉度韻

扁舟隔歲度金陵二水三山翠幾層異地笙歌喧夜月

故園烽火亂漁燈東南機杼聲猶急宵旰憂勤賦未增

聖主只今須獻替書生何以頌如繩

過冒辟疆別墅

獨鶴空亭立何殊谷口幽忽從艇子度堂側有軒屋疑是輞川

遊水長孤城閉煙深故國愁憑欄重徙倚灑酒共登樓

夏夜喬石林約汪叔定陳水壑集樂志堂限韻

送汪蛟門舍人北上余以事阻補詩仍用十

蒸韻

賈生空歎息長嘯有孫登憂樂古人異悲歌百感增重

湖遲羽騎斷岸失魚罾之子將行邁炎途慎寢興

白石山房集卷二十七

圭

舟過東昌別耿又樸同年

人從千里至來赴菊花期遊子嗟行役高齋命酒厄六

年重握手九月悵臨岐古調同今日悠然動遠思

芍藥

藥欄開已徧花事送春歸雲蓋凝金埒風旛護紫衣繇

枝含露重麗影帶香飛絳珮迎仙仗承恩倚禁闌

七夕同鐵源年兄憶舊

荒城落葉下汀州有客乘槎泛斗牛握手正當烽火候

開樽却爲故人留帆隨鷺渚星河度夢入鄉心浦水秋

此夕慈仁重聚首高歌百盞散千憂

付載原原昌

西江曾此對清秋岸接孤城獨泊舟萬里烽煙生驛
路一天風雨滿山樓盤多玉版堪供客酌滿金卮欲
斷愁今夕論心猶爾我捲簾新月影如鉤

又限秋字韻

經時臥病強登樓不飲空教負好秋謾說重陽明日到
可堪作客異鄉愁成都藥物煙中市南浦天風江上舟
蘆荻洲邊鴻鴈度高城夕照下龍湫

觀稼
五言排律二
十韻 御試

西城占鳳曆南畝紀鴻圖敬授兼虞典觀風仰漢模青
禾盈沃野赤壤慶膏腴帝籍乾坤開靈區海岳扶遐阡
麗星斗崇極俯寰區碧草流泉徧黃輿穎粟數封入歌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三

乃粒田畯喜康衢豈獨豐年並因知大有俱 聖心重
秋稼 親覽聽歡呼簫鼓傳中禁勾陳衛紫樞公侯盡
蟬冕虎旅發金吾瑞氣臨華蓋香風遠碧梧天田足禾
黍神廩似蓬壺澤告三推聖 恩垂四海孚 一人方
有慶萬姓羨無虞旨酒甘如阜盈箱樂自娛民和知固
本神豫足禎符杜甫陳三禮班生賦兩都小臣逢泰運
薄海頌文謨願效豳風什賡揚拜舞趨

小齋對菊值趙鐵源孟端士過訪限黃字

曠懷何所寄長日對花黃有客耽佳句無錢亦舉觴秋
心搖落景寒影照虛堂痛飲勿言別樽前非故鄉

聞董蒼水中遠被盜和鐵源韻二首

秋老黃花岸舟停白馬津市中寧有虎梁上竟何人別
去長相憶傳來恐未真低徊不忍置愁見月痕新
聞赴徵車道辭家失路偏全生宜遠害欲殺乃真憐浩
氣摩銅狄驚魂醺紙錢到來應歲暮耿耿問高天

送同館友人歸省

萬里家仍在承恩出禁城嚴宵車馬度別緒嶺雲生報
國長懷策寧親豈為名過江逢驛使先寄隴頭聲

和耿又樸同年沙河紀事原韻

曉日清河路輕陰寒食天晨光千騎出野宿萬星懸暖
逼春城柳風迴碧艸煙來朝僊馭遠淑問滿山川
野外無更拆中宵並馬行春流明似鏡邊月淡過城別

白石山房集卷第三

四

亞軍移肅平沙雁度輕悲風何處至悽惻軫 皇情
星軒闕寢殿拂曙華華開甲帳千峰曉雲旗夾道來
花齊灑暖 亭 銜哀萬國攀靡極冥茫起塩埃
不是航遊展寧容載酒過高原飛鳥下古戍夕陽多積
翠明丹旆遙峯進紫駝莫言歸騎晚回首企巖阿

白石山房集卷第二十七

別本白石山房稿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振裕撰此本詩文各十三卷與刻於江南者
大同小異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不知何時所刻
也